第一冊

時令 氣候

地理 名勝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杭縣徐珂著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杭縣徐珂著

清稗類鈔

一至四十八冊

闕第六，十四，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四十八

共八冊

鈔

印行

清稗類鈔序

有清紀元。逮於遜政。順康光宣。曆垂三百。其政俗之嬗變。朝野之得失。雖鐘簴既移。簡册猶秘。今已無諱。可得言焉。夫有清之崛起於遼左也。値明之衰。既入中原。初政頗修。惟以部落之民。肆爲雄猜。外侈中怯。故用兵無已時。海內無寧宇。雍乾時號稱極盛。而衰弱之機。實基於此。蓋文字之獄。有以摧抑材智之士。川楚之亂。有以耗竭府庫之藏。咸同搆兵。不絕如縷。外禍乘之。根本遂撥。此其興亡之大略也。殷鑒不遠。豈可忽哉。然其典章制度。始能知明之所以亡而袪其弊。提倡學術。禮用儒賢。故政雖專制。而宦寺女謁之禍。中葉以前。未之有聞。於是一國之風尚。習爲儒緩。士夫之尊慕名義。代不乏人。馴至今日。雖有以術柔民之感痛。而吾人此二百八十餘年之遭際。繫諸歷史。不可忘也。則今日舉其往聞。窮嬗變之由。析得失之故。寘鑑樹表。未可後時。然官書不足徵信。私書或謏傳聞。即如錢衎石氏之碑傳集。李次青氏之先正事略。李黼堂氏之耆獻類徵。其所甄錄。大都傳誌之文。塗飾讚諛。孰爲糾正。是以近人論建州沿革。不

能求諸國中而輒有資於域外之書也。徐君仲可明習國聞。乃發故書短記。理而董之。輯爲清稗類鈔。凡三百萬餘言。分別部居。爲類九十有二。事以類分。類以年次。爲力勤矣。夫春秋張三世之義。曰所見。曰所聞。曰所傳聞。君爲此書。無媿斯恉。吾知欲周知有清一代之掌故者。當必加以諷籀。目爲鴻寶。昔朱竹垞氏亟稱沈景倩野獲編。謂其事有左證。論無偏黨。明代野史。蔑有過之。此則君輯著之本懷。吾敢揭櫫以爲告於當世者也。

中華民國六年六月紹興諸宗元貞壯撰

清稗類鈔序

稗史。紀錄瑣細之事者也。漢書注。如淳曰。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因謂其所記載者曰稗史。清順康間。金沙潘長吉有宋稗類鈔之輯。蓋參仿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明何良俊語林而作。足以補正史。資談助。不佞讀而善之。因思有清入主中原。亦越二百六十有八載矣。朝野佚聞。更僕難數。嘗於披閱書報之暇。從賢豪長者游。習聞掌故。益以友好錄眎之稿。偶一瀏覽。時或與書報相合。過而存之。亦衛正叔之遺意也。正叔。名湜。宋人。嘗集禮記諸家傳注爲書。曰集說。其言有曰。他人作書。惟恐不出諸己。某作書。惟恐不出諸人。且以當世名碩之好稗官家言也。欲就而與之商榷。輒筆之於册。以備遺忘。積久盈篋。乃參仿宋稗類鈔之例。輯爲是編。而名之曰清稗類鈔。雖皆掇拾以成。而翦裁鎔鑄。要亦具有微恉。典制名物。亦略有考證。其中事以類分。類以年次。則以便臨文參考捃摭徵引之用也。惟載筆之難。學者所歎。明胡應麟記誦淹博。所著少室山房筆叢。尙不免時有牴牾。陳堦著日涉編。按日紀故事。間以古詩繫

商務印書館印行

於下。六月二十三日下有宋張耒夜泊林里港詩云。淅淅曉風起。孤舟愁思生。蓬窗一燈過。葦岸數蛩鳴。老大畏爲客。風波難計程。家人夜深語。應念客猶征。而七月二十三日下亦載之。清紀文達之博洽。並世無兩。而灤陽續錄所載介野園宗伯之詩。爲鸚鵡新班宴仰園擢頹老鶴也乘軒龍津橋上黃金榜四見門生作狀元四句。實爲金吏部尙書張大節作。第有五字不同。殆誤收金人詩爲近人耳。孫星衍考訂金石之詳贍。爲世所稱。而寰宇訪碑錄校釋碑文。重至一再。既列之於唐。又列之於宋。甚或新拓本年月既泐而舊拓本尙存。既據舊拓本按年月以編入。又據新拓本以附之於無年月類。凡若此者。賢哲不免。每一念及。滋益兢兢。雖嘗就正於當世名碩。且有勤敏好學之吳縣湯頤瑣寶榮丹徒懷獻侯桂琛龍南徐伯英時閩侯林滬生震嘉興高晴川紫霞蕭山姚赭生宗舜諸君子匡我不逮。爲之檢校數過。然猶未敢自信也。博雅君子。其亦有以教之乎。

中華民國五年十二月杭縣徐珂仲可述於上海寓廬之天蘇閣

凡例

一紀載之事。以有清一代順治至宣統爲斷。間有上溯天命天聰崇德者。而又述及隆裕后之崩。則以其有率宣統帝遜位之讓德也。

一本書九十二類。凡一萬三千五百餘條。四千餘頁。綜計之約三百萬餘言。

一本書標舉二字爲類。曰時令。曰氣候。曰地理。城寨道路橋梁皆附焉 曰名勝。曰宮苑。曰第宅。曰園林。曰祠廟。陵墓附 曰帝德。曰恩遇。曰巡幸。曰宮闈。曰朝貢。曰外藩。曰閹寺。曰外交。曰禮制。曰度支。曰屯漕。曰教育。曰考試。曰兵刑。曰戰事。曰武略。曰獄訟。曰吏治。曰爵秩。曰幕僚。曰薦舉。曰知遇。曰隱逸。曰諫諍。曰箴規。曰譏諷。曰詼諧。曰種族。曰宗教。曰婚姻。曰門閥。曰姓名。字號附 曰稱謂。曰風俗。曰方言。曰農商。曰工藝。曰孝友。曰忠藎。曰敬信。曰義俠。曰技勇。曰正直。曰貞烈。曰謙謹。曰廉儉。曰狷介。曰豪侈。曰才辯。曰明智。曰雅量。曰異稟。曰容止。曰情感。曰疾病。曰喪祭。曰師友。曰會黨。曰著述。曰性理。曰經術。曰文學。曰藝術。曰鑒賞。曰方伎。曰迷信。曰方外。曰賭博。曰音樂。曰戲劇。曰優伶。曰娼妓。曰胥役。曰

奴婢。曰盜賊。曰棍騙。曰乞丐。曰動物。曰植物。曰鑛物。曰物品。曰舟車。曰服飾。曰飲食。

一本書事以類分。類以年次。一人身歷數朝而其事有散見各類者如生於康熙卒於乾隆是也餘可類推然總類之中。又有可分數類者。例如謙謹一類。析而爲二。則先謙後謹。而以謙謹皆備者列於謙之前。藝術一類。析而爲四。則一書二畫三醫四奕。而以書畫皆備者列於書之前。且各以年代次之。他類有相同者。悉視此。若性質相近之各條。或亦有時連類而及。以博其趣。

一本書資料。以平時隨筆自行札記之事。分隸各類。或從家藏秘笈。搜采而得。故與近今流傳之本。微有不同。而說部報章。亦在參考之列。惟以凡所援引。泰半貫串而成。未能悉記來歷。故間有仍其口脗者。如本朝國朝國初王師大兵等字是也。

一說部報章之所載。亦有輾轉稗販而得者。其中事實。或且傳聞異辭。如於朝野見重之人而述其一二遺行。社會不齒之人而紀其一二嘉言。今所以兼

搜並採者。實有春秋責備賢者及勸善懲惡之意寓於其中。非僅以廣異聞已也。

一本書之分類。雖亦力求精確。然頗有一條兼涉數事。一事可隸數類者。亦惟從其較重者入之而亦或彼此互見。於篇幅較長之條。牽連及之。

一凡所紀載。固不敢以考證精詳自詡。要以具有本末者爲多。

一姓名字號。固亦務求畫一。而以其爲世所習知因而錯綜互見者。亦有之。

一我國歷代紀年皆用干支。因附淸代歷朝干支年號表以便檢查。若於徵引之原文則仍其舊。

清稗類鈔總目

時令類
氣候類
地理類
名勝類
宮苑類
第宅類
園林類
祠廟類
帝德類
恩遇類
巡幸類
宮闈類
朝貢類
外藩類
閹寺類
外交類
禮制類
度支類
屯漕類
教育類
考試類
兵刑類
戰事類
武略類
獄訟類
吏治類
爵秩類
幕僚類
薦舉類
知遇類
隱逸類
諫諍類
箴規類
譏諷類
詼諧類
種族類
宗教類
婚姻類
門閥類
姓名類
稱謂類
風俗類
方言類
農商類
工藝類
孝友類

商務印書館印行

忠藎類
敬信類
義俠類
技勇類
正直類
貞烈類
謙謹類
廉儉類
狷介類
豪侈類
才辯類
明智類
雅量類
異稟類
容止類
情感類
疾病類
喪祭類
師友類
會黨類
著述類
性理類
經術類
文學類
藝術類
鑒賞類
方伎類
迷信類
方外類
賭博類
音樂類
戲劇類
優伶類
娼妓類
胥役類
奴婢類
盜賊類
棍騙類
乞丐類
動物類
植物類
礦物類
物品類
舟車類
服飾類
飲食類
附錄
清代歷朝干支年號表

清稗類鈔

時令類目錄

頁

太宗用大統法以推時憲 一
世祖頒新法時憲書 一
世祖聖祖命以西法推時憲 二
聖祖授時廢西洋新法 二
聖祖授時改回回法 三
聖祖仍用西法以推時 三
聖祖以康熙永年表授時 五
聖祖御定七政四餘萬年書以授時 五
高宗御定萬年書以授時 五
進曆頒曆 五
御用時憲書 六
卑州不奉正朔 八
春分秋分之祭 八
宮中五祀 八
每月薦新 九
善月惡月 九
京師逛廟日期 九
滿洲歲時紀略 一一
西藏歲時紀略 一一
宮禁之歲暮新年 一六
歲暮新春之打莽式 一七
孝欽后宮中之歲暮新年 一七
除夕元旦之風景 二一
黃陂之歲暮新年 二一
宮廷新年玩具 二二
立春日打春 二二
立春日之春色 二三
庚子西安行宮之立春 二三
元旦立春 二四
元旦上元曲宴宗室 二四
祭堂子 二四
辛丑西安行宮之元旦 二九
都人之元旦 二九

青海蒙番之元旦　三〇
正月初二祭財神　三〇
正月初五爲破五　三〇
正月之順星散燈花　三〇
上元驚蟄　三一
上元調將　三一
上元放和合　三一
上元廷臣宴　三二
康熙兩上元盛典　三二
孝欽后上元撒金屑　三三
辛丑西安行宮之上元　三三
正月開印　三四
正月送子　三四
二月朔之太陽糕　三四
二月二日龍抬頭　三五
孝欽后宮中之花朝　三五
吳興尙黃明　三六
禪房送春　三六
浴佛節之緣豆　三六
端午龍舟　三七
孝欽后宮中之端午　三七
京師端午　三八
五月二十三日分龍兵　三八
展端陽　三八
七月喇嘛放頭會　三九
七月初三日祓齋　三九
宮廷七夕　三九
廣州七夕　四〇
陳煒卿七夕詩　四〇
中秋泥塑兔神　四〇
中秋後迷童子　四〇
八月二十六日爲宮中節日　四一
京師九月九　四一
展重陽　四一
十月朔　四二
大內之十一月十二月年事　四二

十一月月當頭　四三
冬至郊天　四三
冬至胙肉納於懷　四三
冬至慶賀　四三
九九銷寒　四四
十二月封印　四四
十二月打竈　四四
祀竈唱訪賢曲　四五
庚子西安行宮之除夕　四五

清稗類鈔

時令類

杭縣 徐珂 仲可

太宗用大統法以推時憲

崇德丁丑十月朔。太宗以漢文曆書頒行滿洲蒙古。初用大統法也。大統法創於明。即元之授時本。西域扎瑪里鼎所撰而郭守敬等參改者也。

世祖頒新法時憲書

順治甲申七月。禮部言欽天監改用新法。推註已成。請易名頒行。睿親王曰宜名時憲。藉昭朝廷憲天乂民至意。湯若望言敬授民時。全以節氣交宮與太陽出入晝夜時刻爲重。若節氣之時日不眞。則太陽出入晝夜刻分俱謬矣。大統回回舊法所用節氣。專泥一方。且北直之節氣。春分秋分前後俱差一二日。況諸方乎。新法之推太陽出入地平環也。則有此晝而彼夜此入而彼出之理。舊法以一處而概諸方。故日月多應食而不食。當食而失推。五星當疾而反遲。應

伏而反見差訛。難以枚舉。今以臣局新法所有諸方節氣及太陽出入晝夜時刻。俱照道里遠近推算。請刊列時憲書。從之。至是告成。頒行。

世祖聖祖命以西法推時憲

推步之術。遞改遞密。世祖定鼎燕京。考驗西法最善。卽用以推時憲。順治甲申十月朔。頒乙酉時憲書。用西洋新法。以太宗天聰二年戊辰天正冬至爲法元。定周天三百六十度。度法六十分。每日九十六刻。康熙初。習大統回回法者咸觝排之。聖祖博訪廷臣。屢命會同測驗。惟西法所推。一一符合。於是交相讓能焉。自御纂數理諸書折衷指歸。闡晰奧窔。而渾圓橢圓之旨。歲差里差之說。既不悖於古而有驗於今。西法之善彌顯。其日躔月離恆星經緯諸表。俱以實測爲憑。隨時修改。故占候無違。而協紀授時。益用精密。

聖祖授時廢西洋新法

康熙乙巳三月。徽州府新安衞官生楊光先進摘謬論選擇議各一篇。言湯若

望新法十謬及選擇不用正五行之誤。下議政王大臣等集議。將湯若望及所屬各員罷黜治罪。於是廢西洋新法。用大統舊法。

聖祖授時改回回法

康熙戊申八月。聖祖以舊法不密。用回回法。時欽天監監副吳明烜疏言。現用舊法。不無差謬。與五官正戈繼文等所進書暨回回科七政書三本。互有不同。宜令西科詳加校正以求至精。下禮部議。尋議五官正戈繼文等推算七政金水二星差誤。監副吳明烜之七政書。與天象相近。理應頒行。主簿陳聿新推算己酉年時憲已頒各省。止於本年暫用其七政經緯躔度月五星凌犯等書。及日月交食。自康熙庚戌以後。俱交吳明烜推算。從之。

聖祖仍用西法以推時

康熙己酉三月。復用西洋新法。先是戊申十一月。命大臣傳集西洋人與監官質辯。至午門。測驗正午日景。西洋人南懷仁言監副吳明烜所造康熙己酉七政時憲閏十二月。應是康熙庚戌正月。又有一年兩春分兩秋分之誤。命大學

士圖海李霨等赴觀象臺測驗。己酉正月丁酉。是日立春。南懷仁預推午正太陽。依象限儀。在地平上三十三度四十二分。依紀限儀。離天頂正南五十六度十八分。依黃道經緯儀。在黃道線正中。在冬至後四十五度零六分。在春分前四十四度五十四分。依赤道經緯儀。在冬至後四十七度三十四分。在春分前四十二度二十六分。在赤道南十六度二十一分。依天體儀。於立春度分所立直表。則表對太陽而全無影。依地平儀。所立八尺有五寸表。則太陽之影。長一丈三尺七寸四分五釐。於是六儀竝測。一一符合。圖海等言測驗南懷仁所指皆然。吳明烜所指不實。應將康熙庚戌時憲。交南懷仁推算。得旨。前時議政王大臣以楊光先何處爲是。議行。湯若望何處爲非。議廢。及今日議復之故。向馬祐楊光先吳明烜問明再議。尋議傳問監正馬祐等所指。皆合天象。每日百刻。雖前代行之已久。但南懷仁推算九十六刻之法既合。應將九十六刻推行。又南懷仁言羅睺計都月孛星。係推算所用。其紫炁星無象。不關推算。應自康熙庚戌始。將紫炁星不入七政書。至候氣係古法。現今推算。亦無用處。俱應停止。

從之。三月。南懷仁言雨水爲正月中氣。吳明烜於康熙己酉十二月置閏。是月二十九日値雨水。卽爲康熙庚戌之正月。置閏當在庚戌二月。從之。

聖祖以康熙永年表授時

康熙戊午八月。預推七政交食表告成。掌欽天監事南懷仁接推湯若望所推法。爲書三十二卷。名曰康熙永年表。

聖祖御定七政四餘萬年書以授時

康熙戊戌四月。御定七政四餘萬年書告成。始順治甲申至康熙辛丑。按排列節氣日時日月五星交宮入宿度分。自後準式續增。

高宗御定萬年書以授時

乾隆辛酉十二月。御定萬年書告成。始天命九年下元甲子。按年排列節氣時刻。冠以前代三元甲子編年。自黃帝上元甲子始。

進曆頒曆

欽天監歲有定期。進呈次年曆樣。十一月初一日頒曆於百官。其進呈御用者。

有上位曆。七政曆。月令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於宮門。御賜諸王有中曆。各布政司。則皆禮部所頒欽天監印造曆。遍及民間。無欽天監印者。爲僞造。律處斬。

御用時憲書

御用時憲書寫本名曰上書。首頁節氣。次頁年神方位。三頁六十花甲子。四頁六合。末二頁紀年。與頒行本同。每日於五行下注明陰陽。於除危後添注寶義專制伐五字。蓋五行生尅之謂也。上生下爲寶。如甲午木生火。下生上爲義。如辛丑土生金。上下同宮爲專。如戊戌同屬土。上尅下爲制。如庚寅金尅木。下尅上爲伐。如壬辰土尅水之類。其義不過陰陽剛柔之理耳。於用事宜忌無關。每日但注吉神。不注惡煞。每日宜忌及款式。俱與頒行本不同。因列其式於左。

上弦 某時某刻	
角	
吉神 歲德月德時倉天德月恩四相時陽兵吉	生氣不將續世明堂益後青龍天赦三合兵福要安五合官日
宜 祭祀祈福求嗣上册進表章頒詔覃恩肆赦施恩封拜詔命公卿招賢舉正直施恩惠恤	孤寡布政事行惠愛雪冤枉緩刑獄慶賜賞賀宴會入學行幸遣使上官赴任臨政親民

某某日甲子水陽		
開		義
玉宇吉期兵寶守日 天巫福德六儀金堂 金匱天恩歲德合月德合	相日三合天醫天馬 寶光臨日敬安普護 五富天喜時德驛馬	天后時陽福生聖心 陰神司命候 東風解凍
結婚姻納采問名嫁娶搬移解除沐浴裁製 營建宮室繕城郭興造動土豎柱上梁開市	納財立券交易修置產室開渠穿井安碓磑 栽種牧養納畜整容剃頭整手足甲求醫療	病掃舍宇平治道塗行幸進人口經絡捕捉 針刺

書高一尺二寸。寬約七寸。每四頁爲一月。分四層。寫陰陽字。用朱書。吉神一層。全用朱書。每日推其所應有之吉神。注之。五日注候。半月注氣。一月注節。節氣候三字朱書。某節某氣亦朱書。墨注某時某刻。其某候則墨書。如其日應注日出日入時刻。則朱書於吉神之後。分作兩行。又墨書晝若干刻。夜若干刻。於日出日入之後。分作兩行。若是日應書躔及某將。亦注於吉神之後。朱書此日二字下云某時某刻日躔某某在某宮。爲某月將。某月將三字復朱書。其每日所宜宜字朱書。其宜用何時。亦雙行注於下。與須行本同。但朱書耳。其日不宜者。亦注明不宜某某。不宜字則墨書矣。但其日注宜。則不注不宜。注不宜。則不注

宜。宜與不宜。不同日注也。遇上下弦。則書於上格日辰之右。朱書上弦及下弦二字。墨注時刻。遇日干與皇上景命同者。則亦朱書。

卑州不奉正朔

雍正丁未。曹亮疇權知浙江安吉州事。某年冬。藩司發下時憲書數百本。令散賣繳價。禮房吏慮其難售。議弗受。擬稿詳覆。呈上判行。中有卑州僻在山陬。從來不奉正朔云云。亮疇大駭。呼入責之。不任咎。

春分秋分之祭

春分前後。京師之官中祠廟。皆有大臣致祭。世家大族亦於是日致祭宗祠。秋分亦然。

宮中五祀

宮中五祀。每歲正月。祭司戶之神於宮門外道左。南向。四月。祭司竈之神於大內大庖前中道。南向。六月。祭中霤之神於文樓前。西向。七月。祭司門之神於午門前西角樓。東向。十月。祭司井之神於大內大庖井前。南向。中霤門二祀。太常

寺掌之。戶籠井三祀。內務府掌之。而每歲十二月二十三日。皇帝又自於宮中祀竈以爲常。

每月薦新

奉先殿每月薦新。仍沿明制。而列聖秋獮木蘭。凡親射之鹿獐。必驛傳至京。薦新於奉先殿。

善月惡月

京師諺曰。善正月。惡五月。

京師逛廟日期

京都各廟。輒有市集。百貨充盈。游人紛沓。俗謂之逛廟。逛。游也。逛廟有定期。京師廣寧門外財神廟。廟貌巍煥。報賽最盛。每歲正月初二日。九月十七日亦然。傾城往祀。商賈妓女尤夥。廟祝更神其說。謂借神前紙錠懷歸。俟得財。當十倍以酬神。故皆趨之若鶩也。初三日。看旃檀寺打鬼。自初一日至十五日。游大鐘寺。十九日。游白雲觀。觀。元之長春宮也。爲城外巨刹。花木甚多。俗稱正月十九日爲燕

九。亦稱閹九。又稱會神仙。前數日。游人已多。而奄人夥。以元代邱長春乃自宮者也。二十日看雍和宮打鬼。三月初三日。游蟠桃宮。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游東岳廟。清明。游南城城隍廟厲壇。四月初一日。遊西山。亦名妙高峯山有天仙聖母廟。同治間。孝欽后曾爲穆宗祈痘於此。先期預詔廟祝。必俟宮中進香後。始行開廟。謂之頭香。初一日至十五日。藍靛廠廣仁宮進香。遊西直門外萬壽寺。二十八日。遊北頂。北方多山廟必在山極頂連類而及故謂廟亦曰頂五月初一日至十五日。遊南頂。即碧霞元君廟在永定門外舊有九龍岡。環植桃栁。南鄰草橋河。是日。遊人輒就河上葦棚小飲。且有歌者侑酒。初一日至初五日。遊崇文門外臥佛寺。初一日至初十日。遊都城隍廟。十三日。十里河關帝廟進香。遊月壇外瓜市。至立秋止。六月初一日。草橋中頂進香。初六日。觀善果寺晾經會。二十四日。關帝廟賽會。七月十五日。城隍廟赦孤。釣魚臺看河燈。各寺燒法船。觀阜城門內荷花燈市。兒童點蒿燈荷葉燈。八月初三日。遊崇文門外竈君廟。九月初九日。遊法藏寺。登塔。齊化門外土城登高。十月初一日。遊城隍廟厲壇。

滿洲歲時紀略

上元夜。好事者輒唱秧歌。唱者。以三四童子扮婦女。別有三四人扮參軍。各持尺許兩圓木戛擊。相對舞。有一持傘燈賣膏藥者前導。以鑼鼓和之。舞畢乃歌。歌畢更舞。達旦始已。

正月十六日。婦女步平沙。曰走百病。或連袂打滾。曰脫晦氣。入夜尤多。

正二月內。有女之家。多架木打鞦韆。曰打油千。

十月。少年臂鷹走狗。逐捕禽獸。名打圍。按定旗分。不論平原山谷。圈占一處。曰圍場。無論人數多寡。必分兩翼。由遠而近。漸次相逼。曰合圍。或日一合再合。所得禽獸。必餉戚友。

西藏歲時紀略

西番不識天干。以地支紀年。亦以十二月爲一歲。

歲首。商民停市三日。互以茶酒果食爲禮。

元旦。達賴喇嘛設宴於布達拉。延漢番官員會飲。選幼童十餘人。作跳鉞斧戲。

商務印書館印行

初二日會飲如元日。以數十丈皮繩繫於布達拉山。童女猱升而上。以木板護胸。手足四舒。如矢離弦。應聲而下。

初三日有翻杆之戲。於諦穆佛寺前立一高杆。自鳴鑼鼓。唱歌曲。而上下於高杆。其輕捷不讓獮猴。

自初六日至二十一日。於拉薩宮殿爲大布施。是日。甘丹、別蚌、色拉、桑鳶、四大寺。及各處喇嘛悉來誦經。其在內者曰內招。在外者曰外招。衆跏趺坐於地。行列整肅。內招日得三餐。或數人與以銀錢一枚。外招則半。時或散給衣帽布疋木碗。出入之喇嘛。不下十餘萬。布施之費。大抵爲蒙古及各方信徒所捐助者。若無施主。達賴自捨之。其費歲需數十萬金。

十八日。集唐古忒步騎兵三千。戎裝而執械。繞大昭三匝。至琉璃橋南。發巨礮驅鬼。礮大小不一。最大者鑄於唐時。鐫有威勦除叛逆五字。演畢。出金銀紬緞布茶勞之。各寺喇嘛集於大招。擁達賴下山。謁佛登臺講大乘經。謂之放朝。土民越數千里而來者。踵相接。以金珠寶玩陳列炫奇。舉首跪而獻之達賴。達賴

受之。以麈尾拂其首。或以手摩其頂三度。其人必自誇得活佛之降福。

上元日。懸燈於大招。立木架數層。設大燈萬餘盞。綴五色油麵。麵作人物龍蛇鳥獸狀。自夜達旦。視天之陰晴雨雪。及燈焰之晦明。以占年歲豐歉。

二十四日有揚武之式。卽觀兵也。是日達賴坐寶殿之側樓。駐藏辦事大臣坐於正樓。同閱之。文武諸官皆衣禮服。集樓下。兵皆戎衣。所騎之馬亦鐵葉甲露兩眼。手持金爐。中一人操大鈴。兩旁列喇嘛六十餘。擊大鼓。持大鐃鈸銀笳者。各四人。各色旗旛數十對。持之者。皆白袍白帽。次則魔像。喇嘛抬之。次有童子五六十人從行。皆作鬼裝。次有護法神者。披白袍鎧。盔插鷄毛。口流涎沫。爲癡愚狀。若有憑附之者。送至市外。番兵放銃焚草而始畢事。

二十五日。爲競馬競走之戲。其距離凡二里餘。馬皆駿逸。十餘歲之童騎之。舉動活潑。揚鞭疾驅。按其先後以判勝負。勝者。達賴賞以紬緞手帕。而首至之馬。例當獻於達賴。達賴償以五十金。供此役者。家免一年差役。競走亦如競馬。遠近大小不一。賞亦從同。捷足者先得之。

二月二十九日。送瘟神。又名打牛魔王。相傳西藏爲瘟神託足之地。達賴坐牀乃始逐之。故歷年預雇一人。扮瘟神。向番官商民斂錢。可得千金。自大招逐出卽起解。營官護送。悉以王爺稱之。解至山南。安置之於桑葉寺石洞。洞在寺之大殿旁。幽深而寒慄。體健者。年餘輒死。然瘟神入洞數日。卽潛回。不至喪命。是日。大招前之官兵。均如揚武狀。一人扮達賴喇嘛。與瘟神先後至招。旛幟不一色。擊鼓吹笳。亦如前狀。有花衣黑帽者十數人。帽各插鬼頭。衣之前後。悉繡鬼形。在招前跳舞誦經。扮達賴者。鋪墊坐招前。與一戴鬼頭之法師對坐。須臾瘟神出。面塗黑白。與達賴相詰難。詞屈。復擲骰以賭勝負。達賴之骰。以象牙爲之。面面皆六。三擲皆盧。瘟神之骰。以木爲之。面面皆梟。三擲皆梟。負而色赧。意欲別鬬法術。達賴與法師及揭諦神明斥其非。瘟神負隅不行。卽遣五雷逐之。衆喇嘛誦經送至河下。焚草堆如前。

三月初一日。挂大佛亮寶於布達拉山上。凡各寶玩及御賜物件。均陳於大招。喇嘛分列成行。衣繡花袈裟。扮種種神鬼。餘執旗旛寶品。自大招徐行上山達

賴坐樓前黃纖下。俯視漢番各官。均在盛寶房前向北支帳房游觀。男婦闐咽。山坡無隙地。有紬畫大佛像。懸於山上第五層樓。垂至山麓。約長三十餘丈。中有達賴袈裟一襲。乃歷代相傳之物。以珍珠綴成。珠之大者如指。

四月十五日。有龍王塘大會。廟在水中央。須以舟渡。內多神像。正殿旁有一大祕戲像焉。卽歡喜佛是也。喇嘛指爲佛公佛母。四壁所畫。亦皆此式。

五月十五日。有工布塘蠻家大會。噶布倫之柳林。附近數處。以此爲最勝。綠陰滿地。藏江之水映帶左右。樓臺亭榭。可憩遊人。是日也。婦女臨水祓濯。歌飮竟日。

六月初七日。唱蠻戲。以後藏之娃爲之。喬裝男女。頭戴紙扇面兩枚。手執竹弓一。以跳舞。所唱爲唐公主時事。噶布倫家各唱一二日。大會親朋。日耗數百金。三十日。別蚌寺及色拉寺掛大佛。亦裝神鬼男女。皆豔服。或唱或歌。爲翻杆子跌打各種跳舞。

七月十五日。別以故牒一人司農事。其地頭目牒巴伴之游市郊。佩弓挾矢。導

以旂旛射飲一日。慶豐年也。
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五日。人攜天幕至河岸。招邀戚友。浴於河。男女皆有之。俗謂可除疾病也。
七月二十五日。爲宗喀巴成聖之日。各寺窗戶牆壁間。皆燃燈。觀其燈焰之色。以卜歲之吉凶。
十月十五日。爲唐文成公主誕辰。士女盛妝參賀。比戶皆飲酒。
十二月二十九日。木鹿寺有跳神逐鬼戲。喇嘛飾各種神佛鬼怪。薄暮至大招。放銃吶喊。謂以驅逐邪鬼。遊觀之男女。皆盛服聚歌。飲醉而歸。

宮禁之歲暮新年

乾清宮每歲封寶後。工部內府進燈竿二。盤龍楠木柱。高與宮簷齊。上銜五色八角圓燈。樹於東西墀中。
封寶日。宮中駕幸之所。以爆竹前導。
臘日。內廷翰林題椒屏進上。謂之椒屏歲祝。皆桃符遺製也。

封寶前一日。例進門聯

立春日。南齋翰林進春帖子詞三章。五言一首。七言二首。用硬黃矮紙小摺細書。拜筆墨牋紙之賜。

御筆福字賜近臣。舊例也。道光初年。加賜壽字。

新正二日。重華宮茶宴。聯句。

歲暮新春之打莽式

歲暮將祭享。選內大臣打莽式。例演習於禮曹。其氣象發揚蹈厲。蓋公廷萬舞之變態也。王公貴戚於新正競引之。以相戲樂。其態婉孌柔媚。或令婦女為之。此又莽式之一變耳。

孝欽后宮中之歲暮新年

孝欽后命宮人清理年事。輒以十二月十三日始。妃嬪各有所司。如洗佛像易幔帳之類是也。餘令太監為之。事畢。孝欽開辭歲名單。列名之人。得預於辭歲。孝欽命製新衣賞妃嬪。妃嬪平日所衣。為灰鼠裘。年終則賞白狐。

新年供神之餅餌。皆妃嬪所親製者。孝欽必先製一方以爲之倡。製糕有專室。太監預以米粉白糖酵和爲團。製法與饅首略同。蒸之。卽墳起。宮中以此卜各人之年運。

二十三日。裝各種乾鮮果碟。上插長青枝。陳之神前。宮眷皆隨孝欽入廚。以糖果置玻璃碟。陳竈神前。

二十四日。孝欽寫福壽字。爲新年賞賜京外王大臣者。紙色有紅黃淡綠之別。書久而倦。則命人代之。

年終。各省督撫進呈貢物。孝欽一一審視。擇所愛者留置左右。餘皆庋之於庫。某年。直隸總督進黃緞衣一襲。以珍寶綴成大牡丹花葉。以翡翠製之。光彩奪目。孝欽大喜。元旦曾一衣之。兩廣總督所進。爲珍珠四囊。囊各數千粒。大小如一。光色相同。妃嬪進手巾香皂。以孝欽極愛妝飾也。太監宮女進餅餌。禮物旣多。陳列數屋皆滿。必俟孝欽有命。始可移動。

祀竈節前後。孝欽卽命停止召見。

除夕之晨。孝欽徧禮神佛祖宗。禮畢。入宮者絡繹不絕。計有孝欽之嗣女固倫公主。醇王恭王慶王之福晉。洵濤二貝勒之夫人。又有非近支而先世得有封號者及滿洲大員之妻女。既見孝欽。孝欽退至他室休息。午後二時。咸集於殿以次序立。由皇后率領行禮。卽辭歲也。禮畢。各賞紅緞平金荷包一個。中裝小銀錁一錠。以押歲。

除夕奏樂達旦。始已。孝欽召集來賓擲骰爲戲。宮眷各得犒銀。多者銀二百元。孝欽坐久而倦。乃以銀元擲之地。宮眷欲博其歡也。盡力奪之。夜半。陳炭於銅盤。熾以取暖。盤以銅爲之。置房中。內燃板炭。孝欽取松枝少許。投之盤。宮眷亦各折小枝及大塊松香以入之。頃刻。滿室氤氳。蓋取吉羊之意也。是時宮眷或裹餃。剝蓮實。以充元旦之食品。蓋元旦不食飯也。

天將明。孝欽略睡。及醒。宮眷進食品數盤。分盛蘋果青果蓮子。蘋果者。取其平安。青果者取其長青。孝欽受之。以汝等平安之吉語爲答。梳洗畢。羣向之賀年。次及於德宗隆裕后。

宮眷無事。侍孝欽觀劇。晚戲既畢。則命太監奏樂。孝欽自唱。宮眷和之。又命太監唱。唱不成聲者。衆皆笑。孝欽顧而樂之。惟德宗訖無笑容。一日。宮眷德菱詢以何故不樂。德宗但以英語之祝新年佳勝一語爲答。

正月初二日之晨。孝欽上殿禮財神。宮眷亦隨叩。

新年五日。宮眷日侍孝欽博。

初十日爲隆裕后萬壽。是日禮節。略與德宗萬壽禮同。宮眷先遞如意。繼叩頭。隆裕立而受之。蓋以宮眷皆隨侍孝欽。故示謙也。向例。帝后妃不同食。惟萬壽日則會餐。孝欽命宮眷二人至德宗宮。承候設席。食時。不及在孝欽宮中之肅靜。宮眷在側。可談話。食酒肴。坐席之始。妃斟酒。奉德宗隆裕。席終。宮眷復命。衆知孝欽派往。不過監視之意。故亦無可報告也。

十五日爲燈節。夜懸各燈。或如鳥獸。或如花果。悉以白紗製之。上加彩繪。有一燈爲龍形。約長十五尺。支以十竿。太監十人執之。又一監在前。執一燈球。取龍戲珠之意。各處音樂齊奏。燈光月色。交相輝映。並放花炮。以夜間露重。則有木

屋。可移動孝欽率宮眷坐於中觀之放數小時。夾以鞭炮。此夜乃新年之結局也。次日。來賓皆出宮。

除夕元旦之風景

除夕元旦風景。凡繁盛處所。大略相同除夕之日。街市商店交易。輒至天明。游者採辦年貨者。至是更擁擠。及夜。寺廟之禮神者。車馬往來。幾弗能過。而乞丐之集於道旁者尤夥。至買賣之盛者。爲香燭店。年畫鋪。風箏紙鳶店。玩物攤。其他如茶食店。廣貨鋪。雜貨鋪。茶葉店。首飾店。典質鋪。人亦擁擠。惟戲園則先數日而已輟演。時至中夜。多爆竹聲。蓋比戶已迎竈君下界矣。

元旦雖極繁盛之街衢。皆閉門息業。惟見有婦女進香於寺廟。游行於通衢而已。午後。則茶館戲園游人甚多。

黃陂之歲暮新年

黃陂居民。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爲小除夕。凡耕具織具。均置空室。祀送竈神。至除夕之日。老幼男女。五鼓卽起梳洗。手持香至祖墓。名曰標山。請祖先回家度

歲喫年飯。或家有新喪者。其戚友於是日。必攜香燭冥鏹。叩靈辭歲。至夕。接竈出行。卽行拜年禮。首為天地君親師。次祖先。次父母。拜畢。燃爆竹。開門上廟。初一日謁宗族。初二日謁舅氏。初三日謁外舅外姑。年前有新喪者。孝子白袍墨套冠無緯空梁冠。以有服兄弟二人衣白袍者作陪。至戚族家叩首謝孝。曰管新靈。

宮廷新年玩具

宣宗之孝全后。為承恩公頤齡女。幼時隨宦蘇州。明慧冠時。曾仿世俗所謂乞巧板者。斲木片若干方。排成六合同春四字。以為宮中新年玩具。

立春日打春

立春日。迎春東郊。省城府城由知府主政。縣城由縣令主政。先期。禮房吏呈紅單。開列禮節。前一日。將事各官。咸朝服乘顯轎。列全副儀仗出東門。行迎春禮。且或借優伶冠服。招雇貧人乞丐。令衣之以隨行。時東郭外之壇廟中供設紙紮之勾芒神。卽俗呼太歲者。又土牛紙牛各一。土牛之製。以板凳一條。塗以爛

泥。裹以蘆蓆而已。紙牛。則依欽天監所頒。以五色紙紮成。空其中實以五穀。即冀日各官所鞭打者也。官蒞壇廟。先祭。一跪三叩首。乃迎神與牛以歸。立春既屆。各官又朝服將事。重行祭禮。禮畢。各執絲鞭打牛。五穀紛墮於地。則謂豐登有兆。相率稱賀而散。

立春日之春色

迎春之典。各省惟府縣官衣朝服。坐顯轎。陳設儀仗。萬民傘。德政牌。行城中一周而已。廣州則由商店斂貲。雇妓或小家女子之有姿首者。扮演故事。坐方榻。以二人舁之。隨官輿後。遊城市。謂之春色。次日。又舁往各官署乞賞。所費亦不貲。

庚子西安行宮之立春

光緒庚子十二月立春。先一日迎春。祀勾芒神。京都舊例。是日。應由順天府進春牛及春山寶座。庚子雖在行在。亦與順天無異。特選畫工依欽天監頒行之式。寫春牛圖進呈。而順天府亦寫圖由驛馳至。同於是日呈進。

立春日。宮中以大盤二。各盛生蘿蔔二條。鏤字為聯。分呈兩宮。謂之咬春。內監有善鏤字者。刻畫甚精。沿明制也。

元旦立春

諺云。百年難遇歲朝春。青浦諸聯於乾隆壬辰辛亥嘉慶庚午三遇之。

元旦上元曲宴宗室

嘉慶以前。每歲元旦及上元日。欽點皇子皇孫及近支王貝勒公。曲宴於乾清宮及奉三無私殿。皆用高椅盛饌。每二人一席。賦詩飲酒。行家人禮。

祭堂子

京諺有三不問。堂子祭典其一也。順治甲申。建堂子於長安左門外玉河橋東。祭神殿五間南嚮。上覆黃琉璃瓦。前為拜天圜殿。八面櫺扇北嚮。東南土神殿三間南嚮。即古之國社也。所以祀土穀而諸神祔焉。中植神杆以為社主。諸王亦皆有陪祭之位。神杆為大社惟松東社惟柏之制。光緒庚子之變。八國聯軍入京師。為日本人圈入使館界內。殿宇皆廢。僅餘視牲亭上蓋黃琉璃瓦。風剝

雨瀝穎敗不堪矣。

或謂堂子之神曰武篤本貝子。或曰非也。乃明將軍劉綎。劉以勇聞天下。死之日。口齧一卒。脇挾二卒。足踐二卒。見者猶懍懍也。定鼎後。劉屢在宮中作祟。故太祖設堂子之祭以禳之。劉爲明桂王部下大將。所部嘗持鹿角。遇敵則布爲方陣。雖有萬馬。不能前矣。太祖以計擒之。劉至死。猶揮刀殺數十人。太祖遙望見之。詫爲天神下降。或曰。此爲明之鄧將軍。鄧嘗隸島帥毛文龍部下。善戰。沒而有靈。立廟島上。太祖起兵時。戰急。甚危。禱之顯靈。脫於難。立廟遼陽。每祭必先之。元旦亦先必謁廟。躬奠致敬。否則宮中時時爲厲。或曰。將軍爲明之有功將帥。戰沒海上者也。然明將之死於遼事。無鄧將軍其人者。萬歷間征朝鮮副將鄧子龍數有功。戰死海上。豈其神邪。或曰。開國初。太祖嘗微服至遼東。以覘形勢。爲邏者所疑。子龍知非常人。陰送出境。太祖篤於舊誼。遂祔祀於社以祀之。

堂子牆外。松柏成林。滿人欲請神杆者。具呈禮部。任擇其一。仍以稚者補之。

祭堂子時。皇太后在慈寧宮。親令妃嬪煮肉以進。祭畢。撤賜諸大學士。邸抄所載某某謝賞神肉恩是也。

旗員亦祭堂子。祭畢。家人席地而坐。拔刀切肉。大肆飲啖。所謂喫跳神肉是也。間亦餽送朋友。然非莫逆者不能得。

至其典禮。則每歲正月初一日。皇帝率王公滿洲一品文武各官詣堂子。行拜天禮。前期十二月二十六日。內務府官詣坤寧宮請神。送往堂子。至除夕。內務府派員於圜殿內焚舊紙錢。欽派總管大臣一人。率諸王長史或一等護衛。於圜殿內掛新紙錢。總管大臣於殿內高案下所立杉柱上掛紙錢二十七張。諸王長史護衛等。依次各掛紙錢二十七張。初二日奉神還宮。

正月初三日。每月初一日。司俎官一人。司俎一人。於堂子圜殿內高案下杉柱上掛紙錢二十七張。陳時食一盤。醴酒一盞於案。別設小案。陳椀二。一實酒一虛。設司香上香。奏三弦琵琶之內監二人。坐於圜殿外角路西東嚮。鳴拍板拊掌之守堂子人。坐於東西嚮。司俎官立於圜殿外階下之東。司祝進跪。司香授

盞。司祝接盞獻酒。司俎官贊鳴拍板。即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舉盞以獻。凡六獻。每獻。司俎官贊歌鄂囉囉。守堂子人歌鄂囉囉。獻畢。以盞授司香。司祝一叩興。合掌致敬。司俎官贊停拍板。三絃琵琶拍板暫止。司香授神刀。司祝接神刀進。司俎官贊鳴拍板。即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司祝一叩興。司俎官贊歌鄂囉囉。衆歌鄂囉囉。司祝擎神刀禱祝時。則歌鄂囉囉。誦神歌。祝禱三次如前儀。如是九次畢。司祝一叩興。後禱祝三次。以神刀授司香。司俎官贊停拍板。三絃琵琶拍板皆止。司祝跪祝。一叩興。合掌致敬。退。所供酒食。給守堂子人。

春秋立杆大祭。豫於延慶州山。取徑五寸長二丈之松。梢留枝葉九節。製爲神杆。立於圜殿前石上。懸神旛。掛楮。圜殿杉柱亦掛楮。司祝於兩處擎神刀誦神歌。致祝如儀。

每歲四月初八日佛誕。前期。內務府於堂子饗殿中間。懸掛神幔。於覺羅妻內擬定正副贊禮二人。司祝郎 屆時。由坤寧宮恭請佛亭。並貯菩薩關帝神像二木筒。舁送於堂子。至時。奉神位於祭神殿。謹將大內所備紅蜜及諸王所備之蜜。

各取多許。貯黃甆浴池內。以淨水攪勻。司香啓亭門。司祝請佛於黃甆浴池內。浴畢。後以新棉墊座安奉亭中。仍請入宮。

坤寧宮廣九楹。內西大坑供朝祭神位。北坑供夕祭神位。朝夕則祭。皆設香碟淨水並糕。朝則司祝擎神刀誦神歌。三絃琵琶和之。以致祝。遂進牲、夕則司祝束腰鈴。執手鼓。踏步誦神歌以禱。鼓拍板和之。亦進牲。撤香竈燈火。展背燈青幕。衆退出。闔戶。司祝振鈴誦歌四次。致禱。乃捲幕開戶。明燈撤內貯像。朝祭神。爲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關聖帝君。夕祭神。爲穆哩罕神畫像神蒙古神。而祝辭所稱。乃有阿琿年錫安泰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納丹岱琿納爾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延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諾延。諸號中惟納丹岱琿爲七星之祀。喀屯諾延卽蒙古神。以先世有德而祀。其餘均無可考。正月初二日。每月初一日。月祭儀略同。月祭之翼日。卸神杆。斜倚柱上。乃祭天。灑米致祝。解牲頸骨及膽。陳熟肉並米。貯於杆之斗。乃立杆。

四季獻神。上駟院白馬二。慶豐司牛二。廣儲庫金銀緞布多件。由乾清右門至

坤寧宮陳之。奉金銀緞布等。至朝祭夕祭神前。祝如儀。以馬牛出三日。乃留銀備牲。金緞布馬牛交犧牲所。又背燈祭。有四時獻鮮之禮。春雛雞。夏鵝。秋魚。冬雉。凡皇城內風雲雷雨廟之祀。以及各祀廟之歲供。皆內務府掌之。大內祭所用薩滿衣。衣庫掌之。又掛柳枝求福之神。稱為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者。祈福則祭。為保嬰而已。

辛丑西安行宮之元旦

光緒辛丑。孝欽后德宗在西安行在。元旦。百官朝賀。德宗御前殿正坐。王公班在階上。樞臣及各部院秩一品者在階下。侍郎以下各官皆在二門外。

都人之元旦

京語謂元旦為大年初一。屆日。於子初焚香接神。燃爆竹以致敬。接神後。王公百官入朝朝賀。復謁親友。謂之道新喜。親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是日。無論貧富貴賤。皆以白麵作角而食之。謂之煮餑餑。富貴之家。潛以金銀小錁及寶石等。藏之餑餑中。以卜順利。食得之者。終歲大吉。又陳几於庭。上列素穀乾果之

屬。名天地桌。或五日或半月而徹。內城比戶如是。殆即遼金拜天禮歟。

青海蒙番之元旦

元旦賀年。俗尙紅。染硃紅於牲畜之背。縱放山巔。客至其帳。主人以紅布覆客騎。延之入。男婦鮮衣持哈達。以次接見。然見其人必視其牲畜。禮也。馬駝牛羊。則用紅布結球以投之。每羣一球。帳前有犬。則獨投一球。

正月初二祭財神

正月初二日。京外致祭財神。燃放鞭炮。晝夜不休。商店尤盛。

正月初五爲破五

正月初五日。京師謂之破五。破五之內。不得以生米爲炊。婦女不得出門。至初六日。則王妃公主及命婦冠帔往來。互相道賀。亦於是日歸寧。而闤闠諸商亦漸次開市矣。

正月之順星散燈花

正月初八日黃昏之後。京師居人以紙蘸油。燃燈一百有八盞。焚香而祀之。謂

之順星十三日至十六日。由堂輿以至大門。燃燈而照之。謂之散燈花。又謂之散小人。亦辟除不祥之意也。

上元驚蟄

歸安閔峙庭中丞鶚元九歲時。其外舅毛尙書於元宵宴客。閔以舊姻與焉。毛作對屬客曰。元宵不見客。點幾盞燈爲河山生色。是日適屆驚蟄。閔對曰。驚蟄未聞雷。擊三撾鼓。代天地宣威。

上元調將

嘉道以前。京師每遇上元節。五城各設燈棚。寶馬香車。極承平歲華之麗。是夕三鼓後。步軍統領於正陽門城上。以燈繩曳取城外武營官名帖。謂之調將。

上元放和合

嘉道以前。圓明園正月十五日放和合。例也。和合卽煙火盒子。大架高懸一盒三層。一層爲天下太平四大字。二層爲鴿雀無數羣飛。取放生之意。三層爲四小兒擊秧鼓唱秧歌。唱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一首。

上元廷臣宴

嘉慶以前。每歲上元後一日。欽點大學士九卿之有勳勩者。宴於奉三無私殿。名廷臣宴。如曲宴宗室禮。蒙古王公皆預焉。

康熙兩上元盛典

康熙壬戌元夕前一日。聖祖饗羣臣於乾清宮。作昇旁嘉宴詩。人各一句。七字同韻。仿柏梁體。上首唱曰。麗日和風被萬方。以次而及滿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皆拜辭不能。上爲代二句曰。卿雲爛漫彌紫閶。一堂喜起歌明良。且戲曰。二卿當各釂一觴以酹朕勞。勒洪果捧觴叩首謝。次日。頒御製序一首。乙丑元夕。聖祖命於南海子大放燈火。使臣民縱觀。仿大酺之意。先於行殿外治場里許。周植栰木。而絡以紅繩。中建四棚。懸火箱其中。平樹八杆。卽八旗也。旗人認旗色分駐。而當前四綠旗則漢人所駐之地。官民老穉男婦皆許進觀。初設鹵簿。及駕奉兩宮從永定門赴行殿。諸王羣臣次第至。賜官廚肴饌。人酒三甌。能飲者不計。於是徹仗張燈。有宮眷五十人出。皆虹裳霓衣。被以雜綵。人擔兩燈。各踞

方位。高低盤舞。若星芒撒天。珠光爚海。眞異觀也。既則火發於箭。以五爲耦。耦具五花。掄升遞進。乃舉巨礮三。火線層層由下而上。其四箱套數。若珠簾焰塔蒲萄蜂蝶雷電車鞭。川奔軸裂。不一而足。又既則九石之燈中藏小燈萬。一聲迸散。則萬燈齊明。流蘇葩瑤。紛綸四重。箱中鼓吹並起。簨鞉鐃築。次第作響。火械所及。節奏隨之。霹靂數聲。煙飛雲散。最後一箱。有四小兒從火中相搏墜地。礮聲連發。別有四小兒衣花襉襠。杖皷拍版。作秧歌小隊。穿星戴焰。破箱而出。翕倏變幻。難以舉似。然後徐闢廣場。有所謂萬國樂春臺者。象四征九伐萬國咸賓之狀。紛綸揮霍。極盡震炫而後已。次日校獵。聖祖親御弓矢。九發皆中。於是詔進百戲。都盧尋橦。拍張觳觝。畢陳於前。羣臣從觀者皆有詩。

孝欽后上元撒金屑

孝欽后嘗於元夕取金葉屑二升。臨高撒之。飄揚可觀。謂之金屑滿天飛。屑墮宮人頭額。謂之金花點額。凡受點者。皆得賜食。

辛丑西安行宮之上元

光緒辛丑。孝欽后德宗在西安。西安元夜燈火最盛。兩宮以年歲荒歉。宵旰憂勞。不許民間放燈。宮中惟以紙糊數燈。懸於門楣。至十六夜後。即命撤之。

正月開印

官署開印之期。必於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內。由欽天監選擇吉日吉時。先行知照。朝服行禮。開印之後。則照常辦事矣。

正月送子

淮安有送子之俗。恆在元宵後二月初二日前。凡老年無子。及成婚多年而未育者。戚友咸送以紙糊之小紅燈。間有用磚代者。此磚須取自東門外之麒麟橋堍。否則無效。蓋取麒麟送子意也。由送者先期擇日。備柬通知受者之家。臨時。約集十餘人。鼓樂大作。持燈或磚送往受者。則遠迓門外。以所送之燈或磚懸於望子者之床中。並以酒筵款待送者。他日得子。則有重酬。

二月朔之太陽糕

二月朔。京師市人以米麪團成小餅。五枚一層。上貫以寸餘小雞。謂之太陽糕。

都人祭日者買而供之。三五具不等。

二月二日龍抬頭

二月二日。古之中和節也。都人呼爲龍抬頭。有食餅者。謂之龍鱗餅。有食麪者。謂之龍鬚麪。婦女亦停止針線。意恐傷龍目也。

孝欽后宮中之花朝

二月十二日爲花朝。孝欽后至頤和園。觀剪綵。時有太監預備黃紅各綢。由宮眷剪之成條。條約闊二寸。長三尺。孝欽自取紅黃者各一。繫於牡丹花。宮眷太監則取紅者繫各樹。於是滿園皆紅綢飛揚。而宮眷亦盛服往來。五光十色。宛似穿花蛺蝶。繫畢。卽侍孝欽觀劇。演花神慶壽事。樹爲男仙。花爲女仙。凡扮某樹某花之神者。衣卽肖其色而製之。扮荷花仙子者。衣粉紅綢衫。以肖荷花。外加綠綢短衫。以肖荷葉。餘倣此。布景爲山林。四周山石圍繞。石中有洞。洞有持酒尊之小仙無數。小仙者。卽各小花。如金銀花石榴花是也。久之。羣仙聚飲。飲畢而歌。絲竹侑酒。聲極柔曼。最後。有虹自天而降。落於山石。羣仙跨之。虹復騰

起。上升於天。

吳興尙黃明

浙江吳興風俗。清明後一日。謂之黃明。鮑西岡鈔令吳興日。有詩曰。喜見柔桑開雀口。淸明明日又黃明。又曰冷風疏雨過黃明。

禪房送春

靑浦城西南眞靜禪寺。水木淸華。花竹掩映。勝境也。道光某年陳東橋潘溦塘顧培眞莊茶村蔡得硯於立夏前一日至寺。作餞春會。寺僧若愚脫塵亦與焉。酒酣。蔡成送春詩。情緒悽愴。合座爲之不歡。脫塵援筆和之。有自此春心更寂寥句。陳曰。阿師得大解脫矣。

浴佛節之緣豆

四月初八日爲浴佛節。宮中煑靑豆。分賜宮女內監及內廷大臣。謂之喫緣豆。以爲有緣者。方得啖之也。光緒間。駐京各使眷屬。訂期四月初九日覲見孝欽后於寧壽宮。外部侍郞聯芳奉派爲翻譯。先一日入宮。察看布置之是否合法。

是日適爲浴佛節。孝欽與諸宮女方作投瓊之戲。大啖緣豆。聯芳趨經宮外。低首疾馳。孝欽遙望見之。大聲呼其名。聯驚而趨入。賜以綠豆一小楪。聯就階下跪啖。叩首謝恩而退。

端午龍舟

乾隆初。高宗於端午日。命內侍習競渡於福海。畫船簫鼓。飛龍鷁首。絡繹於波濵間。頗有江鄉競渡之意。召近侍王公同觀。仁宗親政。亦屢循舊制。後以雨澤愆期。輒命罷演。

孝欽后宮中之端午

自五月初一日起。軍機大臣尙書侍郎以及近支宗室妃嬪太監。均獻孝欽后以禮物。開列黃紙禮單。進呈。中以洋貨爲多。太監輒以大盒盛之而入。孝欽留洋貨而已。初三日。爲全宮獻禮期。均盛以黃盒。置大院中。隆裕后進自製之鞋及手巾荷包。陳設第一排。妃嬪宮眷所獻。種類甚多。

初四日。爲孝欽回賞之期。視獻物之厚薄以答之。若宮眷。則人各一衣。銀數百兩。

初五日。大內演劇。所演爲屈原沈江故事。而宮眷所躡之履。則如小兒之虎頭鞋。且簪綢製之小虎於冠。孝欽所命也。王公福晉亦皆入宮賀節。

京師端午

京師謂端午爲五月節。初五日爲五月單五。蓋端字之轉音也。端午以前。世家大族。皆以粽相餽貽。副以櫻桃桑椹荸薺桃杏及五毒餅玫瑰餅。其供佛祀先者。則以粽櫻桃桑椹爲正供。亦薦其時食之義也。

五月二十三日分龍兵

京師謂五月二十三日爲分龍兵。蓋五月以後。大雨時行。隔轍有雨。故須將龍兵分之也。

展端陽

青浦朱香涇有月寧侯水神廟。每年端午將屆。衙署胥役輒斂貲賽會。迎其入

城備物齋之。水中賽龍舟。且有飾成鳳形虎形之船。船中有臺閣。有鞦韆。自初一至初五。無日不然。某年閏五月。好事者又爲展端陽之舉。復迓神入城。張燈演劇。士女塡咽。蓋道光以前事也。

七月喇嘛放頭會

蒙人奉達賴喇嘛爲神明。每年七月中。有放頭會。與盂蘭勝會水陸勝會略同。入會男女必輸金錢。多者。達賴爲之摩頂。或以木槌擊之。雖膚肉墳起。大如鷄卵不敢言痛。且引爲慶幸。謂是年萬事如意。可免災害。且藉以稱雄於閭里焉。

七月初三日祓齋

七月初三至八月初三。爲回敎祓齋之期。俗曰過年。期內日僅一餐。蓋日夜誦經持戒。直至中夜而始一食。七月杪。各家懸燈結彩。以誌慶賀。

宮廷七夕

七夕。宮中設果桌。祭牛女。皇后親行拜祭禮。其神牌曰牽牛河鼓天貴星君。天孫織女福德星君。孝欽后嘗命以盆盛水。置日光中。取小針數枚投之。針浮水

面。則觀盆底影。以驗人性之巧拙。

廣州七夕

七月初七日。牛郎會織女之佳期也。廣州人尤重視之。凡家有閨女者。必拜七夕所費頗不貲。以物品陳設多者爲貴。任人遊覽。

陳煒卿七夕詩

餘杭女史陳煒卿。名爾士。爲嘉興給事中錢儀吉之婦。嘗賦七夕詩。命意最高。詩云。梧桐金井露華秋。瓜果聊因節物酬。卻語中庭小兒女。人間何事可干求。

中秋泥塑兔神

中秋日。京師以泥塑兔神。兔面人身。面貼金泥。身施彩繪。巨者高三四尺。值近萬錢。貴家巨室多購歸。以香花餅果供養之。禁中亦然。

中秋後迷童子

廣州有迷童子之俗。多行於中秋節後之數夕。以其時月明如晝也。其法。先擇一童子。令合眼危坐。作法者乃先燒符一度。其咒語極簡。令數人手持香火。向童子

前後畫圈搖拂。久之。童子卽喃喃自語。衆乃呼曰。師傅至矣。復問曰。師傅喜用刀耶。抑劍耶。問至童子點首。卽爲合意。衆乃以器械授童子。卽能飛揚起舞。若有家法。及演畢。童子復臥倒。呼其名。卽醒。或曰。是殆野鬼游神所憑藉也。願精於精神學者一研究之。

八月二十六日爲宮中節日

八月二十六日。爲宮中節日。蓋太祖未入關時。轉戰甚苦。一日。糧絕。太祖及軍士。皆以樹皮充飢。卽是日也。故滿人以爲紀念日。屛除豪華。宮中尤重之。皆不食肉。以生菜裹飯而食。亦不用箸。以手代之。孝欽后亦然。蓋專制君主。每以土地人民爲私產。欲其子孫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也。

京師九月九

京師謂重陽爲九月九。屆日。都人士輒提壺攜榼。出郭登高。南則在天寧寺陶然亭龍爪槐等處。北則在薊門烟樹淸淨化城等處。遠則在西山八刹等處。

展重陽

道光某年十月初九日。青浦諸聯招友集橫雲山下。作展重陽會。丹楓烏桕。清吟淺酌。俗客屛跡。歸舟泊小赤壁。以復遊於赤壁之下七字。分體拈韻題名石上。拍手曰。此小小燕然銘也。

十月朔

十月朔。南人有名之曰十月朝者。俗又謂之鬼時節。與清明同。有家祭。有墓祭。第非若清明之比戶皆然耳。京都人民之祭掃也。所焚者冥鏹之外。尚有以紙翦成之衣。故亦謂爲送寒衣。

大內之十一月十二月年事

十一月初一日。宮中始燒煖炕。設圍爐。舊謂之開爐節。

十二月初八日。爲一大節。俗所謂臘八是也。宮廷極重此節。雍和宮熬臘八粥。則派王公大臣監視。而大員且有拜臘八粥之賜者。又必須以清晨覲見。碰響頭謝恩。二十四日。乾清宮庭中設萬壽燈八仙望子四架。二十六日。各宮殿挂門神對聯。二十八日。宮中及甬道東西兩廊。設五色羊角燈。

十一月月當頭

十一月十五日爲月當頭之期小兒女恆徹夜不睡以俟月之臨階取影驗之

冬至郊天

每歲冬至。太常寺預先知照各衙門。皇上親詣圜丘。舉行郊天大祭前一日御駕宿齋宮。午夜將事壇上帟幄皆藍色執事者衣青衣。王大臣服貂蟒壇旁有天燈竿三高十丈。燈高七尺。內可容人。以爲夜間駿奔助祭者之準望屆期正陽門列肆懸燈彩。上卒常雩亦如是。附近廟宇。不准鳴鐘擂鼓。亦不准居民施放鞭砲。以昭敬慎。

冬至胙肉納於懷

皇帝祀天圜邱。所受福胙。必納之懷。攜回齋宮。以示祇承天庥帝賚之意。亦以長至令節。北方隆寒。胙肉冰凌堅結。不至沾漬袞衣也。

冬至慶賀

光緒朝。某年冬至。百官慶賀孝欽后表文一道。其文如下。臣等誠懽誠忭稽首

頓首上賀。伏以淑則昭垂。尊養愜萬方之願。繁釐茂介。熾昌開百世之基。欽惟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陛下。德協坤元。道隆豫順。椒闈式禮。宏燕翼之詒謀。蘭殿敷仁。衍鴻龐而啓運。普天錫慶。薄海臚歡。臣幸際熙朝。欣逢長至。伏願慈暉普蔭。四時和而玉燭長調。壽寓延洪。五福備而金甌永固。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懽忭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九九銷寒

宣宗御製詞。有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二句。句各九言。言各九畫。其後雙鈎之。裝潢成幅。曰九九銷寒圖。題管城春色四字於其端。南書房翰林日以陰晴風雪注之。自冬至始。日塡一畫。凡八十一日而畢事。

十二月封印

京師大小官署。例於每年十二月之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內。由欽天監選擇吉期吉時。照例封印。頒示天下。一體遵行。

十二月打竈

十二月。禮部舉行打鼍典禮。二尙書四侍郎咸升座堂下。盔甲手八人。佩箭上堂。見堂官行禮。與劇中演四郎探母番邦公主見駙馬爺之禮無異。禮畢。侍立左右。又有四人有頂戴者。抬一皺箕置堂上。又有以長筷擊皺箕者

祀竈唱訪賢曲

乾隆一朝。大內祀竈。在坤寧宮行之。室有正炕。設鼓板。后先上至。駕臨。坐炕。自擊鼓板。唱訪賢一曲。唱畢。送神。乃還宮。至嘉慶時。始罷。

庚子西安行宮之除夕

光緒庚子。德宗奉孝欽后西狩。卽於西安度歲。除夕前數日。召行在官員。有內廷差使者。各賜綢緞數端。至除夕。德宗御便服小冠。冠頂綴紅絨結。垂肩黃絲穗長尺有咫。內監皆服蟒袍。外罩青色半臂。而以藍布裹頭。如營兵。

清稗類鈔

氣候類目錄

	頁
大沽口氣候	一
宣化氣候之異	一
秦皇島氣候	二
長春氣候	二
洮南氣候	二
寧古塔氣候	二
黑龍江氣候	三
上海大雪	三
甘肅氣候	三
西寧一晝夜備四氣	四
伊犁炎熱	五
雪嶺之寒	五
青海小島氣候	六
永綏氣候	六
廣州氣候	七
閩中冰雪	七
成都氣候	八
川邊氣候	八
金川雪牖	八
西藏氣候	九
雲貴天氣	九
雲南之瘴	一〇
內蒙氣候	一〇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氣候類

大沽口氣候

大沽口冬季約有三閱月之冰凍。四月至七月午後四時。潮漲高九尺至十尺。八月晨十時。潮漲高七尺。口外沙線。起落無定。最大汽船不能進口。潮漲。則較次者可至塘沽。

宣化氣候之異

宣化去京師數百里耳。而氣候截然不同。以居庸關爲之隔也。自岔道至南口。中間所謂關溝。祇四十五里。而關北關南。幾若別有天地。光緒乙酉五月下旬。有人入都。在宣化。衣則夾也。過居庸。衣則棉也。出南口而炎蒸漸盛。入都門而搖扇有餘暑矣。迨八月下旬。則寒風凜烈。木葉亂飛。已似冬初光景。曉起登輿。竟有非此不可之勢。前人詩云。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誠非故作

奇語。蓋可以三秋如此推之三春也。

秦皇島氣候

秦皇島夏季熱度最高當華氏表八十六度，冬最低在零度下平均四十餘度。

長春氣候

長春即寬城子，其熱度。冬夏均較奉天低五六度。冬至前後封河。二月杪三月初開凍。九十月至三月爲雪期。時或下雨。山水最大時在五六月。漲落甚速。

洮南氣候

洮南在長春西北。冬日寒甚。夏日午間之熱。乃或甚於關內。故其地種藝雖晚。而收穫反較關內爲早。雨澤極稀。

寧古塔氣候

寧古塔四時皆如冬，北斗在北。較內地微高，月出較早。七月露。露冷而白如米汁，流露之數日即霜，霜則百卉皆萎，八月雪，其常也。一雪地即凍，至來年三月方釋，五六月如內地二三月，亦復有欲裸裎之時，日昃須入戶矣，春多風，風烈

常十餘日不能出戶入夏多雹雹下則黍苗殞。

黑龍江氣候

黑龍江四時皆寒。五月始脫裘。六月晝熱十數日。與京師略同。夜仍不能卻重衾。七月則衣棉矣。立冬後。朔氣砭肌骨立戶外。呼吸之頃。鬚眉俱冰出必時以掌溫耳鼻少懈。則鼻準死耳輪作裂竹聲痛如割。宣統朝則漸暖。不似前此江水之七月卽冰也。

上海大雪

江南地暖上海居海濱。東鄰日出處。氣候尤和。每歲雪時。大小皆以寸計。咸豐辛酉十二月二十七八等日大雪至三晝夜深至四五尺。港斷行舟路絕人跡。老屋茅舍。率多壓倒時粵寇分股取川南歇浦以東皆爲兵窟。爲雪所阻。遂踞巢不出。於是難民乘機逃者數十萬其被擄者日服役夜閉置樓上。時以雪地無聲。可免傷損皆從牕中跳遁。因而得脫者。又不知凡幾。

甘肅氣候

甘肅氣候。夏日微熱。冬嚴寒。頗具大陸之性。

西寧一晝夜備四氣

西寧氣候。冬日最冷時。可至攝氏寒暑表零下二十度。夏日極熱時。華氏表不及九十度。常衣夾衣。甚或衣棉衣。青海沿邊一帶。每至夏秋。一晝夜而四氣皆備。晨衣棉。及午而易袷衣。午餘仍衣絮。入夜則可披毳裘。某君至柴達木。適在暑夏涼秋時。氣候忽變。其熱度高於西寧。夏時乾燥異常。日中蒸氣如釜。木葉自萎。貼麵餅於牆。曝而能熟。臨時可取食。隔宿則堅硬如石。牛羊肉不曝自乾。可醃爲熟脯。午後必衣紗葛。沙中熱至不能插足。不就林蔭。易致疾病。牲畜道斃者。一宿卽臭爛。故毒瘴特甚。往往百里無甘泉。必攜革囊木桶。盛淸水。調麵煑茶。有餘分飲馬匹。然七月卽雪。雪至必裘。晨起卽融。秋日溫度。常較海東爲高。土人云。嚴冬始有積雪。極寒時。河水亦積堅冰。至來春方釋。夏多雹。冰塊大如桃。百卉爲之殞。或有黑霜厚積如氈。則草木皆枯矣。大戈壁在其北部合黎山之南。當青海安西之交。東自英額池起。西至柴達伊吉河止。南自布隆吉河

起北至邊界止東西二百八十里南北百六十里面積四萬四千方里其地質爲最細之沙中含沙粒小沙陀高低不一沙之深雖不逮大漠而過客鮮有度此者戈壁之南無大山屏障常遇暴風發時塵埃蔽天晝爲之昏飛沙盤旋空中高數十丈沙邱沙漳一日數移每遇風日晴和沙浪閃爍則成五色紋早晚常有雲氣結爲漠市城郭宮室人馬雞犬歷歷可數馬頭漸近則一片荒沙耳其奇幻與海市蜃樓正同

伊犂炎熱

道光以前伊犂天氣炎熱焦鑠千里人皆避入窖中至夜始出

雪嶺之寒

青海有雪嶺其地有漢番僦居焉天寒不能支相率遷避土垣頹圮不可息處過客率插帳而居曉風凜冽晝日蕭森夜深霜花簌簌有聲無敢揭帳揭則手腫不可握涕沫凌封髭鬚耳鼻麻木指不敢撚先用温水巾覆之再近圍爐行人以毡裹首露二晴俗名毡胄戴之立雪中兩頣猶冷如冰古人所云積雪沒

脛。堅冰在鬚。猶未盡其狀也。有時風吹帳倒。則爇薪於上風以禦寒威。而後舉手。否則墮指裂膚且凍死矣。

青海小島氣候

青海有小島。六月卽雨雪。山之巓常年不消。然又不甚苦寒。夏有裸裎之時。四時多風。風必烈。拔木滾石。近岸至變爲平地。風起聞怪聲。山崩地裂。皆枯樹摧折之聲也。然山中又不甚苦風。以樹木層層遮蔽故耳。

永綏氣候

永綏僻處萬山。罕見人跡。氣候與內地逈殊。每值黑霧濛濃。對面不相見。且春夏霪雨連綿。秋冬霜雪早降。時下冰凌。屋溜凍結。自簷至地。其大如椽。謂之冰柱。苗人以木杵撞開。始能出入。城外雖稍平曠。然亦寒居十七。熱居其三。春多寒。仲夏猶時挾纊。立秋日晴。則後二十四日大熱。甚於三伏。是日雨。則涼暖不常。諺云。秋風十八暴。言雨多也。中秋前後。卽衣薄絮。雪深尺許。則沍凍。冬雨則轟雷。四境山多田少。漢與苗各因山之所宜。占四時之候。以爲種植。故所收多

雜糧。沿邊一帶。人烟稠密。其節序寒燠。稍爲適宜。

廣州氣候

廣州天氣。寒燠不時。蓋地近温帶。冬令不見霜雪。嚴寒之日甚少。惟有時驟寒驟暖耳。十二月間晨起。僅可單衣。午後忽轉北風。卽驟涼矣。六月間遇西江水漲。或陰雨連朝。則又驟涼矣。每見地方官迎春時。身衣裘。而乃汗出如漿。元旦賀年。竟有持扇者。山陰俞壽羽鶴齡有詩云。昨宵炎熱汗沾巾。今日風寒手欲皴。裘葛四時都在篋。無衣難作嶺南人。光緒壬辰十一月二十八日忽下雪。次日嚴寒。簷口亦有冰條。木棉樹枯槁數年始復活。聞道光間亦然。自壬辰以後則屢有集霰之年。無復如咸同間之和煦矣。

閩中冰雪

冰雪爲閩中所罕見。官場習慣。歲暮新正。必衣紫貂及各色狐皮。閩中實不需此。故有用銀鼠石鼠爲衣。以天馬皮出鋒者。亦異狀也。達官貴人新正賀歲。有強御貂裘者。無不汗流浹背矣。

成都氣候

古人謂成都常夜雨。又稱漏天。皆言雨水之多也。今則氣候温和。寒熱適度。晴雨亦均。惟春秋冬三季。多陰雨耳。若晴。正月可夾衣。二月可單衣。三月則必冷。俗謂之凍桐子花。四月中旬可棉衣。五月或不熱。三伏日之熱。亦不至華氏寒暑表百度。而七月上半月之炎熱與六月下半月同。八月初亦有熱至九十度以外者。九月初則多陰雨。俗稱濫九皇。可衣夾棉或呢絨。十月初可衣小毛。無大雪及大冰雹。而降雪時期。恆在交春之時。

川邊氣候

大相嶺以南多風。輒日中起。至夜中息。雅州氣候與內地略同。清溪較寒。盛夏猶着夾衣。大渡河一帶頗熱。越巂、瀘沽、西昌等處無盛暑。會理州四時和暖。無盛寒亦無盛暑。沙江一帶自三月起卽異常炎熱。然一雨便成秋也。

金川雪牆

光緒甲辰八月。李心衡至金川。見控卡一路積雪不斷。四望皓如玉山。初甚驚

訝。後聞陳遊戎大剛言。歷夏日秋陽照爍漸消此特至薄時也若自嚴冬至二三月密雪層積高及數丈。壓房屋且不見乃驚人耳。李曰。駐防汛兵。何以得活耶。疑其言似欺人者。陳曰不然。他日子自知之。後李過懋功。時正月中旬也。初至山巔。一望無垠。輿馬遲度。若不知有城牆卡房也者。夫役等從他途就塘兵烤火炊茶熟。請小憩。扶掖循路遲曲折入。如行小巷。坐塘房中見房前雪高倍於屋。嶮削似照牆。蓋汛兵日加鋤掃開闢一線路。始得安作息通行旅也。夾路雪牆。天光透澈。如琉璃屏障。門闢在望。往來行人不絕。惟輿馬不能過。直須屋上行耳。

西藏氣候

西藏天氣凝寒。地氣瘠薄。千山雪壓。六月霜飛。石多田少。五穀難成。有粟黍豆菽之產者。僅藏東巴塘彈丸地耳。

雲貴天氣

雲南多晴多風。貴州多陰多雨。

雲南之瘴

土司地方之氣候。大抵不良。平原之地。尤劣於山嶺。如臨安府屬之十五猛。普洱府屬之十版納鎭邊廳屬之孟連上下猛允猛角蕫。順甯府屬之耿馬猛猛永昌府屬之孟定潞江灣甸登魯埂掌。騰衝府屬之芒市遮放猛卯隴川皆係著名煙瘴。入夏以後。內地之人。莫不視爲畏途。

內蒙氣候

內蒙地處高原。距海面自二千尺至六千尺不等。帶山環繞東南。瀚海橫亘西北。水源缺乏之地氣薄弱。早晚甚寒。正午驟熱。正午與早晚有相差四十度者平時西北風爲多孟秋卽下雪。白露前後入冬井水亦凍季春尙以雪充飲料六月亦有下雪時也。

清稗類鈔

地理類目錄 城寨附 道路附 橋梁附

	頁
全國環遊紀程	
自江蘇上海縣至安徽懷寧縣	一
自江西湖口鎮至南昌縣	三
自江西湖口鎮至湖北夏口廳	四
自湖北夏口廳至武昌縣	五
自湖南岳陽縣至湖北宜昌縣	六
自湖北宜昌縣至四川成都縣	六
自四川成都縣至西藏	八
自湖北夏口廳至京師	一一
自京師至山西陽曲縣	一四
自山西陽曲縣至新疆和闐縣	一五
自新疆阿克蘇縣至京師	一九
自京師至東三省仍還京師	二一
自京師南航運河至浙江鄞縣	二六
自浙江鄞縣至福建馬尾	二九
自福建馬尾至廣東番禺縣	三〇
自廣東番禺縣經雲南蒙自縣至江蘇上海縣	三二
南北之見	三四
已墾之土地	三五
田畝種類	三六
旗籍田產	三七
小江南	三七
無定河	三八
木蘭	三八
伊緜谷	三八
張家口	三八
盛京	三九
洮南地勢	三九
兀良哈三衞	四〇
東道	四〇
發祥之地爲建州女眞	四九
吉林爲船廠	四九

聖水渠　五〇
黑龍江　五〇
察哈延山　五〇
寧古塔　五一
哈湯　五二
揚子江　五二
瓜洲故城　五三
溧陽改隸鎭江　五三
丹徒沙田　五三
儀徵改揚子　五四
上海之昔日　五四
上海租界之解釋　五四
上海租界之沿革　五六
濟南山水天下無　五六
雞鳴島　五七
小邾子故城　五八
開通太行北道　五八
望都縣　五九
歸化城　五九
黃河水信　五九
伊河洛河瀍河澗河　六〇
鄭州　六〇
邠州　六〇
天生墩　六一
河套　六二
甘肅少水　六二
金滿縣　六二
關西之行路難　六四
迪化　六四
準噶爾山河　六四
青海　六五
青海戈壁　六七
青海漠市　六八
青海柴達木　六九
青海巴顏喀喇山及諸山脈　七一
青海大雪山　七二

青海雪嶺　七三
臺灣渡海開禁　七三
臺灣置郡縣　七五
宋村　七五
茅麓山　七五
長沙　七六
入蜀之路　七六
入蜀有三谷四道　七六
棺材峽　七七
温泉　七七
川邊番地　七八
寧遠猓夷之區域　七八
康藏衛分三區　七九
西藏　七九
三瞻　八三
察木多　八三
西康　八四
西康之山　八五
騰吉里湖　八六
嶺左地勢　八六
榆林港　八七
粵西異境天開　八七
廣西省城形勝　八七
雲貴山水　八八
滇省水道　八八
壩子　八九
大理下關　八九
雲南土司轄地　九〇
猓塞山　九〇
臘耳山　九〇
月崖　九一
蒙古道路　九一
多倫　九一
庫倫　九二
庫倫佛山　九三
哈薩克　九三

京師城門　九四
正陽門門禁　九五
京師五鎮　九六
帶衛歸海　九六
古長城　九七
萬里長城　九七
蔡元請修築邊牆　九七
上海縣城沿革　九七
廣州城　九八
臺灣不建城　九九
洛陽之寨　九九
湖南苗寨　九九
達圍寨　一〇〇
安娘壩番寨　一〇〇
京師道路　一〇〇
胡同本爲火弄　一〇一
京師八大胡同　一〇一
京師王廣福斜街　一〇二
上海租界之路　一〇二
鐵路橋　一〇二
蘆溝橋　一〇三
船橋　一〇三
臺灣藤橋　一〇四
成都長春橋　一〇四
溜渡　一〇四
雲南鐵索橋　一〇五
貴州盤江之橋　一〇五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地理類 城寨附 道路附 橋梁附

全國環遊紀程

今欲環遊本國。周歷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山西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陝西甘肅新疆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二十二省及蒙古西藏青海等處。汽船汽車而外。所恃以爲交通之具者。人與馬騾所致力之舟車是也。

自江蘇上海縣至安徽懷寧縣

吳淞（屬江蘇寶山縣）汽船沿江蘇境（江蘇南北距四百里東西距八百里無高山峻嶺而有揚子江橫貫其中湖之大者曰洪澤曰高郵曰太湖）之黃浦江而下。水流浩瀚。東北行三十里。至吳淞口。爲光緒間所闢商埠。兩岸建礮臺。海口有燈塔。以便船舶夜行。（有鐵道通上海並由蘇州而達江寧）

崇明縣（屬江蘇太倉州）既出吳淞口。有島橫扼揚子江。（即長江）入海之處曰崇明縣。蓋

江水自上流挾沙至此。積滯而成也。長一百八十里。廣五十里。土宜植棉。島民約百萬。

江陰縣屬江蘇常州府　自吳淞入揚子江。由北口轉西北。經狼山。屬江蘇通州　以傍岸淤淺。下椗江心。行客至此。皆攜裝剌小艇以渡北岸之通州。其南岸爲福山鎭。屬江蘇常熟縣　江面寬廣。沙灘深淺不定。少頃西行。至江陰縣。稍停。江之南岸有礮臺。設兵駐守。蓋此爲揚子江第一門戶也。江陰以西有圌山。江面至此頗險。水流峻急。

丹徒縣江蘇鎭江府府治　自江陰西行。至丹徒下椗。裝卸客貨。約半日之久。地爲通商巨埠。往來揚子江運河間者。必取道於此。故船舶雲集。貿易繁盛。租界臨江。土名銀山門。城東北有焦山。西南有金山。

江寧縣江蘇江寧府府治一稱南京　越丹徒而南。至江寧。江蘇省會也。商埠曰下關。在神策門外江岸。明太祖孝陵在朝陽門外。城中有秦淮河莫愁湖雨花臺諸勝。

蕪湖縣屬安徽太平府　自江寧泝江而上。過采石磯。屬安徽當塗縣　壁立千仞。最擅形勢。蓋

已入安徽境（安徽界江蘇之西東西距七百餘里南北距九百里西南境多山餘皆平衍揚子江通其南淮水貫其北中有巢湖水廣而淺）矣。由此而西。經東西梁山。水受山東縛。江面驟窄。磯臺夾江而守。至蕪湖。地在揚子江南岸。形勢便利。為安徽最盛之商埠。

懷寧縣（安徽安慶府府治）　蕪湖西上至大通鎮。（屬安徽銅陵縣）以客貨裝卸頗繁。亦椗泊焉。俄而西行至此。地當長江北岸。為安徽省會。江水三面環城。西有衆山高聳。地勢雄壯。

鄱陽湖（屬江西）　自懷寧泝江西行。入江西境。（江西東西距八百里南北距千里三面環山惟省北地勢開展控引江湖土質肥腴近湖之區尤勝西境萍鄉縣有煤礦且有鐵道二百餘里西通湖南醴陵以資轉運東北景德鎮瓷業之隆甲於世界）過馬當山。遙望小孤山高峯獨聳。峭立江心。上有小姑廟。巍樓傑閣。下臨無地。江流湍急。其西即湖口（內湖外江）鎮。江水衝擊。聲如洪鐘者。石鐘山也。

自江西湖口鎮至南昌縣

自湖口鎮改乘小汽船南行。入鄱陽湖。湖長二百七十里。廣六十餘里。我國大湖。當以此為第二。

南昌縣（江西南昌府治）星子縣（江西南康府治）　既至鄱陽湖。見有漁舟無數。知漁利甚溥也。過星子。則見廬山聳峙於前。山有白鹿洞。（宋儒朱子講學之地）南行至吳城鎮。（屬江西都昌縣）小泊。鎮當贛江入湖之處。至此而舟入江矣。冬令水淺。汽船不易駛。由此而南。至南昌。江西省會也。南昌以南爲贛江。水益淺。多灘。禾田兩岸相望。時見古塔。

自江西湖口鎮至湖北夏口廳

九江縣（江西九江府治）　南昌之遊畢。返湖口。復乘汽船上駛。江流迅疾。五十里至九江。地居揚子江上下遊之中央。商務繁盛。租界在城西。江干一帶。遙望廬山環亙。約數百里。西人率於山上避暑。

黃岡縣（湖北黃州府府治）　自德化西駛入湖北境。（湖北居揚子江西遊爲中原要地東西距千二百里南北距八百里東西北多山南路平坦江漢交流湖陂相屬故水陸運輸最爲利便土質腴美農業最豐西境岡嶺縱橫礦產尤盛大冶之鐵夏口之煤皆已開採）至武穴。小泊。過富池口。南北岸萬山拱合。上流爲田家鎮。形勢險要。自此而蘄州、（湖北黃州府蘄州州治）黃石港、黃岡、皆泊舟片時。黃岡城西北之赤壁山。屹立江濱。石壁皆赤色。

東有宋蘇軾故居

夏口廳（屬湖北漢陽府）舟過黃岡西北行。江流曲折。至夏口。泊焉。地當揚子江北漢水東。為京漢鐵道中樞。列肆之長約十里。水陸交便。貿易至盛。英法俄德日皆有租界。汽船至此。將仍泝江而下。以還上海。

自湖北夏口廳至武昌縣

武昌（湖北武昌府府治）自夏口西渡漢水至漢陽。（湖北漢陽府府治）其地有專製鐵板鐵軌之鐵政局。南渡揚子江為武昌。湖北之省會也。面江而負山。漢陽門上有黃鶴樓。燬於火矣。

岳陽縣（湖南岳州府府治）自武昌復至夏口。改乘淺水汽船。西南溯江而上。過陸溪口。（三國時周瑜攻曹操之地亦稱赤壁）南入荊河口。洞庭湖揚子江會合處也。入湖南境。（湖南當洞庭湖之南東西距九百里南北距千里全境多山嶺其尤著者曰衡山五嶽中之南嶽也省北近湖之處多平原水之大者曰湘沅資澧湘最巨地質腴厚產米麻煙棉茶紙木材礦產尤多煤南境犛苗雜處近自漢口數設鐵道縱貫本省之地達於廣東省城）至岳陽。地為湘省門戶。租界在城北十五里。全省貨物出入。皆由此。城有岳陽樓。俯視洞庭。夙推名勝。

洞庭湖　長沙縣（湖南長沙府治）　洞庭湖在湖南省東北。周九百餘里。爲五湖冠。多沙洲島嶼。君山尤大。近湖多沮洳之地。沿湖東岸行。入湘江。上溯。過湘陰縣。（屬湖南長沙府）附近有汨羅水。（楚屈原懷石自沈於此）南行至長沙。湖南之省會也。據湘江東岸。民物殷阜。後闢爲商埠。

自湖南岳陽縣至湖北宜昌縣

沙市（屬湖北）　宜昌縣（湖北宜昌府府治）　由長沙折回岳陽。復乘淺水汽船。溯江上行。西北至沙市。貿易繁盛。俗稱小漢口。租界在鎭之西。自此而上。江中時有沙礁。舟人駕駛惟謹。至宜昌泊焉。汽船之航路止於此。再上則江水湍急。數里一灘。改賃民船。乃可上達。楚蜀客貨之轉運。必於宜昌上下。故爲巨埠。

自湖北宜昌縣至四川成都縣

三峽　自宜昌賃民船入川。溯江上行。兩岸石山壁立。煙霧繚繞。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前望衆山迴環。若甕。舟行至近。稍一轉折。則豁然又開一境。過西陵峽。黃牛峽。巫峽。崖瀑飛流。破石堆聚。與風水相激。舟行偶不愼。則撞石粉碎。上

行俱賴縴夫拖纜。至極險之灘。客必登岸步行。待舟過灘畢。始復登舟。

奉節縣（四川夔州府府治）過三峽。至巫山。入四川境。（四川東西距二千餘里南北距千餘里地多山雪山及北嶺之脈周於四境揚子江流其南省中鴉礱江岷江嘉陵江烏江諸大川並匯焉西南境有鹽井火井）西有瞿唐峽。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急水迴復。再上有灩澦堆。大石高十丈餘。突出江心。以水之漲落爲隱見。故舟行頗危。至奉節。江山高闊。地勢較平。（有諸葛武侯廟杜甫宅諸古蹟城外沙渚有武侯八陣圖遺址）自奉節而西。江流沸湧。又多石灘。然猶不若巫山瞿峽之奇險也。舟至是可泊萬縣城下。

萬縣（屬四川夔州府）地處衝要。商務繁盛。自此西上。灘險如前。時過忠州。（四川忠州直隸州州治有陸贄白居易有遺蹟）西南爲酆都縣。（屬四川忠州）以境有豐水平都山得名。（小說家附會鬼山陰洞地獄閻王之說可笑）至巴縣泊焉。宜昌巴縣之間。大灘二十一。小灘六十三。水勢湍急。間有一二淺水汽船。輒多阻滯。

巴縣（四川重慶府府治）川東商埠也。地當嘉陵江大江交會之處。而據其要道。三面臨水。城就峭壁爲之。依山之起伏爲高下。城中商肆民居。鱗次櫛比。

宜賓縣（四川敘州府治）大江　自奉節溯江上駛。過七門灘。大石橫江。其數七。望之如門。至瀘州。（四川瀘州直隸州州治）改賃輕舟。則以自此而上。江流益狹。牽挽愈難也。西行至宜賓。泊焉。地當岷江大江之匯。控扼通衢。蓋自出江蘇寶山之吳淞口。行四十餘日入大江。（大江發源青海。初名木里烏蘇。江旋東南流。改名金沙江。以水雜金沙也。又曲折東北流。會鴉礱江岷江嘉陵漢水諸川。經雲南四川江西安徽江蘇諸省而入於海）至此乃止焉。

樂山縣（四川嘉定府治）成都縣（四川成都府治）　自宜賓北泝岷江。至奉節。沿岸多鹽場火井。峨眉縣（四川嘉定府屬）境有峨眉山。為著名勝境。北過眉州。（四川眉州直隸州治）復北行江山平遠。風景如畫。至成都。（三國時蜀漢建都於此。有漢司馬相如諸葛武侯故居。城外有薛濤井。水可造紙）土潤而腴。民殷物阜。乃四川之省會也。

自四川成都縣至西藏

鐵索橋　居成都。定乘輿入藏之計。畫雇馱馬。延譯人。既定。遂遵陸西南行。經邛郲九折坂。二十四盤而飛越嶺。聳峭盤折。勢如螺旋。渡瀘水。須步行。過鐵索橋。橋以巨鐵索九條。綳於兩岸。長三十餘丈。上鋪木板。廣九尺餘。俯視洪流。令

人目眴足弱。河西百餘里。卽康定縣也

康定縣（四川康定府府治相傳漢諸葛亮征蠻時曾遣將造箭於此故一稱打箭爐）此爲由川入藏之孔道。四圍皆山。形勢險峻。中有廢淵。敞若平地。有土城。番人聚族而居。多疊石爲碉樓。有大寺。喇嘛數千。內地人頗有往貿易者。川茶藏產。輒以此爲交易之所。

裏化廳（一稱裏塘）巴安縣（四川巴安府府治）由康定西行。渡鴉礱江。江窄流急。岸有戍兵。行客皆以皮船（以牛皮縫製僅載一人一舟子）運渡。有大雪山。積雪常年不化。至裏化。小住所遇皆食肉衣皮之番人。惟土司衣冠。尙遵國制。裏化西行五百餘里。至巴安。風土人情。與裏化相似。

昌都縣（四川昌都府治一稱察木多）自巴安西行。渡金沙江。轉西北。入西藏境。（西藏東西距五千里南北距二千里南境卽喜馬拉雅山爲世界第一高嶺西北有葱嶺山有崐崙山皆高峻而有瀑布故江河甚多雅魯藏布江最巨自西而東貫全藏之境東南流折入印度界怒江瀾滄江皆發源於此）則見山巔終年積雪。冬夏皆奇寒。沿途多刼賊。土人稱曰夾壩。商旅皆結隊行。執兵自衞。行一千五百里。始抵昌都。爲前藏門戶。有土城。番民築碉以居。毗連約數里。坡下建營壘。列市肆。頗有都會氣象

嘉黎縣（四川嘉黎府府治一稱拉里）自昌都而西、渡瀾滄江、旋經瓦合大雪山、五峯綿亙。天雪相連。復渡怒江上流。踰朔馬拉山、魯貢拉大雪山、其險峻視瓦合大雪山尤甚。至嘉黎則已距昌都一千五百里、其地為藏之咽喉、有營寨、地苦寒。積雪多陰晦。

拉薩　自嘉黎西南行。經高山數重。既過鹿馬嶺、則地勢平坦。路旁有溫泉。自平地石罅中出。氣蒸而沸。濺沫色如硫黃。經墨竹工卡。有水西流。卽藏河也。至察里。（俗傳釋元奘西行自此至印度）風景和煦、山川平曠、多逆旅、皮船可徑渡。由此西行。接近拉薩。已抵中藏地矣。拉薩為西藏都會。（設駐藏大臣於此）東西約七八里。南北約三四里。居民五萬。率為喇嘛。主教者為俗稱活佛之達賴喇嘛、秉握政權。居布達拉大寺。寺在高阜之上。環門砌石為牆。佛座最深密。羣僧侍焉。

甘孜州　自拉薩西行、路平地沃。乘木舟以渡雅魯藏布江、南為厄木多克池、中有大島。僧寺壯麗。西南行。至甘孜。又南行十餘日。至亞東。其地為藏南要隘、南距英屬印度界。僅二百四十餘里。附近有營汛駐守、築邊牆。曰鎮西關。（光緒二十

年開為商埠遊畢仍還甘孜。

日喀則　甘孜西北行二百餘里。至日喀則。卽後藏也。左有當多汎。右有朋錯嶺。皆天然要隘。有大寺曰札什倫布。倚山面江。垣宇壯盛。班禪喇嘛居之。其遠近瞻禮受法傳戒者。與前藏布達拉寺相等。惟所屬喇嘛較少。又由日喀則城西南行。曲折二千餘里。至聶拉木。為西藏南疆要隘。有道通尼泊爾都城。商賈多由之而入印度。

西藏之遊既竣。乃循舊路。沿揚子江而下。仍至漢口。

自湖北夏口廳至京師

至是而定北遊京師之計畫。易汽船而為汽車焉。乃自夏口啓程。乘京漢鐵道汽車至灄口。陂塘相屬。地勢窪下。北經孝感縣。屬湖北漢陽府出武勝關。崚嶺重岡。山脈雄厚。車行至此。穴山而過。約十餘里。北入河南境。河南古稱中原東西南北相距約千里地勢西北多山東南平衍黃河橫貫北部洛河入之東南有沙河汝河皆入於淮近省之地當黃河下流屢有衝決民多苦之至信陽州。屬河南汝寧府過遂平西平二縣。均屬河南汝寧府郾城縣屬河南許州而抵許州。河南許州直隸州州治地益平曠。與南

方風土迥異。北至新鄭縣。（屬河南開封府）其西爲登封縣。（屬河南河南府）境有嵩山。五嶽之中嶽也。高六千尺。周百二十里。三峯最高。中有峻極。東曰太寶。西曰少室。

開封縣（河南開封府治）　自新鄭北至鄭縣。（河南鄭州直隸州州治）開封在其東。河南省會也。地近黃河。屢遭水患。城西二十餘里爲宋故都。（有宋宮及艮嶽故址並唐時猶太教所建教堂遺蹟）城南有朱仙鎭。爲四大鎭（湖北之漢口廣東之佛山江西之景德及朱仙爲四大鎭）之一。舊時貿易甚盛。

黃河　鄭州北行四十里至滎澤縣。（屬河南鄭州）地濱黃河。黃河發源青海。與長江之源僅隔一山脈。東北流過甘肅省。出長城外。作弧背形。復入長城。南流經山西陝西之間。至潼關。水勢寖盛。折而東向。橫經河南直隸山東三省而入於海。河流挾沙。遷徙不定。每一汎至。氾濫數百里。輒成巨災。

汲縣（河南衛輝府府治）　黃河有鐵橋。上鋪軌道。以通汽車。長數百丈。鐵柱深入沙中。渡河行數十里。入汲縣界。旋見城郭壯麗。有衛河環其北。太行山（在河南省西北境緜亙數千里山東省在其東山西省在其西）峙其西。出城。渡衛河。（有比干墓）過淇縣。（屬河南衛輝府有殷三仁故里）至宜溝驛。（有周子貢故里）

安陽縣河南彰德府府治自宜溝驛北行、經湯陰縣、屬河南彰德府有宋岳飛故里祠中樹枝皆南向北至安陽、曹魏曾都於此城之西南有山、產白石。由東北之臨漳、屬河南彰德府有漢曹操銅雀臺故址而北渡漳河。入直隸境。自元代建都後明成祖由南京遷都於直隸之順天後因之南北距六千餘里東西距千餘里背山臨海運河北流至天津匯九河之水入於海自北而西羣山重疊有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外制蒙古屹然天府其南湖泊至多有魚米之利惟北境高寒冬令多墐戶以居高阜壘壘、遙望之有七十二。或曰、此曹操疑塚也。北行至磁州。

磁州屬直隸廣平府正定縣直隸正定府府治磁州盛產煤、多陶戶、其地山明水秀。略似江南、由此北行。過邯鄲縣、屬直隸廣平府古趙國所都經沙河縣、屬直隸順德府西望平沙、或積成邱阜。北由邢臺縣直隸順德府府治而至正定、自正定以西別築鐵路。達山西之陽曲縣。山西太原府府治長五百里。

清苑縣直隸保定府府治自正定北行。過定州。直隸州州治其西山嶺蟠曲。爲北嶽恆山之支脈、北至清苑。直隸之省會也。商賈雲集、自京而西。至晉秦隴蜀諸省皆由此。

涿州屬順天府出清苑北行。渡易水。道左有碑、記燕太子丹送荆軻入秦事。北至

涿州。（蜀漢昭烈帝及其將張飛故里）出城渡永濟橋。橋跨拒馬河。長可里許。北過良鄉縣。（屬順天府）經蘆溝橋。其下卽桑乾河。橋左別建鐵橋。汽車行其上。直達京師。穿西便門城缺處。至正陽門西車站。止焉。蓋京漢鐵路。南起漢口。計程二千八百里。至此而盡。

京師　京師。在直隸省。別之曰順天。居白河之西。分內外二城。外城七門。周三十八里。（有琉璃窰其附近有琉璃廠）內城九門。在外城之北。周四十里。皇室在焉。國子監在城東北隅。中貯石刻經文及周時石鼓。城東南有觀象臺。高十丈。儀器皆備。又有各國使館。內城之中曰皇城。周三千六百餘丈。皇城之中曰紫禁城。西華門之西通皇城。南北曰西苑。中分南北中三海。神武門北有景山。煤石所成。頗高峻。其上有亭臺。

自京師至山西陽曲縣

當發軔之始。附乘京漢鐵路汽車。南至正定。小住。旋易正太汽車西行。渡滹沱河。有漢光武帝麥飯亭。河流迅疾。深淺不常。過獲鹿縣（屬直隸正定府）而西。山徑迴復。

地勢險峻。過井陘縣。（屬直隸正定府）縣北有山。曰井陘。亦太行山脈。其山四面高。平中下如井。

陽曲縣　井陘以西。爲山西境。（山西北跨長城東界直隸南接河南西隣陝西東西約距六百里南北約距千餘里近北地高山多而少雨西南俱以汾河爲界中有汾河爲本省巨浸澮河之地平坦腴沃）西過壽陽縣。（屬山西平定州）至楡次縣（屬山西太原府）北五十里卽陽曲。山西之省會也。西臨汾河。爲往來秦隴蜀藏之通道。

自山西陽曲縣至新疆和闐縣

臨汾縣（屬山西平陽府）自陽曲西南行。傍汾水東岸。經徐溝縣。祁縣（均屬山西太原府）平遙縣（屬山西汾州府）而至介休縣。（屬山西汾州府）南有緜山。（晉介之推隱此）沿汾水而南至靈石縣。（屬山西霍州）有古石。高六七尺。非鐵非石。叩之有聲。西南至臨汾縣。

潼關　華山　越臨汾西南行。至侯馬渡澮河。抵聞喜縣（屬山西絳州）西南經永濟縣。（屬山西蒲州府治）復沿汾水東岸。南渡黃河。入陝西境。（陝西古稱關中東西距七百餘里南北距千三百里唐以前歷代帝王多建都於此地勢南北皆山中央平坦秦嶺橫亙其中渭水流其北漢水流其南黃河自長城外南流而爲省之東界渭水入焉渭水流域東距黃河南界秦嶺北繞長城萬山中有險仄之徑可西達故爲西北扼要之區）兩山夾流。黃河自北來。至此折而向東。所

謂河千里而一曲也。至潼關。倚山據河。乃爲天險。西至華陰縣。（屬陝西潼州府）其南有華山。卽西嶽也。洞壑峯巒。爲五嶽之冠。最著者爲蓮華峯。峯勢相連。視泰華差小。故名少華。

長安縣（陝西西安府治）　自華陰西行。過華州（屬陝西同州府）渭南縣（屬陝西西安府）至臨潼縣（屬陝西西安府）有溫泉。出驪山下。卽古華清池也。復西行五十里。抵長安。北環渭水。南屏終南。頗占形勝。城周四十里。濠廣八丈。（本金元舊址。明永樂時增修之）由東門入。見東北隅尙有小城。周九里。（明秦王藩城）向西轉南。則唐故宮之遺址。猶有存者。

咸陽縣（屬陝西西安府）平涼縣（甘肅平涼府治）　自西安西行。渡渭水。北至咸陽。西北行至邠州。（陝西邠州直隸州州治）有大佛寺。穴山爲屋。有石像。循涇水西北行。入甘肅境。（甘肅本居部之西北隅。東西距三千六百餘里。南北距二千四百里。氣候甚寒。四月猶或飛雪。地多山嶺沙磧。惟沿黃河兩岸土壤腴美。黃河之外有渭河洮河。水急不便行舟）至涇州。（甘肅涇州直隸州州治）居秦隴東西之衝。衆山環峙。涇汭分流。一咽喉要塞也。西北至平涼。西城有崆峒山。

皋蘭縣（甘肅蘭州府府治）　出平涼而西。踰六盤山。沿途土人。多穴處者。西抵皋蘭。爲

甘肅省會居黃河南。為通西域之咽喉。臯蘭山環城而峙於南。人民漢回雜處。富庶甲西部。

西寧縣（甘肅西寧府府治） 出臯蘭城西行。過黃河浮橋。以船為之。又西行。經碾伯縣。（屬甘肅西寧府）有四望山。道險狹。（漢趙充國略定西羌以此為形勝之地） 西至西寧。萬山迴合。近接青海。漢番土產之互市在此。自此而西。踰日月山。即入青海境。（青海古為西羌有湖曰庫庫淖爾大如海故名東西距二千里南北距千里地勢甚高東有祁連西傾諸山山巔恆積雪巴顏哈喇山麓高出其東之鄂陵札陵二湖約三百里有噶達素老峯者上有泓水噴出作金色黃河之源也其西犛石山則揚子江之源也地氣沍寒人民以蒙古族為多）

張掖縣（甘肅甘州府府治） 自青海復至西寧。東北行經大通縣。（屬甘肅西寧府） 北至永昌。（屬甘肅涼州府） 西北行至張掖。西南有祁連山。產木。水草亦美。西行四百里。經肅州。（甘肅肅州直隸州州治） 又西北七十里至嘉峪關。為萬里長城極西之端。

哈密廳（新疆哈密直隸廳廳治） 出嘉峪關。道左有天下雄關碑。更西行。沙磧浩浩。已入大戈壁。其地崇岡疊阜。高澗深溝。有九溝十八阪之目。經安西州。（甘肅安西直隸州州治）西北行山磧中。旬日不見草木。水鹵不可飲。必攜食水自隨。至哈密。始入新疆

境。（新疆爲我國極西屏蔽本西域回部官軍征而有之光緒壬午置行省東西距七千里南北距三千里地勢高峻太山東西橫亙分爲南北兩路南路東半屬戈壁間有沃壤北路土脈較腴川之大者北有伊犁河南有塔里木河民族龐雜除漢族外有駐防之滿洲及蒙古纏回各族纏回以布纏頭與內地普通裝飾之回人異又有哈薩克額魯特準噶爾等人而戶口蕃廣必推纏回故稱之曰回疆）爲新疆之門戶。城小而固。有大渠一道引而注之。產瓜極甘美。附近有回城。回人居之。

吐魯番廳（甘肅吐魯番直隸廳治）自哈密循南路而西。折而北行兩山中。以避風戈壁（風戈壁者在山之南緜亙數千里春夏多怪風）之險。經鄯善縣（屬新疆吐魯番廳一稱闢展）亦都會也。西至吐魯番再西南行。至托克遜。自此而西。用紅錢。西行至焉耆府。（一稱喀喇沙爾與吐魯番皆有戍兵）

阿克蘇縣（新疆溫宿府府治）自焉耆西行。渡海都河。復西行。達庫車州。（新疆庫車直隸州州治）經拜城縣。（屬新疆溫宿府）至阿克蘇。峭岸如削。其上平衍。回城依其麓。縣城在其西。

莎車縣（新疆莎車府府治一稱葉爾羌）阿克蘇以西。尤荒僻。無塵肆。西南渡葱嶺大河。抵巴楚州。（屬新疆疏勒府）復西南行。至莎車。爲南路大城之一。周十餘里。城內東南隅有古塔。周約十二三丈。中有盤道。至頂三十餘丈。有市。長約十里。罪人之流戍新疆者。多居此城。

疏勒縣（新疆疏勒府府治一稱喀什噶爾） 自莎車西北行。經英吉沙爾廳。（新疆英吉沙爾直隸廳廳治）有界牆。回民居南。戍兵居北。西北至疏勒。爲回疆最西大城。城新舊各一。回民居舊城。新城在其西北。戍兵居之。其地爲西域要津。是以村落繁密。貿易興盛。

和闐州（新疆和闐直隸州州治） 自疏勒返莎車東南行。約六百里至和闐城。居崑崙山北麓。有和闐河克里雅河之灌溉。自和闐南行可達西藏。惟山路險惡。瘴癘逼人。故行旅絕少。

自新疆阿克蘇縣至京師

南路之行。既竣。折回阿克蘇。策馬北行。踰木蘇爾嶺。嶺長百里。堅冰巨石。互結而成。間有裂痕。其下無底。登陟必以冰梯。冬夏積雪。無鳥獸草木。徧山惟見馬骨。

綏定縣（新疆伊犂府府治一稱惠遠城） 既踰冰嶺。復經數山。渡伊犂河。即至綏定。其地山渠交錯。土膏沃衍。自綏定東行。爲天山北路。東經精河廳。（新疆精河直隸廳廳治）形勢險要。多鹻地。又東經烏蘇廳。（新疆庫爾喀喇烏蘇直隸廳廳治）水土清腴。東行至綏定縣。城鄉富庶。

流水繞村。風景一如內地。

迪化縣（新疆迪化府府治一稱烏魯木齊）自綏定東南行。經昌吉縣。（屬新疆迪化府）至迪化。新疆省會也。商業甚盛。富庶甲關外。城西有沙岡。城東南有博克達山。山極高。冰雪積歲不消。

自迪化東北行。至古城。亦繁盛。有要路可通蒙古。自此東行。經奇臺縣。（屬新疆迪化府）地絕戈壁。居天山之陰。上無飛鳥。下無青草。所謂窮八站也。

鎮西廳（新疆鎮西直隸廳廳治一稱巴里坤）過窮八站。東抵鎮西。亦在天山之陰。城西北有巴里坤湖。（古名蒲類海後漢竇固追擊呼延王至此）源出天山北麓。西北流。匯為巨浸。天山以北之水泉。此為最大。繞湖多良田。亦宜畜牧。城東別有城。舊為滿洲兵所居。南通哈密。北有要道。可達蒙古。

科布多（科布多辦事大臣所轄者為杜爾伯特四旗輝特二旗明阿特札哈沁各一旗阿爾泰山辦事大臣所轄者為新和碩特新土爾扈特各一旗阿爾泰烏梁海七旗）

烏里雅蘇臺（在外蒙古三音諸顏部之西）自鎮西北行。入蒙古境。（蒙古北接俄屬西北伯利亞為大高原東西距五千三百里南北距二千七百里大沙漠曰戈壁西入新疆水草俱絕漠南曰內蒙古漠北曰外蒙古）經札薩克圖（在外

蒙古西部踰巴彥達爾克嶺。西北行抵科布多城。（科布多全部之首邑）與其北烏梁海部之地。並多湖泊。東行千三百里。抵烏里雅蘇臺。西北杭愛山。（相傳卽古燕然山漢竇憲勒石紀功之處）高大際天。東接興安肯特諸山脈。附近川流。多發源於此。

庫倫（外蒙古土謝圖部之東北）買賣城　自烏里雅蘇臺東行至薩伊爾烏蘇。折向北行。至庫倫。據土拉河之濱。土人多爲喇嘛。活佛卽居此。地當俄國商路。直北有買賣城。與俄境恰克圖僅隔一柵。

張家口（直隸張家口廳治一稱張家口）居庸關　自庫倫東南行。經車臣汗部（在外蒙古）之西。行戈壁中。而抵四子部落（在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復東南行。入直隸境。至張家口。是爲北入蒙古西至山西之要道。東南行六十里。抵宣化（直隸宣化府府治）。地近邊牆。爲直北孔道。東南行。經土木堡榆林堡。抵居庸關。巨石危崖。交聳互峙。中有溝澗。夏秋漲而冬枯。自此東南行。經昌平州（屬順天府）。還至京師。

自京師至東三省仍還京師

天津縣（直隸天津府府治）　自京師乘汽車。循京漢鐵路西南行。踰南苑而東。過黃村

楊村。均屬順天有大鐵橋。長里許。沿白河東岸。南抵天津。地爲白河運河會合之處。距海尤近。有各國租界。

塘沽 開平 均屬直隸 自天津沿白河東行。爲京奉鐵路線。其地盛產鹽。抵塘沽。汽船進口當水淺時輒於塘沽下椗 其外卽大沽口。形勢扼要。爲京津咽喉。口門向有堅固礮臺。經光緒庚子拳亂而毀平。自塘沽折而東北行。所經者爲蘆臺唐山均屬直隸唐山有大煤礦開平山海關在直隸臨榆縣東一名榆關秦皇島等處。自開平東北行。經灤州。屬直隸永平府昌黎縣。屬直隸永平府抵山海關。爲長城極東之始。其地亂山高峻。逼臨海岸。關東北路甚狹。誠要隘也。其南曰秦皇島。突出海中。冬不凍。便於泊舟。故亦開爲商埠。

錦縣 奉天錦州府治 營口廳 奉天營口直隸廳治 出山海關。循京奉鐵路。入奉天境。奉天南北東西相距各千里長白山峙其東醫巫閭橫其西其巨川則西有遼河流域之長直貫全境東有鴨綠江與日本之屬地朝鮮畫江而守南部瀕海之地尤多佳港嚴冬不冰東北經寧遠縣。屬奉天錦州府而至錦縣。地臨遼東灣。商業頗盛。鐵路自此向東。隨遼東灣之勢。曲折而南。抵營口。地當遼河入海之左岸。汽船可溯遼河而上

駛也

大連灣　旅順（兩地向爲俄人租借俄敗於日日據之） 自營口東南行。至大石橋。附南滿洲鐵道。（爲日本所有） 車至蓋平縣。（屬奉天奉天府） 大野無際。迤西爲遼東半島。沿途皆日俄戰爭遺跡。南過熊岳城。有古時烽火臺。至金州廳。（屬奉天奉天府） 其南卽大連灣。金州西南爲旅順口。外有黃金饅頭諸山之險。內港廣闊。可泊大隊軍艦。我國原有礮臺船隝。俄人既租。益運礮築臺。天險人爲俱臻其極。故光緒甲辰日俄之役。日軍猛攻數月。始能克之。

遼陽州（屬奉天奉天府遼京也） 瀋陽縣（奉天奉天府府治舊爲陪京） 自旅順復返蓋平。北至海城縣。（屬奉天奉天府） 商務繁盛。再北。道旁有溫泉二。過鞍山堡。（日俄苦戰之地） 北至遼陽。當太子河南。爲至營口旅順朝鮮之要道。東北至瀋陽奉天省會也。東北有天柱諸山。嵯峨拱峙。而又西帶遼河。北距渾河焉。

鐵嶺縣　開原縣（均屬奉天奉天府） 出瀋陽北門。則西北隆業山。遠望可辨。渡溪越邱而過懿路驛。（有古城址） 北至鐵嶺。爲奉天北路咽喉。自昔遼河水運。皆以其地爲

北端。再北則爲開原城。商業亦盛。西南隅有塔。作八角形。角置佛像。高十五丈。相傳爲唐代所建　開原北通昌圖縣。奉天昌圖府府治　中隔威遠堡門。

長春縣吉林長春府府治一稱寬城子　吉林縣吉林吉林府府治一稱船廠　出開原東北行。泝開原河。經葉赫站。北渡葉爾蘇河。遼河之源也。北入吉林省境。吉林古爲滿洲地南北距千餘里東西距約倍之山嶺蟠結大者爲長白山東自寧古塔西至奉天諸山皆發脈於此山巔有潭爲鴨綠混同圖們三江之源混同上游曰松花江自長白山北流會嫩江黑龍等江入海他若圖們之入朝鮮鴨綠之趨奉天皆尤著者　由吉林省會而至長春。其地爲伊通河左岸。西北直接內蒙古草地。市肆繁盛。東至吉林。則在松花江左岸。遙望長白山支峯、約略可見。

琿春廳屬吉林寧安府　由吉林東行。出入山中。經諸窩集俗呼森林爲窩集　則落葉積數尺、礙行路。泉水爲之阻滯。至鄂赫穆站。地始平坦。南經敦化縣。屬吉林寧安府　東南行、涉川越嶺。即至圖們江岸。與日屬朝鮮夾江相望。至琿春。則我國與俄接界之要地也。

寧安縣吉林寧安府府治一稱寧古塔　依蘭縣吉林依蘭府府治一稱三姓　自琿春北行。多山谷。越老松

嶺長數十里。北至寧安。其地在瑚爾哈河左岸。自此北行。越東清鐵道。沿瑚爾哈河左岸。道路俱鑱削崚嶺而成。經八站二十餘柵。至依蘭。則其地實臨松花江。

濱江廳（屬吉林雙城府一稱哈爾濱）呼蘭縣（黑龍江呼蘭府府治）龍江縣（黑龍江龍江府府治一稱齊齊哈爾）　自依蘭而西行。過賓縣。（吉林賓州府府治）以至阿城縣。（屬吉林賓州府一稱阿勒楚喀城南有金黃龍府遺蹟）為西北都會。東清鐵道經之。復乘汽車北行。抵濱江。地為東三省鐵道中樞。故日見繁盛北渡松花江。入黑龍江省境。（黑龍江東西距三千一百里南北距千二百里與俄屬地接壤與安嶺自西北入境直貫本省全部而入蒙古川之大者曰黑龍江源出喀爾喀匯集衆流東入混同江叉有嫩江源出伊勒古爾山南流會諸小水入松花江省城東北有嫩江縣卽墨爾根城為嫩江上流要埠東北隅有愛琿廳據黑龍江南岸與俄境劃江為界漠河有大金礦產金至盛）　經呼蘭南。（有金時五國城宋徽欽二宗被羈於此）附近皆沃壤。西北經蒙古界而至龍江。為黑龍江省會。當嫩江左岸。分內外二城。

扶餘縣（吉林新城府府治一稱伯都訥）　自龍江沿嫩江南下。經蒙古草地。見東清鐵路自西北來。直達濱江。沿嫩江一帶。漁戶弋人頗多。江中有小汽船行駛。過三河口江

流浩瀚。復入吉林省境。至新城。城濱松花江岸。商船麕集。素稱要地。東南行至陶賴洲。復附汽車。渡松花江至農安縣。（屬吉林長春府）西門外有高塔矗立。南行復至長春。

法庫門（屬奉天）新民縣（奉天新民府治）承德縣（直隸承德府治一稱熱河府）

自長春舍舊路。循邊牆之西以行。入奉天省境。經懷德奉化二縣。（均屬奉天昌圖府）至昌圖縣。其南通江口。爲遼河上游要埠。南行穿法庫門。爲滿洲陸路貿易要道。西南沿遼河行。至新民。街市繁盛。自蒙古運進馬匹甚多。欲至瀋陽。則尚有約二小時汽車之行程焉。西南行經鎮安縣。（屬奉天新民府）廣寧縣。（屬奉天錦州府）義州。（屬奉天錦州府）踰九台門。復入直隸境。至朝陽縣。（直隸朝陽府治）又西至承德。自此西行經灤平縣。（屬直隸承德府）入古北口西南行。經密雲縣。（屬順天府）返京師。

自京師南航運河至浙江鄞縣

通州（屬順天府）滄州（屬直隸天津府）

出京師朝陽門。登舟。所過閘壩甚多。東至通州。水陸之衝要也。順流南下。至河西務。爲京津水陸之咽喉。南過丁字沽。至天津。自此

西南行。泝運河。逆流而上。過楊柳青。津南沃壤也。至靜海縣。（屬直隸天津府）南有太公釣臺。過靑縣。（屬直隸天津府）南至滄州。又南過南皮縣（屬直隸天津府）東光縣。（屬直隸河間府）入山東省境。（山東古爲齊魯地東西距千二百里南北距七百里東部濱海多山黃河自西南來橫貫本省東北流入海運河縱貫本省爲南北通衢有商埠曰芝罘亦稱烟臺與東三省相距海面僅百餘里其東曰威海衛租與英國爲其遠東海軍屯戍之所東南即膠州灣亦良港也德國租借之幷築鐵道至濟南經濰縣周村鎭等地商務亦甚盛）

德州（屬山東濟南府）歷城縣（山東濟南府府治）　沿運河以入山東。首至德州。自此賃車陸行。過平原縣。（屬山東濟南府）曠野平疇。楡柳葱蔚。又過齊河縣。（屬山東濟南府）渡大淸橋。其下即黃河。自此而東。遠山聳翠。皆泰山支脈也。至歷城。爲山東省會。城中掘地僅尺許。即見淸泉。所謂濟水伏流也。有大明湖。楊柳芙渠。一望無際。或比之浙江之西湖。

泰山　孔林（均在山東曲阜縣）　自歷城至泰安縣。（山東泰安府府治）則見泰山在其北。即東嶽也。山多石。石罅有松。少雜樹。其陽汶水西流。其陰黃河東流。最高之峯曰岱頂。岱頂之東有日觀峯。日出時多奇景。復自泰安南趨。渡汶水。經徂徠梁父二

山。對峙若門闕。其南平疇沃衍。泗水西流。孔林在泗水南十餘里。松柏森森。有蓍草生其下。即孔子之墓也。其南曲阜縣。（屬山東兗州府）城內有孔子廟堂。聖裔衍聖公世守之。曲阜之南爲鄒縣。（屬山東兗州府）孟子故里也。由鄒縣西行至濟寧州。（山東濟寧直隸州治濟寧州）復登舟。順運河南下。

清江浦（屬江蘇清河縣）淮安縣（江蘇淮安府治）　自濟寧東南行數里。一閘貫獨山湖。過微山湖口。入江蘇省境。南至宿遷縣。（屬江蘇徐州府）爲水陸衝衢。其南有黃河故道。（昔河流經此入海後改北向故名此曰淤黃河）又南至清江浦。蓋南北衝要之大埠也。又南至山陽。（有漢韓信釣臺遺蹟）

江都縣（江蘇揚州府治）武進縣（江蘇常州府治）　舟經山陽。南過寶應縣。（屬江蘇揚州府）至高郵州。（屬江蘇揚州府）地多湖。高郵以南。始有田。南至江都。則地當南北水陸之衝。商業稱盛。又南至瓜洲口。渡揚子江。見金焦二山南北對峙。過丹徒縣。南至丹陽縣。（屬江蘇鎮江府）有練湖之勝。東南至武進。民物豐阜。人稱樂土。

無錫縣（屬江蘇常州府）吳縣（江蘇蘇州府治）　自丹陽而東。有山緜延百餘里。至無錫。蓋九

龍山也。南峯曰惠山。惠山之東曰錫山。登惠山飲石泉。清洌而甘。其南曰陽山。陽山以南。巍然而葱鬱者。靈巖穹窿支硎元墓上方諸山也。靈巖之東。林木陰翳。其高出樹杪而秀者。曰虎邱。虎邱而南六七里。至吳縣城。富庶爲江蘇之冠。所關商埠曰青陽地。

太湖（在江蘇吳縣）嘉興縣（浙江嘉興府治）自吳縣南行。有寶帶橋。橫跨澹臺湖上。其外即太湖地。（古號具區）周八百里。中多山。山之大者曰東西洞庭。南出吳江縣。（屬江蘇蘇州府）過八坼平望。（均屬江蘇吳江縣）有鶯脰湖。南入浙江省境。（浙江東爲海南接福建西鄰安徽江西北界江蘇東西約距六百里南北約距八百里西南多山東北平坦由西南而東北畫爲二域錢塘江貫其北甌江流其南運河自杭州流入江蘇境其關爲商埠者爲杭鄞永嘉三縣而杭鄞二關貿易尤大）

紹興（浙江紹興府治）鄞（浙江寧波府治）自杭州（浙江杭州府治）東渡錢塘江。至西興。（屬浙江蕭山縣）過蕭山縣。（屬浙江紹興府）至紹興。山巖環繞。泉水清甘。地產名酒。由紹興東經餘姚縣。（屬浙江紹興府）至鄞。爲通商大埠。租界在江北岸。

自浙江鄞縣至福建馬尾

定海縣（直隸廳治）普陀（屬浙江定海縣）　自鄞乘汽船東駛。抵鎮海縣（屬浙江寧波府）口。甬江入海處也。口外有山巋然。曰招寶山。傍山右行。島嶼萬千。島之大者曰舟山。周百五十餘里。其南為定海。孤懸海外之一島也。舟山之東。僅三里曰普陀。滿山佛寺。僧徒數千。山麓有潮音梵音諸洞。海水激盪有聲。西人至夏季輒往避暑。

永嘉縣（浙江溫州府府治）三都（屬福建）　越定海而南。環舟有島嶼羅列。經三門灣。浙海之佳港也。南至溫州灣。溯甌江上駛。有孤嶼山峭立中流。（宋高宗嘗駐此）山麓有江心寺。（內祀宋文天祥）租界在南岸。自此南駛。入福建省境。（福建為古閩地東西距九百里南北約距千里東南濱海全境多山嶺武夷梁山天姥為名勝之最川之大者曰閩江源出南平縣界曲折東南流至福州之五虎門而入於海流急多灘氣候暄暖罕見霜雪民俗勤儉善貿易多經營於南洋各島）至三沙灣。有小島曰三都。周二十里。已闢為商埠。

自福建馬尾至廣東番禺縣

馬尾（屬福建閩縣）閩縣（福建福州府府治）　自三都南至閩江口。入江上溯至馬尾。有船政局。兩岸有礮臺。其南小山之上。有六角大塔。曰羅星塔。由此改乘小汽船上駛。兩岸巖石高聳。河面漸窄。抵南臺島。南有倉前山。租界在焉。有浮橋達閩縣。為

福建省會。據閩江左岸。多榕樹。故又號榕城。近東門有溫泉。

廈門廳屬福建泉州府汕頭屬廣東澄海縣香港原屬廣東現為英屬地九龍屬廣東香山縣為英所租借由閩縣出閩江口。南駛經臺灣海峽。風濤至為險惡。至廈門。則北至遼海。南至粵海。皆有海舶往來。故貿易極盛。相距約三里。曰鼓浪嶼。亦闢為商埠。南行入廣東境。廣東為古粵地故又稱粵省東西距千九百里南北距千三百里山嶺盤繞北境大庾嶺與江西湖南分界南境面海西南一帶伸出海外若鷄頸有珠江匯東西北三江之水南流入海氣候溫暖壤地膏腴南部菁華所萃故商埠為上海之亞經南澳島西行。折入汀江口。抵汕頭。西行。抵香港。英人歷歲經營商業隆盛設府治曰維多利亞有議政定例二局其對岸有九龍半島。九龍沿海水深可泊巨舟英人築礮臺建船塢與香港水陸防護均極嚴重

澳門原屬廣東香山縣今為葡屬廣州灣屬廣東遂溪縣今為法租借地瓊山縣廣東瓊州府府治北海在廣東合浦縣南番禺縣廣東廣州府府治自香港而西。達澳門。西南行。至廣州灣。南行抵瓊州海口。孤懸海外。貿易不盛。西北行。至北海。外國貨品之輸入廣西者。多由此埠運往。自此折回。至澳門。入珠江口。虎門礮臺在焉。至白鵝潭下椗。其旁曰沙面租界也。與城隔一河。城北越秀山有鎮海樓。

自廣東番禺縣經雲南蒙自縣至江蘇上海縣

佛山鎮（屬廣東南海縣） 蒼梧縣（廣西梧州府治） 臨桂縣（廣西桂林府治） 自番禺循粵漢鐵道。西抵佛山。爲廣東第二大埠。貿易興盛。西至三水縣（屬廣東廣州府）。當東西北三江之衝。水陸便利。自此乘汽船泝西江上駛。抵高要縣（廣東肇慶府治）。民物饒裕。爲兩粵往來要區。西行。入廣西省境。（廣西爲古桂林郡。故又稱桂省。東西距千二百里。南北距七百里。東南萬山參錯。川之大者曰西江。發源雲南。曲折流橫貫本省。合桂林二江之水。東入廣東之珠江。惟地多煙瘴。山中有猺苗種人。皆太古遺民。風俗迥異。西南之龍州廳有鎭南關。與法屬越南接壤。爲陸路通商要埠。左右石山高聳。形勢雄險。有重兵守之。）抵蒼梧。地爲桂省咽喉。全省貿易。皆以此爲樞紐。及西江通汽船。商業益盛。自此沿桂江北上。過恭城縣（廣西平樂府治）。漢猺雜處。行萬山中。崖高湍急。北至臨桂。廣西省會也。當桂江東岸。

貴筑縣（貴州貴陽府治） 出臨桂西北行。入貴州省境。（貴州爲古黔中地。故又名黔省。東西距千餘里。南北距七百餘里。有南望、西望、板橋、石門、高連、寶陽、關索、飛雲諸名山。川之大者有烏江。北流入大江。有沅江、盤江。東南流入廣西、湖南二省。關隘重疊。菁密多瘴。設有土司治之。分隸各縣。民俗質樸。南部有蠻獠。）行萬山中。徑路崎嶇。榛莽蒙密。經都勻縣（貴州都勻府治）。黔南之藩籬也。西北至貴筑。爲貴州省會。地近烏江。無祁寒盛暑。惟土地瘠薄。城東二

里有銅鼓山。嶺高百仞。（俗傳諸葛亮征南藏銅鼓於此）苗蠻雜處。以仲家苗谷蘭苗爲最凶悍。

縣。（明王守仁謫龍場驛丞爲修文縣地因俗化導羣苗悅服）自此西南行。過關嶺縣。（貴州安順府永寧縣）渡盤江。經普安縣。（屬貴州興義府）卽達雲南省境。（雲南有滇池故又名滇省東西距二千五百餘里南北距千一百餘里山嶺徧全境如點蒼雞足高黎昔玉龍其諸山並以名勝著川之大者有金沙江怒江瀾滄江盤龍江湖之大者滇池而外曰洱海曰撫仙湖內而川廣外而英屬之緬甸法屬之越南商賈之懋遷視爲衡要誠西南雄鎮也）

昆明縣（雲南雲南府府治）騰越廳（屬雲南省永昌府）思茅廳（屬雲南普洱府）蒙自縣（屬雲南臨安府）黔滇之交界處。有永安坊。題曰滇南勝境。山徑至此較平。西南經霑益州馬龍州。（屬雲南曲靖府）抵昆明。爲雲南省會。西行過楚雄縣。（雲南楚雄府府治）西北抵太和縣。（雲南大理府府治）其地居洱海之西。頗擅形勢。西南行過瀾滄江潞江。至騰越。當西南極邊。爲通緬甸之陸路商埠。自此東南行。復渡潞江瀾滄江至思茅。則商埠也。東渡李仙江。經元江州（雲南元江直隸州州治）石屏州（屬雲南臨安府）至蒙自。（法人自越南東京所築之鐵道經此）爲陸路商埠。頗繁盛。

至此已至我國極南之境。周游全國之事。於是告竣。乃由蒙自出越南之東京

海灣。東北航。經南海而還上海縣。屬江蘇松江府

南北之見

康熙己未。鄞縣萬季野預修明史。要蠡縣李剛主爲之審定。剛主婉言拒之。謂明宣宗嘗稱長才偉器。多出北方。頗怪季野所撰。北士殊少。而深慨於南華北樸之異。是則賢者亦不免有此見。蓋蔽於地也。

地域之有南北。不過辨正方位之一代名詞耳。民生其間。心同理同。雖有不齊。亦不過習俗稍殊。而語言或異。至於取舍大端。有如渴飲飢食。夏葛冬裘。豈曾有相背而馳之理。在昔交通梗阻。老死不相往來。性習或尙離歧。而好惡仍歸一致。自風氣漸開。政敎漸明。舟車漸備。斯民相生相助之需要漸切。合羣進化之功效漸著。世界且日趨於大同。況在一國之內同種之民乎。乃亦較然劃分南北。積不相能。偶或被征服。反抗不已。豈正軌哉。至此說之由來。皇古三代既未前聞。卽春秋戰國各野心家力政相攻。亦惟部分競爭。固無所謂南北之說。孟子敎陳相。而曰陳良楚產。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此爲修

詞者之襯託。無關地域且在當時尚視楚爲南蠻。而視鄒魯齊晉爲中國。故有是語。及三國分立。曹丕伐吳。曹之武力不足以取勝。始臨江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南北之說。職是大興。

已墾之土地

各省已墾闢之土地。確已達二十億一千六百九十八萬二千畝、

（以畝爲單位）

省別	墾闢畝數	省別	墾闢畝數
直隸	一三五・八〇〇・〇〇〇	山東	七五・九七〇・〇〇〇
山西	一〇一・八三〇・〇〇〇	河南	八七・九四〇・〇〇〇
江蘇	五八・六〇〇・〇〇〇	安徽	七四・八一〇・〇〇〇
江西	八九・四八〇・〇〇〇	浙江	五六・六七〇・〇〇〇
福建	六六・三二〇・〇〇〇	湖北	九一・四一〇・〇〇〇
湖南	一〇三・三八〇・〇〇〇	陝西	九五・二七〇・〇〇〇

甘肅	九六・九六六・〇〇〇	四川	一六五・六五三・〇〇〇
廣東	一二九・九七〇・〇〇〇	廣西	七一・四六六・〇〇〇
雲南	一二七・七四六・〇〇〇	貴州	六四・七七六・〇〇〇
新疆	八一・一二〇・〇〇〇	東三省	二四一・八〇五・〇〇〇
總計	二・〇一六・九八二・〇〇〇		

田畝種類

田畝。分官民二種。其在直隸者。民賦田。（即普通民田）更名田。（即明代各藩所領編入民田者）農桑田。蒿草籽粒田。葦課田。歸併衛所地。河淤田。其在山東者。民賦田。更名田。歸併衛所地。製鹽地。其在山西者。民賦田。更名田。歸併衛所地。其在江蘇者。民賦田。山蕩漊灘。其在河南者。民賦田。更名田。歸衛田。其在安徽者。民賦田。水衛所管屯田。草山。其在江西者。民賦田塘。歸衛田。其在福建者。民賦田。汲入田。廢寺田。其在浙江者。民賦田。蕩塘湖地。衛所田地。其在湖北者。民賦田。更名田。衛田地屯田。其在湖南者。民賦田。更名田。屯田。其在陝西者。民賦田。更名田。屯地。其在甘

肅者。民賦田。土司田。更名田。屯地。蓄地。其在四川者。民賦田。屯地。土司田。其在廣東者。民賦田。屯地。地溝。車地。其在廣西者。民賦田。猺田。獞田。其在雲南者。民賦田。馬場。夷地。其在貴州者。民賦田。苗田。土司田。屯田。其在新疆者。民賦田。回田。其在東三省者。民賦田。皇室莊。宗室莊。八旗莊。駐防莊。

旗籍田產

旗籍田產。有奉朝旨賞給之田。曰恩賞地。有親王子弟所授之田。曰貝子貝勒地。有皇室額駙所得之田。曰額駙地。有皇帝之女蒙賞之田。曰公主地。有親王以功受田。得以累世承襲者。曰世襲地。世襲之地。有原定世數。襲滿應行交還。而因仍未交之地。有王府公主出聘後。將原有田畝帶去之地。有將所得之地帶入內務府者。有因罪被革之王公。應行交還而未交之地。有本為漢人投入漢軍旗。遂將其地帶入旗籍者。種種轇轕。異常複雜。

小江南

天津城南五里。有水田二百餘頃。號曰藍田。田為康熙間總兵藍理所開濬。河

渠圩岸周數十里。藍嘗召閩浙農人督課其間。土人稱爲小江南。

無定河

唐人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無定河。在直隸固安縣西北十里。國朝改爲永定河。非陝西之無定河也。河水東奔。潮汐無定。故有是稱。

木蘭

木蘭。在熱河東北四百里。本蒙古地。康熙中。近邊諸蒙古所獻。以供聖祖秋獮。後每歲行圍。大約至巴顏溝。卽轉而南。不復北往木蘭矣。

伊緜谷

乾隆戊寅。高宗巡幸木蘭。舉秋獮禮。布魯特使臣來朝於布固圖昂阿。先是、乙亥平準夷噶爾藏多爾濟等。丁丑。哈薩克使臣根札爾噶喇等。皆來朝於此。爰賜名其谷曰伊緜。伊緜者。滿語言會極歸極也。

張家口

張家口。東北通多倫經棚。以達中蒙各部。西北通庫倫恰克圖。以及阿爾太等

口。西通歸綏包頭西蒙伊烏兩盟。以及甘新等省。實爲貿易繁盛之區。

盛京

盛京一地。卽奉天。明季稱曰遼州衞。旣而太祖收轄東南之蒙古。遂進窺中原。以遼於輿地上最關重要。乃於天命辛酉取其城。越四年。由遼陽移都其間。及順治丁酉。改瀋陽爲奉天府。遂爲行省。盛京城垣。建於有明洪武戊辰。爲方式。四面有門。其後則增而爲八門。中有皇宮。乃天聰時所改建。城之高。計三十五尺。周十里。有四城樓。六百五十一堞。以便置砲。方城之外有一套城。係圜形。城周三十二里。有八門。每間城牆約三里許。城中卽爲前皇宮室。已歷百餘年不用。鐘樓鼓樓。則分峙於小東門小西門間。城東二十里。林木暢茂。太祖陵寢在焉。是爲東陵。

洮南地勢

洮南。在科爾沁右翼前旗。東部介於奉吉黑三省之間。去長春、齊齊哈爾、均不過五百里。至奉天。乃近千里。地勢平衍。北部有洮兒交流兩河。至城東北五里

許合流仍名洮兒河岸高水清泥底面窄發源於索倫山東流二百餘里由月亮泡入松花江泡類湖泊水勢漫衍淤泥堆積致流不能暢時泛溢爲災城方五里衢市嚴正

兀良哈三衛

兀良哈三衛（福餘衛爲嫡酋所居泰寧朶顏爲其別部）自明洪武季年已建置於遼河流域及永樂內蒙從征有功乃割大寧地畀之三衛益強兀良哈者卽西北極邊之烏梁海部塞外疆域地名每隨人種遷移而定如前史所謂僑置者明時兀良哈固逾遼而西卽是至國朝則爲極北藩盟遠在唐努山南麓矣蓋廣寧（地卽奉天廣寧縣）前屯至喜峰口外屬朶顏錦州義州跨及遼東屬泰寧鐵嶺開元等衛屬福餘按三衛爲元裔（遼王阿禮失禮降明處其衆於此）其遷至西北遠塞爲避乜先俺答之逼當在明正統天順間

東道

奉天至吉林大道三自奉天東北走出鐵嶺踰開原與東方鐵路別經葉赫赫

爾蘇諸站而至伊通州。折而東。越大水河以至吉林。是爲中道。長七百六十餘里。坦平寬廣。爲三道最。次爲西道。蒙人往來最多。故又稱蒙古道。自奉天而至長春而吉林。全途皆有吉長鐵路之汽車通行。而車騎日少。凡長八百三十餘里。蓋長春扼哈爾濱上游。當蒙旗要衝。亦形勢上必爭之地也。其東道則自奉天東繞海龍輝發。折而北。北掠磐石西鄙以趨吉林。長八百里有奇。此道出深山大林中。崎嶇犖确。行旅不多。馬賊之所潛藏。狐貂之所出沒。蓋行軍之間道而用奇者之所必出也。

由吉林經新城而至龍江府。凡一千零八十餘里。自東清鐵道興。人馬車輛之往來。殆倍蓰於昔日。自吉林北出。越烏拉至舒蘭縣。折西行。至於陶賴招驛。一小都會也。東清鐵道出其東。自是更西北。經五家子站三家子站。而至新城。由陶賴招至此。凡二百十四里。沿途多村落。村之四圍。繞以樹木。風景絕佳。新城者。舊日之伯都訥也。其城建於康熙癸酉。人口四萬有餘。有銀行商鋪。貿易殊盛。光宣間。日益發達。蓋地勢既當衝要。而土性復肥沃。利於耕牧。自是西北二

十八里。有伯都訥站。松花江嫩江之所合也。渡江至茂興站。新城至此百餘里矣。茂興站煙戶數百。一小都會也。四十五里至新站。新站之西南爲柳官屯。戶數四百餘。蒙古大村落也。有大牧場。牧馬三千餘頭。馬市盛焉。自新站出百九十六里至多耐站。其東方有貝子村。蒙民數十戶。杜爾伯特旗貝子所駐也。自多耐站二百十里有奇而至龍江府。

從濱江廳西北經呼蘭府至龍江府。長五百七十四里。其大部分通東部蒙古之平原。自濱江廳及呼蘭府雙廟子龍江府外。皆小村落。冬期。人馬車輛往來極盛。

從琿春廳西至臨江府。長五百四十里。其大部分皆出山間谿谷中。居民少。馬賊橫行。去琿春廳不遠。始略平坦。琿春地沃。氣候和燠。尤爲吉黑之冠。

從琿春廳經局子街至鄂穆赫。約六百三十里而近。蓋卽從琿春廳至吉林大道之一部。沿道居民以朝鮮人爲最多。途通車輛。亦間有困難之所。

從延吉府經古洞河東行至夾皮溝。長七百一十里而弱。延吉府舊稱局子街。

自鄂穆赫至琿春廳中間之要地也。距琿春河約四百二十里。街衢以東西大街爲最盛。海浪河經市街之中央。横斷南北。中有渡船。水涸時。可徒涉。各署皆在河南。商店在河北。居民三分之一爲韓人。三分之一爲山東人。自延吉府至夾皮溝。皆道出萬山中。穿羊腸走峻坂。下谿谷。森林覆地際天。午不見日。有時山澗奔流。遮絕道路。沿途人煙蕭條。行旅之中。此爲最苦。

從延吉府東北經黃溝至東寧廳。不及七百里。大部分皆山間細徑。不通車。自延吉府百四十里。經張家塘子至龍灣。道寬廣。便車騎。路旁田野相半。龍灣亦有旅店及商家。既過龍灣。遂入穆克特亨嶺。路峻坂干雲。深壑無底。其中王家塘子以北。道路至凹凸。甚至巨巖遮路。中容一人。側身乃過。夏日降雨之際。行潦漲溢。行人裹足。沿道無他部落。惟二三獵人之茅舍而已。自龍灣百八十里至黃溝。黃溝一帶。山下村落星散。處處見之。皆樵獵爲生者也。北進越二澗。百三十里至綏芬甸子。綏芬甸子者。朝鮮僑民實居大部。華人三十餘戶耳。大率業農及業樵獵者。亦有二三旅店。道路亦出山谷間之細徑。百三十里而近。至

老黑山。自此至東寧廳。道路雖在山間。然已修整完善。車馬往來。得以自由。沿道人家。稍稍增加。汨汨之細流。經太平川楡樹川大肚子川佛爺溝。百二十里達東寧廳。綏芬廳 東寧廳者。當綏芬河大小烏蛇溝河三流之會合點。故又名三岔口。城市爲二十年前新建。商業尙盛。

從鄂穆赫至東寧廳。東行稍偏北。長三百五十餘里。殆全不通車輛。自鄂穆赫出山間崎嶇之小道。經鳳凰店燒鍋屯至牛圈溝。鄂穆赫以來。蓋百里矣。牛圈溝有特別之小車。以供旅客之賃者。東北道必爾騰湖。湖上漁船頗多。於窰店以東渡牡丹江。寧古塔河 虎爾哈河 有渡舟。一更前行至松嶺溝。牛圈溝以來。百有五里矣。松嶺溝附近有田畝。農人種二麥。其他沿道之大部。悉爲密樹雜草所覆蔭。松嶺長四十餘里。皆有森林。自是更百有五里。乃至廳治。

自鄂穆赫西南經敦化縣牡丹江至夾皮溝。凡長四百五十五里。一部分不通車輛。蓋山間之細徑也。自鄂穆赫至黑石頭。中間山道稍廣闊。冬夏皆通車。沿道村落無多。自黑石頭行北三四里。得一湖。直徑里餘。爲圓形。湖水不少。自黑

石頭經敦家店亮白頂子小石頭河至敦化縣。自此道路良好。中途有響水河。夏季水溢時。杜絕車馬之往來。更行約五十米突。又得一河。架木爲橋。僅通行人。渡河之地名曰香磨。又會於牡丹江之渡口。名紅石磖子。橋梁渡船皆不備。惟有小石橋一條。自敦化縣七十里。過官屯子、大石頭河、黃泥河子、太平山、前馬號至帽兒山。帽兒山者。一稱梛椏營子。牡丹江上流山間之一村落也。中韓兩國民之所雜居。道路走山間溪谷。不通車。途中過牡丹江。江上架橋以通南北。沿道人煙蕭條。自帽兒山七十里至牡丹嶺之麓。牡丹嶺中之道路。上下於山脊溪坂間。赤松柞樹。一望無際。行人往來。皆穿林中。左折右避。僅行一人。途上柳樹河有舟可渡。行人沿道人煙蕭疎。惟柳樹河之北岸有十餘戶。山腹山下。有一二戶而已。自牡丹嶺七十七里過富兒河。道路仍在山間。次越富兒嶺金銀鼈嶺。金銀鼈嶺麓有農民十餘戶。越金銀鼈嶺。出山間之細徑而上大道。稍廣闊。然途中凸凹甚多。巨石散布於道。車殆不可過。自金銀鼈嶺七十里達夾皮溝。

從寧古塔東北經穆林河至蜜山府。凡六百五十四里有餘。大部皆良好之道路。間有車難通行者二三處。自寧古塔出發。於呼石哈村東北行。過三家子團山子之二村。至於南溝。道路自此向正西行。至磨刀石。其東北約三四里。有磨刀停車場。自磨刀石經過二三之寒村。至穆林河。自此百七十里不足。至青溝子嶺。嶺上有古廟一。道路至此。非常狹窄。山道至石頭河。始稍平坦。過黃泥河子狹亮子諸小村。自青溝子嶺行二百六十六里。抵蜜山府。（蜜蜂鎮）

從依蘭府經蜜山府至俄國烏蘇里州伊馬驛。則九百十里不足。道上崎嶇險峻相次。以幅尙寬廣。無不通車之處。然至夏日溪流奔溢。行旅亦往往爲之裹足焉。

自吉林鄂穆赫至臨江府。（寧古塔）凡六百四十餘里。途中多荒山老林。吳漢槎所經大小窩集。卽此地也。自吉林東北行。渡松花江。經雙岔河至額赫穆站。自此漸入山地。山中沿道。樹木甚茂。繁柯交蔭。枝條相糾。仰不見天。人行其中。如在洞窟。至拉法站。暫離林樾。已復入山。自此而東南。危嶺嵯峭。突兀直立。爲喇嘛

磊子山。遠望頗奇特。山巔有觀音廟。行人可休憩。自拉法站更東百六十餘里。至鄂穆赫站。自鄂穆赫經都凌河子至塔拉站而東。復行於山層巖障之間。至必爾罕站。迤東地皆巖石。跪蹍而行。至沙蘭站。此站戶數五十餘。一小都會也。自此經扒利句子小藍旗溝大藍旗溝而至臨江府。(寧古塔)自臨江府至依蘭府。(三姓)行程爲六百里。實不過五百五十里。道出山間。險惡難行。有數處僅容一人。不通車。蓋光緒初用兵伊犂所特闢者也。自臨江府至三姓。正北直行。傍虎爾哈河。而倚白山。凡八站。此數字自一至八名之。頭站起依蘭府。八站則近臨江府矣。每站各駐兵數人。

自吉林經土橋子至五常堡。凡三百二十里而近。人馬車輛。往來最多。自吉林北越烏拉至黃山嘴子。東北進。道側皆田園桑麻。翳目遙望東方。連山重疊相次而來。過東孤家子。始北行平野寬廣。時見墟墓數點。蔭以叢樹。零落如殘星。自東孤家子至黑林子。則有四大逆旅。以便旅人寄宿。此一帶町畦相連。黃綠無際。自此更北。溪流涓涓。時見道側或橫小橋。或利徒涉。近土橋子。遙望山岳。

皆在東北方。土橋子之東。有山河屯。乃鄉鎮也。過老山屯。渡拉林河。近五常府。則民居漸稠。五常府者。山間之一都會。人口凡六千以上。自是更北行三十餘里而至五常堡。堡爲協領所駐。亦一小市集也。

自吉林經烏拉榆樹縣阿城縣至濱江廳。凡五百八十五里。此道往來最衝繁。沿松花江東岸行。經烏拉街。於大坡東北行。至榆樹縣。沿道村落甚多。至大嶺。北行六十里。渡拉林河。至拉林城。自榆樹縣以來。近百七十里矣。拉林城四方形。四面各闢一門。商業殷盛。更九十里達阿城縣。阿城縣又名阿什河。故阿勒楚喀城也。城踞阿什河左岸。商業極盛。農產亦豐。西北七十里。乃抵濱江廳。

自吉林經兩江口及萬里河帽兒山至朝鮮之厚昌縣。計九百八十餘里。自長嶺子經兩江口及頭道流河至萬里河。中間山中小道。僅通單人匹馬。道中所見。惟山岳嵯峨。雜草暢茂。人家既稀。芻糧殆絕。山坳間僅一二窩棚。供旅人憩宿而已。至二道江。乃有舟以渡行人。渡江以後。沿道居民驟多。栽種玉蜀黍粟米等。頭道流河沿岸。時見淘金者往還其間。自萬里河經湯河口至帽兒山。復

有樹木蒼鬱成林。鼯鼪嘯啼。數百里內殆無居人。大鋪子湯河口之間。有二細流。涸時。一躍可越。由萬里河凡經三百三十里而至帽兒山。俯山而窺臨江縣治在焉。縣臨鴨綠江。地雖小。山間之要道也。自此更百二十里而至日本屬朝鮮之厚昌縣焉。

發祥之地爲建州女眞

帝室自稱滿洲爲其部族之名。非也。其部族實爲女眞。女眞起於遼世。或謂卽古肅愼之轉音。歷遼金元。皆稱女直。至明而復稱爲女眞。康熙已未詔修明史。乃盡去之。滿洲源流攷。徧詳東夷各部族。而獨無女眞專條。蓋諱之也。其世系實爲建州女眞。地在吉林之興京附近。肇祖始受明之衞職。爲建州左衞指揮。卽愛新覺羅氏猛哥帖木兒也。

吉林爲船廠

吉林一名船廠。以其地有修造水師戰船之廠得名。廠濱松花江。光緒庚子前。猶存戰船無數。皆康熙間征羅剎時所用。羅剎卽俄羅斯也。定例、每年必修理

一次。如是者幾二百年。庚子。俄兵入吉林。取以爲柴燒之。不數日。盡矣。

聖水渠

長白山有聖水渠。澄澈異常。較之七星湖水。每斤輕二兩有奇。

黑龍江

黑龍江水波澄澈。視遼河之渾濁者逈別。而獨以黑名。未知其義安屬。顧名稱已古。歷千數百年矣。唐書東夷之靺鞨。分黑水粟末兩部。粟末爲松花江松字之轉音。黑水則音訓相沿。尙仍其舊。滿語本稱爲哈薩連烏拉。哈薩連云黑烏拉云大水也。古今名稱。直不稍差。特不知中間忽加附一龍字。緣何起義。且明以前地理誌。亦未見有此。自康熙以還。朝旨及奏章。始悉書是名。漸且數典忘祖矣。

察哈延山

黑龍江之西。有山曰察哈延。其穴竅中。白晝吐燄。晚則出火。經年不熄。近嗅之。氣味如煤。其灰燼黃白色。如牛馬矢。撚之卽碎。

寧古塔

寧古塔。歷代不知何所屬。數千里內外。無寸碣可稽。無故老可問。相傳當年曾有六人坐於阜。滿語六爲寧姑。坐爲特。故曰寧姑特。一譌而曰寧姑臺。再傳而爲寧古塔矣。固無臺無塔也。惟一阜如陂陀。殊不足登。本朝控制諸番。受貂狐皮貢。爰留卒以戍之。有邏車國者。躪諸番。使不得貢。敵之不勝。乃動大衆。勤舟師。遂擇八旗。旗八十人。長戍焉。復立牛祿章京。梅勒昂邦。以重其任。邏車亦不知其國在何所。云舟行萬二千里。不得其疆。其人皆長於鳥鎗。世遂譌鳥爲老。譌鎗爲羌。康熙間。其地無城郭。實枕河而居。樹短柴柵。環三重。闢四門。而命之曰城。中以碎石甃墀丈餘。闢東西門。置茅屋數椽。而命之曰衙門。章京行政地也。墀雨即圮。圮隨甃。柵內即八旗所居。當事者厚待士夫。請旨居士夫於城內。餘人則散居諸屯。有數屯焉。隨所居多寡而大小之。無舊址。無定居。如曰牡丹者。滿言一日還也。曰沙兒虎。曰沙嶺。曰泥漿。曰要羅。皆類是。山川不甚惡。水則隨地皆甘冽。或曰稜所融也。有大川匯衆川而達於海。可以舟。有東京者。在沙

嶺北十五里。相傳爲前代建都地。遠睇之。蓊郁葱蒨。若城郭雞犬可歷歷數。馬頭漸近。則荒城蒙茸矣。有橋。梁存而板滅。有城闉。軌存而國滅。有宮殿。基礎存而棟宇滅。有街衢。址存而市滅。有寺。石佛存而刹滅。諺曰賀龍城。其慕容耶

哈湯

寧古塔有哈湯之險。又曰蝦湯。淖也。數百里俱爲泥淖。其深不測。土人呼水在草中如淖者。曰紅銹水。人依草墩而行。略一轉側。則人馬俱陷於紅銹水中。冬則冰。

揚子江

揚子江之名。由來久矣。蓋江蘇揚州府城南十五里有揚子津。後稱揚子橋隋以前。津尚臨江。不與瓜洲接。故江面闊至四十里。北人南渡者。悉集此津。而江亦以是名焉。及唐時。江濱積沙至二十有五里。瓜洲遂與揚子津相連。江面乃隘至十八里。於是渡江者。南岸則濟自京口之蒜山渡。北岸則濟自瓜洲。揚子津之名。由是不著。而江竟千古矣。

瓜洲故城

瓜洲舊在江中。形如瓜字。故名。唐時始與陸路相連。宋乾德間。因以築城其上。遂恃爲濱江一重鎭焉。年代湮遠。地勢變遷。至道光時。則故城復陷落江心。瓜洲乃名存而實亡矣。惟每當風日晴和。渡江之客。猶時於波光澄清中。見堞垣痕影也。

溧陽改隸鎭江

溧陽相國史文靖公。雍正己酉。以山西巡撫署福建總督。明年。調署兩江。以本籍疏辭。詔勿許。其時溧陽正屬江寧府。適在總督駐所。是年六月。遂奏請以溧陽改隸鎭江府。從之。

丹徒沙田

江蘇丹徒縣境。東北濱江。各地多爲沙田。名曰洲圩。如順江御隆大港高資永固平昌圌濱各市鄉。沿江一帶。沙田有二十餘萬畝。十年一淸丈。計坍塌若干。漲沙若干。招鄉人繳價承領。此常例也。

儀徵改揚子

儀徵縣。因避宣統帝御名。改名爲揚子縣。有人出一聯云。揚子雲渡揚子江到揚子縣。或對以端午橋逢端午日出端午門。

上海之昔日

上海一埠。始僅一黃浦江濱之漁村耳。咸同粵寇之役。東南紳宦及各埠洋商避難居此者日多。稅源日富。華爾戈登常勝軍之編制。亦起於是時。李文忠公鴻章因以奏平吳之大業。而當時如龔橙王韜容閎之徒。亦多起於上海。時獻奇計於粵寇也。

上海租界之解釋

海通以後。外人至滬經營租界。在當時定議之初。並不名爲租界。不過我政府劃定一地。准於此租地建屋耳。故租界之租字。乃係租地之租字移換而來。自我國統治權日漸放棄。於是外人始設工部局以理市政。設巡捕房以總警政。而商埠之上海。乃成爲租界之上海矣。觀法大馬路名公館馬路。則以法領事

署在此而名。而當時領署不自居衙署之列可知。巡捕房普通稱之曰行。福州路之巡捕房稱老行。南京路之巡捕房稱新行。行爲買賣交易之稱謂。則當時巡捕房亦不列於衙署矣。其後。洋文之公共租界爲公共殖民地。法租界則更進而爲市鄉。宣統辛亥九月。工部局發貼告示。竟大書特書曰各國駐滬公地。是已悍然將租字剔去矣。今則即我華人自稱。間亦省字作法界英界也。又上海外人勢力。以英法美德爲最鉅。故居留人除日本外。亦以四國爲最多。惟滬人之稱四國人。亦復各別。稱英人曰大英人。頗符國際上互相尊敬之義。稱法人則曰法蘭西人。（間有音訛作拔蘭西者與洋文原音相去更遠矣）稱美人則曰花旗人。稱德人則曰迦門人。（迦門係日耳曼之省音）此種稱謂。稍一移易。（如直稱德人美人是）中下社會即不知所對。蓋此事各有其歷史上之緣因也。惟花旗之稱。則當時以與英人語言文字種族一一相同。無他標異。故以國旗名其人也。

租界各馬路。在公共租界者。大率以我國行省及內地著名城市命名。在法租界者。大率以該國著名人物命名。而吾人對於兩租界之馬路。亦各有習稱之

名。如南京路曰大馬路。公館馬路曰法大馬路。此等不勝屈指。惟彼之命名。由於人爲。我則並未命名。偶沿有慣稱而已。故新築之路。若愛而近路若卡德路等。則已無我國之名矣。

上海租界之沿革

上海公共租界面積。凡三萬三千餘畝。習俗所稱英租界美租界者是也。惟英租界美租界爲光緒己亥以前相傳之名稱至光緒己亥。西關泥城橋以西至靜安寺路。東北關虹口迤東之地以迄引翔港。由各國公使議決。將舊時英美租界幷東西新闢之地。統名曰公共租界。此租界名稱之沿革也。吾人不察。仍稱蘇州河以南洋涇浜以北爲英租界。蘇州河以北迤東爲美租界。泥城橋以西爲公共租界或新租界者。誤也。

濟南山水天下無

山東濟南形勢。南起泰山之麓。蜿蜒北來。而龍洞而玉函而歷山。陡然跌落平地而爲省城。東西山嶺廻環。以黃河爲門戶。以鵲華爲關鎖。海岱間一大都會

也。其地本漢濟陰郡。文帝丁丑年爲濟南國。景帝初復爲郡。歷代屢有改易。明仍爲濟南府。國朝因之。改爲歷城縣。周二十餘里。其門四。東曰齊川。南曰歷山。西曰灤源。北曰匯波。後復開便門四。東門之南曰巽利。南門之西曰坤順。西門之北曰乾健。北門之東曰艮吉。其外城爲咸同間所築。三面屹然。而獨缺其北。以匯波門爲城內出水總口。且外無居民故也。其池則自南關黑虎泉湧出一脈。劈分兩派。東會珍珠泉。西會趵突泉。灤水相抱而爲護城河。雖久旱。色不濁。量不竭。城西北隅有大明湖。會合十數名泉。汪汪而爲巨浸。遠山倒影。清流見底。舟穿荷柳。游魚可數。古人云。濟南山水天下無。又云。濟南瀟洒似江南。信不誣也。

鷄鳴島

鷄鳴島。屬山東登州府榮成縣。孤懸大海中。明代曾置衛所。大兵入關。農夫野老不願薙髮者。類徃居之。島田腴甚。且稅吏絕跡。儼然一海外桃源。光緒甲午中日之戰。海軍中人有巡至其地者。島始發見。驟睹居民之褒衣廣袖。爭呼之

爲道士島。惜居民無讀書者。不能道其詳也。

小邾子故城

嶧山之間。爲春秋邾國故地。邾入於魯。其後乃遷於鄒。宣統辛亥春。建築津浦鐵路。掘地。見故城址。據兗州志攷之。知爲小邾子故城。

開通太行北道

山西潞安澤州二府。在萬山中。唐以前。有孔道可通車馬。宋後久堙塞。行旅苦之。光緒丙子丁丑間。秦晉豫大旱。山西災尤重。至有一村數百戶餓死不留一人者。而澤潞二郡乃大有年。穀賤農爲之傷。而運道梗阻。竟不克輸出山外。於是朝邑閻文介公以工部左侍郎家居奉命爲山西賑務大臣。巡撫曾忠襄公方派員購米湘鄂。隔越數千里。不得時至。文介謂唐會昌中用兵昭義。曾勅石雄率朔方軍由平陽東南。取道曲亭進兵。徑指上黨。既可行軍。其軌道必非甚險。上下未及千年。不應遽無蹤跡可尋。乃與忠襄謀。派員往勘。往來月餘。得曲亭故址。遵此入山。直抵潞安城外。則舊跡宛然。且廣闊能並行兩軌。不必鑿山

堙谷。僅平夷險阻。卽可通車馬。文介大喜。因奏請以放賑餘款興工。未竣而文介解賑務。忠襄亦調任去。張文襄繼爲晉撫。乃始成之。

望都縣

望都縣。舊名慶都。慶都者。堯母名也。乾隆丙寅。諭曰。朕自正定迴鑾。固城祁水之間。有縣名與堯母同名。義雖述古。於意弗安。其易爲望都。

歸化城

歸化城設官鎭守。南關顏額。上爲蒙古書。下橫書翁阿洪三大字。亦左行。用蒙古式也。城中惟官倉用陶瓦甎壁堅緻。餘皆土室。空地半之。城南民居稠密。視城內數倍。駝馬如林。間以驢騾。其屋皆以土覆頂。楹聯皆漢字。窗戶精好。

黃河水信

黃河水信。淸明後二十日。曰桃汛。春杪曰桒花水。伏汛以入伏始。四月曰麥黃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遠山消凍。水帶礬腥。曰礬山水。秋汛始立秋。訖霜降。七月曰豆花水。八月曰荻花水。九月曰登高水。冬曰凌汛。十月曰伏槽水。十一月

十二月曰蹙凌水。河上老兵能言之。

伊河洛河瀍河澗河

伊洛瀍澗四河。爲夏禹治水所開。伊河之水。發源於西南。經過龍門。斜入洛河。離南門七八里。洛河水由西至東。瀍河水由北至南。兩河皆逼近城垣。澗河水由西而灣南。此河離城七里。伊洛瀍澗四水。皆達黃河。伊洛水深河寬。有船往來。瀍澗則不及伊洛。河道隘狹。非在發水時。直同澗流。故難以舟楫。

鄭州

鄭州爲北上大道一州縣。初無重要之位置。其風土亦至荒涼。自京漢汴洛鐵路相繼通行。此爲交點。而鄭州之名。乃盛傳於世。當道亦因時勢之需要。由散州而升爲直隸州。（由開封劃三縣屬之）

邠州

陝西之邠州。距西安三百二十里。即周太王所居地。皇澗在東門外。過澗在西門外。皆爲驛路所必經。州境梨棗彌繁。綠陰數十里不斷。蓋陝省之上腴也。

明徂山距邠州西門十里。乃石山。俗名花果山。在大道旁。是山中空。有七十二洞。曲折相通。總名曰水簾洞。緣山皆鑿佛像。多而且工。大小畢具。年深漸隱。須諦視。始辨。摩崖有隆慶元年創造六字。隆慶。明穆宗年號也。

天生墩

朔方戈壁。以嘉峪關外爲巨。其徑長百二十里。平沙無垠。風色慘黯。其中一阜。名天生墩。恆有戍卒據守。至冬夏皆儲積水草。以備兵馬往來之用。先是岳威信公鍾琪西征過此。疑是墩爲土山。飛沙日積。故沒其半。山爲發水之源。苟就其頂而深掘之。當有所見。以視儲蓄水料。其勞逸殊矣。因命步卒穿之。竭一日夜之力。至數十丈。在下兵卒。忽墮無跡。穴上人俯聽之。惟聞風聲雷吼而已。岳立命輟是役。問之幕師。僅據佛氏地風水火之說解之。可知盤旋大氣。斡運地中。陰陽生尅。歸諸造化。不能以爲異也。然徐舍人蒸遠曾云。戈壁雖積沙無水。草木不生。倘擇老樹本下深鑿之。當有水泉。在昔烏魯木齊築城時。曾用此法以引水。蓋亦木以水活之意也。

河套

河套夾岸。沃壤千里。岡阜銜接。曠無居人。舟行數百里。始一逢村落。是地沙土雜糅。投種可穫。岸旁衰草長二三尺。紅柳短柏。隨處叢生。紅柳高四五尺。春晚始萌芽。葉碧似柳。枝榦皆赤色。柳條柔韌。居人取織筐筥。色澤姸麗可愛。

甘肅少水

甘肅少水。水甚珍。有至皐蘭者。每宿旅舍。有一盂水送客盥面。盥畢。不可潑去。澄而清之。又供用矣。凡內地諸水不通河者。謂之死水。久則色變臭穢不可食。甘省獨不然。土井土窖。絕不通河流。但得水。卽藏入。雖臭穢。不顧也。久之。水得土氣。則淸澈可食矣。甘省各處。以得雨爲利。惟寧夏不惟不望雨。且懼雨。緣地多鹻氣。雨過日蒸。則鹻氣上升。彌望如雪。植物皆萎。故終歲不雨。絕不爲意。然寧夏稻田最多。專恃黃河水灌注。水濁而肥。所至。禾苗蔬果。無不滋發。不必糞田也。田水稍淸。則放之。又引濁水。

金滿縣

唐代極北之縣治。以金滿縣爲最遠且廣。尙有殘碑沒蘚。摩挲可讀。地學家謂其縣卽特納格爾。相近爲吉木薩地。唐時所設北庭都護府故城基址。猶有存者。蓋卽李衞公蒞治時所築也。是城圓徑外線。約四十里。層累俱土塊疊成。每塊厚一尺。廣一尺五六寸。長二尺七八寸。堅重逾於窰磚。叩之。能作鏗鏘聲。城中有古寺一。殿廊圮敗。僅餘石檻斷柱。約略可辨爲舊宇。以供佛多石質。腰以下盡陷入土。然半截猶高約七八尺。當年金碧崔巍。可想見矣。旁有鐵鐘。高亦七八尺。邊廓有銘。鏽錯落。然漫滅。莫可辨。審其稜角。意似八分書耳。城以東。有小城一。峙崗上。與此若成犄角。土居父老云。乾隆以前。有攻其故城者。以小城阻力。迫而用火。四圍礮臺遺址。卽其蹟也。紀文達公奉檄赴烏魯木齊時。嘗與永餘齋籌畫駐兵地點。時永爲迪化城督糧道。接人論事。極見虛心。惟以是處山雜路紛。非屯營善地。磋商於文達。至數日不敢決。文達謂是地沿革。前曾略得於父老傳說。徵之古籍。甚爲可憑。卽援李衞公所築之遺址。重度形勢。確可斷爲要隘。後人所見。烏足勝之。莫若因其舊而用之。較有把握。永然其說。因決

議修築。名爲破城。後爲温大學士改爲古城營。其城孤懸天半。然山巒高下。蹊徑錯雜。非過此城不能飛度也。

關西之行路難

出嘉峪關西行。抵安西州。其地荒沙滿目。砂石縱橫。高下難行。西北阻天山。南接青海。幅員爲全隴府州冠。行者出關。多駕車馬駱駝。乘暮夜西征。其故有二。一則日間四望無邊。牲畜急欲奔站。易於疲困。一則途中無水。夜涼不至大渴。若當夏季。日中尤不敢行。向晚起程。天明送站。乃行西域之不二法門。遇流沙時。馬行輒退。沙擁輪膠。其俯噴仰鳴之情狀。更可憫也。

迪化

新疆省城治迪化。卽漢車師後王庭。唐可汗浮圖城地。勢北阻戈壁。接科布多之防。南憑天山。達土魯番之道。東達巴里坤。通蒙古之捷徑。西帶阿爾雅。據伊塔之上游。西域有事。必爭地也。

準噶爾山河

康熙戊申。準噶爾酋策妄阿拉卜坦來犯邊。聖祖親征。至各多里巴爾哈孫西北。望鄂里雅圖有山如案。平衍長百餘里。賜名玉几山。策妄阿拉卜坦敗衂遁居窩克阿拉里。經年。湖譯名慈母湖。距科布多二日程。所部至食魚爲活。既死。其子策淩襲爲台吉。殺其異母弟舒魯達瓦。阻伊里河而居。其河深廣。須舟筏乃渡。西路自巴爾庫軍營至其地。二千六百餘里。較北路爲近。

青海

青海。古曰西海。闞駰曰西海東去西平郡二百五十里是也。曰卑禾羌海。闞駰曰金城臨羌縣西有卑禾羌海。亦是也。曰零海。酈道元曰古西零之地也。曰鮮水。曰羌谷鹽池。漢神爵初。西羌叛。酒泉太守辛武賢請擊罕幵在鮮水上者。又趙充國請治隍陿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漢元始甲子。王莽誘塞外羌獻鮮水海允谷鹽池。置西海郡。是也。青海之名。則見於西魏時涼州刺史史寧與突厥分道襲吐谷渾。還會於青海是也。蒙古語稱庫可諾爾。又曰庫克淖爾。諸爾淖爾。狀音字之異。總之言海也。其水高出海面九千八百五十尺。上古時。海

水極廣。蓋北接蒙古瀚海。合渤澥南溟成我國四海之名者也。北魏時周千餘里。唐時尙八百餘里。其後東西徑二百里。南北一百三十里。周圍尙六百六十里。面積二萬七千二百方里。一曰周五百八十里。面積約一萬九千三百方里。一曰周五百五十里。面積一萬八千五百方里。測其東岸。其勢逼仄。不及百三十里也。全海之形如鯿魚。口向西北。四岸羣峯環繞。海中二島。自海面準望。則偏於西岸。東一峯名奎遜托洛亥。峯巒純白。上有石洞。稍西一峯。名察漢哈達。蒙古猶言白峯也。二島周九十里。高二百七十仞。島中約有僧寺十餘處。番名剌薩札爾。梵語剌薩。猶漢言佛地也。札爾應作招爾。梵語廟爲招。札爾其轉音也。番僧習禪定者。於冰合時裹糧而入。或返或不返。島番或插帳。或巖居。約二萬人。或云五萬人。亦於冬時渡冰入口。購辦糧茶。足一歲之食。島陸往來。一日不得達岸。必在冰上經一宿也。沿岸沙石草湖。約寬十餘里。有水漲痕。畜牧不至其地。平時人跡稀絕。惟野獸奔突而已。

環青海多高峯。東自察漢托洛亥山賽前山起。西而復東。至卡裏蓋山止。內喀

喇什羅山本與希拉朶山同爲一山。哈立蓋山又與卡裏蓋山同爲一山。合之凡十三峯。皆分列於各旗族山川之次。海岸窪地小湖泊密如蜂房。草湖結草如球。履之而渡。失足則陷。海水漲時。渾而爲一。最大者曰巴冷泊。漢人呼爲海耳子。附青海西岸。如海口之銜珠。四面河流瀦於海者大小數十道。以布喀河爲最巨。布喀河上源有數處。中曰英額池。池分河道二。東流者爲哈拉西納河。東南流者爲布喀河。右曰沙爾池。分流爲河。東下百里。與布喀河合。左曰西爾哈河羅色河。兩水逕南流。合吉爾瑪爾台河與布喀河。會合於胡胡色爾格嶺吉爾瑪勒台山兩山之中。至此。數支合爲一幹。東南流七十里。入於海。河流寬而味鹹。產魚最佳。世所稱青海無鱗魚者是也。

青海戈壁

青海和碩特南左翼次旗。千格和之西。爲朶巴搭連圍牆。圍牆之南爲戈壁。戈壁、滿語。謂沙漠也。蒙語曰額倫。西羌語曰額濟納。戈壁斜長百數十里。寬三十餘里。面積逾五千方里。沙粒微細。間雜碎石。風吹之成浪紋。色純白。瑩然如銀

屑。地學家言戈壁地質本花崗石以日間酷熱夜間嚴寒漲縮之度過烈石質霉爛而爲微細之沙粒被風吹散遂成不毛之地惟間有小沙陀略生水草而已且多鹹湖故知爲前代內海遺迹名之曰瀚海允矣青海之柴達木及黃河附近諸戈壁。占地頗寬。上古時。青海水面本極廣闊。觀於海岸戈壁及附近戈壁之鹽泊。爲古時之海底。無疑也。戈壁有石。巨者如卵。小者如豆。沙石下有潛水。沙愈深而質愈粗。其上浮沙最細。下層沙粒如米。泉水卽潛其中。至深五六尺。能識沙中泉脈者。莫如駱駝。是以蒙番行沙漠者。無不以駱駝隨行。夏月無論晝夜。尤爲氣燥易渴。駝更不可缺少。駝行沙漠。隨地亂嗅。以前蹄抉沙而鳴者。就其處挖下。必得泉眼。其法。張布帳於上風。以障飛沙。挖坎長數尺寬祗尺許。挖去乾沙。再將溼沙挖至見水。約候十分鐘時。泉水卽溢。取之不竭。淺者牛馬駝皆屈前蹄而飲。深者掘坎之半爲斜坦形。以牲畜能下飲爲度。飲畢撤帳。須臾坎爲飛沙填滿矣。至泉眼最巨之處。駝羣必圍而長鳴。叱之不肯行。一若待人挖驗以顯其能者。

青海漠市

青海巴顏山之北。大沙漠共三處。沙性各有不同。黃河岸之大沙灘。其質爲濕

沙。枯棘布滿。風力不能簸揚。虎山北之戈壁。其質爲沙粒。大如米。中含碎石。風吹之。飛揚不高。惟柴達木北部之大戈壁。東西橫亘二三百里。南北亦百數十里。其質爲最細之沙。中雜沙粒。與大漠同。漠中空氣乾燥。有小沙陀。略生水草。人畜入其中。茫然不辨南北。猶在大海。風浪間。風飈沙起。則陷沙不得出。倘或風晴日燄。早晚遠望沙中。山岡矗起。結爲城郭宮室樓臺殿宇。中有旌旗。有刀劍。有寸馬豆人。各相馳驟。瞬息忽更爲樹木。爲駱駝牛馬獅象虎豹。又爲內地人。塞外人。男女衣服。悉如其制。及迹至之。都歸於烏有。古書稱崑崙之山有五城十二樓。卽此種雲氣。謂之漠市。蒙番見者。詫謂佛國顯靈。羣焉膜拜而不忍去。其餘零畸之沙磧沙窩。散亂飄忽。均無此壯觀也。

青海柴達木

青海柴達木。土壤遼闊。行程荒遠。然村居相望。一路有停驂息迹之所。循大道而進。各站皆有屋。猶如新疆之官店。旅客實稱便焉。在柴達木南部者。有古城、都藍寺、巴倫、哈多、桑托洛亥、達巴蘇圖、巴彥托懷、哈拉呼遜等處。係由海南西

行之路。中以巴倫巴彥托懷為市鎮。巴彥托懷桑托洛亥。且有溫泉可浴。在北部者。有都藍奇特、庫車、哈順、摩將悉、蘇開、璪如等處。係由海北至安西新疆之路。摩將悉一站。略形寂寞。餘皆市鎮也。在西部者。有清喀利、朱古爾、圖格爾、蘇夾、呼耳托古爾、葛摩耳、哈治格爾、租哈、賽罕托哈、失亞耳托、乃什、什來、拜巴、那林、租哈、阿爾善特、潮湃、托羅伊、得布特里、哈雅、阿魯、托拉塔拉林、那瑪噶、卓卡、託克多渾、哈爾馬岡、巴爾瑪那譔克、察汗托輝、巴爾梯克、哈爾西、馬格來、巴戛、伊吉烏勒爾等處。係西藏新疆安西出入之路。內以圖格爾蘇夾托克多渾租哈察汗托輝（舊册均稱察汗輝托）為市鎮。托拉塔拉林。從前林木百餘里不斷。屢經野燒。千年古樹。火燼數月不滅。後惟一片焦土而已。三部村市約有四五十處。每處住數十家。少則十餘家數家。村外圍以小圩牆。亦有有窰屋而無人煙之處。土著自蒙古以外。漢番兩種。所至皆有。西部則纏回居多。所居有窰洞。有土舍。以茅茨木板為牆。而氈幕穹廬。常附近以為居。人畜聚。即數家村落。有時亦頓成市集也。

青海巴顏喀喇山及諸山脈

青海之巴顏喀喇山。譯言大雪山。西面高度。平均約一萬八千尺至二萬尺。上接中崑崙。東入青海境。曰巴顏喀喇得里奔山。納木齊圖烏蘭木倫河導源於此。又東爲阿木屯巴爾布哈山。巴顏喀喇烏拉山。匝巴顏喀喇山。匝猶言中間也。巴顏喀喇山橫貫青海。至此適中。又東南跨鄂格布拉格河。即小金沙江上源而下。南曰巴顏喀喇札拉山。北曰爪胡爾巴顏喀喇山。擇巴顏喀喇山。巴顏託胡穆嶺。公噶察哈拉嶺。(漢名大雪山)郭洛克山。(漢名銀坑山)自此入西藏界。爲瑪穆巴顏喀喇山。連峯萬里。諸峯擁護而東。其間巴顏喀喇烏拉山。東北岡巒重疊。衍爲六七支。最北一支爲那木山。即那木洪河發源之谷。一爲阿拉克沙爾山。即柴達木河發源之谷。又南一支爲布呼集魯肯山。一支爲巴爾布哈山。一支爲固爾班圖哈圖山及烏拉得錫山。一支爲奇爾薩托羅亥山。(漢名牛頭山)及碩羅鄂刺嶺。木素鄂刺嶺。其最近一支則爲噶達素齊老峯。碩羅者石。(蒙語石曰七老)又鄂刺者山。(猶言鄂博)即古積石山也。木素鄂刺。漢名雪山。噶達素齊老。譯言爲北極星。諸

山之間。則黃河重源出焉。噶達素齊老峯下。飛泉百道。旋洄亂石間。曲折而下。匯於鄂敦揵剌。蒙語鄂敦謂星。揵剌謂平川。卽古星宿海也。凡山水瀠溢之谷。必有亂石堆積。巨川之源。石更紛鋪數十里。星宿海南北僅寬二里許。東西長五六里。怪石嵯峨。水行石罅中。忽隱忽現。無汪洋之勢。登高俯視。似一片黃砂磧。謂爲石中海可也。上古時必係一沙石山。其石質不堅。山水湍激。岩穴洞鑿。石根爲水穿嚙。崩頹坼裂。遂陷爲深谷。宣統中。岸邊頹石。尙有爲水冲擊者。細砂浮落。如砂質之摶成者然。

青海大雪山

靑海倒淌河之東。爲大雪山。山後爲東科寺地。山之陰陡削不可上。而山之陽。則斜坦而袤長。日光暴暖。一山耳。陰陽分位。寒暖判然。倒淌河卽發源於其麓。雖有數溝入注。而流尙緩弱。氣陰寒。或曰大雪山產大黃。水爲藥氣薰蒸也。西北有地名阿什漢。爲哈拉庫圖至察漢托洛亥適中之地。形勢便於控制。又北爲察漢托洛亥山。蒙古言察漢爲白。托洛亥爲頭。謂白雲覆於山頭。故邵陽魏

源直譯爲白雲山也。山前爲察漢城。聖祖親征噶爾丹。遣使宣諭青海諸部落。集盟於察漢托羅亥。又羅卜藏丹津之亂。誘諸部盟於察漢托羅海。卽此道光癸未。以其地當孔道。凡諸番入口辦糧。及海番度冰上岸者。悉由此道。匪案迭出。乃就其地以建城堡。在隴西各鎭標內。調軍弁二十四員。兵千名。駐此。以便彈壓而資防護。期限一年更換。咸豐間裁。青海長官每年秋季蒞此祭海。會集蒙番各長目舉行會盟典禮。光緒丁未。建海神廟於城外。兩山之間。可望見青海。迤西爲將軍臺。駐兵時爲演武場將臺。自此得有漢名。西望青海。水色濃綠如濯錦。天半落霞。又如金蛇萬道。游泳中流。島嶼若隱若見。不可逼視。須臾。薄霧混合。海景卷藏。海心山更虛無縹緲而不可望焉。

青海雪嶺

青海有雪嶺。雪深盈丈。長里許。陰風如刀割膚。噤不能聲。人少。凍且死。人多。則冰凌水溜。下山陡絕處。泥滑失足。杳無蹤跡。雪花隨風飄灑。四時不辨陰晴。

臺灣渡海開禁

臺灣自古不通內地。名曰東番。明天啓中。荷蘭人居之。屬日本。順治己丑。鄭成功據之。而逐荷人。置承天府。名東都。設二縣。曰天興。曰萬年。其子錦改東都曰東寧省。升縣爲州。康熙辛酉。聖祖用姚啓聖議。授施琅爲靖海將軍。征之。癸亥。琅率舟師由銅山進。入八罩。直抵澎湖。殲其精銳。鄭克塽窮蹙歸命。臺灣平。改置府治。領縣三。雍正癸卯。復添設一縣。初、私渡之禁嚴。閩粵人利其土地肥美。輒偸往開墾。久之。欲歸則不忍棄業。歸則干例禁。其父母妻子之在內地者。亦不得往。大吏憫焉。曾奏寬其禁。未幾。復停罷。乾隆己卯。光山吳士功撫閩。特奏懇飭部定議。嗣後除內地隻身無業之民。及並無嫡屬在臺者。仍遵例不許過臺。有犯卽行查拿遞回外。若在臺有業良民。果欲迎其祖父母父母妻妾子女子婦孫男女等。及同胞兄弟過臺者。許赴臺地接管官報明籍貫眷屬姓氏年歲。册移原籍覈覆給照。回籍搬接。其在內地眷屬欲過臺完聚。報明該管地方官。移臺核覆。申督撫給照。亦如之。過臺時。驗照放行。如人照不符而放行。及濫給路照。各該管官司均分別議處。其餘偸渡人。仍如舊例嚴禁。疏入。下部議行。

臺灣置郡縣

康熙癸亥。臺灣初定。提督施襄壯公琅。請設官鎭守。有謂宜遷其人。棄其地者。聖祖召問閣臣。高陽李文勤公霨奏云。棄其地。恐爲外夷所據。遷其人。恐奸宄生心。應如琅議。上韙之。遂置郡縣。

宋村

浙江開化與遂安交界處。有地名宋村者。環村皆山。惟一谷可通往來。村之大小。民之衆寡。無由知悉。但聞自宋以來。歷元明迄國朝。村人曾無斗粟尺帛之供。而地方官以其負嵎。不易征剿。亦竟純事放任。不加干涉。

茅麓山

茅麓山在湖北鄖陽界。毗連三省。廣數千里。明末流賊餘黨郝搖旗等竄入。明疎宗某繼至。郝等奉爲主。恃險假息。康熙初。命圖海督師與川督李圖英護軍統領穆哩瑪率三省兵會勦。諸將皆於層巖陡壁間攀荊援葛而進。逾年。始蕩平巢穴。故京師諺語。有險難事。則曰又上茅麓山耶。則當日之形勢可知。

長沙

湖南長沙。在洞庭湖之南。水道以岳州爲第一門戶。臨資口爲第二門戶。靖港爲第三門戶。其陸路。北連湖北。南連粵東。亦寰中形勢之區也。湘江中有沙壙起。若新築之馬路。長短不等。最長者曰老龍沙。長至六七里。長沙命名。或以此耳。通商口岸在小西門外。風俗樸厚。人物繁庶。巨大商店。羅列如林。

入蜀之路

入蜀之路。可由秦階經桔柏渡而至劍關。亦可由鳳翔寶雞經漢中以至寧羌。陸路不同。若取道歸州。穿夔巫入成都。卽吳漢伐公孫述之路。其地雖皆屬天彭井絡。而山川形勢迴殊。

入蜀有三谷四道

入蜀有三谷四道。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謂首尾一谷者非也。其棧道有四。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爲連

雲棧。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谷道。諸葛武侯屯田渭上由之。

棺材峽

三峽有名棺材峽者。高百餘丈。上有棺。不知何年物也。光緒中有夔州府幕遺人沿緣而上。取棺之木爲琴。果取木數片下。木質蒼堅。不知其名。

温泉

四川關外温泉。處處有之。其水自岩隙流出。就地貯池。以供人浴。外建屋宇數椽。爲官廳寢室廚房諸所。且置役看守。並司洒掃。故凡宴會者。祖餞者。多假坐於此。然屋宇之宏敞清潔。以鑪城爲最。裏塘次之。巴塘又次之。餘則僅一池耳。泉有硫質。初浴。多暈者。再浴卽安。水中有微蟲。由皮膚吸人血。吸飽卽去。土人云。此吸人毒也。凡有瘡疥。一浴立愈。故關外漢蠻兩族人。鮮有瘡疥者。泉最温煖。僅能浴一二十分鐘。縱身體健全者。亦不得過三十分鐘。久則汗涔涔。令人難耐。故有寒疾者。一浴亦愈。或浴已酣睡。亦妙。泉能消食。必食而後浴。否則初浴卽飢矣。故此泉又名消食泉。泉可飲牛。牛飲之。力倍增。故蠻民往往牽數十

百牛飲焉。泉水散漫。凝結如白雪。蠻民掃之。用以熬茶磋麵。或糊牆壁。如內地之用石炭石鹼也。

川邊番地

出汶川城五里。岷江從北來。索橋界其上。長可百餘丈。編竹爲索。橫亘空中。人行。輒蕩漾顚簸。心目暈眩。久之渡橋。沿草坡河折而南。即興文坪桃關。對岸路尺許。下臨千仞。雪後冰凍。控馬行。殊可畏也。是河。一源於沙派溝。一源於龍潭溝。下流入岷江。又三十里過碉頭。始見所謂碉者。其圍牆以碎石疊成之。上施木梁。以石板平其頂。可行可坐。番人家其間。中峚而高者爲戰碉。高至二十餘丈。蓋瞭望之所也。旁插旗。大小以百數。用唐古忒旁行字體書梵經於上。沿途有轉經樓。其制。於水石湍急處架屋。屋中書經於旗。插旗於輪。寘輪於水。使水激而轉之。又三十里抵草坡瓦寺土司行署。自汶川徼外。皆加渴瓦寺安撫使地。西訖於斑爛山。與沃日接壤。

寧遠猓夷之區域

四川寧遠爲蠻疆。山谷幽阻。水泉泛濫。無道路可紀載。約計之。則在大渡河以南。敍州府上游之金沙江以北。小金沙江以東。峨馬雷屏之西。度其方面。不過千數百里。若分按之。自大渡南涉。其中除去越嶲冕寧鹽源西昌會理之內地。蠻族所據之山川。亦不過千里而已。

康藏衞分三區

康藏衞實分三區。蓋打箭鑪以西。丹達山以東。爲康。丹達山以西。如拉薩等處。凡達賴喇嘛所屬者。爲前藏。班禪喇嘛所屬者。爲後藏。藏卽唐古忒也。藏之外乃爲衞。今者衞已亡矣。藏已與英人立有條約矣。完全者僅一康而已。世人不知有康。一出鑪關。卽謂之進藏。殆以其語文風俗相同。卽視康爲藏耶。抑以祇設駐藏大臣。而無駐康大臣。卽統名爲藏耶。以風俗論。西寧金川。亦與藏同。固不得謂西寧金川爲藏也。

西藏

西藏。古號烏斯。唐爲土番。在青海西南。處萬山之中。其地縱橫連屬者。南界雲

南怒江。北界西寧河源。西極後藏業爾欽之沙漠。東達打箭鑪。後藏可分爲二。曰喀齊。曰阿里。

由成都起程至打箭鑪九百二十里。層巒峻嶺。削壁懸崖。隔瀘河勢最險要。天時多寒少暑。打箭鑪東一百三十里。有瀘定橋。即瀘水也。初以鐵索橋爲渡。後亦有以木船渡人者。水漲則不可過。仍行橋上。橋長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施索九條。覆板於其上。水頗險惡。有大風。亦不可行。爲通鑪要隘。

郭達山在打箭鑪東北一里。高七百餘丈。時有青羊繞山而行。相傳漢諸葛武侯七擒孟獲時。命郭達至鑪。於沙畦納安鑪造箭。故名。山上有郭將軍廟。將軍郭達也。

裏塘在打箭鑪西六百八十餘里。天寒多雨雪。昔隸青海部。層巒疊障。道路紆迴。爲西藏要地。

巴塘在裏塘南五百四十五里。土地饒美。氣候暄妍。凡游邊藏者。莫不停驂於此。幾若上海。故有內地蘇杭關外巴塘之諺。然其地無城郭。無街道。漢蠻雜處。

寥寥百餘戶而已。其所以得此美名者。蓋以地當衝衢。百貨齊備。飲食衣服備極奢華。而又有種種名勝之區。供人遊眺故也。山則峻標甲噶。水則流合金沙。昔爲拉藏罕所屬。去巴塘九百餘里。地名乍丫。一大部落也。

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泥烏蘇流出。烏泥烏蘇。譯言乳牛也。其水名烏魯烏蘇。東南流入察木多。又東南流。逕中甸。入雲南境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名麗江。

巴塘至察木多一千四百又五里。中隔乍丫。路出西北。天時無異裏塘。三山環偪。二水合流。爲西藏門戶。界通川滇。北河有四川橋。南河有雲南橋。

瀾滄江有二源。一源於察木多之噶爾機雜噶爾山。名雜楮河。一源於察木多之濟魯肯他拉。名傲木楮河。二水會於察木多江巴林寺之南。名拉克楮河。流入雲南境。爲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爲九龍江。流入緬甸境。

瀾滄之西。爲哈拉烏蘇。卽禹貢之黑水。今雲南所謂潞江也。其水出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諾爾。東南流入察木多。又東南入雲南。爲潞江。

拉哩在達隆宗西北。距察木多一千五百餘里。天時嚴寒。山勢陡險。無城郭。所屬寺院。有堪布喇嘛主掌兼第巴事。又有工布江達。在拉哩西南。工布僻處一隅。而江達則爲西藏孔道。天時和暖。產稻米。有水田。絕域中之沃壤也。

黑水源出西藏之喀喇池。入潞江。至緬甸入海。渡黑水行十餘日至烏思藏。烏思藏西南二千里。懸崖峭壁。積雪凝冰。山之巔。清泉百道。奮湧爭流。而四面羣山環峙。有如兒孫。西北走喀齊。西南走天竺。東北走甘陝。東南走川滇。爲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奉爲鼻祖。則崑崙山也。

渡析支泝洄而上。四山中有沮洳場。約二百餘里。汎濫不可數計。土名苦敦腦兒。譯言星宿海。黃河發始之源也。

前藏東拉哩西一千零十餘里。有達賴喇嘛坐牀之所。曰布達拉寺。在布達拉山。布達拉山四面皆崇山峻嶺。不生草木。殆古所謂鐵圍也。其中原隰平衍。南北約六七十里。東西約二百餘里。中通藏江。自東北繞西北流。藏江之北。北山之南。平地突起一石。其周五六里。高一里許。依山疊砌高樓十三層。形勢莊嚴。

則布達拉寺也。

羅卜嶺崗在布達拉西南十五里。爲達賴喇嘛沐浴之所。水自藏布江引入池中。池有榭。壁繪諸佛像及青石梯。六佛昇天之遺跡也。

由前藏行八日。九百餘里至後藏。地曰札什倫布。翁結巴寺。則爲班禪額爾德尼坐牀之所。

三瞻

西藏三瞻之地。兩山抱護。形勢險固。土肥產豐。道光中。工勒布盤踞其間。以刼掠行客爲事。藏路不通。同治癸亥。蜀督駱文忠以內地兵丁不服水土。借藏兵攻破碉樓山寨。生擒工勒布。並勦其黨。惟藏中墊軍餉五十萬。乃以其地償於藏。仍由藏中派土司治理之。光緒丙申。瞻對土司有離心。蜀督鹿傳霖調兵四營往勦。奪碉樓要口。藏中所委土司子重。以餘黨逃。官軍報捷。鹿督乃改其地爲州治。名曰定瞻州。

察木多

察木多舊名喀木。為西藏之頭藏。據瀾滄江上源薩楚河鄂穆楚河會流之地。當打箭鑪至前藏之中央。滇蜀羌隴之孔道。藏東第一要隘也。番人所居。背倚南山。碉房深邃。洞宇縈迴。坡下建營壘。築市肆。商業殷盛。無異都會。有二橋跨南河路通雲南者為雲南橋。跨北河路通四川者為四川橋。實往來通道也。

西康

西康。古康藏衞三區之一也。東起打箭鑪。西至丹達山。凡三千餘里。南與雲南之維西中甸二廳接壤。北踰俄洛已達野番與甘肅交界。亦四千餘里。其西南隅。過雜瑜外經野番境數日程。即為英屬。（宣統辛亥春英人踰野番境在壓壁曲隴樹旗是年夏英國遊擊貝爾由雜瑜取道野番境回國均經邊務大臣趙爾豐電政府與英交涉在案）西北隅毗連西寧。東南隅抵四川寧遠所屬各州縣之境。東北隅為四川甘肅之交。幅員遼闊。倍於川。等於藏。為西藏廓爾喀朝貢之大道。駐藏大臣出入之通衢。

歷代不知經營。以地畀於酋長官為土司。而自治者十之五。畀於呼圖克圖者十之一。流為野番者十之三。賞給西藏者十之一。光緒丙午秋。詔設邊務大臣。

漸將土司呼圖克圖之地、改土歸流、野番之地、征討投誠。賞給西藏之地、如江卡貢覺桑昂雜瑜瞻對。次第收回。均奏明設官。類伍齊碩搬多洛隆宗邊壩四部落。亦以兵力收回之。此實宜由康設官、仍以丹達山巔爲康藏分界、則西康之疆域全矣。

西康之山

康境之山甚多。終年積雪。人迹不能到者。山雖高而無名。統而名之曰雪山。無地無之。其人力所通之處。山高有道路者、番人名之曰拉、無道路者。名之曰熱。猶內地之山有穴者曰岫。出脊者曰岡。大而高凸曰嵩。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大曰扆之類也。康爲川藏通衢。沿途大山與川交界者曰折甾山、自此前進。則有高日山博浪工山三壩山大朔山寧靜山昂地山王卡山恩達山瓦合山。與西藏交界者曰丹達山。此數山者。盛夏之時。天陰則雪。秋冬及春有時大雪封山。不能行路。驛站亦有阻雪之日。此指大道而言也。小路之山如甘孜赴德格之瀘拉。德格赴昌都之熱埡。巴塘赴鹽井之覺隴。白玉赴德格之恩作

拉。登科赴召渠之恩科。亦皆高而積雪。此外尙多。不能歷數。惟登高一覽。則衆山俱小矣。

騰吉里湖

騰吉里湖。爲西藏第一大湖。在拉薩西北。高於海面四千六百四十米突。東西長而南北狹。四周約七十七里。湖水極淨。與雪峯相映。最爲奇觀。水含多量鹽分。帶苦味。以氣候寒冷。湖水易冰。際嚴冬。則湖面如鏡。土人常往來於冰上。每年五月始裂。聲聞於四遠。

嶺左地勢

梅江韓江。爲廣東通渠。江岸名城。有潮州嘉應州。梅江下流會韓江以入於海。而鎖鑰於汕頭。連山由南條分支。蜿蜒北走。瀕海揭陽潮陽諸山。尾閭於是如神龍舒爪。左右拱繞。兩端兀峙。成馬嶼口。口外則雲飛波走。莽無涯涘矣。口內水深且無沙線。故爲南方之良港。口內有崎嶸礮臺。形勢頗利。近則漸廢。礮亦窳陋。石磴苔荒。大旗風冷。守臺老兵種菜煨芋而外。無所事也。

楡林港

廣東崖州有楡林港。最深。可泊大兵艦。爲我國第三船澳。某督在粵時。擬於瓊州府城外設守。經營楡林港。籌有定款。購有極巨之礮數十尊。及李瀚章繼任。則以臺礮無用。盡舉以贈直督。

粵西異境天開

粵西山水奇特。往往異境天開。相傳某邑鄉人樵採。至一峭壁。無可攀躋。其下忽露洞口。蛇行而入。屈曲十餘丈。始見天日高山平原。清流嘉蔭。靡所不有。出以語衆。且擷幽花異果。以證其實。好事者入而跡之。則有宮室廢址。及漢篆碑版。不知避秦世外者。何以入而復出也。厥後邑人往游者繁。宰官迷信最深。以爲必係鬼神之域。懼干幽譴。冏以泥丸日久。遂失所在矣。

廣西省城形勝

廣西省城居全省之北。與湖南接境二百餘里。形勢雄勁。將至城垣。羣峯攢簇。僅一線通路。南則面對府江。對岸亦環以諸山。其陸程至邊關二千餘里。極崎

嶇。間無宿店。水程則由府河下梧州。繞上左右江過潯州南寧。亦在三千里外。灘石阻梗。水淺時。月餘始達。一遇江漲。則立須停舟。更多危險。光緒壬午。法越事起。轉運維艱。卽文報急遞。動須半月。當路頗以爲憂。以全境四至論之。改省南寧。則要害適中。於邊防大計。呼吸可通。且市廛繁盛。舟楫四達。實爲水陸衝途。滇廣越南百貨出入。與梧州相等。邊地戍兵。轉餉輪班。皆必由之路。開府於此。眞足控制中外也。其後省垣僅通湖南一路。荒陋之狀。不可名言。世號爲第一瘠省。信然。

雲貴山水

雲南山多平坦。多高厚。水多清冷。土多黃。貴州山多槎枒。多深阻。水多湍悍。土多沮洳。

滇省水道

滇省水道甚稀。每有一溪一川。皆以江或海名之。大理之洱海。漾濞之漾濞江。與瀾滄江。不過大山間一百餘尺闊之巨流耳。以視江浙之太湖。不知當以何

物名之。顧江浙人之視丘爲山。要亦與滇人之以川名海。同一淺見也。

壩子

滇人稱平原爲壩子。壩子有數方里者。有十餘方里者。有數十方里者大小不等。至其所謂壩子。非從前之府治。卽州縣治或大村落。蓋雲南全省本屬嶺地。山嶺居十之七。一遇平原。卽相其地勢。以爲府治。以爲州縣治。或人民集居。因成村落。至若居民數戶。依稍平之坡。築室而居。以種玉蜀黍爲生者。則名之爲鋪。而不名之爲壩子。且壩子多在兩山之間。往往將至一縣或一大村。當下坡時。卽先見萬山圍繞。中平地一片。惟其形幾如釜底。推以理想。千百年前。或本一大河也。

大理下關

大理下關。爲雲南迤西門戶。蒼山繞其左。洱海臨其右。誠天然之形勝也。蒼山高度。約距地平線七千餘英尺。終年積雪。風景絕佳。至下關西一里許。石城巍峨。古壘高矗。關前有石碑一。書漢丞相諸葛武侯擒孟獲處十一字。關以外水

聲淙淙。如飛馬奔馳。白浪四濺。誠洱海西流之大觀也。

雲南土司轄地

臨安府屬土司。惟納樓長舍二舍。情形略近內地。江外猛丁一帶。間有平原。其餘多屬磽瘠。普洱府屬平原頗多。鎮邊廳屬惟孟連猛滾平原較大。餘則山多原少。順寧府屬平原廣漠。永昌府屬如保山所轄四土司。特苦磽瘠。騰衝府屬平疇萬頃。蓋沿邊各地。山多者恆瘠。原多者恆肥也。

猓塞山

河口爲滇邊要塞。顧瘴氣甚重。附近有猓塞山。山地高。氣候甚寒。鐵道盤旋其上。守路防塞。兩可兼顧

臘耳山

臘耳山介楚黔之間。其山自貴州正大營起。北界老鳳芭茅猴子諸山。東接栗林天星鴨保岑頭諸坡。故苗之介居三廳及松桃銅仁間者。舊史統謂之臘耳山苗。

月崖

貴州思南沿河司東岸有月崖。苗人以漆畫一月於上。夜有光。而日間黯然。周三丈餘。拜之爲神。漢人既有是地。相聚而謀曰。是苗人之以術制我也。遂坼之。今惟白色一團而已。

蒙古道路

由張家口至庫倫。都凡三千六百里。出張家口。一望皆沙漠。淡水殊少。每二三十里。始有一井。非土人之拙於鑿濬也。其土深厚。不易掘耳。往往有掘數百丈。尙不得涓滴者。人馬經此。逢井必憩。有時人尙可支持。馬則已渴甚。輾轉必需飮矣。故蒙古交通。除台站外。其所有道路。惟游牧之徑途耳。無水可飮。無柴可取。又無村落可寄宿。一片荒涼。極目不見一人。

多倫

多倫居內蒙中樞。夙爲重鎭。猶外蒙之庫倫也。自張家口至此。凡四百八十里。實則口外里數。每里足抵內地二里焉。

昔爲蒙人游牧之場。康乾以來。均由漢人陸續開墾。時移業進。漸成鉅鎮矣。

庫倫

庫倫爲外蒙總匯。位置在西經九度北緯四十八度。居喀爾喀土謝圖汗東北部游牧地最廣。庫倫者。蒙語城柵之意。以四圍皆木柵。故名。城南十餘里。有汗山。綿延高聳。茂林蒼翠。蒙人尊之爲神山。四時致祭。禁止樵採。自京師正北偏西行。過居庸關。出張家口。西北行三十站。轉北行十四站。至庫倫。距京師四千餘里。更由庫倫北行十一站。至恰克圖。卽買賣城是也。再北行。卽爲西伯利亞由恰克圖北行五百餘里。卽爲上烏丁歹克。沿鐵路至貝加爾湖北。卽伊爾庫歹克。與恰克圖相對。一爲西伯利亞之大商場。一則蒙古之大商場也。故由上烏丁歹克至庫倫。實不過平常十八站地。而至京師。則須四十四站。以軍郵計八日始達庫倫。卽草青馬肥之時。亦須六日。

國朝設庫倫辦事大臣。轄土謝圖汗車臣汗兩部。車臣汗部西界黑龍江。南界內蒙東盟。以烏珠穆沁旗爲界。庫倫辦事。並兼轄恰克圖貿易事宜。凡四十七

卡倫恰克圖東卡倫三十八屬土謝圖汗車臣汗二部恰克圖西卡倫十九屬三音諾顏札薩克圖二部此四十七卡倫皆歸庫倫辦事大臣管轄至三音諾顏札薩克圖二部事則歸烏里雅蘇臺管轄土謝圖汗部地勢平坦水草廣茂北部多山南部多沙漠庫倫即在土謝圖汗部北偏東蔡烏罕蓋山亙其南色楞格河繞其東自左翼右末旗分之北則高山細流縱橫蜿蜒南則平沙廣漠草木不生外蒙中部最險之域也每卡倫駐庫什固爾兵二百人庫什固爾者保安之意猶漢語保安軍也然此種兵皆非能戰者且訓練無方器械窳舊亦徒有其名而已。

庫倫佛山

庫倫多山有名佛山者。禁地也。徧山皆綠葉松。

哈薩克

哈薩克地居新疆其種族爲蒙古元之後裔也當元之盛時。分封於哈薩克故以哈薩克人呼之其後子孫蕃衍有徙居東土耳其斯坦者有徙居伊犂科布

多塔爾巴哈台者。其在外蒙哈薩克之哈民。以雍正丁未恰克圖界約及咸豐庚申中俄續約。劃歸俄羅斯。乃不屬於我國。哈人善騎。故俄之哈薩克馬隊頗著名。然因地近寒帶。冬日嚴寒。以南方較爲溫煖。頗思內向。往往潛行越界借地游牧。名曰潛哈。曾經奏明有案。然不敢以原屬我國之蒙哈。令其爲我國之國民者。恐俄人以哈薩克既歸俄國。卽指哈人所借之地爲俄國之領土也。光緒壬寅癸卯間。科布多參贊瑞洵及志銳等先後奏請收回借地。迭經諭令潘效蘇會同瑞洵妥籌辦理。並有不得以借地爲已成之案。憚於更正之諭。然邊疆大吏皆以爲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原奏者非欲認眞辦事。不過藉此以邀功。查復者則更畏難苟安。不惜飾詞以罔上。故迄未查明借地實行收回。

京師城門

京城周四十里。高三丈五尺五寸。門九。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北曰東直。南曰朝陽。西之北曰西直。北曰阜成。明永樂己丑所建。順康以來。修整宏壯。其名則仍舊貫。

阜成門又名平賊門。平闖賊也。當明末時。闖賊從此門遁出。其南壁上尙有手印之蓮花迹。城內有一胡同。曰追賊胡同。亂定後。居民惡其名改追賊爲錐子而書平賊爲平則。

正陽門門禁

京都城禁綦嚴。向夕卽閉。正陽門外城有門三。中央者正對天橋。爲馳道所經。故終年不啓。車馬往來。咸取道於左右兩門。舊例。京朝官吏。除宗室親貴旗人外。皆居外城。每日晡則兩門皆閉。至三鼓時。左右兩門啓一次。以備各官入朝。內城居人之偶留於外城者。卽乘此時隨入。故俗有倒趕城之說。又謂之趕夜城。然祇許入不許出。防宵遁也。自光緒庚子拳匪肇禍後。外人以此門密邇使館。時閉時啓。出入不便。要求弛禁。許之。顧初猶左右虛掩。繼乃虛掩一門。至光宣間。則上半夜啓左門。下半夜啓右門。於是車馬雜遝。終夜有聲。而交通大便矣。

左門中有觀音殿。殿址始於明。松山之役。思宗聞洪承疇殉國。旣賜祭十六壇。

復建祠以表其忠。祠成而聞其生降。遂罷。後乃塑大士像以奉之。右門中有關帝廟。廟貌如生。而甚短小。相傳像初塑於明宮中。尚有一巨者。同時以塑成之年月日時。召術者推算。術者素以神術聞。謂大者身且不保。小者則香火可數百年。語聞於思宗。特留其大者。而舁小者於正陽門側。崇禎甲申難作。大內灰飛。像亦同燼。而在門側者。果無恙。至國朝而奉祀如故。

京師五鎮

永定門外煙墩。爲南方之鎮。大鐘寺爲西鎮。雞獅潭爲北鎮。黃木廠爲東鎮。煤山爲中鎮。

帶衞歸海

天津之建治營城。昉自明末。國初時。邑人周姓又曾以私財修之者也。城周九里。闢四門。北帶河。西衞安。南歸極。東鎮海。命名之始。審勢象形。具有深意。光緒庚子聯軍破天津。八國分兵據其地。和約既定。外兵遵約撤退。而郡城與大沽礮臺。同在毀棄之列。爰就圜城舊址築馬路。而所有碑石。則全爲英人移往威

海。爲建造港塢之需。故津人迷信者羣謂四門之名。適有帶衞歸海等四字。物之成敗有定數也。

古長城

自木蘭北數百里。有土堆巍然。東至俄羅斯。西抵準噶爾。蜿蜒數千里。道光以前屯戍墩堠。猶有存者。土人云。古長城也。

萬里長城

長城東起臨楡之山海關。跨直隸山西陝西甘肅四省。蜿蜒屈曲。約長五千餘里。東半內外均砌巨磚。黃河之西。則築以泥土。

蔡元請修築邊牆

康熙辛未。總兵官蔡元疏請修築邊牆。上初命閣臣集九卿於闕門外。面詢可否以聞。羣臣未及對。上復召大學士諭曰。朕思衆志成城。豈在邊牆。諸臣叩首曰。大哉王言。臣等見不及此也。所請遂不準行。

上海縣城沿革

光緒中葉以前。上海縣城僅七門。曰大東。曰小東。曰大南。曰小南。曰西門。曰老北。曰新北。戊申己酉間。南市漸興。邑紳有以城垣之阻爲不便交通者。乃倡拆城築路之說。事爲固執者所聞。大倡非議。遣人持籍四出。迫令居民簽名。以爲抵制。於是遂有拆城保城二黨。私鬩不已。稟之有司。有司莫能袒。則請議於文廟之明倫堂。衝突久之。卒不解決。於是模稜者謂不如不拆城而別闢高大之城門三五。以利交通。二黨莫能難也。議遂定。於是復闢新東小北小西三門。又別拆小東新北二門而高大之。

廣州城

廣州有舊城新城外城之分。舊城。昔爲尚可喜駐鎮。新城。則其子姪及漢軍藩屬官僚大小衙署在焉。外城。乃咸豐中粵寇蕭朝貴增築。以資防海。今僅存土基。粵寇既平。官署盡在舊城。漢人居東。旗人居西。中以旗望街分之。撫署爲可喜第。最宏敞。將軍署爲之孝第。尤壯麗。堂前拜台石。闊六十方尺。深半之。門前獅子二。耿精忠自肇慶取石鐫成。高大無匹。出西門三里。曰寶珠礮臺。曰白鵝

潭。曰沙基。曰十三行。曰濠畔街。曰一約。曰二約。以至七約。皆各國通商立埠之所也。

臺灣不建城

臺灣平後。雍正年間有請建城垣者。世宗諭云。臺灣非內地比。此次之易於收復。亦因賊無險可據。設有城垣。賊必負隅抗拒。更費兵力矣。故臺灣郡縣不建城。而用刺竹。

洛陽之寨

距洛陽城五里有墩。十里有鋪。十里以外。每五里設墩臺。鄉村之烟戶稠密者。公同築圍。形式若城。亦有門有樓。特較城稍小。其名曰寨。

湖南苗寨

鎮筸五寨而外。苗寨以土爲之。統分十里。上六里。卽永綏廳下四里。卽乾州廳。外更有筸子長官司所轄之苗寨數十處。鎮溪所千戶東南附近之苗寨數十處。苗寨在上六里下四里。初爲所官管轄。後隸保靖宣慰司。其性獷悍。土官亦

羈縻之而已。千戶長官司所轄。邊牆內者居多數。土官尚能彈壓之。頗知畏法敬官。邊徼有事。撻伐甫及。輒爭先投誠。其風較十里爲馴。

達圍寨

四川邊外番人居達圍寨。寨凡三層。其制下以棲人。中之右。土司居之。左爲喇嘛誦經所。中供佛。其上則土司婦女所憩。

安娘壩番寨

安娘壩番寨。疊石三層。入門。拾級而上。四周約數十間。中一樓最高。有金頂。爲供佛之堂。廊下環小牛皮筩十數。中貫以柱。男婦拽而轉之。筩內皆皮紙所寫各部佛經。番人聽俊者。誦經於佛堂。不能則日夕轉此經筩以當課誦。

京師道路

京師街市穢惡。初因官款艱窘。且時爲董其事者所乾沒。繼因民居與店戶欲醵資自修街道。而所司吏役。輒謂妨損官街。百般訛索。故亦任其蕪穢。又京城例於四月間。於各處開溝。蓋溝渠不通。非此不能宣洩地氣也。是時穢臭薰人。

易致疫癘。人馬誤陷其中。往往不得活。開溝之處。闠市獨多。差役因從而漁利。又開溝者每故意擇大店門口。居中開挖。店主以貿易不便。必重賂之。乃稍移偏。光緒中潘文勤公在工部時。有司員某銳於任事。以開通溝渠平易道路爲己任。鋪戶聞之大喜。亦願醵貲助費。而文勤執不可。某叩其故。文勤曰。汝以通溝平道爲美。然一時之利也。汝之後。安得復有汝。將至路仍不修。而年年勒令店戶出貲。是貽無窮之害矣。不如其已。遂止。

胡同本爲火弄

京師稱巷曰胡同。其義無所出。蓋閭中方言。家中小巷謂之弄。南史東昏侯遇弑於西弄。卽巷也。元經世大典謂之火弄。後因訛爲胡同。

京師八大胡同

京師八大胡同名稱最久。皆在正陽門外。卽石頭胡同臙脂胡同大李紗帽胡同小李紗帽胡同百順胡同皮條營陝西巷韓家潭是也。韓家潭初爲伶人專有。其家宅。俗呼下處。豪客輒於此取樂。光緒庚子亂後。南妓麕集。伶人失業。始

有妓女蹤跡。而入八大胡同之列。或謂有十條胡同。則益以王廣福斜街櫻桃竹斜街也。

京師王廣福斜街

京師有王廣福斜街。始人競稱爲王寡婦斜街。後則易爲王廣福三字。地名稍雅。而失其眞矣。此與穊狀元胡同。可以作對。

上海租界之路

上海公共租界馬路之建築。除南京路四川路用鐵梨木火磚鋪設外。其餘普通爲兩式。一以沙與石子拌和平鋪者。普通名之曰馬路。一以碎石大小疊砌者。普通名之曰石路。

鐵路橋

津浦鐵路之橋。河身偪仄。且河底少沙。故其橋亦普通製造。京漢鐵路之橋。河水漫溢八九里。底多沙土鬆蘇。不易建置。脚用螺旋。深入數十丈。誠爲世界所未有。正太鐵路越固關井陘之險。汽車行飛崖間。易致顚隕。其軌兩端不等。一

端寬四尺八寸半。一端寬三尺三寸。車至寬處。其輪軸自由伸展。至狹處。其輪軸自由收縮。此係我國某工程師之所新發明也。

蘆溝橋

蘆溝橋。在京師廣安門外。溝本桑乾河故道。因其水濁而黑。故曰蘆溝。又曰渾河。國朝改名曰永定河。橋始建於金大定己酉。長約二百餘步。石欄雙鎖。上鐫獅像百餘。姿勢各異。亦前代美術之一種也。在昔為南北往來衝要。騷人墨客過此。必流連題詠。故燕京八景中。有蘆溝曉月。與長亭灞橋同為勝蹟。明顧元起詩云。西山籠霧晚蒼蒼。一線桑乾萬里長。最是征夫望鄉處。蘆溝橋上月如霜。自京漢鐵路開車。此橋遂寂寞矣。

船橋

蘭州北門外橋。名鎮遠。以船為之。橫排二十四艘。自南岸達北岸。每船相離尋丈。船填土石。頭尾用大鐵索。囊磚石沈河底。復用大鐵練連貫之。練環大如盤。兩岸均有鐵柱。插沙土中。大合抱。出地約丈餘。相傳為明初所鑄。船面鋪大木

板數層以草土填平。沿河聯以紅欄。凡往來甘涼口外者。悉由此橋。車馬日以千計。諺所謂天下黃河一道橋是也。冬河冰合。甘督率僚屬祭河神。始拆船橋。車馬皆行冰上。正二月間。冰泮。仍駕以橋。

臺灣藤橋

臺灣諸羅有遊八社。其第五社曰藤橋。高山對峙。中夾大溪。深數千仞。番人剖大藤爲經。繫於兩麓大木上。以小藤爲緯。橫織如梁。翼以扶闌。行則搖曳如欲墜。過者股慄目眩。不敢俯睇。而番人以頭頂物。往來如飛。

成都長春橋

四川成都東門外之長春橋。俗呼東門大橋。一名濯錦橋。光緒癸未間修築時。發現宋碑一方。則此橋猶爲宋代所建者也。

溜渡

溜渡者。居瀾滄江上岸。至峭削。江寬二三十丈。無可施鐵索。土人細竹爲巨纜。兩端綴以石碣。更取藤作三圈貫纜上。名曰溜筩。渡者自縛筩內。岸人舉纜力

送。須臾達中途。纜受重下垂曲如弓背。渡者以兩手攀纜遞進。始達彼岸。纜有二。以通往來。其運物亦如渡人之法。別以細索繫圈上。中路停滯。則振其索。圈動纜升。久之亦抵岸矣。以用溜渡。故稱此江爲溜筩江。

雲南鐵索橋

雲南鐵索橋在響水關側。兩岸壁立。下臨深谿。亂石壅流。飛濤百丈。以不能累石爲柱。則以鐵索大如臂者。貫於兩岸之崖石。或十餘條。或二十條。用木絞使直。鋪板作地平。翼以欄杆。橋長者或數十丈。望之。如飛樓虛閣。往來者不知行於空中也。

滇中以瀾滄江爲最。明李定國燒斷以拒大兵。吳三桂用竹筏過兵至永昌。既逐定國。始動帑三千金修之。

貴州盤江之橋

黔中盤江一橋。視雲南瀾滄江更勝。鄂爾泰節制三省時。改驛路於此。今爲通大理之沿邊要道。

清稗類鈔

名勝類目錄

頁

燕京八景 一
京都諸勝 一
京西諸勝 四
水局 五
十刹海 六
後海 六
陶然亭 七
金魚池 七
八里莊 七
二牐 七
玉泉山諸勝 八
西山諸勝 一〇
白河風景 一七
秦淮河 一七
雨花臺 一八
莫愁湖 一八
京口三山 一八
第一泉 二〇
劍池 二〇
蕪湖風景 二〇
汴中名勝 二〇
三百三十有三亭 二二
九峯山之勝 二二
琵琶亭 二三
黄鶴樓 二三
奥略樓 二四
巴塘八景 二四
三十六江樓 二六
榕巢 二六
粵西奇山 二七
雲南響水塘瀑布 二七
名勝聯句 二八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名勝類

燕京八景

金明昌遺事有燕京八景。曰居庸疊翠。玉泉垂虹。大液秋風。瓊島春陰。薊門飛雨。西山積雪。蘆溝曉月。金臺夕照。明人更薊門飛雨爲薊門煙樹。高宗更玉泉垂虹爲玉泉趵突。蓋泉從山根仰出。噴薄如珠。實與趵突之義相合也。又更西山積雪爲西山晴雪。各景皆勒石紀之以詩。

京都諸勝

鼓樓　鼓樓在地安門北。昔之金台坊樓。舊名齊政。元建。置銅壺滴漏。制極精妙。故老相傳以爲宋代故物。其制爲銅漏壺四。上曰天池。次曰平水。次曰萬分。下曰收水。中奉鐃神。設機械。時至則每刻擊鐃者八。以壺水漏爲度。涸則隨時增添。冬則用溫水。

鼓樓有門三。樓之東南轉角街市均斜鋪。樓之西。昔爲斜街。率皆歌台酒館。有望湖亭。爲達官貴人游賞之地。齊政者。取書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之意。

鐘樓　鐘樓在金台坊東。卽萬寧寺之中心閣。元至元中建。後之鐘樓在鼓樓北。明永樂中建。旋燬於火。乾隆乙丑重建。有御製碑。鐘樓之制。雄敞高明。與鼓樓相望。有八隅四井之名。蓋東西南北街道最爲寬廣。至元中建閣四層。簷三重。懸鐘于上。聲遠愈聞之。

玉河橋　玉河橋。在東城根者曰南玉河橋。在東交民巷者曰中玉河橋。在東長安街者曰北玉河橋。水自皇城內箭亭流出。南穿城。歸正陽橋城河。橋東西兩岸皆植柳。垂蔭水面。

觀象台　觀象台在城東南隅堞堵上。元至元十六年建。中爲紫薇殿。內有御書聯扁。台上舊有元代郭守敬所製渾天儀簡儀銅球量天尺諸器。康熙癸丑。以舊儀年久多不可用。御製新儀凡六。曰天體儀。曰赤道儀。曰黃道儀。曰地平經儀。曰地平緯儀。曰記限儀。均陳于台上。歷朝遵用。其舊儀移藏台下。乙未年

又製地經平緯儀。乾隆甲子。又製璣衡撫辰儀。並陳台上。占風竿亦名順風旗。上有鐵箍二十八道。蓋以象二十八宿之數也。自遠卽可望之。

紫薇殿東小室曰壺房。卽浮漏堂。內有銅人一。銅壺五。曰日天壺。曰夜天壺。曰平壺。曰萬水壺。曰分水壺。每逢日月蝕前三日調壺。則置銅人於萬水壺上面南抱箭。箭又名量天尺。長三尺一寸。鐫晝夜時刻。上起午正。下盡午初。壺中安箭舟。如銅鼓形。水長舟浮。則箭上出。水盈箭盡。則洩之於池。箭上時刻與赤道相符。晝夜一周。再注水亦如之。雖遇陰雨。其時刻亦無差也。是銅人爲調壺所用。固非占日晷長短之具也。東廂三間爲測量所。又別有室三楹。爲晷影堂。南北平置銅圭於石台。長一丈六尺二寸。闊二尺七寸。周以水渠。南端置銅表。高八尺。上端施銅葉。中穿圓孔。徑二分。午正日影自圓孔透圭面。成橢圓形。南界爲日體上影。北界爲日體下影。中心爲中影。

泡子河　泡子河在崇文門東城角。前有長溪。後有廣淀。高堞環其東。天台峙

其北。兩岸多高槐垂柳。河水澄鮮。林木明秀。不獨秋冬之際難爲懷也。河上諸招提。苦無大者。水濱頹園廢圃。多置不葺。城內自德勝河外。惟此二三里間無車塵市囂。惜無命駕者耳。宣統年間。河身尚存。經呂公祠南石橋出南水門以入通惠河。

京西諸勝

京西八里莊慈壽寺。明代爲慈聖太后祝釐之所。有浮圖十三級。與天寧寺相同。塔旁有二碑。東爲太后畫九蓮菩薩像。王錫爵書瑞蓮賦。西爲太后畫關帝像。後寺毀而浮圖及碑存。西直門之西北。有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去城最近者爲高梁橋。清明踏青。多在此地。沿河高樓多茶肆。夏日游人多有至者。惟無明代踏青之俗矣。南岸樂善園久毀。後又以牆圍之。再西則爲可園。俗稱三貝子花園。又西北岸極樂寺。明代牡丹最盛。寺東有國花堂。成親王書。其後牡丹漸盡。又以海棠名。樹高二三丈。凡數十株。國花堂前後皆海棠。光緒中。海棠亦盡矣。又西北岸大正覺寺。俗稱五塔寺。後亦毀。惟五塔存。又西北岸有萬壽寺。

寺建於明。乾隆中重修。爲太后祝釐之所。寺極宏麗。大殿後疊石象三神山。舊有松七株。最有名。光緒庚寅。後樓火。并松俱燼。但存七松證道圖。寺西城關爲萬壽街。俗稱蘇州街。兩行列肆。全仿吳中。舊傳太后喜蘇州風景。建此仿之。後已毀盡。又西爲麥莊橋。又西爲廣仁宮。在南岸。地名藍靛廠。火器營駐此。街衢繁盛。廣仁宮每歲四月廟市半月。土人稱爲西頂。又北東岸有化成寺。又北至海甸。海甸大鎭也。自康熙以後。御駕歲歲幸園。而此地益盛。王公大臣亦均有園。翰林院有澄懷園。六部司員各賃寺院。淸晨趨朝者。咸集德勝西直二門外。車馬絡繹。公事畢。或食公廚。或就食肆。其肆多臨河。舉網得魚。付之酒家。至足樂也。及咸豐庚申秋。御園被燬。湖上諸園及甸鎭長街。日就零落。舊日士夫居第。多在燈籠庫一帶。後亦頹廢。

水局

京師自地安門橋以西。皆水局也。東南爲十剎海。又西爲後海。過德勝門而西。爲積水潭。實一水也。元人謂之海子。宋褧詞所謂淺碧湖波雪漲。淡黃宮柳煙

濠者也。然都人士遊踪多集於十刹海。以其去市最近。長夏夕陰。裙屐尤爭趨之。

十刹海

京師十刹海在後門西。上接積水潭。名淨業湖。下通大內三海。荷花楊柳。風景幽絕。光緒中張文襄入相。建樓數楹爲寓廬。自題一聯云。亭上有蝦兼有菜。濠邊非我亦非魚。以此地本有蝦菜亭舊址尚存也。潭上舊有寺。高矗梵宇。顏曰首善第一樓。相傳粉牆一帶。卽明李西涯故宅。法梧門學士詩龕亦在其間。然已不可確指。惟海旁楊柳夾堤耳。有酒樓曰會賢堂。院宇宏敞。軒窗明徹。王公貴人。遠方游客。消夏攜尊。咸集於此。五六月間。門外車馬盛極一時。

後海

京師之後海較前海爲幽僻。人跡罕至。水亦寬。樹木叢雜。坡陀蜿蜒。兩岸多古寺名園。騷人遺蹟。成親王之詒晉齋居其北。法時帆之詩龕在其西。蝦菜亭。楊柳灣。李公橋。十刹海。皆在此地。湖上看山。亦以此地爲最暢。

陶然亭

陶然亭爲都下名勝之一。亭在南下窪。爲郎中江藻所建。江、鄂人。取白居易詩更待菊黃家醞熟與君一醉一陶然意以名之。地高曠。三面明窗。尤爲雅潔。秋日白楊零落。紅蓼花開。都中墨客騷人。多宴於此。

金魚池

京師崇文門外南小市東偏之金魚池。本名魚藻池。取葩經王在之義。方塘小泊。縱橫若町畦。居民皆養魚爲業。池上有殿榜曰瑤池。明代都人。每於五月五日。走馬魚藻池以爲樂。國初亦然。今則殿址不存。舊俗亦不復舉。但見荇藻一碧。朱魚浮泳。隄旁垂柳成陰。參差掩映。饒有濠濮間想而已。

八里莊

八里莊在京城外。以國初諸老時往看花而名。始著王阮亭、査初白、皆有摩訶菴詩。其地有酒肆。所售良鄉酒。頗著名於時。

京都昆明湖。例禁泛舟。十刹海。僅有踏藕小船而二艫。遂爲游人薈萃之所。每歲自五月朔至七月望。青帘畫舫。酒肆歌臺。令人疑在秦淮河上。居內城者。例自齊化門外登舟至東便門易舟至通惠艫。居外城者。則自東便門外登舟。午飯可就艫上酒肆。小飲既酣。或徵歌板。或閱水嬉。悉隨人意。

玉泉山諸勝

京師天然名勝。爲玉泉山。游者可出西直門。道坦平。垂楊夾道。過海淀鎭。鎭在京西。更前進。至萬壽山麓。孝欽后所建頤和園在焉。自此右折。再折而北。爲大路。巨石砌道。厚三四寸。縱七八尺。廣亦四五尺。惜年久失修。兩石相接處已裂巨罅。山有古寺。亦名玉泉。入山門。則見林木蔥鬱。道路迂迴。山麓窪地。隨處皆泉。水清澈可鑑。以手試之。冷冽如冰。池不廣。有小洲三。其上有瓦礫殘址。康熙庚申年。卽金章宗芙蓉殿遺址。以擴爲園林。名靜明園。當時以十六景著。曰廓然大公。曰芙蓉晴照。曰竹爐山房。曰采香虛徑。曰聖因綜繪。曰繡壁詩態。曰清涼禪窟。曰溪田課耕。曰峽雪琴音。曰玉峯塔影。曰裂帛湖光。曰風篁清聽。曰雲

外鐘聲曰鏡影涵虛。曰翠雲嘉蔭。曰玉泉趵突。流風遺韻。所存不逮其半山之四周。地低下。前有高水湖。後有裂帛湖。距玉泉咫尺。水脈暗通。而高水裂帛復合注於昆明湖。卽頤和園所據爲勝境者也。池旁一船亭。下泊小舟一。平首而昂尾。徧身鐫竹葉形。髹以翠色。可乘之以泛。玉泉神廟前。有石級於此登巖而泉之穴在其下。涌出作珠點。此間有童子。嘗以小杯取泉水勸游人飲。壁刊二碑。一爲天下第一泉。一爲御製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高宗碑紀云。水味貴甘。水質貴輕。玉泉每斗重一兩。他處名泉無此輕者。池底皆碎石。碧綠水藻浮沉其間。池水不深不淺。終歲如是。

自此左上。爲石塔。四周刊佛像。右上爲一洞。洞口前有澄照二字。後有函雲二字。由石塔而下。繞至古華嚴寺。屋尚整。惜無几案。院旁有資生洞。甚小。過一佛殿。而至伏魔洞。益小。由洞側至玉峯塔下。塔已圮不可登。然此已爲玉泉山之巔矣。塔下一破屋。故爲樓兩層。有佛一尊。肢體不備。下山至華嚴洞。較資生伏魔二洞稍大。四壁刻小佛。或立或坐或臥或跽。雲紋繞之。其狀萬千。無一同者

中一石臺置佛像。亦石質。缺首領。蓋頭爲銅質。被人盜以易錢也。此洞皆爲雲母石或石英。故現黃黑色。卽地質學所謂水成巖也。正門爲含輝堂。帝后遊山時。輒休憩於此。

西山諸勝

自玉泉山騎驢西行。作西山之遊。西山在京西三十里。爲太行之首。峯巒起伏。不計萬千。而一峯一名。聞者不易誌。知者不勝道也。其在京畿一帶者。以位置當太行之西。故名西山。由玉泉山來者。先至荷葉山。山在玉泉西南。平壤間約八九里。入臥佛寺。卽唐之兜率寺。雍正間賜名十方普覺寺。門前有琉璃坊一座。前鐫同參密藏四字。後鐫具足精嚴四字。皆高宗御筆。其內一池。作半圓形。蓄小金魚甚多。水石甚淸。門內爲甬道。長約里許。古松奇檜。夾道森列。殿三進。最後有一臥佛。以手支頤而臥。長約一丈六尺。笵銅滲金。精髹五彩。元至治辛已。詔建西山大壽安寺。冶銅五十萬斤作佛像。殆卽此也。兩隅有方桌。各陳佛鞋。爲人民製以奉佛者。大小不一。凡二十餘對。最大者長約二尺五寸。鞋頭闊

八九寸。前院有桫欏樹一株。又名七葉樹。其葉七出。略如鷄爪。故名。樹最潔。古人謂爲鳥不棲。蟲不生。幹圍兩人抱。約一丈一尺。以上。上半已枯。心空如刳。然巨枝下垂。猶拳曲如虬龍。相傳爲唐貞觀建寺時。自西域移植而來者。自臥佛寺至香山之碧雲寺。約三里。西山佛寺累百。以碧雲爲最閎麗。故遊西山者。靡不至碧雲。高宗西山碑記。謂元耶律楚材裔名阿利吉者。捨宅開山。淨業始構。明正德間。稅監于經擴而充之。魏忠賢踵而大之。廟貌益宏云。出山門。門前二石獅。雕鏤工細。年久冒風雨。黯然作蒼翠色。稍入爲一橋。橋下澗深二三丈。樹木雜生兩側。泉流其下。盈不及寸。而汩汩然作暴雨聲。橋之左右。徧植柏樹。濃陰下覆。涼爽宜人。更入。西爲般若堂。爲禪堂。東有小院。爲屋數間。前有鐘亭。左右對峙。腐舊已甚。其一尙有鐘。懸於梁。院前壁下有石龍首。泉水自龍口噴出。清而涼。沿壁作石槽。導之下注。聲清越可聽。更入。殿宇傾圮。佛像幾無一完整者。院中爲方池。上架石橋。正殿頗舊。殿前左右有八角華表。上鐫經文。字極挺秀。更入。正中爲碑亭。內植乾隆己巳年重修碧雲寺碑記。碑亭之後。又一殿。亦

腐舊。更入一院。花木淸幽。銀杏桫欏白骨松尤多。桫欏雖茂。不及臥佛寺四分之一矣。院甚寬廣。右爲司房。左爲客堂。正殿三間。左右各有一室。左爲方丈。出是院左折。別有一院。有榆葉梅一株。開時色艷。紅不及桃。而淡不及杏。有微香。稍入。樹木蓊鬱。山石嶙峭。復甃石爲池。有泉自石隙噴薄入小渠。曲折達寺前。泉旁舊有亭榭。柱石猶存。亭前爲王仙洞。凡三穴。空無所有。洞外有一癭柳。半幹作一大曲。復森森而上。姿態絕佳。是院右折爲羅漢堂。內列五百羅漢像。正殿之後。歷兩石階而上。計三十餘級。有一礬石坊。雲紋精妙。四方柱徧刻之。一小橋。橋下一溝。無水。此爲金剛寶座塔院。古木錯列。左右碑亭各一。作六角形。內勒乾隆戊辰年御製碑文。碑作漢滿蒙及梵書四種並列。又有一坊。高宗書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安養道場十四字。壁作粉紅色。磚石間砌無損。歷石階三十餘級。又左右折而登。凡十餘級。爲一方形臺。以礬石爲之。壁刊佛像甚多。正面有燈在菩提四字。凡三折而上。作洞龕。其頂有塔七座。純以玉石爲之。中方形者。最大。四隅各一次之。前面二座爲圓形。稍小。方者凡十三層。頂各有

幅。在塔上俯觀兩側。白骨松數十株。宛如白龍之羣舞空中、塔下北有土邱、爲明魏忠賢葬衣冠處。相傳忠賢重修碧雲寺。預立生壙、寫碑題銜、享殿僭制、忠賢既誅、其徒私葬衣冠於此、康熙間御史張瑗奏除之、後餘荒邱。緜亘三四丈而已。惟松檜甚繁茂。

游者可命碧雲寺僧備山輿、以游香山寺。高宗所建靜宜園在焉、有兵守之、非以名刺白守長。不得徑入、寺建於金大定丙午年。爲遼中丞阿里吉所捨、殿前二碑、載捨宅始末。碑石光潤如玉。白質紫章、或云、寺即金章宗之會景樓。正統中太監范宏拓之。費七十萬、門徑寬博、喬木夾蔭、流泉界之、依山以爲殿宇、寺前有石橋、橋下方池、爲知樂濠。瓔珞巖居其東、慈恩殿右爲香爐閣、乃乳峯石、昔人謂其時噓雲霧、類匡廬之香爐峯、故名、左爲來青軒、下臨絕壑、玉泉諸峯、屏列於前。洵勝境也。

靜宜園。外蔽短垣。長約十里。舊時園內有二十八景。有瓔珞巖之巖石片片錯落平立。隨處可作蒲團坐、色蒼黝、古松奇檜、如掌蓋、如列屏、而泉聲泠然、如磬

音之遠至。其上爲綠雲深處。樹尤茂。巖下月河如帶。有瀑注之。長約丈許。下激山石。如飛銀花。有南北二水道。北水道以石築長堤。廣僅四五尺。中鑿水軌。寬約五尺許。深祇寸許。自下而高。水汩汩流其間。絕無阻窒泛溢。其來源實居高處可知矣。西至韻琴齋。更入則爲正凝堂及暢風樓。其後山石嶙峋。有方亭據其端。前爲見心齋。荷池一方。水皆山泉所注。清可以鑑。臨池爲軒。所謂清如許也得月軒懸架池上。憑欄俯瞰。人影宛然。有半圓形之長廊。繞池三面。旋至昭廟。乾隆庚子建。凡三層。兩旁有邃洞。以白石爲階。折而上。凡數十級。殿居其巓。備極崇宏。惜傾圮已甚。其下瓦礫歷歷。不可任步。門前有琉璃坊。題慧照騰輝四字。殿後有六角形御碑亭。

獅子窩在盧師山麓。西山諸勝之一也。自香山靜宜園而來。道經門頭村。八旗校閱場。將臺已巍然在望。凡越二三嶺。而達獅子窩。蓋自香山至此。已十五里矣。左入。前爲關帝殿。後爲菩薩殿。右爲霍山宗祠。再登爲望仙樓。繞廊而至碧雲天。東望平疇。煙雲彌目。石刊奇觀二字。由望仙樓東折。得石橋。橋旁有仙人

洞。甚小。再下爲長廊。有聊齋畫壁。橫廣五尺。高約七尺。凡三十五方。甚完整。廊盡處。建一方亭。由亭側登盧師山（俗名青龍山）之頂。頗崎嶇。既上。甚平坦。濯濯無一樹。遙望渾河。蜿蜒如帶。而太行山脈。不知幾千萬重。聳接煙雲之內。昆明湖玉泉山碧雲寺。皆在履舄間矣。至福惠寺。有重建青龍山福惠寺碑記。明嘉靖時魏雙慶王福喜嘗捐巨貲。後歸內監管理。故寺無一僧也。

西山有所謂八大處者。一曰寶珠洞。二曰香界寺。三曰龍王堂。四曰大悲寺。五曰三山庵。六曰祕魔崖。七曰重興寺。即靈光寺。八曰長安寺。自獅子窩至翠微山。登寶珠洞。洞甚黝暗。旋至香界寺。前後越數山嶺。無往不陂。無陂不斜。或臨陡壁而進。寺在翠微山麓。舊爲平坡寺。剏於唐。明仁宗賜名圓通。康熙戊午葺之。賜名聖感寺。乾隆己巳改名。入門。老松一蔭全院。兩側有鐘亭。更進爲天王殿。爲佛殿。後進爲高樓。凡七楹。兩旁皆有屋。丹朱剝落矣。

自香界寺至虎頭山麓之龍王堂。甚近。龍王堂一名海泉菴。又名慧雲禪林。康熙辛丑重建。入門。即至聽泉小榭。下有二泉。一在石階下。鑿龍口出水。瀦爲方

池深約四五尺，中蓄金魚，此處之泉，名龍泉。鋤月老人有龍泉甜水歌，書一小方，懸於小榭，窗懸一聯云：「當戶老松生夕籟，滿山紅葉入新詩。」小榭之左為丹楓染翠軒，殆以院落多植松楓兩木故也。又有觀音堂三間。

自龍王堂至大悲寺甚近，亦稱大悲庵，至此已在翠微山左麓矣。雍正甲辰，慧澄禪師重修。入門有竹林，蒼翠庇牆，前為藥師殿，殿前有銀杏二株，姿態奇古。後進歷十餘級而登，為大悲殿，明嘉靖丁未所建。

自大悲寺至重興寺亦近，入門可憩於歸來庵，端方嘗卜居於此。有屋五楹，四壁懸聯額。徐世昌有聯云：「緣石菖蒲蒙綠髮，纏松薜荔長蒼鱗。」端方自書一聯云：「陵有三山記，心藏五岳圖。」錫良復為之記。門臨小池，左倚峭壁，壁上有二洞。院頗荒落，惟樹木葱鬱，山色湖光，兼而有之。此可留宿，且有籐製山輿可乘。池右有石磴數十級，曲折而上，至韜光庵，更上為八角亭，無題名，佇此可以望遠。前有菩薩殿三間。

自靈光寺至祕魔崖，約里許。崖上證果禪寺，明成化間建，相傳祕魔祖師居之，

崖在盧師山半大石嵌空幾二丈。色黝是名祕魔崖洞內有石磴一相傳爲盧師晏坐處其後復有眞武洞甚小。洞旁有軒三間。面對翠微高峯樹木頗多東行百餘步有大石側立道旁一池瀦焉。卽大小靑龍所蟄處在祕魔崖右望平田一片渾河在其前渾河卽桑乾河下流。自此向張家口而去焉。舊屋甚多。大半傾圮。山門內鐘鼓樓遺址尙存。

白河風景

自通州至天津。水程三日可達。河身甚廣。寬處約五十餘丈。古所稱白河者是也。河兩岸植楊柳。蜿蜒逶迤。經數百里不絕。當三四月時。舟行其中篷窗間眺千絲萬縷籠霧含烟水天皆成碧色間有竹籬茅舍隱現於桃柳之間爲狀至麗。

秦淮河

江寧之秦淮河。自文德橋至利涉橋。夾岸河房。向爲應試士子僦居地。折而東。至釣魚巷。則鶯花舊隊也。桃葉渡在武定橋畔。

雨花臺

江寧雨花臺地不甚高。而形勢雄壯。登高一望。全城在握。山產石子。紋理圓潤。置於瓦盆石洗中。植水仙花一二株。疎影橫斜。饒有天然風韻。吳門顧希林嘗得一石。上作蝴蝶雙飛形。山之麓。茅屋三楹。茶鐺竹具。可供遊客休憩。

莫愁湖

莫愁湖在江寧水西門外。每至夏令。萬荷競放。掉舟其間。如入香雪海。湖有曾公閣。隔湖淸涼山色。葱蒨可人。人多假此宴客。

京口三山

京口三山曰金曰焦曰北固。北固一曰北顧俱負盛名。北固山有寺。曰甘露。在北門外五里許。入寺。有天下第一江山六大字嵌於壁。爲宋吳琚所書。寺右有樓。曰多景。對江而立。即梳妝臺故址也。樓凡三層。樓右十步小亭。曰一覽。五步大亭。曰江山多處。亭西爲石帆樓。再左爲彭楊魁三祠。而關帝廟介於其間。最左爲高宗和東坡詩碑亭。甘露之勝盡此矣。寺對面如靑螺小髻者。即北固山。負地理歷

史之重名。其風景卻蠢蠢無足觀。上有礮臺。金山在西城外五里許。額題爲江天禪寺。曰金山寺者。俗稱也。入門。隨山而高。拾級而登。爲大雄寶殿。阿羅漢甚莊嚴。殿後上十餘級。爲藏經樓。樓後爲高宗御製詩碑亭。凡三亭。右稍上爲塔。塔七級。登臨眺矚。全城宛在目前。塔北有亭。聖祖題江天一覽四字。卽妙高臺遺址也。塔下有法海洞。黝黑不辨手指。有僧居之。洞外有碑曰浮玉山。蓋金山舊名爲浮玉也。焦山在東門外九里許。孤峙江中。須棹舟登之。山麓有海若庵。庵右爲高宗御製詩碑亭。再右爲文昌閣、文殊庵、東昇樓。樓憑江。極明暢。彭剛直公玉麟謂足爲焦山諸勝之首云。山上舊有普濟禪院。聖祖御題爲定慧寺。寺左爲行宮。右爲松寥閣。題曰松寥竹塢四字。爲高宗御書。再右爲瘞鶴銘亭。字漫漶已甚。有一二字爲人鑿壞。以墮水而見重。將以出水而損其天眞矣。右有大牆。題海不揚波四大字。所對處卽不波亭。右爲海西庵。卽焦光祠。壁嵌漢三詔之碑石。後爲仰止軒。祀楊椒山像。有三詔洞。卽焦光隱處也。洞狹小。不能容膝。觀音崖有觀音閣。閣左爲夕陽樓。上爲西笑閣。折上數十級。爲迴光精舍。

再上爲礮台。再上爲吸江樓。上供四面佛。憑檻四眺。羣山繞膝下。象山則隔江仰首。若承顏色。實名勝也。

第一泉

金山寺有第一泉。泉欄作方形。天下第一泉之題。沒於水中。不能見。別有題碑曰中冷泉者。其別號也。以椀貯泉水。雖高出椀口二三分而不溢。其厚冽與杭州之虎跑泉相類。味極甘美。

劍池

蘇州虎邱之劍池。相傳爲吳王試劍處。有顏眞卿書劍池二字。

蕪湖風景

蕪湖攬長江之勝。風景極佳。城南有赭山。山傍桃塘。堤柳春舒。池荷夏放。風景至佳。赭山之巔有高樓。舊爲庠序。後則宿兵矣。對江爲臯磯祠。靈旗映漾。宮殿蒼茫。山右爲弋磯山。有病院。與聖公會爲比鄰。

汴中名勝

九龍臺在洛城東北、瀍河之左、臺高三十六階、步約十丈、立方四周皆平地、臺有廟宇十餘間、供龍神像、臺右有明季重修石碑、勒明欽差督造府第內官監簽書右監丞孔寵重修、又一碑、其略曰、古有九龍臺基、跨邙嶺、地居瀍濱、臺基所築、未詳何時、

存古閣在洛陽東關外、離城二里。藏古碑八十餘種、方圓長扁不一、魏碑最多、秦漢磚亦有數十件、並有岳武穆行書碑數塊、筆有龍馬精神、

龍門在洛河之南、距城二十五里、兩山相對、形如壁立。中有一水。曰伊河、碑像不計其數、五尊一洞、名曰一鋪、像大至數丈、小至數寸。卽以山石原質鑿成、皆北魏時許愿之所築也、天子最高、諸侯次之、大夫又次之。下至庶民、祇能寸許也、

香山寺在龍門對面伊闕山上。道途平坦、柏木成林（此柏有葉無枝葉生於桿高而且直名曰箭桿柏）外有瑤島蓬壺諸坊、山秀水碧、廟宇層層如階級、清潔不凡。御碑御匾及沿山佛像亦多、

三百三十有三亭

大興朱竹君名筠嘗督學福建。於使院西偏爲小山。號笥仙山。諸生聞之。爭來人致一石。刻名其上。凡九府二州五十八縣。咸具刻名者三百餘人。因名其山之亭曰三百三十有三亭。

九峯山之勝

浙江仙居縣之九峯山。距城十餘里。遙望之。適有九峯。遂以得名。層巒疊嶂。上出重霄。中有一峯最高。所謂主峯者是也。山下有亭。游人至。皆稍憩息。乃登山。山路蜿蜒曲折。頗不易行。路旁石壁直立。行一里許。則壁上有洞。洞有木椅一具。相傳爲葛洪修道處。又行里許。始至山門。門左側之壁上。有泉眼無數。水點下滴。纍纍如貫珠。又如水晶簾。下承以池。水皆落池中。山僧即以之烹茶。入門十數武。有一大石室。如廳事然。後壁設佛龕。龕左有石洞一。深不可測。陰冷之氣。侵入肌骨。雖多秉燭。亦不能入也。石室東西壁。更有五六石洞。皆大如屋宇。或爲僧舍。或爲客舍。或爲庖廚。而客舍之上。又建一小樓。緣梯而升。登樓眺遠。

眼界爲之一空、昔人有云、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斯山之勝、概可知矣。山門外左右有小徑、循徑行不遠、又各有石室二間、皆山僧因洞爲之、以備人之游覽者、山僧僅四人、每歲游人以八月間爲最夥。蓋士著於是月多往游也。

琵琶亭

琵琶亭在九江城外之江岸。乾隆癸亥、潘陽唐觀察英重修、增建高樓、題額曰江天遺韻。壁刊南薰殿本白太傅遺像、嘉慶中歙人方體所摹也。登樓四望、前臨大江。後對廬山。左則古木千重、右則人煙萬井、樓下迴廊旋繞、境極幽曠、游人題詠甚多。

黃鶴樓

黃鶴樓爲武昌名勝、高幾百尺。俯瞰大江。氣象雄壯。光緒癸未。鄰屋失愼、遂被焚。洎張之洞督鄂、重建。改爲西式。左右置礮臺。命名曰警鐘樓。然舊時形勝、已蕩焉無存矣。當樓燬時、有姜氏老人、年已八十有九、在樓煎茗三十餘年。自第

二層樓躍下。得不死。樓中諸物。概能記憶。宣統庚戌。南洋勸業會開幕。有製舊時黃鶴樓雛形者。得老人指示。閱四月而告成。毫髮無異。

奧略樓

光緒末。武昌軍學兩界以南皮張文襄公之洞久督兩湖。爲之在黃鶴樓故址建風度樓。供文襄小像其中。及文襄入軍機。致電鄂中。謂此樓形勢關係全鄂。不當爲一人所私。乃改爲奧略樓。取晉書劉弘傳中恢弘奧略鎭綏南海語意也。

巴塘八景

巴山積雪　巴塘四周高山。勢若仰盂。山奇峭。不毛。終年積雪。映日燦燦。光眩人目。山距巴塘二里。夏時巴塘甚熱。人盡衣葛。而四山之積雪仍依然也。

煖石回陽　巴塘大營官寨側。有石一方。厚薄均丈餘。立於熟土中。土人呼爲火龍石。謂於乾隆某年自天墜下。而巴塘溫度。於是陡加數倍。且謂巴塘終年無雪。亦此石所致。由巴塘糧臺出示保護。漢人援其說。因以煖石回陽名之。

二水交馳　小巴巴楚巴塘之二小河也小巴發源於大朔山下巴楚發源於啞吧廟側一流巴塘之東一流巴塘之西而混合於淸眞寺下不一里而又各分東西流入金沙江內土人異之因呼爲二水交馳

溫泉沐浴　距巴塘二里許有溫泉夏日可浴水含硫質能去疾光緒某年巴塘糧員張仲牧捐資建屋以便人民就浴並定爲單日浴男雙日浴女俾免競爭而識區別

板橋垂釣　巴塘丁零寺外卽金沙江正流藏民以往來不便之故因建木橋長八九丈餘兩面置欄杆漢族居巴者因羨河中魚美每於午後垂釣橋上遂美其名曰板橋垂釣

柳林較射　巴塘淸眞寺下有柳數百株藏民於秋收後往往移居林內終日較射賭酒以爲樂數十人支布爲鵠於五十步外以木箭射之連中三次者羣具酒飲之

桃園賞花　距巴塘五里許有桃園一居金沙江岸對岸爲龍王廟漢族居巴

者。每於桃花盛時。遨遊其間。水聲潺潺。風聲習習。洵足開拓胸襟而忘戍邊之苦也。

古桑抱石　巴塘大營官寨有古桑一株。大幾盈抱。樹中藏一巨石。土人呼為桑抱石。其地因以得名。某有詩云礦植原來性不同。古桑抱石信天工。天涯地角無論匹。要算巴山第一宗。

三十六江樓

粵東三水江口有行臺。舊為總督閱兵駐節之地。後遷肇慶。其地遂廢。阮元改為書院。飛閣臨江。規模宏壯。題曰三十六江樓。蓋謂北江所匯者九。湞江始興江墨江錦江翁江廉江琶江濱江蒼江也。西江所匯者二十七。北盤江南盤江龍塘江思興江牂牁江柳江離江誓江潯江西洋江洛青江馱蒙江黃龍江橋江荔江藤江秀江橫槎江邕江秋風江賀江新江白馬江金城江綠甕江蕉花江武陽江也。諸江之水同流於此。故以為名。是可與二十四橋同為詩料也。

榕巢

查禮檢堂爲粵西太守署園有大榕樹一株其榦旁出者四檢堂謂可架屋其上也乃斷木爲書屋名曰榕巢幷以自號焉窗明几淨掩映綠陰中退食後輒梯而上品書畫閱文史頗爲退閑勝地丁艱去接任者來熟視笑曰此中大便甚佳遂穴其板作廁

粵西奇山

粵西山勢突然而起闃然而止如陽朔山水舉國推之阮文達公總制兩廣且有顚令陽朔之語以其奇也其山皆石從土出墳然而高變態百端悉肖物形上下數十里無一相同者

雲南響水塘瀑布

滇中廣南府有地名響水塘者其瀑自下而上躍出半空初在三里外卽聞轟雷聲漸近里許則對面語不相聞惟見白雨濺空皆噴而上高十餘丈碎點飛灑濛濛成一片烟霧闊可十畝噴而復落流爲澗驛路在澗石之右少焉循路而上則與瀑頂相並蓋其上又有大山大山諸水匯於此跌而下正値大石如

盤陀者。觸而激射。是以濺入空際。非眞逆流之瀑也。

名勝聯句

嘉善金眉生安清。嘗過鄂渚。集古詩題曰。大江流日夜。西北有高樓。後至岳州。題曰。對此茫茫百端集。此老惓惓天下憂。至三醉亭。題曰。一月二十九日醉百年三萬六千場。小孤山在大江中。銳下豐上。如置石盤盎中。碧蘿紅葉。秋景尤麗。金嘗兩過之。書聯曰。有美一人。中夜聞五銖環珮。遺世獨立。下游俯兩點金焦。九江琵琶亭。金有一聯曰。燈影幢幢。悽絕暗風吹雨夜。荻花瑟瑟。魂銷明月繞船時。蘇州新修滄浪亭成。應敏齋廉訪囑金擬一聯曰。小子聽之。濯足濯纓皆自取。先生醉矣。一邱一壑亦陶然。南昌百花洲。遠景琵琶亭。近景滕王閣。阮文達公元嘗集白詩王序爲聯云。楓葉荻花秋瑟瑟。閒雲潭影日悠悠。又吳城縣望湖亭相傳爲吳周瑜練水軍處。粵寇之亂盡圮。彭剛直公玉麟修復之。聯云。戰艦列千軍。想當年小喬夫壻。破浪乘風。多少雄姿英發。今我戈船來寄績。弔古憑闌。幾許事業興亡。祇贏得殘灰劫火。湖天開一碧。看此日大地山河落

霞孤鶩。無復活潑生機。誰家鐵笛暗飛聲。悲歌擊筑。把那些滄桑感慨。暫付與芳草斜陽。又滕王閣有聯云。奇文共欣賞。我輩復登臨。秦淮風月。千古艷稱。同治間粵寇既平。其兩岸河房。先後興築。繁盛如昔。各處聯語。頗有佳者。林氏水閣云。六朝金粉。十里笙歌。裙屐昔年遊。最難忘北海豪情。西園雅集。九曲晴波。三生夢影。樓臺依舊好。且消受東山絲竹。南部煙花。懷素閣水榭云。看一水西流。書舫清樽。且喜金吾不禁。唱大江東去。銅琶鐵板。須邀玉局同來。夢綠軒水榭云。璧月夜夜。瓊樹朝朝。綠水紅橋。舟似織。詩老鶯鶯。公子燕燕。清歌妙舞酒如淮。莫愁湖勝棋樓云。湖號莫愁。女號莫愁。天下事愁原不少。王亦有像。侯亦有像。古今人像此無多。黃山奇勝。聞天下。慈光寺有歙縣曹文正公振鏞聯云。讀經雲海。花飛雨。說法天都石點頭。普賢庵有不署名一聯云。奇妙脫凡蹊。果到峯頭始信。光明凌絕頂。直從天外飛來。杭州西湖冷泉亭有左文襄公宗棠一聯云。在山本清。泉自源頭冷起。入世皆幻。峯從天外飛來。與董思白舊聯泉自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一問一答。各臻其妙。又孤山以林和靖而傳。咸豐

辛酉。仁和典史上杭林兆霖與其母妻姊女六人同殉粵寇之難。杭人爲營塚於和靖墓側。立祠塚前。祠有薛慰農時雨明克庵德二聯。頗佳。薛聯云。大節媲閭公。取義成仁。靑史從今尊縣尉。忠魂依處士。補梅招鶴。孤山終古屬林家。明聯云。上下五百年。處士忠臣。各今古。迴環三十里。于祠鄂廟共湖山。安慶府中江第一亭。負城臨江。爲郡城勝景。太湖李振鈞有聯云。秋色滿東南。笑赤壁以還。與客泛舟無此樂。大江流日夜。問靑蓮而後。舉杯邀月更何人。何悔餘題揚州題襟館長聯云。當年多士登龍。追陪雅集。溯漁洋脩禊。賓谷題襟。招來濟濟英髦。翰墨壯江山之色。翳玉鉤芳草。綠蘸歌衫。金帶名葩。香霏硯席。揚華摛藻。至今傳宏奬風流。賢使君提唱騷壇。誰堪梅閣聯吟。蕪城續賦。此日有人騎鶴。爛漫閒遊。悵文選樓空。蕃釐觀圮。閱盡茫茫浩刼。園林賸瓦礫之場。祇橋畔吹簫。二分月古。灣頭打槳。十里春深。補柳栽桑。漸次復承平景象。大都會搜尋勝概。我欲雷塘泛酒。蜀井評茶。

商務印書館

第二冊

宮苑 第宅 園林

祠廟 帝德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稗類鈔

宮苑類目錄 公共處所附

頁
禁城各門 一
禁城無路燈 一
大清門 二
東華門嚮明而啓 二
午門 二
禁中宮殿 三
寧壽宮 四
咸安宮 四
安佑宮 四
樂壽宮 四
水晶宮 五
北郊齋宮 五
熱河行宮 五
奉天行宮 五
西安行宮 六
五華故宮 七
大殿之建築 七
三殿 八
英華殿 一〇
傳心殿 一〇
壽皇殿 一〇
承光殿 一一
光緒己丑八月祈年殿災 一一
孝欽后訓政時之殿 一二
崇政殿 一二
體仁閣弘義閣 一三
文淵閣 一三
清福閣 一三
翔鳳閣 一三
樂善堂 一四
倚虹堂 一四
浴德堂 一四
十王亭 一五
大內應候室 一五
大內密室 一六

如意館　一六
綺花館　一七
獅子園　一七
暢春園　一七
圓明園　一七
圓明園被災　二六
安樂渡　二六
綺春園　二七
頤和園　二七
頤和園戲臺　三一
寶蓮航　三二
頤和園窗絹之字畫　三二
智慧海　三二
孝欽后大興土木　三三
南苑　三四
南北海小修工程　三四
南海　三四
佛照樓　三五
禁城內之宮殿碑碣　三六
雪池冰窖　三八
太液池　三九
瓊島　三九
暢觀樓　四〇
皇史宬　四〇
大學士直廬　四一
侍衛直宿處　四一
槐樹院子　四一
上書房直廬　四二
雍正初南書房遺跡　四三
南書房舊直廬　四四
午門公署　四四
廣州某巡檢署　四四
葉衛羌辦事大臣署　四四
粵西貢院　四五
轅門　四五
會館　四六
公所　四六

清稗類鈔

宮苑類 公共處所附

杭縣 徐珂 仲可

禁城各門

大內之制。悉因明舊。無所損益。但易大明門爲大清門。餘正衙便殿。皆仍之。惟各朝房舊在午門外者。後皆移於景運隆宗二門外。蓋國初御門之典。在太和門。後改御乾淸門。因亦移入。卽唐代之常朝也。常朝五日一舉。故御門五日爲期。凡題本大除授。皆於此降旨。咸豐中因文宗違和。此典久輟。及穆宗親政。無請行者。乾淸門左右置木箱二。皆藏御門儀物。質言之。實以紫禁城爲皇城。南有午門。北有神武門。東有東華門。西有西華門。而午門之內爲太和門及太和殿。更入爲中和門及中和殿。其內爲保和殿。殿後卽乾淸門。

禁城無路燈

明代禁城有路燈。魏忠賢專權後。盡廢之。蓋便奮夜出入也。至國朝。遂不改。禁

門以內。除朝房及各門外。絕無燈。戊夜趨朝。皆暗行而入。相遇非審視不辨。惟親王有燈引至隆宗景運二門。軍機大臣以角燈入內右門。

大清門

大清門爲大內第一正門。規制極隆重。自太后慈駕皇帝乘輿外。皇后惟大婚日由此門入。文武狀元傳臚後。由此門出。此外無得出入者。

東華門嚮明而啓

東華門嚮明而啓。屠者驅豕先入。蓋是日御膳房所需用也。次奏事御史隨之。次百官及供差人等皆入。

午門

午門爲紫禁城正門。三闕上覆重樓九間。門前左設嘉量。右設日圭。左右各一闕。西向者曰左掖。東向者曰右掖。上覆鐘鼓明廊。翼以兩觀。傑閣四聳。與中相輔。俗稱五鳳樓。凡視朝。則鳴鐘鼓於樓上。駕出入午門鳴鐘。祭享太廟則以鼓。凱旋獻俘。御午門樓行受俘禮。每歲十月朔。頒時憲書於午門外。若有恩詔。亦

於是頒之自丹鳳口中垂下。

禁中宮殿

乾清門之內。爲乾清宮。宮門之東曰昭仁殿。西曰弘德殿。東宮及諸王讀書之所。一在門之東。曰東書房。一在門之西。曰西書房。皆北向。翰林院直廬曰南書房。與西書房僅隔一垣。循西廊稍北。曰繙書房。在月華門之南。月華門北曰懋勤殿。乾清宮正北曰交泰殿。交泰殿正北曰坤寧宮。宮有東西二煖殿。坤寧宮直北曰欽安殿。又北爲御花園。神武門。自昭仁弘德而北。兩翼相比者。東曰延禧宮。承乾宮。景陽宮。景仁宮。長春宮。鍾粹宮。西曰翊坤宮。永和宮。咸福宮。永壽宮。啓祥宮。儲秀宮。御茶房在乾清宮東北。御書房古董房在景陽宮內。敬事房在景仁宮內。中正殿在長春宮之西。又西爲咸安宮。天穹殿在景陽宮東。以上皆在宮門之內。乾清門之東。曰內左門。西曰內右門。北下東向者。曰日精門。昭華門。基化門。景和門。近光左門。西向者。曰月華門。端則門。隆福門。近光右門。月華門之外。曰隆宗門。門之西曰養心殿。南曰慈寧宮。(太皇太后所居)景和門之東。爲毓

慶宮。皇太子宮也又東為寧壽宮。此外尚有兆祥所、遇喜所。所內永安亭。南府西路、南府中路、東庫房、西庫房、鷹房、大小狗房、鳥槍房、鴿子房、猿房、藥房、露房等名、皆不在宮殿之列、

寧壽宮

寧壽宮為皇太后所居、每晨后妃均往候起居、謂之跪安。

咸安宮

武英殿西、有咸安宮在焉、為近支宗室子弟讀書處、特設咸安宮教習一員

安佑宮

安佑宮在圓明園西北隅、朱扉黃甍、一如寢廟制、供奉聖祖世宗高宗神牌。仁宗於駐蹕御園日、行瞻謁禮、每年四月初八日率諸皇子近御王大臣拜謁。其朔望薦熟徹饌。一如典禮、皆由內務府大臣承辦。

樂壽宮

樂壽宮。在頤和園湖濱。孝欽后常居之、以為觀書憩息之所。興至則游湖。臥室

無一定。

水晶宮

大內御花園東。有土阜一區。向以日者之言。不宜建築。宣統己酉。興修水殿。四圍浚池。引玉泉山水環繞之。殿上窗櫺承塵金鋪。無不嵌以玻璃。隆裕后自題扁額。曰靈沼軒。俗呼爲水晶宮。

北郊齋宮

明嘉靖更定祀典。分祀天地。北郊未建齋宮。高宗念祀典甚鉅。未可二郊。宜建北郊齋宮。規模一如南郊。乾隆已巳。上宿齋宮。天時暑熱。從者多暍。因仍舊制齋於內宮。恤臣僚也。後以齋宮爲更衣殿。不復駐蹕焉。

熱河行宮

熱河行宮名避暑山莊。皇帝夏日駐蹕之所也。極池館樓臺之勝。內有銅佛殿一所。柱壁以精銅爲之。藏銅佛像百餘尊。皆裸形祕戲圖也。

奉天行宮

行宮之建。在未入關以前。屋不宏敞。約百餘間。四重四廂而已。一曰大清門。二曰崇政殿。三曰鳳凰樓。四曰清寧宮。大清門前有大圍牆。牆之東曰東華門。額題文德坊。西曰西華門。額題武功坊。大清門後。左曰飛龍閣。右曰翔鳳閣。崇政殿有左右二翼門。殿後左有師口齋。月華樓。右有霞綺樓。協中齋。再入即鳳凰樓。樓凡三層。樓之東西廂。爲宮人所居。西曰衍慶麟趾。東曰永福關雎。餘爲僕隸所居。馬廄所在。行宮藏有古物。皆在翔鳳飛龍二閣。翔鳳藏珠寶服飾。飛龍藏皮羊鼎盤。別有瓷器庫。藏古名瓷。翔鳳閣有高宗佩刀兩柄。約長尺許。柄以金剛石爲之。長四寸許。套以金飾之。光彩奪目。又有朝珠珍珠龍袍盔瓶文具大刀銅器等物。

西安行宮

光緒庚子。德宗奉孝欽后西狩。幸西安。所建行宮。大門內爲一宮。庭旁堆磚瓦纍纍。殆爲修造御園之用。此外又有大宮一座。爲召見臣工之所。皇上曾經駐蹕。惟狹窄耳。宮後花園。頗堪憑眺。又有內苑一處。孝欽后亦曾駐蹕焉。

五華故宮

雲南五華山。明永曆故宮在其上。順治丁亥。洪承疇督師。由貴筑大路入滇。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擣其虛。至黃草壩。入省城。永曆帝遁阿瓦。三桂匱購得之。縊於貴陽府。三桂開藩於滇。卽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未幾。癸丑事作。戊午。大軍諸道會於省城。三桂孫洪化被俘。

大殿之建築

禁中大殿。與頤和園之大殿不同。殿下白石階級二十層。兩邊石欄。階之盡處爲長廊。圍繞殿之四旁。廊有大柱。塗以紅色。窗扇雕刻極精。上下壽字。殿以金磚鋪地。已數百年。從未啓動。色黑。髹以漆而滑。寶座黑色。橡木所製。中嵌各色玉石。此殿用時極少。惟孝欽后萬壽。及元旦用之。平日召見。乃別一殿。由此往皇帝宮。極精。凡三十二間。雖多不用之屋。陳設仍秩然。其後卽皇后宮。較小。凡二十四間。以三間爲皇妃之用。帝與后宮雖甚近。而不相連。二處皆有長廊通

孝欽后宮。

三殿

三殿者。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是也。太和殿。在午門內最南。明曰皇極殿。又曰奉天。文華殿在其東。武英殿在其西。規制崇宏。殿外爲武英門。御河環繞。石橋三。雕鏤工緻。東爲凝道殿。即武英之東配殿。凡五間。殿之前。正中爲太和門。東爲昭德門。西爲貞度門。而太和門外東西相向。尚有二門。東曰協和。西曰熙和。由熙和門入。繞廊而至貞度門。爲一大院。東西兩廡。屋各二十二間。東廡之中爲體仁閣。西廡之中爲弘義閣。內府以兩廡爲銀皮段皮及瓷茶六大庫。東廡之北爲左翼門。西廡之北爲右翼門。各五間。歷階而登太和殿。殿基高二丈。殿高十一丈。廣十有一間。縱五間。上爲重簷。脊四垂。前後金扉四十。金鎖窗十六。題額曰建極綏猷。規模甚宏壯。殿前丹陛。環以白石闌。陛五出。各三層。下層二十一級。中層上層各九級。三折而上。左右置金缸各二。周徑約二人抱。抉其環擲之。鏜然聲作。移時始悠然而止。陛間共列鼎十八。殿有銅獅。高十丈。斑文似翡翠。濃潤欲滴。臺階上有銅龜銅鶴

各二人。稱之曰朱雀元武。日圭嘉量各一。大鐵缸八。兩廡四周又設鐵缸二十四。蓄儲水以消防也。每歲元旦冬至萬壽三大節及大朝會燕饗命將出師臨軒策士百僚除授謝恩各事。皆御焉。丹墀內爲文武百官行禮位。範銅爲山形。曰品級山。鐫正從一品至正從九品。東西各二行。三十有六。列於道旁。殿之正中有太和殿額。滿漢文並列。出太和門。華表並峙。石橋五道橫列。是爲內金五橋。橋下爲內金水河。是河自神武門西地溝引護城河水流入。沿西一帶。經武英殿前而至太和門外。復流經文淵閣而出紫禁城。然皆積穢成深綠色。

太和殿左右各一門。左曰中左。右曰中右。皆三間。南向。殿之後。東西兩廡各三十間。正中南向者爲中和殿。明曰中極。又曰華蓋殿。縱廣各三間。方檐圓頂。題額曰允執厥中。南北陛各三出。東西陛各一出。西廡第二連房爲銅器庫。凡祭祀視祝版及耕籍視五穀農器。皆於此。玉牒告成。則恭進於中和殿。

保和殿在太和殿後。明曰建極。又曰謹身。壯麗雖不及太和殿。而規模則過之。蓋太和殿前曾受天災。重行修復。保和殿爲明時故址也。殿九重。檐垂脊。題額

曰皇建有極。前陛各三出。與太和殿陛相屬。殿後陛三層三出。北向。殿左右各一門。左曰後左。右曰後右。皆三間。南向。前後出陛。每歲除夕筵宴外藩。每科朝考新進士。皆御焉。凡列祖寶訓實錄告成。備儀仗陳設。纂修官呈進於此殿。有景泰藍香爐等物。亦明景泰帝所製。銅皆作金色。逈非新出者所及。保和殿之後。卽大內也。

英華殿

英華殿。明代所建。在壽安宮北。白皇太后皇后以次均以此爲禮佛之所。殿前有菩提樹七株。采擷其子。以爲念珠。

傳心殿

傳心殿在文華殿東。前爲景行門。祀皇師帝師先聖先師之位。院東有大庖井。上覆以亭。

壽皇殿

壽皇殿。在景山門內正北。殿凡九室。重檐金楹。一如太廟制。供奉列聖御容。仁

宗遇元旦歲暮及聖誕忌辰。皆親詣行禮。諸皇子皇孫及近支親郡王皆從旁。爲永思殿。卽列聖苫廬地。凡瞻謁日。必於永思殿傳膳辦事。

承光殿

承光殿。在北海團城內。爲遼金舊址。凡三間。中懸大匾一。書曰大圓寶鏡。旁柱有一聯曰。七寶莊嚴開玉鏡。萬年福壽護金甌。爲孝欽后書。其前兩柱亦懸一聯云。九陌紅塵飛不到。十洲清氣曉來多。則文宗御筆也。

光緒己丑八月祈年殿災

京師北門外。有祈年殿。光緒己丑八月二十四日。寅刻。雷電交作。大雨如注。忽霹靂一聲。直擊祈年殿前所懸之額。碎墮陛上。雷火燃著懸額之木。未刻。殿中火起。煙燄自槅扇窗櫺出。燒著欂柱。其光熊熊。如赤虹亙天。守壇官弁鳴鑼報警。步軍統領發令箭。傳集官兵及五城坊官水會奔救。殿宇過高。水激不到。雖雨勢傾盆。又爲琉璃亭頂所隔。奉祀劉世印率人進殿。將列祖列宗楠木雕刻之九龍大寶座取出。而皇天上帝之寶座。火已燃及。無從措手。戌刻後。祈年殿

八十一楹及檀木雕成之朱扉黃座。悉爲灰燼。數十里內。光同白晝。香氣勃發。蓋其楹棟皆以香楠木爲之。大逾合抱。爲明成祖時所建也。火至天明始熄。丹陛上之漢白玉石欄杆。悉炸裂。二十六日奉詔懲處太常寺各官及壇戶有典守之責者。嘉獎五城水會紳董。並以寅畏天災君臣交儆之意。宣示內外大小臣工。

孝欽后訓政時之殿

殿約長二百尺。寬一百五十尺。以烏木爲之。一切鋪飾。皆黃建絨。偏左置長案。鋪黃緞。孝欽后入殿。升寶座。兩旁有孔雀毛所製之翣。各一柄。皇帝之座在其左。大臣皆跪於案前。面孝欽。殿後有若暖閣者。約長二十尺。寬十八尺。圍以雕欄。約高二尺。可容一人出入。登陛六級。即至此處。後有小屏。寶座後。有屏風。長二十尺。高十尺。

崇政殿

太祖初定遼瀋。建立宮室。卑淺其制。有茅茨土階之意。所建陪京宮殿。大淸門

內卽崇政殿。爲視政朝賀之所。其後鳳凰閣分限內外。內爲淸寧宮供奉神主。卽爲燕寢之地。其旁六宮分列。制度皆極儉樸。

體仁閣弘義閣

體仁弘義二閣在明時曰文昭武成。

文淵閣

文淵閣之名。始於明。閣制。倣浙江鄞縣范氏天一閣。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二義。以貯四庫全書。有御製記勒石。

淸福閣

淸福閣凡二間。爲頤和園扼勝之處。閣四面有窗。孝欽后輒以大間爲餐室。小間爲更衣室。蓋孝欽每至一處。必有更衣室也。

翔鳳閣

七閣藏書。在奉天者曰文溯。蓋太宗統師入關。嘗釋奠於盛京文廟。卽築翔鳳閣以譯書史。

樂善堂

樂善堂。高宗書齋名。高宗嘗自署十全老人。有小玉印刻此四字。內府圖書多押之。

倚虹堂

京都西直門外高梁橋。有倚虹堂船隖。孝欽后幸頤和園。輒於此登舟。

浴德堂

浴德堂在武英殿西北。屋三間。堂以白色煉瓦造成。人聲回應。劃然有聲。蓋乾隆時征服回部。虜獲香妃。納入後宮。而居其父母於宮外。順治門內南闈市口有所謂回子營者。卽當日回王居邸也。香妃入宮。大爲高宗愛幸。思念父母。欲歸不得。高宗乃於南海之濱。建望家樓以慰其意。其後西爲井亭。高與堂齊。亭中一井。以磚石砌成方形之水管。沿堂之後簷而過。東爲浴室。室之頂形圓如蓋。井旁之方水管。直接於此。其側一小門。鐵櫺爲窗。一磚臺有階級可登。或謂昔時此臺置一鍋爐。以煑水者。觀其布置。冷熱水俱可由管直注於浴盆。蓋此

固為高宗當日賜香妃沐浴之所。其建築。倣歐西意大利形式。說者以為當時高宗命意人設計而成也。

或又謂乾隆時。武英殿中皆貯書籍。凡欽命定刻之書。俱於殿之左右值房校刊裝潢。浴德堂為詞臣校書之所。舊稱之為修書處。此當在香妃逝世後之事矣。

浴德堂後。院落甚寬。樹木葱鬱。有河流自西北而東南。為內金水橋之經流。俗稱箭子河。左與社稷壇為鄰。

十王亭

太宗撫定遼瀋。集思廣益。造亭於宮右。遇有軍國重事。集宗藩議於亭中。而量加採擇。名十王亭。蓋宗藩有十人也。

大內應候室

光緒中。大內有宮眷應候室。在牡丹山上。地如郊野。室中陳設皆竹器。窗格雕成蜨形壽字。內懸粉紅絲簾。室後為竹棚。繞以欄杆。憑欄置椅。上懸紅紗燈。薄

暮即燃。

大內密室

孝欽后臥室旁有一室。復自此而進一過道。兩壁繪畫極美。由壁基下抽出二木塞。此壁移開。即現一室如地穴狀。無窗。先由上入房之一端。有一大石。上鋪黃褥。旁置香爐一。無他器具。其盡處又爲一過道。仍如前之木壁。如此層層推去。爲無數密室。蓋宮牆皆爲過道。每一過道。即有一密室。其中一室。孝欽收藏珍寶。光緒庚子孝欽西狩。珍寶皆藏室內。其後歸視。均未移動。蓋此室就外視之。爲一片黑石之牆。絕不見有密室也。

如意館

如意館在啓祥宮南。館室數楹。凡繪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裱褙帖軸之匠。皆在焉。高宗萬幾之暇。嘗幸院中看繪士作畫。其用筆草率者。輒手教之。有繪士張宗蒼。以山水擅長。仿北宋諸家。無不畢肖。上嘉其藝。特賜工部主事。他如陳孝泳、徐洋輩。皆以文學優長。得欽賜舉人。一體會試。或以外郡佐雜升用。亦各視

其才也。

綺花館

綺花館在頤和園。有機匠居之、織綢緞焉。每年分賞王公大臣之疋頭、皆取材於是、僅黃藍紅三色、作壽字花紋。總其成者爲尙衣某。

獅子園

獅子園爲高宗降生之地。常於世宗忌辰臨駐。

暢春園

葉洮。字金城、青浦人。胸有邱壑、大內暢春園一樹一石。皆其布置。

圓明園

圓明園在掛甲屯北。距暢春園里許、園爲世宗居藩邸時賜園康熙己丑建高宗六巡江浙。羅列天下名勝、點綴於園、其中四十景、俱仿各處勝地爲之、萬幾餘暇、題爲四十景圖詠、命詞臣校錄、刊之、頒賜王公大臣、園有門十八、南曰大宮門、曰左右門、曰東西夾門、曰東西如意門、曰福園門、曰西南門、曰水閘門、曰藻園門、東曰東樓

門。曰鐵門。曰明春門。曰蕊珠宮門。曰隨牆門。正北曰北樓門。爲閘三。西南爲一空進水閘。東北爲五空出水閘。爲一空出水閘。園水發源玉泉山由西馬廟入進水閘支流派衍至園內日天琳宇柳浪聞鶯諸處之響水口水勢遂分西北高而東南低五空出水閘在明春門北一空出水閘在蕊珠宮北水出苑牆經長春園出七空閘東入清河大宮門前甃道東西皆有湖是爲前湖大宮門五楹。門前左右朝門各五楹。其後爲宗人府內閣吏部禮部兵部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鑾儀衛東四旗各衙門等直房。東夾道內爲銀庫。又東北爲南書房。東南爲檔案房。西爲戶部刑部工部欽天監內務府光祿寺通政司大理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御書處上駟院武備院西四旗各衙門直房。西夾道之西南爲造辦處。又南爲藥房。大宮門內爲出入賢良門。五楹。門左右爲直房。前跨石橋。度橋東西朝房各五楹。西南爲茶膳房。再西爲繙書房。東南爲清茶房。爲軍機處。出入賢良門是爲二宮門凡武職侍衛引見御此門校射左右直房爲各部院臣工入直之所東西設兩罩門各衙門奏事由東罩門遞進茶膳房太監人等由西罩門出入門前河形如月中駕石橋三其水自西門來東注如意門閘口會東園各河而出出入賢良門內爲正大光明殿。七楹。東西配殿各五楹。後爲壽山殿。東爲洞明堂。圓景四十正大光明殿其一也正大光明殿東。爲勤政親賢殿。五楹。四十景之

一也殿東爲飛雲軒靜鑑閣。其北爲懷清芬。又北爲秀木佳蔭。轉後爲生秋庭閣東爲芳碧叢。後爲保合太和殿。三楹。又後爲富春樓。樓東爲竹林清響。正大光明殿後曰前湖。湖北爲圓明園殿。五楹。後爲奉三無私殿。七楹。又後爲九州清宴殿。四十景之一也七楹。東爲天地一家春。西爲樂安和。又西爲清暉閣。閣前爲露香齋。左爲茹古堂。爲松雲樓。右爲涵德書屋。富春樓。北爲御蘭芬樓。樓後爲紀恩堂鏤月開雲。四十景之一也原名牡丹臺。乾隆甲子易名丙戌年題額曰紀恩堂堂後有池。池西北方樓爲天然圖畫樓。四十景之一也北爲朗吟閣。又北爲竹薖樓。東爲五福堂。五楹。後殿五楹。爲竹深荷淨。其東南爲靜知春事佳。又東渡河爲蘇隄春曉。由五福堂渡河而北。山阜旋繞。內爲碧桐書院。四十景之一也前宇正殿後照殿各五楹。其西岩石上爲雲岑亭。書院西爲慈雲普護。四十景之一也前殿南臨後湖。三楹。爲歡喜佛場。其北樓三楹。上奉觀音大士。下祀關羽。東偏爲龍王殿。祀圓明園昭福龍王。慈雲普護之西。臨湖有樓。上下各三楹。爲上下天光。四十景之一也左右各有六方亭。後爲平安院。西折而南。度橋爲杏花村館。四十景之一也西北爲春雨軒。軒西爲杏花村。村南

爲碉壑餘清、春雨軒後東爲鏡水齋、西北室爲柳齋、又西爲翠微堂、杏花春館之西度碧瀾橋、爲坦坦蕩蕩、（四十景之一也）三楹、前爲素心堂、後爲光風霽月堂、東北爲知魚亭、又東北爲萃景齋。西北爲雙佳齋、坦坦蕩蕩之南、爲茹古涵今、（四十景之一也）五楹南向、其後方殿爲韶景軒。四面各五楹、軒東爲茂育齋、西爲竹香齋、又北爲靜通齋、茹古涵今之南、爲長春仙館。（高宗舊時四十景之一也）門三楹、正殿五楹、後爲綠蔭軒、西廊後爲麗景軒、長春仙館之西爲含碧堂、五楹、後爲林虛桂靜、左爲古香齋、其東楹有閣、爲柳齋。爲墨池雲、後爲隨安室、由長春仙館西南門逾西、爲藻園、內爲曠然堂、五楹、堂後爲貯清書屋、堂東池上爲夕佳書屋、稍北爲鏡瀾榭、東南爲凝眺樓。爲懷新館、西北爲湛碧軒、西南爲湛清華。杏花春館。西北爲萬方安和、（四十景之一也）建於池中、形如卍字。萬方安和後度橋、折而東、稍北石洞之南爲武林春色、（四十景之一也）池北軒爲壺中日月長、東爲天然佳妙、其南爲洞天日月多佳景、（舊總名桃花塢、雍正丙午高宗讀書於此、額曰樂善堂）武林春色之西、爲全璧堂、東南亭爲小隱棲遲、堂後由山口入、東爲清秀亭、西爲清會亭、北爲桃花塢、西爲清水濯

纓室。又西稍北爲桃源深處。塢東爲館春軒。東北爲品詩堂。萬方安和西南爲山高水長樓四十景之一也西向九楹。後擁連岡。前帶河流。地勢平衍。凡數頃。其地爲外藩朝正錫宴及平時侍衛校射之所每歲燈節則陳火戲於此處山高水長樓之北。度橋由山口入。梵刹一區爲月地雲居殿。四十景之一也五楹。前殿方式。四面各五楹。後樓上下各七楹。東爲法源樓。又東爲靜室。西度橋。折而北。爲劉猛將軍廟。月地雲居之後。循山徑入。爲鴻慈永祜。四十景之一也安佑宮前琉璃坊座南面額也。左右石華表各一。坊南及東西。復有三坊。環列其南。爲月河橋。又東南爲政孚殿。三楹西向。宮門五楹。南向。爲安佑門。前白玉石橋三座。左右井亭各一。朝房各五楹。內重檐正殿九楹。爲安佑宮。內中龕奉聖祖御容。左龕奉世宗御容。右龕奉高宗御容。左右配殿各五楹。碑亭各一。燎亭各一。鴻慈永祜後垣西北爲紫碧山房。前宇爲橫雲堂山房。東宕洞中。爲石帆室。東南爲豐樂軒。北爲壽華樓。迤東爲景暉樓。橫雲堂西池上爲澄素樓。西北爲引溪亭。東垣外。徑連岡三重。度橋而東。則藻芳書院也。四十景之一也內宇爲抒藻軒。後爲涵遠齋。齋前西垣內爲翠照樓。東垣內爲倬雲樓。又

東爲眉月軒。樓南稍東爲隨安室。又東敞宇三楹。爲問津。踰橋有石坊。爲斷橋殘雪。彙芳書院之南。爲日天琳宇。西前樓下之正宇也。其制有中前樓中後樓上下各七楹。有西前樓西後樓上下各七楹。前後樓間穿堂各三楹。中前樓南有天橋。與樓相屬。天橋東南重檐八方者爲燈亭。西前樓南爲東轉角樓。又西稍南爲西轉角樓。中前樓之東垣內八方亭爲楞嚴壇。又東別院爲瑞應宮。前爲仁應殿。中爲和感殿。後爲宴安殿。日天琳宇迤東稍南。稻田彌望。河水周環。中有田字式殿。凡四門。其東北面皆有樓。北樓玉宇爲澹泊寧靜。四十景之一也東爲曙光樓。殿之東門外爲翠扶樓。西門外別垣內宇爲多稼軒。七楹。其東臨稻畦者。前爲觀稼軒。後爲怡情悅目。爲稻香亭。又東稍北爲溪山不盡。爲蘭溪隱玉。多稼軒西池南。爲水精域。西偏爲靜香屋。爲招鶴磴。池後東北爲寸碧。西北爲引勝。正北爲互妙樓。澹泊寧靜度河橋而西。爲映水蘭香。四十景之一也東南爲釣魚磯。北爲印月池。又北爲知耕織。爲濯龍沼。西南爲貫織山堂。祀蠶神。映水蘭香東北。爲水木明瑟。四十景之一也其北稍西爲文源閣。上下各六楹。乾隆甲午年所建與文淵閣文津閣

（皆貯四庫全書並有記）閣西為柳浪聞鶯。西北環池帶河。為濂溪樂處。（四十景之一也）後為雲香清勝。東為芰荷深處。折而東北。為香雪廊。廊東為雲霞舒卷樓。為臨泉亭。其南為彙萬總春之廟。正殿為蕃育羣芳。東北為香遠益清樓。西為樂天和。為味眞書屋。又西為池水共心月同明。廟東沿山徑出。為普濟橋。濂溪樂處迤北對河外稻塍者。為多稼如雲。（四十景之一也）前為芰荷香。東南為湛綠色。東北為魚躍鳶飛。（四十景之一也）四面為門。各五楹。東為暢觀軒。西南為鋪翠環流。樓南為傳妙室。又南出山口。為多子亭。其東禾疇彌望。河南北岸仿農居村市者。曰北遠山村。（四十景之一也）北岸石垣西為蘭野。後為繪雨精舍。其西南為水村圖。又西有樓前後相屬。前為皆春閣。後為稻涼樓。又西為涉趣樓。右為湛虛書屋。東北度橋。折而西。為湛虛翠軒。又西為耕雲堂。為若帆閣。西南臨河為西峯秀色。（四十景之一也）河西為小匡廬。東為含韻齋。又東為一堂和氣。又東南為自得軒。後垣東為嵐鏡舫。西為花港觀魚。迤東東西船塢各二。北為四宜書屋。（四十景之一也）安瀾園（乾隆壬午賜海寧陳氏園名。因仿此。有宸翰記）之正宇也。東南為葄經館。又南為采芳洲。後為飛睇亭。東北為綠帷舫。

西南爲無邊風月之閣。又西南爲涵秋堂、北爲烟月清眞樓。樓西南爲遠秀山房。樓北度曲橋、爲染霞樓、西宜書屋之東、臨池樓宇、爲方壺勝境、四十景之一也南建二坊。其北爲噦鸞殿、爲瓊華樓、殿東爲蕊珠宮、宮南船塢、西北爲三潭印月、度橋爲天宇空明、後爲澄景堂、東爲清曠樓、西爲華照樓、澡身浴德四十景之一也在福海西南隅、卽澄虛榭。正宇南爲含淸輝。北爲涵妙識。折而西向爲靜香館、又西爲解慍書屋。西南爲曠然閣。北度河橋。爲望瀛洲、其北爲深柳讀書堂、爲溪月松風。平湖秋月四十景之一也在福海西北隅、正宇西爲流水音、東北出山口臨河爲花嶼蘭皋。折而東南度橋、爲兩峯插雲、又東南爲山水樂、其北爲君子軒、爲藏密樓。爲蓬島瑤臺、四十景之一也在福海中央殿前、東爲暢襟樓、西爲神洲二島東偏爲隨安室、西偏爲日月平安報好音、東南渡橋爲東島、有亭爲瀛海仙山、西北度橋爲北島。接秀山房、四十景之一也在福海東隅、正宇後爲琴趣軒、其北方樓爲尋雲。東南爲澄練樓、樓後爲怡然書屋、稍東佛堂爲安隱幢。南爲攬翠亭、別有洞天四十景之一也在接秀山房之南、依山臨河。西曰納翠、西南曰水木淸華之閣、稍北

爲時賞齋。西爲夾鏡鳴琴。（之四十一景也）南爲聚遠樓。東爲廣育宮。前建坊座。後爲凝祥殿。宮東爲南屏晚鐘。又東度橋爲西山入畫。爲山容水態。西爲湖山在望。爲佳山水。爲洞裏長春。涵虛朗鑑（之四十一景也）在福海東。曰雷峯夕照。正宇其北。稍西爲惠如春。又東北爲尋雲榭。又北爲貽蘭亭。爲會心不遠。其南爲臨衆芳。爲雲錦墅。爲菊秀松蕤。爲萬景大全。廓然大公（之四十一景也）在平湖秋月之西。前爲雙鶴齋。西爲環秀山房。西北爲規月橋。爲臨湖樓。東北爲綺吟堂。又北爲采芝徑。經岩洞而西爲峭蒨居。西爲披雲徑。爲啓秀亭。爲韻石淙。爲芰荷深處。北垣門外爲天眞可佳樓。西垣外爲影山樓。坐石臨流（之四十一景也）在水木明瑟東南。灣泊寧靜之東。麯院風荷（之四十一景也）又在坐石臨流東南。碧桐書院正東。其西佛樓爲落伽勝境。其南跨地東西橋九空。坊楔二。西爲金鰲。東爲玉蝀。金鰲西南。河外室爲四圍佳麗。玉蝀東亭爲飲練長虹。又東南度橋折而北。設城關爲寧和鎭。其東南爲東樓門。其北爲同樂園。前後樓各五楹。前爲淸音閣。東爲永日堂。中有南北長街。街西爲抱璞草堂。街北度雙橋爲舍衛城。前樹坊楔三。城南面爲多

寶閣。內爲山門。正殿爲壽國壽民。後爲仁慈殿。又後爲普福宮。城北爲最勝閣。洞天深處（高宗御書四十景之一也）在如意館西稍南。前宇乃諸皇子所居。爲四所。東西二街。南北一街。前爲福園門。四所之西。爲諸皇子肄業之所。前爲前垂天貺。中爲中天景物。東宇爲斯文在茲。（神龕懸至聖先師像）後爲後天不老。（四額世宗御書圓明園冊）

圓明園被災

咸豐庚申。十月十六日。英法聯軍至天津。文宗方園居。聞敵至通州。倉卒率后妃幸熱河。十九日。英人至圓明園宮門。管園大臣文豐當門說止之。敵兵已去。文知奸人必乘間起。守衞禁兵無一在者。索馬還內。投福海死。奸人乘時縱火。入宮刼掠。敵兵從之。火三晝夜不熄。

安樂渡

故事、皇帝在圓明園御舟徐行。則岸上宮人必曼聲呼曰安樂渡。遞相呼喚。其聲悠颺不絕。至舟達彼岸乃已。文宗出狩時。穆宗尚在抱。戲效其聲。上撫穆宗首曰。今日無復有是矣。言訖。潸然淚下。內侍等皆相顧悽惶不已。

綺春園

含暉園在圓明園東。有複道相屬。仁宗三女莊敬公主釐降時。賜居於此。公主薨。額駙索特那木多爾濟照例繳進。又以成哲親王寓園西爽村均併入綺春園中。道光時。宣宗尊養孝和后於綺春園。文宗初元。亦奉孝靜后居此。問安視膳。一如道光間禮。蓋文宗幼時失母。爲孝靜所撫育。故卽位後。孝靜由康慈皇貴太妃尊爲太后也。咸豐庚申淀園之災。綺春亦同歸煨燼矣。

頤和園

光緒乙酉冬。有詔天下今已太平。可重修凊漪園。以備臨幸。改名頤和園。然苦於籌款無術。恭邸爲孝欽后言。以興辦海軍名義。責疆吏年撥定款。就中挪移十之六七。園可成也。孝欽用其言。北洋海軍粗以成立。甲午敗後。盡移各省所解海軍經費。以建頤和園。常年經費亦頗不貲。白玉石階級每年一易。易後。太監必椎而碎之。碎則更修。龍舟亦然。蓋必如是而始可漁利也。

園在京外西北隅。距城可二十里。依萬壽山。圍昆明湖以爲之。由東角門過仁

壽門。殿宇巍巍。其上有題額曰仁壽殿。入殿門。內有院。院中卽月臺第一層行列四鼎。第二層行列二龍二鳳二缸。皆以銅鑄。殿有寶座。門皆封鎖。又西行不數武。有一額題曰水木自親。西卽昆明池。池之北有樂壽堂在焉。堂卽孝欽后寢宮。堂前亦有月臺。旁有一亭。如花園暖房然。中藏柏樹一株。似珊瑚狀。又曲折而西。迴廊灣轉。約數十丈。北有山。山巔有臺。曰國華臺。高數十仞。臺下有殿。題曰排雲殿。殿最大。向爲朝賀之所。內有二聯云。萬笏晴山朝北極。九華仙樂奏南薰。又寶祚無疆。萬年綿蕃祿。天顏有喜。四海慶蕃釐。殿內十錦樹數十座。高接棟宇。循階而上。石級十四層。月臺上列銅缸銅鼎各四。銅龍銅鳳各二。殿門旁柱上。有聯題曰。崧岳大雲垂。九如獻頌。瀛洲甘雨潤。五色呈祥。殿後有閣。題曰佛香閣。循級而上。入偏門。門內石坊一。上題七字曰。暮靄朝嵐常自寫。又北上至寶雲閣。閣如八卦形。門欄棟檻。皆生銅所鑄。質堅固。叩之隆隆有聲。風雨不蝕。高約四五丈。內長方棹一。亦然。由閣東下。卽太湖假山。山有洞。迴環彎曲。如蟻行九曲珠然。出洞而上。不覺至佛香閣焉。閣中供佛。佛旁二侍像皆

金色閣後有亭。曰衆香界。萬壽山最高處。以此及佛香閣爲極矣。南出一門。題曰導養正性。門前有短牆。危立山際。倚牆南望。池面皆冰。其亭臺樓閣。歷歷如繪。又東下石洞。至一殿。題曰轉輪藏。旁有數亭。亦八方形。轉輪藏有二。係木製。作十數層塔形。每層木佛數像。每藏高約三丈。能自轉不息。庚子之亂。洋人入園後。二藏遂不能自轉。有數日規。以石製之。表面鐫十二地支及晷刻度數。中豎一鋼針。太陽照之。針影在石上。卽知何時何刻。又一亭中立一大石碑。題曰萬壽山昆明湖六大字。轉至德暉殿。額曰敷光縈慶。至此已入排雲殿之東偏矣。又西一殿。曰聽鸝殿。殿對面一臺。卽孝欽聽戲處也。又曲折而東上。至一亭。題曰畫中遊。殿宇結構最妙。有數聯句云。境自遠塵皆入詠。物含妙理總堪尋。幾許崇情託遠跡。無邊佳況愜香襟。雲閒歸岫連峯暗。飛瀑垂空漱石涼。幽籟靜中觀水動。塵心息後覺涼來。川巖獨鍾秀。天地不言工。山色因心遠。泉聲入目涼。旁有石洞。入折而出。聳立一石坊。則題山川映發使人應接不暇十字。又至一亭。題曰湖山眞意。結構亦極佳。爲孝欽納涼用膳處。蓋已在山之巔矣。向

北俯視園牆外約十里許。即爲市。又由亭步至最高處、有一樓、題曰智慧海。對面有圓門三。題曰祗樹林。樓之後面稍低處。東北數里外。平地上之短破牆垣。即圓明園。乃咸豐庚申英法人所燬者。又東行山巔數里。路皆鋪以水磨方磚。雖山嶺一起一伏。而平仍如砥。後有一亭。題曰薈亭。循是而下。至景福閣。爲孝欽進小米粥處。又過如意莊。平安室。至樂農軒。軒正中有空椅一。即御座也。後列條几。左有西式搖椅一。上覆黃幔。又由此東南下。至矚新樓。涵遠堂。堂前一池。池通山泉。水清而涔涔有聲。恍有碧天深處氣象。曲欄畫楹。備極清幽、眞紅塵飛不到處也。池旁有和春堂。堂畔有橋。曰知魚橋。橋之四面。皆有亭臺。河流澌瀝。清而且漪。又過一院。南北房舍各四五間。南向者內存一船。北向者內藏圖書集成一部。又西行至德和園。內一殿。曰頤樂殿。殿前一大戲臺。臺高三層登頂西望。玉蘭堂即在目焉。是爲德宗寢殿。殿兩邊廂房各十一間。每間界以木板。如戲園之包廂座然。爲賞王大臣聽戲處。又南行至昆明湖。循東偏牆而行。約二里。行至宮門。左立一碑。即織女石高約四五尺。係甲申年立。右臥一牛。即牽牛

長約四五尺。乃範銅鑄成。中有白石臺階數層。卽孝欽后登小輪遊昆明湖處。又西行過十七空橋。北行至龍王廟。廟有數聯云。天外是銀河烟波宛轉。雲中開翠幄香雨霏微。列岫展屏山雲凝罨畫。平湖環鏡檻波漾空氣。廟門外東西南三面。皆立有石坊。廟後卽涵虛堂。堂後卽昆明湖。隔池西北望。約二三里卽石房也。偏西者。卽玉泉山也。

明之重器寶物。全儲大內。高宗時常幸三海。乃擇所喜之各物。移列三海各處。凡本朝所收聚之物。大都在是。其中美術書畫碑冊金石。不可以數計。碧犀寶石翡翠珠寶等件亦甚多。近數十年。各督撫所搜剔而呈進之寶物。悉入其中矣。

頤和園戲臺

戲臺在大院中。三面可觀。有樓五層。一層如常式。二層如寺廟。以演神鬼雜劇。三層爲佈景之用。兩旁皆平房。其外有廊。爲恩賞王公大臣聽戲處。正對戲臺者。有屋三間。高一丈。孝欽后聽戲所坐。偏右一間。爲休息室。臨窗有長匟。坐臥

可隨意有時鑼鼓喧天孝欽能酣眠不醒戲中佈景暗合西法皆太監為之每齣竣事亦如西劇之分幕且孝欽暇時喜閱小說常自排戲以為能也

寶蓮航

頤和園有船隝琢石而成在仁壽殿西南與萬壽山相對舊名寶蓮航亦名石舫光緒中葉昆明湖始置小輪舟二艘復於園外東南隅設電汽房專司園中電燈

頤和園窗絹之字畫

頤和園槅牕之絹均鄭沅所作皆楷書也下有臣某某敬書字樣餘皆倩李某代之並有畫花卉翎毛者

智慧海

智慧海在頤和園中其景與瀛臺髣髴中秋前數日內務府執事諸員預傳綵匠紮成月宮一座臚陳各物甘鮮水乳風薰海錯燦然大備中秋夜孝欽后率領德宗后妃等向太陰致祭親支王大臣及供奉諸臣各乘龍舟來往水天一

碧。夜色清華。簫鼓之聲。中流不絕。已而賜宴。命盡歡。時撤御前珍膳。指名給予。迴帆轉柁。當在東方既白時矣。

孝欽后大興土木

光緒初。恭王當國。謹守繩尺。三海小有殘破。亦未修。孝貞孝欽兩太后率帝后等幸海時。恭王必從。孝欽輒曰。此處宜修矣。恭王正色厲聲而言曰。是。孝欽亦不再言。孝貞則曰。無錢奈何。及孝貞賓天。恭王出軍機。以醇王繼任。於是迎合孝欽者。先修三海。包金鰲玉蝀於海中。金鰲玉蝀。橋名也。橋之南北二牌坊。一曰金鰲。一曰玉蝀。自國初以至光緒己卯。皆在大道旁。爲西苑城赴後門之大道。橋旁卽承光殿。俗呼圓殿。又名團城子。如一小城然。上有雉堞。中僅一殿。曰承光。亦不甚宏大。四圍甎殿數十間而已。大玉甕卽在此殿院內。以石亭覆之。亭柱四方。刻諸臣一和御製玉甕詩。玉甕直徑三尺。甕外刻龍魚波濤之狀。甕內刻高宗御製古風一篇。玉色蒼白。滑不留手。高約二尺。不知何代之物。然猶以西苑在城中。山水之趣。不及郊野。乃又有重修圓明園之議。其後以圓明園荒蕪歲久。水道阻塞。不如萬壽山昆明湖水面廣闊。施工較易。乃輟圓明園工而修萬壽山。且錫名爲頤和園。不三年園成。孝欽率帝后等居之。自移園後。每日園用萬二千金。園設電燈廠。小鐵道。小汽船。每處皆有

總辦幫辦委員等數十人。光緒甲午。敗於日本。李鴻章常恨恨曰。使海軍經費按年如數發給。不過十年。北洋海軍船礮。甲地球矣。何至大敗。此次之辱。我不任咎也。

南苑

南苑在京城南。爲元時南海子故址。亦名飛放泊。廣百餘里。國初作東西二宮。有珍禽異獸奇花佳果。乾隆以後。謁陵回蹕。輒於此行春蒐之典。晾鷹臺在苑之迤南。蒐畢。命虎鎗營人員殪虎於此。乾隆時。孝聖后。道光時。孝和后。皆嘗一幸南苑。光緒辛丑冬。德宗奉孝欽后回鑾。壬寅癸卯。謁東西陵。均至南苑駐蹕數日。

南北海小修工程

光緒乙酉夏。德宗幸南北海。小修工程銀十三萬兩。而任其事者。僅拆後牆以培前牆。糞塗飾一時而已。

南海

南海子。明之上林苑也。國朝因以爲閱武田狩之所。同治以還。神機營將士歲往駐紮。輒秋去而春歸。

南海遍種荷花。幾爲大內之冠。中有殿曰瀛臺。旁有佛照樓。瀛臺四圍皆水。一九曲板橋通之。壁上貼落。（即字畫也）皆國初三王眞蹟。又有成親王寸楷赤壁賦一大幅。房闥曲折數十間。極精雅。即光緒戊戌變政以後。孝欽后幽德宗之處也。自是而瀛臺之名以著。

佛照樓

佛照樓在南海。即儀鸞殿故址。殿燬於光緒庚子之亂。回鑾後重修。三字爲孝欽后御筆。亘於栲栳樓頂上下左右。畫一蒲桃架。四壁皆蒲桃也。樓柱畫百鳥朝王。無一同者。即此一項。已報銷十五萬金。全樓共費五百餘萬。悉倣西式。佛照樓左。有一兩卷樓者。與佛照樓互相環拱。如鳥張翼。佛照樓內有電燈。其鍋鑪等件。即在附近。汽筩直上高與雲齊。一至夜間。則几上瓶鑪。壁間琴劍。皆以玻璃製就。無一不照耀通明。

團城內之宮殿碑碣

團城子在北海。入門後有牌坊二。一曰積翠。一曰擁嵐。中施石橋。北行。入永安寺。石級百餘。陡然直聳。游人拾級而上。路狹難行。若繞行山之西麓。則坦如矣。既上一層。旁有洞口。繞西行。登白塔山頂。塔高十餘丈。圍八九丈。塔前有佛殿一。殿外全以瓦佛砌成。若頤和園之智慧海。惟佛皆紫衣。而不及智慧海瓦佛之大。其製造之工。亦簡甚。佛殿銅門四扇。不可開。自窗隙觀之。乃千手千眼菩薩。皆銅質。像貌獰惡。而最上中間之面目。則又若婦人。在白塔山之上。俯觀三海及宮禁。歷歷如在掌中。山下碑碣甚夥。有雍正時碑二座。高丈許。碑下皆有霸下。或云屓屭。霸下乃龍生九子之一可以負重謂之屓屭者誤也蓋碑首之龍形乃屓屭因屓屭好文故施於碑上塔為雍正庚戌所建。碑文為雍正時大學士寧完我所撰。時有喇嘛名惱木汗者。請以佛教佐治。可以壽國安民。上從其請。故建白塔。費錢五萬二千餘。為喇嘛奉經。塔上有藏文七字。山下又有高宗御製碑二座。一則考據白塔山之歷史。略云。白塔山。金時名瓊華島。故京城八景。瓊島春陰為其一。一名萬歲山。一名萬壽山

一名大山子。明詩萬歲山前擂大鼓猪袍將軍號威武卽指此又有一碑大書崑崙二字。石色白殆艮嶽石也。狀類石玉。碑下爲長方石。石上有古柏二株。高二丈許。碑後有高宗御題詩。題爲悅心殿卽景作。其詩云。飛閣流丹切灝空。登臨縱目興無窮。北憑太液半鋪鏡。南接金鼇側飲虹。冬已半時梅馥馥。春將迴處日融融。摩挲艮嶽峯頭石。千古興亡一覽中。山後松柏叢雜。山麓有石洞二。西洞曲折數丈。洞口有小閣一處。署酣古堂。亦高宗御製也。俯臨巨閣。卽三希堂刻石所在。從酣古堂行。不數武。有仙人承露盤。仙人銅製。聳立石上。手承巨盤。東洞曲折十餘丈。洞口小亭。有高宗御製盤嵐精舍匾額。紆徐而下。洞中日光黯澹。陰氣森森。蓋仿椿林九谿十八澗而作。其石皆天然古秀。山之北麓有曲檻迴廊數百間。中有一亭。高宗御製匾額。署湖天浮玉四字。遠望北海。一碧無際。至此乘小舟北行。對面爲靜心齋。舟中西望。有巨坊。一署華藏界。琉璃璀璨。登岸後入靜心齋。其內爲鏡清齋。齋後爲沁泉廊。西有枕巒亭。再西有疊翠樓。東有罨畫軒。迴廊曲折。惟窗櫺殘缺。光緒庚子所損者也。迤西爲大慈眞如寶殿。殿之楹柱栟櫚。皆

用楠木。地皆砌文石。方約二尺。富麗雄偉。爲頤和園所無。殿內有銅塔二。高約二丈。殿之正面有大佛三尊。東西有十八羅漢。而東側羅漢則短。其三殿上有御製黃紙墨書匾額二。一爲慈育萬有。一爲恒河演乘。又有一亘寺。自庚子輟工。迄未建成。五龍亭北又有一亭。卽快雪堂石刻所在。再西佛寺則前殿圓形。壯麗無比。中爲旃檀山。上列銅佛。悉失於庚子歲。後殿立巨佛。背有千手眼。後爲木梯。較在雍和宮者尤雄偉。殿前碑刻。仿正定之天寧寺。再西別院北向。有殿五楹。中植石。分八面。上下置木轉輪。石刻五代貫休畫十六尊者。極清奇古怪之致。東有藏經版處。庚子亦燬。殆爲乾隆重定本柏林寺所有龍藏。卽其版也。

雪池冰窖

雪池冰窖在北海陟山門內。爲諸冰窖之冠。御用取給於此。都城內外。如地安門外。火神廟後。德勝門外西。阜城門外北。宣武門外西。崇文門外。朝陽門外。南皆有冰窖。以歲十二月藏冰。來歲入伏頒冰。各部院官學皆有之。掌以工部司

員一人。以數寸之紙印爲小票名冰票爲領冰之劵。然年久弊生雖有此票。而給冰絕少。殆不能供一人之需。故亦不復領票。而冰多售於市矣。

太液池

太液池。在西苑門內。南北亙四里東西闊二百餘步。舊名西海子。上跨石梁。約廣二尋。修數百步。兩崖闌楯。皆白石鐫鏤。中流架木。貫鐵縴掣之。可通巨舟。東西峙華表。東曰玉蝀。西曰金鰲。蓋橋名也。橋有九門。爲禁院來往大道。夾岸楡柳松槐。皆數百年物。中有人字柳一株。乾隆間。風吹一枝着地。本株傾欹欲倒。高宗命以折枝撐拄。既而成活。與本株作人字形。因以名之。御製詩云。借問人稱誰氏。依稀彭澤先生。其風致可想。池有中海南海北海之分。木石亭臺。類多三朝古蹟。光緒朝。更增飾西洋物品。璀璨絢爛。益勝於前。池在金時名西華潭。元名太液。明又稱金海。四時風景。以秋爲最佳。高宗於池中立一亭。名水雲榭。大書太液秋風四字。爲燕京八景之一。

瓊島

瓊島。卽瓊華島。踞太液池。奇石疊成。巑岏岝㟧。相傳爲宋代艮嶽之遺。自汴中輦至燕者。巓有古殿。聞爲遼蕭太后洗妝臺。又有辨爲金李宸妃妝臺者。又有辨爲元英英來芳館者。最後有人辨爲廣寒殿舊址。因殘石壞礎猶刻雲物及廣寒殿字也。後爲普安佛殿。上建白塔。又名白塔山。山左立一碣。御書瓊島春陰四字。亦燕京八景之一也。

暢觀樓

西直門外三貝子花園。自改爲農事試驗場。德宗奉孝欽后親往閱視。以場中高樓爲傳膳之所。孝欽命之曰暢觀樓。其餘自在莊豳風堂諸額。亦皆御題。

皇史宬

皇史宬建自明。四周石室。中藏金匱。國朝因其舊制。尊藏實錄聖訓玉牒諸鉅編寶笈琅函。依次排列。至嘉慶丁卯。高宗實錄聖訓告成。則卷帙宏富。增於舊時數倍。仁宗特命所司重加修葺。將金匱分列石臺。諏吉尊藏。並諭閣臣云。我國家億萬斯年。篤祜延釐。正未有艾。嗣後石室充盈。卽於兩配殿仿照石室規

制。建造分貯奕葉遵循。永遠無替。此旨並交內閣存記。

大學士直廬

內閣大學士直廬。在昭德門東南隅。門西向。閣南向。後於閣東北開正門。與文華殿相對。沈德潛夜宿中書省詩云。獨宿絲綸閣。虛堂燈火清。窺檐星漢影。記夜柝鈴聲。報稱慚須鬢。疎慵負聖明。家園通夢寐。游釣憶平生。

侍衛直宿處

侍衛直宿處。在貞度門外西廡。

槐樹院子

瀛臺之北。有勤政殿。爲孝欽后德宗居海子時披閱奏本之處。其東偏有一小院。以院有大槐樹一株。俗呼爲槐樹院子。則軍機大臣辦事處也。每日各處奏事。均先至外奏事處。次日。由軍機大臣恭呈御覽。既奉如何辦理之諭。卽退值。交軍機章京遵照所諭明發廷寄交片。分別擬稿由各大臣核定。立卽繕就。復由各大臣呈覽。當日卽發。統計祇須兩日。故各大臣每日入內辦事。必隨帶值

班小軍機多人。以小軍機所居之地。距勤政殿太遠。往返須二三小時。而交辦事件時。兩宮仍在勤政殿等候。及各小軍機謄眞進呈後。費時已不少矣。

上書房直廬

上書房有樂泉。爲乾隆己卯歲張文恪公泰開直上書房時。得於園廬之東。愛其甘冽。甃以文石。繪圖徵詩。遂自號樂泉老人。嘉慶間。泉漸蕪沒。僅餘涓滴。道光戊子。田季高嵩年募夫淘濬。深八九尺。甃石無恙。果有泉自西北石罅涌出。踰日而清澈一泓。其光如鏡。環植新柳。頓復舊觀。又葉棣如閣學觀儀所居處。有一小阜。可望西山。棣如築亭其上。名之曰葉亭。又祁文端於道光辛卯奉母入都。筮得井之上爻。已而被命重直南齋。並詔許就養園廬。因名直園。屋後之井曰孚井。嗣徐少空士芬居之。製竹筩爲恒升車。仿區田之法。試之有驗。辛丑季秋。置酒。邀孫文定瑞珍。杜文正受田。賈文端楨。張文毅芾。何制軍桂淸。觀刈稻。又祁文端有食筍齋十詠。曰竹徑。齋南竹三叢。當塗手植。遂以名齋。東南隅兩叢。西北牆下一叢。文端所補也。春夏雨足。筍迸地而出。交柯亂葉。款扉者披

翠而乃入焉。曰老屋。循竹而西。過牆而南。老屋三間。楡柳之下。園廬昔燬於火。獨此屋與近光樓巋然尙存。曰借春陰館。館當老屋之北。檐角海棠一株。高三四丈。花時。與客飲酒賦詩其下。取放翁詩意。名之曰東峰。上有老楡。高出羣木。下有樂泉。清冷如鏡。峰在齋東。故名。曰月湖。門對南湖。水天一碧。園木蒙密。到此豁然開朗。曰影荷橋。石橋界南北兩湖之間。荷花開時。榮紅漾碧。如畫舫然。曰見山臺。橋東北水折處。突起一小岡。出館之背。項若平臺。登之。可見西山。曰藥坡岡。自北而南。尾注於齋。奇石環之。高下雜植藥草桔梗數叢。挺秀可愛。花開如紫玉琖。野菊緣坡。入秋特盛。曰雨香沜。齋之後爲北湖。鎖以重岡。跨以橫橋。林陰四匝。幽邃無盡。曰洗硯池。北湖之潯。藥坡之脚。爰有磐石。可濯可沿。此十景。皆文端命名也。又程春海侍郎直舍在東峰下。有屋一區。侍郎題曰樂泉西舫。又食筍齋後土阜有嘉樹三。居者過者皆罔識其名。程辨爲杻。因著杻賦。

雍正初南書房遺跡

南書房後院壁。有世祖幼年習彈痕跡。又桐城張文端靜海勵文端二公。在南

書房。每入直。於阬（按阬坑炕三字皆無牀榻義北人皆呼臥榻爲阬）邊坐處。以辮髮抵壁。久而髮印漬紙。至康熙末尙存。

南書房舊直廬

南書房舊直廬。在禁園東如意門外。乾隆間翰林入直之所。嘉慶初。復於勤政殿東垣。賜屋三楹。地逾清切。而舊直廬亦不廢。道光初年。凡奉命校勘書畫者。輒留連累日。諸臣退直餘暇。亦時憩此。有宮監守之。

午門公署

稽查上諭處內閣誥敕房。皆在午門內東廡。起居注公署。繙書房。皆在午門內西廡。

廣州某巡檢署

廣州某巡檢署特宏偉。埒司院。且巡檢繫銜必特授。聞始自雍正中。巡檢某爲世宗舊人。特尊是官。後遂相沿。

葉爾羌辦事大臣署

葉爾羌西域一大都會也。其辦事大臣衙署。卽小和卓木之花園。有大池。池中有八面亭。有長橋。高下曲直可達。亭前居室臨水。有艇。艤水旁。開門可泛舟。其地恆燠。夾水長堤。花木若春。垂楊兩岸。掩映碧水。西域無楊。惟此園有之。居其中者。恍如游西湖也。

粵西貢院

貢院形勢之佳。粵西爲首。本明靖江王府。俗號皇城。在城東北。別有內城。向南曰正陽門。背倚獨秀峯。天然一枕。由外而內。疊階千有餘級。至至公堂上。千峯環抱。若無數筆杖。奇峭插天。俗云五百匹馬奔桂林是也。

表門

上海舊有之縣監獄。宣統庚戌改建新式監獄。舊時蕭王殿等附會之建築。概行廢除。獨獄門之名。改後仍舊。則表門者是也。光緒朝李超瓊令上海時。有人舉以爲問。李云。此表字係獸名。另有一麦字。亦獸名。與表互爲雌雄。至讀作何音。解作獸類。是否別有引證。且獄門之名。何取此表獸。迄無人得其解者。

會館

各省人士僑寓京都。設館舍以爲聯絡鄉誼之地。謂之會館。或省設一所。或府設一所。或縣設一所。大都視各地京官之多寡貧富而建設之大小凡四百餘所。且不獨京都也。外省府州縣亦合官商而通力合作之。惟不及京師之多。且又有數省合建者。

公所

商業中人醵資建屋。以爲歲時集合及議事之處。謂之公所。大小各業均有之。亦有不稱公所而稱會館者。

淸稗類鈔

第宅類目錄

	頁
京都內城屋宇	一
京師正子午線	一
古藤書屋	二
劉文淸故第	二
三王府四王府	二
慶僖親王得和珅故宅	三
恭王邸	三
兩公主第	三
舊居	四
接葉亭	四
千年鐵門限	四
寧古塔家屋	五
留琴堂	五
穴居	六
洛陽家屋	六
閩屋之特式	六
黃莘田十硯齋	七
阮文達重建曝書亭	七
退省菴	八
辰州苗屋	八
蠻房	八
廣州瓦面有曬臺	九
龍土司第	九
回人屋宇	一〇
纏回屋宇	一一
猓猔屋宇	一一
臺灣番民屋宇	一一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第宅類

京都內城屋宇

京師內城屋宇。異於外城。外城參仿南式。庭隘而屋低。內城不然。門或三間或一間。巍峨華煥。二門以內。必有聽事。聽事後又有三門。始至內眷所住之室。俗稱上房。其巨者略如宮殿。大房東西必有套房。曰耳房。左右有東西廂。必三間。亦有耳房。名曰盝(音婆)頂。或從二門以內。卽以迴廊接至上房。其式全仿王公邸第。蓋內城諸宅。多明代勳戚之舊。及入國朝。而世家大族。乃又互相仿效。所以屋宇日華。

京師正子午線

京師建築屋宇。其定方。無用正子午線者。雖皇宮亦必略斜。俗傳正陽門城西數武。埋有石獸。地安門外橋下有石猪。卽爲京師之正子午線。

古藤書屋

新城王文簡公士禎京師故宅在京城琉璃廠街火神廟西夾道內有古藤一株數百年物也文簡昔署其門曰古藤書屋

劉文清故第

劉文清公故第在京師驢市胡同西首南北皆是至光緒中其街北一宅改爲食肆屋宇不甚深邃正室五楹階下青桐一株爲劉手植街南牆上橫石刻劉石菴先生故居七字其後屋易主北宅久圮橫石亡矣

三王府四王府

乾隆朝和珅枋國韓城王文端公杰與之同朝和嘗傾之譖於高宗謂其家有三王府四王府上因以密旨授陝撫令其託故猝至韓城親視文端第並詢所謂三王府四王府者旣見湫隘如寒士其三府四府則就其姓與行而戲呼之者也以實密奏一日上謂文端曰卿爲宰相而家宅太陋命賞內庫銀三千兩修之文端悚然不知所由

慶僖親王得和珅故宅

慶僖親王永璘。爲高宗第十七子。貌豐頎。性直厚。敦友誼。御下甚寬。護衞於衆中倨傲之。亦不責也。高宗末年。有私議儲位。並欲致和於法者。王曰。天下至重。何敢妄覬。惟冀他日將和珅邸第賜居。則願足矣。仁宗親政。和宅籍沒。卽賜王居之。庚辰春薨。仁宗震悼。賻襚甚優。異於他邸焉。

恭王邸

恭忠親王邸。在京師銀定橋。舊爲和珅第。從李公橋引水環之。故其邸中山池亦引溪水。珅敗。既以賜慶僖親王。其後恭王分府。乃復得之。邸北有鑑園。則恭所自築也。

兩公主第

仁宗四女莊靜公主。下嫁土默特貝子瑪尼巴達拉。賜第在京師德勝門內東蔣家房。與成哲親王第。均賜用玉泉山水。引入邸中。城中諸邸皆無此也。其後人貝子棍布札布尙居之。高宗四女和嘉公主額駙福隆安故第。在後門內焉。

神廟後改大學堂。

舊居

某君言、其家本居京師石駙馬大街七爺府之旁。咸豐季年。其祖經營是屋。費錢二四萬緡有南院北院、張文襄公之洞常相過從屢謂是屋結搆甚佳後爲醇邸所購、爲其太福晉所居。太福晉與德宗曾親臨是屋內監等亦相隨至。見內眷侍立、太福晉曰。汝輩乃漢人。多裹足不可跕立因賜坐焉。宣統中、一大樹被伐。中有蛇數十。蟠伏可怖。乃孝欽后昔令伐去者時監國攝政王承旨辦理也。

接葉亭

京師爛麵胡同有接葉亭。國初杭人湯西厓少宰所築也。查他山有詩。光緒中杭人徐花農侍郎琪亦居之、顏曰小接葉亭。至張叔憲之自名其居爲接葉亭者。非故址也。

千年鐵門限

京師宣武門外菜市口北之鐵門。其地有兵馬司署及文昌歌院。向傳居此不利。自歸安姚文僖卜居後。數十易主。後喬松年河督修葺之。題門額曰千年鐵門限。蓋欲爲久居之讖也。然不兩年。喬由倉場侍郎外授胡左都繼之。一年卽貶官。徐壽蘅侍郎、馬恩溥閣學、皆居此。甫逾年。徐丁憂。馬出爲江蘇學政。卽卒。此皆三年中事也。所謂三年者。卽同治壬申癸酉甲戌也。越數年。而司署歌院皆不存。姚喬舊居。亦土木屢改。不可復識矣。

寧古塔家屋

寧人之屋似上古。爲巢爲營窟。木無斧鑿痕。卽樵而駕。貫以繩。覆以茅。列木爲牆而墐以土。必南向。迎陽也。戶樞外而內不鍵。避風也。室必三炕。焉南曰主。西曰賓。北曰奴。牛羊雞犬與主伯亞旅共寢處一區焉。後則漸分別矣。漸障之。成內外矣。有牖可以臨窗坐矣。漸有廡廬矣。有小室焉。下樹高柵曰樓子。以貯衣皮。無檻。而陰者曰哈實。以貯豆黍。

留琴堂

劉公勇棄官入蘇門、依孫夏峯、嘗築堂於孫所居之側、久之、厭其蕭寂、棄所攜一琴於堂而去、因名留琴堂。

穴居

山陝河南一帶、頗有仍如上古之穴處者。開山爲穴、有門有窗、光可入屋、所異者。特屋頂與牆壁皆山土耳。然冬溫夏涼、且收藏食物於中、可經年不壞、且造穴屋之價。有時昂於木屋。穴上仍有樹木街道、不費地之面積。

洛陽家屋

洛陽人民之房屋形式。如南方廟宇、矮而小、無樓、且有樑無柱。樑椽即架於壁。（有諺云田靠天屋靠壁人靠命）屋瓦有陰無陽。兩瓦搭界之處、用泥灰塗之。以土築墻、磚砌少有。鄉人居土窰最多、故火患甚少。

閩屋之特式

閩中房屋形式殊甚特別。其地多木材。故用木多於磚石。磚牆罕覯。官舍巨築。率以竹木編製成壁。外附以泥。加白堊焉。平民住宅。可稱之爲板屋。上覆瓦片。

餘均用木。且建屋如製櫥然。數家數十家爲一宅。上下四旁以木爲框。而中嵌以板。造成平列地上。與地不相連屬。故從無倒塌之患。惟平時防火極嚴。設一不愼。則數十百家同時煨燼。從無一二家卽止者。樓閣形式略同歐製。牕檻玲瓏。純以材木。雖三層樓。亦各自爲柱。蓋其梁棟柱檻。均以筍互相投合。質言之。卽埰櫥耳。

廁所亦在屋中。如高脚木櫥。可容一二人。櫥距地約三四尺。以缸承其下。前有板梯。置於院中之隙地。如廁者既入。闔其門。則院中仍可任人往來。略無所礙也。

黃莘田十硯齋

永福黃莘田大令罷官歸里。壓裝惟端溪石數枚。因名所居曰十硯齋。或曰。君作嶺外官。一清如是耶。笑指其硯曰。我乃有此。猶愧王僧孺矣。

阮文達重建曝書亭

秀水朱竹垞曝書亭。久爲桑田。南北垞種桑皆滿。亭址無片甓存。獨嚴藕漁太

史所書匾無恙。嘉慶間阮文達公元視學按臨。醵貲重建。

退省庵

杭州西湖之湖心亭。微波弱漪。一亭巍然。朝霞夕陽。風穌鳥鳴。亦人境中結廬之佳者。自退省菴成。游人趨彼而舍此矣。退省庵者衡山彭剛直公玉麟巡江游憩之所。視之爲家也。

辰州苗屋

荊南辰州。與黔接壤。崇岡萬疊。綿亘二百餘里。中悉爲苗獶。俱卜宅懸巖上。鑿石竅以棲。間有編篁架木者。其以瓦覆屋者。每屋三五間。每間五六柱。無層次定向。亦無窗牖牆垣。繚以茅茨。檐戶低小。出入俯首。

蠻房

川邊蠻房之大者名碉。式如立方體。建樓數層。最上一層。卽房頂。平坦如地。以石礫和黃泥面之。厚尺許。爲天溝。防雨水積滯下漏。蠻民收穫莊稼。往往晒晾於上。更於房頂之角。以土爲爐。於每日早晚二時焚香敬神。夏夜極熱。蠻民不

安於室。又苦臭虫往往相率至房頂眠焉。如遇雨。至下中樓。乃蠻民居爲經堂廚房小室諸處。經堂燃燈換水供奉甚勤。廚房則陳列銅器。小室則儲藏一切不時所需之器具。而門窗戶壁天棚。皆施彩畫。最下一層爲馬牛羊所居。糞穢不堪。蠻民之出入。必經此處。關外瘟疫時行。皆由此也。墻之構造。亦以石和黃泥爲之。其樑之兩端穿墻內。中間之節合。則以柱擡之。不施釘筍。有力者能搖動之。故遇地震。全部俱傾。且蠻房僅一門出入。夜遇火災。人與牲畜無一可免矣。

廣州瓦面有曬臺

廣州房屋。瓦面均建曬臺。故用石灰砌實。上置方磚。瓦上可行走。竊賊卽以瓦面爲孔道。蓋由上而下也。庭中有用鐵條木閘者。

龍土司第

龍土司所居之第。凡三十層。中十層。層各五楹。有頭門儀門大堂二堂三堂。皆平屋。其後卽書樓粧樓藏樓繡樓護樓。層各有廂。廂各二楹。三堂之後。左右各

五層。皆樓。樓各三楹。廂各二楹。左右各分居四媵。媵各侍女四人。老媪一人。處左後一層爲內廁。右後一層爲內庖。三堂之前。左右亦各五層。層三楹。廂二楹。皆平屋。左則二層爲外庖。庖前二層居僮僕。一層豢騾馬。右則二層爲外書房。以待賓客。前二層居僮僕。一層奉香火。蓋室西南隅奧是也。三堂之外卽宅門。常扃。鑰匙交宣慰府。欲啓。發牌付司閽者馳取之。旁闢一竇。深咫有半。置轆轤。所以進飲食也。左右有巷。中絕別內外。其內置銅缸。可容十石。以刳竹穿牆。引山澗水注之。分流各院以應用。護樓後有隙地可五六畝。半種箐。鑿池蓄水以供浣濯。半爲曬曝地。周以大石牆。高數仞。牆外丈餘。卽巉巖峭壁。矗漢高山矣。其材木皆采於海南大都。鐵梨檀柘之屬。地墁鉛磚。夏不發潮。冬不作冷。屋成。費不貲矣。蓋土司於前朝盛時。多蓄五金珍寶。最稱豐富。及其季年。諸貨絕產。而民困矣。

回人屋宇

回人多居平房。粉垣四周。上置天窗。以納日影。其貴家彩畫樑柱。亦有燕子營

巢。並於房檐養鴿者。又闢廣場數畝。累石爲牆。其中古木陰森。淸流環繞。頗有內地小橋曲水之趣。名曰亮噶爾。避暑處也。所在多有之。

纏回屋宇

新疆纏回多聚族而處。閭門房舍與漢人同。而門多北向。屋頂平衍。人於其上行走坐臥。並可堆積新疆瓜果諸物富室高構重樓。如蒙古包牆厚七八尺砌土爲榻。穴牆爲爐。圓上而方下。其高三尺。突出屋頂。謂之務恰克。然之則一室曣晛而溫。牆皆穿洞爲閣。庋藏食物。謂之務油克。屋頂開天窗。洞達陽氣。謂之通溜克。四壁飾以人物花卉。競爲潔麗。富家巨室。屋旁多築園林。溝以渠水。爲銷夏燕游之所。謂之博斯坦。市居者。門左右築土爲臺。旅陳估貨。謂之巴札爾。

狜猔屋宇

猔狜部落。距瀾滄江百里而近。其人居屋悉用木。橫壘四面爲牆。高可數丈。中開一穴爲門。下畜牛馬。上居人。獨木鑿齒爲梯。以便上下。最上供佛。或亦居人。

臺灣番民屋宇

臺灣番民之建築屋宇。先植棟柱於地。然後削竹爲椽。編茅爲瓦。成圓蓋。合力擎舉。置棟上。前後皆有闔扇。雕繪髹漆。色殊麗。兩旁皆細竹編爲花草等紋。外堅密而中無間隔。形狹長。遠望如畫舫。又擇平地編藤架竹木。高建望樓。每逢禾稻黃茂收穫登場之時。至夜。呼羣扳緣而上。以延睇遐矚。平地亦持械支柝。徹曉巡伺。

清稗類鈔

園林類目錄

頁

京師園亭 一
怡園 一
德濟齋建園亭於京師 二
京都兩萬柳堂 二
萬生園 三
隨園 六
辟廬 七
胡園 七
又來園 八
韜園 九
公園 九
拙政園 一〇
繡谷園 一一
味蒓園 一二
愚園 一二
西園 一三
徐園 一三
扆虹園 一四
東園西園 一四
大虹園之塔 一四
絜園 一五
平地起樓臺 一五
李園 一五
海山仙館 一六
避暑山莊之眞假山 一七
張漣工壘石 一七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園林類

京師園亭

道光以前。京師西北隅近海淀有勺園。明米萬鍾所建。結構幽邃。後改集賢院。為六曹卿貳寓直之所。右安門外有尺五莊。為祖氏園亭。清池一泓。茅檐數椽。水木明瑟。地頗雅潔。又名小有餘芳。春夏間。時有游人讌賞。其南王氏園亭頗爽塏。多池館林木之盛。嘉慶辛酉。為水所冲圮。明保得之。力為構葺。繕未終而明遽卒。池館半委於荒煙蔓草中矣。

怡園

京師北半截胡同潼川會館南院有石山。曲折有致。昔與繩匠胡同(後名丞相)毗連。為明嚴嵩父子別墅。北名聽雨樓。世蕃所居。南名七間樓。嵩所居也。康熙間。相國王熙就七間樓遺址構怡園。園中饒花木池臺之勝。其聽雨樓遺址。則歸查氏

諸名士文酒流連。無虛日不及百年。池塘平。高臺摧。地則析為民居。鞠為茂草僅餘荒石數堆。供人家點綴。潼川會館之石山。即東樓故物也。

德濟齋建園亭於京師

德濟齋襲簡親王爵時。邸庫儲銀數萬兩。王見之。謂長史曰。此禍根也。不可不急消之。無貽禍於後人。因散給族人若干兩。餘以建造別墅。故鄭邸園亭最勝皆王所建也。

京都兩萬柳堂

元廉希憲萬柳堂在廣渠門內東南隅。地本拈花寺。康熙中。更建大悲彌勒二殿。昔日之蓮塘花嶼。渺不可尋。國初。開博學鴻詞科。海內應徵之士。倘就其地為文酒之讌。後則臺榭荆榛。衣冠凌替。徒存一萬柳堂舊名而已。益都馮文毅公溥嘗於崇文門外購隙地。建萬柳堂。始創時。募人植柳隄上。凡植數株者。即可稱地主。李笠翁句云。祇恨隄寬柳尚稀。募人植此棲黃鸝。但種一株培寸土。便稱業主管芳菲。此令一下植者衆。芳塍漸覺青無縫。十萬纖腰細有情。三千

粉黛渾無用。蓋紀實也。

萬生園

萬生園一名三貝子花園。沿舊稱也。建於光緒丁未年。初設時。隸農工商部。仿博物院式。羽毛鱗角。以至一草一芥。莫不兼收並蓄於其中。物力之大。國中得未曾有。或呼之曰萬甡。言其衆生竝立之充牣。而園門之題額。則書農事試驗場。蓋以供老農老圃之研求也。園在京師西直門西二三里。通大路。車水馬龍。遊人如織。夾道柳楡。遠映山色。衫影鞭絲。若在畫圖中。園之四圍築短垣。周數十里。其間花圃數十畝。稻畦數十畝。亭臺樓閣。溪澗林巖。又占地無算。大莫與京。遊者入須操劵。値銅幣十六枚。庭內有西式屋四五幢。穿廊右行。過小溪。動物園在焉。行數武。至八角亭。亭分八方。圍樹鐵柵。繫猛獸其中。有美洲獅一。非洲獅二。亞洲熊一。豹一。狼一。由亭左行。長舍一行。有斑馬。有梅花鹿。有野牛。有兕。種種非溫帶動物。中有一追風馬。以技得名。產於蒙古。軀小眼碧。毛棕色。追風馬廐之側爲鷄塒。鷄塒之側爲羊牢。山羊綿羊羚羊數十頭。以蒙古所產爲

最良。白毛叢叢。可製輕裘。自羊牢右折。至一大室。圍柵兩重。飼一象。騰挪其鼻。見人輒作呼嗅聲。再行過中庭。蓄爬蟲類蚺蟒玳瑁龜鼈之屬。皆屬焉。左為鶴亭。又孔雀一。錦雞一。毛羽美麗。庭前有金魚十數缸。再行。臨小溪。溪側築溫室二。形長方。僅啟一戶。前壁多置玻窗。後壁配樊籠。則鳥之種類。奚止百十。有嬰武十數種。芙蓉(鳥名)數種。雀數十種。大率皆溫帶物。熱帶間有之。又有相思鳥者。體小而色妍。自溫室迂行。出動物園。右折。過小河。跨梁一。甚長。河中畜水族及兩棲動物。且有鴛鴦鷺鷥野鴨等類。稍北。可繞園行。過此而北。途平坦。人行與車行分二道。極不相雜。車有蓋。張之可蔽日。道旁左麥塍而右瓜田。是為果樹試驗區。瓜有金瓜銀瓜白瓜羊角瓜西瓜。麥有平陸陟縣海州靈壽諸種。折而右向。見土阜。阜上有亭。亭下為水田。其旁種芋薯木棉芝蔴蔬菜。無所不備。水田盡處。溪流一帶。菡萏含華。碧波澄清。源長出園外。寬約盈丈。遊子盪槳其中。船有南北式之別。南式者若秦淮之畫舫。可張筵。前行繞小阜。越溪梁。為果樹試驗第二區。再行過長橋。須下車步行。越橋南向。長楊夾道。右折有西式屋。花

圃在其前。北步過橋。則爲暢觀樓。西式高二層。構造宏壯。孝欽后避暑時曾遊之。制擬殿閣。面臨五龍橋。橋旁有二噴水池。鑄鐵獅形二。矗立其中。入門後。室中淨不可唾。更上一層。若臥房。均西式。登樓下瞰。園景歷歷在目。下樓。右折。逾橋一。復上乘。與下車時地點。殆成圓形。由此屈曲而北。道路蕩平。計自動物園環繞至此。得程之半。再行。折而右。逾大橋一。左轉。至花舍。出舍左旋。偏於園之西隅。祇餘綠蔭碧草而已。復行半時許。爲園門。可出。再言之。則動物園所畜。分禽獸二類。如鱷魚油雞斑馬德鹿熊獅狼獵犬倉白猴箭猪金跳鼠獮猴東陵狐印度豹梅花鹿羚羊東陵貉印度樹貓水旱獺象花猪爲獸類。禿鷲丹頂鶴駝鳥雉雞金翅雀鸚鵡芙蓉鳥沉香鳥靑珍珠鳥相思鳥時辰雀白玉鳥紫丁香鸚鵡倒挂線鸚鵡鯢魚鴟梟鷹啄木鳥白斑鳩松鴉喜雀戴勝鳥長壽鳥鴿翻毛鷄七面鳥絨毛鷄鷺白鵜鶘姊羽鳥鬐鶴爲禽類。白右莊植物甚多。中以含羞草美人蕉仙人掌文竹班葉海棠風船蔓爲最佳。溫室中之洋海棠萬年草洋翠蘭君子蘭桃葉珊瑚百子蘭文珠蘭荷花五蘭夜合香諸種爲最優美。

標本陳列室。所列分爲涉禽飛攀禽猛禽走禽遊禽鰭足爬蟲嚙齒哺乳肉食有啼鳴禽翼手各類。大可供博物學家之稽考。園中且有農商部所傭日本人大木氏。使當技師之任。

隨園

金陵小倉山。自清涼山胚胎。分兩嶺而下。蜿蜒狹長。中有清池水田。古木蓊鬱而幽邃。康熙時織造隋某當山之北巔。構堂皇。繚垣牖。蒔花種竹。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時。號曰隋園。因其姓也。後三十年。袁子才宰江寧。園弛爲茶肆。宋廇陊剝。百卉蕪謝。因購得之。茨牆剪闔。易簷改塗。隨其陂陀紆迴隆陷之勢。增營臺榭。恬然引退。遂迎養居之。仍名隨園。同其音易其字也。隨園以小倉山房爲主室。宴客輒於是。而子才朝夕常坐之處。則爲夏涼冬燠所。在山房之左也。壁嵌玲瓏木架。上置古銅爐百尊。冬溫以火。旃檀馥郁。煖氣盎然。舉室生春焉。夏涼冬燠所之上有樓。曰綠曉閣。亦曰南樓。東南兩面皆窗。開窗則一園新綠。萬个琅玕。森然在目。宜於朝暾初上。衆綠齊曉。覺靑翠之氣。撲人眉宇間。子才每看

諸姬曉妝於此。咸豐癸丑。粵寇陷金陵。至同治甲子夏六月既望。始克復。而城中名園勝蹟。皆成邱墟。隨園亦寸甓無存矣。

薛廬

全椒薛慰農觀察時雨。掌教江寧惜陰書院。時學舍設於漢西門之龍蟠里。里側有烏龍潭。風景爲西城冠。山水清澈。花木扶疏。寧人夙號爲小西湖。薛策杖來游。亦覺故鄉無此好湖山也。於是拓地三弓。築廬數椽。挈眷居之。其中藏書最富。陳設亦古樸。迴廊曲榭。連綴無痕。入其中者幾迷出路。臨溪闢一水榭。榭之對岸爲駐馬坡。相傳諸葛武侯曾駐馬於此。薛爲之建專祠。懸畫像。招僧主之。又建亭臺爲憩息之所。最幽僻者爲小亭。在水中央。顏以何必西湖四字。

胡園

胡園一名愚園。亦名植物社。在江寧城中鳳凰臺花盝岡之東南。爲胡煦齋太守所築。中匯大池。周以竹。因高就下。置亭館數十所。地極幽僻。樹木扶疏。正門內亦有竹。歷房廊至正廳。廳三楹。廳後疊石爲小山。據地不及畝許。而曲折迴

環。出入意表。且有亭臺可憩。假山盡處爲亭軒。曲折盡致。仍達於正廳之後。廳旁有室曰水石軒。廳外有隙地。陳列盆景。護以石欄。欄外有方塘。曰秋水。石欄之西。通一小徑。繞塘蜿蜒。循徑左。有一水榭。右爲菊山。山巔有合抱之古松。數百年物也。松旁有古石矗立。相傳爲六朝遺跡。山之背。竹籬茅舍。雞犬桑麻。名曰城市山林。循菊山而南。水中有舟亭。迤東有家祠。曰棲雲閣。再東有海棠春睡軒。牕外芭蕉數本。又有鹿柵一。孔雀欄一。稍南竹深處有小屋數椽。曰竹塢。

又來園

江寧有又來園。在南門外雨花臺側。人以其爲劉舒亭明府所築也。因呼之曰劉園。劉相其林泉。擴爲屋宇。皆就天然形勢而位置亭榭臺館焉。地當南郭。里近長干。有劉公墩。爲劉叔亮墓。由劉公墩渡山澗。入梅林。曰訪橋。橋西有隄。亙界溪。於其曲爲罷釣灣。溪南爲又來堂。堂後拓水榭。出溪間。環以湖石。繚以文檻。曰淩波仙館。溪北爲雲起樓。溪自南而西。循荼蘼廊。自西而北。曲徑通幽。篩竹之軒居其左。倚竹之亭翼其右。自北而東。入水月虛明室。自東而南。越山澗。

巡迴廊。登縈青閣。俯瞰梅花數百本。沿堤過板橋。折而東。則廣且數畝。循東臯西堤。南入臥波橋而西。亦紆曲。環溪夾岸。則垂楊與桃林相間。故有小桃源之目。溪蓮尤盛。陳列之器具。皆以竹爲之。極古樸。

韜園

江寧有韜園。爲蔡和甫觀察之別墅。後入於官。門前皆垂楊。園景參以西式。南北有二大門。門內爲圓形花田。外以馬路環之。自北門入。有小屋數椽。進而爲西式樓。樓上下。堊以銀光白粉。陳器亦西式。再進則劇場。可容數百人。劇場之上有露臺。臺西有廳十楹。四周皆玻璃窗。其外圍以亞字欄。屋後有高樓。樓之後門作洞式。極西有一廳。極南有小亭。園以花木。亭有石欖石桌。院牆之旁開一門。臨青溪。正屋後爲桃園。

公園

江寧有公園。宣統己酉端忠愍公方督兩江時撥帑所建者也。正門在鼓樓獅子橋下。旁門在三牌樓右。鐵道馬路交錯其間。實爲南北之要衝。正門爲一極

峻之牌樓。倣法國式亭臺樓閣。亦皆摹擬各國而構之。二門則西式平屋五楹。圍以高墉。其內則旁屋分列東西。門前築圓形之馬路。第三門爲高塔。電梯設於其中。高懸電燈。第四層爲圓形馬路。屋後仍康莊。車馬可並馳。約里許。始爲公園總門。門以鐵欄爲之。顏曰綠筠花圃。周以竹籬。園內路曲折。入二門。有憩息所。次爲八角茅亭。在竹院中。以鐵絲爲檻。豢各鳥。再次爲鶴亭。東有吸水機一部。張以風車。車動。引水而上。至一大櫃。櫃底通鐵管。直至池中。池心設浮木。上有李拐仙像。背負葫蘆。司鐵筦者扳其機。則水自葫蘆涌出。再東有玻璃屋六楹。中有中西花卉。再西爲亭。翼然而立。有天然水晶。高可丈許。園極北有茶社。迴廊繞之。園東有一亭。樹鐵柵。畜一虎於中。園外極西。有圓形高亭。

拙政園

拙政園。在蘇州閶齊二門間。本大宏寺遺址。明嘉靖中。御史王獻臣始建斯園。取潘岳拙者爲政句命名。文徵明爲作圖記以志其勝。後其子以樗蒱一擲。償里中徐氏。國初。歸海寧相國陳之遴。陳宦於京。十載未歸。圖繪詠歌。目未睹園

中一樹一石。及窮老投荒。穹廬絕域。黃楡白艸。父子煢煢。而此園已籍沒縣官。爲駐防將軍得矣。旣復爲吳三桂壻吳人王永康所有。崇高雕鏤。備極華侈。滇黔作逆。永康懼而先死。康熙戊午。改爲蘇松道署。缺裁。散爲民居。其梓楠瑰瑋。皆輸京師供將作。陳其年有詩云。此地多年沒縣官。我因官去暫盤桓。堆來馬矢齊粧閣。學得驢鳴倚畫闌。俯仰盛衰。言之慨然。之遴方盛時。曾力薦吳梅村祭酒。意將虛左以待。比梅村至京。之遴已敗。故梅村作拙政園山茶歌。感慨惋惜有不能明言之情。光緒庚子夏。有往遊者。尋所謂艷若天孫錦頳如姹女砂之山茶花。已不可復得。惟梅村一詩。倘以銀杏木鏤成懸於水閣間。園爲八旗會館。拙政之名。亦漸湮沒。且半爲比鄰張宦所侵佔矣。

繡谷園

蘇州閶門內。有繡谷園。嘉慶中。爲福州葉曉崖河帥所得。後歸謝椒石觀察。又後歸王竹嶼都轉。此園在國初。爲蔣氏舊業。偶於土中掘得繡谷二大字分書。遂以名其園。園中亭榭無多。而位置極有法。相傳爲王石谷所修。康熙己卯。尤

西堂朱竹垞張匠門惠天牧徐徵齋蔣仙根諸名流。曾於此作送春會。王石谷楊子鶴爲之圖。時沈歸愚尙書年纔二十七。居末座。乾隆己卯。又有作後己卯送春會者。則以沈爲首座矣。先是蔣氏將售是宅。猶預未決。卜於乩筆。判一聯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人不解其義。迨歸葉氏。而上語應。後葉氏轉售與謝氏。謝又轉售於王氏。而對語亦應。一宅之遷流。悉有定數。亦奇矣哉。

味蒓園

味蒓園俗呼張園。在上海公共租界靜安寺路。爲無錫張叔和別業。後屢易其主。屋不多。惟擅林木之勝。中有廣廈。曰安愷地。屋角有樓。高出林杪。可望黃浦。又以西望可見龍華塔。故亦名眺華閣。西南有樓。曰海天勝處。中央有池。池有島。雜蒔松竹。蒼翠可人。相近有大草地。可擊毬。

愚園

愚園爲上海租界之名園。與靜安寺相近。入門過小橋。即見一樓。樓前多喬木。

有紫藤一棚。樓後爲池。池上有水亭。曰如舫。過此卽爲敦雅堂。堂後爲假山。石筍頗多。山上爲花神閣。有閩人辜鴻銘英文詩德文詩石刻在焉。池之東西南。富有亭榭。樓之西北隅復有小樓。曰飛雲。樓西爲球場。場之東北隅爲彈子房。彈子房東爲鹿柴虎柵。西爲唐花室。

西園

西園在上海僻左之處。其地爲西門外斜橋東。門臨河。渡板橋卽爲園門。西向有長廊一曲。可臨流憑眺。循廊而出。則見有二小阜。一阜多雜花。一阜有亭。再進爲草廳。有消遙游一扁額。西爲芙蓉池館。其前有池。池之東北。茅亭各一。出茅亭。有草地一區。其北有高樓。樓之最上層爲平臺。可遠眺。

徐園

徐園者。海寧徐棣山所建。名雙淸別墅。向在上海公共租界老閘橋北唐家衕。後移康腦脫路五號。其式如初。惟較大耳。入門有廣庭。種竹數百竿。左有屋三楹。曰東墅。爲賭棋處。右爲蘭言室。穿竹徑。出山洞。有廣廈。曰鴻印軒。再北爲樓。

軒之西有池。過小橋。有屋臨水。狀如舟。曰煙波畫船。其鄰有亭曰鑑亭。亭之西北隅。累石爲假山。山上張風車。風來車動。吸水機則吸水上升。復注入池中之噴水機。由此機噴出。高可丈許。

扆虹園

扆虹園以地爲上海公共租界之虹口。故名。卽靶子路也。俗呼趙家花園。爲粤人趙某所築。頗似西式園林。達官貴人恒假座以宴客。陳設器物。亦舶來品爲多。

東園西園

上海城中邑廟有東西二園。東園卽內園。以假山名。有老栝一株。爲明時物。俗稱白皮松。西園爲明潘允庵豫園舊址。有香雪堂三穗堂萃秀堂點春堂諸勝。三穗堂後有假山。香雪堂燬於粤寇。堂前玉華石猶存。此卽宋宣和漏網之玉玲瓏也。園中商店林立。多江湖賣技者。午後游人如織。已成一大市矣。

大虹園之塔

高宗巡幸至揚州。時江某爲鹽商綱總。承辦一切供應。某日。高宗幸大虹園。至一處。顧左右曰。此處頗似南海之瓊島春陰。惜無塔耳。江聞之。亟以萬金賄近侍。圖塔狀。既得圖。乃鳩工庀材。一夜而成。次日。高宗又幸園。見塔巍然。大異之。以爲僞也。即之。果甎石所成。詢知其故。歎曰。鹽商之財力偉哉。

絜園

絜園。爲邵陽魏默深名源別業。在揚州鈔關門內倉巷。有古微堂秋實軒古藤書屋諸勝。粤寇亂後。惟存大門外之影壁矣。

平地起樓臺

桐城張�沙名若瀛。歸田後。于西郭外創一園。名逸園。欲速成。然獨施工。樓臺牆屋。草草而已。有言其不堅者。答曰。我之年幾許矣。此足娛我。遑問我後耶。園額跋云。平地起樓臺。樓臺起平地。平地兮樓臺。樓臺兮平地。此四語極饒意味。足以發人猛省。張喜作詩。不甚求工。諧謔語頗多趣致。

李園

桂林李園。在城西北角。距容門最近。爲一時勝地。以江西李翁寶誠之重望著名也。翁隻身赴粵。起鹽筴致富。宗親幾徧天下。爲阮文達公刊經解者。其子也。後又有閣學宗瀚大理聯琇繼之。蔚爲儒宗。園宅甚多。率皆易主。其城西一宅。廳事前有湖石象韋字。意致宛然。有以韋齋爲號者。頗著詩名於嘉道閒。士人云。李翁樂善好施。省垣善舉。多翁助成。垂利至今。初有入籍桂林之議。士論亦協。適其壻高平祁氏巡撫是邦。以祝壽演劇。禁止遊人滋生事端。舊家子弟。有受扑責之辱者。乃公議禁李著籍焉。李園遺址。荒落莫稽。陂水可數十畝。聞其四至。占城中十分之三。盛時船艇游泳。極似江南亭沼花木。備極清華。四方文學之士。過從宴樂。不減淮浙鹽商諸家。

海山仙館

潘園。一名海山仙館。在廣東省城西關外。寶珠磡台西南隅。爲鹽商潘德畬字海珊之別墅。頗具邱壑。至其裔仕成。奢汰愈甚。同治季年。虧公帑三百萬。沒產入官。是園遂由南海縣收管。園價昂。一時不能售。乃用闈彩法售之。劵共三萬

條。每條銀幣三角。旣開彩。爲香山一蒙師某所得。某驟得巨產。恣意嫖賭。全園不能即鬻。則零碎拆售。先售陳設古玩器物。次售假山石。次拆門窗。次鋸樹。未一二年。則全園已犂爲田。惟頹垣敗瓦。猶約略可數。得彩者已潦倒死矣。又潘尙有佩文韻府板。則抵與山西某票號。

避暑山莊之眞假山

人家庭院中以石累疊如山者。曰假山。避暑山莊則就眞山爲之。亦在庭院中。謂之眞假山。

張漣工壘石

張漣。字南垣。華亭人。徙嘉興。又爲嘉興人。少學。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甚工。他人爲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爲此技者。類學嶄巖嵌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峯。皆從他邑輦至。決城闉。壞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絙。錮以鐵汁。刑牲下拜。劖顏刻字。鉤塡空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鳥道。遊之者鉤巾棘履。拾級數折。傴僂入深洞。捫

壁投罅。瞪盼駭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爲山者耶。今夫羣峯造天。深巖蔽日。此蓋造物之所爲。非人力可得而致也。況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趾。五尺之溝。尤而效之。何異市人摶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小坂。陵阜陂池。版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碁置其間、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乎奇峯絕嶂。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脈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爲獅蹲、爲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谿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邃闥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堯峯。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可乎。南垣遊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嘉興外。於江寧。於金山。於常熟。於太倉。所過必數月、其所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處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爲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未添。巖壑已具。隨皴隨改。煙雲渲染。補入無痕。卽一花一竹。疏密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着屋。屋未就。又思其中

之所施設。牕檽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爲此技旣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臥或倚。張躊躇四顧。正勢側峯。橫支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衆手。恆高坐一椅。與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竿結頂。懸而下縋。尺寸不爽。觀者以此咸服其能。有四子。能傳其業。

清稗類鈔

祠廟類目錄 陵墓附

	頁
天壇	一
風雲雷雨四祠	一
京都東嶽廟	一
京都宗人府土地祠	二
太廟	二
京師孔廟	二
曲阜聖廟	三
糊塗廟	四
趙雲廟	四
焦山海西庵	五
四賢祠	五
完顏公廟	五
丹達神廟	六
松鶴菴	六
顯忠祠	六
烈皇廟	八
鄭成功祠	八
王義娘廟	九
賢良祠	九
四神祠	九
定南武壯王祠	一〇
雍和宮	一〇
棗花寺	一〇
花之寺	一一
護國寺	一一
天寧寺	一一
旃檀寺	一一
大佛寺	一二
札什倫布	一二
延壽寺	一二
靈谷寺	一三
妙相庵	一三
寒山寺	一三

龍華寺塔　一四
岱廟　一四
大石佛寺　一五
相國寺　一五
塔爾寺　一六
東科寺　一七
拉布郎寺　一八
拉布寺　一八
昭　一八
內宗寺外宗寺　一九
布達拉大昭寺　二〇
小昭寺　二〇
拉木喇嘛廟　二一
光孝寺　二一
海幢寺　二一
湧泉寺　二二
淸眞寺　二三
祠廟聯語　二三
昭陵　二六
慕陵　二七
醇賢親王園寢　二七
八枝箭　二八
蒙人保守成吉思汗陵　二八
頑兒塚　三〇
香冢　三一
閩中墳墓　三一
外蒙古人不知墓　三二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祠廟類 陵墓附

天壇

天壇在永定門內之左。都城丙方也。建自明永樂間。形圜南向。三層。內外圍以低垣。曰壝。內壝形圓。周一百六丈四尺。爲門四。外壝形方。周二百十丈一尺。爲門四。殿壝皆藍瓦朱柱。前爲圜丘。後爲皇穹宇。又後爲祈年殿。又後爲皇乾殿。西爲齋宮。西南爲神樂署。東南爲神庫。周以繚垣。上覆椽瓦。垣外爲溝。

風雲雷雨四祠

雍正十二載中。惟造風雲雷雨四神祠。以備祈禱。此外無營繕事。

京都東嶽廟

乾隆庚辰三月。朝陽門外東嶽廟火。殿廡皆燼。獨左右道院無恙。特發內帑。幷令京內外大小官員捐助。仍以裕親王監視之。閱歲始畢工。親臨幸焉。廟中仁

聖帝炳靈公司命君四丞相像。皆元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劉元所塑。元最善摶換之法。時無與比。至是皆燬於火。

京都宗人府土地祠

宗人府北廊下有土地祠。黃袍冠冕。儼王者像。胥吏事之惟謹。相傳太祖征尼堪外蘭時。與明議和。邀神以盟。明人畀以土地像。蓋揶揄之也。衆皆怒。太祖曰。此明人以土地付我之讖。可謹祀之。定鼎後。遂移祀於宗人府焉。

太廟

太廟前殿凡十一間。四圍以沈香爲柱。正中三間。梁棟飾金。東廡西廡各十五間。以分列配饗諸王及功臣位也。中殿九間。東廡西廡各五間。以藏祭器。後殿制如中殿。

京師孔廟

京師孔廟。古柏蒼然。禮器悉備。數千年前之古樂器。備列階下。又有周宣王時石鼓十具。風剝雨蝕。石文已十九脫落。字迹模糊。後人將全文鐫刻一碑。屹然

立於階下。至光緒乙巳。孔子升爲大祀。因儀制較崇。殿庭舊式。諸多未合。京都大成正殿。擬改建九楹五戶。其殿前階陛。亦擬改建三成五陛。顧爲地基所限。展拓殊難。而殿前多年古樹。又慮或有損折。審愼經時。訖未舉辦。迨宣統庚戌。經言官奏請。復由禮部學部議覆。酌定變通辦理之法。賡續進行。乃甫將殿頂瓦片揭下。辛亥武漢事起。款絀停工。

曲阜聖廟

曲阜全城面積。孔廟殆占其三分一以上。嘗戲摹其形。恰如一面字。聖廟之南。直抵城南門。其北直抵城北門。東西數仞之牆。則面字中心兩直筆也。面字之首畫。爲城北門外之孔林。自孔林至北門。爲極長之輦道。蒼松夾路。匝地成陰。則面字之第二撇筆也。入聖廟大成門。以南爲奎文閣。舊藏圖書。史晨孔宙諸碑。斜封地方官朱籤。禁摹搨焉。長松大柏無數。大成門內東偏。爲孔子手植檜。其北爲杏壇。大成殿供孔子像。旁坐四賢十哲。其上諸帝所上額。自聖祖至德宗。大都爲德齊幬載聖協時中字樣。大成殿東偏爲詩禮堂。其後有孔宅。故井

旁爲魯壁。則魯恭王壞宅處也。詩禮堂前唐槐一本。古幹如鐵。大成殿之西偏。爲金絲堂。陳樂器數十事。孔廟祭田。凡三千六百頃。租稅所入。悉以歸衍聖公。其田亘曲阜全縣之半。緜延及於他縣。孔廟樂舞生三百人。當科舉時代。每科挑秀才四人充之。朔望及丁祭。則分班入値。無俸給。蓋廟中子弟。以有事爲榮。而藉此亦得以列於衣冠。免其徭役。自科舉廢。變考試爲保舉。於是目不識丁者。濫竽泰半矣。

糊塗廟

萬全縣北十里許。有名糊塗廟者。不知所始。或云縣與山右接壤。廟祀晉大夫狐突。音訛而爲此。理或然也。宣統間廟額則曰胡神。鬚蝟卷而狀獰惡。絕類波斯胡。其廟踞山坳。前三楹供神。後則廟祝居之。雜樹毿毿然。

趙雲廟

正定爲漢南粤王趙佗及漢順平侯故里。城中有趙雲廟。塑像極工。以手指心。示不忘漢室也。

焦山海西庵

焦山海西庵屋宇淸潔。而無偶像。丹徒焦樂山以焦處士爲其遠祖。因塑處士像納之於庵。而焦山之主廟爲定慧寺。寺有古物。若商周彝器、及楊椒山字瘞鶴銘皆在焉

四賢祠

王文簡公士禎嘗爲揚州推官。提唱風雅。極一時之盛。後盧雅雨爲兩淮運使。在平山堂篠園。築三賢祠。祀歐蘇兩文忠。配以文簡。四方遊客每來謁祠。輒有微辭。以文簡不稱與歐蘇同祀也。旋復移三賢祠於桃花菴。又以汀州伊墨卿太守附入爲四賢祠。

完顏公廟

伊通州石碑嶺地方有古塚一處。光緒末曾被日本人私掘。得石棺二具。中有金玉古器六件。銀兜鍪一件。重四十餘兩。塚旁有完顏公廟一座。中供木主書金故開府儀同三司左副元帥金源壯義王完顏公等字。

丹達神廟

丹達神廟。在西藏丹達山麓。極靈異。神爲明雲南參軍葉某。監餉晉烏思藏。過此墮雪窖中。迨春夏雪消。猶僵立鞘上。土人驚異。因奉其尸而崇祀焉。凡過山者必禱之。

松鶴菴

松鶴菴在京師宣武門外響閘。爲明楊忠愍公繼盛故宅。乾隆丁未。胡雲莊司寇季堂。會諸僚友醵金立祠。繪像。及同事諸公神位。地甚湫隘。有古槐一株。猶忠愍手植也。

顯忠祠

盛京金州旅順島。有顯忠祠焉。乾隆中。詔建以祀明季死事諸臣黃龍李惟鸞等者也。越百餘年。爲光緒乙酉。吳武壯公長慶之部將提督黃仕林。江西人總兵張光前。字仲明安徽廬江人分統慶軍六營。戍守其地。庚寅六月。聿新祠宇。以崇祀事。朱曼君孝廉。時爲張軍記室。爲撰顯忠祠碑文。遒壯悽婉。措辭得體。茲節錄之。碑

文云。迨夫飛龍戰野。其血玄黃。月靈在東。厥魄生死。一則土崩瓦解。一則東征西怨。亦有戡戡介士。斤斤將軍。雍丘軌於李由。鉅鹿隕於蘇角。田橫之客。盡於海島之中。欒氏之臣。殲於短垣之下。直節動天地。英聲激河海。故以勸感孝之頌。齊永平之元年。樹比干之碑。魏太和之甲歲。上以追揚忠孝。下以顯融臣軌。何有吠堯之犬。與刑天同誅。逐日之父。與后羿共殛。京觀十仞。不別於貞誠。燎火一原。莫區於蘭艾者哉。顯忠祠者。祀皇贈左都督故明登州鎮總兵官遼東黃龍。及游擊李惟鸞。部將項祚臨。樊化龍。張大祿。尚可義。乃平南王尚可喜同族昆弟在今盛京金州旅順之島。天聰七年。六月己卯。命貝勒岳託德格類率右翼洽格里。左翼伊爾登昂阿喇及石廷柱孔有德耿仲明等甲卒萬人。取明旅順。遂以翼月甲辰攻下其地。實明崇禎六年七月也。龍既伏劍。鸞亦隕首。一軍如墨。闔門同盡。皇情載軫。廟卹有加。都督之官。仍沿明號。乾隆四十三年。其月庚戌。有詔諭大學士九卿等。明代殉難諸臣三千六百餘人。專諡通諡。及應列入忠義祠之議。於是龍諡忠烈。惟鸞諡烈愍。其餘四人。並從祠祀。頒勅祠額。題曰顯忠。故

夫君子聞磬。則思死封疆之臣。王者式蛙。所以厲勇士之節。雖復刻木爲信。遺像微茫。入廟瞻逵。精靈綿邈。要使魯人結慕於展惠。秦士凝痛於子車云云。

烈皇廟

山東萊州府有烈皇廟。神卽明思宗也。康熙初。有一士人青巾白衣。猖狂至此。獨力營建。云神能護一方田稻。故小家農民奉之者衆。靈感甚著。

鄭成功祠

鄭成功世居福建泉州府南安縣。其先潮州人也。初名森。字大木。成功乃明隆武賜名。生於明天啓甲子年。至丙戌起兵。年二十三歲。卒年僅三十九。士人愛戴。建爲祠宇。世尸祝之。沈文肅公葆楨撰鄭成功廟聯云。開千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外又一聯云。由秀才封王。支持半壁舊山河。爲天下讀書人別開生面。驅外夷出境。自闢千秋新世界。願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聞上聯爲唐景崇所擬。屬對者丘倉海也。

王義娘廟

福建同安之廈門。瀕海險徼也。世祖入關後。舉師南下。時廈門爲明遺民鄭錦所守。順治壬辰。大隊進薄鄭營。悉掠附近村堡子女而還。有一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色頗豔。土人婦也。過同安東郭時。大隊猶未至。騎士乘隙下馬。擁婦時同行者。各據地媟狎所掠婦女。婦睨道旁有古井。紿騎士曰。願壯士念久遠。勿效他人。旋亂旋棄。騎士首肯。遂乘間落井。騎士大憤。窺井而詈。臨去連發三矢中婦肩。越十餘日。有鄉民薛姓者經此。因拯其尸焉。顏貌如生。迺爲之拔箭。整衣。殯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官道。月餘。薛夢婦求立廟。乃於次日舁運甎石築小廟。並以瓣香酬賽。而肖像其中。題其額曰。王義娘廟。

賢良祠

雍正庚戌。詔建賢良祠。祀開國以來滿漢大臣勛德卓著者。

四神祠

大內太液池北岸大西天寺。有四神祠。狀貌偉然。甲胄峙立。乃瓜爾佳直義公

費英東舒穆祿武勳王揚古利鈕祜祿果毅公額亦都瓜爾佳公勞薩四像孝莊后篤念舊勳塑像立祀乾隆戊寅寺火太監等往撲救之急扶四像出得無恙。

定南武壯王祠

定南武壯王祠在京師阜城門外春秋遣太常寺卿祀享順治辛卯孔殉節桂林時所建也嘉慶間祠宇頹壞榱桷傾折丹青堊艧無請修葺者歲修祭田亦爲祠官所侵蝕。

雍和宮

京師喇嘛最多皆在雍和宮東黃寺前後黑寺而雍和宮在北新橋北爲世宗潛邸登極後升爲宮乾隆初莊嚴法相以喇嘛守之宮內法輪殿塑男女裸體佛像謂之歡喜佛蓋從蒙古俗也。

棗花寺

京都崇效寺花事最盛順康時以棗花名乾隆中以丁香名光緒中以牡丹名

然都人士皆呼之爲棗花寺。

花之寺

京師花之寺。曾經曾賓谷重修。俗呼三官廟。壁懸賓谷詩幀。花木盈庭。寺以南。皆花田也。春時芍藥尤盛。

護國寺

京師護國寺爲元時脫脫丞相府。內有土殿。無磚石。元建築物也。相傳脫脫死後。奉敕即其府建廟。後祀佛。

天寧寺

京師天寧寺。即元魏之光林寺也。地在金代南城內。古名紙坊。寺中樹木甚多。春秋佳日。游事稱盛。

旃檀寺

京師有旃檀寺。寺建於明武宗時。本以備李妃離宮之所。順治間。始以奉旃佛像。此像傳言由于闐至龜茲。復由龜茲至內地。最後奉之於寺。寺之殿瓦。本悉

用黑色琉璃。俗因有黑老婆殿之稱。光緒庚子。聯軍入都。寺被燬。後雖稍事修葺。而當日崇皇閎麗之觀。終不可復覩矣。

大佛寺

正定府有大佛寺。佛以銅爲之。高十餘丈。爲樓五層。上有匾曰調御丈夫。云是梁武帝所書。又有碑曰風動碑。風起時輒搖搖欲墮。而片石寒陵。至今無恙。惜碑文爲風雨所剝蝕。不可辨。光緒庚子。德宗奉孝欽后西狩。寺僧亦雲散。有竊寺中小佛售諸西人而致富者。辛丑迴鑾時。孝欽駐蹕寺中。欲復舊觀。以估工五千萬而止。

札什倫布

灤陽札什倫布。譯言須彌福壽之廟。爲黃敎喇嘛諷經坐牀之所。廟後第七層供高宗御容。

延壽寺

瀋陽城外十里。四周各一塔。下有佛寺。建於崇德八年。西關一寺。顏曰延壽。則

祈天永命。爲太宗祝禱地也。（是年癸未太宗賓天）佛殿外碑亭翼然左右峙。碑文爲宏文院內學士劉林撰。備滿蒙漢唐古特四體。鐫碑之兩面。文凡數千言。

靈谷寺

江寧朝陽門外十里。有靈谷寺。相傳卽梁時同泰寺。山門前橫刻天下第一禪林六字。自山門至大雄寶殿。一路喬松兩行。皆枝柯森鬱。莊嚴若蹕道。殿後梁時遺宇在焉。頹垣片瓦。沒於荊棘。轉行至右側。臥一短碑。字裏行間。不能盡識。惟一碣尚可辨。讀詞曰。春風浩浩。春日遲遲。黃鶯啼在百花枝。個中無限意。消息許誰知。殆明時僧人所作也。

妙相庵

江寧城中北門橋之妙相菴。卽粵寇石達開之府第。石封翼王。俗稱爲翼園者是也。

寒山寺

寒山寺在蘇州楓橋之麓。面對獅子山。虎阜踞其西北隅。登樓一望。恍然於吳

諺所謂獅子回頭望虎邱者。爲絕妙一幅天然圖畫。寺經蘇撫陳夔龍程德全先後重修。其景爲曲廊數折。樓閣三重。遊者出閶門經楓橋灣而至寒山寺。清溪一道。衰草長堤。至近寺門而止。倘於春秋佳日過此。則嫩綠裙腰。秋風馬耳。在在皆有詩情畫意也。

龍華寺塔

上海建築物之最古者。首指城南龍華塔。相傳爲南北朝時所建。南朝四百八十寺。寺建四百八十塔。此其一也。

岱廟

山東有泰岱。五嶽之宗也。巍巍冠諸山。山麓多寺觀。岱廟其最大者。秦所築也。廟中正殿爲嶽神殿。構造宏壯。罕與倫比。殿之前面。列太湖石九。布置錯綜。各具肖形。石空其中。竅滑澤可愛。一撫摩之。知由來已久。太湖石東旁爲炳靈宮。宮庭樹二柏。高十餘丈。已枯槁。皮剝落。大榦盤屈而上。小枝卷曲作虬形。相傳西漢時所植。石之西旁爲環詠亭。翼然覆壇上。雖代事修葺。而傾圮殊甚。亭前

矗立一大槐。槐根中空。可容兩人坐而奕其間。則斯槐之大。當十圍不止。蓋唐槐也。嶽神殿前爲外殿。東西墀對立宣和祥符兩大碑。其高不可仰讀。西偏又有大碑一。則圓形無字。隱約見雕鏤文。頗似華表。正殿之後爲道院。院西牆嵌李斯碑。刻石已焦爛。斯之篆文字畫如偃蟲。古篆也。碑下有短碣。歷攷斯碑出沒轉徙之史。甚悉。

大石佛寺

邠州西門外二十里至大石佛寺。俗名大佛寺。乃唐之慶壽寺也。唐貞觀年間鄂國公尉遲敬德建。依山鑿石。毫無罅隙。就石埋像。大佛法身高八丈五尺有奇。四維琢龕。加以廊楹。躡石磴入寺。寺依山建。上中下凡三層。大佛巋然嶽峙其間。年深尚無所損。山長凡數里。下臨汭水。緣山間丈許。輒鑿佛像一軀。大小不侔。咸加彩飾。貌皆温篤。藹然有見道之容。

相國寺

開封相國寺。建於北齊乾隆時重修。光緒中復破壞。大雄寶殿及八角琉璃殿

尤甚。旋募集多金。鳩工重修。惟寺中殿宇修造奇麗。河南能匠缺乏。不敢悉行拆造。惟拆一段。修一段。拆一角。修一角。畧仿舊式而已。

塔爾寺

塔爾寺。在西寧西南五十里之塔山。爲西藏黃教之祖宗喀巴瘞胞衣地。其徒自西藏分支住此。秉守護其遺物者也。領衣單口糧者千餘人。而食指嘗逾萬。附寺所居熟番倚其舉火者又數千戶。梵宇僧舍。悉因山勢高下。疊甃而成。平地寺院之大者。瓦鍍黃金。故又名金瓦寺。金玉寶石佛像無數。金佛皆嵌珠粒。巨者如豆。銀佛像更積累盈龕。有迎自西藏者。有頒自內廷者。富室大賈祈疾求福。必鑄一像。縢以緞繡衣幔。歷代寶器。充牣炫目。商民復矜奇鬬富以輸賮之。田地周二百餘里。貲產難以數計。甘肅之精華。萃於僧寺。塔爾寺又繁富之尤者也。羅卜藏丹津之亂。寺中大喇嘛被其煽誘。從之以叛。雍正甲辰。川督年羹堯平青海還。欲盡屠之。鎮海堡千總某時服役於年。年詰以廟衆逆迹。某力白其誣。且泣稽顙。代爲乞命。年乃戮八人。餘衆皆得赦。某以一言保全數千生

靈。寺僧感之吹骨設位生祀。歷年重有餽貽沿以為例。嗣後凡本堡千總至寺。寺僧猶設供張。迎送盡禮。如奉其父師焉。

東科寺

青海有東科寺。地土之廣。田租之多。佃戶之衆。凡青海蒙旗番族。皆無其富庶。每年在丹噶爾廳署納地稅銀。在青海大臣署納番貢銀。數目不及民糧之什一。喇嘛入册者。亦領衣單口糧。每名每歲。祗領青稞倉斗一石六斗。定額五十一名。共領八十一石六斗。上經官吏折發。下經胥役需索。實領不及五六成。彼輩視之若有若無。全無重輕。專賴田土租稅人民差徭之供。為一寺衣食及供奉藏差之用。蒙番承種寺田者。即歸其香錯管轄。其催科擾民。無異衙蠹。其挾勢牟利。甚於市儈。苛虐刑罰。權埒官府。寃橫尤過之。而蒙番迷信佛教。黠者遠颺而終不敢犯。弱者飲忍而卒不敢發。僧官之威。乃無求而不遂。漢回之迷信性稍殺。其抗拒力頗堅。故不樂用漢回。寺中僧額有限。而徒衆盛至百數十人。皆以近寺之兔爾干克素欒水白水各莊之三頁卡佃戶子弟充之。寺僧得以

本宗弟姪輩爲弟子。繩繩相繼。以私霸其財產。藉寺院爲專利之藪。其呼圖克圖。雖爲寺院地土之主。而財產出納。惟香錯攬其大權。衆僧官及喇嘛之有勢力者。分其餘潤。香錯任事無年限。非年老請退。則終身不易。專利數年。家貲累千萬金。富雄一鄉矣。故東科寺之富。上不歸呼圖克圖。下不歸衆僧。惟中飽於香錯及其下數人而已。會集香錯衆僧官。令自擇牧廠。其立交地印結。寺中游牧無多。僅擇留寺前荒灘一區。以外各處山壑。酌留作衆佃戶之畜牧場。其餘除森林外。概呈公家開墾。惟熟地堅不肯報。欲照牧廠之例。永不起征。

拉布郎寺

拉布郎寺在循化境內。距城百數十里。青海極富之寺也。

拉布寺

寺在玉樹。近通天河。

昭

蒙古僧寺之大者曰昭。可容喇嘛千餘人。其布置。則經堂法臺說佛堂唐王殿

唐公主殿堪希舍各喇嘛舍。所供神像。則有泥塑木雕金身銅身彩畫之別。而彩畫又有幅軸油壁二種。寺內壁牆概係彩畫寺外壁牆。刷以赤白土或紅色之土。神像種類最多。大都爲釋迦地藏觀世音韋馱四天王土地山神及邊藏上古之神。或舞爪而張牙。或人身而獸首。像獰惡。此外更有一神。紅髮青臉血口銅牙。赤身裸體。毛如釘豎。項下懸人頭。一抱一女神。容貌娟好。作男女交合狀。蒙人呼爲歡喜佛。

內宗寺外宗寺

多倫諾爾北約一二里。地名喇嘛廟。內有二大廟。一爲聖祖駐蹕後勅建者。爲內宗寺。規模宏敞。類太和殿。一爲蒙古王公合力建造者。爲外宗寺。尤宏大。又小廟十餘。爲蒙古各旗所建。名曰倉口。有山周圍約二三十里。曰風水山。禁人牧採。謂恐壞風水。喇嘛廟東北約二百里。地名經棚。又東北二百里。入內蒙古界。商人非有護照不得入。否則輒被土人殺死。無業華人恆不敢入內。故其地無盜賊之警。護照領於多倫諾爾廳具漢蒙二文有領之部中者則名大單沿途不復完稅

布達拉大昭（一作招又作詔）寺

西藏布達拉有大昭寺。相傳爲唐時藏王曲結松贊噶木布所建。已歷二千餘年。坐東向西。樓高四層。上有金殿五座。闌干殿宇。皆銅底鎏金。宏敞壯麗。中殿供釋迦牟尼佛。乃唐公主自中原攜至者。左廊有唐公主藏王松贊噶木布巴勒布王女拜木薩之像。其中神佛萬計。樓頂東南隅。有拜拉穆像。土人敬畏之。內藏上古軍器。鳥槍長八九尺至一丈。與九子礮同。弓靫箭袋亦甚長。大廟前大碑。爲唐文武孝德皇帝御製碑文與贊普聯甥舅之誼。所謂甥舅聯盟碑是也。高約一丈五尺。厚約三尺。寬約四尺。多剝蝕。僅存百餘字。相傳爲唐褚遂良書。鉤畫蒼勁。以木欄環衞之。碑前有海眼。以鐵錮塞。上有石砌。碑側古柳二。老幹蟠屈。傳爲唐代所植。大殿有明萬歷太監楊英所立碑。前壁上繪唐元奘法師求經師弟四人像。

小昭寺

大昭寺北半里許。曰小昭寺。樓高三層。上有金殿一座。爲唐公主建。工程稍差。

然喇嘛悉能淸修。有佛像。名墨珠多爾濟。又有釋迦牟尼佛彌勒佛諸像。或云塑像內有唐公主肉身。座上書默寂能仁四字。其南卽頗羅奈舊宅寺前柳林。一院周匝牆內大樹叢雜。根邊各有一石。喇嘛棲止之。寒暑不稍移。雨雪不稍避。較他處喝搶食肉之喇嘛胥壞矣。

拉木喇嘛廟

拉木。一名納木。又名南摩。人稠地廣。頗稱肥沃。有大喇嘛廟。極壯麗。所奉佛像。皆狀貌猙獰。屋中排列弓矢刀矛諸兵器。云係舊時藏王之物。

光孝寺

廣州光孝寺。爲漢虞仲翔故宅。在唐爲法性寺。內有風旛堂。堂前有池。池畔有菩提樹一株。相傳爲梁天監元年有智藥三藏自西竺移植者。且云百七十年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樹下演大乘法度無量衆。聯語所謂靈根不二者此也。菩提樹猶存。光緒間。粵吏有議毀寺以爲學堂者。某君移書力爭之。得免。

海幢寺

廣州自元旦以迄上元。遊春之地。以河南海幢寺為最盛。寺在珠江南岸。即南漢千秋寺故址。明季邑人郭岳龍購為別業。順治初。天然和尚之徒阿字。始建屋於旁。曰海幢寺。阿字故與平南王尚可喜善。康熙壬子。展拓寺基。可喜自建天王殿。福晉舒氏建大殿。總兵許爾顯建二殿及後閣。巡撫劉秉權建山門。寺用綠色磚瓦。均福晉所施。初。兩藩營造府第。咨請部示。懇照王貝勒制式。得用琉璃瓦以及臺門鹿頂。嗣奉部駁。民爵與宗藩制異。察平靖兩藩。均由民身立爵。所請用綠色磚瓦之處。礙難准行。時營辦磚瓦皆成。而未敢擅用。乃盡施諸佛寺。至粵秀山之觀音寺、大佛寺、武帝廟。亦皆此種磚瓦也。寺之香積廚大齋竈。亦螭磚砌成。後為骨董家易去殆盡矣。殿東有鷹爪蘭一株。猶是郭氏園故植。蔓條作幹。高出簷牙。歷刦二三百載。而芬芳如故。亦靈卉也。寺僧壘石為臺。架欄護之。

湧泉寺

福州東門外三十里許之鼓山。有唐代勅建之湧泉寺。寺有喝水巖、屴崱峯、靈

源洞、國師巖、忘歸石、大風海濤亭、水雲亭。避暑最宜。山北約七八里之鼓嶺。有西人所築避暑屋宇。

清眞寺

清眞寺在長安者有八。其在西關內學習巷路西者。爲最初之清眞寺。而江寧之清教寺次之。唐中宗時。築此寺於新興坊。名清教寺。玄宗時。改唐明寺。元統間。更名回回萬善寺。明爲清淨寺。國朝則爲清眞寺。寺有明嘉靖癸未所立劉序撰重修清淨寺記。用漢文及土耳其文。又有咸豐丁巳所立敕賜清淨寺碑記。嗣屢經重修。較前尤壯麗矣。

祠廟聯語

聖祖遊少林寺。御書一聯云。大地山河歸寶掌。中天日月繞金輪。孫夏峯題孫高陽祠一聯云。眞宰相不愧科名。千古文章爭光日月。大將軍有勞社稷。一門節烈潤色河山。又大梁有專祀孟子廟。曰遊梁祠。沈春祥題聯云。千里而來。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況於親炙之者乎。又百菊溪於

杭州送子觀音廟題聯云。我本是一片婆心。抱個孩兒給你。汝須行十分好事。留些陰騭與他。後人又有一聯云。上帝本好生。求我與以兒女。不求我亦與以兒女。下民須自愛。爲善報在子孫。爲不善亦報在子孫。當塗太白祠吳山尊聯云。謝宣城何如人。只憑江上五言。教先生低首。韓荊州差解事。肯讓階前尺土。許國士揚眉。又有吳桂卿聯云。薦汾陽再造唐家。並無尺土酬勳。只落得采石青山。供當日神仙嘯傲。喜妃子能讒學士。不是七言銜怨。怎脫卻名韁利鎖。讓先生詩酒逍遙。又落鳳坡龐士元廟粟穗聯云。造物忌多才。龍鳳豈能歸一主。先生如不死。江山未必許三分。又廣州南珠江之中有孤島。曰海珠。島上雙忠祠。祀張忠武關忠武。皆粵人以名將死事者也。祠有聯云。無命復何如。徒令上將揮神筆。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又濟南張曜祠。宮子行用宋人句作聯云。新祠民祭祀。舊債帝償還。又江寧莫愁湖觀音閣東壁。懸明徐中山王像。以清涼山在對面。王墓在焉。故供養於此閣。聯云。湖山舊是女兒家。稽首慈雲。願佳麗盡生西土。圖畫今留元老像。翻身苦海。看英雄竟付東流。又安慶城隍

廟聯云。任憑你無法無天。到此孽鏡懸時。還有膽否。須知我能寬能恕。且把屠刀放下。回轉頭來。署款係彭剛直撰。出句吳竹虛撰對句。又越秀山觀音閣楹帖云。現大士化身。問誰仙佛因緣。在弔越王遺蹟。從古英雄感慨多。又濟南大明湖鐵公祠聯。一盞寒泉薦秋菊。三更畫船穿藕花。又漢口息夫人廟。楚人稱之爲桃花夫人。聯云。息宋興亡隨逝水。死生恩怨問桃花。又蜀丞相祠之日月雙懸出師表。風雲長護定軍山。聖帝廟之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半夕陽。又怒同文武。志在春秋。東嶽廟之帝出乎震。人生於寅。湯陰岳忠武廟之懍懍生氣。悠悠蒼天。蜀中桓侯廟之春雨樓桑無限落花悲帝子。秋風劍閣有人釃酒弔將軍。又同安陳忠愍公化成。以江南提督督軍禦英人於吳淞中礮陣亡。敕建專祠。熊觀察一本題聯云。昔時未讀五車書。雅量清心。溫如玉。冷如冰。是大將實是大儒。使天下講道論文人愧死。此日竟成千載業。忠肝義膽。重於山。堅於石。忘吾身不忘吾主。任世間寡廉鮮恥輩偷生。又彭剛直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之石鐘山。門聯云。忠臣魂。烈士魄。英雄氣。名賢手筆。菩薩心腸。

合古今天地之精靈。同此一山結果。蠡水煙溢浦月潯江濤。馬當斜陽匡廬瀑布揔南北東西之勝景。全憑兩眼收來。

昭陵

昭陵爲太宗之陵寢。在奉天城北十有餘里。陵外繞以紅牆。自西便門入甬道。兩旁古松一千二百六十五株。橫觀側視行列分明。大門內兩旁有石獅石象石馬等六對。院之正中南向。則高豎大清昭陵神功聖德碑。乃康熙戊寅年所建。御撰文述金武神功。右爲漢文左爲滿文碑長三十六尺。厚二尺許。碑陰無字。碑脚四角下凹。每角以石砌成龜蝦魚蟹各一。若值天雨。凹處輒潮潤。馱碑之石。高六尺有半。長十八尺有奇。色白如玉。產自蜀中。其時海運未通。轉輸不便。歷十二年之久始得運至。後因碑身太高。碑頂無法安置。朝廷特懸重賞有吳大力者。舉而加諸碑上。酧以重金不受。遂賞給世襲四品官。然其子孫淩夷久矣。碑亭之後爲隆恩門。正面爲隆恩殿。殿外以黑金方石砌成。側視之金石瑩瑩。質尤堅。殿四圍欄杆。皆以一色靑金石砌成者。東西有配殿。隆恩殿之後。

有石製香爐等緊逼陵下者。有一石壁。陵形圓高二丈餘。周圍約十餘丈。陵後有土山一。作新月形。陵上有巨碑一。上署太宗文皇帝之陵七字。中爲滿文。左爲漢文。字皆金色。而碑則紅漆。想亦以紅招魂之意也。殿門外亦紅色。

慕陵

宣宗萬年吉地。故在東陵之寶華峪。舊制地宮下起龍鬚溝兩道。防積水也。宣宗性儉。工程費限二百萬兩。慮起溝費鉅。以詢承修大臣松筠戴衢亨二人。體上意。謂不修亦可。工既成。一日行圍過此。遣人啓地宮入視。旣出靴底濕矣。宣宗大怒。承修大臣以下俱得罪。乃舍故地而就西陵之龍泉峪卜吉焉。卽慕陵也。陵無大碑亭及石人石馬。殿廡不藻飾。無方城明樓。猶崇儉敦樸之初志耳。殿後石坊有石刻御題文曰。敬瞻東北。永慕無窮。雲山密邇。嗚呼。其慕歟慕也。凡十九字。

醇賢親王園寢

醇賢親王園寢。在距都城十餘里昌平州所屬之妙高峯。其上本有佛寺。曰法

源。寺有極古銀杏樹兩株。大可數抱。然已一枯一菀矣。樹後卽爲奉安龍穴。方廣約數十丈。則全以山石挖空鑿平。再用方磚鋪砌者。其龍穴結脈之處。約長一丈六尺。寬一丈。築有石室一間。中央砌石床。卽爲停放金棺之所。南向設石門兩扇。外建八角亭樓。周圍如城。北向設鐵門兩扇。奉安後。卽下千斤石錘封鎖。其對面則有朝北饗殿五楹。旁置配殿。俱用綠玻璃瓦。東偏更有殿宇三百餘間。茶座膳房悉具。以預備醇王府中四時祭享。在此暫住。後更添設皇太后皇帝駐蹕之所。並建造祠廟。統計前後所費帑銀。約銀一百四五十萬兩。

八枝箭

八枝箭在朝陽府。爲公主園寢所在地。公主爲世祖之母文皇后之姪女。下降臺吉蘇克多爾。薨後。葬於其地。康熙間。曾以八個佐領賜蘇克多爾。每佐領有一枝箭。故其地又名八枝箭。至嘉慶時。蘇克多爾已無後。其財產。遂爲守護園寢之箭丁所有。

蒙人保守成吉思汗陵

蒙古伊克招盟中。有所謂埃錦赫牢者。成吉思汗陵也。爲鄂爾多斯人所假託。東南距神木縣一百八十里。榆林府三百里。值郡王府之南。加薩府之東。又爲東勝縣治之東南。陵基幅幀凡三十里。四周皆沙陀。近傍爲淤泥河。蒙人名曰忽幾爾圖溝。其上有廟。亦名忽幾爾圖招。守陵之官曰居陵掌。設有陵戶五百家。號稱特爾罕。此特爾罕對於蒙旗有特權。一切徭役皆弗與。又以時持冊出募。若游方僧道然者。而所至蒙旗。必以牛羊布施之。不敢吝也。然必輪番而出。常以七八十戶居守之。居無室廬。或韋帳。或棚圈中。成吉思汗之陵。亦無寶城。無享殿。以白質大毳幕覆之。兩幕相接。前幕供特牲。後幕隔以錦幃。中供石匣。成吉思汗遺骸也。歲三月二十一日爲上陵期。先時即東北偏廣場樹大幄。以白馬白駝恭舁石匣出。奉安其中。前陳弓矢馬蹻。設牲酪。拜奠如儀。是日也。凡近地王公臺吉皆躬親灌降。遠而漠北河西。亦遣官賫祭物。不遠千萬里跋涉而來。內而燕晉秦隴諸商人。則挾財貨馱茶布什物。以貿蒙人之馬牛。露天列模。盤亘十餘里。坌涌霧積。日常數萬人。歷時七八日。始各交易而退。亦煌煌乎

大觀矣。達拉特王且引申其說曰。弓矢馬蹻。皆元成吉思汗所親御。弓矢度之神幄中。馬蹻遺於準噶爾境之沙阜上。居祭期。乃敬舁之往。冀以親其手澤焉。白馬白駝。則由七旗輪供之。老乃一易。易時先延喇嘛僧唪經數壇。別製銀牌。結其鬃而繫之。居恆縱之草地。無與牧者。先祭三日。則自來。祭畢則自去。方祭之殷。則竟日植立幄外氍毹上。不控繫。不嚙飲。亦自咆嘶走動也。

頑兒塚

出諸城東門三里。有小邨曰許莊。許爲邨中著姓。自元明來聚族於此。邨以是得名。邨尾有頑兒塚。邨中子弟。有不率父兄之教者。父兄輒行厭勝術。夜半。乘子弟熟睡。斷其髮數綹。潛瘞於塚。則頑劣者可易而爲循謹。故老相傳。謂有奇驗。故信之者彌篤云。塚傍山麓有古碣爲識。剔抉莓苔。字畫尙可辨。碣之陽題曰頑兒許大榮之墓。其陰有銘。辭曰。升木猱。出柙兕。緊何人。許氏子。吁嗟乎。禽犢之愛有如此。凡爲母者可鑒矣。下署乾隆己酉諸城縣訓導沈圻題此數語以儆邑人。

香冢

京師南下窪之窰臺。在陶然亭東。其地有香冢鸚鵡冢。相傳香冢爲張春姹侍御瘞文稿處。鸚鵡冢則瘞諫草處也。香冢銘云。浩浩愁。茫茫刼。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竭。一縷烟痕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又詩云。蕭騷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汀。落盡夭桃又穠李。不堪重讀瘞花銘。

閩中墳墓

墳墓之制。各地異俗。大率葬平壤者多簡率。葬山陵者多堅緻。如閩中墳墓。其營造猶近古制。而異其習尚。他處僅夫妻有合墓之義。閩中士大夫之家。常合祖孫父子數世爲一墓。其俗以三世計。約幾何人。即就山鑿一深穴以爲壙。廣大如屋。中一石榻。如其家三世共十人者則此石榻可容置十棺。穴口就石鑿三門。含有機括。封固即不可復開。穴上則用磁粉油泥等築一或圓或長方之墓形。其第一世棺入壙後。即封其墓之中門。右一門本虛設。左一門留俟啓閉。

子孫歲時入而洒掃。俟三世棺均入壙。則幷左一門亦封之。卽永不得開矣。故閩中古墓。雖歷時至久。均復存在。縱經兵燹。從無伐墓之舉。以其堅不得開也。

外蒙古人不知墓

自過外蒙布音圖河。山灣往往有石柱對峙。上有龍紋及日月象。率已剝蝕。蓋元時顯官歸葬以誌墓者。外蒙人尙焚尸火葬。不知有墓也。志伯愚嘗過其地。詢之臺官。則以天下石柱爲答。固不知爲墓也。

清稗類鈔

帝德類目錄

	頁
皇上日閱實錄	一
開國方略	一
太祖敷教明刑	三
太宗用洪文襄	三
世祖韜晦	四
世祖優待前明	四
世祖下薙髮令	四
世祖勤政	五
世祖閱明孝宗實錄	六
聖祖願天下治安	六
聖祖憫三等人	六
聖祖書三藩河務漕運三大事於宮柱	六
聖祖勉諭臣僚	七
聖祖愛惜士卒	七
聖祖知崇正學	七
聖祖留心書本之諭	七
聖祖論居官不善之報	八
曾國藩之論聖祖	八
世宗資助書生	八
世宗不喜諂諛	九
世宗慎於建儲	九
世宗密訓李衛	一〇
世宗知崇正學	一〇
世宗硃批諭旨	一〇
世宗追斥揆敍	一一
高宗初政	一一
高宗不忘本	一一
高宗嚴辨僞稿案	一一
高宗雪睿親王冤	一五
高宗書無逸以自警	一五
高宗崇獎風雅	一五
高宗邃於音律	一五
高宗斥世臣詩稿	一六

高宗愛民　一六
高宗臨政之年　一七
高宗內禪　一七
仁宗信任李忠毅　一九
仙鶴齡因賀表獲咎於仁宗　一九
仁宗斥姚祖同刻薄　一九
仁宗以莊敬日彊健行不息二語分鐫寶璽　二〇
仁宗敬禮楊懌曾　二〇
仁宗留意微員　二〇
仁宗責臣工詩　二一
仁宗命移鷹狗處　二一
宣宗遺妃　二一
文宗雪林則徐寃　二一
咸豐季年三奸伏誅　二二
文宗容納陸御史之直諫　三二
德宗自述　三三
德宗思得氣節之士　三三
德宗保全言官　三四
德宗戊戌新政　三四
德宗戊戌密諭　三八
德宗欲開懋勤殿　三九
德宗諭黃紹箕掄才　三九
德宗聽講下淚　四〇
德宗註論語　四〇
德宗之記憶力　四〇
德宗親翁同龢　四一
德宗自奉儉約　四一
德宗羈縻董福祥之手詔　四一
德宗西狩瑣聞　四三
德宗抑鬱　四四
德宗自晦　四四

清稗類鈔

杭縣　徐　珂　仲可

帝德類

皇上日閱實錄

列聖於每早盥沐後。卽閱先朝實錄一卷。自巡狩齋戒外。日以爲常。寒暑不閒。書皆收存內閣大庫。每前一日。中書啓鑰取書。用黃綾袱包裹。盛以柟木匣。次早同奏章送入。

開國方略

天命丙寅。設八旗大臣。天聰戊辰。定文館職司。辛未。設六部。壬申。定城守官三年考察之例。甲戌。定八旗職官名。乙亥。更定內三院。崇德丙子。定內院官制。設都察院。丁丑。設八旗議政大臣。戊寅。設理藩院。定部院制。癸未。設禮部蒙古理事官。此爲澄敍官儀之始。

太祖乙卯年。定八旗軍制。天聰己巳三月。定軍例於外藩。八月。定行軍賞罰例。

辛未。定出征軍制。崇德癸未。定軍律。此爲整敕戎行之始。

天命庚申六月。設納言之木於門外。天聰辛未。令貝勒大臣直言盡諫。此爲下詔求言之始。

天命丁巳。令詳愼訟獄。天聰乙亥。禁徇私枉斷。崇德庚辰。肆赦。此爲明刑弼教之始。

太祖乙卯年。令羣臣舉賢才。庚申。令貝勒大臣子弟就學三年。授舉人生員官階。優免丁役。此爲興賢勸學之始。

天聰壬申。行新定朝儀。崇德丙子。行太廟薦新禮。戊寅。諭禮部申明禁令。癸未。定內外相見禮。此爲班朝肅廟之始。

太祖甲寅年。令國人屯田曠土。天聰乙亥。禁濫役妨農。崇德丙子。禁屯積米穀。令及時耕種。丁丑。令各屯堡及時勸農。此爲重農貴粟之始。

天聰丁卯。發帑賑饑。戊辰。發帑賚民嫁娶。崇德丁丑。諭貸粟賚民。辛巳。以歲歉諭行備荒事例。此爲孚民生之始。

天命癸亥。勖羣臣勤職。丙寅。勖諸貝勒毋習逸樂。崇德丁丑。諭諸大臣勤修國政。壬午。諭諸王貝勒勤修政事。此爲誡諭臣工之始。

太祖敷教明刑

太祖自天命元年丙辰建元以後。益勤勞國政。靡間晝夜。每五日一視朝。焚香告天。宣讀古來嘉言懿行及成敗興廢所由。訓誡國人。以議政五大臣參決機密。以理事十大臣分任庶務。國人有訴訟。先由理事大臣聽斷。仍告之議政大臣。覆加審問。然後言於諸貝勒。衆議既定。猶恐或有寃抑。令訟者跪上前。更詳問之。明核是非。故臣下不敢欺隱。民情皆得上達。國內大治。

太宗用洪文襄

松山既破。擒洪文襄公承疇歸。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太宗命諸文臣勸勉。洪不答。益厚遇之。解貂裘以賜。久之。洪歎曰。眞命世之主也。因請降。太宗大悅。卽日賞賚無算。陳百戲以賀。諸將皆不悅。曰。洪一羈囚。上何待之重也。太宗曰。吾儕櫛風沐雨者。欲何爲。衆曰。欲得中原耳。太宗笑曰。譬諸瞽者。獲一前導。安

得不賀也。衆乃服。

世祖韜晦

當睿親王多爾袞攝政時。世祖深自韜晦。遨嬉漁獵鄙事。無不爲之。攝政王安意無猜。得以善全。蓋自沖齡善於用晦如此。

世祖優待前明

世祖既登極。對於有明官吏人民。優加待遇。約舉之。有數端。一爲明思宗暨后妃發喪成禮。自長陵以下十四陵。皆設官守之。一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級。仍令視事。朱姓諸王。亦仍其爵。一明之職官紳士。曾殉國難者。給予諡法。及優卹諸典。一被斥官吏非犯贓者。及士爲清望所歸。並隱居山林而才德可稱者。皆徵辟錄用。一蹂躪之後。有鰥寡孤獨。及乞丐街市者。皆給糧養之。一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練餉剿餉諸名目。盡行蠲免。明季廠衞之弊政。亦一律除之。一官制衣服。暫用明制。

世祖下薙髮令

世祖初登極。以其時。明弘光方稱帝於江寧。故未強國人以一律薙髮。曾下令曰。予因前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薙髮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聽其便越一年。南方大定。乃下薙髮之令。其略曰。向來薙髮之令不急。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籌之熟矣。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歸一。不幾爲異國人乎。自今以後。京城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行薙髮。若規避惜髮。巧辭爭辨。決不輕貸。時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之語。縣官令薙匠負擔行市。見蓄髮者。執而薙之。違卽被殺。懸其頭於擔上之竿以示衆。

世祖勤政

大兵入關時。明臣迎降。睿親王權宜任之。故勝國弊政。未盡釐正。世祖勤政後。任法嚴肅。凡大臣專擅。如陳名夏譚泰陳之遴劉正宗輩。無不立正典刑。故夙弊盡革。

世祖閱明孝宗實錄

世祖幸南苑別殿。夜半。閱明孝宗實錄。有召對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事。心喜曰。朕所用何遽不若珊大夏。明日。宣梁尙書淸標及魏文毅。詣行幄備顧問。

聖祖願天下治安

聖祖八齡踐阼。太皇太后問帝何欲。帝曰。子臣無他欲。惟願天下治安。民生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康熙庚寅蠲租諭旨。猶述及之。

聖祖憫三等人

聖祖嘗諭閣臣曰。天下黎元。皆朕赤子。朕最憫念者。有三等人。一讀書寒士。一饑寒窮民。一無知犯法之人。

聖祖書三藩河務漕運三大事於宮柱

聖祖初親政。以三藩河務漕運爲三大事。夙夜廑念。爰親書大略。懸之宮中柱上。康熙壬申。諭旨述及之。猶云至今尙存。

聖祖勉諭臣僚

康熙癸丑。聖祖御弘德殿。講官進講畢。諭曰。從來民生不遂。由於吏治不淸。長吏賢。則百姓自安矣。天下善事。俱分所當爲。近見有寸長片善。便自矜誇。是好名也。又曰。君臣一心圖治。天下不患不治。此等光景。未易多得。朕與諸臣。何可不交勉之。熊文端公賜履奏曰。爲政在得人。故用舍黜陟。人主之大權。最當審量者也。上曰。知人難。用人不易。政治之道。全關於此。朕卽欲不盡心。不可得也。

聖祖愛惜士卒

國初定鼎未久。而遭三藩之亂。八旗士卒多爭先用命。效死疆場。丁口遂至稀少。聖祖念之。嘗憮然曰。吾二十年之久。始得一獲滿洲士卒之用。何可不厚恤也。故時加賞恤。且爲之代償債務。以是滿洲士卒皆感之。凡有征討。爭致死焉。

聖祖知崇正學

聖祖駕幸曲阜。親謁孔林。謁孔廟。留御前曲蓋於大成殿。崇正學也。

聖祖留心書本之諭

張清恪公伯行生長河壖。熟諳水性。嘗面奏河務事宜。聖祖偶有詰問。卽袖出地圖。口講指畫。時兵部侍郎牛鈕在側。斥之曰。伯行書生。但據紙上陳言妄奏耳。上曰。畢竟是他留心。卽書本亦是他看過。爾等誰留心者。

聖祖論居官不善之報

康熙時。年羹堯撫蜀。瀕行。陛辭。聖祖諭以漢軍督撫。如張長庚白如梅屈盡美韓世琦等。皆以貪黷致富。五十年來。子孫零落殆盡。是可見居官不善之報也。

曾國藩之論聖祖

曾國藩嘗曰。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雍乾以降。英賢輩出。皆沐聖祖之教。又謂緝熙典學。日有孜孜。上而天象地輿曆算音律考禮行師刑律農曹下而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文字。無一不通。且無一不創新法。啓津涂也。

世宗資助書生

世宗爲皇子時。好微行。嘗游杭州。出湧金門。見一書生賣字。頗精八法。卽命其書一聯。中有秋字。易火於左。世宗曰。得毋誤否。書生條舉名帖爲辨。世宗曰。若

曷不效舉子生活。乃賣字乎。書生自云嘗舉孝廉。貧不能給妻子。賣字求活。安望富貴。世宗出囊中馬蹄金數笏。曰。吾賈有贏。不如貲若求功名。得志毋相忘耳。書生謝受之。卽上公車。連捷翰林。時世宗已踐祚。一日。覩其名。憶是書生。卽召入。書一和字。易口於左。詢之。書生言爲謟體。上笑不答。翌日。使奉詔詣浙江巡撫受詔發覲。乃命其仍向湧金門賣字三年。再來供職。書生始悟。

世宗不喜諂諛

世宗不喜諂諛之言。有所聞。必斥之。雍正丁未正月。太常寺卿鄒汝魯進河清頌。中有舊染維新風移俗易語。大怒。諭交九卿公同嚴審。定擬具奏。尋刑部請照律擬絞立決。得旨著革職從寬免死。發往湖廣荊州府沿江隄岸工程處効力贖罪。

世宗愼於建儲

世宗性雄猜。自以奪嫡踐位。恐兆爭端。乃於卽位後。御乾清宮。召王大臣入。諭以建儲一事。必須詳愼。聖祖既將大事付託朕躬。朕身爲宗社之主。不得不早

爲計。今親寫密封存之匣內置乾清宮世祖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宮中最高處。以備不虞。永爲定例。諸臣奏聖見周詳。臣等遵議。乃令諸臣退。惟留總管事務大臣。親書應立皇子名。密封錦匣收貯。

世宗密訓李衛

李衛開藩滇中。世宗密諭之曰。汝恃寵放縱。於督撫前。粗率無禮。操守亦不能純。間有巧取。如此行爲。大負倚任。嗣後亟宜謙恭持己。和平接物。

世宗知崇正學

雍正庚戌九月。重建闕里文廟。告成。黃瓦畫棟。悉仿宮殿制度。摶拊干戚尊俎豆籩之器。須自上方。世宗復以崇敬正學。御書碑文勒石。禮部奏請遣官祭告。特詔皇五子承命以行。

世宗硃批諭旨

世宗慮本章或有漏洩。所有摺奏。皆可封達上前。幾暇披覽。或秉燭至丙夜。所批輒萬言。洞徹窾要。後付刻者。祇十之三四。其未發者。收藏保和殿東西廡中。

世宗追斥揆敍

左都御史揆敍。本諡文端。雍正朝追削。並諭令於墓碑上改鐫不忠不孝柔奸陰險揆敍之墓。

高宗初政

高宗卽位。承世宗嚴肅之後。以寬大爲政。罷開墾停捐納重農桑汰僧尼之詔累下。萬民歡悅。吳中謠有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之語。

高宗不忘本

王大臣當從龍入關時。無不彎強善射。滿語純熟。居久之。多驕逸自安。高宗知其弊。凡射不中法者。立加斥責。或命爲賤役以辱之。鄉會試。必先試弓馬合格。然後許入場。故勳舊子弟。熟習弓馬。金川臺匪之役。如明亮奎林。皆以椒房世臣。用命疆場。上嘗曰。周以稼穡開基。國朝以弧矢定天下。何可一日廢武。

高宗嚴辦僞稿案

乾隆壬申。有僞作孫文定公嘉淦奏稿者。稿幾累萬言。指斥乘輿。遍詆大學士

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尙書訥親等。傳播遐邇。事聞。上震怒。飭各省窮治。久不得主名。復命尹繼善來京。隨同在京各大臣審辦。始訊出盧魯生劉時達等會商揑造實情。奉上諭。各省傳鈔僞稿一案。朕屢經降旨。宣示中外。此等奸徒傳播流言。其誣謗朕躬者。有無虛實。人所共見共知。不足置辯。而譸張爲幻。關係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爲整飭。乃各省督撫。僅視爲尋常案件。惟任屬員取供詳解。過堂一審。卽爲歸案了事。以致輾轉蔓延。久迷正線。各省就案完結情形。大略不過如此。而在江西爲尤甚。卽如施廷翰案之張三施弈度。江西承審各官。草率錯謬。及到江南。亦不能審出實情。幾認爲揑造正犯。經朕命軍機大臣等審明昭雪。而千總盧魯生。在江西兩次到案。俱被狡飾脫漏。又經軍機大臣從解京之書辦段樹武彭楚白等供詞互異之處。細加窮詰。始將千總盧魯生守備劉時達傳稿情節。逐層究出。比盧魯生劉時達先後到京。朕督令諸臣虛心研鞫。反覆推求。始則借端支飾。繼則混指同寅。旣不能推卸傳稿實情。又不能供出得稿來歷。詰問再四。卽各委之伊子。忍心害理。莫此爲甚。迨情竭詞

窮。始得其會商揑造種種奸僞情節。并將僞稿條款。逐一默寫。及其造謀起意。於破案後。商同借線。撿飾情由。一一吐露。矢口不移。當此光天化日之下。乃有此等魑魅魍魎。潛形逞僞。實出情理之外。今不待重刑。供情俱已確鑿。殆由奸徒罪大惡極。傳鈔貽累多人。好還之道。自無所逃耳。盧魯生劉時達著議政王大臣大學士九卿科道會同軍機大臣。再行詳悉研鞫。定擬具奏。至督撫爲封疆大吏。不特此等大逆之犯。卽尋常案件。孰非民生休戚攸關。而養驕飾僞妄自託爲敵體可乎。此案若查辦之始。卽行竭力根究。自可早得正犯。乃粗率苟且。江西舛謬於前。江南迷誤於後。均無所辭咎。江西近在同城。羣衞弁騰口囂囂。毫無顧忌。串供借線。幾於漏網吞舟。厥罪較重於南省。解任巡撫鄂昌。按察使丁廷讓。知府戚振鷺。俱著革職拏問。交刑部治罪。總督尹繼善及派往江西同問之周承勃高麟勳。俱著交部嚴加議處。錢度朱奎揚等。尙與專委承辦者有間。俱著交部議處。至衞弁乃總漕專責。瑚寶亦不能辭責。亦著交部嚴察議奏。當日查辦之始。未知根源所在。須披葉尋枝。勢不得謂法不及衆。畏難中止。

以致顢頇之事。朕猶恐拖累者衆。屢經密諭各省督撫。分別發落。以省拖延。卽武弁大員。曾經私看者。亦悉置不問。然在伊等食毛履土。見此大逆不道之詞。當爲痛心疾首。譬聞人詈其父祖。轉樂爲稱述。非逆子而何。然使非有首先揑造之人。則伊等亦無從傳閱。是傳閱者本有應得之罪。不可謂彼所愚弄而朕則憫其無知。譬子雖不孝。父不忍不慈。今首犯既得。不妨曲宥。除在京人犯已予省釋外。著傳諭各省督撫。通行出示曉諭。無論已未發覺。概行從寬免究釋放。凡屬此案例應擬罪人衆。蒙朕格外寬宥。務宜痛自改悔。動尊君親上之天良。戒造言喜事之惡習。安靜守分。庶不致良苗化爲稂莠。永受朕保全愛養之恩。夫讒說殄行。爲聖世所不容。奸頑不除。則風俗人心何由而正。而吏治狃於因循。尤關治道。朕宵旰憂勤。與諸臣共相敦勉者。豈肯稍存姑息。致啓廢弛之漸。將此一併宣諭中外知之。欽此。先是、御史書成。不知大義所在。恐株連者多。奏請罷查辦。上以書成身爲言官。不能備悉原委。遠方傳說。更難保其必無浮議。褫其職。

高宗雪睿親王寃

大兵入關。睿親王方攝政。薨後。議罪革爵。饒餘郡王阿巴泰父子略定河北。征討吳三桂。累功封安親王。以後嗣依附廉親王允禩。世宗特斥其封。高宗夙知二王功高。於乾隆戊戌。特復睿王封爵。令其五世孫淳穎襲封。並命配享太廟。安王嗣封輔國公。以承其祀。

高宗書無逸以自警

高宗於勤政殿㞒間。御書無逸一篇以自警。凡別館離宮聽政處。皆顏勤政二字。燕居遊覽。無不以蒞政為務。後暮年少寢。乃默誦無逸七嗚呼以靜心。

高宗崇獎風雅

高宗幾餘覽古。篤嗜過於儒素。乾隆間。詔建七閣。用天一閣之式。內廷齋額。罙知不足之名。范鮑兩家。均榮荷賜書。疊邀天藻也。

高宗邃於音律

高宗邃於音律。凡樂工進御鈞天法曲。時換新聲。每盼晴。則令奏月殿雲開之

曲。

高宗斥世臣詩稿

高宗駐蹕盛京。祇謁陵寢。以祭器潦草錯誤。革盛京禮部侍郎世臣職。又以世臣詩藁。有霜侵鬢朽歎途窮之句。諭謂卿貳崇階。有何窮途之歎。彼自擬蘇軾之謫黃州。以彼其才其學。與軾執鞭。將唾而箠之。世臣詩又有云。秋色招人懶上朝。諭謂寅清重秩。自應夙夜靖共。乃以疏懶鳴高。何以爲庶寮表率。詩又云。半輪明月西沈夜。應照長安爾我家。諭以盛京爲豐沛舊鄉。世臣不應忘卻。嚴旨斥責。卽令滿員官盛京者。各書一通。懸之公署。

高宗愛民

高宗憂勤稼穡。每歲分命大吏報告水旱。地方偶有偏災。卽特旨開倉廩。蠲租稅。六十年如一日。甘肅大吏以冒賑致罪。後甘省復災。近臣有以前事言者。上曰。朕寧使官冒賑。不使民枵腹也。後諸詞臣有以御製詩錄爲簡册進者。朱珪祇錄上紀詠水旱豐歉之作。名孚惠全書以進。上大喜。賜以詩扇。告近臣曰。儒

者之爲。固不同於衆也。

高宗臨政之年

高宗內禪。聖壽八十有六。御製詩五過堯村城一首。注云。昨歲讀蘇東坡書傳堯咨岳事。時年八十六。計予歸政年。正與堯相同。實爲厚幸。

高宗內禪

乾隆乙卯九月。高宗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孫暨王公大臣入。宣示恩命。立皇十五子嘉親王爲皇太子。以明年丙辰爲嘉慶元年。所有冊立典禮一切虛文不必舉行。至明年歸政嗣皇帝儀文。着軍機大臣會同各衙門條議以聞。又諭朕歸政後。應用喜字第一號玉寶。鐫刻太上皇帝之寶。玉冊。即將御製十全老人之寶說鐫刻。作爲太上皇帝寶冊。旋軍機大臣奏。丙辰舉行傳位大典。應行遵辦事宜議定呈覽。一丙辰年歸政。嗣皇帝登極。頒發詔書。鈐用太上皇帝之寶。次用皇帝之寶。一太上皇帝諭旨。稱爲勅旨。一太上皇帝仍稱朕字。一丙辰年太上皇帝及嗣皇帝起居注。交該衙門敬謹分纂。一題奏行文。遇天祖等字高

四格。太上皇帝高三格。嗣皇帝高二格擡寫。一恭逢太上皇帝慶節。稱萬萬壽。嗣皇帝慶節。稱萬壽。一恭逢太上皇帝萬萬壽慶節。及元旦冬至賀表。嗣皇帝萬壽慶節。及元旦冬至賀表。均由內閣撰擬表式。一丙辰年恭進列祖列宗實錄。交內閣照例按期嗣皇帝前恭進。一凡大祀由各衙門具題。嗣皇帝親臨行禮。一經筵耕籍大典及大閱傳臚各典屆期由各衙門奏請嗣皇帝舉行。一太上皇帝嗣皇帝慶節令辰。及掖輦巡幸地方。內外大臣慶賀請安摺俱繕備二分呈進。一外廷筵宴。由各衙門照例奏請嗣皇帝奉太上皇帝親臨宴坐。嗣皇帝侍坐。一切儀注。臨時具奏。一御門聽政。嗣皇帝拆本示期遵辦。一鄉會試朝考散館及一切考試題目。由該衙門照例奏請嗣皇帝命題。一嗣皇帝御極後。應請太上皇帝敕旨冊立皇后。一丙辰元旦奉先殿堂子行禮。在未傳位以前。皇太子隨皇上行禮。一陛見文武大臣及道府以上具摺恭請太上皇帝嗣皇帝恩訓。一丙辰新正遞丹書克。仍奏太上皇帝詞句。且有賀六十年國慶之事。仍應於太上皇帝前恭遞。

仁宗信任李忠毅

嘉慶初。李忠毅公長庚。勦除洋匪。屢敗蔡牽於浙洋。以閩師掣肘。牽尙游弋海上。上聞。逮治督臣。而代者入閩中。乃文武各官疏參忠毅逗留揑報斬獲。諭密詢浙撫清安泰。賴清力陳忠毅勦賊之勇。海戰情形之難。仁宗委任忠毅。由是益篤。當時賊中謠。有不怕千萬兵。只怕李長庚之語。亦達天聽。

仙鶴齡因賀表獲咎於仁宗

嘉慶丁卯。以誕育皇長孫。中外大臣。皆具摺陳賀。疊奉嚴諭斥責。提督仙鶴齡摺中。至有誕降重熙。承華少海。玉質龍姿。前星拱極。本支百世。派衍東宮諸語。上益震怒。將仙鶴齡及擬稿之營書郭裕昆。改擬之幕友石先幾。先後降旨褫職。治罪有差。

仁宗斥姚祖同刻薄

嘉慶丁丑。萬壽恩詔。普免天下積欠錢糧。各省懽騰。爭造册送戶部。安徽民欠三百萬。而鳳陽一府尤多。巡撫康紹鏞閱册已定。未及奏。遷去。繼之者爲姚祖

同。疑民欠不實行。令諸道府大爲覈減。屬吏震其威。勒令諸州縣減造十分之四。以其欠數虛報存庫。州縣苦之。勢洶洶將上聞。姚先奏以爲官吏欺侵。造册不實。請展限覈減。硃批云。損上益下。朕之願也。存心刻薄。有傷政體。姚大慙。六百里行文以原册上。

仁宗以莊敬日彊健行不息二語分鐫寶璽

嘉慶己卯。仁宗聖壽六十。命以莊敬日彊健行不息二語。分鐫寶璽。

仁宗敬禮楊懌曾

皖楊懌曾。嘉慶時官翰林。受知仁宗。爲大理卿最久。開府楚北。風骨錚然。嘗召對。値盛暑。掀簾。見上搖扇揮汗。入跽。上以扇置坐右。不復用。詢事甚詳。良久。熱甚。上汗出如雨。卒不用扇。又久乃出。楊亦浹透紗袍矣。

仁宗留意微員

嘉慶中。兵馬司指揮謝煦。以同知外用。初選登州。上以其地簡。特寄諭撫臣。於兗沂曹一帶對調。遂改兗州。蓋謝任中城時。曾以緝捕出力。蒙賞戴翎枝。故上

猶識之也。

仁宗責臣工詩

嘉慶川楚之亂。仁宗憂甚。作詩以責臣工曰。內外諸臣盡紫袍。何人肯與朕分勞。玉杯飲盡千家血。銀燭燒殘百姓膏。天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哭聲高。平居漫說君恩重。辜負君恩是爾曹。

仁宗命移鷹狗處

鷹狗處。向在東華門內長街。設總統二人。以侍衛兼之。豢養鷹狗。備蒐獮之用。其牧人皆以世家子弟充之。許其蟒袍緯帽。爲執事中品之最高者。嘉慶壬戌。仁宗以非急務。命遷於東安門內長房。

宣宗遣妃

宣宗勤於政事。披覽章奏。常至夜分。某日。有寵妃取而裂之。翌晨遣出。然亦不加以他罪也。

文宗雪林則徐寃

道光末葉。穆彰阿爲滿首揆。掌機務。實主五口通商之約。鴉片之爲害甚大。世人無不知之。宣宗於林則徐之焚燬鴉片。亦念其忠。特以穆作梗。故林不免於罪而言和。道光壬寅。大學士王鼎方自東河查勘回。聞和議。痛哭爭之。不能得。以憂死。其病劇時。召門下士至臥榻前。伏枕流涕。授遺摺數千言。力排和議之非。卒爲穆所厄。不得上。王歿。祁寯藻亦力爭。然寯藻在軍機爲後進。且漢大臣不能決事。故穆愈得志。已而白門和議成。宣宗退朝。負手行偏殿。亙一日夜。未嘗息。內侍但聞太息聲。漏下五鼓。宣宗頓足長歎。旋入殿。以硃筆草一紙。封緘甚固。時宮門未啓。命內侍持往樞廷。戒之曰。但與穆彰阿。毋爲祁寯藻知。蓋即論議和諸臣於和約畫押之廷寄也。意穆於是時。必有危言聳論挾制宣宗者。及文宗嗣位。頒示謄黃。爲林則徐雪冤。而著穆彰阿之罪。

咸豐季年三奸伏誅

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皆於咸豐初年襲爵。官宗人府宗正。領侍衛內大臣。而端華同母弟肅順。方爲戶部郎中。好狹邪遊。惟酒食鷹犬是務。乙卯夏。官軍

既克馮官屯。勦滅粵寇之北犯者。垣端漸以聲色惑聖聰。薦肅供奉內廷。善迎合上旨。上稍與論天下事。三奸盤結。同干大政。而軍機處之權漸移。軍機大臣皆拱手聽命而已。惟軍機大臣大學士柏葰。資望既深。性頗鯁直。不甚遷就。三奸畏而惡之。戊午科場之獄。置柏大辟。於是朝臣震悚。權勢益張矣。肅又借鑄錢局一事。興大獄。戶部司員皆褫職逮問。京師自搢紳以至商店。被其株累破家者甚多。皆怨肅次骨。肅恃寵而驕。時周祖培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而肅亦爲戶部尚書。同坐堂皇判牘。一日。周已畫諾。肅佯問曰。是誰之諾也。司員曰。周中堂之諾也。肅罵曰。唉。若輩憒憒者流。但能多食長安米耳。焉知公事。因將司員擬稾盡加紅勒帛焉。並加紅勒帛於周諾上。累次如此。周弗敢校也。諸大臣受其侵侮而唯諾維謹。大學士翁心存引疾乞退以避之。庚申七月。英法兵船犯大沽。陷東西礮臺。入天津。逼通州。焚圓明園。肅方以協辦大學士兼步軍統領。與載垣端華同勸文宗巡幸熱河。導上娛情聲色。實爲希寵攬權之計也。迨和議成。英法兵退至天津。留京王大臣疏請回蹕。上將從之。爲三奸所尼。屢

下詔改行期。辛酉秋七月。上不豫。十六日。上疾大漸。召載垣等及軍機大臣至御榻前受遺詔。立皇太子。是日辰刻。文宗崩。三奸輒矯遺詔。與御前大臣額駙景壽、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等共八人。自署爲贊襄政務王大臣。又擅遏禁留京王大臣恭親王等不得奔喪。自是詔旨皆出三奸之意。口授軍機處行之。八月十日。御史董元醇疏言。皇上沖齡。未能親政。天步方艱。軍國事重。暫請皇太后垂簾聽決。並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以繫人心。三奸不悅。明日。上奉皇太后召見贊襄王大臣。命即照董元醇所奏行。三奸抗論。以爲不可。退復以本朝無太后垂簾故事。令軍機處調旨駁還。然恭王遂於此時奔赴熱河。叩謁梓宮。端等頗不以近支視之。且以其不足畏也。兩宮皇太后欲召見恭王。三奸力阻之。侍郎杜翰昌言於衆。謂叔嫂當避嫌。且先帝賓天。皇太后居喪。尤不宜召見親王。肅拊掌稱善曰。是眞不愧杜文正子矣。然究迫於公論。而太后召見恭王之意亦甚決。太監傳旨出宮。恭王乃請端同進見。端目視肅。肅笑曰。老六。汝與兩宮。叔嫂耳。何

必我輩陪哉。王乃獨進見。兩宮泣道三奸之侵侮。因密商誅之。並召鴻臚寺少卿曹毓瑛。密擬拿問各旨。以備到京卽發。三奸不知也。次日。王兼程回京。無一人知者。先是垣等自陳職事殷繁。實難兼顧。意在彰其勞勣。詔卽罷其所管火器健銳營。外示優禮。實奪其兵柄也。兩宮俟恭王行後。卽下回鑾之旨。三奸力阻之。謂皇上一孺子耳。京師何等空虛。如必欲回鑾。臣等不敢贊一辭。兩宮曰。回京後設有意外。不與汝等相干。立命備車駕。三奸又力阻。兩宮不允。乃議以九月二十三日。派肅護送梓宮回京。上恭送登輿後。先奉兩宮間道旋蹕。垣端皆扈從。於是大學士賈楨、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合疏稱我朝聖聖相承。從無太后垂簾聽政之典。前因御史董元醇條奏。特降諭旨甚晰。臣等復有何議。惟是權不可下移。移則日替。禮不可稍渝。渝則弊生。我皇上沖齡踐祚。欽奉先帝遺命。派怡親王載垣等八人贊襄政務。兩月以來。用人行政。皆經該王大臣等議定諭旨。每有明發。均用御賞同道堂圖章。共見共聞。內外皆相欽奉。臣等尋繹贊襄二字之義。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無鉅細。皆憑該

王大臣之意。先行議定。然後進呈皇上。一覽而行。是名爲佐助。而實則主持。日久相因。能無後患。今日之贊襄大臣。卽昔日之軍機大臣。向來軍機大臣。事事先面奉諭旨。辦駁可否。悉經欽定。始行擬旨進呈。其有不合聖意者。硃筆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義也。爲今之計。正宜皇太后敷宮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權。使臣工有所稟承。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我皇上聰明天亶。正宜涵泳詩書。不數年。卽可親政。而此數年間。外而賊匪未平。內而奸人逼處。何以拯時艱。何以飭法度。固結人心。最爲緊要。儻大權無所專屬。以致人心驚疑。是則目前大可憂者。至皇太后召見臣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仍循向來軍機大臣承旨舊制。或應量爲變通。擬求敕下羣臣會議具奏。請旨酌定。以示遵守。庶行政可免流弊。而中外人心。益深悅服矣。會欽差大臣侍郎勝保。亦奏請簡近支親王輔政。以防權姦之專擅。十月朔。車駕至京師。將至之日。諸大臣皆循例郊迎。兩宮對大臣涕泣。縷述三奸欺藐之狀。祖培奏曰。何不重治其罪。皇太后曰。彼爲贊襄王大臣。可徑予治罪乎。祖培對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

解任。再予拿問。太后曰。善。乃詔解贊襄王大臣八人之任。以恭王奕訢爲議政王。垂簾典禮。令在廷大小臣工集議以聞。先召見議政王大臣。上南面稍東。席地坐。兩宮亦南面坐稍北。皇太后面諭三奸跋扈諸不法狀。且泣下。上顧曰。阿瑪。奴輩如此負恩。卽斫頭可也。請勿悲。遂與王大臣密定計。卽另派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瑛。爲軍機大臣。初二日。恭王率周祖培文祥等入朝待命。垣等已先至。尚未知解任之信。蓋三奸解任之旨。及召見王大臣等。已在初一日申酉間。特命辦事處勿知會怡鄭二王。故皆不之知也。然已微有所聞矣。見恭王等則大言曰。外廷臣子。何得擅入。王答以有詔。復以不應召見呵止王。王遜謝。卻立宮門外。俄詔下。命恭王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拿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王捧詔宣示。載垣端華同厲聲曰。我輩尚未入。詔從何來。王命擒出。復呵曰。誰敢者。已有侍衞數人來前。褫二人冠帶。擁出隆宗門。尙顧索肩輿及從人。或告已驅散矣。遂踉蹌擁至宗人府。幽之。肅方護送梓宮。次於密雲。逮

者至。門已閉。乃毀外戶而入。聞肅在臥室咆哮罵詈。又毀其寢門。見肅方擁二妾臥於牀。遂械至。亦繫宗人府。肅瞋目叱垣端曰。若早從吾言。何至有今日。二人曰。事已至此。復何言。垣亦咎端曰。吾之罪名。皆聽汝言成之。故論者謂三奸之罪。肅尤甚。端次之。垣又次之。廷議既上。請均照大逆例。凌遲處死。初六日。詔曰。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為奸。專權跋扈。種種情形。均經明降諭旨。宣示中外。至載垣端華肅順。於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卽以贊襄王大臣自居。實則我皇考彌留之際。但面諭載垣等。立朕為皇太子。並無令其贊襄政務之諭。載垣等乃造作贊襄名目。諸事並不請旨。擅自主持。兩宮皇太后面諭之事。亦敢違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條奏。皇太后垂簾事宜。載垣等非獨擅改諭旨。並於召對時。有伊等係贊襄朕躬。不能聽命於皇太后。伊等請皇太后看摺。亦屬餘多之語。當面咆哮。目無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屢言親王等不可召見。意在離間。此載垣端華肅順之罪狀也。肅順擅坐御位。於進內廷當差時。出入自由。目無法紀。擅用行宮內御用器物。於傳取應用物件。抗違不遵。並自請分見兩宮皇太后於

召對時。辭氣之間。互相抑揚。意在搆釁。此又肅順之罪狀也。一切罪狀。均經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面諭議政王軍機大臣。逐條開列。傳知會議王大臣等知悉。茲據該王大臣等按律擬罪。將載垣等凌遲處死。當卽召見議政王奕訢、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郞文祥、右侍郞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瑛、惠親王綿𢠘惇親王奕誴、醇郡王奕譞、鍾郡王奕詥、孚郡王奕譓、睿親王仁壽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刑部尙書綿森。面詢以載垣等罪名。有無一綫可原。茲據該大臣等。僉稱載垣端華肅順跋扈不臣。均屬罪大惡極。國法無可寬宥。並無異辭。朕念載垣等均屬宗支。以身羅重罪。應悉棄市。能無淚下。惟載垣等前後一切專權跋扈情形。謀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獨欺陵朕躬爲有罪也。在載垣等未嘗不自恃爲顧命大臣。縱使作惡多端。定邀寬典。豈知贊襄政務。皇考實無此諭。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皇考付託之重。亦何以飭法紀而示萬世。卽照該王大臣等所擬。均卽凌遲處死。實屬情罪相當。惟國家本有議親議貴之條。尙可量從末減。姑於萬無可寬貸之中。免其肆市。載垣端華。均著加恩賜令自盡。卽派

肅親王華封。刑部尙書綿森。迅卽前往宗人府空室傳旨。令其自盡。此爲國體起見。非朕之有私於載垣端華也。至肅順之悖逆狂謬。較載垣等尤甚。亟應凌遲處死。以伸國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未忍。著加恩改爲斬立決。卽派睿親王仁壽、刑部右侍郎載齡、前往監視行刑。以爲大逆不道者戒。至景壽身爲國戚。緘默不言。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於載垣等竊奪政柄。不能力爭。均屬辜恩溺職。穆蔭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已久。班次在前。情節尤重。該王大臣等擬請將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職發往新疆効力。均屬罪有應得。惟以載垣等凶燄方張。受其箝制。實有難與爭衡之勢。其不能振作。尙有可原。御前大臣景壽卽革職。仍留公爵並額駙品級。免其發遣。兵部尙書穆蔭卽革職。改爲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均著卽行革職。加恩免其發遣。欽此。是日垣端自縊。肅以科場鈔票兩案。無辜受害者尤多。都人士聞其將殺。交口稱快。其怨家皆駕車載酒。馳赴西市觀之。肅身肥面白。以大喪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車上。過騾馬市大街。兒童讙呼曰。

肅順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礫泥土擲之。頃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將行刑。肅順肆口大罵。又不肯跪。劊子以大鐵柄敲之。乃跪下。蓋兩脛已折矣。遂斬之。少詹事許彭壽疏請治奸黨。詔曰。前因許彭壽於拿問載垣端華肅順時。請查辦黨援。當令指出黨援諸人實迹。嗣據明白迴奏。形跡最著者。莫如吏部尚書陳孚恩。最密者。莫如侍郎劉琨黃宗漢等。平日保舉之人。如侍郎成琦、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外間嘖有煩言。陳孚恩於上年七月。大行皇帝發下硃諭巡幸熱河。是否可行。陳孚恩卽有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之語。意在迎合載垣等。當時會議諸臣。無不共見共聞。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滿漢大臣中。惟令陳孚恩一人免赴行在。是該尙書爲載垣等之心腹。卽此可見。黃宗漢於本年春間。前赴熱河。皇考召見時。卽以危辭力阻回鑾。迨聞皇考梓宮有回京之信。該侍郎又以京城情形可慮。徧告於人。希冀阻止。其爲迎合載垣等。衆所共知。以上二人均屬一二品大員。聲名如此狼籍。品行如此卑汚。若任其濫廁卿貳。何以表率僚屬。陳孚恩黃宗漢均著革職。永不敘用。以爲大僚諂媚者戒。至侍郎劉琨、成琦、

如所擬名次。不更動也。光緒乙未殿試。德宗念國步多艱。思得氣節之士而用之。四川駱成驤名在第十。見其卷中有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二語。大賞之。拔置第一。

德宗保全言官

德宗旣親政。以頤和園爲頤養母后之所。間日往請安。每日章疏。上閱後。皆封送園中。丁酉年。恽毓鼎附片劾太監牛姓在外招權納賄。請嚴懲以符祖制。牛姓者。頤和園親近小奄也。帝示翁同龢曰。此疏若爲太后所見。言官禍且不測。朕當保全之。乃撤去附片。僅以正摺呈園。

德宗戊戌新政

光緒戊戌正月初六日。德宗以給事中高燮曾請設武備特科。因特諭飭軍機大臣會同兵部參酌中外兵制議奏。又諭貴州學政嚴修請設專科。所稱一爲歲舉。一爲特科。先特科。後歲舉。特科約六事。一內政。爲考求方輿險要郡國利病民情風俗者。二外交。爲考求各國政事條約公法律例章程者。三理財。爲考

求稅則礦務農功商務者。四經武。爲考求行軍布陣管駕測量者。五格物。爲考求中西算術聲光化電者。六考工。爲考求各物製造工作者。由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撫學政。各舉所知。無論已仕未仕。註明其專長。在保和殿試以策論。嚴定去取。評列等第。覆試後。引見候擢。此爲經濟特科。以後或十年或二十年一舉。不拘常例。歲舉則每屆鄉試年分。由學政調取新增算學藝學各書院學堂高等生監。錄送鄉試。初場專門。次場時務。三場仍四書文。凡試者。名曰經濟科。中貢士者。亦一體覆試殿試朝考等語。飭總理衙門議奏。四月二十八日。召見康有爲、張元濟。五月初五日。諭自下科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一律改試策論。十六日。諭飭兩江總督劉坤一查明上海農學會章程。咨送總理衙門查核頒行。並編譯外洋農學諸書。十七日。諭飭獎賞各省士民若有新書及以新法製成新器。果係足資民用者。所製之器。酌定年限。准其專利。有能獨力創建學堂。開闢地利。興造槍砲各廠。有裨於興國殖民之計者。著照軍功例給予特賞。二十九日。諭飭迅印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千部。送軍機處。六月初一日。諭飭鄉

會試仍爲三場。一場試中國史事論。二場試時務策各五道。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首場中額十倍錄取。二場三倍錄取。取者始准試次場。每場發榜一次。三場畢。如額取中。歲科試生童。先試經古一場。專以史論時務命題。正場試以四書五經義各一篇。至詞章楷法。當先期降旨考試。偶一舉行。不爲常例。嗣後一切考試。不得憑楷法之優劣爲高下。七月初三日。諭飭嗣後殿試。即量爲授職。停止朝考。初六日。諭准主事康有爲所呈京師設立農工商總局。派直隸霸昌道端方直隸候補道徐建寅吳懋鼎等督理。十三日。諭准湖南巡撫陳寶箴奏保湖南候補道夏獻銘黃炳離前內閣學士陳寶琛侍讀楊銳禮部主事黃英采刑部主事劉光第廣東候補道楊樞王秉恩江蘇候補道歐陽霖杜俞柯逢時江西候補道惲祖祁湖北候補道徐家幹薛華培左孝同來京預備召見。十四日。諭飭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歸併內閣及禮兵刑等部辦理。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並東河總督。一併裁撤。均著以總督兼巡撫事。河督即歸併河南巡撫。漕督及各省不辦運務之糧道。

及向無鹽場僅管疏銷之鹽道。均著裁撤。各省同通佐貳等官無地方之責者。查明裁汰。又著將各局所冗員裁撤淨盡。並將分發捐納勞績人員。嚴加甄別。限一月辦竣。十六日。諭飭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侍郞堃岫徐會灃溥頲曾廣漢交部議處。王照原呈留覽。以懷塔布等不爲王照遞呈也。十九日。吏部議懷塔布等革職。王照賞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用。二十日。諭飭工部會同步軍統領衙門五城街道廳。挑挖京城內外河道。修墊街巷。款由戶部籌撥。又諭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賞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二十四日。諭准孫家鼐請設醫學堂。由大學堂兼轄。又諭准徐致靖酌置三四五六品學士。又諭准主事蕭文昭請設各省茶務學堂蠶桑學堂。著各督撫迅速籌辦。二十七日。諭准黃思永籌款設辦速成學堂。又諭准都察院代奏四川舉人陳天錫所請。將大挑教職謄錄各項人員。於會試薦卷中挑取。及科甲候補人員。一體考差。又諭飭詳議中書祁永膺所奏各省教職改爲中小學堂教習。又諭准刑部主事

顧厚焜所請舉辦郵政分局。又諭着瑞洵於京師創設報館。繙譯新報。又諭飭各督撫查明四月二十三日以後所關新政之諭旨。迅速刊刻謄黃。切實開導州縣教官詳切宣講。並飭令藩臬道府上書言事。毋得隱默顧忌。其州縣官應由督撫代遞。即由督撫將原封呈遞。此次諭旨並著懸挂督撫大堂。俾衆共觀。二十八日。諭飭各省藩臬道府。凡有條陳。自行專摺具奏。毋庸由督撫代遞。至州縣等官言事者。即由督撫將原封呈遞。至士民有欲上書言事者。即由本省道府等隨時代奏。

德宗戊戌密諭

德宗曾有賜楊鋭等密諭。文曰。朕近來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爲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皇太后已以爲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實在爲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

朕一日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爲安。化弱爲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是亦可見當時之束手無策。躊躇滿志也。

德宗欲開懋勤殿

懋勤殿在乾清宮西廊。屋五楹。爲列聖燕居念典處。咸豐中。何秋濤主事以進朔方備乘。原名北徼彙編文宗賜今名 詔在懋勤殿行走。同治後。殿久虛。惟南書房諸臣。時就其中應制作書。以其與南齋毗連也。光緒戊戌六月。有意復古賓師之禮。將開懋勤殿。擇康有爲梁啓超黃紹箕等八人待制。燕見賜坐。討論政事。聞者謂爲二千年未有之盛舉。惜未及開而八月之變作矣。

德宗諭黃紹箕掄才

瑞安黃仲弢提學紹箕。初以湖北主考陛辭請訓。德宗諭之曰。現在百姓困苦已極。皆朕不德所致。然卿輩亦不能辭咎。朝政非更張不可。卿此去。極宜留意掄才。爲朕得可用之人。

德宗聽講下淚

德宗讀書。翁同龢實傳之。一日。授讀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章。引史事數十條。反覆講論。德宗爲之下淚。曰。女戎之禍。其中必有小人。蓋指李蓮英也。翁復引明懷宗故事曰。懷宗能知女子小人之難養。斥魏忠賢客氏而用人不專。終至失國。語爲李所聞。讒之於孝欽后。光緒戊戌。遂有政變之禍。

德宗註論語

德宗好學。手不釋卷。光緒戊戌以前。每於經筵聽講論語時。遇有新義可以發明經語者。恆以片紙錄出。其後成帙。藁藏正大光明殿扁額中。

德宗之記憶力

光緒己亥十月。召見惲毓鼎。孝欽后語及豫省疏報雹災事。而忘其縣名。顧德

宗曰。皇帝記爲何處。卽應曰。鞏縣也。時馬家埠至永定門。方新設電車。孝欽問及。復顧德宗曰。此何國所爲。應曰。德使海靖也。以一循例報災之摺。數年前所興之工。猶留心不忘如此。

德宗親翁同龢

德宗冲齡典學。暱就翁同龢。或捋其髯。或以手入懷撫其乳。故常熟在書房二十五年。最爲上所親。嘗乞假回虞山省墓。雅不願其去。不得已。始允假一月。陛辭日。堅與約曰。下月今日。朕與師傅相見於此矣。

德宗自奉儉約

德宗自奉極儉。某年。諭內務府大臣增某。製一書案。諄囑勿尙華麗。但求適用。及案成而猶未加漆。卽命進呈。問其値。以七百金對。怒曰。一書案而糜款若是。汝輩積習。何時始能革除耶。又以足蹴其背而斥之曰。混蛋。還不滾下去。外間於是哄傳德宗性情乖張矣。

德宗飭糜費福祥之手詔

董福祥。字星五。甘肅固原州人。貧無資籍。以武健稱。同治初年陝甘回亂。董與同里沙三張俊約爲弟昆。沙以年長爲首領。董次之。張又次之。集里中武勇少年得數十人。保據一方。式遏寇亂。而恆分道往鄰縣。掠糧以自給。嗣張與沙不協。私與董謀。乃除沙三而由董統其衆。張副焉。迨左文襄督軍隴上。董張率所部詣大軍。乞擊回自效。皆以嫻習山川險要。且甘人耐勞苦。所向屢有功。復從劉錦棠出塞。平新疆。別爲一軍。趨和闐克之。和闐在崑崙旁。瀕於沙漠。風寒日薄。亦惟甘人能堪之。此董之建功之始。旋爲新疆喀什噶爾提督。歲乙未。平甘肅河州回亂。授固原提督。入統武衞後軍。光緒庚子。八國聯軍入京師。董隨扈至西安。解兵歸里。陛辭日。德宗出手詔畀之。慰勉甚至。亦羈縻之策也。其詔曰。上諭董福祥知悉。爾忠勇性成。英姿天挺。削平大難。功在西陲。近以國步艱難。事多掣肘。朝廷不得已之苦衷。諒爾自能曲體。現在朕方屈己以應變。爾亦當降志以待時。決不可以暫時屈抑。隳却初心。他日國運中興。聽鼓鼙而思舊。不朽之功。非爾又將誰屬也。尙其勉旃。董捧詔感泣。遂終老邸園。沒齒無二。戊申

春。病卒。年七十矣。董有四妻皆無出。以猶子天純爲嗣早卒。二孫恭、温。董形貌壯偉。性勁戇。善馭將。漢回諸將皆奉命唯謹。董軍之名震於關西。家居惠安堡。在金積堡旁。亂後於金積堡設廳治曰寧靈廳饒於財。嘗捐金三十萬修靈夏渠。引黃河水以溉田。民利賴之。

德宗西狩瑣聞

德宗久制於孝欽后。光緒庚子拳亂之始。心非之而不敢言。及西狩。恆思援各省督撫以自助。勤王之師。陝藩岑春煊最先。岑故先朝勳裔。頗重之。擢陝西巡撫。一日召入。叩頭畢。帝甫有言。而孝欽適至。德宗色變。岑亦汗下流背。乃亂以他語而罷。

當西狩日。衣履敝垢。一日內侍進呈新襪。式劣。不悅。俄而孝欽至。問襪佳耶。德宗曰然。孝欽又曰。差長否。德宗曰然。孝欽乃笑。

迴鑾計定。德宗命將新製二轎試坐。巡撫督夫舁入。德宗奉孝欽出。命內侍八人舉之。孝欽先坐以爲適。乃命德宗坐。德宗見孝欽立於地。不敢坐。促之。德宗

踼躇曰。不敢。孝欽笑曰。汝略坐無妨。乃作半跪式。略坐即下。

德宗抑鬱

光緒辛丑。德宗自西安迴鑾。見外患日逼。大局至危。宵旰憂勞。遂攖心疾。嘗以椅横貫以竹。命兩小太監肩之而行。帝手持小銅器。以物觸之作聲。口中喃喃曰。外國人如此鬧法。怎麽了。怎麽了。且行且語。不意竹椅傾斜。踣於地。兩璫皆伏地請罪。帝曰。不干爾事。一躍而起。狂奔入內。

最初兩后之垂簾也。德宗中坐。後蔽以紗幕。孝貞孝欽則左右對坐。孝貞崩。孝欽獨坐於後。至光緒戊戌訓政。則孝欽與德宗並坐。若二君焉。臣工奏對。嘿不發言。有時太后肘使之言。不過一二語止矣。及幽於南海瀛臺。則三面皆水。隆冬冰堅結。常攜小奄踏冰出。爲門者所阻。於是有召匠鑿冰之舉。偶至一太監屋。几有書。取視之。三國演義也。閱數行。擲去。長歎曰。朕且不如漢獻帝也。

德宗自晦

光緒甲午乙未交。德宗頗信用長麟汪鳴鑾言。一日三遷。悉由散秩而拔置卿

貳。召對無慮日二人。造膝密陳。雖欲有所規畫。卒以出言不慎。爲內監所詗知。（故事召見在養心殿側一小書室僅帝與被召見者二人而已軍機侍値例須退出）譖於孝欽。立褫二人職。諭中并有迹近離間永不敘用等語。嗣後母子之間。始起猜嫌。而帝之一舉一動。乃無日不遣內監偵報矣。帝每日黎明。必往孝欽處請安。長跪宮門外。有時內監不爲傳報。不命之起。卽伏地不敢起。庚子變作。兩宮西狩。旣就道。行在湫隘。聞孝欽聲輒長跪。以在宮日聞孝欽至。跪地以迎。久而習慣也。及抵西安。處分和約及軍國重要事。悉孝欽一人獨裁。間亦一詢帝。帝唯唯。不置可否也。居陝無事。日惟遣小奄嬉弄洋犬。以消永晝。蓋欲因以自汚也。迴鑾未久。遂拘禁深宮矣。

商務印書館

第三冊

恩遇 巡幸 宮闈

朝貢 外藩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稗類鈔

恩遇類目錄

	頁
親郡王配享太廟	一
滿漢文武大臣配享太廟	一
瀛台賜宴	二
派喫祭肉及聽戲王大臣	二
宴外藩	三
冬至賜貂	三
賜荷色鐙盞諸物	三
會親	四
克勤郡王墓開隧道	四
范文程以生員受知太祖	四
范文程脫包衣籍	五
列聖呼范文程官而不名	五
世祖賜宋犖食於中和殿	五
吳綺以傳奇受知世祖	六
世祖擢胡學士	六
世祖讚譽愼交社	六
張宸以祭文受知世祖	七
世職知縣加東昌府通判銜	七
世祖贊王熙爲公輔器	七
聖祖詔繪覺羅武默訥像	八
韓文懿以時文受知聖祖	八
聖祖呼尤侗爲老名士	八
杜立德入殿賜宴	九
杜立德乞歸賜詩	九
聖祖加恩范承勛	九
聖祖寵任張文貞	一〇
聖祖優禮陳廷敬	一〇
聖祖賜宋犖豆腐法	一〇
聖祖推恩于襄勤父	一一
聖祖賜曹寅母御書匾額	一一
聖祖矜恤翰林官屬	一二
皇子臨喪行拜奠禮	一二
聖祖賜蔡升元葬親銀	一二

聖祖御書文恪二字賜勵杜訥家　一二
聖祖賜胡朏明御書　一三
聖祖爲張文端奏請多留江寧一日　一三
聖祖追念李爵勳勞　一三
聖祖稱湯西厓爲詩公　一四
聖祖褒于清端　一四
聖祖題徐湘蘋畫大士像　一五
傅臘塔受知聖祖　一五
編檢得賜禁城騎馬　一五
聖祖加惠二程後嗣　一五
聖祖加恩傅忠毅生母　一六
世宗寵待大臣　一六
世宗加恩陳時夏生母　一六
世宗召高宗入養心殿賜食　一七
賞花釣魚　一七
世宗優禮蔣文肅　一七
知州蒙世宗特賜　一七
世宗慰留朱文端　一八
蔣文肅屢受世宗賞賜　一八
世宗召見布衣方觀承　一八
張廷玉鄂爾泰受知世宗　一九
世宗賜張廷玉聯　一九
高宗賜張廷玉詩　二〇
世宗屢賜張廷玉金　二〇
給還張廷玉家貲　二〇
世宗呼閻百詩爲先生　二一
歡喜老人　二一
奉旨觀劇　二二
世宗信任李衛　二二
漢員賜宅　二四
梁文莊墨漬袍袖　二四
梁文莊素衣入直　二四
王蘭生稽古之榮　二五
山高水長樓看烟火　二五
賜田文鏡入祀賢良祠　二六
沈德潛校御製詩　三〇

高宗賜沈德潛詩　三一
高宗賜徐文穆詩　三一
元旦恩錫筵宴　三二
高宗以御題墨刻賜督撫　三二
方勤襄三大榮遇　三三
高宗釋董文恭婦翁　三四
陳杰以勤樸受知高宗　三四
任啓運受研窮經學之褒　三四
裘文達賜御衣冠　三五
高宗賜裘文達繼母生母匾額　三六
賜錦堂　三七
五徵君　三七
高宗獎江右兩名士　三七
高宗嘉惠梁詩正父　三七
高宗賜陳文勤予告詩　三八
高宗褒賞劉文正送行詩　三八
阮文達以眼鏡詩受知高宗　三九
畢秋帆以廷對屯田事拔第一　三九
楊瑞蓮以誠實受知高宗　三九
漢命婦榮遇　四〇
香山九老　四〇
高宗目錢文端爲江浙大老　四一
高宗賜王大臣曲宴　四一
賜外官花翎　四二
盧明楷以精樂律受知　四二
高宗御題南樓老人畫册　四二
陳文肅一日數召見　四三
巴延三以直宿受知高宗　四三
寧壽宮賜宴功臣　四四
福文襄異數十三　四四
尹均與千叟宴　四六
宗室公賜紫　四六
繪功臣像三次　四六
高宗加恩百歲翁　四七
王文莊受二十四福之賜　四七
鄒小山以崑曲受知高宗　四七

錢維城以繪事受知高宗　四八
趙秉沖以諸生入直　四九
高宗賜曹文埴父母壽　四九
高宗賜段秀林黃馬褂　五〇
翁方綱清書牙拉賽音　五〇
福字備賞　五〇
仁宗存問謝墉疾　五三
朱文正奉命侍仁宗讀書　五三
五千餘人與千叟宴　五四
刺史與千叟宴　五四
仁宗親視朱文端疾　五四
仁宗作詩賀董誥　五四
李松雲以麥浪詩受知仁宗　五五
曹錫寶以劾和珅家人得追贈　五六
鈕昂乘傳從軍　五六
仁宗賜大挑舉人葛紗　五七
宗室宴　五七
朝馬肩輿之賜　五七
大庾戴氏叔姪之恩眷　五八
仁宗識拔戴文端　五八
仁宗親臨戴文端喪次舉哀　五九
仁宗因得雪加恩朝臣　五九
仁宗眷念吳堉　六〇
康紹鏞受知仁宗　六一
明文褒養疾受全俸　六一
在旗大臣賜紫　六二
賜奠　六二
湯文端受知三朝　六二
松文清受知宣宗　六三
宣宗宣慰黃勤敏之悼亡　六三
宣宗賜黃勤敏人參　六四
李文恭受知宣宗　六四
鮑桂星閉門思過　六四
宣宗宴十五老臣　六四
宣宗特賜英和福字　六五
英和比翼朝天　六六

特詔圖像紫光閣 六六
老司員以報捷賞花翎 六六
澄懷園賦詩書扇 六七
戴文節以書畫受知宣宗 六七
宣宗念師傅吳穀人之子 六七
宣宗賜耆臣紫韁 六八
宣宗推恩廉吏後裔 六八
楊忠武歿後恩諭 六八
黔中三奇男蒙特恩 六九
文宗親賜杜文正奠醊 六九
吳存義受黑貂之賜 六九
文宗輓林文忠聯 七〇
沈文肅超擢巡撫 七〇
駱文忠姪孫蒙蔭 七一
厮養遇穆宗而至粵海關 七一
王景琦以二簣晉秩 七一
寶文靖諡合素志 七二
潘爵以醫擢官 七三
沈源深受知德宗 七四
孝欽后以陸元鼎辦事爲可放心 七四
慶寬以畫得二品頂戴 七四
管劬安以畫得寵於孝欽后 七五
孝欽后賞福壽字 七五
知府得賜福字 七六
袁樹勳以一哭受知孝欽后 七七
孫家鼐受賜茶饍 七七
孝欽后賜醇王福晉杏黃轎 七八
孝欽后賜榮祿夫人福壽字 七八
榮祿妾得寵於孝欽后 七八
三星照 七八
孫多祺母以進素肴而得賞 七九
織婦特寵辱官 七九
婦孺獻果賜銀牌 八〇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恩遇類

親郡王配享太廟

親郡王配享太廟者。皆祀於東廡。通達郡王雅爾噶齊。武功郡王禮敦巴圖魯。（此巴圖魯三字即其名非勇號也）慧哲郡王額爾袞。宣獻郡王界堪。禮烈親王代善。睿忠親王多爾袞。鄭獻親王濟爾哈朗。豫通親王多鐸。肅武親王豪格。克勤郡王岳托。怡賢親王允祥。蒙古超勇襄親王策凌。及同治丙寅奉旨之科爾沁忠親王僧格林沁。凡十三人。

滿漢文武大臣配享太廟

滿漢文武大臣配享者。皆祀於西廡。英誠武勳王揚古利。信勇直義公費英東。宏毅公額亦都。忠義公圖爾格。昭勳公圖賴。（昭勳即直義子忠義即宏毅子父子皆得配侑允爲極榮）文襄公圖海。文端公鄂爾泰。文和公張廷玉。文襄公兆惠。文忠公傅恒。文成公阿桂。

文襄公福康安凡十二人。

瀛台賜宴

翰林賜宴瀛台。定在暑節。輒乘早涼。入西苑門。大柳星稀。高槐露下。宮牆緣岸間。安步徐行。菰蒲四面。水禽啁哳。與江南水鄉無異。渡板橋。則荷香襲衣。牐流滴耳。復從內苑牆入小紅門。豁然大湖。有紅板長橋。橫跨水面。橋夾朱欄。其外雜列魚罾。朝士渡橋者。均許抽罾捉魚。得即攜歸。於是迤邐達瀛台門。惟賜燕時。則從牐口北上。直西浮道通梁。中有層亭。兩面帳房。列如號舍。上命登舟泛太液池。即從過船亭登舟。芰荷十里。望如蕃錦。北望金色搖曳。則別一境矣。

派喫祭肉及聽戲王大臣

大內於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行大祭神於坤寧宮。欽派內外藩王貝勒輔臣六部正卿。喫祭神肉。上面北坐。諸臣各蟒袍補服入。西嚮神幄。行一叩首禮畢。復向上行一叩首禮。合班席坐。以南為上。視御座為尊也。膳房大臣捧御用俎盤跪進。以髀體為貴。司俎官以臂肩腰骼各盤列諸臣座前。上自用御刀割析。

諸臣皆自臠割食畢。賜茶各行一叩首禮。上還宮。諸臣以次退出。是晚。各賜糕餈酏醬。攜歸邸。至上元日及萬壽節。召諸臣於同樂園聽戲。分翼入座。特賜盤餐肴饌。禮畢。各賜錦綺如意及古玩一二器。以示寵眷。

宴外藩

年終。諸藩王貝勒更番入朝。盡執瑞禮。除夕日。宴於保和殿。一二品武臣。咸侍座。元旦後三日。宴於紫光閣。上元日宴於正大光明殿。一品文武大臣亦入座。

冬至賜貂

冬至賜貂。唐例也。國朝亦仿行之。南書房、如意館、昇平署、供奉諸人各得數張不等。

賜荷包鐙盞諸物

歲暮。諸王公大臣皆有賜予。御前王大臣。所賜爲歲歲平安荷包一。鐙盞數對。及福橘廣柑遼東鹿尾豬魚諸珍物。外廷大臣。亦間有賜荷包一者。皆佩於貂褏衿領間。泥首宮門。以謝寵眷。

公主福晉格格及外戚眷屬。歲時有賜。入內謝恩。謂之會親。宮門外施以黃幕。謂之關防。

會親

克勤郡王墓開隧道

克勤郡王岳托。禮烈王長子。崇德壬午冬。從征山東。薨於途。喪返。太宗痛甚。及葬。命開其隧道。以便歲時賜奠。撫柩而哭。高宗東幸。亦親往賜奠。

范文程以生員受知太祖

國初、范文程出關葬親。宿一牛彔莊。問此有游憩所乎。牛彔云。咫尺間爲查孝廉學詩之居。書室楚楚。乃與二牛彔三騎往查。迎坐書室。范欣然曰。可下榻乎。查曰。不鄙荒陋。幸甚。雞豚雉兔。略具盤飧。范飲噉至飽。遂借宿。晨與語。查曰。獨行無侶。苦岑寂。能從我游乎。則借馬從之。至墓所。范曰。太祖定遼陽。壯者配營中。殺老弱。已而漸及擁厚貲者。慮有力爲亂也。及行。又指一地曰。此將就僇處也。十七人皆將就刑。太祖忽問我識字乎。以生員對。太祖大喜。盡十七人錄用。

我至今職。始望豈及此乎。葬地迴抱山林。堪輿家言此地貴不可言。將相不足道也。文程與江浙諸范通譜。稱爲文正公後。嘗捐金買田吳中。修文正祠。

范文程脫包衣籍

凡隸牛彔下人曰包衣。牛彔包衣者。猶人之投胎也。范文程歷相三朝。世祖爲捐金一萬。贖之本旗牛彔。始脫籍。

列聖呼范文程官而不名

范文程在盛京時。列聖皆呼其官而不名。以其形貌頎偉。是以御賜衣冠。皆出特製。

世祖賜宋犖食於中和殿

世祖御極之初。命公卿大臣子弟入衞。時商邱宋文康公長子犖。年甫十四。儀觀俊偉。冠侍從冠。蟒衣袴褶。帶刀侍左右。上愛重之。恆賜食中和殿。一日。犖對食逡巡。私出帶間斜幅裹餅餌棗栗。將懷之。上怪問。犖前跽謝曰。臣有祖母。老甚愛臣。臣懷以獻。榮上之賜也。上喜。自是每賜食。必書敕以歸。

吳綺以傳奇受知世祖

順治壬辰。江都吳園次綺。以拔貢授中書舍人。奉詔。譜楊繼盛傳奇。稱旨。卽以楊繼盛之官官之。

世祖擢胡學士

山陰胡學士爲庶常時。一日。同官皆出院。學士獨留。世祖微行。入院。屛息立其後。良久。學士方習滿文。迴顧。見世祖。驚起。俯伏。世祖笑曰。若誤矣。學士曰。小臣不得近天顏。然朝謁瞻仰久矣。問諸庶吉士安在。若何獨留此。學士奏諸臣習清書。幸已成。各有事歸私寓。臣鈍劣。每後於人。私習以補其拙。世祖曰。諸臣何事。惟博奕耳。今已分曹他適飲酒矣。卽日傳旨。超擢爲侍讀。

世祖讚譽慎交社

世祖召修撰徐元文編修張若靄華亦祥入乾清宮。世祖科跣。單紗暑衫禪裙。曳吳中草鞵。命三臣升殿。賜觀殿中書數十架。經史子集稗官小說傳奇時藝。無不有之。中列長几。商彝周鼎哥窰宣爐印章畫册畢具。廡下珠蘭建蘭茉莉

百十盆。賜席地坐。從容問羣臣賢否。時政得失。皆謝以初進小臣。不能備知。因及書史古文。又問及近來名流社會。且云愼交社可謂極盛。前狀元孫承恩。亦愼交中人也。良久。始遣出。

張宸以祭文受知世祖

順治時。后喪。詞臣撰擬祭文。三奏草。不稱旨。最後內閣中書張宸撰。中有句云。眇茲五夜之箴。永巷之聞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後何人。世祖閱之墮淚。尋遷張兵部車駕司主事。

世職知縣加東昌府通判銜

順治朝。曲阜世職知縣孔允醇以居官廉能。加東昌府通判銜。仍任知縣事。

世祖贊王熙爲公輔器

王文靖公熙。宛平人。文簡公崇簡子。少年登第。世祖喜曰。公輔器也。命供奉內廷。親教以滿文。兼習釋典。與孫學士承恩。麻文僖公勒吉。日侍西淸。世祖升遐時。命與文僖同撰遺詔。受顧命。康熙中。正首揆。繼命專管密本。前此漢官不與

闈軍機選數也。

聖祖詔繪覺羅武默訥像

康熙庚申。特召內大臣覺羅武默訥入養心殿。命工繪其像。卽以賜之。諭曰。將此像給爾子孫世世供享。以昭加恩之意。

韓文懿以時文受知聖祖

長洲韓文懿公菼。康熙癸丑科會試殿試皆第一。撤闈後。上取墨卷覽之。稱主司得人。是年冬。召至起居注。命將平日窗稿進呈。遂以刻本五十篇進。復召至弘德殿。問平日所作必多。館師熊文端公代奏曰。尙有三十二篇。以題目小。不敢進呈。上曰。不妨。都進來。其三篇。卽鄉試墨卷也。某年。詞臣進表。有用豈弟君子屬之臣者。聖祖摘其訛。將加譴責。奏曰。屬之臣固誤。然古人斷章取義。亦有君臣兩屬者。如禮經所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是也。

聖祖呼尤侗爲老名士

長洲尤侗。字悔庵。官侍講。世祖嘗稱爲眞才子。聖祖亦稱爲老名士。

杜立德入殿賜宴

寶坻杜文端公立德。以薦授內閣中書。尋登揆席。居相位十餘年。嘗賜宴內廷。特命列坐殿中。漢大學士入殿坐。蓋自立德始也。後以疾未預宴。上特遣中使齎酒饌賜之。諭曰。卿弼亮老臣。久任機密。茲海宇蕩平。時當令序。賜宴羣臣。念卿臥病。故遣使慰問。且賜醴饌。卿其加餐珍攝。副朕惓惓至意。

杜立德乞歸賜詩

杜文端公屢疏乞歸。聖祖慰留至再。其後請益力。乃頒宸翰云。內閣大學士杜立德弼亮老臣。綸扉久重。引年請歸。陳乞至再。遐心既固。未可勉留。詩以送之。十載資賢佐。勞深致太平。訏謨留紫閣。風度重丹楹。方倚鹽梅略。難違邱壑情。餐芝黃綺伴。軒冕有餘清。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初九日御筆。又賜洛社怡情圖書一方。御書唐詩三軸。墨刻二冊。

聖祖加恩范承勛

漢軍鑲黃旗范大司馬承勛。開國名相文肅公第三子。殉難閩督忠貞公弟也。

康熙癸酉冬。以雲貴總督陛見至京師。値上謁孝陵。因迎至米峪口。上見范天顏和霽。諭曰。爾盛京舊人。爾父兄累朝効力。爾兄又爲國盡節。朕見爾思及爾兄。心爲慘切。不見爾幾八九年矣。爾鬚髮皓白如此。郊外寒冷。今將貂帽貂褂白狐腋袍賜爾。此時更換。恐受風寒。明日可服之來謝恩。並賜御書世濟其美額。

聖祖寵任張文貞

康熙丙子。聖祖親征噶爾丹。至科圖。詔漢臣皆止。丹徒相國張文貞公玉書獨堅請扈從深入。噶爾丹已破走。復請從至歸化城受降。聖祖賜所御衣帽禦寒。戒毋露宿。軫恤甚至。嗣是寵任益專。爲漢臣冠。

聖祖優禮陳廷敬

聖祖南巡。澤州相國陳廷敬方扈從。既至杭州。乞假游西湖一日。奉旨免朝。且云。廷敬老臣。遇宮眷車不須避路。

聖祖賜宋犖豆腐法

聖祖南巡。宋牧仲在蘇撫任內迎鑾。某日。有內臣頒賜食品。並傳諭云。宋犖是老臣。與衆巡撫不同。著照將軍總督一樣頒賜。計活羊四隻。糟雞八隻。糟鹿尾八箇。糟鹿舌六箇。鹿肉乾二十四束。鱘鰉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又傳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有年紀的人。可令御厨太監傳授與巡撫厨子。爲後半世受用。

聖祖推恩于襄勤父

漢軍于襄勤公成龍之擢安徽按察使也。聖主方以巡狩還京師。特詔獎襄勤賢能廉介。賜其父原任參領于德水貂裘。又通諭八旗都統侍郞諸臣。有子弟官外者。各貽書訓勉。效于成龍潔己愛民。

聖祖賜曹寅母御書匾額

康熙己卯夏四月。聖祖南巡回馭。駐蹕於江寧織造曹寅之署。曹世受國恩。與親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孫氏朝謁。上見之色喜。且勞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賞賚甚渥。會庭中萱花盛開。遂御書萱瑞堂三字以賜。

聖祖矜恤翰林官屬

康熙庚辰。聖祖以翰林官及庶吉士有貧不能具衣服乘騎者。諭大學士查明候旨施恩。並於丁憂告假之庶吉士無力至京者。飭各省督撫酌量資助。

皇子臨喪行拜奠禮

康熙壬午。少傅王文靖公卒於家。聖祖諭皇子直郡王往奠。並諭之曰。前此大臣病逝。間有命皇子臨其喪者。從未施拜奠之禮。大學士王熙因係世祖舊臣。特令汝行禮舉哀致奠

聖祖賜蔡升元葬親銀

德淸蔡升元。康熙壬戌一甲一名進士。方由修撰遷中允。卽請終養。癸未。迎駕嘉興。奏對御舟。翼日得旨。蔡升元在講筵甚久。家計甚貧。賜銀六百兩。爲葬親費。事竣卽來京。時行在侍臣有感泣者。

聖祖御書文恪二字賜勵杜訥家

大臣身後予諡。皆由禮部奏請。旣得旨。內閣擬字進呈。候上圈出。此定例也。康

熙癸未。侍郎勵杜訥卒於官。已特賜祭葬矣。越二年。聖祖駐蹕靜海。追念其効力南書房二十餘年。敬愼勤勞。特旨賜謚。並御書文恪二字賜其家。

聖祖賜胡朏明御書

康熙甲申。聖祖南巡。德清胡朏明渭撰平成頌。並以所著禹貢錐指獻諸行在。有詔嘉獎。召至南書房直廬。賜饌。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賜之。後閻潛邱垂老入都。諄諄以求御書爲言。蓋深羨朏明之遇也。

聖祖爲張文端奏請多留江寧一日

康熙乙酉南巡。駐蹕江寧。將啟駕矣。以在籍諸臣籲請。允留一日。時桐城張文端公英已以大學士致仕。迎鑾淮南。隨至金陵。亦以爲請。得旨。念老臣懇求諄切。准再留一日。啓行。丁亥。文端迎於清江浦。仍隨至金陵。上亦允其奏多留一日。初、文端予告時。瀕行。御書篤素堂三字以賜。在淮安則御書謙益堂及葆靜匾額。在江寧則御書對聯及世恩堂匾額。他所賜賚不可勝言。

聖祖追念李霨勤勞

高陽相國李文勤公霨以康熙癸亥薨於位。庚寅。上追念勳勞。特諭李霨任大學士時。始終恪慎。懋著勤勞。其孫工部主事李敏啟。可超擢太常寺少卿。以示優禮舊臣至意。

聖祖稱湯西厓爲詩公

浙江詩派。朱竹垞後。必以懷清堂爲大宗。康熙癸巳。湯西厓右曾以少宰兼掌院。赴熱河謝恩。滿掌院揆敍適侍班。聖祖垂問曰。湯右曾工於詩。有刻成者。可令進呈。揆奏刻者未之見。右曾昨在臣寓。有所作文光果詩。上命取閱。隨御製一首賜和。中有叢香密葉待詩公之句。舉朝傳誦。羣然屬和。世遂稱西厓爲詩公。

聖祖褒于清端

永寧于清端公成龍。聖祖褒爲眞理學。又褒爲古今廉吏第一。康良親王總督蔡毓榮。巡撫張朝珍。吳興祚。俱器重之。所舉如于襄勤公成龍、董秉忠、陳大棟、邵嗣堯、王燮、孫宏業、衛濟賢等。皆著聞於時。

聖祖題徐湘蘋畫大士像

陳素庵相國妻。卽湘蘋夫人也。夫人徐姓。工詩詞。精繪事。嘗以從宦不獲供奉吳太夫人甘旨。手畫大士像五千四十有八幅。以祈姑壽。聖祖曾取入內廷。寵以御題。

傅臘塔受知聖祖

清端公傅臘塔督兩江。薨於位。聖祖命太僕卿楊舒往祭。傳諭江南官民曰。爾等悲傷感痛。朕聞之。向來外官溘逝。從來未有此遣祭之例也。

編檢得賜禁城騎馬

康熙朝。編檢入直。亦有朝馬之賞。朱竹垞嘗得之。

聖祖加惠二程後嗣

錢塘徐文敬公潮撫河南時。五經博士程延祀請給二程子祭田。格於部議。聖祖諭曰。程子宋之大儒。祀典不可有缺。第恐祭田年久變鬻。其更籌久遠策。潮奏請於每年春秋致祭外。別給其後嗣銀四十兩。俾展時祀。從之。

聖祖加恩傅忠毅生母

傅忠毅公巡撫廣西。佩撫蠻滅寇大將軍印。聖祖鑒其忠赤。特封傅生母但太君一品夫人。賜第會城。敕和碩簡親王兩江總督董衞國巡撫佟國楨總兵哲爾肯加意頤養。又念侍奉乏人。復命忠毅妹原適鑲白旗驃騎將軍汪宗宏者馳驛歸里。以代定省。

世宗寵待大臣

世宗知大臣祿薄不足用。故定中外養廉銀兩。歲時賞上方珍物無算。鄂爾泰召入時。上特命海望爲之起第於大市街北。凡器用無不備。張廷玉嘗小疾。及痊。告近侍曰。朕股肱不快。數日始愈。衆爭來問安。上笑曰。張廷玉有疾。豈非朕股肱耶。陳時夏籍滇南。上因其母老。特命雲貴有司置傳送至任所。岳鍾琪出征西域。上特命其子濬送至玉門關以慰之。

世宗加恩陳時夏生母

雍正癸卯。閣學陳時夏以御史授河南開歸道。仍帶臺銜。丙午。署江蘇巡撫。世

宗念時夏母老家居。以道遠未迎養。特命雲南督撫資送至蘇州。復賜人葠。以慰高年行役之勞。

世宗召高宗入養心殿賜食

雍正癸卯。次辛祈穀禮成。爲世宗登極初次大祀之典。特召高宗入養心殿。賜食一臠。

賞花釣魚

世宗馭下嚴肅。然每假以詞色。雍正丙午秋。特宴文武大僚於乾清宮。賦詩飲酒。每佳時令節。必賜諸王大臣遊讌。泛舟福海。賞花釣魚。竟日乃散。

世宗優禮蔣文肅

雍正丙午秋。蔣文肅公主順天鄉試。時太夫人高年在堂。世宗恐其懸念。命樞府諸大臣。索其家平安信。於降旨之便。傳入闈中。以慰其心。

知州蒙世宗特賜

雍正丁未。馮少寇以知州開復。蒙世宗超授廬州知府。並於請訓之日。特賜貂

裘錦綺端硯法帖諸珍。

世宗慰留朱文端

高安朱文端公軾晚歲多病。屢乞身。世宗嘉獎而慰留之。雍正辛亥。又具摺奏請。內閣傳出上諭。爾病如不可醫。朕何忍留。如尚可醫。爾亦何忍言去。文端感激涕零。從此不復有退志。

蔣文肅屢受世宗賞賜

蔣文肅官庶常。即蒙聖祖賜第西華門右。御題匾曰揖翠堂。雍正戊申。大拜後。復賜新第於得勝門。舊例。年終賞大臣福字。皆用紅箋。丁未冬。世宗以其母曹夫人服未除。特書金箋福字以賜。壬子。賜人參至十二斤。

世宗召見布衣方觀承

方恪敏公觀承。少時愛楚詞。自懺云。愛讀離騷便不祥。後以南山集獄起。全家謫戍黑龍江。恪敏與兄觀永往來南北。營塞外菽水之資。或日一食。或徒步百餘里。及壯。歸金陵。家無一椽。借居清涼山僧寺。雍正壬子。入京師。旅人某爲薦

入平郡王藩邸。王與語奇之。癸丑王爲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奏恪敏爲記室。世宗命以布衣召見。賜中書銜偕往。凱旋。以軍功實授內閣中書。被薦詞科。臨試不赴。尋遷吏部主事。歷文選司郎中。出觀察清河。累遷至制府。雖貴手不釋卷。好吟詩。工書。善騎射。年六十一而卒。

張廷玉鄂爾泰受知世宗

雍正時。滿漢大臣執政權而始終寵任者。漢人則張文和公廷玉。滿人則鄂文端公爾泰。文和登朝五十年。長詞林二十七年。主揆席二十四年。凡軍國大事。承旨商榷。無不合廟堂意旨。身後配享太廟。漢人之有勢力者。僅張一人。然頗樹黨。汪由敦其一也。當時有張姚二姓占過半部縉紳之言。鄂則世宗暮年。寸步不離。恆留宿禁中。逾月不出。世宗嘗云。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事無大小。必令鄂平章以聞。

世宗賜張廷玉聯

張文和公輔政時。世宗御書春聯以賜曰。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傳寫者改

天字爲皇字。後此聯遍天下。而無人知爲御製矣。

高宗賜張廷玉詩

張文和公於世宗時。允其配享太廟。及予告將歸。復面求高宗。高宗以其不赴宮門謝恩。降旨切責。且曰。朕前旨原謂配饗大臣。不應歸田終老。今憐其老而賜之歸。是特恩也。既賜歸而又曲從伊請。許其配饗。是特恩外之特恩也。乃在朕則有請必應。而彼則恬不知感。則朕又何爲屢加此格外之恩。且何以示在朝之羣臣。試問其願歸老乎。願承受配享恩典乎。令明白回奏。張大懼。及事少解。入朝謝恩。高宗憐之。仍賜詩以歸。

世宗屢賜張廷玉金

世宗朝。張文和公在政府十數年間。六賜帑金。每賜。輒以萬計。屢懇辭。上諭云。汝父清白傳家。汝遵守家訓。屏絕餽遺。朕不忍令汝以家事縈心也。文和歸。遂以賜金名其園。

給還張廷玉家貲

張文和公有一姊。歸姚氏。早寡。著蠹窗詩集。有智略。雍正間。文和告歸在家。有兩江總督查看家產之旨。先期得聞。亟歸視文和。檢書牘手錄册子。攜回夫家。文和家無長物。兄弟戚友恐啓寄藏之疑。助成十萬金。以待查看。迨兩江總督復命。仍飭給還。文和亦未具領。存江寧藩庫。

世宗呼閻百詩爲先生

閻百詩。名璩。晚年名動九重。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後至京師。執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凡飲食藥餌衣服及几研陳設諸物。罔不精腆。偶感疾。命太醫院朝夕視。既病劇。求移館。世宗固留不可。則命以大牀爲輿。上施靑紗帳。二十人舁之。至城外十五里。如臥牀。不覺其行也。歿後。親撰文以祭。並賜輓章。

歡喜老人

歡喜老人者。生海寧。居海鹽。考察浙江海塘。垂六十年。捍禦修培。堅守古法。當事極倚重之。老人陳氏。名訏。字言揚。嘗官溫州府學教授。年八十。時第三子存齋方伯世倕。以河南按察使入覲。蒙世宗垂詢年齒履歷。御書松柏堂扁額。並

賞人蔆貂皮寧紬諸品。俾歸遺其親。諭云。爾父有德有壽。給他老人家歡喜。老人感激聖恩。遂有是號。

奉旨觀劇

巡撫李某。雍正時人。由軍官轉至巡撫。性喜觀劇。會有言官具疏劾之。世宗遂諭其明白回奏。李乃與幕府磋商。有謂此事無實據。可云並未演劇者。有謂可以託詞酬神者。李聞之。皆以爲不可。曰。若等不知帝之爲人。不可欺也。余意直認不諱。但余本係武夫。不知禮數。觀劇可藉以習禮。余又未讀書。於前代人物。茫然不知。觀劇。卽可知某爲善人。某爲惡人。擇其善者從之。惡者戒之。且余到任已久。並未嘗因私廢公。旣蒙聖恩垂問。嗣後更不敢觀劇。如此具覆。定可無事。幕府乃本其意。爲之擬稿。疏旣上。世宗親批准其觀劇。但囑其不可有誤政務。一時遂傳爲奉旨觀劇焉。

世宗信任李衛

雍正一朝。疆臣最蒙恩眷者。莫如田文鏡李衛。而信任之專。似李尤在田上。李

以康熙末年。授雲南驛鹽道。雍正癸卯。管理銅廠。甲辰。擢雲南布政使。仍兼理鹽務。乙巳。撫浙江。丙午。管理兩浙鹽政。丁未。授浙江總督。戊申。命江蘇所屬七府五州一切盜案俱令管理。復因廷議築松江石塘。上以江南督臣范時繹辦理未協。令李查議具奏。奏上。得旨仍令會同江南督撫稽查辦理。十二月。上以李留心營務。凡江南軍政舉劾。命同范時繹等辦理。時適遣侍郎王璣彭維新往江南。清查積欠錢糧。亦令與聞。己酉。加兵部尚書銜。庚戌。江寧有張雲如者。以符咒惑人。謀不軌。李遣弁密訪。得其黨甘鳳池等私相煽誘狀。令游擊馬空北齎文往緝。旋以范時繹及臬司馬世烆回護失察。咎又曾與雲如往來輾轉關查不解。且賄空北稟飾具疏劾之。命尚書李永昇赴浙會鞫得實。時繹解任。世烆以下論罪如律。壬子。調督直隸。命節制提督等官。乾隆丁巳。猶以奏誠親王府侍衛庫克於安州民爭控淤地案。赴州屬託。諭嘉其執法秉公。特賜四團龍服。戊午。疏參直隸總河朱藻挾詐誤工貪劣等款。及藻弟蘅干預賑務。奏入。命尚書訥親孫家淦會鞫得實。革藻職。擬杖流。蘅亦擬杖。

漢員賜宅

在京漢員皆僑寓南城外。地勢湫隘。賃屋之值皆昂。漢員咸以爲苦。列聖每加體恤。故漢閣臣多有賜第內城者。如張文和廷玉賜第護國寺胡同。蔣文肅廷錫李公橋。裘文達曰修石虎胡同。劉文定綸阜城門大街。劉文正統勳東四牌樓。汪文端由敦汪家胡同。梁文定國治拜斗殿。董太保誥新街口。皆榮遇也。

梁文莊墨漬袍袖

雍正間。錢塘梁文莊公入直上書房。獲侍高宗暨諴和兩親王講讀。以舊學受知遇。晚年自言。嘗爲高宗作擘窠大字。適世宗駕至。諸臣鵠立以竢。世宗命竟其書。以墨漬袍袖。復令高宗曳之。文莊藏此衣三十年。薨時服以就木。以存殁志君恩也。

梁文莊素衣入直

梁文莊公官侍講學士時。丁母憂歸。詔賞藩庫銀五百兩治喪。乾隆丙辰。諭曰。向來翰林官丁憂有在京修書之例。梁詩正著來京在南書房行走。詔以素服

入直照現任學士例給俸。兼直懋勤殿與侍講顧成天恭校御製樂善堂全集。賜第南城。

王蘭生稽古之榮

交河王少司寇蘭生。起家秀才。康熙丙戌。李文貞薦。召直內廷。癸巳。賜舉人。蒙養齋開局。與編纂事。後以母病請急。有旨將韻書攜回。就家纂輯。服闋。復赴書局。日侍講筵。承顧問。辰入酉歸。無間寒暑。時猶未通籍也。辛丑。賜進士。以庶吉士充武英殿總裁。留館。踰年。即署司業。典廣東試。督浙學。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凡天祿祕書。頒行海內者。靡不與。點勘之役。樂律一門。尤專屬焉。文柄屢握。賜賚無算。年僅中壽。蚤躋列卿。

山高水長樓看烟火

乾隆初。歷年於上元前後五日。觀烟火於西苑西南門內之山高水長樓。樓五楹。不加丹堊。其前平圃數頃。地甚寬敞。遠眺西山。如髻出苑牆間。申刻。內務府司員設御座於樓門外。宗室外藩王貝勒及一品武大臣南書房上書房軍機

大臣。以及外國使臣等咸分翼入座。圍前設火樹棚。外圍以藥欄。上入座。賜茶畢。各營角伎及僸佅兜離之戲。以次入奏。畢。上命放瓶花。火樹泙湃。異觀也。膳房大臣跪進果盒。上親頒賜。凡侍座者咸預。次樂部演舞鐙伎。伎畢。命放烟火。火繩紛繞。儼如飛電。俄聞萬礮齊作。轟雷震天。逾刻乃已。

賜田文鏡入祀賢良祠

田文鏡。漢軍正黃旗人。以福建長樂縣丞起家。薦至總督。雍正癸卯。以內閣侍讀學士告祭華嶽。復命時。面奏山西荒歉情形。卽命赴山西振濟平定等四州縣。並授山西藩司。旋調河南。久之。授河南山東總督。卒諡端肅。於河南省城建立專祠。並入祀豫省賢良祠。乾隆庚申。河南巡撫雅爾圖奏。文鏡在豫。百姓至今怨恨。豫省賢良祠不應列入。奉諭。此等事何須亟亟爲之。若行撤去。豈不有悖前旨乎。使田文鏡尙在。朕不難去之。罪之。今已沒矣。在祠不在祠。何礙於事。況今日在祠。將來應撤者。正不知幾何也。何必亟亟於一田文鏡。若出於識見之迂。尙可。若出於逢迎與彼不合之人之意。則朕所望於汝者。又成虛矣。朕觀

雅爾圖此奏。並不從田文鏡起見。伊見朕降旨令李衛入賢良祠。其意以爲李衛與大學士鄂爾泰素不相合。特借田文鏡之應撤以見李衛之不應入耳。當日王士俊請將田文鏡入賢良祠。係奉皇考諭旨允行。今若撤出。是翻從前之案矣。試思田文鏡留於祠中。於國計民生有何關係。而此時必欲行此翻案事乎。又如前日查克旦奏請弘暲迎養嫡母一事。弘暲係獲重罪之人。朕所以給與紅帶子者。誠恐日久之後。漫無分別。多有未便。乃事之不得不如此辦理者。至於迎養伊母之奏。朕若允行。在伊一家自必感激朕恩。然以今日之迎養爲恩。必以從前之治罪爲怨。似此市恩翻案之舉。朕必不爲也。當日鄂爾泰田文鏡李衛。皆督撫中爲皇考所最稱許者。其實田文鏡不及李衛。李衛又不及鄂爾泰。而彼時三人素不相合。亦衆所共知。從前蔣炳條陳直隸裁兵一事。又有人條奏直隸總督應改爲巡撫者。外間皆以爲出於鄂爾泰之意。前日李衛之子李星垣初到京師。即具摺奏稱伊父李衛平日孤身獨立。恐不合之人欲圖報復。朕命訥親嚴行申飭云。汝不過一武職小臣。即有與汝父不合之人欲圖

報復者。朕乾綱獨攬。洞察無遺。誰能施其報復之私心。汝係新進之人。卽存此念。甚屬糊塗。將來豈能上進。李星垣陳奏。雖未明言。朕卽知其指大學士鄂爾泰也。從來臣工之弊。莫大於逢迎揣度。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簡用之大臣。爲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之員。卽侍郎尙書中。亦所不免。卽如李衞身後。無一人奏請入賢良祠者。惟孫嘉淦素與鄂爾泰張廷玉不合。故能直攄己意。如此陳奏耳。朕臨御以來。用人之權。從不旁落。試問數年中。因二人之薦而用者爲何人。因二人之劾而退者爲何人。卽如今日進見之楊超曾田懋。皆朕親加簡拔。用至今職。亦何嘗有人在朕前保薦之乎。若如衆人揣摩之見。則以二臣爲大有權勢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視朕爲何如主乎。但人情好爲揣摩。而返躬亦當愼密。卽如武古爾德爾因派出坐臺。託故不往。朕加以處分。又刑部承審崔超潛一案。擬罪具題時。鄂爾泰曾爲密奏。後朕降旨從寬。而外間卽知爲鄂爾泰所奏。若非鄂爾泰

漏洩於人。人何由知之。是鄂爾泰慎密之處不如張廷玉矣。嗣後言語之間。當謹之又謹。又額駙策令到京。曾奏武古爾德爾年老。請令回京。又法敏富德常安輩。策令亦曾在朕前。奬以好語。又謂富德宜補隨印侍讀。此必鄂爾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陳奏也。今鄂爾泰奏辯。並未向伊言之。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屬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爾泰之意。卽行陳奏。則勢力更重。額駙且然。何況他人。鄂爾泰亦能當此語乎。朕於大臣視同一體。不但欲其保全始終。且於疑似之際。亦每爲留意。以杜外人之議論。卽如前日刑部侍郞缺員。朕原欲批用張照。因彼時鄂爾泰未曾入直。而張廷玉在內。朕恐人疑爲張廷玉薦引。是以另用楊嗣璟。又如勵宗萬人不安靜。鑽營生事。朕因其小有才具。尚可驅策。令其在武英殿行走。亦足滿其分量矣。而外人以爲張廷玉所劾。不得起用。其實當日勵宗萬保舉受賄一節。果親王曾經奏聞。並非出於張廷玉也。朕之用舍。悉秉至公。繼述期於至當。若謂皇考當日所用之人。不應罷黜。所退之人。不應登進。如大學士鄂爾泰。豈非告退閑居。而朕特用之大臣乎。又如前日吏

部爲恆德襲職事。具摺請旨。朕因摺內奏稱雖與銷減之例相符。而與奉有特旨多頗羅之案似同一例等語。恆德係訥親一族。不應如此措辭。朕不准行。且面加訓諭。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衆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全節。永受國恩。豈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積月累。實所以陷害之也。朕是以將前後情節徹底宣示。深欲保全之。二臣更當仰體朕心。益加敬謹。以成我君臣際遇之美。欽此。

沈德潛校御製詩

詩人遭際。唐宋以來。以長洲沈德潛爲第一。當進呈新詩時。中有夜夢俞淑人一首。未删。高宗見之。謂汝既悼亡。何不假歸料理。因賜詩送行。還朝後。偕內直諸臣恭和悼孝賢皇后輓章。中有兒字亡字難於措詞。沈獨云。普天同灑淚。老耄似童兒。又云。海外三山杳。宮中一鑑亡。命卽寫卷後。傳示諸臣。及告歸。命大司馬梁詩正奉御製詩十二本。令德潛逐日校閱。先繳進四本。上命之曰。改幾處。俱依汝。惟大鐘歌中云。道衍儼被榮將命。汝改榮國。因道衍封榮國公也。榮

將本黃帝時鑄鐘人。汝偶然誤會。然古書讀不盡。有我知汝不知者。亦有汝知我不知者。餘八本盡心校閱。不必依違。至於賜序私集。俯和原韻。並稱以老名士老詩翁。江浙大老也。

高宗賜沈德潛詩

沈德潛入詞館後。以悼亡假歸。高宗賜詩。有我愛德潛德句。錢文敏公因贈詩云。帝愛德潛德。我羨歸愚歸。

高宗賜徐文穆詩

錢塘徐文穆公本以東閣大學士入軍機。乾隆甲子正月。以病請解任。上慰留。六月。具疏力請。得旨加太子太傅。准解任。八月。諭曰。大學士徐本老成謹慎宣力有年。今以抱恙懇請回籍調理。朕心眷注。特賦詩篇以寵其行。幷賜御用冠服及內府文綺貂皮等物。令御前侍衞都統永興賫往宣朕諭旨。朕於本月二十五日行幸南苑。當親至大學士邸寓慰問之。詩曰。枚卜資賢輔。調元贊耿躬。攄忠一心切。論道八年同。績茂台衡列。勤宣警蹕中。百司方仰矩。二豎偶興戎。

遽爾辭榮祿。能毋遂退沖。青門名不減。黃閣惜何窮。別緒紛秋日。歸舟急北風。尚期食履健。重入綍扉崇。九月。疏請給其子內閣學士以烜假送歸。允之。命在籍食俸。十年。復念其歸里將一載。御製詩賜之。詩曰。道義慨同好。衣冠崇老成。八年資襄贊。千里睽音聲。宿疾今何似。秦醫胡不靈。每懷故老凋。錯落如晨星。臨風瞻越雲。惘惘心靡寧。長夏宜林居。山水秀且清。峯迴南北翠。月印三潭明。卿雖適江湖。豈不念朝廷。努力加餐飯。慰予跂望情。跂望情何極。頻年共濟人。爵祿非可私。義難阻歸輪。常謂二疏去。於道昧致身。卿以謝病返。安忍責恝分。恝分亦已久。日歷冬春夏。乃知白駒速。寸晷不相假。看禾新雨後。把卷萬幾暇。披薰對南風。心因到越下。所願眠食佳。早整歸朝駕。

元旦恩錫筵宴

乾隆庚午元旦。恩錫大廷筵宴。王大臣九卿而下。翰詹科道皆侍。庶吉士亦得與焉。

高宗以御題墨刻賜督撫

高宗嘗以御題雞雛待飼圖韓幹試馬圖太常仙蝶詩諸墨刻。賜各省督撫。皆上騈文謝表。惡之。勅曰。試馬圖之題。朕原因唐太宗以英武定天下。不數傳而至天寶。耽於逸樂。罔念祖宗創業艱難。文恬武嬉。釀成漁陽之變。倉卒播遷。國勢遂以不振。朕撫圖增惕。形諸篇什。以爲考鏡得失之林。又如雞雛待飼圖之鑒切民依。凡有撫綏之責者。各應顧名思義。至於仙蝶詩。亦因太常署中。實有其物。朕曾目覩。於幾餘學詠。藉記事實。遂以分賞各督撫。何必紛紛用騈體鋪張。玩物喪志。帝王所戒。朕豈肯以玩好禨祥。啓導臣工。流傳後世耶。

方勤襄三大榮遇

方勤襄公維甸初入京。賜舉人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其始生時。父恪敏公方總制畿輔。彌月之辰。恪敏適扈從行在。面陳後。攜抱入覲。賞賚騈蕃。一也。未弱冠。賜中書。所聘雲南裴撫軍女猶未娶也。會引見。垂詢。命金壇于相國傳示裴中丞。早爲畢姻。嗣裴夫人歸寧滇南。又有旨下直隸制軍。沿途促返。二也。勤襄督閩浙。以太夫人年逾八旬。拜疏歸養。後有詔召贊樞務。勤襄奏稱臣母不能

頃刻離臣。臣又不能奉母就道。懇辭新命。上聞。憫而許之。乃輟詔復加賜珍物。以遂其孝養之私。三也。

高宗釋董文恭婦翁

董文恭公誥夫人秦氏。爲禮部郎雄褒女。雄褒先緣事遣戍。及秦夫人卒。高宗以文恭故。釋歸里。雄褒至京。詣文恭言謝。門者述文恭語曰。此恩出自上。且諭令回籍。至京何爲者。終不見。

陳杰以勤樸受知高宗

乾隆己巳。高宗命工部侍郎三和修靜漪園別館。中有複道。可通西苑。萬幾之餘。嘗乘小輿。由複道往監工。外廷未知也。時陳提督杰爲中營千總。日夕危坐宮門側。督率工匠。初無怠容。上心識其人。諭傳文忠公曰。汝中營有偉髯千總。其人勤樸可任事。因詢其名姓。命文忠保薦之。不數載。至專閫。

任啓運受研窮經學之褒

荊溪任釣臺宗丞。以雍正癸丑通籍。年六十四矣。殿試之明日。以能通性理八

人奉旨引見。世宗反覆下詢。奏對詳盡。蒙恩獎人甚聰明。即授檢討。上書房行走。逾年抱疾。上廑聖懷。賜藥賜醫。院使院員更迭前往。以口傳天語。越月疾愈。趨謝。特諭繞廊而進。再四慰安。務自保愛。並命侍臣扶掖以出。憑御座遙望之。高宗登極。仍直上書房。充講官。擢中允。由左僉都御史洊升卿貳。偶遭傾跌。賜藥賜金。服食寢興。時降清問。而且官翰詹。即免其考試。佐憲職。不責以糾彈。迨乾隆己巳。宗丞棄世久矣。詔舉經學。士聖諭猶舉以爲勸。有故宗人府府丞任啓運研窮經學。整樸可嘉之褒。

裘文達賜御衣冠

裘曰修。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丙辰。以廩生薦博學鴻詞。己未。中進士。大考。遷侍讀學士。任九卿者三十餘年。貌清整。眉有濃翠。顧盼間精神淵映。居恆喜賓客。工諧謔。而遇事神解超釋。每詣一曹。受一職。手文書。嘿然。數日後。判決如流。丙子。征伊犁。面奏軍務機宜。高宗大悅。以其才似舒文襄公。賜御衣冠。乘傳至巴里坤。傳宣聖意。會逆酋莽阿里克遣其弟詭稱押送諸番探信卡倫。裘與

哈密鎭臣祖雲龍縛畀總督。發其奸。哈密兵少。有赴巴里坤種地者七百人。裘請暫留爲衛。撥河洲五衛麥石。添備支放。餘者分散各塘路站。平糶之。上皆奬許。凡有事四方。與大學士劉文正公先後奔走。前命未復。後命又至。雖侍內廷領六部。而足跡常周全國。讞決無苛。亦無縱。尤善治水。常奏治水當先審其受病之由。再論治病之法。就一縣一府而言。病有其處。合一省而言則不然。就一省言。病有其處。合數省而言則又不然。若僅於一處受病處治之。而下流之去路未淸。則爲患滋甚。上深然之。所治黃淮淝濟伊洛沁汜等凡九十三河。疏排濬瀹。貫穿原委。可爲後法。遇事有犯無隱。上鑒其誠。雖忤旨時加嚴訓。不逾時。恩禮如初。亦與舒文襄公相似。年六十二。病噎。上賦詩存問。醫藥不絕於道。加太子少傅。薨。賜謚文達。入賢良祠。

高宗賜裘文達繼母生母匾額

裘文達自乾隆丁丑戊寅。周歷山東河南安徽三省。疏濬修築。河患粗已。高宗深嘉之。明年。特旨賜其繼母郝氏八旬衍慶。生母王氏七袠連祺匾額。

賜錦堂

趙谷林徵君昱家藏側理紙。蓋南越人以海苔爲之。質堅而膩。世不輕有。高宗南巡。獻之行在。拜賜宮錦四端。沈椒園觀察。以賜錦名其堂。

五徵君

乾隆癸巳。四庫館初開。以翰林官纂輯不敷。劉文正公保進士邵晉涵周永年。裘文達公保進士余集舉人戴震。王文莊公保舉人楊昌霖。同典祕籍。後皆改入翰林。時稱五徵君。

高宗獎江右兩名士

蔣心餘初入京師。才名藉甚。裘文達以心餘與彭文勤並薦。及文勤召見。高宗屢問蔣某何在。文勤以母老對。上賜文勤詩。兼及心餘。有江右兩名士之目。

高宗嘉惠梁詩正父

梁薌林相國詩正。爲戶部侍郎時。値封翁七十壽。高宗諭賜官誥。及五言近體一首。傳經介祉四大字。相國兄蕘林。方以庶常侍養家居。特旨免其散館。授編

修。及相國參大政。一日。上忽語之曰。汝父明年八十矣。卽日賜以閣部之封。乾隆辛巳南巡。封翁迎駕吳江。上停舟勞問。召見行幄。令二子扶掖上殿。稱其多福。賜貂賜幣賜賚餌。及七言近體一首。湖山養福四大字。封翁旣退。偕浙東西士大夫爲太后祝釐於淨慈寺。上復賜燕湖上。瀕行。又賜相國台階愛日四大字。及白金三百兩。爲封翁頤養之資。

高宗賜陳文勤予告詩

海寧陳文勤公世倌。乾隆丁丑以首揆予告。陛辭。賜銀五千兩。命在家食俸。並御製詩賜之。有老成歸告能無惜。皇祖朝臣有幾人之句。

高宗褒賞劉文正送行詩

劉文正統勳。不以詩名。然偶有作。必出人頭地。乾隆中。桐城張文和公廷玉予告歸里。奉勅撰送行詩。門下士如趙編修翼等舊客於文正。並令擬作。卒莫有稱意者。文正在樞廷。自握管爲之。中一聯云。仕憐夢裏雲山繞。去惜天邊雨露多。恭繕進呈。高宗大加褒賞。一時送行詩。遂無有出文正右者。

阮文達以眼鏡詩受知高宗

儀徵阮文達公元以文學侍從。受知於乾嘉兩朝。任封圻。正揆席。當時著述。蔚爲一家。然當其進身之始。亦阿附權門也。初入史館。適和珅掌院事。執弟子禮甚恭。和收之門下。未幾大考翰詹。高宗以眼鏡命題。和知上高年不用鏡。先洩意於元。故元詩云。四目何須此。重瞳不用他。高宗以押他字脫空議論。又暗合己意。遂置高等。尋開坊。

畢秋帆以廷對屯田事拔第一

畢秋帆尚書爲軍機章京。代友直班。適陝督黃廷桂疏至。言新疆屯田事。熟讀之。及廷對。問屯田。條對精核。高宗拔爲第一。其侍藉田。亦代友值班。上詢布穀戴勝是二是一。畢言布穀卽戴勝。上稱善。

楊瑞蓮以誠實受知高宗

梁詩正有戚楊瑞蓮者。工篆隸書。乾隆中。開西淸古鑑館。楊充寫官。八月十三日午後。一偉人徐步至。楊漫揖之。旣就坐。問館中人何往。曰。悉入闈就試矣。問

胡不往。曰所以留者。恐內廷有傳寫事件耳。遂問姓名籍貫。楊具以對。索觀所爲書。極稱賞。忽數內侍聞聲至。方悟。亟蒲伏叩頭。高宗笑頷之。明日。語梁曰。汝戚楊瑞蓮。甚誠實。篆隸亦佳。惜不得預試。可賞給舉人。梁頓首謝。楊旋以修書敍績。選湘潭令。以自矜重其書。忤撫軍。被劾。上曰。楊瑞蓮老實人。朕所深知。所參不准。乃擲還原奏焉。

漢命婦榮遇

乾隆庚寅。太后八旬萬壽。凡六十以上齊眉命婦。均得邀綵緞珍品之賜。漢臣中同時受賞者。有吏部尚書程景伊妻金氏。禮部尚書蔡新妻何氏。吏部侍郎曹秀先妻劉氏三人。

香山九老

乾隆辛巳。孝聖后七旬萬壽。賜三班九老宴於香山。在朝王大臣九人。武職九人。致仕諸臣九人。有香山九老圖。爲貝子弘旿所繪。迨孝聖八旬萬壽。卽乾隆辛卯。仍賜宴香山。命齊赴乾清門。令畫苑艾啓蒙繪圖。文職九老。爲顯親王衍潢。恆

親王弘晊。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官保。吏部尚書託庸。刑部尚書楊廷璋。理藩院尚書素爾訥。刑部侍郎吳紹詩。工部侍郎三和。武職九老。爲都統四格。曹瑞。散秩大臣國多歡。甘都。副都統伊松阿。薩哈岱。李生輝。福僧阿。色端察。致仕九老。爲刑部尙書錢陳羣。內大臣福祿。禮部尚書陳德華。兵部尙書彭啓豐。禮部侍郎鄒一桂。左都御史呂熾。內閣學士陸宗楷。詹事陳浩。國子監司業王世芳。

高宗目錢文端爲江浙大老

嘉興錢文端公陳羣。幼貧甚。隆冬。早起讀書。竈無宿薪。汲井水盥手。膚爲之坼。未弱冠。依人京師。傭書餬口。冬無裘。入市。以三百錢買皮袖。自綴於袍。鈔纂益力。踰數年。旋里。課兩弟讀書於南樓。去梯級。縋繩送飲食。歲除。始一下樓。如是者二年。學大進。遂以文字邀異遇。高宗南巡。扶杖迎鑾。御製詩有江浙大老之目。

高宗賜王大臣曲宴

乾隆中元旦後三日。欽點王大臣之能詩者。曲宴於重華宮。演劇賜茶。命仿柏梁體聯句。以紀其盛。復當席御製詩二章。命諸臣和之。歲以爲常。

賜外官花翎

定制。外任文臣無賜花翎者。乾隆中。方敏恪公觀承官直隸總督。聖眷頗優。以古北口大閱。乞賜花翎。遂邀特賞。嗣後外任督撫。屢有蒙恩賜者。惟劉文正公督陝時。特賜花翎。回京繳還。上亦優容。不加責也。

盧明楷以精樂律受知

寧都盧詹事明楷。於樂律有宿悟。審辨律呂清濁高下。不失纍黍。爲貢生。已預內廷修書之役。會和碩莊親王尙書張文敏公奉詔編次律呂正義。卽薦盧爲纂修官。時猶未通籍也。樂部向以王大臣兼領。盧官侍讀時。特旨令撰擬樂章。兼樂部行走。凡所撰進。皆播之管絃。列於法部。

高宗御題南樓老人畫册

錢文端公母陳太夫人。節藝雙絕。鬻畫養親。世所稱南樓老人也。文端旣貴。嘗

以其畫册十幀。進呈御覽。一畫一魚一黑犬。一畫一蝶未入花叢時。一畫一蝦一蟹一小魚。一畫花籃。一畫大柏。一畫梅花仙女。一畫修篁茂林。一畫楊梅枇杷二桃。一畫喜雀。一畫蘿蔔白菜。皆清華名貴秀溢人寰。每幀有其夫綸光題詩二句。乾隆丁亥。高宗於每幀題七絕一首。幷御題一跋於後。發還。文端及其子侍郎汝誠。各作十詩。恭和元韻。而侍郎詳跋於後。以詳慶幸。逮乾隆壬寅。文端父子皆沒。高宗因閱錢選所畫犬鳥。偶憶陳太夫人原册。遣人至浙。取至京師。再呈乙覽。復御製七律一首。長跋一幀。仍歸錢氏。

陳文肅一日數召見

祁陽陳文肅公大受未達時。家貧甚。耕於山麓。同舍漁者。每夜出捕魚。文肅爲候門。則讀書以爲常。後以大考受上知。拜協揆直軍機。値金川用兵。高宗憂勤方略。軍書如織。雖夜分必達。一日數召見。或夜宿直廬。倏臥倏起。出入常見星。偶歸邸。則閣部公牘積數寸。刻燭披覽。不覺其勞。

巴延三以直宿受知高宗

巴延三制府初任軍機司員。無他能。人鄙之。嘗值宿夜。有西域用兵飛報至。大臣俱散出。高宗問值宿者。以巴對。因呼至窗下。立降機宜凡數百語。巴小臣。初覲龍顏。戰慄應命。出後。一字不復記憶。有小侍臣鄂羅哩。素聰黠。頗解上意。遂代起草上閱之。稱善者再。問其名。默誌之。數日。語傅文忠公恒曰。汝軍機處有若等良材。奚不早登薦牘。立放潼商道。不數歲。至兩廣總督。毫無建樹。終以貪黷罷。惟感鄂切骨。常以恩人呼之。

寧壽宮賜宴功臣

乾隆丙申。平定兩金川。孝聖后御寧壽宮。高宗侍膳。賜將軍阿桂豐昇額等功績最著者三十六人宴於階下。爲歷來未有之盛典。

福文襄異數十三

福文襄公康安初以領隊大臣隨征金川。攻克得楞山。賞嘉勇巴圖魯。後卽以嘉勇二字疊爲封爵佳號。異數一也。索諾木就縛。金川平。封三等嘉勇男。班師。上幸良鄉。行郊勞禮。賜御用鞍轡一。旋御紫光閣飮至。詔圖形閣中。上親製贊。

異數二也。甘肅逆回田五等滋事。授參贊大臣。擒賊首張文慶等。晉封嘉勇侯。異數三也。臺灣逆賊林爽文圍嘉義。詔以爲將軍。馳驛往勦。立解縣圍。捷聞。封一等嘉義公。賜寶石頂四團龍服。異數四也。生擒林爽文。檻送京師。臺灣平。賜金黃帶紫繮金黃辮珊瑚朝珠。又命於臺灣郡城及嘉義縣各建生祠。再圖形紫光閣。上製贊如初。異數五也。廓爾喀賊匪竄後藏。詔以爲將軍。疊克賊寨。奏入。御製誌喜詩書箑以賜。佐以御用佩囊。異數六也。甲爾古拉集寨之捷。酋懼乞降。詔許班師。晉大學士。加封忠銳嘉勇公。會十五功臣圖像成。上復親爲製贊。時大學士阿文成以未臨行陣。奏讓首功。異數七也。尋賞一等輕車都尉。命照王公親軍校例。給六品藍翎三缺。賞其僕從。異數八也。由川督移雲貴。會黔苗石柳鄧圍大營。嗅腦營。松桃廳三城。楚苗石三保圍永綏廳。逆渠吳半生附之。有旨命督師進勦。未帀月。立解三圍。賞戴三眼花翎。異數九也。屢燬賊營。奪賊卡。降七十餘寨。詔晉封貝子銜。仍帶四字佳號。照宗室貝子例給護衞。異數十也。吳半生降。賞其子德麟副都統銜。授御前侍衞。異數十一也。積功無可加。

賞晉其父文忠公貝子爵異數十二也。逮薨。特旨賞郡王銜。賞庫銀萬兩治喪。並於家廟旁特建專祠。以時致祭。其父傅恆追贈郡王銜。子德麟襲貝勒。喪入城。親往賜奠。御製詩哭之。配饗太廟。並入祀賢良昭忠二祠。復奉諭德麟承襲貝勒後。其子襲貝子。孫鎭國公罔替。異數十三也。

尹均與千叟宴

內閣典籍尹均。雲南蒙自人。內閣學士壯圖父也。乾隆乙巳。以就養京邸。特旨入千叟宴。賜賚珍異。與一品大臣列坐丹墀東。

宗室公賜紫

舊制。親郡王用金黃輿服。貝勒貝子用紫色輿服。宗室公與大臣同。乾隆丁未。特賜宗室鎭國公輔國公紫色輿服。其未入八分公者仍舊制。

繪功臣像三次

乾隆間。詔繪功臣像凡三次。一。丙申平金川五十功臣。一。戊申平臺灣三十功臣。一。癸丑平廓爾喀十五功臣。高宗皆親灑宸翰製贊褒美。

高宗加恩百歲翁

高宗八旬萬壽。各省奏請加恩耆老。百歲者多至數百人。慶源藍祥一百六十六歲。賞六品頂戴。

王文莊受二十四福之賜

錢唐王文莊公。賜第在京城護國寺西。文莊內直二十四年。以除夕蒙賜福字二十四。懸其間曰二十四福堂。外無餘地。其子請曰。此後拜賜。何以置之。文莊曰。別置一軒。可名曰餘福。而文莊不久捐館。語竟不遂。

鄒小山以崑曲受知高宗

無錫鄒小山侍郎一桂。工畫花卉。嘗作百花卷。各賦詩一絕。進呈。高宗亦賜題百首。並賜額四字。曰黃華知己。錢文端公陳羣嘗游盤山。時杏花盛放。文端出藏紙。索寫盤山杏花圖。侍郎卽於花下點染。屋宇頹垣。山嵐花氣。一一入妙。人皆知花草之工。而不知山水之佳著之也。侍郎有題盤山天成山詩云。天遺垂虹挂作泉。更留盤石坐人便。平分遠岫雙蛾翠。獨立孤峯一指彈。兜伏自來經

高宗時。新安曹文敏公文埴以大司農歸養。特賜藏佛於其家。爲父母壽。

高宗賜段秀林黃馬褂

提督段秀林官古北口時。扈從熱河。高宗召見。問爾年逾七十。尚能射否。對曰。騎射。武臣職也。臣雖老。尚能跨鞍彎弧。爲將士先。一日。上在宮門懸鵠。命秀林射。秀林一發中侯心。上大喜。賞穿黃馬褂。

翁方綱清書牙拉賽音

乾隆已前。新進士用館職。例擇年少者十數人。學習滿書。庶常館課。及次科散館。皆以滿書第甲乙。翁學士方綱散館時。上以繙繹陶潛桃花源記命題。是日午刻。學士已脫稿。適聞駕出。上步自西階至其跪所。取卷閱之。問姓名至再。諭曰。牙拉賽音。漢語甚好也。次日。御定一等一名。嗣是纂修祕籍。掌握文衡。靡役不與。遂燮然爲北學領袖矣。

福字備賞

康熙間。聖祖御書大福字。賜編修查愼行。蓋年例於嘉平朔日。開筆書福。王公

大臣內直侍從。皆得預賜。世宗每遇書福之辰。頒及直省將軍督撫。硃批諭旨。於各省奏到恭謝頒賜福字之摺。時加訓勉。誠以福乃天下之公。非一身一家之私。封疆大吏董率文武。必所轄地方家給人足。樂業安居。始足爲一省之福。推而至於天下。莫不皆然。高宗自乾隆甲辰以後。每歲遂爲常例。開筆之日。御重華宮書第一福字。揭之乾清宮正殿。所用筆。鐫正書四字曰賜福蒼生。相傳爲聖祖御用留貽。管髹漆色。黝字塡以金。每開筆時。御用一次。卽珍弆檀篋。各宮殿御園等處所用福字。亦親書分貼。書福之箋。質以絹。傅以丹砂。繪以金雲龍。宮廷所貼用者。及硃紅對箋壽字箋。歲由江蘇按照尺度製進。頒賜牋。則南省方物所陳也。自乾隆丙寅建闡福寺。壬申以後。每歲臘月朔日。先詣寺拈香。回宮書福。開筆時。爇香致敬。用硃漆雕雲龍盤一。中盛古銅八吉祥鑪古銅香盤二。握管薰於鑪上。始濡染揮翰。其預頒賜者。皇子以及內廷行走宗藩並在廷諸臣工。則命分進名牌。簡派親書以賜。及分賞餘福。宣傳給領。其各省將軍督撫。則令摺使齎回。新疆將軍參贊辦事大臣。並付驛馳給。乾隆已巳書福詩

前序云。歲暮書福。以賜廷臣。謹遵皇考成例。迓禧歛錫之義。於是爲昭。詩云。近始藩屏逮百僚。臨軒書福慶恩昭。九疇箕子疇書衍。一筆王家筆陣超。嘉與紅箋迎介祉。相敷彩勝煥元朝。不徒弄翰欽敷錫。家法繩承仰聖堯。自是每値開筆。紀以題詠。蒙古藩王締姻天室。歲時趨直內廷。及年班來覲。在御前行走者。皆以得先賜爲榮。書福之外。有五七言至十三言硃紅雲龍對聯。長壽字。宜春迓祥。宜入新年。一年康泰等帖。不下百餘幅。皆親染宣毫。乙卯嘉平月朔。開筆。疊癸丑韻詩有六旬忽週紀明歲合移疇之句。注云。明年爲嗣皇帝嘉慶元年。値嘉平月朔。亦應書福賜天下。仁宗開筆書福。則自辛酉以後。每歲亦必紀以詩。丙寅嘗命題聯句。用新韻。開筆之典。每歲元旦子刻。上御養心殿東暖閣。案設金甌玉燭。御用筆曰萬年青管。曰萬年枝。先染硃毫。繼宣墨翰。各書吉語數字。自乾隆甲子。每歲元旦。有試筆詩。庚辰以後。春帖子。歲以五言絕句二首。七言絕句二首爲率。內直詞臣所製。則聯書黃摺以進。椒屏之製。以絹素爲質。內直諸臣擬古語吉字爲標題。並擬所畫景物音義相叶。繕寫清單。於臘朔呈覽。

交內府工匠繪畫人物器飾。而綴以椒。每幀署原擬吉字。復製頌一章。題其上。亦內廷翰林所書也。

仁宗存問謝墉疾

嘉善謝金圃侍郎墉。乾隆辛未。以優貢應南巡召試。列第一。賜舉人。授內閣中書。明年。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因撰文錯誤落職。己卯。獻平定回部鐃歌。復原官。在上書房行走。嘗館大學士傅文忠公家。額駙尚書忠勇公暨文襄王皆沖齡受業。九掌文衡。而在江南。則典試督學。皆再任。己酉。降編修。偶病溼。上猶遣太醫院堂官臨視。乙卯。休致。時已疾篤。仁宗方在青宮。與諸皇子皇孫遣中使存問無虛日。

朱文正奉命侍仁宗讀書

朱文正公珪以侍讀學士授福建驛糧道。擢按察司。調山西。升布政司。以按察使黃檢奏朱珪終日讀書。於地方事無整頓。旋入覲。復授翰林學士。迴翔中外十四年。仍居原職。仕宦不可謂不鈍。然在朝一載。即奉高宗命侍仁宗讀書。自

此外而方伯連帥。內則宰相六官。實亦黃檢所謂終日讀書之效也。

五千餘人與千叟宴

康熙癸巳。聖祖六旬。開千叟宴於乾清宮。預宴者一千九百餘人。乾隆乙巳。高宗五旬。開千叟宴於乾清宮。預宴者三千九百餘人。各賜鳩杖。嘉慶丙辰春。聖壽八十六。內禪禮成。開千叟宴於皇極殿。六十以上預宴者五千九百餘人。百歲老民以十數計。皆賜酒聯句。

刺史與千叟宴

千叟宴。外吏惟封疆大臣年齒及格者。或得恩旨召入。餘皆弗預。嘉慶丙辰。奉新劉鐵樓刺史適牧通州。獲與京職一體入宴。劉因繪恩宴臚歡圖以紀特恩。

仁宗親視朱文端疾

嘉慶丙辰冬。高安朱文端公軾病篤。仁宗親臨視疾。文端力疾朝服。令其子扶掖。拜戶外。上嘉歎。稱其知禮。後於懷舊詩中稱之爲可亭先生。

仁宗作詩賀董誥

董文恭公誥居太夫人憂常徘徊一室。若有所甚憂。或執象笏擊几。笏爲之裂。人疑其與和珅同居樞密。必有所甚不得已者。嘉慶初元。珅勢益張。外而封疆大吏。領兵大員。內而掌銓選。理財賦。決獄訟。主諫議。持文柄之大小臣工。順其意。則立榮顯。稍露風采。折挫隨之。太傅朱文正公以德行文學受兩朝知遇。歷歷中外。垂五十年。時以內禪禮成。例得進册。珅多方遏之。既上。珅又指摘之。高宗諭曰。師傅之職。陳善納誨。體制宜爾。非汝所知也。旋召文恭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仁宗作詩寄賀。屬稿未竟。珅取以白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耶。高宗色動。顧董文恭曰。汝在軍機刑部之日久。是於律意云何。董叩頭曰。聖主無過言。高宗默然良久。曰。卿大臣也。善爲朕以禮輔導嗣皇帝。乃降旨。朱珪仍留兩廣總督之任。旋又改巡撫安徽。是時直內廷者。無不色變震恐。文恭獨從容謝過。書旨而退。

李松雲以麥浪詩受知仁宗

乾隆某年。高宗謁陵。中途嚴寒。上廑念二麥。從官以麥宜寒涼對。上因歎爲君

之難。旋考試差詩題麥浪。得難字。時惟李松雲太史堯棟獨得其解。詩中一天新雨露萬傾綠波瀾十字。極蒙宸賞。仁宗親政。李已外任。陛見時。猶垂問及之。蓋在潛邸時奉派讀卷。實手定李卷第一也。

曹錫寶以劾和珅家人得追贈

乾隆間。御史上海曹錫寶劾和珅家人劉全倚勢營私。家貲豐厚。爲同郡某侍郎漏言。和得部署掩蔽。奉旨勘查。無蹟。曹亦尋卒。仁宗親政。珅下獄賜死。諭云。當和珅聲勢熏灼。舉朝無一人敢於糾劾。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不愧諍臣。著加恩追贈副都御史。伊子照加贈官銜。給予蔭生。

雒昂乘傳從軍

嘉慶己未。仁宗親政。首下求言詔。九卿臺諫。紛紛言事。四方布衣。亦有上書希進用者。惟雒太守昂以從九品上書言教匪事。上以其言中肯。命乘傳從軍。太守即短衣匹馬。從諸大帥捕賊。以勇略見額勒登保屢保薦之。數年。遷司馬。後任荆州太守。

仁宗賜大挑舉人葛紗

嘉慶辛酉。例舉大挑。時仁宗以畿輔久旱。盼雨甚殷。挑日。適甘雨應時。上大喜。傳諭賞本日挑取一等舉人葛紗各一匹。

宗室宴

乾隆甲子。高宗宴王公及近支宗室百餘人於豐澤園。乃更其殿名曰惇敘殿。壬寅。普宴宗室於乾淸宮。凡三千餘人。嘉慶甲子。仁宗遵舊制。宴近支宗室百餘人於惇敘殿。賜酒賦詩。其聯句詩爲成親王所書。

朝馬肩輿之賜

明制。朝臣皆自左右長安門步行至午門。從無賜禁城騎馬者。故閣臣沈鯉扶病入掖垣。屢至蹶仆。至國朝。則王貝勒貝子皆乘馬入禁門至景運門下騎。諸大臣一仍明制。乾隆庚戌。上念諸臣待漏入直。每遇風雪。徒步數里。甚爲顚蹶。因降諭曰。內外文武大臣。特恩賞在紫禁城騎馬。用資代步。但年老足疾之人。上馬亦覺艱難。嗣後已經賞馬之大臣。因有疾艱於步履者。仍加恩準令乘坐

椅。旁縛短木。用兩人舁行入直。嘉慶己巳。仁宗特旨諸大臣年逾七十者。賜肩輿入直。尤曠典也。

大庾戴氏叔姪之恩眷

嘉慶朝。戴文端公在樞府。其季父可亭相國以學差還都。方掌京畿道。例改六部員外郎。仁宗命以科道應升之鴻臚少卿候補。及可亭相國督南河。積勞遘疾。假歸里門。時河工未蕆。兩江總督鐵冶亭保請帑六百萬。命文端偕覺羅長文敏公麟赴工審度。並諭文端曰。清江距江西才二千里。使事畢。卿可一歸省卿叔父。故文端紀恩詩。有此去竹林勤問訊。親傳天語到柴門之句。

仁宗識拔戴文端

雍正中設軍機。張觀齋相國實綜其事。時諭旨盡出其手。後汪文端于文襄等莫不衣鉢相傳。戴文端衢亨為于得意門生。詩文字法。悉效其師。纖髮畢肖。和珅惡之。屢阻其陞階。乾隆庚子秋。木蘭射鹿。獻之高宗。雖賜以詩。亦鄙其躁進。故迴翔樞府者二十餘年。仁宗知其才。驟進司空。機務皆與贊畫。寵眷甚隆。因

與商人查有圻連姍。及殿試讀卷取中洪殿撰瑩事。爲花曉亭御史所劾。上皆優容之。嘉慶辛未春扈從五台道中遇寒疾。誤服參而歿。上甚哀悼之。文端貌清癯。性聰敏。雖爲于梁之系。然頗伉爽。盡心國事。嘗奏請承旨後有所見解。許其附牘以聞。仿古批駁之意。上允行之。當川楚用兵。文端擬書詔令。其獎勵斥責處。動中竅要。諸大將皆讋服。

仁宗親臨戴文端喪次舉哀

戴文端公薨於位。嘉慶辛未四月朔日也。翼日。既命榮親王奠醊矣。越六日。仁宗復親臨喪次舉哀奠爵者三。

仁宗因得雪加恩朝臣

嘉慶壬申。稀雪。歲闌。仁宗齋禱深宮。除夕。始祥霙普沛。喜甚。元日。特降恩旨。大學士慶桂董誥由太子太師銜晉賞太保。儀親王成親王慶郡王各賞銀四千兩。定親王榮郡王各三千兩。且命分賞其下。以布春祺。是日。朝賀諸臣。均加一級。

仁宗眷念吳堦

林清之變。吳堦實爲首功。嘉慶癸酉七月。金鄉縣邪教萌動。巡撫同興以吳可任大事。屬往捕。遂由泰安權金鄉。時八卦教潛煽曹衛間數十州郡。密訂變期。倡言八九月有白陽大劫。誦八字訣可不死。愚民狂騖。恐後。金鄉教首崔士俊遙戴劉林爲教主。劉林卽林清也。吳至。遽斂其迹。以計獲士俊。並其徒黨數十人。亟送省獄。悉斬之。大府始得以士俊等從林清謀逆內連宦豎狀。飛章上奏。並以逆黨之隸直隸者。馳告直督。賊由此驚惶自亂其約。而兇渠林清又入禁闥。首尾失應。遂得旦夕殲滅。吳在金鄉。運奇縛姦。完危城。保良弱。賊鋒猝興。累戰皆靡。鄉團助順。縛送城下者。凡斬馘五十。斷脛斲筋者又十有奇。而金鄉以靖。明年。曹衛悉平。仁宗著天人交感說。亦以吳之竭忠濟公爲足多也。論功賜花翎。擢署曹守。入都。上急欲見之。詢大臣曰。吳到京未。大臣以告。特旨令卽日入見。召對。詢戰守顚末。獎勵優異。越三年。復朝京師。天顏霽和。深廑其病喉。慰諭至再。既而失察所屬鄆城單縣獄。部依法兩議降調。仁宗始則優詔許留繼

則召至闕下。予復秩。審喉音而知其未愈。聖情惓惓。命善自養。每遇山東大吏述職。必咨詢及之。

康紹鏞受知仁宗

興縣康光祿紹鏞値軍機時。勤於趨職。專心掌故。以周知當世之務爲急。大樞董文恭戴文端盧文肅諸公咸倚如左右手。嘉慶癸酉林淸倡亂畿南山東河南響應。康方隨扈。卽以各省應行防堵之處。及將弁姓名曾否經歷行陣所轄兵數多寡。記之小册。以自隨。會上詢問各要隘將弁當軸。卽以其册進。上由是知其才可大用。遂擢鴻臚卿。歘歷封疆。於此兆矣。

明文襄養疾受全俸

明文襄公亮出入將相。五十餘載。性豪邁。不積餘財。又屢遭籍沒。晚年貧甚。貧劵山積。居京城文廟小巷。破屋數椽。僅避風雨。應門惟老嫗。二子又相繼喪亡。益憔悴。故請致仕表。有擔石無儲二子先逝之語。仁宗爲之動容。命給全俸養疾。逾年薨。仁宗親賜奠。命入賢良祠。以侯世其長孫。

在旗大臣賜紫

國初諸勳臣以開創大功。賜紫者不乏人。乾隆中。閣臣則傅文忠公恆。福文襄王康安。阿文成公桂。及和珅。勳戚則福額駙隆安。福尙書長安。超勇親王拉旺多爾濟。海蘭察。悉賜紫色輿服。嘉慶中。慶文恪公桂。德楞泰。額爾登保。皆以平定三省教匪功。亦賜紫焉。

賜奠

國朝寵待勳臣。飾終之典。倍極哀榮。有親臨賜奠者。有特遣皇子大臣代賜者。乾隆戊戌。高宗念禮親王開創功。特往園寢賜奠。嘉慶丙子。仁宗念朱文正公輔導功。駐蹕趙新店。猶命近臣代奠。有哀我哲輔松楸在望之諭。後復親往其塋賜奠。尤爲一時榮遇。

湯文端受知三朝

湯文端公金釗以公廉強正。受知三朝。宣宗在潛邸。夙敬禮之。登極後。言聽計從。屢被命出使。道光丁亥九月。使山右。明年。使宣化。十月。使四川。明年四月。還

至褒城。復奉命。循漢而東。治獄於武昌。六月。抵京師。十月。又使八閩。其所陳奏。最爲有裨國脈。嘉慶間。尚書英和請定州縣陋規限制。道光初。總督孫玉庭請南漕浮收不準過八折。湯皆痛陳流弊。其事獲寢。世多稱之爲小睢州。

松文清受知宣宗

仁宗梓宮回京。宣宗步送。羣臣皆伏地哭。上忽趨至甬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大哭失聲。衆驚察之。則蒙古松文清公筠也。時松謫驍騎校。上當哀痛之際。獨於千萬衆中物色見之。非夙重其名。不及此。

宣宗宣慰黃勤敏之悼亡

道光辛巳六月。黃勤敏公悼亡。越二日。宣宗卽命軍機章京戶部郎中趙光祿。賫硃筆宣慰。諭云。伉儷之情。自難強抑。然卿已逾七旬。氣質非十分強壯者可比。矧天時暑熱。祇可於無可如何之中。節之以禮。切勿有過哀傷。總之國事爲重。倚任方深。務加意自重。永保康彊。佐朕以襄上理。勤敏北鄉頓首。次日卽入朝。內直如故。

宣宗賜黃勤敏人參

黃勤敏公自道光丙戌七十七歲。蒙恩予告。戊戌。猶特賜人蓡八兩。飭其子祠祭司員外郎富民赴樞廷祗領。並降手諭云。江湖阻隔。倏爾數年矣。想精力自必如常。知卿原不假蓡苓之力。聊伸眷念耳。轉瞬明秋。特頒慶賜。卿其善自靜攝。朕欣待之也。蓋次年八月。爲勤敏九十生辰。聖心已先計及之矣。

李文恭受知宣宗

新進士引見。御筆注名單之朱圈者。得館選。部曹則加尖角。世傳李文恭公星沅通籍時。宣宗始角其名。垂視久之。塗以圈。蓋簡在自此始也。

鮑桂星閉門思過

歙縣鮑覺生侍郞桂星。仁宗時被口語。飭其閉門思過。不准回籍。宣宗初元。召見。詢其近作。卽占進一首曰。二十年前舊史官。皦裘羸馬怯春寒。階前一片如霜月。曾在先皇殿上看。卽伏地大哭。宣宗亦哭。立授編修。旋擢詹事。

宣宗宴十五老臣

道光癸未八月初七日。宣宗幸萬壽山玉瀾堂。錫宴十五老臣。踵乾隆乙巳正月初六日千叟宴故事。賡歌繪圖。時與宴諸臣。以和碩儀親王爲首。若御前大臣賽沖阿。大學士託津。大學士軍機大臣曹振鏞。大學士戴均元。大學士兩江總督孫玉庭。戶部尙書軍機大臣黃鉞。禮部尙書穆克登額。工部尙書初彭齡。禮藩院尙書富俊。左都御史松筠。郡王銜都統哈廸爾。都統阿那保。致仕大學士伯麟。致仕都統穆克登布。皆黃髮番番。躬逢嘉會。宣宗嘗賦七言古詩以紀其事。

宣宗特賜英和福字

列聖每於年終。御書福字。賜中外大臣及翰林之値兩書房者。兼賜福壽字爲異數。召入親瞻御書。卽時受賞者。尤爲異數。至於嘉平朔日。聖駕在重華宮。以康熙年間賜福蒼生筆書福字斗方十幅。則用以張貼宮庭。從不頒賜臣下。道光癸未。宣宗御此筆。於十幅外。別書福字一幅。交總管太監梁寶傳旨賞協辦大學士英和。實爲非常恩遇也。

英和比翼朝天

英和以道光癸未冬。充册封佟雅皇后持節使。其夫人薩克達氏。先奉諭旨。徑詣后宮行家庭禮。屆期。偕英之夫人同入東華門。觀者羨之。請英爲比翼朝天圖。以紀其盛。

特詔圖像紫光閣

道光戊子。平回疆張格爾之亂。特詔繪軍機大臣曹振鏞以下四人功臣長齡以下四十人像於紫光閣。像各有贊。踵乾隆故事也。

老司員以報捷賞花翎

方回疆張格爾之亂。宣宗銳意太平。望捷若渴。舊例。各省文報。由兵部轉達奏事處。捷音至。兵部司員直班者奉檄進奏。一日。兵部辦事畢。各員自公退食。有老司員某。性恬靜。宦況清涼。衣冠闇淡。獨乘驢車出入。行止皆居人後。衆鄙爲寒傖翁。日暮。猶在署辦事。適擒張捷報至。不及派本部直班者。卽檄老司員往。時道光戊子正月二十四日戌刻也。上聞捷音。大喜。詔曰。報捷音者。賞戴花翎。

着軍機處行走。逾年。即擢卿貳。

澄懷園賦詩書扇

道光戊戌四月二十四日。宣許乃普、龔文煥、徐經、朱蘭、戴熙。在澄懷園軍機處賦詩書扇。各賜內紗一端。

戴文節以書畫受知宣宗

戴文節公熙以書畫供奉南齋。道光戊戌。被命視廣東學。陛辭日。宣宗諭之曰。汝畫筆清絕。然胸中目中。祇是吳越間山水。此行獲覩匡廬羅浮之勝。巉巖演迤。雄麗奧曲。別有一種奇致。於畫理當益進。汝品學朕素知。公餘游藝。兼可成全老畫師也。戴謝而出。途次遇名勝。輒研弄丹墨。自江右至嶺南。一壑一邱。咸爲寫照。抵粵一載。裝巨帙進呈御覽。上奇賞之。畫家評戴作。謂粵游後筆墨超特。若有神助。

宣宗念師傅吳穀人之子

錢唐吳清皋清鵬。穀人祭酒之第六第七子也。清皋以孝廉授中書。晉階侍讀。

考御史第一。未及補。擢守江西撫州。宣宗召見曰。汝師傅吳穀人之子耶。汝學問乃不得進士也。世以爲且大用。乃自撫州調南昌。僅一攝吉南贛寧道。再攝鹽法道。舉卓異。入都。道卒。清鵬以高第歷職清曠。自放於詩酒。終順天府府丞。

宣宗賜耆臣紫繮

道光戊申正月初二日。宣宗以元日晴朗。年豐兆象。嘉獎耆臣。特賜大學士潘世恩太傅紫繮。時年八十。賜大學士寶興太保。尙書保昌阿勒清阿李振祜左都御史成剛均太子太保。時年皆七十以上。

宣宗推恩廉吏後裔

固始吳瀹齋中丞其濬。氣深識沈。操守貞白。撫山西時。裁革鹽規。不以入告。道光己酉。已沒矣。以整理山西鹽務因緣達天聽。上大嘉歎。立賜其子承恩、洪恩、孫樽讓、舉人承恩並賜主事。

楊忠武歿後恩諭

楊忠武公遇春殁後。襲昭勇侯海粱撫軍服闋入都。宣宗召見。詳詢忠武染病

原委。天顏慘怛。面諭云。朕望爾父親多活幾年如國家有事。他雖不能親戰陳我問問他。也得主意。他歿時並無大病。這就算無疾而終。爾父親忠勇。朕深信不疑。爾總要體貼爾父親實心報國。他在地下也喜歡的。諭畢。嗚咽者久之。

黔中三奇男蒙特恩

黔西李漢三世傑以巡檢至本兵。謚恭勤。廣順劉松齋淸以拔貢官總兵。松桃楊誠村芳以吏員取通侯。並天挺異才。兼資文武。皆不由科目進身。蒙特恩。時稱黔中三奇男。

文宗親賜杜文正奠醊

杜受田侍學龍樓。一十七載。咸豐壬子。薨於位。文宗眷念舊學。飾終典禮極優渥。贈太師。謚文正。皆出特旨。時文正父侍郎堮猶存。特頒內府珍藥。遣官存問。子翻翰。皆由翰林晉階坊局。輿機之日。車駕親臨。灑淚奠醊。

吳存義受黑貂之賜

泰興吳和甫少宰存義直南書房時。文宗偶臨。幸見其貂褂黯敝。笑詢之。叩首

對曰。臣自授編修至今已二十年矣。上太息。次日即蒙黑貂之賜。後少宰督滇學。還奏命兼署順天府丞。召對時。諭之曰。朕聞順天府丞每逢考試。賣卷可得千金。聊償汝在滇之清苦。

文宗輓林文忠聯

林文忠在官日。嘗自誦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二句。及薨。文宗製聯輓之。曰。答君恩清慎忠勤。數十年盡瘁不遑。解組歸來。猶自心存軍國。殫臣力崎嶇險阻。六千里出師未捷。騎箕化去。空教淚灑英雄。知臣莫若君。誠哉。

沈文肅超擢巡撫

沈文肅公葆楨以御史典郡。咸豐丙辰。守廣信。時粵寇楊輔清由吉安入寇。所過輒陷。文肅激厲兵民。登陴死守。城卒獲完。當圍城岌岌時。林夫人輒撤內署金帛犒士。列巨鍋於大堂。親職炊以飽饑卒。文肅臥起睥睨間。督士卒守禦。幕僚星散。軍火芻薪文檄判牘。咸出夫人手。夫人。林文忠公女也。蓋家教使然。文肅旋以知府告養。溫旨慰留。擢吉南贛寧道。復申前請。許之。江皖軍事棘。命赴

曾文正營未出境。特旨超擢江西巡撫。時明詔有云。該撫雖係回籍養親之員。第賊匪一日未平。則臣子之心一日不得自安。況移孝作忠古有明訓。該撫家有老親。因擇江西毗連省分。授以疆寄。風土不殊。迎養亦近。如此體恤。如此要任。諒不至再有瀆請也。文肅自此一出。累任封圻。瓶舉船政。武功焯耀。吏事修明。威惠滂敷。中外翕服。卓然爲東南柱石者二十年。

駱文忠姪孫蒙蔭

花縣駱文忠公秉章歇歷封圻。不攜眷。惟姪孫肇銓隨侍。殁後。温諭軫卹。二子四孫。均賞給科第官階。肇銓亦蒙恩以知縣選用。

厮養遇穆宗而至粵海關

穆宗微行。偶避雨僧寮。遇一人落拓殊甚。詢其業。乃某姓厮養也。爲主人所逐。又問爾輩何處出息最優。以粵海關對。遽假紙筆作函。令交步軍統領衙門。時某親貴執大金吾。得函。卽予金治裝。赴粵海關承役。其人遂以起家。

王景琦以二簣晉秩

穆宗好微服冶遊。從者僅一二內臣。嘗至著名飯莊宣德樓。時王景琦太史適偕某部郎小酌。王工唱二簧。部郎長崑曲。乃以紅牙檀板。各獻所長。一曲終。忽隔座一客欣然至前。詢太史等姓名官階。曰。所奏曲良佳。盍爲我再奏一曲。太史心知其異。乃如命爲之再歌。歌未竟。驀有二少年被服華服。立簾外探望。見客。則拱立肅然。俄而車馬喧闐。轟傳恭王至。行馬數十。擁一朱輪車停樓下。恭王從容下車入。與客耳語。久之。客始微頷。怏怏從之去。客登車。恭王爲之跨轅。游龍流水。頃刻已渺。太史與部郎皆心驚。知遇皇帝也。不數日。上諭下。二人皆不次晉秩。部郎以枉道爲恥。辭不拜。太史則以是遷至侍郎。宏德殿行走。所以鼓惑上者。無所不至。上竟以此得痼疾不起。所謂出痘者。醫官飾詞也。及崩。有撰輓聯諷其事者云。宏德殿宣德樓。德業無疆。且喜詞人工詞曲。進春方獻春策。春光有限。可憐天子出天花。王後爲陳六舟中丞彝所劾。革職。永不敍用。

寶文靖諡合素志

寶鋆退閒後。常語門下士曰。吾他日身後。得諡文靖。於願足矣。及其薨也。易名

之典。適符素志。蓋門下士具以寶意啟樞臣而樞臣爲之乞恩也。

潘霨以醫擢官

蘇州潘蔚如中丞霨初以巡檢需次直隸。每銜參恆以市車往。御者某輒受雇。習矣。某日某他往。遂顧他車。越日見而問之。御者言以妻病。弗遑執鞭也。問何病。則絆戀愆期。（羣碎錄云絆戀婦人有汙也一作姅變漢律云見姅變不得侍祠田子藝云幼女未通老嫗當絕故字从半女）圜的不施。（繁欽弭愁賦點圜的之熒熒一作元的王粲神女賦施元的兮結羽釵釋名以丹注面曰的的子藥切灼也天子諸侯有羣妾者以次奉御有月事者重以口說故注此於面灼然而識也藝文類聚作華的）數月矣。於婦科爲險證。往往弗治。潘夙諳歧黃家言。謂御者。我善醫。曷御我往。診御者亟鞠䠞謝。御潘至家爲診之。方再易而病瘉。明年。潘補蘆溝橋巡檢。時那文誠公清安總督直隸。一日。潘忽奉五百里札調大驚。不解其故。星夜晉省面謁首府。探詢。亦不知所爲。第爲先容。則立予傳見。蓋文誠之女公子。已拴婚恭邸爲福晉。（滿大臣女奉懿旨指婚王公貝勒謂之拴婚）嘉禮將屆。乃嬰病。與某御者之妻同。比歷諸醫。悉窮於術。適某御者執役督署。知潘之善醫也。輒稱道弗去口。輾轉達於文誠。故亟札調。洎入診。益復澄思研慮。竭盡所長。蓋未

幾而霞侵鳥道。月滿鴻溝。女公子當浣濯矣。此詔見堯山堂外紀陶穀謝韓熙載書及既爲福晉。德潘甚。旋恭邸枋鈞。潘蒙不次遷擢。遂開府貴州。

沈源深受知德宗

光緒甲申春。恭忠親王寶文靖李文正之出軍機也。是日方預備入對。忽奏事內監傳旨。令王大臣皆毋庸入見。僅召領班章京沈源深進內獨對。於是承諭擬旨述旨。皆沈一人爲之。

孝欽后以陸元鼎辦事爲可放心

仁和陸春江中丞元鼎初官上海縣。任滿以道員召見。孝欽后問曰。聞人言。汝在上海作官。名譽頗佳。外人交涉。措置合宜。究是何術。對曰。臣在上海。遇有外人交涉。臣不欺之。卻亦不畏之。孝欽大悅。嘗告樞臣。陸元鼎辦事。可放心。由是而監司方伯。不十年。遂撫三吳。

慶寬以畫得二品頂戴

慶寬。姓趙。字小山。工畫。嘗繪頤和園全圖。由醇賢親王進獻孝欽后。喜。賞二品

頂戴以酬之。其後投旗。隸漢軍。司柴炭庫。故事。每交冬令。內監須向郎中索柴炭以禦嚴寒。慶寬不予。羣譖之於德宗前。又授意某御史列款糾參。慶懼。浼人說項。內監必欲銀三十萬。慶無策。已自分入囹圄矣。世續知其隱。言於上。謂慶寬爲醇賢親王賞識之人。父功之子。罪之。恐未免貽人口實。上悟。置不問。慶遂免於危。

管劬安以畫得寵於孝欽后

陽湖管劬安面目姣好。善繪事。能唱小曲。父以其好游蕩而屢耗貲也。逐之。遂孑身入都。會如意館招致畫工。應試。膺首選。遂入館供奉。孝欽后召見。試之畫。大稱旨。內監且爲之延譽。遂充如意館首領。乃時以江南淫靡之曲爲孝欽奏之。遂得出入宮禁。屢蒙賞賚。旋命近侍爲置家室。賜第東華門外。且恆以吾兒呼之。或大內。或頤和園。隨駕往來。十餘年如一日也。

孝欽后賞福壽字

故事。內外臣僚。除內廷供奉之南上兩齋。及內務府外。非官至一二品。不得賜福

字。非年至五十。不得賜壽字。孝欽后不然。蓋孝欽好觀劇。嫌南苑伶工無歌喉。南苑戲班皆由太監為之故無嗓音也遍傳外班。如譚鑫培孫菊仙汪桂芬楊小樓等。皆入宮演劇。晚年。尤喜觀楊劇。楊入宮。必攜幼女同往。一日演畢。特召楊攜女入見。指案上所陳豬羊及一切餑餑之屬。謂之曰。皆以賜汝。楊跪地碰頭曰。奴才受恩深重。此不敢領。問何故。楊曰。此等物已蒙賞賚不少。尚求老佛爺賞幾個字。孝欽曰。聯耶扇耶。楊曰。求賞福壽字數幅。因復碰頭不已。孝欽立命以紙墨進。書大福字大壽字數方。並前所指案上各物賜之。云此賞小女孩可也。及光緒辛丑回鑾以後。興致頓衰。偶傳戲入座時。未半。則倦而思臥矣。時供奉諸伶。則為余莊兒孫怡雲諸人。

知府得賜福字

光緒庚子十二月二十八日。孝欽后特賜西安府知府胡延內務府郎中增崇。河南布政使端方。署陝西布政使胡湘林。按察使馮光遹。署督糧道李紹芬。御書福字各一方。諸臣同詣前殿謝恩。后數目胡延。端方奏曰。此西安知府胡延

也。后領之時。委員湯志尹立門前。司啓閉。聞后謂左右曰。胡延較前清瘦。首郡政繁。勞苦可知也。

袁樹勳以一哭受知孝欽后

袁海觀制軍之受知。實始於庚子兩宮既避聯軍之亂。狩於西安。袁以某省候補知府。率五營勤王。召見。孝欽后諭畢。袁不發一言。惟叩頭大哭。后謂德宗曰。知府。末秩耳。乃竟有此忠君愛國之心。眞不可多得。不久。卽簡爲某省道員。嗣調蘇松太道。擢某省按察使。轉順天府尹。遷民政部左侍郎。出爲山東巡撫。歇歷京外。遂至兩廣總督。海觀。名樹勳。湘潭人。

孫家鼐受賜茶膳

光緒季年。孫相國家鼐於六月初十日寅初赴頤和園。入內。恭捧進皇上賀皇太后表文。時甫夜半。距行禮時尚早。相國坐殿外恭候。爲內侍所見。奏知孝欽后。后以相國年高。長夜辛苦。特遣內侍率茶膳房諸人。赴前殿。備茶膳。賞之。黎明始去。

孝欽后賜醇王福晉杏黃轎

醇賢親王福晉。爲承恩公惠徵女。孝欽后胞妹也。光緒間。曾奉懿旨賜坐杏黃轎。福晉秉性謙沖。至內廷。仍不用也。

孝欽后賜榮祿夫人福壽字

榮祿夫人。年終蒙孝欽后賞福壽字。其賞軸式樣。中書福壽二大字。旁書慈禧皇太后御賜勅封正一品夫人大學士榮祿之妻臣妾劉佳氏。

榮祿妾得寵於孝欽后

榮祿妾本某府中婢。生一子。年十七。光緒辛丑扈蹕回京時。中途夭折。孝欽后温言慰藉。入侍宮內。遂以爲常。孝欽曰。吾欲賞榮祿以宮女。恐其將來受氣。不如代覓一良家女。爲較便。抵京。即賞銀二萬兩。其餘各物所賜尤多。入宮朝見。均由其頂馬戈什哈唐小山爲護衞。每入宮一次。孝欽必賞銀四兩。遇聽戲。則加賞二十兩。

三星照

內務府大臣福錕之妻榮祿之劉夫人及大公主三人俱能得孝欽后歡孝欽嘗以福兒祿兒壽兒呼之賞賚無算太監每見其聯裾入則曰三星照來矣

孫多祺母以進素肴而得賞

光緒庚子兩宮西狩行在供支局委員孫多祺以夤緣李蓮英得邀孝欽后恩賞一日孫入內澆花后問年幾歲有父母否對曰有老母年七十八歲后病孫進素肴云其母自製后大喜乃賞孫母福壽字並金鐲一對孫之父聞而歎曰我尙在而汝但云有母吾其死矣遂自經

織婦恃寵辱官

孝欽后晚年志存頤養命疆吏選能書畫琴棋之婦人入內供奉又留心民事命杭州織造選進能蠶織婦人數名入內供顧問織造因選之杭湖兩府然恐民間婦女不諳體制乃令人敎導之入內供奉頗蒙優眷年餘給假令歸省而諸人以在大內久承寵眷多爲諸大臣所未有遂傲睨一切至家一湖州婦人見縣令時言語頂撞令呵之婦曰我在內廷見大官無算汝一知縣敢如此耶

令大怒。次年。諸人入都。當由縣起文。令乃不使此婦得行。以病詳織造。後諸人入。孝欽詢此婦何病。他婦訴稱爲令所遏。孝欽怒。令織造勘送入都。令不得已。乃遣婦。

婦孺獻果賜銀牌

光緒庚子九月。孝欽后率德宗西狩。由蒲津渡河。入潼關。婦孺跪迎道左。咸捧果物上獻。孝欽后於輿中手取一二。親賜銀牌以爲答。

清稗類鈔

巡幸類目錄

	頁
聖祖六巡江浙	一
聖祖南巡賦詩	五
聖祖賜青浦孔宅匾聯	五
高宗六巡江浙	五
高宗南巡供應之盛	六
高宗南巡禁衛之嚴	七
高宗命對燒酒	七
高宗南巡賦詩	八
高宗止幸浙東	八
顧棟高不以高宗南巡爲然	八
程文恭奏止高宗巡幸湖州	九
高宗幸安瀾園	九
高宗閱冰嬉水圖	九
嚮導處勘程途	一〇
奏飛燕捉天鵝曲	一〇
御槍處導引	一〇
詠文宗秋獮詩	一一
德宗西狩手攜小匣	一一
庚子西巡瑣記	一一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巡幸類

聖祖六巡江浙

聖祖南巡。始於康熙甲子十月二十六日。御舟抵滸墅關。先於二十四日過揚州。將由儀徵幸江寧。忽遇順風。可以速達京口。遂乘沙船順流而下。次早幸金山。晚登舟揚帆。過丹陽常州無錫。俱未及泊。一晝夜行三百六十餘里。時湯斌爲巡撫。務儉約。戒紛華。御舟已入邑境。縣令猶坐堂皇決事也。上騎而入閶門。士庶夾道。輒緩轡。命勿跪。訪求民間疾苦。至接駕橋南行。幸瑞光寺。巡撫前導。由盤門登城。從齊門而下。幸拙政園。晚達葑門駐蹕織造署。

第二次南巡爲己巳二月初三日。御舟抵滸墅關。蘇州在籍諸臣汪琬韓菼歸允肅繆彤等接駕。日晡時。入城。衢巷始結燈綵。次日。幸虎邱。登萬歲樓。時樓前有玉蝶梅一株盛開。注目良久。以手撫之。出至二山門。有蘇州士民劉廷棟松

江士民張三才等伏地進疏。請減蘇松浮糧。命侍衛收進。諭九卿科道會議。第三次南巡爲己卯。奉慈聖太后以行。三月十四日駕抵蘇州。在籍紳耆接駕。俱有黃綢旛。旛上標明都貫姓名恭迎聖駕字樣。於姑蘇驛前虎邱山麓。凡駐蹕之所。皆建錦亭。聯以畫廊。架以燈綵。結以綺羅。備極壯麗。視甲子已逾十倍矣。十八日。恭逢萬壽。詩若干帙。分天地人和四册。以祝萬年之觴。又於諸山及城中名剎。普設祝聖道場。十九日。召蘇州在籍官員翁叔元繆日藻顧汧王原祁慕琛徐樹穀徐升入見。賞賜各有差。又賜彭孫遹尤侗盛符升御書匾額。二十日辰刻。御駕出葑門。登舟幸浙江。時兩江總督爲遂寧張鵬翮。江蘇巡撫爲商邱宋犖也。上問云。聞吳人每日必五餐。得毋以口腹累人乎。鵬翮奏云。此習俗使然。上笑云。此事恐爾等亦未能勸化也。四月朔。駕由浙江回蘇。初二日。傳旨。明日欲往洞庭東山。初三日晨出胥口。行十餘里。漁人獻鯽魚銀魚二筐。又親自下網。獲大鯉二尾。上色喜。命賞漁人元寶。時巡撫已先候於山。少頃。有獨木船二。撥槳前行。御舟近岸。而從者未至。巡撫備大竹山轎一乘。伺候升輿。笑

曰亦頗輕巧。有山中耆老百姓等三百餘人。執香跪接。又有比邱尼豔妝跪而奏樂。上云。可惜太后未來。先驅引導者。倪巡檢陳千總也。在山士民老幼婦女。觀者雲集。上諭衆百姓。你們不要踹壞了田中麥子。是時菜花結實成角。命取一枝細看。問巡撫何用。奏云。打油。上曰。凡事必親見也。是日。有水東民人告菱湖坍田賠糧。收紙。付巡撫。上問扈駕守備牛斗云。太湖廣狹若干。奏云。八百里。上云。何以具區志止稱五百里。奏云。積年風浪衝坍隄岸。故今有八百里。上云。去了許多地方。何不奏聞開除糧稅乎。奏云。非但水東一處。卽如烏程之湖漊。長興之白茅嘴。宜興之東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瀫口。長洲之貢湖。吳江之七里港。處處有之。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初四日。由蘇起鑾回京。

第四次南巡。爲癸未二月十一日。駕抵蘇州。時巡撫宋犖在任。一切行宮綵亭。俱照舊例。犖扈從時見上逢名勝。必有御製詩或寫唐人詩句。犖從容奏云。臣家有別業在西陂。乞御筆二字。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上笑曰。此二

字頗不易書。犖再奏云。臣曾求善書者書此二字。多不能工。倘蒙出自天恩。乃爲不朽盛事。上即書二字頒賜。頃之。又命侍衛取入。重書賜之。

第五次南巡。爲乙酉三月十八日。駕抵蘇州。是日爲萬壽聖誕。奉上諭。江南上下兩江舉監生員人等。有書法精熟願赴內廷供奉鈔寫者。着報名齊集江寧蘇州兩處。俟朕回鑾日親加考試。四月十四日。命掌院學士揆敘赴府學考進呈冊頁。取中汪泰來等五十一人。同前考過郭元釪等十人。俱赴行宮引見。各蒙賜御書石刻考經一部。是年。駕又幸崑山縣。登馬鞍山。旋往松江。閱提標兵水操。

第六次南巡。爲丁亥二月二十六日。上幸虎邱山。三十日。幸鄧尉山聖恩寺。僧際志恭迎聖駕。午後傳旨宮門伺候。御賜人參二觔。哈密瓜松子榛子頻婆果葡萄等十二盤。上云。吾見和尚年老也。初。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千年物也。聖祖每幸園。嘗撫玩不置。回鑾後。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慎行詩云。合抱凌雲勢不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

聖祖南巡賦詩

康熙己卯。聖祖第三次南巡視河工迴蹕。有御製詩云。行徧江南水與山。柳舒花放鳥綿蠻。明朝又入邳徐路。鳳闕龍樓計日還。

聖祖賜青浦孔宅匾聯

衢州孔氏世稱聖裔南宗。而江蘇青浦縣城北。亦有孔宅。攷孔宅志。孔子二十二代孫潛字景微。先居梁國。爲漢太子太傅。避地會稽。遂爲郡人。至三十四代正。爲蘇州長史。隋末亂離。奉先聖衣冠寶玉。葬於大盈浦上。立家廟以祀。子孫家焉。康熙乙酉三月。巡幸江浙。塗經青浦。貢監生員孫鋐等。籲請御書。匾云聖蹟遺徽。聯云。澤衍魯邦。四海人均化育。裔分吳會。千秋世永蒸嘗。雍正甲寅。詔立五代王祠。乾隆丙寅。禮部題準奉祀生。己亥。巡撫楊魁疏奏估修。嗣後多請帑重修。沿爲故事。

高宗六巡江浙

高宗南巡亦六次。始於乾隆辛未。終於甲辰。其間奉皇太后以行者四。僅率諸

皇子以行者二。然辛未丁丑兩度。不過令河臣愼守修防。無多指示。至壬午。始有定清口水誌之說。丙午。乃有改遷陶莊河流之爲。庚子。遂有改築浙江石塘之工。甲辰。更有接築浙江石塘之諭。餘如高堰之增卑易瓴。徐州之接築石隄。類皆遲之又久始底於成者也。其時所過郡邑。恆減免租稅。增廣學額。優禮耆年。以誌盛舉。

高宗南巡供應之盛

高宗第五次南巡時。御舟將至鎭江。相距約十餘里。遙望岸上著大桃一枚。碩大無朋。顏色紅翠可愛。御舟將近。忽烟火大發。光燄四射。蛇掣霞騰。幾眩人目。俄頃之間。桃砉然開裂。則桃內劇場中峙。上有數百人。方演壽山福海新戲。彼時各處紳商爭炫奇巧。而兩淮鹽商爲尤甚。凡有一技一藝之長者。莫不重值延致。又揣知上喜談禪理。緇流迎謁。多荷垂詢。然寺院中實無如許名僧。故交人稍通內典者。輒令髡剃。充作僧人迎駕。並與約倘蒙恩旨。即永爲僧人。當酬以萬餘金。否則任聽還俗。亦可得數千金。故其時士子稍讀書者。即可不憂貧

矣。又南巡時須演新劇。而時已匆促。乃延名流數十輩。使撰雷峯塔傳奇。然又恐伶人之不習也。乃卽用舊曲腔拍。以取唱演之便利。若歌者偶忘曲文。亦可因依舊曲。含混歌之。不至與笛板相迕。當御舟開行時。二舟前導。戲臺卽架於二舟之上。向御舟演唱。高宗輒顧而樂之。

高宗南巡禁衛之嚴

高宗南巡之經揚州也。地方官辦皇差者。每於運河兩岸之支港汊河。橋頭村口。各設卡兵。禁止民船出入。御舟行時。塘河兩岸。左右打縴。曰龍鬚縴。每縴道一里。設站兵三。惟許村鎮民婦跪伏瞻仰。於應迴避時。令男子退出。而不禁婦女。一日。御舟過平望。兩岸市廛櫛比鱗次。適一女子將炊。於樓頭鑽石取火。火光熠爍不定。御前侍衛見之。以爲潛蓄逆謀。將危及鹵簿也。遽從舟中發一箭。女遂應弦死。

高宗命對燒酒

高宗南巡。舟至橫塘。以橫塘之向出燒酒也。乃以橫塘鎭燒酒五字命隨鑾諸

臣對。諸臣瞠目苦思。皆辭不能。蓋此五字。初視之無甚難。而其偏旁適按木土金火水五行。故不易也。

高宗南巡賦詩

沈文愨公嘗扈從高宗游幸西湖。嚴冬大雪。高宗戲吟曰。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沈鞠跽而前曰。請皇上賞與臣續。高宗許之。沈吟曰。飛入梅花都不見。高宗擊節稱賞。且解貂裘賜之。

高宗止幸浙東

天台雁宕之勝。甲於東南。高宗南巡時。一日。召見齊召南。詢兩山古蹟。齊以未游對。上曰。卿籍隸台州。以何不到。齊云。山勢岩峇。谿流深險。臣有老母。不忘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之古訓。是以不敢往游。時上適奉孝聖皇后南來。聞齊言。遂不復巡幸浙東。

顧棟高不以高宗南巡爲然

無錫顧棟高舉經學入都。蒙召見。面諭云。看汝年衰。是以準令回籍頤養。將來

朕巡幸江南。尚可見汝。顧奏云、皇上尚須南巡乎。高宗默然。旋賜國子監司業銜放歸。

程文恭奏止高宗巡幸湖州

高宗將南巡。浙藩徐澍調補山東。陛覲。面奏湖州山水清遠。請翠華臨幸。得旨回浙辦理。徐抵任。先開城南碧浪湖。大興工役。一日。召問武進相國程景伊。對以湖州春季蠶忙。恐妨民事。立奉停止之詔。徐仍調山左。

高宗幸安瀾園

海寧陳氏有安瀾園。高宗南巡時。駐蹕園中。流連久之。

高宗閱冰嬉水園

年例、十二月於西苑三海。閱冰嬉。御前侍衛。率八旗兵隊奔馳。張弓挾矢。分樹五色旗。以爲次第。乾隆間。高宗歲奉孝聖后閱視於三海中。冬令乘坐冰牀。亦謂之拖牀。上用者以黃緞爲幄。如轎式然。以八人推挽之。罽幬貂座。

淀園舊有水園。其後停罷。而水亦涸。總督高斌復濬之。乾隆甲戌。高宗嘗奉孝

聖后觀水獵於昆明湖。嘉道以還不復蹕行矣。

嚮導處勘程途

定制、上巡狩時。豫遣大臣率各營將校之深明輿圖者。往勘程途。凡御蹕尖營。相去幾許之橋梁道塗。皆令有司修葺。名曰嚮導處。獲是差者。皆爲美選。沿路苞苴。肆意徵索。稍不滿意。則以修治道塗爲名。墳墓隴畝。任其蹂踐。有司畏之。罔敢拂其意。高宗知之。懲數人。其風稍斂。

奏飛燕捉天鵝曲

高宗巡幸木蘭。每秋獮行圍。輒歌飛燕捉天鵝之曲。

御槍處導引

侍衞章京中選火器精熟者數十人爲御槍處。巡狩日相導引。其長服黃緣紅馬褂。餘紅緣白馬褂。上合圍時。皆下騎執火器。翼列扈從。以防猛獸奔突。上御火槍。則爭相貳副。舊時郊行免從。自嘉慶癸酉變後。凡郊社大祀。皆服蟒袍從焉。

詠文宗秋駕詩

咸豐庚申。文宗駕幸熱河。變起倉卒。詔天下勤王。訖無應者。漢陽黃文琛秋駕詩云。秋駕崑崙疾景斜。盤空輦道莽風沙。檀車好馬諸王宅。翠褥團龍上相家。賸有殘燐流憤血。寂無哀泪落高牙。玉珂聲斷城西路。槐柳荒涼怨暮鴉。

德宗西狩手攜小匣

光緒庚子拳匪之亂。八國聯軍入京。孝欽后挾德宗出走。皆單衣也。德宗捧小匣一以從。日夕不去手。至懷來縣。某貝子接之。啓視。則其中藏南棗五枚。燒餅一枚而已。縣令出迎。孝欽入署。令其妻爲之理髮。進麵食。卽命庖人從以赴陝。

庚子西巡瑣記

光緒庚子兩宮西巡。後宮從者惟隆裕后瑾妃二人。同居德宗寢宮後小屋三楹。德宗每晨梳櫛。隆裕親往侍之。

近支王公隨扈者。惟貝子溥倫。王公福晉及外戚夫人隨扈者。僅慶王之二側福晉。及桂公夫人。每逢令節。須賜入宮謝恩。平日未嘗召入。

慶王之女三人。亦隨駕。其一少寡。宮中呼爲元大奶奶。葛帔練衣。不施朱粉。居於孝欽后寢宮西偏。

孝欽后將至太原。某夕。夢中驚啼。適岑春煊自甘肅率勤王師至。是夜。立寢門外。聞驚啼聲。亟呼曰。臣春煊在此保駕。請太后毋恐。於是后醒。

孝欽后在太原時。一日。小有不豫。晉撫薦縣丞葉嗣高請脈。立和胃舒肝之方。煎膏以進。既至西安。大臣復薦知府吳觀樂知縣徐本麟與太醫莊守和於視朝後入內請脈以爲常。

兩宮在太原。下詔巡幸西安。護撫臣端方。奏明設局。恭備供奉事宜。飾南北兩院爲行宮。北院巡撫所居。南院則總督行館也。聖駕蒞止。居於北院。以其屋舍較多也。然草草修葺。僅蔽風雨而已。

太原啓鑾時。有二內侍病不能從。遂留於太原。無何。死其一。冀寧道許涵度爲營棺殮。寄櫬蘭若。作佛事三日。其一扶病行。間關至長安。兩宮以涵度能恤旅客也。頒江綢數卷賞之。

駕至沙河岑春煊之材官林泰清者。短小精悍。膂力過人。步行扈駕。跬步不離。潰兵亂民有來犯者。輒手刃之。日恒殺十數人。

陝西護撫端方。以保護敎堂最力。兩宮深獎其能。擢任湖北巡撫。旋加頭品頂戴尙書銜。陛辭日。召對獎勉。時逾六刻之久。瀕行復賚宸翰殊珍以寵異之。

孝欽后寢宮。有老婦二人侍奉。皆自京都隨至者。宮中呼爲媽媽。月錢在糧臺支給。

聖駕初至宮門。委員陳官韶每晨入內視灑掃。一日。孝欽后見之。謂陳曰。汝何官。陳跪奏曰。臣大挑知縣也。蹙然曰。汝舉人耶。

夜有內監數人於寢宮外更番坐守。臥者卽於階上陳茵褥焉。

孝欽寢宮之階窄而長。夏令日光偪射。殊苦炎熱。特命製竹簾數掛。垂於簷際。

寢宮無晷漏。孝欽后命於院東置小土臺。上設木晷。以測日景。

孝欽后每晨於寢宮院內設案置鑪。燒藏香一枝。妝罷傳膳。香亦燼矣。

行在膳房極簡率。以生魚難求。故傳單不用魚。

行宮大門內外二門內宿衛。皆岑春煊部下甘軍。以金造林泰清馬福祥三人分統之。兩宮將行。乃命固原提督鄧增率所部隨扈。行宮內夜無報更者。兩重門內邏者各二十人。皆岑春煊所部甘軍。殿上惟虎神營兵四五人。秉燭守夜而已。

孝欽后入長安時。任民間婦女瞻仰。某家婦年二十許在宅門內。鑾輿至。少婦出跪門外。見其補服。知爲命婦。嘉其有禮。命以銀牌賞之。回鑾時。蹕路左右有老幼廢疾跪送者。悉賞銀牌。命芬車等按名發給。牌由前路糧臺先期鑄進。長安苦熱。求冰不可得。巡撫升允購青瓷大缸二分進兩宮。日注清泉以代冰桶。

行宮惟終南仙館植花木。德宗寢宮在焉。東有樓。顏曰悠然見南山。巡撫畢沅筆也。視朝之暇。時往登眺。終南仙館池水久涸。德宗命汲井水灌之。新種芙蕖。以水性過暖。不能開花。惟翠葉翩翻而已。

行宮之茶膳。月需三四千金。廚房百餘人。茶飯皆在此數。每晨支應局進生菜。悉依傳單購備。雞三四隻。猪肉十餘斤而已。如膳房添進時鮮。或多用雞肉。則在內司房領價。不得於支應局常供有所增益。

行宮極陝隘。膳房在東。炭房在西。內監惟御前供奉者在宮中。餘俱在宮門外東街箭道。謂之大坦坦。兩宮太監數千人。其奏事首領。稱爲寬爾達。餘亦各有品秩。此次隨扈者。不及百人。在御前給事者。數人而已。

兩宮傳膳。內監十數人來往傳遞杯盤。極嚴肅。供此役者。冠皆無頂。蓋新進無秩者也。間有供奉勤愼者。超出儕輩。冠始有頂矣。

長安果品少。無可進御。惟同州瓜。渭南桃較佳。撫藩每購數百枚以進。兩宮輒增悽感。再三慰勞。并止後毋進呈。慮費財力。其實每貢一次。不過費錢十數千而已。

御膳房製乳酪。買牛最難。蓋秦中年荒。牛少故也。數月之間。僅購得七八頭。回鑾後。命西安府豢養。芻秣取給公家。於府署馬廄側。樹木柵以養之。

隆裕后晨詣孝欽后寢宮問安。恆立於殿後祗候。平日但梳平髻。御便服長袍。外罩繡花半臂。

隆裕后出都。倉皇未攜奩具。至太原。始稍稍增置。冬月在長安。命中官出購瓷合木篋以盛脂粉。皆民間常用至粗之品也。

行宮院中少花木。由某局月進盆花數種。修蒔皆不如法。惟端方進石榴數盆。老根蟠結如石。孝欽后愛之。常臨階賞玩。

德宗寢宮涼棚。由巡撫升允入內帶匠。上見而避於東園小方壺內監捧書卷茶銚以隨。小方壺者。池上堂名。巡撫畢沅所題也。

德宗每日寅初必起。盥櫛後。天猶未明。俟孝欽后輿。卽入寢宮問安。同覽章奏少選。出御便殿。召見臣工。日以爲常。所居東院北室。本名四來堂。後改四喜。兩宮每出。凡遇晴雨。兩內監擎黃繖蔭之。天陰則否。

西巡倉猝。德宗定十日一薙髮。時宮監執此役者。均未從行。屆日。特命侍郎溥興覓工。出入由侍郎帶領。每請髮一次。賞工銀四兩。半年後。始有內監擅此藝

者自都至行在。

舊制、內廷設內外奏事官。外奏事以滿部員充之。內奏事則太監也。行宮無外奏事。惟內奏事一辛姓太監。遞摺宣旨。往來兩宮間。各部院司員領批摺者。悉集前殿東室。而軍機大臣內直廬。亦假此室。辛丑夏。外奏事官始至行在。

慈駕幸陝未久。卽値萬壽。當事者欲選梨園子弟以進。兩宮聞之。嚴斥不許。嗣後每遇佳節。一切典禮筵宴。均先期降詔停止。

每晨兩宮披覽奏章。倶在寢宮窗下。奏事太監呈摺訖。卽跪於案前。臣工有事入內。輒立牕外。

扈從諸臣。平日倶行裝。惟萬壽元日著蟒袍補服。某相以數金買一朝珠。兩宮見而問之。相國具以實對。君臣感喟之餘。轉以爲笑。德宗言出宮時未攜烟壺。適相國囊中貯有二壺。乃自都攜出者。立以進御。

長安諸工皆劣。貂皮又遠莫能致。德宗冬日猶御絨簷秋帽。岑春煊請易貂簷。親手捧出。徧覓豐貂不得。僅以敝貂羃之。

行在書籍絕少。兩宮時遣人在坊間購石印三通。九朝聖訓。御批通鑑輯覽。淵鑑類函諸書。當事者欲求善本以進。竟不可得。

吏部尚書敬信自京師至行在。召對移時。面奏儀鑾殿被焚及都中近事。兩宮慘然不悅。

兩宮至長安。譴責肇禍諸臣。命下之日。由胡延率緹騎詣載瀾英年趙舒翹行館宣詔。卽逮瀾英入獄。次日復以官車遣瀾就道。瀾以宗室近支。得從議親之條。發遣新疆。

孝欽后慮長安糧台支應局不免有內監求索。特召主者。謂宮中支一錢。必以朱文小印爲信。以是兩局月費不及萬金。始終無求索之弊。印文曰鳳沼恩波。孝欽所常佩者也。

胡延守西安日。充行在內廷支應局提調。每日辰初入內。午初散值。聽差委員湯志尹馬蔭梧舒鋆陳官韶等八人。朝夕在宮門應候。遇有傳辦之事。內監輒語委員曰。有旨傳爾堂官胡延來。蓋不知中外官秩之分。竟以堂司爲長官屬

吏之通稱也。

有織婦挈一子。居宮中。五齡矣。能言能笑。請安跪拜如儀。孝欽后甚愛之。每膳投以果餌。必跪謝而後食。冬月在行宮。驟感寒疾。一夕而夭。孝欽不懌者累日。

行在兩宮侍女不及十人。年皆二十許。其月錢在前路糧台支給。謂之女子口分。

行宮鋪地以極薄舊氈。宮吏欲易以新者。孝欽后不許。寢宮門槅之玻璃已破。命以紅紙翦如錢式連綴黏之。

光緒辛丑四月。命將行在寢宮窗格改糊冷布。東西配殿。三格格所居。壁黏小幅壽星像。純用硃筆鉤勒。筆意超妙。乃孝欽后御筆。以賜格格者。

長安漢唐古蹟久湮。伽藍名園。百無一存。存者亦不堪臨覽。緇流羽士。日望臨幸。顧兩宮不肯輕出。惟啟鑾時道經東城八仙菴。因內務府大臣繼祿之請。暫憩片刻而去。

長安碑林多古刻。兩宮命秦撫各拓一本呈覽。拓本百餘種。惟命將唐開成石

經精搨數十本。車載以歸。餘則選閣帖數種而已。

西藏蒙古屢貢佛於行在。兩宮以無地供奉。先後命胡湘林李紹芬等賫至省城臥龍寺。設龕以祀。

廣東貢雷州葛。質細而色黃。兩宮以爲佳。特頒內廷行走諸臣。撫藩亦得與焉。

兩宮將回鑾。或進蒙古包十餘座。製如行帳。以布爲之。有窗有門。可容十許人。斂之。一馬可馱。命在行宮東院張之。親臨驗視。

七月杪。孝欽后命勘視東路行宮蹕路。飭各州縣官不得妄事供張。一切務從儉約。早晚兩膳。仍依傳單備進。由膳房烹飪。惟庚子西幸。沿途井水味劣。此次命汲本地山泉以供御茗。臨潼無山泉。特自長安載西關井水一車。足一日之用。渭南以下。皆有山泉。不復用西關水矣。

辛丑回鑾。當起蹕時。城中街道。均蓋黃色土。兩旁店鋪。更結綵懸燈。設立香案。以糖果餅餌置其上。黎明。行李車先發。辰刻。觀者塞途。一路有兵彈壓。少選。前導馬兵出城。次爲各太監及衣黃馬褂官員。太監見桌上果餌。擇佳者攫食。中

有乘車者。乘馬者。又次黃轎數乘。則駕至矣。沿途肅靜無譁。並由禁衞軍令百姓分跪道左。不許仰視。有一人狀類癡狂。奔至轎前跳躍。曳而斬之道旁。孝欽后轎以三十六人舁之。人均衣團龍褂。後爲皇后妃嬪。最後爲大阿哥。末爲親王軍機大臣及扈從諸臣。

鑾輿將啓行。秦中祠宇。悉頒匾額。凡四十餘所。是時南齋供奉。惟尙書陸潤庠一人。奉召一日畢書。德宗以銀絹賚之。

回鑾過華陰。駐蹕二日。華山下固有玉泉院。縣官略加修飾。以備宸遊。兩宮於召見臣工後。親往臨覽。是日微雨。大臣騎馬秉蓋以從。

孝欽后又擬幸華山。胡延面奏華山險巇偪仄狀。遊幸之意乃輟。

清稗類鈔

宮闈類目錄

	頁
大內聯色尙白	一
皇子皇女之起居	一
妃嬪位次	二
先朝嬪御	二
宮女	三
宮女日課	三
太后下嫁攝政王	三
不准纏足女入宮	六
世祖自撰董妃行狀	六
世祖乳母封奉聖夫人	一五
世祖有廢后	一五
聖祖停止漢官命婦入宮之例	一六
聖祖廢理密親王	一六
高宗有廢后	一七
高宗納銀妃	一七
高宗斥秀女	一九
宣宗立文宗爲太子	一九
宣宗殺宮眷	一九
文宗傳位之異聞	二〇
文宗保全弈訢	二〇
琳皇貴太妃留居禁中	二一
文宗有五春之寵	二一
文宗忌辰	二一
穆宗憎洋貨	二二
穆宗微行	二二
穆宗賓天之異聞	二二
德宗自述	二四
德宗繼統	二五
德宗習英文及與德菱女士之談話	三〇
德宗在瀛臺之起居	三〇
兩宮先後升遐	三一
宣統帝入嗣	三一
美人述宮事	三二
孝貞后嫻禮法	三三

孝哲后爲穆宗所敬禮　三五
孝欽后自述　三六
孝欽后起家貴人　四一
孝欽后省親　四一
孝欽后誅肅順之異聞　四一
孝欽后輕騎入圓明園　四三
孝欽后戒煙　四三
孝欽后之門禁　四四
孝欽后起居　四四
孝欽后牀榻之陳設　四五
孝欽后出行之鹵簿及后妃之轎色　四五
孝欽后閒游　四六
孝欽后閱封奏　四六
孝欽后選處女爲宮眷　四六
孝欽后戲繆素筠　四七
孝欽后寵李蓮英妹　四七
孝欽后逐金華櫃黟　四七
孝欽后有遺帑　四八
孝欽后待滿族　四八
孝欽后怒責德宗　四八
孝欽后欲使德宗割股　四九
孝欽后謀廢德宗　四九
孝欽后立溥儁爲大阿哥　五一
孝欽后率德宗西狩　五三
孝欽后逼死珍妃　五三
孝欽后受主位所製棉衣　五四
孝欽后愚德宗　五四
孝欽后行慈善事業　五五
孝欽后嗜小說　五五
瑾妃游蘇州　五六
孝欽后痛惜名人書畫　五六
孝欽后以村市景自娛　五六
孝欽后受生母拜跪禮　五七
孝欽后崩後情狀　五七
隆裕后與德宗不睦　五七
隆裕后奉孝欽后命爲太后　五八
瑜貴妃不願稱奴才　五八
隆裕后臨終語　五九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宮闈類

大內聯色尙白

大內宮殿春聯。例用白絹。由翰林謹書呈進。蓋宮殿漆柱。俱大紅色。故以白者映之。

皇子皇女之起居

皇子生。無論嫡庶。甫墮地。即有保母持付乳媼手。一皇子乳媼四十人。保姆乳母各八。此外又有針線上人。漿洗上人。燈火上人。鍋竈上人。旣斷乳。卽去乳母。增諳達。凡飲食言語行步禮節皆敎之。六歲。備小冠小袍褂小靴。令隨衆站班當差。敎之上學。卽上書房也。黎明卽起。亦衣冠入乾淸門。雜諸王之列。立御前。門限不得跨。內侍舉而置之門內。惟與生母相見。有定時。見亦不能多言。十二歲。有滿文諳達敎滿語。十四歲。敎弓矢騎射。至十六或十八而婚。如父皇在位。

則居青宮。俗呼之曰阿哥所。如父皇崩。卽與其生母福晉分府而居焉。母爲后則否。皇女於其母。較皇子尤疏。自墮地至下嫁。僅與生母數十面。其下嫁也。賜府第。不與舅姑同居。舅姑且以見帝禮謁其媳。駙馬居府中外舍。公主不宣召。不得共枕席。每宣召一次。公主及駙馬必出費。始得相聚。其權皆在保母。卽管家婆是也。否則必多方阻之。責以無恥。雖入宮見母。亦不敢訴。卽言亦不聽。故國朝公主無生子者。有亦駙馬側室所出。若公主先駙馬死。則駙馬當出府。房屋器用衣飾。悉入官。

妃嬪位次

妃嬪位次凡七級。曰皇貴妃。曰貴妃。曰妃。曰嬪。曰貴人。曰常在。曰答應。較漢時增級十四者。可謂減損。大內東西各列六宮。六宮左右。謂之東西長街。

先朝嬪御

先朝嬪御退居別宮者。每月分例銀至薄。不足自給。往往作針黹。令內監鬻於市肆。

宮女

宮女皆辮髮。必俟得寵幸後。加以位號。始上額。

宮女日課

宮廷歲選秀女。凡選中者。入宮。試以繡錦執帚一切技藝。並觀其儀行當否。有不合者。命出。以次遞補。然後擇其尤者。教以掖庭規程。日各以一小時寫字及讀書。寫讀畢。次日命宮人考校。一年後。授以六法。俾者侍后妃起居。次爲尙衣尙飾。各有所守。絕不紊亂。出宮而嫁。旗下男子或恃之餬口。而轉賣他處。孤苦飄零。絕無加憐者。亦有之。

太后下嫁攝政王

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元妃。於順治己丑十二月二十八日薨。庚寅春。王納肅親王豪格之福晉。（後頗指以爲多爾袞罪狀）復又與太后婚。考世祖有兩太后。一太宗元后。諡孝端文皇后。崩於順治己丑。較前於其元妃之死者數月。一太宗妃。以生世祖。遂稱太后。世祖崩後。康熙朝所孝養之太皇太后。一再奉以巡幸五臺。至康熙

丁卯始崩。諡爲孝莊文皇后者也。下嫁者。未知爲孝端。抑孝莊。意太后下嫁。並不降爲王妃。故元妃之稱自若。太后之稱亦自若。張蒼水詩集中。有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爲見於文字之一證。光緒間學士柯劭忞。先世有通籍於順治初年者。試策卷尙在禮部。竊取而歸。則見其上有皇父攝政王字樣。皇父字雙擡。與皇上字相並。頌揚之詞。固先皇父而後皇上也。今考順治丁亥己丑兩科試策。得稱皇父攝政王者。仍有三卷。有稱皇叔父攝政王者。亦有僅頌皇上不及皇父者。惜每科前十卷進呈後留之內府。不歸禮部。卽存禮部。亦多散失。故僅得三卷。其時善頌者必甚多也。

相傳當時太后下嫁。敕禮部議禮。部議成書六册。名曰國母大婚典禮。其領銜者爲錢謙益。聞當時百官賀表。亦出錢手筆。高宗見其書。疾謙益。故虞山著述。見擯於時。

考攝政王多爾袞。歿於順治庚寅。庚寅以後。當不復見試策。其婚太后。今不能定其何年。亦未見此項典禮原書。不敢信其爲確。惟所稱頌皇父之三卷。以其

中一卷。係武進董應譽明崇禎壬午舉人。順治己丑中式殿試。今錄其頌皇父一節。以見當時士習。其辭云。重以皇父攝政王。訏謨偉伐。不殊一德阿衡。且啟沃忠誠。早見東山赤舄。綢繆不遺桑土。何智計之周詳也。吐握大彙風雲。又何延攬之汲皇不暇也。是眞伊周作相。應五百年興王之會。合萬國而傾心。纘三十世開國之勳。大一統而爲烈者矣。右一段冠以重以二字。乃先頌皇上而後及攝政王者。擡頭字幾於一句數見。當時不禁提行。遇擡頭字多。行格稀疏。甚省筆墨。字亦草率多破體。絕無貼黃簽出。蓋當時士風。祇求空疏不觸忌諱無政治之談。以避興亡關係之語。卽爲合式。此可證皇父之稱。爲臣下之頌禱。非國初所諱言也。策卷較近代者紙稍薄易書。惟摺疊較寬。董名在三甲第一百三十七。

某巨室鈔本東華錄中載此事。則有一詔書謄黃宣示。略謂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貴爲天子。以天下養。乃僅能養口體而不能養志。使聖母以喪偶之故。日在愁煩抑鬱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父攝政王現在鰥居。

其身分容貌。皆爲中國第一等人。太后頗願紆尊下嫁。朕仰體慈衷。敬謹遵行。一應禮典著所司預備云云。

不准纏足女入宮

順治初年。孝莊后諭。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此旨舊懸神武門內。

世祖自撰董妃行狀

世謂世祖之妃董氏。爲如皋明冒辟疆之妾董宛。而世祖自撰董妃行狀。則謂其爲滿人。其文如下。順治十七年。八月壬寅。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崩。嗚呼。內治虛賢。贊襄失助。永言淑德。摧痛無窮。惟后制行純備。足垂範後世。顧壼儀邃密。非朕爲表著。曷由知之。是用彙其平生懿行。次之爲狀。后董氏。滿洲人也。父內大臣鄂碩。以積勳封至伯。歿贈侯爵。諡剛毅。后幼穎慧過人。及長。嫻女工。修謹自飭。進止有序。有母儀之度。姻黨稱之。年十八。以德選入掖庭。婉靜循禮。聲譽日聞。爲聖皇太后所嘉與。於順治十三年八月。朕恭承懿命。立爲賢妃。九月。復進秩。册爲皇貴妃。后性孝敬。知大體。其於上下。能謙抑惠愛。不

以貴自矜。事皇太后。奉養甚至。伺顏色如子女。左右趨走。無異女侍。皇太后良安之。自非后在側。不樂也。朕時因事幸南苑。及適他所。皇太后或少違豫。以后在。定省承歡若朕躬。朕用少釋慮。治外務。即皇太后亦曰。后事我詎異帝耶。故凡出入必偕。朕前奉皇太后幸湯泉。后以疾弗從。皇太后則曰。若獨不能強起一往。以慰我心乎。因再四勉之。蓋日不忍去后如此。其事朕如父。事今后亦如母。晨夕候興居。視飲食。服御曲體罔不悉。即朕返蹕晏。后必迎問寒暑。或意少亂。則曰。陛下歸且晚。體得無倦耶。趣令具餐。躬進之。居恆設食。未嘗不敬奉勉食。至飫乃已。或命之共餐。即又曰。陛下厚念妾幸甚。然孰若與諸大臣。使得奉上色笑。以沾寵惠乎。朕故頻與諸大臣共食。朕值慶典舉數觴。后必頻教誡侍者。若善侍上。寢室無過燠。已復中夜慽慽起。曰。渠寧足恃耶。更趨朕寢所伺候。心始安。然後退。朕每省封事。抵夜分。后未嘗不侍側。諸曹章有但循往例待報者。朕寓目已。置之。后輒曰。此詎非幾務。陛下遽置之耶。朕曰。無庸。故事耳。后復諫曰。此雖奉行成法。顧安知無時變需更張。或且有他故宜洞矚者。陛下奈何

忽之。祖宗貽業良重。卽身雖勞。恐未可已也。及朕令后同閱。卽復起謝曰。妾聞婦無外事。豈敢以女子干國政。惟陛下裁察。固辭不可。一日。朕覽廷讞疏至應決者。握筆猶豫未忍下。后起問曰。是疏安所云。致軫陛下心乃爾。朕諭之曰。此秋決疏中十餘人俟朕報可。卽置法矣。后聞之泣下。曰。諸辟皆愚無知。且非陛下一一親讞者。妾度陛下心。卽親讞。猶以不得情是懼。矧但所司審慮。豈盡無寃耶。陛下宜敬慎求可矜宥者全活之。以稱好生之仁耳。自是於刑曹爰書。朕一經詳覽竟。后必勉朕再閱。曰。民命至重。死不可復生。陛下幸留意參稽之。不然。彼將奚賴耶。且每曰與其失入。毋寧失出。以寬大諫朕如朕心。故重辟獲全大獄末減者甚衆。或有更令覆讞者。亦多出后規勸之力。嗟夫。朕日御萬幾。藉后內助。故得安意綜理。今復何恃耶。寧有協朕意如后者耶。諸大臣有偶干罪戾者。朕或不樂。后詢其故。諫曰。斯事良非妾所敢預。然以妾愚。謂諸大臣卽有過。皆爲國事。非其身謀。陛下曷霽威詳察。以服其心。不則諸大臣弗服。卽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嗚呼。乃心在邦國。繫臣民如后。豈可多得哉。后嘗因朕免視朝。

請曰。妾未諳朝儀何若。朕諭以祇南面受羣臣拜舞耳。非聽政也。后進曰。陛下以非聽政。故罷視朝。然羣臣舍是日。容更獲覲天顏耶。願陛下毋以倦勤罷於是因后語頻視朝。后每當朕日講後。必詢所講。且曰。幸爲妾言之。朕與言章句大義。后輒喜。間有遺忘不能悉。后輒諫曰。妾聞聖賢之道。備於載籍。陛下服膺默識之。始有裨政治。否則講習奚益焉。朕有時蒐狩親騎射。后必諫曰。陛下藉祖宗鴻業。講武事。安不忘戰。甚善。然馬足安足恃。以萬邦仰庇之身。輕於馳騁。妾深爲陛下危之。蓋后之深識遠慮。所關者切。故値朕騎或偶蹶。輒忪然於色也。后自入宮掖數年。行已謙和。不惟能敬承皇太后。卽至朕保姆往來。晉接以禮。亦無敢慢。其御諸嬪嬙。寬仁下逮。曾乏纖芥忌嫉意。善則奏稱之。有過則隱之。不以聞於朕所悅。后亦撫恤如子。雖飲食之微。有甘毳者。必使均嘗之。意乃適。宮闈眷屬。小大無異視。長者媪呼之。少者姊視之。不以非禮加人。亦不少有誶詬。故凡見者。蔑不歡悅。藹然相親。値朕或譴責女侍宮監之獲罪者。必爲拜請曰。此曹蠢愚。安知上意。陛下幸毋怒。是瑣瑣者。亦有微長。昔不於某事曾効

力乎。且冥行干戾。臧獲之常也。更委曲引喻。俟朕意解乃止。后天性慈惠。凡朕所賜賚。必推施羣下。無所惜。封皇貴妃有年。乃絕無儲蓄。崩逝後。諸含殮具皆皇太后所預治者。視他宮侍亦無少差別。均被賜予。故今宮中人哀痛甚篤。至欲身殉者數人。初、后父病故。聞訃哀怛。朕慰之。抆淚對曰。妾豈敢過悲。厪陛下憂。所以痛者。悼答鞠育恩耳。今既亡。妾衷愈安。何者。妾父情性夙愚。不達大道。有女獲侍至尊。榮寵已極。恐自謂復何懼。所行或不韙。每用憂念。今幸以時終。荷陛下恩。卹禮至備。妾復何慟哉。因遂輟哀。後復有兄之喪。時后屬疾。未使聞。后謂朕曰。妾兄其死矣。曩月必再遣妾嫂來問。今久不至。可知也。朕以后疾。故仍不語以實。慰安之。后曰。妾兄心矜傲。在外所行。多不以理。恃妾母家。恣要脅。容有之。審爾。詎止辱妾名。恐舉國謂陛下以一微賤女。致不肖者肆行罔忌。故夙夜憂懼。寢食未敢寧。今幸無他故。歿足矣。妾安用悲爲。先是后於丁酉冬生榮親。初、后於朕偶有未稱旨者。朕或加譙讓。始猶申己意以明無過。及讀史至周姜后脫簪待罪事。翻然悔曰。古賢后身本無諐。尚待罪若彼。我往曾申辨。殊

違咯順之道。嗣即有宜辨者。但引咎自責而已。后之恭謹遷善如此。后性至節儉。衣飾絕去華采。即簪珥之屬。不用金玉。惟以骨角者充飾。所誦四書及易。已卒業。習書未久。天資敏慧。遂精書法。后素不信佛。朕時以內典禪宗諭之。且爲解心經奧義。由是崇敬三寶。栖心禪學。參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語。每見朕。即舉之。朕笑而不答。后以久抱疾。參究未能純一。後又舉前語。朕一語答之。遂有省。自嬰疾後。但凭几倚榻。曾未偃臥。及疾漸危。猶究前說。不廢提持。故崩時言動不亂。端坐呼佛號。噓氣而化。顏貌安整。儼如平時。嗚呼。足見后信佛法究心禪教之誠也。先是后初病時。恆曰。皇太后眷吾極篤。脫不幸病終不瘳。皇太后必深哀戚。吾何以當之。故遇皇太后使來問安否。后必對曰。今日少安。一日朕偶值之。問曰。若今疾已篤。何以云安也。后曰。惡可以妾病遺皇太后憂。我死。乃可聞之耳。洎疾甚。彌留。朕及今皇后諸妃嬪眷屬環視之。后曰。吾體殊委頓。殆將不起。顧此中澄定。亦無所苦。獨念以卑微之身。荷皇太后暨陛下高厚恩。不及酬萬一。妾沒後。陛下聖明。必愛念祖宗大業。且皇太后在上。或不至

過慟。然亦宜節哀自愛。惟皇太后慈衷肫切。必深傷悼。奈何。思及此。妾即死。心亦弗安耳。旣復謂朕曰。妾亡。意諸王等且必皆致賻。妾一身所用幾何。陛下誠念妾。與其虛縻無用。孰若施諸貧乏爲善也。復囑左右曰。我逝後。東體者甚毋以華美。皇上崇儉約。如用諸珍麗物。違上意。亦非我素也。曷若以我所遺者。爲奉佛誦經需。殊有利益耳。故今殮具。朕重逆后意。槪以儉素。更以賻二萬餘金施諸貧乏。皆從后意也。凡人之美。多初終易轍。后病閱三歲。雖容瘁身癯。仍時勉謂無傷。諸事尤備。禮無少懈。後先一也。事今后克盡謙敬。以母稱之。今后亦視后如娣。十四年冬。住南苑。皇太后聖體違和。后朝夕奉侍廢寢食。朕爲皇太后禱於上帝壇。旋宮者再。今后曾無一語奉詢。亦未曾遣使問候。是以朕以今后有違孝道。諭令羣臣議之。然未令后知也。後后聞之。長跪頓首固請曰。陛下之責皇后是也。然妾度皇后斯何時。有不憔悴憂念者耶。特以一時未及思。故失詢問耳。陛下若遽廢皇后。妾必不敢生。陛下幸垂察皇后心。俾妾仍視息世間。即萬無廢皇后也。前歲今后寢病瀕危。朕躬爲扶持供養。今后宮中侍御。倘

得乘間少休。后則五晝夜目不交睫。且時爲誦書史。或常譚以解之。及離側出寢門。即悲泣曰。上委我候視。倘疾終不痊。奈何。凡後事。咸躬爲蕆治。略無倦容。今年春。永壽宮始有疾。后亦躬視扶持。三晝夜忘寢興。其所以慇慇慰解悲憂。預爲治備。皆如待今后者。后所製衣物。今猶在也。悼妃斃時。后哭之曰。詔年入宮。胡不於上久効力。遂遽天喪耶。悲哀甚切。踰于倫等。其愛念他妃嬪。舉此類也。故今后及諸妃嬪皆哀痛曰。與存無用之軀。孰若存此賢淑。克承上意者耶。吾輩曷不先后逝耶。今雖存於上奚益耶。追思夙好。感懷舊澤。皆絕葷誦經。以爲非此不足爲報云。后嘗育承澤王女二人安王女一人於宮中。朝夕鞠撫。慈愛不啻所生。茲三公主擗踊哀毀。人不忍聞見。宮中庶務。曩皆擗經理。盡心檢核罔不當。雖未晉后名。實后職也。第以今后在。故不及正位耳。自后崩後。內政叢集。待命於朕。用是愈念后悲感不能自止。因歎朕伉儷之緣。殊爲不偶。前廢后容止足稱佳麗。亦極巧慧。乃處心弗端。且嫉甚。見貌少研者。即憎惡。欲置之死。雖朕舉動。靡不猜防。朕故別居。不與接見。且朕素慕簡朴。廢后則僻嗜奢侈。

凡諸服御。莫不以珠玉綺繡綴飾。無益暴殄。少不知惜。當膳時。有一器非金者。輒怫然不悅。廢后之行若是。朕含忍久之。鬱慊成疾。皇太后見朕容漸瘁。良悉所由。諭朕裁酌。故朕承慈命廢之。及廢宮中人無一念之者。則廢后所行。久不稱衆意可知矣。今后秉心淳樸。顧又乏長才。洎得后才德兼備。足毗內政。諧朕志。且奉事皇太后。恪共婦道。皇太后愛其賢。若獲瓌寶。朕懷亦得舒。夙疾良已。故后崩。皇太后哀痛曰。吾子之嘉耦。即吾女也。吾冀以若兩人永偕娛我老。茲后長往矣。孰能如后事我耶。孰有能順吾意者耶。即有語。孰與語耶。孰與籌耶。欲慰勉朕。即又曰。吾哀已釋矣。帝其毋過傷。然至今淚實未嘗少止也。見今后及諸妃嬪哭后之慟。諭曰。若輩勿深哀。曷少自慰。乃一時未有應者。皇太后泫然淚下。朕曰。若皆無心者乎。胡竟無一語耶。蓋追惜后之淑德。爲諸人所難及。故每曰。諸妃嬪可勿來。重傷我心。於此益見念后之至也。抑朕反覆思后所關之重。更有不忍言而又不能自止者。皇太后雅性脩潔。雖尋常起居細節。亦必肅然不肯苟且。如朕爲皇太后親子。凡孝養之事。於理更有何忌。但以朕乃男

子。故當有引嫌不能親及者。故惟恃后敬奉。能體皇太后。卽皇太后千秋萬歲後。諸大事俱后經治是賴。今一朝崩逝。後脫遇此。朕可一一預及之乎。將必付之不堪委託之人。念至於茲。朕五中摧痛。益不能不傷痛無已矣。后持躬謹恪。翼贊內治。殫竭心力。無微不飭。於諸務孜孜焉罔弗周詳。且慮父兄之有不率。故憂勞成疾。上則皇太后慈懷軫惻。今后悲悼逾常。下則六宮號慕。天下臣民。莫不感痛。惟朕一人。撫今追昔。雖不言哀。哀自至矣。嗚呼。是皆后實行。一辭無所增飾。非以后崩逝。故過於軫惜爲虛語。后嫺素著。筆不勝書。朕於傷悼中。不能盡憶。特撮其大略狀之。俾懿德昭垂。朕懷亦用少展云爾。

世祖乳母封奉聖夫人

明熹宗卽位。封乳保客氏爲奉聖夫人。而本朝亦有之。康熙丁巳七月二十五日。特封世祖之乳母樸氏爲奉聖夫人。頂帽服飾。照公夫人例。自是以後。常有乳母之封。外廷諸臣且有不知其姓氏者。

世祖有廢后

順治乙未八月。世祖諭禮部云。自古立后。皆愼重遴選。使可母儀天下。今后乃睿王於朕幼時。因親定婚。未經選擇。宮闈參商。已歷三載。淑善難期。不足仰承宗廟之重。謹於八月二十五日。奏聞皇太后。降爲靜妃。改居側宮。

聖祖停止漢官命婦入宮之例

皖中某氏。某氏國初皆爲漢族大家之一。世爲婚姻。康熙時。某爲首輔。次子某京卿。娶於某。有國色。會皇太后萬壽。預詔漢官命婦。隨滿人一體入宮叩祝。屆期。在京漢族命婦之貴顯者。皆入朝。兩家婦女亦盛飾而往。禮畢。皇太后命賜讌內廷。讌畢。相率乘肩輿歸。及抵家。則某京卿妻者。衣飾猶是。面目全非。蓋已易一人矣。兩家心知其故。然不敢言。旋爲聖祖所知。漢官婦女入宮之例。遂著永遠停止。

聖祖廢理密親王

理密親王允礽。聖祖諸子中之嫡而長者也。直郡王允禔最長。然非嫡出。故立允礽爲皇太子。命大學士張英教之。又令扈從巡狩。講解性理。然諸王覬覦儲

位。允禔意尤顯。乃令蒙古喇嘛呪詛允礽。用魔術以厭之。由是允礽性貪暴。甚至窺伺乘輿。狀類狂疾。康熙戊子。詔廢幽禁。旋因究得允禔用魔術事。己丑。復立之。而允礽性情如故。乃復廢之。自此不再言建儲事矣。

康熙以後。旣不立儲。高宗以皇次子永璉爲孝賢后所生。特書名。封貯於正大光明殿扁中。未幾薨。謚曰端慧太子。復以皇七子永琮亦爲嫡出。隱有書名之意。而永琮又薨。孝賢后傷悼過甚。不數年崩。

高宗有廢后

高宗繼后那拉氏隨侍孝聖后南巡。忽自翦髮。失其常度。中途送還京師。滿俗最忌翦髮。高宗諭旨。謂本應廢立。以其繼位中宮。故優容之。越數年薨。命以皇貴妃禮治喪。不得祔廟。或謂后爲尼於杭州。誤也。

高宗納銀妃

銀妃。山東青州人。乳名珠兒。父某諸生。年五十六生銀妃。未二年而父死。母以家貧。不及卒養。乃送與同里黃氏爲義女。故笄後倘承黃姓。黃故望族。加以珠

兒有豔名。媒妁遂相屬於道。黃氏悉婉謝之。珠兒嘗語所親曰。所貴美女者。當屏絕男子耳。明珠白璧。豈可使有瑕玷哉。於是豔名益著。乾隆某年。高宗南巡。經魯境。有繩珠兒之美者。默誌之。及回鑾。手諭魯撫。命與黃婉商。欲迎珠兒入宮。魯撫奉諭造黃。出手諭。黃北向叩首應命。次日。輦珠兒入都。高宗安置之於坤寧宮。復恐太后知。又匿之於四知書屋。某夕。喧言珠兒承恩。敕封銀妃。佩符矣。一日。黃夤緣某監入乾清宮。高宗偶見之。問何人。黃伏地不語。內監奏爲銀妃父黃某。親送銀妃入都者。高宗命回魯。詔之曰。已有密旨至濟南矣。黃返。則居宅一新。又有良田美池。簿錄萬數。文武官皆郊迎。請聖安。黃至是遂以富稱於鄉。珠兒初入宮。禮節未諳。夜闌。輒背燈暗泣。或以奏聞。特旨慰之。某夜。偶以事忤。高宗大憤。徑出宮。人皆爲之危。少選。復來昵之。越數年。征回部。獲香妃。香妃初入。與銀妃同宮。居未久。香妃遷他宮。高宗時幸之。有所賜。亦優於銀妃。香妃死。高宗大哭至病目。而棄銀妃若敝屣矣。然此實道路傳聞之傅會。未可信也。

高宗斥秀女

高宗嘗選秀女。忽見地上現粉印若蓮花。推問。有一女雕鞋底作蓮花形。中實以粉。故使地上蓮花隨步而生。上怒。遽令內監逐之。

宣宗立文宗爲太子

道光庚戌正月。宣宗違豫久。猶日至奉三無私。四字別殿名召見辦事。十三日。召見愼德堂。廬宮名僅軍機大臣大學士祁寯藻、杜受田、尚書何汝霖、侍郎陳孚恩、季芝昌五人。語良久。十四日。卯初。諸臣甫入直。已傳旨召對。凡十人。蓋定郡王載銓。及軍機大臣五人。御前大臣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科爾沁王僧格林沁三人。暨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尚書文慶也。宣宗冠服端坐。命至榻前。告以立文宗爲皇太子。須臾。文宗入。宣宗取緘匣硃旨傳示。並諭勉諸臣。畢。各退。文宗命軍機大臣五人同閱章奏。移時甫還直廬。忽急宣趨入。驚聞大行皇帝龍馭上賓矣。

宣宗殺宮眷

道光中。某夜。宣宗在乾清宮。盛怒。厲聲呵斥。立召值班侍衞王某入宮門。授以寶刀。令一宮監帶至某宮第幾室。於牀上取一宮眷首覆命。不知其爲何事也。

文宗傳位之異聞

恭王爲宣宗第六子。天姿穎異。宣宗極鍾愛之。恩寵爲皇子冠。幾奪嫡者數。宣宗將崩。忽命內侍宣六阿哥。適文宗入宮。至寢門請安。聞命惶惑。疾入侍。宣宗見之微歎。昏迷中。猶問六阿哥到否。迨王至。駕已崩矣。文宗卽位。恭王被嫌。命居圓明園讀書。咸豐庚申。海氛日急。文宗幸熱河。王從扈。卒柄大政。蓋不預外事已十年矣。

文宗保全奕訢

宣宗倦勤時。以恭王奕訢最爲成皇后所寵。嘗預書其名。置殿額內。有內監在階下窺伺。見末筆甚長。疑所書者爲奕訢。故其事稍聞於外。宣宗知而惡之。乃更立文宗。成皇后後宣宗崩。病篤時。文宗侍側。后昏瞀。以爲奕訢。乃執其手而謂之曰。阿媽（滿語呼父爲阿媽呼母爲額尼）本意立汝。今若此。命也。汝宜自愛。旋悟爲文宗。窘

極。文宗乃叩頭自誓。必當保全奕訢。及穆宗以沖幼嗣立。奕訢遂長軍機。秉政。

琳皇貴太妃留居禁中

醇賢親王母琳皇貴太妃烏雅氏。性賢明。文宗卽位。王分府於太平湖畔。太妃例應歸府。文宗甚尊敬之。故仍居宮中。

文宗有五春之寵

文宗喜園居。年例正初入園。冬至始還宮。園中傳有五春之寵。所謂天地一家春者。乃孝欽后所居。其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牡丹春。皆漢女分居之。

文宗忌辰

七月十七日。爲文宗忌辰。十五日早。全宮移居西苑。以百僧誦經。超度孤魂。夜。孝欽后率宮眷乘船游湖。製荷花式燈。中插一燭。放於水面。意在放光明於夜間。使鬼魂得以來享也。此月中。宮眷皆不得衣鮮衣。惟深藍淺藍二色。孝欽則黑服。手巾同色。每月朔望。例戲亦停。亦不奏樂。十七日早。孝欽跪於文宗神座前。哭泣良久。宮中皆禁葷。齋戒三日。以表誠敬。

穆宗惜洋貨

侍郎夏同善值毓慶宮。伴穆宗讀。嘗褱一計時表。私視之。爲上所見。詢是何物。侍郎直對。穆宗取而碎之。曰無是物。卽不知時耶。殆以熱河之恥。痛切於心。藉以抒其積憤歟。

穆宗微行

穆宗嘗微服出游。湖南舉人某以候試居會館。與曾國藩邸舍相望。一日午睡。見有少年入。就案視其文。以筆塗抹殆遍。匆匆卽去。怪而詢諸僕。僕曰。此曾大人之客也。曾大人出外未回。故信步至老爺處耳。曾歸。舉人白其狀。曾大驚。曰。此今上也。舉人駭甚。不敢入春闈。卽日束裝歸。又嘗至琉璃廠購玉版宣。以瓜子金抵其值。肆夥辭不受。乃囑其隨往取銀。至午門。不敢入。棄紙倉皇遁。翌日。遣小監如數償之。又嘗自稱江西拔貢陳某。與毛昶熙遇於酒肆。微笑點首。毛趨出。亟告步軍統領。以勇士密隨左右。相傳如此。不足信也。

穆宗賓天之異聞

穆宗爲孝欽后所出。世皆知之。或曰。實文宗後宮某氏產。時孝欽無子。乃育之。潛使人酖其母。而語文宗以產子月餘矣。文宗聞之大喜。因命名曰載淳。封孝欽爲貴妃。其後文宗遺命。以載漪承大統。時載垣等扈蹕熱河。膺顧命。知孝欽必專政。謀輔幼主。宣言上非孝欽所生。孝欽怒。與恭親王奕訢謀誅載垣。自是。遂無人敢言上之自出矣。穆宗既長。微聞之。乃陰求其生母遺像。孝欽大懼。以毒物密置食物中。遂暴崩。外廷不知。遂以爲痘耳。或曰。穆宗疾大漸。召軍機大臣李鴻藻。鴻藻至。立命入。時孝哲后侍。將引避。穆宗止之曰。勿爾。師傅爲先帝老臣。汝乃門生媳婦。吾方有要言。何用迴避耶。鴻藻免冠伏地。不敢仰視。穆宗曰。師傅快起。此猶講禮時耶。因執其手曰。朕不起矣。鴻藻失聲哭。孝哲亦哭。又止之曰。此非哭時。因顧孝哲曰。朕脫不諱。必立嗣子。卿意誰屬。盍速言之。孝哲曰。天下多故。國賴長君。實不願居太后之虛名。貽宗社以實禍也。穆宗莞爾曰。汝能知大義。吾無憂矣。乃與鴻藻謀。以貝勒載囗最賢。令入承大統。口授遺詔。命鴻藻卽御榻側書之。凡千餘言。所以防閑孝欽者甚至。詔草成。穆宗閱之。謂

鴻藻曰。甚善。師傅可休息。明日或猶得一見也。鴻藻既出宮。戰栗無人色。恐爲孝欽知。將不利。復馳詣孝欽宮門請急對。孝欽召入。出詔草袖中以進。孝欽閱畢大怒。碎其紙。擲之地。叱鴻藻出。旋命斷御前醫藥飲膳。不得入乾清宮。移時報上崩矣。或曰。穆宗患疸。孝哲怨懟孝欽於帝前。穆宗慰之曰。卿暫忍之。終有出頭日。時孝欽竊聽良久。遽入捽孝哲髮。將杖之。穆宗睹狀。驚暈去。及醒。疸潰。遂崩。

德宗自述

德宗嘗語宮眷德菱女士曰。西人對朕之評論若何。甚願聞之。知彼必視朕如小兒也。德菱曰。外人咸信聖躬大安。德宗曰。外人有所誤會。皆是朝廷守舊之故。朕無機會宣布意旨。或有所作爲。故皆不知朕。朕惟作人之傀儡耳。以後如再詢及。儘可告以實情。朕有意振興我國。奈不能自主。此固爾所知者。至於太后。卽有本領改革。亦不願做。朕知離眞正改革之期甚遠。倘能如歐洲之皇帝。赴各處游歷。自是最好。然今日萬不能行耳。德菱曰。聞有某郡主。欲觀聖路易

賽會。果往。亦可藉知外國各事。與我國異點之所在。德宗曰。此事向未允准。未必竟能實行。惟朕極願游歷歐洲。自爲考察也。

德宗繼統

同治甲戌十二月。穆宗大漸。孝貞孝欽兩太后召惇親王奕誴。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詳等入。孝欽后泣語諸王曰。帝疾不可爲。繼統未定。誰其可者。或言溥倫長。當立。惇親王曰。溥倫疏屬不可。孝欽曰。溥字輩無當立者。奕譞長子。今四歲矣。且至親。予欲使之繼統。蓋醇親王嫡福晉。乃孝欽后妹也。孝欽利幼君可專政。儻爲穆宗立後。則已爲太皇太后。雖尊而疏。故欲以內親立德宗也。諸王不敢抗議。遂定。是日。穆宗崩。德宗入居宮中。遂卽位。兩太后旨略謂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承繼文宗。入承大統。俟生有皇嗣。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改元光緒。醇親王疏言。臣侍從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時値天下多故。嘗以整軍經武期睹中興盛事。雖肝腦塗地。亦所甘心。何圖昊天不弔。龍馭上賓。臣前日瞻仰遺容。五內崩裂。已

覺氣體難支。猶思力濟艱難。盡事聽命。忽蒙懿旨擇定嗣皇帝。倉猝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身戰心搖。如痴如夢。致觸犯舊有肝疾等病。委頓成廢。惟有哀懇皇太后恩施格外。許乞骸骨。使臣受幈幪於此日。正邱首於他年。則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鴻施於無旣。旋諭令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具奏。詔准醇開去各差。以親王世襲罔替。醇奏辭。不許。兩太后遂垂簾聽政。初、穆宗寢疾時。羣疑弘德殿行走翰林院侍講王慶祺導帝冶游。致疾不起。御史陳彝假他事劾之。並謂街談巷議無據之詞。未敢瀆陳。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證。若再留禁廷之側。爲患不細。非獨有玷班行而已。詔褫慶祺職。封穆宗皇后爲嘉順皇后。即孝哲后也。李鴻藻徐桐翁同龢廣壽請開去弘德殿行走。許之。罪總管太監張得喜等。戍黑龍江。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奏。略謂大行皇帝冲齡御極。蒙兩宮皇太后垂簾勵治十有三載。天下底定。海內臣民方將享太平之福。詎意大行皇帝皇嗣未舉。一旦龍馭上賓。凡食毛踐土者。莫不籲天呼地。幸賴兩宮皇太后坤維正位。擇繼咸宜。以我皇上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並欽奉懿旨俟嗣皇帝

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爲嗣。仰見兩宮皇太后宸衷經營承家原爲承國。聖算悠遠。立子即是立孫。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即大行皇帝統緒。亦得相承勿替。計之萬全。無過於此。請飭下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頒立鐵券。用作弈世良謀。奉兩宮懿旨。前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業經明白宣示。茲據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奏請飭廷臣會議頒立鐵券等語。冒昧瀆陳。殊堪詫異。廣安著傳旨申飭。孝哲后本失愛於孝欽。穆宗病。孝欽以其不能防護。掌責之。又以孝欽不爲穆宗立後。以寡嫂居宮中。滋不適。乃仰藥殉焉。光緒甲子四月。命翁同龢夏同善授讀毓慶宮。御史潘敦儼請表揚孝哲后。以光潛德。詔稱孝哲毅皇后已加謚號。豈可輕議更張。該御史率行奏請。已屬糊塗。并敢以無據之詞。登諸奏牘。尤爲謬妄。下吏議奪職。丙寅三月庚午。葬穆宗孝哲后於惠陵。吏部主事吳可讀先以御史請誅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言過戇。落職。穆宗登極。起廢員用主事。可讀慮大統授受之間。類多變故。鑒宋太宗明景帝之故事。思以尸諫。而堅爲穆宗立後之信。乃請於吏部長官。隨赴惠陵

襄禮。還次薊州馬伸橋三義廟。於閏三月五日之夜。飲毒畢命。遺疏請吏部長官代奏。自稱罪臣以聞。吏部以其疏上。詔言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後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此次吳可讀所奏。前降旨時。卽是此意。着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吳可讀原摺會同妥議具奏。可讀遺言葬薊州。謂出薊州一步。卽非死所。旋有徐桐翁同龢潘祖蔭連銜一疏。寶廷黃體芳張之洞李端棻各一疏。均付王大臣併議。四月。禮親王世鐸等奏。遵旨於本月初一日齊赴內閣。將可讀奏摺公同閱看。據奏內有仰乞我皇太后再降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等語。臣等恭查雍正七年上諭有曰建儲關係宗社民生。豈可易言。我朝聖聖相承。皆未有先正青宮而後踐天位。乃開萬世無疆之基業。是我朝之國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欽此。跪誦之下。仰見我世宗憲皇帝詒謀之善。超亘古而訓來茲。聖諭森嚴。所宜永遠懍遵。伏思繼統與建儲文義似殊而事體則一。建儲大典。非臣子所敢參議。則大統所歸。豈臣下所得擅請。我皇上纘承大位。天眷誕膺。以文宗之統

爲重。自必以穆宗之統爲心。將來神器所歸。必能斟酌盡善。守列聖之成憲。奉天下以無私。此固海內所共欽。而非此時所得預擬者也。況我皇太后鞠育恩深。宗社慮遠。前者穆宗龍馭上賓時。業經明降諭旨。俟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懿訓煌煌。周詳愼重。是穆宗毅皇帝將來繼統之義。已早賅於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何待臣下奏請。吳可讀以大統所歸。請旨頒定。似於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於皇太后前次所降之旨。亦尙未能細心仰體。臣等公同酌議。應請毋庸置議。旋奉兩宮懿旨。前於同治十三年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原以將來繼緒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第我朝聖聖相承。皆未明定儲位。彝訓昭垂。允宜萬世遵守。是以前降諭旨。未將繼統一節宣示。具有深意。吳可讀所請頒定大統之歸。實與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將來誕生皇子。自能愼選賢良。纘承統緒。其繼大統者。爲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憲。示天下以無私。皇帝亦必能善體此意也。所有吳可讀原奏。及王大臣等會議摺。徐桐翁同龢潘祖蔭聯銜摺。寶廷

張之洞各一摺。並閏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諭旨。均著另錄一分。存毓慶宮。至吳可讀以死建言。孤忠可憫。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議卹。

德宗習英文及與德菱女士之談話

宮眷德菱女士。於夏季日以一小時教德宗英文。德宗能強記。進步亦速。雖口音不甚清。而不久卽能誦讀本中之短篇故事。且兼習古字花字。孝欽后覩之。亦喜曰。我也想學。但讀兩課後。卽不耐煩矣。一日。德宗語德菱曰。汝勸太后行新政。朕未見如何有效。德菱曰。菱入宮已見多事。新建之殿。亦其一也。德宗聞之。皆以爲不足道。曰。至正當之時。或有用汝處。言畢。有沈吟不定之狀。

德宗在瀛臺之起居

德宗幽居瀛臺。所居爲涵元殿。僅三楹。每楹不過方丈。其對面之扆香殿。爲隆裕后所居。南北寬不過八尺。德宗偶一登樓遠望。或有吁嘆聲。宮監卽密報孝欽后。其地四面皆水。水闊一丈五尺餘。有吊橋。日間放下。夜拽起。光緒戊戌冬。某日大雪。孝欽在慈寧宮。命小內監某。攜狐裘一襲。送瀛臺賜德宗。諭曰。爾持

以與帝言爲老佛爺所賜。衣料雖非緞類。鈕扣皆金所製。須連續言之。帝有何語。歸卽報我。內監領命去。以袭進帝。如孝欽旨。德宗曰。吾知之。某連言不絕。怒曰。吾知之矣。死未得其時與地耳。歸報太后可也。

兩宮先後升遐

光緒戊申十月十九日。迎醇王載灃之子入宮。時孝欽后已病篤。尙召至牀前。明日。德宗賓天。樞臣草遺詔。孝欽扶病披閱。又明日。孝欽上仙。蓋兩宮升遐。相去僅二日耳。

宣統帝入嗣

光緒戊申。兩宮病篤。十月某日午。召樞臣世續張之洞那桐入。奕劻適謁東陵。孝欽后詢諸臣擇近支王子入宮讀書事。諸臣莫敢言。世續奏曰。太后擬選儲爲社稷萬世計。此周文武之用心。甚盛甚盛。惟今內憂外患交乘洊至。奴才不敏。竊以爲宜選擇年長者。（定制親王以下滿員稱奴才宣統初革除）孝欽拍牀怒詈曰。此何等重事。而若敢妄言。張之洞曰。世續承太后垂詢。臣亦據愚慮約言之。立儲自宜承宸

斷。孝欽默然良久。徐言載灃子溥儀尚可。但年稚耳。須教之。爾等議所可者。之洞曰。載灃懿親賢智。使攝政。當無誤。引國初睿親王輔導事證之。孝欽曰。得之矣。趣擬詔。之洞謂弈劻東陵卽旋。請翌晨進呈。孝欽促卽下詔。次晨。弈劻輕輿抵宮門。諸人達孝欽意。弈劻攢眉曰。方今國家多難。選儲似宜年長者。諸人邀弈劻入對自陳之。既見孝欽。索閱草詔畢。去趣下詔。布天下。弈劻卒未敢言。宣統帝入宮時。醇王太福晉大哭。以爲殺我子復戕我孫。雖擁皇帝虛名。實等終身圈禁耳。抱宣統帝不釋手。經諸臣婉勸。謂不可抗旨。始由侍衛及諸王公大臣擁之去。

美人述宮事

美醫古力架曾入宮。爲宣統帝診疾。出而語人曰。帝食燕窩太多。致不消化。喉吻奇渴。故頻頻飲茶。帝臥床極大。足容五六人。晨六時卽起而啖飯。然後往謁隆裕后。日夜保抱者。爲宮人張氏。年約四十餘歲。並教其寫字。張爲孝欽后生時所選用者。卽臥帝床側。帝室多置奇物古玩。以供娛賞。

孝貞后嫻禮法

孝貞后工文翰。嫻禮法。容色冠後宮。先爲貴妃。孝德后崩。遂正位文宗幾暇。偶以遊宴自娛。婉言規諫。未嘗不從。外省軍報及廷臣奏疏之寢閣者。聞孝貞一言。無不立卽省覽。妃嬪偶遭譴責。皆爲之調停。旋蒙恩眷。咸豐庚申。英法聯軍入京。恭王留守。文宗倉皇攜后妃奔熱河。聖意不樂。因御書且樂道人四字。命張諸行殿。孝貞執不可。云、天子一日二日萬幾。安有自求逸樂之理。今雖蒙塵。尤不宜有此。親督內侍去之。次年秋崩。是時穆宗生已六歲。孝欽后以子貴。已並位稱太后矣。坐朝穆宗中位。孝貞孝欽坐幙中。朝臣跪於地氈。內臣並稱曰東太后西太后。東后謂孝貞。蓋以坐位名之也時孝貞二十七歲。少孝欽一年。而容貌如五十外人。服御簡樸。一若寒素。當孝欽初得幸時。文宗常晏起。故事、帝宿某處。御某人。有册籍報后。不合格者。杖斥內監之承伺者。屆時於寢門外誦祖訓。帝必披衣起而跪聽。出朝乃止。丙辰春。文宗宿孝欽所。數日不視朝。孝貞諗其故。乃頂祖訓至宮。正跪。命人請皇帝起。聽訓。文宗亟止之。曰。予卽聽朝。勿誦訓。逮出朝。少時卽退。問后何在。或對御坤寧宮。坤

寧宮者。皇后行大賞罰之所也。文宗至。則孝貞坐於中。孝欽跪於下。孝貞歷數其過。將杖辱之。文宗大呼曰。請皇后免責。渠已有娠矣。孝貞下座。曰、帝胡不蚤言。吾之杖伊。遵祖制也。受杖墮娠。失祖訓矣。皇上春秋雖盛。儲宮未備。吾安可守一訓。而失列祖列宗萬世之遺意哉。因涕泣久之。及與孝欽后垂簾聽政。首簡恭王入軍機處。時國人稱孝貞優於德。而大誅賞大舉錯。實主之。孝欽優於才。而判閱奏章。裁決庶務。及召對時。諮訪利弊。悉中竅會。孝貞見大臣。吶吶如不出諸口。有奏牘。必孝欽爲誦而講之。或竟月不決一事。然至軍國大計所關。及用人之尤重大者。孝貞偶行一事。人皆額手稱頌。同治初元。鑒曾文正公之賢。自兩江總督簡授協揆。迨何桂清失陷封疆。厥罪甚重。刑部已論斬矣。濬乞同鄉同年及同官京朝者十七人上疏救之。朝廷幾爲所惑。孝貞后獨納太常寺卿李棠階之奏。命斬桂清以警逃將。全國爲之震肅。尋以李棠階碩望名儒。命爲軍機大臣。一歲中遷至尚書。其後頗多獻替。勝保以驕蹇貪淫。逮下刑部獄。亦用棠階言賜死。蘇浙之復也。曾李左錫封侯伯。實出孝貞意。及太監安得

海稍稍用事。潛出。過山東。巡撫丁寶楨刼奏之。孝貞問軍機大臣以祖制。大臣對言當斬。卽命就地正法。孝欽性警敏。銳於任事。孝貞悉以權讓之。穆宗孝事孝貞。能先意承志。孝貞撫之。亦慈愛備至。故上亦終身孺慕不少衰。雖孝欽爲上所自出。無以逾也。

孝哲后爲穆宗所敬禮

孝哲后爲承恩公崇綺女。同治壬申。與鳳秀之女同選入宮。時年十九。而鳳女年十四。孝欽后欲立鳳女。孝貞后欲立孝哲。相持不決。召穆宗自定之。如孝貞旨。遂立之爲中宮。封鳳女爲慧妃。孝欽大不懌。諭穆宗曰。慧妃賢明。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嫻禮節。皇上毋得輒至中宮。致妨政務。而陰使內監監視之。穆宗意亦不懌。然孝哲氣度端凝。不苟言笑。穆宗始終敬禮。宮中無事。恆舉唐人詩以試之。輒應口背誦。穆宗益喜伉儷綦篤。雖燕居。曾無褻容狎語。孝貞尤甚鍾愛之。而孝欽則大忿。孝哲入見。從不假以辭色。旣失歡。又遭穆宗賓天之變。獨處宮中。益鬱鬱。孝貞時召與語。力撫慰之。

或曰。穆宗升遐時。孝哲力爭立嗣。孝欽意已定。鴻藻方入內。孝哲向之泣告。且謂之曰。此事他人可勿問。李大臣。先帝之師傅。當獨力維持。我今爲此大事。給師傅磕頭。鴻藻亟退避。卒緘默無言。

孝欽后自述

孝欽后嘗語人曰。我自幼受苦。父母不愛我。而愛我妹。入宮後。宮人以我美。咸妬我。但皆爲我所制。文宗專寵我。迨後皇子生。我之地位更鞏固矣。惟以後又交否運。咸豐末年。文宗臥病。外兵入城。燒圓明園。我避難熱河。時予年尚輕。文宗病危。皇子又小。東宮之姪。乃一壞人。謀奪大位。勢甚危急。予抱皇子至文宗牀前。問大事如何辦理。文宗不答。予復告以兒子在此。文宗始張目答曰。自然是彼接位。語畢。卽賓天矣。予見大事已定。心始安。然彼時雖極悲痛。以爲猶有穆宗可倚。孰意穆宗至十九歲。遽又夭折。自此予之境遇大變。希望皆絕。東宮又與予不和。越數年。東宮去世。今上初入宮時。方三歲。瘦弱多病。其父母不敢給以食物。汝等知其父卽醇王否。其母爲我之妹。我妹之子。卽與我親生者無

異。故決意立之也。

據李蓮英言。外國教士以藥給我國人服食。故我國人心變壞。在初入教時。教士每假意令人細思。表面故作不強人入教之態度。我國小兒輒被騙去挖眼睛作藥。

汝等知義和團因何起事。蓋從教者恃教爲護符。橫行鄉里。故義和團起而復仇。但行爲亦太過。在京縱火圖財。不問是否教民。概被亂刼。汝等要知從教者乃極壞之人。每強奪他人田產。外國教士偏信袒護。不問事之是非情理。凡教徒犯罪。見官不跪。放肆無禮。不服國法。外人信一面之辭。強迫官吏釋放罪人。眞是不平已極。我看我國上等好人。亦未必入教也。

康有爲擬設法使皇帝歸教。然我在總不能允。外國之海陸軍及機器。我亦稱之。但文化禮俗。總是我國第一。外間多謂庚子年。政府與義和團通同一氣。其實不然。我知以後必貽禍。故頒發上諭。飭兵勦拿。奈其時。事已不可收拾矣。我本決意不出宮。一老婦耳。生死何足介意。而端王瀾公勸予卽行。復以喬妝相

勸。予怒斥之。及還京。頗聞有人謂予出宮時。着僕婦服。坐破騾車。而僕婦則僞飾予妝坐轎。其實安有此事。拳匪亂時。無一人願隨我行。且有先避者。否則亦不肯事事。予因宣言曰。汝等願隨者隨。當時應者極少。計不過太監十七人。僕婦二人。宮女小珠一人也。宮中原有太監三千。早已逃矣。且有面予而將貴重花瓶擲碎於地者。我憤極大哭。既在途。某日大雨。轎夫數人逃去。騾亦死數匹。大雨不止。其苦爲生平所未受。某知縣辦差頗盡力。惜食物缺乏。有時聞太監向知縣咆哮。知縣長揖以謝之。予怒責太監。謂我輩倉猝出行。凡辦差者。自應體諒。不能苛求。行月餘。始抵西安。病三月。住撫署內。屋舊而溼。皇帝亦病。此行無異充軍。光緒二十八年返京。見宮中景象大變。貴重器皿。或毀或失。西苑珍寶無一存者。予每日禮拜之白玉觀音。被人斫斷手指。且有洋人曾坐予寶座攝影者。迄今言之。不禁傷心至極也。

予最恨人言庚子事。予乃最聰明之人。嘗聞人言英王維多利亞事。彼於世界關係。殆不及予之半。予事業尙未告成。亦無有能逆料者。或尙有可使外人震

驚之事。或尙有迴異於前之事。均未可知英爲世界最強國。然亦非維多利亞一人之力。英多賢才。各事皆由巴力門議定。彼惟畫諾而已。我國大事。皆予獨裁。雖有軍機大臣。亦惟贊襄於平時。皇帝更何知。庚子以前。予之名譽甚佳。海內晏然。不料有拳匪之亂。爲夢想所不及。綜稽生平。謬誤卽此一舉。予本可隨時諭禁拳匪。而端瀾力言拳匪可信。爲天所使驅逐洋人者。蓋卽指敎士而言。予固最恨耶敎。當時聞言默然。後亦知端瀾所行之太過。一日。端王率領拳匪頭目。至頤和園。召集太監。在殿前查驗頂際有無十字。既而端王謂有二監信敎。當如何辦理。予怒斥之曰。未發詔旨。何故擅領彼等入宮。端王謂其權力甚大。可以殺盡洋人。有諸神保護。不畏鎗礮。曾經試驗。鎗打幷無傷痕。因擅將二監交與拳匪頭目辦理。予亦允之。旋聞二監被殺於園。次日。端瀾又帶拳匪頭目入宮。令太監燒香。爲非敎徒之證。自此遂逐日進宮。授太監法術。謂京城人民大半已習拳矣。第三日。宮監皆作拳裝。坎肩包巾皆紅色。褲獨黃。予之左右皆然。心甚不悅。瀾公復以拳衣進呈。時軍機大臣榮祿方請一月病假。一日。忽

報病愈。明日卽須入宮。知其必有要言也。及榮祿至。則謂拳民煽惑百姓。殺洋人。恐國家受害。余問應如何辦理。榮祿謂須與端王商量。次日。端王入宮。謂昨與榮祿大爭。今京城已成義和拳之世界矣。若與反對。彼必盡殺居人。大內亦難幸免。董福祥已允助攻使館。余至是大懼。知大事已去。立召榮祿。並留端王在側。榮祿至。顏色憔悴。告以端言。大驚。請立發一諭。聲明拳爲祕密會黨。百姓不可信從。飭步軍統領悉逐其在京者。端大怒。謂此諭果下。拳必入宮大肆誅戮。余不得已而從端言。端去。榮祿謂拳必爲禍。端喪心病狂。必助其圍攻使館。拳民未嘗讀書。以爲祇有在華之些少洋人。殺之卽爲無事。不知各國如何強大。若將在華者殺之無遺。必將報仇。洋兵卽殺一百拳民。毫不費事。請余飭聶士成防守使館。余卽允之。又令榮祿就商於端瀾。一日。端瀾進宮。請諭飭拳民先殺使館洋人。再殺其餘。余却其請。端謂事急。不能再延。拳已備明日攻使館。余怒。令監逐出。端臨行。言我當代發諭旨。不問爾之願否。既出。卽矯詔行事。於是遂死無數生靈。及後。端見拳不可恃。洋兵將至。始勸余等離京。余之名譽。遂

隳於一旦。此事由於前無主意。鑄此大錯。誤信端王。皆爲彼一人所害也。

孝欽后起家貴人

孝欽后初入宮時。封蘭貴人。後封懿嬪。再進懿妃。咸豐辛酉。遂爲天下母。

孝欽后省親

穆宗誕生九月。時孝欽后猶爲妃也。承文宗特恩。賜回家省親一次。先有太監至其家。告以某時鸞到。屆時。太監及侍衞羣擁黃轎而至。其母率家人親戚排立院中。入內堂。太監請妃降輿。登堂升坐。除母及長輩外。皆跪地叩頭。排筵宴母陪坐於下。蓋以妃爲皇子之母也。

孝欽后誅肅順之異聞

肅順之伏法。孝欽后欲以滅其口耳。初、孝欽入宮。撥充宮苑女侍。地曰桐陰深處者。即其給役所也。天性敏慧。喜歌。以少從其父惠敏宦南中。久善南曲。一日。文宗微步至苑林。聞有曼聲度南歈者。尋聲而往。因得見。遂幸之。有機智。遇事輒先意承旨。深嬖之。未幾。生穆宗。進封爲妃。迨貴。漸怙寵而肆驕。久之。不能制。

適粵寇難發。文宗憂勤國是。叢脞萬端。乃得以弄權宮掖。文宗寖知之。漸惡其爲人。肅順者。才略聲華。爲宗室冠。文宗素倚重之。孝欽知文宗且疏己。隱冀得肅以自援。而肅則以諗知后之往事。良輕后。后因是銜肅。一日。文宗於宮沼爲春日泛舟之戲。后自陳寓南方久。習操舟技。乃親理篙楫以侍。詎文宗立未定。而后篙遽下。舟爲之側。文宗顛墮水。創其足。文宗乃深憾后。會又有間后者。以那拉將覆滿洲咀咒之說進。文宗乃擬致之死。嘗謂肅曰。朕不日將效漢武帝之於鉤弋夫人故事。卿謂何如。肅囁嚅不敢置一辭。后聞之。愈啣肅。熱河之狩。變起倉卒。文宗憂憤。乃遷怒於后。病漸篤。自爲遺詔曰。朕死。必殺西后以殉。毋使覆我宗。急召肅。將使受顧命。行遺詔事。有李蓮英者。后之梳頭監也。工按摩術。因進技於上。竊枕角得遺詔。亟訴后。后乃泣籲於醇王之福晉。福晉曰。此亂命也。當爲若已之。立戒車馳赴行在。及入宮。文宗已崩。搜衾枕。獲遺詔。就殘燭爇之。灰甫燼而肅已至。肅入知已崩。詢監以時。監懵然不能對。迴首御榻側。見后擁穆宗立。轉以詢后。后解襟端所繫時表。直前授肅。厲聲曰。若自省之。未幾。

肅退。后乃密謀醇王。置肅於法。

孝欽后輕騎入圓明園

咸豐時。尚書江寧何某値圓明園。忽聞警鞭鳴。急率百官跽迎門外。見乘輿尙遠。有一騎如飛而前。坐一宮人。垂鞭欹躬。向衆而哂曰。何今日侏儒之多也。舉鞭揚長而去。蓋百官皆跽。故皆如侏儒耳。後訪知乘者。爲生皇子之貴妃。卽孝欽后也。

孝欽后戒煙

道光季年。五口通商。洋藥弛禁。朝野上下。無不嗜之。文宗初立。亦常吸。呼爲益壽如意膏。又曰。紫霞膏。及粵寇事急。宵旰焦勞。恆以此自遣。咸豐庚申。英法聯軍入京。文宗狩熱河。有汲汲顧景之勢。更沈溺於是。故孝欽后亦沾染焉。所吸鴉片稱福壽膏。福壽膏者。粵人陸作圖所製者也。其家有井。水湛然而碧。以煮煙。殊佳。及陸作圖死。而其妻繼其業。凡以煙求煮者。需銀二兩。煙成。試吸。芬芳酷烈。迥異尋常。其法不傳戚友。惟陸妻得其窔奧。故每月可獲二百餘金。孝欽

喜之。賜名福壽煙鎗。亦廣州竹質粗如兒臂上安小管藉通呼吸煙鎗有架隨燈之高下遠近爲之內監跪地燃膏以進。不敢稍稍欹斜也。曾持至某骨董鋪中修理。色如紅玉。斗下陷痕分許。彎環似帶則信已月久年深矣。光緒末年再申煙禁。孝欽亦自克。及大漸。慶王勸開禁。以小金盒進曰。太后爲天下臣民主。朝野攸賴。日來慈躬不豫。艱鉅益增今以戒煙致疾一旦不諱。恐非所以重蒼生之寄託也。孝欽擲其盒於地。且加申飭翌日遂崩。

孝欽后之門禁

凡在宮諸人之入孝欽后宮者。必先奉命。否則無論何人。概不得逕入。皇后亦然。

孝欽后起居

孝欽后所居廣廈十楹。作橫排式。屋宇深邃。窗槅之屬。髹工極細。五色繚繞令人眩耀。玻璨窗低垂錦幔。其中陳設。非外人所能窺見矣。及寢。兩首領太監侍坐床前。名曰押風。小太監百餘人。侍立迴廊。名曰坐更。天明始散。並有宮女爲

之捶腿。至睡熟。乃已。
孝欽夢回枕上。必練八段錦工夫。繼進人乳一盃。然後離床盥漱。內監揭繡花窗擋。則晨光尚覺熹微也。有報請者。如古時嘂旦雞人。孝欽晨興。其人必在窗外大聲呼曰。老佛爺醒了。內監輩乃魚貫入寢宮。趨蹌伺候。

孝欽后牀榻之陳設

孝欽后每日晨起。輒命太監將被褥曝於院中。以刷刷牀。於氈上加黃緞褥三條。各色絲被單數條。其上又鋪黃被單。爲金龍藍雲頭花樣。枕甚多。一實以茶葉。一卽耳枕。約長十二寸。中有方約三寸之穴。乾花塞之。睡時可聽聲。蓋慮爲人所暗算也。黃被單。又有紫藍淺紅綠色被六條。紬帳鑲花。牀懸滿儲香料之紗袋。其中麝香頗多。孝欽所嗜也。

孝欽后出行之鹵簿及后妃之轎色

孝欽后乘輿出。德宗亦必隨扈。炎風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也。孝欽轎過宮門時。后妃以下皆跪送。轎過乃起。各上轎隨行。孝欽轎前導以兵。左右有親王

四人騎馬夾護。太監四五十人。騎而從於後。帝后轎與太后轎。均正黃色。妃嬪轎暗黃色。餘爲紅色。

孝欽后閒游

孝欽后散步園中。行路甚速。從者追隨其後。不敢言憊。然太監輒擕黃緞椅在後。以便困時小憩。又有一犬隨之。有時坐轎。則與早朝之敞轎不同。黃桿黃繩。二太監抬之。每角有一太監。都凡四人扶之而行。孝欽喜雨行。若非大雨。輒不張傘。隨侍宮眷之太監。皆備雨傘。惟不敢用。凡事皆然。如孝欽欲步行。宮眷亦隨之步行。如欲乘輿。宮眷亦隨之乘輿。孝欽晚膳後。必在寢宮前後巡行一周。然後闔門。宮監謂之遶彎子。侍臣聞下筦鑰。卽歸休矣。

孝欽后閱封

日由太監將奏事處所進黃紙封盒上呈。孝欽后輒自啓封。德宗侍側。孝欽閱畢。交德宗。德宗閱後。仍置盒內。不置喙也。

孝欽后選處女爲宮眷

侍奉孝欽后皇后之宮眷。有時爲德宗司侍奉之役。此輩大率自滿洲上三旗選之上三旗者。正黃鑲黃正白三旗也。且多選處女。間亦選有夫者。有夫者每隔二三月。許回家一次。

孝欽后戲繆素筠

滇中繆素筠女士以代孝欽后作畫。供奉宮中。軀肥而矮。孝欽嘗覓得大號鳳冠一頂及玉帶蟒袍之類。命著之。侍立於旁。以爲笑樂。

孝欽后寵李蓮英妹

李蓮英之妹頗慧黠。爲孝欽后所寵。嘗入宮隨侍。或値宿。經月始出。其時尙未適人。某日。侍孝欽游頤和園。遇蘇拉某頗英秀。孝欽曰。此人有後福。可妻也。遂以李妹指婚。蘇拉叩謝。不數月。此蘇拉者已擢爲內務府堂郎中矣。爲內務府最佳之缺婚之日。孝欽賜奩資甚厚。尋常格格。不能及也。

孝欽后逐金華櫃夥

孝欽后好食熟鷄卵。晨必四枚。需二十四金。皆金華飯館所進。其櫃夥史某。嘗

隨李蓮英潛入宮。一日。爲孝欽瞥見。蓮英以實告。孝欽大怒。令逐之。

孝欽后有遺帑

光緒甲午中日戰事亟。孝欽后欲以所積金銀。合一千五百萬鎊。交匯豐銀行。運至英倫匯豐索酬資每百二鎊五。不允和議成。遂止庚子西狩。則悉埋於地。旋被人發掘。取去無數。其地後歸美軍管理。然僅餘九百餘萬。及回鑾。一以儲蓄爲事。繼長增高。至末年。乃積至二千五百萬鎊。世所稱孝欽遺帑者。即此也。

孝欽后待滿族

本朝開國。重用滿人。咸同間。粵寇搆難。曾文正胡文忠左文襄李文忠次第蕩平之。滿員著武功者。塔忠武多忠勇而已。孝欽后秉政。封疆重寄。治兵提鎭。漢員約十之九。光緒甲申後。興海軍。建署天津。醇王統之。李爲副。實則李爲政也。甲午師潰。承恩公桂祥奉命巡邊。越月而即召還。

孝欽后怒責德宗

光緒戊戌八月初四日。黎明。德宗詣宮門請安。孝欽后已由間道入西直門。車

駕倉皇返。孝欽直抵德宗寢宮。盡括章疏。攜之去。怒詰曰。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德宗戰栗。不發一語。良久。囁嚅曰。無此意。孝欽唾之曰。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遂傳懿旨。以上病不能理萬幾爲辭。臨朝訓政。凡所興革。悉反之。譚嗣同等之死。御史黃桂鋆實促之。疏謂該員罪狀已明。可無事審訊。說者謂桂鋆恐對簿時牽及聖躬也。

孝欽后欲使德宗割股

孝欽后不豫。德宗侍。太監李蓮英在內供奉。孝欽笑曰。我病恐不起。俗云。以人肉煎湯服之。便愈。語畢。視德宗。德宗默然。李退。卽請假遣太監德存往問。德報曰。蓮英憂太后體不豫。驚臥不起。越數日。孝欽漸痊。始探悉李曾割股肉煎藥也。孝欽聞之。歎息者再。於是益疏德宗而愛李。

孝欽后謀廢德宗

載漪諂事李蓮英。使在孝欽后前謟德宗。李終不忍。太監馮某豺狠性成。於孝欽前時有獻計。頗爲所動。立大阿哥之事。馮實居禍首。李嘗謂人曰。我在后前。

惟有順旨。絕不敢逢惡。外人皆詛詈我。不知我實爲馮所賣也。光緒戊戌事敗。德宗聞耗驚絕。跪求計於李。李曰。求馮。馮對曰。恐不可活。帝入後宮。欲自殺。俄侍衛擁至。遂被禁。孝欽急召近支王公及載漪徐桐王文韶等。欲飲德宗酒。時德宗面如死灰。喘息急促。著一履。孝欽欲親賜酒。羣臣呼萬歲。文韶等不奉詔。遂得免。因命以瀛臺居德宗。

每朝罷。卽以籐椅舁德宗置臺中。后及妃嬪均隔絕。侍者皆孝欽所派。一舉一動。皆密報。一日。帝於後宮與宮人私語。孝欽知之。傳宮人嚴責之。宮人謂謗后。益怒。盡拷宮人。某宮人曰。帝將不利聖后。后遂將前所傳之人杖殺之。派李等二十人監視德宗。此戊戌十二月事也。次日。卽召王公大臣密謀廢立。意既定。遂先以溥儁爲穆宗嗣。諭軍機草詔進。孝欽在慈寧宮召德宗入。以詔示之。盛氣謂曰。汝意若何。帝頓首曰。此素願也。孝欽曰。汝既願之。曷繕此發布。言已。命內侍以硃筆進。乃照錄一通。甫竣。咯血不止。幾暈仆。孝欽佯惻然曰。汝宜保重。卽命內侍以籐椅至。爲整理枕褥。扶令上輿。若不勝其慈愛者。及德宗回瀛

台。孝欽色復變。翌日立嗣之詔遂下。

光緒戊戌政變後。論者皆謂立大阿哥溥儁事。徐桐預其謀。然徐之不召見者近十年。己亥十月。忽入直。孝欽后賜食。特撤御筵銀魚火鍋賞之。食訖。入謝。慰勞備至。語及穆宗時事。因垂泣曰。皇帝不能生育。穆宗不可無後。徐曰。皇上能否生育。宮壼事。臣不能知。孝欽復曰。穆宗終不可無後。徐亂以他語。孝欽默然。遂退。某日將夕。內監傳語太后有旨。令中堂至菊兒胡同榮相宅有大事會議。徐至。則崇綺已在。語及廢立。徐曰。老臣不敢與聞。榮曰。我亦如是。徐立呼輿歸。入門。氣憤憤。頓足撕朝珠。立斷。曰。崇文山荒謬之至。荒謬之至。家人莫測其故。不敢問也。越數日。薄暮。其門生御史楊崇伊往謁。辭以將睡。楊告以有大事。堅請見。坐甫定。呈摺稿。蓋請廢立也。徐閱甫半。曰。我勸君不可如此荒唐。端茶呼送客。楊出門。車後載氈被。徐家人尾之。驅向定王府大街去矣。

孝欽后立溥儁爲大阿哥

孝欽后欲廢德宗。於是文廷式翁同龢皆罷歸。李鴻章以文華殿大學士爲首

相。李故骨鯁。孝欽頗敬憚之。光緒己亥冬杪。兩廣總督出缺。命李往任事。故事、京大員外放。約半月始行。李始陛辭。命下督迫殊急。抵粵未幾。某日午。法領事詢海關監督某。本日有立儲事。某詢奚至。法領謂今晨駐京使電巴黎政府。政府轉安南法督更電粵。某偕司道謁李。故事、宮中大事。由閣臣軍機會議後行。時鴻章去京日邇。聞言良久。曰。寧有此。吾未奉詔。而法領先有聞乎。午後四時果奉詔。法領事之言始信。

溥儁。端王載漪子也。端之福晉。爲阿拉善王女。雅善詞令。能伺孝欽后意旨。日侍左右。親爲扶輿。大阿哥之入嗣也。福晉之力爲多。

溥儁頑獃。肖其父。孝欽篤愛之。不樂讀書。時與內監擊瓦片水上。計其縱躍次數以賭勝負。俗名打水撇。又嘗於西安行宮殿上踢毽子。毽子以二銅錢布包裹插雞毛錢孔中。兩足內轉向空中送之。能者高丈許。冬月門上侍衛及內監爲之以禦寒。殿官謂寶座前不宜作此。溥儁罵曰。寶座是我所坐。爾乃相尼邪。後以光緒庚子拳匪事。防外人干涉。除名。孝欽命月給四百金贍之。

孝欽后率德宗西狩

光緒庚子。孝欽后率德宗西狩。既出險。語侍臣云。吾不意乃爲帝笑。至太原。德宗稍發舒。一日。召載漪剛毅痛呵。欲正其罪。孝欽云。我先發。敵將更要其重者。德宗曰。論國法。彼罪不赦。烏論敵如何。漪等亟稽顙。時王文韶同入。孝欽曰。文韶老臣。更事久。且帝所信。爾謂如何。文韶喻旨。婉解之。德宗退。猶聞咨嗟聲。漪等出。心猶慄慄也。未幾。剛毅恚而死。抵潼關時。德宗曰。我能往。寇奚不能。卽入蜀。無益。太后老。宜避西安。朕擬獨歸。否則兵不解。禍終及之。孝欽及左右。咸相顧。有難色。顧無以折德宗。會晚而罷。翌晨。乃聞扈從士嘈雜戒行。嗚炮。駕竟西矣。德宗首途。淚猶溢目也。或曰。聯軍之炮擊宮城也。德宗冠服欲往使館。孝欽亟止之。德宗曰。彼軍法文明。往必無害。且可議款。孝欽以爲發狂疾。擁之行。

孝欽后逼死珍妃

德宗所最寵幸者。爲瑾妃珍妃。二妃爲同懷姊妹。珍妃色尤殊。孝欽后以隆裕后不得志於德宗。遷怒二妃。遇之甚苛。一日。隆裕爲其父乞督外省。德宗頜之。

隆裕退。珍妃以漢外戚傳諷上事。遂寢。隆裕深銜之。日伺其隙。珍妃於上前稱文廷式才。隆裕遂奏孝欽。謂婦女不應干國政。乃廢妃。德宗雖痛之而無如何也。光緒庚子拳變起。倉皇議西狩。車駕將出發。適珍妃在側。以未預隨扈。目注德宗。嗚咽不勝。忽爲孝欽所見。卽叱之曰。汝年少。丁茲國家多故。皇帝蒙塵。若不早自裁。乃猶作兒女子態耶。立傳旨賜自盡。或云投井死。或謂內監乘亂縛妃投入井。有所主使而歸獄於孝欽耳。

孝欽后受主位所製棉衣

光緒庚子聯軍入都。宮內先朝主位。尙有祺皇貴太妃諸人。禁門以內不敢驚擾。每日照例進膳。主位等手製棉衣。令太監賫至行在進呈孝欽后。

孝欽后愚德宗

光緒庚子之役。八國聯軍將不令孝欽后回鑾。孝欽知之。密召德宗曰。汝爲我竊繆素筠妝奩來。其意蓋欲帝佯爲狂愚也者。使外人知之則已不得不歸也。德宗乃徑至繆室取之。繆不見奩。心知有異。俄頃孝欽召繆入。手奩而言曰。汝

知之乎。帝瘋矣。乃竊汝篋。則擇一新者賜之。繆拜謝。然不適於用。他日遇德宗。懇其賜還。德宗曰。老佛爺所命。奈何。繆固請。乃陰返之。回鑾日。途運之物有破虎子、舊門板等。悉蓋以黃布。上標御用。見者或疑德宗眞狂。不知非也。

德宗素畏雷。嘗命宮人羣呼勿雷。孝欽聞而笑曰。是眞愚蠢耳。不能治一人。何能治天下。益輕視之。一日。孝欽在煖宮書字。召德宗入。仰視德宗曰。汝能書此否。德宗適旁視。愕然不知所措。孝欽曰。外間有鴻鵠乎。德宗曰。未見。孝欽曰。汝亦知祖宗締造艱難乎。德宗默然。李蓮英跪奏曰。祖宗締造國家艱難。皇帝嘗爲奴才道及此。特懾於聖威。不敢發揚其說耳。

孝欽后行慈善事業

孝欽后於光緒辛丑回鑾後。好行慈善事業。特發帑銀數萬兩。交張百熙陸潤庠等。經理施醫總局。光宣之際。基金頗富。且有捐款。開局施診。

孝欽后嗜小說

孝欽后嗜讀小說。如封神傳水滸西遊記三國志紅樓夢等書。時時披閱。且於

封神傳水滸西遊記三國志節取其事。編入舊劇。加以點綴。親授內監教之扮演。一日。語侍臣某曰。我國果得若輩。與以兵權。豈猶畏外國人之槍礮乎。此光緒庚子拳禍之所由來也。及辛丑回鑾。則於海國圖志瀛環志略諸書展誦不輟。意謂可藉窺外人情事也。一日。大學士徐郙入值。孝欽詢以我國所譯東西洋書籍之最佳者爲何種。徐謂西國槍礮固足制勝。若政教風俗則遠不及我國。所譯之書實荒誕不經也。孝欽頷之。曰。吾亦云然。

瑾妃游蘇州

光緒庚子。兩宮出狩。宮中秩序頓亂。溥良適入宮見瑾妃尚在。知爲德宗倖妃。挈之至江蘇。寓蘇州拙政園。當時大吏聞信郊迎。諱言爲某公主。實瑾妃也。

孝欽后痛惜名人書畫

宮中壁間窗槅。皆糊名人書畫。有時剝落。則易新者。宮監輩私售諸外。名曰貼落。自道咸以來。猶未盡易。至孝欽后移居三海時。被人撕毀。恆痛惜之。

孝欽后以村市景自娛

孝欽后在三海。置地十餘畝。遍種野菜。有賣各種蒸食者。有賣茶者。儼如鄉村。孝欽常自以錢購食物。准賣者較低昂。不許跪拜。德宗買食物時。則常吝不與。或曰。此皇帝也。賣物者曰。皇帝孰與老佛尊。視之而嬉。並有時呼孝欽曰老太太。皇后曰大姑。或曰小姐。或曰奶奶。呼帝曰阿哥。又曰爺。一日。大公主與孝欽弈棋。德宗侍久。頗憊。大公主故作倦態。始命罷棋。

孝欽后受生母拜跪禮

故事、太后母入宮。必行大禮。多不敢受者。隆裕后則側身避之。孝欽后獨端坐受焉。母恨之。母喜淡妝。惡花。入宮。孝欽輒爲滿簪於頭。母大恚。後遂不入。

孝欽后崩後情狀

孝欽后崩時。宮中擾擾。聞有混入竊觀者。孝欽尸身。以龍緞蓋之。自海還宮。內監拈香前引者。可數十人。陳尸廣殿中。殿極陰沉。燃徽燈。光射數步以外。聞巨璫言。尸身皆黑。似中毒者。有數親貴之眷屬。在殿隅坐語焉。

隆裕后與德宗不睦

隆裕后爲孝欽后內姪女。孝欽自以由西宮出身。故必欲以家人爲德宗后。德宗先已專寵珍妃。又頗不屬意於隆裕。顧以孝欽之強迫指定。遂勉奉之。德宗既不見悅於孝欽。自光緒戊戌變政後。拘置瀛臺。隆裕又非其所悅。一日盛怒。乃將其髮簪擲碎。簪爲乾隆時遺物。隆裕馳訴於孝欽。孝欽亦無多語。但令移居己之別室。自此隆裕遂與德宗隔別。其年月雖不可考。蓋終德宗之身。已十年矣。

隆裕后奉孝欽后命爲太后

孝欽后崩時。即指立隆裕后爲太后。其遺詔。有軍國大事攝政王當秉承后意辦理之語。故中間曾有垂簾復活之說。但隆裕頗以攝政王所爲不當。詔令入宮申斥也。

瑜貴妃不願稱奴才

瑜貴妃者。穆宗妃也。有幹才。得孝欽后歡。隆裕后亦仰其鼻息。光緒戊申。兩宮殂。隆裕晉太后。瑜妃往見。須伏謁稱奴才。乃大恚。孝欽奉安時。偕珣妃瑨妃謁

陵。禮畢。不肯還宮。謂將從孝欽於地下。時攝政王派載振等前往奉迎。妃正色語載振等曰。皇上是專繼德宗。抑係兼繼穆宗。振曰。兼繼穆宗。妃曰。既兼繼穆宗。孝欽后及孝哲后。今已賓天。則穆宗一系。我爲之長。皇上既係過繼。何得獨以隆裕太后爲母。而我爲奴才。載振等悚惶。力言請妃還宮。從長計議。妃謂還宮作奴才。不若從孝欽於地下也。珣瑨二妃。亦附和之。載振等乃還京。與攝政王慶王等商定。晉封爲皇太妃。不稱奴才。禮請還宮。警蹕而入。妃及二妃均增加月費。此宣統己酉事也。

隆裕后臨終語

隆裕后性節儉。自宣統辛亥遜位後。漸汰內監宮人。頗遭怨謗。瑜妃從而收拾人心。宮中益惡隆裕。故隆裕崩時。僅宣統帝世續二三宮女在側而已。大漸以前。語世續曰。孤兒寡母。千古傷心。覩宮宇之荒涼。不知魂歸何所。又語宣統帝曰。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國亡。而母死。茫然不知。吾別汝之期至矣。溝瀆道途。聽汝自爲而已。

清稗類鈔

朝貢類目錄

	頁
御門	一
視朝陞殿	一
朝賀大會	一
站山子	二
大朝筵宴之陳設	二
常朝	二
御便殿	三
坐班	三
年班朝覲	三
年班進京所帶行李人役	四
慶祝萬壽	四
早朝時刻及升御之殿	五
紅絲頭牌	五
碰頭殿磚	五
奏對以三語爲率	六
吏部引見	六
兵部引見	七
世祖登極	七
世祖逢五視朝	八
高宗卯刻視朝	八
劉於義朝拜暴薨	八
乾隆朝之正殿朝會	九
宣宗復召對賜坐之制	九
勞文毅朝畢忘戴冠	九
韓文鈞朝見遽起去	一〇
孝欽后視朝時之儀從	一〇
召見膝褒厚棉	一一
孝欽后六旬萬壽	一一
德宗萬壽	一二
奏對行一跪禮	一三
三樞臣朝拜傾跌	一三
貢物之弊	一三
年例進呈貢物	一四

冬季進呈冬筍冰鮮　一四
吉林歲貢　一五
六安州貢茶　一七
黑龍江貢貂　一七
黑龍江貢鷹　一七
黑龍江貢柳葉魚　一八
布魯特貢馬　一八
藏回例貢　一八
東北邊部落入貢　一九
進呈先時後時花果　二〇
屬國絕貢之先後　二一
高麗例貢　二一
錢謙益貢物　二三
暹羅進白鼠　二三
西人貢火雞　二三
西洋貢獅　二四
俄人進貢　二四
杜紫綸獨進一詞　二四
聖祖卻喇里達貢　二五
貢瓜　二五
高宗卻粵貢　二五
廣東貢米　二五
廈門貢燕　二六
特旨免貢長江鰣魚　二六
吳中巨室進雞肝　二七
吳氏獻砂仁肉圓　二七
粵鄂浙三疆臣貢物　二八
西藏貢金鐘　二八
西洋貢銅人　二八
錢陳羣獻竹根如意　二九
虬髯客書萬壽無疆四字　二九
廓爾喀十年一貢　三〇
南掌入貢　三〇
張照獻製松苓酒方　三一
安南獻表　三一
王大臣進如意　三二

商務印書館印行

檄諭緬甸國王　三二
外藩進白鷹海東青　三三
金姓貢萊石菊花　三三
廓爾喀賀教匪蕩平　三四
仁宗令棄葉爾羌貢玉　三四
宣宗御用筆硯　三六
顏檢奏罷福建貢荔　三六
緬甸進平定回疆賀表　三七
琉球四年入貢　三七
廣東貢化州橘紅　三七
廣橘貢費十數萬　三八
曾文正貢石盂　三九
琉球貢使　三九
豐臺花匠貢盆菊　四〇
張樵野進人參酒　四一
志家進籠餅　四一
緬甸貢象　四一
廓爾喀貢使　四二
孝欽后好貢獻　四二
某大臣貢鑁白金魚　四二
藩王入貢　四三
外臣進日本開國五十年史　四三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朝貢類

御門

御門之典。六部堂上官及司員均得侍班。故人才賢否。堂陛熟知。自此典輟。而司員黜陟。惟憑曹長一言。祇於外轉時一覲天顏而已。

視朝陞殿

陞殿之儀。樂先奏。殿後戶闢。駕將入殿後戶。御前侍衛左右交互。往來於殿門之內。內侍二人。執二紅燈。盤旋而舞。少頃。各肅然就列。樂亦頓闋。皇帝已端拱座上矣。陛下鞭聲起。三鳴鞭而贊作。

朝賀大會

朝賀大會之日。諸王貝勒貝子公皆於丹墀上行禮。行禮處橫布棱毯。由東而西。作一字形。元日皆貂服。二品以上同。三品以下朝服。餘日則皆朝服。

站山子

太和殿墀品級山。鐫正一品至九品。文左武右。合正從計之。爲行四。爲數三十有六。恭遇皇上升殿。科道官立山旁糾儀。謂之站山子。卽宋人排班石遺制。此則有範金爲山形之差別耳。朝官戲呼站山子科道爲天罡星。蓋舉其數以相嘲也。

大朝筵宴之陳設

大朝筵宴。內務府設朱漆反坫於丹陛之中。坫方可八尺。上陳碧玉洗一。徑可二尺。厚可二寸。中鐫御製玉盂聯句。于文襄公敏中書。玉勺二。長二尺。交陳洗上。玉壺一。高亦二尺。碧玉琖八。徑九寸者二。徑七寸者六。

常朝

列聖憂勤國事。帷寬燕寢。無不披覽奏章。召對大臣。其王公將軍各部人員無政事之責者。於每月五日早集午門前。朝服坐班。上駐蹕大內。日王公皆於太和門坐班。侍衛奉旨賜茶。始散。上駐蹕園中。王公則偕百官坐班午門外。科道

官輪班察覈。不至者劾之。謂之常朝。

御便殿

皇帝將御便殿時。前導之內監。以靜鞭鳴地作響。王大臣皆鵠立。不聞聲息。間有朝靴橐橐聲。來往盤旋而已。

坐班

午門坐班典禮。沿明之舊。各衙門堂派者。皆資淺無差之員。屆時齊集朝房。俟糾儀御史至。傳呼上班。則各設品級墊。盤膝列坐。糾儀御史巡眡一周。有頃。退班。各遞職名紅紙書之而散。

年班朝覲

蒙古內外札薩克青海伊犂科布多察哈爾所屬各旗。回部等處汗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塔布囊公主子孫。及奉天熱河五台山內外札薩克喇嘛。四川土司等。均有年班朝覲之例。逢元旦進內行三跪九叩禮。皇帝臨幸各處及內廷宴賞。則又有跪迎跪送跪受等禮。

年班進京所帶行李人役

喀什噶爾伯克等年班進京。定例。每一伯克。准帶跟役一人。其行李斤兩。則三品伯克准四千斤。四品准三千斤。五品准二千斤。六品准一千五百斤。回子王照三品伯克加一倍。准八千斤。貝勒六千斤。貝子四千斤。公三千斤。各伯克子弟六百斤。行李斤兩較多。跟役名數較少。回人每於定例外多帶跟役。於是驛站大被滋擾。其後議定回子公及伯克子弟行李。尙不甚多。照例准帶。其回子王貝勒各減行李二千斤。貝子至五品伯克各減行李五百斤。六品伯克減三百斤。有於例外多帶跟役者。多一人。再減行李二百斤。多二人。則減四百斤。再多。則以次遞減之。

慶祝萬壽

萬壽節。王公大臣文武職官等。黎明時。咸蟒袍補服。排班於圓明園之正大光明殿前。三品以下者。排班於出入賢良門外。上龍袍珠冠入座。鴻臚官唱排班引導宣贊。一如大朝儀。上受賀畢。始還宮。

早朝時刻及升御之殿

唐之早朝在日出後。朝罷議政。國朝則不御門而但辦事。引見或升殿。亦必先辦事。國初趨朝皆在辨色後。嘉慶中有卯正入値之旨。同治初以垂簾漸晚至辰刻。光緒以後。改用寅刻。朝退甫卯正耳。康雍以前。皆以乾淸宮爲寢殿。乾隆以後。改御養心殿。殿在月華門外。凡召對辦事。皆於此。每日軍機大臣先入。始由吏部兵部堂官帶領京外文武官員引見。

紅綠頭牌

召見引見等名次。皆用粉牌書名以進。王貝勒用紅頭牌。公以下用綠頭牌。俗稱紅綠頭籤。皆繕寫姓名籍貫及入仕年歲出師勳績。以便御覽。

碰頭殿磚

殿磚下行行覆瓴。履其上。有空谷傳聲之概。大臣被召見恩命尤篤。或綸音及其祖父則須碰響頭。須聲徹御前乃爲至敬。然必須重賂內監指示向來碰頭之處。則聲蓬蓬然若擊鼓矣。且不至大痛。否則頭腫亦不響也。

奏對以三語爲率

軍機大臣每日召見須長跪良久。至以爲苦。相傳祕訣。無論奏對何事。必以三語爲率。並須簡淺明白。不須皇帝再問也。

吏部引見

吏部帶領京外文官引見之例。司員以五鼓入朝房。書吏亦至矣。尚書侍郎至。則排班。以五六人爲一排。班首班尾皆以司員一人領之。一領班。一押尾。未引見前。卽刊引見單。按其衙門之先後。人數之多寡。開具履歷事由。分若干員名。若干起。每員均有綠頭籤。籤以白硬骨紙製成之。上半段綠色。首尖而下長。中寫引見人姓名履歷。尚書侍郎跪御座側。呈遞皇帝閱看。閱後。仍發交軍機處擬旨。籤亦發還原官保存之。每屆三年京察引見。分別記名與否。至記名御史補缺。翰林開坊遷轉。均吏部承辦。引見御史翰林。凡記名在前之五六人均須列入引見單。依次引見。其圈出者向係第一人至第二次第二人變爲第一人。其名列在後者。須引見至四五次。方得補缺。然明知名列在後。而引見萬不能

不往者。謂爲陪客。推原定制。恐同班中有奏對不稱旨者。故多開員名。以備首列之人。事出意外。可點用其次人員。故於擬正之外。復有一人擬陪。

兵部引見

京外武職人員之引見。則由兵部掌之。一切規制。略如吏部之帶領文官引見也。

世祖登極

世祖卽位。年甫七齡。崇德癸未八月二十六日行登極禮。是日天寒。出宮時。侍臣進貂裘。却而弗御。將升輦。乳媼欲同坐。上曰。此非汝所宜乘。弗許。及升輦。由東掖門出。諸王貝勒文武百官均跪迎。上御殿。顧謂侍臣曰。諸伯叔兄朝賀。宜答禮乎。宜坐受乎。侍臣答曰。不宜答禮。於是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率內外諸王貝勒貝子公文武大臣。行三跪九叩首禮。頒大赦恩詔。諸王貝勒復叩首。時喀爾喀使者來朝。隨班祝賀。拜跪失儀。卽宣問禮臣。答以遠方使者未嫻禮節。乃悅。禮畢。上起立。因讓禮親王先行。始升輦入宮。顧謂侍臣曰。適所

進褎。若黃裏。朕自衣之。以紅裏。故不服耳。

世祖逢五視朝

世祖初御宇。魏文毅公疏言少而勤學。古人比之日出之光。宜及時肇舉經筵日講。以隆治本。辛卯二月。世祖親政時。嘗言深居高拱。不如詢訪臣鄰。批答詳明。不若親承顏色。故事、有朔望之朝。有早朝晚朝內朝外朝。今縱不能如往制。請一月三朝。以副勵精圖治至意。自是遂定逢五視朝之制。

高宗卯刻視朝

高宗視朝。必以卯刻。每歲十二月二十四日後。自寢宮至乾淸宮。每過一門。必鳴爆竹一聲。軍機大臣之在直廬者。聞聲自遠漸近。則知上已視朝矣。

劉於義朝拜暴薨

武進劉相公於義。性剛毅。受世宗知。佩征西將軍印。屢破準噶爾。乾隆中。年已七十餘。奏事養心殿。跪良久。立時誤踏衣袂。仆倒。體素肥。因暴薨。高宗甚惜之。傳文忠公出告人曰。劉相公死得其所矣。

乾隆朝之正殿朝會

正殿朝會。雖舊典。然率不舉行。乾隆庚辰。高宗以平定金川。又値聖壽四旬之慶。故一舉行。後十年。西師武成。綏服回部。拔達克山、安集延、哈薩克、布魯特、咸稱臣入貢。兼値五旬萬壽。仍命在太和殿朝會宴饗。時將軍兆惠自葉爾奇木得回部樂。奏送適至。因命於大饗所陳諸部之末。肆之。天顏大喜。作歌兩章。以紀其盛。

宣宗復召對賜坐之制

凡王公大臣召對賜坐。故事、蒙諭宣賜叩頭。卽坐。自嘉慶初年。成哲親王秉性謙温。謝而不坐。遂以爲例。道光初。諸臣面奉諭旨。仍復舊制。

勞文毅朝畢忘戴冠

勞文毅公崇光。官兩廣總督時。入覲召對之際。上語及特恩事。文毅免冠碰頭。向例、凡臣工召對涉及謝恩者。均須免冠碰響頭。於時。自摘冠置面前地上。碰頭後。仍取戴之。勞以天威咫尺。敬畏過甚。免冠後而忘復戴。禿首而退。上笑顧

內侍曰。外官不慣朝儀。矜持太過。乃致此失。汝輩可送還之。且諭諸廷臣。勿以失儀糾之也。文毅既出。猶不自覺。及內侍持冠戲之曰。公已不須此乎。文毅恍然。皇恐異常。即欲接冠。內侍靳之曰。紅頂花翎。價值不貲。談何容易。文毅許以重酬。而後與之。嗣知出自上恩。則已親許之。不能悔矣。

韓文鈞朝見遽起去

穆宗視朝之將退也。每整衣示意。則召見者肅然引退。內閣學士韓文鈞於同治間曾放差一次。請訓時。亦如此。光緒某年。以京察一等隨班召見。碰頭畢。德宗身微起。以手理襟袖。韓遽恭請聖安出。德宗方欲諮詢一切。見其狀。頗深怪異。與軍機處王大臣言之。有奏此係穆宗成例者。德宗愴然。眷念老成。未幾。竟放督糧道。

孝欽后視朝時之儀從

孝欽后之出寢殿而往視朝也。輒坐敞轎。以身衣禮服之內監八人舁之。李蓮英扶轎行其左。別有一二內監行其右。轎前有五品太監四人。轎後有六品太

監十二人。各持衣鞋巾梳刷香粉香爐銀硃筆墨黃紙旱烟水烟及各式鏡。最後一人。持黃緞椅。尙有阿媽二人。宮眷四人。亦各持有物品。德宗亦步行在轎右。皇后與阿媽宮眷均行於轎左。

召見膝裹厚棉

大臣召見。跪久則膝痛。膝間必以厚棉裹之。光緒某年。李文忠公鴻章以孝欽后萬壽在邇。乃在直督署中。日行拜跪三次。以肄習之。

孝欽后六旬萬壽

光緒甲午冬。孝欽后六旬萬壽。疆吏派員祝嘏。自頤和園至西苑。沿途分段點景。會中日戰事方亟。廷臣交章諫諍。乃命停止點景。僅於園內排雲殿受賀。萬壽期前。主位命婦每日習禮。隨孝欽聽戲。宮眷仍如常伺候。預至劇場立院中。孝欽至。咸跪迎。最前爲皇帝。次則后妃公主宮女。又次爲主位命婦。皆聽皇帝記號。卽跪於地。十月初十日早。宮眷每人購鳥百種。獻孝欽。孝欽亦購鳥萬頭。以放生。殿懸鳥籠無數。孝欽先擇午後四時。率宮人登山。山顛有廟一。先焚

香禱神。太監各攜一籠。跽孝欽前。孝欽開籠放之。祝其不再爲人所捉。中有各色之鸚鵡。皆鎖以鍊。開鍊後。有立而不飛者。孝欽異之。李蓮英因跪奏曰。老佛爺福大。鸚鵡感動慈悲。自願在宮伺候。孝欽乃大悅。實則李預令太監馴養已久。藉以博孝欽歡。使其以爲己心果慈。故能感及鳥獸耳。最可哂者。孝欽放生時。山後卽有太監捕之。復售之於外矣。

德宗萬壽

德宗値萬壽。卽衣繡金龍之黃袍。外罩棗紅外褂。冠綴大東珠。先詣孝欽后宮請安。繼至列祖列宗神位前叩首。以及於孝欽。乃陞殿受文武百官朝賀。行禮時。奏樂。有硬木所製樂器。底平。徑約三尺。其上爲半圓形。約高三尺。中空。有一專司之官。執木槌擊之。皇帝卽位時。亦用此器。又有一器。虎形。亦硬木。緣革。置院中。作聲如連珠炮。又有木鼓。聲震耳欲聾。旁有贊禮官。呼跪起叩首等。又有木架一。高八尺。寬三尺。有三橫木。下垂十二鈴。純金所製。擊以木錘。其聲如以齒輪旋轉之琴音而略大。此架在殿之右。左亦有一架。爲玉鈴。音極純美。禮畢。

德宗回宮。后妃以次皆叩頭。皇后跪上如意一柄。有全玉者。有木製而嵌以玉者。妃嬪行禮。亦奏樂。太監等叩首則否。宮女繼之。德宗又詣孝欽宮謝恩。孝欽率全宮之人觀劇。並賜宮眷糖食。

奏對行一跪禮

光緒庚子初秋。德宗奉孝欽后狩於太原。是冬。自晉沿汾溯河而入秦。孝欽以時事艱難。禮數宜略。諭侍從諸臣登御舟奏事者。毋拜。但行一跪禮。旋起立而敷陳。不似尋常朝典之尊嚴矣。

三樞臣朝拜傾跌

光緒辛丑。兩宮自西安回鑾以後。時軍機大臣爲榮文忠公祿。鹿文端公傳霖。王文勤公文韶。年皆耆耋。一日。朝拜方興。文端誤踐文勤朝衣。文端既跌。文勤亦仆。文忠爲文勤所擠。又仆。遂皆叩首而興。孝欽后爲之莞然。德宗亟命太監掖之。

貢物之弊

定例、採辦貢物。如果品之屬。由官給價。向民間平買。厥後吏胥舞弊。尅扣價目。十給二三而已。甚至併十之二三而亦無之。業此者。須先與議定。每年應納幾何。方准給據採辦。又如佛手一物。閩中所貢。年不過六百斤。例由將軍署給價銀九十六兩。令民間領辦。嗣則每年轉納百餘元。小民有栽種佛手者。僅得售與辦貢之人。其價目高低。亦由辦貢人定之。盛京貢遼陽香水梨五十擔。至京。除霉爛外。惟餘三十擔。輸入大內。其地僱夫五十名。挑運十餘日。所費已不貲矣。且盛京官吏藉辦貢之名。婪索小民。所得頗多。

年例進呈貢物

外省鹽關織造。向有年例辦進備賞等物。亦止准備進一分。蘇楞額爲兩淮鹽政。年例進風豬肉一百塊。皮糖八匣。加倍進呈。擲還一半。仍處分之。

冬季進呈冬筍冰鮮

每屆冬季。崇文門進呈冬筍及冰鮮。魚冬筍來自楚皖。分年進京。楚筍當年。則入京在秋杪。皖筍當年。則入京必冬初也。冰鮮產於津沽。以總督署前玉帶河

所產者爲上品。卽銀魚也。

吉林歲貢

吉林所貢方物。歲有數次。四月。進油炸白肚魚肉丁十罈。七月。進窩雛鷹鷂各九隻。十月。進二年野猪二口。一年野猪一口。鹿尾四十盤。鹿尾骨肉五十塊。鹿肋條肉五十塊。鹿胸岔肉五十塊。曬乾鹿脊條肉一百束。野雞七十隻。稗子米一斛。鈴鐺米一斛。十月由圍場先進鮮味。計二年野猪一口。一年野猪一口。鹿尾七十盤。野雞七十隻。樹雞五十隻。稗子米一斛。鈴鐺米一斛。十一月進七里香九十把。公野猪二口。母野猪二口。二年野猪二口。一年野猪二口。鹿尾三百盤。野雞五百隻。樹雞三十隻。鱘鰉魚三尾。翹頭白魚一百尾。鯽魚一百尾。稗子米四斛。鈴鐺米一斛。山查十罈。梨八罈。林檎八罈。松塔三百個。山韭菜二罈。野蒜苗二罈。柳木鎗鞘八根。柳木綫鎗鞘八根。駁馬木綫鎗鞘八根。駁馬木鎗鞘八根。樞梨木虎鎗杆三十根。樺木箭杆二百根。椵木箭杆二百根。白樺木箭桿二百根。楊木箭杆二百根。海青蘆花鷹白色鷹。俱無額數。窩集狗五條。係奉旨之年賚

進

賀哲匪雅喀奇勒哩官貂鼠皮二千五百八十二張。隔一年賚送進御覽紫樺皮二百張。上用紫樺皮一千四百張。白樺皮改爲紫樺皮一千四百張。隔十年進御覽官紫樺皮二千張。又交下五旗官紫樺皮一萬二千張。白樺皮三千張。煖木皮四百五十斤。莝草四百五十斤。又交下五旗。每旗煖木皮各五十斤。莝草各五十斤。以上俱賚送武備院查收接駕及恭賀萬壽進貢物產。貂鼠。白毛梢黑狐狸。倭刀黃狐貉。梅花鹿。角鹿。鹿羔。麂。麂羔。麞。虎。熊。元狐皮。倭刀皮。黃狐皮。猞猁皮。水獺皮。海豹皮。虎皮。豹皮。灰鼠皮。鹿羔皮。雕。鶴翎。海參。白肚鱒魚肉丁。烤乾白肚鱒魚肚囊肉。油炸鱘鰉魚肉丁。以魚油炸魚滿語名黑伙烤乾細鱗魚肚囊肉。草根魚。鰟頭魚。鯉魚。花鰫魚。魚油。曬乾鹿尾。曬乾鹿舌。鹿後腿肉。小黃米。炕稗子米。高糧米粉麪。玉秫米粉麪。小黃米粉麪。蕎麥糝。小米粉麪。稗子米粉麪。和的水餻餑餑。搓條餑餑。豆麪剪子股餑餑。打糕肉夾搓條餑餑。炸餃子餑餑。打糕餑餑。撒糕餑餑。豆麪餑餑豆齏糕餑餑。蜂糕餑餑。葉子餑餑。水餻子餑餑。魚兒餑餑。野雞蛋。葡萄。杜李。羊桃。山核桃仁。松仁。榛仁。核桃仁。杏仁。松子。白蜂蜜。蜜脾。蜜尖。生蜂蜜。山韭菜。貫

衆菜。藜蒿菜。鎗頭菜。河白菜。黃花菜。紅花菜。蕨菜。芹菜。叢生磨菇。鵝掌菜。

六安州貢茶

禮部主客司歲額。六安州霍山縣進芽茶七百斤。計四百袋。袋重一斤十二兩。由安徽布政司解部。其奉檄榷茶者。則六安州學正也。

黑龍江貢貂

貂產索倫東北。捕貂以犬。非犬則不得貂。虞人往還。嘗自減其食以飼犬。犬前驅。停嗅深草間。卽貂穴也。伏伺噙之。或驚竄樹末。則人犬皆屏息以待。犬惜其毛。不傷以齒。貂亦不復動。納於囊。徐俟其死。人歲輸一於官。各私識毛色。彙送佐領處。每歲五月。黑龍江將軍至墟場。選以貢。凡三等。官給價有差。不入等者聽鬻。

黑龍江貢鷹

打鷹。黑龍江流人役也。人歲輸二鷹。以海青秋黃爲最。貢無定數。多不踰二十。常保護之以防道斃。艾渾墨爾根各三十架。送黑龍江將軍彙選之。江冰始獵。

參領以下獵雉。將軍獵野彘。於通鑾河備貢數。通鑾、蒙古地。先期移文告之。

黑龍江貢柳葉魚

柳葉魚。出黑龍江。將軍嘗令人捕取。以獻天廚。

布魯特貢馬

布魯特例至伊犂進馬。每年夏秋。將軍赴察哈爾厄魯特游牧查孳生牲畜。其馬羣扣限取孳。照三年一均齊之例辦理。馬之善走者。前肩及脊。或有小痂破則出血。土人謂之傷氣。凡有此者多健馬。故古以爲良馬之徵。非汗如血也。

藏回例貢

喀爾喀圖什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有進貢九白之例。札薩克台吉有進貢湯羊活羊馬匹鷹狗雕翎貂皮等例。前藏達賴喇嘛。後藏班禪額爾達尼。有各間二年遣使呈遞丹書克貢件之例。哈密吐魯番回子郡王有請安進貢及哈薩克等朝覲貢馬之例。伊犂所屬哈薩克遣使貢伯勒克馬匹之例。土司土舍進獻禮物。謂之貢輸。

西藏喇嘛有進呈丹書克之例。

東北邊部落入貢

東北邊部落之入貢於寧古塔者。八。每年自四月至六月。俱以次入貢。自寧古塔東北行四百餘里。住虎爾哈河松花江兩岸者。曰孥耶勒。曰革依克勒。曰裕什克哩。此三喀喇。喀喇漢言姓也役屬已久。各有頭目。其少年精悍者。則漸移家內地。編甲入戶。或有爲侍衛者。初服魚皮。後服國朝衣冠。名異齊滿洲。異齊者。漢言新也。其地產貂。自寧古塔東行千餘里。住烏蘇里江兩岸者。曰穆連連。俗類窩稽。窩稽疑即古之室韋北史室韋在勿吉北千里魏齊後分爲五部不相統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南北室韋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鉢室韋用樺皮蓋屋大室韋尤多貂皮青鼠皮產貂。又東二百餘里。住伊瞞河源者。曰欺牙喀喇。其人黥面。其地產貂。無五穀。夏食魚。冬食獸。以其皮爲衣。自寧古塔東北行一千五百里。住松花江黑龍江兩岸者。曰剃髮黑金喀喇。凡六。俗類窩稽。產貂。以上皆每年入貢。又東北行四五百里。住烏蘇里松花黑龍三江會流左右者。曰不剃髮黑金喀喇。類皆披髮。鼻端貫金環。衣魚獸皮。陸行乘舟。駕以狗。御者持

木篙立舟上。若水行攔頭者然。所謂使犬國也。其語與窩稽異。無文字筆墨。以皮條紀事。小大隨之。其地產貂。又東北行七八百里。曰飛牙喀。俗產與不剃髮黑金同。而赤臂無袴。以皮蔽其前。自寧古塔東北行三千里。曰欺勒爾濱大東海。俗產與欺牙喀喇同。以上各種。皆三年一貢。凡歲貢者。除賜衣冠什器外。宴一次。固山大以下陪宴。三年一貢者宴三次。寧古塔梅勒章京陪宴。東邊部落貢盛京者。曰庫牙喇。俗與窩稽同。產海豹江獺皮。其地在圖們江北岸。與南岸朝鮮之慶遠府城相對。去寧古塔五百里。歲一貢。使鹿部約在使犬諸部之外。崇德丙子五月。額賴達爾漢追毛安部下逃人至使鹿部喀木尼漢。獲男女二十九人來獻。

進呈先時後時花果

諸王福晉。輒於歲首進奉石榴桃李荔枝枇杷瓜豆花椒之類。餘如丁香蘭蕙海棠茉莉牡丹紅綠梅迎春黃菊。合先時後時之物。亦紛紛呈進。以爲應運而生。爲熙朝祥瑞也。

屬國絕貢之先後

京師正陽門內東城根玉河橋。有會同四譯館。凡朝鮮琉球越南緬甸暹羅廓爾喀諸國之使皆駐焉。咸豐間暹羅尙入貢。及粵寇亂平而絕。光緒庚辰。琉球滅於日本。越南則以爲法人所擾。遣二使至天津求援。時李鴻章督直隸。以其私訂條約。不便保護。拒之。二使痛哭而歸。琉球世子時亦在津。候鴻章輿出輒涕泣求救。數月不報。亦痛哭而歸。至於緬甸。乾隆朝之用兵。僅至木邦。卽以木邦土酋爲王。與訂十年一貢之例。光緒壬午癸未間。英人得緬甸。至丁亥。遂與我駐英公使訂緬甸條約矣。朝鮮則歲有例貢。航海至山東。一夜可達。然例必遵陸。渡鴨綠江。由奉天進榆關。以至京師。彼國商人恆以貨物雜貢品中出入兩國之境。皆得免稅。貨物以蔘爲多。布次之。紙髮海味又次之。及爲日本所滅貢亦絕。惟廓爾喀至光緒季年。猶有入貢之事。

高麗例貢

崇德癸未九月。太宗遺諭朝鮮王曰。寬溫仁聖皇帝飭諭朝鮮國王李倧。歲貢

方物。悉出於民。夫民皆吾民。朕恐重致疲困。今將歲貢綠綿紬二百五十疋。紅綿紬二百五十疋。各減五十疋。白綿紬一千五百疋。減五百疋。細紵絲四百疋。減三百疋。纛布七千二百疋。減二百疋。上等腰刀二十六口。減六口。五爪龍蓆四領。減二領。雜色花蓆四十領。減二十領。其餘仍舊。順治甲申十一月。額進紵布四百疋。蘇木二百斤。茶一千包。俱蠲免。再各色綿紬二千疋。減一千疋。各色細布一萬疋。減五千疋。布一千四百疋。減四百疋。纛布七千疋。減二千疋。順刀二十把。減十把。刀二十把。減十把。餘如舊。自列祖卹藩以來。蓋屢減矣。朝鮮國遣使年貢。有例賞。由禮部具奏。新正宴紫光閣。又例有加賞。及該使臣在圓明園獻詩。復有加賞國王及使臣物件。俱由軍機具奏。在山高水長樓。須給賞國王物件龍緞二疋。福字箋二百幅。雕漆器四件。大小絹箋四卷。墨四匣。筆四匣。硯二方。玻璃器四件。賞獻詩使臣物件大緞各一疋。筆各二匣。墨二匣。箋紙各二卷。紫光閣筵宴加賞物件。正使錦各三疋。漳絨各三疋。大卷八絲緞各四疋。大卷五絲緞各四疋。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四個。副使錦各二疋。漳絨各二

疋。大卷八絲緞各三疋。大卷五絲緞各三疋。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四個。

錢謙益貢物

順治乙酉。豫王下江南。明臣皆致重幣。以錢牧齋所獻爲最薄。蓋自表其廉白也。所具柬帖。第一行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尙書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末亦如之。其貢品乃鎏金銀壺法瑯銀壺各一具。蟠龍玉杯。天鹿犀杯。葵花犀杯。芙蓉犀杯。法瑯鼎杯各一。進。法瑯鶴杯。銀鑲鶴杯各一對。宣德宮扇。眞金川扇。弋陽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宮扇。眞金杭扇各十柄。眞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牙箸十雙。以是爲薄。其厚者可知矣。

暹羅進白鼠

康熙朝。暹羅進白鼠三百頭。聖祖以賜四皇子。卽世宗也。乃分四隊。日教之戰。不聽命者。殺之。越日。未死者不及半矣。聖祖聞之。謂其自幼嗜殺。惡之。

西人貢火雞

康熙辛亥。西洋人有以火雞入貢者。舟進蘇州閶關。出雞於船頭。令市人聚觀

之。赤色。與雞同。飼以火炭。如啄米粒也。

西洋貢獅

康熙乙卯秋。西洋遣使入貢。品物中有神獅一頭。乃繫之後苑鐵柵。未數日。逸去。其行如奔雷快電。未幾。嘉峪關守臣飛奏入廷。謂於某日午刻。有獅越關而出。獅身如犬。作淡黃色。尾如虎。稍長。面圓。髮及耳際。其由外國來時。繫船首將軍柱上。旁一豕飼之。豕在岸猶號。及入船。卽噤如無力。解纜時。獅忽吼。其聲如數十銅鉦。一時并擊。某家廄馬十餘騎。同時伏櫪。幾無生氣。

俄人進貢

康熙癸酉。俄羅斯遣使進貢。聖祖諭曰。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寧。則外釁不作。當以培養元氣爲根本要務。又云。島國互市廣東。百年後必爲中國之患。

杜紫綸獨進一詞

杜紫綸。名詔。少從其鄉先輩嚴蓀友中允顧梁汾舍人遊。故工倚聲。康熙乙酉。

聖祖南巡。以諸生進迎鑾詞。駕幸惠山。召見。已而被召至京。一日。傳待詔者八人。命寫御製金蓮花賦。各賦紀恩詩一首。紫綸獨進一詞。拔置第一。旋命纂修歷代詩餘詞譜。

聖祖卻喇里達貢

聖祖幸索爾哈濟時。喇里達頭人進青翅蝴蝶一雙。謂能捕鳥。又彩鷂一架。謂能擊虎。上命侍衞毋納。厚賞其人而還之。

貢瓜

瓜以哈密爲上。聖祖常以之頒賜羣臣。皆西陲所貢者。而山右進獻有楡次瓜。閩中則臘月進瓜。

高宗卻粵貢

高宗屢降諭旨。不許購辦珍奇。如鄭大進貢物。金器甚多。粵海關節貢。有珍珠記念等項。粵撫王檢貢物。有小珍珠一項。均卽發還。幷令嗣後毋得進呈金珠。

廣東貢米

粵東廣州府屬之番禺花縣。肇慶府屬之陽春縣。徵收民米。向有廚房米宮眷米名色。米必細長潔白。方準收納。計米萬二千餘石。此項嘉穀產少價昂。民以爲大累。蓋事起於明。明以此貢王府之用。相傳廚房米爲王所食。宮眷米爲妃嬪所食。沿至國朝。卽以爲駐防旗營武職俸米。收時挑剔殊甚。乾隆間。兩廣總督覺羅鶴年奏禁之。

廈門貢燕

廈門貢燕一項。始於乾隆初年。由商人承辦。初祇一百斤。旋添辦六十斤。每年春秋兩季。分送將軍督撫衙門。呈進。春貢七十斤。秋貢九十斤。迨巡撫缺裁。而貢額照常。此物出自南洋各島。萃於香港。初非廈產。歷年由商赴港采購。約計燕價及裝潢等費。每斤約需銀七八十圓。以歲貢燕菜百六十斤計之。約需萬圓以上。而貢行開支各項例規。暨用人辦事經費。數且倍之。其用費所出。由進口各貨釐金項下酌抽。名爲貢資。彙交貢商承辦。

特旨免貢長江鰣魚

長江漁船。每歲四月。向有貢獻鰣魚之例。沿明制也。康熙朝奉諭停止。而地方有司改爲折價。向網戶徵收。解充公用。胥吏因緣苛索。沿江居民捕魚爲業者。苦之。乾隆初年。復奉特旨豁免。永著爲例。

吳中巨室進雞肝

吳中某巨室。於乾隆時稱極盛。高宗南巡。在虎阜建行宮。巨室獻鷄肝一種。上嘗之絕美。特加優賞。於是其家有乾隆鷄肝之目。或謂以此對西肴中之明治牛肉。可云工巧無倫。

粵鄂浙三疆臣貢物

乾隆辛未十一月二十五日。爲孝聖后萬壽。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之高梁橋。經棚劇場相屬於道。各省供奉皆窮極工巧。粵鄂浙三省爲尤鉅麗。粵之翡翠亭。高三丈餘。廣可二丈。悉以孔雀尾爲之。鄂之黃鶴樓。形制悉仿武昌重樓三成。千門萬戶。不用一土一木。惟以五色玻璃甎砌成。日光照之。輝映數里。浙之鏡湖亭。以徑可二丈許大圓鏡。嵌諸藻井之上。而四圍以小圓鏡數萬鱗砌成

墻垣。人入其中。一身可化百億。

吳氏獻砂仁肉圓

南匯吳省蘭省欽兄弟。在乾隆朝。以附和和珅。得躋貴顯。高宗南巡。過松江。吳氏弟兄獻砂仁肉圓一味。高宗嘗之。舌本微麻。疑有異。出而哇之。吳氏弟兄大驚。急俯伏於地。以高宗已嚼之肉圓。吞食淨盡。蓋恐高宗疑有毒藥在內。至蹈不測。故自食之。以明無他也。

西藏貢金鐘

乾隆乙亥。西藏進貢金鐘一架。計重二十八斤。確爲六朝流徙至邊之故物也。

西洋貢銅人

乾隆甲申。西洋某國貢銅伶十八人。能演西廂一部。人長尺許。身軀耳目手足。悉以銅鑄成。心腹腎腸。皆用關鍵湊結。如自鳴鐘。每齣插匙開鎖。有定程。誤開。則坐臥行止亂矣。張生鶯鶯紅娘惠明法聰諸人。能自開箱加衣。身段交接。揖讓進退。儼然如生。惟不能歌耳。一齣畢。自脫衣臥箱中。臨値場時。自行起立。仍

立於毯。巧矣。

錢陳羣獻竹根如意

乾隆庚寅。舉行六十萬壽。錢陳羣獻竹根如意。高宗批云。未須僧紹之賜。恪致公遠之貢。文而有理。把玩良怡。今賜卿木蘭所獲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高宗在位六十年而內禪。爲太上皇。至嘉慶己未。崩。壽八十有九。

虬髯客書萬壽無疆四字

高宗八旬萬壽時。兩廣總督福文襄王康安進奉之物。爲小柟木匣一枚。啓之。則一小屋。中置屏風。屏風前一几。几列筆床硯匣。有機藏几下。捩之。一西洋少女。高可尺許。自屏右出。徐徐拂几上塵。注水於硯。出墨磨之。墨既成。從架上取硃箋一幅鋪之几上。卽有一虬髯客。出自屏左。徑就几。擫管書萬壽無疆四字。書成。擲筆。仍返入屏後。女乃從容收筆硯。置原處。扃戶而退。製此者爲一院吏。製成。文襄躊躇曰。四字如作滿漢合璧。則更佳。吏曰。容歸思之。既歸。卽高臥。夕乃起。起輒以布一疋。緊纏其首。升屋瓦。坐達旦。如是者三日夜。躍然曰。得之矣。

略增機括數事。於是所書者。居然成滿漢文矣。文襄大喜。厚賚之。

廓爾喀十年一貢

乾隆壬子。廓爾喀舉兵。非抗中國。欲伐印度也。印廓夙有仇。廓久欲甘心於印。自知力不足。欲借我國之兵力。而其時譯音不通。廓語又印藏夾雜。不能解。邊吏見兵起。倉黃入告。高宗乃命福康安征之。一戰卽降。降後。廓復上書於福。詳述由廓入印之行程。願導大兵收印度。福上聞。高宗疑廓將引我重兵深入腹地。聚而殲旃以復仇也。不允。且時正用兵西北。開闢新疆。亦無暇他顧。乃與廓定十年一貢之例。

南掌入貢

南掌。古越裳地。自周以後。不通中國。明有刀線歹者始通貢。雍正己酉。遣頭目叭猛花貢象。乾隆乙丑。以其國窵遠。定爲十年一貢。甲寅始賜敕印。彼時國王召温猛不克自振。逃赴越南。越南國王將其敕印收繳。其國乃爲其同懷兄召蛇榮代理。嘉慶癸酉。召温猛死於越南之南雅。其國遂爲蛇榮子召蟒塔度脂

所有每貢用蒲葉金字表文。其貢使曰大怕（音近怕字之上聲。不知其字。記其音耳）從者稱曰後生。曰大怕者。蓋其貴者尊稱也。大怕衣紅袍。帽則若官轎前劊子手之式。其內衣布。緊纏身。亦著靴。在其國中則赤足。且不著褲也。後生或衣藍布袍。或葛巾。不帶領。暑日亦戴騷鼠帽。惟入華後所服。乃如此耳。蓋入雲南境時。地方官取戲中衣帽使著之。非國服也。

張照獻製松苓酒方

張文敏公照獻製酒方。於山中覓古松。伐其根。將酒甕埋其下。使松之精液吸入酒中。逾年掘之。色如琥珀。名曰松苓酒。

安南獻表

乾隆己酉。福文襄王既受阮光平降。遷安南故王黎維祁宗族入京。入鑲黃旗漢軍旗。分其陪臣黎駟等四人不願薙髮改服。高宗怒。置諸獄。仁宗即位。命移居火器營。四臣歡然就道。吟詠不輟。及嘉慶癸亥。農耐國長阮福映滅光平裔。獻表稱臣。上受其降。改封越南國王。因放四臣歸國。

王大臣進如意

年節。王大臣呈進如意。始自雍正年間。嘉慶丙辰。貝勒貝子公等。以至部院侍郎散秩大臣副都統。俱紛紛呈進兩分。於是定以限制。凡遇元旦萬壽及慶節。惟宗室親王郡王滿漢大學士尚書。始准呈進。其餘一概不准。並諭之曰。諸臣以爲如意在朕觀之。轉不如意也。

檄諭緬甸國王

嘉慶丙辰。緬甸王以恭逢國慶。遣使敂關朝貢。雲南總督勒保以其使上年進京叩祝甫回。將原賫表文貢物令來使帶回。仁宗以其國地居炎徼。遣使遠來。徒勞跋涉。向化未伸。因命軍機大臣代擬巡撫江蘭檄諭之。檄曰。雲南巡撫爲檄知事。照得該國王以今歲恭逢國慶。遣令頭目人等敂關賫到表文貢物。懇求朝貢進京。經總督部堂勒以該國貢使甫經回國。將此次原賫表文貢物。仍交來使帶回。令該國王俟嘉慶五年再行遣使赴京祝嘏具奏。蒙大皇帝俯鑒該國王抒忱效順。實出至誠。而總督部堂勒新任雲貴。不能仰體大皇帝懷柔

至意。率將賫到表文貢物。仍令來使帶回辦理。錯謬已極。欽奉諭旨。將勒保革去總督。並交部嚴加治罪。仍命將辦理錯誤原由。傳諭該國王知悉。至該國使臣業經遣回。若又令進京朝貢。長途跋涉。未免來往煩勞。特令本撫諭知該國王。應俟嘉慶五年太上皇帝九旬萬萬壽。再遣使來京祝嘏。以遂瞻就之忱。並特賞該國王繡蟒袍料一件。織金蟒緞一疋。大紅片金一疋。大紅糚緞一疋。以昭懋賚而示體恤。爲此知會該國王。遵照祗領。須至檄者。

外藩進白鷹海東青

嘉慶庚申冬。卓里克圖親王拉旺進白鷹。科爾沁達爾漢親王丹怎旺布進海東青。上召畫工各繪爲圖。命供奉內廷翰林賦詩以題之。

金甡貢萊石菊花

金海住尚書甡。嘉慶壬戌狀元。直上書房。質莊親王爲其弟子。性直鯁。遇諸皇子嬉笑。即面折之。體肥偉。夏日裸體園中。遇萬壽節。禁廷詞臣皆有貢獻。金貢萊石菊花一枚。號曰東籬壽友。同事者誚其弇陋。金曰。天子富有四海。何所不

備。吾輩措大所獻者。聯君臣之情。爾此物吾所珍惜。故貢諸丹陛。亦野人獻芹意耳。

廓爾喀賀敉匪蕩平

嘉慶癸亥八月十二日。廓爾喀國以敉匪蕩平。奉表稱賀。其略曰。小臣廓爾喀額爾德尼王吉爾巴納足塔畢噶爾瑪薩九叩跪奏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撫育萬國壽如須彌山堅固至大至尊文殊菩薩大皇帝寶座前。竊小臣聞湖南敉匪滋事。致天威震怒。遣兵勦除。今已平定。從此永享昇平之福。小臣聞之欣慰。小臣受恩深重。虔脩土產微物表文。叩賀天喜。小臣屢蒙天恩。視如子民。惟有一心歸順。和睦鄰封。小臣陽布離京甚遠。小臣年幼。懇將小臣當作奴輩。常時施恩教導。沾恩不淺云云。其貢物計十二事。有左插刀灣刀雙眼鎗鍍金鍍銀鳥鎗等名。

仁宗令棄葉爾羌貢玉

和闐產玉之地有五。曰玉隴哈什。曰哈喇哈什。曰桑谷樹雅。曰哈琅圭。曰塔克。

惟出玉隴哈什哈喇哈什二河者美。其水皆出南山。東西夾和闐城而下。和闐。古于闐。漢書所謂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是也。西曰哈喇哈什河。哈什譯言玉。哈喇譯言黑也。故玉色黯。東曰玉隴哈什河。玉隴譯言察視之辭。俗書瞧看其玉尤佳。嘉慶間充貢之地皆罷採。歲惟取玉於此河。其葉爾羌之玉。則採於澤甌。以秋分後爲期。河水深僅沒腰。然常渾濁。秋分時。祭以羊。瀝血於河。越數日。水輒清。蓋秋氣澄而水清。回人遂以爲羊血神矣。至日。葉爾羌幫辦大臣涖採於河。設氈帳。視之。採者爲回人。入河。探以足。且探且行。試得之。則拾以出水。河上鳴金爲號。一鳴金。官即記於册。按册稽其所得。採半月。乃罷。所謂玉子也。道光以來。所產漸稀。回民應貢。出貲購以獻矣。葉爾羌西南曰密爾岱者。其山綿亙不知其終。其上產玉。鑿之不竭。是曰玉山。山恒雪。欲採大者必乘犛牛。挾大釘巨繩以上。納釘懸繩。然後鑿玉。及將墜。繫以巨繩。徐徐而下。山峻恐玉之卒墮而裂也。斧鑿碎玉堆積。隨時可採。雀侯之玉色則青蓋石之似玉者。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焉。密爾岱是其地。可補爾雅註也。

葉爾羌辦事大臣嘗奏進大玉。運致頗艱。嘉慶己未。方弛採玉之禁。並命勿進此大玉。令於所至之地烏沙克塔克台棄之。此卽密爾岱所產者也。徐星伯行經其處。見有大者重萬斤。次者重八千斤。又次者重三千斤。初覆以屋。年久屋圮。玉之面南者。爲風日所燥。剝落起皮。輦此大玉時。用馬數百。回人不善御。前却不一。鞭箠交下。積沙盈尺。軸動則膠固。回人持大瓶灌油以脂之。日纔行數里。奇豐額奏稱回民聞棄此玉。無不歡欣鼓舞也。

宣宗御用筆硯

宣宗卽位。內府循例備御用硯四十方。背鐫道光御用四字。上以所備過多。閒置足惜。因命分賜諸臣。御用筆。向皆選紫毫之最硬者。方得奏進。筆管鐫天章雲漢等字。上以其不合用。命英和以外間習用者進。試之。取純羊毫兼毫二種。命倣此製造。復以管上鐫字多虛飾。命以後各視其筆。但鐫純羊毫兼毫字而已。

顏檢奏罷福建貢荔

福建例貢荔枝。道光辛巳。經閩浙總督顏檢奏罷。

緬甸進平定回疆賀表

道光己丑十月。緬甸國王遣人進金葉表。因奉朝廷平定回疆生俘首逆恭進皇太后徽號之詔。畏服歡喜而來賀。經雲貴總督代爲奏進。

琉球四年入貢

故事。琉球國間歲一貢。道光己亥。詔改每四年遣使入貢。是歲。中山國王尙育咨達閩撫。謂琉球地濱海。最患多風。惟朝貢以時。則風雨和順。每遇貢年。歲必大熟。又貢船出入閩疆。歲頒時憲書。得以因時趨事。庶務合宜。又琉球不產藥材。賴貢船載回應用。至航海鍼法。全賴隨時學習。番休更替。若四年一朝。則豐歉不齊。人時莫授。藥品缺乏。鍼盤荒疏。請奏復舊制。時撫閩使者爲吳文鎔。疏聞。宣宗手敕報曰。據奏情辭眞摯。如所請行。

廣東貢化州橘紅

化州屬廣東高州府。多橘樹。在州署者最著名。其結實與尋常異。皮厚肉酸不

適於口。分其皮爲五角或七角。治痰病如神。相傳橘樹下有礞石。每年結實後。州官循例驗明。遣役駐守。熟後。派員督採。入貢者長須七寸。咸同間。粵寇擾亂。州署被兵。樹爲火逼。大株遂枯。僅留孫枝。結實不及貢式。經大吏入告。嗣後所貢乃不拘分寸。凡近州治。得聞譙樓更鼓者。其皮均佳。橘蒂形凹。賴家園種者。往往亂眞。州官每於皮上加印以別之。

廣橘貢費十數萬

同治時。有海軍將領王姓者。談者忘其名字。其所率兵艦。自粵至北洋。饋某權要以廣橘數筐。時海道初通。京師素無此物。某以其一筐轉贈恭王。王之少子。袖數枚入宮。穆宗食之而甘。使內監至恭邸索之。會已罄。問所從得。以饋自某對。復索之某處。則亦投贈盡矣。以既經御賞。急遣王以兵艦至粵。盡購市上所有以來。費銀數萬。比上呈。內監索賂。某不應。內監銜之。剖其潰敗者以進。穆宗覺味遜於前。以詢某。某大恐。偵知其故。亟賄內監。乃以良者進。他日見某。偶言及之。某叩頭謝。冠纓忽絕。觸階而墜。爲內監所持。將糾其失儀。又賄數萬金。始

免。是役也。以一果餌之微。而某之所費已十數萬金矣。

曾文正貢石盂

曾文正公國藩初藏奇石一座。色潔白如璧。置日光中。石心隱隱有血紋無數。文正相度其形。製爲水盂一隻。兩耳各虬頭上仰。有環。置滴水。明日卽盈盈滿矣。此盂能知晴雨。每當天將雨時。盂邊緣上垂露滴滴如珠。色愈蒼潤。水忽現微紅色。若大雨數日。將晴之時。則盂珠頓落。一潔如故。而盂水忽復現淡綠色。一望深碧而有光。文正在軍中。每以此盂相隨。嘗言寧失兵丁一萬。必不可失此盂。蓋以其有益軍事也。同治甲子。粵寇平。文正獻於朝。入內庫。

琉球貢使

同治乙丑。有琉球貢使過常州。使舟泊西門外接官亭下。久之。二役舁一方箱至。一騎持名帖隨之。立岸上。高呼曰。使臣接供應。卽見使舟有二人出。跪船首。向岸叩頭。亦高呼曰。謝天朝賞。於是二役卽舁箱入舟中。須臾。舁空箱。隨騎者匆匆去。久之。武陽兩縣令呵殿來。輿立河干。兩令端坐不動。執帖者以名帖兩

手高舉。高呼使臣接帖。於是正副二使臣出。向岸長跪。以兩手各捧一令名帖。戴於項。口中自述職名焉。兩令但於輿中拱手。令人傳免而已。不下輿也。禮畢。使者入艙。兩令亦呵殿歸署矣。郡守位尊。不往拜也。兩令名帖。以紅紙爲之。長二尺。寬八寸。雙摺。居中一行。大書天朝文林郎知常州府某某縣某某頓首拜。字大徑二寸許。

琉球貢道。僅許收福建海口。至閩後。卽須由內地前進。抵閩。浙閩總督有驗貢之例。是日。總督坐大堂。司道旁坐。府縣立侍案側。兩貢使手捧表文貢單。至頭門。卽跪。報名。膝行而進。至公案前。以表文貢單呈驗。總督略閱一過。傳詢數語。命賜食。卽有一役以矮桌二。置大堂口。酒肴亦續續至。二使叩頭謝。就堂口席地坐而食之。各官仍坐堂上也。須臾食畢。復向上九叩首謝恩。畢。乃鳴礮作樂掩門。琉球貢使衣寬博。腰繫大帶。寬尺許。以顏色分貴賤。冠亦如之。其僕役則似戲劇中之蒼頭。

豐臺花匠貢盆菊

光緒中。順天豐臺花匠進呈盆菊。有一枝作深赭色者。名曰壽星袍。孝欽后至爲愛惜。與天津查氏之黃金印。並列御榻前。

張樵野進人參酒

德宗體弱。張樵野侍郎嘗進人參酒。飲之甚適。其色如琥珀。香似麝蘭也。

志家進籠餅

德宗瑾嬪。爲志銳妹。一日。志家庖丁自製籠餅。（唐人呼饅頭爲籠餅見朝野僉載及倦游雜記又吳下呼餶膅見正字通膅讀若詐）饋進宮中。德宗食而甘之。謂瑾嬪曰。汝家自製點心。乃若是精美乎。胡不常川進奉也。不知宮門守監。異常需索。即此次呈進籠餅。得達內廷。所費已逾百金矣。

緬甸貢象

象房在京師宣武門內。仍明舊也。朝會大典。如獻俘宣赦等事。以馴象馱寶瓶。立朝班前。咸豐以來。越南緬甸相繼屬於英法。朝班無象者十餘年。至同治戊辰。雲南底定。緬甸始復貢象七隻。光緒甲申春。一象忽瘋。擲玉輅於空中。碎之。

逸出西長安門。物遭之碎。人遇之傷。擲奄人某於皇城壁上。西城人家閉戶竟日。至晚始獲之。從此象不復入仗。而宣武門象坊之象。亦多老死。此制遂廢。

廓爾喀貢使

光緒乙亥冬。廓爾喀使來貢。由安定門大街過天橋。入正陽門。至四譯館。止焉。護送貢品行李隨從及兵役。約四五百人。使臣二人。衣縿金寬博之衣。紅紫色。冠如僧所戴者。中較高。上有金繡。各手素珠。乘四人肩輿。無蓋無帷。如廟中神轎狀。四譯館通事能廓語者。僅一人。幸廓使能英語。遂以英語相酬答焉。光緒乙巳。猶遣使入貢也。

孝欽后好貢獻

孝欽后好貢獻。自軍機大臣以下。月必有進。而太監索宮門費。往往過其物價。孝欽時有賚。中涓因亦奢求。一食品亦索數十金。故軍機大臣雖年俸四五萬金。不足供需索之資。

某大臣貢傻白金魚

孝欽后喜蓄金魚。有傻白者。爲某大臣所進。孝欽每侵晨往視。內監以掌拍其缸蓋曰。傻白。老佛爺來瞧汝矣。卽揚鬐而起。唼喋有聲。否則潛藏荇藻間。無從窺見。宮人以是目爲靈物。

藩王入貢

沙木胡索特王因逢孝欽后七旬萬壽。親賫貢物入京。凡三十箱。爲金沙金豆珊瑚瑪瑙狐豹皮哈密瓜等物。均呈交理藩院。由理藩院轉交內務府照單收納。

外臣進日本開國五十年史

日本大隈重信所著日本開國五十年史。曾於宣統己酉。遣員賫送至京師。由外務部代奏進呈。卷首有大隈上奏文。純用漢文奏疏形式。摺首書外臣伯爵大隈重信跪奏字樣。蓋出靑柳篤恒之筆也。靑柳乃早稻田大學講師。爲日本最著名之精通我國官話者。

清稗類鈔

外藩類目錄

	頁
蒙古十六國部落	一
烏蘭察布盟旗之編制	一
外蒙服叛本末	四
青海蒙古	七
世宗駕馭蒙古	七
高宗善待蒙古	七
三音諾顏部	八
哈薩克入借地	八
土爾扈特來降	九
都爾伯特投誠之待遇	一〇
高宗收攬西藏政權	一〇
哲孟雄	一一
福文襄拒南掌求覲	一二
越南乞援師	一二
越南女口極賤	一三
朝鮮紀恩碑	一三
朝鮮在中江互市之例	一三
設邊門章京以徠朝鮮	一四
册封朝鮮國王	一五
光緒壬午平靖朝鮮之亂	一五
幽禁朝鮮大院君李昰應之深意	一六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外藩類

蒙古十六國部落

太祖削平諸部。始於哈達、輝發、吳喇、葉赫。所謂扈倫四國。卽明人所稱南關北關者也。乃以次臣服諸蒙古。至太宗時。凡十六國四十九貝勒畢歸。然後收服朝鮮。而塞外莫不享王矣。此開國用兵之次第也。其蒙古十六國部落分爲四十九貝勒者。曰科爾沁。曰札賴特。曰杜爾伯特。曰郭爾羅斯。曰敖漢。曰奈曼。曰巴林。曰土嘿特。曰札魯特。曰阿魯。曰翁牛特。曰車里克。曰喀喇沁。曰吳喇忒特。曰察哈爾。凡十五國。而其時以察哈爾故太子爲諸貝勒冠。亦爲一國。(天聰十年蒙古四十九貝勒勸進亦以察哈太子爲之長)分察哈爲二。故號十六國也。

烏蘭察布盟旗之編制

蒙古各旗。以佐領爲編制之基礎。佐領例治箭丁百五十人。

土色勒格氣二人。正二品。漢名幫辦台吉。其職司為札薩克。年班入京。代掌旗務。

札克爾氣一人。從二品。漢名管旗章京。其職司同前。

梅楞章京二人。正三品。漢名幫辦旗務章京。其職司同前。

札蘭章京四人。從三品。漢名參領。其職司為佐治全旗事務。治佐領五人。

蘇木章京二十人。五品。漢名佐領。其職司為直接治理民事。治箭丁百五十人。

昆都二人。七品。漢名驍騎校。其職司為幫辦佐領專司文牘事宜。

土色勒格氣至梅楞章京各職。均受命於朝。札蘭章京以次。王公札薩克有自行升降黜陟之權。他旗官員。略有增損。昆都以次。又有筆切齊、（即筆帖式）領催。皆無定額。梅楞札蘭例有管印管兵之分。各旗有設專員者。後則無兵可管。多半兼差矣。

蒙官荐舉。多以情面。筆切齊為入仕之階。以次推升。無越級者。如非台吉。至札克爾氣而止。

行政官外。又有白吞大一。包衣大三。通稱長史。專司王公家事。階級在梅楞章京之次。長史出入王府。權甚重。或有升充梅楞者。

各旗職官。年分四期。輪流在衙門辦事。如有特別事件。則由王公函傳。分派首座五人。首座以次轉飭。由蘇木章京取締。人民攤派差徭。均依此例。富者攤財。貧者應差。如有某蘇木應攤之款。湊繳不齊。則由該蘇木申報。轉向轄境多富民之蘇木加徵焉。

烏盟蘇木所轄箭丁。多不足額。四子王旗二十蘇木。除喇嘛台吉塔布囊外。計不及二千丁。合烏之全盟計之。爲數僅萬餘人。蒙古人民以喇嘛爲最多。次台吉及塔布囊。台吉爲王公札薩克之近支。秩最貴。頭等二品。二等三品。三等四品。禭祿之孩。亦皆爲四品秩。塔布囊亦爲貴族之裔。秩亞於台吉。次箭丁。蒙民在王公台吉官長等處充當私奴。以邀榮幸。私奴日多。箭丁日少。後迄無一箭足百五十丁者。

蒙民在王公札薩克府應差者。出差時。則由府中領取錫製腰牌。回則呈繳。凡

有腰牌者。在該盟可任換乘騎。如有重要事件。則別有印文。人民滿十八歲。卽有當兵應差義務。至六十歲而止。舊例。全旗之丁皆爲兵。蘇木昆都皆治箭丁。皇帝秋獮。蒙古箭丁皆須隨圍。

外蒙服叛本末

外蒙喀爾喀諸部。本元裔達延車臣汗之後。達延車臣汗南徙近邊駐牧。明人稱曰小王子。其季子格埒森扎賚爾琿台吉留居漠北。析其部衆爲七。授子七人領之。分左右翼。有三汗。曰土謝圖汗。曰車臣汗。曰扎薩克圖汗。崇德戊寅。三汗始入貢。然各王其國自若。不請吏。不置戍。且時叛服不常。順治中。以蘇尼特騰吉思之叛。嘗與邊吏交兵。至康熙。土謝圖汗乃殺扎薩克圖汗。值準部噶爾丹汗強盛。乘亂侵之。土謝圖汗弗能禦。戊辰。全部南奔。聖祖受其降。安置牧所於多倫諾爾近地。丁丑。噶爾丹平。土車扎三汗始還原牧。然尙未置將軍大臣以統之也。其後。準部策旺那卜坦父子復阻兵侵喀爾喀。始於察罕瘦爾推河拜達克里河諸處。置軍戍以防準保喀。雍正中。西北路出師屢不利。喀爾喀親

王策凌蒐部衆禦準。大捷。遂以爲定邊左副將軍。鎮烏里雅蘇台。總蒙部兵。朝褒其功。析土謝圖汗等所屬爲一盟。曰三音諾顏。使長之。準始請款。策凌卒。其子成衮扎布車布登扎布等。相繼爲將軍者數十年。乾隆中。平定伊犂。滅準部。西陲息警。而俄羅斯於庫倫屢有事。戊辰。始設庫倫辦事大臣。同蒙古王等辦事。滿大臣諸木渾輔德等。與蒙王積不相能。先後劾罷。於是又命蒙古親王貝子桑齋多爾濟貝子瑚圖靈阿等。相繼任庫倫大臣。奏事皆首銜。滿大臣柏琨勒保等。與參佐無異。後烏里雅蘇台將軍雖用滿人。而猶擇蒙古王公一人爲參贊。四部之兵。皆統於每盟副將軍。又降旨。將軍大臣不得干預四部遊牧事。舊設防兵盡撤。僅於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各留宣大換防兵一百二十名。三年一易。此外各城卡專用蒙兵。其詞訟專爲蒙人者。用蒙律。蒙地租賦。皆歸蒙收。漢人不得墾蒙地開礦。蒙人生殺官缺予奪陞轉。皆爲各扎薩克特權。邊帥不得問。哲布尊丹巴地位。在達賴班禪之次。爲外蒙佛教主。尤貴重。定制。庫倫大臣必致敬禮。松筠述庫倫大臣職事。爲詩曰。附四喀爾喀。奉一哲布尊。其證也。

當喀部被準侵迫內附時。本欲附俄。哲布尊丹巴力主歸中朝。謂奉黃敎爲同敎。故歷朝皆加優禮。建寺立碑。推挹之者無所不至。同治中。回陷烏城。設防庫倫。有宣化練軍之駐。亦旋撤。而自咸豐後爲將軍大臣者。皆非上選。每藉查卡倫禁地以需索蒙旗。奎昌端多布桂斌德麟瑞洵樸壽等。皆以貪刻去。各王公又苦年班之費。其貸華商者。必索重息。以牲畜地土作抵。俄人著遊蒙古書。敘述策貝子等旗。積憾於朝廷者。歷歷如繪。而朝廷不之察。轉促辦新政開礦設審判勘田地。以日攘哲布尊丹巴及各王公之權利。庫倫大臣三多奉行弗善。活佛以下視之如仇。迨兵備處設。愈觸俄忌。遂迫政府撤之。哲布尊丹巴及杭達王等。內厭邊帥。外受俄餌。於宣統辛亥十一月初九日。用四部八十六札薩克名。通牒中外。歷數政府種種苛虐。蒙人不堪。謂非獨立不可。因推哲布尊巴爲皇帝。建號改元。與朝廷斷絕關係。三多去職。烏里雅蘇台將軍奎芳見通牒。亦棄烏城而去。庫倫私設內閣各部。自稱庫京。與俄立約。蓋外蒙之附。本不如四十九旗之久。一統志原稱曰新藩。乾隆丙子。以準部阿逆之叛。喀爾喀郡王

青衮雜卜卽有撤台阻兵之變。故用放任主義。聽其自治。咸同以來。諸王公亦潛向俄人借債通款。而其季年。乃欲束縛而馳驟之。禍發辛亥。實匪一朝一夕之故矣。

青海蒙古

定制、青海蒙古。每盟設正副盟長各一。簡軍實。閱邊防。理訟獄。審丁册。又增置蒙古巡防官軍。其始。每三載會盟。由青海辦事大臣奏選盟長。遇事。遣員賫勅以往。不論崇卑。王公以下跪迎。嗣後改定歲歲會盟。盟長無任事年限。非有事故。則終其任。

世宗駕馭蒙古

雍正時定制。蒙古人不得識漢字。凡射。以向天射下至地者爲合格。

高宗善待蒙古

蒙古生性強悍。世爲中原勁敵。如北魏元代。雄起北方。然柔然海都之叛。未嘗絕國朝威德布揚。氈裘同竄之士。始執殳效順。無異世臣。高宗恢廓大度。尤善

撫綏。其名王部長。皆令在御前行走。結以姻誼。託諸心腹。西域之役。如喀爾沁貝子扎爾豐阿。科爾沁額駙索諾木巴爾珠爾。喀爾喀親王定北將軍成袞扎布。其弟郡王霍斯察爾。阿拉善郡王羅卜藏多爾濟。無不率領王師。披堅執銳。其子孫亦屢登膴仕。統領禁軍。上宴蒙古王公詩註。其令入宴者。率皆兒孫行輩云云。及高宗崩。杜爾伯特汗某幾欲以身殉焉。

三音諾顏部

三音諾顏初屬土謝圖汗。自額駙策凌以從征準噶爾功封王爵。其近族多附之。乃別成一部落。號三音諾顏部。策凌死。其後累有功於帝室。故爲喀爾喀四大部之冠。築烏里雅蘇台城。駐定邊左副將軍及參贊大臣。節制部衆。舊制。參贊大臣三。其一選自蒙古王公台吉中。後廢。

哈薩克人借地

新疆哈薩克人之借地游牧。曾經奏明有案。光緒壬寅癸卯間。科布多參贊大臣瑞洵。奏請歸還借地。有云。塔城駐防委員延年。任令蒙哈廣佔烏梁海等語。

奉諭。事關北路大局。着潘效蘇詳查妥議具奏。尋奏該大臣等所陳各節。無非以借地案懸日久。恐滋轇轕。現經奏准歸還。自可相安無事。次年。瑞洵又奏哈巴阿一帶借給蒙哈之後。烏梁海膏腴盡失。游牧無資。該處官兵。深慮該地不能收回。羣情惶惑。請旨飭還。奉諭。此項借地。轇轕多年。若如所奏情形。自應查明還地。前諭潘效蘇確切查復。該撫久任邊疆。於該處情形必所素悉。着卽秉公詳勘。會商瑞洵妥籌。不得以借地爲已成之案。憚於更正。總以足安人心有裨大局爲要。此外志銳亦有奏案。載在光緒實錄。然皆以空言搪塞。迄未實行歸還借地也。

土爾扈特來降

準噶爾。本元太尉也速後。以元綱不整。遁居伊犁。分四部落。曰衞拉特。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各立可汗爲輔車計。後土爾扈特以噶爾丹不道。故率本部落遷入俄羅斯。彼國以其愚戇。時加欺凌。大兵旣定伊犂。威布遐邇。土爾扈特部長聞之曰。吾儕本蒙古裔。今俄羅斯種類不同。嗜好殊異。又復苦

調丁賦。席不暇暖。今聞大皇帝普興黃教。奚不棄此就彼。遂率其全部涉河繞道行萬餘里。始達哈薩克。失道。行入戈壁。復斃數萬人。抵邊者僅十之三。高宗命舒文襄赫德攝伊犂將軍篆。往為安置。或疑其中有叛人舍楞。請上勿納。上曰。遠人來降。豈可拒絕。況俄羅斯亦大國。彼既棄彼而南。又挑釁於北。進退無據。黠者必不為也。舒既抵邊。察其實乃受降。厚加撫綏。

都爾伯特投誠之待遇

都爾伯特汗策淩。親王策淩烏巴什。乾隆癸酉秋。首先投誠。上錫王爵。優卹奴僕。定游牧地方。以資生息。策等感上撫字恩。卒時。諄諄告其長吏曰。天可汗之恩萬世不可負也。策淩烏巴什投誠年最少。至乾隆庚戌。始卒。西域大定數十年。

高宗收攬西藏政權

西藏自國初內附。歷康雍乾三朝之經營措置。始底大定。初、藏中銓選番目。下逮兵刑賦稅隣夷交涉各項要政。駐藏大臣實無統一覈辦之權。乾隆中葉。大

兵迭次克捷。藏民畏威。高宗乘機收攬實權。以遏亂萌。自是噶倫卜以下番目屬之駐藏大臣。番兵管轄僧民論罰藏稅出入鄰夷往來私函通問駐藏大臣均有直接間接督察之權。達賴班禪擁掌教之虛名。無統治之實際。此實政教分離之漸。亦武定功成之會也。

哲孟雄

印藏之間。有小國哲孟雄。地僅七十餘華里耳。初爲藏番部落。每附西藏貢使。呈進貢物。英欲通商西藏。必開埠達吉嶺以便轉輸。而必假道哲孟雄。遂力爭於總理衙門。謂哲本印屬小國。總署貽書駐英公使使爭之。公使詢之從官。鄒代鈞考之知非印屬。告公使。公使復質之方培容。方曰。彼據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妄臆說耳。我國古書。萬不足恃。英欲得哲。不如與之。我國何在此七十里小部落哉。公使不能決。方又曰。盍商之馬參贊。馬參贊者。英人馬格里也。馬雖英人。然忠於所事。公使詢馬。馬乃語鄒。令據我國古書。考察哲孟雄之所屬。鄒曰。已告公使。馬卽詢之公使。公使曰。方子涵謂我國古書不可恃。馬曰。是

何言。中國書論中國事。猶不可恃。豈外國書論中國事。轉可恃耶。卽取鄒稿。以譯英文。而覆英外部。英外部乃照租借例定議。

福文襄拒南掌求礮

福文襄王總制雲貴。値南掌國貢馴象四。並言被交趾諸國刦掠。無禦敵器。以餘象一。求予巨礮。文襄檄諭以國家法制森嚴。賞賚有節。兵火利器。不容妄求。還其象。不予之礮。

越南乞援師

乾隆間之征越南也。將治阮光平篡弑之罪。以復黎氏社稷。會官軍大敗於富良江。阮懼中朝將復仇。遂乞降。高宗許之。及阮來朝。復賜宴賜詩。賜遊三海。阮旣歸。仍不靖。且囑我國沿海盜舟。刦奪商民。黎裔歸國。復爲阮所殲。中朝亦不過問。同治間。法人來越南。始曰通商。繼思久據。時越南王慶告急。光緒戊辰。朝廷命李鴻章派員往偵。令下。無應者。桐城馬復賁應募往。由廣西出鎭南關至越南。壬午冬。偕其二使來天津乞援師。鴻章却其請。越遂亡。

越南女口極賤

越南地瘠民貧。女口極賤。自統領以至走卒。無不攜有室家。越南國王曾咨呈兩粵督撫。以爲兵燹之餘。生齒衰落。而女口爲兵民勾取姦匪誘販。不知其數。恐人種將由此斷。請加嚴禁。但下所司報聞而已。

朝鮮紀恩碑

太宗崇德初。征服朝鮮。己卯。國王李倧立紀恩碑於三田渡。其銘曰。天降霜露。載肅載育。惟帝則之。並布威德。皇帝東征。十萬其師。殷殷轟轟。如虎如貔。西番窮髮。暨夫北貊。執殳前驅。厥靈赫濯。皇帝孔仁。誕降恩言。十行昭回。旣嚴且溫。始迷不知。伊戚自貽。帝有明命。如寐覺我。我后祗服。曰率而歸。匪惟憚威。惟德是依。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束干矛。何以錫之。駿馬輕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謳。我后言旋。皇帝之賜。曰班六師。活我赤子。哀我蕩析。勸我稼事。金甌依舊。翠壇維新。枯骨再肉。寒荄復春。有石巍然。大江之頭。萬載三韓。皇帝之休。

朝鮮在中江互市之例

朝鮮爲我國外藩邊門。商民亦有互市之例。謂之馬市。市設於中江。歲春秋仲月望後。朝鮮員役以牛貨齊陳於江干。駐防兵丁臺驛夫以布七千五百十四段。易牛二百。鹽二百九十九包。海菜萬五千八百斤。海參二千二百斤。大小紙十萬八千張。棉麻布四百九十九段。鐵犂二百具。以京畿平壤黃海三道商各一人承辦。義州知府率員役領之。所具糗餌薨魚。稱之曰宴。其官商曰別將。

設邊門章京以徠朝鮮

奉天鳳凰城東南三十里鳳凰山之麓。植木柵爲繚垣。柵外以中江與朝鮮分界。柵內有屋三椽。門施管鑰。邊門章京司之。是爲通朝鮮之孔道。康熙己巳。設領催一名。兵九名。雍正丁未。添領催一名。兵十九名。乾隆辛酉。添兵二十名。丙寅。於兵額內改領催二名。戶部議定以三千二百九十四兩作爲定額。以歲春冬之季徵之。蓋朝鮮賀正旦使以三月出邊。領時憲書員役以十二月初旬出邊也。國家嘉惠遠人。凡鮮人之物。毫無收取。所抽乃邊門商民之互市者。馬市之兵丁台站門柵人等所易牛馬農器。亦納稅焉。其有非時之謝恩稱慶諸典

禮往來者。別爲造報。權使無衙署。僦民廛以居。無胥役。惟城尉撥有兵丁三人。供使令。歲支公用銀二百兩。

册封朝鮮國王

凡四邊賓服之國。在東者曰朝鮮。每當敕封嗣位之國王。則先遣使請命於朝廷。皇帝卽命正副使奉敕往封。同治以前。皆如此辦理也。

光緒壬午平靖朝鮮之亂

朝鮮國王自李琮來歸。世奉正朔。（琮以順治二年薨。諡莊穆）六傳至玄孫昑。（諡莊順）昑三傳至曾孫玜。玜薨。（諡恪宣）世子炅前卒。（追封王。諡康穆）孫奐嗣。奐薨。（諡莊肅）無子。宣恪妃金氏命從子昪入嗣。奉玜後。昪薨。（諡忠敬）亦無子。康穆妃趙氏命從子熙入嗣。奉炅後。以繼玜也。（熙乃炅從弟是應之從子。是應以子貴。號爲宣大院君）熙嗣位。（時同治甲子）年幼。康穆太妃臨朝。乃命宣大院君是應總理國事。是應秉政十年。敵不侵疆。國內乂安。既反政。王熙柔仁。妃閔氏擅權。用外戚。開海禁。聯外交。而懈於內治。大院君寖不平。光緒辛巳。其子載先潛謀犯王宮。行廢立。事覺。辭連大院君。得置不問。而亂機始萌矣。（大院

君有子三人王熙居次載先似幼子也

壬午六月。朝鮮都監營兵以索餉譁變。攻日本使館。戕日人。日使花房義質跳而免。亂兵入王宮。王熙與妃及世子坧皆奔避。大院君徐出鎮撫之。日本乘釁以兵艦至。朝鮮使臣參判金允植、侍講魚允中、在天津聞變。遂乞師。時北洋大臣李文忠公鴻章以母喪給假百日歸葬。張靖達公樹聲署直督。以聞於朝。德宗命廣東水師提督吳武壯公長慶。率登州戍卒三千東渡。謂之援護之師。七月初四日。吳發登州。初七日。抵朝鮮馬山浦。登岸十一日。進壁漢城城外之南壇山。時日軍已入漢城。聞之恂懼。遯至仁川口。十三日。執大院君昰應致之天津。亂遂定。吳既靖朝鮮之亂。而善後及與外人議約諸端。皆北洋大臣尸其權。吳有違言。又上疏言事。未白鴻章。遂成郄。甲申春。朝命吳率三營移屯金州之旅順口。留三營戍漢城。以其部將吳兆有統之。

幽禁朝鮮大院君李昰應之深意

朝鮮王本生父大院君李昰應既被執。乃送至京師。孝欽后命幽諸保定。待以客禮。令閉門思過。廷臣以朝廷於外藩事向不干涉。且朝鮮善後事宜亦未過

問。何獨於是應獨嚴。不許歸國。而不知孝欽於此。自有深意。則以朝鮮王李熙以旁支入承大統。其事正與德宗之繼穆宗略同。深慮醇親王他日恃皇帝本生父之尊。把持朝政。故先借是應事以示威也。顧醇王不悟其意。及後筦理軍機。是應被拘已三年矣。一日。李熙有表至京。醇王以加恩外藩乞准其奏爲請。孝欽默然。久之。微哂曰。吾此舉正別有深意。將使天下有子爲人後者。有所警惕而不敢妄爲耳。非於是應有仇怨也。醇王戰栗失色。伏地不起。有頃。孝欽笑而慰之曰。王毋多心。吾知王忠敬。此語非爲王發也。勅二內侍掖之以出。越數年。始釋是應歸。

商務印書館

清稗類鈔

第四册

奄寺 度支
外交 屯漕
禮制 教育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稗類鈔

奄寺類目錄

頁

受宮　一
太監例選無家室者　一
私宅太監有定額　一
太監品級　二
太監之稱謂服飾　二
世祖禁內監入班行禮　三
世祖高宗定太監職制　三
高宗令內監改姓　三
高宗選秦趙高三姓爲太監　四
高宗約束奄寺　四
高宗不許內官干預政事　四
仁宗令太廟用王府中太監　五
仁宗令廷杖曹進喜　五
唐憲臣自宮　六
高宗改內監讀書之制　六
李金鳳與聞林清事　七
戴文節不善事內監　九
宣宗爲內監創白玉頂戴　九
安得海伴太子讀　一〇
安得海伏法　一〇
孝欽后待內侍　一二
三監綽號　一二
李蓮英以梳頭得寵　一二
李蓮英深銜德宗　一三
李蓮英調停修園事　一三
李蓮英隨醇王校閱海軍　一四
李蓮英侮李鴻章　一四
李蓮英侮福錕　一五
李蓮英有四子　一五
李蓮英有精舍　一六
李蓮英用紅緞鋪墊　一六
李蓮英末獲譴之故　一六
香王爲孝欽后之探　一七

孝欽后樂與硬劉談　一七
西巡時太監之多　一八
高四歷事三朝　一九
張某以墨汚試卷自宮　一九
太監奉旨申飭張唐　二〇
小德張暴富　二一
小德張驕倨　二二
王子元中飽　二三

清稗類鈔

奄寺類

杭縣　徐珂　仲可

受宮

歷朝宮中使令。任用閹宦。此舉最賊人道。爲我國數千年相傳之粃政。閹宦類多河間人。旣選爲內侍。則被宮。惟閹割之後。須居密室。避風百日。露風卽死。無藥可療。又須選取未成童者爲之。壯者受宮。多危險。宮後卽聲雌頷禿。髭鬚不生。宛然女子矣。

太監例選無家室者

律例雜犯門載新進太監。由內務府驗明。年在十六歲以下。並未娶有家室者。交地方熟火兩處首領太監管教。其已有家室者。則給與各王公。

私宅太監有定額

乾隆末年。以宮監時不敷用。因取之各王公大臣家。蓋緣王公大臣。所用過多。

向無定額。太監多投充私宅。嘉慶己未。始定額數。親王准用七品首領一名。太監四十名。郡王准用八品首領一名。太監三十名。貝勒准用二十名。貝子准用十名。入八分公准用八名。一品以上文武大臣。准用四名。公主額駙准用十名。民公准用六名。不入八分公及二品以下民爵侯以下。俱不准私用。其宗室王公等所用。年終報宗人府查核。一品文武大臣等所用。年終報都察院查核。俱各彙奏。

太監品級

雍正丙午。定宮殿監督項侍正四品。宮殿正侍從四品。（即總管）宮殿監副侍正五品。（即副總管）內廷侍從五品。執事六品。內廷待詔六品。內廷供奉七品。執守侍七品。內廷供用八品。侍監八品。（均首領）內侍九品。

太監之稱謂服飾

太監之賞有項戴者。稱老爺。無項戴者。稱師父。太監頭目。俱收徒弟。下班後。捧盥漱具執扇持麈尾。皆徒弟爲之。爲頭目者。頤指氣使。又儼然一小至尊矣。

大小太監。夏日皆服葛布箭衣。繫白玉鉤黑帶。

世祖禁內監入班行禮

順治甲申。世祖定鼎。頒詔賜廷臣宴。有內監數輩先行拜舞。奉諭。朝賀大典。內監不得沿明制入班行禮。從戶科給事中郝傑請也。

世祖高宗定太監職制

世祖諭令裁定內官員數。至高宗。又欽頒則例七條。宮殿監處分十一條。凡例四條。各處首領太監處分例十六條。錢糧按現行則例額數。不許增添。其錢糧之額。爲銀五錢米半斛。銀自每月八兩至二兩。凡十三等。米自每月八斛至一斛半。凡十四等。其職掌。惟敬事房辦理宮內一切事務禮儀。承行內務府文移。收納外庫錢糧。餘則專掌隨侍守護承應灑埽坐更等事。

高宗令內監改姓

高宗待太監最嚴。命內務府大臣監攝之。凡預奏事之差者。必改易其姓爲王。以其姓多難辨。宵小無由句結也。

高宗選秦趙高三姓爲太監

乾隆初年。奏事太監爲秦趙高三姓。蓋高宗借此三字以自儆也。秦爲先朝之舊閹。偶有過失。譴罰必嚴。

高宗約束奄寺

高宗約束奄寺。不使縱恣。一日於乾清宮西爕閣牕中。望見西廊下有二職官自南而北。一太監自北而南。交臂不顧。竟不讓道。遂嚴諭總管太監約束。毋許肆慢。謂再不謹遵。當將總管太監一併治罪。

高宗不許內官干預政事

世祖鑒明閹宦之弊。既立鐵牌於交泰殿。戒內官干預政事。官不得過四品。令隸內務府總管。歲時謁見。如堂司制。有周官冢宰統攝之義。高宗防馭尤嚴。有高雲從者。稍干涉外事。卽遵世祖旨。立時磔死。和珅亦能體高宗之意以行之。有內官嘗有背呼梁文定公名者。和聞之。憤然曰。梁爲朝廷輔臣。汝輩安可輕之。立杖數十。命向梁叩謝。乃免。其後。內務府大臣。多由僚屬驟遷。又無重臣兼領。

故敬事房總管輩。多與大臣分庭抗禮。無復統轄之制。蘇大司空楞額曾對衆曰。今日尚未見吾都堂。雖一時謔語。亦可觀風氣矣。

仁宗令太廟用王府中太監

乾隆癸亥。高宗以太廟中司香太監。太常寺多以庸悍老稚宮府所不用者充數。不足以昭誠敬。故命王公府中各交太監二名。備廟中司香灑埽。復賞給七品首領一員。以司其屬。

仁宗令廷杖曹進喜

奏事太監曹進喜。高宗時爲近侍。歷事三朝。年逾六旬。頗明政體。聲聞日著於外。其姪入試通州。學臣以進喜故。首列前茅。士論頗不服。又交結外省督撫。歲時皆有餽遺。間有王貝勒甘爲輸服者。仁宗以其無顯過。優容之。嘉慶癸未夏。吏部月摺交納逾期。方詢軍機大臣。進喜卽揚聲殿陛間斥吏部之延宕。又令兵部亦具月摺交付。以便召對。語聲徹內。上大怒。立加斥革。廷杖二十。貶於端門內司閽。永遠不許出外。

唐憲臣自宮

太監爲畿輔產。向無南人有之。自靑浦唐憲臣始。亦旣娶妻生女矣。而行賈多折閱。乃北走京師。遽於康熙乙酉。自閹爲寺人。入太廟管事。乾隆乙丑。以年老多病。奉特恩放還。及歸治生產。撫兄子贊文爲子。女亦適人而育外孫。優遊十餘年而死。年七十七。

高宗改內監讀書之制

明制、內監入選。例入內書堂讀書。凡收入宮中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入內書堂讀書。本監提督總其綱。擇日拜至聖。請詞林老師。每一名各具白蠟手帕龍挂香爲束脩。人給千字文四書。派年長者八爲學長。有過。詞林老師批付提督責處。國朝仍之。派漢敎習一員在萬善殿。專課年幼太監。乾隆己丑。高宗諭內監職在供給使令。但使敎之略知字體。何必選派科目人員與講文義。前明奄豎弄權。司禮秉筆。皆因若輩通文。便其私計。甚而選詞臣課讀。交結營求。此等弊政。急宜痛絕。現今讀淸書之內監。在長房一帶。派內府之筆帖式課之。至

漢書。亦派筆帖式之曾讀漢文者教授。所有萬善殿派用漢教習之例。永遠革除。

李金鳳與聞林清事

李金鳳。嘉慶時內監之與聞林清事者也。仁和諸生繆崇輝。有祖姑適崑山陸氏。未婚而夫死。守貞不嫁。披緇於龍山。繆爲築菴居之。家人歲一省視。崇輝長。祖姑年八十有餘矣。秋日。繆往省其姑。遇金鳳於座。不知其爲椓人也。然聆其聲雌。視其面類婦人。而行步則男子。心訝之。不敢問。祖姑曰。此吾徒金鳳也。新收耳。崇輝心又訝之。以爲金鳳二字。頗不似方外人之名。何也。顧其舉止落落。不甚與衆尼儕。崇輝宿菴三日。瀕行。瞯衆人方禮佛。則微以言叩其祖姑。姑戒勿宣揚於外。乃語其故。蓋金鳳。卽李文成之姪也。文成之先亦南人。常與教匪同叛。已而事敗。奉旨於南方名捕之。乃逃於北。始爲北人。文成懲前此齊冉諸人之敗。欲自內起。顚覆乘輿。而後傳檄以定四方。顧宮禁深邃。警衞森嚴。計無所出。金鳳年纔二十餘。乃請自宮以入。衆未敢信。鳳拔刃一揮。流血如注。幾死

矣。衆爲求良藥藥之。得不死。遂於嘉慶己巳得入禁中。金鳳深沈有心計。同事諸宮監。以術籠絡之。皆得其歡心。總管某監者。仁宗寵之甚。常陵轢同輩。衆皆惡之。金鳳獨處之泰然。已而衆怨益甚。羣發其陰私。仁宗執之。杖數百。血肉狼藉。衆益從而姍笑之。金鳳獨爲之撫慰。且爲之簡料湯藥飲食。某甚感之。衆皆多其任卹。而不知金鳳已乘間動以大謀矣。仁宗怒已定。仍寵某如故。金鳳旣得某。遂稍稍擴張勢力。已而侍衛缺出。天理教人鳩貲付金鳳爲之行賄。得補授其黨一人。及仁宗狩木蘭。遂尅期舉事。時金鳳與某在內籌畫一切。未及期。而李文成事泄。倉猝舉兵。李林王等內外皆死。金鳳知事急。竊宮內金符而跨善馬疾馳出。言往木蘭迎駕。門者不敢阻。金鳳出城。亟易衣而遁。其黨人有漏網者。設逆旅於歸德。主人見金鳳。不識也。然知其有珍寶。醉以酒。將殺之而取其貲。檢懷中得金符。大驚。又於夾袋中得事前所與林李諸人計劃者一紙。乃不害而留之。藏複室中。年餘。聞事稍寢。乃衣以婦人衣。使二嫗從之以南。至靈隱寺。遇日照大師。師高僧也。一見識之。蓋常晤於京師者也。卽從之削髮。以僧

寺中不可居。乃去爲尼。來菴中。居半載餘矣。明年。崇輝更視其祖姑。不復見金鳳。問之。云往朝普陀。剋日可返。崇輝欲就詢宮中事。待之。竟不至。又越數年。其祖姑圓寂。金鳳復來執弟子禮。居二十餘日。崇輝偶叩以前事。及此後所向。瞠目如癡。再三問。皆無言。旋去。竟不知所終。

戴文節不善事內監

戴熙在南書房時。不善事內監。一日。題畫。誤一字。宣宗令內監持令改之。內監至。但令別書而不告以故。戴遂別寫一紙。而誤字如故。上以爲有意怫忤。遂撤差。

宣宗爲內監創白玉頂戴

道光中。內監美丰儀者。頗得幸。既復爲娶婦。使居南府中。然恃寵而驕。時多非分之請。宣宗悉涵容之。定制、章服不得過四品。一日。南府諸監。固請進秩。宣宗既以情不可却。又不敢擅更祖制。乃特創一種白玉頂戴。凡幸御各監。均得用之。事傳於外。故一時輕薄者。互相戲謔。有白玉頂戴之語。迨德宗朝。李蓮英輩

得孝欽后歡意。變更祖制。竟至二品頂戴矣。

安得海伴太子讀

咸同間。太監安得海藝術精巧。知書能文。晚年勢張甚。中外傾慕。欲一見顏色。初。宮中內官多讀書識字者。安得海入侍。過從問字。殷殷請益。久而斐然。出諸閹上。能講讀論孟諸經。孝欽后深器之。會安與某親王不洽。孝欽令暫引去。以自遠禍。安遂自薦。請衛侍冲主。外取自退之名。陰爲自尊之舉。嘗自稱太子伴讀。以比先代名儒。

安得海伏法

丁文誠公聞安得海將過山東。密語德州知州趙新。如見其有不法情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稟聞。趙能吏也。閱事多。計較利害亦頗熟。及安得海過境。欲勿稟。則懼爲丁所怒。欲顯稟。則恐不能去之。反攖其禍。因與幕客商。用夾單密稟。意謂丁如不參奏。則夾單非例行公事可比。既不存卷。安得海斷不知之。若竟參奏。則禍福丁自當之。與地方官無涉也。及丁疏既上。孝貞孝欽兩后召軍機內

務府大臣議之皆力請就地正法。留中兩日。未下。醇親王復諍之。同治己巳七月某日。奉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在外招搖煽惑一摺。據德州知州趙新稟稱有安姓太監。坐太平船二隻。聲勢烜赫。自稱奉旨差遣織辦龍衣。船旁有龍鳳旗幟。帶男女多人。并有女樂。品竹調絲。觀者如堵。又稱本月二十一日。該太監生辰。中設龍衣。男女羅拜。該州正訪拏間。船已揚帆南下。該撫已飭東昌濟寧各府州跟蹤追捕等語。覽奏曷勝詫異。該太監私自擅出。并有種種不法情事。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宮禁而儆效尤。著山東江蘇直隸各督撫。迅派幹員。於所屬地方。將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嚴密查拏。令隨從人等指證確實。毋庸審訊。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飾。儻有疎縱。惟該督撫是問。其隨從人等有迹近匪類者。並著嚴拏分別懲辦。欽此。安得海旣在濟南伏法。籍其輜重。有駿馬三十餘匹。最良者日行六百里。黃金一千一百五十兩。元寶十七箇。極大珠五顆。眞珠鼻煙壺一枚。翡翠朝珠一挂。碧霞朝珠一挂。碧霞犀數十塊。最重者至七兩。其餘珍寶甚夥。陸續解歸內務府。歷城縣令爲安得海購地葬之。

孝欽后待內侍

孝欽后故威重。宮中內侍過誤。輒杖殪。一歲不可數計。次給杖謫弗少貸。定例、內監通外事。宮中杖斃。賜職不得越四品。蓮英以謹事承孝欽寵眷。論者輒不得直實爲內侍之異數也。

三監綽號

皮硝李。爲李蓮英綽號。以曾業皮硝也。同時變閹。尙有筐王。王曾售考筐。卽香王也。尙有硬（京音讀作印）劉。則以劉之性硬也。皮硝李婦孺知之。知王劉者少矣。

李蓮英以梳頭得寵

李蓮英者。本爲孝欽后之梳頭房太監。河間人。幼失怙恃。曾以私販硝磺入縣獄。既出。業補皮鞋。以是得皮硝李三字之稱。太監沈蘭玉。其鄉人也。與有故。見而憐之。爲蓮英介紹入宮。適孝欽聞京市盛行新髻。飭梳頭房太監仿之。屢易人。不稱旨。蘭玉偶在闔闥房言之。闔闥房者。內監之公共休息所。蓮英嘗至此訪蘭玉者也。既知孝欽欲梳新髻事。遂出外周覽於妓寮中。刻意揣摩。數日技

成。告蘭玉。蘭玉薦之。而蓮英遂從此得幸矣。及孝貞后殂。蓮英益無忌。由梳頭房擢總管。權傾朝右。至與孝欽並坐聽戲。孝欽進膳。遇蓮英所嗜之品。多節食以賜之。或先命小璫撤去。留俟蓮英。其四十壽辰。御賜珍品蟒緞福壽等字。侔於大員樞臣疆臣。無不慶祝。贓私之積。以千萬計。

李蓮英深銜德宗

李蓮英雅善音律。工演山門伏虎別母慘覩等齣。演京劇亦佳。能串鬚生老旦黑頭。而黑頭戲尤擅勝場。滬上名淨劉壽峯。卽其徒也。一日。李串黃金臺之田單。當查夜猝見太子時。飛足踢燈籠。用力過猛。致燈籠飛落前庭。中德宗額。帝大怒。命笞四十。李跪而哭。孝欽后爲之緩頰曰。此誤傷也。當曲恕之。命叩頭求主子開恩。德宗揮手命去。遂不歡而散。由是李深銜德宗。

李蓮英調停修園事

光緒初年。孝欽后已事游晏。一日。召軍機大臣。欲修某園。限期竣工。命與工部籌辦。時醇親王領軍機。遵旨向工部尚書某籌議。則需款過巨。庫帑復支絀。而

慈意甚決。又不敢違。商竟日無法解決。醇曰。無已。商之李總管乎。遂於次日偕工部堂司各員集朝房。令內侍召李蓮英。李至。王告以慈意。並述爲難情形。乞其轉圜。蓮英曰。此大事也。王爺面奏。無不允者。奴才何人。敢語此。王曰。汝苟得便。第畧言之。不相強也。蓮英沈思久之。曰。老佛爺事多。此項工程。或偶然興至。欲修理耳。如不再催。似可暫置。奴才終不敢言也。醇曰。諾。敬俟後命可耳。久之。孝欽亦不問。

李蓮英隨醇王校閱海軍

光緒甲申以後。興練海軍。李鴻章實主其事。海軍成。奏請欽派大臣校閱。孝欽后命醇親王至天津閱之。醇以孝欽后頗猜忌之也。恒自危。奏請以李蓮英自隨。蓋不啻自請監軍也。李爲之設行臺。王與蓮英居處一切。無軒輊。惟閱兵時。王坐於前。蓮英立於後而已。於是丁汝昌衞汝貴衞汝成葉志超趙桂林龔照嶼諸人。皆奉厚贄。蓮英門下。稱受業。

李蓮英侮李鴻章

李文忠由直督入相。自負勛勞。遇同輩恒亢傲視之。人多懾其名位。弗與較也。嘗失禮於李蓮英。蓮英啣之。一日謂文忠曰。老佛爺欲修頤和園。但國帑支絀。不欲撥款興修。公爲國家重臣。何不報効爲諸臣倡。文忠欣然諾之。蓮英復曰。吾先導公入頤和園。驗其應修之處。庶入告時較有把握。文忠信之。蓮英乃使人導入。而乘間奏其擅入禁地。不知何意。德宗大怒。下詔申飭。交部議處。

李蓮英侮福錕

光緒中葉。李蓮英怙寵滋甚。儀鸞殿側有斗室。爲大臣內直憩息之所。一日。李在此室。於玻璃窗中見大學士福錕將至。故含餘茶於口。俟福至甫及簾。李驟揭簾。對福噴茶若吐漱然。淋漓滿面。亟笑謝曰。不知中堂到此。殊冒昧。福無可如何。徐徐拭乾而已。

李蓮英有四子

李蓮英有四子。曰福恒、福德、福立、福海。皆捐三品銜郎中。簽分戶兵刑工四部。其驗到時。直隸結局甚爲居奇。四人共費印結銀一萬兩。

李蓮英有精舍

李蓮英於宮中別闢精舍數間。在孝欽后寢宮之後。中設地鑪一。高三尺許。其餘鋪墊陳設。如著衣鏡自鳴鐘之類。燦然大備。幾與上用者相埒。

李蓮英用紅緞鋪墊

光緒庚子西幸。陝撫某辦皇差。爲李蓮英備行館。器具一切。均極精潔。前站某王見之曰。此豈可居李總管耶。命速更易。須與辦老佛爺者一律。但黃緞鋪墊。改用紅緞可耳。

李蓮英未獲譴之故

光緒戊申。德宗大漸。隆裕后欲視之。恐蹈孝哲后覆轍。徬徨無計。李蓮英進曰。皇帝疾甚。皇后何不視之。隆裕曰。無老佛爺旨。李曰。此何時。皇后速往。老佛爺見責。奴才任之。后始得與德宗訣。（或謂德宗崩後隆裕始至參看宮闈類德宗崩時情狀條）孝欽后尋亦崩。隆裕本惡李。以此深德之。故未獲大譴。乃令爲某宮小花園總管。及死。特賞銀二千兩。世稱蓮英爲總管。實則別有一都總管。總理宮中一切之事。賞四品銜。

內務府有名册者。蓮英特隨侍孝欽左右。爲管理服御之總管耳。

香王爲孝欽后之探

德宗左右。有宦官王某。宮中通稱之爲香王。王亦爲孝欽后私人。每侍德宗半月必轉侍孝欽半月。孝欽輒詢問德宗半月中之情狀及舉動。故時人又呼香王爲后探也。

孝欽后樂與硬劉談

孝欽后最寵用之內監。其先爲安得海。後則硬劉李蓮英小德張三人。硬劉之寵眷。實在張李以上。以其早死。名遂不甚著。劉爲河間人。性機警。略通書史。頗知時局形勢。孝欽在宮。無可與語。李張輩不過承意旨供使令而已。故尤樂與劉談。孝欽素猜疑。且守歷朝內監不得干預朝政之訓。遇有疑難。輒借端論列。劉亦默喻其旨。爲之罕譬曲喻。以彼證此。以是多所啓沃。甚倚重之。劉初患石淋症。延西醫割治。得愈。比再發。而醫謝不能治。以是竟死。時方侍孝欽在萬壽山。命以竹輿舁之下山。親自送之。賜坐小舢板出園。頤和園各船有平頭船望江南小舢板種種名式小

（舳板即洋划子非王公親貴不蒙賜坐與紫韁黃韁等賜同爲異數。）臨別時殷殷慰諭。因而下淚。劉死。孝欽鬱鬱不樂。蓮英侍側。亦屢因事受呵叱。蓮英嘗告人曰。小劉在日。屢受其氣。今死矣。倘累及我。故宮中當日。有死劉氣煞活李之謠。

西巡時太監之多

光緒庚子西巡。扈從太監初僅十七人。沿途先後會集。及隨後入關者。至千數百人。李蓮英爲之魁。崔二亞之。侍孝欽后側。蓮英賞用二品服。稱大總管。崔服役御前。用五品服。稱二總管。又有三總管者。則掌理皇后宮中庶務者也。總管以下各有等次。有五品六品七品冠帶。餘皆無頂戴。衆監見李崔。如屬員之謁長官。見三總管。則彼此字呼。嬉笑怒罵。漫無規束。大二總管月俸。不得其詳。三總管月領百二十金。以下依次遞減。至六十金止。總管鼎峙。各爲其主。分門戶以樹黨援。內容勢如冰炭。然二三總管勢力。不逮大總管遠甚。大總管居室近終南仙館。樓臺池沼。花木泉石。別開世界。備孝欽暇豫游宴。蓮英常設座是園。朝臣亦得入觀。董福祥來。必延坐。齊顏相接。一日。董偕提督鄧增入園。鄧亦有

勳勞於國者。董先入。謁蓮英。鄧止立門外。談次。董謂蓮英曰。鄧某偕來相謁。今在門外。蓮英不語。頃之。董又曰。盍請鄧某一見。蓮英以他語亂之。董性戇直。不能忍。盛氣曰。大總管以鄧爲何如人耶。何不稍予體面。蓮英曰。室僅二椅。無餘席可坐。董曰。若然。則當讓兩客坐。主人立談可也。蓮英曰。生客不便見。彼有要公。盍請自便。董忿然出。蓮英鐵色怒目送之。搖首者再。乾笑曰。董老倔強。性至死不改。數日。鄧復入。蓮英殷勤推讓。談笑甚歡。則鄧以千金之貂絨鞋。媵以四百金。先期送入矣。

高四歷事三朝

光緒庚子。兩宮西狩。時內監有高四者。年六十八矣。自言昔隸宮中樂部。爲生角。旋改隸後宮給事。咸豐庚申京師之變。曾侍孝貞后幸熱河。後復隸乾清宮。嘗自言歷事三朝。兩隨播遷。衰病侵尋。思歸至切。回憶五十年前圓明園紅氍毹上。綠鬢簪花。不知是眞是夢矣。

張某以墨汚試卷自宮

太監中有張某者。寵眷與李蓮英不相上下。張秀才也。某科省試。墨汚其卷。恚而自宮。得不死。遂入宮。孝欽后每就之詰疑問難。張條對無誤。孝欽喜。賞四品頂戴。

太監奉旨申飭張唐

京官之被旨申斥者。由太監傳旨。跪聆宣旨畢。太監破口辱詈。狀至不堪。如納銀四百兩。則免。外官由督撫代宣者。無此狀。光緒間。郵傳部初立時。簡張百熙爲尚書。唐紹儀爲侍郎。張謝恩後。卽謁唐。備致謙詞。唐操粵語答之。張不甚解。有誤會。次日。唐答拜。面請奏調各員。並交銜名單一紙。張唯唯。及奏案發表。單中無一人入選。唐大怒。由是兩人交惡。具摺揭參。俱留中。又互請病假不到部。爲御史所劾。兩人均着傳旨申斥。唐已贈太監銀。張不知也。及傳張。跪聆宣旨畢。太監頓足大罵混帳王八且滾下去。張叩首起立。面無人色。次傳唐申斥。則無此狀。張益恚憤。回宅而病作矣。未幾。以憂鬱卒。戊申十月。疊遭德宗孝欽后二喪。照例。十九日內。不准各官遞封奏。大學堂監督編修劉廷琛。忽破例遞摺。

傳旨申斥。劉不能具四百兩。又不能堪此辱罵。意大窘。浼人關說。納半數。屆時。申斥。僅叱混帳下去。所謂半罵也。劉退而告人曰。士可殺。不可辱。吾初不料國家有此惡例。或曰。以視明代廷杖何如。劉亦無以答。

小德張暴富

小德張。河間府人。世有謂其非閹人者。讕言也。確爲椓人。第其設法騙取宮中之錢。實有之。先是宮有佛殿數座。孝欽后在時已曠廢。小德張乃聳恿隆裕后修理。報銷至二百餘萬。時內務府大臣奎俊自請處分。謂報銷太不實。隆裕以經手者實爲小德張。置不問。且又嘗慫恿隆裕游頤和園。預算經費甚鉅。即黃轎八乘。已由小德張直接向崇文門稅務項下。撥銀十八萬兩。時蒙古公爵博迪蘇及尙書宗室壽耆同爲崇文門監督。密以聞諸攝政王。王怒。召小德張至。切責之。游園之議乃罷。而小德張遂切齒於王。故事、凡親王或世子入承大統者。其潛邸例須改建佛寺。以祝釐焉。王以別築新邸。土木丹靑。備極崇麗。估計工程。乃須款至二百五十萬之多。度支部入奏。王報可。越日。軍機王大臣叫起。

尙未下。內廷忽傳懿旨。召王卽入對。凡三小時而後出。則氣促汗流。面色如土矣。大忿回邸。立邀度支部尙書載澤密議。不久而特別解款之事起。由度支部左丞傅蘭泰鹽政處總辦晏安瀾同具銜名。通電各省關監督及鹽運使督率籌解。未及一月。卽籌有特別解款六百萬兩。爲宮中工程歲修之用。然三年以內絕無一木一石之新建築也。隆裕服闋時。須易靑轎而乘黃轎。製轎之費。至七十餘萬。亦小德張所經手。於是小德張乃暴富。而內務府總管大臣繼祿亦霑潤不少。

小德張驕倨

李蓮英旣死。隆裕后卽以李所總管之小花園。賜小德張居住。一切皆承李之後。故其時勢燄薰赫。大官中多有與之結爲兄弟者。一日。世續議減宮中炭費。而內監及內務府人員抗不遵命。竟至宮中無炭可燒。小德張乃云不礙。可至外購之也。及隆裕病篤時。溥倫薦曹某入診。時后擁被三四重。面冷如冰。而房中爐火甚熾。重幕四周。溥倫與醫生汗流如注。溥倫謂屋中熱度如此。卽健康

之人亦非所宜。何況病人乃稍啓窗幕。曹醫開方。中有一藥。與御醫意見不合。曹爭之甚烈。帝后有疾。御醫與內醫常結合一致。溥倫恐有意外。小德張曰。無礙。我自煎之。蓋非復前此之跋扈貪冒矣。隆裕崩。瑜妃命小德張往見。小德張竟稱疾不往。

王子元中飽

太監王子元名寶義者。德宗時。充織造營造二司掌庫。後拜小德張之母爲乾嬭。漸引至隆裕后前差遣。小德張去。王遂得寵。後因宣統帝年幼。宮院地面凸凹不平。不便行走。特令王子元督工修理。王竟開銷至銀一百四十餘萬。其私囊中飽者。約六十餘萬。

清稗類鈔

外交類目錄

	頁
外人譏吾外交	一
各國與上海之關係	一
誤以賠款爲撫恤	二
張文襄與各國領事立約	三
王某某畏葸誤國	四
賽金花保全都人	四
庚子和議	四
展拓使館界址	五
京師使館界內之防疫	五
文祥與外使議覲見禮節	六
去酒果	七
海宴堂宴外賓	七
宮廷燕享外賓	七
重陽宴各國公使夫人	八
各使恭送孝欽德宗梓宮	八
陳其元折服英美商人	九
高宗勅英王諭	一一
鮑鵬與英領事義律議款	一二
琦善受欺於英	一二
唐景星折英使威妥馬	一三
英使翻辰州教案	一四
與英重訂藏約	一五
雲南勘界	一五
中俄勘界	一六
松筠阮元與俄辦交涉	一六
中俄愛琿勘界之交涉	一六
以勘界而失地於俄	二〇
與俄以樹碑分界	二一
李文忠歲暮會俄使	二一
聯俄拒日	二一
天津焚法國教堂案	二二
劉武愼疏言法圖越南	二三
越南一役外交失策於法	二四

李文忠語法使　一四
德拒我使　一五
萊陽中德之交涉　一六
澳門中葡交涉　一六
日本利用毛昶熙之讏言　一八
日人誘降丁汝昌　一九
總署論中日和約　三二
李文忠主與日和　三三
日本少佐干預詞訟　三四
李文忠不慊於日　三四
德宗聯日　三五
太宗自稱金國汗　三五
德宗納朝使　三五
中韓界碑　三五
洪秀全亦知外交　三七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外交類

外人識吾外交

外人恆識吾國之外交。爲兒戲之外交。英使威妥馬嘗曰。總理衙門大臣。皆喃喃學語之小兒耳。擊之則號哭。撫之又驕慣。左手打之。右手摩之。乃對中國外交家之善法也。某爲駐日公使時。各國公使玩弄之。彈某之面曰。貴公使福人福相。尊面之滑潤。尙如嬰兒。又牽其朝珠曰。貴公使有此奇寶。宜終日玩不釋手。如小兒之得食物也。駐華俄使與總署王大臣往還。每投贈金錢爲禮物。語人則曰。今日又投若干錢。與小兒買饝饝（饅頭也）矣。

各國與上海之關係

上海爲吾國通商巨埠。然在乾隆時。已有東印度公司代理人英人名比谷者。至上海察看形勢。道光壬寅。復有林德賽葛勞甫二人。以廣東禁止開艙。（此別一事）

非道光戊戌因鴉片而禁止開槍者乃北航至上海。亦極稱之爲通商善地。此爲鴉片開戰前英人垂涎上海之始。及白門訂約五口開埠。時爲道光壬寅八月也。其關係則中英兩國間也。至道光甲辰。法人美人繼英而起。要求按照英約締結中法黃埔約。中美望廈約。此爲法美人後至上海之證。

誤以賠款爲撫恤

國際賠款。始於道光壬寅中英江寧條約。該約第四款以洋銀六百萬元。償補鴉片原價。第六款償補兵費洋銀一千二百萬元。此爲國際賠款之始。厥後咸豐戊午中英法之役。光緒甲申中法。甲午中日之兩役。至辛丑十二國和約之賠款四萬五千萬爲極矣。無戰不敗。敗必償款。此爲國恥。寧不彰彰。然吾國公私文書。則每每諱賠償爲撫恤。中日甲午開戰。吳大澂奉命督師。書生言兵。檄文中歷敍天朝深仁厚澤。柔遠有經。而於道光壬寅光緒甲申兩次戰事之賠款。謂係中國戰勝外夷。撫恤遠人。恩威並用之至意。此文傳至滬。申報首先登載。繼由各西報譯登。英法領事卽致書詰問。謂賠款約章俱在。何得肆爲侮訐。

卒由蘇松太道復書道歉而事始寢。

張文襄與各國領事立約

光緒庚子拳匪初起。甫自淶水擾定興。南皮張文襄公之洞方督鄂。五月初四日。電總署請電禁勦捕。嗣後於五日內疊次電奏。斥爲邪敎亂民。請保護使館。力勦各匪。勿召回出使大臣。單銜徑電各國外部及在華水師提督。與約保護東南。勿擾京城。勿驚乘輿。並聯合各省督撫十餘人電各國外部。與劉忠誠會同駐滬各國領事立約。不得犯長江。聖駕西幸。與各國堅明約束。勿擾襄樊。以通東南貢賦之道。庚子西狩以後。和局將定。朝廷斟酌回鑾之舉。外人來言。諸禍首雖已治罪。然大阿哥溥儁事未辦。名位如故。兩宮到京後。各國必力要之。得請乃已。文襄因密電樞廷。勸其面奏。乘兩宮未到京之先。出自慈斷。以全國體。此議遂定。時乘輿尚在汴也。及回鑾時。外人以爲言。乃撤去大阿哥名號。命卽日出宮。癸卯冬。文襄以述職在京。時日俄將開釁。政府令往勸日本駐使。勿與俄戰。拒之。並述西國公使之言曰。日俄開戰。此於中國有益之事。何爲見阻。

因請政府據以上聞。以後遂不復有勸阻日俄用兵之說。或曰。東南保守之約。榮祿實陰主之。且阻董福祥之攻各國使館。然榮之陰持匪類。使不得逞。乃用其門人樊增祥之言。

王某某畏葸誤國

光緒庚子之變。至召外侮。孝欽后曾命軍機大臣王某某往東交民巷使館解釋其事。而王畏葸不敢前。是日適大雨。次晨入見。乃以雨阻對。孝欽默然。

賽金花保全都人

蘇妓賽金花。即傅新寶。亦即曹夢蘭。嘗嫁洪鈞。有狀元夫人之稱。洪奉命使德。從之往。遂能操德語。洪卒。傅行。乃重入女閭。輾轉至京師。庚子拳匪之禍。時八國聯軍統領德帥瓦德西入城。數數招傅往。備極綢繆。惟傅言是聽。乃請保護大內。並約束諸將。勿使任意刦掠。瓦從其言。都人因之多所保全。

庚子和議

光緒庚子和議。以奕劻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八國開議條款。又命外省督撫。

於條款利弊。論列奏聞。李文忠公主張疏節闊目。於事之可許者。慨然許之。不稍留難。不可許者。斷然絕之。毋於字句之間。齗齗駁辨。而張文襄公頗持其後。往往於字句間爭論得失。李歎曰。不謂香濤作官數十年。仍是書生之見。

八國開議條款時。先請懲辦禍首。乃酌辦載瀾董福祥啓秀等數人。仍要索未已。李文忠奏聞政府覆電有云。此次肇事諸臣。俱已懲辦。各國素敦睦誼。諒不至強人所難。

八國聯軍入京時。各劃界而治。日本最平靖。英美次之。而德法最騷擾。日人之用心深哉。

展拓使館界址

各國公使館。本在京都東交民巷一帶。光緒庚子。拳匪肇釁。八國聯軍入都。兩宮西狩。辛丑和議成。各國強迫展拓使館界址。劃兵工兩部衙門於界內。且許其永駐重兵。以爲防守。

京師使館界內之防疫

宣統庚辛之交。東三省鼠疫發生。蔓延津沽。幾及京師。官廳從事於撲滅防備之術。成績優美。然實出於旅華外人之強迫也。某日。領袖公使奧使以事至外部。談畢。偶及防疫。奧使謂設北京果有傳染。使館界內。擬與外間隔斷交通。屆時請就近設立電報分局。以期消息靈便。奧使所云。僅係擬議將來之詞。並未加以敦促也。外部諾之。即移知郵部。請迅設分局。並有限三日竣工事關交涉切勿遲誤致干未便等語。郵部轉飭電局照辦。局員即至使館界內勘擇地點。但交民巷僅方隅之限。苦無餘屋可租。後得數楹。又因隔斷之期久暫無定。炊具食品。必備必豐。而室小不能容。事迄無成。輾轉間。限期僅一日矣。外部郵部時有電話督責。局員乃逕袖公文謁奧使。語以故。奧使啞然曰。吾第與外部偶爾談及。乃虛擬之語。交通隔斷一事。各使尚未議決。實行無期。何急遽乃爾。吾即致函貴外部。後如實行有期。當逕與貴局接洽也。

文祥與外使議覲見禮節

同治朝。有各國公使六人請覲見。總理衙門大臣文祥與議禮節極嚴。至有擲

碎茶杯之事。初、公使欲佩刀。幷欲多帶從人。文皆不可。屆時。諸使入覲。竟帶多人。文命每門截留數人。至紫光閣。僅餘繙譯而已。

去酒果

光緒丁酉。李文忠公鴻章以兩廣總督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署故事。外使至。輒款以酒果。不問其是否一日數至也。文忠命去之。曰。外賓始至。乃有此禮。再至則無之。諸使皆不懽。然無與爭者。

海宴堂宴外賓

光緒戊戌以後。駐華各使眷屬。每以歲時入覲。厚加讌賚。辛丑回鑾。以舊時瀛秀門內儀鸞殿址。改建海宴堂。專爲接見外賓之地。

宮廷燕享外賓

席爲滿式。與漢式異。漢俗。置菜於桌。隨意食之。滿式略同歐洲。客各一份。每座各置桃式銀碟。中儲杏仁瓜子蜜餞果子。每客計有二十四品。箸之外。尙有刀叉。某日。孝欽后飯畢。太監請宮眷陪外賓密司卡爾用饍。桌旁設椅。爲從來未

有之舉。宮人皆大驚。既而探知孝欽之意。恐外人不知中國宮廷禮節。將笑我爲野蠻。故令宮眷坐食也。

重陽宴各國公使夫人

光緒某年九月初九日。孝欽后頒賜各國公使參贊夫人菊花。以應重陽佳節。客爲法國慕文琦之夫人。法國蘇馨之夫人。法國安剌伯之夫人。英國梅爾思之夫人。英國景某之夫人。英國燾納理之夫人。俄國璞科第之夫人。俄國特太太。日本新國之夫人。日本小池張造之夫人。日本牧田之夫人。美國某太太。或四盆。或二盆。大約黃菊最多。以上等甆盆栽植。聞孝欽預操西語。令梁誠側聽。問得其似否。梁奏曰。太后音甚正。並不影響模糊。已而公使夫人齊集。乃特離寶坐。握手爲歡。然有一二臨期不到者。筵終。賜桂花及糕果。亦有設詞遜謝者。

各使恭送孝欽德宗梓宮

宣統己酉九月二十七日。孝欽后梓宮奉移。前三日。二十四日由外務部派弁導引。各國公使乘馬車至東華門外下車。換乘椅轎。參隨等皆步從。進東華門。至御

箭亭後棚前下椅轎。入棚少坐。九時四十五分。外務部大臣帶領。按排定次序。分班進錫慶門皇極門寧壽門。至皇極殿前一鞠躬。至孝欽后几筵前一鞠躬。側向監國攝政王一鞠躬。監國攝政王答禮致謝。各使退後一鞠躬。禮畢。仍至御箭亭後布棚內少坐。乘椅轎出東華門。換乘馬車。至景山東門外帳房內少坐。候居十一時。外務部大臣帶領。按排定次序。分班進景山東門至觀德殿前一鞠躬。至德宗几筵前一鞠躬。側向監國攝政王一鞠躬。監國攝政王答禮致謝。各使退後一鞠躬。禮畢。出景山東門回館。二十七日晨五時。各使至皇極殿恭送梓宮至東直門而返。

陳其元折服英美商人

同治丁卯九月。海寧陳其元令南匯。有英商某。以船載煤赴滬。舟膠於沙而沈。煤浮海面。海濱居民撈而藏諸家。固不知有洋船也。未幾。一英人偕譯人來縣。言船爲南匯民所焚。煤悉被掠。索償五萬金。陳拒之。繼思若不查還其煤。必且肇衅。聞諸總署。所傷尤多。是不賠而賠矣。且庸知總署不飭令賠償者。方自赴

鄉查勘。而英領事已照會江海關道。委員暨繙譯官偕英商來矣。海面又時有兵艦。往來嗚礮。南匯民大震。陳力與爭辯曰。吾民果掠爾船。自應治罪。今船自擱淺沈沒。民僅撈取水面之煤。何罪之有。藉曰煤不應取。而乞我爲代查。我體兩國交誼。自當竭力查辦。爾所失者煤。安得賠銀。今言銀。是訛詐也。訛詐安有交情。我官可去。銀不可得。委員亦以大義責之。英商氣沮。陳因與約。煤船既擱沈。必不能復得全數。將來查得若干。卽以若干還之。英商亦首肯。陳翌日赴鄉。召集村民。告以此案顚末。又以拚一官保衞百姓之意。反復申喻數千言。民皆感泣。均願以所撈者送還之。數日閒。繳煤十八萬斤。事乃已。又美商運貨赴滬。遭風。滯於沙。不能行。乃雇滬上漁船爲轉運。議定每人日給銀二元。往返十餘日。始竣事。向索工資。則盡縛其十六人送江海關道。謂係海賊搶刦者。道發上海縣研訊。俱不承。十六人者。中有南匯人七。乃發南匯。陳詢悉始末。知其寃。乃具稟昭雪。美領事執不肯。復提往滬訊。仍不承。則再移解南匯。而七人中已死其一矣。陳直陳其本末於蘇撫丁日昌。丁得稟而震怒。亟札知江海關道。命立

釋此十五人。道悚息受命。而美領事亦不復過問矣。

高宗勅英王諭

乾隆癸丑八月。高宗有勅諭英吉利國王文一道。文曰。爾國王遠慕聲教。嚮化維殷。遣使恭齎表貢。航海祝釐。朕見爾國王恭順之誠。令大臣帶領使臣瞻覲。錫之筵宴。賚予駢蕃。業已據給勅諭。賜爾國王文綺珍玩。用示懷柔。昨據爾使臣以爾國貿易之事。咨請大臣等轉奏。皆係更張定制。不便准行。向來西洋各國。及爾國夷商。赴天朝貿易。悉於澳門互市。歷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爲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并霑雨潤。今爾國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統馭萬國。一視同仁。卽在廣東貿易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俱紛紛效尤。以難行之事。妄行干瀆。豈能曲徇所請。念爾國僻居荒遠。間隔重瀛。於天朝體制原未諳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詳加開導。遣令回國。恐

爾使臣等回國後。稟達未能明晰。復將所請各條。繕敕逐一曉諭。想能領悉。

鮑鵬與英領事義律議款

鮑鵬。原名聰。香山人。英商顚地孌童也。時道光戊戌。林文忠公來粵。事事嚴密。且有水陸偵探四十人。分布省城內外。及黃埔澳門裙帶路。逐日有報。奸宄無從窺探消息也。由是英領事義律密令鵬攜十萬金入都。時琦善官直隸總督。適有南海舉人招子庸官直隸某縣令。琦訊及粵人有能通洋語來京者。招以鵬對。洋人爲易其姓名曰白如鵬。（三字急讀即鮑鵬二字音）鵬固黠。自入琦幕。寡言語。少出入。布衣淡食。月得薪水五十兩。而應酬幕府官親巡捕門印。投贈百數十金。物品亦不惜。言及洋人。卽憤懣不平。現於辭色。琦深信之。隨來粵。琦力主和議。盡反文忠所爲。使鵬與義律議款。

琦善受欺於英

道光庚子。琦善以大學士任直隸總督。英人義律猝至大沽口。以書獻琦善。謂焚毀鴉片之釁。起自林則徐鄧廷楨二人。向索償不與。反遭詬逐。故入浙江。遞

書與總兵。不受。再遞書與浙撫。又不受。故越浙而至此。琦遽信其說。據以奏聞。與英人議和之說。遂肇端於是時天津道陸建瀛謂英兵尙踞定海。而來此託詞請撫。是據邑以要我也。宜與戰。俟奪其艦。俘其人。俾之還我定海。然後議和。方爲善策。琦執不可。旋宴其艦中軍士十餘人。且以溫語慰藉之。謂已乞恩朝廷。將特遣重臣馳赴廣東。平反焚燬鴉片事。義大喜。未幾。朝命下。即以琦爲欽差。令赴廣東查辦。尋又命爲兩廣總督。時蘇撫裕謙方任江督。聞之。撫髀流涕。歎琦之誤國。琦抵粤。先撤虎門之防。義遂索賠款。要求割香港全島。琦不遽答。義乃遣人挑戰。琦欲止之。義曰。戰而後商。未爲晚也。而廣州之戰釁開。於是攻虎門。先陷口外大角沙角兩礮臺及靖遠礮艦。水師提督關天培告急於琦。請增兵以固省城門戶。琦仍執和議。天培固請。僅予兵二百。令暗渡助之。天培卒戰死。

唐景星折英使威妥馬

香山唐景星。名廷樞。有幹才。洞悉歐洲情勢。同治初。奉旨在總理衙門行走。時

諸大臣未諳歐洲交涉之術。每歐使盛氣相凌。諸大臣輒噤縮相顧。不敢發一語。於是外人玩侮益甚。一日。駐華英使威妥馬爭一事未得。輒拍案厲聲。唐忽奮拳起曰。威妥馬。汝何得如此。威怒曰。汝何故無禮。敢直呼我名。唐曰。此何地。而汝敢拍案。吾何得復有禮於汝。威出不意。聞是言。遂稍戢其威。後有人詢唐以何敢開罪於大使。唐曰。吾在歐久。熟知彼中事。在公堂拍案。彼已有過。故彼無以罪我也。然諸大臣終以唐在衙門。恐啓釁端。遂出之。

英使翻辰州教案

光緒壬寅秋。駐華德使宴慶王於東交民巷之館飲次。德使突謂慶曰。上海將議退兵。君意何如。慶曰。固所願也。德使曰。吾甚慮貴國不能保守長江利權。必將設法使他人不得干與揚子江利權。方可。慶曰。甚善。談飲至洽。次日。德使函致慶曰。昨夕之言。貴邸若以爲然者。請覆函有以致之。慶不覺。乃函覆。謂昨聆貴大臣議論。甚爲欽佩。已而語爲英外部所聞。電其駐使。使速詗探。英使廉得其實。乃函問慶。有無此事。而慶答以無。於時辰州教案將結。英使怒慶。以爲待

華人非取嚴厲手段不可。深悔辰州教案辦理太輕。因翻前議。論斬者數人。

與英重訂藏約

羅卜藏丹津以崇德壬午。表貢方物。上曼殊師利大皇帝徽號。輸誠內屬。垂之百年。與青海蒙古各部汗王。世爲臣僕。屏翰皇室。中更第巴桑結之亂。朱爾墨特之變。胥藉大兵竭力救定。以駐藏大臣鎭撫其地。設吏置戍。藏官自戴琫噶布倫以至達賴。除授必請朝旨。職貢隸理藩院。賜租稅疆宇自治。弗給。發內帑濟之。光緒朝。藏人啓邊釁。唐紹儀與英使薩道義重訂藏約於京師。丙午四月。張蔭棠奉命自印度入藏。循約闢埠。議善厥後。發善後二十四條。諭商上三大寺議之。

雲南勘界

光緒間。廣西周德潤至雲南勘界。攜會典爲憑。會勘者亦以此爲憑。既而有水。觀其源流高低之勢。合歸我國。而官書不載。外人遂欲攔去。据形勢再三爭之。逾月始允。洋使曰。我固知此水合歸貴國。然會典爲貴國欽定之書。固將昭示

中外。何獨不載此水。

中俄勘界

雍正丁未。四月。命吏部侍郎圖理琛偕喀爾喀郡王額駙策凌等。往定喀爾喀與俄羅斯界。戊申。追議前定界時。與俄使臣薩克鳴礮謝天。並立木牌於定界處所。旋焚之。又擅納俄羅斯貿易人入界。遂逮治。雍正己酉。以革職倉場侍郎託時賞加侍郎銜。使俄羅斯。十年歸。

松筠阮元與俄辦交涉

松文清公筠。以乾隆乙巳年奉命赴庫倫。辦理俄羅斯市易事。有戍兵出巡。為俄境匪徒所殺。檄使俄官縛送殺人者。斬諸境上。傳首以徇。阮文達公元督粵。洋船在黃埔殺人。嚴飭洋商。必得凶犯。乃已。商不能庇。犯乃自刎。有擊死民婦者。亦捕之至。竟絞決抵罪。

中俄愛琿勘界之交涉

咸豐庚申。俄使乘英法聯軍犯闕。居間媾和。要約於恭忠親王。重勘兩國邊界。

卽於京師預定展線大畧。脅恭王允諾。又故將地名訛錯糾射。藉紛紊以事侵畧。茲將愛琿條約當日勘界情狀。徵述如後。
是役也。正使爲成琦。辛酉二月二十五日赴吉林。以七月二十五日返京。凡歷五閱月之久。然自五月初一日至興凱湖。與俄員會辦。二十二日。卽定約簽押。查勘僅二十二日。卽了數千里之邊界。且成約於邊境。曾無從容研究之暇。惟憑俄人一紙圖畫之主張而已。其訂約詳情則如下。
五月初一日。成琦弃山至興凱湖。下營。探知俄人在蠡密山東北建有房屋。駐兵數十名。有槍十桿。大銅礮一尊。初二日。移營前進。與俄相距二十里下營。俄使遣通譯地牙納夫來。口稱正使曰喀咱切斐齋。副使曰波多郭司克。已到湖口。初四日。俄使遣地牙納夫來。訂期晤會。初六日。成令隨員丁吾祺先至俄營。俄使抗慢無禮。吾祺拂衣起。謂俄通譯云。予等奉命來汝國。當以客禮見待。今倨傲若是。果不知禮耶。抑有心侮慢耶。通譯摘帽致敬。始分賓主坐。有喇嘛郞伊灣者。此時俄已役使喇嘛矣。爲其翻譯。俄使言必見成。方議界事。初八日。成琦弃山於

距俄營十里地名達蘭泡者。支帳房。候俄使來議。俄使忽稱病不到。成遣人責之。始令武員圖爾兵、鄂羅斯夫。通譯地牙納夫來謝。初十日。俄使送照會至。據寧古塔佐領倭和報稱。俄人仍在東北伐木建屋。因繕照會責其違約建屋之非。十一日。成至俄營。以吉林舊存滿字地圖與俄去年進呈之圖詳細校核。彼圖所稱白稜河。實無其地。俄使堅不認。辨駁至晚始回。十二日。圖爾兵地牙納夫來送照會。詢其意。則欲自松阿察濬墨稜河以通舟楫也。告以萬不能行。忿忿而去。十四日。吾祺至俄營。與俄使反覆譬喻。俄使按佩刀直視。意在以兵相脅。吾祺笑曰。余等涉險阻來。處處可死。固不懼。俄使遂言明日見成。自有辦法。十五日。成以俄酋狡賴情形。據實馳奏。並聲言不敢通融。致貽邊患。午刻。俄使領兵來。排立營門前後。勢洶洶。經成以下諸員據理力爭。並告以琿春旗屯極多。若偏驚擾。必激變。於汝等至不利。墨稜河則距興凱湖甚遠。與和約所言方向不符。駁詰至二小時之久。俄使知無隙可乘。始言琿春紅線必照舊不動。俄佔得海口矣墨稜河亦不復佔。惟白稜河既無其地。踰湖至瑚布圖河。實無路可通。吾

祺答以余輩不識俄文。安知是否的實。無可置辨。復欲拔劍自刎。以明無他。其所稱土爾必拉。乃在興凱湖東北岸。奎屯必拉之右。與白稜河方向相符。由此分界。失地之根本在此距墨稜河四百餘里。沿湖設守。於寧古塔琿春三姓。均可無礙。當即按圖畫界。擇要立界牌。大局粗定。十六日。籌議應立界牌。凡八處。其由松阿察東岸至烏蘇里河口。已奉旨交三姓副都統富呢揚阿辦理。當時界牌條約。並應立地址。詳細開載。聲明俄國界內有中國人民處所。及中國人漁獵之地。俄人不得侵佔。其附近諸地。亦不得縱容俄國人民私越。刻入界牌。永守勿替。十七日。奏報議定情形。二十日。派佐領倭和防禦蘇紳。會同俄酋固爾兵。逐細履勘。將土爾必拉松阿察河源山嶺漫岡應立界牌。用馬運往。眼同豎立。二十一日。會同鈐印畫押。互換地圖。二十二日。俄使因瑚布圖河至琿春河淤滯難通。曾遣目三人往探。人馬陷泥中。三日始救回。議定由將軍派出佐領積爾圖堪。俄使派出頭目固爾兵。各帶一二人。裹糧同往。晚宿樹下。如遇水阻。該酋攜有五尺鐵皮小船。可以濟渡。遂將先後情形具奏。拜摺後。移營至烏什庫。乃

新設之第十站也。

以勘界而失地於俄

格登山。在伊犂左近。其頂有方碑。屹立於荒烟蔓草之中。四面分勒滿漢書回部書唐古忒書。上鐫高宗御製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文。文曰。格登之崔嵬。賊固其壘。我師堂堂。其固自摧。格登之截辟。賊營其穴。我師洸洸。其營若綴。師行如流。度伊犂川。粵有前度。爲我具船。渡河八日。遂抵格登。面淖背巖。藉一昏冥。曰搗厥虛。曰殲厥旅。豈不易易。將韜我武。將韜我武。詎曰養寇。曰有後謀。大功近就。彼衆我臣。已有成辭。火炎崑岡。懼乖皇慈。三巴圖魯。二十二卒。夜斫賊營。萬衆股栗。人各一心。孰爲汝守。汝頑不靈。尙竄以走。汝竄以走。誰其納之。軍門獻縛。追悔其遲。於恆有言。曰殺寧育。受俘赦之。光我擴度。漢置都護。唐拜將軍。費賂勞衆。弗服弗臣。既臣既恩。既服斯義。勒銘格登。永詔斯世。同治甲子。此山尙屬我國。光緒甲辰勘界。將温都布拉克一帶水源地。劃隸於俄。而此碑遂淪域外矣。

與俄以樹碑分界

碑皆用石。因樹作碑。惟五代間有之。康熙時。與俄人分界。亦用樹作界碑。卽木牌也。至光宣時。黑龍江一帶。尚一一可數。俄文有火烙印。至爲分明。漢文書於紙。貼諸樹上而已。然碑文亦尚多可見。

李文忠歲暮會俄使

光緒丁酉。李文忠公鴻章在總理衙門。歲暮。俄使貽書約晤。文忠許之。時張蔭桓在座。愕然曰。明日歲除。盍謝却之。文忠曰。君輩皆有眷屬。團欒情話。老夫蕭然一身。不如與外人嬉笑怒罵。轉可消遣耳。

聯俄拒日

光緒季年。外交失敗。世皆詆及李文忠公所訂俄約。其實聯俄拒日之策。實張文襄公倡之。甲午敗後。與日本議和。日人所索甚奢。幾欲盡舉東三省而有之。張乃奏請聯俄拒日。俄亦懼日本之得志於我。將不利於俄也。出而仗義執言。日人不得已。乃退還遼東。庚子之役。俄又示恩於我。出任調停。於是與俄締結

密約。許以東三省種種利權。開其機者。固不在庚子而在甲午矣。

天津焚法國教堂案

曾文正一生憾事。爲天津教案。輒以外慚淸議內疚神明八字以自責。有知其事者。爲言此案發見。文正以一身當其衝。時同治壬申。粵捻餘孽未平。開釁外人。絕非得計。固惟和平了結之一法耳。然外人於此。欲望甚奢。不重懲亂民。無以塞其口。而亂事初起。又實皆千人一手。首從無所分。盡誅之。則其勢不能姑寬焉。則又苦無術。其進退維谷。殆百倍於祁門督兵時矣。有張某者。回教人時爲天津四門千總。小有才。富於貲。旣知己責之難逃。且審文正艱苦狀。思迎其意而解焉。乃賄買貧民十六。使伏罪。十六人者。人得津錢五百千。初許其不殺者也。及案定。而十六人竟駢首死。罔民之罪。雖在張。而文正實操縱之。其所以慚疚者在此。

劉武愼疏言法圖越南

光緒辛巳。英人要求通商雲南。諭雲貴總督劉長佑議覆。長佑覆陳通商不便。

議遂寢。是歲秋九月。長佑以法人志圖越南。以窺滇粵。上疏。略云。越南爲滇粵之脣齒。國外之藩籬。法國垂涎越南已久。開市西貢。據其要害。同治壬申年。復通賊將黃崇英。規取越南之東京。思渡洪江以侵諒山。又欲割越南廣西邊界地六百里。爲駐兵之所。臣前任廣西巡撫。卽命師往援。法人不悅。訐告通商衙門。謂臣包藏禍心。有意敗盟。賴毅皇帝察臣愚忠。乃得出助剿之師。內外夾擊。越南招用劉永福。以折法將沙酋之鋒。廣西兩軍分擊賊黨。覆其巢穴。殲其渠魁。故法人寢謀。不敢遽吞越南者。將逾一紀。然法人之志。終在必得越南。以窺滇粵之處。而通楚蜀之路。入秋以來。增加越南水師。越南四境。皆有法人之跡。柬埔人感法恩德。願以六百萬口獻地歸附。越南危如累卵。勢必不支。同治甲戌年。法軍僅鳴砲示威。西三省已入於法。今復奪其東京。卽不圖滅富春。已無能自立。法人志吞全越。既得之後。必請立領事於蒙自等處。以攘山鑛金錫之利。現已時有法人闌入滇境。以覘形勢。儻法覆越南。逆回必導之內寇。逞其反噬之志。臣受任邊疆。密邇外寇。不敢聞而不告。奏入。不報。

越南一役外交失策於法

光緒中。越南之役。時駐德兼駐奧使爲李鳳苞。參贊則陳季同也。鎭南關之戰。我軍大勝。巴黎聞耗。殊震動。議會大訌。主戰派失勢。內閣搖抗。幾至解散。而我國駐德使署。尚未獲有詳實消息也。一日。德相俾思麥克遣人請李使前往密議。李使適以公事赴奧。則召參贊往。越日再召而始赴。俾示以我國大勝之電。并告以巴京議會內訌及內閣欲倒之情狀。且曰。君電貴國政府。勿與彼和。歐洲方面。我國亦乘機與之挑釁。東西交侵。彼且窮於應付。是亦貴國之利也。陳諾而歸。時李文忠主持外交事。陳越三日。方致電文忠。而先洩其謀於妻。妻法國產也。初聞俾來召。妻已疑之。用鉤距術偵得其情。速電其內閣。內閣急介美國爲排解。及陳電至。政府已允美國之請。與之言歸於好。令前敵停戰罷兵。不可中悔矣。

李文忠語法使

光緒丁酉。李文忠在總署時。法使爲施阿蘭。其人狡甚。一日。謁文忠。驟詢曰。爾

年幾何。西人不喜人問年。然懾於文忠之威望。不能不答。文忠笑曰。是與吾第幾孫同年耳。爾知吾在巴黎。曾與爾祖劇談數日乎。施踧踖無地。

德拒我使

初與歐美諸國通聘。僅設三公使。駐其國。一英法義比。一俄德奧和。一美日比額缺之增。自光緒乙亥丙子間始。時中日和議甫定。俄德法有迫還遼東之舉。政府以法國交涉事。乃設專使。駐巴黎。由是英法分爲兩使。未幾。德人亦援例以請。會駐英公使龔照瑗。駐美公使楊儒。均期滿。當受代。於是諸大臣會保使才。以黃遵憲羅豐祿伍廷芳名上。廷議將以黃使英。羅使德。伍使美。議早定。適某大臣檢交涉舊案。知黃前爲新嘉坡領事時。曾被英人某以債務事誣控有案。事雖辨明。恐或以是爲英廷所輕視。遂議黃改使德。羅改使英。命既下。循例鈔錄諭旨。照會各國駐華公使。時德人以三國迫還遼東之舉。俄法皆得厚酬。德獨向隅。意甚不平。其駐使海靖。性極驕暴。方自南非量移至華。公牘往來。往往於一字一句間。索垢尋瘢。稍有疑似。輒駁回改繕。其蓄意伺隙也久矣。新使

命下。海靖乃大憤。謂中國尊英而卑德。英之所不欲。始令赴德也。立具文。照會總署。聲明決不接待。並請於三日內收回黃使成命。其言極慢。不得已。乃改命許景澄為德使。許時方使俄。以楊儒易之。而授黃長寶鹽法道。又二年。戊戌夏。日本使裕庚期滿。日政府預以黃請。始命黃使日。

萊陽中德之交涉

光緒辛丑春。萊陽有教民唐賓慶者。其父入耶穌教一日。勾通洋工程師哈司台而致函於縣。謂家被大刀會匪刼掠。懇求賠款。縣令卽覆書曰。萊邑上年並無大刀會匪。該教民家被竊。應按例飭差勒緝。無賠贓明文。貴工程師毋得瀆請勒賠。賓慶又請德國教士盧威廉函乞償卹。適有縣民李某者。賓慶誣指為竊賊。捕送至縣。教唆李某妄扳修洛五等人為賊。意欲藉此羅織多人。偪勒賠贓。縣令察知其妄。痛斥賓慶。函致盧威廉。令查明賓慶恣縱不法各節。照約應由中國官長自行嚴辦。盧威廉遂不干涉。

澳門中葡交涉

澳門自經我國允許葡人居住後。及光緒丁亥正月初三日。兩國派員在葡首都。會訂節略。其第二條規定。中國政府承認葡國有永居管轄澳門之權。第三條葡國不得中國許可。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是爲我國條約上承認葡國占領澳門之始。

十月。會訂中葡條約五十四款。再申明之。預立節略中之第二第三兩款。彼此均無異議。惟現經商定。俟兩國派員妥爲會勘界址。再行特立專約。其未經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依照現時情形勿動。彼此均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條約雖有限界。然境界既不確定。我國又不能爲嚴格之監察。實令葡人有自由伸縮現狀之便宜。光緒中。葡人漸於壁外及附近諸島中移民招殖矣。

光緒戊申二辰丸事起。日本以海面係葡萄牙領海爲詞。責我謝罪。而又陰嗾葡人乘機擴張領地。向我聲明係在葡領。於是劃界之問題起。宣統庚戌。葡派瑪瑨多。我政府派高而謙交涉。葡使始以百二十方哩爲領域。繼退至六十里。高則主張澳門壁外爲葡領。雙方爭執。談判四閱月。迄不能決。自是葡使不得

已。請付萬國和平會解決。高拒絕之。遂移京師會議。時十月。適葡國革命。瑪亦即回國矣。

日本利用毛昶熙之讆言

武陟毛文達公昶熙。當咸豐時。由翰林起家。洊至冢宰。與河內李棠階。以道義文章相砥礪。李薨。朝列清望。遂獨歸毛一人。穆宗親政後。數出微行。遨遊妓寮劇園間。每夜出不歸。臣工皆私憂竊歎。無敢言者。毛獨犯顏苦諫。每獨對。未嘗不反覆侃侃言之。穆宗雖不能用。然終不以爲忤也。其爲河南團練大臣督辦河北三府河防。措置亦悉中機宜。獨其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時。嘗有一言之失。遂造禍於後來。同治中。有琉球商船駛行太平洋。遇颶風。漂至臺灣後山。爲生番所掠。死者五十四人。日本商民四人亦與焉。癸酉四月。日使副島種臣來。換約於天津。事既竣。入都。呈遞國書。使其副使柳原前光至總署。言其事。要償卹。且發兵剿生番。時恭王奕訢總署事。不常至署。文祥爲大臣領班。方有疾。在告。毛以吏部尚書班最居前。遂延見前光。告以臺灣生番。本屬化外。猶貴國

之蝦夷。王化所不能服。貴國商船被戕情事。至可矜卹。然中國實無從辦理。前光曰。敝國本擬發兵問罪生番。徒以兩國盟好。故不得不要求中國。自行懲辦。若中國竟舍而不治。則敝國將自行出兵矣。毛又答以生番既屬化外。則出師與否。惟貴國自裁之。前光歸。以此語報日本。翌年。遂有征臺之役。時李鶴年爲閩浙總督。令臺廈道移書往詰日帥西鄉從道。覆書曰。敝國興師問罪於貴國化外之地。非境內地可比。且此固受命於貴總署也。鶴年無以難。急報之總理衙門。朝命沈葆楨爲欽差大臣。赴臺查辦。沈抵臺。佈置防務。與日本議定撫卹。七月。日本遣大久保利通至京。受償款五十萬。始遵約退師。然光緒甲午之役。終以全臺割讓於日。

日人誘降丁汝昌

光緒甲午一役。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以兵艦降日。而自戕於威海衛。實日本大山元帥致書誘之降也。書曰。明公座前。今兩國不幸以兵戎相見。然一時之爭戰。實不必舉全國之友誼而犧牲之。中日之交。夙稱敦睦。吾爲此故。敢陳書

左右。若以尋常誘降書目之。則殊未悉吾人之苦衷也。吾作此書。籌思至再。計爲益於貴國。與有利於明公。非此莫可。默爾而息。非善鄰之誼。特吾言之眞理。或爲戰雲所掩。明公不必見之甚瑩耳。貴國海陸兩軍。連戰連北。其故安在。旁觀者清。想亦無所逃於明公之鑒也。蓋貴國之統治者。類皆文臣。惟長於文者。足以致高官。掌軍國。數千年來。事同一轍。吾亦不敢謂此法不良。然使中國仍得閉關自守。其法可與終古。或未可知。而今非其時矣。世界大通。已不容有何國深閉而固拒。三十年前。日本胡以締造艱難。幸免亡國之慘。明公諒熟聞之。舍其舊而新是謀。乃保有國威之第一要素。此要素。今日之於中國。猶前日之於日本。萬不容忽者也。如或忽之。則國家之亡。亦遲速異耳。中日之衝突。出於偶然。自茲以往。何在不足與他國開釁。當是時也。在眞能愛國者。自重其仔肩。留此身以有待。而顧爲事勢所縛。取小節而不顧大義乎。明公試思之。苟能再造中國。使世界最古之國。嶄然露其頭角。則區區一艦隊之見降。一軍團之覆沒。又奚足云。明公如誠忠於王事。則請垂聽鄙夫之言。須知吾言乃出自交戰

國之代表。而又寄滿腔之同情者也。吾言之意。乃乞明公辱臨日本。養晦待時。俟中國翻然變計。明公自計得行其志。然後遄返。古之英雄。恆不惜一時之屈辱。求得當以報於漢。中國國史。例不絕書。此豈待鄙夫相瀆。吾今之欲爲明公進者。則如法蘭西元帥麥馬韓。曾爲質於敵國。卒歸而改造政府。舉國不以爲辱。且奉爲共主焉。土耳其大將奧期們帕沙見辱於俄。終得改造陸師。以一雪其恥。前例若此。明公何疑焉。至明公抵日。禮遇何似。亦請爲明公言之。吾天皇之豁達大度。曠世無儔。凡臣民之悖亂者。不獨恕之。而且量才而授以位。日臣夏本及樞密院員大島。其前事也。況明公乃非日本臣民。而勳名復滿四海。則吾皇之仁厚。萬萬有加。吾言至此。請以一問題直捷陳於明公之前。明公其寧以國家爲孤注。而自犧牲一身。以致一敗而不可收拾乎。抑將暫紓國難。留爲將來改革之地乎。吾知貴國吏習夙尚浮誇。雅不欲以眞相示人。己則無力。而諱之惟恐不深。幸明公勿堅執此見。吾作此書。非漫無省察者。首陳利害之論。繼以忠誠之詞。惟明公實圖利之。

汝昌受書未卽答。已而聞東撫退兵電訊。乃大沮喪。至十二月十二日晨八時。汝昌報書降。旋自裁於艦上。艦揭白旗。十三日。日軍入劉公島收船械。復以康濟一艦。送汝昌櫬南歸。

總署論中日和約

光緒甲午中日開衅時。灌陽唐景崧方署臺灣巡撫。統領福軍劉淵亭永福督師臺灣。紳民擬舉義旗。不甘淪陷。彼時總理衙門大臣有復唐書一通。書云。來電均已進陳。和議一事。現已於十八日定約。臺灣久隸版圖。感激朝廷恩澤。一歸他屬。忠憤勃發。自在意中。但時勢所迫。勉從其議者。大要約有兩端。一則戰不可恃。慮其進逼京師。利害所關。視臺尤重。一則臺無接濟。一拂所請。勢必全力併攻。徒損生靈。終歸淪陷。查自三月起。屢次來電有云。臺無兵輪。坐困絕地。其危可知。有云臺營分布則少。防不勝防。勇難急到。有云一二仗後。無營接替。勉強久支。難操勝算。此皆貴署撫體察情形。不可因一時義激。遂置前電所陳患害於不顧也。現在定約。由日本聲稱本約批准交換後。限兩月之內。地方人

民願遷居。准變賣所有田地。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未能遷徙者。宜視爲日本臣民云云。是彼雖得地。而百姓之不願居臺者。仍有遷賣兩途。似尚不致坐困。貴署撫須念朝廷愛護臺民不忍塗炭之意。并以上定約所云。勸全臺紳民。勿得一時執意。致罹禍害。以後辦法。當隨時電知。有所約。於定議後限二十日互換。再限兩個月。交接臺地。餘與華官無涉。此時務當妥爲撫字。免滋事端。致礙大局。至來電所稱臺民集義勇萬人襲澎。商月內起程。此時和議已定。奉旨禁止勿發。卽速辦理毋誤。

李文忠主與日和

光緒甲午之役。喪師失地。我以朝鮮內亂事與日本失和而戰。海陸軍皆敗。割臺灣以和。然李文忠公老成持重。瞭然於勢之不可爲。故發難之始。卽主持和議。當時交口非之。後出師果不勝利。迨李奉使議和。嘗因宴會伊藤博文口占一聯曰。內無相。外無將。不得已。玉帛相將。索李屬對。李知諷己。思有以報之。顧久索不得。歸語其參隨。咸默然。浙人某有雋才。而不爲李所重。至是獨慨然曰。

是不難。何不云天難度。地難量。這纔是帝王度量。李歎息稱善。

日本少佐干預詞訟

光緒甲辰。日俄戰事亟。萊陽在德國膠澳環界左近。與煙臺旅順各海口毗連。日本間諜。改服華裝者。日必數至。俄諜間亦有之。萊陽遂有日本陸軍步兵少佐干預詞訟案。蓋縣民張緒顯以坟塋細故與同族訟。被告張文成匿不到案。萊陽令飭差勒緝張文成。乃延張清勾出日本兵坂本與之助。至縣謁見。縣令告以詞訟案件。地方官自有權衡。非外國人所能干預。張文成如果被誣。自有縣官秉公作主。日人身服華裝。潛踪內地。當此嚴守中立之際。亦不便任其逗遛。即派差護送煙臺監督衙門。交日領事管束。不准復入內地。致違中立條約。嗣日本陸軍步兵少佐又與關道交涉。縣令仍據理力爭。日領事乃將案注銷。

李文忠不慊於日

李文忠公使俄。在馬關議約之後。道出日本。當易船。日本爲供張行館。文忠不就。且以舢板之爲日本舟也。不欲乘。令於兩舟間架飛梁。始履之以往新船。

德宗聯日

光緒戊戌夏。命黃遵憲爲出使日本大臣。時方有聯日之議。總署撰國書。依故事擬草上。德宗閱之。殊不愜意。因於大日本國皇帝之上。親加同洲同種同文最親愛九字。其他詞意。亦多所改定。

太宗自稱金國汗

天聰崇德間。我與朝鮮來往公文。太宗自稱金國汗。

德宗納朝使

光緒乙未。朝鮮稱帝號。改元。丙申。遣使來聘。用敵國禮。廷議。朝鮮吾舊藩。宜拒之。德宗曰。我不能有而附於日。日既左右之。立國建元。稱帝號矣。固儼然鄰國也。此與東西諸國。寧有少殊乎。奈何獨拒朝使。遂令覲見。報以國書如常禮。

中韓界碑

延吉中韓俄國界一事。曾於光緒辛巳間。吳大澂督辦延吉荒務時。派袁大化與朝鮮當局雙方勘界。原以圖們江中流爲天然之界限。其時因朝鮮爲屬國。

故未詳立界碑。此爲近代第一次之畫界。繼而華韓墾民之來。日增月盛。癸未。吾國設立招墾局。保護墾民。經總理賈元貴協領德玉會同朝鮮咸鏡道李重夏重行會勘。雙方允認。以圖們江中心點爲界。並互立界碑。永遠認爲有效。此爲第二次之畫界。丁亥。因圖們江口界接俄境。故由吉林將軍銘安派琿春副都統依克唐阿及吳大澂。與俄特派員巴拉諾夫。會同勘明圖們江界址。立有界碑十處。碑文則用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十字。一。長字界碑。三百三十里。西距礪字界碑三十一里。到圖們江西至水匯流處。二。礪字界碑。三百六十一里。西距帶字界碑三十六里。到石乙及紅丹二水匯流。三。帶字界碑。四百有三里。西距山字界碑二十三里。到長坡浮橋南岸。四。山字界碑。四百二十六里。西距河字界碑八十八里。到石乙紅土二水匯流處。五。河字界碑。五百十四里。西距固字界碑四十二里。到石乙河源。六。固字界碑。五百四十六里。西距湯字界碑十二里。到黃花松甸子盡處溝口。七。湯字界碑。五百五十八里。西距金字界碑五里。到黃花松甸子頭道溝口。八。金字界碑。五百六十三里。西距夏字界碑

二十二里。到小白山東麓溝口。九。夏字界碑。五百八十五里。西距華字界碑十五里。到長白山東南小白山頂。十。華字界碑六百里。以上原有界碑之圖們江。南爲韓界。卽韓慶尙道等處。東南卽俄國卡倫與琿春接壤。而石乙水則爲圖們江正源最要之點。

洪秀全亦知外交

咸同間。洪秀全據金陵。一日。忽有汽船一艘駛至。疑爲官軍也。將舉礮轟之。船主亟升白旗。時軍中有曾至香港者。識升旗例。爰以小艇抵汽船。問來意。船將答曰。我國商人雲集上海。江寧既下。恐君逼近。此來兩不相助。祗爲保護計耳。兵士以告楊秀清。秀清轉達秀全。秀全乃遣使延船將。與之歷覽各營。且曰。彼此通商。理所當然。將來事定。惟有洋烟勿再來華。其餘貿易無禁。後船將歸上海。秀全使弟仁玕同行報聘。晤英法美各領事。美領事曰。敝國正以解放黑奴有南北洲之戰。天王爲人民自由。實東方大革命也。天王曷遣使敝國。一通交好。仁玕反江寧。呈美領事書。卽遣仁玕使美。時美領事歸國。齎秀全書同行。書

曰。太平天國天王告美國大民主前。上海貴國領事以民主意上書。書達金陵。經東王閱過。呈朕覽。以貴民主遠居海外。音問不通。翩然肯來。實洽朕意。特遣朕弟仁玕遠使貴國。朕聞貴國重人民。事皆平等。以自由爲主。男女交際。無所軒輊。實與我朝立國相合。朕甚嘉賞。一切交涉事件。可與朕弟仁玕往還。凡貴國人民來我國者。皆上帝之子孫。必以兄弟相待。以後兩國永久和好。朕有厚望焉。仁玕承命使美。二年而歸。著有使美日記。

清稗類鈔

禮制類目錄

	頁
皇帝典學	一
皇子典學	一
上書房課程	二
講官設坐	二
聖祖舉行經筵大典	三
高宗御經筵	三
曾文正請復日講舊典	三
高宗擬舉行三老五更禮	四
高宗臨雍講學	四
文宗臨雍講學	四
儒臣進講於兩后	五
祕閣曝書	五
大婚禮節	五
大婚時之門禁	七
德宗大婚奩單	七
選后	九
選妃	一〇
選宮女	一一
諭旨誥命	一二
諭旨所用之字	一二
制誥限句	一二
譔擬文字	一三
票擬	一三
封贈	一三
德宗答本生父	一四
賜御書	一四
郊勞	一五
大臣見諸王不得長跪	一五
抱見	一六
請安	一六
端茶送客	一七
內臣召對	一七
奏事	一七

拜摺　一八
令藩臬面陳章奏　一九
遵例自呈　一九
呈繳硃筆奏摺　一九
預用空白　二〇
供奉各事　二〇
伊里　二一
孝欽后變更妃嬪扈從之制　二二
塞宴蒙古　二二
大蒙古包宴　二三
青海蒙古會盟之禮　二三
俸薪　二五
養廉　二五
奏定州縣陋規　二五
准帶護衛僕從　二六
外官准帶家人　二六
官吏儀衛　二七
傘蓋　二七
武職上司不得笞辱屬弁　二八
標題太平無事　二八
牌子檔子　二八
圖片册檔　二八
禁婦女裹足　二九
喪儀　三〇
滿洲喪禮　三〇
旗員丁憂　三一
旗奴爲旗主喪事司鼓　三二
武職無三年終喪之制　三三
馮柯亭以禮事親　三三
李鴻藻兩請終喪　三四
供忌辰牌　三四
帝后忌辰禁嫁娶　三五
孝全后謚號　三五
給謚鄭重　三五
擬謚　三六
特謚　三六

諡重文字　三六
諡重正字　三七
諡重襄字　三七
諡文正者八人　三七
小臣得諡　三七
婦人得諡　三八
諡上冠八字　三八
壇班　三八
坤寧宮祀神　三九
射牲　三九
遣官祭告嶽瀆　四〇
救護日月　四一
禱雨　四二
國初祭儀尙右　四五
祫祭捧帛爵用近支王公　四六
皇后入廟　四六
祧廟　四六
致祭賜奠之儀　四七

清稗類鈔

禮制類

杭縣 徐珂 仲可

皇帝典學

皇帝典學之制。入書房。御寶炕。炕有寶几一。置備應讀書籍。師傅則於炕前設矮几二。矮椅二。俾其坐而教授。每晨功課。以二小時為度。宣統帝典學禮節。奉監國攝政王諭。酌量變通。皇帝御正中寶座。前置寶案。師傅三人分據二席。面皆北向。與寶案距離二尺許。

皇子典學

乾隆丙辰正月。奉旨。著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朱軾、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夢、邵基、為皇子師傅。著欽天監擇日開學。旋擇得二十四日吉。是日清晨。皇長子皇次子到學。總管太監傳旨。皇子應行拜師禮。諸臣固辭。遂長揖。賜賚文綺筆硯之屬。與雍正癸卯同。少頃。召皇子及廷玉等六人進見。面諭曰。皇子年齒

雖幼。然陶淑涵養之功。必自幼齡始。卿等可殫心教導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過於嚴厲。從來設教之道。嚴有益而寬多損。將來皇子長成。自知之也。高宗又諄諭皇子。師傅之教。當聽受無遺。故高宗御製懷舊詩注。皇考擇徐元夢朱軾張廷玉嵇曾筠四人爲予兄弟之師。命於懋勤殿行拜見之禮。示尊重也。

上書房課程

自高宗以後。不立太子。皇子與諸王世子。同學於上書房。選詞臣教之。與民間延師無異。又有滿文師傅。教以滿文騎射技勇。故嘉慶癸酉之變。宣宗在書房。親以鳥銃殪賊。文宗及恭王醇王。皆善舞刀。有御製刀銘。上書房階下。爲習射之所。帝於政暇。輒呼皇子王子習射。諸師傅善射者。亦與焉。輒賜帛或翎枝以爲常課。

講官設坐

順治乙未冬。召日講官五人進講。王文靖公熙講尙書堯典。稱旨。奉諭。嗣後講官不必立講。遂侍坐。講官之設坐。自文靖始。

聖祖舉行經筵大典

康熙辛亥二月。肇舉經筵大典於保和殿。以孝感熊文端爲講官。知經筵事。頃之。聖祖以春秋兩講。爲期闊疏。遂命其按日進講於弘德殿。每詰旦進講。有疑必問。熊上陳道德。下道民隱。引伸觸類。竭盡表裏。

高宗御經筵

乾隆丙午二月六日。上御經筵。侍臣講論語。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尙書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御論以安仁利仁。朱子引而未發。雙峰饒氏謂與仁一。故曰其仁。與仁猶二。故曰於仁。亦旣發之矣。然曷不於顏淵子貢觀之乎。顏淵安仁。子貢利仁。簞食瓢飲。回不改其樂。是安仁也。賜不受命。非富貴貧賤之命。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性卽安仁。不受命卽未能安仁也。貨殖者見有利於仁。如貨殖之生財耳。是日筵宴。特命奏抑戒之詩。諸臣隨侍者分東西班。大學士阿桂嵇璜以下凡三十八人。

曾文正請復日講舊典

文宗登極。曾文正公上言請復日講舊典。部議格不行。次年。咸豐辛亥正月。遂奉特旨令翰詹諸臣番上內直。候上親命題目。分日進呈。

高宗擬舉行三老五更禮

乾隆戊午。高宗將視學。擬舉行三老五更禮。大學士張廷玉奏以典禮隆重。名實難副。恐幾微未稱。不愜觀聽。請停止。

高宗臨雍講學

高宗臨雍講學。蔡文恭公新以大學士兼管國子監。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二句。賜茶及文綺。先是、御製三老五更說。糾蔡邕獨斷父事兄事班固白虎通老更各一人之謬。至是。御製臨新建辟雍詩中有云。蔡新或備伯兄行。註曰。若今羣臣中。孰可當三老五更之席者。獨大學士蔡新長予四歲。或可居兄事之列。然恐其局趣勿敢當。舉王導對晉元帝之語耳。

文宗臨雍講學

咸豐癸丑二月上丁。文宗親詣太學。行釋菜禮。越六日。癸未。臨雍講學。講中庸

中和一節。尙書皇天無親四句。自王公大臣以及有司百執事。自先聖先賢之裔。以及太學諸生。環集橋門璧水之間者。以萬計。是日。特命惇郡王致祭於贈太師大學士杜文正之靈。蓋重淵源。懷耆舊也。

儒臣進講於兩后

同治初。孝貞后孝欽后垂簾聽政。命南書房翰林錄孫嘉淦三習一弊疏。進呈備覽。既又命南書房上書房諸臣。取歷代帝王治術足資法鑑者。彙纂成書。進呈。名曰治平寶鑑。光緒癸卯甲辰間。命南書房翰林撰書經圖說。排日呈覽。書成頒行。丁未冬。又派儒臣七人。輪班進講。孝欽及德宗每日視朝後。聽講於勤政殿。

祕閣曝書

祕閣曝書。以每年三月初六日。自康熙壬寅始也。

大婚禮節

納采之禮。內務府官備文馬十匹。鞍轡具。甲胄十副。緞百匹。布二百匹。遣正副

使賚送至后邸。設納采宴。后父后母均與焉。

大徵之禮。內務府官備黃金二百兩。銀萬兩。金茶筩一具。銀茶筩二具。銀盃二具。緞千匹。文馬二十匹。鞍轡具。閒馬四十匹。馱甲二十副。備賜后父后母。黃金百兩。金茶筩一具。銀五千兩。銀茶筩一具。銀盆一具。緞五百匹。布千匹。馬六匹。鞍轡具。甲冑一副。弓一張。矢一箙。朝服各二襲。衣各二稱。皆冬一夏一。貂裘各一領。帶一束。至后祖父母后兄弟及從人亦均有所賜。

大婚日。皇后由邸乘鳳輿入宮。福晉四人。戴大紅鈿罩衣大紅褂罩。敬謹襄禮。坤寧宮東暖閣鋪設龍鳳喜牀。中置寶瓶。所裝爲珠寶金銀米穀等物。皇后梳雙鳳髻。戴雙喜如意。御雙鳳同和袍。俟皇上皇后坐龍鳳喜牀。食子孫餑餑訖。由福晉四人。率內務府女官請皇后梳妝上頭。仍戴雙喜如意。加添扁簪富貴絨花。戴朝珠。乃就合卺宴。是時。有結髮侍衛夫婦。在坤寧宮殿外。念交祝歌。合卺宴所陳。爲猪羊烏叉金銀酒金銀膳肉絲等項。至晚。皇上皇后用長壽麵。

大婚禮成。宮中設合巹宴。次日。皇后覲皇太后。行六肅三跪三拜禮。又次日。皇后率妃嬪內庭主位公主福晉命婦等詣皇太后皇上前行禮。妃嬪暨內庭主位率公主福晉命婦詣皇后宮行禮。

大婚禮應備各項內差男女人員。詳述如下。奉迎結髮福晉八人。皇后陞鳳輿備差女官。左右扶輿之總管首領太監。后邸伺候朝簾拏門之首領太監。御前執香執燈執提爐近支王公等六人。皇后降輿執燈前導女官。進膳桌女官。合巹念交祝歌之結髮侍衞夫婦。呈進果茶福晉二人。坤寧宮敬合殿門女官。

大婚時之門禁

穆宗大婚。金吾不禁。凡穿花衣者。可入午門瞻禮。類皆賃借蟒袍(卽花衣也)混入。正陽門雨衣店向售高麗貨物。遂以高麗紙彩畫爲花衣。買者絡繹不絕。後以宮中失物甚多。襄辦大婚典禮諸臣皆獲薄譴。及德宗大婚。門禁遂嚴。

德宗大婚奩單

光緒己丑正月二十四日。進上賞金如意成柄。進金如意三柄。帽圍一九一匣。

領圍一九一匣。帽圍一九一匣。又一匣。各色尺頭九疋一匣。又一匣。又一匣。銅法瑯太平有象桌燈成對。紫檀龍鳳五屏風銅鏡臺一件。大紅緞繡金雙喜字套紫檀雕福壽鏡支一。隨金卡子燈金大元寶喜字燈。金福壽雙喜執壺。杯盤成對金粉妝成對。金海棠花福壽大茶盤成對。金如意茶盤成對。金福壽碗蓋成對。黃地福壽瓷茶盅成對。黃地福壽瓷蓋盌成對。金胰子盒成對。銀胭脂盒成對。銀喜相逢檳榔盒成對。金點翠紅白瑪瑙桂花紅碧玉堂富貴盆景成對。紅雕漆太平有象餑餑榼成對。脂玉夔龍雕花插屏成對。紫檀座黃面紅裏百子五彩大果盤成對。古銅獸面雙環罐一件。脂玉葵花御製詩大盌成對。古銅三足罏一件。古銅蕉葉花觚一件。脂玉雕魚龍一件。脂玉雕松鶴山子一件。翡翠大盌成對。漢玉松鶴筆筒一件。碧玉福壽圓光璧一件。郎窰大盌成對。漢玉雕仙人插屏成對。青花白地西蓮大盌成對。漢玉雕和合山子一件。脂玉雕荷葉雙連一件。雕碧玉鑲脂玉乳璧榼成對。漢玉雙環喜字獸面罏一件。脂玉雙獸面喜字有蓋瓶一件。翡翠瓷觀音瓶成對。漢玉獸面方罏一件。脂玉雙環獸面雕坐龍有蓋扁瓶一件。粉地五彩瓷八

仙慶壽罇成對。脂玉雕西番瑞草芳彝一件。脂玉獸面雙環有蓋扁瓶一件。古銅周雲雷鼎一件。古銅周父癸鼎一件。金轉花洋鐘成對。金四面轉花洋鐘成對。銅法瑯龍鳳火盆成對。以上均紫檀座紫檀雕花炕案成對。紫檀雕事事如意月圓桌成對。紫檀茶几成對。紫檀寶椅八張。紫檀琴桌成對。紫檀連三成對。紫檀雕花架几案成對。紫檀書格成對。紫檀雕花洋玻璃大插屏鏡成對。紫檀足踏成對。紫檀雕龍盆架金面盆一。大紅緞繡花披紫檀雕花匣子二十件。紫檀雕花箱子二十隻。紫檀雕花大櫃成對。以上共百擡二十五日卯刻。進上賞玉如意成柄。領圍一九一匣。又各色福履一九一匣。又鍼黹一九一匣。花巾一九一匣。又。紅雕漆喜字桌燈成對。紫檀雕福壽連三鏡支。大紅緞繡帘金小元寶喜字燈成對。金油燈一件。金漱口盂成對。金抿頭缸成對。銀胰子榼成對。銀粉榼成對。銀牙箸成對。金喜字羹匙成對。金雙喜字成對。黃地福壽瓷膳盌成對。金漱口盂成對。金奓斗成對。金洗手盆成對。銀痰盂成對。銀漚子罐成對。

選后

諭旨誥命

諭旨誥命。其別有四。凡批內外臣工題本常事。謂之旨。頒將軍總督巡撫學政提督總兵官榷稅使。謂之勅。皆由內閣撰擬以進。凡南北郊時享祝版。及祭告山川予大臣死事者祭葬之文。與夫后妃宗室王公封册。皆由翰林院撰擬以進。然惟軍機處恭擬上諭爲至要。上諭亦有二。巡幸上陵經筵蠲賑及內臣自侍郎以上外臣自總兵知府以上黜陟調補暨曉諭中外。謂之明發上諭。誥誡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責問刑罰之不當者。謂之寄信上諭。明發交內閣。以次交於部科。寄信密封交兵部。用馬遞。或三百里。或四五六百里。加快至八百里以行。其內外臣工所奏事。經軍機大臣定議。取旨密封遞送。亦如之。

諭旨所用之字

諭旨所見之字。員字從貟。屬字從屬。皆曾經御筆如此書寫。後遂恪遵不易。

制誥限句

順治甲午正月。始頒文武諸臣制誥封贈八旗勳衞數萬人。祖父之名皆闕失。

意不欲制詞。漢官力爭之。於是內院擇坊局史官十六人分撰。自一二品始。一品限十二句。二品十句。三品八句。句各四字。不用故實。

譔擬文字

內閣撰擬文字。多主於慶。如恩詔誥命敕命之類。翰林院撰擬文字。多主於弔如諭祭文之類。惟南書房應制之作。不在此例。

票擬

內閣日進本章。雖多例行事件。而票擬稍誤。輒須議處。更歷既久。自成例案。因積成樣本四巨册。故事奉行。即新進之士。亦可援例處分矣。然非熟悉源委。縱繙帑莫得其詳。票擬者不遑他務。而惟揣摹此樣本爲急。有口號二十八字。一時閣員奉之如枕中鴻寶。口號云。依樣葫蘆畫不難。葫蘆變化有千端。畫成依舊葫蘆樣。要把葫蘆仔細看。

封贈

文官封贈之典。四品以下。祗準將本身妻室封典。移封父母。八品以下。例封本

身。不及妻室。是以封不及父母。雍正甲辰。從吏部尙書朱文端公軾之請。四品下。始準移封祖父母。八九品官。準封父母。不封本身妻室。又教授學正教諭訓導。向無封典。至是。教授照知縣。學正教諭照縣丞。訓導照主簿。一體準封。並繼母生母與嫡母俱封。皆文端奏準。

德宗咨本生父

醇賢親王爲德宗本生父。光緒某年敕封。例由內閣撰文。其起語曰。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咨爾醇親王。嗣爲王所見。謂以子咨父。終屬不妥。乃令改爲孝欽后口脗。惟奉天承運四字上。已鈐御寶。不能易。遂於四字下。直接皇太后云云。醇見之。雖覺其不合。亦無可如何而止。

賜御書

翰林以入直南書房爲最榮。帝至南書房。則供奉者出立門外。呼某入。則入。不呼。則候帝去乃入也。每賜御書。如福壽嘉祉松鶴松壽字。多南齋代筆。其皇帝御殿親書者。則呼某入。跪案前。御書起一筆。則三叩首。至末一筆。亦三叩首。宮

監二人捧御書。從其人頭上過。然後起立。

郊勞

國家厚待功臣。以振士心。將帥旋歸者。列聖皆行郊勞之禮。康熙中。良親王平耿精忠。安和親王定兩湖。貝子彰泰平滇南。凱旋時。聖祖皆親幸蘆溝橋以勞之。乾隆己巳。傅恆平金川歸。高宗特命築壇於黃新莊。旌其功。後兆惠、富德平回部歸。阿文成平定兩金川歸。亦行是禮。

大臣見諸王不得長跪

康熙丁卯正月二十六日。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諸王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議畢。閣臣白其議。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相國之芳年老踣地。華亭高太常層雲時官給諫。抗章彈奏云。天潢貴胄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況永康左門。乃天子禁門。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加以禮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

嘉慶癸亥。諭嗣後凡見親王郡王。如有仍蹈前轍。長跪請安者。卽著王等自行參奏。如大臣等遇見時。亦卽指名參奏。至侍衞部院司員於本管堂官接見禮儀。自有定分。遇有公事。祇應侍立回堂。毋許屈膝請安。

抱見

滿人相見。以曲躬爲禮。別久相見。則相抱。後以抱不雅馴。執手而已。年長則垂手引之。少者仰手以迎。平等則立掌平執。

請安

請安之禮。始於遼。歷金元皆然。明代猶未盡革。後則非獨滿蒙二族有之。漢族亦有行此禮者。而尤盛於北方。遼志云。凡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動爲節。數止於三四。彼言揑骨地者。跪也。夫一足跪一足著地。卽一足立而著地。但屈彼一足也。以手動爲節。卽垂手近足蹠之節也。但言數止三四。似猶有繁簡之不同。固不僅如後之垂右手屈左膝之各僅一次也。惟婦女多請雙安。則以兩手撫兩膝而同時屈之耳。光緒中。稅務郵政。皆外人主持。自釐局鹽

局亦歸西人管轄。於是始與官場中人交涉。皖省有毛某者。首向辦大通局之某西人行請安禮。聞者多非笑之。

端茶送客

大吏之見客。除平行者外。旣就坐。賓主問答。主若嫌客久坐。可先取茶碗以自送之口。賓亦隨之。而僕已連聲高呼送客二字矣。俗謂端茶送客。茶房先捧茶以待。迨主賓就坐。茶卽上呈。主人爲客送茶。客亦答送主人。

內臣召對

內臣召對奏事。主上不冠。則不進見。盛暑除冠。則有小內侍捧立於旁。見臣下亦不用扇。俟一起畢。召見一人爲一起稍揮數扇。仍納於袖。再見一起。

奏事

內廷奏事之制。每日子正。部院各以筆帖式賫摺至東華門外。少俟。門啓。隨奏事官入。至景運門內九卿房。以摺匣及本衙門印片一紙。同交奏事官。奏事官登之於簿。少頃。乾淸門啓。奉之以入。至內奏事處。交奏事太監。以達御覽。時不

過丑正也。乾清門石欄上置白紗燈一。遞事者以此燈爲表綴。若燈移至階上。則事下不久矣。少頃。奏事官徐捧摺而出。高呼曰接事。則羣集以俟。奏事官呼某衙門。則某衙門人前。奏事官手付口傳曰依議。曰知道了。曰另有旨。雖百十函。無一舛誤。不須開匣視也。然此亦有訣。以指爪劃痕。俗謂之橫知豎議。後移西苑。則接事在西苑門外侍衞處檐下。

拜摺

督撫爲封疆大臣。如有要事。例必專摺奏聞。此與題本不同。蓋題本皆常行公事。向由驛遞。若奏本則定期發行。不由驛遞。而由本轅戈什哈差弁中。挑取老成幹練者。逐站換騎。快馬飛馳。賫送進京。往反程途。亦均有限。當未有汽船以前。江蘇至京往返。僅十有八日耳。任此差者。名跑摺子。連跑三次。卽得以外委把總拔補。督撫將發摺。必先拜摺。是時飭發三梆。步出大堂。屬吏站班。步兵排隊。轅門外放炮三。鼓樓作樂。堂隅設香案。將本箱供其中。督撫面西北。對箱行三跪九叩禮。旣畢。捧下。由差弁手接。再高捧頭上。疾趨而出。於是掩門。而轅外

又升三炮以送之。然所供本箱。雖封以黃緞。標以硃簽。其實枵然中空。眞正奏摺。尙在署中。少時方得領出也。

令藩臬面陳章奏

順治中。徐立齋相國元文。請令各省藩臬得面陳章奏。親加咨訪以觀其才。世祖從之。至日。御乾清門。科道官侍班。通政司引藩臬官以次面奏。著爲令。旋詔藩臬勿舉卓異。自立齋掌計典。門不通謁。語人曰。當考察時。直省大吏皆長跪堂下。自陳履歷。其嚴重如此。使少有所私。不內愧耶。

遵例自呈

京堂三品以上。外官督撫。凡不入京察大計者。三年任滿。必舉賢自代。名曰遵例自呈。上温旨慰留之。間有更易。乾隆初。始罷。

呈繳硃筆奏摺

臣工奏摺。凡經有硃筆者。雖僅一圈點。俱呈繳。不獨有硃批而後繳也。其在任久者。或每年奏繳一次。或任滿彙繳。則無定。繳進之件。存紅本處。遇纂修實錄

時。奏明請出事畢。仍交紅本處奉藏。嘉慶丁卯。以列聖以來積漸既多。始移藏於太和殿東夾室內。其館中請出者。於應繳時。卽由本館恭送夾室。不復繳進矣。

預用空白

乾隆庚申四月。始命各省封印後豫用蓋印之空白。

供奉各事

嘉道以前。車駕出麗正門。隨從百官皆立班。　軍機帳房例在幔城之左。凡駕由左門入。在直章京皆立班。　宮眷輿輦後扈。亦有豹尾。親王以下皆引避。故稱關防。　機庭印鑰。例由大臣中行走最前者。佩帶取用。以金牌爲合符。始付鑰。　凡較射中四矢者。賜帶孔雀花翎。　凡詔草。經硃筆更改。例應另紙恭錄。惟廷寄諭旨。多命卽以硃發。封緘嚴密。由驛傳遞。　凡一旨而傳諭數人者。進呈既下。照書各寄。謂之分寄。　凡御筆增改。遵錄他本。謂之過硃。　機庭總簿。謂之隨手簿。檢查舊事。必按各年隨手簿索之。　凡直省方面開缺。先由樞臣

書缺而空其名。以待御筆塡注。　凡引見記名各員。吏兵兩部以綠頭牌交軍機照錄。入存記匣。隨時進御。　凡直省奏請遷除。當上意者。雖交部議。仍命存記。部本上時議駁。亦擬旨準行。　凡行在召見軍機大臣。恆在晚膳後。　凡撰擬詔旨六七道以上者。輒命隨成隨進。　前引大臣將近宮門。例釋弓箭。　凡須賜軍機章京。例視三品京堂。　每車駕在道。當直者例滿漢各一人。帶要件。先候於尖營。以備承旨。　上直有一人最早者。謂之早門。散直有一人最晚者。以宮門下鑰爲度。　周廬夜直兵弁。統謂之珠車。　凡圍場上未發矢。莫敢縱鏑。惟突圍之獸。從官先射。哨鹿者。戴鹿冠作鹿鳴。　進哨之後。不許屬車先行。恐橋道有不虞也。滿語以隨豹尾爲跟穆音。尖營爲烏墩。　圍場以西去。以東還。　行衣不掛朝珠。還則仍繫。　扈蹕初歸。例得休沐七日。　凡內直各官。皆進乾清門。惟軍機章京許兼由內右門出入。

伊里

景運隆宗二門及東西華門。例有護軍値班。每王大臣出入。高呼伊里。滿語云

立也。蓋示人致敬之意。即軍禮之高呼立正也。

孝欽后變更妃嬪扈從之制

宮人之家庭餽物也。例須多金。故宮嬪家人。多於帝駕抵園還宮。或每年謁陵之日。妃嬪隨宮車外出時。圖一晤語及贈物。帝行有御道。駕至。道旁先張擋子。禁窺伺也。駕前有羽林警衛。雜以官儀。後爲內務府各旗營。再次爲王公。又次爲閹宦。鑾輿前有警鞭。警鞭鳴。則人知帝將至矣。先帝。次后。再次妃嬪。妃嬪親屬。探鑾輿行過。以餅金屬司擋。父母姊妹等因得入見。匆匆各數語。贈物納之輿中。涕淚未畢。輿行已邈。先是帝出行。宮妃多乘馬。冠帶袍褂脚靴若男子。惟鬢插二彩花爲異。迨孝貞孝欽二太后臨朝。妃嬪扈蹕。不乘馬而易輿矣。

塞宴蒙古

列聖巡幸木蘭。蒙古諸台吉及四十八部盟長。例於出哨之後。恭進筵宴。習武合歡。有所謂塞宴四事者。扈從諸臣。多有賦詠。一曰詐馬。選六七歲以上幼孩。文衣錦襮。銜尾騰驤。散鬣結鬉。不施鞍轡。而追風逐電。馳驟自如。別樹大纛於

數里外。先至者受上賞。餘亦恩賚有差。一曰什榜。番樂也。賁桴葦籥。有上古遺音。酒半王公更迭獻技。侏𩍐侏㒧。自有節奏。一曰布庫。相撲爲戲也。徒手搏擊。分曹角力。伺隙蹈瑕。不專恃匹夫之勇。勝者有卮酒羊臛之賜。立飲無算。一曰敎駣。馴名馬也。凡達騂之產。初入牧羣。不受羈鞚者。藩王子弟。輒執長竿。擕繩索。或躍而登。或超而過。磬控馻呼。疾如風雨。必使調良馴習而後已。逸羣奔踶。馭之者愈衆。剽悍神勇。頗爲壯觀。

大蒙古包宴

乾隆中。廓充新疆回部哈薩克布魯特。諸部長爭先入貢。高宗宴於山高水長樓前。及避暑山莊之萬樹園中。設大黃幄。可容千餘人。其入座典禮。咸如保安殿之宴。宗室王公皆與焉。高宗親賜卮酒。及新降諸臣貝勒伯克等。示無外也。謂之大蒙古包宴。嘉慶癸亥。以三省教匪蕩平。亦循例舉行。

青海蒙古會盟之禮

會盟禮。朝旨居中。文武長官率蒙番行謝恩禮。凡九拜。次蒙番謝長官主盟。凡

六拜。次蒙番圍立團拜。行相見禮。凡三拜。階上設兩几。文武長官左右席地坐。南面。兩廊列矮桌二十餘。爲蒙古王公席。左翼居左。右翼居右。每桌前陳生羊一。蒸餅大如盂。纍如塔。肴果八碟。皆高裝。酒滿斟。番目設席於下。北面坐。席前陳列各物皆如之。擊鼓淵淵然。音樂雜奏。主盟官舉杯。勸酒三巡。蒙番飲三爵。門外陳兵衞。漢蒙番兵隊依次鳴砲爲禮。

蒙長先起。謝恩。領賞。左右翼正副盟長四人。每人袍褂料全套。鼻煙瓶一具。筷刀一副。其餘王公台吉等。各緞帛一端。烟瓶筷刀稱是。次番目趨而前。謝恩。領賞。每人紅布一端。銀牌一面。茶甎二封。酒一桶。總管與千戶均一律。東科寺香錯亦然。因駐節其地也。其他寺僧來會者皆無賞。蒙長退。備良馬一。及嚐嚕紅花藏香數事。以獻主盟官。盡地主誼。主盟官起節。各部落恭送如儀。而後依次回藩。青海會盟之典。實始於雍正乙巳。訂定青海大臣每年出口祭海。會集各札薩克會盟一次。迨河南八族番子安插近邊。着其同蒙古一體來盟。當時俸緞犒賞。皆支取內帑。嗣歸甘庫支銷。從未扣及蒙番俸金。其後舉行此典。一切

祭物賞物。及沿路驛費。有增無減。漸覺不支。當事議兩年一舉。乃蒙番堅請仍照舊章。謂旗民散落。已無歸宿。盟長之令諸多隔閡。全憑歲舉令典。使遠氓常瞻漢官威儀。以資聯絡。倘再展期合舉。殊不足以副遠氓之嚮望。更足令彼輩生心。如恐經費不敷。願於俸金內捐籌鉅款。以襄盛事而維大局。當事允其請。照常每歲舉行。宣統庚戌丹廳奸民因鹽斤加價生變青海大臣某捕犯甚急丹民深憾之

俸薪

國初。滿洲官員支俸不支薪。漢官則俸薪並支。順治甲午。停秋冬二季俸。有以停俸不停薪請支折薪銀者。以薪侈於俸也。如四品官。季給薪三十金。俸纔二十金。內院不許。謂滿洲方在此論薪俸。何得濫也。明年。漢官但給俸。不給薪。

養廉

養廉始於雍正時。世宗因官吏貪贓。時有所聞。特設此名。欲其顧名思義。勉為廉吏也。

奏定州縣陋規

英煦齋協揆和。奏定州縣陋規。汪瑟菴廷珍湯敦甫金釗兩文端公。蔣勵堂攸銛、孫寄圃玉庭兩節相。俱上章奏阻。宣宗手諭曰。朝有諍臣連章入告。使朕胸中黑白分明。無傷於政體。朕不勝欣悅之至。

准帶護衛僕從

康熙辛亥。奏准王公文武大臣官員。凡進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神武門。其所帶護衛僕從。親王郡王。准令帶十人。貝子貝勒公及一品文武大員。准令帶八人。二品文武大員及三品京堂。准令帶六人。四五六品京堂官。准令帶四人。文職五六七品。武職三四五六品官員。准令帶二人。文職八品以下。武職七品以下。准令帶一人。

外官准帶家人

康熙丙寅。議准外任官員。除攜帶兄弟妻子外。漢督撫准帶家人五十名。藩臬准帶家人四十名。道府准帶三十名。同知准帶二十名。通判州縣准帶二十名。州同縣丞以下官員。准帶十名。所帶婦女。亦不得過此數。

官吏儀衛

鹵簿之設。自古有之。州縣官出行。前導有肅靜迴避牌。銜牌金鑼傘扇六銜清道旗紅黑帽繼之。從者除書差外。尚有民壯家丁。前後亦數十人。道員知府則更有飄檐傘。飛虎旗。劊子手。護勇頂馬等。而人數又增。欽差大臣督撫儀衛之繁。愈不可以僂指。即就前驅之營兵以觀。大旗一隊。關刀一隊。虎叉一隊。洋槍一隊。迤邐可半里。

傘蓋

大清律例載職官傘蓋。一二品。銀葫蘆杏黃羅表紅裏。三四品。紅葫蘆杏黃羅表紅裏。以上皆三簷。五品。紅葫蘆藍羅表紅裏。六品以下八品以上。用藍絹。皆重簷。庶民不得用羅絹涼傘。許用油紙雨傘。又禮部則例載總督以下至知府。用杏黃傘。府佐貳以下至縣丞教官。用藍傘。其雜職以下無傘。又武官。自提督以下至都司。用杏黃傘。守備不用肅靜迴避牌。餘視都司。其後文官府佐貳皆用紅傘。武官千總亦然。不自知其僭矣。

武職上司不得笞辱屬弁

俗稱武職一級管一級。謂都司可棍責守備。守備可棍責千總。此無稽之談也。康熙己卯奏准武職上司將所屬末弁。如有事故。並不揭參任意笞辱者。罰俸一年。笞辱守備以上者。降二級調用。

標題太平無事

樞廷事件皆書於册。標曰隨手登記。元旦則裝訂新册。敬書太平無事四字於册端。

牌子檔子

宫中册籍謂之牌子檔子。溯其始。蓋國初八旗無册籍。有事。恆記於木。往來傳遞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貯年久者曰檔案。曰檔子。以積累多。貫皮條挂壁。若檔故也。至其後。則文字之書於紙者。亦呼之爲牌子檔子矣。

圖片册檔

八旗人家生子女。例須報明本旗佐領。書之於册。及長而婚嫁。亦如之。又必須

男女兩家受轄之佐領互出印結。曰圖片。三年一比人丁。使各列其家人名氏而書於册。謂之册檔。及歿。而削其名氏於册。故旗人戶口不能增減。姓名不能改移。

禁婦女裹足

崇德戊寅七月。奉諭旨。有效他國裹足者。重治其罪。順治乙酉。禁裹足。康熙甲辰。又禁裹足。戊申七月。禮部題爲恭請酌復舊章以昭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疏內開。順治十八年以前民間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諭。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員會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該部議覆等因。於本年正月內。臣部題定。元年以後。所生之女。若有違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則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家長不行稽察。枷一個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疏忽失於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查立法太嚴。或混將元年以前所生者。捏爲元年以後誣妄出首。牽連無辜。亦未可知。相應免其禁止云云。裹足自此弛禁。

喪儀

禮爲天子斬衰。國朝喪儀。王公百官持服二十七日。孝袍以毛邊布爲之。夏則涼帽去纓。冬則煖帽去纓。屆期除服。易玄青布袍。百日而止。衣若玄青。則冠用纓。惟恭理喪儀之大臣派出穿孝之大臣並殯前守衞執事人員。亦百日除服。嘉慶庚辰七月二十五日。仁宗龍馭上賓。八月十二日。梓宮由避暑山莊啓行。二十二日至京。距初喪僅二十七日。遽行除服。且几筵前舉行祭典。理應仍持喪服。留京王大臣。始奏請以大祭禮後除服。其各衙門文移奏疏。向以二十七日內用藍印。及每日陳設法駕鹵簿。例於滿月禮後停止者。均改至大祭禮後。欽天監擇吉九月十六日大祭。始除服。

滿洲喪禮

滿俗喪禮。斬衰止百日。期服六十日。大功三十五日。小功一月。緦麻二十一日。然其居喪也。衰服不去身。不聽樂。不與宴。居室皆用素器木几素席。以終三年。期功各以其等降行之。無敢逾。戚友家之喪。有服者。往弔時如其服。無服者。男

去纓。女去珥。喪主人奉男腰絰。奉女首絰。拜而進。受者亦拜。

旗員丁憂

舊例、八旗漢軍文職官任漢缺者丁憂。任旗缺者不得丁憂。又滿洲任督撫藩臬者守制。而京朝官三月後卽出供職。順治中。徐立齋相國奏謂宜一體丁憂。以崇孝治。且言外官聞訃者宜卽日奔喪。毋得治事候代。並申士庶居喪釋服從吉之禁。皆報可。

然旗員親喪丁憂之例。最爲紛歧糅雜。中外武職各員。皆給百日假。穿孝。假滿。服官任事。舉人生員與漢人同。非二十七月服滿。不得應試。而部院署司官。則於百日孝滿後。照常入署當差。惟停止給俸及升轉。不得引見。著玄青外套。不許服補褂蟒袍。京堂以上至大學士。則百日孝滿以後。改實缺爲署任。遇有慶典。免其進內朝賀而已。至外官守孝之制。則更歧出。州縣佐雜。丁憂守制三年。與漢員無異。府道之由翰詹科道簡放及由州縣升轉者。與州縣同。若由六部司員外放。則俟百日孝滿。仍回本衙門當差。郎中員外。各視其簡放時班次行

走。二十七日後。仍由吏部帶領引見。分內用外用二種。外用。仍以道府記名。內用。則仍以郞中員外候補。至兩司以上。則守制二十七月。又同漢員。若督撫。則與京堂以上同制。改實缺爲署任矣。嘉慶間。裕靖節公謙任漕運總督。丁憂百日假滿。應詣宮門請安。裕獨不可。乃稱疾不出。俟禫祭後。始出補官。旣受命。卽上疏請令滿洲文職官員無論中外尊卑。凡有父母喪者。皆丁憂守制二十七月爲服滿。一律與漢員同。疏詞肫摯。奏上。奉嚴旨駁斥。謂其沾染漢人習氣。詐僞欺飾。失人臣致身之義。而變滿洲純朴之風。此後遂無敢繼言者。

旗奴爲旗主喪事司鼓

旗人中之各項包衣及隸下五旗者。滿蒙漢皆有之。或奴籍。或重儓。例不得與宗室覺羅抗禮。若不得已。必先屈一膝而請曰。求賞一坐。俟允。乃坐。又聞旗主每有貧無聊賴。執賤役以餬口。若途遇其奴之高車駟馬者。必喝其名。使下車代役。奴再三請安。賄之。始免。道光朝。大學士松文清公筠秉政。宣宗甚倚重之。忽請假數日。不之異也。次日。軍機召見。奏對畢。上忽問軍機大臣以松筠請假

之故。滿軍機以該旗主家有喪事例往當差爲答。宣宗卽命往催其早日銷假。及往。見其冠摘纓。衣白布袍。司鼓於門外焉。次晨入直。白其狀。宣宗大怒。謂該旗主有意侮辱大臣。卽日降旨。抬松旗。免其奴籍。下五旗者。正紅鑲紅正藍鑲藍鑲白也。

武職無三年終喪之制

武職無三年終喪之制。康熙間。四川提督何傅以夔州副將孫斌詳請回籍守制上聞。疏奏沈痛。得旨遂爲定制。乾隆乙亥。江蘇千總傅振邊。丁母憂。泣請上官。求奔喪守制。不許。則慟哭求去。上官不能留。時尹文端公繼善督兩江。爲之入告。蒙特恩準其回籍。並著爲例。

馮柯亭以禮事親

馮孟亭侍御。爲伯陽司寇之嫡孫。司寇庶子柯亭中丞鈐撫安徽時。將葬其生母曹夫人。祔於其父伯陽司寇之塋。相與並列。侍御持不可。曰。是並嫡也。柯亭曰。有子之妾。禮當祔。何並列之疑。孟亭退而考之。得韓魏公葬所生母胡其匱

後於嫡夫人尺許。魏公自爲誌銘曰。棺槨之制。悉用降等。安神之次。卻而不齊。示不敢瀆也。柯亭無以難。議乃定。然孟亭亦守禮嚴甚。嘗入覲高宗。詢及家事。諭曰。汝母有賢子。今封夫人矣。將不爲正室乎。孟亭叩首謝。敬對曰。臣父未有遺命。上霽顏曰。是也。汝父未有命。遂已。

李鴻藻兩請終喪

咸豐中。高陽李文正鴻藻以編修視學河南。按試未周。特旨召入弘德殿授讀。爲穆宗傅。夙受知於孝貞孝欽兩后。擢至戶部侍郎兼軍機大臣。同治丙寅。文正丁太夫人憂。奉懿旨開去侍郎缺。守孝百日。仍在弘德殿及軍機處行走。文正累疏固請終制。同時授學諸臣如倭仁翁同龢徐桐亦代乞終喪。存敎孝之風。故卒得終喪。至光緒初。文正復遭本生母憂。時以兩朝師傅倚任益重。而文正仍請守制。謂本生之房無喪主。並具呈禮部請終三年喪制。盡人子職。部議從之。故文正守禮終喪。服闋乃起。

供忌辰牌

帝后升遐之忌辰。謂之國忌。居官例穿素服。各署儀門外必供一忌辰牌。凡供此牌。則儀門不開。中設一桌。桌上一牌。牌書忌辰二字。供至下午。則撤去而門開。官於此日。往往託忌辰以謝賓客。

帝后忌辰禁嫁娶

帝后忌辰。向不禁嫁娶作樂。雍正丁未。古北口游擊劉繼鼎。於聖祖忌辰婚娶。爲提督郭成功所劾。革職治罪。通行時憲書。於列祖列宗列后忌辰。不載宜嫁娶事。世宗命欽天監詳議。後永爲定例。

孝全后謚號

孝全成皇后。初由皇貴妃攝后宮事。旋正中宮。數年暴崩。時孝和睿皇后尙在。家法森嚴。宣宗亦不敢違命也。故特謚之曰全。宣宗旣痛孝全之逝。遂不立他妃嬪之子。而立文宗。以其爲孝全所出。且於諸子中年齒較長也。

給謚鄭重

國朝優䘏臣鄰。恩禮𩐨渥。惟身後給謚。最爲矜重。故自開國至道光朝。賸易名

之典者。僅四百餘人。有生官極品而歿不得諡者。自同治初。兩宮垂簾訓政。凡階一品者。皆予諡。後遂爲定制。

擬諡

臣下諡典。由禮部奏準後。行知內閣撰擬。舊隸典籍廳。咸豐初。卓文端公入閣。改歸漢票籤。令兩侍讀司之。凡奉旨給諡者。侍讀遵諭旨褒嘉之語。得諡文者。擬八字。由大學士選四字。不得諡文者。擬十六字。由大學士選八字。恭請欽定。惟文正二字則不敢擬。悉出特恩。

特諡

凡逕由上諭發表。曰加恩予諡某某者。謂之特諡。如張之洞之文襄。孫家鼐之文正等是也。

諡重文字

國朝諡法。惟由翰林授職之員。始得冠以文字。若官至大學士。則雖不由科目。亦得諡文。惟康熙丁未。領侍衞內大臣一等公索尼。既未與金甌之卜。亦不由

玉署而來。予諡文忠。實爲異數。其後周文忠公天爵。亦非翰林。漢臣得此。尤爲僅見。

諡重正字

有上書房師傅資格者。照例可得正字之諡。

諡重襄字

諸臣諡法。襄字爲最隆重。咸豐癸丑十月。壽陽祁文端公寯藻面奉諭旨。文武大臣或陣亡或軍營積勞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擬用襄字。自是無敢輕擬矣。

諡文正者八人

宣統己酉十月。大學士壽州孫家鼐薨。特旨予諡文正。飾終之典。備極哀榮。國朝諡文正者。自睢州湯斌諸城劉統勳大興朱珪歙縣曹振鏞濱州杜受田湘鄉曾國藩高陽李鴻藻與孫而八矣。

小臣得諡

陸隴其以御史贈閣學。賜謚清獻。爲小臣得謚之始。至馬忠勤公玠。以知縣贈布政使參議。強忠烈公克捷。以知縣贈知府。劉忠節公欽鄰。以知縣贈太僕寺少卿。及楊延亮以知縣謚昭節。方振聲以縣丞謚義烈。俱照知府例卹。則皆出自特恩也。

婦人得謚

嘉慶時。強克捷（河南滑縣知縣）子逢泰之妻徐氏。道光朝。方振聲（福建嘉義縣縣丞方振聲臺灣鎮標千總馬步衛臺灣北路協把總陳玉威殉節臺灣均特旨賜謚並有覽奏墮淚之諭振聲謚義烈步衛謚剛烈玉威謚勇烈凡特旨予謚悉出睿裁不由閣臣議擬）之妻張氏。陳玉威之妻唐氏。均蒙特旨予謚節烈。婦人之得謚者止此。

謚上冠八字

雍正朝。和碩怡親王薨。賜謚曰賢。世宗眷念勿替。特旨以王生前所賜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字。冠於謚號之上。

壇班

舊制、南郊大祀。皇上先一日涖壇。軍機大臣入直於西天門外直廬。章京各備

短几坐褥。列坐帳房。略如扈從之儀。謂之壇班。光緒間。凡遇郊祀。皇上先一日在宮辦事。後蒞壇。次日禮成。還宮辦事。軍機大臣仍入直於隆宗門內直廬。無所謂壇班矣。

坤寧宮祀神

坤寧宮爲神版所在。每歲二月初。帝后同在坤寧宮喫肉。妃嬪以次咸入座。且分賜散秩大臣侍衛。皆行一叩首禮而跪。俟肉熟。人各一大塊。佐以椒鹽。食後進茶。不設筯。手劈之。故侍衛多懷紙入內。以備拭手。乾隆季年。首領太監私偷整肉。以冷肉及瘦殘皮骨充數。高宗怒。令總管太監劉成專管。每日食肉。加派御前乾清門侍衛各一員。與喫肉者一體分食。如有仍前弊端。據實具奏。務將總管太監全行治罪。太監劉成亦加倍治罪。

射牲

古禮。王祭於廟。親射牲以獻。坤寧宮祀神儀。牲入。皇上迎出戶。俟牲進。皇上隨入。跪視庖人執鸞刀屠割。畢。方叩頭興。即古射牲遺意。

遣官祭告嶽瀆

康熙丙子正月。天子爲元元祈福。遣大臣分行祭告。二十七日。上御保和殿。頒賜冊文香帛。給御蓋一。龍纛二。御仗二。凡四海五鎭五嶽四瀆闕里長白山帝王陵共五十九處。遼東廣寧混同江北海之神。山東萊州府東海之神。山西蒲州府西海之神。廣東廣州府南海之神。遼東廣寧北鎭醫巫閭山之神。山東青州府東鎭沂山之神。陝西鳳翔府西鎭吳山之神。山西平陽府中鎭霍山之神。浙江紹興府南鎭會稽山之神。山東濟南府東嶽泰山之神。陝西西安府西嶽華山之神。河南河南府中嶽嵩山之神。湖廣衡州府南嶽衡山之神。山西大同府北嶽恆山之神。四川成都府江瀆之神。河南南陽府淮瀆之神。河南懷慶府濟瀆之神。山西蒲州府河瀆之神。至聖先師闕里。兀喇地方長白山之神。河南開封府太昊伏羲氏陵。陳州商高宗陵。西華周世宗陵。陳州河南河南府漢光武陵。孟津宋太祖陵。鞏縣太宗陵。鞏縣眞宗陵。鞏縣仁宗陵。鞏縣湖廣衡州府炎帝神農氏陵。酃縣湖廣永州府帝舜有虞氏陵。寧遠九疑山山西平陽府女

媯氏陵。趙城商湯王陵。滎河陝西延安府黃帝軒轅氏陵。中部陝西西安府周文王陵。咸陽武王陵。咸陽成王陵。咸陽康王陵。咸陽漢高祖陵。涇陽文帝陵。府城東宣帝陵。長安唐高祖陵。三原太宗陵。九嵕山憲宗陵。涇陽後魏文帝陵。富平山東兗州府少昊金天氏陵。曲阜帝堯陶唐氏陵。東平直隸大名府顓頊高陽氏陵。滑縣帝嚳高辛氏陵。滑縣商中宗陵。內黃直隸順天府金太祖陵。世宗陵。明宣宗陵。孝宗陵。世宗陵。俱天壽山。塞外起輦谷元太祖陵。世祖陵。俱在順天府。望祭浙江紹興府夏禹王陵會稽山。江南江寧府明太祖陵鍾山。遼東廣寧遼太祖陵木葉山。

救護日月

日月之蝕。官署例當救護。每屆期。官必於大堂行禮。則公服升堂。望空叩拜。陰陽生喝報初虧某時。食甚某時。復圓某時。是時伐鼓鳴金。雜以砲仗爆竹。喧嚷不絕。直至過時而止。

光緒庚子拳亂。天津爲八國聯軍所據。尙未交還。値日食。直督在保定。欲舉行

救日禮。乃照會八國聯軍都統。其略曰。爲照會事。照得赤馭經天。普照萬物。乃天道之常。茲查有一巨物。其形如蛤。欲於某月某日大張其口。將日鯨吞。屆時必天地幽閉。人物不生。實屬異常慘變。本部堂不忍坐視。至時將躬率所部。鳴金放砲。以使此蛤形怪物。驚懼而逃。不至重爲民害。誠恐貴部下軍士人等。耳目未經習慣。難免疑慮驚皇。爲此合行照會貴□□請煩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

禱雨

定制、久旱久雨。宮廷官署。無不致禱。然遣員恭代者爲多。間有帝后親禱者。康熙某年孟夏。久旱。上虔誠祈禱。由乾清門步禱至天壇。諸王大臣皆雨纓素服從。未至天橋。濃雲驟合。立降甘霖。乾隆己卯。旱。上屢禱於三壇社稷。雨不時降。乃步禱於天壇。次夕。澍雨普被。歲仍大稔。上詠喜雨詩誌之。

乾隆壬戌。特旨每歲巳月擇日行常雩禮。如冬至郊壇之制。皇帝躬詣行禮。衣服旗幟。皆用皁色。如常雩未得雨。先祈天神地祇太歲三壇。次祈社稷。遣官各

一人皆七日一告祭。各官咸齋戒陪祀。如仍不雨。還從神祇等壇。祈禱如初。旱甚。乃大雩。皇帝躬禱昊天上帝於圜丘。不設鹵簿。不除道。不作樂。不設配位。不奠玉。不飲福受胙。三獻樂止。用舞童十六人。衣玄衣爲八列。各執羽翳。歌高宗御製雲漢詩八章。餘與常雩儀同。祭後雨足。則報祀。

乾隆間。京師大旱。孝聖后於御園龍神祠內步行。親往禱雨。旋卽渥沛甘霖。宮中禱雨之文。謂之木郎詞。三十餘句。以三四五七言爲句。類漢時郊祀樂章。

光緒戊寅。晉豫奇荒。畿輔亢旱。朝廷議蠲議賑。大沛恩施。下詔責躬。至有天降鞠凶何不移於宮廷之語。二月初五日。諭內務府。將宮闈應用之需。力加裁節。減省浮費。以益賑需。孝貞孝欽兩后率德宗露禱。長跽三四小時。仰望星月皎然。至於慟哭。舊例、祈雨疏文。由翰林院撰擬。此次特命南書房恭進。辭語迫切。幾踰桑林之禱。具名稱臣某某氏某某氏率子男某某。亦創舉也。南齋撰進稱妾臣。御筆去妾字。

光緒壬寅。晉省自春徂夏。亢旱異常。祈禱不應。先是。四月二十六日。巡撫命設

壇南關外。二十七日黎明。傳諭閉南門。升大堂。斬旱龍一條。率司道步出西門。至關帝廟拈香畢。命司道入城辦公。巡撫宿廟內虔禱三日。二十七八日連得小雨。二十九日略大。巡撫即於二十九日入城。五月初一日。雨稍大。夾冰雹。初二三日連得雨甚小。四鄉均未霑足。巡撫率司道詣關帝廟謝降。派員至邯鄲迎鐵牌至忻州楊娘娘廟迎神來省祈禱。自是厥後。迄未得雨。而農田望雨尤切。四鄉有一種名油旱蟲者。食穀苗幾盡。祇四十餘州縣。略有水田。尚有庶幾之望。此外則異常乾旱。不能種植。近省城設壇二十四處。地方官每日拈香。南關外另設七龍壇。壇內糊紙龍七。形狀奇偉。並捉獲旱龍如蝦蟆蛟豕之類。殺之。以民間龍軍所生幼孩十二。衣赭衣。祈禱諷經。壇上置母豬。以鐵器熱火烙豬尾。各神廟咸焚冥幣。諭民間能捉獲旱魃。即俗名墓虎者。予以重賞。沿街鋪戶皆淘井汲水注缸內。種柳枝。供奉水神。或遇天陰。則譙樓鳴鐘擊鼓。以迓雨神。種種方法。皆優爲之。迄不應驗。

光緒辛丑。長安苦旱。孝欽后命大臣禱雨太白山。果獲甘霖。御製申謝之文。勅

石山巔。碑首全題皇太后徽號。前代碑碣文字無此例也。

宮庭有祈雨之事。后妃宮眷皆沐浴齋戒。德宗禱於宮壇。佩一三寸高之玉牌。上鐫齋戒二字。凡皇帝從官皆佩之。孝欽后妝飾。不御珠玉。服淺灰色衣。無緣飾。巾履亦然。飲食僅牛奶餑餑二物。宮眷則食白菜煑飯。禱之前。孝欽方入殿。有一太監跪呈柳枝一束。孝欽折少許。插於髻。宮眷等皆然。德宗則插於冠。插柳畢。太監李蓮英跪奏諸事已備。乃羣從孝欽步行至孝欽宮前之一室。室中置方案一。上置黃表一折。玉一方。硃砂少許。小刷二。旁案列甆瓶。中插柳。孝欽之黃緞褥鋪案前。案置香爐一。燃炭。孝欽取檀香少許。投之爐。乃跪於褥。宮眷皆後跽。默誦禱詞。詞曰。敬求上天憐憫。速賜甘霖。以救下民之命。凡有罪責。祈降余等之身。默誦三過。行三跪九叩畢。乃出。

國初祭儀尙右

凡祭祀。明堂禮儀皆尙右。神位東嚮者爲尊。其餘昭穆分列。故禮親王以宗老。孔定南以藩長。皆居右班。

袷祭捧帛爵用近支王公

乾隆中。高宗定宗廟執事禮。悉用近支宗室。駿奔襄贊。故歲暮太廟袷祭捧帛執爵諸執事官。皆聖祖以下宗室諸王公將軍充之。先期由宗人府傳知各執事員。俟具奏後。應於十二月之三六九日。敬赴太廟演禮。并特賜花翎以優寵之。（後凡各員有未經賞賜翎支者即令屆期借戴）若有託故不到。即將該員並該管學長。一併嚴參。

皇后入廟

古制。后先帝崩。則祔祀於廟。設位於其姑下。然遇行袷祭之禮。動多關礙。至明世宗。預祧仁宗。以方后入祔。益非法矣。國朝定制。后先崩。暫奉安神主於奉先殿夾室中。孝敬后孝賢后孝儀后皆沿是制也。

祧廟

自商周尊契稷爲始祖。歷代追崇四親帝號。供奉太廟。而開創之君轉居其下。及親盡祧廟時。太祖始正南向之位。非歷有百年。其典不備。如唐之憲懿。宋之僖宣。屢經罷復。識者譏之。本朝太祖肇基東土。撫有寰區。追崇原廟四聖神主。

卽安奉於太廟後殿。遇四時祭享。遣親王一人爲之攝祭。元旦令節萬壽節日。遣官致祭。每歲祫祭。則命覺羅官恭捧四聖神主。合祭於太廟中。禮成。仍安奉於後殿。時享之日。既不預九廟之數。復不壓高廟南向之尊。

致祭賜奠之儀

蒙古外藩王貝勒及呼圖克圖死。皆遣官致祭。或賜奠。致祭者有祭文。使者行一跪三叩首禮。賜奠者。使者至。立奠三爵而已。然賜奠之禮。隆於致祭也。使回。有私覿羊幾頭馬幾匹駝幾隻。或佐以銀者。使者反其銀與駝。或取一二羊。或取一二馬而已。貧者猶不能也。

清稗類鈔

度支類目錄

	頁
足國帑	一
同光度支瑣聞	一
光緒辛丑回鑾之直隸用款	五
范文肅定賦稅	五
減賦	六
朱文端請永杜加賦	六
免租稅漕糧	七
范承勛奏除蒙番賦籍	七
沈端恪力爭耗羨歸公之議	七
耗羨歸公	八
西康糧稅	八
田法	九
關稅	一〇
海關常關	一〇
梧州關	一一
花子關	一一
重征洋米稅	一二
活稅死稅	一二
粵東稅契	一三
揚州鹽課	一四
王文恪整理鹽綱	一五
李仲昭劾辦舞弊鹺賈	一五
陶文毅整頓兩淮鹽法	一五
釐金	一七
金安清辦釐捐	一八
法越戰前之粵西釐稅	一八
洮南貨幣	一九
甘肅貨幣	一九
新疆貨幣	二〇
西藏貨幣	二一
錢法源流	二二
當十大錢	二二
咸同光宣四朝錢法之變更	二三

諸寇錢文　二四
鈔票　二四
吉林官帖　二四
洋錢名稱不一　二五
禁用日本寬永錢　二五
令民稱貸公家　二六
左文襄倡借洋債　二六
捐輸始於開國　二七
王文簡處置貲郎之意見　二七
阿五捐米助餉　二八
開捐免保舉例　二八
餉生　二九
衡州九釐餉　二九
張澄齋發藏粟　二九
索還捐銀　三〇
空白部照　三〇
咸豐朝諸臣奏請開捐　三一
馬草生員　三一
捐納流品之雜　三一
永遠停止捐納　三二
畢秋帆發庫銀賑濟　三三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度支類

足國帑

世宗綜覈名實。罷諸不急之務。河防海塘等巨費外。皆罷不修。特置封樁庫於內閣之東。一切贓款羨餘銀兩。咸在焉。末年至三千餘萬。國用充足。每令直省將各省正供糴米隨漕而入。故倉庾實積。可供二十餘年之用。

同光度支瑣聞

同治丁巳戊午間。穆宗嘗手批至戶部取銀。戶部見條付銀。不敢覆也。

寧蘇杭之織造。每歲發五百萬兩。

光緒中。度支竭蹶。戶部當時不過存銀二百萬兩。每月須放八旗兵餉四十八萬兩。虎神營等一百餘萬兩。而所存之銀。僅足發三月兵餉。司計之臣。時時仰屋興嗟。庚子聯軍入京時。頓有五百萬。蓋彼時以軍需緊急。各省餉銀一時湊

集故也。

建頤和園。其款多出之海軍經費。約計銀三千萬兩。其修理費。則出於土藥稅。土藥稅每年有一百四十餘萬歸戶部撥款者僅三十餘萬。餘均歸頤和園。孝欽后駐園時。每日須用一萬兩。

醇親王薨。修祠造墳諸費皆由部撥。約共用五百萬。祠中九蓮燈開銷九萬兩。戶部接內務府咨即付。不敢駁詰。

州縣雜款報銷。尤不可究詰。有曾任直隸之淶水令者。言淶水每年收牛羊稅。計共六百兩。報銷僅十三兩。而藩司署費二十四兩。道署二十兩。州署十四兩。餘皆官所自得。又月領驛站費三百兩。其由縣給發。不過五十兩。則每年獲數千矣。又稅契一項年可得數千金。而向祇報一百兩。布政使廷杰欲悉數入官。縣官苦之。使人詢天津之成法。某乃往津說直督裕制軍曰。天津每年收稅契三萬。而報銷只列數百兩。以津地之衝繁。公私各費皆取給於此。今若悉歸官。將以何給費。裕曰。藩司欲如是。吾亦莫能爭。今略增舊額何如。某曰。願增爲八

百可乎。裕曰可矣。於是淶水亦援例祇增二三百金云。

光緒甲午乙未之中日戰費糧台報銷費八萬兩。

凡京師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帶隨員。既勘估後。然後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監督。其木廠由承修大臣指派。領價時。承修大臣得三成。監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隨員得半成。兩大臣衙門之書吏合得一成。經手又得一成。實到木廠者祇二成半。然領款必年餘始能領足。分多次交付。每領一次。則各人依成瓜分。每文書至戶部。輒覆以無再催。乃少給之。否則恐人疑其有弊也。木廠因領款煩難之故。故工價愈大。蓋領得二成半者。較尋常工作祇二成而已。

大工如祈年殿。至一百六十萬。太和門至一百二十萬。

內務府經手尤不可信。到工者僅十之一。而奉內監者幾至十之六七。戊戌。以德宗將至津閱操。南苑亦預備大閱。造營房若干。報銷一百六十萬而李蓮英得七十萬焉。

孝欽后嘗命內務府大臣某購燈數百盞。某恃有慈眷。未納賄。燈入。內監故汚之。以示孝欽曰。某所辦差乃若是。孝欽亦怒。命毀之。卽時數百盞燈狼籍滿地。宣某入。令其拾碎玻璃。拾盡始已。

大內費用。由戶部撥交內務府者。同治乙丑一案。定爲三十萬兩。戊辰。又加三十萬兩。後內務府每年時向戶部支取二三十萬不等。至光緒癸巳。戶部堂官奏參內務府堂官不能撙節。時福錕爲戶部尙書兼內務府堂官。出奏時。照例迴避。後均得處分。已而忽降旨。以後每年再添五十萬兩。

粤海關每年供用三十萬。殺虎口張家口淮安關所收稅課。亦歸內用。

戶部歲奉孝欽后十八萬。德宗二十萬。名曰交進銀。德宗之二十萬。二月初繳。孝欽后之十八萬。則每節交五萬。年終交八萬。端節銀於四月杪交入。中秋銀於八月初交入。其年終銀則於十二月初交入。

大內銀庫存一千六百萬兩。孝欽后處尙有黃金三萬兩。

孝欽后發內帑銀。惟戊戌春賑四川災五萬兩。飭由戶部先墊。準在撥內務府

款時扣回者。餘雖名內帑。實仍由戶部發出。

光緒辛丑回鑾之直隸用款

辛丑回鑾皇差。共用一百九十餘萬。內由外省協解七十八萬。由賑捐項下提用五十餘萬。善後局支出二十餘萬。南三府地丁銀三十餘萬。每尖站報銷二萬八九千至三萬餘四萬不等。宿站報銷三萬八九千至四萬餘五萬不等。尖站者。日間用膳休憩之站也。

賠款八十萬。暫向賑捐項下借撥。

陵差請部撥六十萬。

省外撫卹敎民款。共請二百萬兩。由京餉及北洋海防公費劃撥。實津貼各州縣一百餘萬。餘七十餘萬。以十萬作課吏校士之需。以十餘萬安置降匪。十餘萬還借地方公款。

范文肅定賦稅

國初、范文肅公文程仗劍謁軍門。文肅爲宋范忠宣公裔。太祖曰。名臣後。宜厚

待。大兵入關。麥帷幄。初定賦稅。有司欲以明末練餉爲標準。范曰。明代酷苛小民。激成流寇。豈可復蹈其誤。因以萬歷中徵冊爲準。歲減數百萬兩。

減賦

雍正初年。用怡賢親王言。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兩。南昌一道十七萬兩。乾隆丁巳。又減江浙兩省地丁銀二十萬兩。乾隆一朝。凡蠲七省漕米者三。普蠲天下地丁銀者亦三。前史未有也。且定制。丁統於地。非計丁出賦。有漕省分幷地丁計爲什一。無漕省分。祇計地丁。尙未及三十分之一。同治甲子。東南大定。江蘇巡撫李鴻章又奏減江蘇蘇松太三屬漕米五十四萬餘石。浙江巡撫左宗棠又奏減浙江杭嘉湖漕糧三分之一。朝旨悉允所請施行。

朱文端請永杜加賦

大臣遺疏多子孫賓客爲之。卽力疾手定彌留口占者。亦敍述恩遇。泛論治體者居多。獨朱文端公軾疏云。萬事根本君心而用人理財。尤宜鄭重。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於幾微。在審察其心跡而進退之。至若國家經費。本自有餘。異日

儻有言利之臣倡爲加賦之議者。伏祈聖仁乾斷永斥浮言。實四海蒼生之福云云。

免租稅漕糧

高宗自奉儉約。不許街市用金銀飾。禁浙江組繡。代以刻絲。御膳房日用。屢加裁減。至末年。歲用僅二萬餘金。惟關民間大計者。則不計。西域金川用兵至一萬萬零四千餘兩。河工海塘以億萬計。丙寅丁酉乙卯。普蠲天下正供租稅三次。辛卯庚戌丙辰。普蠲五省漕糧四次。初不吝也。

范承勛奏除蒙番賦籍

吳三桂開藩雲南。嘗割麗江邊界地賂蒙番。賦籍尚留。尚書范承勛督雲貴。奏除之。

耗羨歸公

雍正間。耗羨歸公。定直省各官養廉。其端則發於山西巡撫諾岷。布政司高成齡。蓋先是。州縣徵收火耗。藉資日用。上司所需。取給州縣。不無貪吏藉口上司

容隱之弊。雍正甲辰。諸岷請將山西一年所得耗銀提解司庫。除抵補無著虧空外。分給各官養廉。而成齡復請倣山西例通行直省。上以剔除弊竇。必更定良法。耗羨必宜歸公。養廉須有定額。詔總理王大臣九卿會議。會各省皆望風奏請。議遂定。

沈端恪力爭耗羨歸公之議

沈端恪公嘗爭耗羨。蓋耗羨歸公之議。𠛬自田文鏡、諸岷。世宗已許行。而猶召九卿議之。衆以上意所向。不敢爭。沈獨爭之。力言今日正項之外。更添正項。他日必於耗羨之外。更添耗羨。他人或不知。臣起家縣令。故知其必不可行。世宗曰。汝爲令亦私耗羨乎。沈曰。非私也。非是。且無以養妻子。世宗曰。汝學道人。乃私妻子乎。沈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養妻子。若廢之。則人倫絕矣。世宗笑曰。朕今日乃爲沈近思所難。是日。衆皆爲沈危。然上雖不用其言。亦不怒也。

西康糧稅

西康糧稅。土司呼圖克圖徵收實無定章。亦多寡不一。百姓耕地栽種一斗。年

出產十餘斗者。徵粮數升。若土司呼圖克圖之公地。有與百姓之地相連者。則免百姓耕地之粮。令百姓備籽種。代耕公地。秋收時。土司呼圖克圖但收公地所產之粮。其徵固輕。而徵銀即較粮重一二倍。每年徵粮之外。若婚嫁兵事。則另派百姓納銀。一年數事。則派數次。一二年無事。則以三年朝貢之事派之。且徵收糧稅。係頭人經手。土司徵糧一斗。頭人加徵一升或半升不等。於牧場則徵馬牛羊。或羊牛肉。或酥油。其派銀仍與耕地者同。至光緒乙巳丙午間。裏巴兩塘改流。另定糧賦章程。征收雖較前加重。毫無雜派。百姓聞風。咸恐土司呼圖克圖苛虐。極願改流。惟改流之事。不利於土司呼圖克圖及頭人等。若輩故動輒阻撓耳。

田法

四川成都北門外昭覺寺。田業張廣。歲所盈積。更以置田。某縣令新蒞任。聞而惡之。謂若任其添置。則成都之田。將被購盡。乃定自後寺中不得置田。於是歲所入租金。悉埋諸地下。每歲約得五六十萬。又上海人置田過五十畝者。輒被

舉爲保正。雖隱寄不能避也。故凡富戶購田。均不敢過五十畝。又揚州富人購田。輒被揹勒不能得顆粒租。故揚州富人獨不置田。

關稅

各省關稅。以乾隆癸酉奏銷冊籍稽之。共四百三十三萬。當時各省最爲富饒。商賈通利。後司事者冀久其任。歲增盈餘。至乾隆乙卯。則加至六百四十六萬有奇。故不免虧缺。司事者重征以飽私橐。虧缺數目。仍歸正供銷算。徒有賠補之名。從無傾其私囊者。至嘉慶甲戌。滸墅關虧缺二十餘萬。他稅稱是。藉虧缺爲名。日加苛斂。以致商賈不前。物價昂貴。民大有損。使輕其征收之款。而覈其實入之數。雖不及乙卯之豐。亦必以乾隆癸酉爲則。年銷年款。國課不致虛懸。貿易亦沾實惠。誠上下兩便之術也。

海關常關

康熙乙丑。就沿海貿易省分。設江浙閩粵四關。稱海關監督。道光壬寅。與外國訂約。開五口通商。設關征稅。後漸開至三十餘口。並增三十餘關。卽世所稱海

關隷於稅務處者是也。海關任洋員。諺有洋關之稱。又或求別於常關而稱新關。皆非也。海關常關性質既殊。稅率亦異。所稅船貨。其類尤別。宜乎自爲統系。無聯屬之關係。而五十里內外常關之區別。則沿光緒辛丑和約而來也。辛丑賠款。常關亦列抵押。通商口岸之關。應歸海關兼管。厥後。遂以口岸五十里內者屬稅務司。五十里外者仍屬監督。其後制定兩權並立。計有海關四十處。分關分卡一百零三處。常關二十二處。分關分卡六百四十五處。名稱固甚複雜也。

梧州關

梧州一關。扼左右江之衝。百貨往來。榷征極重。監督所入。大率歲贏十萬。酬應開銷均在其外。丁役陋規亦在其外。全省官場。指爲第一肥缺。無不沾其餘潤。

花子關

淮安關久有花子關之目。以其搜括無遺。形同乞丐也。

重征洋米稅

國初、洋米入海口。重征其稅。阮文達公元官粵督。始奏免之。阮有詩云。西洋夷船來。氈毳可衣服。其餘多奇巧。價貴等珠玉。持以示貧民。雖巧非所欲。田少粵民多。價貴在稻穀。西洋米頗賤。曷不運連舳。夷曰船稅多。不贏利反縮。免稅乞帝恩。米舶來頗速。以我茶樹枝。易彼島中粟。彼價本平常。我歲或少熟。米貴彼更來。政豈在督促。苟能常使通。民足歲亦足。

活稅死稅

直隸州縣。多恃騾馬稅。雖號稱由州縣承辦。而往往分給一二處於巡檢典史。數目各縣不一。且時有改爲活稅者。活稅。每價一百千抽一千。死稅則騾馬八百一十。牛四百五十。驢三百有零。以上皆係外收之數。交官則騾馬三百六十。牛一百六十。驢一百二十。計南宮一縣。外收至三四萬。而交官不及半。至報部不過數百金而已。

粵東稅契

粵東州縣交代。仿照山東辦法。各清各任。實任出差調簾或別有事故。委員代

理者代理期間。歸併前任統算。每有因流攤各款彼此互爭者。其實交代局中。祇問正部及解司三項。如已解者結報。未清解者嚴追交代册內有解長別款。或款爲代墊者。雖盈千累萬。不計也。其最無理者。爲短征稅羨一款。州縣稅契由於民間買賣田產。然不能一定。其置產之人。多因省費。匿不投稅過割。白契管業。圖利之徒。平日收受契據。伺州縣官卸任時。減價招徠。始行投稅。州縣官臨交卸時。祇求有契來稅。不問眞僞。不論年月。來者不拒。卽予印發。迨謄印後因此纏訟轇轕不清。而定章。州縣短征稅羨。卽須賠繳。蓋由於同治間某方伯曾下一檄。謂各牧令如能將稅羨長解者。分別調劑。於是各州縣紛紛解長。甚有解私囊而見好上官者。次年方伯又下一檄。謂卽以上年所解之數作爲定額。於是害民之事。又變而害官矣。後改爲三聯稅契。不用契尾。又將契價酌留二成辦公。官民始交受其益焉。

揚州鹽課

揚州繁華以鹽盛。兩淮額引一千六百九萬有奇。歸商人十數家承辦。中鹽有

期。銷引有地。謂之綱鹽。以每引三百七十斤計之。場價祇十文。加課銀三釐有奇。不過七文。而轉運至漢口以上。需價五六十文不等。愈遠愈貴。鹽色愈雜。鄉曲貧民。有積日累旬堅忍淡食者矣。此非正課致之。商人積弊累之也。諸商所領部帖。謂之根窩。有根窩者。每引抽銀一兩。先國課而坐收其利。一也。運腳公用。額定七十萬。其後十增其五。而用不及半。二也。漢口岸價每引又派一兩有奇。三也。即此三項。已倍正課而過之。加以鹽院供億。各大憲緝捕犒賞。又豢養乏商子孫。月支萬計。最奇者。當時有春臺德音兩戲班。僅供商人家宴。而歲需三萬金。又總商謁見鹽院。一手版數十文耳。而冊載一千兩。率由總商妄立名目。取諸衆商。委員王鳳生查請裁革焉。

王文恪整理鹽綱

兩淮鹽務積弊甚多。虧正雜課。以鉅萬計。歲盡而前歲綱未集。王文恪公往勘。疏請節浮費。革根窩。定桶稱。編船號。疏運道。散輪規。弱帶銷。大旨謂商本輕則鹽價自賤。私販不緝而自消。舊欠輕則新綱可清。積壓無因而藉口。且疏銷巡

緝。責成州縣汛弁。而鹽政非所屬。令沮不行。請裁鹽政。由總督兼轄。朝旨允之。

李仲昭劾辦舞弊鹾賈

李御史仲昭。番禺人。少生海隅。洞知鹽筴利弊。長蘆鹽課。有易稱弊。每引浮數百斤。致壅滯難銷。動損國課。鹾賈查氏富逾王侯。交結要津。人莫敢攖。李補官旬日。露章劾之。枚舉其弊。仁宗怒。命留京王大臣審訊。皆引服。查有圻論戍。其餘降革有差。

陶文毅整頓兩淮鹽法

自陶文毅公澍改兩淮鹽法。而鹽商頓變貧戶。凡倚鹾務以衣食者。無不失業。一時謗議蠭起。揚州人士爲作葉子戲。乃增牌二張。一繪桃樹。拈得此牌。雖全勝亦負。故得者無不詬駡。一繪美女。曰陶小姐。得此者雖全負亦勝。拈得之輒喜而加以謔詞。其褻已甚。文毅聞之大恚。卽具摺力辭鹽政及江督之職。廷旨未允。一二年後。其風始息。

鹾金

釐金之起。由副都御史雷以諴幫辦揚州軍務時。江北大營都統琦善爲欽差大臣所支軍餉。皆部解省協。雷部分撥甚寡。無計請益。乃立釐捐局。抽收百貨。奏明專供本軍之用。行數月。較大營支餉爲優。運使金安淸繼之。總理江北籌餉局。爲法益密。各省亦起而仿之。然上不在軍。下不在民。利屬中飽。鄂撫胡文忠公林翼精思熟慮。法劉晏專用士人理財一語。加以章程。課法詳明周至。遂立富強之效。全局賴以振興。東南各省。繼起日盛。大率皆秉其法。民亦相與安之。幾若丁田之有賦役矣。文忠嘗言釐金之設。專取於商。不取於農。較加賦爲優。其法。凡諸賈人積貯諸物及商以取利者。出入一錢。官取其釐。分別城市大小居者立局。行者設卡。窮民小本經紀者免。故商賈不病。而大有裨於餉軍興十餘年。賴以源源不竭。卒成勘定功。其事雖創行於雷。而其議實倡始於烏程監生錢江也。江字東平。嘗客廣東。坐法戍新疆。遇赦回籍。粵寇亂時。往邵伯埭投雷。歷言用兵理財諸法。雷大悅。辟置幕府。佐雷辦理糧臺。遂立釐金之法。嗣江與雷積不相能。雷竟戕江。於是人但知雷創行釐金而知江者少矣。然釐金

之法行之既久。官吏待缺者。視爲利藪。設局日多。立法日密。胥吏僕役。一局數十人。大者官侵。小者吏蝕。甚至石米束布。搜括無遺。則非立法之苛。而奉行者不盡善也。雷既用此策。軍用日饒。公私交裕。又使江與同幕五人。親赴下河。督勸捐納。不從者脅之以兵。時人畏之。目爲五虎。

金安清辦釐捐

金安清字梅生。秀水人。由佐雜起家。洊至兩淮鹽運使。長於理財。咸豐末。江蘇全省淪陷於粵寇。完善者僅江北十餘州縣。時金以兩淮鹽運使駐泰州。督辦後路糧臺。設釐捐局以供軍餉。歲有贏餘。所用綜核之員。最著者爲杜文瀾、宗源瀚、許道身三人。方開辦之始。召諸員入談。詢以月薪若干金。始不絀於用。所對者或多或少。次日授檄。則皆如其言而倍之。且謂之曰。諸君但計日用。未計有意外事。今並意外事亦足辦矣。若更有一文染指者。當以軍法從事。衆人無不懍懍踴躍從公。故得以一隅之地。而供給數萬大軍。使無脫巾譁潰之虞者。金與有力焉。

法越戰前之粵西釐稅

粵西之西南距桂林較遠。爲通滇要隘者。曰百色廳。右江鎭駐思恩府。近資控制。沿江市易以木簰爲大宗。由右江轉入府江。南下東省。關征釐榷。頗有可觀。惜無專司之人。仿湖北新關江寧下關木稅章程切實辦理者。故全省一歲所入地丁雜項。不過二十萬金。釐稅則有四十餘萬。惟米捐爲最鉅。當法越事起。東省水災。恃西米以濟。中外合詞奏免米釐。西餉因以大匱。朝廷特允西撫之請。撥粵海關稅四川鹽課濟之。僅可自保。蓋西省邊區向由部庫鄰省協撥。軍興而後。協撥十不得一。亦惟倚釐稅一項而已。

洮南貨幣

洮南之蒙人交易。全用現銀。而自他處購辦貨物。以奉省鈔票爲宜。但奉票太少。不敷市面之用。故兼行吉黑官票。且又有本城商家所發紙幣約十六萬元左右。然以準備不充。信用缺乏。較奉票差至一角有餘。商民交困。而生銀眞幣既不可得。所屬各縣。仍通用此項紙幣。以爲本地粮米等土貨之通幣。

甘肅貨幣

甘肅圜法極敝。制錢銅鐵雜用。同光間。軍務倥偬。庫款益不給。藩司印錢幣以濟乏。每紙值錢千枚。按時值銅鐵錢各半。久之。幣價寖絀。至左文襄督關隴時。鈔法益敝。每紙僅值大錢六文。官私充用。束幣盈橐。益不便。左謀發庫藏悉收之。商之藩司某。某有難色。曰。盡償幣值。須金數百萬。懼不給。奈何。甘人聞之。喜而奮曰。公肯收幣。公施惠甘人多矣。請仍按時值。每紙予錢六文。綜計需金數十萬。可畢收矣。左喜。發庫金收幣。甘人亦有私爔義不取值者。旣訖事。僅用銀二十餘萬兩。而甘幣之困紓矣。

新疆貨幣

光宣間。新疆錢幣有白銀即塊銀天綱銀元市銀之別。以紅錢四百枚爲一兩。貿易用市銀。白銀天綱例須貼水。紅錢不便取攜。故紙幣風行。載明紅錢四百文。紙幣四種。一老官票。藩司發行一百萬兩。南路最信用。價與白銀等。北路亦較市銀價高。一新官票。亦藩司發行一百萬兩。價較銀市爲高。一興殖銀行票。一

油布票。商家所出。卽市銀也。

西藏貨幣

藏人習用雜銀。與廓爾喀貿易。卽用廓幣。高宗以中外一統。通用制錢。藏地不宜轉用外番貨幣。且廓部所鑄之錢。易回純銀。又攙銅鼓鑄。是藏中純銀。爲廓易去。因禁止廓人貿易至民間買賣。以哈達茶黃油等交換。非價之高者。不用銀幣。達賴所鑄銀圓。曰藏圓。重一錢。銀六銅四。形圓而薄。名曰唐加。向無輔幣。市中貿易。非翦破不可。一唐加。可以翦之爲二爲三爲四爲五爲六。名曰卡扛。藏印通商後。印度盧比通行藏中。原值銀三錢二分。當未暢行時。僅作二錢數分。後因商旅之往來印藏者。非用盧比不可。遂增漲至四錢左右。每歲漏卮不可勝計。四川造幣廠爲抵制盧比計。特仿其制。鑄三錢二分之銀圓。行銷邊藏。並有重一錢六分及八分者。爲之補助。藏人始頗爭用。然其地土貨少而外貨多。以川圓購外貨。外人不用。卽用矣。亦必故抑其價。作二錢八分或三錢不等。印度盧比。則仍作四錢。於是販售川茶之商。多用川圓。販售印貨之商。仍用印

度盧比。故察木多一帶川圓多而印度盧比少。拉薩一帶。仍印度盧比多而川圓少。銅圓則由川運往。恩達以東。亦暢行矣。

錢法源流

國初、錢法屢經更定。始以滿漢文分鑄天命通寶天聰通寶。錢幕皆無字。迨鑄順治通寶。則專用漢文。嗣於錢幕之左。鑄漢文一釐二字。（紀值銀之數也與古半兩五銖等錢紀銅之輕重者異）其右。係戶部者鑄戶字。係工部者鑄工字。後又改定京局。錢幕分鑄寶泉寶源二字。皆滿文。其各省鎮局亦分鑄各地名。江南江甯府局鑄甯字。安徽局鑄安字。蘇州局鑄蘇字。江西南昌局鑄江字。後又鑄昌字。浙江杭州局鑄浙字。福建福州局鑄福字。漳州局鑄漳字。臺灣局鑄臺字。湖廣武昌局亦鑄昌字。後又鑄武字。長沙局鑄南字。河南開封局鑄河字。山東濟南局鑄東字。後又鑄濟字。山西太原局鑄原字。後又鑄晉字。陝西西安局鑄陝字。甘肅鞏州局鑄鞏字。後移蘭州。仍用鞏字。密雲鎮局鑄密字。薊州鎮局鑄薊字。宣府鎮局鑄宣字。大同鎮局鑄同字。臨清鎮局鑄臨字。四川成都府局鑄川字。廣東廣州局鑄廣

字。廣西桂林局鑄桂字。雲南雲南府及臨安府大理府祿豐縣蒙自縣各局。俱鑄雲字。貴州貴陽府局鑄貴字。畢節縣局鑄黔字。皆滿漢文各一。滿文居左。漢文居右。至雍正初年。又定各省錢幕俱照京局例。以寶字爲首。次鑄本地方一字。皆用滿文。蓋於錢面鑄年號。以昭王制。於錢幕鑄滿書。以示同文。

當十大錢

咸豐時。造當十大錢。出京卽不可用。價日落。外省人入京者。猝不易辨。或戲釋之曰。凡當十大錢。手中僅取一文。其錢面却寫十文。市中通呼爲二十文。如用以購物。實準作平常制錢二文。

咸同光宣四朝錢法之變更

國朝制錢以康乾兩朝所鑄爲最。皆取給於滇銅。逮咸豐初。軍旅數起。國庫匱乏。滇銅亦因道梗不至。於是刑部尙書周祖培、大理寺卿恆春、御史蔡紹洛、先後請鑄大錢以裕度支。時祁文端公寯藻方長戶部。力贊成之。癸丑三月。先鑄當十錢一種。重六錢。八月。增鑄當五十一種。重一兩八錢。十一月。復增鑄當百

當五百當千三種。名曰鈔錢。當千者重二兩。當五百者重一兩六錢。銅色紫。當百者重一兩五錢。銅色黃。而減當五十錢爲一兩二錢。當十錢爲四錢四分。繼而又減爲三錢五分。再改爲二錢六分。甲寅正月。增鑄當五錢一種。重二錢二分。三月。鑄鐵當十錢。六月。鑄鉛制錢。其時盜鑄鈔錢之案蠭起。嚴刑不能禁。官中既艱於收兌。民間亦不復流通。先後奏請廢止。惟留銅鐵當十錢。後鐵當十亦廢。僅留銅當十一種。諭令大錢與制錢並行。而京城乃不用制錢出城數十里。又復不用大錢。紛紛擾擾。圜法大壞。至光緒戊子。閻敬銘爲戶部尚書。請廢當十。仍用制錢。遂奉旨以三年爲期。所有交官之項。以制錢出。以大錢入。期於三年內收盡。然大錢在市。雖名當十。僅作制錢二文。相沿已久。此令既下。市肆大擾。貧富交困。先是咸豐初年。銀一兩易錢七千餘。同治初易至十千。光緒初。至十七千。戊子以後。漸減至十二千。丁酉以後。更減至十千零。大錢漸絕。市面乃稍定。壬寅癸卯間。鄂省首鑄當十銅元。（粵省最初設銀元局張文襄公蒞鄂招粵工匠來改鑄銅元）各省豔於大利所在。相率繼起。間有鑄當一當二當五及當二十者。以利率不厚。迄

不多見。於是銅元充斥。圜法又壞。當銅元未行時。東南各省洋價每元八百餘文。後漸增高至一千二三百文。所鑄銀元。雖標明每當十銅元百枚易銀一元。然市間迄不遵從。甚有以銅元作七折八折行使者。各處互異。上下騷然。漏卮外溢。而幣制遂成一極大問題矣。

諸寇錢文

開國以來之諸寇。皆嘗竊大號。鑄錢文。鄭成功曰常平。孫可望曰興朝。吳三桂曰利用。耿精忠曰裕民。逆西土酋王耀祖曰大慶。洪秀全曰太平天國是也。

鈔票

咸豐朝以制錢缺乏。京師嘗行鈔票。旣而價漸低落。至不能直半價。戶部猶不肯廢罷。而入市買物。無人肯收受者。遂相率以此充戚友婚喪之餽遺品。

吉林官帖

吉林官帖之發行。自永衡官銀號始。永衡官銀號之創設。自吉林將軍改爲巡撫之時始。永衡貿易宗旨。在發行市錢之紙幣。吉人呼爲官帖嗣因吉林官銀號賠累

甚鉅。乃改名爲永衡久官銀號。營業年餘。頗獲厚利。紙幣之信用亦大著。每羌洋一元。僅換官錢二吊上下耳。於是增加擴張。設立分號三處。一在長春。一在哈爾濱。是時新發行之紙幣猶不過市錢四百萬吊而止。未幾疫症蔓延。防疫無款。則發行紙幣以充之。吉林大火。建築市場無款。又發行紙幣以充之。

洋錢名稱不一

乾隆以前。粵中所用之銀。曰連。曰雙鷹。曰十字。曰雙柱。此四種來自外洋。統稱之曰洋錢。其後又有花邊之名。來自墨西哥。又有鬼頭之名。來自英吉利。亦謂之公頭。福康安節制兩粵。爵嘉勇公。有司以公頭之名。犯公爵。禁之。令民間呼爲番面錢。以其像如神。故又號番佛。仁和周南卿詠洋錢句云。一總假情留半面。十分難事仗圓光。

禁用日本寬永錢

寬永爲日本年號。其錢文曰寬永通寶。乾隆間。以沿海地方行使寬永錢甚多。疑爲私鑄。諭令江蘇浙閩各督撫窮治開鑪造賣之人。經江督尹繼善蘇撫莊

有恭疏奏。此種錢文乃日本所鑄。由商船帶回漏入中土。因定嚴禁商舶攜帶倭錢及零星散布者官爲收買之例。

令民稱貸公家

光緒朝。揚州陳六舟京兆彝巡撫安徽。條陳便民如干事。有令民稱貸公家春借秋還一條。得旨申飭。謂直是宋臣王安石青苗法矣。以是改任浙江學政。當是時。合肥李氏族人某擅殺人。知縣宋某必欲置之法。李氏大譁。宋竟罷屏。陳適於是時改官。人咸謂得罪巨室使然。而不知其別有爲也。

左文襄倡借洋債

光緒初年。新疆用兵。左文襄公倡議借用洋債。此爲政府募集外債之始。商人之欠洋款由來已久道光壬寅中英江寧約第五款酌還商欠三百萬兩此爲國家代還商欠非國家自身之欠款也委道員胡光墉主其事。此事傳之滬上。西報略有諷議。謂借債募兵。非計之得。又有謂國際用兵。新疆兵事頗涉中俄關係第三國不宜有所資助。此等論調。看似忠於爲我。其實此次借款。劃出若干爲購買槍礮之需。債權者得兩重利益。故得之者欣然。旁觀者遂不免

發爲姤詞也。及華字報稍稍登載。事爲左所聞。左郎致書某友云。江浙文人無賴。以報館主筆爲其末路。蓋即指此事而言也。

捐輸始於開國

捐輸。粃政也。開國卽行之。順治己丑。戶部奏軍旅繁興。歲入不給。議開監生吏典等援納。并給僧道度牒。准徒杖折贖。康熙丁巳。侍郎宋德宜奏稱捐輸三載。所入二百餘萬。知縣最多。計五百餘人。與吏治有礙。請停。未幾。噶爾丹戰事起。又開。且加捐免保舉各例。御史陳菁奏請删捐免保舉一條。增捐應升先用。陸隴其亦以爲言。部議不允。乾隆丙辰。下詔停止。又留戶部捐監一條。壬辰。川督文綬奏請暫開。奉旨申飭。嘉道以後。接踵又開。始而軍務。甚而河工振務。亦藉口開捐。一若舍此無以生利者。貪官墨吏。投貲一倍而來。挾貲百倍而去。吏治愈不可問矣。

王文簡處置貲郎之意見

自滇閩二廣用兵。開捐納之例。始猶不至過濫。其後陝西賑荒。出塞運饟等事。

則漸氾濫矣。始商人巴某等初捐郎補知府。言官論之。因革去。其後。于振甲爲運饟都統。則不由戶部及九卿集議。徑移吏部銓補。於是僉事方面顯官亦在捐納之列。初任郎得補授矣。後左都御史張鵬翮疏言州縣守令教職捐納冗濫。九卿集議。遂欲通改幕職佐貳等官。尚書王文簡公士禎。時貳戶部。曰。朝廷不可失信於天下。已往可勿論。但當愼之於將來耳。衆以爲然。遂罷議。

阿五捐米助餉

阿五者。安坤奴也。坤死。五逸去。吳三桂反。五欲挾還水西地。亦稍爲之助。適將軍穆某提大兵恢復新疆。五乃翻然出迎。捐米三十石。約矢將軍以爲功。先是。安坤妻祿氏。烏蒙女也。安坤旣誅。祿氏逃入烏蒙。垂二十年。三桂滅。阿五乃奉祿氏歸舊巢。謂祿氏有遺腹子名勝祖。康熙甲子。朝廷念捐米功。授勝祖宣慰司銜。阿五六品長官司銜。

開捐免保舉例

康熙辛未。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軍用浩繁。奏行有輸運糧草者。準作貢監並

免保舉例。陸清獻公隴其時爲御史。奏謂督撫舉人。必曰清廉方爲合例。若保舉可捐。是清廉可捐而得也。又疏稱捐納一途。賢愚雜錯。惟恃保舉以防其弊。不敢謂保舉盡公。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云云。下九卿議。並言事例已行。不必更張。其後。軍功捐納兩途。到省一年。由督撫察看才具。出具考語。卽當時保舉遺意。

餉生

康熙戊午。以四方多事。令童生每名納銀四兩。得入院試。秀才每名納銀一百二十兩。名曰餉生。經御史奏止。明福王時縣考童生提學奉功令納銀三兩二錢得入院試此事殆沿其制耳

衡州九釐餉

湖南衡州府有九釐餉。洪承疇用兵時擬設額也。後遂沿爲例。衡民苦之。乾隆初。休寧黃興仁守是郡。上牘請免之議。格不行。

張澄齋發藏粟

道光中。英船入江。金陵戒嚴。兵民乏食。山陰張澄齋爲白下僑舊。慨然發藏粟

三千石。傾家財七萬有奇。悉以供軍糈。振民饑。城完寇退。口不言功。大府上其義。行有詔褒錄。留江南以知府用。並賞孔雀翎。

索還捐銀

道光間。有西幫票號商某甲。遵例報捐知府候選。未幾得缺。引見時。宣宗詢其出身。以捐班對。問向作何事。曰開票號。宣宗不懌。斥之曰。汝原係做買賣的。做官恐做不來。還是去做買賣的好。甲見事不諧。亦憤然曰。既不許咱做官。如何收咱們的捐銀。不是欺騙咱們嗎。宣宗怒其貪鄙。而又憐其愚戇。揮令退出。卽降手諭。將其革職。命戶部發還捐銀。

空白部照

錢江既佐雷以諴辦理糧臺。創釐金之法。然以江北兵勇萬餘。儲胥孔棘。雷雖以轉餉爲職。實無所措一金。江復爲畫策。疏請空白部照。勸民捐輸。隨時塡發。鉅款可以立集。先是。百姓報捐。或輸年不得護符。往往意興索然。至是。朝納白金。暮榮章服。富商巨室。遂無不踴躍輸將矣。

咸豐朝諸臣奏請開捐

咸豐癸丑。戶部尙書孫文定公瑞珍奏請捐納舉人。禮部侍郎陶樑請仿康熙年間例。報捐生員文生每名一百兩。武生減半。甲寅。戶部侍郎羅文恪公惇衍奏稱粤東大姓。往往聚族而居。積有公產。請令一姓捐銀至萬兩者。將該族子弟每遇歲試。永遠取進文武學額各一名。侍郎何彤雲請開各省舉人進士捐免停科之例。皆奉旨斥駁。

馬草生員

同治時軍興。馬多乏食。江南府縣紳民。有請輸馬草捐以廣學額者。鮑花潭學使奏其事。朝旨嘉允焉。然繇是江南秀才。驟增十之一。故時人爲之語曰。鮑花潭有名學士。馬草捐無限生員。鮑蓋咸同間名宿也。

捐納流品之雜

捐納一途。至同光之際。流品益雜。朝入緡錢。暮膺章服。輿臺厮養無擇也。小康子弟。不事詩書。則積貲捐職。以爲將來噉飯地。故又美其名曰討飯碗。至若富

商巨室。擁有多金者。襁褓中乳臭物。莫不紅頂翠翎。捐候選道加二品頂戴。並花翎也。

永遠停止捐納

光緒庚子兩宮西狩時。江鄂督臣會奏。捐納實官。最有妨於新政。嫐亂吏治。阻閡人才。莫此爲甚。今欲整頓變法。請卽下詔永遠停止。庶幾人人嚮學。兩宮深以爲然。閱日而永遠停捐實官之詔下。蓋是時以官爲市。鄉里小兒咸動官興。且卽無官者。亦可任意戴各色頂戴。稍能餬口之家。決不自認爲白丁。人亦不以白丁疑之。當時又有種種勞績保舉。所謂半層之保舉。補缺後以應升之階升用是也。所謂一層之保舉。免補本班以應升之缺升用是也。所謂一層半之保舉。與以升階。俟過班後再與以某升銜是也。有人家小康。冒稱縣丞職銜。人咸信之。會以訟事到官。官追究其捐納之執照。乃知其分文未付。但意想耳。舊例。捐官必先捐監。是人幷監而無之。或爲之題銜曰。候捐監生。俟捐監生後候捐縣丞。

畢秋帆發庫銀賑濟

畢沅撫河南。乾隆丁未。湖北荊州府江水暴漲。隄潰城決。淹沒田廬。人民死者以數十萬計。七月朔。得襄陽飛信。即日先發藩庫銀四十萬兩。星夜解楚賑濟。並即奏聞。高宗大加獎賞。不數日。擢兩湖總督。

清稗類鈔

屯漕類目錄

	頁
營田事例	一
陝省屯田之利	一
伊犂屯田	一
哈密屯田	三
富俊開墾雙城堡	四
青海墾務	四
漕弊	七
蔡襄敏除漕弊	八
蘇漕	一〇
折漕	一一
汰除蘇屬漕規	一一
楊勤慤理漕	一一
縣官不願收漕	一二
胡文忠祛百年漕弊	一二
漕變	一二
海運	一三
海運道里	一五
海運視河運爲省	一七
倉米	一七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屯漕類

營田事例

怡賢親王總理水利營田時。與大學士朱文端公軾彙奏營田事例四條。一自營己田者。照頃畝多寡予九品以上五品以下頂帶。一効力者。酌量工程難易頃畝多寡分別錄用。一降革人員効力者。準開復。一流徒以下人犯効力。準減等。從之。

陝省屯田之利

陝西提督王進寶。平蜀亂後。駐節固原。大興屯田之利。身先士卒。力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西邊無曠土矣。

伊犂屯田

伊犂屯田。有兵屯。有回屯。有戶屯。初無旗屯。兵屯者。綠營兵丁之屯。回屯者。回

子之屯皆創自乾隆庚辰。時初設兵駐守。高宗以武定功成。農政宜舉。特命辦事大臣阿桂專理屯田。由阿克蘇率滿洲索倫驍騎五百名。綠營兵百名。回子三百名。越木蘇爾達巴罕。至伊犁。鎮守辦事。搜捕瑪哈沁。招撫潰散之厄魯特。卽以綠營兵築城。回子乘時興屯。開渠灌漑。是爲伊犁屯田之始。辛巳至己丑。陸續由內地增調屯田兵。至二千五百名。五年更替。五百名差操。二千名屯種。戊戌。將軍伊勒圖奏准。改爲攜眷。定額三千名。以五百名差操。二千五百名屯種。分爲二十五屯。仍視倉儲之多寡。隨時增減屯種。此兵屯也。回屯。自阿克蘇原帶回子三百名。於伊犁河南海努克之地。分撥墾種。次年。調取伯克並由烏什葉爾羌和闐哈密吐魯番等處。陸續增調回子。至戊子。共有六千三百八十三戶。內除彥齊回子（彥齊者除伯克品級給與服役之回子）三百二十三戶。種地所收之麥。爲大小伯克及挖鐵回子十戶養贍口糧外。奏定種地回子六千戶。分屯耕作。於固勒札建寧遠城。設阿奇木伯克管轄。此回屯也。戶屯者。商民之屯。創自乾隆癸未。至辛丑。將軍明瑞等先後奏明。商民張子儀等三百三十三戶。以無礙屯土

之隙地。請撥令開墾。按例升科。永為土著。此戶屯也。以上兵回戶屯行之有年。惟旗屯則前此所未有。至嘉慶壬戌而始興。先是乾隆甲申、乙巳、庚戌、疊次奉旨。以駐防官兵生齒日繁。諭令種地。用資生計。歷任將軍皆因灌溉乏水。未及籌辦。嘉慶壬戌。將軍松筠奉命督飭所屬履勘地勢。相度泉源。奏明於惠遠城東伊犂河北岸。濬大渠一道。逶迤數十里。引用河水灌田。又於城西北覓得泉水。設法疏濬。築隄岸。開支渠。引溉旗屯地畝。又於城東北。就渠畔擇可種善地。分授惠遠城官兵播種。而以前此綠營裁撤之屯。授惠遠城八旗官兵。均令閑散餘丁代耕。並雇人佃種。永為世業。得旨允行。嗣又濬大渠一道。與前所濬之渠。通名通惠渠。並於其東阿齊烏蘇地方。濬大渠。引闢里沁山泉之水。灌田數萬畝。此旗屯所由始也。

哈密屯田

哈密所屬塔爾納沁蔡巴什湖兩處設屯田。例額有種地遣犯一百八十名。隨兵耕種。乾隆癸巳。陝甘勒制軍爾謹以遣犯絡續撥充各省。改發新疆人犯。俱

擬烏魯木齊安置。哈密並無續發之犯。因請於發遣伊犂二處人犯經過哈密時。擇其年力精壯堪任力作者。截留備補。五年期滿。其原擬爲奴者。仍發原配爲奴。原擬種地當差者。仍發原配種地當差。得旨只准截留情罪本輕之人。重者不准。癸丑屯田缺額。遂於加重改發新疆爲奴人犯內擇其情輕者截留。後以發遣新疆情輕人少不敷耕作。遂議除洋盜被脅服役發往回疆爲奴各犯不准截留外。其情重人犯內有年力精壯者。暫准截留補額。俟有情輕者到哈密。再將所留重者更替。照原擬發落。蓋從僧保住之請也。

富俊開墾雙城堡

嘉慶間。蒙古富俊歷官盛京等處將軍。居邊徼垂四十年。撫養士卒。無異家人父子。建議雙城堡開墾地畝。築立堡舍。歲徙京中閑散旗戶以充塞下。

青海墾務

長白某鎭靑海甫下車。擬大興屯政。廣闢利源。以改設行省上書當道。微探朝旨。時光緒丁未也。綏遠歸化適以邊屯啓釁興大獄。邊吏方以覆轍爲戒。某乃

力排羣說。就商於武進蔣康。蔣熟習邊務。精地理學。隴西良吏也。力贊某議。某遂疏陳屯田便利。略謂預備設省。自墾殖入手。畜牧旣繁。土質自肥。地利旣闢。人種自聚。由屯防而設軍衞。由軍衞而改郡縣。不出十年。遐荒可頓易舊觀。期以三十年。或可遍於全境。部議從之。先訂開墾簡章。玆錄其要者如下。一查地放地約分四路。近邊一帶抵於海西岸。周海四面三百里以內之地爲一路。由丹噶爾巴燕峽出口。循湟水而進。柴達木以北極於西北境爲一路。由大通之永安俄博出口。緣海北面而進。柴達木以南巴顏拉哈刺山以北爲一路。由丹噶爾正西日月山出口。至下郭密。循黃河北岸而進。此三路皆在黃河以北。黃河南岸西至巴顏拉哈刺山以南極於西南境爲一路。由貴德西三屯出口。至上郭密。循黃河南岸而進。一蒙番游牧地。寺院香火地。令其開報四至八到界限。會同查勘明白。由公家按段接收。取具呈請開墾切結。所有蒙古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各率各級章京。番族之千戶百戶。各率百長。寺院之呼圖克圖僧綱法台。各率香錯。均依次畫押鈐印。凡游牧香火之地。除將園寢寺塔鄂博聖

泉等仍行劃還及沙漠磽确低窪鹹鹼等。一律剔除外。餘如平原山坡。再留十之二三。作該地民人畜牧之場。一近邊一帶游牧香火地。開已成熟者。類皆錯雜不成段落。內有各地主。或招漢蒙番民承種。或典與漢民開荒。甚有輾轉出典者。如棼絲之不可治。未便澈底澄清。致生墾務阻力。初次開辦。所有成熟地畝。一律認各地主。令其報明。隨同員役丈量。塡給執照。如有出典未贖者。另於照尾註明。以免典主受累。該熟地臨時仍不起征。亦照墾荒例三年後升科。一歷次所辦蒙荒丈法成案。均以二百八十八弓爲一畝。十畝爲一垧。四十五垧爲一方。每毛荒一垧。作爲熟荒七畝。收價升科。此次墾戶承領荒地。三年成熟後。但計畝升科。不取地價。征糧數目。復照邊地賦額。再行核減。不征草束。糧賦以六成歸公。四成給各地主。作爲租課。一青海土壤雖饒。寒瘴頗厲。招徠外省客民。既恐經費不敷。又虞水土不合。惟甘肅人民風土性情易於習慣。先由本省招民開墾。而後推行於他省。一青海河道湖泊及山泉甚多。其大河兩岸。及近湖近山之處。水味足以漑田者。可以相擇地勢。開濬溝渠。以興水利。倘有淤

湮故道未沒者。因勢開通。更屬事半功倍。一青海地面。除郭密柴旦略有房屋外。其餘盡恃帳幕以蔽風雨。數遷其居。殊非久計。亦不足以堅墾戶之心。沿途應擇要地道路四通。水草最富。及墾戶最多處所。各建土房數十間。以便屯軍。軍能久戍。墾戶可安居樂業。未來者亦不至視爲畏途。宣統己酉春。乃設立青海墾務總處於西寧。

漕弊

漕政首禁浮收。其弊實由於旗丁之索加幫費。旗丁之索費。又由於沿途公用。且通倉胥役。催儹員弁。索費於旗丁。故歷屆兌漕。州縣有協濟之款。積久視爲應得。更思逐漸加增。以倡率停兌爲挾制之端。以揹勒通關爲刁難之具。水手出入淮境。不虎而鼠。首尾帖然。及至江南。則玩易官府。欺凌民船。霸道橫行。莫敢正視。蓋水手實爲旗丁之爪牙也。衞官在淮。奉法惟謹。不率則漕督褫其章服而扑之。既至江南。挑米色。促兌期。互爲狼狽。蓋水手又旗丁之羽翼也。此輩既託詞多取於州縣。州縣亦必藉口浮收於小民。加五加三。風篩雨耗。蠹書差

保。朘削無藝。此在民之害也。州縣一年支用在此。通省攤捐亦在此。又奏明彌補津貼各款。漕米一石。協濟銀三四錢不等。合計已及數萬。此在官之累也。在顢頇之州縣。未必諒百姓之苦。在顓愚之百姓。亦無由悉州縣之難。下怨上尤。互相詬病。而皆不爲無因。其病民蠹官大爲漕害者。則相沿之陋規是已。或田無一畝。包漕至數十百石。或米無升合。索費至數十百金。人數多者三四百名。陋規竟至二三萬兩。沿習已久。殊駭聽聞。豈州縣虛報爲支銷地耶。

蔡襄敏除漕弊

漕政之壞。在順治初年吳惟華沈文奎二督時。至乙未。蔡襄敏公自撫遷漕督。承吳沈之後。力反弊政。首議卹軍。行計田起運之法。漕法。每船十丁一旗九甲。郡佐僉點衞軍充之。各州縣船若干爲一幫。運弁領之。事皆主旗甲。明季。屯政久弛。貧軍多以田典質於僉點。時富軍營脫。貧軍充運行。月糧又不時給。漕胥陋規甚多。軍每稱貸以應之。及抵水次。橫肆需索。猶不足以償所貸。侵蝕糧米。甚至有虛舟者。塡入土石。蓋米其上。過淮時。行賄求免盤驗。以致漕欠日積。襄

敏下令僉點。運丁必擇其有田者。家旣饒足。糧可無逋。亦免貧軍承運之累。軍皆稱便。再請行派定水次之法。蘇松常鎭四郡。糧多船少。例派江寧諸衛三十三幫輪運。歲有更易。而淮揚諸衛亦效之。舍近就遠以濟其私。每年八月初派單赴次。必行賄胥吏。營求善地。是時漕胥豪橫。有趙項毛曹四天王之號。而趙華陽者專司派單。尤恣。軍患苦之。襄敏上疏派定水次。令各衛所就近運糧。江寧各幫派定四郡水次者。不復更易。永著爲令。遂免派單之費。尤稱便。而淮揚間猶有稱不便者。安淮大河尤甚。蓋二衛率多胥吏之親故。每避本鄉而求善地。至是。襄敏以淮地糧少船多。而山東船少。歲常僱募民舟。乃公撥二衛餘船協運山東。又令每歲南北更番。以均勞逸。二衛以不得遂其私。未免怏怏。而淮揚縉紳亦有陰和之者。乘襄敏歸。新督亢得時至。將圖變法。會順治己亥上海之變。亢赴水死。襄敏再起督漕。法乃定。庚子。御史馬騰陞按部至松。見松民之困於糧役也。建議請行官收官兌之法。會商於襄敏。襄敏詢之王勝時。王力言其便。襄敏贊成之。疏上。報可。先是。松江漕法。縣令僉典當戶爲糧長。收之於民。

而兌之於軍。名曰收兌。承斯役者。官吏誅求。運丁勒索。無不破家。民多棄田以避役。地荒賦逋。勢將不支。馬下採輿議。聽民輸糧官倉。官兌之於軍。使軍民不復相見。民乃大悅。運丁以不得行其勒索也。過淮。膚愬於襄敏。斥去之。馬旋以他事株連坐法。民皆痛之。

蘇漕

明初。虐待吳人。民田每畝。於丁糧之外。別徵冬米。後謂之漕。官書尚稱米。所謂正兌米改兌米是也。又有白糧。以供皇帝玉食。其始宮府親藩大官奄宦。皆食白糧。後漸減省。不令廝養同享精鑿之奉。乃改若干白糧之額爲米。明初徵米之重。畝徵數斗。由後觀之。若可駭詫。其實當時米價。每石值銀數錢耳。上海縣志。法華鎮當明季時。以其地產棉不產糧。改徵米折。折銀每石四錢。其時銀價又每兩不及千文。俗尚以六百文爲兩。皆銀賤時之所遺傳。乾隆時。尚以銀錢並徵。銀一兩與錢一千文等。而雍正硃批諭旨。載當時始定功令。專摺奏報米價。恆不准米石價逾四錢。則亦四百文購米一石耳。明初徵米。每畝三斗。亦不

過値錢百文以內值銀一錢左右而已。豈料米價銀價俱漲。如近代厲民之甚哉。

折漕

道光末季。戶部籌庫儲。王大臣議遣使釐積欠。開礦稅。折南漕。期在必行。有異議者以莠言論。兩江總督李文恭公沅力持不可。再上章開陳利害。於折漕尤剴至。宣宗轉圜納之。

汰除蘇屬漕規

蘇屬漕規向有官儒兩戶。類多詭奇。弊竇叢生。雍正甲辰奉旨悉數汰之。

楊勤愨理漕

楊勤愨公錫紱。江西人。任漕督二十年。以清介稱。高宗信任之。時漕運通暢。旗丁富庶。天庾賴之以濟。謝薌泉御史巡南巢歸。告禮親王曰。見公所定條例。每項皆有寬饒餘利。使人樂於從事。故所理井井。久而易行。後某議撙節國課所省無幾。而諸事叢脞。至私貨滿艙。官米遂虧絀遲滯矣。

縣官不願收漕

嘉慶間。張南山維屏官黃梅知縣。素著循聲。值大水。乘小舟勘災。往來不息。一日舟被急溜衝去。得樹免於溺。調廣濟。漕務非折色。規費無所出。張曰。理不直則氣不壯。吾寧舍官以伸氣。引疾去。汪文端公廷珍語人曰。縣官不願收漕。世所罕見也。

胡文忠祛百年漕弊

益陽胡文忠公林翼撫湖北。當漕政刓弊時。爬梳釐剔。歲爲人民省一百四十萬。爲帑項增四十餘萬。提存三十餘萬於庫。文宗謂其祛百年積弊。甚屬可嘉。

漕變

皖北州縣差役。每遇詞訟。納錢請票。而數倍取償於民。歷任官吏皆以爲肥。由是差役橫行甲於他省。皖人周某官於楚。以楚無是利。謀加漕價。石至十千外。崇陽諸生鍾人傑。富而好善。民感戴之。遂奉人傑爲首。抗糧不完。聚衆至二萬人。兵械火器甚盛。大吏得報。罷周某官。解散黨羽。調兵縱諜。擒首亂數人。事甫

定。而有耒陽之變。耒陽人楊大鵬者。小有才。亦以漕價太重。集衆數千人作亂。知府高人鑑乘其部署未定。襲斬數十人。平之。大鵬亦諸生。家小康。同時江浙均有抗糧案。幸未起事而平。

海運

全漕之歲。糧艘渡黃者九十餘幫。凡四千五六百船。期以夏初報竣。乾隆間因挽運漸遲。京倉支放漸絀。英相國和乃通籌漕河全局。請暫僱海船以分滯運。酌折漕額以備治河。胡御史長庚請預籌積貯。招商買米。接濟通倉。事下督撫會議。大吏以采買多弊。窒礙難行。乃先將蘇松等郡冬漕由海道運送天津。事屬創行。剔奸防弊與夫水師巡哨備禦洋盜之策。立法甚周。海船畏淺不畏深。畏礁不畏風。惟元代新道最善。後估船所行者是也。就沿海州縣測驗大洋。合計四千餘里。約分六段。自上海至崇明爲一段。第二段曰佘山。爲東出大洋之標準。第三段北向偏東至海州鷹游門。是爲蘇省洋面。中經黑水洋。深碧無底。黃河入海。自成一線。雖風濤衝擊。與海水不相雜也。第四五段。北至廟島。屬山

東。六段西北止天津。佘山一名南槎。與文登北槎相對。海行至此。始見島嶼。山東百有五島居民稠密。雞犬相聞。以榮城之石島爲最。生其間者。耕種桑麻。男女婚嫁。與他地渺不相通。令人有世外仙源之想。倘所謂十洲三島者。卽此類耶。大洋中以鍼盤定向。以更香計時。而深淺尤恃水托。範鉛爲錘。繫以長繩。橫如兩臂。爲一托。自十托至五十托不等。時鬬仲因參戎奉檄護送。是爲試行海運之始。

浙江向例。全省各州縣。供漕粮七十萬石。後皆由州縣自派人運至上海。交海運局。由沙船運至天津。又全省供白粮共二十八萬石。內有白粳白糯二種。白粳供二品官以上祿俸。白糯則供朝廷祭祀之用。向皆由各州縣自糴。同治改元以後。因自備糴坊爲費不貲。乃統向上海之元益彙興二米店購辦。然二店卽糧道署中人所設。獲利極厚。如海斛每石不過六元二角。而該店用漕斛反需七元五角。每年並須報効糧道數千金。糧道某某並自有股分在內。如不由二店承辦。則收米時必肆行挑剔。然各州縣曾奉糧道諭。謂坊中所糴。恐不潔

滓。必須自礱爲便。後經各州縣聲明。謂由坊礱較便。而每年糧道。仍必下文書責令自礱。並謂不得任令奸商市儈把持。又各州縣運米至申。向皆用袋。至海運局換袋運津。後各州縣改爲散裝船中。其由申運津之袋。由糧道辦。而派各州縣每袋銀二分。後改用洋線袋。則徵銀一錢二分。然此費業經糧道報銷。故下各州縣。不用公事而用公函也。

海運道里

海運道里。自淮安府至安東縣九十里。安東至馬洛關五十里。馬洛至蘆浦四十里。蘆浦至楊寨四十里。楊寨至白沙關二十里。白沙至雲梯關二十里。雲梯至淮河套六十里。淮河套至大海東洲山百二十里。東洲山至高公島三十里。高公島至鷹游山三十里。鷹游山至蘆溝所十五里。蘆溝所至青口六十里。青口至興莊五十里。興莊至東流所一百里。東流所至濤洛場三十里。濤洛場至信陽場百二十里。信陽至齊堂島四十里。齊堂至靈山島九十里。靈山至竹槎島五十里。竹槎至浮島四十里。浮島至灣島六十里。灣島至鼇山管島三十里。

管島至田横島七十里。田横島至欽島十里。欽島至青島百二十里。青島至海洋所灰島七里。灰島至炕兒島十八里。炕兒至元城島百二十里。元城至雙駝埠二十里。雙駝埠至寧津所八十里。寧津至成山衛五十里。成山至青鷄島六十里。青鷄至羅山所五十里。羅山至威海衛四十里。威海至劉公島五里。劉公至寧海州七十里。寧海至空空島五十里。空空島至奇山所三十里。奇山至海山縣三十里。海山至登州新海口八十里。新海口至沙門島六十里。沙門至桑島五十里。桑島至萊州嵎屺島四十里。嵎屺島至三山島八十里。三山島至夫容島五十里。夫容島至海倉一百里。海倉至魚兒鋪十里。魚兒鋪至白浪河五十里。白浪至八溝河五十里。八溝至小清河二十里。小清河至清河五十里。清河至絲網口十里。絲網口至江岔十里。江岔至大口子四十里。頭寨十里。唐頭大口子至大清河十里。大清河至塘寨至小沙河五里。小沙河至渾水汪十五里。渾水汪至降河三十里。降河至久山河十里。久山至大沙河二十里。大沙河至泊油河十五里。泊油河至套河十五里。套河至沙頭河十里。沙頭河至大溝

河三十里。大溝河至桑句河三十里。桑句至徐家溝十里。徐家溝至乞溝河七十里。乞溝至大沽河二十里。大沽至天津衞一百五十里。天津至張家灣一百八十里。通計淮安至張家灣海道水程共三千三百九十里。

海運視河運爲省

安化陶文毅公澍撫江蘇。適河運大梗。詔江南大吏議海運。北倉南漕交口撓之。陶毅然不顧。首致六十萬石。由海達天津。視河運費省一倍。

倉米

倉場侍郎署在通州。其管倉之吏。謂之倉耗。某爲倉場侍郎。欲除其弊。嘗親往檢視一廒。謂明日放某倉米。既去。倉吏夜雇人將某倉米移入他倉。而易以他倉朽米。次日放米。則皆紅朽不可食。仍由倉吏收回。每石僅值銀三五錢。卽易取倉中佳米以售之。獲利無算。

清稗類鈔

教育類目錄

	頁
列聖重學	一
世宗設宗學	二
世宗設八旗官學	三
國子監立經義治事齋	三
琉球遣子弟來學	三
汪文端訓士	四
山西大學堂	五
水師學堂	五
蒙古教育	六
纏生以入學堂爲當差	六
川邊關外學務	七
雲南土司轄境之教育	八
瑜妃論女學堂	八
臺灣社師	九
南洋公學	九
葉成忠興學	九
楊斯盛興學	一〇
武訓興學	一二
李鳳林興學	一四
女尼誠修興學	一五
順天書院金臺書院	一五
正音書院	一六
雷翠庭創鼇峯書院	一七
葉南雪主講越華書院	一八
唐確愼主講金陵書院	一八
黃彭年主講蓮池書院	一九
萬劉主講龍門書院	一九
李胡曾建書院之用意	二〇
廣雅書院	二〇
于蔭霖演講於敬敷書院	二一
欽派孝廉書院山長	二三
蔣果敏設義塾	二三
王子江設義塾	二三

我鄧先生　二三
北學南學關學　二三
學約戒約　二三
施愚山講學　二四
彭勤止講學　二四
孫詒經授德宗讀　二五
賈楨課恭王　二五
道人教年羹堯　二五
凌曉樓爲塾師　二六
秋水園改家塾　二七
太祖教訓諸公主　二七
高宗訓十一阿哥　二七
高宗教孫　二八
宮訓圖　二九
孝欽后講詩書　二九
八旗家庭教育之禮法　二九
張楊園家教之嚴　二九
朱竹垞析產時之家教　三〇
王匡廬教子　三〇
韓旭亭教子　三一
鄭板橋教子　三一
阮文達教子　三二
炳半聾教子　三二
萬承蒼受胎教　三二
崑山三徐受母教　三三
汪文端受母教　三三
尹元孚母作女訓　三四
錢文端母夜紡授經　三四
畢秋帆母訓子詩　三四
洪稚存母機聲燈影圖　三五
張姜氏教子　三六
鄂文端誡弟　三六

商務印書館印行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教育類

列聖重學

順治間。定國子監彝倫堂。爲視學御講之所。本監堂上官。不得中堂而坐及中門出入。王以下文武各官。亦不得由中門出入。甲申。定八旗官學。康熙甲子。定琉球官學。癸巳。設算學於暢春園之崇養齋。雍正戊申。定入監讀書俄羅斯學。（即會同館設學教之）辛亥。奏准將毗連國子監街南官房一所。賞給本監。是爲南學。乾隆戊午。於欽天監附近設算學。唐古忒學亦歸國子監。諭武英殿錄書需人。著國子監於肄業正途貢生內擇其年力少壯。字畫端楷。情願效力者。選十人送殿。以備謄錄。其在監每月膏火之費。照舊給與。癸巳。諭永樂大典。其中每多世不經見之本。而外省奏進書目。亦頗裒括無遺。合之大內所儲。朝紳所獻。不下萬餘種。特詔詞臣詳爲考覈。釐其應刊應鈔應存者。系以提要。輯成總目。依經史

子集部分類聚。命爲四庫全書。摛藻堂向爲宮中陳設書籍之所。朕每憩此觀書。取攜最便。著於全書中。擷其菁華。繕爲薈要。其篇式一如全書之例。甲午。諭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自應於提要之外。另刊簡明書目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註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煩。檢書較易。乾隆庚戌。御製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鼓凡十。在戟門外左右分列。辛亥。諭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朕臨御五十餘年。稽古表章。孜孜不倦。前曾命所司創建辟雍。以光文敎。並重排石鼓文。壽諸貞珉。而十三經雖有武英殿刊本。未經勒石。因思從前蔣衡所進手書十三經。曾命內廷翰林詳覈舛譌。藏弆懋勤殿有年。允宜刊之石板。列於太學。用垂永久。

世宗設宗學

雍正中。特設宗學左右翼各學於京師。簡派王公專管。歲時。欽派大臣考其殿最。以爲王公獎罰。左翼在金魚衚衕。右翼在簾子衚衕。皆設宗室總管副管各一人。以司月餉公費等事。三歲考績。授七品筆帖式。覺羅八旗各設學一。其總

管副管。如宗學之制。滿教習用候補筆帖式。漢教習用舉人考取。皆月有帑糈四時特賜衣絲。

世宗設八旗官學

雍正中。設八旗官學三於京師。咸安宮官學在京師西華門內。擇八旗子弟聰慧者充弟子。月有帑糈。不計歲月。入仕後。始除其籍。特派大臣綜其事。教習用進士舉人。景山官學在景山內。皆內務府子弟充補。其制與咸安宮同。爲內務府總管所轄。八旗官學。每旗各設學一。擇本旗滿洲蒙古漢軍子弟充補。十年爲期。已滿期未中式者。除名另補。爲國子監祭酒所司。亦附於太學之意。

國子監立經義治事齋

孫文定公嘉淦管理國子監時。條奏大學事宜。令諸生於時藝外。各明一經。治一事。倣宋胡瑗立經義治事齋例。俾爲有用之學。部議從之。

琉球遣子弟來學

乾隆中。琉球遣其子弟來肄業於國子監。凡四人。四年一更。隨貢使返。

汪文端訓士

汪文端公廷珍。仕仁宗朝。在內則長成均。直上齋。洊充總師傅。在外則安徽江西浙江。連任學政。始終委寄。皆爲文學侍從之任。嘗選刊成均課士錄。教學者以義法。三省試牘。皆曰立誠編。猶前志也。又嘗撰學約五則以訓士。一曰辨塗。謂喻義喻利。人心之分盡於此。爲己爲人。學術之分盡於此。有志者當立辨乎毫釐千里之差。一曰端本。謂士者四民之首。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自公卿至一命之吏。皆讀書人爲之。故貴通古今。達事變。相期爲有體有用之學。一曰敬業。時文者古文之一體。猶之碑誌傳記表疏論序云耳。以摹擬勦竊者之不足言文。乃並時文而小之。過矣。一曰裁僞。謂昌黎論文。惟其是。吾論文。惟其眞。蓋必能眞而後是非可得而論也。申韓莊列。異乎吾道者也。而朱子以爲先有實而後託之文。非以其眞耶。一曰自立。文之不能不變者。時也。挽其變而歸之正。或因其變而愈益神明於正。學者事也。苟非克自樹立。隨風氣爲轉移。取已陳之芻狗。沾沾然倣效之。庸有冀乎哉。其因文見道。大指不出乎此。宣宗在青宮。

文端盡忱啓迪。非法不道。登極後。獻納尤勤。道光癸未。宣宗降手勅。稱汪廷珍於師道臣道之義。二者兼備。

山西大學堂

英人以我國應出某教案賠欵。建山西大學堂。規模宏壯。爲西北教育界之鉅觀。分中西二齋。卽由教士李提摩太董其事。中齋重國學。西齋重科學。儀器書籍。庋藏至富。山西青年多棄而就中齋。外省亦有附學者。計宣統辛亥以前。留日本學生三百人。大都爲先肄業大學之西齋者。

水師學堂

江寧水師學堂有駕駛教習。初開堂時。卽延英人彭迺爾。月薪銀四百八十兩。管輪教習爲英人何利得。月薪銀三百六十兩。光緒庚子。爲第三期學生卒業期。已能製造陸地之機。海中之機。並魚雷水雷等件。學生初不慣力作。錘鍊終日。夜卽大困。掌皮爲裂。十日卽如不覺矣。先是預估須三月畢工。後僅二月。西教習咸大嘉奬。請駐寧各國領事觀之。至拍掌稱善。而華官反視如無事也。

蒙古教育

蒙人不重教育。男婦老幼。皆委身於游牧。雖各旗王公府中設有學校。然肄業者。爲王公官吏之子弟。亦惟求識字能書爲將來服官之地而已。王公官吏子弟而外。僧徒間有就讀者。平民子弟不與也。其有志求學者。須就讀富家。或由其父兄戚友傳授。學師輾轉相聘。一學師可教數十人。初學。讀察漢脫魯格。漢名十五頭。拼音法也。（字母類頭僅十五變化無窮拼音與滿文略同蒙字多鋸齒滿字多點圈）繼習蒙文三字經。名賢集。四書等。程度至高。讀至安士林格（聖諭廣訓）而止。蓋皆奉安士林格爲圭臬也。所讀書籍。或自歸化城土默特文廟中購之。或由戚友處借鈔。

纏生以入學堂爲當差

新疆各縣。凡有回纏之處。必有回教阿渾教授回經。至回纏之讀儒書者。則以爲與宗教相反。輒相引爲戒。光宣之交。開辦學堂。因學生難於挑選。遂向教授回經之學堂。挑取學生。於是回纏不第不入漢學堂。並不敢入回纏教經之學堂。甚或向鄉約納賄。或投入外籍。以求免充官立學堂之學生。蓋以纏民誦習

回經。貿易登記賬項田宅典賣。書寫字據。興訟告狀。投遞稟詞。均用纏文。通纏文者無往不利。易謀衣食。至通漢文之回纏。則直同廢人。竭十數年之力以爲學。反不如通纏文者之有用。當新疆設省之初。開辦纏民義學。纏民入塾者。謂之當差。其中亦有曾讀四書五經者。往往不通文義。不適於用。卽間有文理明通者。又囿於風氣。限於資格。毫無出身。不足以資鼓勵。開省數十年。新疆漢人之服官外省者。無一人。何論回纏。提學司杜彤乃將畢業之纏師範生。作爲各縣鄉約。曾經奏咨有案。

川邊關外學務

川邊關外學務分五區。鑪城河口裏塘爲東區。江卡乍丫昌都鹽井爲西區。鄉城稻壩爲南區。甘孜道隖德格三岩爲北區。巴塘爲中區。學務局卽設於此。至學堂辦法。凡地方官所在。多係初等學堂。而地方官卽爲總理。鄉間槪係官話學堂。蠻頭人充任校長。此外巴塘則有陶器農業警察喇嘛等學堂。裏塘亦有農業及喇嘛學堂。其餘未有也。初等學堂之教授。與內地同。官話喇嘛學堂則

專授漢語。學生概係通學。所需紙墨筆硯教科書。悉由公家供給。如當道或地方官所在之學堂。無論男女學生。均給操衣。遇有官員經過。則整隊迎送。以壯觀瞻而博賞犒。

雲南土司轄境之敎育

沿邊土司。除臨安府屬外。普洱鎭邊順寧永昌騰衝各屬。當宣統己酉。設立沿邊學務局。已開辦土民簡易識字學塾百二十八所。卒無成效。其故一因學塾甫立。學務局卽撤銷。一因原定經費。年由邊防要需項下籌撥二萬金。爲數有限也。

瑜妃論女學堂

穆宗之瑜妃。聰慧能詩。解音樂。知歐美事。所居之屋甚隘。陳設簡陋。僅宮女太監數人事之。藏書極富。詩多感傷之作。光緒間。嘗語宮眷德菱女士。謂甚望開設女校。使國中女子讀書。惟不願以敎會中人爲敎習。意謂敎會設學。非徒無益。轉使人有反對學校之心也。

臺灣社師

雍正甲寅。臺灣南北諸社熟番始立社師。擇漢人之通文者。給館穀。使教番童。巡道按年巡歷南北路。宣召社師及各童至。背誦經書。其後。有歲科與童子試。背誦詩易經無訛者。作字亦有楷法。且皆薙髮冠履。衣布帛。如漢人。惟有番姓而無漢姓。

南洋公學

何梅生。毘陵名士也。爲諸當道所倚重。最後於光緒丁酉戊戌間。就武進盛宣懷之聘。籌建南洋公學於上海。草創經營。規模宏遠。實開江南教育界之先聲。辛丑春間。爲某大吏代擬摺稿。以耗腦力過多。患腦充血而逝。年僅五十有九也。

葉成忠興學

慈谿葉成忠既以居積致富。自恨早歲失學。慨然有啓迪童蒙之志。爰於上海張家灣捐地一區。都二十九畝三分八釐。值銀十萬兩。並出現銀十萬兩。謀建

校舍。俾寒畯子弟。咸來就學。方庀材。忽逝世。貲用不給。長子貽鑑復出金十萬續之。校舍始構。貽鑑弟六人。復出金十萬。佽常年經費。卽以成忠之字。名曰澄衷學堂。經始於光緒庚子九月。落成於辛丑二月。當是時。學部未立。風氣未開。人人以學校爲詬病。有志之士。建學舍以獎勵後進者。雖踵相接。以貲不繼。而卒垂成垂敗者。又復前後相望。成忠獨毅然決然。出鉅款以導風氣之先焉。

澄衷學堂創始之初。僅辦蒙學。繼增商學。又增師範生。繼乃增中學。輟蒙學。又輟師範生並商學。其間又輟中學。專設小學。宣統辛亥。復置中學並置初高等小學校。學生常數百人。歷屆畢業。爲世効用者踵相接。

楊斯盛興學

楊斯盛。字錦春。川沙人。幼孤。業圬於滬。光緒中葉。江海關建新屋。稅務司揭最新之西式。招華人構築。羣匠愕視。斯盛毅然應之。巍峨鞏固。大爲西人歎賞。業遂日盛。家本寒素。三代皆淺厝未葬。至是始購地營窀穸。復葬親族貧無後者二十七喪。旋建祠墓旁。置祠田四百五十畝。歲收租息。盡以賙恤族里。弟斯茂。

生而瘖啞。斯盛爲之營室娶妻。給田百畝。使終其身得温飽。常以識字不多。欲培植貧寒子弟。以彌平生之恨。先建義塾於祠中。又於川沙城內捐銀六百元。置產以充義塾常年經費。壬寅川沙建兩等小學。捐銀三百元充開辦費。甲辰八月。上海蔓盤路新室成。即設廣明小學於內。復慨然捨金十餘萬。議建校舍於浦東。以初等小學之未足也。議增中學。以初等教員之缺乏也。議設一年畢業之師範簡易科。乙巳。購校地於六里橋南。丙午。築校舍。四月。江蘇學政來滬視學。獎給匾額。並奏請獎勵。部咨飭縣查取銜名。謝不復。丁未。浦東校舍落成。正月。行開校式。特懸勤樸二字爲校訓。戊申四月。訂中學總章程。及校董會規則。戒後世子孫不得干涉校務。增中學基金額十二萬兩。蓋先後捐充學費者三十餘萬金矣。性嗜義。知無不爲。乙巳秋。海濱大風潮。居民溺死甚衆。議修海塘。以工代賑。慨捐銀三千元。又募得同業捐三萬元。悉付經董。而不居其名。江浙將借外債築路。斯盛斥萬金購路股。徧勸同業。驟得數萬股。又嘗出貲助義士鄒容葬。尤爲人所難爲。至晚歲。養疴六里橋別墅。對於浦東公益。尤具熱心。

築石路。自南碼頭迄戈家墳。長二千八百餘丈。浦東鄉民貪得重利。爭以地售與洋商。沿浦洋棧林立。漸入內地。紳董議築路以限制之。設路政局。抽渡捐。以充費。輿情拂然。毀局所。碎官輿。且與兵抗。斯盛力疾登高阜。喻衆使散。乃議止渡捐。而自築洋涇至陸家渡路。以示大信。計路長十餘里。費近萬金。皆募自同業者。不取鄉民一文。嚴家橋垂圮。謀新之。而自任經費銀六千元。橋身純築塞門德土。以鋼鐵爲骨幹。日往工所指揮羣匠。未一月。積勞病故。羣匠奉承遺法。不半載告成。爲我國新發明之建築物。宣統庚戌。江蘇巡撫程德全以傾產興學專摺請獎。辛亥。贈鹽運使銜。國史館立傳。

武訓興學

武七。名訓。堂邑人。家貧。乞食村落間。長而有力。恆爲人轉磨負繩。以己不識字。每伺兒童入學。隨其後。羣兒爭厭侮之。於是發大願。欲廣立義學。行乞所得錢。積不用。數年。得二百餘串。有黠者爲謀曰。汝蓄錢無利。盍放母生子。他日不可勝用也。武難其人。黠者乃自薦。願爲代。武盡以予之。仍作苦自食。不用一錢。黠

者以其樸拙。從而乾沒之。武屢索不得。憤極而病。同邑歲貢生楊樹坊哀其誠。謂曰。義學非可赤手辦。此後有錢。我爲代存。決不負汝。毋聽匪人言一再誤也。病痊。仍日行乞。且爲人傭。又數年。積錢數百千。悉付楊。兼收子母。其數日增。楊勸令娶婦。爲嗣續計。武不可。曰。吾所志未一刻忘。今將以此錢設義學也。楊議令設於本莊。武莊距柳林尙數里。武嫌本莊涉於私。且慮奸人侵蝕。不如柳林莊大。乃購腴田。建學舍。近莊聞其義舉。皆捐助。儲蓄既富。租粒出納。均有定章。次第設經蒙二席。蒙童延諸生訓之。經席請舉人主講。脩豐隆。禮待尤優異。入學日。武先向塾師叩頭。次徧拜諸生童。具盛饌。請邑紳陪塾師飲。自立門外。屏息以俟。讌罷。而啜其餘瀝。自以乞人不敢與塾師抗也。既開塾。武來往塾中。一日見塾師晝寢。長跪床前。久之。塾師醒。見而驚起。自是不晝寢。或遇學生嬉戲。亦向之長跪。學生遂相戒不敢出位。人有樂施無多寡。必叩頭謝。口喃喃爲祝詞。俚而有韻。蓋天籟也。邑令聞而義之。呼至署。問之不言。與之食。不食而去。武之首。常蓄髮一握。蓄左則去右。蓄右則去左。貌寢身肥。蠢蠢然鄉愚也。行乞。與

之蒸餅。食碎者。留其整賣之。以助學費。延之入坐。不可。或命至明倫堂小憩。從之。俯仰四顧。逡巡出所設義學。始於柳林。次臨清館陶。凡四所。遠近皆呼爲武善人。年五十餘卒。邑人感其義。爲立祠於柳林。祀之。此光緒庚子以前事也。

李鳳林興學

光緒末。濟南有李鳳林者。生而貧。爲車夫以自給。顧性至孝。痛父母早亡。每與人言。輒流涕霑襟。繼與其伯母楊氏同居。事楊如母。每出推車。必懷甘旨歸。以奉伯母。伯母亦鍾愛之。劬勞不啻所生。李雖目不識丁。然熱心學務。嘗以車資。別儲一分。縮減口腹。助購買學校用品。以獎學生之勤學者。某年冬。曾備書籍筆墨等物。捐助濟南西關簡字學堂。後又捐備草帽紙扇種種。以供獎品。事爲山東提學使羅正鈞所聞。大獎許之。及夏。李目覩無教育者之多。風氣之閉塞也。乃創宣講所。應用物品均備。顧難得講師。乃親跪請宣講員沈公臣張玉生等五人。每月按三六九日。分班蒞所宣講。跪與要約。且曰。君輩既邃於學。宜出其緒餘。以智衆庶。衆皆成材。以捍衞國家。禦外侮。否則橫目蚩蚩。不明理。國安

賴乎言時。淚涔涔下。張沈等諸。李復爲衆叩謝。以諸事旣辦。惟須官保護。乃赴巡警道署。稟請立案出示保護。又於府學門前獨創簡字學堂。卽以車資捐充常年經費。堂內諸事悉完備。其伯母楊氏亦出十數年來晝夜紡織或爲人傭作針黹所得資。備辦學堂應用器具。然仍有餘。乃交紳耆爲之經理。以備不足之需。亦稟縣存案。縣令批獎之。并給李鳳林見義勇爲楊氏急公好義匾字各一方。

女尼誠修興學

揚州明月庵有田數十畝。女尼頗足自給。有誠修者主庵事。梵唄之暇。輒以興學爲念。言於某紳。願以庵屋改女校。僅留西楹三椽爲奉佛長齋之所。且以田租所入充常年經費。並任校長。某紳允之。及女校成立。誠修爲之管理。規則嚴肅。遐邇稱之。且於治事奉經之暇。輒假朔望佛會日。邀集城內外老少婦女。演講天足。聽者頗多。

順天書院金臺書院

明之首善書院。在京師宣武門內。天啓初。鄒元標馮從吾所建。及東林難作。遂廢。其後西洋人借地修歷。名曰歷局。至國朝。稱時憲局。聖祖御書門額。爲天文歷法可傳永久八字。道光間。西洋人不復來京師。無人居之。

自首善廢。而七八十年。京師無復有書院。康熙庚辰。順天府尹錢晉錫設大興宛平二義學以敎士。宛平附於宣武門外長椿寺。大興則僦屋於洪莊。洪莊者。洪文襄公承疇之賜園也。在崇文門外金魚池。嗣是宛平之學幷歸大興。延王崑繩主其事。從游者衆。順天府尹欲市莊內隙地構堂。孫文襄公奕沔不可。乃上疏。託言弃沔願割其地以建學。聖祖嘉其請。書廣育羣材額以賜弃沔。孫聞之大驚。而無如何。王崑繩爲之記。備敍其經營之始。乾隆庚午。改名金臺書院。肄業生徒甚衆。籍隸他省者亦附焉。

正音書院

閩中郡縣。皆有正音書院。卽爲敎授官音之地。雍正戊申上諭。凡官員有蒞民之責。其言語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辦理無誤。是

以古者六書之訓。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言語。皆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盛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敷奏對揚。仍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曉乎。官民上下。言語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爲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言語旣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卽身爲編氓。亦不能明悉官長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爲不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更改。故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教官。徧爲傳示。多方訓導。務使語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習爲鄉音。則伊等將來履歷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達矣。各處正音書院。上諭所建。無如地方官悉視爲不急之務。日久皆就頹廢。乃至嘉道時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課制藝矣。

雷翠庭創鼇峯書院

副都御史寧化雷翠庭。名鋐。以乾隆癸酉督學浙江。專以表章正學爲己任。嘗訪蕺山遺集於其後人。得而刊行焉。又刊陸清獻年譜以敎士。碣張楊園之墓。一再序其遺集而又爲之傳。蓋自張清恪撫閩。剏鼇峯書院。以正學訓士。蔡文勤公實主講席。雷實少時肄業而有得焉。

葉南雪主講越華書院

番禺葉南雪。名衍蘭。詩古文詞書畫。皆名其家。以軍機章京告歸。主講越華書院二十年。足跡不入官府。榜聯於院之講堂云。吾亦澹蕩人。常時不肯入官府名豈文章著。諸君何以答昇平。

唐確愼主講金陵書院

善化唐確愼公鑑。爲理學名臣。宣宗登極。詔大臣各舉所知。諸城劉文恭公鐶之薦起之。歘歷外臺。垂三十年。開藩江左。以疾告歸。文宗踐祚後。詔召赴闕。進對十有五次。時政利弊。靡所不罄。上以其力陳衰老。不復羈以職守。令還江南。矜式多士。時方主講金陵書院也。其官京師。相從講學者。爲倭文端曾文正何

桂珍吳廷楝賓塆數人。

黃彭年主講蓮池書院

黃彭年主講保定蓮池書院。手定堂規。廣置書籍。課以時文經史詞章。著弟子錄者甚夥。乃請於李文忠公鴻章。以官貲購各省局刻書於院中發賣。僅加運費之半。暇時。即召諸生談藝。黃無志出山。由文忠密保簡放襄陽道。諸生入賀。黃笑曰。吾守節多年。今日不免嫁人。奈何。院地本元張柔故宅。規模宏敞。爲北方書院之冠。繼黃爲院長者。武昌張廉卿裕釗。桐城吳摯甫汝綸。

萬劉主講龍門書院

上海龍門書院。創自應寶時。地在城西幽處。陂塘蘆葦。頗似村居。講堂學舍。環以曲水。規制亦甚嚴肅。學生名額限二十人。課程以躬行爲主。萬淸軒劉融齋先後主講。甚負時望。每午。師生會堂上請益考課。寒暑無間。誦讀之外。終日不聞人聲。有私事乞假。必限以時。莫敢逾期不歸。劉主講最久。士論尤協。途遇其徒。望而知爲院中人也。劉沒後。一顯宦告休寓此。大府薦主是院。學生執業以

請。則告以生輩高材。何煩日課。乞假以出。則告以生輩植品。何煩定假。積日既久。院中出入無禁。日夕在外者有之。課試一事。等諸尋常校藝。昔之良法美意。蕩然盡矣。應初意。欲駕學海堂而上之。專講躬行。輔以文術。然學海堂定制。用意極精。以廣東物力之富。道光全盛之時。而公費歲入不過五百金。僅可自給。但立學長。不立山長。學長若缺。卽由學生推補。阮文達公當時創建。其儉如此。上以杜貴要挾薦。下以杜游閒請託。而專爲眞讀書之士。謀一下帷地也。龍門大旨與學海相類。而主講者束脩優厚。予人以覬覦之端。未及二十年。時移而事遷矣。

李胡曾建書院之用意

李文忠公議建求忠書院於皖。聘侍郞吳廷棟主之。吳辭曰。書院之設。從俗校文則可。別立名字則不可。胡文忠公建箴言書院於鄉。聘孝廉汪士鐸主之。曾文正公議謂宜擇精帖括制藝爲師。不宜求古。

廣雅書院

廣雅書院。爲張文襄公之洞督粤時所設時粤士皆沈溺帖括。罕有留意經史者。文襄爲聘通儒主講。復延名宿。令司分校。月課經史詞章。旁及輿地格致算術。課程精密。膏獎優渥。士風爲之一變。院在西城外數里。近彩虹橋。風景清幽。花木葱蔚。文襄政暇。輒詣與諸生論文。盤桓竟日。院有一池。未及種蓮。文襄倚欄憑眺。偶言及之。爲院中支應某員所聞。密爲佈置。文襄翌日再過。則數畝方塘。芙蕖盛開。文襄詫之。召某至。詢以何策。某以實告。蓋池水甚淺。某預收盆蓮數百。投於池中。僅露其半。驟視之。幾疑其爲蓮塘也。文襄大笑。

于蔭霖演講於敬敷書院

光緒朝。于蔭霖爲皖藩時。省城敬敷書院。爲寒士肄業之所。于集諸生於堂前。娓娓陳說。多身心性命語。並命諸生於讀書餘暇。作雜誌日記各一本。定期赴堂校閱。按簿翻覽。無一遺者。某生日記簿內有時已夕陽在山等語。斥其過文。謂宜以時刻爲記。又有某生雜誌簿內。於宋儒語錄。登記頗詳。于極嘉尙。提作高才生。突問之。曰。明德二字作何解。某生遲疑不能對。于詳爲解說。至千餘言。

欽派孝廉書院山長

長沙徐壽蘅尚書壽銘。曾面奏德宗。學堂不如書院之善。因力薦孔憲教。言其丰裁峻整。學問優長。如以爲孝廉書院山長。於風俗人心實大有裨益。旋奉廷寄。令湘撫以孔爲孝廉書院山長。

蔣果敏設義塾

蔣果敏公益澧攻克杭州。自城及鄉鎮村落。無不爲置學塾。一塾一師一僕。年費錢百千。村農子弟皆令就學。力不贍者。更予飲食。

王子江設義塾

王子江。順天人。自少業攻木之工。沈毅敏捷。長於決斷。同儕咸敬服之。未幾。即長其曹。因集貲自設木廠。時値咸同兵燹之後。陵寢園囿。大興土木。木廠發達。而王之才識。又爲同業冠。不數年。遂擁巨貲。因慨自幼失學。未能大展抱負。立誓捐產設學。普收貧寒子弟。京城內外。先後設立義塾數十所。各爲置產生息。以給脩脯。費逾巨萬。而其終日孜孜籌畫擴充推廣之方法。十餘年如一日也。

光緒初。某京兆上其事於朝。當事者邀虛譽。將其所辦各義塾。收歸官辦。遂日見廢弛矣。然庚子以前各義塾尙有存者。

我鄧先生

贛州鄧慕濂爲當代名儒。家居時。有田在城南。秋熟。視穫。挾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拾遺穗者累累。招之曰。來。吾敎汝讀書。能背誦書者。吾與汝穀。羣兒爭趨之。始導以識字。旣使諷章句。又以俚語譬曉之。羣兒咸踴躍稱善。旣卒穫。羣兒嘷曰。穫卒。先生且歸。奈何。有泣者。自是每秋穫。羣兒則就學焉。故城南人無少長智愚。咸稱之曰我鄧先生。

北學南學關學

孫夏峯奇逢講學蘇門。號爲北學。餘姚黃梨洲宗羲。敎授其鄉。數往來明越間。開塾講肄。爲南學。關中之士。則羣奉西安李二曲容爲人倫模楷。世稱關學。

學約戒約

南海勞潼。字潤之。號莪野。乾隆中。領鄉薦。官國子監學正。家居奉母。絕意仕進。

從學者歲常數百人。立學約八則。戒約七則。曰。苟犯此者。勿入吾門也。

施愚山講學

宣城施愚山名閏章。任湖西道參議時。暇日。與諸生講學。有具牒請質者。施曰。此講習地。聽訟有官署。令就坐。講長幼有序。極陳兄弟之恩。且曰。某少孤。終鮮兄弟。見友恭者罔欣然慕。即見鬩牆者亦心動。以爲彼尙有同氣。或猶可轉乖爲和也。言下涕泣。忽末座二客。相持大慟。各出袖中牒燔之。蓋兄弟訟產十年不決者。曰。吾小人。今遇賢賢而不洗心者。非人也。遂讓所爭者爲祀產。

彭勤止講學

長洲彭勤止名定求。學宗王陽明。晚年解組。家居講授。益提倡知行合一之說。時有作書極詆陽明者。彭見而恫之。以爲人謂陽明倡良知之說。病其爲禪。則良知兩言。出於孟子。豈並孟子將病之乎。又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於學術。意以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互相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必不致縱盜戕民。識者方恨陽明之

道不行。不圖誣之者。顚倒黑白。至於斯極也。

孫詒經授德宗讀

錢塘孫子授侍郎詒經嘗入毓慶宮。授德宗讀。語人曰。上之天亶聰明。眞非常人所及。讀書不三徧卽成誦。能熟背。授之講解。未嘗或忘。其或有所疑而垂詢者。則皆講義之所未及。或與他篇有牴牾同異者也。時聖齡纔十四五耳。

賈楨課恭王

大學士賈文端公楨。宣宗時傅恭王。甚嚴密。嘗課讀通鑑三過。及主試江南。宣宗手書與之曰。自汝出京。六阿哥在書房。又胡鬧矣。後恭王翌輔穆宗。成中興之美。皆由此也。

道人教年羹堯

年遐齡有子曰羹堯。七歲時。遐齡輒攜之游山。一日。遇道人。遽撫其項曰。是兒奇貴。惜欠後福。又曰。能從我學。或可變化氣質。遐齡遂延道人館其家。旣至。擇高樓。與羹堯共居。索桌凳數十具。置樓上。飲食便溺。以繩上下。約三年。乃下樓。

遐齡從之。有時至樓下竊聽。但聞樓上步履聲。踊躍聲。挪移桌凳聲。指揮進退聲。隱若演陣。逾年。則聞書聲琅琅。徹夜不息。書語隱奧不可解。又逾年。寂然無聲。從他樓窺之。則兩人相對瞑坐而已。會遐齡妻病劇。亟欲見子。遐齡不可。妻搥牀哭泣。不得已。覓梯呼羹堯。道人張目曰。敗矣。學備而養未至。他日必以氣僨命也。歎息辭去。自後遐齡屢戒羹堯養氣。羹堯不悟。禍發。并欲逮遐齡。朱文端公軾爭之而罷。

凌曉樓爲塾師

凌曉樓名曙。嘉慶閒江淮大儒也。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尤精審。其少時讀書之苦。有與牧豕負薪相仿彿者。十歲就塾。年餘。讀四子書未畢。卽去香作。雜傭保。然停作。輒默誦所已讀書。苦不明瞭。鄰之富人爲子弟延經義師。乘夜狙其軒外聽講論數月。其師覺之。乃閉外戶不納。憤甚。求得已離句之舊籍於市。私讀之。達旦。而日中傭作如故。年二十。乃棄舊業。集童子爲塾師。童子從之游。則書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從衆。脩脯入稍多。益市書。遂博通嫥壹。學以大成。

秋水園改家塾

伊墨卿名秉綬。福建寧化人。以名進士出守廣東惠州。歷官多稱職。後遭父喪。還閩。營秋水園。供母夫人游憩。未成。母卒。改家塾。榜其柱曰。未能將母園何用。且望成才塾有靈。

太祖教訓諸公主

天命癸亥。太祖御八角殿。訓諸公主以婦道。毋陵侮其夫。恣意驕縱。違者罪之。

高宗訓十一阿哥

乾隆丙戌。諭昨見十五阿哥所執之扇。題畫詩句。款爲兄鏡泉三字。詢知爲十一阿哥手筆。此非皇子所宜。皇子讀書。惟當講求大義。有益立身行己。至尋常瑑句。已爲末務。何可效書生習氣。以虛名相尙乎。十一阿哥方在童年。正宜涵養德性。尊聞行知。豈可以此浮僞淆其見識乎。朕在藩邸。未嘗私取別號。猶記朕二十二歲時。皇考因辦當今法會一書。垂詢有號否。朕敬以未有對。皇考即命朕爲長春居士。和親王爲旭日居士。朕之有號。實皇考所賜。未嘗以之署款。

此和親王所知也。我國家世敦淳朴。所重在國書騎射凡我子孫。自當恪守。烏可效書愚陋習。流入虛誕乎。設相習成風。其流失必至羽林侍衛以脫劍學書爲雅。相率入於無用。甚且改變衣冠。更易舊俗。所關非小。不可不防其漸。若將此諭實貼上書房。俾諸皇子觸目儆心。勿忽。

高宗教孫

高宗之教誨皇孫皇曾孫皇元孫也。嚴厲異常。然皇孫輩皆不喜讀書。泰半曠課。而上書房各師傅。遂有閒六日不到者。高宗乃降旨申飭。略謂皇子等年齒俱長。學問已成。可毋須按日督課。至皇孫皇曾孫皇元孫等。正在年幼勤學之時。豈可稍有間斷。總師傅嵇璜年已衰邁。王杰兼軍機處行走。情尚可原。著從寬交部議處。劉墉胡高望謝墉吉夢熊茅元銘錢棨錢越嚴福程昌期秦丞業邵玉清萬承風。俱著交部嚴加議處。至阿肅達椿身係滿洲。且見爲內閣學士。毫無所事。其咎更不能辭。均著革職。各責四十板。留在上書房効力行走。以贖前愆而觀後效。

宮訓圖

乾隆間。繪歷代后妃之有德者。爲宮訓圖。凡十二幀。曰燕姞夢蘭。徐妃直諫。許后奉案。曹后重農。樊姬諫獵。馬后練衣。西陵教蠶。姜后脫簪。太姒誨子。婕妤當熊。每歲終。張於東西六宮。平日。收藏於景陽宮後之學詩堂。

孝欽后講詩書

孝欽后在宮。每日午後。輒集主位（宮中妃嬪也）及宮女等講解史書及詩。旬考一次。有獎。小內監亦有受課者。

八旗家庭教育之禮法

八旗之家庭教育。於禮法最嚴。子弟入諸長上之室。朝夕問安。皆侍立。命之坐。不敢坐。所命。聳聽不敢怠。不命之退。不敢退。路遇長上。拱手立於旁。俟過而後行。賓至。執役者皆子弟也。其敬師也亦然。子弟未冠以前。不令出門。不得已而出。命老僕隨之。懼其隕越也。

張楊園家教之嚴

桐鄉張楊園名履祥。有子名維恭。字默斯。未冠時。命暫以幅巾禦寒。默斯不欲。隆冬盛寒。囚首露頂。家人患之。託門人姚瑚告楊園。瑚難其辭。一日。寒甚。始致辭曰。默斯頭凍如此。恐或多疾。奈何。則厲辭曰。與之幅巾。彼既不肯。此頭何妨凍落。因言年前太福（僕陸慎乳名也）小時。出鎮。私買一帽戴之。予見之怒甚。投之於廁。可以待子不如待僕乎。

朱竹垞析產時之家教

朱竹垞晚年有析產券。其文如下。竹垞老人雖曾通籍。父子只知讀書。不治生產。因而家計蕭然。但瘠田荒地。八十四畝零。今年已衰邁。會同親族。分撥付桂孫稻孫分管。辦糧收息。至于文恪公祭田。原係公產。下餘蕩續置蕩七畝。析荒地三分。均存老人處辦糧。分給管坟人飰米。孫等須要安貧守分。回憶老人析箸時。田無半畝。屋無寸椽。今存產雖薄。能勤儉亦可稍供饘粥。勿以祖父無所遺。致生怨尤。儻老人餘年再有所置。另以續析。

王匡廬教子

王與勅字匡廬。家居。不以時義程督子弟。詩古文各徇其意。親串或諷之曰。諸郎君幸早露頭角。何不令銳力場屋。顧爲爾耶。匡廬怡然曰。君勿言。彼伏獵侍郎。詎是寧馨物耶。

韓旭亭教子

韓旭亭名是升。司寇崶父也。年四十。棄儒冠游四方。其語人曰。天下事多矣。未有驕盈而不敗者。故謙抑自居。雖僕夫老嫗。必接以溫顏。子任封疆而旭亭樸素如故也。嘗寄書司寇云。余今年秋收頗佳。所植菽粟。頗足釀酒。筆墨足以代耕。儘有餘享。汝所獲廉俸。養妻孥猶有餘貲。切勿貪分外財。致使七十垂盡之翁被累也。司寇謹守父教。故始終以敬謹受仁宗知遇。屢登高位。皆秉家範。老遊燕粤吳越。愈輕健。如三四旬人。甲戌春。壽八十。仁宗賜匾旌之。越二歲。無病終。

鄭板橋教子

鄭板橋嘗誡其子曰。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

屋。置多田產。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又云。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爲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又云。一夫受田百畝。若再求多。便是占人產業。窮民將何所措手足乎。

阮文達教子

阮文達公元之子賜卿名福。生於粵督署。一時僚屬餽獻。悉令卻去。文達占絕句。書小紅楠示之曰。翡翠珊瑚列滿盤。不教爾手一相拈。男兒立志初生日。乳飽飴甘便要廉。

炳半聾教子

炳半聾。光緒間。官都察院筆帖式。有子年十五。晝夜課之讀。盡十三經矣。更以國語國策史記督責之。子不堪其苦。嘔血死。妻痛子。亦殞。乃大悔。以所居在京師南城外龍樹院之天倪閣。因繪天倪閣圖冊以悼亡。

萬承蒼受胎教

雍乾朝士。主張陸象山之學者二人。一臨川李侍郎紱。一南昌萬學士承蒼也。

承蒼有賢母李氏。方孕時每默祝於影堂曰。不願生兒爲高官。但願負荷先世之學統。以萬先祖如明刑部侍郎虞愷光祿卿汝言。皆講學於陽明念庵之門。號爲碩儒者也。承蒼少入塾。果喜讀宋人講學之書。論者謂得之胎教。

崑山三徐受母教

崑山三徐之太夫人。顧亭林女弟也。世稱其敎子極嚴。課誦恆至夜午不輟。三徐既貴。每奉命握文柄。太夫人必以矢愼矢公甄擢寒畯爲勗。太夫人未六十。立齋已登九列。持節秦中。所識拔多知名士。健庵以編修總裁北闈。果亭以編修典試浙江。皆母教也。

汪文端受母敎

山陽汪文端公廷珍。年十二而孤。母程太夫人撫之成立。値歲凶。母子日一食。或終日不得食。太夫人終不肯使人知。曰。吾非恥貧。恥言貧耳。言貧則疑有求於人。故不爲也。歲除無米。使僕索舊逋城外。抵暮歸。無所得。各飲茗一甌。嘗鹽菜數莖。就臥。及汪貴。風裁嚴峻。正色立朝。造次必於禮法。太夫人敎也。

尹元孚母作女訓

博野尹元孚侍郎會一母李太夫人。憫民俗怙侈。嘗作女訓質言。爲高宗所聞。因御製五言律一。堂額一。楹聯一。以賜之。

錢文端母夜紡授經

嘉興錢文端公母知書。工繪事。自號南樓老人。貧時。嘗鬻畫以供饘粥。文端承母訓。嘗奏呈夜紡授經圖。御題二絕句。有嘉禾欲續賢媛傳不愧當年畫荻人句。又進呈太夫人畫册。每幅有其父綸光題句。御題詩十二章。有子昂題句仲姬畫頗有今人似昔人之句。御製懷舊詩列錢於五詞臣中。有云少年困場屋賢母授之經。故學有淵源。於詩尤粹精。

畢秋帆母訓子詩

閨秀之能詩詞而學術淵純者。當以太倉張藻爲第一。藻字子湘。秋帆制府之母也。秋帆之撫陝也。留居山東。以詩寄之曰。讀書裕經綸學古法政治。功業與文章。斯道非有二。汝久宦秦中。洊膺封圻寄。仰沐聖主恩。寵命九重賁。日夕爲

汝祈。冰淵愼惕厲。譬諸搆櫨材。斲小則恐敝。又如任載車。失誠則懼蹟。捫心五夜慚。報答奚所自。我聞經緯才。持重戒輕易。敎勅無煩苛。廉察無苛細。勿膠柱糾纏。勿模棱附麗。蠲已厲淸操。儉德風下惠。大法則小廉。積誠以去僞。西士民氣滈質朴鮮靡費。豐鎬有遺音。人文鬱炳蔚。況逢郅治隆。陶甄綜萬類。民力久普存。愛養在大吏。潤澤因時宜。撙節善調理。古人樹聲名。根柢性情地。一一踐其眞實。心見實事。千秋照汗靑。今古合符契。不負平生學。弗存溫飽志。上酬高厚恩。下爲家門庇。我家祖德詒。箕裘罔或墜。痛汝早失怙。遺敎幸勿棄。歎我就衰年。垂老筋力瘁。曳杖看飛雲。目斷泰山翠。其卒也。高宗賜御書經訓克家四字以褒之。故秋帆遺集。以經訓堂名。

洪稚存母機聲燈影圖

洪稚存太史亮吉。幼孤貧。母夫人敎之讀書。一日。稚存從受儀禮。至夫者妻之天。慟絕良久。呼曰。吾何戴矣。遂廢此句。稚存貴後。繪機聲燈影圖。徧求名輩題詠。以表揚之。

張姜氏敎子

陽湖張蟾賓妻姜氏。年二十九而寡。卽惠言及琦之母也。時惠言四歲。琦方在孕中。女已長。姜氏與女同作女工以自給。及惠言九歲。出依世父學。一日。歸已暮。無所得食。遂寢。翌日。餓不能起。姜曰。兒不慣餓。憊耶。吾與而姊弟。時如此也。夜作針黹。並課二子讀。輒至漏四下始寢。事姑能得其歡。年五十九卒。時二子已皆知名矣。

鄂文端誡弟

鄂文端公爾泰當國時。其弟鄂爾奇亦位躋正卿。一日。退朝。過爾奇書齋。見陳設都麗。賓從豪雄。甫掀簾。不入而去。爾奇急詣問故。庭立責之曰。汝記我兄弟無屋居祠堂時耶。今偶得志而侈泰若是。吾知禍不旋踵矣。爾奇跪泣謝罪。始已。嗣後伺文端往。先藏珍器。屏燕朋。乃敢見。然卒爲李衞劾奏。以侈敗。

商務印書館

清稗類鈔

第五册

考試 兵刑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稗類鈔

考試類目錄

	頁
以科名奔走天下士	一
萬壽開科原始	二
考試用五言八韻詩	二
科場加恩大員子弟	三
考試功令之嚴	四
搜檢	四
考試送關節	五
考試送詩片	六
考官惡觸家諱	六
文武互試	六
老年科目	七
宗室科舉始於康熙	七
八旗科舉始於天聰	八
旗漢考試同場	九
土司子弟得與考試	一〇
苗人得與考試	一〇
畲客得與考試	一〇
麽些得與考試	一〇
隨場去取	一一
聖祖諭出各種題目	一一
張文和阻廢制義	一一
舒赫德請廢制義	一一
考試改策論	一五
考試復用四書文	一五
考試用策論	一五
廢科舉	一五
和尚之孫應舉	一六
潘襄易名應試	一七
謝金圃各項考試之得士	一七
楊沂秀考試必第五	一七
穆彰阿之對於薦卷	一八
童試	一八
蔡乃煌爲童試之一條葱	一八

道考院考　一八
廪生保童生　一九
童翰林　二〇
老童入場賣警句　二〇
宗室小考試滿語弓馬　二一
鄧廷楨屢躓童試　二一
縣府考有覆試　二一
縣試文破題　二二
潘文恭應縣試　二二
李申耆應縣試　二二
譚玉生應縣試　二三
縣試題為莫春在　二三
王述庵重遊泮水　二四
縣試題指焉為馬　二四
孔憲教為縣試老童　二五
易三短子不得應縣試　二五
胥吏子應縣試　二六
縣試題解　二七
姚石甫府試第一　二七
彭剛直應府試　二七
府試趣題　二八
府試文限三百六十字　二九
黃祖顯應浙江院試　二九
康熙朝旗童應院試之多　三〇
院試文之快短明　三〇
吳改堂冒籍應院試　三二
黔院試自為府籍　三二
俞長城背貼院試文　三三
汪廷璵應院試　三三
彭文勤命院試題　三三
宋芷灣代人應院試　三六
桂陽猺人應院試　三六
阮文達閱院試夾帶　三六
鮑雙五以典故勉院試生　三七
李申耆應院試　三七
院試之試帖詩　三八

七十歲童生應院試　三八
吳大澂命院試題　三八
王西莊隨父應歲科考　三九
歲科考忌翠珠字　三九
歲考卷批語　三九
滿人歲考得賚絹　四〇
歲考文作彈詞體　四〇
夏醴谷拔某生歲考　四〇
歲考文杜撰古典　四一
蔣劍人歲考忘題　四一
張樹聲欠歲考　四二
黃漱蘭考欠歲考生　四二
不葬親不許科考　四三
陳文杰應經古試　四三
名廩保試經古　四三
以外國字入經古試卷　四四
李殿林評經古考卷語　四四
王篤以默經試士　四五
考古學之浙東三傑　四五
鄭祖琛以古學覆試　四五
誤解古學題義　四六
錄遺試題　四七
陸清獻試儒學諸生　四七
黃漱蘭命優拔監題　四七
優貢　四八
詔舉優生　四八
世宗諭學政以舉優　四八
拔貢　四九
聖祖詔選拔　四九
世宗諭令六年選拔一次　四九
世宗諭楊可鏡准作選拔　五〇
謝金圃識拔汪容甫　五一
全謝山選拔　五一
江西某縣拔貢　五一
恩貢歲貢　五二
世祖定鄉會試試題　五二

欽命會試及順天鄉試題　五三
鄉會試不重策　五三
鄉會試五門發策題　五四
順天鄉會試薦卷加批　五五
鄉會試有副榜　五五
青年鄉會試科目　五六
宗室鄉會試科目　五六
鄉會試改策論表判　五七
乾隆後滿洲鄉會試科目　五七
鄉會試之龍虎榜　五八
世宗復浙人鄉會試　五八
世宗加恩鄉會試士子　五九
鄉會試中式不分經　五九
錢籜石鄉會試題同　五九
朱鴻灝鄉會試題同名次同　六〇
鄉會試卷重公羊　六〇
鄉會試之號軍　六〇
游學生之進士舉人　六一
補給游學生進士舉人　六二
蒲留仙論鄉試情形　六二
各省鄉試之中額　六三
額定諸生鄉試之名數　六四
楊葉爲歪頭舉人　六四
山左鄉試之策　六五
旗人繙譯鄉試　六五
藩下諸生多得鄉舉　六六
隨宦子弟得與所在地鄉試　六六
聖祖特送潘蘊洪鄉試　六七
朱文端鄉試領解　六七
黃章百歲應鄉試　六七
馬世琪鄉試繳白卷　六八
馮青門不應鄉試　六八
張仕敬以文秀才舉武鄉試　六八
吳景改名失鄉舉　六九
鄉試分編字號　六九
蘇瑞一以治春秋捷鄉試　七〇

袁子才捐監應鄉試　七一
朱文正十七得鄉舉　七一
順天鄉試卷多曳白　七二
順天鄉試擬題　七二
鄉試落第舉子謁主司　七三
鄉試呈薦官卷　七三
劉鳳誥改鄉試卷　七四
順天鄉試之解元　七四
四書詩題同在鄉試首場　七四
孫淵如得丙午鄉舉　七四
王健寒九十九歲應鄉試　七五
鄉試老少同榜　七五
沈惟熙未冠賜舉人　七六
馮濟齋重赴鹿鳴　七六
浙江鄉試誤出經題　七七
杜奎熾書鄉試策後　七七
房官誤會鄉試卷文　七八
魏默深得順天鄉舉　七八
俞理初鄉試紅卷　七八
吳廷珪得江西鄉舉　七九
林文忠創設鄉試信礮　八〇
春鳳池不得鄉試魁選　八〇
五人以關節得鄉舉　八一
江南鄉試之麗六卷　八一
翁叔平喜罵鄉試監生　八二
陸溶爲歪頭舉人　八二
江南冬行鄉試　八三
滄粟爲人得鄉舉　八三
外人捐監應鄉試　八五
王莘鋤言閱鄉試卷之難　八五
林旭十九得鄉舉　八六
廣東鄉試關節　八六
浙江鄉試關節　八七
戕教地方停鄉試　八七
新進士釋奠　八八
順治丙戌會試中四百名　八八

丙戌會試得人　八八
順治己丑會試中四百名　八八
會試滿漢分榜　八九
世祖念南榜舉人之會試　八九
會試中額分省　八九
謝聘以會試落名不得與　九〇
三進士皆貳臣　九〇
准新進士自陳任吏與否　九一
韓文懿爲會元　九一
陳文簡奉旨會試　九一
丁腹松中進士而辭館　九二
汪舍亭承父命赴會試　九四
蔣恭棐兩宴瓊林　九四
世宗諭令副榜會試　九五
世宗諭應試貢士語　九五
杜要徒步赴會試　九五
會試時皮衣不去面　九六
閻循觀會試下第　九六
會試易表判爲詩　九七
會試有貢士謝恩摺　九七
眭朝棟請復會試迴避卷　九七
汪竺香會試不妄對　九八
會試名次已定復改　九八
新進士簪花禮　九八
高宗以五經試士　九九
凌廷堪成進士　九九
停會試明通榜　一〇〇
會試搜落卷　一〇〇
俞理初會試下第　一〇〇
龔定庵會試之起講　一〇一
龍汝言一體會試　一〇二
會試房考覓穆公子卷　一〇三
會試關節　一〇三
龔定庵魏默深會試下第　一〇四
曾文正爲同進士　一〇五
會闈別試迴避　一〇五

王壬秋不赴會試 一〇六
潘文恭重賜及第 一〇六
倪恩齡場前中進士 一〇六
張文襄憾不狀頭 一〇七
徐郙會試未搜檢 一〇七
孝欽后擬作會試試帖 一〇七
會試卷用幾希字 一〇八
王半唐會試詩出韻 一〇八
己丑會試錯認顏標 一〇九
張季直會試見擯 一〇九
眉壽八進士 一〇九
壬辰會試誤認顏標 一一〇
沈友卿甲午會試爲房首 一一〇
以進士獎給日本人 一一一
舉人瀛臺覆試 一一一
謝煥章覆試革舉人 一一二
高宗臨幸覆試場 一一二
俞蔭甫覆試冠多士 一一三
莫寶齋監試列前茅 一一三
朝考殿試重楷法 一一四
朝殿卷文須齊脚 一一四
德宗閱朝考卷而歎 一一四
朝考避翠浪字 一一五
禁殿試前進士頌聯 一一五
進士殿試之臚唱 一一六
徐立齋殿試第一 一一六
劉子壯殿試第一 一一七
秦鉽殿試卷書法 一一七
殿試之地址 一一七
葉九來殿試被擯 一一八
姜西溟殿試第三 一一八
父子殿試對策 一一八
殿試進呈十卷 一一九
殿試策清漢合璧 一一九
大臣子弟殿試皆三甲 一一九
何義門爲不殿試之翰林 一一九

王敬銘殿試第一　一二〇
尹似村爲殿試秀才　一二一
殿試閱卷之圈　一二一
王文端殿試第一　一二二
任子田殿試爲二甲首　一二三
劉鳳誥殿試給燭　一二三
殿試進呈十二卷　一二四
殿試有兩傳臚　一二四
洪瑩默寫殿試策　一二四
殿試之臣對臣聞　一二五
蘇人殿試多鼎甲　一二五
陳繼昌力疾應殿試　一二六
殿試不宜專重字體　一二六
崇文山殿試第一　一二七
翁曾源殿試第一　一二七
張文襄殿試對策　一二八
殿試卷作顏字　一二八
舉人中書之殿試　一二八
殿試卷有重字　一二九
文道希殿試有筆誤　一三〇
殿試各卷名次　一三〇
俞陛雲殿試第三　一三一
翰林散館考試　一三一
何焯以下等留館　一三二
梁啓心恩免散館　一三二
錢文敏散館曳白　一三二
閻文介散館列乙等　一三三
聖祖試年羹堯　一三三
考選南書房翰林　一三三
紀文達應翰林館課　一三四
翰林大考始於雍正　一三四
汪廷璵以大考授講學　一三四
大考之升降　一三四
大考之黜陟　一三五
法式善大考兩降　一三五
阮文達大考第一　一三六

周興岱大考四等 一三六
周興岱規避大考 一三六
陳傳經大考三等 一三七
奎照奎耀同應大考 一三七
大考第一之賦 一三七
曾文正大考二等 一三八
文宗命大考題 一三八
萬文敏大考第一 一三九
文道希大考第一 一三九
庶常大課不識詩題 一三九
汪某試翰林得罪 一三九
考差 一四〇
進士不得考差 一四〇
壽耆考差詩 一四〇
劉可毅考差被斥 一四一
秦留仙應制詠鶴 一四一
王文簡應制賦詩 一四一
翰林番上應制 一四二
李中簡應制詩得體 一四四
特科 一四四
各項特科之得人 一四五
預各項特科之難 一四五
大科詞科 一四六
聖祖詔開博學宏儒科 一四六
聖祖優禮宏博舉子 一四六
康熙朝試宏博之寬 一四九
彭羨門爲康熙制科第一 一五〇
康熙制科有佳山堂六子 一五〇
杜傳得制科美授 一五一
魏文毅羨康熙制科 一五一
姜西溟不獲舉制科 一五一
乾隆制科給銀兩 一五一
高宗優禮宏博舉子 一五二
祖孫同應制科 一五三
乾隆制科試五題 一五三
陳兆崙三次通籍 一五四

劉海峯制科不第	一五四
劉文定爲乾隆制科首選	一五四
胡天游試制科不第	一五五
厲樊榭試制科不第	一五五
汪後來以武人被薦制科	一五五
高宗詔舉經明行修	一五六
聖祖南巡召對賦詩	一五六
高宗東巡召試	一五六
世宗詔舉孝廉方正	一五七
德宗詔開經濟特科	一五七
德宗御書經濟特科題	一五九
經濟特科覆試題	一五九
張文襄閱經濟特科卷	一五九
王文勤惡經濟特科	一六〇
周樹模劾經濟特科	一六〇
宋恕未應經濟特科	一六一
停經濟特科	一六一
復經濟特科	一六一
考職之大獄	一六一
考試月官	一六二
選人到官循例考試	一六二
沈文肅甄別屬官	一六三
大臣面試教官	一六三
黃漱蘭出考敎題	一六三
考吏員	一六四
考醫士	一六五
武備學校試論	一六六
武生武舉武進士	一六六
劉天保以文生入武庠	一六六
李國輔跑馬三等	一六七
武鄉會試年分	一六七
乙酉武闈之試卷	一六七
王玉璽爲武三元	一六八
馬全前後武鼎甲	一六八
武會試不停	一六九
顧麟爲武三元	一六九

武進士誤班降甲　一六九
武科改試槍礮　一七〇
停止武試　一七〇
考試之籍貫　一七〇
粵寇欲開科以得人心　一七一
粵寇考試分三場　一七二
粵寇考試之題　一七二
粵寇題紙　一七三
粵寇考試之制義　一七三
粵寇得麻城人爲解首　一七五
卜應期爲粵寇開科之探花　一七五
張申伯以平定江南文諂粵寇　一七六
粵寇以考試殺諸生　一七七
傅鸞祥應粵寇試　一七七

清稗類鈔

考試類

杭縣 徐珂 仲可

以科名奔走天下士

國家以科名奔走天下士。童子誦習經書。而通其句讀文義。能敷之爲文。每歲。所在郡縣。羣聚而試之。其文之明而切。才之秀而可底於成者。則次第其名。以升於州縣若府。州縣若府又試而先後之。上督學使者。使者至。則以校而去取之。按其額以補學官弟子。

其舊爲學官弟子者。亦試於使者。試有歲有科。歲分文與武。而科試惟文士而已。使者歲科試。凡三歲而徧。其子午卯酉之年。則有鄉試。取於新舊學官弟子。中是科者。號爲舉人。又進於禮部。則有會試。取於鄉試之舉人。中是科者曰進士。丁辰戌丑未之年。其鄉會試。皆天子簡京朝官之翰詹科道部曹嫻文者。及九卿大員主其試。大抵踵明之故。而士之懷才抱器。毅然思有所表見於當世

者。靡不由是以進矣。

萬壽開科原始

康熙壬辰。各省士子以聖壽六十。請開恩科。事下禮部。部臣以舊例所無。難之。太倉尚書王掞曰。以萬年之聖主。當六旬之大慶。此豈有成例可援乎。若以糜費爲嫌。則民間家長生日。子孫僮僕。尚不惜出所有以宴飮娛賓。矧富有四海。而區區計及於此乎。遂如所請以上。得旨舉行。

考試用五言八韻詩

大小考試皆用五言八韻詩。卽試帖也。洪北江嘗謂此於諸體中又若別成一格。有作家而不能爲八韻詩者。有八韻詩工而實非作家者。如郞中項家達。主事貴徵。雖不以詩名家。而八韻則極工。項於某年考差。題爲王道如龍首。得龍字。五六云。詎必全身現。能令衆體從。貴於某年朝考。題爲草色遙看近卻無。得無字。五六云。綠歸行馬外。靑入濯龍無。可云工矣。祭酒吳錫麒於諸作外。復工此體。然道光庚戌考差。題爲林表明霽色。得寒字。吳頸聯下句云。照破萬家寒。

時閱卷者爲大學士伯和珅。忽大驚曰。此卷有破家二字。斷不可取。吳卷由是斥落。

科場加恩大員子弟

科場定例。現任京官三品以上及翰詹科道。外官藩臬以上。武官提鎭以上之子孫。同胞兄弟同胞兄弟之子。出應鄉試。別編官卷。號曰官生。凡二十人取中一名。較尋常覓舉者。登進差易。又道光以前。凡禮部會試及順天鄉試之主考房考。其家人族黨有應試迴避者。每別派試官閱卷。或封卷進呈。擇尤錄取。獲售者遂益多。

雍正戊申。各省鄉試後。上諭大學士尚書侍郎都御史副都御史各大員。有子弟在京闈及本省鄉試未經中式年二十以上者。著各舉文理通順可以取中者一人。開送內閣請旨。尋開列大學士蔣廷錫子溥。吏部尚書嵇曾筠子璜。都御史唐執玉子少游。吏部侍郎史貽直子奕簪。戶部侍郎王廷揚子鏐。禮部侍郎錢以塏子鋆。禮部侍郎鄂爾奇子鄂倫。兵部侍郎楊汝穀子綏。刑部侍郎繆

沅子櫄。工部侍郎張大有子鴻運。侍郎署理倉場事務涂天相子士炳。副都御史謝玉寵子升等。具奏。得旨俱賜舉人。戶部侍郎劉聲芳子俊邦。因病未應鄉試。亦賜舉人。一體會試。

考試功令之嚴

考試之功令至嚴。凡倡優隸卒之子弟。及有刑傷過犯者。皆不得預。歧考冒考者亦禁。

搜檢

考試功令。不許夾帶片紙隻字。大小一切考試皆然。康熙庚子順天鄉試。特命十二貝子監外場。露索（搜檢也見大金國志）綦嚴。朱竹垞之孫稻孫預試。披襟而前。鼓其腹曰。此中大有夾帶。盡搜諸。體貌瑰偉。意氣磊落。衆皆目屬。貝子亦爲之粲然。道咸前。大小科場搜檢至嚴。有至解衣脫履者。同治以後。禁網漸寬。搜檢者不甚深究。於是詐僞百出。入場者。輒以石印小本書濟之。或寫蠅頭書。私藏於果餅及衣帶中。並以所攜考籃酒鱸與硯之屬。皆爲夾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頂兩

層韡底雙屜者。更或賄囑皂隸。冀免搜檢。至光緒壬午科。應京兆者至萬六千人。士子咸熙攘而來。但聞番役高唱搜過而已。及壬辰會試後。搜檢之例雖未廢。乃並此聲而無之矣。

考試送關節

考官之於士子。先期約定符號。於試時標明卷中。謂之關節。亦曰關目。大小試皆有之。京師尤甚。每屆科場。送關節者。紛紛皆是。或書數虛字。或也歟或也哉或也矣。於詩下加一墨圈者。銀一百兩。加一黃圈者。金一百兩。

某科題爲子謂子夏曰全章。某生與考官暗通關節。令於破題中連用四個一字。某破曰。儒一而爲不一。聖人一勉之一誡之焉。榜發。果掇高魁。又某科詩題。爲所寶惟賢。某卷以水烟袋三字。散見於點題中。以爲關節。句曰。烟水瀟湘地。人才夾袋儲。可謂湊泊無痕。又某科一卷。於試帖詩第一句用一謹字。題爲江涵秋影雁初飛。提刀者固吳中名下士。句曰。謹步司勳句。後雖薦而未售。然與約者已服其心思之巧矣。

考試送詩片

凡進士之朝殿試及京官之考試差時。預揣某官可派閱卷。則先呈字體。以便別認。既出場。即寫前四句飛遞朝房中所曾託情之人。謂之送詩片。其後科舉雖廢。而東西洋留學生之殿試。亦有倣效之者。

考官惡觸家諱

光緒時。尙書裕德屢充主試或閱卷。見字句中有犯其家諱者。即起立。肅衣冠行致敬禮。畢。將卷閣置。不復閱矣。故遇裕主試時。有知其家諱者。恆戒所親勿誤觸之。

文武互試

康熙癸巳十一月甲寅。諭大學士等。文武考試雖曰兩途。俱係選拔人才。拘於成例。不得通融應試。則不能各展所長。嗣後文童生生員舉人內有情願改就武場考試者。武童生生員舉人內有情願改就文場考試者。應各聽之。惟一次不中者。即著停止。甲午。准文武生員互鄉試一次。文武舉人互會試一次。

乾隆丙辰。准監生入武場。辛酉。福建武生某以懷挾文字。預藏試院。竟以五經中元。事發。科罪。因停互試及文監生入武場例。

老年科目

老年得科目者。康熙朝。陳檢討維崧。舉宏博。年踰五十。丁丑。姜西溟宸英七十三中探花。癸未。王樓村式丹五十九得會狀。又宮恕堂鴻歷五十八。查他山愼行五十四。己丑。何端惠世璂五十八。壬辰。胡文良煦五十八。乙未。裘璉七十二。辛丑。陸坡星奎勳五十九。俱入翰林。乾隆丙辰。劉起振八十授檢討。己未。沈歸愚尚書六十八入翰林。張總憲泰開六十二。癸丑。吳種芝貽詠五十八中會元。嘉慶丙辰。元和王嚴八十六中式。未及殿試。卒。己巳。山東王服經八十四入翰林。

宗室科舉始於康熙

康熙丁丑。宗人府禮部奉諭旨。嗣後八旗宗室子弟。有能力學屬文奮志科目者。應令與滿洲諸生一體應試。編號取中。

八旗科舉始於天聰

天聰己巳。試儒士。取二百人。甲戌。合試滿蒙漢。取舉人十六名。崇德戊寅。賜舉人羅碩等十名牛彔章京品級。一二三等生員十八名護軍校品級。此爲八旗科第之始。而順治辛卯始見明文。蓋吏部奏。滿洲蒙古漢軍各旗子弟有通文義者。提學御史考試取入順天府學。鄉試作文一篇。會試作文二篇。優者准其中式。照甲第除授官職。報可。至壬辰。滿洲子弟廷試。與民籍分榜。頭場四書文二道。二場論一道而已。麻文僖公勒吉爲廷試首選。至丁酉。停止。康熙癸卯。復准滿洲蒙古漢軍生員鄉試。丙辰。又停止。丁卯。又復之。

禮部議定滿洲蒙古識漢字者。繙漢文一篇。不識漢字者。則作滿文一篇。漢軍文章篇數。如漢人例。會試中額。滿洲二十五名。蒙古十名。漢軍二十五名。各衙門博士筆帖式。俱准會試。考取文字篇數。與鄉試同。

禮部奏八旗鄉試。滿洲蒙古繙繹滿文一篇。或作滿文一篇。漢軍舉人試藝。本年鄉試。明年會試。第一場四書文二篇。經藝一篇。如未通經者。作四書文三篇

二場論一篇。三場策一道。自後試藝以次加增。順治甲午鄉試。乙未會試。第一場四書文三篇。經藝二篇。二場論一篇。判五條。三場策三道。順治丁酉鄉試。戊戌會試。第一場四書文三篇。經藝四篇。第二場論一篇。表一篇。判五條。第三場策五道。

壬辰。內院議覆吏部給事中高辛允疏奏。愼選庶常。拔年靑貌秀。聲音明爽者。二十名。習學滿書。二十名習學漢書。屆期。奏請考試。其滿洲進士取四名。蒙古進士取二名。漢軍進士取四名。俱選年貌聲音合式者。同漢進士一體讀書。

八旗童生無縣試。僅有府試院試。得雋後。隸入府學管理。亦有廩生增生。鄉試則以三十人中式一名。且旗卷與官生卷同。凡與試者無不呈薦主試。迨鄉薦後。則併入各省旗籍舉人一體會試矣。

旗漢考試同場

康熙丁未。命滿洲蒙古漢軍准赴考試。先是。八旗生員舉人進士停止考試。至是。復命滿洲蒙古漢軍。與漢人同場一例考試。其生童於鄉試前一年八月內

考試。從御史徐誥武請也。

土司子弟得與考試

兵部議覆兩廣總督于成龍疏言土司子弟中有讀書能文者。注入民籍。一體考試。從之。

苗人得與考試

康熙甲申。禮部議覆湖廣學政潘宗洛疏言湖廣各府州縣熟苗有通文藝者。准與漢人一體應試。應如所請。從之。

畲客得與考試

處州畲客。有能文者。得應科舉。嘉慶癸亥。儀徵阮文達公元撫浙時。會同學使奏明。一體准與考試。其散居溫州者。道光丙戌。亦援例稟學使求考。惟在金華者無聞。

麽些得與考試

雲南麽些種人。自設流官以來。俱極恭順畏法。讀書識文字者多有之。光緒時。

准其考試。因而有補弟子員者四人。中武舉者一人。

隨場去取

光緒戊戌六月。德宗從鄂督張之洞湘撫陳寶箴奏請。定鄉會試隨場去取之法。並推行於生童歲科考。又停止朝考。

聖祖諭出各種題目

康熙癸巳。聖祖諭大學士等曰。五經四書。俱係聖賢之言。考試出題。專意取冠冕者。則題目漸少。士子易於揣摩。甚有將不出題之書。删而不讀。尙得言學問乎。經書內有不可出之題。試官自然不出。其餘出題之處。須以各種題目試之。則懷才實學之士。自無遺棄矣。

張文和阻廢制義

雍正時。有議變取士法廢制義者。上問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對曰。若廢制義。恐無人讀四子書講求義理者矣。遂罷其議。

舒赫德請廢制義

乾隆辛亥。兵部侍郎舒赫德請廢制義。事下禮部。時鄂文端公爾泰爲尙書。議駁曰。謹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於學。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科舉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則皆出於時文。三代尙矣。漢法近古而終不能復古。自漢以後。累代變法。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毀譽出於一人之口。至於賢愚不辨。閥閱相高。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者。是也。科舉之弊。詩賦則紙上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則專事記誦。而文義不通。唐趙匡舉所謂習非所用用非所習當官少稱職吏者。是也。時文之弊。則今舒赫德所陳奏是也。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乎因時而補救之。蘇軾有言。觀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道。在於責實。蓋能責實。則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奮興。若專務循名。則雖高言復古。而法立弊生。於造士終無所益。今舒赫德所謂時文經義以及表判策論。皆爲空言剿襲而無所用者。此正不責實之過耳。大凡宣之於口。筆之於書者。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文爲然。且夫時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

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適於實用。而未可一概訾毀也。蓋時文所論。皆孔孟之緒餘。精微之奧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爲佳文者。今徒見世之腐爛抄襲以爲無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應旂等。以及國初諸名人。皆寢食經書。冥搜幽討。殫智畢精。殆於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洽貫通。然後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而後可稱爲文。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於其中。至於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於性成。雖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爲時藝咎。若今之剿襲腐爛。乃是積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涼。不已過乎。即經義表判策論。苟求其實。亦豈易副。經文雖與四書並重。而積習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專心肄習。誠有如舒赫德所云數月爲之而有餘者。今若著爲令曰。非工不錄。則服習講求。爲益匪淺。表判策論。皆加覈實。則必淹洽乎詞章而後可以爲表。通曉乎律令而後可以爲判。必有論古之識斷古之才而後可以爲論。必通達古今明習時務而後可以

爲策。凡此諸科。內可以見其本源之學。可以驗其經濟之才。何一不切於士人之實用。何一不見之於施爲乎。必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則將治宮室。養遊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毋乃徒爲紛擾而不可行。又況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興孝。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興廉。則必有惡衣菲食敝車羸馬以飾節者矣。相率爲僞。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虛名以干取。及乎蒞官之後。盡反所爲。至庸人之不若。此近日所舉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又何益乎。若事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論策今所見行。表者賦頌之流。是詩賦亦未嘗盡廢。至於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謂帖括者。則又僅可以資誦習。而於文義多致面牆。其餘若三傳科史科名法書學算學崇文宏文等。或駁雜蕪紛。或偏長曲技。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眞才矣。則莫若懲循名之失。求責實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補救之爲得。我皇上洞見取士源流。所降諭旨。纖悉畢照。司文衡職課士者。果能實心仰體。力除積習。杜絕僥倖。將見數年之後。士皆束身詩禮之中。潛心

體用之學。文風日甚。眞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至於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盛衰初不由此。無俟更張定制爲也。

考試改策論

光緒戊戌五月。德宗命自下科爲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改試策論。

考試復用四書文

光緒戊戌八月。德宗奉孝欽后懿旨。命各項考試。仍用四書文試帖經文策問。

考試用策論

光緒辛丑七月。德宗命自明年爲始。鄉會試等均試策論。不准用八股文程式。

廢科舉

自日俄戰役告終。日本遣外相小村壽太郎至我國議約。朝命袁世凱與議。乃密陳孝欽后。謂宜乘日俄之德。亟變法以圖強。孝欽韙之。時端忠愍公方爲湖

南巡撫。入覲。倡廢除科舉制。孝欽遂下詔廢科舉。設學堂。時光緒乙巳七月也。蓋鄉會試及各省歲科生童考試。至是均一體停罷矣。時仁和王文勤公文韶在政府。遇事模棱。不置可否。獨於廢科舉一事。則力阻之。而張文襄公之洞方自鄂督入朝。留京師。亦力謀廢科舉。榮文忠公祿當國。張言於榮。榮自以非出身科目。不敢力主廢。王謂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爭之。及王出樞垣。端又以江督入覲。乃約張聯銜上疏。遂得請。後乃加入考優拔與舉貢考職兩段。科舉仍未絕也。然張以力倡廢科舉。而光緒甲辰會試。其姪壻林世燾以候補道中進士。欲請歸原班。張乃一日五電。責其必取館選。爲留學生殿試授官。亦張在樞府時力主行之。

和尙之孫應舉

文和尙。名果。字園公。衡山裔也。聖祖南巡。見之。命入京師。居玉泉精舍。寵眷殊厚。和尙一日攜其孫入見。上問何事來此。和尙奏曰。來此應舉。上曰。應舉卽不應來見。蓋防微杜漸。慮其希望非分之恩寵也。

潘襄易名應試

上海潘明經襄於十三歲入庠。十七歲食廩餼。年方壯。序貢赴都。兩任敎職。一署縣篆。六十後罷官歸。久之。家貧落魄。年逾古稀。忽易名應童子試。復三入棘闈。壽八十三矣。手抄口誦。銳氣不衰。或叩其故。曰。吾聞登科第者。須仗慧根。今生總無成。冀來生或當早達耳。

謝金圃各項考試之得士

嘉善謝金圃侍郞墉好甄擢名士。三元錢棨。鄉會試皆出其門。殿試亦與讀卷。高郵李進士惇。嘉定錢進士塘。山陽汪文端公廷珍。陽湖孫觀察星衍。甘泉焦明經循。皆由其識拔以成名。經術文行。表表稱江淮間。阮文達公始應童子試。亦極口獎勵。召入第讀書。卒爲鉅儒賢相。

楊沂秀考試必第五

楊沂秀者。貴州定遠人。嘉慶甲戌進士。幼時應童子試。縣府院考俱列第五。後鄉會榜亦俱中第五。挑選陝西鄠縣知縣。掣籤亦第五。名人稱爲楊第五。

穆彰阿之對於薦卷

穆彰阿屢主文衡。然不甚閱卷。每置薦卷於几。焚香一爐。望空遙拜。衣袋中常置煙壺二。一琥珀。一白玉。款式大小相等。取一卷出。卽向衣袋中摸煙壺。得琥珀則中。白玉則否。額滿。則將餘卷一律屏之。

童試

直省士子之試於郡縣及提學。爲童子試。俗謂爲小考。或小試。應試者曰童生。雖壯丁老叟。但與試。皆得以童稱之。未冠者曰幼童。（明選舉志已有此稱）

蔡乃煌爲童試之一條葱

粵東科場積弊至多。槍替其一也。蔡伯浩觀察乃煌爲諸生時。尤優爲之。故雖已入泮多年。而縣試府試院試皆往。往往必售。蓋包辦也。粵人謂之一條葱。猶一條鞭也。蔡之冒名頂替。歲以爲常。幾於一歲易一姓名焉。

道考院考

各郡童生之試於學政也。就學政按臨之地而應之。曰道考。以學政之職。初爲

提學道也。曰院考。以學政非實官。大省由各部侍郎簡放。其簡稱爲督學部院。中小省由翰詹等官簡放。其簡稱爲提督學院。而試士之地又曰試院也。俗亦稱之曰學臺考。學臺者。學憲也。世俗於方面大員以上。皆稱之曰某憲。各省學政之本職。雖有六七品者。以其出於欽命。儀同欽差。故以憲字臺字稱之也。

廩生保童生

國朝沿明制。凡各直省府廳州縣學生員。由學使在歲科試列一等者。設額給餼。以次序補。謂之廩生。歷科優貢拔貢。均出其中。各省鄉試。每科中式廩生人數。亦必視增廣附學生爲多。各州縣文童武童應試時。必由廩生領保。謂之認保。又設派保。以互相稽查而愼防弊竇。如該童有身家不淸。匿三年喪冒考。以及跨考者。惟廩保是問。有項名槍替懷挾傳遞各弊者。惟廩保是問。甚至有曳白割卷。犯場規。違功令者。亦惟廩保是問。其責任如是之重。故凡廩保之與童生。必與同里閭。誼屬戚友。深知其爲佳子弟。勿貽先生長者羞。而後爲之具結單焉。簽花押焉。臨場則唱保焉。出圖則看號焉。而其緊要關鍵。則在學院招覆

之後。塡造覆試册結之時。介新進諸童。以謁學師。而定其贄儀之多寡。大率稱其家貲之厚薄。務使獻者受者。皆得自慊於心。而諸童生獻廩保贄儀。則視學師所得以次遞減。

童翰林

湖南桂陽縣處萬山之中。層巒疊嶂。四圍匝匼。其地無市鎭。有墟落兩三處。欲購花豬肉。不可得。士風獷悍。多業耕鑿。讀書者絕少。偶有一二生監。其尊無對。物稀爲貴。此定理也。某令嘗撰一聯紀其實曰。魚龍雞鳳鴨孔雀。貢閣廩尙童翰林。以童生而儗之以太史。可見應試者之絕無僅有矣。

老童入場賣警句

靑浦鄒閒齋垂老矣。未靑一衿。然每屆小試。無論縣試府試提學試。必入場。輒自標於桌曰。出賣警句。每句錢七文。不二價。凡觀場者多倩之。其入場也。攜大籃。內盛醃菜數莖。冷飯半盂。蟋蟀盆一枚。日暮。盆中錢滿。繳卷逕出。某年。初覆題爲不曰白乎。合下節。東比。襲劉公行人子羽文曰。士馬芻糧。昔所遇之情形。

俱是言中之涅淄。山川草木。昔所歷之境界。盡成今日之匏瓜。再覆題爲雖執鞭之士。中有句曰。但論鞭之執不執。無論士之雖不雖。皆自謂爲句也。

宗室小考試滿語弓馬

乾隆時。上召見宗室。公寧盛額不能以滿語應對。高宗以滿語爲國家根本。而宗室貴胄至有不解者。風俗攸關。因增宗室十歲以上者小考之例。於十月中。欽派皇子王公軍機大臣等。考試滿語弓馬。先命皇子較射。爲諸宗室遵式。諸宗室視其父之爵。以次考試。優者帶領引見。輒賜花翎緞匹以獎之。

鄧廷楨屢躓童試

江寧鄧嶰筠制府廷楨少貧。屢躓於童試。讀書瓦官寺。攻苦彌甚。嘗於室中署聯以自警云。滿盤打算。絕無半點生機。餓死不如讀死。仔細思量。仍有一條出路。文通卽是運通。未幾。補博士弟子員。旋舉於鄉。聯捷成進士。

縣府考有覆試

縣府考均有覆試。有初覆二覆三覆四覆之多。例如試者七百人。正場出案_{案卽}

榜也凡小考者皆稱之曰案而不稱之曰榜示謙也取五百人。則五百人入初覆之場。初覆出案。則取三百五十人。以次遞減。至四覆。寥寥若晨星矣。

縣試文破題

國初時嘉興縣縣試全案已定。惟甲乙二人文筆並佳。不能定案首。屢試之皆然。以致全案未能出。最後乃以四書之〇。命各作一破題。甲所作破題曰。聖賢立言之先。得天象也。乙曰。聖賢立言之先。無方體也。乃定甲爲案首。後二人咸貴。甲官至大學士。以功名終。乙官至巡撫。緣事伏誅。

潘文恭應縣試

吳縣潘文恭公世恩。試童子時。終日端坐。不離席。吳縣令李昶亭逢春異之。拔置前列。因出對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潘對韓昌黎爲百世之師。又云。青雲直上。潘對朱紱方來。李決其必貴。後爲狀元宰相。或贈以聯云。大富貴亦壽考。蓄道德能文章。

李申耆應縣試

陽湖李申耆。名兆洛。少即絕特嚮學。初應縣試。縣令陳某以其年最稚。而投卷最先。疑而詰之。李應答如流。令曰。汝即歸。不招覆汝矣。通場必無及汝者。招覆非第一不可。汝髫年。初試即蓋一邑。非吾之所以期汝也。遂在廳事書聯爲贈曰。他日定成名進士。乃翁眞有好兒郎。

譚玉生應縣試

番禺陳蘭浦徵君澧。南海譚玉生舍人瑩。皆阮文達公學海堂弟子也。徵君所著叢書。樸茂精碻。學滙於經。舍人樂志堂集文詩略。亦多胎息六朝之作。相傳文達節制兩粵。以生辰避客。屏騶從。至山寺。見舍人題壁詩文。大奇之。詢寺僧。知爲南海文童。方應縣考者。翼日。南海令來謁。文達諭之曰。君治下有博學童子。我不能告汝姓名。恐近於奪令長之權。代人關說。君自捫索之可耳。令歸。加意物色。首拔舍人。自此文望日起矣。

縣試題爲莫春在

曹益三以山東歷城縣令閤人起家。入貲爲知縣。分發江蘇。權吳令。某歲縣試。

索題於幕賓。爲書莫春者三字與之。曹點名畢。提筆寫題紙。乃誤書者字爲在。衆大譁。幾至罷考。

王述庵重遊泮水

青浦王述庵侍郎昶於乾隆辛酉入泮。至嘉慶庚申。適當花甲一周。時年七十有七。錢黼堂學使樾送其重遊泮水。簫鼓鸞旂。徧遊城市。王乘八人肩輿。花翎蟒服。率領新生詣聖廟。槃辟雅拜。邑令盧某謹隨於後而扶掖之。

縣試題指焉爲馬

開封武生某少有膂力。好拳勇。咸豐時。粵寇變起。隸左文襄部下。積功至參將。嗣以求改文職。授江蘇華亭縣令。蒞任甫三月。值縣試。屆期。點名畢。高坐堂皇。禮書以出題請。先是。某以不讀四書。早倩幕友擬題。置之靴筒。至此。徧覓無著。殊懊喪。而應試諸童復索題急。禮書私詢之曰。公尙憶題紙爲何字樣乎。曰。餘多忘。僅記有匹馬在其中。禮書乃遍翻四書。問是否百姓聞王車馬之音。曰非此馬。問至於犬馬是否。曰亦非此馬。我卻記此馬字不在中不在下乃在

頂上。禮書憬然曰。得之矣。乃大書馬不進也四字。某令端詳審視。仍不識。曰。我記得跟在馬後者。尙不止此數字。禮書於是計窮。姑妄詢之云。頃見公搜題紙。右靴筒尙未檢點。題或在內。令頓悟。摸之。果得一紙。乃相與展視。則爲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一句。始知其誤焉爲馬也。

孔憲敎爲縣試老童

長沙孔太史憲敎年四十餘時。尙應縣試。人呼之曰老童。

易三短子不得應縣試

長沙易某。曾充善化門丁。（長沙善化兩首縣同城）有子曰易三短子。佚其名。能文。而狂。光緒時。擬出應縣試。邑人將攻之。開會議於長邑學宮。短子亦至。衆有揚言者曰。長沙一邑。應考者將及三千。苟今歲能得一通秀才。亦未始非一邑之光也。衆以其爲易道地。且譏諷也。愈忿。爭欲毆之。短子跳而免。衆推孔憲敎爲首。聯名傳檄通邑。約定童生不出互保結。廩生不塡册保送。短子因冒其族人名入場。案出。短子竟冠軍。衆偵知。復控之學院。時督學使者爲陸總憲寶忠。賞其文。令

仍入場覆試。是日文題爲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合下一節。慨短子之被毀。責諸生之失言也。短子乃爲得意語曰。倘不遇宗臣賞識。幾遭不白之寃云云。時衆怒已不可遏。羣覆卷而起。衝擊栅欄。意欲罷考。陸不得已。懸牌除短子名。衆乃歸座畢試。短子隨遁往武昌。爲郡守某司書札。卽陸所介紹也。

胥吏子應縣試

鉛山某富翁起家胥吏。其子將就試。格於向例。雖縣署中人均受請託。無他言。而諸生童持不可。百計圖之不可得。乃徧與諸出入公門者計之。咸無策。一日。有老訟師踵門請曰。與我二千金。吾爲子成之。翁大喜。乃與爲約。訟師則榜門曰。某人胥吏子。乃赴縣試。吾輩必効死與理論。吾願爲之首。有藏得某胥差票者。悉以來。驗畢。仍給還。並當酬錢三千文。於是遠近義其事。悉以所藏差票呈驗。數日。票來略少。增酬五千。已而增至十千。又數日。無有送驗者。遂走告吏曰。汝子出試。無他慮矣。比頭場案發。諸生童咸譁然。至縣署。羣謂某胥吏子宜斥去。且以舊有差票爲驗。縣官顧其子曰。是有驗。無如何。其子徐自陳家實清白。

被人汚衊。請詳驗之。如實然者。甘受罰。於是令取諸票詳驗之。則吏名咸係挖補後所塡者。乃拍案謂諸人誣陷。諸人持票復自驗之。果然。無可置辭。乃皆退。其子遂得終試事。而以二千金酬訟師。

縣試題解

考試改用策論。而應試者於所出之題。大率茫無所知。蓋若輩本未讀書也。某縣正場首題。爲李廣程不識治軍繁簡論。有父子同應試者。子問父以題解。父曰李廣程者。其人姓李名廣程。不識治軍繁簡者。不知治軍繁簡之道也。

姚石甫府試第一

桐城姚石甫觀察瑩少貧。不能應試。其家惜抱老人給貲。使入場。時童生中惟劉孟塗有名。已縣試冠其曹矣。郡試日。太守命詩題。爲大觀亭懷古。姚作五言律百韻。太守大驚。曰吾知桐城有一劉開。不知又有一劉開也。遂以爲榜首。入郡庠。

彭剛直應府試

仁和高人鑑螺舟。道光間。以翰林出知衡州府。時彭剛直公玉麟方應童子試。高見而才之。招至署。敎以讀書作文法。衡陽應童試者千餘人。入泮頗不易。彭是歲縣試正場及初二覆。皆前三名。咸擬正案第一。彭亦自謂然。及終覆日。黎明。諸童集縣署前。忽府吏持柬請縣令。令匆匆去。未久卽反。點名給卷如常。至正案發。乃第三。越數日。召而語之曰。以文論。汝宜第一矣。亦知不得之故乎。謝不知。曰。府尊意也。終覆之日來召我。卽爲此。府尊曰。彭某他日名位未可量。一衿之得失遲早。皆可不計。今歲在吾署讀書。若縣試第一人。必謂明府推屋烏之愛。是其終身之玷矣。是歲。竟未入庠。後數年。始隸諸生之籍。然彭以此感高甚。

府試趣題

某太守試所屬邑。集四子書。爲十一眞韻五律詩以命題。君子篤於親。家之本在身。仁民而愛物。修己以安人。子服堯之服。君仁莫不仁。得其心有道。膏澤下於民。

府試文限三百六十字

漢軍楊霽。字子晴。光緒丁丑探花。楷法頗峻整。工試帖而不工文。雖制藝。亦非所長。嘗守高州。某歲。舉行郡試。文以三百六十字爲程式。三字斷句。謂之三字經。多一字不錄。少一字。亦不取也。文童楊斯藩者。揣摩三百六十字文。至爲純熟。復有莫如松者。下筆千言。輒忤楊旨。楊大怒。硃書三字句於院壁曰。童試文。貴簡潔。三字經。有定式。楊斯藩。可法也。莫如松。則誤矣。通場譁然。楊又好割裂四子句命題。每至文義不通。且半出於論語鄉黨之篇。如雷風（迅雷風烈必變）手衣（左右手衣前後）食不多（不撤薑食不多食）中不內（車中不內顧）之類。某童冠軍手衣破題云。手有二衣。一也。又中不內起講云。嘗思中與內一也。又安有中而非內者哉。獨此非三字經。蓋破格也。

黃祖顓應浙江院試

黃祖顓。字項傳。太倉人。少時讀書。一目數行。有聖童之目。其文汪洋浩瀚。不名一家。張某視學江南。拔項傳第一。手其卷謂諸生曰。此子今歲不發解。吾不相

士矣。既而項傳試鎖院。不遇。而適有奏銷之事。先是。項傳居太倉。諸生有籍隸長洲之富而狡者。借其名以避役。項傳不知也。及歲試。竟以新例見斥。項傳訟於有司。有司漫不省。則走之浙。應童子試。學使金某賞其文。亦寘第一。有忌者。毆之於途。匿絮中以免。

康熙朝旗童應院試之多

蔡修撰視學順天。八旗子弟應院試者五百人。入泮者六十餘。旗人過其半。修撰語給諫查培繼曰。初謂旗下無文章。不意成章者二百餘卷。取之不盡。尚有三十卷。皆遺珠也。第二名蔡某。乃漕督士英孫。侍郎毓榮子。眞神童也。年十二。通五經。日可成十餘篇。莫謂旗下無才也。毓榮課子甚嚴。經史日有程。偶誤。則檟楚立施。旗人課子如此。吾輩有子不敎。可恥也。

院試文之快短明

督學使者按臨各郡。考試生童。每次須分十餘場。往往因公事繁冗。期限迫促。不能從容評閱。悉心搜校。康熙雍正以前。功令未嚴。格式未備。院試尚無試帖。

僅四子書題文一篇而已。江蘇爲人文淵藪。有學使以快短明三字衡文者。大抵交卷愈快愈妙。篇幅愈短愈妙。而意義則取其明白軒爽。題紙一下。不必搆思。振筆疾書。奔走交卷。取額一滿。則不待終場而出案。往往考者方據案咿唔。研墨潤筆。忽鼓吹聒耳。龍門洞開。則紅案出矣。乃皆踉蹌不終卷而出。

一日。文題爲山梁雌雉。有一卷。文僅十六字。曰。春秋絕筆。西狩獲麟。鄉黨終篇。山梁雌雉。遂拔取冠軍。又一日。題爲孟之反不伐。有一卷。文曰。不矜功。良將也夫伐。情也。反不然。良將哉。春秋時不伐者二。一介子推。一孟之反。之推不貪天功以爲己功。之反不假人力以爲己力。吁。良將哉。亦拔之冠軍。蓋以其僅五十五字。而全篇規模已具。文乃劈分兩比格也。又有塾童五六人同赴試。一送考之傭工。年近四十。蓋習舉業未成。改讀而耕者也。好論文。貪飲食。偶見塾師評改諸童文。或試不前列。則亦從而指摘之。諸童使具酒食。每先自飲啖。諸童皆惡之。相與謀曰。傭工喜自衒其能。當有以困之。乃用傭工姓名。密爲購備一卷。俾攜考具。若令送考者。既唱名。一童在傭工後。代應之。而推傭工使前。傭工不

得已。接卷而入。且笑曰。若輩欲困我乎。當顯我才學矣。是日題爲夫微之顯。傭工猶憶少時在塾讀此題舊文。起講下既承上文接筆曰夫然而微矣。夫然而顯矣。夫然而微之顯矣。提比後用複筆亦如之。後比後之結筆亦如之。因鈔襲之。而其他皆不知所云也。首先交卷。學使見三複筆。即提筆圈之。亦不暇細閱其他處。拔取冠軍。諸童見已出案。倉皇交白卷而出。傭工已在門外爲接考具。且謝曰。承諸君厚意。使我遊庠。諸童皆喪氣垂頭而返。

吳改堂冒籍應院試

吳半松丁母憂。返吳江。其子改堂試於江陰。見斥歸。半松泫然流涕曰。吾老矣。能及見汝成諸生耶。改堂慨然曰。三日後見之矣。遂復至江陰。冒常熟籍。成諸生。歸久之。移入吳江學。尋補廩膳生。

黔院試自爲府籍

雍正己酉三月。錢塘徐文穆公本督學貴州。條奏學政事宜。禮部議覆各條。中有云。各省府學。皆取所屬州縣童生撥入。惟黔省自爲府籍。府學額多。卽不如

州縣童生之卷。亦得充額。州縣額少。即有優於府籍童生之卷。亦爲額限。未免去取不均。嗣後府籍童生儻不足數。請於所屬州縣童生內酌量撥入。

俞長城背貼院試文

雍正朝。俞長城督學河南。關防頗嚴。操守亦愼。試日。輒禁其僕從出入以杜傳遞。乃其妾與僕勾通。作奸犯科。將傳遞之文。貼其背後補服之上。僕揭之以授試士。俞不覺也。

汪廷璵應院試

鎭洋汪少司空廷璵以第三人及第。初名璿。補博士弟子員。學使桐城張少宗伯廷璐（張以第二人及第）奇其文。曰。他日名位不在吾下。爲易其名。且加廷字。欲引爲昆弟行也。

彭文勤命院試題

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博學能文。嘗以周興嗣千字文顚倒錯亂。別成一本。一字不易。進呈御覽。高宗稱其敏慧。其督學江蘇時。所出之題。俱有巧思。如考兩學。

則出率西水滸踰東家牆。有衆逐虎。其父攘羊之類。考三學。則出王之不王。朝將視朝。行堯之行之類。不可枚舉。時適值萬壽。考八學。則出臣彭恭祝天子萬年。嵌在八題之第一字。如臣事君以忠。彭更問曰。恭則不侮。祝鮀治宗廟。天子一位。子服堯之服。萬乘之國。年已七十矣之類。例爲提調官之知府王某。雅號王二麻子。適考四學。遂出王二麻子四題。王何必曰利。二吾猶不足。麻縷絲絮。子男同一位。考六學。則出李陵答蘇武書。嵌於六題之末一字。如井上有李。必因丘陵。夫子不答。后來其蘇。又盡善也。謂武。子所雅言詩書之類。一日。考四學。出洋洋乎。注鬼神之爲德章又洋洋乎。注大哉聖人之道章又洋洋也。注師摯之始章卽欲退堂早膳。學官稟曰。尙少一題。文勤沉吟曰。少則洋洋焉。堂下諸生。莫不掩口而笑。文勤以童生之多懷挾也。先日牌示云。明日不考文。次日。諸童皆挾詩賦。文勤若不知。良久。題不下。學官請命曰。昨已命之。首題明日。次題不考文也。場中無錄舊者。

文勤視學浙省。其試題。亦多觸景生情。機趣橫溢。試處州日。初場。知府不到。委同知點名。至次場。入謁。文勤曰。太尊今日纔來。對曰。方從省下來。前不獲已。故

命同知來。彭曰。來與不來。聽太尊自便。倘有童場。太尊能自來。益昭愼重。知府曰。敢不遵命。是日。七學出題。自一字至七字止。來。醫來。遠者來。送往迎來。厚往而薄來。不遠千里而來。而未嘗有顯者來。其經題。則易爲七日來復。書爲鳳凰來儀。詩爲貽我來牟。春秋爲郯子來朝。禮爲禮聞來學。各題皆有來字。則以是日問答之語多來字也。及試童生。聞郡中適有重案。遂以五刑命題。曰以杖其徒。曰若流。曰則絞。曰而斬。考次場。知府奉傳上省。仍委同知點名。文勤笑謂送考之敎官曰。太尊今日不來。眞不獲已也。是日所出題。爲又其次也。委而去之。同其好惡。知其所止。來者不拒。蓋每句之首一字。合成又委同知來五字也。次年科試某郡。點名畢。所留監場敎官。有二人。稟稱今日鄉宦某治喪。與有舊。不能不往。文勤笑而許之。俄頃。題出。曰伯牛有疾。曰康子饋藥。曰子路請禱。曰充虞路問。曰右師往弔。迨試金華。則九學同場。將命題。敎官中偶稟他事。語雜仲四先生。問仲何人。曰。武義歲貢。設帳郡齋者。遂連書九題。曰武王是也。曰義然後取。曰歲不我與。曰進不隱賢。士志於道。曰仲尼之徒。曰四體不勤。曰先行其

言。曰生之者衆。合讀之。爲武義歲進士仲四先生九字也。童生初場。分四仲。徵仲。虞仲。管仲。牧仲。次場。諸敎官耳語云。今日恐不能再切仲四矣。彭聞之。卽書四題。曰太王。曰尊賢。曰西子。曰席也。補足設帳郡齋之語。覆試總題。仲壬四年。仲聞之。乃謂人曰。宗師前後試題。不啻爲我作小傳也。

宋芷灣代人應院試

宋湘。字芷灣。未達時。以貧代人應試。被執。將荷枷示衆。宋求免。學使曰。汝旣能文。可現身說法。擬一破題。當釋汝。宋應曰。加乎其身。自取之也。學使曰。文尙有乎。宋又曰。嘉樂君子。惡其文之著也。學使頷之。遂得釋。

桂陽猺人應院試

桂陽州設有猺學。有盤白鳳者。以博學能文。求試諸生。學使大異之。使入邑庠。給廩餼。

阮文達閱院試夾帶

阮文達公爲學政時。搜出生童夾帶。必自加細閱。如係親手所抄。略有條理者。

卽予入學。如倩人抄錄。概爲陳文者。照例罪斥。見曾文正諭子書。文正並云。作時文宜先講辭藻。欲求辭藻富麗。不可不分類抄撮體面話頭。又云。文人不可無手抄夾帶小本。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鉤元。亦皆分類手抄小册也。

鮑雙五以典故勉院試生

鮑雙五侍郎桂星以言失職。性伉爽。未第時。爲淶水方氏主計。出入百萬。計無遺筴。方氏賴之以富。其視學河南時。督課士子最勤。五更。卽朝服坐堂。校閱文字。以河南士風弇陋。故命題多以典故。誘士子勉於學也。其敍中州試牘有云。士子弇陋不已。必至有懷挾代倩之弊。而國法隨之矣。語雖激烈。亦見其中有苦心也。

李申耆應院試

李申耆應院試。督學仁和胡文恪公旣首擢之。復梓其原場及覆試卷。刻成。九學諸生各給一本。曰。歸家熟讀之。毋薄李生新進。老夫衡文半天下。未見有如李生者也。

院試之試帖詩

某縣院試詩題爲多竹夏生寒。某卷句云。客來加熼帽。人至戴皮冠。學使亟稱賞之。謂吐屬華貴。非尋常寒酸所能道。又潤物細無聲題。句云。開門知地溼。閉戶闢天晴。某名士亦亟賞之。謂無聲二字。熨帖入妙。

七十歲童生應院試

湖北某童年七十。初次觀場。自言功夫純熟。方應試。學使因取四子書各首句併作一題。大學之道。天命之謂性。學而時習之。孟子見梁惠王。老童應聲曰。道本乎天。家修而廷獻也。學使歎服。

吳大澂命院試題

光緒丙子丁丑間。吳清卿中丞大澂督學甘肅。按試至蘭州。時左文襄公甫率師肅清關內。方布置恢復新疆之策。左固夙以漢諸葛亮自命者。平時與友人書札。常署名爲今亮。吳下車觀風。卽以諸葛大名垂宇宙命題。左聞之。大喜。次日。班見司道。故問新學使昨日觀風。其命題云何。司道具以對。左撚髭微笑。不

語者久之。徐曰。豈敢豈敢。

王西莊隨父應歲科考

嘉定王西莊光祿封翁某老諸生也。光祿未貴時。每屆歲科試。必與光祿偕赴。惟試輒不利。屢列榜尾。而光祿則翹然首出。某年應試。適父子同場。封翁語之曰。今將吾與汝文字換謄。一試宗師眼力。何如。光祿允之。既而榜發。光祿仍前列。迨光祿貴。封翁猶頂戴封銜。扶杖應試。時督學者爲光祿同年。因離座揖曰。老年伯正當婆娑風月。何自苦爲。封翁正色曰。君過矣。大丈夫奮志科名。當自得之。若藉兒輩福蔭自暴棄。我甚恥也。

歲科考忌翠珠字

溥良之任江蘇學政也實以奧援而得之。忌諱尤深。歲科考詩中有用翠珠等字樣者。雖佳文。不錄也。幕賓憐多士之無辜被累也。試帖題。或采語錄。或用經書。則不避而自避矣。

歲考卷批語

生員歲考卷俱須解部。有一定批語。其一等者。批曰清通。二等者。批曰平通。三等者。批曰亦通。

滿人歲考得賚絹

范文程當國時。滿洲子弟應歲考者。分三等。上者賚絹二疋。

歲考文作彈詞體

有士子嗜彈詞成癖。與友朋語。信口動成開篇韻文。一日。學使按臨。歲試題爲子曰赤之適齊也合下一節。某久荒廢。日昃不能成一字。乃草草作一篇韻語以了事。文云。聖人當下意生嗔。說兩旁弟子聽分明。記得那公西辭別鄰邦去。裘馬翩翩出國門。自古道雪中送炭眞君子。錦上添花是小人。漫題子華使齊事。且說那爲官得祿人。九百非多俸米給。不言量數闕疑文。他說道。耿耿此心天可表。師門效力理該應。堅推竟不受半毫分。案發。置劣等。

夏醴谷拔某生歲考

乾隆時。夏醴谷督學楚中。歲試題。象日以殺舜爲事。有一生文云。象不徒殺之

以水而幷殺之以火也。不徒殺之以火而又殺之以酒也。幕客大笑。欲置劣等。夏不可。更閱其對。對云。舜不得於母而遂不得於父也。舜雖不得於弟而幸有得於妹也。夏以爲通篇奇警。拔置一等。

歲考文杜撰古典

乾嘉之際。漢學大行。能以緯書及汲冢書穆天子傳等書入文。輒獲上選。黠者因僞撰典故。以愚試官。試官欲避空疎之誚。不敢問也。江左某生素滑稽。値彭文勤按臨歲試。某生亦赴試。場期前一日。偶與同院生出游。道旁有兩槐濃蔭蔽日。中一井。井畔有石。喜其清潤。因坐石傾談。某生忽有悟。曰。此本地風光。卽吾明日場中文料也。同院生猶哂之。次日入試。榜發。果冠軍。索試卷觀之。小講起語卽曰。且自兩槐夾井以來云云。以下皆杜撰語。而評語則極賞其典奧焉。

蔣劍人歲考忘題

寶山蔣劍人敦復。道咸間名士也。與張文虎齊名。弱冠時。薄制舉文而不爲。其父故老明經。督之彌嚴。欲其取科名以自顯。而蔣入場。喜弄狡獪。所爲文。恆引

用僻典。詭不入格。以是屢不售。放蕩不羈。時人咸目爲狂生。某年歲試。其父於場前嚴厲訓誡。謂今科不獲雋。將置之死地。蔣入場。得題而忘其上下文。不知所出。時隔案者爲某邑老童生。應試十餘科。未售。知蔣能文。徐察之。見其久不下筆。因與作寒暄。並謂之曰。日旰矣。君何未作一字。殆有腹藁耶。蔣以實告。某曰。君如欲予背誦上下文者。則請代作起講提比以爲酬。蔣諾之。於是援筆揮灑。頃刻成二藝。以其一與某。案發而二人皆獲雋。蔣詣某謝曰。微君之力。則嚴父之責將不免。自是投契。二人遂成忘年交。

張樹聲欠歲考

張樹聲以諸生佐戎幕。積功。至封圻。光緒朝。撫某省時。忽得本籍教官來文。謂歷欠歲考。並未有出學文憑。請來籍應試。以符功令云云。張知其意。贈以數百金。事乃寢。

黃漱蘭考欠歲考生

黃漱蘭通政體芳督學江蘇時。有桃源諸生欠歲考者。欠至三次。教官已援例

申請斥革矣。乃遞稟。歷敍其出省游幕實非有意規避等情。乞准補考。從寬免其斥革。黃允之。補考時。乃以吾以汝爲死矣命題。

不葬親不許科考

邵二泉爲江右提學。生員不葬親者不許科考。又生員年少能文者。限其每季讀書若干。

陳文杰應經古試

阮文達試杭州時。適新製團扇成。紈素畫筆。頗極雅麗。遂以仿宋畫院製團扇命題。詩佳者許以扇贈。錢塘陳雲伯大令文杰方爲諸生。賦詩最佳。卽以扇與之。人稱爲陳團扇。

名廩保試經古

南陽廩生吳某文戰每冠其郡。人以名廩保目之。某年歲考。經古題爲班馬（班固司馬遷）優劣論。吳文有嘗讀詩曰。有車鄰鄰。有馬白顚。此班馬也。（吳蓋以班馬作花馬解）且告人曰。余此作。最能刻劃班字。

以外國字入經古試卷

黃漱蘭督學江蘇時。有某生者。廩生也。試算學。用數目處。以亞拉伯字書之。黃閱之大怒。卽懸牌曰。某生以外國字入試卷。用夷變夏。心術殊不可問。着卽停止其廩餼。某遂以發狂死。

黃按試某府。得一卷。自始至終。皆書之字。時值端陽佳節。與幕客飲酒。因出此卷行令曰。有見而笑者。罰一巨觴。衆諾之。及揭卷。則無不大笑。無不大醉。

李殿林評經古考卷語

光緒時。李殿林督學江蘇。按臨蘇屬。舉行歲試。某生以四書義見賞。其評語曰。機圓調熟。此與華金壽任山東學政時。評經解曰不蔓不支。有書有筆。可稱雙絕。某卷內用盧棱二字。李瞠目不知所謂。其幕友有知盧棱出處者。具告之。李軒髯笑曰。何謂盧棱。此眞是嚕囌嚕囌。猶疙瘩也。發落日。鄒侍郎福保往謁。李延之入。譚及學堂一事。李曰。方今異端日亟。公宜力與維持。鄒對曰。某擬定一章程。其西學以蒙學課本當之。其算學。以市間通行之大九九小九九當之。庶

幾兩無所背。李揖之曰。我公妙論。可謂洞見其微。坐而言者。儻起而行。眞能爲士林造福也。

王篤以默經試士

韓城王方伯篤。文端公孫也。道光朝。出視蜀學。以倫理課其行。以經史文韻考其藝。而尤重默經。舉子之熟習十三經者。皆得以自見。由是爭致力於實學。蓋原本於文端督浙學時之節目也。任滿。宣宗召對。以無忝爾祖勖之。

考古學之浙東三傑

乾隆季年。朱文正督學浙江。以古學見賞拔者。爲臨海洪地齋坤煊。蕭山王畹馨紹蘭。東陽樓更一上層。三人齊名。稱爲浙東三傑。

鄭祖琛以古學覆試

吳興鄭祖琛。字夢白。四五齡識字。達數千。入塾。書過目成誦。年十四。應童子試。先入古學場。學使某南宮名宿也。試以蟹斷賦。是題適爲窗下舊作。時與亡兄某同課。得兩篇。均就業師某名士改正。遂錄其一。古學例不出童榜。學使以童

年得此。疑非己出。懸牌提覆試。入場復以蟹斷賦試之。鄭又錄其一。振筆疾書。須臾納卷出某歎賞不已。遂拔置第一名入泮。次年逢大比。巡撫以事奏請學使代監臨。舊說監臨例得送紅封一卷。某以鄭卷進。榜發果前列。明春連捷成進士。以三甲卽用知縣。簽分江西。尋署星子縣。時年十七也。歷任繁劇。所至有聲。由州而府而道。旋擢某省按察。任滿。匆遽入京召見。奏對稱旨。不數日。授廣西布政使。蒞任後。除循例辦公外。每趺坐書室中。喃喃唪經。似皈依三寶者然。而政事廢弛。盜賊竊發。幸屬吏幹練。不至蔓延。迨洪秀全犯案逮獄。經年未結。而鄭已升廣西巡撫。兼署雲貴總督。年老事繁。日益頹唐。戒殺放生。視爲因果。洪案株連甚多。鄭毅然釋之。遂搆成十三省之兵禍。鄭亦不得以功名終。

誤解古學題義

張文襄公之洞督學四川時。按臨某郡。偶試古學詩。題爲柴米油鹽醬醋茶七題。有一士所作詩。頗典切。惟所用典。皆切產婦。大怪之。細審其故。蓋緣題下有細注云。須切家人生產事也。張見之。軒渠不已。

錄遺試題

李芍農侍郎文田嘗任江西學政。錄遺日。出一題曰。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又貢監遺場題。則爲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陸清獻試儒學諸生

陸清獻公隴其令嘉定時。公暇。輒詣庠。集諸生。以朱子小學及程氏讀書分年日程授之。又擬策問一道。令諸生退而自考。務使爲有體有用之學。試卷不分甲乙。略加評點而已。時敎諭爲桐城戴芳。自揣不及清獻。謂公實以親民之宰。兼師儒之職。亦可見清獻之勤於敬敎勸學矣。

黃漱蘭命優拔監題

黃漱蘭爲江蘇學政時。命題之巧。往往出人意表。光緒乙酉科貢監錄科。新優拔貢與監生同場。貢題爲完廩。監題爲捐堦。皆出孟子萬章上。繹其命題之意。蓋一則貼切新得優拔貢者已出廩生之缺。一則貼切監生。以一百零八兩庫平銀捐一監照也。

優貢

優貢者。優行貢生之省文也。學使按臨所至。凡歲考名列一等之諸生。不論廩增附。得由各學教官擇其文行俱優者。出具考語保送。試於郡城之試院。復由學使甄錄其尤。於三年大比之後。試之於省。謂之提優。大省中六人。中省小省遞減。及入京朝考。取中者。一等用知縣。二等用教職。自願以知縣改教職者。聽。

詔舉優生

世祖時。詔天下選諸生文行兼優者。與鄉試副榜貢生。咸入國子監肄業。康熙壬寅。給事中晏楚瀾奏停鄉試副榜。而優生亦久不復舉。及徐元文爲國子祭酒。始疏請學政間歲一舉優生。鄉試仍取副榜。俾辟雍多經明行修之士。時康熙庚戌也。自是著爲令。

世宗諭學政以舉優

雍正丙午。世宗諭謂各省學政奉命課士。黜劣舉優。係其專責。嗣後學政三年任滿。將生員中實在人品端方有猷有爲有守之人。大省舉四五人。小省二人。

送部引見。朕親加考試。酌量擢用。

拔貢

科舉之有拔貢。始於明崇禎乙亥。初場試四書文二。經義文一。次場試論表策各一。國朝因之。每十二年一考。蓋酉年也。凡諸生。皆可自行報名應試。至學使按臨各郡。試以經解詞章制藝試帖。酉年赴省。則巡撫會同學使。扃門考之。其取中者。府學各二人。縣學各一人。及入京朝考。一等用七品小京官或知縣。二等用知縣或教職。自願以教職雜職用者。聽。曰詢問班。欲以知縣請改教職者。亦聽之。

聖祖詔選拔

康熙丁丑。聖祖命直省選拔文行兼優之士。府學二名。州縣學一名。滿洲蒙古二名。漢軍一名。爲拔貢生。

世宗諭令六年選拔一次

雍正丁未。禮部奉諭旨。直省拔貢舊例。十二年題請舉行一次。後因各省學政

不能秉公選取。國子監未便照例請行。於雍正元年時。特行一次。朕思各州縣每年歲貢。較其食廩淺深。挨次出貢。內多年力衰邁之人。欲得人材。必須選拔。著各省學臣於科考時。照例。府學拔取二名。縣學拔取一名。寧缺無濫。務取學問優通品行端方才猷可用之人。令其來京。朕將親加考驗。令入國子監肄業。如有學問荒陋人品不端才具庸劣者。將學政嚴加議處。嗣後六年選拔一次。國子監屆期。題請候旨。

世宗諭楊可鏡准作選拔

雍正庚戌。各省選拔生員至京。世宗派大臣秉公考試。分別等次進呈。內有湖北應山縣生員楊可鏡一卷。文理荒疏。經部議。照例革去選拔。奉諭旨。楊可鏡乃明臣楊漣之元孫。昔順治四年。楊漣之子楊之易爲江南松江府同知。遭提督吳勝兆之叛。捐軀殉難。凜然忠節。此卽楊可鏡之曾祖也。朕思楊漣父子兩世忠義。其後嗣子孫。若稍能自立。品行無虧。雖文藝不工。亦當格外造就。楊可鏡准作選拔。赴國子監肄業。仍着禮部帶領引見。

謝金圃識拔汪容甫

謝金圃督學江南。值乾隆丁酉。方選拔。所拔如汪容甫中。顧文子九苞。陳理堂變。程中之贊和。郭職民均。江秋史德量。劉又徐玉麟。宋首端綿初。皆一時通經能文之士。時謗容甫者甚多。金圃違衆論特拔之。容甫惡聞礮。每來謁。則戒司礮者俟其行遠而後發聲。又嘗薦容甫於鹺使者。容甫偶不合。艴然去。金圃爲之謝罪。嘗語人曰。予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學。予於容甫北面矣。自是明經文譽乃大起。

全謝山選拔

鄞縣全謝山太史祖望嘗以選拔入京。應朝考。載書數櫃。行至蘆溝橋。關吏發其裝。皆經史子集也。吏恚曰。我老矣。從未見此書獃。停車摒擋。逾日至京。依其在都行醫之叔名蓉者以居。屋狹小。堆書積棟。四方知名士慕其能古文而造訪者。設一長欖延之。

江西某縣拔貢

江西某縣。自明創科舉以來。向未開科。咸同間。有以拔貢中舉人大挑二等任某縣教諭者告歸。作拔貢舉人二等教諭牌四對。朝置門外。夕運廳事。日以爲常。

恩貢歲貢

咸豐辛亥。御史王茂蔭奏稱遴選恩貢歲貢。請令學政於當貢之年。就各廩生中歷考優等最多者。選以充貢。禮部駁之。

世祖定鄉會試試題

順治乙酉。定鄉會試三場試題之制。時合肥龔芝麓尙書鼎孳方爲給事中。上疏論之。禮部議覆。略云。明代舊制。考取舉人。第一場時文七篇。二場論一篇。表一篇。判五條。三場策五道。今應如科臣請減時文二篇。用時文五篇。於論表外。增用詩。去策。改用奏疏。世祖不允。命仍照舊例。初場四書三題。五經各四題。士子各占一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傳。詩主朱子本義。書主蔡傳。春秋主胡安國傳。禮記主陳澔集說。二場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經史時

務策五道。鄉會試同。

鄉會試日期。乃順治乙酉所定。以秋八月舉行鄉試。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先一日。放進點名。次一日。交卷放出。春二月會試。各事與鄉試同。三場試題。俱如舊例。其四書第一題。用論語。第二題用中庸。第三題用孟子。如第一題用大學。則第二題用論語。第三題用孟子。第一場試題。先將經書分段書籤。公同拈掣。如論語分爲十段。主考掣得某段。卽令房考於本段內各擬一題。仍書籤拈掣。餘題俱准此例。

欽命會試及順天鄉試題

國初。凡鄉會試三場。俱由主考出題。自順治戊戌後。會試及順天鄉試頭場四書三題。由皇上欽命密封。送內簾官刋印頒發。

鄉會試不重策

鄉會試。雖有三場。實重首場。首場又重首篇。餘亦具文而已。然其弊亦自有由。第三場之策。每道不過三數百言。甚或卽就題紙起稿。例如題爲問班氏漢書

果何所本。藝文志與劉氏七略有何異同。古今人表何以不列今人可得而言之否。則對者卽曰。班氏漢書實有所本。藝文與劉氏七略實有異同。古今人表。不列今人。皆可得而言也。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宋四朝聞見錄。謂高文炳好以藏頭策試士。士不能應。但以也字對者字。此風尤盛行於順天鄉闈。三場之策。但以也字易歟字。餘虛字大抵仿此。謂之勾策題。亦曰對空策。故第三場極易畢事也。

光緒癸酉以後。始漸尙實策。蓋自石印書大行。諸士子率以對實策相矜。凡場中可用之書。無不攜入。甚或一人不能勝。則糾合數人爲之。各認一道。互相易換。惟策首數句及篇中諸虛字。略爲改易而已。試官閱至第三場。已昏昏欲睡。況又遇此千手雷同之作。欲其過目。烏可得哉。

鄉會試五門發策題

道光癸卯。兩廣總督祁恭恪公𡎺請於鄉會試策問五道。定爲五門發題。曰博通史鑑。曰精熟韜鈐。曰製器通算。曰洞知陰陽占候。曰熟諳輿圖情形。禮部駁

之。

順天鄉會試薦卷加批

順天鄉試及會試同考薦卷。向不許夾有批語。道光壬午九月。有旨。令以後考官薦卷加批。從御史王松年請也。

鄉會試有副榜

鄉會試之副榜。明代曰激賞。順治乙酉。定取中副榜之制。鄉會試卷。有文理優長限於額數者。取作副榜。與正榜同發。凡中副榜者。免其廷試。即由禮部咨送吏部授職。

戊子。世祖諭知廩生中副榜者。貢至吏部謁選。其𠀤者。以推官用。次知縣。次州佐。增廣附生中副榜者。入成均讀書。滿一年。送吏部歷事考用。與廩生同。後不爲例。計順治甲午丁酉庚子三科。皆舉行。至康熙癸卯丙午己酉。遂不許立副榜名色。至壬子。大司成某復請舉行。如甲午例。上允行。其後僅鄉試有副榜。會試無之。惟於所中進士外。挑取謄錄而已。

青年鄉會試科目

青年得科目者。順治丁亥。王文靖熙年二十。乙未。伊文端桑阿年十六。戊戌。陳文貞廷敬年二十。康熙癸丑。徐文定元夢年十八。納蘭侍衛成德年十九。己未。李丹壑孚青年十六。辛未。黃崑圃叔琳年二十。庚辰。史文靖貽直年十九。壬辰。舒大成年十八。辛丑。勵宗萬年十七。雍正庚戌。嵇文恭璜年二十。乾隆丁巳。德定圃保年十九。乙丑。夢侍郎麟年十八。戊辰。朱文正珪年十八。壬申。熊恩紱年二十。甲戌。戈太僕源年十九。丁丑。彭紹升年十八。辛巳。秦司寇承恩年二十。丙戌。祥布政鼐年二十。甲辰。蔣制府攸銛年十九。文侍郎寧年十八。丁未。何太守元烺年十九。其弟寧夏府知府道生年十八。同中式。嘉慶己未。張侍郎麟年十八。道光以後亦有之。

宗室鄉會試科目

康熙初。置宗室科目。不久停止。乾隆乙丑。復設。中達麟圖。戊辰。中良誠。辛未。中玉鼎柱。後達以侍班失儀罷。遂停文科目。嘉慶己未。仁宗親政。從肅親王請。復

設鄉會試壬戌中果齊斯歡慧端德朋阿三人。果爲鄭恭王胞姪慧爲簡良王曾孫。德爲良祭酒子。皆入詞林。一時稱盛。後累科皆中二三人。果洊至戶部侍郎。德至左庶子。惟慧以散館降職。任宗人府理事官。

鄉會試改策論表判

康熙癸卯八月。禮部遵旨議覆鄉會考試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論表判。頭場策五篇。二場論一篇。表一篇。判五道。以甲辰科爲始。從之。自是以至丁未會試皆然。尋復之。

乾隆後滿洲鄉會試科目

乾隆以來。滿洲科目最盛者。首屬索綽絡文恭公觀保。與其弟文莊公德保同登進士。子孫亦科名不絕。其次則屬他塔拉刺史善達。與其叔觀察嵩齡同登辛巳進士。其姪中丞文幹。復中甲辰進士。文短小精悍。胸多智略。登第時。年甫十八。以貲至少宗伯。未爲膴仕也。善時藝。下筆如飛。皆宗陳金正軌。不趨時尚。任金吾時。盜賊斂迹。督學浙江。試文萬卷。親自披擷。不假人手。蔣香杜舍人在

其幕中。偶有所誣諉。大怒。立逐出之。在朝持議皆剛正。成哲王笑曰。若遠皋者。可爲忠矣。後出撫河南。以嚴刻故。屬吏摭拾其事。劾罷。嘉慶朝。授西藏辦事大臣。未逾年。受瘴癘卒。

鄉會試之龍虎榜

道光某科。粵之舉人。第四十八名盧慶龍。第七十名爲黃虎拜。人稱龍虎榜。而康熙癸巳秋八月。萬壽恩科會試。時亦稱龍虎榜。以第一名孫見龍。第二名黃文虎也。

世宗復浙八鄉會試

雍正丙午。世宗以浙人查嗣庭汪景祺詩文悖逆。風氣惡薄。於是詔罷浙江春秋貢士。戊申。設觀風整俗使以訓之。時奉命持節至者。爲大宗丞奉天王國棟。未幾。王與總督彭城李衛學使交河王蘭生先後上言浙人感天子教育之恩。洗心滌慮。痛自湔除。而復科一事。尙未得問以請。會武威孫詔守寧波。嘗言諸生以立品奉公爲尙。有倚託靑衿。不急國課。作四民倡者。其罪尤甚。因下令於

試士時先使有司覈報。苟有此輩。卽令停試。已而學使行部至甬。聞孫所行。善之。檄行通省。是歲浙人之課爲天下最。世宗已嘉浙人自新之速。聞是事。大喜。卽降旨准復開科

世宗加恩鄉會試士子

雍正庚戌科會試。特命廣額四百名。又會試之前奉諭。凡雍正己酉大臣子弟鄉試失舉者。宷中十二名。又雍正壬子科各省鄉試。奉旨。每額十名。加中一名。有零者。亦加一名。

鄉會試中式不分經

乾隆丁未。停鄉會試分經中式之例。每科以一經命題。將五經輪流分試。俟輪試畢後。卽以五經出題。並定添注塗改不得過百字等例。

錢籜石鄉會試題同

秀水錢籜石侍郎載於雍正壬子浙江鄉試。中副車。乾隆壬辰會試。在八月。舉進士。而是科會試之題。與壬子浙闈之題同。且同在八月。更奇。會試之舉於秋。

實僅見也。

朱鴻灝鄉會試題同名次同

咸豐己未。福建鄉試題爲大學之道四字。明年庚申會試題。適與之同。閩人朱鴻灝未中聯捷。均中第六名。蓋題同而名次亦同也。

鄉會試卷重公羊

制藝中之講公羊者。自光緒戊子江南鄉試始。主考爲李芍農侍郎文田王可莊太守仁堪。皆崇尚經學者。故所取士。如費念慈李傳元江標。皆表表者也。次年己丑會試。總裁爲潘文勤公祖蔭。正場首藝。凡發揮公羊王魯之義者。無不獲售。江南連捷者。至十餘人。癸巳。費充浙江副考官。所取之士。如錢保壽鄒壽祺。皆治公羊學者。榜後。謠諑大興。議者至疑爲關節。實則其時數科內博取科名者。有兩大祕訣。純正者摹仿管韞山文稿。新奇者治公羊家言。尤以何氏公羊釋例一書爲最善本。蓋體例詳明。而文采亦不枯寂也。

鄉會試之號軍

會試及順天鄉試之頭場。於未點名前。先點號軍。輒見垢穢之流。千百蜂擁而入。卽有數十差役。持鞭棒雜打之。有不畏打者。輒衝而入。如畏打稍逡巡。俄而額滿。被驅矣。人多不解其故。蓋充號軍者。須由所司先給腰牌。買此牌。已須銀一二兩。而貨牌者又必溢額多售。故必嚴杖之。使不能逕入。一俟點訖。卽便喝止。其幸得入場者。所得賞錢。不足抵牌費。勢不得不取償於竊盜。故北闈號軍之竊盜。遠過於各省。

南闈號軍竊物甚少。間有之。亦惟食物小器而已。北闈則衣服貴重物。無不偸竊。且互相容隱。互相傳遞。甚有前號竊物。遞交後號者。故查獲甚難。又凡士子出場時。寄頓之物。往往爲所乾沒。若煙槍違禁之物。則直取之。且敢用辭以相恫嚇。然士子待號軍之惡。亦十倍於南闈。甚至有痛毆之而折其臂者。

游學生之進士舉人

自光緒乙巳七月詔停科舉以後。進士舉人之名稱。悉已消滅。而是年六月。考試東西洋畢業游學生。賞金邦平等進士舉人出身有差。自是每歲試游學生以爲常則猶

沿科舉之舊也。

至宣統己酉。乃始有明文之規定。蓋考試東西洋畢業游學生章程出。中有分等給獎一條。列最優等者獎給進士。列優等中等者獎給舉人。各冠以某學科字樣。習文科者稱文科進士。文科舉人。他科仿此。

補給游學生進士舉人

宣統己酉十二月。賞給游學專門詹天佑嚴復等進士舉人有差。以詹嚴爲游學生之先進。故補給之。詹。粵人。嚴。閩人。

蒲留仙論鄉試情形

淄川蒲松齡。字留仙。曾撰有論鄉試情形之文。文云。秀才入闈。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闈場也。神情惝怳。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望報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志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意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似被縶之猱。忽然而飛騎傳入。報條無我。此時神情

猝變。嗒然若死。則似餂毒之蠅。弄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敗。大罵司衡無目。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癢。遂似破卵鳩。只得銜木營巢。從新另抱矣。

各省鄉試之中額

本朝之有鄉試。始於順治乙酉。所定中額。順天一百六十八名。內貝字號一百十五名。北皿字號四十八名。旦字號三名。夾字號二名。江南一百六十三名。內南皿字號三十八名。浙江一百零七名。江西一百十三名。湖廣一百零六名。福建一百零五名。河南九十四名。山東九十名。廣東八十六名。四川八十四名。山西七十九名。陝西七十九名。廣西六十名。雲南五十四名。貴州四十名。又以南國子監既裁。應將監生中額。歸併國子監。嗣經各省以及各字號。屢經增減不一。至乾隆甲子。通行裁減各省中額。議準酌定滿字號二十七名。合字號十二名。共加五經遺額二名。夾字號四名。旦字號四名。貝字號一百零二名。南皿三

十六名。北皿三十六名。共加五經遺額四名。中皿無定額。每二十卷取中一名。山東六十九名。山西六十名。河南七十一名。江南一百十四名。浙江九十四名。江西九十四名。福建八十五名。湖北四十七名。湖南四十五名。外一名。南北輪中。陜西六十一名。四川六十名。廣東七十一名。廣西四十五名。雲南五十四名。貴州四十名。

額定諸生鄉試之名數

凡應鄉試之諸生。須先經提學考試。精通三場。始可入闈。順治乙酉正月。定直省額中舉人一名。取應試諸生三十名。康熙庚午。覆准江南浙江。每舉人一名。送應試諸生六十名。辛未。加至百名。乾隆甲子。議定直隸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爲大省。八十名。山東河南山西廣東陜西四川爲中省。六十名。廣西雲南貴州爲小省。五十名。丁卯。議定直隸改照山東例。取六十名。又敕加恩。每副榜一名。應試諸生。大省加取四十名。中省加取三十名。小省加取二十名。

楊某爲歪頭舉人

順治丁酉江南鄉試。吳中有楊姓者獲雋。因其頭歪。人呼之爲歪頭舉人並爲七字吟以贈之曰。側。吹笛。聽隔壁。思量弗出頸裏摸跳虱。圈棚船立弗直。我是梁山阮小七。此詩第五六句皆吳諺。非吳人不能解也。

山左鄉試之策

順康間。山左諸生某入秋闈。策問天文。不能悉。偶憶地理一篇。遂以塞白。自謂必無望矣。榜發中式。及領卷。閱之。批云。題問天文而兼言地理。可稱博雅之士。

旗人繙譯鄉試

康熙乙巳。復行滿洲蒙古漢軍繙譯鄉試。高宗夙耆滿語。於繙譯講習最深。然嘗謂國初惟以滿語爲本。繙譯爲後所增設。實非急務。故屢停繙譯科目。自戊寅至戊戌二十年。未嘗舉行。後阿文成公桂以旗籍諸生出身無所奏請開繙譯鄉試以勉旗人上進。然非上意也。翰林學士有習國書者。國書卽滿文也。蓋以備繙譯編纂之任。故須專心熟習。辨析精微。積學功深。與年俱進。始爲不負所選。康熙朝館選之例。庶吉士年四

十五以下者。悉令分讀國書。及世宗御極。則每科僅擇年少資敏者十餘人。蓋取其年富力強。可收記誦繙譯之效也。而庶常甫經散館。遂謂無從考驗。束置高閣。以致教習三年。轉爲虛設。至道光戊戌。穆彰阿當國時停止。同治朝復有繙譯舉人矣。

藩下諸生多得鄉舉

康熙丙午。閩人粘本盛以禮科給事中典試雲南。時功令。凡旗人不第者。勒令披甲。吳三桂藩下多貴遊子弟。可五百人。吳選二百人送入闈。待粘有加禮。屬其破額廣收。於是藩下諸生之中式者。多至二百五十餘。

時有某者年八十。請與試。吳以其老。不許。乃固請曰。生自束髮奮志。雖老。不少衰。科名遲速有定。王亦何惜一席地。令志士齎志不遇乎。吳不得已。并送之。及試畢。受卷官視其卷。文無疵。字亦工。異之。揭曉日。拆卷至三十四名。某已中矣。

隨宦子弟得與所在地鄉試

康熙壬子科。廣西鄉試。中式第十二名賈錫爵。滿洲人。廣西無駐防。賈隨宦於

桂耳。蓋是時隨宦子弟。固准與於所在地之鄉試也。

聖祖特送潘蘊洪鄉試

潘蘊洪。字函三。湖州諸生。其入庠時。名第一。至京師。應御試。入修書館。復第一。以未入太學。例不得試京兆。聖祖特命內閣下其名於禮部。送棘闈。羣士皆驚訝。潘自負才望。謂科名可唾手得。及數試。不售。而同館士强半舉甲乙科。大慚而減食飲。方望溪侍郎苞語之曰。士果自負。當與百代人絜短長。今直省鄉貢。間三歲。必千餘人。乃以不得與於千人者而發憤以死邪。

朱文端鄉試領解

高安朱文端公軾以康熙癸酉領江西解。長洲宋太史大業拔之落卷中。評語嘉賞極至。末云曠世逸才伯祥大士之後一人而已。拔冠多士以爲振靡起衰之式。宋爲大學士文恪公子。揭曉。相見。歎曰。河目海口。昔惟先公。今見吾子矣。

黃章百歲應鄉試

康熙己卯順天鄉試。廣東貢生黃章應舉。時年已百歲。入闈時。大書百歲觀場

四字於燈。令其曾孫爲之前導。

馬世琪鄉試繳白卷

馬世琪夙以工制舉文名於江南。未遇時。某年應鄉試。試題爲淵淵其淵。馬求勝之心太切。不肯輕易落筆。至次日。尚無一字。時已放牌。舉子紛紛出闈矣。馬口占一詩。題於卷曰。淵淵其淵實難題。悶煞江南馬世琪。一本白卷交還你。狀元歸去馬如飛。揚長而出。至後科。竟聯捷。大魁天下。

馮青門不應鄉試

康熙壬午。張洗馬豫章典試河南。命下。都下諸名宿語洗馬曰。汝能闇中摸索。得馮青門乎。則爲明目。否則瞽。洗馬曰。青門吾故人也。老眼無花。吾敢自負。及榜發。不見青門名。乃造廬以訪之。青門曰。吾自江南省墓歸。聞君爲考官。已早避矣。兩人相視而笑。青門。名震生。

張仕敬以文秀才舉武鄉試

張仕敬。字儼庵。一字覺夫。祿勸之他頗人也。其先本安氏。安氏故出火濟。漢季。

助丞相諸葛亮南征。有功。封於羅甸。世長烏蠻。滇黔土官安氏。皆其後也。仕敬祖肫。由尋甸守分牧露益。在宋時。其後分駐祿勸之補知絞擺他頗。始氏張。之明開滇。張以地歸順。世爲他頗望族。其祖興國以軍功得官守備。駐省城。興國卒於官。父明鑑復歸他頗。他頗之民純而毅。就約束。張氏之敎也。仕敬少好讀書。有文采。補諸生。俗所謂文秀才是也。康熙庚子。舉雲南武鄉試。時魏翥國南天章先後參戎府於武定。知仕敬所居他頗扼東川尋甸之衝。有事。每倚重仕敬也。

吳杲改名失鄉舉

吳杲。字旦清。華亭諸生也。嘗夢神語曰。改名三省。可獲雋。康熙乙卯鄉試揭曉。至公堂塡榜。唱吳三省名。監臨愕然。乃屏去。時吳三桂方稱兵犯順也。後三省得宜興訓導。升溧陽敎諭。以終。子之械能作擘窠。游閩。冒籍。入延平府學。

鄉試分編字號

乾隆丙辰。禮部議准順天鄉試皿字號。分南皿北皿中皿取中。順天鄉試除北

皿南皿字號。照舊額各取三十九名外。其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另編中皿字號。十五名取中一名。零數過半。准加中一名。人數不及十五。仍附入南皿。毋庸另編中皿字號。

順天鄉試分編字號名目。以辨省分。曰貝。直隸生員也。曰北皿。奉天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貢監生也。曰南皿。江南江西浙江福建湖廣廣東貢監生也。曰中皿。雲南貴州四川廣西貢監生也。曰夾。奉天也。曰旦。宣化也。曰鹵。天津商籍赴試者也。而山東鄉試有耳字號。則孔顏曾孟四氏也。陝西鄉試有丁字號。則寧夏府也。聿左字號。合關內之敍州關外之安肅鎮西迪化而統計之也。聿右字號。甘州西寧也。每試。聿左右各輪一科。科中一卷。肅也。福建鄉試有至字號。謂臺灣也。於試卷送入內簾時。畫疆分界。因地取材。以平解額。庶不致豐茲嗇彼。贏絀懸殊。有得失偏枯之患。此咸豐以前之辦法也。及陝甘分省鄉試。臺灣割畀日本。聿至兩字號。於是撤銷。

蘇瑞一以治春秋捷鄉試

乾隆戊午。閩棠典試江西。以夙知蘇瑞一治春秋。欲得之。徧檢春秋房。無佳文。搜遺。得一卷。已塗抹猥籍矣。愕然曰。非老名宿。焉能辦此。拔冠房首。榜發。果蘇也。放榜之夕。諸報喜者皆不往。曰。蘇先生中人誰不知。焉用報。黎明。其門人市題名錄。始知之。蘇曰。余文艱滯。自分不售。今既得售。然何爲置第五。沈吟久之。乃徐徐冠服出門去。其姻家吳寅谷往賀。不值。候至巳刻。歸。則極稱解元王定九文。嘖嘖不去口。因爲寅谷朗誦一徧。指謂某處好。某處勝余遠甚。谷固好學。聞其稱善處。輒求覆誦。遂援筆默寫一篇。且加評點以示。蓋其出門時。詢知王住處。卽乞其草藳。讀一過。卽能背誦也。

袁子才捐監應鄉試

錢塘袁子才太史枚宏博報罷。留京師。在嵇文恭公璜邸中訓蒙。歲脩錢二十四千。同徵友之已貴者。醵貲爲之捐監。乃得應乾隆戊午順天鄉試。得售。己未。聯捷成進士。入詞林。以未嫻滿文散館外用。

朱文正十七得鄉舉

大興朱文正公珪年十七。中鄉舉。榜發後。謁座師阿文勤公。文勤曰。子年少而魄力大似先師安溪李文貞公。又謁劉文正公。亦大歎賞。翼日。招至第。命與公子文清公同題蘐開猰㺄噉虎圖。用東坡石鼓詩韻。詩成。文正讀至東龍西鬬赤日白髯老蛟碎玉斗句。大叫曰。眞長吉語。有頃。復正色曰。子詩文已成家。留心經濟。必成偉人。

順天鄉試卷多曳白

乾隆甲子順天鄉試前期。高宗以懷挾擬題之風日甚。思懲之。命親王大臣嚴立搜檢之法。得一人者。賜軍役一金。士子襪及褻衣。貢院內外。枷杻相屬。比日晡。受卷入場者寥寥也。時士子多退歸寓舍。將就寢矣。忽傳一體放進。欽命題下。曳白者乃至二千餘人。下詔切責。並裁減各省中額有差。

順天鄉試擬題

康熙時。凡應京兆試者。擬四書題。十得五六。經文後場。祕藏硯燭中。攜入。雍正時。稍變陋習。而題拘忌諱。擬者亦十得四五。乾隆甲子。順天鄉試嚴禁懷挾。特

命舒赫德哈達哈二人監視。辮根穀道，無不搜及。二三場散去者千餘人。

鄉試落第舉子謁主司

故事。每科各直省鄉試，揭曉後。中式者謁見典試。絕無不第者與焉。惟錢塘陳句山太僕兆崙文章德業。爲世儒宗。乾隆丙辰。薦宏博。授編修。某科典湖北試，闈中落卷。亦一一別其純疵。明白批示。發卷後。下第士子率求見。咸指以要領。各得其意而去。有劉龍光者。聞其講論。感激欣喜。至泣下。次科聯捷。成進士。歷官御史。終其身。執弟子禮不衰。

鄉試呈薦官卷

各省鄉試官生之卷十九呈薦。其事始於富陽董文恭公誥以官生應試時。乾隆庚辰秋。劉文定公與介野園少宰典京兆試。有同考官某素識文恭名。得一卷。呈介。介不取。某曰。觀其詞采富麗。必董公子也。介大怒。曰。科場法至嚴肅。果爾。即奏聞。賴文定力爲寬解。乃悉取官卷。付介去取。自此沿爲成例。順天鄉試官生卷遂盡呈主考。而外省亦然矣。

劉鳳誥改鄉試卷

劉侍郎鳳誥督學浙江。胥吏徐某。故業鹾。子聰慧。既入泮。謀舉鄉試。會巡撫他出。奏以劉入闈監臨。胥子徧賄諸官吏。既入闈。先以文藁呈劉。劉爲點竄之。無何。果擬中元。而胥所爲頗洩。多口沸騰。未揭曉。諸考生先榜姓名於撫署。劉懼。急削之。

順天鄉試之解元

順天鄉試。例於九月朔呈進中式前十卷。乾隆辛卯。高宗以解元文甚不佳。移第三。以南元爲第一。發卷出。奏事太監曹某奏稱順天鄉榜向以順天人置第一。乃易還之。

四書詩題同在鄉試首場

乾隆癸卯順天鄉試考官三人。同考官十八人。皆用翰林出身。誠詞林盛事。以四書題詩題。同在首場。亦是科始。

孫淵如得丙午鄉舉

乾隆丙午。陽湖孫淵如觀察星衍應江南鄉試。主司朱文正公將出京。與彭文勤公約。謂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榜發。果得孫於經策中。中。字容甫。江都人。

王健寒九十九歲應鄉試

乾隆時。番禺縣學生王健寒年九十九。尙應鄉試。握筆爲文。翁方綱曾記以詩。

鄉試老少同榜

乾隆時。粵東諸生謝啓祚年九十八。猶入秋闈。以年例。當早邀恩賜。大吏每列其名。輒力卻之。曰。科名。定分也。老手未頹。安見此生不爲耆儒一吐氣乎。丙午鄉試。果中式。謝戲作老女出嫁詩云。行年九十八。出嫁不勝羞。照鏡花生靨。持梳雪滿頭。自知眞處子。人號老風流。寄語靑春女。休誇早好逑。謝嘗以半百子孫圖五字。合成一壽字贈人。及百有二歲。朱文正公珪以聞。詔加編修。賜壽寓昌文匾。丁未應會試。特恩授司業銜。己酉。恭祝高宗八旬萬壽。晉秩鴻臚卿。瀕行。賜詩額以寵之。又十數年卒。蓋壽近百二十歲矣。有見其硃卷履歷者。先後三娶二媵。舉十三男十二女。孫二十九人。曾孫三十八人。元孫二人。

是科。番禺劉樸石孝廉彬華則以年僅十五而中式。老少同榜。年齡相距。爲八十三年。撫軍某鹿鳴宴紀盛詩。有老人南極天邊見。童子春風座上來句。

沈惟熙未冠賜舉人

沈文慤公德潛於儒臣中。最稱晚達。嘗訓其孫惟熙曰。汝未冠。蒙皇上欽賜舉人。亦知而翁鄉試時。凡十七次落第秀才乎。蓋文慤年六十有六。始膺鄉舉也。

馮潛齋重赴鹿鳴

馮潛齋。名成修。廣東人。幼牧牛。年三十四。始游庠。逾年。登賢書。聯捷。點庶常。改部曹。典蜀試。又典閩試。得藍彩元作解首。

先是。藍爲王安國尚書典試所賞。必欲中元。因與正主司不合。爭之。不得。尚書曰。姑置之。此人不中元。吾不信也。閱二十年。果發解。王大喜。而藍老矣。

馮督學貴州。旋罷歸。好論文。有馮八股之目。年九十餘。始卒。乾隆壬寅。八袠。與夫人同庚。康健無恙。屆結褵周甲之期。戚友門生咸集稱慶。重行花燭交拜之禮。自署其門云。子未必肖。孫未必賢。屢忝科名。只爲老年娛晚景。夫豈能剛。妻

豈能順。重燒花燭。幸邀天眷錫遐齡。至壬子。重赴鹿鳴。

浙江鄉試誤出經題

乾隆甲寅。浙江鄉試易經題。誤出離爲目爲火。

杜奎熾書鄉試策後

杜奎熾。昌黎狂生也。以狂死。嘉慶戊辰。應鄉試。書策後千餘言。言直隸官吏不能奉宣德意。旗民買漢人田。免租。漢人買旗民田。沒其田。且治罪。非普天下王臣王土之意。又民遇飢饉。毋得攜族過山海關。非古人移民移粟之道。又言後之人君。不以一權與人。大小事必從中覆。臣下皆無所作爲。委成敗於天子。不能給。則委之律例。故權之名出於天子。而其實則出於吏。與其權出於吏。無寧分其權於臣。

書聞。大臣訊之曰。汝年少。不知爲此言。必受人指使。言之。當免罪。奎熾大言曰。奎熾所言。皆忠孝事。天生之。孔孟敎之。何者爲指使。奎熾生十八年。今乃知孔孟爲千古忠孝訟師。訊者皆噤且怒。或叱曰。汝沽名耳。何知忠孝。奎熾曰。然。奎

熾誠沽名。然奎熾今死矣。公等爲宰輔。受大恩。萬一樹牙頰。論列是非。朝廷念大體。當不死。輕者罰一歲俸。至款段出都門。極矣。公等愛一歲俸。不沽名。奎熾以性命沽名。奎熾誠沽名也。遂罷訊。

房官誤會鄉試卷文

世俗以夫婦好合之事爲敦倫。以使令奴僕爲飭紀。嘉慶己卯。浙江鄉試。某房官閱文。見有飭紀敦倫句。大駭曰。敦倫豈可飭紀。怪誕極矣。亟以筆直抹之。

魏默深得順天鄉舉

道光辛巳。桐城光聰諧與膠州張曾疇鐵橋爲順天鄉試同考官。首題上長長而民興弟。張得一卷。卓犖奇肆。薦之戴可亭相國敦元。極爲推賞。旋因內用尺布之謠四字。嫌係漢事。抑置副榜。逮塡榜。知爲湖南名士魏源。大爲扼腕。然魏卽於下科中式順天榜第二名矣。魏字默深。邵陽人。

俞理初鄉試紅卷

黟縣俞理初正燮博學久困。道光辛巳江南鄉試。監臨蘇撫某徧諭十六同考

官。謂某字號試卷。必留意。蓋紅號試卷。外簾有名册可稽。故監臨知之也。是科正主考爲湯文端公金釗。副主考爲熊遇泰。同考某呈薦於熊並述監臨之言。熊大怒曰。他人得賄。而我居其名。吾寧爲是。中丞其如予何。遂擯棄不閱。同考不敢再瀆。默然而退。以爲卷旣薦。吾無責焉矣。塡榜日。監臨主考各官畢集至公堂。中丞問兩主司。某字號卷曾中式否。湯曰。吾未之見也。熊莞爾而笑曰。此徽州卷。其殆鹽商之子耶。監臨曰。鄙人誠愚陋。抑何至是。此乃黟縣俞正燮。皖省積學之士。罕有倫比者也。熊爽然。亟於中卷中酌撤一卷。以俞卷易之。未嘗閱其文字也。俞遂中式。

吳廷珪得江西鄉舉

道光辛巳。江西鄉闈解元爲吳廷珪。浮梁人。當嘉慶辛酉鄉試時。主司極賞其文。拔置第一。將發榜。忽失其卷。徧搜不獲。乃易一人。撤闈後。主司檢行李。於帳頂得一卷。乃初中第一之卷也。懊恨久之。自是試輒不利。然越二十年而仍獲解首焉。

林文忠創設鄉試信礮

江南人文甲於各省。每鄉試。合江寧江蘇安徽三布政司所屬士子。恆萬六七千人。入鎖院時。唱名授卷。竭一晝夜之力。未能竣事。有擁擠顚仆者。某科。侯官林文忠公則徐以兩江總督入闈爲監臨。創設信礮。立燈牌。陰以兵法部勒之。日晡而點名畢矣。

春鳳池不得鄉試魁選

駐防各省之八旗人士。例得與於所在地之省闈。與漢人一體鄉試。名次亦列入其間。惟不得在前十八名。前十八名者。除第一名爲解元外。餘謂之經魁。蓋士子得專一經也。江南鄉試同考官。分十八房。十八房所中之卷。各有一最優者。卽以十八房之次序。第其先後。故曰經魁。蒙古春元。字鳳池。長於文學。中道光癸卯江南鄉試第十九名舉人。座師祁文端公寯藻賈文端公楨極擊賞其卷。以格於例。未及置魁選爲恨。咸豐癸丑。大挑二等。得七品小京官。改光祿寺署丞。春於是時已絕意進取。優游於鎭江之金焦北固間矣。子善彰。國子監博

士。善廣。內閣中書。歷權浙江之西安浦江縣知縣。皆以科第起家。善康。未仕。隱於商。善述善餘均太學生。善揚。附生。畢業於江蘇師範學校。

五人以關節得鄉舉

道光甲辰恩科江南鄉試。靑浦中式者五。曰陳琢。曰葛桐銜。曰王映江。曰諸成琮。曰王浩。當赴試時。五人實同舟。至金陵。泊舟下關。有一蒼頭誤送一函至。五人啓視之。則關節也。乃送某巨公之子者。謂今科闈藝須用尙書。遂亟封其書。還其人。而祕之。及入闈。五人得題。悉按尙書意義。力爲詮發。榜發。果皆售。蓋皆於無意中得之也。

然五人中。多漢學名家。琢。字小蓮。精研六書。具有神悟。晚習九章術。自號六九學人。學使曾批其文。謂爲大江南北第一。桐銜。字稚侯。年最少。映江。字永伯。湛深經學。尤深於書。著有顧命康王之誥考辨大旨。成琮。字彥卿。亦以文鳴。熟精注疏。浩。字荆門。通六書。精考證。惟桐銜之文。爲人所捉刀也。

江南鄉試之麗六卷

崑山徐朗齋大令鑅慶。健庵尙書裔孫也。有雋才。跅弛不羈。道光己酉鄉試二場畢後。飲於秦淮妓艇。大醉不醒。三場誤點名。未入闈而其卷已掄元矣。闈中徧求三場卷不得。主司歎惋累日。刊程墨時。錄其文於解首之前。不刊名而刊紅號。曰麗六。徐賦詩云。虛名麗六流傳徧。下第江南第一人。

翁叔平喜罵鄉試監生

咸豐戊午。翁叔平協揆同龢與潘文勤同典陝西試。二人故姻好也。並坐一堂。閱卷。翁得劣卷。橫抹。大聲罵曰。此必監生卷。潘言於翁曰。來朝。將與君分堂閱卷。翁請故。曰。子誠大秀才拔貢生。我乃監生。不堪遭君罵也。翁大笑。允改口。然越數日而罵如初矣。

陸溶爲歪頭舉人

蘇州陸溶工制藝。鄉試屢不第。益發憤讀書。某歲。遇大比。將行前一日。焚香告天曰。某半生辛苦。不能博一第。如命中應有此福。雖遲數年。無害。脫令無也。願略減壽算以易之。俾白屋儒生。亦有吐氣揚眉之一日。禱訖。伏地大哭。是年。果

中式。未久即病死。陸頸有創痕。頭常欹於一面。相傳陸於粵寇擾蘇時。奔避不及。一寇以利刃砍頸。深入數寸。不絕者三分之一。暈仆於地。越一晝夜始蘇。砍處已爲頸血凝合。遂得不死。然其頭已偏而不正。人謂之歪頭舉人。

江南冬行鄉試

同治甲子夏。江寧旣克。粵寇平。及冬。江督曾文正公國藩奏。請補行江南鄉試。藉以鳩集流亡也。不以八月而以冬。故不曰秋闈而曰冬闈。解元爲江璧。第三人爲吳大澂。文正與主司劉琨相慶。謂江璧二字。適爲江南肅清之義。蓋至是而長江流域完璧歸趙也。吳大澂三字。蓋至是而三吳澄清也。吳字清卿。後官湖南巡撫。

滄粟爲人得鄉舉

光緒初。山右郝某富甲一邑。解風雅。好客。有二子。長者年弱冠。延某孝廉爲師。孝廉學淹博負時譽。廉靜寡欲。有古君子風。以故賓主甚相得。一日。有客訪郝。郝臥未起。客翩然入塾。孝廉與之談。滔滔清辯。如讀破萬卷書者。孝廉雅重之。

恨相見晚。未幾。郝出見客。先道嚮慕之忱。而後述來意。蓋于役磬貲斧。來假白金三千者。主人慨諾。問客曰。尊紀安在。取攜便否。客曰。隻身萬里。無僕役。行將如太原。書券向錢肆付。可矣。郝如其言與之。拱手而去。孝廉謂郝曰。公誠慷慨。然不相識者。與以三千金。異日來者求無厭。殊可慮耳。主人曰。客目光如電。吐屬又類書生。殆俠義之徒。與之。所失不過三千金。不與則禍且不測。孝廉默然。心中未嘗不訝客之來突如。郝之與傷惠也。

閱數月。有以書遺郝者。啓視。則客謝札。尾云。令郎俊秀非凡品。擬爲納粟入監。俟秋闈一決勝負。速將履歷寄某處。僕已於某月日入京。令郎來。倘屈駕。當掃榻以待。郝色然喜。以爲客固不負余者。遽以履歷寄客。孝廉審知其徒。以爲郎遇盲主司。亦無倖。然不能重拂郝意。姑令多讀多作而已。六月初。擇吉日。令其子就道。孝廉與之偕。抵京訪客。客居殊精雅。相與道契闊。客出監照授孝廉。復附耳語曰。事已諧。高足領卷入場。可矣。勿問他事也。及錄科。初入試場。枯坐不能成一字。日卓午。有人持卷來易。視之。則琳瑯滿紙。遂繳卷出。名列前茅。三場

亦如之。發榜前一日。客走相賀曰。已中第幾名矣。榜發。果然。亟訪客。客已他往。謁師會同年畢。遂返里。郝喜不自勝。大張筵宴。親友賀者踵相接。咸謂令郎少年英發。行見來年折杏花耳。郝及孝廉。則固知客之所爲。而郝尤感之。顧以不知客之蹤跡爲憾也。一日。有需用。入密室取銀。則有白金三千兩置於几。附一函。略云。天涯過客。承君饋遺。仗義輕財。可風薄俗。令郎高掇巍科。易於拾芥。文章幾曾憎命。人定自可勝天。本擬造府中賀。人事牽率。不克南來。白金三千。敬謹奉趙。不償子金。受惠多矣。孝廉某君樸誠可敬。恕不另柬。某月某日。滄粟拜手。主人讀畢。驚異者久之。持函示孝廉。孝廉慚謝曰。今而後知先生識力之勝人也。

外人捐監應鄉試

總稅務司英人赫德有二子。慕我國科名。光緒初。納監。入籍順天。且延名師教制藝。某科。應順天鄉試。爲北皿號生羣起而攻之。乃不入場。

王莘鋤言闈鄉試卷之難

無錫王莘鋤吏部緯。尊農孝廉蘊章之世父也。舉北闈南元。聯捷。入翰林。後改官吏部。出典福建鄉試。得士稱盛。嘗語人曰。曾得一卷。全體稱意。而中有小疵。終覺不愜。竟擯之。又有一卷。文平平。而有數警句。愛不忍釋。則姑置榜尾。暗中摸索。自信鑑空衡平之不易也。

林旭十九得鄉舉

林旭。字暾谷。生而穎異。其文則繩趨矩步。無一奔放。李若農侍郎文田充福建正考官。得林鄉試卷。擊節歎賞。定爲元選。其評語有非二十年面壁功深者。不能臻斯境界云云。時林年十九。時論榮之。林。侯官人。爲沈文肅公葆楨孫壻。光緒戊戌政變。被難。即六君子之一也。

廣東鄉試關節

順天府尹顧璜嘗被簡爲廣東主考。粵中盛闈姓。有巨商以重金買四姓。二文二梅。欲主考頭場題中宣示。是科二題爲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三題爲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膏粱文繡也。二文字已昭然若揭。詩題爲雪樹

兩折南枝花是二梅字也。

浙江鄉試關節

光緒癸巳。殷如璋周錫恩銜命南下。主試浙江。至蘇州。船泊閶門外。時蘇州府爲王可莊太守仁堪。循例謁見。談次。忽有人以密函至。立待覆書。功令典試者在途。不得與戚友通音問。防弊也。殷得密函。請王啟視。王閱之。色變。卽呼拏下書者。書中所言。皆賄買關節語。並一萬兩銀票一張。署名者周福清。周卽浙江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知縣。革職捐內閣中書者也。殷見事已洩。亦拍案大怒。請將下書者嚴究。以明心跡。於是周遂被禍。

光緒庚子。武進費念慈典試浙江。撤闈後。以關節酬貲未到。流連西湖者數日。浙人大譁。羣起逐之。乃倉皇遁去。費字屺懷。翰林院編修。爲嘉定徐相國郙之壻。常熟沈太史鵬之外舅也。

戕敎地方停鄉試

光緒庚子約款。凡戕敎地方。均停止鄉試三年。直隸爲拳亂區域。故順天甲辰

鄉試。借開封闈以舉行之。

新進士釋奠

每科臚唱後。新進士咸赴國子監釋奠。禮竣。大司成置酒堂東偏。各獻酬三爵。以堂中爲御駕臨幸地。故避就東偏也。

順治丙戌會試中四百名

順治丙戌正月。禮部奏今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其中式名額及內簾房考官。均宜增廣其數。以收人才。得旨。開科之始。人文宜廣。中式額數准廣至四百名。房考官二十員。後不爲例。

丙戌會試得人

順治丙戌開科取士。爲會試第一科。雖循明制。以四書命題。而第一名進士李奭棠三藝渾穆。蔚然開國氣象。魏文毅公裔介魏敏果公象樞李文勤公霨馮文毅公溥朱尙書之錫。皆出是科。

順治己丑會試中四百名

順治己丑會試。中式四百八人。閣臣七人典試。前代未有。時兩廣初定。二甲授參議。三甲授知府。進士釋褐。卽官四品。亦奇遇也。

會試滿漢分榜

順治壬辰乙未春闈兩科。分滿漢二榜。各有三鼎甲及二甲三甲。其後則合爲一榜。

世祖念南榜舉人之會試

順治丁酉。世祖既誅方猶李振鄴張我樸。南榜舉人不得會試。已而覆試。江南舉人第一葉芳靄。第二某。世祖悔而惜之。每謂江南舉人被累之困。己亥八月。會試榜發。世祖顧問禮部江南覆試舉人中式幾人。禮部堂官以已中十七人對。又問葉芳靄中式否。則奏曰。已中式。又問某。則奏曰。某名在副榜。問其人安在。則奏曰。回原籍矣。及廷試。遂拔芳靄一甲第三人。辛丑。世祖晏駕。明年。某始成進士。

會試中額分省

康熙癸卯會試。粵東無一中式者。東莞舉人林貽熊等聯名籲請。允之。乃定分省中額之例。

謝聘以會試落名不得與

康熙癸卯。謝聘舉於鄉。甲辰。公車北上。禮部吏誤落其名。遂不得與試。事聞。聖祖赫然震怒。疑爲怨家裁抑。從邸舍急索之。而聘已先期出都。乃遣吏部員外郎喇畢馳驛。召聘。使赴闕質對。議削諸司事官籍。立授聘官。聘詣部。立白司事官無他。實吏胥一時之誤。司事官概免罪。聘號莘園。瑞金人。

三進士皆貳臣

進士出身之最奇者三人。皆在國初。以貳臣就試者也。一杞縣任暄猷。明末練鄉勇。禦流寇有功。後仕福王。爲後軍都督。王師下江寧。投誠。隸旗下。中順治壬辰進士。以磨勘被黜。後再中乙未進士。一邵陽吳芳。明崇禎己卯舉人。永曆時。官至左都御史。歸命後。願以科第進。中康熙甲辰進士。一五河錢世熹。明末官縣令。鼎革後。削髮爲浮屠。久之。復還俗爲諸生。康熙庚戌成進士。年七十餘矣。

准新進士自陳任吏與否

康熙庚戌。常熟陶晚聞太常正靖再試保和殿。名在第十二。聖祖命大學士蔣文肅公傳訊諸進士。自度材能堪任吏與否。倪紫珍先對曰。有志臨民。陶繼言曰。願就教職。文肅愕然。再詢之。對如初。後太常仍以翰林用。

韓文懿爲會元

康熙癸丑會試。値釐正文體之時。長洲韓文懿公菼舉南宮第一。遂以經義開風氣之先。駸駸乎有起衰之功焉。

陳文簡奉旨會試

陳文簡公生而岐嶷。三四歲時。每於睡夢中。一聞梵唄聲。必驚起。合掌趺坐。母知其有自來也。撫之曰。兒既生我家。當從事聖賢之學。佛氏之教不足循也。文簡聳聽已。即臥。自此聞經唄聲。不復起矣。比長。博極羣書。以貢入成均。旋中京兆試。文名藉甚。上達宸聰。

康熙己未會試。適其婦翁長洲宋文恪公充總裁官。文簡迴避不與試。是日聖

祖臨朝。閱禮部奏迴避事。指文簡名以詢。廷臣羣以宋係陳婦翁對。上曰。翁壻何迴避之有。可趣令入試。時日已亭午。闈中將放飯矣。忽傳鼓啓門。奉旨特送舉人陳元龍一名進場。然文簡仍以嫌被屏。乙丑會試中式。總裁以十卷進呈。文簡卷列第十。上拔置第二。殿試。上復親擢爲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及第

丁腹松中進士而辭館

丁腹松。字木公。通州人。博學能文。性迂古。重氣節。年三十。舉孝廉。屢試春官不第。時明珠當國。聞其名。延之課子。丁督課嚴。明益重之。每朝罷。必往謁。數年如一日。值會試期近。明曰。試期近矣。先生大才。掇高第如拾芥。可預賀也。丁歎曰。吾自揣學問不讓他人。顧屢躓場屋。命耳。吾衰矣。不願作馮婦也。明曰。科名遲早有定數。先生非久居人下者。吾願先生之就試也。又曰。奴子安三於送場事頗悉。令侍先生往。當能減先生之勞。丁詫曰。彼能之乎。明亟稱其能。頷之。安三者。明之豪奴。侍郎以下。皆敬禮焉。呼之爲三爺。明敬丁。特命供使令。丁亦微聞安不法事。日必令其疊被掃地滌溺器以挫之。且直呼曰安三。安以主人

故。謹受命。是日。明去後。安入服役。丁思明言。遂少假顏色。笑呼曰。安三爺。聞汝主言。汝於送場事頗悉。吾試時。當借重也。安驟聞此語。如膺九錫。蓋丁素嚴厲。今忽霽顏。且呼之爲安三爺也。乃屏息肅立。對曰。敢不唯命。

屆期安策馬前導。將入闈。衆官見安來。有揖者。有屈半膝者。丁訝以爲施於己也。訝甚。據鞍拱手不已。抵闈門。即見一官手丁卷。呈安閱。衆官前導。安與丁偕入號舍。爲丁張號簾。敷考具者。皆官也。安臨去時。復諄囑衆官善視丁。衆唯唯。

如是者三場。

發榜前數日。安忽入賀曰。師爺中式矣。丁笑曰。固所願也。然談何容易。吾命果泰者。通籍久矣。待今日耶。安力言其確。丁怒曰。關防嚴密。奴輩何由知之。汝敢造言以戲我。當告汝主。扑汝也。安疾趨而出。有頃。手一卷來。謂丁曰。睹此。知小人之言確也。丁視之。則一硃卷。卷面大書中式第幾名。展視之。蓋己作也。大驚。索卷。將裂之。安見丁變色。急袖卷出。丁追之不及。返。乃怒詈不已。其時丁猶謂安取他卷。謄己所作文以誑己也。次晨。囑明嚴治之。明唯唯而已。

閱數日。榜發。丁果中式。名數與前卷符。丁始晤明爲之通關節。安所爲。明所使也。大慟。曰。吾一生名節掃地矣。急辭館。明固留。不可。具盛饌餞之。辭不赴。瀕行。明囑其子成德贐以萬金之券。曰。聊以將意。家父恐道遠。攜帶不便。已匯袁浦矣。丁固辭。成固請。丁乃索火吸烟。卽以此劵付之火。明父子嗟歎而已。又命沿途官吏具供張。丁悉屛弗受。旣歸。隱居城南之軍山。及明敗。凡與明往來者。均株連。丁獨否。

汪舍亭承父命赴會試

康熙戊戌。杭人汪舍亭再舉禮部。値母袁太孺人卒。痛己之遠遊而母死不能喪也。自誓不復應試。辛丑。計偕。其父察其無行意。一夕。召而語之曰。而以乃翁爲年邁乎。因據案起立。張左右手。復坐。命進餐。食盡一升。舍亭知老人尙無恙。重違其志也。乃始行。

蔣恭棐兩宴瓊林

長洲蔣太史恭棐中康熙乙未進士。未授職。後緣事被黜。越六年。辛丑。捷南宮。

入詞苑。兩宴瓊林。世稱奇遇。

世宗諭令副榜會試

雍正丙午。世宗諭曰。士子讀書制行之道。首在明經。其以五經取中副榜者。必有志經學之士。着將今年各省五經取中副榜之人。俱准作舉人一體會試。此係特典。後不爲例。

世宗諭應試貢士語

雍正丁未試南宮。以春寒。賜貢士棉衣薑茶。試畢。羣詣謝恩。吳大宗伯襄宣言於衆曰。上有旨。汝輩他日作官。當如張鵬翮朱軾。方不負朝廷。張朱皆諡文端。貢士。卽進士也。

杜要徒步赴會試

新化杜要。字明若。屢困場屋。僶得僶失。年六十四。始與同縣楊琨楊振鐸同舉於鄉。已而琨與振鐸相繼登明通榜。要年輩先於二楊。恥居其後。乾隆丙辰。年已七十矣。徒步赴京。應會試。高宗登極。恩命搜年老舉人硃墨卷進呈。遂特賜

要以國子監學正。

會試時皮衣不去面

國初考試嚴懷挾之禁。會試士子計無所出。乃將文字抄成小本。縫衣裘中。遂有皮衣去面毡衣去裏之例。然會試在三月。時猶嚴寒。士子著裘者。入場時。悉去其面。一色皆白。乾隆乙丑。高宗降諭。春月會試。風簷之下。非衣裘不足以禦寒。若將製就皮衣。悉令去其裼襲應試多人。既不免改造之費。亦非所以飾觀瞻也。著將皮衣去面之例停止。

闇循觀會試下第

乾隆丁丑會試。餘姚盧抱經學士文弨與分校。得山東一卷。其辭簡淡醇雅。以爲非學有元本者不能。既呈薦。主司嫌其寂寥。弗善也。甲乙既定。諸分校者皆退。學士獨抱卷上堂。與主司言。謂不宜失此士。力爭再三。竟不能得。學士爲之出涕。既撤棘。言頗傳於外。爭索此卷閱之。稱歎。詢邑里姓名。則昌樂閻考功循觀也。以故閻雖不遇。而名聞京師。至丙戌會試。學士又與分校之列。揭榜日。唱

名至第九侍郎劉蔭榆聞閣名。詫於衆曰。此卽往年盧某所爲抱卷而泣者也。今可爲之一鼓掌矣。滿堂聞之皆大噱。

會試易表判爲詩

乾隆丁丑會試。奉旨易表判爲詩。置經文於二場。永著爲例。戊寅。復於頭場增性理論一篇。其後無性理論。僅三文一詩而已。

會試有貢士謝恩摺

會試放榜。禮部必代貢士爲謝恩摺。乾隆丁丑。乃貢士所自撰。領銜者爲龔起。其呈詞。有稽千佛之名經。載雲從之詩等句。高宗降諭申斥。謂千佛名經。乃唐人下第者欣羨之詞。語甚鄙俚。在制科鉅典。自當誦習聖賢。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豈得漫爲摭拾。至雲從之詩。則與周宣憫雨詩相溷。龔起等草茅之士。未諳體制。尚無足責。而禮部堂官據詞入奏。何以不加檢點云云。

眭朝棟請復會試迴避卷

乾隆辛巳會試。特派御史眭朝棟爲同考官。命於入闈日。開列應避之親族名

單以進。劉文正王文襄之親族。頗多應迴避者。而畦獨無。高宗怒。下畦於部。部承旨引結交近侍例。置極刑。蓋畦當未派同考時。曾疏請復迴避卷。高宗疑密語已泄。畦爲劉王地也。故誅之。

汪竺香會試不妄對

蘇州汪竺香名元亮。博聞強記。爲吳中名宿。中乾隆壬午經魁。朱文正公深器重之。每有不得意事。則風病時發。某科會試。頭二場卷已入彀矣。至三場策問皆元元本本。通場無及。然僅對四問。有一問僅書臣愚不敢妄對六字。房官閱之。大笑。遂落孫山。

會試名次已定復改

順治丙戌會試。柏鄉魏文毅公裔介卷已擬第一。塡榜時改爲十二名。李奭棠本定十二名。改第一。乾隆癸未會榜第三名本定張書勳。以其論錯誤。斥去。乃於落卷中搜得秦大成卷以補之。後秦占大魁。而張亦中丙戌狀元。

新進士簪花禮

新進士釋褐於國子監。祭酒司業皆坐彝倫堂。行拜謁禮。簪花故事。三鼎甲皆簪金花。有備用一枝。爲總理監事者所攜歸。乾隆辛丑。長洲錢棨適占三頭。於時總理監事者。爲蔡文勤公世遠。新司業則翁覃谿學士方綱也。文勤戲謂今科狀元爲翁公上年所得士。此花應歸翁公。學士因攜歸。櫝藏之。鐫銘其上。並撰三元考。三元喜讌詩四律。京師士大夫及四方詩人和者數百家。梓爲三元詩集。

高宗以五經試士

乾隆戊申。高宗以相臺五經鏤板。特築五經萃室藏之。舊例。科場試士。士各習一經。至是始用五經。

凌廷堪成進士

歙凌次仲教授廷堪少長習賈。常爲人所給。母王氏乃使從事於學。博通經史。尤精三禮。及推步之學。顧生平不好八股文。未嘗作也。入都。謁翁覃溪。翁奇其才。強之習舉業。遂以乾隆己酉庚戌兩榜成進士。

停會試明通榜

乾隆庚戌以前。會試有明通榜。例得內閣中書。蓋於遺卷中取之也。長洲王惕甫芑孫素有才名，上計時。和珅欲致之門下。王拒之。不通一刺。和銜之甚深。會試。王中明通榜。和特奏停止。將榜撤回。會試明通榜。遂自庚戌永遠停止矣。

會試搜落卷

乾隆乙卯會試榜後。高宗簡大臣搜閱遺卷。得三人。特旨授內閣中書。是科總裁爲諸城竇光鼐。滿洲瑚圖禮。武進劉躍雲。第一名王以鋙。二名王以銜。歸安人。同懷兄弟也。高宗疑其有私。將總裁降調有差。而命嚴行覆試。並恐有屈抑。別簡大臣取遺卷悉心覆勘。大臣以蕭山傅金天津徐炘山西李端三卷進呈。俱命授內閣中書。後徐官至某省藩司。李成嘉慶己未進士。入翰林。傅早卒。終中書軍機處行走方略館纂修文淵閣校理。

俞理初會試下第

嘉慶朝。士之以博洽聞於時者。北爲張石洲穆。南爲俞理初。理初舉於鄉。數困

公車。某科。阮文達典會試。王菽原禮部爲同考官。得一卷。驚喜曰。此非理初不辦。亟薦之。是日。文達適小極。未閱卷。副總裁汪文端公廷珍素講宋學。深疾漢學迂誕。得王所薦卷。陽爲激賞。俟王退。亟黜諸笥。亦不言其故。將發榜。文達料理試卷。詫曰。何不見理初卷耶。命各房考搜遺卷。王進曰。某日得一卷。必係理初手筆。已薦之汪公矣。文達轉詰文端。堅稱不知。文達無如何。浩歎而已。榜後。理初往謁王。王持之痛哭。折節與論友朋。不敢以師禮自居。且贈詩四首。有云。如是我聞眞識曲。最難人說舊知名。又云。冥鴻已分翔寥廓。暮雨蕭蕭識此心。其傾倒也至矣。理初所著書。初名米鹽錄。王爲鳩貲選刻其半。易名曰癸巳類稿。

龔定庵會試之起講

嘉慶乙丑春闈。同考官王植閱浙江一卷。至第三藝起講。以爲怪。大噱不止。鄰房溫平叔侍郎聞聲往視之。爲言此必龔定庵卷無疑。乃慫恿呈薦。遂獲售。況夔笙太守嘗言見是科第十房同門錄有定庵闈作三題爲夏日校至小民親

於下。其小講云。昔者三代之制。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小學學六書九數而已。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雖簡淡疎樸。然亦不甚怪異。其首次兩藝。氣格尤醇簡。不軼時藝矩度。詩題爲春色先從草際歸。第四韻云。出山名遠志。入夢戀慈暉。尤渾雅可誦也。此在定庵。蓋已俛就繩尺矣。

龍汝言一體會試

狀元遭際之奇。莫過於龍汝言。龍未第時。館某都統家。適仁宗萬壽。都統屬撰祝詞。備小貢。故事。每萬壽及令節。凡一二品大臣。及內廷翰林。皆有小貢。爲詩詞序頌之類。繕小册以進。龍乃集聖祖高宗御詩百韻以進。仁宗大喜。特召都統獎之。都統以龍代作對。仁宗曰。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讀先皇詩。此人熟讀如此。具見其愛君之誠。立賞舉人。一體會試。次年春闈下第。總裁覆命。召見時。仁宗謂闈墨不佳。及出。密詢近侍以今科闈墨不愜上意之故。近侍曰。龍汝言落第耳。於是朝臣咸識之。次科。卽嘉慶甲戌。主司仰體上意。因中之。及殿試。卽以一甲一名擬進。仁宗私拆彌封。視之。乃無言。臚唱日。仁宗喜曰。朕所賞果不謬

也。甫釋褐。卽派南書房行走實錄館纂修等差。龍幼孤貧。賴妻父卵翼之。故懼內。妻又悍。一日反目。避友家。適館吏送高宗實錄請校。龍妻受而置之。越日。吏往取。妻與之。龍不知也。一日。忽降旨革職。蓋高宗純皇帝之純字。館吏誤書作絕。龍雖未寓目。而恭校黃籤。則龍名也。仁宗大驚。降旨曰。龍汝言精神不周。辦事疏忽。著革職永不敍用。及仁宗崩。龍入哭臨。哀痛逾常。宣宗嘉其有良心。特賞給內閣中書。道光戊戌科。猶充會試同考官也。

會試房考覔穆公子卷

長沙陳岱雲太守源兗。以氣節自高。與曾文正公國藩爲密友。卒殉咸豐癸丑廬州之難。其官編修時。分校禮闈。首輔穆彰阿有子與試。分試十八人。皆其門下士也。十七人者。爭覔公子卷。冀得一當。獨憚太守方正。而卷適在太守房。以藝劣未呈薦。同事物色之。且以情告。太守亟加批抹焉。穆無如何也。

會試關節

科場關防嚴密。道光時。某權相以此樹黨。其舊門生年家子及有以文字著名者。場前預送條子爲文中之關節。久之相習成風矣。有某部郎者。頗束身自愛。某科出禮闈。呈文稿於鄉薦座主。某甚重其文。怪其不預送條子。某曰。門生初試。不知條子爲何物。又愧由詭道貽師門羞耳。座主咈然不悅。曰。君不受栽培。嗣後不必過我也。是科雖中。不與館選。說者謂爲不受栽培所致。

龔定庵魏默深會試下第

道光丙戌會試。劉申受禮部爲同考官。得龔定庵卷。狂喜。亟薦之。魏默深卷在某侍御房。猶豫不遽薦。劉讀其文。異之。乃促令亟薦。然龔魏竟皆下第。劉痛惜之。贈以詩云。三江人文甲天下。如山明媚畫嶙峋。盎盎春溪比西子。浣花濯錦紛。茲登新堂六十俊。（自注。浙卷七百餘人。余獨分得六十卷。）就中五丁神力尤輪囷。紅霞噴薄作星火。元氣蓊蔚暉朝暾。骨驚心折且揮淚。練時良吉齋肅陳。經旬不寐探消息。那知鎩羽投邊塵。文字遼海沙蟲耳。司中司命何歡嗔。更有無雙國士長沙子。

孕育漢魏眞精神。尤精選理躒鮑謝。暗中劍氣騰龍鱗。侍御披沙豁雙眼。手持示我咨嗟頻。自注湖南九四卷五策冠場文更高妙予決其爲魏君源翩然雙鳳冥空碧。會見應運翔丹宸。萍蹤絮影亦偶爾。且看明日走馬塡城闉。定庵是歲三十有五。己丑。始捷南宮。劉卽卒於是年。默深至乙巳始登第。則劉不及見矣。默深邵陽人。非長沙也。

曾文正爲同進士

曾文正公國藩成進士時。殿試列三甲。故事。三甲多不入翰林。文正大恚。卽日買車欲歸。時勞文毅公崇光已官編修。有名公卿間。因往慰留之。且許爲盡力。歸。卽約善書者數人。館之家。又假親友僕馬各十。鞍韂以待。文正出場。急寫其詩分送貴要。既而果列高等。入翰林。然終以不登二甲爲恨。至督師兩江時。偶與賓客語及如夫人三字無對。李次青方伯元度應聲曰。同進士。曾色變。李亦慚悔。久之乃解。

會闈別試迴避

道光丁未會試。山東孔慶瑚爲同考官。孔氏宗族應迴避者數十人。蓋聖裔散

處各省者。皆依衍聖公輩行。不紊昭穆。故每遇孔氏子孫有主考同考之役。以同宗例須迴避。不論籍貫。禮部尚書祝慶蕃因請復別試迴避之例。宣宗問停止之故。慶蕃對曰。乾隆某科有宰相子弟迴避者。高宗恐臣僚與有私昵。乃停此例。宣宗曰。今年非亦有宰相子弟在迴避中耶。慶蕃叩頭莫能對。遂罷官。

王壬秋不赴會試

湘潭王壬秋。名闓運。少負時名。往來公卿間。多欲羅致之。而性超軼。不樂仕進。咸豐時。嘗客遊燕趙。將赴春闈。至淸苑矣。意忽忽不樂。遂改轅歸。作思歸引。其後得官翰林院檢討。特賞也。

潘文恭重賜及第

重宴瓊林。已不多見。而重賜及第。國朝惟潘文恭公世恩一人。潘以乾隆癸丑大魁天下。至咸豐癸丑。甲子一周。時已早躋台輔。而是科子星齋侍郎曾瑩。適奉命典春官試。孫文勤公祖蔭。以前一年及第。闈後。乃與小門生稱新同年。

倪恩齡場前中進士

咸豐庚申會試。應試者不及歷屆之半。以粵寇肆擾。各省亂事未已。無力成行也。邊省竟全無之。惟雲南有一人。爲倪覃園太守恩齡。乃早年留京者。羣知其必中。故於場前已有戚友向之稱賀矣。

張文襄憾不狀頭

張文襄少時。文章丰采。聲譽藉甚。惟性落拓。耽麴蘖。醉後好爲狂言險語。聞者卻走。有時醉甚。則和衣而臥。笠屐之屬。往往發見於枕隅。某年。其族兄文達公之萬以第一人及第。張大恚。慨然曰。時不我待矣。自此遂戒酒不飲。一改其舊日行逕。不數年。亦以第三人及第。然猶以不獲作第一人。終遜文達一籌。至暮年恆引爲憾事也。

徐郙會試未搜檢

徐頌閣協揆郙。以同治壬戌通籍。是科會試檢查極嚴。凡攜片紙隻字者。俱屏斥。搜檢者及徐而倦。得不敗。遂及第。

孝欽后擬作會試試帖

孝欽后工試帖詩。每歲春闈。及殿廷考試。輒有擬作。同治乙丑科會試。詩題蘆筍生時柳絮飛。得生字。擬作云。南浦篙三尺。東風笛一聲。鷗波連夜雨。萍跡故鄉情。又同治癸酉科考差。詩題江南江北青山多。得山字。擬作云。雨後螺深淺。風前雁往還。舍連春水泛。峯雜夏雲閒。

會試卷用幾希字

同治甲戌會試。某同考官薦一卷頗佳。三題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文有人存所以以驗幾希也句。總裁批云。幾希字生。遂置之。聞者大笑。

王半唐會試詩出韻

臨桂王半唐給事。名鵬運。光緒庚辰應禮部試。詩題靜對琴書百慮清。得清字。乃末聯用離塵二字叶韻。卷經同考廖穀似中丞壽豐呈薦。而堂批謂此卷擬中已三日矣。覆閱詩末出韻。擯之可惜。半唐雅擅倚聲。夙孳宮律。四聲陰陽。剖析精審。乃至作試帖詩而眞庚混淆。詎非咄咄怪事耶。半唐嘗曰。進士者。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是有命焉。不可倖而致也。半唐。一字幼霞。

己丑會試錯認顏標

光緒己丑會試。正總裁爲李文正公鴻藻。欲取中天津辛元炳。誤以許葉芬荒率之文爲辛。置第一。辛文實充暢。竟抑置謄錄。蓋實錯認顏標作魯公也。

張季直會試見擯

光緒己丑。潘文勤公祖蔭亦典春試。亟欲得張謇卷。揭曉。竟無名。潘目同考官熙麟曰。此必汝不識文。橫加勒帛耳。熙檢薦卷簿則張卷已薦。爲潘所自擯。以語潘。潘大沮喪。謇。字季直。通州人。後以一甲第一人及第。官翰林院修撰。

眉壽八進士

光緒己丑會試之前。潘文勤公爲鄉人之入闈者。設送場宴。座客惟吳大澂非舉子。中有江寧許鶴巢玉瑑者。文名籍甚。官中書。門徒甚衆。以腹疾未到。席次。潘語客曰。我新得一鼎。考其款識。乃魯眉壽鼎也。今刊有圖說。語畢。徧贈座客。吳攜歸。置之案。王勝之太史同愈見而愛之。乞之去。及試期。潘充總裁。二場詩經題爲眉壽保魯。得圖者咸撇去常解。以鼎詁題。榜發。中式八人。同宴者七。元

和江建霞京卿標亦在其中。其一卽王。得亞元。是日本未與宴也。許獨以疾不赴宴。遂向隅。後屢試不第。以中書終。

王辰會試誤認顏標

光緒壬辰會試前。張謇劉可毅等同謁翁相國同龢。旣見。寒暄已。翁曰。今日時勢。宜統籌全局。再三言之。張不省。劉默志焉。是春。翁主禮闈。首題爲君子矜而不爭兩章。劉卽以統籌全局字嵌入破題。翁得卷。狂喜。定爲元。批詞有爲國家得人慶之語。及拆封。非張。劉之名係新易者。翁亦大沮。後詢知劉原名毓麟。亦江南名士。始少慰。曰。差強人意。是科第二場詩經藝爲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四句。劉卷有句云。策馬三韓。雪花如掌。張昔年曾從合肥吳武壯公長慶戍高麗。翁以爲作是語者。季直無疑。不待搜尋。定爲首選。及揭曉。又爲劉。是亦錯認顏標作魯公也。

沈友卿甲午會試爲房首

汪柳門侍郞鳴鑾所作帖括。曰能自彊齋制義。聲調圓熟。光緒初。順天鄉會闈

墨。皆以聲調爲主。應舉者輒取是編而揣摩之。無不入彀。然汪夙以博雅自負。見友人案頭有藏此編者。輒毀裂之。甲午春。充會試總裁。搜羅才俊。題爲達巷黨人曰二句。有以大哉二字分作兩大比。用尙書哉生魄之義。以哉爲首者。有以麟鳳鴻狗分作四大比者。鴻取觀鴻之義。狗取纍纍然如喪家狗之義。有陝西舉人某。以黨人爲秦人。破題有莫謂秦無人者句。武進沈友卿太史同芳闈作沈博絕麗。同考官某讀之不甚解。將棄之。適常熟翁嶔夫太守斌孫在側。大驚賞。因告李牧齋閣學盛鐸曰。某房有江蘇卷。必爲君辛卯在江南所得之士。某以其文辭古奧。將棄之。速爲轉圜。無失也。李因請於某。代爲擬批。薦於汪。汪擊節稱賞。拔爲房首。列第十二名。

以進士獎給日本人

日本文學博士服部宇之吉嘗爲京師大學堂師範館教習。光緒戊申十二月回國。學部會爲之奏請賞給文科進士。奉旨依議。

舉人瀛臺覆試

順治丁酉。世祖命南北中式舉人在瀛臺覆試。題卽爲瀛臺賦。是時每舉人一名。命護軍二員持刀夾兩旁。與試者咸慄慄危懼。常熟陳溯潢亦在列。其父貢生式嘗作燕都賦。溯潢夙誦之。未忘也。至是點綴成篇。遂蒙欽定第一。

謝煥章覆試革舉人

雲南舉人謝煥章年逾六十。甫捷鄉闈。入都會試。其覆試之文。理境深奧。閱卷者李某幾不能句讀。以爲文理欠通。竟坐褫革。謝固滇中名宿。有及門八人同上公車。咸憤不與試。羣起揭控。事聞於朝。特派大臣覆閱。謝得開復。作爲本應罰停會試一科。而開復已後試期。應無庸再議。然謝之文名。由是盛傳日下。

高宗臨幸覆試場

乾隆甲寅鄉試之覆試日。欽命題爲山節藻棁二句。於季桓子六句。詩題窗明几淨。得行字。日未午。監試官忽命衆跪。則高宗出也。詢有完卷者否。時無一完卷者。惟一人以完卷未謄眞對。命取其稿呈覽。御筆爲改詩一韻。其人竟以此獲首列。

會試鄉試覆試題。例命解元謄寫。其原題仍恭繳。鄉試解元或不到則旗魁代之。皆跪而書。正午。例賜松餅四枚奶茶一甌以餉之。

俞蔭甫覆試冠多士

嘉道以後。殿廷考試。尤重字體。道光庚戌。德清俞蔭甫太史樾。成進士。素不工小楷。覆試竟冠多士。蓋由於曾文正公之賞識也。時文正方以少宗伯充閱卷官。得俞文。極賞之。且因其詩首句云。花落春仍在。謂與小宋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存半面妝無異。他日所至。未可量也。遂以第一進呈。後俞典學河南。以人言罷職。同治乙丑寓書文正。述及前事。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迴。洵符落花之讖矣。然窮途著述。已及百卷。儻有一字流傳。或亦可云春在乎。因自顏所居曰春在堂。

莫寶齋監試列前茅

莫寶齋。名晉。仁和人。少入成均。法時帆祭酒式善最賞識之。每試必前茅。性和藹。酷好宋儒書。嘗注五子近思錄。又默誦朱子或問不遺一字。成乾隆乙卯探

花。數任江蘇學政。所取皆寒畯士。

朝考殿試重楷法

朝廷重視翰林。而取之之道以楷法。文之工拙弗計也。新進士殿試用大卷。朝考用白摺。閱卷者偏重楷法。乃置文字而不問。一字之破體。一點之汙損。皆足以失翰林。此之流毒。實道光時大學士曹振鏞種之。振鏞在樞府。宣宗以閱疏太煩爲苦。振鏞敎以挑剔小過誤字。加之嚴譴。則臣庶震慴。封事自稀。可不勞而治。宣宗納之。其後廷試亦專剔誤字。不復衡文。桎梏天下之人才。納諸無用之地。振鏞之罪也。

朝殿卷文須齊脚

乾嘉以來。朝殿卷無齊脚之說。道光後。文不齊脚者概擯不錄。於是齊脚成爲慣例。咸豐庚申。張文襄公之洞廷對時。發揮時事。歷引先朝聖訓。皆三擡寫。得一甲第三。其後有效之者。或誤引聖訓。或擡寫錯誤。致失館選。故不敢輕效也。

德宗閱朝考卷而歎

德宗嘗閱朝考卷。見其語多頌揚。意皆從同。乃掩卷而歎曰。以此甄錄人才。奚怪所學之非所用也。

朝考避翠涙字

孝欽后之咳名。爲翠妞兒三字。故館閣中人應試。凡詩賦中翠字。均避不用。然惟久於京華者始知之。外省士子不及悉也。某年新進士朝考。題爲麥天晨氣潤。一進士詩中用翠涙二字。閱卷者大駭。謂翠字已不可用。況更加以涙字。倘進呈。必大觸聖怒。蓋京中俗諺。以涙爲婦女風騷之代名詞也。同列以是卷詩文均佳。擬爲周旋之。然終恐或遭不測。無人肯負責任。卷遂被斥。

禁殿試前進士頌聯

乾隆戊午。高宗諭曰。向來新科進士。於殿試之前。有呈送頌聯之陋習。近來此風又覺漸熾。夫士子進身之始。卽從事於請託奔競。則將來服官。尙安望其有所樹立。以備國家之用。而大臣等亦宜精白乃心。絕請託之私。爲國家培正才。該部出示曉諭。嚴加禁止。倘有違旨仍蹈故轍者。經朕訪聞。或科道官參奏。必

將與受之人。一體從重治罪。尋以士子進身之始。卽習爲獻諛之詞。尤非導之以正。古人對策中無此體裁。殿試之期。上親製策問試題。不拘舊式。以免諸生預先揣摩。諸生策內。不許用四六頌聯。

進士殿試之臚唱

進士及第。有臚唱。臚凡五唱。第一甲第一名某。第二名某。第三名某。二甲第一名某等。三甲第一名某等。其聲凝勁以長。是日。榜眼探花送狀元歸第。探花送榜眼歸第。探花自歸第。無人送。然名曰歸第。實歸其本省之會館。雖有私第。必先至會館而後歸也。其會館中人。先已召集名伶演劇。張盛筵。待賀客。歷科鼎甲之在京者畢至。

徐立齋殿試第一

徐立齋相國元文臚傳日。世祖召見乾清門。還啓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賜冠帶服物。視舊典有加。嘗從幸南苑。賜乘御馬。命學士折納庫爲執鞚。館師也。元文遜謝。乃改使侍衞。又嘗晚對便殿。夜分。賜饌畢。世祖問從者得無饑乎。

亦命賜以食。

劉子壯殿試第一

順治己丑。世祖臨軒策士。諭令廷對不用四六舊套。劉子壯對策稱旨。親定一甲一名。與榜眼熊伯龍齊名。子壯。黃岡人。字克猷。名滿天下。楚北文章家推爲巨擘。伯龍。漢陽人。字次侯。尤工古文。著有穀貽堂文集。

秦鉞殿試卷書法

順治乙未。會試榜發。世祖命取諸進士之原卷進御。覽之稱善者數四。及殿試卷進呈。閱至第三人卷。顧謂讀卷官傅以漸曰。卿知此卷爲誰。傅謝不知。世祖曰。此會元秦鉞作也。朕於其書法知之。及拆卷。果然。世祖大悅。召見於南海子。賜袍服。比第一人。

殿試之地址

國朝策試進士。賜及第出身。本沿明代舊制。諭令射策於天安門外。至順治戊戌。世祖從禮部之請。乃改於太和殿丹墀。或爲六言詩以紀之。中有句曰。從此

太和翔洽。舉頭益見天安。

葉九來殿試被擯

葉九來。名奕苞。爲掌院學士訒庵從弟。殿試本擬二甲第四名。聖祖已呼召。宣付至四十人矣。忽顧杜立德馮溥葉方靄項景襄李天馥曰。此外豈無龍虎漏珊瑚之網者乎。於是馮以徐鴻林咸清王嗣槐對。杜以白夢鼐施清高向台對。而葉操吳音以奕苞對。曰。渠臣從弟也。臣若不舉。彼必啣恨刺骨。天顏不懌。悉罷去。而以邵吳遠嚴繩孫補之。

姜西溟殿試第三

慈谿姜西溟。名宸英。以布衣薦入史館。聖祖嘗語近臣曰。姜宸英古文爲當今作者。每榜發。輒遣問姜宸英舉否。然年七十。始以第三人及第。

父子殿試對策

河南鄢陵王嗚球。爲順治庚子解元。康熙甲辰成進士。至丁未。補應殿試。適其子曰溫。以是科捷南宮。於是父子同日對策大廷。

殿試進呈十卷

殿試卷先擬十本進呈。恭候欽定名次。自康熙乙丑會試始。

殿試策清漢合璧

國初。新庶常年少者多派習清書。蓋期其兼綜九能儲承明制誥之選也。至殿試對策。則從無以淸書入卷者。康熙戊辰科進士仁和凌紹雯少習淸書。廷對日用清漢合璧體書寫。讀卷諸臣。靡可位置。乃以之殿二甲。

大臣子弟殿試皆三甲

康熙庚辰。殿試榜將發。上諭內閣曰。大臣子弟皆置三甲。

何義門爲不殿試之翰林

閻潛邱。名若璩。初交何義門。何年二十四歲。日與議論時文。潛邱將明二百年名家制義。其中錯解題誤用事者。悉標出之。裝爲一帙。凡百條。謂此乃代聖賢立說。豈有使別字用譌事者。義門擊節歎賞。歸而鈔撰制義。爲行遠集。悉如潛邱之旨。義門曰。如此。方見制義之難。

自是。義門益工制義。然搆思頗不迅捷。每應舉。俱曳白而數遊京師。其科第皆出欽賜。後以安溪李文貞薦。得校書祕閣。又好指摘人詩文疵累。貴人多側目。忽搆蜚語。時聖祖在圓明園。詔下獄。復詔親王勘問。鋃鐺周身。官吏擁挾而親王尙未出。乃鎖義門於別室。義門出袖中易經朗誦之。已而鼾聲如雷。官吏怪詰之曰。爾此時尙能熟睡耶。義門笑曰。我自讀書外。不知有他也。親王出問曰。爾既爲讀書人。當謹守禮法。豈可妄肆雌黃。若是則處士橫議也。義門曰。王大人差矣。孟子當衰周無道之世。故言處士橫議。方今聖王在上。豈有此事。親王復命。聖祖復命檢其寓中筆墨。可有狂悖語。竟無有。所存邸鈔。凡有上諭者。下注曰臣何焯恭閱。又有辭友人饋金札稿。聖祖嘉其忠愛廉潔。欽賜翰林院庶吉士。使校書如故。

王敬銘殿試第一

嘉定王丹思殿撰敬銘以康熙丁亥迎鑾進詩畫。稱旨。入直暢春園。充武英殿纂修。書成。議敘不就。癸巳春秋鄉闈。（是科春闈鄉試秋闈會試）聯捷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一

名。臚唱畢。聖祖謂近臣曰。王敬銘久直內廷。是朕親教出來者。授修撰。賜宅一區。己亥。侍直熱河。上問而父年幾何。以父母年皆七十對。御書齊年堂額賜之。

尹似村爲殿試秀才

尹似村爲尹文端公第六子。祖父宰相。兄弟皆尙書侍郎。而似村自號殿試秀才。不就職。賦詩種竹。以林泉終。殿試秀才者。以乾隆丁卯科試。諸生鬧場。高宗惡之。親自監試。似村獨蒙欽取故也。

殿試閱卷之圈

御史睦朝棟既以乾隆辛巳會試充同考官之前。請復迴避卷被誅。軍機大臣司員咸爲人所指摘。而乾隆庚辰狀元畢秋帆榜眼諸桐嶼。亦皆官軍機中書。故都下蜚語。有歷科鼎甲皆爲軍機所佔之說。會試榜發。趙雲崧又以軍機中書得雋。適劉文正公統勳劉文定公綸充閱卷大臣。趙慮以避嫌見擯也。乃更易書法。仿歐陽率更體繕之。文正文定初不知。已列之高等。及將定進呈十卷。文定恐趙卷入一甲。又或啓形迹之疑。且得禍。乃遍檢諸卷。意必將趙卷置十

名外。彼此俱無累矣。及檢一卷。獨九圈。當以第一進呈。九圈者。卷面另黏紙條。閱卷大臣各以圈點別優劣於其上。是歲閱卷者九人。九人皆圈者。惟此一卷。文定疑爲趙卷。以示文正。文正笑曰。趙雲崧字迹。雖燒灰亦可認。此必非也。蓋趙初入京時。嘗客文正第。愛其公子文淸公墉書法。每仿之。及直軍機。趙以起草多不楷書。偶楷書。即仿文淸體。而不知趙更擅率更體也。文定則謂遍檢二百七卷。無趙書。則必變體矣。文正又覆閱。謂趙文素跅弛不羈。亦不能謹嚴如此。而文定終以爲疑。將軍兆惠時方奏凱歸。高宗爲隆其遇。特派入閱卷。兆自陳不習漢文。上諭以諸臣各有圈點爲記。但圈多者即佳。至是兆檢得趙卷獨九圈。餘或八或五。遂以第一進呈。

王文端殿試第一

韓城王文端公杰未遇時。在陝甘總督尹文端公巡撫陳文恭公幕府。立品正直。尹陳皆甚重之。乾隆辛巳。捷南宮。殿試卷列第三。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彌封傳集引見。高宗是日閱十卷。幾二十刻。特拔文端卷置第一。御製辛巳御殿

傳臚紀事詩有云。西人魁榜西平後。可識天心偃武時。蓋是時西域底平。開疆蕆績。而文端適掄元。故特及之。

任子田殿試爲二甲首

泰州任子田名大椿。記誦博洽。尤長於三禮註疏。六書訓詁。乾隆己丑成二甲一名進士。洊沈郎署。晚年始授御史。未上而卒。自開國以來。二甲一名進士不入詞館者。僅三人。子田實居其一。

劉鳳誥殿試給燭

少保劉鳳誥爲乾隆己酉探花。殿試日。天已昏。文尚未成。監試大臣欲逐之出。常宗伯青曰。此生書法極秀勁。可給燭。使終篇。榜發。擢高第。遂於常終身執弟子禮。性豪宕。少假館蔣司馬元益宅。蔣喜其俊雅。欲納爲壻。久之。使酒詈僕夫。蔣曰。非大器也。善遣之。洊至吏部侍郎。與修高宗實錄。告成。加太子少保。嘗督學浙江。以嚴酷馭士子。爲言官所劾。謫戍黑龍江。適將軍有賀表。命代撰。表至。仁宗謂近臣曰。此劉鳳誥筆也。其文愈佳於昔。可謂窮始工也。未久。放歸田里。

殿試進呈十二卷

乾隆庚辰。秦文恭公蕙田等以殿試進呈前十本外。倘有佳卷。特旨許以十二本進。是科十四名以前並入翰林。同治以來二甲二十名前均入翰林幾同成例至乙卯恩科。大學士和珅讀卷。以無佳卷。止取八本呈御覽。

殿試有兩傳臚

嘉慶某科。一甲一名爲潘世恩。二名爲陳雲。二甲一名爲張春山。三甲一名爲馬秋水。時人爲之語曰。必正妙常雙及第。春山秋水兩傳臚。蓋世謂二甲一名爲金殿傳臚。三甲一名爲玉殿傳臚也。

洪瑩默寫殿試策

嘉慶己巳殿試後兩月。給事中花杰謳劾戴文端公營私舞弊各款。並連狀元洪瑩。謂與戴衢亨交結情密。故援引爲一甲一名。仁宗特派滿洲軍機章京傳洪。由福園門帶至上書房。命二阿哥監看。令其默寫試策。核與原卷相符。上稱爲眞才實學。並以洪橫被誣謳。賞紗二件。以示奬異。花所劾文端他事經諸大

臣會訊。均子虛。交部議罪。

殿試之臣對臣聞

凡殿試策。起必曰臣對臣聞。止必曰臣謹對。某科。有富家子應鄉會試。倩人捉刀。遂魁兩榜。殿試日。策題旣下。侍衞露刃立階下。毛髮森豎。不敢復萌故態。搜尋腹笥。一無所有。日晡猶未成一字。不得已。乃援筆書其上曰。臣對臣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臣不知。臣不敢妄對。臣謹對。

蘇人殿試多鼎甲

嘉慶以前。鼎甲之盛。莫盛於蘇州府。而狀元較榜眼探花爲尤多。以狀元言之。順治戊戌爲常熟孫承恩。己亥爲崑山徐元文。康熙丁未爲吳縣繆彤。癸丑爲長洲韓菼。丙辰爲長洲彭定求。己未爲常熟歸允肅。乙丑爲長洲陸肯堂。甲辰爲常熟汪繹。壬辰爲長洲王世琛。乙未爲崑山徐陶璋。戊戌爲常熟汪應銓。雍正丁未爲長洲彭啓豐。乾隆丙戌爲吳縣張書勳。己丑爲元和陳初哲。辛丑爲長洲錢棨。庚戌爲吳縣石韞玉。癸丑爲吳縣潘世恩。嘉慶壬戌爲元和吳廷琛。

戊辰爲吳縣吳信中。道光壬辰爲吳縣吳鍾駿。以榜眼言之。康熙丁丑爲常熟嚴虞惇。乙未爲吳縣繆曰藻。嘉慶乙丑爲長洲徐頲。辛未爲吳縣王毓吳。以探花言之。順治乙未爲長洲秦鉽。己亥爲崑山葉方藹。康熙庚戌爲崑山徐乾學。癸丑爲崑山徐秉義。丙辰爲常熟翁叔元。壬戌爲長洲彭寧求。壬辰爲吳江徐葆光。乾隆乙卯爲吳縣潘世璜。嘉慶辛未爲吳縣吳廷珍。

陳繼昌力疾應殿試

桂林陳蓮史方伯繼昌殿試時。力疾對策。僅得完卷。閱卷大臣初擬第二。欽曹文正公振鏞謂本朝百餘年來三元祇一人。無以彰文明之化。改置首列。遂以三元及第。其座師刋桂林一枝石章贈之。

殿試不宜專重字體

咸豐辛亥。御史王茂蔭奏稱殿試朝考務重文義。嗣後請讀卷閱卷大臣。不論字體工拙。專取學識過人之卷。進呈欽定。批明刋發。使天下曉然於朝廷所重

在文不在字云云。禮部駁之。

崇文山殿試第一

崇綺得殿撰。當殿試未唱名時。上親揭試卷。見其名。以舊例。旗人不列鼎甲。然又難復改。因將鼎甲三名復入筒中。三人。皆崇也。因不改。崇。字文山。三等承恩公。蒙古人。

翁曾源殿試第一

同治癸亥。狀元翁曾源爲常熟相國文端公心存長孫。皖撫文勤公同書子。以監生賜舉人貢士。應廷試。臚唱遂第一。蓋其時文勤方以剿寇失機論大辟繫請室。文端再起入閣。以子罪不測。居恆輒戚戚。故孝貞孝欽兩后特沛殊恩。以慰其心也。曾源擢第後。卽稱心疾歸里。不復出。二十餘年而卒。

或曰。曾源儀貌秀美。入翰林未久。卽有旨召見。入對。則孝欽后獨坐便殿。謝恩畢。跽案側。温旨問其學業及文端近狀甚悉。忽曰。李義山詩。有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句。予嫌其未愜。欲改爲靈犀一點有心通。似勝原句。而上

句苦難妥協。汝爲予改之。曾源戰栗不知所對。久之。孝欽大笑。令內監引之出。歸告文端。皇然失色。曾源亦大懼。即日佯狂移疾歸。

張文襄殿試對策

南皮張文襄公之洞旣捷春秋闈。應同治癸亥殿試。其對策。敷陳時事。不依常格。初。吳縣吳淸卿中丞大澂方以貢生應詔上書。言殿試對策或有讜論。閱卷者慮觸忌諱。每匿不以聞。請申壅蔽之罰。至是。閱卷大臣見文襄卷甚疑怪。然奇其才。不敢棄置。乃公擬第十進呈。孝欽后特拔置第三。

殿試卷作顏字

光緒癸未之殿試也。讀卷者有張佩綸周家相。先是。周見閻文介公敬銘。詢其子學何書。閻曰。臨顏帖。懸腕作小楷也。及讀卷日。有一卷字體詰曲。每溢格外。周詫曰。此必閻迺竹也。迺竹爲文介之子。張遂力與李文正公鴻藻言之。得置第四。及拆卷。則爲朱古微侍郎祖謀。而閻固未嘗作顏字也。

舉人中書之殿試

歷屆會試。由舉人內閣中書中式者。殿試日。既領題。得攜卷回直廬塡寫。書籍文具。先存直廬。不必臨時攜舉。一便也。几案硯席地爲適。二便也。饌茗有廚役伺候。三便也。刮補託能手代勞。四便也。傍晚得隨意列燭。五便也。惟地屬中祕。外人未便闌入。刮補等事。必同僚交契者爲之。卽試策中條對排比。亦可相助爲理。俾得專力精寫。不至限於晷刻。有此種種便宜。故每科鼎甲。由中書中式者。往往得與其選。

光緒中葉。某修撰書法能工而不能速。殿試日已薄暮矣。猶有一行半未畢。目力不復辨。正惶急間。適監場某貝勒至。悅其字體婉美。竟旁立。然吸烟所燃之紙煤照之。屢盡。屢易其紙煤。且屢安慰之。謂姑徐徐。勿亟也。迨竣事而紙煤亦罄矣。殿撰感恩知己。臚唱後。以座師禮謁之。

殿試卷有重字

光緒庚寅科吳肅堂修撰魯之殿試卷。其中重寫一而字。惟適當翻頁之處。一在前頁末。一在後頁首。閱卷者匆匆翻過。未及覺察。遂得大魁。迨下科琉璃廠

懿文齋書肆將原卷張於壁間。以示人。全幅瞭然。其誤乃見。蓋向例。逢會試年。琉璃廠紙筆文具店。必設法將上數科三鼎甲殿試卷。橫張於壁以示人。俾考試者知所效法。觀者愈多。則生意愈盛。亦招徠之妙法。懿文齋松竹齋。其尤著者也。

文道希殿試有筆誤

萍鄉文道希學士廷式夙負盛名。光緒壬辰廷對。誤書閻閭為閭面。經讀卷大臣籤出。而常熟翁叔平相國同龢則言閭面二字。確有來歷。或猶與之爭曰。殆筆誤耳。翁曰。曩吾嘗以閭面對簷牙。詎誤耶。文竟以第二人及第。

殿試各卷名次

閱卷大臣以奉旨派充時名次先後為序。位在甲者所取第一卷為第一。位在乙者。所取第一卷為第二。如大臣八人。則位庚辛者。所取第一為七為八也。甲所取第二宜為第九。不可紊也。間有破例者。如翁同龢徐樹銘同充閱卷。翁甲而徐乙。徐為翁之師。翁以元卷讓徐。潘祖蔭以門地才學。凌駕同列。亦間有占

前者。

光緒己丑。閱卷大臣爲李鴻藻翁同龢。翁得費念慈卷。欲以狀元畀之。商諸李。李已得張孝謙卷。堅持不可易。翁爭不已。乃兩置之。改爲張建勳李盛鐸是也。進呈後多照原擬。亦間有更動者。如乙未之蕭榮爵擬狀元。駱成驤擬傳臚。進呈後。德宗見駱卷起語。臣聞殷憂所以啓聖。多難所以興邦。時方新敗於日本。德宗大感動。乃以駱魁天下。改蕭爲第四。

俞陛雲殿試第三

俞蔭甫太史之孫陛雲。光緒戊戌科以第三人入選。聞報。大喜。撰一聯榜其室。句云。歎老夫畢世居稽。藏書數萬卷。讀書數千卷。著書數百卷。喜小孫連番儌倖。院試第一人。省試第二人。廷試第三人。陛雲。字階青。

翰林散館考試

翰林院庶吉士散館考試。留館者不斤斤於名次之高下。名單進呈。候皇上硃筆圈出。有高列而不留館者。有以樞臣之力以二等獲留者。三鼎甲先授職。不

俟三年散館。即得爲學政主考。故得科名者。以鼎甲爲最榮。

何焯以下等留館

長洲何義門學士焯博極羣書。長於考訂。其手校書籍。後人不惜重金購之。康熙朝。以李文貞公光地薦。特賜舉人進士。授編修。及散館。竟列下等。應改官。奉旨着留館。再教習三年。

梁啓心恩免散館

乾隆己未。仁和梁薌林庶常啓心侍養家居。特旨免其散館。授職編修。薌林爲文正公詩正之兄。

錢文敏散館曳白

錢文敏公維城。乾隆乙丑狀元。選爲淸書翰林。性敏。以淸書易學。不甚措意。至散館曳白。高宗大怒。曰。錢維城以國語爲不足學耶。乃敢抗違定制。將置於法。傅文忠公代請曰。錢某漢文優長。尙可寬貸。上召至階下。立命題考之。乃倚礎石揮毫。未踰刻。已就。上異其才。命供奉南書房。洊擢至戶部侍郎。寵眷甚篤。

闔文介散館列乙等

道光丁未庶常散館。賦題爲擬庾子山春賦。既限官韻。又令能記原賦者步原韻。闔文介公敬銘志在必得一等。因用原韻。而後半竟不能全記。韻脚遂大亂。考入乙等。以部屬用。闔侘傺特甚。後雖入相。猶以此爲憾也。

聖祖試年羹堯

年羹堯少官都下。好冶游。而博聞強記。文譽甚彰。一日。試翰林。題爲西南墾荒防邊事。年備言地理險要。聖祖大悅。未幾。遂以閣學擢巡撫。然少年得志。意氣頗盛。或規之。乃折節談宋明理學書。傾心陽明。尤慕陸宣公之爲人。爲人書字。多錄陸之奏議。

考選南書房翰林

咸豐庚申五月。考選南書房翰林。詩題爲擬鮑明遠數詩。詩載文選中。所謂一身出關西二年從車駕者也。而與試諸人。竟無人能記全詩者。雖順德李芍農侍郎文田。亦不能憶之。

紀文達應翰林館課

乾隆某年。翰林館課題瘠瘦丈人承蜩賦。以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爲韻。時獻縣紀文達公昀方入詞垣。課作押乃字。官韻云。沈幾觀變。聳肩第覺其成山。定息凝神。拄杖休嘲其似乃。（唐無名氏嘲傴僂人詩拄杖欲似乃插笏還肻及）

翰林大考始於雍正

雍正癸丑四月上諭。嗣後庶吉士等雖經授職。或數年以後。或十年。朕再加考驗。若依然精熟。必從優錄用。以示鼓勵。其或遺忘錯誤。亦必加以處分。是爲翰林大考之始。

大考之升降

故事。大考翰詹。惟一等及二等前數名。得遷擢。稍後或被文綺之賜。中贊以上列三等末。率改官降黜。編檢奪俸。至四等。則無不降斥矣。乾隆戊辰大考。諸城竇總憲光鼐時官編修。名列四等。高宗夙知竇。特遷爲右中允。

汪廷璵以大考授講學

乾隆壬申。御試翰詹諸臣於正大光明殿。以納涼賦爲題。作者多規撫上林子虛。鋪陳宮殿苑囿。汪侍郎廷璵時爲編修。獨以宵旰憂勤民事立言。特擢一等一名。超授侍講學士。嗣充日講起居注官。又充會試同考官。又充武會試副總裁官。

大考之黜陟

故事。詞臣以大考休官。如外吏之干六法。無仍還原秩者。德州宋蒙泉廉訪弼以編修充續文獻通考纂修官。同事十數人。皆後進。徵文獻者咸以宋爲歸。乾隆癸未御試正大光明殿。引見。有旨令以原官休致。當時諸總裁合詞奏宋弼學問篤實。著述精勤。請留之書局。由是供職如故。後以贊善分巡鞏秦階道。擢甘肅按察使。

法式善大考兩降

時帆祭酒法式善雄文邃學。列清班者二十載。而未一與文衡。兩應大考。俱左遷。則以書法甚古拙故也。蓋乾隆朝已重字不重文矣。

阮文達大考第一

阮文達公以乾隆辛亥大考第一。由編修擢詹事府少詹事。是年大考。題爲擬張衡天象賦。擬劉向封陳湯甘延壽疏。幷陳今日同不同。賦得眼鏡詩。閱卷大臣極賞擬賦博雅。而不識賦中嵒字音義。（嵒音計管子輕重戊篇虙戲造六嵒行以迎陰陽）竟置三等。旋檢字典。始置一等二名。奉諭第二名阮元比第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親改爲一等一名。文達嘗自謂所以得改第一者。實因疏中所陳今日三不同。最合聖意也。

周興岱大考四等

侍郎周興岱官翰林院編修時。大考列四等。

周興岱規避大考

周興岱以典試江西獲咎。部議奪職。特旨用爲翰林院侍讀學士。次年爲嘉慶癸亥大考。屆期。興岱以頻歲有疾。懇請休致。上諭斥其不早陳奏。有心取巧。勒令休致。尋復賞編修。因其父煌曾充上書房總師傅。而興岱亦儤直南齋有年

也。

陳傳經大考三等

海寧陳傳經文章名海內。官翰林院編修時。仁宗嘗問董文恭公誥曰。東南世家子弟。在朝列有文學者。朕欲拔一人用之。文恭卽以陳名對。且備舉其行誼。會大考翰詹。仁宗閱其卷。諭文恭曰。陳傳經寫作俱佳。已置一等第一矣。文恭告陳。私爲慶幸。比榜出。名在三等。大惑不解。越數日。仁宗又諭文恭曰。曩本置陳傳經第一。不知何時將其卷夾入三等中。惋惜久之。

奎照奎耀同應大考

嘉慶戊寅大考之次日。仁宗召英相國和諭曰。汝子奎照奎耀試作。耀當在二等。照次之。今日閱卷。未嘗宣露一字。俟拆封後看若何。旣而耀居二等。照列三等。仍爲滿洲第二名。越日。聖駕詣東嶽廟。小黃門傳諭云。文章自有定評。日昨所斷竟不爽。

大考第一之賦

考差

鄉會試之考官。須先考差。考後。必開名單。進呈御覽。候上加硃筆。被圈者始得差。然非行賕。亦不可恃。因太監持單入時。單中雖列本人之名。若別無賄賂。則名上輒有告假扣資等字樣。必不得圈。蓋太監以小紙書此等字樣。置手指中。臨進時貼之。無人覺察也。

考差向用四書文二篇。試帖詩一首。嘉慶己卯。裁四書文一篇。改用經文一篇。考差者在子午卯酉四年之四月。三品以下之翰詹。皆得與試。記名者得放差。差者。學差爲各省學政。試差爲各省正副主考。同考差爲順天鄉試會試之同考官也。

進士不得考差

光緒末。設進士館。使鼎甲以下皆肄業其中。進士皆大怫。諸翰林以不得即散館考試差爲大戚。大怨張文達公百熙。時張方爲管學大臣也。

壽耆考差詩

壽者曾考試差。其試帖題曰。華月照方池。文芸閣與之同座。見其一句曰。卿士職何司。文百思不得。壽曰。我用洪範卿士惟月典。君荒經已久。宜不知出處。文唯唯而已。壽字子年。宗室也。後官至侍郎。

劉可毅考差被斥

武進劉葆眞名可毅。光緒朝。官翰林院編修。某年考差。其起講起句。爲且自不得已而後有君臣。閱卷大臣張文達公之萬見之。大怒。謂其滅絕人倫。卽欲上疏劾之。經某大臣爲之解釋。始免。然卒不獲放差。後死於庚子拳亂。

秦留仙應制詠鶴

秦留仙年十九。官庶常。世祖召試詠鶴詩。有高鳴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之句。指示閣臣曰。此人必有品。因置第一。

王文簡應制賦詩

王文簡公士禎詩名重一時。其初浮沉郎署。適張文端公英値南書房。爲之延譽。聖祖素聞其名。因召入內。出題面試。文簡詩思本蹇澀。且以乍覲天顏。戰慄

不能成一字。文端代作詩草。撮爲墨丸。置案側始得完卷。上笑閱之。曰。人言王某詩爲丰神妙悟。何以整潔殊似卿筆。文端謝曰王某詩人之筆定當勝臣多許。上因命改官詞林。由是得躋高位。乃感文端終其身。嘗告人曰。是日微張某。余幾作曳白人矣。

翰林番上應制

康熙甲戌夏五月召翰林諸臣番上應制。凡十九次。計詩題十八。論題一。賦題一。五月初九日。少詹事李錄予朱阜侍講學士顧祖榮李愷入直。擬夏日內庭應制七律。初十日。侍讀學士徐家炎侍講學士張廷瓚史夔曹鑑倫入直。擬賦得西園翰墨林應制五律。十一日。左庶子陳倫右庶子孫岳頒侍讀張榕瑞王思軾入直。擬賦得膏雨潤公田應制五律。十二日。侍讀陸肯堂侍講佘志貞彭定求左諭德沈涵入直。擬賦得紫禁朱櫻出上蘭應制七律。韻限五微。十三日。洗馬邱象隨左中允王思沛左贊善沈朝初陸棻入直。擬詠金蓮花應制五律。韻限八齊。十四日。右中允楊大鶴彭寧求右贊善魏希徵司業彭會淇入直。擬

賦得崇文聊駐輦應制五古。限輦字。十五日。檢討胡作海編修仇兆鼇徐元正汪灝入直。擬賦得衣露淨琴張應制五律。韻限五微。十六日。編修陳邇鶴修撰沈廷文陳元龍檢討王之樞入直。擬恭讀御製覽貞觀政要詩應制五律。韻限二蕭。十七日。編修袁佑王化鶴檢討潘應賓方韓入直。擬恭讀御製時巡近郊憫農事有作應制五律。韻限八齊。十八日。編修張豫章鄭崑瑛檢討劉涵編修張希良入直。擬恭讀御製懋勤殿讀尚書至無逸篇有作應制五律。韻限五微。十九日。編修沈辰垣李孚青宋敏求宋大業沈三曾檢討劉坤魯瑗宋如辰入直。擬恭讀御製觀渾天儀器詩應制五律。韻限九佳。二十六日。編修吳世燾湯右曾郝士鈞淩紹雯劉灝張復檢討宋朝楠彭世摶葉淳入直。擬聖駕夏日閱視河堤應制五律。韻限六魚。二十七日。修撰戴有祺編修吳昺檢討萬光宗孫勷入直。擬恭讀御製宮門聽政示各部諸臣詩應制七律。韻限十灰。二十八日。編修許賀來檢討梅之珩張明先李朝鼎入直。擬恭讀御製詠史詩應制七律。韻限十灰。二十九日。檢討鄧咸齊鄭際泰竇克勤徐日暄入直。擬渾天儀應制

七律。韻限十蒸。閏五月初一日。編修楊中訥姚宏緒潘從律張瑗王奕淸入直。擬賦得虛心高節雪霜中應制七律。韻限十二文。初二日。編修胡潤戴瑗檢討冉觀祖楊名時王傳入直。擬讀朱子文集應制五律。韻限十四寒。初三日。檢討王者臣張曾慶劉琰李象元文志鯨入直。擬賦得駐輦華林側應制五律。韻限十三覃。初四日。召集西苑。考試學士王掞李柟顧藻及翰林諸臣。擬理學眞僞論。豐澤園賦。

李中簡應制詩得體

李學士中簡值上書房最久。諸皇子皆服其品學。乾隆乙酉秋。高宗偶以鳩喚雨命題。試內庭諸翰林。學士詩先成。中一聯云。愆陽猶可挽。拙性本無他。即小喻大。時皆稱其得體。

特科

特科二字。鄉會優拔之外。皆可稱之。博學宏儒也。詔舉經學也。巡幸召試也。經明行修也。孝廉方正也。經濟特科也。皆是也。然亦有以專屬之博學宏儒者。

各項特科之得人

特科得人最盛。康熙戊午舉博學宏儒。得彭少宰孫遹等五十人。乾隆丙辰再試宏博。得劉文定公綸等十九人。乾隆己巳詔舉經學。得吳司業鼎等四人。又康熙朝六巡江浙。召試諸生。得吳文恪士玉等七十三人。乾隆六巡江浙。得王司寇昶等八十五人。三巡山東。得初尚書彭齡等十七人。四巡天津。得姚文僖文田等十六人。巡幸五臺。得龍殿撰汝言等九人。他若藍太守鼎元。雍正初以特薦召試。嚴方伯如熤。嘉慶初以孝廉方正召試。並稱旨授知縣。皆爲名臣。而乾隆壬申。桐城黃太守良棟以國子監生肄業期滿奏留。亦奉特旨親試。立授赤城令。尤爲奇遇。後亦以循吏稱。

預各項特科之難

康熙己未以宏博科入詞苑者。江南二十六人。浙江十三人。順天直隸六人。江西二人。山東河南陝西各一人。乾隆丙辰再舉是科。浙江七人。江南六人。山東江西各一人。丁巳補試。江南浙江福建雲南各一人。辛未保舉經學授官者。江

南三人。山西一人。前後三舉特科。湖南湖北廣東廣西四川貴州甘肅及蒙古皆無一人受殊恩者。

大科詞科

博學宏儒科為特科之一。亦有稱之為大科或詞科者。

聖祖詔開博學宏儒科

康熙己未正月。詔開博學宏儒科。諭曰。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宏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時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資典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材。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可以追蹤前哲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無論已未出仕。著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其餘內外各官。果有眞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於該督撫。代為題薦。務令虛公延訪。期得眞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

聖祖優禮宏博舉子

聖祖厭薄八股。會論內三院九卿於康熙甲辰丁未兩科。改換策論。着以經濟時務取士。而廷臣狃於故習。皆言古學不可猝辦。仍暫用八股以俟徐復。因特開宏博科。振厲其事。三月初一日。平明齊集太和門。以魚貫入詣太和殿前鴻臚唱行九叩頭禮畢。是日上御殿祭堂子回。命諸薦舉人員赴東體仁閣下。太宰掌院學士捧題出。用黃紙十張。寫題二道。置黃幃桌上。跪領題訖。用矮桌列墀下。使坐地作文。題爲璇璣玉衡賦。以天下爲一家詩。及巳刻。太宰掌院學士復宣旨云。汝等俱係薦舉人員。有才學。原不必考試。但是考試愈顯才學。所以皇上十分敬重。特賜宴。爲會試殿試館試狀元庶吉士所無。汝等須知皇上德意。宣訖。命起。赴體仁閣。設高桌五十張。每張設四高椅。光祿寺設饌十二色。皆大碗高攢相傳給直四百金。先賜茶二通。時果四色。後用饅首捲子紅綾餅粉湯各二套。白米飯各一大盂。又賜茶訖。復就試。時陪宴者太宰掌院學士各滿漢二員。皆南北向坐。謂之主席。以賓席皆東西向也。餘官提調皆不與焉。其夕。晚出者十餘人。皆給燭竣事。然後彌封。諸試卷作四封。當夜呈進。

此次無論已仕未仕。一體保薦。其應舉者。除京城現任官員外。官人布衣。各給月俸銀三兩。米三斗。旋取列一等彭孫遹等二十名。二等李來泰等三十名。悉令分修明史。中有以布衣超授清秩者。而應舉至京者凡一百八十六人。江浙爲最多。以疆吏敦促上道。至有垂老患病。不能輿馬。舁以籃笥。馳赴國門者。施愚山久於仕宦。應徵而至。坐臥惟一羊裘。旣抵京。且稱貸以營寒具。其他貧士。或就食畿輔。或寄宿僧廬。北地苦寒。狼狽萬狀。

是科取中者五十人。俱授翰林院官。侍講一。邵遠平。侍讀四。湯斌。李來泰。施閏章。吳元龍。編修十八。彭孫遹。張烈。汪霦。喬萊。王頊齡。陸棻。錢中諧。袁佑。汪琬。沈珩。米漢雯。黃與堅。李鎧。沈筠。周慶曾。方象瑛。錢金甫。曹禾。檢討二十七。倪燦。李因篤。秦松齡。周清源。陳維崧。徐嘉炎。馮勖。汪楫。朱彝尊。邱象隨。潘耒。徐釚。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李澄中。龐塏。毛奇齡。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黎騫。高詠。龍燮。嚴繩孫。或謂是時臣民尚有不忘明代者。聖祖特開制科。冀以嘉惠士林。消弭反側。徵以以天下爲一家之詩題。其或然歟。

康熙朝試宏博之寬

康熙特科讀卷諸臣。依前代制科分等第。進士科分甲乙例。判作四等。拆卷日。聖祖問有不完卷者。何以列在中卷。蓋嚴繩孫僅作一詩也。衆對曰。以其文詞可取也。上又問上二卷內有驗於天者不必驗於人語。無礙否。蓋彭孫遹卷也。衆對曰。雖語滯。意圓無礙。又問賦首有或問於予曰中有唯唯否否語。豈以或指朕予自指耶。蓋汪琬卷也。衆對曰。賦體本有子虛亡是之稱。大抵皆寓言。似不必有所指也。又問詩中有云杏花紅似火。菖葉小於錢。菖葉安得似錢。蓋朱彝尊卷也。衆對曰。此句不甚佳。上曰。斯人固老名士。姑略之。上曰。詩賦韻亦學問中要事。賦韻且不論。卽詩韻。在取中卷者亦多出入。有以冬韻出宮韻者。（潘耒卷）有以東韻出逢濃字者。（李來泰卷）有以支韻之旗。誤作微韻之旂者。（施閏章卷）此何說也。衆曰。此緣功令久廢。詩賦非家弦戶誦。所以有此。然亦大醇之一疵也。今但取其大焉者耳。上是之。

聖祖於召試宏博之次日。方幸霸州。攜諸卷親覽。翼日。下三相國公閱。聖祖忽

問媧皇補天事信乎。蓋毛西河檢討卷中有此語也。益都馮文毅公溥奏淮南子有之。上曰。徒記事邪。則楚辭列子早及之。何止淮南。第未知傳信何如耳。文毅曰。賦主鋪張。古籍宜可用。於是西河列上卷。此可見當時試例之寬。

彭羨門為康熙制科第一

彭孫遹為康熙己未宏博第一人。才富學贍。王阮亭朱竹垞皆自歎不如。其延露詞三卷。清綺纏綿。多神妙語。然當時有黠者。摘其書中穢詞。謂如此淫狎。何以獨冠多士。況宏博乃逸世大典。不將遺笑後世乎。有司乃以其詞進呈乙覽。聖祖大怒。欲劈其書板。降其名次。後以某轉圜乃寢。彭字羨門。海鹽人。

康熙制科有佳山堂六子

康熙己未開制科。四方之士。率為二三耆臣禮羅而延致之。其客馮文毅公邸第者。世稱為九等上上之選。呼曰佳山堂六子。其實亦不盡然。六子為錢塘吳農祥王嗣槐海寧徐林鴻仁和吳任臣蕭山毛奇齡宜興陳維崧也。時文毅奉派讀卷。卷不彌封。人謂六子者且並錄。及命下。奇齡維崧入史館。而四子皆見

遺惟嗣槐因年老賞內閣中書。人乃歎文毅之無私也。

杜傳得制科美授

康熙宏博科之年老試不入格者。吏部爲裁量注官。惟容城杜越。太原傅山。聖祖命賞內閣中書。時人歎爲美授。

魏文毅羨康熙制科

康熙宏博。與薦者一百八十六人。時柏鄉魏文毅公裔介罷相家居。恆謂人曰。吾不羨東閣輔臣。而羨公車徵士。柏鄉縣令聞之。稱於直督。以疏薦爲請。直督曰。焉有元老而赴制科者乎。

姜西溟不獲舉制科

康熙制科。崑山葉訒庵侍郎方靄與長洲韓文懿公菼相約連名上疏。以姜西溟太史宸英薦。葉適以宣召入禁中。浹月既出。則無及矣。王文簡公歎曰。其命也夫。或曰。以厄於高江村詹事士奇。不獲舉。

乾隆制科給銀兩

雍正癸丑四月。世宗詔舉博學宏儒。尋崩。至乾隆丙辰。高宗舉行之。二月。奉上諭。內外臣工所舉博學宏詞。聞已有一百餘人。祇因到京未齊。不便卽行考試。其赴京先至者。未免旅食艱難。著從三月爲始。每人月給銀四兩。資其膏火。在戶部按名給發。考試後停止。若有現任在京食俸者。卽不必支給。並行文外省。令未到之人。俱於九月以前到京。若該省無續舉之人。亦卽報部知之。免致久待。

高宗優禮宏博舉子

乾隆丙辰九月。試制科。高宗命分爲二場考試。蓋愼重將事之意也。二十六日爲首場。試以經史二策。二十八日。爲次場。試以賦排律論三種。賦題爲五六天地之中合。七言排律十二韻。題爲山雞舞鏡。得山字。論題爲黃鐘爲萬事根本。皆試於保和殿。並准給燭。取列之人。十月引見。授職有差。並賜日知薈說各一帙。丁巳七月十一日。續到補試者二十六人。亦分二場。首場亦經史二策。次場亦賦排律論三種。賦題爲指佞草。七言排律爲良玉比君子。得來字。論題爲復

見天心。旋取列四人。

是科也。明詔既下。起訖凡四年。合內外所舉。除重薦者六人外。尚有二百六十七人。亦以江浙爲最多。而滿洲有五。漢軍有二。爲康熙朝所無。

是科兩次所取。共十九人。亦俱授翰林院官。編修五。劉綸。潘安禮。諸錦。于振。杭世駿。檢討五。陳兆崙。劉藻。夏之蓉。周長發。程恂。庶吉士五。楊度汪。沈廷芳。汪士鍠。陳士璠。齊召南。次年補試者。檢討二。萬松齡。張漢。庶吉士二。朱荃。洪世澤。

祖孫同應制科

乾隆制科之徵。有祖父以康熙己未宏博起家。而其孫應薦辟者三人。朱竹垞之孫曰稻華。王文恭之孫曰祖庚。施愚山之孫曰念曾。

乾隆制科試五題

乾隆制科試題之例。吏部議覆御史吳元安奏言。薦舉博學宏詞。原期得湛深經術敦崇實學之儒。始足副淹雅之稱。膺著作之選。蓋詩賦雖取兼長。而經史尤爲根柢。若徒駢綴儷偶。推敲聲律。縱有文藻可觀。終覺名實未稱。應如該御

史所請考試博學宏詞。定爲兩場。首場試以經解一篇。史論一篇。二場照例試以詩賦論三題。皆許自辰至酉。夜則准其繼燭以盡其長。疏上。如議行。

陳兆崙三次通籍

乾隆制科。有以進士舉宏博者。兩次通籍。已爲奇遇。錢塘陳太僕兆崙釋褐。用福建知縣。嗣保奏宏博。入都候試。適內閣中書闕員。試士東閣。新例。凡徵士中科甲出身者。亦得與試。太僕蒙欽取一等一名。授內閣撰文中書。旋入軍機處行走。明年復入宏博之選。改官翰林。是三次通籍也。

劉海峯制科不第

桐城劉海峯副貢大櫆。嘗應乾隆丙辰博學宏詞科。鄂文端公爾泰擬以爲首選。張文和公廷玉惡其才。曰。此吾鄉之浮蕩者。因易武進劉文定公綸。海峯遂落拓終身。居京邸。其弟館於明珠家。海峯素惡權貴。乃避居朱都統淪瀚宅。破壁頹垣。泊如也。

劉文定爲乾隆制科首選

劉文定以受知於尹文端公繼善。首薦博學宏詞。張文和喜其文穎銳。讀其詩。至可能相對語關關句。曰。眞奇才也。擢第一。位至宰相。乾隆以前漢閣臣。不以進士進者。惟文定一人。

胡天游試制科不第

乾隆制科。禮部尙書任蘭枝以胡天游薦。首相鄂文端公爾泰欲見之。不可強聘。爲胡痘瘢著其頰。目眴轉雙顱。長不勝外府之褻。入雅踞相對。問兩戒形勢九乾躔度八十一家文墨。口汨汨如傾海。鄂大驚。揚於朝。曰。必用胡某。以榮館閣。未幾。試殿上。諸人捧黃紙。加墨。而胡鼻衂噴不止。血涔涔下。汚其卷。幾滿。

厲樊榭試制科不第

乾隆制科。浙閩總督程元章嘗薦錢塘厲樊榭孝廉鶚應博學宏詞科。試日。誤寫論在詩前。遂報罷。而年亦老矣。

汪後來以武人被薦制科

乾隆丙辰制科。有以武人被薦者。爲番禺汪鹿岡千戎後來。託病不出。時年逾

六十矣。初清遠龍門有草寇。鹿岡嘗於黑夜領步卒抵寇穴。焚燒九十九岡諸砦。悉平之。旋以母老歸養。其詩學韓孟。畫兼子久仲珪之長。嘗有句云。夜半詩成攜槖入。營門驚道羽書來。

高宗詔舉經明行脩

乾隆辛未。高宗詔舉經明行脩之士。

聖祖南巡召對賦詩

康熙己卯春。聖祖南巡。由浙回蘇。長洲舉人吳廷楨駕小舟。迎謁水次。召對賦詩。稱上意。大喜。於是詢知其爲丙子順天舉人以冒籍黜者也。詔復之。復詢才如爾者更有誰。廷楨舉其友張大受顧嗣立以對。明日回鑾。上皆召見。撤尙方猊糖以賜。命兩近臣送之歸。

高宗東巡召試

秦小峴侍郎瀛博學工古文。而書法素非所長。始以舉人家居。聞高宗東巡泰山。特赴召試之典。過清江浦。偶於市中見鈔白破書一本。皆記零星典故。以五

錢得之。歸而略一披閱。有一條。曰。東方三大者。謂泰山也。東海也。孔林也。及試。題爲東方三大賦。首段渾冒三項。以下分點三段。大臣擬取十餘卷上閱之。無當意者。因問大臣曰。通場試卷竟無一知題義者乎。大臣對曰。有一卷分點三大。以書法太劣擯之。上曰。顧其學如何耳。何以書法爲哉。命亟以進。覽之稱善。御筆加圈點。拔置第一。遂授中書舍人。入值軍機處。不數年。授杭嘉湖分巡道。數遷而爲總督倉場侍郎。

世宗詔舉孝廉方正

雍正癸卯。詔舉孝廉方正。先是。康熙壬寅。詔各直省每府州縣衞各舉孝廉方正。暫賜六品頂戴以備召用。至是奉旨。國家敦勵風俗。首重賢良。前所頒恩詔。內有舉孝廉方正一條。距今數月。未有疏聞。豈通都大邑之中。海澨山陬之遠。遂無潛修砥操。克稱俊乂。可應詔旨者歟。誠恐有司怠於採訪。雖有端方之品。無由上達。殊負朕殷殷延攬之至意。著各直省督撫速遵前詔。確訪舉奏。

德宗詔開經濟特科

光緒戊戌。德宗詔開經濟特科。先是。貴州學政嚴修請設專科。德宗特命總理衙門會同禮部妥議具奏。尋奏臣等查該編修原奏所陳各節。公同商議。擬略宗宋臣司馬光十科朱子七科之例。以六事合爲一科。一曰內政。凡考求方輿險要郡國利病民情風俗諸學者隸之。二曰外交。凡考求各國政治條約公法律例章程諸學者隸之。三曰理財。凡考求稅則礦產農工商務諸學者隸之。四曰經武。凡考求行軍布陣駕駛測量諸學者隸之。五曰格物。凡考求中西算術聲光化電諸學者隸之。六曰考工。凡考求名物象數製造工程諸學者隸之。其保送。應請如該編修所奏。飭下京官三品以上外官督撫學政。各舉所知。毋限疆域。無論人數。悉塡姓名籍貫已仕未仕。並其人何所專長。咨送總理衙門。定期考試。由臣衙門會同禮部奏請試期。欽命題目。簡派閱卷大臣。在保和殿試以策論。差次優劣。分別去留。錄取者再請殿廷覆試一場。另請簡派閱卷大臣。詳定等第。以昭鄭重。試後。由臣衙門會同禮部帶領引見。應如何量材擢用。或悉照宏博成案。略與變通鼓舞。出自聖裁。非臣等所敢擅擬。應臨時由軍機大

臣請旨辦理。此爲特科。或十年一舉。或二十年一舉。統俟特旨。不爲常例。此特科議辦之大略也。歲舉。則每屆鄉試年分。由各省學政調取新增算學藝學各書院學堂高等生監。錄送鄉試。初場試專門題。次場試時務題。三場仍試四書文。中式者名曰經濟科舉人。與文闈舉人同場覆試。會試中試經濟科貢士者。亦一體覆試。殿試朝考。

德宗御書經濟特科題

考試經濟特科之日。暑熱特甚。時德宗方從孝欽后駐蹕頤和園。正場之題。辰刻始至。拆封。則朱書灼然。蓋德宗御筆也。

經濟特科覆試題

經濟特科覆試題。爲周禮農工商各有專官論。又桓寬言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洩則國用饒民用給今欲異物內流而利不外洩其道何由策。有正場考列高等之某太史。竟不知桓寬爲何朝人。在殿廷。歷詢之於同試者。

張文襄閱經濟特科卷

考試經濟特科。閱卷大臣凡八人。以張文襄居首。命下。慶王奕劻揖文襄而言曰。香翁。諸事費心。文襄所錄取者一百二十餘人。諸大臣大恚。蓋不能位置私人也。及覆試。卽由原派大臣校閱試卷。於是僅取一二等二十餘人。餘皆不錄。正場前五名固不入選。而凡文襄所保者。亦已去之務盡。惟與端忠愍公方會保之陳某。得列二等之第十八名。殿軍也。

某本列一等。以卷中用盧梭語。降列三等。批語有奈何二字。某自題詩。有博得南皮喚奈何。不該試卷用盧梭句。或曰。卽如皐冒鶴亭郎中廣生也。

王文勤惡經濟特科

經濟特科人員。孝欽后原擬依康乾宏博制科成例。賞以翰林中書。軍機大臣亦皆諾。惟王文勤公文韶起而抗議曰。若輩皆講求新學。屢以廢科舉爲言。何必再以科甲與之。但求皇太后賞以飯碗可也。於是遂多以知縣用。且由附生出身者。僅得州判。不列之於主簿從九典史之類。已萬幸矣。

周樹模劾經濟特科

光緒戊戌。鄂人周樹模方官御史。謂經濟特科被薦者之中多冒濫也。特疏上劾梁士詒楊度宋育仁等十餘人。詞連康有爲梁啓超。且及於富有票哥老會。孝欽后疑之。及覆試卷進呈。遂命盡拆彌封。將被劾諸人之卷。一律沙汰。再發閱卷大臣校閱。周字少樸。後官黑龍江巡撫。

宋恕未應經濟特科

朱古微侍郎祖謀嘗疏薦平陽宋燕生明經恕以居憂。未應徵。朱嘗語人曰。吾知燕生久。績學在野。抱道俟時。不爲危言畸行。可謂平實矣。

停經濟特科

光緒戊戌八月。孝欽后命停經濟特科。

復經濟特科

光緒辛丑三月。復開經濟特科。

考職之大獄

故事。新君登極。例須考職一次。惟僅用佐貳。應首選者。註册四十五日。即開選。

光緒乙亥考職。癸未始舉行。是年。有出八百金託會稽舉人馬星聯代考者。榜發第一。得州同卽選。馬大喜。設筵於聚寶堂之聽事。定雛伶花榜焉。當興高采烈時。語同輩曰。諸公僅能包取耳。若我則包第一。卽不爽。我視諸公遠矣。御史丁振鐸方在聚寶堂偏院請客。聞馬語。詢於人。乃知其事。次日上疏劾之。奉旨斥革拿問。馬遁歸。而出結之京官。考取之本人。皆革職遣戍。蓋照科場舞弊例治罪也。

考試月官

康熙戊戌十月甲寅。諭吏部考試月官。令作八股時文。大抵抄錄舊文。苟且塞責。嗣後止令寫履歷。以三百字爲限。

選人到官循例考試

李筱泉制軍瀚章巡撫湖南時。有一捐納人員選得某郡通判者。來謁。李循例出題考試。通判至花廳。卽掩卷高臥。李召首府使往問之。則對曰。吾儕若能考試。早以科第得官矣。今因不解文字。故以捐例得之。何考之有。李大怒。謂此等

劣員。亟應參革。遂於發月摺時。附片參之。及批摺回。不見此片。旋於書案屜內得之。蓋拜摺時漏未封入也。李欲復上。時馬端愍公新貽巡撫浙江。與通判有舊。適馳書爲之說項。李遂飭令到任。食祿八年。及王文勤公巡撫湖南。復調令考試。以不完卷劾罷之。

沈文肅甄別屬官

沈文肅公葆楨任兩江總督時。每値甄別屬官。輒於廳事中列案數十。令屬官南向坐。己則面北。列案以監督之。如塾師之課徒然。文有先成者。卽就近取閱。遇佳搆。則卽加以批。並與溫語討論。不佳者。亦卽予指摘。極劣者。則嘲笑而棄擲之。不少假借。無普通官吏之積習也。

大臣面試教官

康熙甲午四月。聖祖以教官有教養士子之責。嗣後凡掣選者。應令至京師。令大臣面試。

黃漱蘭出考教題

黃漱蘭督學江蘇時。試某郡。例考教官。以定黜陟。其題爲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

考吏員

京師內閣供事及各衙門書吏。均有定額。由召募考補。或於貼寫中遴選掣補。嚴禁假冒缺主。毋朋充。毋濫役。其承充者。由部取原籍有司印結。按遠近立限以結到日著役。無結者黜。外省吏攢。（司道府州縣爲典吏首領雜職等衙門爲攢典）經制闕。擇勤愼無違礙者承充。具結。送該管衙門。準著役。每歲終。仍取結送覈。內閣事繁供事。各衙門事繁書吏。五年役滿無過犯者。免其考職。以從九品未入流兼掣選用。（供事起軍營效力者亦免考職給正八品銜先用）事簡供事書吏役滿報部。每季關防考試。（事繁供事書吏送修書各館者亦考職以館班別選）試以告示申文各一道。試卷封貯。（一次不到下次準補兩次不到除名）其直省吏攢。五年期滿。由督撫。每年七月內。關防考試。其試卷封固。並原著役日期履歷册送部。歲終。合內外吏員試卷校定等第。具奏。分別錄用。事繁

書吏掣定職銜及各書吏考試後。不得在京稽留。即令五城官嚴催一月內回籍。令原籍官以到籍日期申報。其考授執照。發各省巡撫轉給。

順治戊子二月。吏部奏稱佐貳雜職等官。例由吏員充選。今考定者俱經選用。而懸缺尙多。應令內外各衙門將辦事吏員。自順治元二兩年實歷至今者。俱確查送部。照例考補。得旨允行。仍諭嗣後吏員實歷五年。即與考取。著爲令。

考醫士

太醫院考醫士。亦用八股試帖。以楷法工拙爲去取。時人爲之語曰。太醫院開方。但須字跡端好。雖藥不對證。無妨也。某年考試。題爲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其取第一者之文。有云。知者何取於水。而竟樂夫水。仁者何取於山。而竟樂夫山。僅此卷爲最佳。仁和朱茗生侍郞智嘗奉命試太醫院官學生。自以不解岐黃。乃令精於醫學者。代擬一題。袖至院。題紙既下。則皆袖手默坐若未得題者。詫之。遣人詢問。則同聲對曰。歷屆題目。皆出御製醫宗金鑑。今非是。故不敢作。大窘。乃求得醫宗金鑑。匆促摘一二語命題。不意諸生猶袖手如故。又問之。則曰。

歷屆出題。必於首卷檢取。今尙未合例也。亟如其言以改題。始得終事。

武備學校試論

光緒癸巳。江北設武備學校。四方英俊。聯袂偕來。試題爲管仲論。有某卷以寥寥數語。竟得冠軍。其文云。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又曰。管仲之器小哉。一褒一貶。大聖人尙無定評。余小子何敢論。蓋寓辯論於滑稽中也。

武生武舉武進士

文秀才稱生員。武秀才則祇稱武生。文科中式者稱舉人。武科則祇稱武舉。文稱鹿鳴宴。武稱鷹揚宴。人皆知之。文進士稱恩榮宴。而武進士稱會武宴。則罕有知者。

劉天保以文生入武庠

劉天保。道光時之睢州人也。幼無賴。習奔命法。能閉氣行四十里。始一喘。雨隨其後。不能及。年二十。販鹽山東。與羣梟鬬。解其魁一臂肩之行。梟夥期復仇。天保應期獨身往。羣梟怪之。拔刀出。天保笑曰。餓矣。速具酒肉飽乃公。解衣盤礴。

連盡數巨碗一人以刃舉大臠。咤曰。吞。天保張口自刀尖吞肉大嚼。羣梟愕眙。相率推排拜庭中。請長其羣。曰。今日乃服公。天保笑而起。久之。折節讀書。應童子試。督學使者疑其文非己作。擯之。天保怒。投牒試弓馬。遂入武庠。

李國輔跑馬三等

靑浦武生李國輔於道光某年應歲試。呈請跑馬。蓋武試每以跑馬者列一二等。否則三等。學使憫其老。曰。跑也三等。不跑也三等。李固求。乃允之。及內場試訖。則以文不佳。勉置三等之首。

武鄉會試年分

順治甲申。定各直省武鄉試於子午卯酉年。武會試於辰戌丑未年。凡京衞武學官生。遇子午卯酉鄉試年。准一體赴試。

丙戌。定武進士出身授官例。一甲一名授參將。二名授游擊。三名授都司。二甲授守備。三甲授署守備。著爲令。其後則改爲侍衞。

乙酉武闈之試卷

武闈但以弓馬技藝爲主。內場文策不論工拙也。順治乙酉順天武鄉試。有將一旦二字寫作亘。丕字寫作不一。又如指本朝之事。遇國家字。應抬高一格。而武闈諸生於泛論古今處。如國家四郊多壘社稷危亡之類。亦皆抬一格。武生自稱曰生。應於行內寫稍偏。於是將生人生物生機等生字。槪寫於側。主試者以其外場已挑入雙好字號。加以武闈無磨勘之例。仍與中式。

王玉璧爲武三元

天津鎭總兵王玉璧中順治辛卯武鄉試第一。壬辰會試第一。廷試亦第一。是武科中之三元也。且於明崇禎時已舉武闈第一。入國朝。乃棄之重試。仍連中三元。

馬全前後武鼎甲

馬全。陽曲人。初名璟。由陝督標兵中康熙壬申恩科武探花。入衛禁庭。授福建游擊。與同官相角。被劾歸。旋赴都。易名全。入巡捕營。再中己卯武舉。庚辰聯捷殿試擬榜眼。聖祖詢知之。特改狀元。一人擬元。前後中二鼎甲。而又非本籍。

亙古以來未之有也。庚寅始復原籍。洊擢至提督。後提兵勦金川。歿於王事。

武會試不停

雍正丁未。兵部議覆。浙江武舉人會試。應照文舉人例停止。世宗以士習澆漓。不干武途。況浙省文有餘而武不足。毫無不便之處。因命武科照舊會試。

顧麟爲武三元

乾隆壬申四月。順天武闈鄉試。取中解元顧麟。十月武闈會試。遂聯捷爲會狀。

武進士誤班降甲

嘉慶己卯秋。武殿試傳臚。仁宗御太和殿。臚唱時。一甲一名武進士徐開業。一甲三名梅萬清。均未到班。奉諭。事關典禮。非尋常疏忽可比。本應全行斥革。念其草茅新進。徐開業革去一甲一名。並頭等侍衛。梅萬清革去一甲三名。並二等侍衛。俱仍留武進士。再罰停明年殿試一科。俟下屆會試。再與新中式武進士一體殿試。即以一甲二名秦鍾英拔補一甲一名。授爲頭等侍衛。其一甲二名三名。無庸再補。

武科改試槍礮

光緒戊戌正月。德宗命嗣後武科改試槍礮。

停止武試

光緒辛丑七月。德宗命停止武生童考試及武科鄉會試。

考試之籍貫

考試士子之籍貫。有民籍商籍竈籍旗籍。均沿明之舊也。惟旗籍與明異。蓋明爲邊鎮之軍人。本朝則爲滿蒙漢八旗之軍人也。明制設科取士。士子起家應童子試。卽有籍。籍有儒官民軍醫匠之屬。分別流品。以試於其郡。卽不得就他郡試。且邊鎮則設旗籍校籍。都會則設富戶籍鹽籍或曰商籍。山海則設竈籍。吾國國籍法。至光緒末葉。始經政府制定頒行。其前則惟考試者始有籍貫也。有父子兄弟異其縣籍者。甚夥。蓋省城郡城輒有兩首縣。（蘇州附郭有三首縣曰長洲曰元和曰吳）父兄本已著籍甲縣。其後。乙縣之應試者較少。爲之子若弟者。改就乙縣。於是父子兄弟之縣籍。遂不同矣。而同光間有胡氏者。曰燏棻。曰家楨。以同產兄弟

而省籍各異。實爲僅見。燏棻字芸楣。官至工部侍郎。其籍爲安徽泗州。家楨字芸臺。官至江蘇鹽法道。其籍爲浙江蕭山。胡本蕭山土著。其父曾設帽肆。經粵寇之亂。肆閉父歿。芸楣乃游皖。輾轉而得事李文忠公鴻章。時皖人勢盛。遂寄籍泗州而應試焉。芸楣既顯達。芸臺遂得以保舉捐納起家。由鹽大使而至鹽法道。以不應試故。用本貫。遂仍爲浙人。

粵寇欲開科以得人心

道光庚戌。粵寇洪秀全叛。至咸豐癸丑而據金陵。其未定僞都時。已蓄有開科取士收拾人心之意。觀楊秀清之文告。卽可知之。今錄如下。特授開國軍師大元帥楊爲再行曉諭事。本帥敬承皇命。興兵伐暴。所到之處。望風瓦解。城破之日。將貪官汙吏剪除。並不擾害一民。前已出示曉諭。料必知悉風聞鄉市有不法頑民。藉大兵未到。肆行焚掠。現爲本帥拿獲。斬百數十人。今着校尉李憲帶兵數百。徧行鄉市。一經拿獲。就地正法。其有良民。各將順字貼門。不必畏懼。爾等捐貲助餉。納臨捐職。試問此等功名。何榮何辱。卽將向來匾額除去。不得自

誤。我定金陵之後。定議考試。衡文取士。再定甲乙。其有各處廟宇。供養僧道。何如養鄉里窮民之爲愈也。現今拿獲僧道。斬首。幷查首倡及重修之人。一幷拿究。

粵寇考試分三場

洪秀全據金陵十三年。開科亦數次。某年第一場題爲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頌。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功德巍巍論。監場提調差役無不索賄。越一月。爲第二場。題爲立整綱常醒世莫教天光鬼迷解天父爲姦生理人論。又越一月爲第三場。場內外懸燈彩。中堂供香花。耶穌十字架亦在焉。題爲四海之內皆東土。眞道豈與世道相同論。卷紙爲紅綠黃三色。四周描金作龍鳳紋。中作方格。每字大幾方寸。每行三十六格。僅十葉。

粵寇考試之題

某年洪秀全又命開科考試。以韋昌輝爲正主考。副考官則某僞王爲之。蓋目不識丁者也。入場。試以舊約書義一道。策一道。試帖一首。別有一論一解。若未

夕而事已畢。加判一條。是科試帖題爲款乃一聲山水綠。呂輝擬作云。觿聲聽未了。山水送孤帆。對面靑如畫。回頭綠滿巖。半空餘嫋嫋。一帶認巉巉。舵尾澄流迴。峯腰旭照銜。靑疑留古岸。翠欲上征衫。流響驚鳧鴈。濃陰鬱檜杉。放榜後。以此詩帖於榜尾。應試者見之。無不頷手稱歎。蓋應試者皆窮士皂隸之流。而呂輝固富家子。且亦國子監生也。

粵寇題紙

常熟龐某嘗應粵寇鄉試。所頒題紙爲黃色。寬大類詩箋。每紙一題。凡策議詩判等四題。紙端加天官丞相小印一顆。下署年月日。中列題目。字大徑寸。類北魏。後印讚詩一首。大抵稱頌天主天王功德爲不可及。紙後騎縫處。復加天官丞相小印。蓋爲第二場持此相核之地也。

粵寇考試之制義

周雨軒嘗見粵寇開科之試卷。亦制義體。惟忘其題及作者姓名耳。文云。皇矣上帝。神眞無二也。夫猶是神也。得其眞者。非獨一皇上帝而何。且自三代而下。

神靈每操禍福之權。然僞妄者恆多。眞正者恆少。自聖人出。去其僞而存其眞。猶恐人不識至眞者之果何屬也。故特指一眞實無妄之神。以明其寡二而少雙焉。吾不禁穆然於皇上帝矣。今夫當建業之初。惟念予懷于順則。値開祚之始。當凜帝謂于無聲。此石言怪誕。聖人所以斥其非。有赫明昭。王者所以隆其號。何也。諸神皆非眞神也。眞神獨一皇上帝也。人心之不古也。妖魔多惑其良貴。而不知眞神之照臨孔昭。當聖主興。必有以杜其弊矣。夫名山大川。非無形貌以示衆。而究不若皇上帝之獨有加嚴者。知羣黎之顚頽。憫顚頽者此也。慮億兆之倒懸。解倒懸者此也。惟皇上帝其眞孰有與於斯哉。世運之方興也。隱怪不迷於寸衷。而咸知眞神之鑒觀弗爽。有王者起。先有以格其心矣。夫風雲雷雨。豈無位號以彰尊。而要獨由皇上帝之令出維行者。見庶民困於旱潦。救旱潦者此也。念下民厄於水火。拯水火者此也。上帝是皇。其眞孰能過乎是哉。皇天震怒。今我天兄而舍命代人。將以口口口口之餘業。以鼎新夫宇宙。自非上帝居歆。眞神默佑於其間。何以攘泯棼之敝俗。而煥其文章。此其神之無

有匹休也。獨一皇上帝。誠克當此而無忝矣。上天眷顧。不惜太子而降之凡間。於以起天朝數百代之景命。以大展其功德。自非上帝時享眞神保佑於其際。何以體帡幪之隱會。而廣其勛庸。此眞神之未有並美也。獨一皇上帝。洵能任此而無慚矣。

粵寇得麻城人爲解首

粵寇某年開科。麻城縣某奪解。賜宴之日。洪秀全試以一聯。某對曰。三皇不爲皇。五帝不爲帝。我主方是眞皇帝。洪大喜。幾欲以女妻之。爲楊秀清所阻。不果。

卜應期爲粵寇開科之探花

卜應期。江西吉安府人。秀全召令廷試。秀全妹宣嬌方帷幕竊窺。見之。悅焉。授意秀全賜以探花。謝恩時。令轉謝天妹。應期如言往覲。入而長跽。宣嬌挽之起。語之曰。吾願時時見汝。尋選爲內廷供事。遂與通。宣嬌之夫李紹深。佯不知也。傳善祥者。洪秀全之內廷女官。楊秀清之妾也。亦悅應期。陽以事召應期入其府。又強嬲焉。宣嬌知之。噤不敢聲。應期遂擁兩美。更迭爲歡。同治甲子。曾忠襄

公國荃率師將入金陵。應期乘間逸去。爲蕭孚泗部將所獲。獻擊斷九洑洲糧道之策。從其言。遂克九洑洲。而糧道絕。洎金陵下。孚泗乃薦於忠襄。授副將。

張申伯以平定江南文詔粵寇

張申伯爲咸豐時之廩生。文譽頗著。咸同間。蘇常州縣相繼失陷於粵寇。張避世鄉居。時洪秀全開科取士。張爲儕輩所推舉。改名褚維垦。至金陵。入場。題爲平定江南文。仿制藝體。張作頗雄壯。拔置解元。李秀成待之甚厚。

張文之起講曰。東晉司馬之興也。南宋康王之渡也。長江數千里。莫不恃爲恢復漢族之基。豈以江南之人。獨具忠義哉。蓋其後由江南而擴張平寇之功勳。必其先由江南而手定皇都之鞏固。石頭無恙耶。鐵甕猶存耶。試一觀江上之風雲。覺東洛冠裳。西京鐘鼓。不啻天與之而人歸之已。其起股曰。銅駝荊棘。吾民之苦深矣。自唐虞三代。迄今四千餘年。中原文物之邦。竟一息奄奄。如病夫之不起。堯舜禹湯文武。神靈之痛哭何如。問何時殺盡妖魔。上答天恩之高厚。泥馬風波。吾君之厄至矣。自唐桂二藩。遷徙一萬餘里。故國衣冠之族。竟荒郊

鼙鼜。爲異族所稱雄。燕趙韓魏齊晉。禾黍之淒涼奚似。問何日掃除腥臭。重開一統之河山。

張於粵寇平後。思復應秋試。蘇人欲攻之。因作七律二章。以明前者應試之非己志。旣而鄉試。亦擢高第。

粵寇以考試殺諸生

咸豐時。粵寇所開某科。詩題爲四海之內皆東土。有諸生鄭之僑者。作詩痛詆之。起句云。四海皆清土。安容鼠輩狂。人皆思北闕。世忽有東王。秀清大怒。支解之。又諸生夏宗銑者。被脅就試。終卷有罵詈語。亦被磔。

傅鸞祥應粵寇試

傅鸞祥。金陵傅槐女也。洪秀全入金陵。行考試女子之典。正主試爲洪宣嬌。副主試爲張婉如王自珍。王。皖人。張。鄂人。題爲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全章。應試者二百餘人。傅作獨力闢難養之說。引古來賢女內助之功。爲秀全所激賞。遂充狀元。飾以花冠錦服。鼓吹遊街。三日後。招入府。使掌簿書。批答婉媚。頗合

意。漸乃恃寵而驕。箋牒或弗當。輒肆批罵。語侵秀全。秀全怒而憐其才。不殺。僅枷號女館。未幾病。秀全猶遣使慰問也。

清稗類鈔

兵刑類目錄

	頁
木蘭行圍講武	一
三藩善後之旗綠軍制	三
八旗	四
漢軍	六
八旗侍衛教場	七
旗兵比棍	七
天祐軍	七
車騎營	七
御營	八
神機營	九
勇健軍	九
廣勇	一〇
楚軍	一一
王壯武軍制	一二
湘軍	一二
湘淮軍制	一三
湘淮軍餉	一六
淮軍	一八
銘軍爲淮軍第一大支	一九
吉軍	一九
忠義軍常勝軍	二〇
三省邊防	二〇
蒙古盟旗軍制	二一
內蒙古	二一
外蒙古	二四
蒙古臺站運輸軍隊	二六
阿里克族兵制	二八
白塔信礮	二九
天津水師	三〇
長江水師	三一
海軍	三一
軍報	三三
軍需報銷	三四

法越一役之軍需　三四
營務處　三五
幕館　三六
粵寇亦有軍制　三六
問刑準用明律　三七
五刑　三七
刺字　三九
沈文恪請罷流徙烏喇新例　三九
高宗不寬錢永與毙兄之罪　三九
阿文勤不修刑部則例　四〇
鄧嶰筠奏免潁州僉妻發配舊例　四〇
薛雲階之法學　四一
沈文肅重典論治　四一
西河沿照例翻車　四二
華人不能出洋　四二
蒙古死罪案件　四二
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刑法　四三
阿里克族刑法　四四
番例　四四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兵刑類

木蘭行圍講武

木蘭。在直隸承德府北四百里。遼中京臨潢府興州舊地也。舊屬翁牛特。康熙中。藩王進獻。遂爲皇帝蒐獮講武之所。地長千里。林木葱鬱。水草茂盛。故羣獸聚以孳畜。聖祖每歲舉行秋獮之典。歷朝因之。行圍時。蒙古喀爾沁等諸藩部落。年例以一千二百五十人爲虞卒。謂之圍牆。以供合圍之役。中設黃纛爲中軍。左右兩翼。以紅白二纛標識之。兩翼末。滿語謂之烏圖哩。各立藍纛標識之。皆聽中軍節制。管圍大臣。皆以王公大臣領之。而蒙古王公台吉等爲副。兩烏圖哩則各以巴圖魯侍衞三人率領馳行。

行圍之制有二。一以數百人分翼入山林。圍而不合。謂之阿達密。一則於五鼓前。管圍大臣率蒙古管圍大臣及虞卒。並八旗勁旅虎槍營士卒。各部落射生

手出營。視其圍場山川大小遠近。紆道繞出圍場之後。三十里或五十里。以及七八十里。齊至看城。則謂之烏闌哩阿察密。卽合圍也。合圍後。有烏圍哩處處卒。脫帽。以鞭擎之。高聲傳呼瑪爾噶口號。瑪爾噶者。蒙古語帽也。聲傳遞至中軍。凡三次。中軍知圍已合。乃擁纛徐行。左右指揮。以俟上入圍。則辰末巳初矣合圍數十里。漸促漸近。出林薄。至岡阜。距駐蹕行營約二三里。惟視高敞處設黃幙幄。中設氈帳。謂之看城。比至看城。虞卒皆馬並耳。人並肩。廣場不過三里許耳。圍牆外自放圍處。卽重設一層。乃虎槍營士卒及諸部落射生手。專射圍內逸出之獸。而圍內例不准射也。

日出前。上自御營乘騎。先至看城稍憩。俟兩翼烏圖哩監纛到後。乃自看城出御櫜鞬。諸扈從大臣侍衛及親隨射生手虎槍手。擁護由中道直抵中軍。在中軍前半里許。周覽圍內形勢。瞭如指掌。而行圍之疾徐進止。口敕指揮。僅二三十里間。射飛逐走。左右咸宜。或遇有虎。則圍暫不行。俟上看殪虎畢。然後聽敕而行。每圍場收至看城。上卽駐馬觀諸王射生手等馳逐餘獸而已。或值場內

獸集過多。奉旨特開一面以逸之。圍外諸人不准逐射。獵罷。上迴蹕大營。謂之散圍。諸部落各按隊歸營。日甫晡。而一日行圍之事畢矣。

哨鹿日。制與常日不同。上於五更放圍之前出營。侍衞及諸備差人等分爲三隊。約出營十餘里。聽旨停第三隊。又四五里。停第二隊。又二三里。將至哨鹿處。停第一隊。而侍從及扈衞之臣。僅十餘騎而已。漸聞清角聲揚。遠林呦呦。低昂應和。倏聽槍聲一發。咸知神威命中矣。羣引領聽旨調遣三隊。以次至上前。其行圍所有章奏。皆俟上還營後。披覽發出。毫無遺滯。或有時引諸文士賡唱終夕焉。

三藩善後之旗綠軍制

康熙中葉。三藩既平。撤藩兵歸京師。盡籍藩產入帑。設駐防於廣州福州荆州等處。以將軍副都統率旗兵駐之。由是臣下無世擅兵柄土地之權。雖宗室自親王以下。爵十等。民自一等公以下。爵二十六等。而皆優以虛榮。絕無實權。蓋懲前代封建之弊也。防守之職。則旗營綠營任之。然綠營之提督總兵。不掌財

賦。僅綰兵符。復以督撫牽掣而督率之。蓋懲前代藩鎮之弊也。

八旗

八旗之制。始於天命紀元之前二年。(明萬曆甲寅)合滿洲蒙古漢軍之隸伍籍者。每三百人設一佐領。五佐領設一參領。領千五百人。五參領設一都統。領七千五百人。猶僅六萬人耳。其後。分滿洲蒙古漢軍。又有所別建。曰前鋒。曰護軍。曰火器營。曰親軍。曰滿蒙漢合編之步軍。章制日備。兵數亦日衆。

或曰編制之次第。初僅有滿洲八旗。入關後。更編漢軍八旗。大抵皆漢人之最先歸附者。其後。更編蒙古八旗。後所謂八旗者。實有二十四旗也。

京旗之官。每旗設都統一人。副都統二人。參領五人。佐領所管。以百丁爲率。無定員。每佐領下。以驍騎校一人隸之。鑲黃正黃居都北。次兩白。次兩紅。次兩藍。皆環拱禁城。城池衙署倉庫。以驍騎馬兵守之。各於禁門外置官廳。都統副都統更番值宿。以備不虞。巡狩則增街衢之守。(俗名街堆子)歸則撤之。每三歲編審戶口。稽壯幼。除逃亡。書版。藏於戶部。其冒濫及隱匿不報者。罪其司。

閱選秀女。多於京旗中選之。以三年爲率。屆期。戶部移文造籍。有隱匿不報者。罪之。旗有逃亡。申刑部督捕。

大閱。皇上親御甲冑巡閱營隊。集八旗將士於演所。陣法。漢軍火器營左翼四旗。以次而東西上。右翼四旗。以次而西東上。每旗鹿角二十。步兵八十八。引旗四人。長槍手二十。鹿角旁列礮十。鳥槍百。籐牌百。礮兵三十人。御礮車兵百人。纛十。執纛兵三十。小旗二十。負旗將士二十。紅旗二十。麾旗二。金五。鼓一。鳴金兵十。海螺五。每旗參領三。散秩官驍騎校十。每翼都統二。副都統每旗各一。滿洲火器營左翼四旗。在漢軍左翼左。右翼如之。鳥槍兵百二十。護軍百二十。總統五。每旗纛兵二。執纛四。海螺十。金五。鼓一。委傳宣官八。金下。麾旗者揚旗。鼓聲大作。鹿角兵前進。分隊而立。籐牌兵跳舞作斬虜狀。分合如法。三作而退。鼓聲一進。鳥槍兵列隊而進。槍聲齊發。聲亂者罪之。麾旗者落旗。金聲。初奏。槍聲頓止。俄擂鼓如前。麾旗者揚旗。槍進如前。如是者九。連環槍作。滿洲前鋒護軍乘馬者。自兩翼出。彼此奔馳。三軍作衝圍狀。盤旋數次。槍止乃已。金聲再奏。八

旗驍騎兵銜陣而出。海螺畫角齊奏。傳宣官呼收兵者三。軍士咸頓首歡呼。再叩而退。兵部告禮成。上還御營。翌日。賞賚有差。每歲春秋。咸集於德勝門外十里之仰山窪村。簡練如儀。惟將士衣素服。不著戎冑。與臨陣別。演試火器礮石。歲以春秋。由兵部奏請。欽命大臣偕漢軍都統演礮於蘆溝橋。八旗以次演。及牌者有賞。否則罪之。軍政五載一舉。行律有四。一操守曰廉平貪。一才能曰長平短。一騎射曰優平劣。一年歲曰壯中老。以次定賞罰焉。

漢軍

國初俘掠遼瀋之民。悉爲滿臣奴隸。太宗憫之。拔其少壯者爲兵。設左右兩翼。命駙馬佟養性都統馬光遠統之。其後歸者漸多。入關後。明降將踵至。遂設八旗。一如滿洲之制。康熙中。三藩平。其藩下諸部落。亦分隸旗籍。雍正中。定上三旗。每旗佐領四十。下五旗。每旗佐領三十。其不足者。撥內務府包衣人隸焉。八旗旗纛。皆繪灑金飛虎於上。前鋒營用五色飛虎旗。香山健銳營號衣。黃色。

緣藍。火器營號衣用藍色。緣白。

八旗侍衛教場

國初最重騎射。羽林虎賁之士。退直之暇。嘗校射教場中。卽明內操地也。鑲黃旗在皇城東北隅。臨御河。正黃旗在聞華寺後。正白旗在小南城。卽明南內地也。

旗兵比棍

寧古塔將軍每屆三年出示。無論滿洲漢軍。未成丁者。至衙門比試。曰比棍。棍以木二根高五尺。上橫短木。立於將軍前。照册點名。於其下行過。能如棍長。卽註册披甲。派差食糧。如不願者。歲出銀六兩。曰當帮。

天祐軍

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尙可喜。當歸順時。未隸旗籍。太宗名其所統之軍爲天祐軍。特設白綠黑諸旗纛以賜之。

車騎營

雍正中。世宗命九卿籌禦西夷之策。岳威信公獻車營法。其製仿邱濬舊制。稍加損益。車廣二尺。長五尺。一夫推輦。以四夫護之。五車為伍。二十五車為乘。百車為隊。千車為營。行載糗糧軍衣。夜團聚為營。戰時。兩隊居前。專司衝突。三隊後隨。餘五隊保衞元戎。以防賊入劫戰。並具圖以進。上命滿洲護軍習之。號車騎營。後北征。屢以車師取勝。然嚴重難連行。和通之敗。道路壅塞。士卒多損。論者歸咎車戰。遂廢。

御營

嘉慶以前。列聖每歲秋獮木蘭。巡幸直省。除近畿數處設行宮外。餘皆駐蹕牙帳。曰御營。

護軍統領一人。豫率其屬往。相度地勢廣狹。偕武備院卿司幄及工部官設立行營。中建帳殿御幄。繚以黃漆木城。建旌門。覆以黃幕。其外為網城。正南暨東西各設一門。正南建正白。東建鑲黃。西建正黃護軍旗各二。東西門復設連帳旗門。領侍衞內大臣率侍衞親軍宿衞網城門。八旗護軍統領率官兵宿衞。又

外八旗。各設帳房。專委官兵禁止諠譁。御營之前。扈從諸臣不得駐宿。東四旗在左翼。西四旗在右翼。均去御營百步。扈從人等各按翼駐宿。皆北上。最前爲王公。次大臣侍衛。其次大小官員扈從人等。皆按旗分品秩。安立行帳。御前大臣內務府官員人役。均駐北面。去行營二里外。前鋒營相度形勢。設卡倫。左右各豎飛虎旗幟。爲偵哨。以禁行人諠囂。其中營或一或二。各視途之遠近焉。

神機營

神機營署。在煤炸胡同。同治初設。其士卒皆八旗精銳。總以親王大臣。無定員。全營翼長二人。下設文案營務印務粮餉覈對稿案六處。各有翼長委員。惟印務無翼長。此外軍火局槍炮廠軍器庫機器局。各有專司。兵萬五千餘名。自設立後。八旗京官競往投效。文案處至一百六十餘員。營務處至一百八十餘員。而書手不在此數。光緒庚子以後。廢之。

勇健軍

雍正中。西虜未靖。世宗召天下壯士。得數千人。其尤者。能開二十石弓。以鳴鏑

射其胸。鏜然而返。又有能開鐵胎弓舉刀千斤者。號勇健軍。命史文靖公貽直司之。屯巴里坤以備不虞。

廣勇

道光戊戌。英人至粵。揚言與官爲仇。無害百姓。又恃財引誘窮民。願爲耳目者甚多。林則徐搜查鴉片。有犯必懲。英人怨之。奪四方礮臺。縱淫肆虐。人民憎其奸。操戈相向。一日。南海番禺鄉民糾集義勇。佯言官兵擾掠。將入城。愬諸長官。及夜。行至半途。轉旗而南。直攻英船。預募善泅者入水鑿之。毀其船一。英人倉猝逃。越數日。勇復出戰。副都統以滿洲兵助之。擊殺英酋一。英兵十。會湖廣兵聞勝。掩至。爭奪首級。反攻義勇。兩縣令出城解圍。勇始散。英人乘間逸。又十餘日。英人出泥城。遇三元里民。民鳴金號召一百二村。男婦數萬。執梃而集。圍之數里。英兵千餘突圍奔潰。死者八九十。又殺死英官二人。擊傷者無數。時官兵皆立城堞。作壁上觀。義律聞信。責總督。總督責廣守。人民懼罪解體。英人亦狼狽回船。自破虎門以來。鴟張豕突。玩易我國。未有如此受創者。三戰皆義勇之

力。廣勇著名自此始。

楚軍

楚軍之名。始於江忠烈公忠源。咸豐初。粤寇初起。將士聞角聲則走。不可止。忠源寶慶人。寶慶近廣西。其民樸悍。忠源募鄉勇五百人。從烏蘭泰擊寇。號楚軍。時官軍無敢當寇鋒者。忠源軍獨能搏戰。諸將始知有楚軍。及寇自全州北下。將吏皆走。忠源獨以所部扼之蓑衣渡。多列旗幟金鼓。寇疑不敢進。長沙因得爲備。而寇久攻長沙不克。城崩復完者再。

楚軍號能戰。當時有北勝南江之目。然實恃其弟忠濟。迨往援江西。助守南昌。贛省餽犒軍銀二萬兩。忠濟盡取之。不以給士。軍大譟。欲殺忠濟。忠源諭說百端。乃已。遂斥忠濟歸。不使再領軍。忠濟去而楚軍弱矣。

或曰。楚軍實左文襄公宗棠所創。當曾文正公國藩創湘軍時。四哨爲營。營凡五百人。諸軍遵用之。獨王壯武公鑫不用。別爲營制。文襄初出。以四品京堂從文正治軍。所募五千人。參用壯武法。有營有旗。旗凡三百二十人。不稱湘軍。別

自號爲楚軍。楚軍名由此起。近人輒以湘軍淮軍對舉。罕知湘楚之別矣。

王壯武軍制

王壯武公鑫與曾文正公同縣。文正識爲將才。其陳法。隊左右各百人。鼓之。人魚貫爲兩行。左馳右。右馳左。三馳而圜。皆持滿外向。再鼓之。則左右馳。復其伍。對向爲格鬬。左起則右伏。右起。左亦如之。三起三伏。士復馳。乃變圜爲方。於是後軍分出左右。蛇行繞攻。前軍三合而退。其前左右軍。亦互爲進退。主將鼓角鳴臺上。旗周麾。士周馳。聚爲城郭。城爲三門。先聚者爲左右行。先自門出。餘亦次第復爲隊。士惟視聽旗鼓。疾走如風雨。無聲息可聞。

壯武在軍。每閱三五日。集衆講聖諭廣訓及性理諸書。暇日。令其習射作字。及聞令出。皆奮勇爭先。親執桴鼓。一鼓而軍士排列如牆。再鼓。左右翼兜圍如張翅。迨寇營礮子落於前。然後三鼓而馳。勢如潮湧。無不全勝。

湘軍

湘軍之興。本創於二三儒生。羅忠節公澤南主其事。曾文正公國藩總其成。至

李忠武公續賓始大。而勇毅公續宜繼之。楚皖賴以收復。其餉項較諸軍爲優。湘軍有二派。一爲羅李所部。後佐曾文正公胡文忠公立功。及安慶旣克。四散不振。一爲王壯武公所部。王與曾初不相慊。自成一隊。左文襄公宗棠常左右之。壯武沒於樂安。王開化張運蘭分統之。王旋病沒。張復隸曾部。援勦江西皖南最久。所謂老湘營是也。張後赴閩。軍分爲二。易開俊劉松山統之。易又病歸。劉從曾勦捻。繼入甘陝勦回。開至三十餘營。文襄督師。恃以爲重。劉戰沒金積堡。從子錦棠代任。收西邊全功。遂以京卿幫辦軍務。

湘淮軍制

湘軍始於咸豐壬子。淮軍始於同治壬戌。其營制爲曾文正手定。而李文忠遵守之。每五百人爲一營。設營官一。每營分立前後左右四哨。每哨設哨官一。營官有親兵。有什長。其親兵分六隊。每隊設什長一名。率親兵十名。伙勇一名。計六隊。凡七十二人。哨官有哨長一名。有護勇五名。外有什長。有正勇。有伙勇。其正勇一哨分八隊。每隊什長一名。伙勇一名。擡鎗隊正勇十二名。合什長伙勇

爲十四名。刀矛小鎗隊正勇十名。合什長伙勇爲十二名。每哨合哨官哨長護勇爲一百八人。四哨共四百三十二人。合之營官親兵爲五百四人。隊官在外。其聯伍之制。親兵六隊。則一隊劈山礮。二隊刀矛。三隊劈山礮。四隊刀矛。五隊小鎗。六隊刀矛。每哨八隊。則擡鎗爲第一隊。刀矛爲第二隊。小鎗爲第三隊。刀矛爲第四隊。擡鎗爲第五隊。刀矛爲第六隊。小鎗爲第七隊。刀矛爲第八隊。總計一營。劈山礮兩隊。擡鎗八隊。小鎗九隊。刀矛十九隊。共爲三十八隊。其搬運一切。有長夫。每營營官及幫辦人員。共用長夫四十八名。搬運子藥火繩及一切軍裝等項。共用長夫三十名。營官親兵隊。每劈山礮隊用長夫三名。刀矛小鎗隊用長夫二名。計六隊用長夫十四名。如拔營遠行。營官另撥長夫幫擡劈山礮。哨官哨長及護勇五人。共用長夫四名。四哨共長夫十六名。其哨隊。每擡鎗隊用長夫三名。每刀矛小鎗隊用長夫二名。計四哨擡鎗八隊。用長夫二十四名。刀矛小鎗隊用長夫二十四名。共長夫四十八名。總共一營用長夫一百八十名。大率百人用長夫三十六名。合之營哨官員各勇人等。共六百八十五

人。是爲正額。或數十營設統領一員。或十營設統領一員。或數營設統領一員。無定制。

同治乙丑征捻。又添練馬隊營。其制。則每營營官一員。幫辦一員。字識一名。一營立前後左右中五哨。其前後左右四哨。各設正哨官一員。副哨官一員。中哨卽以營官爲正哨官。外立副哨官二員。每哨馬勇五十名。散勇五棚。每十人爲一棚。每棚什長一名。散勇九名。一營共營官一員。正哨官四員。副哨官六員。馬勇二百五十名。什長二十五名。散勇二百二十五名。營官及副哨幫辦字識等。共用伙夫二名。四哨之正副哨官。共用伙夫四名。每棚用伙夫一名。共二十五棚。爲二十五人。又一營長夫五十名。通計長夫八十一名。合之營哨官員幫辦字識各勇夫等。共五百九十二人。其馬數。則營官四匹。幫辦一匹。字識一匹。正副哨各二匹。什長及馬勇各一匹。共爲馬二百七十六匹。搬運鍋帳子藥。則每哨僱用大車一輛。共車五輛。其每營百馬之內。準報倒斃三十六匹。如數換領。以資彌補。

湘淮軍餉

胡文忠公理財之法。冠出一時。所有湘軍餉銀。概發湘平。蓋自咸豐己未。所收庫平。每百申三兩六錢。另儲備撥。積少成多。遂成鉅款。然湖北銀少錢多。其時收款大宗。專在釐金。通以十足制錢爲定。江北轉輸。無非錢者。於是行對放之法。如放餉十兩。以五兩實銀十千實錢爲率。時市銀易錢。每兩千有五百文。糧臺漲價。竟至五百文。人不厭其重也。文忠意謂以錢易銀。徒爲商賈謀利。不如暗益員勇。員勇薪資不寬。藉以津貼。俾無滋生弊端。其後深入皖境。轉運浩繁。糧臺以折閱過多。請一律放銀。文忠猶未許焉。當時制錢極多。糧臺以出入重累。置江船數艘於省河內口。釐金船到。就水次運收。擇老成牧令專司其事。久之。全船滿載。不復通底掃淸。隨收隨放。相沿成習。即牧令遇有交替。亦不過按冊估計。出具收結而已。

其定制。則按月發餉。初無折扣。勇籍不甚雜亂。大抵長沙湘鄉寶慶各爲一類。皆有尺籍可尋。久征遠戰之勇。月計食用若干。到期按發。餘則分哨記注。存於

公所。或因事裁革。或有故假歸。核其所存之餉。酌付川貲。別由糧臺給一印票。至後路給清。如此有三利焉。營哨員不能私侵暗蝕。一也。勇不能任意開銷。出營流落。二也。回籍餘貲。尚可營生。三也。

若淮軍。則不特勇無宿儲。即統領十數營者。賦閒稍久。掃地無遺。當卸任之時。債務累累。尚須接替者爲之彌縫也。

軍餉定制。向無額數內扣者。有之自淮軍始。歲支九關。關者。次數之謂也。遇閏酌加。餘則目爲欠餉。糧臺分別記注。裁撤時。酌發三五關不等。或歷年過久。通計成數報効。爲本籍增文武學額。士卒亦竟安之。當淮軍初赴上海時。餉項匱乏。食米而外。竟酌給鹽菜貲。及接仗克城。人人有獲。每向夕無事。各哨聚會金釧銀寶。堆案高數尺許。遇發餉時。多寡不較也。李文忠公知之。明訂九關。杜營哨虛冒。遂爲成例。入於奏案。其時米價極昂。石值銀五兩。各軍克城。輒封存寇所囤米。據爲私有。李出示收買。定價石銀三兩。出入一律。亦爲成例定案。淮軍統將。往往以此致富。

淮軍

淮軍之興。由山東布政使六安李元華。當咸豐甲寅。粵寇踞廬州。李帶團勇助勦。張制府樹聲潘撫部鼎新劉撫部銘傳周提軍盛傳盛波皆奔走其間。如是數年。雖未有成效。而戰陣之事。練習日精。時李文忠公鴻章在籍辦團。或居帥幕。或領軍事。尚無專主。迨廬州事亟。由間道投曾文正公於江右。元華亦隨吳清惠公棠至淮安矣。張潘方保境自守。徘徊俟時。及咸同之交。楚軍日盛。由西路徑克安慶。乃使劉之族子東堂與提督韓殿颺謁李文忠請計。於是有創立淮軍之舉。

時江蘇官紳乞師者踵至。文忠慨然請行。先立鼎銘慶樹四營。益以湘軍親兵一營。林字一營。開字二營。共爲九營。陸續赴援上海。銘營始以東堂主之。東堂讓其叔銘傳。慶營則吳提軍長慶主之。吳向從軍廬州。未嘗歸李部下。林營則湘人滕鎮軍嗣林主之。親兵營則湘人韓太守正國主之。開營則程忠烈公學啓主之。通名淮勇。實則湘軍三營。淮軍六營也。其後林營未嘗著績。親兵營年

餘敗散。惟開營功業先著。而忠烈殉後。遂以不振。於是樹鼎銘盛各成一軍。自一營至數十營不等。盛軍者。卽周氏兄弟抵上海後所主者也。慶營正副二營。歷十數年。至海防議起。始增六營。而銘盛兩軍。疊爲畿輔拱衛之師。遂稱兩大。其歷年較諸軍爲久長。

說者以淮軍創於李成於劉韓。大於劉周。皆所以佐李文忠之中興偉烈也。

銘軍爲淮軍第一大支

開軍之後。推銘軍爲勁。西捻之役。功冠諸軍。號淮軍第一大支。其始賴唐忠壯公殿魁劉廉訪盛藻二人爲之左右。唐之調度。劉之訓練。合爲兩美。又得劉中丞銘傳爲帥。以故虎步一時。其部下驍將著名者頗多。大率蘇滬降將。更事老練。忠壯陣亡於鄂。銘軍奮氣。後亦未有大敵。忠壯弟定奎以忠壯故。旋統銘字武毅等軍。積功至福建提督。

吉軍

吉軍之興。始於黃觀察冕。時曾文正公在江西。事亟。徵援兵於湘。黃以吉安知

府募兵自効。而不之官。遂以吉字名軍。及歸曾。由忠襄公國荃領之。曾時以同知候選。由此增多營。連克瑞州景德鎭。沿江而下。卒收安慶江寧二城。所部至五萬人。皆以吉營肇其基也。當江寧合圍時。黃充東征局總辦。創議鹽米互市之舉。由安慶便赴下遊。曾率全軍將領迎於江濱。黃顧而言曰。吾福薄。不足爲諸軍導。得九帥爲主。可共取富貴。今何如言。已握忠襄手大笑。諸將惟聲謝而已。黃初任江南知縣。見知陶文毅公。後以事謫戍。遇赦歸。其人善以財勢動人。才氣縱横。見者傾心。創辦東征局。以濟江南之餉。爲功甚鉅。而物議紛騰。遂有貪横恣肆之語。見於彈章。後以迤東道開缺。終於家。

忠義軍常勝軍

林利。英國海軍官。爲粵寇所招致。嘗在李秀成部下。組織忠義軍。以抗常勝軍。常勝軍者。英人戈登所練。受李文忠公之委託。以征勦粵寇爲事者也。

三省邊防

廣東之東興。雲南之河內。廣西之鎭南關。爲三省邊防。延袤一千九百餘里。路

路可通。與法人各設對汛鎮南關外。距關數里卽安南界。法人踞之。並築鐵路至同登。光緒中。督辦邊防大臣廣西提督蘇元春嘗與法人訂約合築。自南關接至龍州鐵路。迄以無款而止。

蒙古盟旗軍制

蒙古兵制。除喇嘛及衰老疾病者外。男子自十八歲起。卽須從軍。其編制亦按八旗之制。今將各旗之組織列下。

內蒙古

哲里木盟。（位西遼河北）

科爾沁六旗。（分左右兩翼一翼分中前後三旗）圖什圖業。札薩克圖。蘇鄂公。達賴罕。賓圖。博

多勒噶台。（以上六所各置一旗）

杜爾伯特一旗。

札賚特一旗。

郭爾羅斯二旗。（分前後旗）

卓索圖盟。在喜峯口山外爲木蘭秋狩駐蹕之所有避暑山莊

喀喇沁三旗。分左右翼旗及中旗

土默特二旗。分左右翼旗

昭烏達盟。據西遼河上游之地有圍場咸豐以前大駕秋狩至此

敖漢二旗。

奈曼一旗。

巴林二旗。分左右翼旗

札魯特二旗。分左右翼旗

阿爾科爾沁一旗。

翁牛特二旗。分左右翼旗

克什克騰一旗。

喀爾喀左翼一旗。

錫林郭勒盟。在圍場西北多泉泊饒魚鹽之利

烏珠穆沁二旗。分左右翼旗

浩齊特二旗。分左右翼旗

蘇尼特二旗。分左右翼旗

阿巴哈納爾二旗。分左右翼旗

阿巴噶二旗。分左右翼旗

烏蘭察布盟。在四子部落境爲張家口恰克圖商販往來必經之道

四子部落一旗。

茂明安一旗。

烏喇忒三旗。分中前後旗

喀爾喀右翼一旗。右翼

伊克昭盟。部河套鄂爾多斯地淺草平沙可耕可牧蒙人視其得失以覘強弱

鄂爾多斯七旗。分左右翼更分前後旗右翼以外又加右翼前末旗

附錫呼圖庫倫活佛游牧地一旗。

外蒙古

外蒙古有喀爾喀及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等各部。共十二盟。

喀爾喀。分四盟四部六十七旗

汗阿林盟。

土謝圖汗二十旗。

克魯倫巴爾和屯盟。

車臣汗二十三旗。

齊齊爾里克盟。

三音諾顏二十二旗。

喀爾喀盟。

額魯特二旗。

杜爾伯特。分二盟四部十五旗

賽圖濟雅哈圖左翼盟。

杜爾伯特十旗。

輝特一旗。

賽圖濟雅圖右翼盟。

杜爾伯特三旗。

輝特一旗。

土爾扈特。分十二旗五盟

南烏訥恩素珠克圖盟。

土爾扈特四旗。

北烏訥恩素珠克圖盟。

土爾扈特三旗。

東烏訥恩素珠克圖盟。

土爾扈特二旗。

西烏訥恩素珠克圖盟。

土爾扈特一旗。

青塞特奇勒圖盟。

土爾扈特二旗。

和碩特。三旗分一盟

巴爾塞特奇勒圖盟。

和碩特三旗

蒙古各旗。以佐領爲編制之基礎。一佐領有人員百五十名。而常備僅五十名。其編制如下。

佐領一人。領催六人。驍騎校一人。驍騎五十人。以此佐領合而爲旗。旗長稱札薩克。各旗佐領之人員皆不平等。其編制如下。

札薩克二人。至四人。協理台吉一人。管旗章京一人。參領一人。佐領一人。驍騎校五人。領催三十人。驍騎二百五十人。約合二百九十一人至二百九十三人。

蒙古臺站運輸軍隊

蒙古臺站之設。仿於元代。按籍受成。至纖至悉。國朝屬於兵部。凡官吏軍隊經過蒙古者。皆由臺站供差。而各臺站供應馬匹飲食。皆由蒙人當差。預爲派定。一有傳牌。各站卽爲預備。蓋蒙地廣漠無垠。且有數百里無人烟之處。若無臺站。官員軍隊經過。往往數日不得飲食也。康熙壬申。乃自古北口至烏珠穆秦。置臺九。自獨石口至蒿齊忒。置臺六。自張家口至四子部落。置臺五。自張家口至歸化城。置臺六。自殺虎口至烏喇忒。置臺九。自歸化城至鄂爾多斯。置臺八。自喜峯口至札賴特。置臺十六。雍正戊申。征準噶爾時。增設塔爾巴哈臺等處臺站。曾派大學士督理其事。用款至千餘萬之多。及乾隆己丑。又有增設喜峯口路札賴特盡處起。置臺十四。古北口路烏珠穆秦盡處起。置臺六。殺虎口路烏喇忒大路外。置臺七。張家口路四子部落盡處起。置臺十六。是以撫馭全蒙。橫有五六千里。縱有二三千里。絕無鞭長莫及之患也。

臺站供給車馬。異於內地。其曳引轎車之馬。悉用三四頭。每一馬。必有一人騎其上。而道路不平。沙石相間。其馬馳極速。故乘車者盤坐車中。必用一木桿夾

住兩腿。謂之曰加桿兒車。以防因震動而踣於車外。且恐木桿不堅。須以帶圍住車前所擕之盤碗。又以挖有大小各孔之革囊。盛各物於中。繫之車項。每日至少能行二百里。甲站夫馬送至乙站時。卽由乙站夫馬接送丙站。而丙站丁站皆如之。

凡官員過站所需之馬。不惟視人數之多寡。並須視品秩之崇卑。例如一品大員。准帶隨員若干人及馬匹若二。品大員則較一品大員少若干。三品又較二品少若干。而飲食亦由蒙人供應。然僅牛乳及羊肉磨菇而已。而每人應得羊肉若干。其初各有定額。如官員每日羊一頭。僕從則人各一腿。嗣後藉端訛索。每人於應得一腿外。猶強令蒙人各於一羊身上割一腿。蒙人不允。乃令出銀二兩折抵一羊腿焉。

阿里克族兵制

青海有阿里克一族。其兵有定額。有常餉。按戶抽丁。月必調集操演。刀鎗矛弧有分隊。號令節制。森然不亂。軍服爲黃布褙子。緣紅邊。有標記。老弱退伍。補以

壯丁。隴省沿邊軍隊多熟番。以阿里克族及郭密族爲多。有擢至軍官者。

白塔信礮

北海白塔山及九門城上。各設信礮五。旗杆五。有急。則由員弁賫大內所存上有奉旨放礮四字之金牌馳報。經白塔駐員驗明。卽放。若不及傳報。但知某方有急。某門卽先放礮。他處應之。杆上晝懸黃旗。夜懸燈。在內值班之大小武官。各就職守所在以爲備。紫禁城外九門內之官兵。則就地嚴守。其不值班之御前大臣領侍衞內大臣內大臣散秩大臣侍衞各率本旗親軍營兵而出。廂黃旗在東華門外及闕左門並景山東門外。正黃旗在西華門外及闕右門並景山西門外。正白旗在神武門外及端門並承光殿迤東三座門。內務府三旗之護軍營在午門外。驍騎營在景山東門。八旗護軍營之兩藍旗在天安門外。兩白旗在東安門內。兩紅旗兩黃旗皆在西安門內。兩翼前鋒營在天安門外金水橋迤南。內火器營之兩藍旗在大清門外。兩白旗在東安門外。兩紅旗在西安門外。兩黃旗在地安門外。八旗驍騎營滿蒙漢各參佐領俱按汛聚集。御前

大臣領侍衞內大臣散秩大臣侍衞在紫禁城門外。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左右翼總兵在神武門外。八旗都統副都統及護軍統領之兩黃旗在神武門外。兩白旗在東華門外。兩紅旗在西華門外。兩藍旗及前鋒統領火器營大臣並不領兵之親郡王貝勒貝子文武大臣皆在午門外。均各齊集候旨。時紫禁城四門皆閉。俟奉旨或持出合符。即啓內九門。外七門。有步軍統領令箭到。即啓皇城四門左右闕門東西長安門北上門外東西桶子柵欄門長安門外柵欄門。遇有應入之官兵應候旨之王公大臣。即時驗放。步軍翼尉等率不值班之步軍按本旗登城環列。南營參將等率兵列外城上。各城門礮手登城備門礮。新營房不值班官兵赴本管城門看守。舊營房官兵在本旗城門外。巡捕左右北三營及中營樂善園汛兵各按汛守天橋。步軍統領派章京三員各帶兵出城。一赴圓明園。傳知該處護軍守御園。一赴藍靛廠。一赴香山。令外火器健銳營向西直門進發。備調遣。王公上章京護軍等各集本府。候傳喚。

天津水師

世宗念天津附近京畿。海防綦重。設滿洲水師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協領下若干員兵三千。守禦海口。然滿兵不利水師。初設章程。訓練技藝。不及綠營之半。乾隆丁亥。高宗巡幸津淀。是日大風。勢難操演。時都統爲奉義侯英俊。已衰老。所傳號令俱誤。技藝既疎。隊伍復亂。喧譁不絕。上怒。立加裁汰。英俊等降革有差。

長江水師

同治間。粵寇既平。彭剛直公玉麟以功洊升兵部侍郎。加宮保銜。未幾。解組歸。創立長江水師。內河外江。鈴鐸聲相聞。東南無盜賊患。朝廷知其熟諳水師利弊。仍令按年巡閱一次。准專摺奏事。兵弁有不法者。殺戮得自專。

海軍

海軍經始於咸豐之季。初購英國戰艦數艘。並議聘英水師兵官統之。旋寢其議。同治壬戌。曾國藩左宗棠合詞奏陳。請開船政局於福州上海。而福州規模尤壯。船政大臣主之。設船政學堂。分習造船。水師成材漸衆。薩鎮冰羅豐祿劉

冠雄嚴復皆學生也。同治甲戌。以日本窺臺灣。海疆無備。遽締和議。朝議急興海軍。李鴻章請分立外海五軍。以饟絀。不果。光緒乙亥。設北洋水師。購鐵甲船八艘。而別購中小鐵甲二艘。防長江口。時日本滅琉球。俄據伊犂。將啓釁。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請購蚊子船快船。分駐大連灣諸隘。備敵師。總理衙門從其議。擬以赫德總司南北海防。薛福成時以道員在直隸。上書鴻章。謂一國兵權饟權。付諸一外人之手。其事至危。議遂罷。庚辰。鴻章議減水師裁綠營以治海軍。立水師學堂於天津。主辦者閩人。生徒遂大半閩產。及甲午中日之戰。海軍將領僨事者。亦多閩人。而濟遠管帶方柏謙先遁。是役也。海軍熸焉。甲申。從鴻章議。大治海軍。乃立海軍衙門於京師。以醇親王督辦。鴻章會辦。山東巡撫張曜奉天將軍善耆幫辦。建旅順等處礮臺。爲海軍根本。大購鐵艦。丙戌。醇親王奉旨周歷旅順大連灣威海衛煙臺諸要隘。戊子。定海軍制。以丁汝昌爲海軍提督。英兵官琅威理爲海軍總教習。設提督一。總兵二。副將五。參將四。游擊九。都司二十七。守備六十。千總六十九。把總九十九。皆隸北洋大臣。鐵甲二。鎭遠定

遠。快船六。致遠靖遠經遠來遠超勇揚威。蚊子船六。鎭中鎭邊鎭東鎭南鎭西鎭北。練船三。威遠康濟敏捷。合魚雷艇六艘。運船一艘。大小二十五艘。以山東之威海衞爲宿泊海軍之所。奉天之旅順口爲修治戰艦之所。大連灣建礮臺。固旅順後路。總兵張光前統親慶軍三營。駐西礮臺。總兵黃仕林統親慶軍三營。駐東礮臺。四川提督宋慶統毅軍九營。專防旅順。陸路提督劉盛休統十二營。駐大連灣。皆受轄於北洋大臣。恐倉卒不及稟節度。乃設北洋前敵營務處。以道員充之。盡護諸將。隱帥旅順。前者劉含芳。繼者龔照璵也。

辛卯。北洋海軍遂大成立。總之。我國海軍發軔於福州船政。成軍於北洋艦隊。至晚近。始設專部。

軍報

高宗自乾隆甲戌後。平定西域。收復回疆。以及緬甸金川之役。每有軍報。無不立時批示。洞澈利害。每夜。必遣內監出問有報否。嘗披衣坐待竟夕。機密近臣。罔敢退食。

軍需報銷

同治中。大學士倭仁等。請以同治甲子六月前各處軍需概免册報。自七月初一日起。俟事竣後。一體請銷。其造册按例定之數。不溢一絲。而陰將款目浮開鉅萬者。與例既符。卽在准銷之列。其以實用之數登之銷册。而實無絲毫浮冒者。例稍未符。卽難核准。是則報銷一事。卽能弊絕風清。而實數不准銷。准銷非實數。虛文相襲。甚無謂也。然亦豈獨軍需報銷爲然耶。

法越一役之軍需

光緒癸未法越之役。首尾數年。事定。粵東報銷至二千五百萬。實則用者不過七百萬。而張文襄借洋款三百萬。及曾忠襄經用之款。皆在其內。餘則有代部借五百萬。又續借二百萬。而雲南之岑毓英唐炯。廣西之蘇元春。臺灣之劉銘傳。各軍餉項。咸取給於是。還款時。則代部借者由部撥還。而粵東又歲籌闈姓款四十四萬兩。四成報効。（粵中官紳向收番攤陋規不可裁革。令以四成充公。名四成報効。）約四十萬兩。某款約三十萬兩。官售鹽（鹽倉剩鹽。官爲售之。）約十餘萬兩。截至光緒甲午止。約得千餘萬兩。

又罰黃江釐廠書吏三十萬。罰海關收稅家人十餘萬。有是蓄聚。故接任者亦無怨言。又時在龍州築礮臺十五座。瓊州等處築礮臺數座。繼其事者。以惜費故。凡瓊州等處礮臺。悉皆停罷。已訂購之大炮。及別購之槍彈。悉移解於北洋焉。

營務處

防營之有營務處。始於咸同軍興時。其後乃徧全國矣。龔照瑗曾以道員總辦旅順營務處。舊日營制。大帥節制各軍。而營務處盡護諸將。隱若統制。恆以道員充之。提鎮入見。皆持手版。執禮甚恭。大帥之下。營務處最尊。大帥若不知兵。則其權恆在營務處。蓋湘淮各軍。恆以書生立功。湘皖書生慕曾文正左文襄李文忠之流風餘澤。談兵者尤衆。新軍未成立。行省營務處皆道員也。照瑗代劉含芳駐旅順。諸將爭媚事之。旅順形勢雄固。軍儲甚豐。日兵將至。諸將爭艤舟作逃計。照瑗聞金州陷。即遁至煙臺。赴天津。謁文忠。文忠大斥之。返旅順。已而日兵至。乘魚雷船復先遁。六統領不相屬。乃共推姜桂題主之。而旅順陷。照

璵奪職繫刑部。庚子聯軍來。照璵又逃。辛丑回鑾。貸死爲民。營務處設總辦會辦。充之者非道員。即提鎭或京秩或知府。有僚屬。別有日隨辦營務者。則大帥左右隨營差遣之員。不隸營務處也。

幕館

黃文襄公督陝甘時。値西北用兵。督師肅州。乃設幕館。凡藩臬兵備道州縣司軍旅事者。皆居其中。蓋皆屬僚。非賓客也。黃鎭日危坐中堂。郵騎至。直入館院。啓封視之。應付何司者。立時分派。目擊其鈔稿鈐印畢。卽咨覆。故應付急速。從無留滯。軍事得以易蕆。

粵寇亦有軍制

粵寇之軍制。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每軍一軍帥。統五師帥。一師帥統五旅帥。一旅帥統五百長。一百長統十司馬。李玉成李世賢林紹璋林啓容白輝懷各統一軍。軍帥上有監軍總制將軍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爲一品。下至旅帥皆武職。行省文武將帥各一。文方伯。武主將。以佐將副之。

問刑準用明律

順治甲申。定問刑衙門準依明律治罪。先是。國初律令。重罪有斬刑。輕罪用鞭扑。至是。始準用明律。

五刑

五刑之制。定於順治初年。

一。笞刑。自一十至五十。每十笞爲一等。凡五等。用小竹板折責。每十笞責四板。旗人犯笞者。以鞭代之。

二。杖刑。自六十至一百。每十杖爲一等。凡五等。用大竹板折責。數與笞刑等。

三。徒刑。發本省驛遞。自一年至三年。每半年爲一等。凡五等。各依年限應役。役滿回籍。五徒各予以杖。自六十至一百有差。到配折責。

四。流刑。安置遠方終身不返。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爲三等。三流並杖一百。到配折責。

五。死刑。曰斬。曰絞。皆有立決監候之別。

五刑之外。有較流徒加重者。曰充軍。發邊遠安置。康熙中分五等曰附近邊衞曰邊遠曰極邊曰煙瘴曰邊外爲民。發邊外安置。曰雜犯流罪。准徒四年。曰雜犯斬絞。準徒五年。死刑之最重者。爲淩遲梟示。

刑具有七。板也。枷也。杻也。鐵索也。鐐也。夾棍也。拶指也。

板。以竹篦爲之。大頭徑二寸。小頭徑一寸五分。長五尺五寸。重不得過二斤。

枷。以乾木爲之。長三尺。徑二尺九寸。重二十五斤。

杻。以乾木爲之。長一尺六寸。厚一寸。

鐵索。以鐵爲之。長七尺。重五斤。

鐐。以鐵爲之。連環重一斤。徒罪以上用之。

夾棍。用之於命盜重案供辭不實之男子。以挺木三根爲之。中木長三尺四寸。旁木各長三尺。上圓徑一寸八分。下方闊二寸。自下而上至六寸。於三木四面相合處。各鑿圓窩。徑一寸六分。深七分。

拶指。用之於婦人。以圓木五根爲之。各長七寸。徑圓各四分五釐。

刺字

凡重囚應刺字者。旗人刺臂。奴僕刺面。平民。犯徒罪以上刺面。犯杖罪以下刺臂。再犯者亦刺面。逃犯刺左。餘犯刺右。初犯刺左者。再犯累犯刺右。初犯刺右者。再犯累犯刺左。字方一寸五分。畫闊一分有半。

沈文恪請罷流徙烏喇新例

聖祖登極。因旱求直言。新例、流罪皆徙烏喇。詔九卿會議。沈文恪公荃謂烏喇距蒙古三四千里。地不毛。極寒。人獸凍輒斃。流罪不當死。不應驅之死地。乃獨爲疏上之。有旨令畫一。文恪持前議益堅。且曰。臣此議行。三日不雨者。願伏欺罔之罪。聖祖方冲齡。改容納之。越二日。大雨盈尺。新例竟罷。

高宗不寬錢永興斃兄之罪

錢永興毆死胞兄大學士陳世倌以其十世單傳。奏請減死。高宗曰。承祀之條。所以重絕人之嗣。此等兇惡之徒。萬無可恕。卽令殄絕宗祀。亦彼自絕於天。而非國法之絕之也。海內良善之人。尙不能使之人人有後。而獨於罹犯大辟之

輩。展轉委曲。廢國家一定之法。爲之請命。獨何心哉。

阿文勤不修刑部則例

阿文勤公克敦管理刑部時。諸曹司屢請纂修則例。文勤置不答。因浼公子文成公代請。仍不答。文成惶然。得間復以爲言。文勤喟然曰。汝何不曉事至此。近日刑名從重辦理。乃一時權宜辟以止辟之義。若纂爲成例。則他日刑官援引。傷人必多。豈尙德緩刑之道乎。

鄧嶰筠奏免潁州僉妻發配舊例

舊例。潁州府屬凶徒。結黨三人以上持械傷人者。不分首從。發極邊煙瘴充軍。僉妻發配。江寧鄧嶰筠中丞廷楨曾撫安徽。奏言潁屬民俗強悍。非此不足示懲。惟僉妻發配。似無深意。此等婦女。本係無罪。一經隨夫僉發。如長途擺挫難堪。兵役玷汚可慮。或本犯病故。則異鄉嫠婦。飄泊無依。或本婦身亡。則失恃孤嬰。死生莫保。況潁屬婦女。頗顧名節。一聞夫男犯罪。自知例應同發。或傷殘以求免。或自盡以全身。在本犯肆爲凶暴。法固難寬。而本婦無故牽連。情殊可憫。

疏入。奉旨删去此條。

薛雲階之法學

六部諸曹司事權。皆在胥吏。曹郎第主呈稿畫諾而已。惟刑部事非胥吏所能爲。故曹郎尙能舉其職。刑部事統於總辦秋審處。額設提調坐辦。各四人。主平亭秋審監候之獄。必在署資深。且深通律學者。始獲充是選。長安薛雲階尙書允升。充提調十餘年。始獲外簡。甫六載。復內擢少司寇。洊長秋官。掌邦刑者又二十年。終身此官。其律學之精。殆集古今之大成。秦漢以來。一人而已。嘗著一書。以大淸律例爲主。而備述古今沿革。上泝經義。下逮有明。比其世輕世重之迹。求其所以然之故。而詳著其得失。以爲後來因革之準。書凡數十册。册各厚寸許。

沈文肅重典論治

光緒中。沈文肅公葆楨督兩江時。輒以重典論治。每派道員往各屬查辦事件。瀕行。授以信矢而囑之曰。所査事外。遇有不法者。卽以軍法行之。故一時殺戮

必夥。及卒於位。有計其自授任日起。至病故日止。所殺戮者。平均每日得五十人。其任福建船政大臣時。監督工程。異常嚴厲。凡委員監工草率者。立予參辦。工匠有偸竊公家一木一石者。亦即以軍法從事。

西河沿照例翻車

光緒季年。有某令選缺出京。中途失文憑。折回京師。求吏部尚書某爲之設法。尙書令之座主也。已允之矣。卒以格於例。不得行。令無如之何。轉商之於部吏某。某爲設法。次日補給。詢其所以。則以康熙某年。亦有某官出京。因在西河沿翻車。失其文憑。部議核准補給。嗣後失憑者。皆援此爲專條。且必聲明在西河沿翻車。否則必遭駁斥。

華人不能出洋

粵東向例。年終必由總督奏稱。並無華人流入外洋。至張文襄督兩廣時。始停此奏。

蒙古死罪案件

蒙古死罪案件引用蒙古例者。由理藩部覆核。會同法司具奏。參用刑律者。咨交大理院覆判。會同法部具奏。嗣於宣統庚戌二月。經憲政編查館。附片奏定。嗣後凡內外蒙古死罪案件。不論所引何律。概歸理藩部主稿。咨送大理院覆判。遣罪以下人犯。應發遣者。由理藩部咨送大理院覆判。

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刑法

烏盟風俗古樸。刑網甚疏。訟事亦少。鬬毆小事。央人調處即了。不能了者。則由印房値差官員訊問。訴訟以口述斷案。不留底稿。而亦無翻案者。科罪。重則笞股。輕則掌頰。笞股以皮鞭。皮條撚結而成掌頰以皮掌。與內地相同如鞋底此外無他刑矣。無監獄。而有地牢。地牢制甚陋。坎地而成。重罪人犯。未審之先。或施以鐐銬。鎖之牢中。防其逸也。如有人命案件。則由王公札薩克訊明。轉送歸化城定罪。案到即審。審畢遂結。無積壓之案件。近邊各地。漢蒙雜處。漢人與蒙人訴訟。例由地方官審判。地方官刑重。且多所需索。黠者避重就輕。往往轉就蒙旗控訟。東盟邊地習漢俗久。亦有用重刑者。

阿里克族刑法

青海有阿里克族。其刑罰有笞杖。量罪之輕重以施。殺人盜馬者死。他犯則徵物以贖。百長用非刑。百戶可扑之。百戶用非刑。千戶可扑之。尊重民命。民亦鮮有不法者。

番例

國朝定鼎。番夷內附。西寧辦事大臣達鼐等。奏稱番人愚蒙。不知法度。應請照頒發玉書納克舒番人等番子律例之例。頒發松潘口外住牧番人等三十六套。化導曉諭伊等。令其知所畏懼。違法之事。禁其仿傚行爲等語。雍正乙卯三月。經大學士鄂爾泰等會議奏准。即令於蒙古例內選擇關係番民易犯條款。纂輯番例。頒發遵行。並聲明於五年後。再照內地律例辦理。明年。總理西海夷番事務侍郎馬某。咨請將番人頭目之等次改正。其罰服牲畜數目。酌量刪除。均不得過九五之數定擬。又以番人地方。出產馬匹。孳生甚少。而犏牛孳生甚多。應將罰服馬匹改爲犏牛等語。奏部飭照所議開載。繙譯唐古忒字。通行曉

諭番人。仍將律例報部存案。乾隆丙辰庚申癸亥戊辰、節經奏請展限。嗣准刑部議覆番民僻處要荒。各因其俗。於一切律例。素不通曉。未便全以內地之法繩之。不若以番治番。庶於夷情妥洽。嗣後自相戕殺命盜等案。仍照番例罰服完結。毋庸再請展限。奏蒙允准。至嘉慶朝。西寧辦事大臣貢楚克扎布因覆奏審結蒙古番子積案。請嗣後蒙古番子尋常命盜搶刼等案。仍照番例罰服辦理。如有情節可惡者。隨時奏聞。旋奉硃批。所奏番例有何册檔可憑。情節可惡者隨時奏辦。是何情節。方爲可惡。飭咨詳議。後經部覆。仍令西寧辦事大臣查看情形。自行專摺具奏。該大臣文海擬稱番民等如敢糾約多人肆行搶刼。或竟擾及內地邊氓。情同叛逆。以及肆意搶刦蒙古牲畜。凶惡顯著。關係邊疆大局之案。自應懾以兵威。嚴拿首從。隨時奏明請旨辦理。以彰國典。其止於自相戕殺及偸盜等案。該蒙古番子等向係罰服完結。相安已久。一旦繩以內地法律。恐愚昧野番。羣滋疑懼。轉非撫輯邊夷之意。應請仍照舊例等情。復經刑部核准。奏請施行。晚近以來。仍復相安。實爲現行刑特別刑法之一種也。

商務印書館

第七册 戰事(下) 武略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蔣果敏平廣西粵寇

咸豐末造。粵寇圍廣西省城者。三年有餘。與廣東湖南音問阻絕。餉道不通。省城數十里以外。皆寇也。適蔣果敏公益澧以候選知府。爲羅忠節公澤南營官。中道散去。勞文毅公崇光招之。赴粵西。蔣謂立功後。必保至實缺按察使。所需糧械。毋稍缺乏。然後願行。文毅許之。蔣乃募楚勇三千人。入粵擊羣寇。克復諸府縣城。楚粵之路始通。

僧格林沁與捻戰

同治壬戌。穆宗特命忠親王僧格林沁以全力勦捻。捻。捏也。不逞之徒。聚捏成隊。故曰捻子。蔓延於蘇皖豫魯鄂。黨衆且悍。袁甲三勝保曾勦而無功。故命以全力勦之也。既而追捻寇於光黃汝鄧之間。多山谷沮洳。騎不得騁。累中捻伏。喪其良將恆齡舒通額蘇克金等。王益憤。日夜逴一二百里。宿不入館。衣不解帶。席地而寢。天未明。傳爨畢。士皆櫜糗糒。王手一鞭上馬。猋馳。一日。王先其大軍。自率親兵數千。與捻十餘萬夾水而營。捻久怖追軍。無所掠食。足皆腫裂。不

能行。會薄暮。未測官軍虛實。願就撫。陳提督國瑞爲之關說。有成議矣。捻先遣二渠來謁。王見之。怒甚。語未半。趣命斬之。寇衆大驚。皆散走。迸入山東境。王益疾追。當是時。官軍與捻皆重趼羸餓。環寒暑不能息。勢且俱踣。捻揚言王少寬我。卽降。則其窘迫可知矣。

易佩紳轉戰數千里

咸同間。粵寇發難。龍陽易佩紳以書生率新募卒二千餘人。（時湘撫駱秉章入蜀督師易居幕中旋奉命募湘軍二千人入蜀）轉戰數千里。破寇數十萬。當道負軍餉二十餘萬。若在他人。早兵變被戕矣。而易持之以堅忍。結之以恩信。崎嶇困阨。非人所經。忌之者復齮齕百端。使不能行其志。皆不以爲意。其在軍中。有詩云。本來面目無人識。錯把孫吳作頌揚。又云。幾回殺賊翻流涕。賊亦蒼生大可憐。撤軍後。又有句云。未受人憐斯是福。能容我退卽爲恩。又云。兵事易言原有戒。書生輕出自無功。亦可想見其襟懷矣。

鄧仁堃父子與粵寇戰

鄧仁堃。武岡人。官江西按察使。咸同間。東南用兵。文武著聞。以矯援贛州。失督師旨。假事劾罷。子繹。字保之。秉承家學。少好論兵。壯而遘亂。湘陰左文襄公宗棠督師浙閩。奏辟營務。從征嘉應。收全功。

田興恕勦寇江西

田興恕。鳳凰廳人。在江西貴州。多有戰蹟。其行軍江西也。一日。偶率部下數百人出。突遇寇大隊至。圍之數重。田引兵入一地。四周溪水環流。田令四周站隊。而己臥吸鴉片烟。寇數喊殺。皆植立不動。寇稍怠。久之。或坐或立。田揮刀突進。衆從之。寇出不意。悉披靡。殺傷無算。

田之乘馬素馴。一日出戰。馬躍而人立。礮彈猝至。洞其胸。田跳而免。後以殺洋人。論戍伊犂。士卒感其恩。從之去者數百人。所至責供給。州縣甚苦其擾。時左文襄征回。攻循州不能下。田至。一戰下之。文襄奏其功。得釋罪免戍。遂歸。

林夫人乞援保廣信

沈文肅公葆楨嘗守廣信。粵寇至。城被圍。夫人林氏。文忠公女也。嘗貽書饒廷

選乞援。以保府城。

書云。將軍漳江戰績。嘖嘖人口。里曲婦孺。莫不知有饒公矣。此將軍以援師得名於天下者也。此間太守聞吉安失守之信。豫備城守。偕廉侍郎往河口籌餉招募。但爲時已迫。招募恐無及。繼倉卒得募。恐反驅市人而使戰。尤所難也。頃來探報。知貴溪又於昨日不守。人心皇皇。吏民商賈遷徙一空。署中僮僕紛紛告去。死守之義。不足以責此輩。祗得聽之。氏則倚劍與井爲命而已。太守明早歸郡。夫婦二人荷國厚恩。不得藉手以報。徒死負咎。將軍聞之。能無心惻乎。將軍以浙軍駐玉山。固浙防也。廣信爲玉山屏障。賊得廣信。乘勝以抵玉山。孫吳不能爲謀。賁育不能爲守。衢嚴一帶。恐不可問。全廣信。卽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而後辨之。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將軍也。先宮保文忠公奉詔出師。中道賫志。至今以爲深痛。今得死此。爲厲殺賊。在天之靈。實式憑之。鄉間士民不喻其心。以輿來迎。赴封禁山避賊。指劍與井示之。皆泣而去。太守明晨得餉歸後。當再專牘奉迓。得拔隊確音。當執爨以犒前部。敢對使百拜。爲七邑生靈請命。昔睢

陽嬰城。許遠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鐵石。固將軍不吝與同傳者也。否則賀蘭之師。千秋同恨。惟將軍擇利而行之。刺血陳書。願聞明命。

多忠勇與捻回戰

欽差大臣西安將軍多忠勇公隆阿從征楚皖。身經數百戰。料敵如神。其勳績尤在廬桐之間。摧滅粵寇陳玉成。實能轉移當時全局。曾文正公嘗稱其智勇兼備。爲中興名將第一。

同治壬戌。陝回亂起。朝廷以勝保爲欽差大臣。及逮治入京。以多代之。渭北回巢凡三。最東曰羌柏。在同州。迤西有蘇家溝。再西爲渭城。蘇家溝渭城皆在咸陽境。回於渭城建府治。多督師入關。徑趨羌柏。以親兵七十人解商南之圍。以二千人破捻寇五六萬之衆。伏尸四十里。山前巨壑。窈不見底。人馬層積。塡與路平。驅勦回寇。萃而迫之山谷之間。大川之旁。所殺動以數萬計。陝回皆西走甘肅。大軍方欲上隴。適滇回藍大順由蜀竄陝。陷踞盩厔。城中老寇僅數百人脅從人數亦不甚多。多引兵圍之。大順百計守禦。城小而固。久不能拔。

江蘇官紳乞師勦粵寇

同治壬戌。淮軍之赴上海也。由江蘇官紳至安慶陳乞。備極哀懇。倡其議者。官爲吳煦吳雲應寶時。紳爲馮桂芬顧文彬潘曾瑋。而龐鍾璐主之。以書陳於曾文正公。

時江南爲粵寇悍黨所據。惟上海獨存。上海故無備。而外又無援。文正甫克安慶。將東援吳越。無暇顧上海。沿途寇卡星布。兵亦不能達。上海官紳集議。求可以如皖乞師者。難其人。文正年家子錢鼎銘毅然請行。賫書抵安慶。謁文正。極言東南數十萬生靈待拯狀。且言上海爲商埠。華洋貨物充牣。一旦資寇。則全吳無收復機。文正慮地僻。孤軍深入。且無援。鼎銘力陳形便。繼以痛哭。文正許之。命李文忠公鴻章以淮勇移駐上海。鼎銘謀之吳人。僦洋船五艘來迎。抵黃浦。人心始定。俄而寇大至。四面環攻。李迭創寇魁。與文正及左文襄三路夾攻。名城漸次收復。全省肅清。

方其乞師也。蘇撫薛煥遣將募楚勇一萬二千人。將東旋。文正慮所募皆各營散卒。徒糜軍餉。命鼎銘往截散之。鼎銘行。遇於漢口。簡所募九百人歸。無譁者。文正大奇之。移師之議乃決。

粵寇平。撤淮軍。北勦捻。文忠日夜逐賊不得息。鼎銘駐清江。主轉運。迄事平。餉無誤。文正旋薦鼎銘可大用。文忠亦力言之。遂移大順廣道。擢按察。遷布政。又二年。而河南巡撫之命遂下。既抵任。以綠營兵弱。請加餉練兵。行之有效。各省推而行之。

或曰。文忠東下。鼎銘采辦軍米。督治後路轉運。洊保道員。皆由乞師基之。其由道員而至豫撫。則曾文正所保。文正初不甚知鼎銘。及移督直隸。過清江。鼎銘在轉運局迎送。先後歷十餘日。官廚供應而外。日備精饌三五器。文正頗以爲甘。既辭。復進。流涕再三。述舉賢平吳之德。文正大感動。以爲誼切如此。必有忠誠報國。適奏調兩江官紳爲直隸仕途矜式。舉錢首列。未及五年而開府矣。

李文忠敗粵寇於上海

蘇杭之陷於粵寇也。兩省紳民麕聚上海。恃西人爲之護持。寇在咫尺而不敢偪。薛煥以巡撫兼通商大臣。所任僚吏皆工趨避媚耳目者。軍事殆不可問。知府李慶琛爲統將。部兵數千。皆衣錦繡排刀斧。出入自耀。有同優孟。淮軍入境。則芒鞋短衣布帕。皆笑指爲丐。然李文忠公意氣甚盛。不受薛節制。初以敵體相見。薛不能耐。與李慶琛定計。乘淮軍未動。先復一二城。以奪其氣。益募至萬餘人。勦寇太倉。不二日。全軍覆沒。李走死。寇窮追至上海。西人論和而退。當警報之四至也。薛乞援於文忠。文忠報以奉旨保城。不與戰事。寇旣大集。亦登陴固守。寇遂漠然視之。已而薛內召。文忠兼代其任。寇大舉圍營。文忠與程忠烈公學啓計。分兩路。迎伏以戰。大敗之於上海之虹橋。連克嘉定寶山。寇狂走崑山而逃。軍聲彪起。收隊時。西人相顧。至以拇指示之。嗣又有七寶之捷。四江口之捷。於是各營增軍。分道以收浦東。而寇之迎降者。絡繹不絕矣。

文忠於虹橋戰時。坐胡牀督戰。寇氛甚惡。張遇春敗回。及橋。文忠顧左右。取其首。遇春馳馬反趨寇。各營皆奮勇直前不可當。而忠烈所部繞寇後。衝入寇陣。

截爲二。遂獲全功。

是役也。寇數近十萬。淮軍留守坐營外。不過數千人出隊耳。自餘戰事。不甚關全局。惟常州守寇極悍。破城後。巷戰尤亟。兵將傷亡者頗多。

朱氏敗粵寇於龍華鎭

南匯朱祥保精技擊。鬻拳爲生。女能傳其學。能舞雙刀。開六石弓。及長。而待固始劉松平中丞爲簉室。劉性任俠。亦善拳棒。初以進士令上海。同治壬戌冬。粵寇擾滬。女騎而出。率親兵。與戰於龍華鎭。殺數十人。寇因之稍挫。乘騎忽蹶。女遂陣亡。

李文忠督水師攻粵寇

李文忠公鴻章平粵寇之時。嘗偕幕友督率水師進攻。自坐長龍舢板。幕友三四環列左右。聞紅旗報捷。卽顧幕友曰。夥計。咱們搞啊。搞作也幕友卽吮毫伸紙。立成奏摺。及收軍登岸。則礮聲隆隆。已拜疏矣。

僧格林沁平苗沛霖

咸豐癸丑春正月壬戌。粵寇東竄。安慶不守。江北州縣日夕數驚。盜蠭起。朝廷起前湖廣總督周天爵於田間。督辦團練。攝撫事。乃奏改廬州爲行省。行堅壁清野法。政尚猛厲。奸宄懾伏。九月丁巳。薨於潁州行營。兵科給事中袁甲三代之。營軍臨淮。乙卯三月。袁被劾去。捻寇龔得等擁張洛行爲盟主。踞雉河。四出蹂躪。境蕩爲墟。而苗沛霖遂萌孽其間。

沛霖字雨三。鳳台武家集人。世爲農。門單。鄉里弗之重。年三十。補弟子員。性猜忌。習貧攻苦。沈鷙有謀。丙辰春正月。洛行掠下蔡。沛霖避之壽州。鬱鬱寡合。四月歸武集。偕同邑徐立壯懷遠鄒兆元收輯散亡。築三寨。分五旗。積芻糧。明號令。自號義兵。是冬。以三百人敗龔張數萬人於蒙城。由是四方響應。丁巳秋。勝保攻拔正陽關。袁以太僕卿起用。復來自亳。合軍潁口。欲用沛霖以禦捻。使某往說之。沛霖以衆來歸。俄勦捻蒙亳。戊午正月。酆圩捷聞。沛霖授知縣。加五品銜。予孔雀翎。意不屑也。自是累擊賊。積功至四川川北兵備道。賞巴圖魯名號。兼布政使銜。所居曰苗家老寨。練衆僉呼之爲老先生。

庚申秋八月。英法內犯。文宗北狩熱河。欽差大臣勝保留守京都。統勤王兵。巡撫翁同書請以沛霖赴通州。備調遣。已不果行。當是時。粵寇據廬州。捻寇據定遠。官軍潰而粵捻合。長淮騷動。沛霖隱有專利之心矣。先一年秋。勝保由五河復懷遠。檄沛霖規取臨淮鳳陽。比合圍。以憂去。袁擢漕督。領其軍。沛霖輕之。臨鳳旣克。靳其功。愈怏怏不爲用。立壯兆元二人始爲沛霖所懼。勢相埒。嗣沛霖計殺兆元。立壯不自安。益不相下。翁自定遠退壽州。以立壯爲腹心。表授永岡副將。是年閏三月。率練五千。與參將馬升平副將于昌麟合營。北聯臨淮諸軍。進逼定遠。袁資以礮火。設圍五閱月。廬州援捻麕至。馬于敗亡。練潰。臨淮軍遁。捻圍鳳陽。犯壽州。沛霖咎立壯。燬其家。掘其墓。貽書嚇勝袁。勝袁恐。尋劾立壯。繼以練衆噪餉。截糧艘。奪關稅。袁奏請下蔡釐金贍其軍。事甫定。而壽州之釁起。壽爲淮南重鎮。鳳台析焉。城小而地險。漢回雜處。內區十八坊。坊設團長二人。非吏胥。卽無賴。陽貸孫家泰爲首。家泰。壽州巨族也。

十一月朔。沛霖遣都司李學曾等七人往瓦埠。日晡。過城。城團邀殺之。滃滃泚泚。舉國沸騰。泰與團長蒙時中等急召立壯以禦沛霖。辛酉春正月。沛霖誓衆下蔡。設七人位。哭三日。渡淮。總兵黃鳴鐸迎擊兩河口。失利。遂攖壽南偪城而壘。翁解任未去。布政使賈臻署巡撫。幫辦軍務。駐潁州。家泰等因立壯以搆葛牛王鰲黃廷遠戈名棟諸捻入城。沛霖亦由姚有志孔提剛通於粵寇。兵練粵捻。內訌外鬨。則有張學醇者。以調停之說進。學醇。浙人。久從袁軍。袁患風痺。不視事。倚學醇爲左右手。學醇獨左袒沛霖。博崇武慶瑞尹善廷三鎭陰相附和。翁日懷去志。模稜唯諾。城中回民多漏師。於是賂捻首葛牛等縱之去。褫家泰職。下之獄。四月壬申。下令逮立壯。巷戰三日。並其黨三百人戮之。六月甲子。家泰飲藥死。學醇拘時中送於下蔡。冀平苗忿。糧罄民餓而城圍未解。皂口里保王舟有材勇。囊隨廬鳳潁道金光擊捻正陽。授外委。屢拒苗壽南諸圩。悉應。翁遣遊擊朱淮森守備朱淮朋促舟赴援。八月庚申。舟進屯柏寨。使兄汝成弟汝鴻夜襲周寨。徑抵南關。使淮森淮朋築路營。輸糧於城。苗營東西。舟

營南北擊柝之聲相聞。苗率衆力爭。淮朋兄弟棄營走。周寨路隔。舟更營鼉湖上。通東路水運。苗伐大木。立柵淠河要津。東道塞。舟又於苗營之西。自芍陂連營熨湖。灊通西路水運。苗亦自熨湖掘長濠。達東津渡。營壘銜接。舟勢絀。間道南來。乞援於肥練。

合肥久稽捻。鄉民爭築圩自衞。捻最憚者曰解先亮圩。據青陽之西。南接舒城。後爲楚軍鄉道。其與之相角者。大灊山之劉圩。周公山之張圩。紫蓬山之周圩。推六紳李元華都轉總練務。軍隊埠寺。以禦捻爲名。限保劃段。糾衆斂穀。旣英翰權縣篆。主解圩。李與諸練首勢不能容。英恃官威。李倚練衆。日事抄掠。撫軍檄某解之。李旋退歸。英亦調任。値苗勢日張。有志家於六。勾苗南來。守備趙春和爲之助。紛紛趨附。諸練首爲營窟計。覬覦英霍山寨。鼓行而西。破岡义樓。諷人說知州鄒筍入屯六安。

當是時。鄂撫胡文忠公駐黃州。江督曾文正公駐宿松。遣將東征。收灊太。圍懷桐。捷音踵至。諸練首皤然思奮。遂援壽。九月庚子。會於三角寺。丙午。戰於柏寨。

不利。淮朋陣亡。汝成等乘霧自周寨衝出。城圍益急。袁知苗事不可復遏。恐獲戾。始劾沛霖。令幫辦軍務江南提督降將李世忠偕其子翰林侍讀袁保恆耀兵懷遠。某飛書保恆尅期並進。辛亥。世忠等舟師次石頭埠。是夜。回民趙森保都司柏靈錦游擊朱佩芬千總吉玉成外委朱淮朝密約知州任春和盟於城南隅。導苗衆梯而登。壬子昧爽。南門開。沛霖入戕泰及諸團長家。肥練回六舟嘔血死。

沛霖泥首於翁。痛哭請罪。散粟譎衆。設公局。留紅旗總李萬春主之。自回老寨。分練衆爲十營。洞淄集。吳正誼主之。曹家集。朱品三主之。延陵集。董志誠主之。太和諸砦。杜維忠主之。肥河南砦。鄧季山主之。顏上諸砦。杜朗主之。懷遠諸砦。張式端主之。霍邱諸砦。湯貫金主之。三河尖則有潘四朱蘭馨。迎河集則有趙春和焉。

於是袁翁據壽州生員傅汝霖等聯名環保。復爲沛霖辦明心跡。騰奏申解。恩予自新。十月十日。翁出壽州。袁撤懷遠之隊。而楚軍至六安。駐肥練堵河口。訟

言勦苗矣。

同治壬戌春正月。粵捻交煽。陷潁上。圍潁州。賈臻督民固守。羽書告急。復以勝保為欽差大臣。督辦豫皖軍務。援潁州。並辦苗練事。師次太和。兵單乏食。勢不振。檄責沛霖。沛霖慚且畏。復以衆歸。退壽州。克潁上。潁州之圍頓解。

時淮軍新立。福建延建邵道李鴻章乘番舶赴上海。劉銘傳張樹聲樹珊周盛波盛傳等分隸其衆。李續宜巡撫安徽。統湘軍駐六。將軍多隆阿攻克廬州。偽英王陳玉成北竄瓦埠。勝保令沛霖截擊。沛霖使萬春賺之入壽城。檻送潁州。盡降其衆。江寧援絕。緣功請復沛霖官。朝議不行。

癸亥春。僧格林沁勦捻至亳。洛行東竄。沛霖遮於蒙城。洛行失勢。走李圩。潁州知府英翰擒之。龔得前為楚軍殲於滋松關。張龔既滅。諭沛霖散練歸農。沛霖佯諾之。疑愈甚。勝保之遷帥陝西也。調沛霖帶練萬人。助剿回匪。得旨嚴飭。並諭各路堵截。未幾。勝被議。繫獄。教匪事起。王師北去。三月壬戌。沛霖反。遣其黨鄒長青取懷遠。方長華襲潁上。王永年據下蔡。朱萬隆入正陽。潘立勛蹂光固。

王金魁薄太和。苗天慶犯五河。張逢科擾靈壁。李萬春圍壽州。中丞唐巡方軍臨淮。安肅道蔣凝學軍芍陂。兵屢挫。捻焰彌熾。六月己卯。壽州陷。後一月。勝賜死。沛霖念蒙城近於老寨。且多舊怨也。身率捍黨以困之。繞城爲牆。繞牆爲塹。塹深而牆峻。連營伺守。晝匿其中。夜則聯袂呼警。梭巡壁上。官軍更番輪攻。不能破。按察使馬新貽駐城中。七月。乘間歸臨淮。八月丙戌。渦河兩岸官兵退練長李南華李得勝居守。英翰屯小澗。勢益單。戰無虛日。猶時以騎兵齎糧濟城守者。

戊戌。僧命總兵陳國瑞督師援蒙城。至小澗。英翰建議環城爲營。築重垣。垣外掘地道。士卒蛇行而進。以捻之攻城者攻捻。一壘破。餘壘皆震。遂毀捻圩。斬慕玉宗。塡王家窰河。阻捻水運。九月己巳。荆州將軍富明阿遣總兵宋慶詹啓綸繼進。冬十月。大兵南下。丁亥。至亳。克蔣家集。斬陳萬福。庚寅。派翼長舒通額率馬軍覘捻。辛卯。復高爐集。癸巳。破楊家集。甲午。攻西陽集。未下。移軍北岸葛家樓。乙未。杭州將軍國瑞亦至。外援既合。捻糧中斷。丁酉。僧親督諸軍。戰於城下。

擣蔡圩戍。戍克之。捻衆爲重塹所限。猝不得出。計阻。西南營潰。蒙城解圍。沛霖猶陣渦水上。已亥夜。將越濠南逸。大兵合擊。礮火震天。捻衆內亂。自相踐踏。死者萬計。沛霖爲亂兵所殺。餘黨納地請降。妻徐氏子連生皆伏誅。不二旬而淮北底定。

相傳沛霖將起事時。有漕督所委鹽務委員四五人在鳳陽。方宴之於私室。酒肴精美。主客甚相得。席散。沛霖詩興忽發。令各賦詩。爲評定甲乙。旋亦握管自爲之。面目忽猙獰可畏。衆賓戰栗不已。久之。乃詠曰。要將頸血濺衣裳。以足頓地曰。反耳。命盡殺諸委員於階下。有姚永平者。桐城人。亦與宴。至是跽而乞命。苗曰。姑念汝祖爲吾邑教諭。品行尙端。貸汝一死。汝回淸江。爲我寄語吳仲仙（漕督）使者謂我已謀叛。彼須小心也。乃授以免殺之據。曰。持此以歸。途中可無患矣。

僧格林沁擒張洛行

張洛行爲捻寇渠魁。跳梁十年。官軍無如之何。同治癸亥。洛行爲僧格林沁所敗。以五千人保於尹家溝。僧率大軍圍之。洛行自知勢不敵。以數百人突圍出。

僧召騎將恆齡率數千騎追之。擒斬略盡。洛行以二十人奔西洋集。圩主陳天保。故捻黨也。甫於是日降官軍。而洛行夕至。天保納之。陰遣人馳報宿州署中。時英翰署宿州知州。率壯丁二百人赴之。直至洛行臥所。洛行方吸鴉片煙。英呵之起。曰。汝非張洛行乎。曰。然。曰從我。走。乃併其甥姪數人皆擒以歸。解送僧軍。淩遲處死。

駱文忠擒石達開

粵寇內訌。石達開藉伐蜀名。率師西渡巫峽。或謂益州天府之國。守備完善。孤軍深入。刦之頗難。且大江南北有曾左在。岌岌不可終日。旦夕防禦。尚恐不給。何得勞師遠征。置根本於不顧。達開笑不言。蓋以時事不可爲。已有效諸葛亮西據巴蜀虎視天下之意也。達開且又偵知寧遠府山中。有一鳥道。亙古榛蕪。未通人跡。由此北行。出山即在成都南門外矣。遂決計伐蜀以輕騎趨之。忽坐困。爲土司所獲。時同治癸亥四月也。

蓋川督駱文忠公秉章早知達開率大隊而至。已懸重賞示諸土司。使抄其後。及達開至紫打。地名會川軍唐友耕等亦至。列營大渡河對岸。其地左阻松林河。右阻老鴉漩河。而土司復自後偃古木。塞路。達開麾衆戰而敗。遂奔老鴉漩。官軍追及。遂降。

達開既入獄。自述平生事跡。及秀全與官軍始終相持勝敗得失之由。爲日記四册。紀載至詳。後其書存四川臬署。蜀藩庫亦有副本。

或謂達開率師至爛石。病亡。有女綺湘在軍中。年十九。聰慧能文章。達開既死。軍無鬬心。部下有畏蜀道難者。悉持南返議。女誓於衆曰。翼王之意。君等所知。翼王雖亡。其雄心固未亡也。諸君不問軍之安危。但求事之難易。且敵馬縱橫。長江以東。我輩實無駐足地。寧謂返軍即可復取江浙耶。況政府百事廢弛。其大臣又各樹門戶。相水火。孤軍返旆。內外睽隔。何以自存。諸君雖惜命。人其謂我何。力竭聲嘶。至於泣下。部衆感動。再揮軍而前。次瞿塘。天地晦冥。巨浪接天地。舟覆者十之八。全軍號哭。與狂颶吼聲相埒。殿軍畏葸。潰散而南。綺湘泣曰。

三軍之喪。其罪在我。天乎。何使我至於此極也。乃奮身投水以死。

或曰。達開被磔於成都。雖見文忠之奏報。實未死也。某年。浙人李某游幕蜀中。一日。買舟往他處。將解纜矣。突有一老者請附載。舟子方力拒之。李見其鶴髮童顏。鬚眉甚偉。因許焉。老者既下舟。謂舟子曰。頃刻當有大風起。勿解維也。舟子亦老於事者。仰視太空。知所言不謬。談次。狂飆陡作。走石飛沙。歷一時許始息。少焉雲散月明。命酒共酌。老者飲甚豪。酒半酣。推篷眺望。喟然曰。風月依然。而江山安在。李心疑之。叩其姓名。老者慨然曰。世外人何必以眞姓名告人。必欲實告。恐徒駭怪耳。李遂不敢再詰。而老者已酣然伏几。鼻息雷鳴矣。破曉。欠伸而起。謂李曰。老夫行將告別。同舟之誼。備荷高情。後如有緣。尙當再會。遂舉足登岸。其行如風。瞬焉已遠。李既送客。比返舟。則一傘遺焉。恐其來取。爲之移置。則重不可舉。異之。視傘柄。乃堅鐵所鑄。旁有羽異王府四小字。始悟爲達開也。

或曰。當文忠撫湘時。粵寇下長江。以同鄉故。遇駱兵。輒避之。以是遷轉甚速。蓋

駱與洪同爲花縣人也。忌者謂其與洪友善。將有異謀。思中傷之。而竟無恙者。則其操守有以見信於人也。

岑襄勤平雲南回亂

雲南巡撫徐之銘貪淫昏懦。爲回人所箝制。因又挾回自重。怙惡不悛。及其黨殺升任陝西巡撫鄧爾恆於境上。總督張亮基有戒心。引疾求退。同治癸亥。朝廷乃起用潘忠毅公鐸署雲南總督。潘不避艱險。毅然入滇。道經曲靖。回弁馬聯陞來謁。面稱有人給信。令其設謀殺害總督。聯陞固回黨之黠悍者。或故爲恫喝之言。或徐之銘與省城回衆慮潘至。早欲害之。均未可知。潘置之不問。行至板橋。署布政使岑襄勤公毓英總兵馬如龍排隊迎入省城。既視事。亟欲力振威權。安輯回漢。而同僚異心。寇盜逼處。殊不易措手矣。

回人掌教馬復初者。名德新。以字行。昆明縣諸生。在回教中行輩最先。羣回皆聽令。徐之銘以下無不受其挾制。之銘嘗與德新遣回人武進士田慶餘招撫杜文秀。許割大理永昌麗江三府封之。德新復自至姚州議和。文秀在姚州徧

貼僞示。謂德新已允分給迤西地矣。

馬如龍者。亦回之渠魁。慓悍好鬬。之銘奏署臨元鎭總兵。潘察知回黨內外盤結。之銘又從旁掣肘。滇事遂無可爲。然德新如龍雖首鼠兩端。尙未顯露逆迹。頗欲羈縻勿絕。而署督標中軍副將楊振鵬亦陰與回通。德新使人示意。欲封平南王。潘嚴拒之。德新不懌。如龍恃其衆。欲兼倂迤東諸郡。臨安士豪梁士美不服。以忠義激勵官紳。糾衆據險以抗如龍。如龍屢請勦士美。潘不許。如龍懷怨。徑率所部攻臨安。潘念如龍若踞臨安則回勢益强。且士美忠義。宜保全之。密檄士美固守待援。又檄他郡練衆之素讎如龍者數千人。陽爲會攻臨安。實令與士美合圖如龍。蓋如龍去則回稍弱。而後滇事可籌也。

潘念之銘雖不足恃。究係同辦一事。嘗向之銘微露其意。之銘歸告其妾。之銘之妾多與回酋狎暱。酋以告德新。德新怨懼交幷。密召武定營參將回酋馬榮。率練黨二千餘人。僞冒潘所調練衆旗幟。入居省城五華書院。日出騷掠。居民訟之督撫兩署。甲子正月十五日。潘親往書院彈壓。諭令出城。請期五日。不許。

請期三日。亦不許。限以卽日出城。是時回衆矛戟森列。馬榮攘臂大言曰。卽不出。當奈我何。睺其衆。使前。潘大罵。身受七傷。死之。雲南府知府黃培林昆明縣知縣翟怡曾上前救護。同及於難。中軍楊振鵬在側。默然無言。是日也。潘約徐之銘同往。之銘陽諾之。不至。蓋早知其有變也。回亦不攻其署。毓英以兵練數百扼守藩署。自臬司以下官吏未死者。皆避入藩司官廨。之銘迎德新入居總督署。號令一切。陽稱請其彈壓回衆。德新以總督關防送交之銘。潘尸暴露三日。其家丁哀懇楊振鵬轉求德新發回字令旗。始得殯斂。面如生。

德新之召榮也。初意欲使官與回相持不下。己乃出而調停之。以市德於總督。並解如龍之厄。不意搆成大釁。且所忌惟潘。今潘已死。又欲討榮以示己無叛意。乃密召如龍率師赴省。毓英亦致書如龍。獎其忠誠。召之入援。如龍攻臨安數日。不克。得書欲退。恐士美追襲。乃以情告士美。士美登城謂之曰。汝若奔援省城。盡心王事。當不汝追也。如龍折矢與之盟。以二月一日夜回至省城。自南

門入。與毓英夾攻。回死傷過半。振鵬登城勸止官軍勿開槍礮。天明。送榮出城。遁回武定。

初五日。衆議之銘仍署總督。如龍署提督。疏通道路。厥後聯陞以叛聞。是年十二月。林鴻年奏稱聯陞伏誅。榮爲官軍所擒。解至省城正法。振鵬受之銘檄。往權鶴麗鎭總兵。與回匪通謀作亂。爲如龍所擒斬。

曾忠襄滅金陵粵寇

曾忠襄公國荃之圍金陵粵寇也。猛攻二年。盛暑鏖兵。迄不能下。自朝陽門至鍾阜門。開地道三十三處。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寇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趨者倖脫而慭者就殲。蓋每穿一穴。爲寇所覺。而將士須臾殞命者。率常數十百人。一日。穴地已過城根。寇尚未覺。會寇有以槍插地者。穴內軍士見槍首入地。疑寇已覺而刺之也。急以手引槍入地數尺。寇始知官軍在地下。復迎擊之。官軍或退或死。復開他道。或爲山石所隔。或將近城根。酋李秀成登陴遙望。見其上草色。知下有地道矣。

官軍既克天堡城。卽所謂龍膊子者也。在太平門外。高踞鍾山之頂。俯瞰城中。提督李臣典等與忠襄密商。排巨礮三層於其上。晝夜對城轟擊。無一息停。城堞皆頹。寇不能立足。忠襄始下令軍士。各持柴草一束。擲之城下。高與城齊。示將由此登城者。寇併力嚴備。不暇他顧。又隔於柴草。不能瞭望。官軍於近城龍膊子山之下。覓得一隧。乃前數月所開。爲寇所覺而中廢者。忠襄知其不復防此道。派千人由此挖至城下。實火藥三萬斤於其中。封築完固。塡以大石。口門留一穴。以粗竹數丈爲引綫。貫入穴。竹內用大布數匹。包火藥實之。及期。各軍嚴陣以待。火始入時。但聞地中隱隱若雷聲。約一小時之久。俄而寂然。衆又以爲不發矣。忽聞霹靂砰訇。如天崩地坼之聲。城垣二十餘丈。隨煙直上。萬衆屬目。咸見是城聳入雲霄也。大石壓下。擊人於一二里外。死者數百人。諸軍遂由缺口衝入。時同治甲子六月十六日也。

是時。揚州營參將袁芴庭大升率五百人死守塌口。奮勇奪城。入僞天王洪秀全府。先取其國璽。僅餘十三人生還而已。

先是。咸豐癸丑粵寇之陷金陵也。募得一黔人善掘煤者。掘地道自儀鳳門入。及官軍圍金陵。黔人復在軍中。忠襄使挖地道自太平門入。得失係於一挖煤者之手。異矣。曾文正公既至金陵。修治缺口。鑱石識其處。銘曰。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方金陵之克復也。李秀成挾秀全子福瑱。及一心腹童出奔。福瑱年十五六。以不諳騎。馬復劣。中道相失。秀成與童兩臂滿纏金條。別有金珠重物置於篋。以一騎負之。皇遽迷路。憊甚。小憩方山頂。遇樵者八人來。有識秀成者。問曰。爾非忠王乎。秀成曰。若能導我至湖州。當以三萬金爲壽。應之。相與下山歸澗西村。因匿秀成於複室中。

八人中有陶某者。欲執秀成獻之。又慮七人不從。將爲所害。以有族人在李臣典營。將往告之。道經鍾山。因至蕭孚泗營。訪其素識之火夫某。語及秀成事。火夫語親兵。親兵告孚泗。孚泗即使一人留陶。自帥百餘騎往澗西村。執秀成以歸。且盡沒其珍寶。將并殺陶以滅口。火夫陰告陶。陶遁。孚泗竟以獲秀成功。封

一等男。

越數日。七人者先殺陶。復以計誘李泗親兵火夫至村。寸磔之。曾文正聞其事。召七人至。詰之。皆自述無隱。文正奬其義。賞以白金七百兩。皆不受而去。

或曰。金陵克復後。秀成從福瑱走南門。馬足受傷。秀成以自乘馬進。曰。臣老矣。不足惜。主上速行。以是秀成遂被擒。

秀成既被擒。文正嘗親延之上坐。排日宴飮。尊以賓師。秀成日書其起事始末。可數千字。積十餘日。乃畢。文氣浩瀚。字體雄偉。文正閱畢。聚衆傳觀。乃寶藏之。而令幕府諸人別擬。並張宴誌永別。宴畢。秀成退入一室。舉劍一揮。而頭墜矣。臨沒之際。其應對仍和平自若。不亢不撓。

或曰。秀成尚有少子。兵燹後賣卜城南。蓋當時已獲而潛縱之者。

或曰。自粵寇卹王洪仁政干王洪仁玕既偕秀全子福瑱就黃文金於湖州。此後遂不知福瑱之究竟。然仁玕仁政實挾福瑱以就黃文金。而合爲一股。復自湖州返廣德。越寧國。出昌化。文金死。李遠繼黃文英繼之。循徽歙邊。從建口。趨

績溪。由遂安走開化。入廣信。抵鉛山。道瀘溪。向雲際關。竄光澤。而更至石城。諸寇處處相僞以福瑱。官軍亦處處相驚以福瑱也。同治甲子九月九日。官軍蹙之於山谷間。在廣昌石城之交。繞旁設伏。遂生獲仁玕文英。二十五日。始聞所俘牧馬小兒之語。獲福瑱於荒谷中。諸俘皆稱爲果幼主。果者。疑詞也。蓋前此江南浙贛諸軍。以幼主互相紛擾。忽無其人。恐干朝廷詰責。於是授意囚俘。於不知誰何所俘小兒之中。任擇一人而強名爲洪福瑱。更取年僅四歲不知人事之李其祥伴附之。聊以宣布證實。朝廷亦微知之。恐逋寇更僞挾以爲名。而後患永無已時。故謂么麽小醜。不値檻送京師。就磔於市。

或曰。美洲之舊金山有三合會。祕密結社之一也。其第一代始祖爲齊福天。隱號爲三水共合。而以排滿爲目的者也。

初。洪秀全曾遣洪仁玕使美。攷察外事。會忠襄將克江寧。仁玕挾福瑱赴廣德。遂爲黃文金迎入湖州。仁玕。福瑱胞叔也。時浙軍攻湖州。大勢亟亟。旦夕且破。仁玕謀於黃文金黃文英李遠繼譚體元楊輔清等。欲令福瑱他適。以存洪氏

一線之亂。爲他日恢復之漸。而知國中決不能容身。乃創避入美洲之議。衆均贊成。文金欲挾仁玕往。仁玕不可。曰。美洲識我者多。恐機事不密。輔王堅忍有急智。盡以屬之。且東王與天王共首事。不可令漸滅無後。衆又從之。輔王爲楊輔清。秀清弟也。仁玕有一西友。卽前導之游美者。倘在左右。金石交也。仁玕以福瑱屬之。資以財賄。涕泣而別。時福瑱年僅十六也。間關道路。屢瀕於險。卒達上海而至美洲。輔清實從。遂爲美洲三合會開幕之始祖。三水共合者。洪也。齊福天者。卽洪福齊天。隱指洪福瑱也。

或曰。曾忠襄軍初入城。福瑱逃赴徽境。就黃文金。然卒不達。走死江寧之牛首山。卽方山也。牛首之峯爲銳角。忠襄以一礮擊平之。遂成方形。故更名方山也。

或曰。官軍圍金陵時。城中食盡。李秀成等知必不守。與各酋密議。令盡撤守城兵。各城皆不設備。並禁城中舉火。兵卒伏匿僻隘。不許少動。官兵見城無守兵。登臨瞭望。炊煙淨絕。初疑爲詐。仍未敢入。至三日。無聲息。意爲衆皆逃。所餘者空城耳。乃有兩營官兵入城。見路無行人。屋無居者。愈入愈深。伏寇突起。截殺。

卽脫官軍號衣。令各寇薙髮。冒作官軍。列炬夜出。其未薙髮者。隨之而逃。圍城外各營官軍。以爲入城之兩營復出。不疑其他。嗣見隨後衝出者萬人。乃知其僞。然倉猝間不能截擊。故福瑱幸得逃生焉。

鮑武襄劉壯肅勦捻

同治丙寅冬。捻寇任柱賴汶光牛洪李允等由河南趨湖北。緣道驅脅。衆逾十萬。盤旋德安安陸間。謀以一枝越襄河竄蜀疆。一枝屯湖北爲聲援。一枝闖武關。聯西捻張總愚。

十二月辛卯。松軍統領提督郭松林被圍於沙岡集。受傷突走。其衆大潰。丙午。樹軍統領總兵張樹珊戰死於楊家河。是時捻騎數萬。勁疾慓悍。常以前隊挑戰。別選健騎。繞出官軍後路。官軍憑村堡自固。罔敢與還。捻勢張甚。連陷應城雲夢天門。旋棄城去。屯踞臼口尹隆河。以闚安陸。

於是鮑武襄公超總統霆軍二十二營。合萬六千人。劉壯肅公銘傳總統銘軍二十營。合萬人。皆從南陽南下。霆軍由襄樊。銘軍由隨棗。分路進剿。迭有斬擒。

時陝西回黨四擾。官軍又敗於西捻。二寇交訌。鮑疊奉廷諭及大帥疆吏急檄。趣令西征以援關中。然因楚軍敗績。東捻死咋不休。霆軍遂爲所絆。不得西捻將北趨。遇霆軍折而南遁。復踞臼口。丁卯春正月。霆軍銘軍會於安陸。捻走踞楊家垱尹隆河等處。於是霆軍駐臼口。銘軍駐下洋港。期以庚午日辰刻進軍夾擊。

先是。鮑劉意氣不相下。鮑自謂宿將。殲勍寇。功最多。劉後起。戰績不如霆軍遠甚。意稍輕之。劉謂鮑勇而無謀。僅一戰將才耳。顧聞其威名出己上。尤邑邑不怡。然此時。鮑志在協力剿捻。無他意也。劉召諸將謀曰。度我軍之力可以破捻、若會合霆軍而獲捷。霆軍必居首功。人且謂我因人成事。不如先一時出師。俟翦此寇。使彼來觀。亦當服我銘軍之能戰也。

乃於庚午日卯刻。秣馬蓐食。由下洋港逼尹隆河。捻隊盡在隔岸。劉分五營留護輜重。躬率馬步十五營。渡河鏖之。任柱以馬隊撲左軍。牛洪撲右軍。賴汶光李允合撲中軍。左軍劉成藻五營。先遇捻騎。不能支。敗退渡河。任柱來攻中軍

甚急。惟右軍唐殿魁擊退牛洪。來援中軍。中軍亦已敗退矣。羣捻萃於右軍。唐殿魁及其營官吳維章田履安等力戰死之。殿魁。銘軍之良也。師大奔。捻益縱。渡河追擊。銘軍崩潰。適霆軍以辰刻踐期而來。勢如風雨。張兩翼以蹴捻。酣戰良久。呼聲震十餘里。大敗捻衆。剗毀楊家塝拖船埠尹隆河捻館數百。生擒老捻八千有奇。殺萬餘。奪獲騾馬五千餘匹。救拔劉及劉成藻等於重圍之中。暨銘軍將士二千人。奪還銘軍所失槍四百桿。號衣數千件。一切輜重軍械。及劉之紅頂花翎。俱於次晨送還劉營。

是役也。銘軍不先期出師。則不敗。既敗。無霆軍救之。則必全軍盡沒。鮑彊自抑。若無幾微德色。劉內慚不可言。自以訾謷霆軍久。邂逅擊捻。一敗一勝。處爲霆軍所笑。益恚。不能自釋。謀之主文案者。具牘報李文忠公。大旨謂霆軍既約黎明擊賊。未能應時會師。銘軍孤進。初獲小勝。忽後路驚傳有捻。隊伍稍動。不知實霆軍也。官軍抽五營過河。還保輜重。捻瞷瑕來撲。以致大敗。官軍復奮與相持。會合霆軍迎擊。遂獲全勝。李據以入告者如此。蓋歸咎他營。歸功本營。因咸

同間用兵以來數十年之積習。不獨銘軍爲然也。李新握兵符。亦頗慮鮑不柔節度。鮑疏陳獲勝狀。并據實咨李。李已先入劉言。幕府執筆者又稍有揚抑。軍機大臣左都御史汪元方謂鮑超虛張戰功。言盡不讎。彼旣愆期貽誤。又驚動銘軍。以致大敗。若科以失機與掩飾之罪。鮑超可斬也。

先是。左文襄嘗密疏言鮑驕橫。已面折之。左方將入關剿回寇。屢請廷旨趣霆軍入關。其意蓋欲朝廷稍摧折之。然後羅爲己用也。汪不省左之權略。頗篤信其辭。又不知鮑實有大功也。故平生遇事不甚可否。此次持議獨堅。且云不一懲艾。不足儆驕將。同列均以爲疑。乃僅擬嚴旨責之。

鮑自敗捻於尹隆河後。次日。卽拔隊窮追。連蹙之於直河。於豐樂河。於襄河邊。殺一萬數千。生擒四千。解散脅從萬餘。拔出難民二萬。繫任柱賴汶光李允之妻。追至棗陽唐縣界。鮑自念破彊賊。救銘軍出險。功高冀邀褒獎爲榮。途次忽奉嚴飭。方悟銘軍之歸咎也。

會湖北巡撫曾忠襄公奏報軍情。誤謂銘軍所勦者任柱。霆軍所勦者賴汶光。

故霆軍勝而銘軍敗。是時捻勢任彊賴弱。其言與鮑自奏之疏。又頗牴牾。鮑憤鬱成疾。引發舊傷。日益危篤。奏請罷歸調理。曾文正時已解兵符。還任兩江總督。聞之。馳書慰解。檄召總兵婁雲慶。乘輪船駛往接統霆軍。并派員攜遼東人蔘往問鮑疾。文忠旋奏鮑功高。請加獎護。曾忠襄亦奏推鮑之功。蓋皆已得文正手書也。於是溫旨稠疊。頒賞人蔘。并令俟疾愈後留勦東捻。暫緩入關。調治數月。疾未瘳。曾乃爲奏請解浙江提督。遣撤霆軍十八營。留十四營。改爲霆峻軍。隨同淮軍勦捻。曾諗知鮑與淮將不能相下。若不令歸休。恐遂一病不起。鮑既歸。則霆軍未必能得力。倘竟檄令西征。則金口之變。前鑒不遠。環顧大局。雞權統籌。不能不如是措注也。

鮑既養痾家居。十年不出。文正別遣大將劉松山率萬人入關。馳勦回捻二寇。戰比有功。文襄之平關隴新疆。得松山之力爲多。銘軍雖敗。郵死撫傷。簡卒補伍。峙糧敹械。休養半年。而後用之。文忠之滅東西捻也。銘軍功最。蓋古之將帥。必倚所習用之軍以集事。不自今日始矣。

捻寇中之最黠猾者。以賴汶光爲最。而慓悍善戰。莫如任柱。所統馬隊頗多。方諸軍劃運河而守。捻衆馬步約近十萬。盤旋濟靑沂海之間。行蹤猋忽。官軍追逐。往往落後。實未能制勝也。

一日。銘軍逐捻於安邱濰縣之交。獲一目曰潘貴升者。訊知爲任柱帳下健兒。將殺之。貴升呼曰。赦我。我願投誠。其甥有唐某者。在銘軍作哨官。亦願保釋之。銘傳聞之。乃語貴升曰。汝能爲我殺任柱乎。對曰。能。乃畀以槍一。曰。此去。若成功而返。賞三品銜花翎。白金二萬兩。如不能。亦不汝責。任汝相機爲之可也。蓋劉意非望其必成。以爲卽不能成。不過棄一槍耳。

貴升執槍馳馬而去。復歸柱。柱信而不疑。仍置帳下。明日。復戰。貴升忽以槍擊柱。殞於陣前。縱馬奔向官軍。告劉曰。我已殺任柱矣。始猶不信。繼見捻黨不復耐戰。銘軍與諸軍連日大捷。追至贛榆沭宿境內。降捻供稱任柱實死。乃賞貴升如前約。

汶光既哭柱而埋之。其黨震懼。潰散略盡。汶光率敗衆千餘。搶渡六塘河。南趨

揚州。諸軍水陸窮追。捻至灣頭。手無器械。饑疲已甚。競入民家掠食。會大雨。吳毓蘭偵知其無去路。夜率所部華字兩營會水師急攻之。各勇丁爭取牛馬財物。懷挾甚富。吳恐爲捻所乘。急令撤隊。時已二更。歸營。各釋所負。復於三更出隊。諸捻冒雨淋漓。阻於河水。正彷徨饑窘時。官軍縛之。如執雞豕。生擒賴汶光凌遲處死。東路捻股遂滅。

馮元佐禦回寇於渭北

馮元佐。陝西世家子。幼失怙恃。性慷慨。好武事。客有以技擊進者。無弗納。家爲之耗。一日。有老僧托鉢於門。面枯瘠。雙眸炯然。馮異之。延入叩其寺。爲少林。遂師事之。年餘。盡得其術。由是以拳勇鳴一時。中歲次渭北。從遊者幾千人。其後徙家渭南。學古兵法。同治丁卯。回人倡亂。渭北騷然。元佐急歸。號於衆曰。有志自衞者速來。不十日。得三千人。募財饗士。分其衆爲五隊。以軍法部勒之。夜伏擊回營。焚其十三寨。斬獲千餘人。回大駭。然易其兵少。悉銳來攻。復大敗。相持數月。回不能踰渭南一步。渭南人民得免蹂

躪之苦者。元佐之功也。

時巡撫張某書生也。以爲可招撫之。數遣使招回。回易之。欲藉以去元佐。乃謂使者曰。吾輩食毛踐土。具有天良。其甘於起事者。與元佐積不相能也。若爲吾世仇。不可無所報。公欲使吾等歸降。其先去元佐。元佐去。卽率土來歸。非有二也。張信之。令元佐退軍。元佐堅不可。回聞之。益縱反間。肆飛語。謂元佐擁兵意叵測。張怒且懼。親詣其營。謂之曰。吾爲天子命吏。軍旅之事。自有權衡。毋庸越俎爲也。馮曰。吾爲此舉。非要譽。非圖利。實欲全我渭南。公旣怒我越俎。卽當檄師防賊。奈何一意使元佐退兵。元佐退。渭南之長城壞矣。有死不敢奉命。張怒。曰。汝不聽吾言。一再抗命。豈以吾無尺寸之刃耶。馮不得已。斂兵屯山谷。張目送之。

元佐旣退。回又以張綱故事要張。張率輕騎往。回執之。說令降。張不可。回火而焚之。馮聞耗。歎曰。張憒憒。徒身殉耳。然其心無他。我當有以信之。捲甲疾趨。襲回之背。焚其資糧而還。渡河營故處。回不獲逞。戊辰十月。左文襄督陝甘。悉亂

事。聞馮名。招之至。與語。大悅。益以兵。使當一面。屢獲捷。左將奏諸朝。元佐謝曰。某集衆禦賊。爲父老身家計也。張公不察。卒墮賊計。元佐不得已。乃集衆復出計得瞑張公。敢希利祿哉。左乃不之強。

陳國瑞勝捻於陳州

同治中葉。捻亂未平。馳騁於皖魯豫秦諸省。陳國瑞勦之甚力。善以寡擊衆。而桀驁不馴。時不受主將節制。甚至偃蹇朝命。一日。爲欽差大臣所劾。時國瑞駐軍豫境。朝旨褫其職。命河南巡撫拿問解京交刑部治罪。巡撫奉旨。欲往逮國瑞。恐其不受命。急且生變。迺集司道會議。僉曰。此人不可犯也。皆恇懼無策。有薦參將撒士忠者。曰。此人勇。與國瑞有舊。試召而與之謀。彼若願往。事乃有濟。巡撫從之。士忠者。以捻首降官軍。積功保至參將者也。既謁見。語以故。且就商焉。士忠難之。曰。他人吾無懼。若陳大帥。則吾爲捻時。爲所困者屢矣。然公等有命。某不敢不往。苟有不測。敢以妻子爲託。巡撫允之。撒攜精卒三百人而往。將至陳州。見國端策款段而至。意態閒雅。從親兵百餘人。撒以軍中屬禮見。俯

伏道左。卑抑殊甚。國瑞下騎答禮。且勞之。詢何由至此。撤蘧然。謹對以中丞欲請大帥共商軍事。故命某前來。恭迓虎節。陳笑曰。非迓我也。乃逮治我耳。吾且夕自投到矣。撤默然。國瑞又曰。今且勿行。入城稍休。遂各率其衆。入陳州城。時日猶未中。陳州太守出迎。偕入署。待以上賓禮。設宴相饗。儀甚恭。酒酣。忽於座上大言曰。捻匪某支某隊若干人。於明日某時來犯此城。若等知之乎。時絕不聞有此種消息。但捻匪往來蹤跡素飄忽。又不敢不信。則大駭。戰守一無可恃。實亦不及備。太守焦急無策。迺跽於國瑞前。求助。且曰。此城十萬生命。惟賴大帥一人耳。於是國瑞掀髯大笑曰。吾固知非乃公莫屬也。若毋慮。吾以被罪之人。本不欲過問。君待我甚摯。吾當盡力殺賊。以救一城生命。太守拜謝。且問有所命否。國瑞曰。殺賊吾任之。若且多備酒食。令吾衆果腹。則君事畢矣。太守敬諾。

終宴。日方旰。國瑞顧謂撤曰。明日有事。吾儕盍早睡。撤從之。同室而臥。寢未久。國瑞已鼾聲大作。撤且信且疑。不能成寐。未久。聞國瑞呼曰。吾儕可起矣。時初

更。出視國瑞之衆。已食竟不見。國瑞令三百人速食。而己亦醉飽盡量。共食畢。將三更。令撤率三百人出城。行約十餘里止焉。復令三百人圍爲圓陣。撤居其中。己下馬。休於樹下。且曰。若等苟有所遇。愼勿驚。且勿稍離原位。違則必死。時上弦。夜深月黑。星光閃閃。百步見人。隱約有百餘衆。若兩手各持一物者。羣伏於地。靜默無聲。僅有一人與國瑞隱語相問答者一。始知卽國瑞之衆在也。此外四周。則絕無所聞見。而撤之疑慮仍不稍減。

天初辨色。見遠處微有塵起。未幾。復見人且騎之形。果捻之馬隊至矣。來者百餘騎。就所駐之地。繞行一周而去。國瑞與其衆熟視若無覩。又未幾。見塵埃大起。捻步馬大隊至。不辨人數。國瑞揚手一揮。百餘健兒均各持一矛一刀。迅速而前。疾若飛隼。瞬忽不見。已突入捻陣中。但見捻隊立時擾攘殊甚。倏分倏合。縱橫盪決。欲前而又卻者三。相持兩時許。捻匪猶不退。百餘健兒尚未出。此時國瑞亦惶恐失色。詫曰。兒輩受傷矣。仍囑撤等毋妄動。躍馬馳入捻羣中。倏見馬倒人死者相繼。遙覩一乘馬執旗賊受刃捽下。蓋捻首也。匪衆遂大亂。遽回

身奔竄潰退。遺屍二千餘具。斃馬八百餘匹。國端亦偕其衆出。僅死二人。傷者十餘人。餘均無恙。然自首至踵。恍如浴血。取衣揉之。血水且縷縷也。於是太守率父老子弟郊勞。拜於馬前。謝卻敵全城之功。沿途焚香炬燭。迎之而入。國瑞亦俯仰大樂。太守以其功申之巡撫。上於朝。免革職拿問之命。賞還原官原銜。

左文襄平新疆

光緒戊寅。左文襄公宗棠平新疆。是役也。以老湘營爲首功。故提督劉忠壯公松山舊部。其猶子新疆巡撫錦棠所統者也。錦棠亦將才。有權略。嘗與將軍金順等擇地度歲。歌舞酣宴甚樂。而密使四出偵賊所至。既元夕後。謂將軍曰。吾輩樂亦甚矣。曷一出勦賊。率師卽日行。不數日。大捷聞矣。而將軍等方集麾下。議論未定也。故改建行省諸大政。文襄粗立其基。經營部署。率錦棠成之。

左文襄出關以後。無大戰事。老湘一軍。號稱無敵。實著績於甘涼一帶。

滇粵出師越南

廣西流匪。輒走鎭南關外。值越南政苛。奸民從而和之。凡越屬毗連中邊地方。各據地爲雄。股數甚多。中越會勦。無歲無之。文武將吏利有保獎。亦不欲其根株淨盡。駐師邊上。觀望而已。

光緒壬午。法人攻破越之東京。張佩綸以詞臣上封事。有滇粵三省水陸會師之議。詔下海疆督撫。妥籌復奏。合肥張樹聲時督兩粵。從而申明其說。遣廣東水師出欽州。廣西陸師出太平鎭安兩府。滇省陸師出蒙自。均至越南海防宣光諒山等縣。以爲聲援。仍假勦流匪爲名。以預杜中法釁端。

越將劉永福者。本以邊匪入越受撫。官三宣提督。有衆三千。據保勝水陸要衝。嘗遇法將安得利探路輪船。截殺無遺。中外以爲異人。思借其力以寄藩籬。特簡岑毓英爲滇督。唐炯爲滇藩。徐延旭爲桂藩。資以集事。而三省會師之議行矣。滇師強弱不敢遙度。廣東水師。乃紅蛋艇船之類。僅供捕盜。小輪船不禁出海。提督吳全美曾陳明未堪戰陣。駕駛員弁。於風沙水線。均未熟諳。以禦西洋

兵輪。固兒戲矣。廣西陸師經營多時。淮將黃桂蘭湘將趙沃分統二十營兩路扼紮。直入越南各境。額數頗虛。餉項至薄。制流匪則有餘。當大敵則不足。路人固皆知之。然廟謨既定。中外從同。亦不暇切實考尋。此開邊之始也。當永福之據保勝也。縮要設卡。收稅以自封殖。本無爲越禦法之志。而法將探路遇害以後。頗有戒心。中外雖議借其力。然亦未有以發也。灌陽唐景崧奏陳邊事。奉旨交滇督差遣。滇督尼止之。而唐已先期至粵。謁署督曾忠襄公國荃。以招用永福自任。忠襄貧以行裝。由海道繞赴劉營。曉諭大義。責令出兵會法人。連破河陽懷德等府。越事日急。滇粵兩路之師。均已前進。永福遂至太平一帶。與桂師聯絡。時忠襄已奏陳始末。准留唐桂省差遣。印監視永福軍事。未踰年。法兵大起。滇粵之師退保邊境。永福亦徑回保勝。其於保勝之挫法將。實恃地勢。又其時法將探路。隨兵無多。且不意有中途之刼也。三省會師議起。越南西南諸省久爲法人所據。移都東京。私與訂約。疆吏實未過問。倉卒興兵。至海疆數省震動潰喪。耗費帑金二千餘萬。卒并越南藩屬付

之法人矣。

王鎮邦與法人戰於河口

河口失守一役。主動者爲攻鎮南關之遊勇。助動者爲安南境內外之革黨。而實發其動機於十六七歲之一童。童夙爲河口督辦王鎮邦所寵愛。後厭棄之。童大恚。時至各營。言王督辦富藏金。遂聞於蘭溪河南盤踞山中之祕密社會。發其素蓄之軍械。乘夜渡蘭溪河。潛伏鎮邦署之附近。署在山巔。前臨蘭溪河。後臨紅河。地少瘴癘。與兵營不相聯續。時安南總督偵知之。遣使告鎮邦。勸其繳械納降。王不允。送法人出。與之戰。山下排鎗。紛集鎮邦之身矣。童首先登山。梟其首。遂進下蠻耗。規圖蒙自。後以軍械不足。始遭擊而退。

劉壯肅勝法人於基隆

光緒甲申。法人擾臺北。提督劉壯肅公以巡撫銜奉詔督辦臺灣軍務。閏五月。抵基隆。法人來犯。毀礮臺。劉以我國無軍艦。海難制勝。欲誘敵陸戰。俟其登岸。迎擊之。六月。率曹志忠章高元蘇德勝鄧長安四提督與法人戰於基隆。

是役也。死法軍官三人。法兵百餘。奪獲旗幟二面。槍數十桿。帳篷十餘架。又以滬尾離臺北三十里。離基隆八十里。兵力單薄。恐後路稍疏。則基隆之兵不戰而潰。於是朝戰勝。夕卽退軍入山後。使法人聚於基隆。則沿海邊境。不至處處窺伺。其形似弱而其策萬全。後法人三犯滬尾。皆受創而遁。滬尾守將孫開華亦善戰。劉既退回淡水。則策應滬尾益靈。然礮臺既毀。全恃兵卒血戰。故猶相持至八閱月。而孤島獨全。

是時馬江已挫。匯利萬利華安三船。皆不克濟師。劉卒能盡力支持。十二月。法人又增兵犯月眉山。拒戰五日。法兵皆服雨衣。更番迭進。我軍力薄。無可更換。各將士皆忍飢冒雨。月眉山卒得保全。

章高元勝法人於基隆

章高元爲淮軍後起名將。髮捻諸戰。功績至偉。法越之役起。光緒甲申正月。以淮湘軍各千名。渡海守臺灣。署臺灣澎湖掛印總兵。六月。法兵攻基隆。守將孫開華戰既不利。基隆遂陷。時章所部僅二千兵。分防各地。在麾下者五百耳。聞

耗。誓於所部。率以進。將抵基隆。復戒其衆曰。國土失陷。吾將兵者之恥也。與諸君約。今夜必復基隆。若及明而不復者。吾寧自剄。不與諸君相見矣。章爲鎮將多年。不營私殖。所得財。悉以養死士。故深得士心。令既下。士卒咸鼓勇而進。將抵礮壘。使部將李世鴻章保勝分兵由小徑抄其後。章則率兵士百人。提刀直擊法營。途遇邏者。縛之而前。此時法兵忽覺章來襲。鎗礮如雨。海中法艦。復以大礮榴彈擊章軍。章之帽簷被礮彈擊去其半。左耳受礮震。終身失聰。然是時袒臂大呼而進。不用鎗礮。挺短刃直斫法兵。法兵大敗。死者二千餘。折其兵官二人。餘衆鳧水逃入艦。艦於夜中引去。時他將聞章短兵進戰。咸震慄失色。遲明。率兵來援。則見基隆早易法幟樹章幟矣。

寧裕明王德榜勝法人

光緒甲申。法使福祿諾將回國。言於李文忠公鴻章。謂將派兵巡越南。文忠未上聞。奉旨申飭。而法人旋以巡邊爲名。攻越南之諒山。

粵督張樹聲滇督劉長佑暨沿江沿海督撫聞警。各徵兵出廣西龍州之鎮南關爲中路。桂撫徐延旭督師諒山。樹聲所遣提督黃桂蘭董履高等。多淮軍。延旭所用黨敏宣陳朝剛陳得貴等皆廣西人。延旭倚桂蘭俾盡統諸軍。凡四十二營。當前敵。駐北寧。自統二十餘營爲後路。

桂蘭在北寧。日夜酣酒。奪民女。恣爲荒淫。軍無紀律。越人痛恨之。教民某賄敏宣。請給軍裝助戰。敏宣白桂蘭。從之。教民遂助法攻我軍。我軍潰。延旭逮問。朝命潘鼎新代之。以布政使王德榜署提督。代桂蘭。且以敏宣退縮。得貴首失扶良礮臺。命悉斬之。敏宣桂蘭之營務處也。猶領三千五百人屯諒山。合所節制者計之。尚二萬餘人。得貴亦領千人。德榜懼其叛。祕不發。令部將寧裕明往誘之。裕明挈幕僚一。卒一。騎而往。迎敏宣。聲言籌軍食。邀與同往大營。敏宣隨入關。遽就縛。搜其身。得已上藥之雙響手槍二。遂斬之。並斬得貴。得貴抗稱退礮臺實奉將令。裕明復詰其尅扣軍餉。始俯首就誅。桂蘭夜餌金死。朝剛亦當斬。亡命走。

是役也。善戰者首推裕明。裕明。衡陽人。初在劉武愼公部下。甲申春。淮軍敗。廣東陸路提督楊玉科領廣武三營屯觀音橋。調裕明領右營。閏五月丙午黎明。法軍自郎甲進攻觀音橋。橋南北皆山。北嶺尤峻。萬葉率四千人屯橋南。裕明從玉科。與提督王洪順屯橋北。薄暮。萬葉戰敗。退俯北嶺而陣。法軍從之入。裕明亟出萬葉後。登北嶺絕頂。發礮下擊。別伏兩哨於山之左右麓。橫截法軍。法軍悉力禦嶺上軍。不意山麓之驟出伏兵也。大驚。潰走。諸軍窮追之至郎甲。殲數百人。於是法人始有求和之舉。

洪順者。亦淮軍良將。率所部屯山下平地。幾爲法軍所乘。然不以萬葉之敗退而少卻也。萬葉部伍亦井井。卒能轉敗爲勝。會奉電旨令退師。毋礙和議。我軍退入關。法人約退東京。乃止退北寧。裕明以法人詐和。宜乘機進兵說玉科。旋奉旨派員潛赴敵境偵探。遂以屬裕明。六月乙酉。裕明發觀音橋。七月癸卯朔。歸龍州。說鼎新宜進兵。於是遂決二次大舉之議。

八月庚寅。我師敗於郎甲。其地南距諒山十五里。北距觀音橋八十里。東船頭。

西太原各百里。先是。越南敎民。犒軍。報法人且至。提督方友叔答曰。我械未集。壘未固。未易速戰。教民去。不二日。法兵大至矣。倚森林以自蔽。我軍不知也。黎明。忽聞礮聲。友叔以爲兵勇打冷礮也。俄而開花彈落營中。十餘人被炸死。始大驚。時築壘未畢。士卒方就食於空村。提督周某率二千五百人而疾奔。友叔亦率千人從之。法人乃圍玉科營數十重。

初。裕明令軍中。卽不戰。亦戒備。故獨整暇。至是。則憑牆發槍。法人死傷如積。牆猝倒。則令親軍三百人且戰且掘坑。及暮。法人數萬衝突數十次。卒不得入。左右促裕明出。裕明回顧。則積尸縱橫。裹入法兵中。不見一援兵。望玉科中軍。圍尤厚。乃曰。戰。死槍。走。亦死槍。寧戰死耳。左右曰。統領猶在。裕明曰。卽出。亦必殺敵。時已曛黑。裕明口銜匕首。右手縱火彈。左手持馬刀。馳而斫。左右二百餘人亦隨而馳斫。法兵皆披靡。竟入中軍。玉科從者數十人。方據內濠力戰。裕明乃衞玉科出。士卒又死五十人。傷四十餘人。是役也。玉科懲敏宣前事。拒敎民不見。而友叔不知敎民爲法諜。語以實。遂及於敗。我軍死千餘人。然法軍死者亦

相當。

乙酉正月。諸軍以諒山失守。退屯關內。玉科駐文淵。猶在關外十五里也。距法軍所駐。僅五里耳。己酉黎明。法軍進犯。裕明以當前敵陣中嶺。左嶺以徐占魁當之。右嶺以廖應昌當之。玉科督戰。駐大塘嶺。俄而礮傷占魁足。遽返。應昌懼而亦奔。裕明率師力戰。而法兵遽從右嶺入。玉科遣提督劉思河率中營親兵助裕明。思河手馬刀。裕明使棄之。思河乃蹲而發槍。方燃火。思河已爲礮彈穿胸矣。玉科之頭太陽及腹亦中傷。死矣。裕明不知也。方遣紅旗索子藥於玉科。紅旗返。報玉科陣亡。裕明痛哭曰。主帥死。我何生爲。諸君不能戰者行。否則請隨我。爲主帥復仇。衆皆願從死。裕明乃率之衝法軍。擊殺一軍服有五金線者。蓋上級軍官也。俄有彈中裕明。洞右頰。裕明猶持刀督軍士前進。從者曰。大人戴花矣。戴花者。軍人隱語。謂中彈也。掖以行。裕明怒謂死亦當在關外。從者紿以主帥未死。乃強舁入關。

二月戊寅。法人陷關前隘。隘北五里。曰小南關。其地有三山。馮子材所統十營

在焉。山上營三。山下營七。法人遽出奇兵。趣鎮南關東嶺以來襲。礮聲如雷霆。裕明方養創憑祥。聞之。裹創飛騎。自山北衝上。手馬刀亂斫。法人披靡。於是諸軍相繼登。

德榜屯油隘。遣都司陳得勝間道赴援。自張疑軍待之。並潛率精銳。扼要地。別築土墉爲障。三小時而事集。法軍望見我疑軍也。以爲主將中堅所在。即發鎗礮力攻之。銳不可當。歷一小時許。見我不回擊。乃以騎偵之。知爲空壘。遂分軍爲二。鼓銳以進。兼取包抄搜索之方略。德榜躬率一隊。至直向法軍挑戰。法軍乘之。德榜乃退至障畔。戒所部曰。法人勢雖銳。難持久。當以忍勝之。遂令軍士伏障下。不輕發鎗礮。此時彈如雨。德榜草屨布服。坐土墩。從容指揮。及見法軍氣將竭。乃發令曰。可出戰。遂風馳而前。以鋒刃相接。此時他隊伏軍備夾擊者。亦突至法軍陣後。法軍出不意。大敗奔北。死者數千人。遂獲全勝。是役也法兵萬餘。而德榜所帥偏師。不及三千。殺敵數千。我軍死傷不及百也。

或曰。鼎新總兵權。而遇敵即退。兩日夜馳數百里。遁回南寧。法人躡蹤而來。鎮

南關遂失守。鼎新復詭詞入報。謂子材德榜兩軍。不聽調度。坐視不援。致有此敗。廷旨著將馮子材王德榜軍前正法。幸督辦廣東防務彭剛直公玉麟兩廣總督張文襄公之洞悉其冤。合詞電奏。謂鼎新調度乖方。且力揭其隱。由是廷旨褫鼎新職。子材德榜釋不問。德榜軍方在關外。聞詔。益奮勇效命。截擊法兵。法軍卒潰。乘勢追逐數百里。殺戮敵軍官及獲馬匹糧食無算。

張春發勝法人

馮子材蘇元春王孝祺等與法人戰於鎮南關外也。其初固常敗。而後之反敗為勝。實出於張春發所率之三百人。春發者。孝祺裨將也。孝祺初與敵戰。屢失地喪師。節節退守。已奉褫職拿問之諭。尚未離營也。潘鼎新不知軍事。始令孝祺營於某所。既而更之。一日九易其地。孝祺不知所從。則窘甚。適子材奉命督師。率所部來會。孝祺迺距子材營若干里而駐焉。

大戰鎮南關之日。將戰。孝祺聞有槍礮聲。令春發率三百人巡哨。行經大森林。忽聞人馬鼓角聲甚盛。知他隊敵兵且大至。懼甚。迺令此三百人者匿於林中。

以俟其過。時兩軍前敵已開戰。法軍預調別隊二千人。及大宗子彈。由間道前往濟師。見森林。懼有伏。不進。張匿林中久。既不聞聲。以爲法軍過且盡。亟欲返命。率衆奔而出。猝遇法軍。驚且愕。當時進退皆不可。張顧謂三百人曰。今日戰。死。不戰。亦死。然力戰。或可不死。且敵人欲進而反止。是中餒也。不如因其餒而乘之。三百人哄應曰。然。則一鼓作氣。逕前搏戰。衝其中堅。法軍之行也。氣張甚。及遇林而疑。既稍稍衰矣。又不備卽有戰事。突見春發衆奮勇前。猝不知多寡。大駭。以爲果遇伏中計。彼此距離近。礮彈無所施。氣愈竭。三百人者。東馳西擊。短刃相接。法軍陣動而潰。死傷過半。子彈盡爲春發所有。乘勝前進。於是前敵戰正酣。我軍氣益發揚。拒戰益力。敵知別隊已失利。子彈告罄。接濟又絕。兵氣大渙。遂大敗。並搖動大本營。一日夜。退百數十里。於是我軍大勝於鎭南關。卽日克復諒山。

馮子材勝法人

鎭南關之役。馮子材督兵力戰。遂獲大勝。先是。行軍屢失律。盡喪關外地。桂邊

亟亟。時張文襄督兩粵。請於朝。命馮子材督師。率舊部援桂。文襄與子材結爲兄弟。臨行。文襄設宴。以金卮三。跽而酌子材。且曰。公飲此。以祝公勝利。努力殺敵。不然。無相見期。子材飲盡。謝曰。此行不勝。無面目見公。遂行。

鎭南關在兩山之間。子材與某將各踞一山。中築長牆以爲守。蓋猶舊法也。子材初練有藤牌隊數百人。皆百戰精卒。待之素厚。將戰。隊長請於子材曰。法軍槍械殊利。若與之礮火相見。勢必不敵。盍先以藤牌隊衝其陣。而後以大軍繼之。果得近身搏戰。則吾事濟矣。子材嘉之。且曰。若毋怯乎。對曰。平時受公豢養之謂何。今事亟矣。吾儕有不循是而行者。當自刎以謝。子材曰。敬諾。及法軍來攻。子材初令軍中伏毋動。藤牌隊均踰牆下。瞬息不見。已入法軍矣。踰時見法軍陣微動。槍聲稍稀。相持一時許。無耗。子材恐藤牌隊有失。令軍士亦踰牆出戰。法軍以槍礮猛擊之。不能前。勢殊迫。將卻退。子材見之。急踰牆出。某將從。公子輩力阻。不聽。亦隨之出。子材布衣草履。持刀陣前。並手刃退卒數人。軍士見大將親臨督戰。爭先効死。會法軍中堅大動。甚囂塵上。馬倒人死者甚衆。知藤

牌隊已得利。我軍益前。殊死戰。法軍彈罄。接濟不至。遂大敗。死傷數千人。乘勝復諒山。法人既受此創。自谷松。而威坡。而長慶。而船頭。由北而南。日夜退走。我軍將士額手相慶。謂北圻東京可冀恢復矣。而孝欽后忽詔令停戰。至四月。越南且爲法有。而我失藩屬矣。

張佩綸與法人戰於馬江

光緒乙酉中法一役。督兵者爲豐潤張佩綸。張初爲御史。貧甚。至不能具炊。京人稱之曰黑都老爺。以疏劾李文忠公。名震都下。且好大言。遂有知兵之稱。及中法釁起。羣以爲非張督兵不可。乃被簡。既至閩。綸巾羽扇。談笑自如。諸將請備戰。則卻之。笑而言曰。君等且弗喧。自有奇兵勝之。及法人貽書約戰。置不答。至期而法進兵。諸將大懼。請方略。則命記室書免戰二字於木牌。令懸座艦之檣。法人大發礮。兵敗。張棄艦。足不及履。乘小舟而逸。事後語人曰。法國人果知兵者。何并免戰牌而未之識耶。閩人於其遁走之地。磨崖鐫大字曰張佩綸隻靴逃至此。蓋羅星塔石上也。

先是。閏五月二十一日。法軍有兵船一艘進港。二十四日。其水師提督孤拔座艦又進口。泊羅星塔上流。自此以後。日有一二船至。至二十八日。共得八艘。而我船之在港內者。僅六艘。曰揚威。曰福星。曰藝新。曰琛航。曰福勝。曰建勝。駐船廠者惟陸軍四營而已。其後又得濟安飛雲伏波振威永保等五艘。增調閩安平海師船八艘。翦鎭炳南礮船十艘。添募陸軍數千。相持匝月。至七月初三日而難作矣。

是日晨。法船升火起椗。學生魏瀚倉卒馳告。而法人已牒告未刻開戰。佩綸大恐。遣瀚向孤拔乞緩。比登舟而礮已發。我船猶未起椗也。三船在羅星塔下流者。先被擊沈。振威管駕許壽山死之。其在羅星塔上流者。揚武先沈。管駕坐舢板而遁。伏波藝新隨之。福星欲斫椗赴救。已不及。法軍礮彈如雨。福星管駕陳英屹立望臺。傳呼開礮。其僕請曰。伏波藝新已駛向上流矣。我船亦宜相機行事。英瞋目曰。爾欲我走耶。叱之退。遂令於衆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我船既銳進。當有繼者。安知不可轉敗爲勝。於是鼓輪掌舵。貫法陣而前。鬪邊礮左右擊。

惜礮小未能中法艦要害。我船雖被彈。而尚無大礙。復在下流裝足子彈。貫敵陣而回擊之如前。隨其後者。雖有福勝建勝二船。顧小而行遲。僅遙爲聲援而已。福星至此。遂成孤立之勢。孤拔見之。乃以三船合圍。管駕陳英中彈殞於望臺。三副王漣開礮奮擊。亦被彈洞胸而死。船上尸骸枕藉。而猶力戰不退。迨火藥艙中彈。軍士始紛紛赴水。船額配九十五名。存者僅二十餘。是役也。誠可謂血戰矣。

福星既沈。建勝亦被轟沈。管駕林森中彈殞。福勝督帶呂翰亦及於難。蓋呂方在其船也。是時全隊盡殁。僅餘福勝一船。船尾已受彈火發。而尚燃礮猛擊。管礮翁守正發數鎗。殪二法人。彈貫其胸而踣。管駕葉琛方在望臺指揮。忽一彈飛至。貫其頰。仆矣。復躍而起。傳令裝礮。彈復集其脅而亡。於是全船所存。僅學生二。船亦沈半截。二學生見孤拔方植立督戰。乃從容裝藥。瞄準孤拔而擊之。殪其左右二人。孤拔亦受傷。計各船管駕力戰陣亡者共四人。

或曰。有徐某者。上海人。年十歲。失怙恃。家貧。流爲丐。丐中之強有力者多欺之。

以故不慣與羣丐伍。夜無所歸。恆號泣於天主堂前。法教士哀而收養之。徐固世爲教徒也。命之讀。琅琅上口。性穎悟。不數年。通法文。教士愛之。返國。攜以去。使入中學校。

及中法戰時。教士攜之入軍。隨孤拔來寇。因利徐以謀我焉。

徐居軍幕。爲虎作倀。孤拔率兵艦寇臺灣。知福州防禦嚴。不利深入也。徐曰。福州艦小兵懦。長驅直入。不足敵也。孤拔頷之。笑問教士曰。徐華人也。保無意外乎。教士曰。徐家世奉教。依吾爲生。庸何傷。翌日。徐又謂孤拔曰。臺民強暴。恐將不利於將軍。孤拔然其言。將輕舵西駛。先鋒已報失利。急鼓輪向福州行。窺馬江。福州水雷艇數十。方防堵海口。孤拔以遠鏡窺我軍。乘未備。發礮先擊。我軍亂。不及整師。倉皇出。法軍礮彈紛至。已洞穿我鐵甲。漸下沉。徐又乘機語孤拔曰。必盡殲之。毋貽他日憂。又連發數礮。而我軍僅一艘矣。有一軍官躍出曰。我軍還擊固死。不還擊亦死。何可束手待斃耶。強令發一彈。中孤拔腰。立仆。法兵見主將被創。停戰。徐仍促之還射。我軍遂全沒。

孫開華勝法人於臺灣

孫開華。字賡堂。湖南人。咸同間。從鮑超轉戰楚北江南江西。有功。累遷至總兵。光緒初。調臺灣。甲申。法人來犯。時督辦臺灣軍務者爲劉銘傳。劉故淮軍宿將。多謀能斷。部下將士。皆精銳善戰。劉知孫可大用。令守淡水礮臺。劉嘗於酒半語客曰。吾有四提督一總兵。謀勇兼備。何憂敵之不破。功之不成哉。四提督。謂曹志忠章高元蘇德勝鄧長安。一總兵。謂孫也。既而孫以火藥不足。不用大礮。令軍士盡伏臺後。法兵官從鐵艦開放大礮二百餘門。臺上寂無聲息。相戒不稍動。法人以爲我守兵已潰走。立放舢板。驅兵登岸。伏驟起。奮勇直進。肉薄移時。斬級數百。呼聲震天。法人驚出不意。入海死者不可悉數。擊沈舢板四。軍中莫不稱賀。孫曰。敵雖經此鉅創。然心不甘服。必且復來。吾等防務不宜稍懈。如有解甲休息者。罪以軍法。未幾。法人謀襲擊。孫率士卒。賈其餘勇。冒死抵禦。三戰三捷。法人懾其威。自是遁。

孫強毅而寬和。得士心。故能搴旗斬將。力遏凶鋒。相持數十日。而淡水卒無恙。當時無水師以爲援助。而礮臺軍械。又遠不如敵。乃竟能轉敗爲勝。劉奏陳戰績。擢福建陸路提督。光緒癸巳。以疾卒於淡水。舉殯之日。士民爇香會送。至爲泣下。亦有繪像以祀者。

張李成與法人戰於臺北

張李成。臺灣內山人。美風姿。操俳優業。媚目巧笑。傳脂粉登場。初不審其爲勇士也。光緒乙酉。法人攻臺北。觀察李某以劉省三中丞命。練士兵拒敵。張忽舍所業應選。李呼張小字曰。阿火。汝胡解兵事。張慷慨言曰。火生長是間。不欲變服飾爲西人奴也。山中善火者可千人。招之立集。善獵能鎗。可應敵。李善之。易其名曰李成。謂李氏所成就者也。時擢勝軍二千衆屯滬尾礮臺坡。李成則率新卒五百。分爲兩隊。承其後。擢勝軍一與敵接。立敗。張以二百五十人出。散髮赤身。嚼檳榔。紅沫出其吻。時潮上。法人爭以小船抵坡下。坡上草深沒人。此二百五十人者。見敵

皆仰臥。翹其左足。張趾架鎗以待敵。敵近。二百五十鎗齊發。法人死者百數。大駭而遁。山後復出二百五十人。作圓陣包敵。時潮落舟膠。有巨賈購得法華戰事股票。從軍觀勝敗。時亦陷足泥中。船上張白麾。請以金贖。張不可。作俳優聲曰。吾不欲仇人金也。殺而烹其尸。

李世鴻與法日戰

李世鴻。字海珊。合肥人。夙秉母虞夫人訓。明大義。死綏蓋平。時母猶在堂。前一夕。手書戒子。不以生還爲念。僅屬善事祖母。求自立而已。咸豐己未從戎。時粵捻兩寇已熾。克復壽州六安之役。與焉。積功至守備。同治甲戌。臺灣與日本人鬨。從福建提督前往鎮撫。由竹坑山進兵。收復大龜紋溪內外獅頭等番社。擢都司。加游擊銜。內渡。駐軍江陰。督建礮臺。光緒癸未中法之役。防堵臺南。援臺北。嘗夜半率兵。由菱山繞小路。攻敵後營。踏破之。奪還礮壘。獲法軍旗器械。法人攻滬尾。守軍幾潰。復赴援。傷敵無算。和議成。擢游擊。守臺南。辦開山撫番事丁亥。總兵章高元赴山東。初檄管帶廣武營。壬辰。移駐青島。督建礮臺。未就。甲

午。日本在朝鮮與我開釁。章援旅順。世鴻幫統新募福字兩營。未出。旅順陷。時日本海軍方逡巡渤海。不易渡。乃率師冒險。由登州茅家口乘海船。往大營口登陸。宋忠勤公慶檄守蓋平。爰相度形勢。以牽馬嶺爲要隘。設戍甫定。日本將率軍來襲。戰屢勝。殲敵不可勝計。敵還攻析木城。宋仍檄守蓋平。一夕。敵麕至。楊壽山守東北隅。李仁黨守東南隅。世鴻守西南隅。西南當敵之中堅。兩軍交綏。敵忽向偏東抄擊。而東南敵亦猝集。時我軍不及八營。敵馬步兵數萬。彈丸如霰。東南隅陷。仁黨死之。東北隅繼陷。壽山死之。西北隅遂孤立。矢盡援絕。猶抽韓刀搏戰。剸數人。衝入敵陣。世鴻死之。時光緒甲午十二月十五日也。同時陣亡將校。凡二十餘人。

唐景崧遣將與日人戰

光緒甲午。朝廷以臺灣割讓日本。臺人不懌。自立民主國。舉護撫唐景崧爲總統。以邱逢甲副之。而日本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知臺人之反抗也。率師來攻。先攻基隆。景崧命吳國華守三貂嶺。復命營官包幹臣馳往助之。偶與日軍

偵探隊遇於途。奮勇擊之。斃日兵官某。日軍大潰。幹臣適馳至。遽奪日兵官首級歸。冒爲己功。報大捷。吏民皆賀。國華方追逐日軍。忽聞幹臣奪己功。大憤。遽舍日軍。回兵追幹臣。日軍瞰之。亟返旆。遂奪三貂嶺。時基隆危急。分統李文忠等會師援之。日軍已密布。文忠等屢戰皆敗北。景崧復命黃義德屯八堵。爲後援。逢甲乃請於景崧。遣他人代之。景崧弗許。義德至八堵。聞日軍勢盛。膽幾喪。遽舍八堵。馳歸。詭言獅球嶺已爲日據。八堵逼近敵營。不能駐軍。日人懸金六十萬購景崧頭。故亟馳歸以防內亂。逢甲知其詐。面斥之。景崧莫敢詰。其實獅球嶺尚未失。自義德馳歸。其地空無一兵。翌晨。日軍遂不折一矢而得之矣。是夕。義德所部軍索餉。大譁。逢甲請斬義德以謝臺民。並嚴懲一二亂兵爲首者。景崧不從。逢甲歎曰。禍患之來。迫於眉睫。尚不能整飭軍紀。徒畏葸遊移。坐令譁變。天下事尚可爲乎。次日。城中聞日軍將至。相驚擾。軍士蠢蠢有變志。景崧束手無策。薄暮。潰兵爭入城。沿戶淫掠。客勇土勇互相鬬。積尸遍地。中軍護勇爲內應。總統府火發。光燄燭天。景崧大駭。亟微服。挈一子而逃。妾易男服隨

之。雜難民中出城。疾附英輪至廈門。置臺事於不顧矣。逢甲聞之。哭曰。吾臺其去矣。誤我臺民。一至此極。景崧之肉。其足食乎。時游兵淫掠無厭。居民遷避一空。逢甲急舉義兵。然府庫軍械。盡入游兵手。義兵勢不支。大敗。逢甲孤身遁鄉間。游兵大掠三日。日軍尚未至。德商畢狄蘭以書告日軍。乃從容以兵來收城。逢甲收拾散亡。義師復集。聞日軍至。伏於途而擊之。顧日軍勢張甚。逢甲又大敗。全軍盡喪。逢甲僅以身遁。復匿於鄉。臺北遂爲日有。是時劉永福尚堅守臺南。日軍攻之。數月不能下。逢甲思往依之。道中梗。不能行。而臺北已陷之城邑。聞臺南義聲。咸躍躍思奮。逢甲復與之約。定期起兵。圖恢復。爲日軍所偵知。防備周密。日軍復以臺灣自主事爲逢甲所首倡。嫉之甚。嚴索之。逢甲竄身深箐窮谷間。幸脫於禍。而恢復之志不稍替。未幾。永福力不支。臺南亦失守。逢甲知大勢已去。乃亦痛哭而行。臺灣遂亡。

孫子堂與日人戰於臺灣

孫子堂爲賡堂總兵開華之子。好讀書。不求聞達。時究心戚繼光兵略。賡堂詔

之曰。吾自從軍以來。大小百數十戰。其中布置。得諸兵法者十之四。參以己意者十之六。蓋泥古而不知變通。未有不致敗者。爾能研究古兵略以求其變。按之時勢以爲其通。用兵之道。不外是已。子堂謹受教。

光緒甲午中日釁起。海陸軍屢戰屢北。乃割遼東半島臺灣澎湖以和。臺人不肯讓。知子堂爲名將之後。深諳兵法。遂推爲義師首領。子堂奮袂起曰。國家土地。不可以尺寸與人。臺灣北通吳會。南接粵嶠。乃東南之保障。又況物產豐腴。魚鹽充足。正多天然之利。而朝廷視若弁髦。委諸敵人之手。是誠何心。某雖無能。然不忍覩此大好海疆。淪於異域。重辱我先考也。即日募壯士。墨経視師。購器械。立旗幟。不數日而戰守之具悉備。當操練時。以黑布抹額。足著草屨。往來指揮。驍勇異常。咸謂孫開華乃有此兒也。

已而日兵抵臺。示威於衆。揚言有反抗者。立予屠戮。其家人聞而懼之。謂之曰。將軍死未幾。後事方殷。公子宜自愛重。且朝廷既允割棄。力復不敵。幸毋以千金之軀。輕於一擲也。子堂曰。不然。今日之事。先考之靈。實式憑之。即不成。亦可

告無罪。正不得以其必敗而遂懷退志。人孰無死。死貴得當耳。乃與諸壯士枕戈待旦。誓以死拒。未幾。日兵來犯。奮勇擊卻之。翌日。日兵來者愈衆。自辰至午。肉薄相當。傷夷略等。顧敵源源繼進。而子堂則無後援。移時。壯士死者幾盡。子堂亦身受數創。大呼曰。吾可以見先考於地下矣。復策馬陷陣。力竭。死之。

聶士成勝日人於連山關

杜振卿以佐貳需次北洋。光緒甲午之役。奉檄解軍需。赴宋慶營。宋留振卿辦糧臺。節節退守。直至遼陽。同事故有十數人。至遼陽。僅四人矣。聞日軍且至。大震。某日晚餐。有一人與三人約曰。若輩皆懼死逃矣。吾儕無論如何。當誓死弗去。衆唯唯。翌晨視之。則此三人皆逃。昨發言者亦在其中也。振卿固有膽。且主管軍需。思職守所在。逃且獲嚴譴。遂決留。時城外駐有聶士成軍。朝鮮平壤之戰。聶初隸葉志超。蓋朝陽先有匪亂。聶葉共往平之。聶功至高。爲葉所冒。葉遂居聶上。及敗於牙山。葉獲罪。聶乃以偏師千人扼摩天嶺。日軍屢犯之。皆擊退。奉天得無恙。至是。與日軍激戰。遼陽牧許某亦登陴死守。城中流彈如雨。恆臥

地避之。日兵忽停戰三日。聶疑之。蓋遼陽城外有山曰連山關。慮其登山俯擊也。募樵夫探之。得報。日軍果至山頂。山上下節節爲營。其不施攻擊者。礮未至也。

是夕適大雪。聶下令。募死士。得三百人。人給五十金。羊皮衣褲各一。令反著。遠望之與雪同色。不知其爲兵也。又令樵夫爲導。至山腰。分三百人爲二組。一向上。一向下。各放鎗數排。聞敵鎗聲起。卽潛伏山谷中。天明。再突出激戰。令下。衆奮勇前進。我軍潛登之處。爲日軍斥堠所不及。至山腰。如令行之。時大雪蔽天而下。瞭望俱窮。日軍在山巔者。疑山腰以下爲我所得。在山腰以下者。又疑山腰以上爲我所據。大雪不敢出戰。各用鎗礮轟擊。實則自相殘殺而已。天明。我軍突出。聶自帥大軍從山下掩至。遂獲全勝。收復連山關。及和議成。聶奉命練一軍。參用德國兵制。召募精壯。日訓練之。躬與士卒同飮食臥起。知東三省將有戰禍。率兵躬履其地。詳繪地形。至晰至備。

孫銈勝日人於關外

壽州孫鋌以拳勇名。其村前有石龜。重八百斤。能抱之行百步。人號曰孫八百。吳大澂家居吳。以重金聘之。任幷掫。光緒甲午之戰。吳在湘撫任。帥師出關。鋌願挈其徒百人從。許之。

吳師甫出關。未戰而潰。鋌獨率其徒求主將。不期反與日軍遇。時日軍來者近千人。鋌度勢不敵。退入林中。與其徒舍騎登木。擇樹枝之陰翳者踞之。日軍以大隊圍林。而分騎搜索。輒自上槍斃之。日軍發槍。皆格於林。不能損也。久之。日軍亦不動。鋌與其徒謀曰。日軍不來。知林戰不利也。不去。豈必待其運礮至耶。礮至。吾儕死矣。

鋌徐按轡至林側。猝一躍而入。日兵不及備。倉猝短兵接。日兵用槍上刺刀。鋌軍則以腰刀奮斫。日軍不能當。皆紛紛退。鋌度相去稍遠。必爲火器所困。乃與其徒力撓之。彼此錯雜。紛紜挐鬭。日鎗不得發。其大佐某以柔術鳴。自躍馬當鋌。鋌揮刃一擊。人馬皆中裂。日暮。手斫殺且百人。會章高元軍至。遂得脫。鋌失其徒十二人。而殺日人數百。日軍爲之奪氣。然以吳敗故。竟不敘功。惟以白衣

歸耳。

馬玉崑勝日人於大同江上

光緒甲午中日之戰。馬玉崑奉檄禦日本軍於大同江上。初以輕騎來嘗。一戰敗之。繼而大隊畢集。數逾二萬。馬所部。可八千。先使一遊擊以千人迎戰。戒曰。寧死毋歸。戰一時許。使來告急。馬問使者曰。死若干。曰。死者可二百。馬怫然曰。死及五百。告我。我當來助。遊擊遵令。乃掘長濠。伏師之半於中爲左。以其半伏林中爲右。戰五時。日本礮隊至。悉力攻林。礮丸著木。聲若裂山。林木盡折。馬度其少疲。亟揮全軍乘之。日人大敗。馬方逐北。而衞汝貴已逃。歸路爲日所斷。馬親突陣中貫之。竟冒圍以走。

是役也。殺日人數千。我師亦喪數千人。自是屢轉戰於奉天牛莊間。互有勝敗。聶士成亦敢戰。而宋慶以統帥臨二人上。既不能戰。又時掣二人肘。馬歎曰。使我與功亭士成字並主戰事。不使祝三宋慶字扼我。日人不足敗也。然當道竟不之察。和議成。馬仰天大哭不食者數日。全軍皆感動。

庚子之役。馬帥師禦敵於京津之間。前後十餘戰。多所斬獲。以大事不支。乃扈兩宮西狩。列國皆憚馬。不敢迫。獨俄人恃其慓悍。尾而窮躡。馬以三千人發覆。大敗之。

章高元與日人大戰於蓋平

光緒甲午。章高元統廣武嵩武及新募之福字軍共八營。奉李鴻章檄援旅順。未發而旅順陷。遂奉旨會同宋慶赴前敵。守牽馬嶺。屢與日兵戰。殺敵甚多。迭獲勝。敵不敢犯。引去。宋慶嫉章聲威功績將出己上。則其屢次退師失地之罪。必相形而不可掩。會召章議事。章請合兵決一死戰以摧強敵。宋不從。且以危禍怵之。章大呼曰。我章迂子豈畏死者乎。曷爲不可戰。蓋章臨陣。率騎馬前行。以率士卒。視彈子如無物。人皆以迂子目之也。於是宋益嫉之。乃檄其棄牽馬嶺以守蓋平。蓋平無險阻可扼。絕地也。章知宋陷己。迫於上將命。不得不行。章抵蓋平。敵兵大股數萬。四面來攻。乃戒所部無妄動。俟敵近。乃發槍殲其將三人。敵軍死傷甚衆。知敵將大至。請援於宋。宋不許。十二月十三日。敵大舉環

圍。榴彈如霰。復馳使求救。時宋駐析木城。竟不赴援。章搏戰一日夜。子彈告竭。則以鋒刃突擊。日軍死傷山積。終以衆寡懸絕。部將楊壽山李仁黨李世鴻賈君廉張世寶等皆陣亡。章見彈盡援絕。乃率殘兵衝出重圍。退往營口。是役也。爲中日戰事中第一惡戰。日本軍人嘗稱之。

丁汝昌與日人戰於旅順

光緒甲午五月。中日初開戰時。日本艦隊在朝鮮仁川港。丁汝昌電達總理衙門。請封其港。集議二日。始覆電令相機行事。丁率軍至仁川。而日本艦隊已出口。此我之失機也。其後八月。北洋海軍雖被困於威海港。然陸路礮臺未失。且離榮成三十里。有一小山爲軍港後路要地。山東巡撫李秉衡乃派一典史率兵二十人守之。是以日軍至此。坦然進兵。絕無艱阻。掠奪礮臺。以我之礮。攻我之船。遂至全軍覆沒。

先是六月杪。北洋海軍濟遠等艦。護高陞運兵船赴朝鮮之牙山。遇日本兵艦於豐島西北開戰。廣乙受重傷。自焚擱海岸淺灘。濟遠遁歸威海。時丁率全軍

在威海衞堵塞口門。爲自守計。廷旨屢令巡弋洋面。丁則以出巡未遇敵艦爲答。而日艦亦時來窺威海。

八月十三日。丁率全軍抵旅順。朝命以銘軍十二營濟師平壤。自鴨綠江登岸。以商輪五艘爲運船。海軍全隊十二艘翼之。十七日。抵大東溝。陸軍旣登岸。十七日。海軍將返旅順。巳刻。與日本海軍全隊遇。

戰艦十艘。分五隊。鎭遠定遠兩鐵甲艦爲第一隊。致遠靖遠爲第二隊。經遠來遠爲第三隊。濟遠廣甲爲第四隊。超勇揚威爲第五隊。丁居定遠督戰。平遠廣丙。始於開戰後來會。日本兵艦十二艘。海軍中將伊東祐亨爲司令官。丁遙望日艦將至。突開巨礮攻之。致遠管帶鄧世昌。粵人也。素忠勇。乃進言曰。今吾艦距離日艦。以某測之。猶有九里之遙。礮力實不能及。徒費藥彈無益也。不如俟其旣近。而後擊之。庶於事有濟。丁不從。然日艦固未發礮。而其遊擊艦忽從左側抄襲於後。與本隊前後夾攻。未幾。揚威超勇先中彈。火起。超勇沈。黑烟蔽天。我軍節節分離。彼此不相應。陣漸亂。致遠彈盡。鄧度勢不支。以爲日艦惟吉野

速率最大。苟沈之足以奪敵氣。遂開足汽機。向吉野衝突。吉野駛避。而致遠反中其魚雷。遂炸沈。世昌死之。濟遠遁。撞傷揚威舵葉。沈之。廣甲亦逃。擱淺沈沒。靖遠經遠來遠不能支。亦駛出陣。日艦來追。經遠亦沈。時敵礮萃於鎭定兩艦。定遠受重傷。日暮。日艦懼吾魚雷襲擊。解而南去。我軍亦歸旅順。二十四日。以臨陣先逃。斬濟遠管帶方伯謙。

是役也。我軍失艦五。存者惟鎭遠定遠來遠靖遠濟遠平遠廣甲七艘。然受創甚。不能軍。

何占標勦隴回

何占標。甘肅平番縣人。家貧尙武。以保鑣爲生。同治朝。隴回亂起。何與董福祥張俊共起兵。築堡衞鄉里。旋爲左文襄裨將。從之出關。定新疆。積功至總兵。署河州鎭。光緒甲午。隴回再亂。乙未正月。何與固原提督鄧增相約赴西寧城外猴子河耀兵。何率數營先至其地。不虞回衆潛伏突起。圍之數殆十倍。何苦戰竟日。不得出。迨暮。罷戰。歛兵自守。何神志暇豫。密令軍中曰。具餐。餐已乘夜突

圍。潛師襲回。回衆崩沮。天甫明。鄧軍亦至。內外合擊。大破回而歸。

聶士成馬玉崑與洋人戰於畿輔

光緒庚子五月十五日。日本書記生杉山彬道出京師永定門。董福祥遣兵殺之於道。裂其尸。

十七日。義和拳匪火右安門內教民居。無老幼婦女皆殺之。數十百人爲羣。一僧爲之長。

十八日。縱火焚教堂。雖有旨令勦。而勢愈熾。

二十日。焚正陽門民居四千餘家。延及城闕。三日不滅。乃召大學士六部九卿入議。吏部侍郎許景澄言使館苟有不測。未知宗社生靈置於何地。太常寺卿袁昶言釁不可開。慷慨欷歔。聲震殿瓦。孝欽后目攝之。太常寺少卿張亨嘉言拳不可恃。倉場侍郎長萃在亨嘉後大聲曰。此義民也。載漪載濂等和之。並謂人心不可失。德宗曰。人心何足恃。徒益亂耳。朝鮮之役。創鉅痛深。諸國之強。十倍於日本。協以謀我。何以禦之。載漪言董福祥善戰。勦回有功。以禦洋人。當無

敵。孝欽曰。福祥驕難用。洋人器利而兵精。非回比。翰林院侍講學士朱祖謀亦言福祥無賴。載漪語不遜。孝欽嘿然。廷臣皆出。而載漪剛毅遂合疏言義民可恃。其術甚神。可以報仇雪恥。是日。遣那桐許景澄往楊村說洋兵。令無入。遇拳。刼之歸。景澄幾死。洋兵援使館者。亦以人少。不得達。至落垡而還。

二十一日。又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孝欽曰。皇帝意在和。不欲用兵。有言和便者。今日廷論可盡之。德宗曰。非不可戰。顧我國積弱。用亂民以求一逞。寧有幸乎。載漪曰。義民起田間。出萬死以赴國難。今欲誅之。人心一解。誰與圖存。德宗曰。亂民皆烏合。洋兵利。能以骨肉相搏乎。奈何以民命爲兒戲。孝欽度載漪辨窮。而戶部尙書立山以心計。侍中用事。得孝欽歡。乃問山。山曰。拳民雖無他。然術多不效。載漪色變曰。用其心耳。何論術乎。立山敢廷爭。是且與洋人通。試遣山退兵。洋人必聽。山曰。首言戰者。載漪也。漪當行。臣主和。又夙不習夷。不足任。載漪詆立山爲漢奸。抗辨。孝欽解之。罷朝。遂遣兵部尙書徐用儀內閣學士聯元及立山至使館。曰。無召兵。兵來。則失好矣。

二十二日。又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載漪請攻使館。孝欽許之。聯元亟言不可。謂使館不保。洋兵他日入城。雞犬盡矣。載瀾曰。聯元貳於夷。當殺。孝欽大怒。命立斬之。以左右營救而止。協辦大學士王文韶言我國財絀兵單。一旦開衅。何以善後。孝欽大怒而起。以手擊案。厲聲曰。若所言。吾皆習聞之。若且往令洋兵毋入城。否者且斬若。文韶不敢辨。德宗持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生靈何。孝欽陽解之。不懌而罷。而載漪載勳載濂載瀾剛毅徐桐崇綺啟秀趙舒翹徐承煜王培佑力贊之。遂下詔褒拳匪爲義民。予內帑銀十萬兩。載漪即邸爲壇。晨夕必拜。於是城中日焚刼。凡拳所不快者。即誣爲教民。殺之。死者十數萬。而孝欽方日召見其黨所謂大師兄者。慰勞有加。士大夫諂諛干進者。又以拳爲奇貨。如候補知府曾廉翰林院編修王龍文彭清藜吳國鏞蕭榮爵御史徐道焜陳嘉言劉嘉模刑部郎中左紹佐戶部主事劉秉鑑等。皆上書附和。時王公邸第。百司廨署。拳皆設壇。謂之保護。而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四川總督奎俊閩浙總督許應騤福州將軍善

聯巡視長江李秉衡江蘇巡撫鹿傳霖安徽巡撫王之春湖北巡撫于蔭霖湖南巡撫俞廉三廣東巡撫德壽合奏言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端不可開。山東巡撫袁世凱亦極言朝廷縱亂民。至舉國以聽之。譬若奉驕子。禍不忍言。皆不聽。遂派載勳剛毅爲總統。然拳匪專殺自如。勳毅不敢問也。

二十三日。諭各國使臣入總理衙門議事。德使克林格韡而先。載漪伺於道。令所部虎神營殺之。後者皆反。徐桐崇綺聞之皆大喜。謂我國自此強矣。

二十四日。詔遣董福祥及武衞中軍圍攻交民巷。欲盡殺各使。礮聲日夜不絕。拳助之。巫步披髮。升屋而號者數萬人。洋兵僅四百。攻之逾月。董軍武衞軍死者無慮三千人。拳亦略有傷亡。遂不敢復進趨戰。而剛毅趙舒翹方坐城樓。張羽旗。毅曰。使館破。洋人無種矣。自是當太平。舒翹起爲壽曰。自康有爲倡亂悖逆。喜事之徒。雲合而響應。公幸起而芟夷之。略已盡矣。上病且死。又失天下心。不足以承宗廟。幸繼統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今義民四起。上下同仇。非太后聖明。公以身報國。盡除秕政。與海內更新。亦難以致今日之效也。毅大喜。自行

酒。屬舒翹曰。公知我。啟秀奏言。各使不除。必為後患。五台僧普濟有神兵十萬。請召之會攻。曾廉王龍文請引玉泉水灌之。彭述謂礮不燃。其效固驗。御史蔣式棻亦請斬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朱祖謀請毋攻使館。不報。時拳既不得志於使館。乃往攻西什庫教堂。毅帕首韓刀自督戰。拳死者數百人。毅跳而免。其後崇綺又三往攻之。迄不能入。而載漪為拳論功。除武功爵者數十人。車騎服色。擬於乘輿。至自稱九千歲。出入大清門。呵斥公卿。無敢較者。

二十五日。下詔宣戰。以法領事杜士立索大沽礮臺為辭。其實礮臺先於二十一日失守矣。時有詔徵兵。海內騷然。羽書相望。乃以載漪徐桐崇綺弈劻主兵事。弈劻栖梧其間。不敢發一語。桐以暮年用事。尤驕橫。

六月初四日。遣倉場侍郎劉恩溥至天津招拳。裕祿亦盛言拳敢戰。連敗夷。初。洋兵攻西沽。聶士成棄不守。其鄉人移書責之。士成笑曰。豈怯我耶。遂連戰八里台。陷陣而死。馬玉崑代之。

十八日。馬玉崑敗於紫竹林。天津陷。裕祿走北倉。從者皆失。久之乃上聞。京師

大震。彭述曰。此漢奸張洋勢以相恫喝也。姜桂題殺洋兵萬。勢日蹙。行求和矣。
不知桂題在山東未至天津也。
二十二日。有旨保護教士及各國商民。殺杉山彬克林格者議抵罪。大學士榮祿意也。載漪大怒。不視事。孝欽強起之。
二十九日。李秉衡至自江南。主戰。言義民可用。當以兵法部勒之。孝欽詰以李鴻章等聯奏。秉衡言此張之洞私入臣名耳。臣不知。孝欽聞天津敗。方旁皇。得秉衡言。乃決。遂命總統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
七月十一日。北倉失。裕祿自戕死。洋兵方得天津。畫地而守。兵久不出。一夕大至。攻北倉。玉崑力戰三晝夜。大敗。事聞。孝欽泣問計於左右。無敢言者。
十三日。以鴻章爲全權大臣。時停攻使館。使總理章京文瑞齎西瓜問遺之。而以桂春陳夔龍送各使至天津。各使不欲行。覆書甚慢。彭述請俟其出。張旗幟爲疑兵。數百里皆滿。可以怵之。是日。李秉衡出視師。以拳三千人從。秉衡親拜其長。人各持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謂之八

寶。
十五日。張春發萬本華敗於河西務。陳澤霖軍亦潰。秉衡走通州。
十七日。通州失。秉衡死之。
十八日。御醫姚寶生下獄。蓋載漪將行大事。寶生洩之。欲殺以滅口也。城破。與龔照瑗徐致靖何隆簡黃思永席慶雲皆逸出。孝欽聞秉衡軍敗而哭。顧廷臣曰。余母子無賴。寧不能相救耶。廷臣皆莫對。議遣王文韶趙舒翹至使館。文韶以老辭。舒翹曰。臣資望淺。不如文韶。且拙於口。亦不能引故事而爭也。榮祿曰。不如貽書以觀其意。遂遣總理章京舒文持書往。書達。約明日遣大臣往。以食時相見。及期。皆不敢出。時復攻使館。舒文至。董福祥欲殺之。稱有詔。乃免。
十九日。洋兵自通州踰時而至。福祥戰於廣渠門。大敗。
二十日。黎明。洋兵自廣渠朝陽東便三門入。禁軍皆潰。董福祥出走彰儀門。縱兵大掠而西。輜重相屬於道。彭述猶徧諭五城。謂我軍大捷。洋兵已退天津矣。
二十一日。天未明。孝欽率德宗徒步而出。至西華門外。乘贏車。從者爲載漪溥

儁載勳載瀾剛毅宮人皆委之而去。或走出安定門。道遇潰兵。被刦。多散。是日。駕出西直門。馬玉崑以兵從。暮至貫市。德宗及孝欽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獻麥豆至。以手掇食之。須臾而盡。時天寒。求臥具不可得。以村婦布被進。濯猶未乾也。甘肅布政使岑春煊自昌平來。孝欽對之泣。春煊故以勤王兵往察哈爾防俄。未至而京城破。貫市李氏者。富商也。從取千金。因易贏轎以抵西安。

孝欽后命德宗與八國聯軍宣戰

光緒庚子。拳匪肇禍。孝欽后袒之。發兵攻京城使館。五月二十五日。下詔宣戰。雖爲德宗諭旨。孝欽實主其謀。詔曰。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准彼等互市。並乞在我國傳敎。朝廷以其勸人爲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範圍。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凶横。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怒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敎堂屠殺敎民所由來

也。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者。恐傷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䘏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諭。原爲民教解釋宿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礮臺。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帝天。況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彼尙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胄。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卽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翦彼兇燄。張國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仗義捐貲。助益餉項。朝廷不惜破格懋賞。獎勵忠勛。苟其自外生成。臨

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卽刻嚴誅。決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神人之憤。朕有厚望焉。聞此詔實爲軍機章京連文沖所擬也。

翠雲娘與八國聯軍戰

翠雲娘。山左產。年十七八。貌殊可人。雙趺纖小。而騰躍上下可丈許。幼業賣解。隨父流轉江湖。行蹤遍南北。意氣驕甚。謂所見男子無當意者。自矢終身不字人。曾至上海奏技。其父爲人誣陷。被拘入租界捕房。女隨往。有所剖白。而捕房例嚴禁華人有所陳。遂被囚。不勝其苦。罰鍰乃得釋。女憤然曰。吾國官吏往往不免冤誣人。吾每謂之暴。然尙容人辨訴也。不意西人乃如此。自此遂有仇外意。

光緒庚子。義和團起。女喜。請於父。往投之。蓋卽團中所謂紅燈照者。女得隸某大師兄麾下。甚見信任。錫以翠雲娘名號。書之旗幟而賜之。所至。恆揭以行。自是妝束頓易。周身綾綿。衣履一碧。而貌益豔麗。女日見團中無紀律。行事類盜賊。頗憂之。然獨力亦莫能挽。尋八國聯軍長驅入京師。團衆逃無蹤。女憤甚。激

勵其部下人咸願效死。遂與聯軍巷戰竟日。洋兵死傷者多。女部兵亦傷亡畧盡。乃聳身登屋逸去。其後園中領佐。大半爲洋人嚮導。或爲僕役。且藉洋兵之勢。刼奪搶殺。無惡不爲。女慨然曰。吾誤與若輩共事。事胡能成。然此恥不可不一湔也。乃約會飲於某處。衆素傾慕女。是日到者衆。女宣言曰。吾向謂若輩人也。不意乃狗彘之不若。劃然出長劍。駢戮之。遂去。不知所終。

某巡士談庚子拳匪戰事

揚州巡士潘姓者。天津人也。嘗在武衞軍統領張某麾下。爲人言光緒庚子戰事曰。吾家實以技擊爲業者也。兄弟輩日走四方爲擲塗距躍之戲。既從軍。每歲大操。吾輩輒荷戈而往。坐作進退攻守擊刺。咸嫻熟可觀。統領輒給錢千百文。而吾輩得數日醉飽。庚子之役。戰釁已開。吾輩猶以爲大師兄法力通神。區區外人。固無足當一擊。已而令下。檄吾儕入伍。使當時明言與洋人戰者。則吾儕亦將爲豫防趨避之謀。而統領但云大師兄閱操而已。比往。則令舍刃而執毛瑟槍。吾之槍法。嘗肄習於白河之渚。以擊鳧鷺。無不中者。是固未足以相難

也。於是荷槍從統領令旗所指陣於海濱。一軍三千人背邱而面水。統領令曰。今日大師兄命我師爲先鋒。與洋人戰。毋退卻。毋畏避。吾儕大驚。汗流浹背。然求洋人。洋人固不知何往。惟巨艦數艘。巍峨若城。泊處距岸可半里。上有十字之旗。與烟筒中縷縷之烟。飄搖空際。而不見有人也。統領又令曰。此兵艦卽敵人也。速擊之。時吾儕已審知無他。膽稍壯。於是火槍大礮。併力轟擊。砰訇良久。敵艦仍不見人。亦不還擊。吾儕方痴望。而背後鎗聲忽起。勢若風雨。方迴顧。則敵軍已布滿邱上矣。倉猝轉身。陣中死傷無數。欲奔逃。則敵人三面蹙我。不得已。舉鎗力戰。此時神智已亂。鎗惟妄擊。無準的。已而邱上敵兵槍聲稍輟。分左右排開。吾儕急於脫命。卽乘間冒死。直突而前。登邱甫半。忽紅光一閃。兵艦之大礮發矣。我兄與我同伍。立爲礮碎。礮再發三發。吾左右死傷盡矣。吾獨存。駭甚。乃閉目不敢視。而舉鎗亂擊。忽爲積屍所絆。仆地。久之。無聲。張目起視。則海中之艦已去。而陸上之兵亦無。乃急逃出。聞人言洋兵入天津矣。吾一家皆死。子然一身。事後乃知吾軍未至之先。敵人已從高粱叢中登岸。人馬皆自田中

徐行。而吾人不覺也。統領有良馬。發令畢。即乘之去。故不死。

奉黑將軍征多艾女寇

齊齊哈爾之南。有一部落曰多艾者。道與吉林通。當光緒甲辰日俄戰爭時。此部落之附近有女寇三。一花胡蝶。年二十八。一花春鶯。年二十一。一一丈青。年十九。皆豔麗無匹。夙隸於高天高海天河馬賊之部下。率二千餘人出沒於滿蒙間。所向皆銳不可當。屢渡嫩河以襲擊齊齊哈爾。黑龍江將軍聞而怒。命統領紀某星夜馳討。接戰數次而敗。女軍有新式兵器。蓋日俄戰時。曾以輕騎襲俄營而掠奪之。俄兵不能抗也。黑龍江將軍乃乞救於奉天。奉天將軍命駐八面城之統領瑞某任征討。率馬隊三營兵六百騎。過山礮一尊。經北鄭家屯洮南府向齊齊哈爾出發。數年始絕其跡。或言一丈青者。因其夫萬永勝素通馬賊。被官處死刑。急於復仇。遂憤然執戟而起也。

桂撫征女寇

廣西女寇王九姑。某鄉總董妻也。光緒朝。有游匪大股入鄉。董自揣力不敵。則

饋以銀米。使安然自返。其後有人誣指董通匪。某令率兵赴鄉。捕董及其子。禁押久。嚴訊無實據。欲釋之。勒令捐銀三千兩取保回鄉。九姑聞之。告其姑曰。良民無辜幽囚。王法何在。卽日負姑赴省上控。半途。乃聞其夫及子均已枉殺。則又負姑歸里。變產集貲。招亡命。至上海購毛瑟鎗三百枝。糾衆倡亂。所向無敵。平日不戮一人。亦不擄掠百姓財物。凡遇官兵。奮勇直前。率衆衝陷。勢不可遏。女黨魏五嫂曹三娘。其部將也。五嫂三娘皆悍猛無比。每戰必勝。提督患之。使人勸之投誠。九姑對使曰。無所謂投誠。但使我夫及子生。卽順從矣。大吏屢招降。每對皆如是。時右江道王某屢與王九姑戰。皆北。一日。王督兵列陣。九姑鼓譟其黨。圍王於垓心。凡一晝夜。

清稗類鈔

武略類目錄

頁

有武略者得巴圖魯 一
漢族將才 一
丹竹勇冠一軍 二
轉菴和尚說韓大任就撫 二
王文靖疏請誅吳應熊 三
圖文襄才略出衆 四
許氏精韜略 五
蔡毓榮夙有將略 五
于清端勦撫兼施 六
希佛奇謀致勝 六
半邊紅饒將略 七
黃性震密陳平臺方略 七
施琅善水戰 八
漳浦藍氏多將才 九
宋犖鎮撫諱兵 九
韓傑殷用兵合六韜 一〇
王進寶降保寧賊 一〇
高文良撫鄧橫苗 一一
年羹堯兵法 一一
岳鍾琪謀定後戰 一一
陳仙掌縱論形勢 一三
策零知兵法 一三
鄂文端善將將 一四
海蘭察進殲敵而退全師 一四
賽沖阿紀律嚴明 一五
黃文襄運糧之法 一五
宋元俊獻三路進兵策 一六
阿文成獨操神算 一六
阿文成移營先見 一七
梁朝桂鬬才不鬬力 一七
張芝元計除金川賊謀 一七
陸朗夫靖人心 一八
鄒湘爲年羹堯運籌 一八

阿文成能使部將用命　二〇
趙翼知城不可棄　二〇
福康安能用海蘭察　二一
和琳濟軍食　二一
海蘭察用兵善思　二一
陶世鳳安反側　二二
楊芳善謀　二三
劉清降川賊　二四
百菊溪降張保　二五
龍么妹有將略　二五
強忠烈首破李文成逆謀　二六
楊忠武用兵心術專一　二七
王廷贊以石子擲回　二八
長齡勾攝張格爾　二八
王廷蘭獻策　二九
葛壯節緝賊神算　三〇
葛壯節妾有膽略　三一
齊慎爲將帥才　三一
琦善用兵有神算　三二
江忠烈主截擊　三三
某學使運石塡城　三三
溫壯勇能用民團　三四
李素貞諳兵法　三五
塔忠武論兵事　三五
周天爵爲眞將軍　三六
張忠武用兵神化　三六
包立身避實擊虛　三七
洋將亦爲我用　三八
劉忠壯從軍十八年　三九
僧忠親王行軍得民心　三九
歐陽小岑主移營東流　四〇
王壯武善以少擊衆　四〇
黎太守母指授方略　四三
胡文忠論捻　四三
胡文忠用多隆阿　四四
孫紹襄以兵法部勒鎗船　四四

程忠烈用兵能相地勢得士心　四五
鮑超善用游勇　四七
蔣果敏軍用五色幟　四九
唐忠壯日巡諸營　四九
陳國瑞以少擊衆　五〇
鄭紹宗方耀勇敢善戰　五一
馮子材諳悉邊事　五二
吳大澂撫韓邊外　五二
李文忠論以毒攻毒　五二
馬玉崑論外兵　五三
黑丫頭負殊勇　五三
蕭三娘能馬上指揮射　五四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武略類

有武略者得巴圖魯

國朝以巴圖魯爲勇號。獲賞者榮。得淸字者尤榮。巴圖魯之稱。始於元代。致死疆場之義。蓋奬其爲勇士也。有武略者始得之。

漢族將才

國朝從龍諸佐。蔚起關外。及聖祖平三藩後。則漢族名將。西北爲多。如提督侯爵張勇及子雲翼。提督男爵梁化鳳及子浙閩總督鼐。提督子爵王郡及子總兵守乾。提督陳福及子提督大用。廣東提督殷化行。貴州提督楊天縱。提督副將軍董芳。皆陝西人。雲南提督伯爵趙良棟及子廣東總督宏燦。巡撫加總督銜宏燮。提督將軍王進寶及子總兵用予。提督岳昇龍及弟提督超龍子威信公大將軍鍾琪提督鍾璜孫巡撫濬。提督馬際伯及弟提督見伯總兵覿伯副

將顯伯。提督潘育龍及姪孫提督元善。提督韓良輔。總兵師帝賓及子提督懿德。提督樊廷及子總兵經文。又兄弟總兵康泰康海。總兵圖形紫光閣高天喜。皆甘肅人。及三省教匪靖。而蜀將競興。東南海賊橫。而閩帥繼起。至於粵寇盪平。凡著名將帥。盡隸湖南。勦捻之役。參以皖將。二百餘年以來。以一省人材備五等封爵者。前惟四川。嘉慶中十七省提鎮四川居十之九後惟福建湖南耳。

丹竹勇冠一軍

丹竹者。江西安仁某寺僧。羅山王起師時三十六將之一也。勇冠一軍。嘗從揭重熙襲撫州。猝遇將軍王得仁。丹竹以步逐馬。刃及得仁面。幾獲之。後金聲桓過安仁。聞其病。遣九騎往縛之。丹竹力疾起。呼所部十餘人。伏於隘。而單身入酒肆。金騎雖知其為僧。然不知其即丹竹也。因問識丹竹乎。遽應曰。我是也。拔劍殺二人。七騎者上馬馳。遇伏。獲其二。再前。又獲其三。得歸者纔二騎耳。金過廣信。丹竹以木樁置水中。舟盡碎。多溺水死。丹竹盡其所獲而返。

轉菴和尚說韓大任就撫

轉庵和尙俗姓孫。名旭。餘姚人。嘗中順治丁酉武科。有盜邱甲聚不逞數百人。爲閭閻害。邑令不敢攖。慨然曰。目覩鄉里受害而不捄。非人也。因選強弓利矢。命壯丁負鞴夜攻其巢。咸射殺之。獨邱甲潛逃。隱恨刺骨。挾蜚語。訟諸邑中。邑令與之素有隙。因誣其通海。置之獄。乃夜毀梏踰垣出。亡走滇南吳三桂叛。僞將軍韓大任招至帳下。極賞之。曰奇男子也。大任屢寇萍鄉。爲安親王軍所阻。吳促其師期。大任爽然曰。吾竭力以事吳王。何相迫若是之急。孫聞而悅曰。此丈夫報國時也。因說大任曰。將軍之事吳王已至矣。爲之闢地攻城。戰無不克。數月之間。招徠數郡。未聞王有尺寸之獎。今一旦偶愆師期。卽肆意辱詈。待以奴隸。兵戈方始。其慢士已如此。吾恐鐘室之禍。復見於君也。韓色沮。會姚啓聖往招撫。大任疑未決。復進曰。今大淸恢復閩越。事業已成。吳王之敗。在於目睫。將軍何尙作兒女之態也。大任乃從撫。旋薙髮爲僧。居杭州侶雲菴。號轉菴和尙。年八十餘。始逝。

王文靖疏請誅吳應熊

康熙癸丑十二月。吳三桂反書至。一夕。都城內外。所在火起。蓋三桂子應熊方以尙主在京師。其黨爲之也。王文靖公熙疏請將應熊速正法。傳首楚蜀。以寒老賊之膽。絕羣奸之望。而激厲三軍之心。應熊尋伏法。始三桂恃鴟張之勢。子又戚懿。朝廷必不殺。以爲之招。及聞應熊死。驚悖氣奪。遂底於亡。

圖文襄才略出衆

圖文襄公海。馬佳氏。輔翊世祖聖祖。功業卓然。初爲中書舍人。負寶從世祖之南苑。上心識之。立授內閣學士。不數年。洊至大學士。康熙初。奏茅麓山之捷。甲寅冬。吳三桂既叛。察哈爾復蠢動。事聞。聖祖憂之。孝莊后曰。圖海才略出衆。曷任之。乃卽召見。授以將印。時諸禁旅皆南征。宿衛盡空。因奏請選八旗家奴之健勇者。得數萬人。令翌日聚德勝門。是日黎明至教場檢閱畢。疾趨以行。不許夜宿。每至州縣村堡。命衆奴掠之。獲金寶無算。不數日。抵察哈爾。下令曰。前此所掠。皆士庶家。不足爲寶。今察哈爾承元後數百年之基。珠玉貨寶。不可勝計。汝等終身富貴也。衆踴躍。夜圍其穹廬。察哈爾部長布魯額不及備。擒之。圖分

散財帛。奬勵士卒而歸。陛見時。聖祖責其擄掠宣府等郡縣。以有司劾章示之。圖謝曰。臣實無狀。惟以輿儓之賤。禦方強之敵。若不以財帛誘之。何以得死力。然上待臣奏績而後責之。實上之明也。聖祖大悅曰。朕亦知卿必有所爲也。復命西征。因請豁所過租稅。以恤邊氓。

許氏精韜略

許氏。奉天鐵嶺人。爲鎭平將軍一等男諡襄毅徐治都夫人。精韜鈐。善騎射。偕襄毅出兵。每自結一隊。相爲犄角。以故戰功居最。康熙甲寅。吳三桂犯湖南。襄毅往援彝陵。夫人駐防江口。丙辰。鎭將楊來嘉叛應譚洪。夫人脫簪珥犒師。曉以大義。沿江剿殺。屢卻之。八月。猝犯鎭署。夫人中礮殁。將軍蔡毓榮等具狀以聞。特旨優卹。予雲騎尉世職。以次子永年襲。廕襲自母氏得之。殊僅見。

蔡毓榮夙有將略

乾隆初。宗室杜某任安徽按察使。有畫士年九十餘。貌奇偉。自號衣衣道人。杜善遇之。一日。泫然淚下曰。某本滿人。康熙丙辰。初從滿洲某將軍征吳三桂。將

軍以軍降。某恥爲其下。乘夜潛出。流落江湖。以賣畫爲活。因言當日滿洲諸將。自貝勒尚善一路外。皆懷二心。有欲舉襄陽以北降者。賴夙有將略之蔡毓榮持之以免。故屯兵岳州城下。八年不戰。諸將皆閉營壘而已。後幸吳死。其黨自潰。又聞東西兩路屢次奏捷。始不得已進兵。東路爲康親王西路爲馬文襄公及賊平。諸將皆蒙上賞。而東西兩路反以敗亡致罪。良可慨也。

于清端勦撫兼施

吳三桂之變。全楚震動。土匪蠭起。時于清端公成龍守武昌。勦撫兼施。計擒大冶賊黃金龍。斬之。降其衆數千。捷聞。巡撫張朝珍持露布示僚屬曰。人謂我不當用醉漢。今定何如。蓋清端嘗襄事秋闈。陪大吏觴兩使者。抵掌論時事。飲數十巨觥。闈中皆笑其酒狂。故張及之也。

希佛奇謀致勝

三藩之叛。諸將率多逗遛不戰。擁兵自衛。惟護軍統領希佛累戰有功。多以奇謀致勝。軍中呼爲賽諸葛。康熙庚申元夜。統軍攻衡州。賊將夏國相胡國柱擁

重兵守之。希謂衆曰。衡州爲吳逆僞都。防禦極嚴。若使豫爲治具。難立克。頓兵堅城之下。最爲兵家忌。不如乘今夜令節賊疎懈時暗襲。此李愬入蔡計也。因連夜趨兵抵城下。賊果皆酣飲。一鼓下之。夏胡倉皇跣足遁。乃撫恤殘黎。湖南都郡傳檄而定。爲南征第一戰功。

半邊紅饒將略

吳三桂兵之直逼長沙也。滿洲某鎭將年老而性怯。卽欲以城歸降。時有張遊擊者請戰。數有功。張饒將略。喜著羊絨絳袍。單馬入陣。戰酣。輒袒露半袖。驍勇絕倫。軍中號曰半邊紅。後鎭帥忌之。誣以他罪而置之法。一軍皆哭。

黃性震密陳平臺方略

康熙癸亥。平海寇鄭成功。發蹤指示。以姚啓聖爲首功。而實多出於漳浦黃太常。方啓聖奉命入閩。太常謁軍門。條平海十便。啓聖用其策。相與密謀。伺間出奇。先收諸要地以蹙其勢。乃大開修來館於漳州。來降者予官服車騎。卽亡。無所問。卒有亡入賊者。皆誇示所有。賊心動。諜至。密使諸營厚款之。諜卽以情輸。

戰有日矣。或塡館舍。盛供具。大書某鎭某官公館。聲言某月日某將當來降。賊互猜貳。歸者日衆。賊黨日孤。乃一鼓而下十九寨。遂復海澄。克廈門。澎湖一戰。鄭克塽面縛求貸死。海寇以平。方諸將克廈門時。議悉誅賊黨。而以其子女資財犒軍。啓聖申禁令。全活數十萬衆。亦由太常密請也。太常總藩湖南時。適武昌夏逢龍亂。已陷四府。廷議出京軍。聖祖曰。湖南有黃性震在。彼佐平數十年海氛。何愁幺麽跳梁輩。時撫臣亦擬請兵。太常第主靜鎭。未幾。逢龍果誅死。

施琅善水戰

施襄壯公琅少有識度。膂力絕人。通陣法。尤善水戰。諳曉海中風候。明末從軍。討山寇有功。授游擊。嘗隸黃道周麾下。道周不能用。乃謝去。鄭成功託明遺民棲海上。以琅爲左先鋒。而心忌其能。琅以法誅逃將。成功怒。執琅。囚其家屬。琅脫身歸本朝。父與弟皆遇害。成功後悔之。嘗曰。楚國之禍。其在子胥矣。康熙癸亥。琅平臺灣。成功孫克塽率其屬迎水次。人謂琅必報仇。琅曰。絕島新附。一有誅戮。恐反側不安。吾所以銜恤茹痛者。國家事重。不敢顧私也。宣布詔書。撫納

降附。遣克埉等次第渡海。至內地待命。

漳浦藍氏多將才

澎湖之戰。漳浦藍理實爲前茅。敵艦蔽江迎戰。礮中過腹。腸出矣。血淋漓。族子法爲掬而納諸腹。四弟瑗傅以衣。五弟珠持匹練連腹背交裹之。理大呼殺賊。不暇顧也。有荷醫治之。卒無恙。臺灣平。入都。抵趙北口。遇聖祖車駕出水圍。馬凝立不及避。乃舍騎步入粱園中。駕至。遣侍衛問誰騎。藍乃出曰。臣藍理從福建來。聖祖問是征澎湖時拖腸血戰之藍理邪。奏曰。是。召至前。問血戰狀。解衣視之。爲撫摩傷處。嗟歎良久。嗣專閫浙省。每遇南巡迎謁。聖祖輒指其面語諸王公以拖腸血戰狀。又引見皇太后曰。此破肚將軍也。理之諸弟。皆以平臺功加都督。瑤功最多。未仕卒。瑗至金門鎭總兵。與理皆喜書擘窠大字。揚盾一躍三四丈。珠官參將。勇不讓諸兄。而性敏嗜學。能背誦通鑑綱目。不遺一字。

宋犖鎭撫譁兵

康熙戊辰六月。商邱尙書宋犖奉命撫江西。舟次蕪湖。聞楚北兵譁。西江震恐。

亟鼓棹入南昌。撫慰之。涖事未十日。突有奸徒李美玉袁大相勾結。以酉字帖授其黨。將以詰朝謀不軌。既偵知奸謀。乘夜計擒二元惡。旦即懸首藁街。餘黨遂散。

韓傑殷用兵合六韜

韓傑殷。朝鮮忠臣明璉孫也。康熙時。任正紅旗護軍統領。隨經略莫洛西征。分防延安花馬池。副將朱龍既叛。進攻吳堡。韓往救之。見賊營河西。乃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黃河亘浪浸天。賊不防我飛渡。可出奇致勝也。因命偏將造筏。若計日渡者。夜率健卒五百。抱馬鬣而涉。暗襲賊壘。朱龍倉迫授首。三邊底定。又於通渭伏羌等處偕張勇奏捷。後馬文襄公督師。面奬之曰。君素不識字。何以用兵頓合六韜若此。

王進寶降保寧賊

王進寶下保寧。賊將據邑不降。進寶披襟而語之曰。何不射我。賊衆愕然。因說以順逆。賊開關延入。井里不驚。曰。此仁義將軍也。

高文良撫鄧横苗

康熙庚子。漢軍高文良公撫粵西。鄧横苗叛。單騎入寨。宣布朝廷威德。苗衆投刃拜馬前。受約束而還。雍正初。遷雲貴總督。高爲人淵深。勤於治事。胸摩文案。肉胼起。累任盤錯。不喜功。不釀亂。奏刀砉然。關節開解。所至。人咸懷之。

年羹堯兵法

雍正癸卯。年羹堯征青海。營次忽傳令云。明日進兵。人各攜板一片。草一束。軍中不解其故。比次日。遇場子溝。蓋淤泥深坑也。令兵士各將束草擲入。上鋪板片。師行遂無阻。番人方倚此爲險。不意大兵驟至也。遂破之。

征西藏時。一夜。漏三下。忽聞疾風西來。俄頃卽寂。急呼某參將領飛騎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賊。果盡殲焉。人問其故。年曰。一霎而絕。非風也。是飛鳥振羽聲也。夜半而鳥出。必有驚之者。此去西南十里。有叢林密樹。宿鳥必多。意必賊來潛伏。故羣鳥驚起也。

岳鍾琪謀定後戰

岳鍾琪。字東美。號容齋。甘肅蘭州人。著有蘐園蛩吟二集。身長七尺。駢肩善射。飲食兼人。性嚴毅。善將兵。每登壇。將弁股栗。部伍整肅。無敢譁。士卒疾苦。必躬自拊循。以故人爭效命焉。

康熙己亥。西藏達哇藍占巴等叛。從征至察木多。偵知有準噶爾使者在其地。誘各番酋守三巴橋。遏官軍。三巴橋者。進藏第一險也。乃選能番語者衣番服。馳至落籠宗。擒其使者五人。殺六人。諸番以爲神。相與匍伏降。無梗道者。番中有黑喇嗎者。號萬人敵。岳以計手擒之。遂下喇哩。

雍正癸卯。青海羅卜藏丹津寇西寧。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授岳參贊大臣。飛檄行調。岳沿途相機勦撫。自松潘至西寧。五千餘里。烽煙肅清。青海爲之奪氣。年命征爾格弄寺喇嘛（羅酋黨也）於華里。華里有山甚險。其下五堡環峙。寂無人聲。岳曰。是有伏也。遣騎搜之。堡內賊果起。岳以三千人分爲三。追殺賊萬餘。甲辰。出塞。抵喀喇烏蘇。斬賊千餘。尾追一晝夜。乘勝前進。路見野獸奔逸。岳曰。此前途有放卡賊也。蓐食疾馳。果擒百餘。自此羅黨探信者爲斷。

岳之用兵。嘗謀定後戰。定西藏。平青海。率以謀略爲先。有邸在京師正陽門外。其建築。悉按奇門法布置。居者動之。則災患立至。固可想見其規畫也。

陳仙掌縱論形勢

陳載華。字仙掌。乾隆時。嘗以武舉充洞庭標弁。曹耀珩屢訪之。時陳年已四十有四矣。見其晨繫刀劍上馬謁大府。夜則燒燭坐談。縱論形勢及西征戎馬事。指畫掌上。偶彎強弓。雄傑自喜。曹笑而撫其背曰。此固吾十年前之仙掌也。

策零知兵法

超勇親王策零。面白皙。髭數莖。狀不類蒙古人。饒將略。有元臣木華黎所著兵法。世藏之。故用兵多合古法。掌大將軍印幾四十年。未嘗戮一偏卒。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吾敢恣意殺戮。貽禍後人耶。弟郡王車克登布以勇捷稱。高宗嘗以霍去病曹彬比之。孫拉旺多爾濟有祖風。尙和靜公主。掌宿衞四十年。所領將卒。無不用命。和珅當權。諸臣奔競其門。王獨與之梗。嘉慶癸亥春。有成德之變。喀拉沁貝勒丹某爲刺傷王。以手撥其腕。德莫能支。遂被擒。

鄂文端善將將

鄂文端公爾泰節制滇南七載。相從者多智勇之士。嘗命張廣泗征花苗。開筵設樂。談笑竟日。而不及兵事。及暮。張不得已。請將略。愀然曰。老夫誤用人矣。夫轉運糗糧。整備甲仗。惟老夫是問。至於兵機難測。轉瞬變易。惟在臨事處決。安有預定機謀而能勝人者哉。張懾服。哈軍門元生董將軍芳皆出其幕。爲一代名臣。此數人者。至其家。皆執洒掃賤役。其家亦傭僕視之。如郭汾陽之於李西平馬北平。蓋善將將者也。

海蘭察進殲敵而退全師

乾隆朝名將。以超勇公海蘭察爲冠。結髮卽從戎。每臨陣。輒微服。率數十騎。繞出賊後。知何處有隙可蹈。輒衝入賊隊。左右疾射。使其陣亂。而官兵乘之。且能望雲氣。以決賊勢之盛衰。戰事之勝負。而又察山川脈絡。知安營汲水之宜。聽地窖識賊馬之多寡。驗馬矢料敵去之遠近。卽倉猝間手彈弓弦。亦能預測利鈍。以故進必殲敵。退亦全師。操縱神奇。誠不可及也。

賽沖阿紀律嚴明

高宗建立健銳外火器二營。屯郊圻。命綜理王大臣勤加簡練。賞罰嚴信。故滿洲武臣多出其間。如德楞泰賽沖阿其尤著也。賽本寒族。膺健銳選。屢建功績。洊至吉林將軍。德倚之如左右手。與楊時齋少保名相埒。後以積勞內遷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實行伍中所僅見者。行師紀律嚴明。家無餘貲。文員間有饋遺。皆立賞士卒云。此皆汝等之勞瘁所致。余何敢厚蓄也。仕至極品。惟藏皮裘數笥。屢顧之曰。微末士卒。宦囊殊可觀。性雍容。不問家人生產。紀綱以簿書進。即麾之去。曰。有汝等何用此瑣事。尙煩乃翁耶。

黃文襄運糧之法

乾隆中。漢軍黃文襄公廷桂督陝。時西域用兵。勦撫並用。糧運維艱。黃以爲當先安內而後攘外。外夷跳梁。國無大損。若因軍需驛騷。致內地有事。則所繫者大。乃命運糧車十家抽一。厚其値。許乘便鬻物。民踴躍爭先。又以糧待盡而後運。則士飢。馬待缺而後補。則戰衂。命安西至哈密沿途開池畜豆。馬行且餵。故

馳千餘里。愈壯。臺站有缺米者。曰吾撫蘭時。曾買穀三百萬石。分存河東西。正爲此耳。蓋久知高宗之欲西討也。

宋元俊獻三路進兵策

宋總兵元俊。字甸芳。以武進士任四川阜和營遊擊。乾隆辛卯。金川酋索諾木襲殺革布土司。其黨小金川酋僧格桑亦發兵侵明正土司。據班爛山。阻官兵進路。被害者相繼告急。總督阿爾泰知其素得夷心。命抵賊巢。責問原委。至刮耳崖。索諾木迎謁。詭以革番內變爲詞。宋知其詐。歸告阿曰。兩酋犄角爲姦。陽順從而陰怙惡。非大創不可。如興師。當先取小金川。獻三路進兵策。一從班爛山直掠小金川門戶。一從賨磧截取甲達金山梁救達圍而趨美諾。一繞小金川尾閭。由約查進攻遜克宗。阿奏聞。高宗命副將軍溫福提督董天弼分路進兵。總督阿爾泰駐後路。居中控制。

阿文成獨操神算

阿文成公之在軍也。恆獨坐帳中。秉燭竟夜。以飲酒吸淡巴菰自遣。有時拍案

大呼。間以長嘯。則翌日輒有奇謀。而出陣必奏凱矣。文成固神算獨操也。

阿文成移營先見

乾隆壬辰。阿文成公征金川。一日安營已定。忽傳令遷移。諸將以天暮力阻。隨發令箭云。違者立斬。軍人雖從之。而不免怨誹。迨昏夜大雨。前此營基水深丈餘。幾可漂沒。咸詫爲神奇。阿曰。我有何異術。特見羣蟻移穴。知地熱將雨耳。

梁朝桂鬭才不鬭力

提督梁朝桂少爲黔中步卒。從征金川。勒烏圍爲賊壘之險歧處。兩次皆不能進。阿文成公圍之經年。梁奮然進曰。朝桂聞之將恃鬭才。不鬭力。今賊壘堅碉叢立。我兵仰攻。彼據建瓴之勢。人非木石。焉能抵槍礮。是殃民也。不若覓他嶺嶂賊所不守者。繞道攻其後。賊進退失險。我兵合擊。狄武襄所以下崑崙也。阿奇其言。與卒數百。竟殲賊殆盡。

張芝元計除金川賊諜

總兵張芝元。川中人。從明亮征大金川。有番僧某。爲賊偵洩軍中事。張進言於

明日。軍中機宜。動爲賊覺。兵家大忌也。今番僧某受我封號。陰爲賊諜。非翦除之。賊無滅日矣。明韙其言。會大風雪。命張率數十人爲出差狀。宿寺中。張故通番語。自取囊中脯鮓。與僧賫酒痛飲。情甚歡洽。僧醉眠。張出寺聚柴焚之。僧皆爇死。賊諜乃斷。

陸朗夫靖人心

陸中丞燿。字朗夫。吳江人。乾隆壬申舉京兆。補中書。入軍機。傅文忠公倚爲左右手。遷州郡。以廉直稱。風骨秀整。靜氣迎人。雖恂恂謙謹。而臨大事。則屹不可動。甲午。壽張王倫作亂。距運河甚近。人情洶洶。爭欲閉城。陸不可。曰。寇未至。先閉城。是示怯也。且鄉民爭入城。何忍棄之。乃募鄉兵拒守。而身坐城闉。彈壓稽察。賊知濟南有備。乃不敢南向。

鄒湘爲年羹堯運籌

山左鄒湘。貌突兀。有韜略。初讀書別墅。某夕。聞門外有鼾聲。出燭之。則一皤髮叟方臥門側。聞啓門聲驚醒。謂夜深迷途。願假宿於此。許之。延入耳舍。黎明。叟

已逸。不知其從何出也。壁有題字。則約湘會於郊野之期。如期往。叟方據溪石坐。怒曰。孺子何後期。當以後五日來。又至期。夜半即往。少選。叟至。跽而求教。叟與以一書。曰。子歸而熟讀之。王者師非異人任矣。第子非青紫中人。毋戀戀仕途也。叟言訖而去。

書中所言。爲奇門遁甲之方法。山川關塞之形勢。於是思遠游。挾策干當路。豫晉秦蜀。悉周歷焉。先投岳鍾琪。語不合。乃去而謁年羹堯。年禮賢下士。相得甚。一日。預宴。方搏戰。湘亟索巨觥。吸盡。噴之地。年大詫。湘曰。秦城火方熾。以此滅之。年馳檄詢之。果於是日火。有傾盆之雨。挾酒氣。火遂熄。自是奇之。逾月。而年遣校運輜重赴邊。首途久矣。一日。年坐廳事。議軍務。湘侍坐。忽起立鞠躬。作搴裳拯溺狀。年大惑。意其驟得癡疾也。詰之。湘曰。校歸。當知其故。未幾而校至。言舟覆中流。彷彿若有神援之者。因得免於溺。年咋舌稱歎。時金川賊猖獗。王師屢敗績。求計於湘。湘曰。賊雖飄忽善戰。特多方以疲我耳。軍無宿糧。勢已窮蹙。惟當堅守堡塞。徐伺其敝而亟乘之。鮮不濟矣。年從其計。乃一鼓克之。金川於

是遂平。湘運籌幃幄。灼知敵情。殆亦天眼通之流亞歟。年以湘有功。欲獎以官。湘固辭不受。時乾隆丙申也。

阿文成能使部將用命

乾隆辛丑夏。阿文成公方視浙江海塘。高宗遣和珅往代之。命其征撒拉爾之回。和至。語文成以諸將驕蹇不用命以至失機。旋問文成進兵狀。文成默然。惟傳令諸將。期以次日黎明集轅門。和坐其側觀之。每呼一將。授以方略。諸將皆唯唯。海蘭察夙以權謀自負。獨於文成受命惟謹。無敢忤也。

趙翼知城不可棄

乾隆丙午。陽湖趙雲崧觀察翼乞養歸。值臺灣林爽文作亂。浙閩總督李侍堯自浙赴閩。治軍事。趙偕往。臺灣鎮總兵柴大紀以易子析骸入告。諭鎮臣以護遺民內渡。命李拆閱。仍封發李示趙。趙曰。柴總兵久欲內渡。畏國法。故不敢。一棄城則鹿耳門爲賊所有。全臺休矣。且以快艇追敗兵。澎湖其可守乎。大兵至。無路可入。東南將不可問。宜封還此旨。某已代繕摺矣。李悟。從之。翊日。接追還

前旨之諭。及批摺回李臏殊賞。

福康安能用海蘭察

乾隆丁未。臺匪林爽文平。高宗召見德少司空成。以福康安視阿桂何如詢之。德奏云。阿桂能指撝海蘭察。福康安則極力周旋之。方得海蘭察之力。以此不如阿桂。上云。汝所言亦是。但阿桂出師西域。海蘭察係末弁。夙感阿桂拂拭之恩。故願效驅策。海蘭察為金川參贊。福康安尚係領隊。一旦驟臨其上。不能不謙謙自下。倚為干城。兩人境地不同。福善周旋。是以平賊。

和琳濟軍食

乾隆庚戌。用兵廓爾喀。制府和琳督糧餉。以久戰荒徼。艱於轉運。乃命驅羊負米以濟軍食。

海蘭察用兵善思

海蘭察生有神力。矢無虛發。中者輒死。用兵由天授。善以少擊衆。

乾隆壬子。從征西藏科爾喀時。至吉龍。兩大山間阻深溪。溪岸可容一足。駕橋。

則敵爭之。石礧雨下。聲若雷鳴。將軍福康安計無所出。問策於海。海笑曰。此易攻耳。予我人五百。八日糧。勿問我所往。乃囑翼長某速備橋材。八日後駕之。當無一人敢爭者。海令故嚴。及駕橋。敵爭如故。皆曰。不意海蘭察今乃妄語。賊滿山來。何謂無一人。正疑慮間。敵亂。左右奔。山上火發。見我兵矣。羣指曰。彼巖間端坐者。非海耶。急渡。合而殲之。福康安設酒問其故。曰。用兵無他。在善思耳。此澗水也。非江非河。源近。發源之山必相連。沿澗行。流漸細。百里外果得山梁。踰梁行兩山。望見賊營。衆伏草間待期。如獸遇獵。不敢動。戒士卒勿語。恐邏者聞。五百人塊然如木石。顧度長日如年耳。糧盡而期至。賊空營以爭。吾據其營。斬守營賊。以上攻下。雖賁育不敢抗。況驚蛇亂竄乎。福歎服。

海貌恂恂。訥於言。然負氣好勝。與權貴齟齬。和珅嘗訐其在隴西收受皮毛等物。高宗笑曰。海蘭察能殺賊。收皮物以禦寒。何必詰責。汝輩不能殺賊。亦豈能謝絕人情耶。和大慚沮。

陶世鳳安反側

乾隆中。陶世鳳知新興縣。監生趙簡祥合七邑匪徒。歃盟爲不軌。世鳳躬率壯勇。猝擒其魁。獲逆名簿。佯笑曰。封官授職。是優伶演劇所爲。詎可呈上官耶。當衆焚之。反側乃安。

楊芳善謀

楊誠齋軍門芳。貴州人。入行伍。藉軍餉贍家。乾隆乙卯。楚苗竊發。毗連黔境銅仁諸苗。亦乘時蠢動。攻銅仁寨。遊擊孫清元欲棄寨避之。楊奮然曰。芳聞尺地寸土。莫非爲天子所守。奈何委於賊。孫壯其言。戰敗。

時福文襄王督師。命諸將移寨。聞敗。怒。欲置孫於法。孫叩首曰。非卑將之過。皆楊芳一人意。王召楊至。詰曰。汝何人。敢抗吾法。楊大聲曰。芳幼讀聖賢書。惟知忠孝。今寨雖小。天子所付畀。若輕棄。是違君命也。故芳欲一戰以揚士氣。其勝與否。自有主之者。非芳之罪。如使芳執殳效命。早馬革裹屍矣。王異之。命爲親軍。日見委任。不數載。官至專閫。芳與楊時齋軍門遇春爲布衣交。遂通譜。芳善謀。時齋善戰。二人如左右手。不可須臾離。鎮陝安。政令寬洽。民感其惠。嘗陛見。

署篆者暴虐。激變營兵。亂軍蒲大芳揭竿起。然感楊舊德。曰楊夫人在鎮。勿殺害。乃共舁夫人轎。送出南山。叩拜去。

劉清降川賊

劉清。貴州撫順人。以拔貢起家。官蜀。有青天之名。嘉慶丙辰。教匪王三槐倡亂。劉方由縣丞遷知縣。賊知其名。遇戰輒逃。川督宜綿嘗命招撫三槐。三槐隨至總督營。約率所部出降。然實詭覘虛實。無降意。還營復叛。丁巳。劉復至羅其清營。其清故部民。甚德劉。劉望之大哭。其清亦哭。即請罪。留宿其營。奉牛酒。聽約束惟謹。復遣卒導之徧入徐冉王冷各賊營。皆開壘列隊。迎送如禮。惟孫士鳳戎服踞坐。劉望之拱手。亦即下座。語多桀驁。然終不加害。翼日。檄使鄉勇羅思舉持諭其清。其清恃其衆。終無降意。

及戊午。川督勒保攻三槐於安樂坪。數日不下。策無所出。乃復令劉赴賊營招撫。時劉已由南充令擢遷建昌道。三槐恃前此出入大營無忌。約重質始出。勒乃令前隨劉至賊營之貢生劉星渠及都司某質賊營。三槐遂詣軍門。後俘至

京廷訊供官逼民反。上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三槐曰。善者惟劉青天一人耳。自三槐被擒。他賊首疑懼不敢出。故功不時就。而賊卒深信劉。前後招降川東賊二三萬。皆遣散歸農。

百菊溪降張保

百菊溪尙書齡再任粵督。時海盜充斥。遣臬使溫承志朱白泉入盜艦。說匪首張保降。保觀望未決。朱覘知其妻鄭一嫂頗勇健。爲保所畏。乃設法說之。鄭慨然曰。同輩中幾見有白首賊耶。遂謂保曰。向來海上諸雄。所以能肆掠者。因督臣懦弱。今百公健吏。反前所爲。必欲盡殄黨類以報天子。若不及早稽首軍門其兵朝暮下。妾不欲與君同爲虀粉也。請斷袂。各行其志。保懼。遂降。

龍么妹有將略

龍么妹者。貴州水典土司龍躍妹也。文襄公勒保征狆苗。檄調土兵。躍病。命么妹馳抵軍門。么妹年十八。長身白皙。有將略。出入矢石間。每戰必捷。時大興舒位爲勒記室。勒爲么妹執柯。將歸舒。舒婉辭。因作詩以紀其事。

強忠烈首破李文成逆謀

嘉慶癸酉。有天理教匪林清之亂。滑縣令強忠烈公克捷實有社稷功。強初蒞滑。有退吏方頌繫。白其誣。出之。吏感激。思自効。詗逆謀以白強。強密申太守。請調兵爲備而後擒之。太守不應。且屬毋張皇生事端。再申。又不應。九月。匪載兵二車入滑。強知事急。又以申於守。答如前。強曰。兵不得調矣。顧其下。吾欲遂擒之。何如。吏役多感強。願盡力。遂突入李文成舍。縶而歸。文成。賊中渠惡。主滑事者也。強坐堂皇。嚴詰謀叛狀。暴笞斷其脛。文成及其黨二十四人皆具服。乃錮之獄。

賊夜刼文成出。遂舉事。強聞變。率吏役禦賊。巷戰。良久。賊益衆。吏役爭擁強出城。將奔開封。求援兵。且至封邱。封邱令全福勸少休。飛騎白太守。守曰。吾聞滑破。謂令死矣。已申省。強君義當死。全福匿郡檄。從容語強。聞賊據滑。勢張甚。非厚集兵力。不能擊。滑旦夕不得復。奈何。強大慟曰。城不得復耶。吾死後矣。起立。問有朝服乎。曰。有。朝服至。乃望闕北面再拜訖。爲書致其同年席元榜屬善敎

二子。諭二子事席如父。賦詩一章。謂吾必爲厲鬼殺賊。乃縊。時後城破三日也。

楊忠武用兵心術專一

楊忠武公遇春鬚長三尺許。經大小二百八十餘戰。無不身先士卒。未嘗受創。嘗云。用兵須心術專一。平張格爾凱旋。兵初過州縣。橫甚。毆知縣。報聞。反見責。楊意不謂然。比至。捆責帶兵官各四十。受責者五十餘人。斬毆官者以徇。兵不敢復譁。在固原任二十餘年。每營簡練精壯三百名。以擡礮列前。繼以鳥鎗。十人一長。習進步連環鎗。以次弓箭刀矛。噴筒火彈。層層護之。用馬隊翼於左右。曰速戰陣。稱勁旅焉。

楊巖於訓子。其諭大兒國佐云。現在川中永北。猓夷不靖。將來制軍必然前往邊界。督兵剿辦。如有此信。我舉家大小受恩深重。爾自應告請帶兵。跟隨前往。爾此時年正強壯。正可操練本事。學習見識。萬不可賦閒。即如帶兵打仗。全在鼓勵士卒。駕馭得宜。籌糧散餉。時時調劑。賞罰公正。同受甘苦。方能收攬其心。對敵打仗時。旋探旋進。切不可大意。若能平日恤兵。兵亦顧將。同心協力。自然

所向無敵。至於打仗之法。務在迅速。隨機應變。不可遲疑。爲將領者。首以地利爲重。次要眼力照料得準。脚跟站立得定。切不可少有畏怯。必須身先士卒。人人自必奮勇直前。一鼓作氣。斷無不制勝之理。若一味自恃勇敢。敵一人者也。此中機宜。要爾審度。切不可看奇門及行軍寶鏡。拘定時日。坐失事機。關係甚重。吾一生全不講究此等學術。全靠心術專一。上可以對天。下可以對家。此係我平生得力之要法。未嘗不屢戰而屢勝也。要爾領略諸事。謹愼而行。方可以仰報聖恩。並可以副我期望之苦心。爾亦不枉作將門之子也。爾其勉之。

王廷贊以石子擲回

回人蘇四十三之亂。攻蘭州城甚急。西門外即黃河灘。多石子。布政使王廷贊預令運城上。回至。擲之。故不得近。回又於西門外關帝廟神座下掘地道。已至城內矣。實火藥其中。方燃藥線。忽大雨如注。線溼不能發。遂止。於是恨神不佑。盡拔其鬚而去。

長齡勾攝張格爾

回匪張格爾作亂。陷四城。以大學士長齡爲揚威將軍。率兵征之。收復四城。擒獲張格爾時。適爲道光丁亥除夕。長奏凱。有句云。開九重之閶闔。歡傳鳳閣椒花。聽萬里之鐃歌。喜溢鰲山燈火。銀旛綵勝。祥光爭耀於紅旗。玉燭金甌。瑞氣常凝於紫陛。

先是。格爾潛逃。有議請割棄四城者。有議屠戮叛衆者。長以四城失守。援兵未至。且出卡即外夷部落。脫使羣起疑懼。是爲張添羽翼。而與四城爲勁敵矣。於是脅從者使出卡。眷屬得免緣坐。藉以勾攝張。卒入卡就擒。人莫不服籌畫之善。

王廷蘭獻策

鴉片之役。鬨於廣州。英船乘潮進港。擱淺數日。不能動。王廉訪廷蘭請以快蟹艇四面圍燒。必無所逃。命大吏韙之而不從。他日義律乘輿出入廛市間。王曰。及此遣敢死士十數輩。直前擒之。特囊中物耳。當事以時方議和。止之。

英人之趨烏涌獵德也。列艦六十有九。香港氈帳。去其大半。王欲乘香港空虛。

以一軍襲其巢穴。而別用重兵守泥城。俟其進省河。游兵與戰。急選精銳。由花地斷其後路。使其四面受敵。首尾不相顧。可一戰而破也。大吏復斥爲書生之見。不聽。

王有寄閩督顏制軍書云。提庫中之黃鏹。惟有心酸。樹城上之白旗。能無髮指。廷蘭承乏此地。想亦在衆人清議之中。然實有不可活不得死不敢病不能去之苦衷。袖手捫心。可爲痛哭。所慮者。一蹶不振。從此爲外夷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內地。側身四望。天下當重任者更有幾人。後數年。竟有粵西之變。

葛壯節緝賊神算

葛壯節公雲飛治水師時。捕海賊最力。以海爲家。某年歲除。將士方休息。忽下令巡海。揚帆掩旗鼓。直搗某山。圍其島。盜方酣飲。盡縛之以歸。歲旦。僚屬集署賀歲。聞入海捕盜。皆大驚。已而葛至。馬前繫大盜數十。付有司詰問。斬之。而以所得器用財貨散士卒。皆叩頭轅門。歡聲雷動而去。或請其故。則曰。海舶最細者。出某山下。近吾訪諸市而無之。此必賊藪。故漁船不敢前。異時捕之。徒多苦

我將士又散走。雖盡獲。歲暮。海賊必聚窟中。且料我必不出。不設備。故可擒而盡也。

葛嘗僞作商舟以誘海賊。擒刈極多。賊中爲之謠曰。莫逢葛。必不活。子以敦。征粵寇有功。能以匹馬出入賊陣。賊屢披靡。呼之曰銀鎗小葛。後亦殉難。

葛壯節妾有膽略

葛壯節公多姬侍。其一亦山陰人。貌尤美。容止閑雅。有膽略。聞壯節陣亡。集諸妾。率殘兵。乘夜入英壘。奪尸還。葬之。

齊愼爲將帥才

嘉道名將。楊忠武而外。必推新野齊勇毅公愼。回部之役。回人讋楊齊威名。稱忠武曰哈薩諳班。而稱齊曰皦龍諳班。哈薩。漢言美鬚髯。皦龍。漢言虎也。忠武請老。宣宗從容問異日如有軍務。武臣中誰可繼卿者。忠武奏齊愼。將帥材也。道光辛丑。爲參贊大臣。聞命。卽率親兵馳赴廣東。比撫夷議成。他將多以軍士積勞呈請獎勵。獨自憾無功。不爲麾下請一錢賞。其得勇號也。御筆親改爲謙

咸豐壬子。粵寇圍長沙。令礦丁掘地道。道成。轟坍城十餘丈。鄧某時率鎭筸兵六百人馳往堵禦。屢遏退之。缺處近學使署。署中積錢可數千緡。學使急募人運石塡城。運石一塊。給錢千文。於是人爭運石前往。時鄧軍與寇抵拒。兵寇扭合持戰。猝不可分。或陷入缺中。築城者不暇問爲兵爲寇。卽幷築其中。卒不得逞。後修城。得骨甚多。乃幷瘞一壙。

温壯勇能用民團

咸豐癸丑。粵寇陷金陵。分黨攻六合。知縣温紹源徇於民曰。吾聞粵賊所至。殺掠甚慘。與其束手受屠。不如殺賊而死。今與諸君約。能殺賊者。奪得賊所掠物。任自分之。六合民素悍。一呼而集者數萬人。是爲民團。寇以六合下邑不設備。大敗而去。温以所獲輜重頒之於民團。團既獲利。又知寇伎倆。氣益壯。每至民團輒敗之。一日。偃旗息鼓。乘黑夜薄城。而民團未之知。豎雲梯。將登城矣。居民登城視之。始知有寇。出追之。大得所棄財物軍仗。前後六犯六合。皆不克。温擢至道員。加布政使銜。仍權六合縣事。既而託明阿忌温威名。疏劾温。縱民團肆

掠。坐革職。發往軍臺。何桂清方督兩江。疏言温實有功。請免發遣。仍令守六合。

李素貞諳兵法

唐縣李方伯孟羣有女弟素貞。知書工騎射。熟諳孫吳兵法。窮究天文占驗之學。咸豐乙卯。方伯以知府奉楚撫胡文忠公檄。督師討粵寇。招素貞至軍書策決勝。累建奇功。殺賊踰萬。方伯常勦寇失利。被圍十數重。他將瞠目束手。不能相救。素貞怒馬獨出。突圍而入。手斬數十人。護方伯歸。甲裳盡赤。羣寇注視。驚爲天神。後某中丞攻漢陽。城堅不能下。素貞與方伯謀。欲夜襲之。孤軍深入。中伏。救兵不至。遂戰死。年二十餘耳。後二年。方伯亦戰歿於安徽。

塔忠武論兵事

塔忠武公齊布初官湖南守備。以粵寇北犯。知湖南必首受其禍。上書駱文忠公秉章。論兵事。文詰倔。幾不可句讀。駱不解。揮之去。明日又上之。適曾文正公國藩至。亦不解。異而呼問之。則言之了了。曾知其可大任。乃勸駱。姑付以一軍。既奉命。即赴校場。植四旗於地。令曰。有能先奪此旗者。爲哨官。果有四人起奪

之。卽授哨官。又植八小旗。令曰。奪此者爲隊長。頃刻而布署定。遂於是日率其衆。就校場操之。不逾月。寇至。出戰。卽報捷。駱賞其功。延飲於節署。親爲執控以謝過。自是而塔名遂振。

周天爵爲眞將軍

東河周天爵以縣令起家。洊至湖廣總督。緣事鐫級。再起漕督。辭皖撫。以兵部侍郎銜專辦團防。積勞卒於潁州途次。予諡文忠。

陸遐林之變。省垣失守。全皖搖動。周不動聲色。四面兜圍。未十日。渠魁授首。嘗使主簿包曜升游擊劉玉豹往東南一帶會勦。包奉檄。不俟劉。領百餘兵先行。甫半途。猝遇賊伏。大駭。棄輿奔。鄉兵陣亡二十餘人。周聞。大怒。立縛包至。命正法。包叩頭乞哀。周怒不解。命人弛包褫。重責五十。逐之。時侍立文武員弁數十。咸股慄舌撟。曰。眞將軍。

張忠武用兵神化

張忠武公國樑在軍日久。其用兵神化處。遵古而不泥古。雖老將莫測。當金陵

長圍初成之時。兵多調援在外。不敷防護圍東角爲粵寇所必爭以副將馬得昭守之。馬又赴援揚州。大帥以此地爲憂。張笑曰。某往駐三日。可無虞矣。卽率親健五百人往。別遣將馳太平。聲言調大礮。令諸將三日毋見。以大黑布幃里許。四日。幃撤。及返。羣視之。乃於幃中又濬一深溝。架以竹浮橋。距溝十餘步內築一高土臺。上設萬餘斤大礮三尊。旁羅數百斤礮十尊。覆以草屋。蔽以草簾。令心腹將守之。授疲卒三千。凡傷老者須歸此營。旗幟亦敝。寇瞷之。疑而返。及大軍潰。四圍皆破。此地獨全。寇仍不敢近。久之。黠者自礮後撼之。隨手而落。始知其爲土砲也。大歎服。

包立身避實擊虛

咸豐庚申。紹興全郡。悉爲粵寇所據。而諸暨之包村。獨堅守不破。則包立身守之也。初。包旣被困。求救於蘇松太道應寶時。應謀於屬。誰可使者。馮某自白。與包有稚故。願受命。時粵寇圍包村者十重。馮歷數險達包所。包甚喜。留之。爲言大兵急至可救。吾力可十日守耳。乃導馮觀其營壘。略似八陣圖。爲指畫攻守。

方語未畢。急勒馮倒地。則飛彈欻欻掠面而過。包曰。是敵中某酋號神槍者也。謀吾者數矣。惟吾能避之。馮宿其營。一夜凡數徙。一夕倏起。令軍中急備。謂西北有非常。俄寇果衝西北。有備而返。其營外環之以濠。設機穽其上。有探者入。輒覺。往往殺其人。擇面似者教以術。即使探敵情。得其虛實。避實擊虛。無不得利。一日召馮。泣曰。吾事不濟矣。寇嘗啗我重利。欲我不爲梗。吾不許。茲空紹興一府衆來。決一戰。吾力已疲。且不忍重傷我鄉人。吾去矣。兄欲去。則請今日即出。馮效寇裝。指其途而別。遂不知包所往。

洋將亦爲我用

咸同間。粵寇擾江浙。大軍有參用西法訓練兵士者。如常勝軍等是也。戈登。華爾。哇樂德。買忒勒等。皆戰功卓著。有聲於時。華爾陣亡。遺命以我國官服入殮。買忒勒頗讀我國古書。同治壬戌。攻紹興。亦殞於陣。買在營時。一日。寒甚。某牧冒雪訪之。入門。買循西例。與之握手而言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劉忠壯從軍十八年

咸同間。湖湘多將才。顧求其結髮從戎。轉戰十四行省。平粵捻回與亂事相終始而功尤獨偉者。則湘鄉劉忠壯公松山無與比矣。劉自隸老湘營。百戰江皖。及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晉。又宿衞畿甸。以步當馬爲天下先。凡從軍十有八年。僅歸省親一次。年逾三十。聘婦二十餘年未娶。婦家議送女至軍中。而又馳驅無定所。妻父乃攜女歷西江皖楚。居二年。皆弗値。及後。僑中州以待。劉既平捻賊。以回亂援陝。道出洛陽。始成禮。會羽檄日數至。居旬日。卽投袂行。自是遂靖節西陲。不復與家人相見矣。

僧忠親王行軍得民心

忠親王僧格林沁本蒙古科爾沁郡王。以功晉爵。軍行所至。深得民心。咸同間。捻匪爲亂。駐兵山東數年。捻所至。必追蹤及之。首令保護百姓。故民皆仰之如父母。中丞某設筵饗之。甫入座。忽喧聲沸於門外。命視之。云某村因捻至。赴訴於王。王自座起。呼馬。中丞請稍餐。王不及待。卽於席次懷饅首數枚而去。

歐陽小岑主移營東流

湘潭歐陽小岑與曾文正公同年至契。以文章幹略。聞於當代。著有兵要輯覽。文正困於祁門。強請小岑至營。商摧要政。小岑間道訪之。適朝旨切責文正。勞師糜餉。致休寧久不能下。文正愧奮。將自攻之。而以大營事屬小岑管攝。已而文正被圍。募人賫密書乞援。小岑爲急調鮑超兵救之。遂主張移營東流。俾可遙制安慶。文正從之。得奏大捷。

王壯武善以少擊衆

王壯武公鑫精通戰略。屢以數百人破湘粵間之粵寇數萬。寇號爲王老虎。望見王幟。卽驚呼曰。王老虎至矣。咸散去。

其治軍。以訓練爲急。所部壯丁。習刀矛火器之暇。以孝經四書轉相傳誦。每營門夜扃。書聲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爲村塾也。部勒營陣。皆用己意。點名時。輒鼓吹升座。軍麾所至。恆以忠義風動其民。能使頑懦感悟。江西撫建各屬士民。稱爲恩人。呼爲青天。臨戰則自相糾集。負荷裹糧。候指撝。每當敵至。先一日。傳

各將弁席地坐。出輿圖指示。某路宜迎。某路宜伏。某路宜守。某路宜抄。各聽其意自任之。明日無一違者。往往獲勝。

軍行嶺嶠間。仄徑崎嶇。王喜乘二人肩輿。每疾行出寇前。登山嶺。手一旗以指揮。分路進攻。無不如志。嘗曰。舁吾之四大轎夫。親見吾之指揮應變。日久遂習知戰略。他日此四轎夫。必爲一代名將。後果如其言。四人卽張忠毅公運蘭。蔣果敏公益澧。劉忠壯公松山也。其一則佚其名。

王爲羅忠節公澤南門下士。羅嘗講學湘鄉山中。專言性理。聚生徒數十人。暇則教以戰術。及技擊劍術超距之屬。整隊爲戰陣。以時演習。時人咸訝爲狂。羅曰。不然。不出數年。必大亂。不可不先修武備。王時年少而性最剛猛。習之尤勤。羅曰。吾門下能爲名將者。其王生乎。

曾文正公治團練於湘鄉。湘軍大興。羅率王及李忠武公續賓李勇毅公續宜諸人出。部勒軍伍。始議東下。王時在軍中負氣。好大言。文正懼其浮夸僨事。不欲多予兵。而曾所拔用者。爭自請隸門生籍。文正尤欲得王爲弟子。王獨不肯。

曰。吾師惟羅山一人耳。文正大恚。王初出。輕敵軍。又不素練。獨率千餘人。先進屯岳州。會粵寇前軍大舉上犯。衆至數萬。王接戰不利。援兵又不至。不得已。棄城去。中途遇伏。大敗。部卒略盡。僅以身免。文正大怒。欲戮之。左文襄郭筠仙力救。乃止。

岳州屢失守。文正未措意。王獨奮然曰。岳州爲湖南門戶。何得置之。遂毅然以二營兵駐守其中。俄而寇大至。兵少糧絕。幾瀕於危。文正遣礮船往。欲援之使出。營哨官欲請遷避。而憚王不敢發。兵衆稍稍移就東城。王怪詢故。部下白言兵衆飢疲。欲就船狀。王知不能強。而恥於前說。急拔刀欲自刎。部下救之。得不死。遂登船去。

後文正督師出征。王請從。不允。曰。是好爲大言者。必無用。因汰王軍。王曰。渠以我未隸門生籍也。故齮齕至此。左文襄言於湘撫。以王別領一軍。討土寇。每戰必捷。左欲增其軍爲萬人。王笑曰。吾得三千人。可橫行天下矣。焉用多爲。王用兵。善以少擊衆。所向克捷。聲施赫然。出文正軍上。文正方困於江西。前後被重

圍。急召王赴援。王辭不往。以書報之曰。吾不復爲公所屬。文正歎曰。有良將而不知用。吾之過也。

黎太守母指授方略

同治初。粵寇擾江右。南安戒嚴。知府黎兆棠請其母馮氏出城暫避。馮怒叱之。出簪環犒士。並指授方略。命兆棠登陴死守。寇攻益急。則率鄉兵開城出擊之。屢挫狂寇。郡城獲全。馮力也。巡撫沈葆楨以聞。得旨旌獎。

胡文忠論捻

胡文忠密陳河南捻匪情形一疏。有云。計近二年來。每年春仲秋季。兩次出巢。大掠河南。本年秋冬。將及湖北之襄陽漢陽德安等府。又必擾入陝西山東山西等省。再一二年。駸駸而及於附畿州縣矣。腹心之患。此爲最大。又云。臣非僅爲襄漢等府。作自保之計。爲憂危之詞也。臣極知所言越分。特以臣今日言之。已無救於河南。臣再默而不言。則五省均將受害。使臣言而不中。則固北路五省之福也。

胡文忠用多隆阿

胡文忠公權謀機警。當楚皖危急。粵寇陳玉成糾合捻首張洛行等十餘萬人。圍擾太湖諸軍。僉前敵無統率。號令不齊。而自駐英山後路。籌糧運。勢難前行。特奏派都統多隆阿爲總統。曾文正公時駐宿松。甚不然之。以書力爭者。日凡三四。文忠卒持之。嚴飭諸軍統領。違多調度違者有功亦罪。時統領鮑超尤驍悍。唐訓方金國琛才望亦不相上下。卒賴多四面經營。大破粵捻於太湖潛山一帶。追至安慶桐城。兩路分駐重兵。皖事大定。楚邊始得稍息。文正亦甚服焉。文忠嘗笑謂僚友曰。滌帥之意。恐驕多而失衆心。實則事定後。行止在吾。吾假此濟急耳。其後多駐桐城。仍統所部。與諸軍絕不相關。然感文忠特甚。

孫紹襄以兵法部勒鎗船

孫金彪。字紹襄。吳江之盛澤鎭人。張勤果公曜部將也。少以勇俠稱。父曰孫七。精拳技。恃博爲生。有鎗船四五十艘。七死。奉金彪爲主。能以兵法部勒其衆。咸豐庚申四月。粵寇踞蘇城。盛澤鎭有富人黃某者。慮寇掠鎭。密款嘉興之酋。得

檄保民。時江浙商販自上海出入寇中者。輒以盛澤爲中樞。鎭惡富鄰鎭有巨猾名法大者。聞盛澤繁盛。率鎗船百艘至。冀大掠。黃大恐。沈玉叔謂黃曰。欲除法大。非金彪不可。黃設筵款金彪。金彪諾。會有巢湖幫千人。以避亂至鎭。金彪得其助。以與法大戰。擒而磔之。盡奪其舟。於是設保衞局。集鎗船團練爲戰守計。金彪勢大盛。在蘇之粵寇。亦莫敢犯。同治壬戌。李文忠公克吳江。金彪以保衞功授千總。旋從張勤果至陝。積戰功擢提督。授陝西漢中鎭總兵。

程忠烈用兵能相地勢得士心

同治癸亥十月。程忠烈公學啟攻圍蘇城時。所部三十餘營。人數不足二萬。而粵寇在城者二十餘萬。忠烈於城外諸山。聯翩立營。樹以旌旗。令各營將士分番出入。或分日移駐。時見竈煙突火。寇瞭望。不知多寡。震懾。約降。往來其間者。提督鄭國魁也。寇必欲要忠烈面議。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計始定。李文忠公期以五日後納忠烈所部襲副將營中。至期。忠烈密布方略。逮寇魁

六人至營。文忠接以溫語。將入宴矣。左右報有廷寄。文忠起曰。速請程軍門陪客。文忠起。忠烈入。麾勇士直前擒斬。其一縱步出帳。追至濠邊。始獲之。忠烈旋鳴鼓統師入城。駐守各門。派諸卒分走街衢。大呼曰。逆首詐降。已伏誅。脅從無罪。各閉門守。出卽殺。令下。無一人探首出聲者。旋呼男子投器械分門出。各以將士監之。留營者入伍。歸籍者資遣。悉聽其便。未踰三日。城中無一寇蹤。所餘者婦女五六萬而已。當寇魁五人之伏誅也。計甚祕。國魁亦不知。

忠烈初隸曾文正公部下。從克廬江三河。聲績已著。一日。文忠將援上海。議招忠烈同行。屬孫雲錦探之。忠烈慨然曰。某受曾公厚恩。義當終始。然下游亦國事。且熟習下游情形。無如某者。曾若允行。願從之。吾輩皖人入湘軍。終難自立。丈夫當別成一旅。豈可俯仰因人。孫頷之。文忠遂商於文正。舉爲前鋒。文忠問入吳方略。答曰。下游水鄉多橋。有一河。卽須一營。有一橋。卽須一將。得營得將。何事不成。及功績大著。或問其學何兵法。答曰。先有事。後有法。何今何古。在相地勢得士心而已。

忠烈軍法極嚴。入蘇時。禁當街馳馬。犯者立斬。即文忠親軍亦不恕之。其謀斬蘇城降寇。文忠踟躇三晝夜。不能決。忠烈以去要之。始定。惟性嗜殺。論者少之。然蘇城降寇所約三事。曰留半城屯其餘衆。曰編定百營照給餉。曰受翎不薙髮。此何可從。蓋寇自有取死之道也。

鮑超善用游勇

鮑超。四川人。短小精悍。膽略過人。咸豐初。入礮船爲兵。一日。某撫軍失利。危急。僵江干。負而渡之。撫軍記其姓名。又一日。巡水營。招之曰。誰是鮑超者。鮑對曰。小卒是。始知前所渡者撫軍也。保以營官。帶陸路兵。臨大戰。身先士卒。所向無前。自楚皖達三江。復城池及諸隘口以百數。粵寇聞風披靡。他軍假其旗號。隔數百里。即逃矣。

鮑與將軍多隆阿齊名。軍中呼爲多龍鮑虎。鮑善用游勇。凡克一城。慮有伏。輒遣游勇先入。啖以重利而得其死力。兵勇稍不符數。即收游勇以補其成。故兵常足。而游勇樂爲之用。同治甲子秋。金陵餘寇挾洪秀全子福瑱竄江西。蔓延

閩粵。一鼓擒之。

鮑本胡文忠部曲。其鄉人李申甫。曾文正門人也。爲薦之於文正。未幾。由文忠給咨。詣文正大營。初進見。文正以兩營相屬。鮑少之。退而言於李曰。曩胡帥之遇我也。推心置腹。視諸將佐有加。兵若干。餉若干。凡吾陳乞。不吾稍靳也。吾兵有功。則賞賚隨之。有疾。則醫藥立至。吾乏衣甲。帥解衣衣我。吾闕鞍馬。帥易騎騎我。以是感激。遂許吾帥以馳驅。而所向亦往往克捷。今曾帥。未若胡帥之待人以誠也。且兩營何能爲役。君愛我。速爲我辦咨文。願仍歸胡帥。李溫語慰勸之。爲言於文正。文正曰。鮑某未有尺寸功。何遽嫌兵少。姑先率兩營。儻稍著成效。雖十倍之。吾何吝。李再三言之。乃得加一營。覆於鮑。且語之曰。吾師待人。未遽不如胡公。特初至。未款洽耳。姑少安。觀其後。鮑意未慊也。

明日。文正招鮑飲。延之上座。文正嗜豬脾。讌客則設之。而佐以鷄鶩。席間。鮑屢言兵少。文正輒曰。今日但圖飲。且食豬脾。勿言兵。於是舉杯相屬。殷勤勸進。鮑竟不得復言。退而又謂李曰。曩胡帥讌我。皆盛饌。寧爲口腹之欲。禮重也。今顧

以豬脾佐酌此固養賢之大烹耶。幸賜晤對。又不令盡言。僕武夫。安能鬱鬱久居此。君速爲吾辦咨文。願仍歸胡帥。李又慰勸之。俄警報至。粵寇撲某城急。文正檄鮑赴援。大勝而歸。文正亟獎藉之。立加數營。禮貌優異。自是始絕口不言去。而文正亦甚倚重之矣。

蔣果敏軍用五色幟

同治甲子。蔣果敏公益澧之復杭州也。其駐師。西南則清波門外翁家山。東北則錢塘門外寶石山。時城中粵寇尚十萬。蔣僅二萬人。亦號十萬。爲五色幟。衣亦異色。使二萬人繞蘇堤。自北而南。日二番。番必易衣幟。若爲有十萬人者。粵寇不審虛實。且日憂無給。遂潰。

唐忠壯日巡諸營

唐忠壯公殿魁身長八尺餘。威稜可畏。終日不言笑。坐帳中。所部出入。無敢直行者。與部將議事。是則溫言慰之。非則怒目斥之。頃刻而恩威互變。然洞悉艱苦。體恤隱微。人以是畏而感之。日巡視諸營。或馬或步。無定時。至則與將弁勇

夫雜坐同餐。有如家人。見槍礮刀矛器械。必反覆省視。損者立修補。不齊者立責斥。或自爲磨治以導之。將弁有臨陣勇往者。立言於主帥。超拔之。暇日與談家事。時有緩急。別資之。不留私財。

唐初充營官。李文忠督諸軍圍常州時。值程忠烈初亡。粵寇悍黨麕聚。則分數營奔牛以遏其援。忠壯任其事。而洋將白齊文忽反助寇。以輪船入內河攻奔牛營。忠壯固守十數日。糧米子藥幾盡。募健卒泅水乞救。文忠派營將黃桂蘭裹糧攜藥。與忠壯會合。亦入圍。不得出。忠壯懸重賞。得死士。乘夜懷巨釘。潛赴輪船釘礮眼。即大出隊。以火箭噴筒環燒之。白齊文不知所爲。棄輪舟而遁。寇驚退。不數日。常州克矣。時同治甲子四月也。文忠奏褒其功。以唐黃百戰之將並稱。然黃非唐比。略與多隆阿相似耳。

陳國瑞以少擊衆

陳國瑞戰術。善於以少勝衆。每率數百人擊寇。寇見其寡也。圍之數重。國瑞乃號於衆曰。拉起來。所部遂列成一長方式。人各向外。己居中指揮刺擊。使圍漸

逼緊。復號於衆曰。衝。於是數百人面面突圍而前。悍不能禦。寇每潰敗。陳每戰。則短衣草履手械。與所部同。手自殺寇。寇從不知其所在。惟喜以紅色臨敵。輒令士卒多製紅旗。寇與戰久。見紅旗。卽辨爲陳軍。遁有未戰先卻者。

鄭紹宗方曜勇悍善戰

光緒初。粵有兩福將之稱。一謂陸路提督鄭紹宗。一謂水師提督方曜也。鄭初從粵寇。爲陳金剛部下之健將。有軍師孫某。詭譎多智術。至爲陳所信任。陳破廣西賀縣後以李氏宗祠爲王府門前署聯云王者命自天誰敢化蛇當道英雄居此地何妨捫蝨談兵卽孫所撰與紹宗素不睦。城破後爭一女子。卒爲紹宗所有。愈不能平。時媒孽之。紹宗屢立功。不得賞。心已怏怏。會因言事爭執。孫嗾陳鞭之。紹宗益憤。遂乘間刺殺陳。幷殺孫。以降於官軍。隸金統領麾下。主將愛之甚。乃易從主將姓。積功。官至提督。始奏請歸宗。鄭居官久。立功甚多。尤長於捕盜。嘗練兵一營。曰綏靖營。約束極嚴。尤能與士卒同甘苦。故士卒樂爲所用。時水師提督方曜之部下多潮勇。無紀律。時出肆擾。然其勇悍善戰。乃與綏靖營同。

馮子材諳悉邊事

馮萃亭宮保子材。矆唶宿將。諳悉邊事。自平李揚材之亂。久鎮邊關。衆心積附。張靖達公撫桂省時。奏令回提督本任。與提督黃桂蘭代統防營。光緒甲申乙酉間。法越事起。馮告病回籍。黃補提督缺。而邊事益不可問。黃亦坐罪自斃矣。

吳大澂撫韓邊外

吳大澂嘗以奉吉林平寇之命。至吉林。以單騎入韓邊外寨中。曉以大義。晚宿韓所。約同至官軍營。韓有難色。吳曰。吾孤子一身。入君寨。不懼。君獨懼我。是疑我也。請嘗白刃。韓感其誠。許之。又越日。偕至官軍營。遂釋怨息兵。在吉久。見寧古塔草深丈許。向不產五穀。吳曰。穀草木類也。草木蕃殖。五穀當亦然。招河朔老農。摟其農具而墾荒焉。

李文忠論以毒攻毒

李文忠之將薨也。嘗言曰。俄之伸勢於滿洲。不妨袖手觀之。蓋日本必不甘默視此封豕長蛇之侵略者。時機既至。勢必起而相戰。兩虎爭鬭。彼此皆疲。是即

可乘之會也。宜借歐美之力以恢復之。此即以毒攻毒之妙法也。

馬玉崑論外兵

馬玉崑嘗與於光緒甲午中日之戰。遂習知外人堅脆。嘗曰。列國軍士之有智慧有法紀雖其將死而指麾自如者。以德法爲最。英日次之。俄乃最下。俄之軍士。其能力無以加於我國。惟將校稍勝耳。倉猝遇伏。將校旣殲。行列自亂。又克城以後。往往四出擄掠。大將本營或空虛無人。出不意襲之。往往轉敗爲勝。日本之兵。果銳爲諸國最。其耐久戰之力。德法英俄皆不及也。而器械之銳利。動作之敏捷。遠不如德人。故論列國之兵。法人詘於體。久戰先倦。俄人詘於智。失將先亂。皆非不可勝者也。今日我師雖非甚精。然以抗俄人。尙足取勝。惟俄人兵數多而鐵道便。彼以衆來而我以寡當之。此其所當躊躇者耳。馬嘗以此言力陳於當道。皆不省。後卒有日俄之戰。其勝敗一如馬所預料。

黑丫頭負殊勇

齊王氏有先鋒曰黑丫頭。負殊勇。每戰必先。某監司之從僕皖人裴某。能手舉

五百斤。常以自豪。一日。川督勒保議出隊。裴出。跪帳前。願殺賊自效。勒壯其膽。令帶百人往。及獲勝而歸。則賞六品頂帶。越月。方出隊。遙見一女子單騎持槍至。裴以其女子也。漫視之。策馬直前。舉矛刺之。女略一舉手。裴已墮溝。見女下騎搜覓。亟躍起。以矛刺其喉。女乃仆地死。旋斬其首以歸。同列見之。驚曰。此卽一日手斬兩總兵之黑丫頭也。乃爲若所斬。獻首於勒。勒大喜。超擢參將。

蕭三娘能馬上指揮射

粵寇軍中有蕭三娘。號女元帥。或云卽朝貴妹也。年二十餘。長身猿臂。能於馬上指揮其衆。且能左右射。咸豐癸丑三月。陷鎭江時。嘗率女兵數百登城。勇悍過男軍。當者無不披靡。洪秀全妹宣嬌。亦嘗騎馬臨陣。與三娘同。惟從壁上指揮。不能交鋒。

商務印書館

第八册 獄訟(上)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稗類鈔

獄訟類目錄

	頁
叩閽	一
鼓狀通狀	一
呈批出票之日期	二
傳案限期	二
藏民訟事	三
發審局判訟事	三
訴訟別設機關	四
句票	四
木子雄圖財害命案	四
黃毓祺詩詞獄	五
順治甲午以前科場案	六
顧亭林通鄭成功案	八
孫長卿折獄	八
順治丁酉順天科場案	九
順治丁酉江南科場案	一六
順治丁酉河南科場案	二一
順治丁酉山東山西科場案	二三
查許墳地案	二四
淄川崖莊殺賈案	二四
淄川無首尸案	二六
順治辛丑奏銷案	二八
蘇克撒哈寃獄	三一
趙清獻折獄	三三
羅織前代人詩	三三
莊廷鑨史案	三四
江南忠義錄案	三七
龐雪厓彊浦城之獄	三八
吳德基解大獄	三九
刑部錄供兼滿漢稿	三九
朱方旦教案	三九
德州新郎失蹤案	四四
青州詩扇案	四五
沂州王氏女孕兒案	四七

陽穀血衣案　四九
新鄭張某失貲案　五〇
于清端折獄　五一
捕朱光輔案　五二
朱三太子案　五三
石天際冤獄　五九
粵東老龍船戶案　六〇
嘉定浮賦三大獄　六一
康熙庚午哭廟大獄　六六
鄒流騎以刻鹿樵紀聞繫獄　六八
康熙己卯順天科場案　六九
郭琇以父冤受勘治　六九
陳恪勤詩案　七〇
何之杰詩獄　七一
錢謙益有學集案　七三
康熙辛卯江南科場案　八〇
戴名世南山集案　八一
山東殺子案　八二
蔣非磷佐治代州獄　八三
渾源州誤殺案　八四
馬訟圖案　八五
乍浦漁人得兒案　八五
訟師陷賢婦案　八六
何晴巖游戲判案　八七
王皋謨聽訟　八七
某試官因出題獲譴　八八
徐冠卿以詩被誅　八八
年羹堯以夕惕朝乾獲咎　八九
查嗣庭以文字被誅　九〇
呂留良以文字戮尸　九二
謝濟世以謗訕獲咎　九三
陸生柟以通鑑論被誅　九四
裘璉以文字被逮　九五
吟詩殺身　九七
岳鍾琪被冤　九七
麻城涂如松殺妻案　九八

吳墨謙爲人釋訟　一〇一
費孝廉陷費叟於獄　一〇三
全謝山幾以皇雅篇獲咎　一〇五
范起鵾以家藏顧亭林文集被控　一〇六
胡中藻以堅磨生詩被誅　一〇六
段昌緒以吳三桂檄文論斬　一一三
彭家屏以明季野史論斬　一一三
齊周華以呂留良案牽涉而死　一一四
蔡顯以詩句論斬　一一五
吳紹詩欲興文字獄　一一六
王爾揚以墓志下獄　一一七
袁子才有折獄才　一一七
兩淮鹽引案　一一九
葉佩蓀解滄浪鄉志獄　一二三
澹歸徧行堂集案　一二三
王錫侯以字貫被誅　一二四
徐述夔一柱樓詩案　一二五
沈文慤以詩戮尸　一二六
韋玉振以刋刻行述杖徒　一二六
僞皇孫案　一二七
程明禋以壽文被斬　一二八
尹嘉銓以著書處絞　一三〇
甘肅米捐案　一三一
方國泰以藏匿祖詩被杖徒　一三四
莊容可以丁文彬書獲咎　一三六
浙江州縣倉庫虧空案　一三七
松滋王五子案　一三八
張問陶訊盜　一四〇
莊繩祖破疑案　一四二
李賡芸自縊案　一四三
閬中虧空案　一四三
山東姦殺案　一四四
段起玲以由吏言褫貢生　一四五
汪龍莊折獄　一四六
國泰以交通和珅伏法　一四七
阿睦爾撒納子永錮於獄　一四七

嘉慶戊午湖南科場案　一四七
和珅獄事　一四八
吳中杖責諸生案　一五二
李毓昌被鴆案　一五五
仁宗平某婦冤獄　一五七
彭兩峯審石　一五九
劉世瀾佐治灌陽獄　一五九
童槐清理積案　一六二
瞽者拐婦案　一六三
渭南朱某冤死案　一六三
朱毛裏案　一六四
劉第五案　一六五
新郎被殺案　一六六
宋靄若賦詩問案　一六七
劉衡以達情讞聽訟　一六八
蔡某匿產案　一六八
高家堰河決案　一七〇
道光丁酉順天科場案　一七一
庫丁盜庫銀案　一七二
鄧嶰筠破疑案　一七三
張翰風治獄得民心　一七四
謀殺親夫案　一七四
朱潮遠治忤逆案　一七五
星子子亡婦死之奇獄　一七六
閩縣拾金案　一七八
涿州殺夫案　一七九
合州命案　一八〇
咸豐戊午科場案　一八五
東湖婦逼死姑案　一八七
段光清判斃雞案　一八九
左文襄執法如山　一九〇
藍某折獄　一九〇
卞仲純折獄　一九一
咬舌案　一九二
戶部設官銀號案　一九三
黃崖誣反案　一九四
鄧子久被戕案　一九八
應敏齋決獄　二〇一

李申甫清訟繫 二〇二
東流獄 二〇二
周東興獄 二〇四
張汶祥刺馬案 二〇五
同治癸酉科場案 二〇九
李有恆冤獄 二一一
獄囚利久繫得金 二一二
歐陽澳藏印帖案 二一三
張某立寨被誣案 二一九
龐鍾煥控金菊如案 二一九
孫振齋控媳案 二二一
湯圓案 二二一
曹桂山以大言冤死 二二二
沙河堡謀殺案 二二三
王樹汶爲頂兇案 二二四
楊乃武被誣殺人案 二二七
閩中發塚開棺案 二三〇
泉州林紳失女案 二三〇
沈文肅縱琉球獄囚 二三五
劉迦生欲解疑獄而死 二三五
獄囚囚縣令 二三六
陳福來陳福得被殺案 二三七
王祥雲殺徐二案 二四一
江寧三牌樓枉殺二命案 二五四
季氏姑太太被殺案 二五六
冀州盜墓案 二五七
方某讞獄 二五七
李虎娃殺彭某案 二五八
霍邱殺壻案 二五九
徐次舟治獄 二六三
蔣少由有斷獄才 二六五
力矯命案羅織 二六六
松年平反疑獄 二六六
徐福孫殺嬸案 二六六
大同府亞三殺人案 二七〇
遊僧利金殺婦案 二七一
龍南吳小姑被殺案 二七三
珠環入絜案 二七八

上海三姓娶女案　二七九
忠若虛判案　二八〇
鳴聲九為樵者釋訟　二八〇
倪子和妻虐婢案　二八二
戊戌六君子冤獄　二八二
沈北山冤獄　二八三
庚子五忠冤獄　二八四
奸殺贅壻案　二八七
黃某以勸學編得釋獄　二八九
沈克誠冤獄　二八九
汪氏媳誣翁姦案　二九〇
庫倫監獄　二九一
開化訟事　二九二
黟縣誤殺男女案　二九二
楊東村鞫府署竊案　二九四
大庾毒翁案　二九五
滑稽判案　二九五
高嘯桐讞訟　二九七
伍子衡冤獄　二九七
鄭州蜥蜴斃人案　二九九
紹興張世昌妻案　二九九
上海蘇報案　三〇二
睢寧張氏殺夫案　三〇二
睢寧弒父案　三〇三
訟師有三不管　三〇四
訟師伎倆　三〇四
周某唆趙某訴訟　三一二
上海教民占田廬案　三一四
京師中興旅館案　三一六
懷寧斃倪玉貞案　三三二
秋瑾冤死案　三三五
色旺落爾布桑保被殺案　三三六
鹿文端查辦貽穀案　三三九
寧德斃羽士案　三四〇
鄭贊園審私種罌粟案　三四一
霍三明四串騙案　三四四
林王祖瑩案　三四五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獄訟類

叩閽

凡寃獄不得直於本省官長。則部控。又不能直。乃叩閽。然叩閽極難。其人須伏於溝。身至垢穢。俟駕過時。乃手擎狀。揚其聲曰寃枉。如衞士聞之。卽時捉得。將狀呈上。其人拿交刑部。解回原省。或言專有一等人。代人爲此。亦不須多錢。緣此等本是丐流。旣得訟家錢。且解省時。沿途均官爲之供食。獄結。照例充軍。又可中途脫逃。爲此者極多。且非此輩。則何時候駕。如何遞呈。亦不能如式也。

鼓狀通狀

國初。劉餘佑請革帶地投充疏。有御狀鼓狀通狀紛爭無已語。鼓狀。卽登聞院之狀。通狀。卽通政司之狀。雍正初。登聞院改隸通政司。其後控訴者赴都察院及步軍統領衙門。外藩赴理藩院。遂無所謂鼓狀通狀矣。

呈批出票之日期

州縣衙署事務繁。遇有勾攝案件之事。如戶婚田土案。均有定章。呈詞批准。方掛批。每月初三日所進之呈。至初八日午後方揭曉。掛批後。方敍票稿。分別送刑名錢穀兩幕友核閱。閱後送籤押。籤押方送官。向例。凡由衙署外入之件。先送門稿。門稿送官閱。閱後官發籤押。籤押仍送門稿。門稿方發房。是籤押者。爲內咽喉。而門稿者。乃外咽喉也。有此輾轉。必數日而核一票稿。又必數日而繕籤送印發房交班。計初三日之案。初八日批准。十一日出票。已甚速矣。

傳案限期

凡一案傳票。官必酌批傳案之限期。或三日。或五日。其實限者自限。逾者自逾。限三日者。至五日送審。官可謂能行其令於下矣。限五日者。七日送審。官亦可謂能舉其職矣。然亦難以盡咎差役。每見有官遇差役送案之勤而不悅者。蓋畏問案故也。門稿揣知官之心理。乃擱案不送而索賄。否則勒令兩造和息。既可見好於官。又可得利息錢。此項每案以十千或五千文計陝西山左均有之向不在禁例官亦明知故犯。何

樂不爲。是以有案無傳。有傳無送。有送無訊。有訊無結者。比比然也。

藏民訟事

藏民搆訟。在淚孜沙衙門。以錢之多寡。定曲直。大抵每案必罰。亦有不値訟而私辯曲直者。則擲骰。點多者爲直。寃不伸。則賭大咒。兩造皆至藏西二十餘里之山麓。其地有四方大神石一塊。以火在石上燒圓石二塊。紅如熾炭。兩造白事畢。卽以燒石置於掌中。拳握之。外縫以生牛皮。至大昭開視。謂曲者手焦。直者無恙也。

發審局判訟事

各省有發審局。承審案件。爲京控之發回原省以交局者。或上控之提審交局者。而莫不以候補道爲總辦。候補府爲提調。候補同通州縣爲承審員。承審員有定額。承審數年。輒得署缺以去。若輩類皆貲緣進身。絕無法律知識。自號老吏。惟以鍛鍊迎合爲事。不則亦顢頇伴食。一任吏胥之舞文弄法而已。要之一案到局。無有卽審卽結者。窮年累月。人民且求死而不得也。

訴訟別設機關

訴訟二字。爲法律名詞。因權利或其他事項訴於官吏而判其曲直也。屬民事者曰民事訴訟。卽凡因私權關係如田宅錢債及契約等涉訟事件而起訴者也。在法稱爲私訴。屬刑事者曰刑事訴訟。卽凡因身體財產生命之被害而起訴者也。在法稱爲公訴。宣統己酉。各省有設審判廳檢察廳者。凡此等機關之所在。其地牧令。卽不受詞訟矣。

句票

句票。拘捕罪人所執之憑票也。凡刑事訴訟。被告人傳喚不到。或逃亡者。皆用句票拘捕之。亦稱提票。

木子雄圖財害命案

順治時。山東張立山宰浙江之開化。有木子雄者。以圖財害命案置重典。待決有日矣。會張以奉諱受代。攝事者爲王某。去數月。部文下。木正法。王時爲監斬官。越三載。張服闋赴補。得江西鉛山令。有竊賊拒捕傷腦案。正兇到案。張視其

貌。若素識者。聽其聲。類開化人。問姓名。爲李雄。疑而詰之。卽木也。張大驚。曰。聞汝已正法矣。何尙在。雄仰視。知張卽昔之承審官。因不敢隱。具言昔處斬時。正在黑夜。刀適中頸骨。身仆而首未殊。頸痛幾絕。比醒。則四周絕無一人。以力掙。脫所捆繩。踰城遁。逃至江西。改姓李。作偸兒度日。今又以拒捕破案。死復何言。張驗其腦後。刀痕宛然。

張詢知監斬者卽署任王某。乃以木之昔刑後脫逃及今之拒捕殺人事。通詳上憲。贛撫移咨浙江查之。浙撫大駭。行提昔日監斬及行刑之人至省嚴鞫。時王已擢宰江南。離任至浙。訊之。則曰。開化向未戮人。無善於行刑者。是夜。木正法時。刀砍而仆。疑其已死。遂用蘆席掩之。俟天曉驗收。詎至次日。尸已不見。不敢聲揚。以業已處斬具報。不料其逃至江西。復因他案敗露。及於前事也。浙撫又咨提木至浙。令其親族認識之。果是。復再三研訊。司刑之人實無賄縱情弊。案遂定。木仍解回江西結案。而王與用刑之人。咸獲重譴。

黃毓祺詩詞獄

順治乙酉。豫親王多鐸下江南。崑山顧亭林處士炎武已逸。惟禮部尚書常熟錢謙益出城迎降。未幾。至燕京。管祕書院事。充明史副總裁。繼以疾乞假馳驛回里。世祖疑有異。令巡撫巡按視其疾以告。逾年。鳳陽巡撫陳之龍獲黃毓祺於通州之法寶寺。搜出印信詩詞。謂欲復明也。並以謙益曾留毓祺宿。且許助貲招兵等詞入奏。卽命總督馬國柱逮訊。謙益力辨其誣。且自言年已七十。動履藉人扶持。必不敢萌他念。哀籲問官。乞開脫。適首告謙益之盛名儒匿不赴質。毓祺病死於獄。乃以謙益與毓祺素不相識定讞。國柱具疏解之。遂得釋。謙益既歸。乃以前著之初學集有學集。刻以行世。謙益字牧齋。

順治甲午以前科場案

順治一朝。科場案最多。前乎丁酉者。則有乙酉丁亥壬辰甲午諸案。乙酉河南鄉試錄內。稱皇叔父爲王叔父。主考歐陽蒸呂雲藻俱革職。交刑部治罪。丁亥。會試同考官袁襘如擅改硃卷。革職。

壬辰會試。以第一名程可則悖戾經旨。特旨除名。試官祕書院學士武陵胡統虞降三級。宏文院學士大名成克鞏降一級。同考左敬祖等奪俸有差。

甲午。禮部參奏順天主考編修吳縣范周編修江夏吳正治評閱試卷。止有姓名。全無次第。給事中宋牧民亦稱試錄程文種種乖謬。並奉旨交刑部。

科場之事。明季卽有以關節進者。每科五六月間。房考就聘之期。則先爲道地。或晉謁。或爲之行金以賄諸上臺。使得棘闈之聘。後分房驗取。如操劵而得也。每榜發。不下數十人。至本朝而益甚。各分房之所私許。兩座師之所心約。以及京師貴人之所密屬。如麻如粟。殆千百人。闈中無以爲計。各開姓名。擇其必不可已者登之。而間取一二孤寒。以塞人口。北闈尤多此弊。北闈房考及座主。率爲輦下貴人。未入場。已可按圖而索。知某人必入。故營求者先期定劵。萬不失一。不若各省房考必爲州縣。茫然不可知。暗中摸索也。順治甲午一榜。無不以關節得倖。於是陰躁者走北如鶩。各入成均。若傾江南而去之矣。至丁酉。輦金載寶。輻輳都下。而若京堂三品以上之子弟。則不名一錢。無不獲也。若善弋聲

名。遨游公卿者亦然。惟富人子或以金不及額。或以價忽驟溢。遜去。蓋榜發無此中人矣。於是蜚語上聞。天子赫怒。逮繫諸房考。

顧亭林通鄭成功案

顧亭林嘗以世僕陸恩叛投里豪。數其罪。投之於江。蓋亭林之先世。曾以良田數頃。向里人葉方恆押銀。亭林急欲贖歸。而葉意圖吞沒。再三延閣。亭林迫之急。葉遂以千金啗陸恩。使訐亭林通鄭成功事。冀亭林畏罪逃逸。無暇問田事也。其後移獄松江。幸而免。

孫長卿折獄

太原有民家。姑婦皆寡。姑中年。不能自潔。村無賴頻就之。婦不善其行。陰於門戶牆垣阻拒之。姑慚。假事以出婦。婦不去。頗勃谿。姑益恚。乃誣控之官。官問奸夫姓名。姑曰。夜來宵去。實不知爲誰。鞫婦自知。因喚婦。婦果知之。而以姦情歸姑。苦相抵。拘無賴至。又譁辯。謂兩無所私。彼姑婦不相能。故妄言以相詆毀耳。官曰。一村百人。何獨誣汝。重笞之。無賴叩乞免責。自認與婦通。械婦。婦終不承。

逐去之。婦忿而上控。仍如前。久不決。

時淄川孫長卿大令宗元宰臨晉。推折獄才。憲司遂下其案於臨晉。人犯到。略訊一過。寄監訖。卽令隸人備磚石刀錐。質明聽用。皆疑曰。嚴刑自有桎梏。何將以非刑折獄耶。不解其意。姑備之。明日出訊。命以諸具悉置之堂。傳犯者。又一一畧訊之。乃謂姑婦曰。此事亦不必求甚淸析。淫婦雖未定。而奸夫則確。汝家本淸門。惟一時爲匪人所誘。罪全在某。堂上刀石具在。可自取擊殺之。姑婦趑趄。恐邂逅抵償。孫曰。無慮。有我在。於是姑婦並起。掇石交投。婦銜恨已久。兩手舉巨石。恨不卽立斃之。姑惟以小石擊臀腿而已。又命用刀。姑逡巡。孫止之曰。淫婦。我知之矣。命執姑嚴梏之。遂得其情。案乃結。

一日。遣役催租。租戶他出。婦應之。役不得賄。拘婦至。怒曰。男子自有歸時。何得擾人家室。遂笞役。遣婦去。乃命匠多備手械。以備敲比。明日。邑中傳頌使君之仁。逋賦者聞之。皆使婦出應。乃盡拘而械之。

順治丁酉順天科場案

專制國之用人。銓選與科舉等耳。古用鄉舉里選之法。最近文明。後漸成器械之事。凡汲引人材。從古無有以刀鋸斧鉞隨其後者。銓政縱極清平。能免賄賂。不能免人情。科舉亦然。士子之行卷。公卿之游揚。恆爲躐取科第之先導。不足諱也。明代程敏政唐寅之事。沈同和趙鳴陽之事。關節槍替。經人舉發。無過蹉跌而止。至本朝。乃興科場大案。草菅人命。甚至弟兄叔姪。連坐而同科。罪有甚於大逆。無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縛而馳驟之。蓋始於順治丁酉之鄉闈矣。

明代迷信八股。迷信科舉。至亡國時而尤盛。餘毒所蘊。至本朝。遂盡洩之。蓋滿人旁觀極清。籠絡國中秀民。莫妙於中其迷信。始入關。則連歲開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繼而嚴刑峻法。俾忮求之士稱快。丁酉之獄。主司房考及中式之士子。誅戮及遺戍者無數。其時滿漢方水火。而漢之無恥者。又欲借滿以傾漢。傾漢以結滿。故發難者漢人。受禍者亦漢人。漢人陷溺於科舉。至深且酷。不惜假手於滿人。屠戮同胞。以洩多數被擯者之憤。此所謂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

丁酉之獄。蔓延幾及全國。以順天江南二省爲鉅。次則河南。又次則山東山西。

凡五闈。明時江南與順天俱有國子監。俱爲全國士子之所萃。非僅一省之關係已也。大兵下江南。江南雖已改應天府爲江寧。廢止南雍。然士子耳目。尙以順天江南爲觀瞻所係。是年科場大獄。卽以此兩闈爲最慘。同時並舉。以聳動迷信科舉之漢兒。用意至爲明顯。今分闈敍述。首順天。次江南。又次河南。而以山東山西。附見於河南之下。蓋三省之獄。皆以磨勘爲起因也。

丁酉賓興屆期。世祖遣翰林侍讀曹本榮侍講宋之繩主順天鄉試。所謂北闈者是也。又選各衙門有才名之散官分校五經房。如大理左右評事李振鄴張我樸國子博士蔡元曦行人司行人郭濬等凡十有四人。振鄴等皆年少輕狂。浮薄寡慮。雖未必盡納財賄。而欲結權貴樹黨援之心則同。囑託甚多。名額有限。闈中推敲。比之閱文以定高下者。其心更苦。爵高者必錄。爵高而黨羽少者擯之。財豐者必錄。財豐而名非夙著者又擯之。振鄴尤孟浪。在外所通關節者二十有五人。在闈中時。一時無可物色。以親隨有奚童名靈秀者。頗黠慧。遂手畫藍筆一紙。令其覓之。一一具見。止中五名。外二十人不中。事已。宜索以泯迹。

振鄴忘之。秀以示同伴馮元。元固振鄴素遇之寡恩者。遂攫去。藏於襆。思以箝振鄴。尙未發。至榜下。輿論大譁。

苕溪貢生張漢素戇騃。以別有隱恨。剪髮刻揭。投送科道衙門四紙。嘉善蔣文卓亦寫揭。匿名而徧傳之。杭州貢生張綉虎本光棍。拐妓逋京師。慣爲拿訛紮詐之梟。從中鼓煽恐嚇。藉漢與文卓爲囮。詐得振鄴我樸銀一千二百兩。吏科陸貽吉與聞其事。然非過付也。乃文卓揭載其名。貽吉大怒。文卓卽削其名。而貽吉猶不自安。語刑科任克溥曰。漢與文卓將揭今科之弊。不意牽涉及我。吾將自檢舉。而因循未果。克溥受山左諸大老意旨。久銜考官。又爲孫伯齡所咻。不無垂涎於房考。房考不應。早欲甘心於諸人。及世祖幸南海子。面召漢大臣及科道官。嚴諭以盡職掌。無徇庇。克溥遂於十月十六日疏劾科場大弊。世祖大怒。卽傳旨拏疏中有名人犯。至吏部會審。

時滿大臣尙未知關節爲何事也。太宰王某掀髯抵掌。詮註解釋。圖海科爾坤始恨南人之狡。訊時。振鄴贓證有據。轉攀張我樸蔡元曦。堂上援筆定案。畧謂

我樸元曦雖堅不承認。但振鄴執稱不已。賄弊是實。不意太宰欲邀懽於滿大臣。特召馮元。以言餂之。元出襆中藍筆一紙。按卷而對。則二十五關節中首爲陸慶曾。係二十年名宿。且曾藥愈振鄴。借中式以酬醫。非入賄者。亦逮入第二名爲太宰胞姪樹德。太宰大懼。上疏自劾。得旨云。王樹德審明處分不必先期陳乞。時十月二十五日也。明日。吏部獄詞上。奉旨依議。即決。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尙陽堡。家產入官。二十七日。我樸元曦振鄴及新舉人田耜賀鳴郊騂首棠市。貽吉不先檢舉。亦坐知情過付。同僇矣。正法之次日。即檄各省。逮繫各家老幼。籍沒貲產。隨又提拏各犯。緹騎四出。於是而張次先父子。孫伯齡父子。郁光伯父子。學士諸震。漢之兄中書舍人嘉。及中書張恂。光祿李倩。次第就逮。嗣又遣校拏常熟趙某湖州二沈。二閔。皆有關節而不中者。元之口供有八公子。於是公卿之有子獲雋者。咸凜凜矣。十二月初四日。繫累男女一百八人出關而去。中有三十人。不與同局而同沒焉。

戊戌正月十五日。集諸士覆試於太和門。每人以滿兵一人夾之。仍諭以盡心

搆藝。不必畏懼。供給茶煙。未嘗缺乏。卽所監押。亦小心執禮。安慰致囑。題爲世祖親定。甫二日。榜出。僅革白丁霍某某等八人。餘皆准會試。是獄也。遷延半載。皋陶曰殺之三。堯未卽曰宥之三也。上意未測。爰書莫定。四月二十二日。忽接上傳。拿取各貌。御前親錄。故事。朝廷若有斬決。鎭撫司開南角門。刑部備綁索口啣。點劊子。工部肅街道。是日晨。備綁索四十副。口啣四十枚。劊子手四十名。厲行刑刀數口。簇擁各犯入太和門。當是時。上御殿引問。衆皆惕息。便溺皆靑。獨張天植自陳孤蹤殊遇。臣男已蒙廕。富貴自有。不必中式。況又能文。可以面試等語。特蒙賜夾。校尉蝦等欲夾雙足。上豎一指。遂止夾一足。堅不承認。曰上恩賜死。無取辭。若欲屈招通關節。則必不承受。上回面向內久之。傳問曰。朝廷待汝特厚。汝前被論出。朝廷特召內陞。何負於汝。平日做官。亦不甚貪猥。奈何自罹於辜。今俱從輕。各拿送法司。卽於長安街重責四十板候旨。駕起而科官不論。列以引咎而免責。其牽連之子文等。並首難之文卓及漢俱不與。當經刑部遵旨行杖。杖太重。若必欲斃之杖下者。時尙書噤不出一語。獨侍郎杜某奮

起。大詬諸皂曰。上以天恩特賜寬宥。爾等必置之死。以辜負上意耶。止可示辱而已。若不幸見罪。余獨當之。不聽吾言。吾將蹴踢死若曹矣。於是諸皂始稍稍從輕。得不死。是晚杖畢。仍繫刑部獄。

翌日。刑部奉上諭。開科取士。原爲遴選眞才。以備任使。關係最重。豈容作弊壞法。王樹德等交通李振鄴等。賄買關節。紊亂科場。大干法紀。命法司詳加審擬。據奏王樹德陸慶曾潘隱如唐彥曦沈始然孫暘張天植張恂俱應立斬。家產籍沒。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尙陽堡。孫伯齡郁之章李倩陳經在丘衡趙瑞南唐元迪潘時升盛樹鴻徐文龍查學詩俱應立斬。家產籍沒。張旻孫蘭茁郁喬李蘇霖張繡虎俱應立絞。余贊周應絞監候秋決。因人命至重。恐其中或有寃枉。特命提來親行面問。王樹德等俱口供作弊情眞。本當依議發落。但多犯一時處死。於心不忍。俱從寬免死。各責四十板。流徙尙陽堡。餘俱依議發落。董篤行等本當重處。朕面問時。皆自認委係溺職。姑著免議。自今以後。凡考官士子。須當恪遵功令。痛改積習。持廉秉公。不得以此案偶從寬典。遂視常例。妄存倖免

之心。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爾等衙門卽行傳諭。欽此。

自北闈大獄興。彈劾科場者大起。陰應節劾南闈。而主考房考十八人逮。蔣徹修劾河南陝西。而主考逮。山東磨勘一字訛。而房考被逮。皆是也。

順治丁酉江南科場案

順治丁酉十一月壬戌。給事中陰應節奏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竇多端。物議沸騰。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鉞。係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懸成亨咸膏茂之弟。與猷聯宗有素。乘機滋弊。冒濫賢書。請皇上立賜提究嚴訊。得旨。據奏南闈情弊多端。物議沸騰。方猷等經朕面諭。尙敢如此。殊屬可惡。方猷錢開宗並同考試官。俱著革職。並中式舉人方章鉞。刑部差員役速拿來京。嚴行詳審。本內所參事情。及闈中一切弊竇。著郎廷佐速行嚴查明白。將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著明白回奏。十二月乙亥。少詹事方拱乾回奏。臣籍江南。與主考方猷從未同宗。故臣子章鉞。不在迴避之例。有丁亥己酉甲午三科齒錄可據。下所司查議。戊戌二月庚午。御史上官鉉劾奏江南省同考官舒城縣知縣龔勳。出闈後被

諸生所辱。事涉可疑。又中式舉人程度淵嘖有煩言。情弊昭著。應詳細磨勘。以釐夙奸。得旨。著嚴察逮訊。丙申。禮部議覆。御史上官鉉奏江南新榜舉人。嘖有煩言。應照京闈事例。請皇上欽定試期。親加覆試。以覈眞僞。至直省士子雲集。闈務不便久稽。其江南新科舉人。應停止會試。從之。

三月庚戌。上親覆試丁酉科江南舉人。戊午。諭禮部。前因丁酉科江南中式舉人。情弊多端。物議沸騰。屢見參奏。朕是以親加覆試。今取得吳珂鳴三次試卷。文理獨優。特准同今科會試中式。一體殿試。其汪溥勳等七十四名。仍准作舉人。史繼佚詹有望潘之彪洪濟黃樞秦廣之陳遡潢許允芳張允昌何亮功何炳曹漢馬振飛朱扶上萬世俊黃中董粵固韓揆策謝金章許鳳楊大鯤周篆沈鵬舉史奭等。亦准作舉人。罰停會試二科。方域林大節楊廷章張文運汪席陳珍華廷樾顧元齡劉師漢夏允光程牧孫弓安葉甲孫長發等十四名。文理不通。俱著革去舉人。

十一月辛酉。刑部審實江南鄉試作弊一案。正主考方猷擬斬。副主考錢開宗

亦血肉狼籍。長流萬里矣。

或曰。是年江南鄉試前數日。嚴霜厚三寸。旣鎖闈。鬼嚎不止。是雖迷信之談。亦足見是獄之慘也。

北闈所株累者多爲南士。而南闈之荼毒。則又倍蓰於北闈。北闈房考官之被戮者。僅張我樸蔡元曦李振鄴三人。且法官擬重。而特旨改輕以市恩。猶循殺之三宥之三之常格。至南闈。則特旨改重。且罪責法官。兩主考斬決。十八房考。除已死之盧鑄鼎外。生者皆絞決。蓋考官全體皆得死罪矣。又兩主考十八房考。妻子家產皆籍沒入官。家產沒入。已酷。又并其妻子而奴虜之。明燕藩篡弒。謂之靖難。其後大戮建文諸忠臣。以其妻妾配象奴。方之丁酉科場。慘酷正等。夫行不義殺不辜。爲叔世得天下者之通例。不從弒逆者。卽例應以大逆坐之。科場案則何爲者。士大夫之生命之眷屬。徒供專制帝王之游戲。以借爲徙木立信之具。而於是僥倖弋獲。僥倖不爲刀下之游魂者。乃詡詡然自命爲科第之榮。有天子門生之號。嗚呼。科舉之敗壞人道。摧殘廉恥。而賣國賣君之人。乃

亦出於其中。豈創設科舉者之所逆料者耶。

順治丁酉河南科場案

順治丁酉十二月壬申。給事中朱紹鳳劾奏河南主考官黃鈊丁澎進呈試錄四書三篇皆出己作。不用闈墨。有違定例。且黃鈊居官向有穢聲。出都之時。流言嘖嘖。又挾恃銓曹。恣取供應。請敕部分別處分。得旨。黃鈊著革職嚴拿察究。丁澎亦著革職察議。

戊戌。七月辛酉。刑部議河南主考黃鈊丁澎違例更改舉人原文作程文。且於中式舉人硃卷內。用墨筆添改字句。黃鈊又於正額供應之外。索取人參等物。黃鈊應照新例。籍沒家產。與丁澎俱責四十板。不准折贖。流徙尚陽堡。上命免鈊澎責。如議流徙。

河南副主考丁澎。名士也。紀載頗及此事。則有可錄者如下。朱紹鳳彈河南闈之原奏。見朱自刻之奏議中。蓋是年以參劾試官為最趨風氣之一事。於是臺諫中思有所表見者。無不欲毛舉一二細故。以合時尚。今觀是年十二月十四

日。朱紹鳳劾河南科場之原奏。可知矣。其辭曰。刑科右給事中加一級朱紹鳳謹題。爲主司違例可疑。闈卷並宜嚴察事。竊惟設科取士。關係匪輕。主司銜命而行。動曰矢公矢愼。公者。屏絕苞苴之謂也。愼者。欽遵功令之謂也。少涉私情。便干物議。天威有赫。殷鑒昭然。乃臣於黃釔丁澎。不能無議焉。復查順治十一年五月內。禮部題覆臣同官孫珀齡科場關係大典一疏。內開試錄宜用闈墨一款。凡科場題目。預先洩漏。種種奸弊。多因主考場前預撰試錄程文。今應如科臣議。用諸生原墨。稍加裁訂。以刊程文。違者糾參等因。奉有俞旨。歷科各省。罔不遵行。獨今年河南試錄。則大異是。首篇刻李模。僅同四句。次篇刻李敏孫。一語不符。三篇刻李士召。所存者兩股耳。若以爲文堪首列。何不揚於王廷。若以爲理礙進呈。何以壓於多士。苟非狥私。便爲抗旨。百口難爲二人解也。又聞黃釔出都之日。嘖有流言。及乘傳入闈。挾恃銓曹聲勢。恣取供應。地方官積不能堪。事屬風聞。未敢輕告。要之釔服官素著穢聲。典試復多闕失。似又不可與丁澎同日而語也。伏祈勅下該部。將釔等分別從重議處。以爲人臣專擅者之

戒。其闈墨全卷。務須嚴加磨勘。據實指陳。庶不負朝廷書升之重典。並皇上邇來懲誡之盛心。功令肅然。科名幸甚。奉旨據所參河南錄文違例。並黃鈊服官素著穢聲。出都之日。嘖有流言。挾恃銓曹。恣取供應等情。殊干法紀。著革了職嚴拏察究。丁澎。係副考官也。著革了職一並察究議奏。該部知道。紹鳳原題如此。觀其置黃鈊恣取供應於後。而以試錄違式爲要點。奏末又明言皇上邇來懲誡之盛心。可見當日本意。在搆成一種科場案。以投時好。紹鳳奏議有龔鼎孳序。稱與少同鄉舉。垂三十年。白首弟兄。則亦明時之有科目者也。

自是歲河南科場以磨勘興大獄之後。科場試錄。遂無硃墨眞卷揭曉之日。若發見有違式者。皆知照本人換卷。終科舉時代皆然。取士而以穿窬之盜度人。科舉功令至不足道。以防弊與作弊二者較之。亦當諒作弊者之不得已矣。

順治丁酉山東山西科場案

順治戊戌二月庚午。禮部磨勘丁酉科鄉試硃卷。劾奏違式各官。河南省考試官黃鈊丁澎。用墨筆添改字句。山東省同考官同知袁英。知州張錫懌。知縣唐

瑾吳暹何鑾章貞用藍筆改竄字句。山西省考試官匡蘭馨唐賡堯批語不列銜名。俱屬疏忽。得旨俱著革職逮問。

山東山西考官革職逮問之結果。雖無所聞。然其罪名不過疏忽二字。則逮問後自亦無大處分也。

查許墳地案

海寧許季覺與其同邑查某友善。查掇巍科。躋顯仕。許杜門隱居。甘貧食淡。查沒。賜祭歸葬。勢烜赫。葬地侵許氏祖墳。兩家子弟交搆。許曰。吾終不以死友賣祖父也。挺身訟之官。連年不決。查許本通家姻戚。居間者以十數。至是許攘袂奮髯而誓曰。頭可斷。地不可讓。聞者乃止。後查以通海客誣季覺。大吏鍛鍊周內。置於獄。會有知其誣者營護得解。仇者百出其計。欲殺之。乃避之山陰。數年。卒蹤跡得之。使幹役十餘人縶以去。許知不得復生。義不辱。因於獄中碎瓷器作屑。吞之而斃。

淄川崖莊殺賈案

順治戊戌。淄川之鄉西崖莊。有賈者。被人殺於途。越夕。其妻王氏亦自經死。賈弟鳴於官。時鄞縣費禕祉令淄。親驗之。見布袱裹銀五錢餘。尙在腰中。知非爲財也。拘兩村鄰保。訊之。無端緒。亦未搒掠。釋之歸。但命地約詳察。十日一關白而已。踰半年。事漸懈。賈弟怨費仁柔。上堂屢譟。費怒曰。汝旣不能指名。欲我以桎梏加良民耶。呵逐而出。賈弟無所伸訴。憤葬兄嫂。一日。以逋賦故。逮數人至。中有周成者。懼責。上言錢糧措辦已足。卽於腰中出銀袱。禀驗視。驗已。問家何里。答云。某村。又云。去西崖幾里。答五六里。曰。去年被殺賈某。汝何人。答云不識其人。費勃然曰。汝殺之。尙云不識耶。周力辯。嚴梏之。果伏罪。

先是。王氏將詣姻家。以無釵飾。聒夫使假於鄰。夫不肯。自假之。頗甚珍重。歸途。卸而裹諸袱。內袖中。旣至家。探之。已亡。不敢告夫。又無力償鄰。懊惱欲死。是日。周適拾之。知爲王所遺。窺其夫他出。夜踰垣。將執以求合。時溽暑。王臥庭中。周潛就淫之。王覺大號。周急止之。留袱納釵。事已。王囑曰。後勿來。吾家男子惡。恐俱死。周怒曰。我挾勾欄數宿之資。寧一度可償耶。王慰之曰。我非不願相交。渠常

善病。不如從容以待其死。周乃去。於是殺賈。夜詣王曰。今某已被人殺。請如所約。王聞之。大哭。周懼而逃。天明。則王死矣。費廉得情。以周抵罪。羣服其神。而不知所以能察之故。則曰。事無難辦。要在隨處留心耳。初驗尸時。見銀袱刺萬字文。周袱亦然。是出一手也。及詰之。又云無舊詞。貌詭變。是以確知其情也。

淄川無首尸案

胡成。馮安。皆淄川人也。世有郤。胡父子強。馮屈意交懽。胡終猜之。一日。同飲。薄醉。頗傾肝膽。胡大言勿憂貧。百金之產。無難致也。馮以其家不豐。故嗤之。胡正色曰。實相告。昨途遇大商。載厚裝來。我顚越之於南山眢井中矣。馮又笑之。時胡有妹夫鄭倫。託爲說合田產。寄數百金於胡家。遂盡出以炫馮。馮信之。既散。陰以狀報邑。費禕祉拘胡對勘。胡言其實。問鄭及產主。不訛。乃共驗諸眢井。一役縋下。則果有無首之尸在焉。胡大駭。莫可置辯。但稱寃。費怒。擊喙數十。曰。有確證。尙叫屈耶。以此囚具禁制之。尸戒勿出。惟曉示諸村。使尸主投狀。逾日。有婦人抱狀。自言爲亡者妻。言夫何甲。揭數百金出作貿易。被胡殺。死。費曰。井有

死人。恐未必即是汝夫。婦執言甚堅。乃命出尸於井。視之。果不妄。婦不敢近。卻立而號。費曰。眞犯已得。但骸軀未全。汝暫歸。待得死者首。即招報。令其抵償。遂自獄中喚胡出。訶曰。明日不將頭至。當械折股。役押終日而返。詰之。但號泣。乃以梏具置前。作刑勢。即又不刑。曰。想汝當夜扛尸忙迫。不知墮何處。奈何不細尋之。胡哀請急覓。乃問婦子女幾何。答言無。甲有何戚屬。云有從叔一。慨然曰。少年喪夫。伶仃如此。其何以爲生矣。婦乃哭。費曰。殺人之罪已定。但得全尸。此案即消。消案後。速醮可也。汝少婦。勿再出入公門。婦感泣。叩頭而下。

於是費即票示里人。代覓其首。經宿。即有同村王五者報稱已獲。問驗既明。賞以千錢。喚甲叔至。曰。大案已成。然人命重大。非積歲不能結。姪既無出。少婦亦難存活。早令適人。此後亦無他務。但有上臺檢駁。止須汝應身耳。甲叔不肯。飛兩籤下。再辯。又一籤下。甲叔懼。應之而出。婦聞。詣謝。費極意慰諭之。又諭有買婦者。當堂關白。既下。即有投婚狀者。蓋即報人頭之王五也。乃喚婦上。曰。殺人之眞犯。汝知之乎。答曰。胡成。曰。非也。汝與王乃眞犯耳。二人大駭。力辯爲冤。費

曰。我久知其情所以遲遲而發者。恐有萬一之屈耳。尸未出井。何以確信爲汝夫。蓋先知其死矣。且賈死。猶衣敗絮。數百金何所自來。又謂五曰。頭之所在。汝何知之熟也。所以如此其急者。意在速合耳。兩人色變如土。不能置一詞。並械之。果吐實。蓋五與婦私久。謀殺其夫。而適值胡之戲也。乃釋胡。馮以誣告重笞。徒三年。事既結。未妄刑一人。

順治辛丑奏銷案

奏銷案者。順治辛丑八月江南奏銷案也。蘇松常鎭四屬官紳士子。黜革至萬數千人。並多刑責逮捕之事。案亦鉅矣。

是年正月初七日。世祖晏駕。二十九日。聖祖諭吏部戶部。錢糧係軍國急需。經管大小各官須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爲稱職。近覽章奏。見直隸各省錢糧。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係前官積逋。貽累後官。或係官役侵挪。借口民欠。向來拖欠錢糧。有司則參罰停升。知府以上。雖有拖欠錢糧未完。仍得升轉。以致上官不肯盡力督催。有司怠於徵比。枝梧推諉。完解愆期。今後經管錢糧各官。不論

大小。凡有拖欠參罰。俱一體停其升轉。必待錢糧完解無欠。方許題請開復升轉。爾等卽會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內拖欠錢糧不完。或應革職。或應降級處分。確議具奏。如將經管錢糧未完之官升轉者。拖欠官並該部俱治以作弊之罪。三月。定各省巡撫以下州縣以上。徵催錢糧未完數分處分例。此卽當時之所謂新令。人民所痛心疾首者也。凡入奏銷案者。固謂之絓新令。然卽辛丑奏銷以後。官吏之追呼。士紳之僇辱。亦無不以新令為陷穽矣。

江南賦役。百倍他省。而蘇松常鎭尤重。役外之征。有兌役里役該年催辦捆頭等名。雜派有鑽夫水夫牛稅馬荳馬草大樹釘蔴油鐵箭竹鉛彈火藥造倉等項。又有黃冊人丁三捆軍田壯丁逃兵等冊。大約舊賦未清。新餉已近。積欠常數十萬。（中有實欠未免者有已完而總書未經注銷者有實未欠糧而為他人影冒立戶者有本邑無欠而他邑為人冒欠者有十分全完總書以纖悉誣為十分全欠者）時司農告匱。始十年並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蘇撫朱國治強愎自用。造欠冊達部。號曰抗糧。既而盡行褫革。發本處枷責。鞭扑紛紛。衣冠掃地。崑山探花葉方靄。以欠折銀一釐。謫官。其具疏有云。所見一釐。准制錢一文也。

民間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自是而兩江士紳得全者無幾。有鄉試中式而生員已革。且有中進士而舉人已革。如華亭董含者。方光琛爲歙縣廩生。亦中式後被黜。遂亡命至滇。入吳三桂幕。撤藩議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素所乘馬與甲來。於是貫甲騎馬。旋步庭中。自顧其影。歎曰。老矣。光琛從左廂出。曰。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籠中。烹飪由人矣。三桂默然。反遂決。軍中多用光琛謀。世璠敗。光琛亦就擒。磔於市。光琛字獻廷。明禮部尙書一藻子。皖人也。不應在國治奏銷案內。亦以各省厲行此事。國治爲尤酷耳。

國治撫吳。在己亥冬。承鄭延平兵入沿江列郡之後。意所不慊。輒以逆案爲名。任情荼毒。當時橫暴之舉。非始於奏銷。嘗上疏言蘇松常鎭四府錢糧抗欠者多。因分別造册紳士一萬三千五百十七人。（中有三千人併被逮過常州放還楊大鶴實與其力焉）衙役二百四十人。敕部察議。部議現任官降二級調用。衿士褫革。（進糧册中人處分之法又不一有斥革而止者有鋃鐺起解者又有現任官與在籍官之不同見任官降調而在籍官與士流俱黜革吏部又上下其手有所出入）衙役照贓治罪。國治爲奏銷案之主動。奏銷之名。卽其所創。夫整理賦稅。原屬官吏職權。特當

時以明海上之師。積怒於南方人心之未盡帖服假大獄以示威。又牽連逆案以成獄也。

康熙壬寅五月。奉特旨。奏銷提解諸人。無論已未到京。皆釋放還鄉。癸卯八月。龔芝麓尙書鼎孳時爲左都御史。奏錢糧新舊並徵。參罰疊出。挪見征以補帶徵因舊欠而滋新欠。請將康熙元年以前。催繳不得錢糧。概行蠲免。有司旣併心一事。得以畢力見征。小民亦不苦紛紜。得以專完正課。下部知之。

以催徵鞭扑士子。蓋自辛丑新令以來。官吏無不以奉行爲能事。又不獨國治所轄之江蘇已也。張文端公英撰黃貞麟墓誌云。年二十五。舉孝廉。冠其經。次年。成進士。越六年。授鳳陽司理。又云。蒙城懷遠天長盱眙四縣。子衿逋賦者各百餘人。令咸逮之獄。獄隘。諸生無置足地。公聞之。謂令曰。被逋賦者皆未驗其實。忍令殞死於獄乎。悉還其家。及訊。則或舞文吏妄爲註名。或誤報。或續完。悉得原而釋之。卽此亦可見矣。

蘇克撒哈冤獄

蘇克撒哈以材辯受知九王。見事中變。盡發九王陰謀以自免。世祖大委任之。四輔同受顧命。克撒哈才出三人上。往往獨斷。見漢員之傑出者。必折節下交。既入其門。即誌之。木札積箱。朝臣皆其黨矣。鰲拜不能平。卒以計傾之。攝政王多爾袞初入都。圈地授八旗。九王鑲白旗下多善地。攝政王既殂。御前正黃旗下有言分地不如鑲白旗者。拜煽之。克撒哈。鑲白旗人也。聞之。不敢言。言者滋多。拜與克撒哈請遣大臣覆勘正黃旗地。詔遣戶部尚書蘇納海侍郎雷虎等率固山牛彔科道部曹多人出視地。擁衆數千。民洶懼。正黃旗下原得善地者。憚於遷移。羣言勘地之擾。流聞禁中。上朝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切責四輔圈地擾民事。將中止。明日。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均請罷圈地。拜大驚。疑克撒哈結黨通宮掖。乃搆陷之以二十四大罪賜自盡。誅其四子十二孫。婦女嬰孩無一免者。克撒哈妻聞難作。取箱中木札。焚之。曰。無遺禍舉朝也。當昌祚疏未上時。先以草示納海。拜聞之。則納海昌祚登聯三人並賜死。納海繫刑部。披甲二人直入。立其側。納海顧而笑曰。我知之矣。我。大臣也。固有體。取

酒酣飲。呼家人布裀於地。解衣覆衾臥。顧二卒。令縊之。二卒取帶。曰。是未能絕我。取弓弦縊之。乃絕。昌祚哭泣徘徊。不能自引決。四卒抱之就縊。登聯亦死之。此順治辛丑事也。

趙清獻折獄

浙閩總督漢軍趙清獻公廷臣之折獄也。摘發如神。其最傳人口者數事。有盲者與屠者善。一日。入屠室。虛無人。筐有錢五百文。懷之走。屠者覺而追於途。盲者撫膺號曰。天乎。吾辛苦積此錢。乃欺吾瞽而要劫乎。衆皆憤憤。趙過。爲遮訴焉。屠者亦泣陳。趙笑命吏取盆水。投錢其中。浮脂熒熒也。乃斷歸屠者。又法司鞫殺人者。既自承矣。趙見所上牘而疑之。曰。傷不及寸而及盈尺。此必寃。後果獲正盜。夏大旱。山中人相驚以旱魃。頳顏赤鬣絳衣冠。猝入人家。壯者逸。弱者匿。魃去而財物空矣。趙曰。吾當祈之。密戒邏者分伺撩捕。果獲暴卒。伏法焉。

羅織前代人詩

自文字之獄興。奸人乘之。投匭告訐。嘗有告人作詩觸時諱者於刑部。司官將

白堂官移訊。主事李可汧見之。曰。此乃唐人薛逢作。題曰開元後樂。大抵言天寶亂後事者。有何觸忌而移訊耶。明日。李復攜唐詩鼓吹言於堂官。由是被控者乃免。

莊廷鑨史案

明相國烏程朱文恪公國楨嘗作明史。舉大經大法者筆之。刊行於世。謂之史概。未刊者為列朝諸臣傳。明亡後。朱氏家中落。以藁本質千金於莊廷鑨。廷鑨家故富。因竄名於中。攘為己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本朝語。（或謂莊目雙盲以史遷有左丘失明乃著國語之說日夜編輯為明書及死無子其父允城流涕曰吾哀其志當先刻其書遂梓行之號曰明書然此非實事也）康熙癸卯。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為功。藉此作起復地。白其事於杭州將軍松魁。魁咨巡撫朱昌祚。昌祚牒督學胡尚衡。廷鑨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初刊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讞獄。時廷鑨已死。戮其尸。誅其弟廷鉞。舊禮部侍郎李令皙嘗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皙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則得免死。充軍。對曰。予見父兄

死。不忍獨生。卒不易供而死。

序中稱舊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榮素怨南潯富人朱佑明。遂嫁禍。且指其姓名以證。并誅其五子。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魁以八議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昌祚尙衡賄讞獄者。委過於初申覆之學官。歸安烏程兩學官並坐斬。而昌祚尙衡乃幸免。湖州太守譚希閔涖官甫半月。事發。與推官李煥皆以隱匿罪至絞。滸墅關榷貨主事李希白聞閶門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適書賈他出。役坐於其鄰朱家少待之。及書賈返。朱爲判其價。時希白已入京。以購逆書立斬。書賈及役斬於杭。鄰朱某者。因年踰七十。免死。偕其妻發極邊。歸安茅元錫方爲朝邑令。與吳之鏞之銘兄弟嘗預參校。悉被戮。時江楚諸名士列名書中者。皆死。刻工及鬻書者同日刑。惟海寧查繼佐仁和陸圻當獄初起時。先首告。謂廷鑨慕其名。列之參校中。得脫罪。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給邊。時五月二十六日也。

或曰。死者二百二十一人。卷端羅列諸名士。徒欲借以自重。泰半不與編纂之

役。蓋浙之大吏及讞獄之侍郎。鑒於魁之被禍。且畏之榮復有言。雖有寃者。不敢奏雪也。之榮卒以此起用。並以所籍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右僉都。

顧亭林於是書。則曰不甚通曉古今。冗雜不足道也。又曰。余一至其家。薄其人不學而去。是以不列名。獲免。有周恭先者。既受聘矣。以他事爲莊所擯。亦免於難。

莊氏及參訂諸人繫武林軍獄時。雖受桎梏之苦。滿洲將軍佟某頗加防護。飲食供奉無或缺。尙得以詩歌相倡和。就刑時。諸人有作絕命詞者。佟命搜其遺艸摹刻之。共六石。後惟廷鑾一石存焉。廷鑾。字美三。廷鑨兄也。有豚犬縱難全覆卵。糟糠豈罪及然萁。一氣潮迴江上月。全家淚灑武林春等句。廷鉞。字佐璜。才華最富。七歲能詩。著有百尺樓詩稿。有檮杌有名終累楚。鴟夷無后可留齊之句。罹禍時年二十四也。吳江潘力田檉。吳媿庵炎在獄時。潘賦詩云。抱膝年來學避名。無端世網忽相嬰。望門不敢同張儉。割席應知愧管寧。兩世先疇悲欲絕。一家累卵杳難明。自憐腐草同湮沒。漫說雕蟲誤此生。吳關一路作羈纍。

林棘庭前聽五詞。已分殘形輕似葉。恰憐衞足不如葵。下堂眞愧先賢訓。抱璧幾同楚客悲。縱使平反能苟活。他年應廢蓼莪詩。圜土初經二月春。薰風又到縶維身。流螢夜度綈袍冷。採蕨朝供麥飯新。敢望左驂歸越石。還期轉佩似靈筠。多情最是他鄉侶。閒譜龜茲慰苦辛。閱歷風霜祇自疑。難將身世問時宜。窮愁只合吾儕事。姓氏羞爲獄吏知。見說成書刑鑄鼎。不聞有楚召胥靡。南山此去躬耕好。未可重題酒後詩。

書中所云王某孫壻。卽德祖。所云建州都督。卽太祖也。而皆直書其名。又云長山劒而銳士飲恨於沙燐。大將還而勁卒銷亡於左衽。如此之言。散見於李如柏李化龍熊明遇傳中。又指孔有德耿精忠爲叛。且自丙辰迄癸未。俱不書在關外之年號。而於隆武永曆之卽位正朔。必大書特書。其取禍之端有如此。

江南忠義錄案

康熙丁未四月。江南民人沈天甫呂中夏麟奇等僞撰忠義錄。詭稱爲明黃忠端公尊素等百七十六人作。陳濟生編集。明大學士吳甡等六人爲之序。天甫

使麟奇詣甡之子中書元萊所。詐索銀二千兩。元萊察其書非父手蹟。控於巡城御史以聞。聖祖以奸民誣稱謀叛。誣陷平民。大干法紀。下所司嚴鞫。天甫等皆棄市。其被誣者不問。

戊申。卽墨黃指揮培之奴姜元衡刪易此書。增入黃氏唱和詩。控其主與兄弟子姪作詩誹謗本朝。又與顧亭林搜輯諸人詩。皆有訕語。復以濟生所輯忠義錄。指爲亭林作。後因援天甫故牘。謂元衡所控之書。卽天甫等陷人之書。事旋解。株連者二十餘。均得釋。

龐雪厓弭浦城之獄

龐雪厓太守塏。康熙朝任邱詩人也。以翰林出知建寧府。甫下車。浦城令以嚴苛激變。邑人乘夜焚册局。殺册書。龐聞信。馳往。傳教官典史至。集諸生於明倫堂。數令罪。諭士民毋生亂。查倉庫册局。收未焚書册。變遂定。督部某惡閩俗之悍。欲重懲之。而浦令方與士紳有嫌。將羅織興大獄。龐爭之曰。令實已甚。吾可殺人以媚人乎。僅誅一人。流二人而已。

吳德基解大獄

吳履。字德基。蘭谿人。爲南康丞。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縛瓊輝歸。箠之。瀕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斷指出血。誓與玉成俱死。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難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雖盡伏法。亦何益於爾。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之。流血至踵。命玉成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不然。大獄成矣。

刑部錄供兼滿漢稿

刑部各司定讞。不錄漢供。康熙時。太倉王相國掞爲刑部尚書。言本朝官制。滿漢並設。欲其彼此參酌。今供詞俱非漢語。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若隨聲畫諾。漢官便虛設矣。聖祖韙之。乃令嗣後錄供。兼滿漢稿。永爲例。

朱方旦致案

士大夫談軼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但以妖人目之。視爲王好賢徐鴻儒之類。此緣專制時代官文書所束縛。又政教不分。學問中禁闕自由思想。動輒以大逆不道戮人。一經遭戮。傳者遂加甚其詞。印定耳目。無能言其眞相者矣。如光宣間四川井研之廖平。經學使吳蔚若侍郎郁生奏參。幾罹於法。尙是專制束縛之餘習。迹方旦所犯。並無罪名。當時侍講王鴻緒所參三大罪。一則談傳教信仰。具出世法。畧去帝王臣庶之階級也。二則信徒之多也。三則發明記憶在腦不在心。以爲立說新異也。由今觀之。前二者皆宗敎家面目。其後一端。所謂新發明之腦力作用。尤爲生理之定義。學界之雅言。若以爲大罪。則今日之書籍皆當焚禁。學校皆當封毀矣。

有宗敎之形似而不從異域之梵釋耶回各敎脫胎者。除鄙背祕密各雜派外。其緣飾以儒學。出入於九流者。厥惟大成敎。方旦敎旨。信者多讀書通文義之士。所比擬者。皆孔子程朱老莊之倫。所著中說補。發明腦之功用。當時雖已有利瑪竇等挈西學以東來。然方旦不言與耶敎有關。且能著書立說。必自有心

得。非拾人牙慧者可比。時人崇拜方旦。詡爲前知。必自有異術。如泰西各國之預言家。又據參案。謂其書所言皆修養鍊氣之術。則必於生理學別有會悟者。舍是諸端。若妻妾田宅子弟入官。不能指爲罪狀。又可知其無秘密結合妨害治安之處也。

當時所傳述者。則謂康熙庚申。湖廣有朱方旦者。自號二眉山人。聚徒橫議。造中說補。謂中道在兩眉之間。山根之上。又自詡前知。與人決休咎。初爲湖廣巡撫董國興以左道惑衆劾奏。逮至京。得旨寬釋。及吳三桂反。順承郡王勒爾錦統師駐荆州。方旦以占驗出入軍營。巡撫張朝珍稱爲奇異神人。聖祖密諭勒爾錦。軍機大事。勿爲蠱惑。方旦乃往江南浙江。辛酉七月。侍講王鴻緒得方旦所刻中質祕書。遂以奏進。指摘其與徒問答語。有誣罔君上悖逆聖道搖惑民心三大罪。言方旦擁妻妾。廣田宅。爲子納官。交結勢要。其所造中說補。不外坐功鍊氣之術。而妖黨互相標榜。謂今之眉山。古之尼山。方旦亦全無畏忌。居之不疑。刊書流播。向在荆州軍前。煽惑兵事。後復徧遊江浙。乘輿張蓋。徒黨如雲。

遠近奔走。祈問吉凶。常聚至數千人。輒以小信小惠。勾連入教。雖漢之張角。元之劉福通。亦不過以是術釀亂。臣叨恩侍從。本無言責。因見邪教橫行。不勝憤激。具疏糾劾。得旨。朱方旦以市井匪人妄言休咎。詭立邪說。招致羽黨。誣罔悖逆。搖惑民心。情罪重大。此疏所劾俱實。著湖廣巡撫嚴拿究擬。在外督撫不先究擬。在外督撫不先究治。在內言官未曾糾劾。並嚴行申飭。

壬戌二月。九卿等議覆翰林院侍講王鴻緒疏參楚人朱方旦。自號二眉道人。陽託修煉之名。陰挾欺世之術。廣招黨羽。私刻祕書。其書有曰。古號爲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其徒互相標榜。有顧宏齊者曰。古之尼山。今之眉山也。陸光旭則曰。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吾師眉山夫子。朱程精理而不精數。大儒之用小。老莊言道而不言功。神仙之術虛等語。皆刊書流布。蠱惑庸愚。侮慢先聖。乞正典刑。以維世道。經湖廣總督王新命審實具題。朱方旦詭立邪說。妄言休咎。煽惑愚民。誣罔悖逆。應立斬。顧宏齊陸光旭翟鳳彩甘稱弟子。造刻邪書。俱斬監候。從之。又宗人府題。閒散宗室勒爾錦贈朱方

且至人里聖人堂匾額。原任湖廣巡撫張朝珍贈聖教帝師匾額。應行文巡撫王新命查其果有憑據否。或係朱方旦自行標榜。俟問明具題到日再議。上諭大學士等此事無庸行查。前勒爾錦領兵在荆州時。朕已聞此等事。曾諭彼時差去之人朕知朱方旦係狂妄小人軍機大事。萬不可聽其蠱惑。又對秦遣往軍前回時路經武昌。原任巡撫張朝珍向對秦云。朱方旦果一奇異神人。爾宜相會。遂接見以賓禮優待。由此觀之。勒爾錦等所贈匾額是眞。着卽議結。尋議勒爾錦見在羈禁。張朝珍已經病故。俱無庸議。得旨。張朝珍所廕世襲官革去。方旦既斬。其徒翟鳳彩顧宏齊亦於秋後處決。陸光旭放歸。蓋以宏齊嘗言今之眉山。古之尼山。光旭嘗言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我師眉山夫子。朱程精理而不精數。大儒之用小。老莊言道而不言功。神仙之術虛也。

西學東漸。新說漸盛。於生理。則發明思慮在腦。於推步。則發明地球繞日而行。已成定論。而當時以爲悖逆。蓋思慮在腦。則道學家之心學爲兩歧。地繞日行。則天圓地方地靜不動之舊說皆廢。故曆法早從西說。且世以西人爲欽天監

監正。然地動之說。則必以非聖無法絕之。可見當時我國儒者之心理矣。厥後又有欽天監南懷仁奏上所著窮理學一書。其言以靈魂爲性。謂一切知識記憶。不在於心。而在頭腦之內。語既不經。旨極刺謬。命立焚之。懷仁書之見焚。方旦身之見殺。其故一也。

方旦於未被戮前。漫游江浙。汪懋麟嘗著辨道論以闢之。可見方旦聲勢之盛。而文人不從其教者。辨駁之不能已也。文作於逮京出獄之時。及方旦得罪。自以辨道論爲有先見。實亦專制錮習。視時君之喜怒。爲文字之聲價耳。

德州新郎失蹤案

康熙初。孫某爲德州牧。嘗鞫一奇案。初。村人有爲子娶婦者。新婦入門。戚里畢賀。飲至更餘。新郎出。見新婦炫裝。趨轉宅後。疑而尾之。宅後有長溪。小橋通之。見新婦渡橋逕去。益疑。呼之不應。遙以手招壻。壻急趁之。相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數里。入村落。婦止。謂壻曰。君家寂寞。我不慣住。請與郎暫居妾家。數日便同歸省。言已。抽簪扣扉。軋然。有女童出應門。婦先入。不得已。從之。既入。則外舅

外姑皆在堂上。謂壻曰。我女少嬌慣。未嘗一刻離膝下。一旦去故里。輒戚戚。今偕郎來。甚慰係念。居數日。當送兩人歸。乃爲除室。牀褥備具。遂居之。家中賓客見新郎久不至。共索之。室惟新婦在。不知壻之所往。由此遐邇訪問。咨無耗息。翁媪零涕。謂其必死。將半載。婦家悼女無偶。遂請於村人父。欲別醮女。村人父益悲。曰。骸骨衣裳。無可驗證。何知吾兒遂爲異物。縱其奄喪。周歲而嫁。當亦未晩。胡爲如是急也。婦父益銜之。訟於庭。孫怪之。判令待以三年。存案遣去。村人子居女家。家人亦相忻待。每與婦議歸。婦亦諾之。而因循不卽行。積半年餘。心不安。欲獨歸。而婦固留之。一日。合家遑遽。似有急難。倉卒謂壻曰。本擬三二日遣夫婦偕歸。不意儀裝未備。忽遘閔凶。不得已卽先送郎還。於是送出門。旋踵急返。周旋言動。頗甚草草。方欲覓途行。回視院宇無存。但見高塚。大驚。尋路急歸。至家。歷言端末。因與投官陳訴。孫拘婦父諭之。送女于歸。始合巹焉。

青州詩扇案

青州范小山以販筆爲業。行賈未歸。妻賀氏在家。爲盜所殺。是夜微雨。泥中遺

詩扇一握。乃王晟所贈吳蜚卿者。晟不知何人。吳爲益都富人。與范同里。平日頗有佻達之行。故里黨咸信之。郡縣拘質。堅不伏。而慘被械梏。遂以成案。駁解往復。歷十餘官。更無異議。吳亦自分必死。囑其妻竭所有以濟煢獨。有向其門誦佛號千者。給絮袴。萬者結絮襖。於是乞丐如市。佛號聲聞十餘里。因而家驟貧。惟日貨田產以給貲斧。陰賂監者使市鴆。夜夢神人告之曰。子勿死。曩日外邊凶。目下內邊吉矣。再睡。又言。以是不果死。無何。祥符周櫟園侍郎亮工方爲登萊青道。慮囚至吳。若有所思。因問吳某殺人何據。范以扇對。周熟視扇。便問王爲誰。范云不知。又將爰書詳閱一過。立命脫其械。自監移之倉。范力爭。怒曰。而欲妄殺一人。便了却耶。抑將得讎人而甘心耶。衆疑周私吳。卽莫敢言。周標硃簽。立拘南郭某肆主人。主人懼。罔知所以。至則問曰。肆壁有東莞李秀詩。何時題耶。答曰。舊歲提學按臨。有二三秀才。飲醉留題。不知所居何里。遂遣役至日照。拘李。數日。李至。怒詰曰。既作秀才。奈何謀殺人。李頓首錯愕。但言無之。周擲扇下。令自視。曰。明係而作。何詭託王晟。李審視。云。詩果某作。字實非某書。曰。

既知汝詩。當卽汝友。誰書者。李曰。跡似沂州王佐。乃遣役拘王。王至。訶之。一如見李狀。王言此益郡鐵商張成索某書者。王其表兄也。周曰。盜在此矣。執張至。一訊遂伏。

先是。張窺賀美。欲挑之。恐不諧。念託於吳。必人所共信。故僞爲吳扇。執而往。諧則自認。不諧。則嫁名於吳。而實不期至於殺也。踰垣入。迫賀。賀以獨居。常以刃自衛。既覺。捉張衣。操刀而起。張懼。奪其刀。賀力挽。令不得脫。且號。張益窘。遂殺之。委扇而去。吳始悟裏邊吉乃周字也。然終莫解其故。後邑紳乘間請之。周笑曰。此甚易知。細閱爰書。賀被殺在四月上旬。是夜陰雨。天氣猶寒。扇乃不急之物。豈有忙迫之時。反攜此以增累者。其嫁害可知。向避雨南郭。見題壁詩與箑頭之作。口角相類。故妄度爲李。果因是而得眞盜。幸中耳。

沂州王氏女孕兒案

王成。沂州縣胥也。家距縣署二三里。以差務冗。輒不得返。家有妻一妹一。夙和好。炊爨縫紉之事。更相爲役。一日。成奉差往郯城。過家門。入焉。則妻方淅米於

庭。妹方製衣於室。成曳妻入臥闥。以久曠兩不自制。遂據榻淫焉。時當夏晝。妹以兄歸。當煑飯款之。輟所業。就井旁攜米入廚。復奔而告嫂。請具膳。方畧。則二人方裸而有事。妹默然出走。成事已。遽行。姑嫂炊飯飽餐。姑以所見詰嫂。嫂具告之。姑年方及笄。情竇初開。聆嫂言。頗領會。嫂又以成匆匆去。未暢其欲。偕姑入臥闥。現身說法。而兩陰相合。夫之餘精。流入姑之生殖器焉。逾數月。經閉。腹高。遂成孕。

姑已受同邑陳某聘。婚有日矣。爲舅所聞。疑而控之官。官訊姑。不承。訊嫂。亦不承。時成亦就訊。以爲職業雖卑。而家無男子。妻賢淑。妹幽嫻。斷無意外事。亦不承。案懸數月。姑果育男。呱呱者在抱矣。百喙莫解也。陳索聘物及退婚據。嫂不言。姑亦羞欲絕。而成終疑之。會新官李化龍至。李有廉能名。檢舊卷。得是案。曰。寃也。提成至。莫以對。曰。兒育乎。曰。育也。曰。奚乳。曰。別雇乳母也。李令挈兒至。則柔若無骨。李曰。得之矣。鞫之。得其實。俱依不應得而爲之事。依律治罪。照例取贖。判以兒給成收養。姑仍配陳某。兩家不得復生異議。案遂結。

陽穀血衣案

朱某。陽穀人。少年佻達。喜詼諧。以喪偶。往求媒媼。遇其鄰人之妻。睨之。美。戲謂媼曰。適睹尊鄰。風雅妙麗。若我續娶。渠可也。媼亦戲曰。請殺其男子。我爲君圖之。朱笑曰。諾。更月餘。鄰人出責負。被殺於野。邑令拘鄰保。鞫之。無端緒。惟媒媼述相謔之辭。以此疑朱。捕至。百口不承。令又疑鄰婦與私。搒掠之。五毒慘至。婦不能堪。誣伏。又訊朱。朱曰。細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旣使冤死。而又加以不節之名。縱鬼神無知。予心亦何忍乎。我實供可矣。欲殺夫而娶其婦。皆我所爲。婦實不之知也。問何證。答言血衣可證。及使人搜之其家。不可得。又掠之。死而復蘇者再。朱乃云。此母不忍出證據以死我耳。待自取之。因押歸。告母曰。予我衣。死也。卽不與。亦死也。均之死。故遲也。不如其速也。母泣入室。移時。取衣出。付之。令審其迹確。擬斬。再駁再審。無異詞。年餘。決有日矣。令方慮囚。忽一人直上公堂。怒目視令而大罵曰。如此憒憒。何足臨民。隸役數十輩將共執之。其人振臂一揮。頹然並仆。令懼。欲逃。其人大言曰。我關帝前周將軍也。昏官若動。卽便誅

卻。令戰懼悚聽。其人曰。殺人者乃宮標也。於朱何與。言已。倒地。氣若絕。少頃而醒。面無人色。及問其名。宮也。重撻之。盡服罪。蓋宮素不逞。知鄰人素逋而歸。意腰橐必富。及殺之。竟無所得。聞朱誣服。竊自幸。是日入公門。殊不自知。令問朱血衣所自來。朱亦不之知。喚其母鞫之。則割臂所染。驗其左臂。刀痕猶未平也。令亦愕然。後以此被參揭。免官罰贖。羈留而死。

新鄭張某失貲案

長山石進士宗玉為新鄭宰。適有遠客張某經商於外。因病思歸。不能騎步。賃手車。攜錢五千。兩夫挽載以行。至新鄭。兩夫往市飲食。張守貲。獨臥車中。有某甲過。睨之。見旁無一人。奪貲去。張不能禦。力疾起。遙尾之。入一村。又從之入一門。張不敢入。自短垣窺之。甲釋所負。回首見窺者。怒執之。指為賊。縛以見石。因言狀。問張。張備述其冤。石以無質實。叱去之。張竊謂官無皁白。石置若不聞。頗憶甲久有逋賦。但遣役嚴追之。逾一日。即以銀三兩投納。石問金所自來。甲答質衣鬻物。皆指名以實之。石遣役。令視納稅人。有與甲同村者否。適甲鄰人在。

便喚入。石問汝卽爲某甲近鄰。金所從來。當自知之。鄰人答不知。石曰。鄰人不知。必曖昧。甲懼。顧鄰人曰。我質某物。鬻某器。汝寧聞之乎。鄰人曰。然。固聞之矣。石怒曰。是必與某甲同盜。非窮治之不可。命取梏械。鄰人大懼。曰。我以鄰故。不敢招怨耳。今刑及己身。何諱乎。彼實刧張某錢。遂釋之。時張以喪貲未歸。乃責甲押償。

于清端折獄

康熙辛酉。永寧于清端公成龍督兩江。按部至高郵。適巨紳家將嫁女。奩具甚富。夜被偷兒席卷而去。刺史無術。清端傳令諸門閉。止留一門。放行人出入。吏目守之。嚴搜裝載。又出示諭闔城戶口。各歸第宅。候次日查點搜掘。務得贓物所在。乃陰囑吏曰。設有城門中出入至再者。捉之。過午得二人。一身之外無行裝。曰。此眞盜也。二人詭辯不已。令解衣搜之。見袍內著女衣二襲。皆奩物也。蓋恐次日大搜。急於移置。而物多難攜。故密著之而屢出也。

清端初爲邑宰時。至鄰邑。日經郭外。見二人以牀舁病人。覆大被。枕露髮。簪鳳

釵一股。側眠牀上有三四健男夾隨之時。更番以手擁被。令壓身底。似恐風入者。少頃。息肩路側。又使二人更相爲荷。清端過。遣隸回問之。云是妹疾垂危。將送歸夫家。清端行二三里。又遣隸回視其所入何村。隸尾之。至一村舍。兩男子迎之入。還白清端。清端詢其邑宰。城中得無有刼盜否。宰云無之。時功令嚴。上下諱盜。故卽被盜賊刼殺。亦隱忍不敢言。清端就館舍。令僕訪之。果有富室被強寇闖入。炮烙死矣。乃喚其子來。詰其狀。子固不承。清端曰。我已代捕。巨寇在此。非有他也。子乃頓首哀乞。求爲死者雪恨。乃往見邑宰。差健役四鼓離城。直至村舍。捕得八人。一鞫。盡伏罪。詰病婦何人。盜供是夜同在勾欄。故與妓女合謀。置金牀上。令抱臥。至窩頓處。始瓜分。人皆服清端之神。或問所以能知之故。則曰。此甚易解。但人不關心耳。豈有少婦在牀。而容人入手於衾底者。且易肩而行。勢甚重。交手護之。則知其中之有物矣。若病婦昏憒而至。必有婦人倚門而迎。今止見男子。並不驚問一言。是以確知其爲盜也。

捕朱光輔案

康熙朝江蘇巡撫韓世琦奏爲明遺孽朱光輔與朱拱棡潛住松江泗涇龍珠菴。結黨謀叛。知府張羽明發覺。獲得周王僞寶僞劄號旗並同謀各犯姓名。拱棡知事泄。將光輔託僧六如擁護。挺身而逃。於是僞總兵金宗美宗翰僞游擊陳山僞糧道邵台臣僞練兵官陳爵僞書記胡文閣僞儀賓趙十良等八十餘人。皆凌遲。株連者無算。其實所謂總兵等者悉市井小民。而光輔拱棡之果有其人否。尚未可知。嚴緝竟不獲。羽明欲圖超遷。力興大獄。未幾。革職去。

朱三太子案

張先生者。初不知其何許人也。康熙癸亥春。蓬萊李方遠晤之於路氏筵次。見其丰標秀整。議論風生。因私詢其從來。主人曰先生姓張。字潛齋。浙中名士也。學淵博且工手談。精音律。今爲張氏西席。特邀之與會飲春酒耳。是日賓朋雜沓。張與李情意殷殷。若素相識。越二日。投刺謁李。以綾質詩扇爲贈。自是爲文字之交者半載餘。一日。張忽過李。言欲附舟南行。來告別。家有數口。米薪悉出自居停。但月須錢千文爲蔬菜資。李唯唯。乃按月遺送。如是者又半載餘。乙丑。

李赴春闈。旋歸。知張已攜眷南旋矣。自此不相問者十餘年。丙子。李任饒陽縣令。兼署平山。會噶爾丹叛。李措辦軍需。日無寧晷。張至饒訪李。李無暇與談。匆匆謝之。

丙戌季冬。李解任家居。張偕二子至。曰。江左連歲水荒。不得已。就食山左。弟子張岱霖家。今請求薦一館以餬口。李曰。歲暮矣。他家來歲之館。久已聘定。予有孫數人。皆童蒙。幸爲不屑之敎。可乎。張曰。善。因留居焉。亦時至岱霖家。旬日郎旋。戊子初夏四月初三日。李方與張奕。忽有營兵官役捕張之父子及李。去解至省城。撫軍坐後堂。藩臬列左右。旁無一役。先問李曰。爾讀書爲官。當知理法。何窩藏朱某爲不軌事。李曰。予僅知讀書。門外之事。亦不與聞。不知誰爲朱某。予從不敢作犯法事。撫軍曰。汝家塾師爲誰。李曰。塾師爲張用觀。南方人。二十年前。在東平州張家設帳。曾識之。前年十二月。其父子來吾家。諄言尋館度日。予有孫數人。乃令從之讀書。朱之不法事。實不知也。撫軍曰。彼在南方姓王。山東姓張。汝不知乎。李曰。不知。又喚張父子至。問曰。汝何人。曰。吾乃先朝皇子朱

慈煥。原封定王。事至今日。不得不說實情。又問曰。汝何以在浙。曰。崇禎末年流賊圍京城。先皇將吾交王內官。匿民間。城破。王獻之闖賊。闖又交杜將軍。未幾。吳三桂與大兵殺敗流賊。各自奔逸。賊中有一毛將軍。攜吾至河南。棄馬買牛。種地年餘。當道查捕流賊甚急。彼遂拋吾而逃。時吾年甫十三。自往南行。至鳳陽遇老鄉紳王某者。曾爲先朝御史。執手悲泣。留於其家。遂改姓王。偕其子同學讀書。又數年而王病故。吾年十八九。乃渡江而南。投寺削髮。後游浙。止一古刹。有餘姚人胡姓。亦宦裔。偶來寺。與我談經論文。大詫曰。子才學如此。何爲流於空門。乃延至其家。改易衣帽。勸蓄髮。其室旁有小園半畝。茅屋數間。俾吾居其中。後又以女妻焉。此吾所以爲浙人而曰王某也。撫軍曰。今有江南兩處叛案。皆稱扶爾爲君。恢復明朝。爾往浙中質之。時四月初六日也。

當日。撫軍將口供繕寫題疏。即將張與李起解南行。縣轎四乘。解官數員。爲東兗道蕭某。撫標中軍陳某。都司張某。及守備千把等。率領馬步兵數百。及沿途接者。日有千人。十四日。至淮安易舟。二十二日。至杭州。在貢院質審。上坐者欽

差少宰穆旦。次鎭杭將軍。次兩江督。次浙閩督。次蘇撫于。次浙撫王。問張曰。汝是王士元乎。張曰。吾本姓朱。名慈煥。改名王士元。是實。又問曰。汝旣爲朱某。朝廷待汝不薄。何爲謀反。曰。吾數十年來改易姓名。冀避禍耳。今上有三大恩於前朝。感戴不忘。何嘗謀反。又問曰。三大恩爲何。曰。流賊亂我國家。今上誅滅流賊。與我家報仇。一也。凡我先朝子孫。從不殺害。二也。我家祖宗墳塋。今上躬行祭奠。命人洒掃。三也。況吾今年七十五歲。血氣已衰。鬚髮皆白。乃不反於三晉變亂之時。而反於淸寧無事之日乎。且所謂謀反者。必占據城池。積草屯糧。招軍買馬。打造盔甲。吾曾有一於此乎。吾因年荒米貴。在山東敎讀度日。居近通衢。密邇京師。尙敢有謀反之事乎。問官曰。今有大嵐山叛賊張某口稱保汝。何得強辨。遂帶張至。時李與張同在案前。問曰。汝認誰是朱某。張熟視之。曰。不認。又問曰。汝前供扶助朱某。今日何又不認。張曰。第假其名義以煽動人。實不相識。又問李曰。彼在汝家敎讀時。亦知其姓朱乎。李曰。知其姓張。且不知其姓王。又問曰。張在汝家將二年。汝豈不知。可實言。李曰。彼在我家。亦西賓耳。我曾爲

命官。先人曾受誥封。朋友重乎。君父重乎。我縱不知輕重。也知利害。我若知情。豈不藏之深山幽谷。而乃令居我家。在官道之旁。與城市親知飲酒作詩。人雖至愚。不至於此。又問李曰。汝言飲酒作詩。都是何類人。李曰。我尙不知。何况他人。東平汶上之士人。求其寫册頁及扇者不止一人。大人體皇上好生之心。亦不肯波及無辜之士。况山東至浙江。隔二三千里。南方之事。何從得知。今在臺下。如對天顏。不敢一字虛僞。

至是上坐者諭臬司曰。朱某李某均非強盜。可將獄神廟收拾潔淨。茶飯留心照管。委官看守。是晚。卽宿獄廟。時有委員二人。一靳一陳。又有千夫長魯姓者。豪爽人也。見朱李而深敬之。朝夕談笑。或對楸枰。或觀雜傳。聚飲歡歌。忘其身在囹圄中矣。月餘。將東平州張某解到。遂提張李同至後堂。張已先在。審官仍六人。問李曰。張某供稱朱某在汝署主稿。汝與朱深交。張僅有一面之識。然乎。李曰。凡州縣官主稿者非刑名。卽錢穀。朱某只能作詩下棋。我請其主棋稿乎。主詩稿乎。彼時皇上親征噶爾丹。我又代理平山兩縣。晝夜措辦軍需。朱某過

饒。次日即行。送贓則有之實無主稿之事。二十年前彼曾在張家教讀。咎亦在張家。彼時我方識之。張某汝今在公堂上。須實言。天地鬼神。庸可欺乎。張語塞。又問朱曰。汝識張否。朱曰。彼從我讀書數年。是我之學生。豈不識之。問官遂大怒。嚴刑究訊張某。既而江南解一和尚至。太倉奸僧也。素行不端。曾鑄假印。僞造定王劄符。給與愚民。煽惑作亂。及提朱對證。又云不相識。惟與賊黨葉某爲異姓兄弟。而又締姻盟。事犯於江寧。既被緝獲。遂解杭。

迨部覆至。見判語云。朱某雖無謀反之事。未嘗無謀反之心。應擬大辟以息亂階。細詢李某。堅供不知情。然在伊家捉獲。且住有年餘。說不得不知情。合以知情而不出首之例。流徙三千里。至是遂以簽發寧古塔定案矣。旨云。着穆旦多加兵丁。沿途防護。將朱某帶至京中。問明正法。時七月十一日。將大嵐山衆犯處決。十二日。登舟起解。十五日至蘇。因尙未發落太倉奸僧。又住月餘。分羈兩處。至八月二十三日。復登舟北行。至淮安易騾轎。九月十七日入都。朱送刑部獄。李在戶圈。越數日。即將牽連人百餘名。分三起充發。一寧古塔。一齊齊哈爾。

李發伯都訥。朱卽棄市。時朱家在餘姚。有一妻二子三女一媳。聞事發被捕皆投繯。六命俱盡。朱某。初曰張潛齋。亦曰王士元。卽世所傳朱三太子是也。或曰。朱三太子乃楊起隆所託名。令其黨李株等。糾約滿洲各官家奴。將於元旦起事。經監生郎廷樞上書告變。聖祖密遣捕獲株等二百餘人誅之。謠言始息。起隆旋亦就獲。處以極刑。

石天際冤獄

石嵛森。字天際。湘潭歲貢生。少負儁才。與兄嵋森俱有文名。倜儻尚氣節。見義必爲。康熙初。旣平三藩。有詔蠲免丁糧。楚中過兵之地。所當免者十數年。銀穀累千萬。有司格沮上恩。征歛如故。時天下初定。民惴惴畏法吏。無敢言者。嵛森獨憤曰。此亡明之故轍。聖世乃有此乎。卽走京師。詣臺部。莫敢爲通。乃懷書俟車駕出伏道旁。稱冤。聖祖覽其詞。交刑部訊狀。給勘合。馳驛送武昌。令督撫案問。事得直。而石天際之名動天下。

會武昌夏逢龍亂。湘撫乃假交通叛黨名。令湘潭令楊篤生收之獄。其子觀往

省之。吏並捕觀論殺。商民大憤。聚數百人。欲劫出之。乃即就城下刑之。然天際在武昌聞亂後。自蜀還湘潭時。所止宿處。悉題名記日月。及被收。持此自雪。有司不能傅之罪。故雖殺之而不能具獄。因祕焉。既而部選天際爲學官。乃厚賂其家。令具呈報病死。篤生竟以殺天際功擢知府。

粵東老龍船戶案

康熙戊辰冬十月。高唐朱宏祈制軍徽蔭總制粵東時。往來商旅。多告無頭寃狀。往往有千里行人死不見尸。甚至數客同遊。全絕音信者。積案累累。莫可究詰。初告。有司尙發牒行緝。投狀既多。遂置而不問。朱蒞任。稽舊案。狀中稱死者不下百餘。其千里無主者。更無算。朱駭異慘怛。籌思廢寢食。徧訪僚屬。迄少方畧。於是潔誠熏沐。致檄於城隍之神。已而變食齊寢。恍惚中見一官僚。搢笏而入。問何官。答云。城隍劉某。將何言。曰。鬢邊垂雪。天際生雲。水中漂木。壁上安門。言已而退。既醒。不解隱謎。輾轉終宵。忽悟曰。垂雪者。老也。生雲者。龍也。水上木爲船。壁上門爲戶。合之非老龍船戶也耶。蓋省之東北有小嶺。曰藍關。源自老

龍津。以達南海嶺外巨商。每由此假道以入粵。乃遣武弁。密授機謀。捕龍津駕舟者。次第擒獲五十餘名。升堂鞫之。果皆不械而服。蓋寇以舟渡爲名。賺客登舟。或投蒙藥。或燒悶香。使客沉迷不醒。而後剖腹納石。以沉於水也。自是以後。害遂絕。

嘉定浮賦三大獄

蘇松太爲東南財賦之區。而賦額之重。亦莫蘇松太若。自明已然。上溯之。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之。比常州多三倍。比鎭江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以肥磽而論。江蘇一熟。不如湖廣江西之再熟。以廣狹而論。二百四十弓爲畝。不如他省三百六十弓或五百四十弓之爲畝。而賦額獨重。斯民之所以重困。而蠲減之虛文。終不能實惠及民也。

國初。屢詔蠲蘇松太浮賦。而以寬大之典。反興大獄者。則莫如嘉定三大獄。查愼行送孫致彌詩。謂危機翻自詔恩來。固已言之有沈痛也。茲述三大獄之始末如左。

順治丁酉詔蠲辛卯壬辰錢糧。戊戌詔蠲癸巳甲午錢糧。戶部以嘉定紳衿自辛卯至丁酉積欠八九十萬兩。題請嚴追。並清察官儒積逋。造册解京。蓋順治時沿明例。進士戶田二千四百畝。舉人戶田一千三百畝。編立賓號。生員戶田一百七十畝。編立歸號。尚有客戶冒濫及義圖等項。咸在其中。時奏考尚寬。有司例不徵。此因循不完。故有此數。部議。紳欠五百兩以上。衿欠二百兩以上。解部處分。蘇撫朱國治嚴治其事。號曰抗糧。委兵備道王紀到縣。收紳衿欠百兩以上者。共一百七十餘人。閉於尊經閣。諭令十日完淸免解。人皆破家蕩產。甚有鬻子女者。仍未清完。遂解省。分三等覊管。全完者覊玄妙觀。承天寺。完半者覊鋪。全欠者監禁。又勸全完者代衆完納。至秋完清。同求免解。俱繫西察院候旨。閱兩月奉旨釋放。庚子年終報銷。國治將蘇松常鎭四府併溧陽一縣抗糧紳衿造册題參。共一萬三千五百十七人。俱斥革。欠分釐者亦不免。嘉定一學。僅存二人。其未完之紳衿。則解道覊管。候撫咨解。康熙壬寅。蘇撫韓世琦奉旨特赦。此一事也。

江寧衛運軍議加行月糧始於順治甲午。計十一萬六千兩。除分派泗州安東興化溧水外。嘉定獨加五萬三千八百兩有奇。丙申丁酉兩年。各先徵一半。時歲洊饑。衛弁持檄至。曰奉旨加漕。民倪拱辰陸秀德等斥之曰。此非漕也。行月糧耳。所派地與數。非旨也。乃傳糧道（傅作霖）混申之牒。蔡總漕（世英）駁而未定之額耳。以派支言之。嘉定所派。衛爲蘇州爲太倉爲鎭海。若江寧諸衛。有原派之縣在。不應越而問於嘉。以嘉定言之。歲以七萬三千九百漕折銀解京矣。又責以五萬四千解江寧。是兩漕也。且他邑折漕。石止五錢。嘉則石七錢矣。又輸官布九萬五千餘疋。亦不應復派。以衛額言之。漕船一千二百七十四。行糧給本色。每船米三十六石。積之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四石。月糧亦如之。而本折各半。其支給也。於南米。於南屯。南米十八萬九千八百九十餘石。南屯十六萬二千八百十四石。共三十五萬二千七百餘石。是額也。先以十一萬七千三百八石五斗給運軍。後以二十四萬石分給駐防兵士。是行月糧未嘗或缺也。又不應復加。今之議加者。在月糧之半折。在半折之石加五錢。無論嘉定之不堪加。折色

之不應加。加之不應五錢。卽應五錢。亦僅一萬一千四百有六兩耳。隨漕而攤之通省。畝不過毫。獨責之改折五州縣。畝不過分。卽使橫坐於嘉。亦畝不過九釐。何故而有此五萬三千八百兩之額。畝有九分四釐之增。民實不服。衞弁語塞去。未幾復至。知縣潘師質被劾。逮繫江寧。乘間赴秦淮死。拱辰等控之部科。湖廣道監察御史馮班特疏請蠲。部議覆定加編月糧折色銀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兩。均派五州縣。嘉定以漕額獨多。加編二萬六千七百六十九兩有奇。諸運軍銜拱辰等不置。嗾布政司逮鞫。坐以阻撓軍需之罪。大杖笞之。荷校暴日中死。師質以壬寅提羈江寧。自沈秦淮時。賦詩繫臂以見志。其詩云。家山何在遠相望。六上公車空自忙。只爲散材膺劇邑。難逃臣罪挂王章。秦淮六月愁無限。練水秋風恨轉長。未報君親虛嗣續。誰收枯骨葬江鄉。聞者莫不墮淚。歿後猶以公債未清。勾提家屬。產盡嗣絕。僅存其妻葉氏。其妻弟葉雲仍自江右赴吳斡旋。三載始得歸。嘉定人士醵金助之。贈詩以彰其義。侯旭詩云。秋來風日還佳否。老穉聯翩攜社酒。哭奠當年潘令君。力爲民生甘隕首。我公爲民不

顧身。秉心剛直同松筠。志效聖賢爲經濟。命與時左空沉淪。迄今公逝十餘稔。道旁猶唱高劉本。高旌劉志嘉俱嘉邑庠生爲蝕加漕假印事露民憤立斃之陳屍神廟潘以此坐誤嘉人編成唱本 每恨無能叩九閽。璽書褒美賢令尹。何事誅求累葉公。餐風戴月來海東。意氣如雲腸似雪。三年困頓悲途窮。旅況蕭條歲月改。一生一死交情在。古來俠士即仁人。拯溺救焚端所賴。功成事畢整歸鞭。兀首還將經史參。瓊林處左遙相待。竚望臨流了宿緣。此又一事也。

康熙己巳。又有部費之獄。其在丙申年。蠲蘇松常鎭淮揚地丁之半。嘉定以折漕不得與。甲子。蠲漕糧三分之一。嘉定以無米可蠲。不得與。丁卯。蠲本地未完地丁及戊辰地丁。嘉定復以折漕不得與。於是知縣聞在上諸生張凝祉訴之巡撫洪之傑。之傑允入告。謂須預籌部費。在上因與紳士議。每排各輸公費。並函屬嘉紳庶吉士孫致彌在京挪墊。始得覆蠲。淮免。旋遣副貢生汪繼實等匯銀入京歸款。明年。奸民曹明等以科斂控之巡撫陶章。又控之總督。詞連本邑進士趙俞等三十五人。又以危言撼章。章不能諱。遂會督漕上聞。逮在上及繼

實張瑄汪文懿三十六人下獄會鞫。在上疊受嚴刑。經承朱其祥供收銀三萬七千兩。並供寄頓監收主名。遂逮繫諸有名者。而在上匯京之銀。供係王霖說收受。霖說者。華亭戶部尚書日藻弟也。覆審時。復於原供外。勒供徐樹敏徐師魯收受若干兩。於是江督傅臘塔劾刑部尚書徐乾學子姪交結巡撫招搖競利。獄成。霖說樹敏在上凝祉擬大辟。致彌師魯擬絞。之傑已故免議。餘徒四人。杖六人。黜革稼實及武舉蕭璞諸生陸培遠馬翼監生戴鑑沈日宣等三百人致彌霖說師魯次第捐贖。稼實瘐死。壬申結案。諸生免議者十三人。乾學慰趙俞詩云。虛舟飄瓦事無端。吏議深嚴帝詔寬。憐爾成名翻失意。幸余旋里得休官。網羅罹及驚磨蠍。骨肉生還穩挂冠。不用恩牛幷怨李。螺峯相見夢魂安。查愼行送致彌罷官就訊感憤成詩云。蒼狗如雲極可哀。危機翻自詔恩來。家承忠孝身尤重。（致彌爲明登萊巡撫孫元化之後）禍起衣冠勢易摧。善不可爲寧論惡。人皆欲殺我憐才。乾坤直似蝸廬窄。懷抱殊非醉始寬。此又一事也。

康熙庚午吳廟大獄

康熙庚午哭廟大獄。吳中名士同時就戮者。自金人瑞而外。有倪用賓沈琊顧偉業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姚剛徐玠葉琪薛爾張丁子偉王仲儒唐堯治馮郅十八人。家孥財產。皆籍沒入官。其被株連而軍流禁錮者無算。蓋吳多講學之社。明亡而猶盛。各立門戶。人瑞游其間。多調和之。名譽尤著。所至傾倒一時。遇貴人。輒嬉笑怒罵以爲快。故及於禍。獄之初起。廷意欲羅織名士以絕清議。苦無辭。乃藉哭廟事除之。謂爲大不敬。駢戮之。當無異言。國喪故事。各省巡撫巡按例率官紳設位哭臨。禁婚樂。蘇亦舉行哭臨大典。當事者已戰兢惕厲。罔敢顚越。而人瑞卽率諸生入。進揭帖。繼至者千餘人。揭帖所陳。以吳縣令濫用非刑。預徵課稅也。哭臨者大駴。命械之。衆大譁。人瑞於獄中上書千餘言。多所指斥。巡撫朱某密奏。有敢於哀詔初臨之下。集衆千百。上驚先帝之靈。似此目無法紀。深恐搖動人心等語。朝廷固深惡誹語也。至是。命大臣訊之於江寧。讞成。不分首從。凌遲處死。沒其家孥財產。講學之社自是絕矣。

人瑞本姓張。字若來。倜儻不羣。少補長洲博士弟子員。後以歲試文不中程式。黜革。及科試。卽以金人瑞名就試。拔第一。案發。妻子流寧古塔。嘗於獄中作家書曰。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相見。不然。死矣。當時同繫者十八人。獄卒白某憐之。陰維護之。至七月初一日。白當更代。乃入謂曰。衆相公皆良善人。但都爺作對。罪已甚重。不可挽矣。所望者。皇恩卽有大赦耳。我今日去。恐不能復相見也。倘有家書。可速付我。當爲寄去。於是衆人作書。或殘柬。或斷紙。皆有皇恩大赦之言。而不知爲白之慰詞也。

鄒流騎以刻鹿樵紀聞繫獄

太倉吳梅村祭酒偉業。曾撰綏寇紀略一書。原名鹿樵紀聞。身後亦幾成大獄。觀施愚山致金長眞書。卽可見之。書云。梅村鹿樵紀聞一編。鄒流騎以故人子弟之義。賣屋爲任欹劂。一備放失舊聞。一以表章前輩箸述。良爲勝事。但不合輕借當時名流姓氏參評。致有此舉。蓋懲前史之禍。（卽莊氏史案）不得不申明立案。

非有深求於鄒也。聞書中絕無觸犯，惟凡例所列大事記。似爲蛇足。今拘繫起解。舉家號哭。悉焚他書。笥橐爲空。毘陵士大夫莫不憐之。鄒既貧且老。莫爲援手。萬一決裂。不特鄒禍不測。且恐波及梅村遺孤。惴惴巢覆是懼。夫東天下文士之手。寒地下先輩之心。或亦當世大賢所不忍爲也。

康熙己卯順天科場案

自順治丁酉以後。科舉不得志之士。動輒造作蜚語。至興大獄。康熙己卯。李蟠姜宸英典順天鄉試。有老姜（姜借作薑字）全無辣味小李大有甜頭之謠。因是下獄。李謫戍。姜以老病卒於請室。

是役也。姜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同官簠簋不飭。爲言路所劾。遂牽連下獄。朝士皆知其無罪。顧以其事涇渭各具。當自白。乃發憤。死刑部獄中。時王文簡公士禎方官刑部。歎曰。吾在西曹。使湛園以非罪死。愧何如矣。湛園。姜之號也。

郭琇以父冤受勘治

康熙時。卽墨郭總憲琇。以直聲震中外。總憲鐫職家居時。佛倫爲山東巡撫。劾其父景昌原名爾標。曾入賊黨。伏法。並誣其私改父名。濫請封典。部議追奪。並奪總憲冠帶。逮赴江寧勘治。議遣戍。得旨寬免。後再起。督湖南。時湖南專設總督也。入覲。具疏訟冤。臣父郭景昌係縣庠生。邑匪郭爾標無妻室。安得有子。不知佛倫何所聞而誣衊若此。佛時已入相。聖祖親詰問。以舛錯對。命仍給誥軸。

陳恪勤詩案

陳恪勤公鵬年。中康熙辛未進士。以大學士張文端公鵬翮薦。出知江寧府。康熙癸未。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帳名欲加稅。陳不可。乃以其將明平康廢基造行宮事。謂爲大不敬。劾之。遂落職。下獄。或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爲守者李丞偵知。杖卒四十。曰。與一勺水者如之。陳自問命絕矣。適浙撫趙恭毅公申喬過之。叱獄官。得以生。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尋起任蘇州知府。陳守江寧時。嘗以啓事未屈一膝。爲總督噶禮所劾。及守蘇。又被劾。則以挾不拜爲師之嫌。且蘇撫張清恪公伯行以糾發科場關節事劾噶。陳實助之也。至

是。益怒陳。謂其所著重游虎邱詩含譏刺。以爲誹謗。按句旁註而奏之。摘印。下獄。聖祖詔曰。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命。命復其官。尋擢霸昌道。

陳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年蹤跡鳥魚知。春風再埽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遝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欄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刪除半晌間。青鞵布襪也看山。離宮路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楝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鷗盟兩字。指爲鄭經。謂陳陰通臺灣。幸聖祖知其誣。不之究。不然。南山集不得獨爲大案矣。

何之杰詩獄

蕭山何之杰字毅庵。明諸生。毛大可見其詩而愛之。嘗出己詩與何及徐孟調之詩合爲一集。名曰越州三子。實不知其詩之有避忌否也。一日。有言毅庵作詩刺當道者。守令得其詩。無如何。乃搜其舊稿。指摘之。謂犯國禁死罪。係纍之。以兵押之渡江。投和碩康親王軍門下。杭紹二守會勘於吳山之城隍廟。毅庵

對簿。無所詘。有委員大聲詰之曰。日重光。何也。毅庵曰。頌禪代也。東朝繼世。與與王嗣國。凡有光於前代者。當時皆頌曰重光。虞書曰重華協于帝。孟子曰。於湯有光是也。此樂府題也。詰者曰。何以曰紀遼東。毅庵曰。此亦樂府題也。隋帝征遼東而詩紀其功。凡後儒之頌功德者。皆得和之。我太祖不嘗下遼東乎。夫遼東爲勝國之地。謂當諱之。吾不解也。詰者曰。明朝者何。毅庵曰。詰旦也。以詰旦而爲勝國。則會朝清明。不惟在明朝。且在本朝矣。詰者曰。清戎者何。毅庵曰。清軍也。以戎兵而爲戎敵。則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不惟戎徐戎。並戎周宣矣。詰者曰。然則曷爲夷。毅庵曰。裔也。舜東夷。文王西夷也。且夷與夏對。今我有方夏。煌煌三祖。蒞中國而撫四夷。誰夷我者。夷我者。大逆。當反坐。詰者曰。曷爲虜。毅庵曰。擄也。成爲王。敗爲虜。寇不敢以明爲虜。以明本王也。寇雖勝。然亦未底於成也。若我則成之者矣。且我自敗寇以來。南征北討。其自中及外。何一非我所虜乎。而反以虜我。大逆。當反坐。詰者無以應。乃曰。評選汝詩者誰也。毅庵曰。一徐緘。死矣。一毛奇齡。見爲文學侍從之臣。恐非此所能詰者。況行文舊習。評與

選皆身爲之。固未嘗出二人也。

時巡撫金某督學王某皆儒臣。皆言諸所詰不當。入官無學術。徒多事。貽笑士類。聖天子儻聞此。將以我輩爲何如人。而按察佟某直據嘉興錢氏例。凡舊刻文卷。有國諱。勿禁。其清明夷虜等字。則在史館奉上諭。無避忌者。乃責紹興知府胡某蕭山縣劉某各記過一次。使自新。而毅庵竟免。

先是。康熙癸亥。浙省修通志。當道聘毅庵入館。纂修人物志。其有不得者。悉思於此。齮齕之。至是散去。會聖祖謁禹陵。毅庵迎駕望京門外。獻南巡頌十章。上命收其帖。及還京。特註毅庵名。並書其頌。敕總督王某訪里居所在。奬之。乃屏跡東郊。與武進士張某道士蔣某講參同之學以終老。大可名奇齡。孟調名緘。

錢謙益有學集案

錢謙益所著有學集。風行一時。而身後乃被禁書毀板之禁。蓋以其詩文有憤激詛詈之語也。其第三卷中有和燒香曲。可與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參觀。曲云。下界伊蘭臭不收。天公酒醒玉女愁。吳剛盜斫質多樹。鸞膠鳳髓傾十州。玉

山岢峩珠樹泣。漢宮百和迎仙急。王母不樂下雲車。劉郎猶倚小兒立。巽香如豆著銅鐶。曼倩偸桃爇博山。老龍怒鬬搜象藏。香雲罨藹通九關。鬻香長者迷處所。靑蓮花藏失香譜。靈飛去挾返魂香。玉杖金箱茂陵土。烟銷鵲尾佛鐙紅。夢斷鐘殘鼻觀通。雞林香市經遊處。彩袖濃熏盡逆風。

投筆集諸詩有全首指斥者。有學集詆諆各語。所言皆薙髮滿語二事也。文如高會堂酒闌雜詠序云。歌聞敕勒。祇足增悲。天似穹廬。何妨醉倒。詩如次韻贈別友沂云。髡鉗疑薙削。壞服覓儔侶。袁節母壽詩云。碣石已鐫銅狄徙。天留一媼挽頹綱。又云。馬沃市場餘苜蓿。婢膏胡婦剩燕支。吳期生生日云。春酒酌來成一笑。黃龍曾約醉深巵。簡侯研德云。國殤何意存三戶。家祭無忘告兩河。虎邱舟中戲張稚洪云。紙帳梅花檀板月。夢魂不到黑山邊。題京口避風館云。朔風吹動九天昏。四壁明鐙笑語溫。可歎爰居無屋止。避風常向魯東門。放歌行云。三王五伯迭整頓。君臣將相同拮据。撐天拄地定八極。爲此衣冠禮樂爭寰區。東門嘯戎索。北落移天樞。鞣衣笑神禹。好冠詫句吳。又云。閶門飛閣瓦欲流。

毒霧腥風滿阡陌。孫郎長筵勸酒云。東門銅狄不相待。麻姑筵前見桑海。燕山馬角可憐生。揚州鶴背知誰在。天闕漢口未通津。銀海又報生埃塵。漁陽白雀自賓主。魚鳧杜宇猶君臣。補山堂云。宵來光怪橫甲兵。彌天倒瀉脩羅雨。題菊齡圖云。顧影不須嗟短鬢。黃花猶識晉衣冠。歸立恭畫像云。周冕殷冔又刼灰。緇衣僧帽且徘徊。乳山道士勸酒云。蒼鵝崇朝起池水。杜宇半夜啼居庸。銅人休嗟治新鑄。銅駞會洗塵再蒙。南樓云。南戎江山半壁新。月華應不染胡塵。寒夜記夢云。陰火吹風撲鐙燭。鬼車載鬼嚎檐端。須臾神鬼怒交鬭。朱旂閃爍朱輪殷。相柳食山腥未慭。刑天爭神舞不閒。天吳罔兩助聲勢。海水矗立地軸掀。飲酒雜詩云。夢得朱囑書。旁行寫復復。不辨科斗文。神官爲我讀。又云。聖人必前知。卓哉我高皇。天文清分野。兩戎分針送。躔度起斗牛。天街肅垣牆。篇終載箕尾。尾閭憤隄防。眇然龜魚呈。海底沈微茫。卓犖世史書。濬臣提正綱。戎夏區黑白。亘古界陰陽。石屋閟光怪。化爲魚鳥章。高秋風雨多。夜起視襲藏。丙戌七夕云。閶道垣牆總罷休。天街無路限旄頭。生憎銀漏偏如舊。橫放天河隔女牛。

海客釣鰲圖云。貝闕珠宮不可尋。六鰲風浪正陰森。桑田滄海尋常事。罷釣何須歎陸沈。次林茂之韻云。殘書繙罷劫灰過。汗簡崔鴻奈史何。貢矢未聞虞服少。專車長誦禹功多。荒唐浪說程生馬。訛謬眞成字作他。東海揚塵今幾度。錯將精衞笑塡河。又云。地更區脫徒爲爾。天改撐犂可奈他。又云。茫茫禹跡今如此。憤憤天公莫怨他。次茂之申字韻云。先祖豈知王氏臘。邊人不解漢時春。新安王氏收藏目錄云。滄桑以來六百殃。飆迴霧塞何茫茫。昆明舊灰鑠銅狄。陸渾新火炎崑岡。乘輿望御委塵土。武庫劍履歸昊蒼。砲火蕩拋琬琰字。馬牛蹴蹋金玉相。夏日燕新樂小侯云。雖無法部仙音曲。也勝陰山敕勒歌。嚴祠云。林木猶傳唐痛哭。溪雲常護漢衣冠。西湖雜感云。歌舞夢華前代恨。英雄復漢後人思。又云。昔叩于公拜綠章。擬徵楛矢靖東方。鴟夷靈爽眞如在。銅狄災氛實告祥。又云。堤走沙崩小劫移。桃花務面柳攢眉。青山無復呼猿洞。綠水多爲飲馬池。善舞獼猴徒跳盪。能言英武學侏儒。祇應鷲嶺峯頭石。卻悔飛來竺國時。又云。匼帀湖山錦繡窠。腥風殺氣入偏多。夢兒亭裏屯蛇豕。教妓樓前掣駱駝。

粉蝶作灰猶似舞。黃鶯避彈不成歌。斷風渡馬中流飲。顧影相蹄怕綠波。又云。青衣苦效侏儒語。紅粉欣看回鶻人。又云。鶯斷麴裳思舊樹。鶴髡丹項悔初衣。題丁老畫像云。髮短心長笑鏡絲。摩挲皤腹帽簷垂。不知人世衣冠異。只道科頭岸接䍦。京口觀棋云。渭濱方罫擅長安。紗帽褒衣揖漢官。今日向君談古事。也如司隸舊衣冠。懷嶺外四君云。朔雪橫吹銅柱殘。五溪雲物淚汍瀾。法筵臘食猶周粟。壞色條衣亦漢官。徐武靜生日云。毳帳圍廛里。穹廬埒堵牆。駱駝銜燕寢。雕鶯撲迴廊。綠水供牛飲。青槐繫馬樁。金扉雕綺繡。玉軸剔裝潢。篳篥吹重閣。胡笳亂洞房。老夫殊毷氉。吾子剩飛揚。霞老置酒記事云。兵前吳女解傷悲。霜咽琵琶戍鼓催。促坐不須歌出塞。白龍潭是佛雲堆。茸城惜別云。蘭錡羝羊觸。罘罳凍雀穿。左言童豎慣。右袒道途便。蘆管聲啁哳。穹廬帳接連。銅駝身有棘。金狄淚如鑴。沙道堤翻覆。雲臺像播遷。只孫侔貙虎。怯薛領貂蟬。湩酒天廚給。駝羹御席駢。自題小像云。指示旁人渾不識。爲他還著漢衣冠。雜人云。執熱漢臣方惜箸。畏炎胡騎已揚舲。

牧齋有贈愚山子序。辭意頗狂悖。略云。愚山子以地師遊人間。嘉定侯廣成久殯未葬。愚山子歎曰。安可使忠臣之骨。露暴腥穢。躡屩二千里。相視吉壤。哭奠而去。訪余小閣。余乃告之曰。佛言南印度爲象主。東支那爲人主。西波斯爲寶主。北獫狁爲馬主。吾夷攷之。惟南東二主而已。他非與也。印度爲梵天之種。佛祖之所生。支那爲君子之國。周禮之所化。南曰月邦。東曰震旦。日月照臨。禮敎相上。波斯輕禮重貨。獫狁獷暴忍殺。區以別矣。安得曰蔥嶺以西俱屬梵種。鐵門之左皆曰胡鄉。既指蕃囗爲佛國。將黠梵亦濫胡名。九州十道。並爲禹迹。燕代迤北。雜處戎胡。厥後茹血衣毛。奄有中土。肅愼孤竹。咸事剪除。皆馬國之雜種。幽冀之部落。東之偪於北也。東之刧也。南居離位。東屬震明。爲陽國。西北則並爲陰國。今儼然稱四主焉。何居陰疑於陽。必戰。大易所以有憂患也。此地理之當明者一也。一行謂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地絡之陰。乃至東循塞垣。抵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乃東循嶺嶠。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自晉以前。秦洛爲中

夏。淮楚爲偏方。南紀微而北紀獨尊。自晉以降。幽幷則神州陸沈。江東則一州御極。北紀潰而南紀猶在。我國家受命鍾祥。實星紀斗牛之次。洪武中詔修淸類分野書。以斗牛吳越分爲首。而尾箕幽燕之分。盡遼東三韓。最居其後。以是爲雲漢末派。龜魚之所惡。而北紀之所窮也。此地理之當明者二也。其一匡辨謂犬戎山戎。皆爲北狄。戎狄種類繁多。狄有赤狄白狄。戎有九姓八國。各以所據地爲號。實皆匈奴別種。北狄種有二。玁狁葷粥之屬。世居陰山幕北。是爲北匈奴。山戎自周末孤竹失國。竊居其地。故燕北有東胡。胡有東北。猶單于之有南北二庭。其實一也。春秋時山戎最強。齊桓伐山戎而九夷皆服。今北平之東。自元之遼東大寧。盡遼水之陽。皆孤竹山戎故地。漢末。匈奴北遁。鮮卑強盛。其別種爲庫莫奚契丹。而阿保機之興也在白狄故地。今之大寧也。阿骨打之興也。在肅愼故地。今之開平也。契丹爲鮮卑遺種。金源又爲契丹雜種。並居山戎挹婁故地。則皆東胡耳。開闢以來。爲中國患者。玁狁山戎而已矣。玁狁之禍。至蒙古而極。山戎之禍。至黑水靺鞨而極。大矣哉。齊桓之伐山戎也。

康熙辛卯江南科場案

康熙辛卯、江南鄉試、正主考爲左必蕃。副主考爲趙晉。九月九日榜發。解元爲劉捷。蘇郡中式者十三人。士論大譁。以趙與總督噶禮通同賄賣關節也。二十四日。諸生千餘人咸集玄妙觀。推廩生丁爾戩爲之首。使人舁五路財神像入府學。廣文勸諭不從。鎖之於明倫堂。爭作歌謠聯語以嘲之。俄頃而徧市中矣。有一聯最佳。聯云。左邱明有眼無珠。趙子龍渾身是膽。或以紙糊貢院之匾。改貢院二字爲賣完。噶因人情洶洶。知衆怒難犯也。不得已。據以上聞。並將爾戩等羈禁。將以誣控反坐之。

得旨。令欽差閣部張文端公鵬翮會同督撫嚴審。文端以其子爲安慶府知府。而袒噶。欲寑其事。適蘇撫張清恪公伯行抵任。必欲窮究其事。及審訊。則趙之家人軒三供詞牽涉及噶。清恪遂據情參奏。張與噶亦劾清恪。尋奉旨一併革職。仍著文端研訊虛實。清恪與噶對簿畢。出門。以相爭而相毆。噶軀雄壯。清恪亦魁梧。噶不能勝。爲清恪所踢。蹌於地而滾。二人俱擬重罪。朝廷旋念清恪居

官清正。令仍爲江蘇巡撫。於是噶黨馬逸姿李玉堂輩。咸被剪除。吳人快之。及定讞。必蓄戍。晉擬斬而斃於揚州獄中。人咸曰自縊也。或云其同年王式丹殿撰入獄探視。以肩輿藏死丐。飾爲晉尸。令晉縋上屋。越獄而遁。謠言閧傳。株連多人。乃另發吳縣訊究。經年始結案。房考官王白俞方名蘇壎等俱棄市。舉人程光奎吳泌徐宗軾馬士龍席玕俱黜革。擬遣。贖免。仍枷示蘇州府署前。以帷蔽其身。爾戩至碎帷辱罵以洩憤焉。

戴名世南山集案

桐城方孝標嘗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因族人方猷主順治丁酉江南試。與之有私。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三桂僞翰林承旨。吳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署名曰宋潛虛。以戴姓出於宋後。故諱戴爲宋也。集中多采錄孝標所紀事。尤雲鍔方正玉爲之捐貲刊行。雲鍔正玉及同官汪灝朱書劉巖余生王源皆有序。板藏於方侍郎苞家。又其與弟子倪生一書。論

修史之例。謂本朝當以康熙壬寅爲定鼎之始。世祖雖入關十八年。時三藩未平。明祀未絕。若循蜀漢之例。則順治不得爲正統云云。時趙忠毅公申喬方爲都諫。奏其事。九卿會鞫。中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冠笄者發邊。朱書王源已故免議。尤雲鍔方正玉汪灝劉巖余生方苞以謗論罪絞。時孝標已死。以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嶧雲旅孫世樵並斬。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剉孝標尸。尙書韓文懿公菼侍郎趙士麟御史劉灝淮揚道王英謨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並別議降謫。疏奏。聖祖惻然。凡議絞者改編戍。灝以曾效力書局。赦出獄。苞編管旗下。雲鍔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屬止謫黑龍江。菼以下平日與名世論文牽連者俱免議。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此康熙辛卯壬辰間事也。

山東殺子案

山東之民有方山民者。商於外。其妻與人通。一子方九歲。中夜醒。肩旁有一足。詢其母曰。父歸邪。其母惡之。且誡曰。苟洩吾事。當寸臠之。其子旦入塾。至午不

敢歸餉。及暮。亦然。其師窮詰之。乃述母誡。師強送之及門。始返。次日。不赴塾。師往呼之。其母曰。昨未歸。方欲向師求兒。何久藏乎。師知其故。遂宣兒語於衆。因訟之。縣令不信。督師出兒。師歸。遂率徒衆登婦樓。窮索之不得。將下樓。已躡數級。忽見二甕於婦牀下。血腥逼人。取視之。兒果碎臠於中。事乃白。其所私者。逃於杭之護國院爲僧。並獲之。就法焉。此康熙乙未事也。後梨園有演殺子報者卽本此。惟增一訴寃之姊耳。

蔣非磷佐治代州獄

鉛山蔣堅字非磷。精法家言。諸侯爭延之。代州有大獄。囚纍纍。牘可隱人。撫軍檄岢嵐牧甘某究治。甘聘蔣行。獄立具。殺七人。釋無辜者百八十人。酒姓兒娶婦月餘。弟迎姊歸。入村。失姊。懼。反誣酒氏。官下酒氏翁於獄。七年不決。蔣從太原返。吏指前樹林曰。此酒氏家也。蔣心動。策馬至山凹。有人扃戶博。瞷之。一兒覺有異。拍髯者肩。告之。衆咸喈曰。鬼耳。人則安能來。蔣亟歸。白甘。篡取鉤距。果髯者所略也。

渾源州誤殺案

栗恭勤公毓美。字樸園。山西渾源州人。幼貧而孤。其師某。爲同邑明經。老名宿也。有同學某甲年少家裕。師子女各一。子年二十餘。不辨菽麥。女及笄。婉淑明慧。父母愛之如掌珠。素器恭勤。欲以歸之。彼此皆有意。女亦微聞其說。第未明議聘耳。恭勤以貧故。常宿於齋。師之子伴焉。一夜。師子曰。躁甚不能寐。願與子易位。恭勤難之。強而後可。俄自屋墜一物。鏗然有聲。師子大呼。鐵戈貫胸。氣絕矣。恭勤懼而號。師出。見子慘死。謂恭勤謀殺。恭勤譁辨。屋上有洞。然以易位故。疑不能釋。甲亦慫恿之。鳴於官。以文弱書生。嚴刑逼訊。遂以謀殺誣服。

恭勤在獄。待決矣。女既無所歸。甲遣冰人來議婚。且願養夫婦老。許之。既合巹。彌月。甲小飲。微醺。告女曰。費盡心血。乃能娶汝。女詰之。曰。汝兄之死。乃我買盜某爲之。本欲賊栗某。何期誤傷汝兄。然栗某得罪。我始得與汝合。亦天緣也。女佯歡笑。益勸之醉。某酣臥。女藏刃於懷。徹夜不眠。向曙。至縣署。擊鼓。爲兄雪冤。官廉得情。以某甲並盜抵法。而釋恭勤。女大言於堂曰。我已誤歸某。今爲兄故。

出首本夫前生孽緣也。出刃自刎死。恭勤以女故得釋。哭不成聲。後以拔貢由縣令洊至河督。養師夫婦終其身。奉女木主朝夕申瓣香焉。

馬訟圖案

康熙朝。京師有武某者。以一車一馬挾貲販米南花園。投宿董之貴家。董利其財。殺之夜。卽以其車載其尸鞭馬曳之投他處。武父旋得尸於道。得馬於劉姓者之門。遂執劉面官。時勘案者爲刑部汪蛟門主政懋麟。乃曰。殺人而縱馬門前。非理也。微行至南門外訪之。縱馬行。隨其後。馬至董家。躍而入。收訊之。具服。因定讞。都人爲作馬訟圖。

乍浦漁人得兒案

康熙時。平湖之乍浦有某者。故業漁。無子。一日。曬網中庭。扃戶出。比還。則一嬰兒臥網中。以爲天賜。乳哺之。後家道漸裕。兒亦頭角嶄然。忽有寧波販客至。聞之道途。詢其日月。驚曰。予曾於是日放紙鳶戲。以兒坐竹籃。送上。風急繩斷。瞬息千里。旋入大海。意謂必無生理。今故尚在。然左臂有痣如丹。可立辨也。因往

索之某。欲載與俱歸。彼此爭論。至訟之官。官判曰。紙鳶弄子。絕少人心。網漁得兒。實有天意。遂斷以歸某。

訟師陷賢婦案

某鄉有村翁者。其子出外貿易。留媳於家。媳素賢。日以織紝佐炊。翁坐享之。無所事事。恆與村人賭博。負則取償於媳。習以爲常。媳亦不較也。一日。媳小病。停織。語其翁曰。我手力所入有限。以資菽水。則僅可以供博負。則無餘。此後翁可稍節賭否。翁默然。是日微雨。飯罷。攜傘徑出。至夜不歸。媳疑之。旣三日不返。媳愈疑慮。乃向鄰里告以故。囑代覓之。會連日陰雨。河流暴漲。有鄰人來告媳曰。頃河中有一浮屍。旁有破傘。盍往驗之。媳急往視。則爲六十許老人。果翁也。乃呼號欲絕。觀者憐之。代撈之殯殮。適里中有監生某。虎而冠者也。知其家固貧。而其外家頗殷實。思藉此詐錢。昌言於衆曰。此事能不報官而遂了乎。里中無應之者。某素習刀筆。乃以媳怨言逼翁投水。鳴於官。拘媳嚴訊。媳不慣受刑。遽誣服。案遂定。棄市日。其翁適自外歸。仍攜傘。途中聞其媳將以冤死。亟奔法場。

已無及矣。遂痛哭赴官自陳。縣令乃據實檢舉。而以監生抵罪。令亦褫職。

何晴巖游戲判案

明奸黨趙文華。慈谿人。其後嗣頗興盛。且有列名仕版者。甲其一也。甲本翩倍。納貲得同知職銜。出入縣署。頗以士紳自居。一日。其鄰村演劇。甲往觀之。適演鳴鳳記。至文華拜嚴嵩爲義父時。描摹齷齪形狀淋漓盡致。甲大怒。謂其辱及先人。不可不報。次日。執全班子弟。送縣請究。縣令何晴巖。汴之名進士也。笑謂甲曰。伶人大膽。敢辱君家先人。宜枷責。方足蔽辜。甲拜謝。何升堂。提伶人至。命仍服飾文華時之服。紗帽紅袍。荷以巨枷。枷額大書明朝誤國奸臣趙文華一名。枷號示衆。且命押赴趙氏宗祠前。荷枷三月。甲大窘。浼人懇求。乃罰令出瓦三萬片。修文廟。始得釋。

王臯謨聽訟

世宗以閩中吏治頹廢。遣使按視倉庫。悉易諸守令。新至者頗尙操切。時江蘇王臯謨知晉江縣事。前官以擊斷爲治。而訟益繁。王下車。語民曰。此皆吾赤子

也。忽以賊盜視乎。解苛政。坐堂皇。响响作家人語。曲直既判。呼兩造前。令釋忿。相對揖。罷去。由是訟者遂日少。

某試官因出題獲譴

雍正某年開科試士。某省典試官旣覆命。忽以細故遭嚴譴。蓋是時朝野盛傳聖祖疾革時。書傳位十四皇子六字於張文和公廷玉掌中。鄂文端公爾泰強張改十爲于。則其文變爲傳位於四皇子。卽世宗也。世宗御名胤禎。典試官所出題。爲或問禘之說一章。世宗以題中禘字作示旁皇帝解。以指其掌作張廷玉掌中之詔解。以爲侮也。故怒譴之。其實某出題時。無此意也。

徐冠卿以詩被誅

崑山徐健庵司寇之幼子冠卿。名駿。少聰慧。延舉人周雲陔教授。冠卿得鄉舉。與其師同入京。試禮部。師管束太嚴。冠卿以百部食之。卒於逆旅。其年。冠卿卽捷南宮。入詞館。京師人有知其事者。題其混名曰藥師佛。冠卿恃才狂放。怨者頗多。雍正初。怨家某以其詩有明月有情遠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之句。遂以

出首。當刑部審訊時。有與司寇有瓜葛者。欲寬其罪。預告之曰。實出無心。及訊。冠卿仰見堂上有司員松江胡宗琳侍立於旁。與其師貌無異。乃大驚悟。供有心誹謗者。胡亦力爭。遂畫稿定罪。將正法時。所親猶怪之。冠卿曰。吾命也。無他言。

年羹堯以夕惕朝乾獲咎

雍正乙巳。川陝總督太保年羹堯以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奏賀。奉旨此本字體潦草。且將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年羹堯非粗心辦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歸之於朕耳。年羹堯既不以此四字許朕。則渠青海之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今降旨詰責。年羹堯必推託患病。他人代書。夫臣子事君。必誠必敬。陳奏本章。即他人代爲。烏有不寓目之理。觀此。年羹堯自恃己功。顯露不臣之迹。其乖謬之處。斷非無心。着將原本發還。令其明白回奏。議政王大臣旋奏。年羹堯反逆不道。欺罔貪殘。彈章如邱山之積。罪迹逾溪壑之深。臣等公擬大逆罪五。欺罔罪九。僭越罪十六。狂悖罪十三。專擅罪六。貪婪罪十八。侵蝕罪十五。殘

忍罪四。忌刻罪六。共犯九十二大罪。請立正典刑。以伸國法。奉旨年羹堯令自裁。其父遐齡。弟希堯免死。子富立斬。餘子十五歲以上。發極邊充軍。產入官。

或曰。世宗有旨云。朕將年羹堯解京。本將仍見寬宥。今伊家忽然出虎。眞乃天意當誅。先是虎自京師西便門進正陽門西江米巷入羹堯家。咬傷數人。九門提督率侍衞槍斃之。

查嗣庭以文字被誅

雍正丙午。查嗣庭俞鴻圖典江西試。以君子不以言舉人二句山徑之蹊間一節命題。其時方行保舉。廷旨謂其有意譏刺。三題茅塞於心。廷旨謂其不知何指。其居心不可問。因查其筆札詩草。語多悖逆。遂伏誅。幷其兄愼行嗣瑮。遣戍有差。浙人因之停丁未會試科。俞鴻圖自認出日省月試題。免罪。旋出學差。以不知檢束論死。

或曰。查所出題。爲維民所止。忌者謂維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二字之首也。遽上聞。世宗以其怨望毀謗。謂爲大不敬。命搜行篋。中有日記二本。乃按條搜求。至

謂其爲隆科多蔡珽所薦。係死黨。又謂其狼顧之相。必心術不端。又謂其揑造怨望語難枚舉。於聖祖用人行政。大肆譏刺。以翰林改科道爲可恥。以裁汰冗員爲厄運。以欽賜進士爲濫舉。以清書庶常又考漢文爲苛例。以庶常散館爲畏途。以多選庶吉士爲蔓草云云。遂下嚴旨著拏問交三法司審訊。

或曰。查嘗著維止錄一書。取明亡大廈已傾得清維之而止也。世宗覽之初甚嘉許。謂其識大義。太監某進曰。此背逆書耳。何嘉焉。世宗詢以故。某曰。縱觀之。見其頌揚我朝。若橫觀之。盡是詆斥滿洲耳。世宗側其書觀之。果然。遂大怒。

或曰查之維止錄。專記世宗宮廷曖昧事。籍沒時。其原稿進呈。有曾私錄其副。祕藏於家者。見其首頁云。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電以風。予適乞假在寓。忽聞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云云。亦可知其大凡矣。又是書有跋。記查氏受禍始末甚詳。其畧云。查君書名震海內。而不輕爲人書。琉璃廠賈人賄查侍者。竊其零縑賸墨出。輒得重價。世宗登極。有滿人某欲得查書。賈人以委侍者。半年不能得一紙。一日。查閉書室門。有所作。侍者穴隙窺之。則見其手一巨

帙。秉筆疾書。書訖。梯而藏之屋梁。乃伺查出。竊以付賈人。賈人以獻滿人。遂被舉發。是夜三更。查方醉眠。圍而捕之。全家十三口。無一免者。又浙東諸家橋鎮。一小市集也。有庵。祀關羽。某學究書一聯榜其門云。荒村古廟猶留漢。野店浮橋獨姓諸。諸朱諸同音。爲查探入維止錄中。獄起。亦置於法。

呂留良以文字戮尸

呂留良。字莊生。又名光綸。字用晦。號晚村。石門人。八歲善屬文。與張履祥等發明程朱之學。嘗揭一聯於堂楹云。囊無半卷書。惟有虞廷十六字。目空天下士。只讓尼山一個人。爲諸生十餘年。明亡。忽自以爲淮府儀賓之後。追念明代。以發抒種族思想。著爲書。誓不仕。郡守以隱逸薦之。乃削髮爲僧。康熙辛酉卒。雍正時。以曾靜文字獄之牽涉。被戮尸。著述均毀。

先是。湖南人曾靜遣其徒張熙投書於川陝總督岳鍾琪。勸以同謀舉事。鍾琪以聞。詔刑部侍郎杭奕祿副都統海蘭至湖南。會同巡撫王國棟。提曾靜質訊。靜投案供稱。因應試州城。得見留良評選時文。內有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

等語。又與留良之徒嚴鴻逵沈在寬等。往來投契等語。於是卽將靜熙提解來京。並命浙江總督李衞查留良鴻逵在寬家藏書籍。所獲日記等書。並案內人犯。一併拏解赴部。命內閣九卿等先將靜研訊。世宗怒以留良之罪。尙在靜之上。諭將留良及現在子孫嫡親弟兄子姪。照何定例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會議。各省督撫提督兩司。秉公各抒己見詳覈。定議具奏。旋將留良鴻逵及留良之子葆中皆剉尸梟示。子孫遣戍。婦女入官。在寬凌遲處死。而靜熙則免罪釋放。

謝濟世以謗訕獲咎

謝濟世嘗爲御史。以直言被譴。戍邊。雍正己酉七月。世宗諭內閣。據順承郡王錫保以在軍前效力之謝濟世註釋大學毀謗程朱參奏前來。朕觀謝濟世所註之書。意不止毀謗程朱。乃用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註有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等語。觀此。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謝濟世於公正任事之田文鏡。則肆行誣

參。於婪贓不法之黃振國。以及黨護鑽營之李紱蔡珽邵言綸汪誠等。則甘聽其指使而爲之報復。乃直顚倒是非。紊亂黑白。好惡拂人之性者矣。天理國法。所不能容。菑已及身。而猶不知省懼。何其謬妄至於此極。夫拒諫飾非之說。乃朕素所深戒。然必責難陳善忠言讜論。而後可以謂之諫。若乃排擠傾陷之私言。奸險狡惡之邪論。豈可以直諫自居而冀朕之聽受耶。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爲國家敷陳者何事。爲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尙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謝濟世以應得重罪之人。從寬令其效力。乃仍懷怨望。恣意謗訕。甚爲可惡。應作何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議具奏。

陸生枬以通鑑論被誅

陸生枬。廣西舉人。以軍功得官江蘇吳縣知縣。引見扣缺。乃留京。以主事用。著通鑑論十七篇。順承郡王錫保疏劾其言詞狂妄。非議朝政。着九卿科道。秉公定擬。中有論封建兵制立儲等篇。指爲大逆。卽著於軍前正法。

裘璉以文字被逮

雍正時。有裘璉者。慈谿人。明平波伯兆錦之孫。父永明。諸生。散家財買敢死士。從魯王於台州紹興間。得授提督九門禁旅軍務同知左軍都督。順治丙戌。殉難於錢塘。時璉生三歲。少孤力學。天才卓絕。黃梨洲尤器重之。與姜宸英鄭梁二人齊名。璉少卽知名。崑山徐乾學奉命纂修一統志。訪士於梨洲。梨洲以璉薦。越十五日而成三楚志。人咸驚其工且速。遂與徐氏及高士奇諸人交。聖祖南巡。獻賦。命近侍記名。然年逾七十矣。始獲舉於鄉。聖祖見璉名。謂近侍曰。裘璉中矣。翌年。成進士。三甲第一。特賜傳臚。與二甲第一名同。異數也。旋改庶吉士。乞身歸。上幸熱河。欲璉扈從。問院長以璉何在。以具詞乞身對。帝曰。伊固年逾七十矣。遂允其請。

世宗性多疑。旣卽位。羅織諸王之賓客。雍正己酉。崑山三徐以事罷職。士奇並獲譴。是年冬。璉被逮入京。時年八十五矣。明年六月。卒於京師。時獄猶未解也。三徐與高之獲罪。或謂其黨於諸王之故。至於璉。相傳亦因三徐與高。或謂璉

少時家居。曾作擬張良招四皓書。其辭曰。戚夫人嬖生趙王。帝以母故。欲立其子。佯曰如意類我。呂后恐。使建城侯澤。刦留侯計。留侯爲言四皓。命太子爲書。卑詞厚禮以往。太子曰噫。吾爲書。懼自伐以旌君過也。於是以安車四乘。白璧十雙。繒帛累百。衣冠各一襲。爲留侯書以招四皓曰。上高先生名久矣。知先生之不可強致也。每與良等言。歎慕不少忘。今上春秋高。多病。戚夫人日夜抱趙王啼弄上前。而后太子累月不得見。則是驪姬復溺於晉。而褒姒復煽於周也。豈不殆哉。顧知君莫如臣。上非盡惑於愛也。非中於讒也。非忘天下以徇兒女也。心懦太子而慧趙王。以爲能蒙吾業也。然則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賢太子。賢之奈何。今上所心重而不能致者。獨有四先生耳。先生其何以爲太子計。夫救人患之爲仁。定社稷之爲勳。扶綱常倫敘之爲賢。成所敗安所危之爲智。良試念之。良何有於先生。上與太子何與於先生。漢天下亦何與於先生。先生其何以自爲計。深山之木。盤龍蛇。干雲霄。斷崖之石。怒風雨。室鬼神。將千百年。非不安且久也。棟梁不先。而明堂不急。則人勿寶貴之矣。先生一

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處士可重。願先生留意也。或告先生曰。上輕士嫚罵。故士多亡匿不出。夫上所嫚罵者。非士也。而先生何自視之淺乎。四皓得書。笑曰。吾固疑張良爲之。乃出。卒定太子。安天下。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留侯四皓當之矣。璉之書具載集中。當時頗多傳誦之者。或摭其詞以入告。謂此書乃諷聖祖易儲。爲太子允礽作。而璉之禍作矣。然實誣也。

吟詩殺身

世宗嘗微服游於市。就一書肆翻閱書籍。時微風拂拂。吹書頁上下不已。一書生見狀。卽高吟曰。淸風不識字。何必來翻書。世宗以爲譏諷也。旋下詔殺之。

岳鍾琪被冤

岳威信公鍾琪佩撫遠大將軍印。以奉旨入覲。命提督紀成斌權篆。會準夷入寇。擄馬駝萬餘。爲總督查郎阿所發。遂褫岳爵。置紀於法。有老卒云。岳既入朝。紀以滿洲人強勁。以駝馬命副參領查廩領卒萬人驅牧。廩性懦葸。畏邊地寒。以偏裨五十人放牧。已率衆避寒山谷間。日置酒高會爲樂。準夷入寇。偏裨報

虞。虞笑曰。鼠盜不久自散。按兵不往。及馬駝被擄。虞聞信。棄軍去。過總兵曹勷壘。呼曹救之。曹卞急。率兵往。爲賊所敗。單騎奔。賴提督蔣建率本標卒追之。轉戰七晝夜。敵始卻。虞見紀。皆委罪於曹。紀笑曰。滿洲人之勇固如是耶。收縛。將斬之。岳至。紀告以故。岳驚曰。君今族矣。滿族爲國舊人。吾儕豈可與抗。以干其怒耶。解虞縛。以善言諭之。委罪於曹。斬之以徇。而以捷聞。虞轉恨岳次骨。會查郎阿巡邊。其戚也。因控岳諸不法事。及紀掩敗爲功狀。查郎阿據以入告。世宗大怒。斬紀於營。置岳詔獄。而虞竟得免。

麻城涂如松殺妻案

麻城涂如松娶楊氏。不相能。歸輒不返。如松嗛之而未發也。亡何。涂母病。楊又歸。如松復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於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偵於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獪。漫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即拉當兒赴縣爲證。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謂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應求訪唆五榮者生員楊同範。虎而冠也。乃請褫同

範衿。緝楊氏。

先是。楊爲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毆。匿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官。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者。遂藏楊複壁中。而訟如松如故。逾年。鄉民黃某墐其僮河灘淺。爲犬爬噭。地保請應求往驗。會雨雹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循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僞認楊氏。賄仵作李榮。使報女屍。榮不可。越二日。應求往。屍朽不可辨。殮而置褐焉。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鬨於場。

事聞之總督邁柱。委廣濟令高仁傑重驗。仁傑。試用令也。覬覦應求缺。所用仵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獻宗舞文。仵作李榮妄報。桂信之。劾應求。專委仁傑鞫。仁傑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跽。肉煙起。焦灼有聲。雖哀求不免。皆不勝其毒。皆誣服。榮死於杖下。然屍故男也。無髮。無脚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呈。如松督亂。妄指認抵攔。初掘一塚。得朽木數十片。再掘。拼木無有。或長髯巨靴。不知是

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髑髏有鬖鬖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翦已髮。摘去星星者。爲一束。獻宗妻刓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脚指骨湊聚諸色。自瘞河灘而引役往。掘之果得矣。獄具署黃州令蔣嘉年廉得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仵作再驗。皆曰。男也。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并屍衝沒。不復驗。柱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贓擬斬絞奏。麻城民咸知其冤。道路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

居亡何。同範之隣嫗早起。見檠血模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非嫗。莫助舉兒者。嫗往。兒頸拘胞不得下。須多人搯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嫗。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嫗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嫗袖。手搖不止。嫗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卽屬其子。持金訴縣。縣令陳鼎。海寧孝廉也。久知此獄冤苦。不得間。聞。卽白巡撫吳應棻。吳命白總督。總督故邁柱。聞之以爲大愚。色忿然。無

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爲訪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懽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妻不意其夫狀焦爛如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乙卯七月二十四日也。應棻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旨下。杜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杜復據情奏。天子召杜應棻二人俱內用。特簡戶部尙書史貽直督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

吳墨謙爲人釋訟

雍正時。松江有吳墨謙者。通曉律例。人倩其作呈牘。必先叩實情。理曲。卽爲和解之。若理直。雖上官不能抑也。

德淸徐西灣未貴時。贅於王廷燫家。外姑劇愛之。割田千畝爲奩贈。後女死。失歡。靳而不予。西灣之父方虎方伯適乞休。年八十矣。自往索之。遂涉訟。奩目具

載。且有細簿號數租額。守令均袒之。吳爲作訴詞。極言婚姻夙好。翁婿相得。惟夫故家析。女已殀逝。不能給。亦不願給也。夫曰奩。則非翁之所得問。夫曰贈。則非訟之所能爭。親家翁具三達尊。斷不涎此。此必主計僕之狡獪耳。訴入方虎廢然返。

某富室欲吞未賣絕之活產。而業重價輕。未及三十年。無可解說。乃覓一故紙。仿正找兩券。僞作一絕據。筆墨濃淡。均極相符。更倩人摹舊契圖印之。臨審呈驗。失業者無以辯也。吳從掌案索觀。反覆良久。密告曰。僞也。卽爲申訴。謂民家契券。既不可懸之於壁。又不可鋪之於几。則藏之篋。復慮其汚且損也。則夾之書中。故蠹侵焉。然蠹痕必重疊。斷無能東西穿穴之理。今此契折紋。與蛀穴參差。殊不可解。祈明府弔取藏券之器以對之。則情僞畢現矣。富家無可呈。乃放贖。

徽州有質庫。地棍欲詐其貲。乃習其繆草。仿其戳記。依其款式。自造僞票。作珠一顆。典五百金。計值十當五。須償千金。典主亦健者。取此月號簿呈送。棍乃轉

訟其夥。謂主人黯珠。令夥沒入也。吳取票視之。笑而慰夥曰。無恐。易剖耳。具言各典店規例以年長一小郎寫票。大典櫃夥四。次三。又次二。各授票百。以木扦貫而授之。否則落紙如飛。散同秋葉矣。請明府弔各典票驗之。可見此票無孔。非典中物也。棍語塞。乃遁。

費孝廉陷費叟於獄

某縣村農費叟。足穀翁也。力田致富。居平恆以無貴家大族往來爲恨。一日。大雨。子婦滌蔬河濱。遇一小舫。泊柳下。中一文士。逼處漏篷。衣履沾濕。二僕尤甚。詢之舟人。則城中孝廉費某也。婦以適與同姓。歸述之叟。叟卽持雨具至舟。迎謂曰。雨甚。貴人曷不暫過敝廬小住乎。孝廉方飢餒交困。聞言。欣然登岸入草堂。敘禮畢。詢知爲同姓。甚喜。卽與序雁行。講家人禮。叟立命治具爲歡。攜手步檐下。指而語之曰。予鄉居亦頗無憂。此水田也。有若干。復有薑芋蔗田若干。魚池若干。芰灘若干。此外有桑原蔬圃若干。桑陰皆藥畦也。又攜手入堂左。孝廉望之。有屋十餘間。曰。此倉廩也。此牛羊豕舍也。其屋之左右。皆佃舍及傭居者

也。孝廉唯唯。心羨之。家人告酒具。乃邀入座。殽核豐潔。非田舍所有。叟握杯曰。此醞五年矣。今特爲貴人設也。孝廉稱謝不置。既而酒酣。孝廉自道家世及交遊。曰某官爲年伯。某官爲座師。今行取之某部。某則房師也。其他如某某則中表也。城中現任官某某。皆與弟善。無不言聽計從。凡交於弟者。安有禍患相及哉。叟聞言。默識於心。飯畢。雨止日斜。孝廉告別。叟留之宿。孝廉辭。悵悵而別。明日。叟易華衣盛僕。刺舟入城。訪孝廉。孝廉亦款留之。自此甚交契。凡叟之田土畜產所有。時有進納。秋成貢新。歲除獻臘。孝廉頗感之。恆思有所報効而苦無事。竭思得計。乃謀於所善之捕役。令其囑盜陷之。未幾。果致叟於獄。叟子走孝廉所求援。孝廉泣曰。汝父視我厚。吾捐頭頸以救。何吝。顧所犯甚重。非口舌可能爭。奈何。況今之當事皆利徒乎。其子曰。苟能出父。一聽叔教。無吝也。孝廉遂言某官當賄若干。某胥某役及盜當若干。上下關通。非半萬不可。村農之財。皆在土地。苦無多鏹存篋。竭措不滿。遂集田房諸券。謀質於孝廉。孝廉皆假他人名。以有其田土房屋。猶以文書上下百端誅求。其子至羅雀掘鼠以應。家破而叟

始釋。爲時一年矣。
叟之在獄也。德孝廉不置。每自謂幸識此人。不然。殆矣。及歸。核所費。則產已蕩盡。乃大慟。淚未乾而督交屋人至矣。痛定尋思。與盜不面。何仇而至是。遂割雞攜酒入獄以勞盜。叩所由。盜曰。我害汝破產而反食我。君子也。吾何忍更隱乎。此無他。乃汝弟孝廉囑捕役爲之耳。叟聞。始悟。亟趨孝廉所。累辭以他出。叟怒。歸讓子婦曰。非若一言。禍不至是。子婦曰。以其姓偶同。故述於翁。不令納交於彼也。翁慚。大罵之。婦憤。雉經而死。子痛婦之亡於非命也。亦繼頸焉。叟至是。見家破而嗣絕也。亦付一繯。

全謝山幾以皇雅篇獲咎

全祖望。字紹衣。浙江鄞縣人。乾隆丙辰庶常。世稱謝山先生。著有鮚埼亭集。嘗作皇雅篇。篇中有大討賊。註曰。志取北都也。敘述世祖得天下之正。謂前古無有倫比。其辭曰。天下喪亂。將以啓聖人。謂予不信。試觀諸甲申。明烈帝非荒君。十七載。何憂勤。其奈生逢陽九辰。五十揆席多賊臣。馴令米脂賊。塗炭遍斯民。

赤者眉。黃者巾。遂汚神器遭鬼嗔。先皇赫斯怒。慭茲雷雲屯。曰咨爾叔父。爲我討賊清乾坤。嗤賊狃累勝。豈識天兵如天神。望風不戰走。封狐十丈化遊魂。燕人望師如拯焚。一朝快復仇。壺漿夾道出九門。東來近天子。驚見沖齡未十春。累朝創業。未之或聞。負扆委裘。皇皇懋親。剪商已再世。一朝唾手志竟伸。奠九鼎。定八埏。非天私我。曰惟積功與累仁。

有忌者摘其詩語。謂不忘有明。雖頌昭代開國之功。實稱揚思宗之德。有煽惑人民不忘故主之意。思嗔二字。暗指本朝。爲我討賊清乾坤句。竟敢冠賊字於清字之上。尤爲悖逆。驚見沖齡未十春。累相創業。未之或聞。負扆委裘一朝唾手等句。亦多微辭。謝山因此幾獲譴。幸大學士某爲之解釋。始免。

范起鶚以家藏顧亭林文集被控

范起鶚。乾隆時之寶山人。以家中藏有顧亭林文集數種。被其從兄起鳳指爲違礙禁書。呈控於江蘇巡撫楊魁。請派員往搜。

胡中藻以堅磨生詩被誅

湖南學政胡中藻著堅磨生詩中多誇訕語。經人告發。乾隆乙亥三月十三日。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面奉上諭。我朝撫有天下。於今百有餘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漸洽區宇。薄海內外。共享昇平。凡爲臣子。自乃祖乃父食毛踐土。宜其胥識尊親大義。乃尙有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爲心。於語言吟詠之間。肆其悖逆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實非人類之所應有。其所刻詩題曰堅磨生詩鈔。堅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從前查嗣庭汪景琪呂留良等。詩文日記。誇訕譸張。大逆不道。蒙皇考申明大義。嚴加懲創。以正倫紀而維世道。數十年來。以爲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尙有此等鴟張狺吠之胡中藻。卽檢閱查嗣庭等舊案。其悖逆之詞。亦未有連篇累牘至於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內所云。一世無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國之久。無如漢唐宋明。皆一再傳而多故。本朝定鼎以來。承平熙皡。蓋遠過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尙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至謁羅池廟詩。則曰天非開淸泰。又曰斯文欲

被蠻。滿洲俗稱漢人曰蠻子。漢人亦俗稱滿洲曰韃子。此不過如鄉籍而言。卽孟子所謂東夷西夷是也。如以稱蠻爲斯文之辱。則漢人之稱滿人曰韃子者。亦將有罪乎。又曰相見請看都盎背。誰知生色屬裘人。此非謂旃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闊。又曰再泛瀟湘朝北海。細看來歷是如何。又曰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又曰撥雲揭北斗。怒竅生南風。又曰暫歇南風競。兩兩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復。意何所指。其語溪照景石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馬走不停及武皇爲失傾城色兩典故。此與照景石有何關涉。特欲借題以寓其譏刺訕謗耳。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之句。尤爲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語。又曰人間豈是無中氣。此是何等語乎。其和初雪原韻。白雪高難和。單辭贊莫加。單辭出尙書呂刑。於詠雪何涉。進呈南巡詩。則曰三才生後生。今日天地人爲三才。生於三才之後。是爲何物。其指斥之意可勝誅乎。又曰天所照臨皆日月。地無道里計西東。諸公五岳諸侯瀆。一百年來頫首同。蓋謂岳瀆蒙羞頫首無奈而已。謗訕

顯然。又曰亦天之子亦萊衣。兩亦字悖慢已極。又曰不爲遊觀縱盜驪。八駿。人所常用。必用盜驪。義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淠被因時邁。蓋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謂朕不之覺耳。又曰如今亦是塗山會。玉帛相將十倍多。亦是二字。與前兩亦字同意。其頌蠲免。則曰那是偏災今降雨。況如平日佛燃燈。朕一聞災歎。立加賑卹。何乃謂佛燈之難覯耶。至如孝賢皇后之喪。乃有並花已覺單無蒂之語。孝賢皇后。係朕藩邸時。皇考世宗憲皇帝第聘賢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曷嘗令有干預朝政。驕縱外客之事。此誠可對天下後世者。至大事之後。朕恩顧飾終。然一切禮儀。並無於會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與鄂昌往復酬詠。自謂殊似晉人。是已爲王法所必誅。而其詩曰其夫吾父屬妻皆毋道之。夫君父。人之通稱。君應冠於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過謂其父之類而已。可乎。又曰女君君一體焉得漠然爲帝后也。而直訴曰其夫曰妻。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是豈覆載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調回京師。則曰得免吾冠是出頭。伊由翰林薦擢京堂。督學陝西。復調

廣西。屢司文柄。其調取回京。並非遷謫。乃以掛冠爲出頭。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璞誰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張。除是脫韁鎖。又曰一世眩如鳥在笯。又曰蝨官我曾慚。又曰天方省事應問我。又曰直道恐難行。又曰世事於今怕捉風。無非怨悵之語。述懷詩又曰璅沙偸射蜮。饞食狠張箕。賢良祠詩曰。青蠅投昊肯容辭。試問此時於朕前進讒言者誰乎。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朕初見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其心術叵測。於命督學政時。曾訓以論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見其詩中卽有下眼訓平夷之句。下眼並無典據。蓋以爲垂照之義。亦可以爲識力卑下。亦可巧用雙關云耳。至其所出試題內考經義有乾之爻不象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故象傳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如伊所言。豈爻不在六龍之內耶。乾爲當今年號。龍與隆同音。其詆毀之意可見。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羣。狗彘食人食牝雞無晨等題。若謂出題必欲避熟。經書不乏閒冷題目。乃必檢此等語句。意何所指。其種種悖逆。不可悉數。十餘年來。在廷諸臣所和韻及進呈詩冊。

何止千萬首。其中字句之間。亦偶有不知檢點者。朕俱置而不論。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人。若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耳。朕見此書已數年。意謂必有明於大義之人。待其參奏。而在廷諸臣及言官中。並無一人參奏。足見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囂風。效皇考之誅查嗣庭矣。且內廷侍從曾列卿貳之張泰開。重師門而罔顧大義。爲之出貲刊刻。至鄂昌身爲滿洲世僕。歷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與之唱和。引爲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此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俾天下後世共知炯鑒。張泰開著革職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拏解來京。俟到日。交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公同逐節嚴審定擬具奏。欽此。

甲寅。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奏稱。胡中藻違天叛道。覆載不容。合依大逆。凌遲處死。該犯的屬男十六歲以上皆斬立決。張泰開明知該犯詩鈔悖逆。乃敢助貲刻板。出名作序。應照知情隱匿律斬立決。其與逆犯酬答之鄂昌。俟拏解

到日另議。諭令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公同集訊。屢經面對。僉請處以極刑。自屬按律定擬。朕意肆市已足示衆。胡中藻免其凌遲。著卽行處斬。爲天下後世炯戒。胡中藻係鄂爾泰門生。文辭險怪。人所共知。而鄂爾泰獨加贊賞。以致肆無忌憚。悖慢譸張。且於其姪鄂昌敍門誼。論杯酒。則鄂爾泰從前標榜之私。適以釀成惡逆耳。胡中藻依附師門。甘爲鷹犬。其詩中讒舌靑蠅。據供實指張廷玉張照二人。可見其門戶之見。牢不可破。卽張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以鄂爾泰胡中藻輩爲匪類也。鄂爾泰張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君。不能大有爲耳。不然。何事不可爲哉。大臣立朝。當以公忠體國爲心。若各存意見。則依附之小人。遂至妄爲揣摩。羣相附和。漸至判若水火。古來朋黨之弊。悉由於此。鄂爾泰爲滿洲大臣。尤不應蹈此惡習。今伊姪鄂昌。卽援引世誼親暱標榜。積習蔽錮。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使鄂爾泰此時尙在。必將伊革職重治其罪。爲大臣植黨者戒。鄂爾泰著撤出賢良祠。不准入祀。其配享太廟。係奉皇考遺詔遵行。與見在准張廷玉之配享相同。應仍照舊。張泰開本一庸懦無能之人。其出貲

刊刻。由被勒索。而序文又俱係胡中藻自撰。張泰開著從寬免其治罪。卽著釋放。仍在上書房行走。効力贖罪。胡中藻之母年已八十。其孫亦在幼穉。及伊弟胡中藩等。著從寬免其緣坐。其胡中藻詩案內一應干涉之人。除鄂昌俟解京之日另行審結外。其餘俱著加恩。一概免其查究。至於李蘊芳身爲縣令。乃以檢驗爲苦。反覆嗟怨。甚屬狂悖。該撫見以貪婪題參革職。俟審擬到日。再降諭旨。餘依議。

段昌緒以吳三桂檄文論斬

康熙癸丑。平西王吳三桂叛。傳檄遐邇。檄有流傳於河南夏邑者。乾隆時。司存成司淑信昆仲得之。以示段昌緒。昌緒加評而圈點之。乙亥。高宗南巡。道夏邑。民人劉元德以縣令不職賑恤不周等情訴於行在。高宗以元德爲鄉愚。必有指使。嚴訊之。以昌緒對。大怒。命有司派員捕之。因於昌緒臥室。起出三桂檄文。窮治之。乃斬昌緒。并置存成淑信於重典。

彭家屛以明季野史論斬

高宗以段昌緒之評點吳三桂檄文也。而聯想及於彭家屏。家屏者。夏邑人，嘗開藩江右。以編纂族譜曰大彭統記。至觸高宗之怒。謂大彭二字。類似國號。指爲狂悖。而革職家居者也。至是。又疑之。且以家屏曾奏汴撫圖南炳之諱災。遂並查抄其私宅。搜獲明季野史數種。於是家屏論大辟。幷及其子。

齊周華以呂留良案牽涉而死

齊赤若。字周華。天台諸生。爲息園侍郎猶子。與息園齊名。其後爲道士。雍正辛亥。周華年三十五矣。以呂留良案遵詔陳情。被阻。遂赴都。逕呈刑部。又被阻。押交浙江學政。學政制於撫藩。始以言誘。繼以威脅。欲令中止。周華堅不允。遂下獄。枷杖禁錮。瀕死者數。而矢志不移。浙閩總督郝某巡台州。乃遣長子具訴。郝特疏具題。遂成欽案。部議遂以永遠監禁混結。郝題匾華項曰。仰之彌高。聯云。物外有人閒始見。山中可樂老方知。遺總兵吳某詣獄。請周華書之。自此獄禁稍疏。乾隆改元。始釋。此後益肆志山水。修道於武當山瓊台觀。前後八九年。一日。忽云機動欲行。適長子奉祖母命往迎。遂返。時息園罷官家居。周華往訪。有

仇人洛東者。潛書僧道不許濫入齊府字。揭於息園之門、周華見之。廢然返。意謂息園故拒己也。作呈詞。列十罪狀。因巡撫熊某至台。往訴之。巡撫方與息園有隙。即據呈具奏。丁亥。廷議翻前案。削息園職。周華凌遲。周華嘗自謂爲東方木星。木不斲不成器。故爲呂案抗疏。甘就刀鋸鼎鑊而不辭。緹騎至門時。見其門懸一聯云。惡刦難逃。早知不得其死。斯文未喪。庶幾無忝所生。官中人見之。爲之卻步。

蔡顯以詩句論斬

蔡顯。華亭舉人也。著有閒漁閒閒錄。以論祀鄉賢祠節孝一條。爲郡紳所嫉。郡守鍾某亦惡之。乾隆丁亥。摘其所作詩。有風雨從所好南北杳難分句。又題友袈裟小照詩。有莫教行化烏腸國。風雨龍王行怒嗔句。謂爲隱約怨誹。情罪甚重。刑部擬以淩遲。改斬決。其門下士譴戍者。聞人卓之倓劉素菴朝棟等二十四人。並其妾朱氏。顯有子三人。長曰必昭。雋才也。年十七。亦與書賈吳秋漁同譴戍。

青浦胡吟鷗名鳴玉。殫見洽聞。工詞賦。乾隆丙辰。與葉榮梓同舉博學宏詞科。十月。召試太和殿。不第歸隱。三十年矣。顯被仇家訐發。其序爲胡作。因以被逮。時年八十有奇。邑宰褚啓宗力慰之。至省。入獄。見蔡曰。尊集序文刊名爲胡某。蔡筆意。似出先生手。蔡悟曰。然。褚曰。如此。當不必累胡。蔡頷之。褚卽囑胡堅辭不承。及案獄。蔡矢口自認。胡遂得釋歸。是獄也。又有陸時三名珩者。僅十五齡。褚訊其年未及冠。詳請釋之。

吳紹詩欲興文字獄

乾隆戊子。江西巡撫吳紹詩奏稱李紱詩文集。辭句憤激。李任漢傳占衡集中亦多狂悖句。請將李紱等子孫革訊。查封家口房屋。並請將李茹馮詠馮謙萬承倉吳名岸黃石麟查辦。旋奉旨。李紱所作詩文。其中誠有牢騷已甚之詞。但核之。多係標榜惡習。尙無訕謗實跡。卽其與戴名世七夕同飲。原在名世未犯罪以前。且座中不止一人。無足深究。至李任漢之於呂留良。語多推許。不過爲講學文字俗套。若傅占衡狂吠之語。殆染明末無知妄作之風。久經物故。如一

一根究。事體未協。且恐無識之流。疑爲文字獲咎。反得遂其詭激沽名之隱。甚無謂也。但此等謬語。刊刻成書。於世道人心。貽誤不小。著該撫將各項書本板片。查明銷燬。

王爾揚以墓志下獄

滿洲巴延三以乾隆時文字之禁甚嚴。欲希旨羅織。忽得王爾揚代李範所作墓志。於考上用一皇字。詫爲叛逆。立時縛取下獄。幷書丹之趙擴。亦連坐。將置重典。高宗曰。皇考之字。見於禮經。屈原離騷及歐陽脩瀧岡阡表皆曾用之。彼迂腐無知。泥於用古。不得謂之叛逆。釋不論。

袁子才有折獄才

袁子才歷任溧水沭陽江寧知縣。有折獄才。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訟獄。立判遣。無稽留者。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簿記相質證。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三年無犯。湔雪之。奸民皆斂跡。方山谿洞外兩岷爭地。無契劵訟久莫能斷。袁視案牘山積。笑曰。此左氏所云晉鄭之間有隙

地。玉暢頓邱是也。訟久則破家。吾當爲若了之。乃盡去舊牘。別給符驗。使各開墾升科。

某年五月十日。天大風。白日晦冥。江寧有韓氏者。被風吹至銅井村。村去城九十里。明日。村人送之歸。女已字李秀才子。李疑風不能吹人遠去。必有姦。因控之縣。袁曰。古有風吹女子至六十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袁取元郝文忠公陵川集示之曰。郝公一代名臣。寧作誑語。第當年風吹吳門女。竟嫁宰相。恐汝子無福耳。秀才讀詩。大喜。姻好如故。總督尹文端公繼善聞之。曰。可謂宰官必用讀書人矣。

江寧有戰艦。繫纜江干。一日。有老兵方踞舵樓而遺矢。有舟揚帆來掠之。兵墮水死。諸兵盡出。斷帆繫舟。捞舟子無算。創甚垂斃。鳴之官。袁往驗。詰舟人。曰。汝挂帆行。何至遽觸他舟。舟人固稱風急。實非人力所能主。袁曰。汝言不足信。可仍駕舟張帆而下。令我審視之。舟人如所命。乘風破浪。渺不知所之。蓋已諭役。密令其竟去也。諸兵大譁。袁曰。此誤殺耳。律無抵法。埋葬銀由我出俸錢給之。

可矣。

兩淮鹽引案

兩淮鹽引案。爲乾隆時三大案之一。蓋乾隆戊子。德州盧雅雨都轉見曾乞病在籍。以前在淮運司任提引事發。遂革職下獄死。是案因尤拔世任兩淮鹽政。風聞鹽商積弊居奇索賄未遂。乃奏稱上年普福奏請預提戊子綱引。仍令各商每引繳銀三兩。以備公用。共繳貯運庫銀二十七萬八千有奇。普福任內所辦玉器古玩等項。共動支銀八萬五千餘兩。其餘見存十九萬餘兩。請交內府查收。朝廷以此項銀兩歷任鹽政并未奏聞。私行支用。檢查戶部檔案。亦無造報派用文册。且自乾隆乙丑提引後。二十年來。銀數已過千餘萬。顯有蒙混欺蝕情弊。密派江蘇巡撫彰寶會同尤拔世詳悉淸查。旋據彰寶等查復歷年預行提引商人交納餘息銀兩。共有一千零九十餘萬兩。均未歸公。前任鹽政高恆任內查出收受商人所繳銀至十三萬之多。普福任內收受丁亥綱銀私行開銷者又八萬餘兩。其歷次代購物件借端開用者。尙未逐一查出。奉旨褫淮

商黃源德徐尙志黃履泰奉宸院卿銜江廣運布政使銜程謙德汪啓源按察使銜。解現任運使趙之壁任。前運使盧見曾。鹽政高恆普福並褫職。且下見曾於揚州獄。以訊之。

大學士傅恆等復奏云。兩淮商人疊荷恩賞卿銜。乃於歷年提引一案。將官帑視爲己貲。除自行侵用銀六百二十餘萬兩外。或代購器物。結納餽送。或借名差務。浪費浮開。又冒侵銀至數百萬兩。於法於情。均屬難宥。今旣敗露。又蒙格外天恩。免其治罪。所有查出各款銀數。自應盡數追繳。以清國帑。查歷年提引應行歸公銀。共一千零九十二萬二千八百九十七兩六錢。內除奉旨撥解江寧協濟差案。及解交內府抵換金銀牌錁。與一切奏明支用。并因公支取。例得開銷銀四十六萬一千七百六十九兩九錢二分五釐。又現貯在庫歸款銀二十六萬二百六十五兩六錢六分六釐。兩共銀七十二萬二千零三十五兩五錢六分一釐。應如該撫等所請。免其追繳外。所有各商節年領引未完納銀六百二十五萬三千五百八十四兩一錢六分六釐。又總商藉稱辛工膏火銀七

十萬三千六百零二兩。又楚商濫支膏火銀二千兩。又總商代鹽政購辦器物浮開銀十六萬六百八十七兩。又各商借差支用銀一百四十八萬二千六百九十八兩八錢。及辦差浮開銀六十六萬七千九百七十六兩八錢。以上商人名下共應完納銀九百二十七萬五百四十八兩七錢七分九釐。其各商代吉慶高恆普福購辦器物作價銀五十七萬六千七百九十二兩八錢二分一釐。又各商交付高恆僕人張文學顧蓼懷經收各項銀二十萬七千八百八十七兩八錢五分二釐。各商代高恆辦檀梨器物銀八萬六千五百四十兩一錢四分四釐。均該商等有心結納於中取利。亦應照該撫等所請高恆普福名下無可追抵之款。着落該商名下賠完。通共計應追繳銀一千零十四萬一千七百六十九兩六錢。至普福自向運庫支用並無檔册可查之丁亥綱銀四萬二千八百五十一兩四錢三分九釐。該撫既稱非各商經手。但正項欠缺。未便無着。如普福不能追繳。在通河衆商名下。均攤賠補。亦如所請辦理。其盧見曾婪得商人代辦古玩銀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一兩。例應於見曾名下勒追。但查此項

代辦古玩銀兩。亦係各商有心結納運使。濫行支用。如見曾家屬名下不能全完。仍應在各商名下分賠。再查十一年提引後。歷任運司。如朱續焯舒隆安郭一裕何煟吳嗣爵盧見曾趙之璧。除見曾業已議定治罪外。其餘各員。既經該撫等訊無餽遺染指。與各商結納情弊。除已故之朱續焯舒隆安郭一裕三員無庸置議外。其現任河南布政使何煟江蘇淮徐道吳嗣爵不能詳請早定章程。革除積弊。均屬不合。應將該二員照私罪降三級調用。已經解任之運使趙之璧。在任五年之久。目擊鹽政腐敗。庫內收貯銀兩。任聽普福提用。不能阻止。及護鹽政時。又不據實具奏。殊屬有心徇隱。應照溺職例革職。現任總督高晉前署鹽政四十餘日。前任總督尹繼善在任最久。且有統理鹽務之責。乃竟全無覺察。均難辭咎。應一併交部嚴加議處。

是獄也。鹽政高恆普福運使盧見曾均伏法。刑部郎中王昶內閣中書趙文哲徐步雲以私自送信與見曾。皆獲嚴譴。大學士紀文達公昀亦牽連責戍焉。王後官至侍郎。

葉佩棻解滄浪鄉志獄

乾隆中葉。湘中有高治淸者。授徒鄉里。頗事著述。巡撫某聞之。以淸爲國號。而高乃以治淸名。疑與曾靜張熙有連。遂派員往捕。籍其家。得所著滄浪鄉志以獻。閱其書。頗有譏刺時政語。遂羅織傅會。竟以大逆奏。布政使葉佩棻獨疑之。詳閱其書。實無詆毀詞意。且中有聖德涵濡恩周薄海諸頌揚語。第未抬頭耳。因黏籤以進。奏上。高宗諭書中並無誇訕謀逆之詞。其頌揚語漏未抬頭。自係鄉曲陋儒。不知著書體例之故。不得以是爲罪。於是高得釋。

澹歸徧行堂集案

乾隆乙未閏十月。高宗檢閱各省呈繳應燬書籍。中有僧澹歸所著徧行堂集。乃韶州府知府高綱爲之製序。並爲募貲刊行。詩文中多悖謬字句。自應銷燬。因諭及高綱身爲漢軍。且爲高其佩之子。世受國恩。乃見此等悖逆之書。恬不爲怪。轉爲製序募刻。使其人尙在。必當立寘重典。其書板自必尙在粵東。著李侍堯等卽速查明此書版片及刊印之本。一併奏繳。

初。李方玉觀察璜官南韶連兵備道。偶以公事過丹霞寺。寺中有廚。封鎖甚固。璜詢所藏何物。僧曰。自康熙至今。本寺更一住持。卽加一封條。其中所藏何物。實未悉。璜命啓視。僧不能阻。啓廚得一册。皆謗毀本朝語。則明臣金堡後曰澹歸和尙手筆也。璜長子大翰慫恿其父。謂方今書禁至嚴。舉發此事。可冀升擢。是夕。璜持册。旋至室中。逾丙夜不寐。竟惑於大翰之言。白督撫。遂入奏。卽有焚寺磨骸之命。寺僧死者五百餘人。丁酉。璜入覲。卒於京師。大翰後由刑部員外郎擢知漢陽府。將抵任。忽覩一僧衣紅袈裟入船。猝病。卒於廨城。自後李氏凡有英雋之才。必早世。歿時必見和尙焉。

王錫侯以字貫被誅

乾隆丁酉十一月。新昌王瀧南呈首舉人王錫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補字典之不足。本爲當時諸儒所嫉。高宗閱其進呈之書。第一本序文凡例。將聖祖世宗廟諱及御名字樣開列。實爲大逆不法。命鎖押解京。交刑部審訊。錫侯及其子孫並處重刑。燬其板。且禁售賣。然其後流傳日本矣。至一併緣坐者。亦

分起解京治罪。於是李友棠以題詩卷首革職。而大學士史貽直尙書錢陳羣雖爲王氏家譜及錫侯所撰他書作序。高宗念其已故。置不究。並謂此實不爲已甚之折中辦法也。惟兩江總督高晉江西巡撫海成布政使周克開按察使馮廷丞則皆以失察革職。治罪有差。

錫侯。字韓伯。曰字貫者。意謂字猶散錢也。貫之以義耳。並依康熙字典分部、列其總字。注明在本書何類。凡天地人物四類。下分四十部。體例略如爾雅。音義相同。卽會於一。而每部則配以千字文。

徐述夔一柱樓詩案

東臺舉人徐述夔著有一柱樓編年詩。多詠明末時事。正德杯云。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又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之句。乾隆戊戌。東臺令上其事。廷旨謂壺兒卽胡兒含誹謗意。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淸都而言去清都。顯有興明朝去本朝之意。餘語亦多悖逆。實爲罪大惡極。時述夔已卒。命剖棺戮屍。其子懷祖以刊刻遺詩及孫食田等提解至京。命廷臣集

訊。定以大逆不道正法。詩集悉銷燬。江蘇藩司陶易揚州府知府謝啓昆等亦悉置重典。

沈文愨以詩戮尸

長洲詩人沈文愨公德潛爲葉橫山弟子。微時。卽名滿大江南北。乾隆時。以庶常召試。不數年。遂躋八座。禮遇之隆。一時無兩。會徐述䕫一柱樓詩案發。文愨時已前卒。然曾爲述䕫作傳。贊其品行文章。高宗惡之。命搜其遺詩讀之。則已平時所爲捉刀者。咸錄焉。惡之。又閱其詠黑牡丹詩云。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遂以爲意近誹謗也。命戮其尸。將其官爵謚銜並祭葬碑文鄉賢祠木主。一併廢除。

韋玉振以刋刻行述杖徒

乾隆戊戌。江蘇巡撫楊魁奏贛榆縣生員韋玉振爲其父刊刻行述。內有於佃戶之貧者。赦不加息。并赦屢年積欠之語。殊屬狂悖。經其叔韋昭告發。韋玉振應請照違制律。杖一百。褫革衣頂。奉旨。韋玉振於行述家譜內。妄用赦字。世表

二字。雖此外尙無悖逆之跡。究屬僭妄。非僅違制可比。且該犯身列宮牆。自應稍知文義。乃於赦字世表字僭用不忌。自當治以僭妄之罪。今該撫僅照違制擬杖。未爲允協。仍應照僭用例杖一百。徒三年。

僞皇孫案

乾隆庚子春。高宗南巡回鑾時。駐涿州。有僧率幼童接駕。云係履端王次子。以側福晉妬嫉。襁褓被逐。僧收養之至於成立。初高宗第四子履端親王永珹。出繼履恭王後。有側福晉王氏。爲王所鍾愛。會他側室產次子。帝已命名。時王隨帝之灤陽。而次子以痘殤告。其邸人皆言爲王氏所害。帝亦微聞之。故疑童近是。訊其嫡福晉伊爾根覺羅氏。則言其子殤時。余曾撫之以哭。非王氏所棄。帝乃召童入都。命軍機大臣會鞫。童貌端莊。坐軍機大臣榻上。端坐不起。呼和珅名。曰來。汝乃皇祖近臣。不可使天家骨肉。有所湮沒也。諸大臣不敢置可否。保成時爲軍機司員。乃近前。批其頰曰。汝何處村童。爲人所給。敢爲此滅門計乎。童惶懼。言係樹村人劉姓。爲僧所敎。讞乃定。事聞。斬僧於市。戍童於伊犂。後又

於其地冒稱皇孫。招搖愚民。爲松文清公筠所斬。然聞其邸太監楊姓者云。履王次子痘時。實未嘗殤。王氏潛以他尸易之。而命王之弄童薩淩阿負之出邸。棄之於荒野。嫡福晉所撫哭者。非眞也。

程明禮以壽文被斬

湖北孝感生員程明禮至河南桐柏縣教讀。十有餘年。乾隆辛丑。富人鄭友清壽誕。戚友劉用廣等浼程撰壽文。友清亦楚人。賈於豫。致富。時值三月。文有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於河南。及捧河中之劍。似爲添籌等句。友清疑有違礙。貼紅簽於上。明禮怒。其門人楊殿才王國華胡高同俱不服。令友清之姪萬青詣明禮引咎。不從。毆萬青。傷右眼。殿才以友清非青衿。不應妄評。乃編俚語揭之街市。爲明禮洩忿。友清卽持幃首於桐柏教諭黃懷玉。懷玉稟學撫。豫撫富勒渾批飭南陽守提訊。因於明禮寓搜出久經飭禁之留春新集一部。又摘寫後漢書趙壹傳內成語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詩句。密加圈點。又於程友曹文邠家。查出文昌錄一軸。及符咒。解省。

至是。撫藩臬卽將明禋所作壽文狂悖之處。逐一指詰。明禋供上年二月。劉用廣言其友鄭友清原爲湖北興國州人。移居河南桐柏。經商起家。三月初一日。爲其生日。囑代撰文爲壽。因友清自湖北至河南起家。故有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於河南二句。原引易經富有之謂大業句也。至捧河中之劍二句。因係三月生日。故引用秦昭王上巳置酒事。以切時令。至趙壹傳詩句。乃庚子科鄉試不中。牢騷不平。偶讀趙壹傳。觸起心事。隨手摘寫幾句。實無他意。勒渾詰以汝何以獨取趙壹傳兩句詩。且批古今同慨四字。今聖明在上。勤政愛民。臣民無不愛戴。何以混鈔不㸑飽當今豐年之成語。禋曰。犯生敎讀度日。被富人輕視憤懣。故圈出此二句。且應舉多次不中。因咎主司去取不當。又以運蹇。無由發跡。卽使衣食充足。也不樂。故寫鑽皮出毛羽洗垢求瘢痕。不飽㸑當今豐年等句。曹文邠供。文昌錄符咒。乃業師劉逢恕寄存多年。旋經勒渾奏請明禋照大逆律凌遲處死。弟明珠照律擬斬立決。妻子俱依律緣坐。給功臣家爲奴。殿才國華高同等褫革衣頂。杖八十。懷玉革職。

尹嘉銓以著書處絞

博野尹嘉銓由舉人歷官至京卿。乾隆辛丑。以布政使休致。高宗南巡。嘉銓遣子賫奏。請爲其父元孚侍郎會一請謚。並從祀孔廟。高宗震怒。派英廉袁守侗二大臣檢查嘉銓所著各書。中有悖謬處。諭云。朋黨自古大患。皇考世宗御製是論。爲世道人心計。明切訓示。乃尹嘉銓竟有朋黨之說起。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於上之語。顚倒是非。顯悖聖諭。且又有爲帝者師之句。儼然師傅自居。無論君臣大義。不應如此妄語。卽以學問論。內外臣工各有公論。尹嘉銓堪爲朕師傅否乎。昔韓愈云。自度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尹嘉銓將以朕爲何如主也。又所著名臣言行錄。將本朝大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蔣廷錫鄂爾泰張廷玉史貽直悉行臚列。以本朝之人標榜當代人物。將來伊子孫恩怨。卽由此起。又伊在山東藩司任內。面求賞戴花翎。敢於朕前自述對伊妻言。如不得賞。無顏相見等語。彼時伊毫不知恥。而朕深鄙其人。實自此始也。至其託言夢中神人告以係孟子後身。當傳孔子之道。又朕製古稀說。而伊乃自號古稀老

人。且娶年逾五十之處女爲妾。所行種種乖謬。正如少正卯言僞而辨行僻而堅所必誅者。伊從前經朕保全休致回籍。本可終其餘年。乃惡積貫盈。自行敗露。此實天道昭彰。可爲天下盜竊虛名妄肆異議者戒。尹嘉銓着卽處絞。

然膠州逢福陔觀察則嘗告咸陽李孟符主政曰。嘉銓雖奉嚴旨。旋蒙赦宥。蓋爰書已定之明日。高宗知某之與嘉銓契也。命其往獄宣詔。並齎賜御廚酒肴。陽爲己所擕入以與之餞別者。諭令酒罷毋遽就死。先以嘉銓所言。曁飲食與否。回奏俟後命。某遵旨往。有頃復奏。謂嘉銓謝恩就坐。顏色不亂。惟深自引咎。謂負聖恩。凡飲酒三杯。食火腿肥肉各一片。上微哂。俄召嘉銓至。先數其罪。後乃宣旨赦令歸田。又問尚有何奏。嘉銓奏云。蒙皇上天恩。至於此極。感激之忱。靡可言喩。惟年逾七十。精力衰頽。無以圖報。祇有及未死之前。日夕焚香叩天。祝皇上萬壽。國家昇平。雖至耄期。誓不敢一日間斷。上大笑曰。汝尚欲活至百年乎。因揮之出。

甘肅米捐案

乾隆辛丑。大學士阿文成公桂率師勦回。時李侍堯再起為陝甘總督。有旨飭二人查辦甘省藩庫收捐監穀事。文成覆奏。謂係王亶望在藩司時慫恿勒爾謹奏請開例。且一面奏立規條。一面即公然折色包捐。王得擁厚貲而去。高宗大怒。提爾謹訊之。並將亶望拏交刑部審訊。又令文成侍堯將歷任道府之冒銷勒買分肥情形。逐一查明參奏。旋據奏稱按察使福寧供開捐之始。即屬折色。并無交粮。王亶望將實收總交蘭州府存發各州縣。或多或少。均藩司主政。至折色銀兩。并未見補買歸倉。多放銀抵糧。盤查結報。皆係具文。又據知府宋開煌供前因燉煌玉門兩縣冊結。以未經盤查。詳請展限。王亶望不准。只得在省出結。又據福寧供。各屬報災分數。俱由藩司議定具奏。又補行取結。並未親往勘驗。放賑亦不監視。亶望若預知被災輕重。定發實收多少。其為侵浮銷蝕。毫無疑義。再亶望於每名監生公費四兩外。又加雜費一兩。王廷贊復任。又加一兩。至此事總不過首府首縣數人經手。請將蘭州府知府蔣全迪前任皋蘭知縣捐升刑部員外郎程棟革職提訊。並王亶望任內揑報之歷任道府王廷

贊秦雄飛福寧等現任官二十一員革職拏辦。又丁憂事故之潘時選等一十三員。由吏刑二部查明一併革職解訊。

有旨。蔣全迪程棟先拏解蘭州。王廷贊解交行在。俟王亶望等解到。再行會審。其曾任道府縣者。一體拏解嚴究。王廷贊供出饋送王亶望銀兩之武威縣知縣朱家慶固原州知州郭昌泰涇縣知縣邱大英西寧縣知縣詹耀琳分別提取訊供。行在大學士九卿會訊。按律定擬。請將爾謹亶望廷贊卽行正法。其侵銀三萬以上之程棟陸瑋那禮善楊德言鄭陳善蔣重熹宋學淳李元椿王臣許山斗詹耀琳陳鴻文黎珠伍葆光舒攀桂邱大英陳澍伯衡孟衍泗萬人鳳等二十犯。其侵銀不及二萬而任內有建倉侵款之徐任英陳詔二犯。改爲斬監候。入於本年勾到情實官犯內辦理。著派刑部侍郎阿揚阿馳驛。前往甘省。會同該督李侍堯傳旨曉諭。提視行刑。其侵銀一萬兩以上之閔鵷元林昂霄舒玉龍王萬年杜畊書楊有澳李本楠彭永和謝恆周兆熊福明等十一犯。侵銀九千至一千兩以上之韋瑗尤永清萬邦英丁愈趙元德顧汝恆宋樹穀黃

道矩蒲蘭馨章汝楠侯新董熙沈泰墨爾賡額善達華廷颺賈若林龐標覺羅承志李弼申寧吉謝廷庸葉觀海龐宸張毓林等二十六犯。俱依議斬監候。又冒振不及一萬。而任內有建倉侵欺銀兩之錢成均王旭陳金宣宋開煌等四犯。從寬免入本年秋審。仍牢固監禁。

壬寅。高宗以蘭州逆回蘇四十三倡亂。時謝桓宋開煌萬邦英董熙黃道矩著有微勞。免死。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遇赦不准援釋。所生親子。亦不准應考出仕。並飭查通案。有無類似謝桓等情。曾經文成上疏聲敍出力者。許自行陳訴。又經侍堯復奏將舒玉龍等二十四犯。照謝桓等一體免死發遣。

方國泰以藏匿祖詩被杖徒

乾隆壬寅五月。安徽巡撫譚尚忠具奏歙縣生員方國泰藏匿伊祖方芬濤浣亭悖逆詩集一案。奉上諭。譚尚忠奏已故歙縣貢生方芬所著濤浣亭逆詩。伊孫方國泰藏匿不報。請將方芬戮屍。方國泰照大逆知情隱諱。擬斬立決等因。已批該部議奏。據稱方芬詩集內。征衣淚積燕雲恨。林泉不共馬蹄新。又

亂剩有身隨俗隱。問誰壯志足澄清。又蒹葭欲白露華清。夢裏哀鴻聽轉明等句。雖隱約其詞。有厭清思明之意。固屬狂妄。但不過書生遭遇兵火。流離轉徙。爲不平之鳴。幷未公然毁謗本朝也。方芬老於貢生。貧無聊賴。鬱鬱不得志。借詩牢騷。則有之。況其人已死。朕不爲已甚。若如此卽坐以大逆之罪。則杜甫集中窮愁之語最多。卽孟浩然亦有不才明主棄之句。亦概得謂之大逆乎。從前查辦河南祝萬青家祠匾對。及湖南高治清所刻滄浪鄉志。吹求字句。辦理太過屢經降旨通諭各督撫。勿得拘文牽義。有意苛求。豈譚尙忠尙未之聞乎。此案着交刑部核議具奏。如方芬集內。或另有不法之句。不止如摺內所云。該撫未經摘出。抑有不敢陳奏之語。並着該部查明。再行請旨核辦。

旋經刑部遵旨奏稱。方芬係本朝歲貢生。生於明天啓年間。歿於康熙二十九年。著有易經補義一部。濤浣亭詩集一本。又伊七世祖方有度。著有陛辭疏草一本。方國泰於學臣考試時。將陛辭疏草易經補義二書呈出。以爲一家孝友。請匾奬勵。當經飭縣查出方芬濤浣亭詩內。有征衣淚積等句。語意狂妄。訊之

方國泰據云。濤浣亭係伊五世祖方芬所著。不知何時刊刻。存留在家。只此一本。詩內悖謬之處。因是祖上所著。相隔百有餘年。實不能指出作詩本意。至所著避寇諸句。幼時曾經祖父言及。康熙初年。閩寇來攻徽州府城。一家逃避。官兵平復。始得回家。這避寇想必指閩寇等語。臣查前奉諭旨。凡收藏違礙悖逆之書者。俱令及早繳出。仍免治罪。前撫臣業已宣布。該犯讀書識字。既將伊祖上所著之陛辭疏草易經補義呈求請獎。而於濤浣亭詩集。獨不呈出。其爲有心存匿。已可概見。科以應得之罪。夫復何辭。惟如該撫所請。將方芬創墳僇尸。方國泰斬決辦理。殊失持平。查律載收存違禁之書者。杖一百。又大逆知情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此案除方芬久經物故。聖恩不加重罪外。方國泰應照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該撫奏稱詩集板片。恐各屬搜羅不盡。現在通飭實力查繳。並移咨各省。一體詳查焚毀等語。應如該撫所奏辦理。

莊容可以丁文彬書獲咎

番禺莊容可中丞有恭嘗爲學使。一日出行。有丁文彬者。獻書於道左。莊諗其

夙有心疾也置不問。及擢巡撫。則事隔五年矣。而丁之書爲人所劾。高宗大怒。下嚴旨於莊。責令呈進備觀覽。莊復奏。以尋覓不見爲言。高宗諭曰。丁文彬指斥本朝。妄肆詆訕。莊有恭之意。蓋恐進呈此書。則罪戾顯然。故藉詞尋覓不見。以避重就輕。夫大逆不道之詞。豈有曾經寓目致令迷失之理。必係聞信查出。私爲銷毀耳。莊有恭受朕深恩。不應狡詐爲鬼蜮伎倆至是也。其罪不在巡撫而在學政。且欲保全學政俸祿養廉耳。著照伊學政任內所得俸祿養廉數目。加罰十倍。

浙江州縣倉庫虧空案

乾隆丙午。高宗以浙江州縣倉庫虧空。特派阿文成公與姜晟曹文埴伊齡阿先後馳往查辦。伊齡阿遂留浙爲巡撫。時諸城竇東皋侍郎光鼐督學浙江。高宗密敕將倉庫事據實陳奏。竇乃嚴劾平陽知縣黃梅借彌補倉庫爲名。科斂肥橐。贓款纍纍。温旨褒其不避嫌怨。而文成等查覆。則謂無其事。竇具疏抗辨。並親赴平陽訪查。伊齡阿劾其在明倫堂招集生監。詢以黃梅劣蹟。答以不知。

則咆哮恐嚇。勒寫親供。奉旨褫職。伊齡阿又劾其平陽城隍廟多備刑具。傳集書役。追究黃梅款蹟。生監平民一概命坐千百爲羣。及回省時。攜帶多人。晝夜兼行。致水手墮河淹殞。並有不欲作官不要性命之言。奉旨將竇拏交刑部治罪。竇抵杭。伊已密遣人守其衙署。忽有歸安諸生王以銜王以鋙。以門生投刺來謁。入內。卽脫留棉襖一件。稱報老師識拔之恩。拆視之。則皆黃梅按畝勒捐之田單印票圖書收帖。計二千餘張。密爲收存者也。竇得之大喜。遂奏稱黃梅以彌補虧空爲名。按畝捐錢。戶給官印田單一張。在任八年。侵贓二十餘萬。因將田單印票圖書收帖各檢一紙呈遞。甫出奏而伊派員來押解矣。高宗謂凡事可僞而官印與私記不可僞。且斷不能造至二千餘張之多。況字帖俱有業戶花名排號。確鑿可據。因命文成中道回浙。且免竇拏問。同往審訊。文成旋奏黃梅勒借民錢侵用田單公費是實。奉旨伊齡阿與前撫福崧皆嚴議革職。阿等亦皆議處。竇回京署理光祿寺卿。

松滋王五子案

華亭李深源嘗令松滋。有幼孩王五子死於野失耳環衣服一案。李赴尸場相驗。歸時。天寒雨雪。改裝易服。率幹役私出行。至卜肆中。卜者將闔戶。役詭稱遠鄉人。偕外省友來看驗尸。天晚腹飢求食。願出金。卜者欣然爲炊黍。因問以近日問卜者多否。卜曰。少。惟今晨有本處十六七歲童子曰鮮旺兒者來測字。隨手檢出鴞之鴞字。遂戲之曰。有梟首之象。李問其人何若。卜者曰。其人曾在王某家爲義子。因無狀被逐。問所居。曰相距不遠。李辭卜者。率役往覓。至其處。令役突呼鮮旺兒名。其人卽於草叢中跳出。驚問爲誰。答曰。我爲汝舊隣。隔數年。何卽不識耶。今欲往某村。路不熟。倩汝偕往。以錢爲謝。鮮旺兒初猶以路遠天晚辭。及出金示之。始諾。旋語之曰。汝隨身物可攜行。失之非我事。鮮旺兒遂於草中拾取一小袋同行。將近傳舍。李令役伴先入。更派數役。帶至案下。拆閱袋底。得質票。卽命取贖。乃耳環衣服也。令尸親認之。尸親一見。卽號咷。贓已確鑿。而犯供堅不吐實。又其體頗瘦弱。難以刑求。李反覆開導。乘其飢渴。以飲食誘之。始供認不諱。遂論罪如律。

張問陶訊盜

張問陶以翰林出守萊州。恃才傲上。謁新撫長白某。撫謂其無禮。心甚嗛之。語方伯曰。張守書生耳。太守為一郡表率。能勝任耶。方伯曰。張守雖書生。尚不誤民事。會有劇盜桀驁狙詐。屢翻屢斷。承訊官皆莫可如何。撫又謂方伯曰。君謂張守不誤民事。渠如能定讞。當令赴任。否則將登白簡也。方伯商諸廉訪。延張至臬署訊盜。僉問其幾日可結。曰。三日足矣。又問需用何刑。曰。刑具用時再議。最要者。金華極精乾脯一大盤。紹興佳釀一大甕。聊助談鋒。斷不可少。翌辰。張至臬署廳事。箕坐炕上。几置金華極精乾脯一大盤。階置紹興佳釀一大甕。一僮扇爐暖酒。一僮執壺侍側。一書吏在旁錄供。呼盜跽於前。左手把杯。右手翻閱案牘而問之曰。汝郯城人耶。盜曰。然。汝年幾何矣。曰。三十有七矣。汝居鄉乎。城乎。曰。居城。汝有父母乎。曰。小人不幸。父母俱亡矣。汝有兄弟乎。曰。兄弟三人。小人其長也。汝有妻子乎。曰。小人有二子。長年十八。能獵獸矣。幼年十三。尚未能獵獸也。汝家何業也。曰。無所事事也。時方伯廉訪皆在屏後竊聽。以張素工

言語。必能摘奸發覆。不意所問皆瑣事。恐不能結。深以爲慮。越日。張又至臬署。問盜曰。汝郯城人耶。盜對曰。然。汝年幾何矣。曰。小人今年三十有九。明年且四十矣。汝居鄉乎。居城乎。曰。居鄉。汝有父母乎。曰。父早亡。母已下堂矣。汝有兄弟乎。曰。兄弟三人。小人其次也。汝有妻子乎。曰。小人有一子一女。皆孩提也。汝家何業也。曰。薄田數畝。務農爲業也。至第三日。張至臬署。方伯與廉訪問曰。君言三日了結。今三日矣。果能了結耶。張笑曰。今日下午當可了結。請無慮。因傳諭預備刑具聽候結案。乃至客廳。仍箕坐炕上。以乾脯下酒。呼盜跽於膝前問曰。汝郯城人耶。盜曰。然。汝年幾何矣。曰。去年四十。今又添一歲矣。汝居鄉乎。居城乎。曰。時而居城。時而居鄉也。汝有父母乎。曰。小人有母。年逾七十矣。汝有兄弟乎。曰。小人有兩兄。皆亡矣。汝有妻子乎。曰。小人有子。呱呱在抱也。汝家何業也。曰。無田可耕。漁而或樵也。日晡。命僮取巨觥來。連滿飲三巨觥。命將酒脯撤去。傳集皂隸。備刑具聽用。乃正色危坐而語盜曰。我觀案牘。前承訊各官所讞。一一屬實。汝何屢斷屢翻也。人謂汝桀驁狙詐。實不謬。我與汝絮語三日。皆家常

瑣事。三日所答前後迴不相符。瑣事尙如此反覆。况正案耶。汝果從直吐實。尙不愧爲好漢。如再敢飾言強辯。我卽將三日所答瑣事。以證汝之反覆。雖嚴刑處死。亦不爲過。汝須自忖。毋自討苦喫也。盜猶欲強辯。張叱左右施嚴刑。斃命勿論。盜急叩頭乞命。願吐實。誓不再翻。張大喜。立命畫供。案遂結。問陶。字船山。

莊繩祖破疑案

乾隆時。莊繩祖爲交城知縣。一少女殺於野。莊集村人履勘。某某二人者。視速而脣動。莊疑之。密召女父母。問識此二人否。曰。是日黎明殯尸時。實見二人踞於高阜。莊曰。地甚僻。時又絕早。不宜有人至。必殺人者內怯。於此偵探耳。命擒而嚴詰之。果二人欲行強暴。女不受汚而被戕也。

燕某縊其妻及其弟婦。誣鄰人威偪致死。莊驗之。則二婦共縊一索。足離土床二尺許。旁置一矮木几。莊卒然問曰。几非本在此者乎。然則二婦之死。汝爲之耳。何誣鄰爲。燕堅不承。曰。此易知耳。果自縊。必有承其足者。非偪之使縊。抽几而何。燕辭塞。蓋二婦皆不謹。燕故偪其死。適與鄰有隙。遂誣之也。

李賡芸自縊案

乾隆朝。嘉定李賡芸官福建汀漳龍道。時龍溪縣有械鬭事。令黃某懦不能治。有候補縣朱履中者。內狡外質。李不知也。請於上官。以朱往。朱蒞任數月。亦不辦。李擢藩司。以朱無能。左遷其官。朱嘗虧鹽課五千金。漳州守畢所譜曾納朱賄。李之僕曾以修船乏款。私貸朱資。至是。朱憤無所洩。揭於兩院。謂虧帑由道府婪索。總督汪志伊修舊怨。乃解李任。授意福州守涂以輈。使嚴詰之。促對簿。李憤自縊死。士民呼號於門。事上聞。令侍郎熙昌王引之出按。抵朱法。督撫均譴斥有差。

閩中虧空案

乾隆末。閩中虧空案發。州縣伏法者二十餘人。藩司以驚怖死。臬司以冤殺七命爲人舉發。時甫擢陝藩。已起行。復奉部文。追回正法。道府俱褫職。總督伍拉納巡撫浦霖並逮問入京。高宗震怒。廷訊日。施大刑。越日。卽押赴市曹。時伍兩目耿耿。猶能左右視。浦右腿已夾斷。橫臥車中。奄奄一息矣。當日總理清查局

者。爲田方伯鳳儀。天性峻刻。勾稽出入。皆就現虧爲斷。又以迫促了事。其中應劃應抵者。皆未及詳愼分淸。旣撤局。總計庫款。乃浮出數十萬金。又有古田令塔倫岱者。以滿洲孝廉起家。虧項皆有款可抵。不及查出。遂擬絞決而死者不復生矣。

此案實發自福州將軍魁倫時閩省吏治極敝。倉庫皆空。魁倫鎭閩日久。知其詳。而幕友林樾亭之章奏。敷陳又至詳盡。奏入。大動上聽。立授魁以閩督。使窮治其事。遂成大獄。未幾。魁授川督。以敎匪偸渡嘉陵江。失機伏法。時林甫選四川彭縣。調江津。旋被檄委辦藏務。卒於西陲邊外。

山東姦殺案

乾隆時。山東某縣鄉民某家尙温飽。有一子。娶婦。貌頗佳。逾半年。歸寗。旣匝月。子控衞往迎。距婦家可二十餘里。半途。經古墓下。樹木重蔽。相傳有妖。婦入榛莽。溲焉。夫控衞以待。少頃。婦出。所著袴本綠色。忽易爲藍。心疑一時目眩。未之詰。察其神情瞀惘。亦異平時。抵家。乘間語父。父曰。安得有此。並置不問。翁嫗故

與子對房居。晚飯畢。以子婦初遠歸。促令早息。夜半。翁嫗見子舍尚有燈光。竊意何事復起。旋聞有聲似鳥鼓翼。繼而嗷然如怪鴟怒號。破窗飛出。急起視。則窗開。子已破腹死於床。婦失所在矣。箱篋床帳並皆完好。惟少一護褥布單。官往驗之。絕無端緒。於是鬨傳某村婦爲妖攝去矣。閱數年。有某令新蒞任。細閱案卷。喟曰。此姦殺也。妖攝人能死其夫。即殺矣。豈能持刀割腹且攝布單胡爲。遂拘兩造重鞫之。問有村民無故外出久不歸者否。婦父言有某村某戚出已數年。問在案前乎。云約畧同時。令曰。盜在此矣。乃拘戚之父母。詳問平日出游何處最熟。遣役隨往蹤跡之。至清江浦。見一婦當壚。酷似女。須臾夫至。果某戚也。拘解歸訊。則婦素與戚姦。道出塚間。借作疑陣。爲劫殺遠竄之計。是夕。先啓戶出婦。而己作破窗飛逝狀以示怪異。布單血汚。不類妖噬。故捲之而去也。

段起玲以由衷言褫貢生

段松廬。名起玲。乾隆時之新化歲貢也。剛介狷狹。其學以堅苦樸實爲主。躬耕授徒以養母。非其力不食。非其人不交。著由衷言內外篇。自道所得。亦心齋二

曲剛主諸人之流也。嘗於衆中面訐人過。爲怨家所忌。陰結其徒。挾所著內外篇。以誹謗上告。時書禁甚嚴。幾蹈文網。當事有知之者。按其書。實無狂悖語。乃坐其徒以誣告罪。然松廬之貢生亦被褫。

汪龍莊折獄

蕭山汪龍莊大令輝祖。由名幕而爲循吏。所著學治臆說。佐治藥言。風行海內。有無錫縣民浦四童養妻王氏。與四叔經私。事發。依服制。當擬軍。汪以凡上。常州守引服制駁。汪議曰。服制由夫而推。王氏童養未婚。夫婦之名未定。不能旁推夫叔也。臬司以王氏呼浦四之父爲翁。翁之弟是爲叔翁。又駁。汪曰。翁者。對婦之稱。王氏尙未成婦。則浦四之父亦未爲翁。其呼以翁者。沿鄉例分尊年長之通稱。乃翁媼之翁。非翁姑之翁也。撫軍因王氏爲四妻而童養於浦。如以凡論。則於四無所聯屬。議曰。童養之妻。虛名也。王習呼四爲兄。四呼王爲妹。稱以兄妹。則不得科以夫婦。四不得爲夫。則四叔不得爲叔翁。撫軍以名分有關。又駁。議曰。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王未廟見。婦尙

未成。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爲比。書云。罪疑惟輕。婦而童養。疑於近婦。如以王已入浦門與凡有問比凡稍重則可。科以服制。與從輕之義未符。況設有重於姦者。亦與成婚等論。則出入大矣。請從重枷號三個月。王歸母族。而令經爲四別娶。似非輕縱。議上。韙之。遂得批允。

國泰以交通和珅伏法

乾隆時。昆明錢南園通副灃嘗奉命察山東巡撫國泰貪穢狀。微服止良鄉。見有豪僕過。跡之。則大學士和珅使通書國泰者也。未幾。僕還。叱止之。搜得私書。中多隱語。立奏之。國泰卒伏法。

阿睦爾撒納子永錮於獄

阿睦爾撒納叛。妻子爲舒文襄公所擒。其少子某時甫周晬。高宗憐之。命貸其生。但永錮於獄。年四十餘。尚在囹圄。嘉慶甲子乙丑始卒。獄中皆推爲祭酒。

嘉慶戊午湖南科場案

嘉慶戊午湖南鄉試。有富家子傅進賢賄藩胥。割卷面以黏他卷。時粗擬名次。

久之所黏卷竟中解元。先是湘陰彭莪為制藝有名。羅典主講嶽麓書院。雅愛重之。闈後。呈所作。羅決為必售。而榜揭無名。方甚惋歎。及見墨卷。彭作具在。而名則非。大駭。告湘撫。窮治之。盡得吏姦利狀。傅懼。願為彭援例捐道員。更與萬金及美田宅。戚友關說百端。彭意頗動。羅持不可。獄遂具。胥與傅皆論斬。

和珅獄事

嘉慶己未。仁宗賜和珅死。其供詞以奏摺楷書之。李孟符主政曾見四紙於京師。非全案。且與世傳籍沒之清單不同。蓋尚未吐實之初供也。而珅之獄事。亦可藉見一班矣。

一紙。係奉旨詰問事件。凡兩條。一問和珅。現在查抄你家產所蓋楠木房屋。僭侈踰制。並有多寶閣及隔段樣式。皆仿照寧壽宮安設。如此僭妄不法。是何居心。一問和珅。昨將抄出你所藏珠寶進呈。珍珠手串有二百餘串之多。大內所貯珠串。尚祇六十餘串。你家轉多至兩三倍。並有大珠一顆。較之御用冠頂蒼龍教子大珠更大。又眞寶石頂十餘個。並非你應戴之物。何以收貯如許之多。

而整塊大寶石。尤不計其數。且有極大爲內府所無者。豈不是你貪黷證據麽。一紙係和珅供詞。凡三條。奴才城內。原不該有楠木房子。多寶閣及隔段式樣。是奴才打發太監胡什圖到寧壽宮看的式樣。仿照蓋造的。至楠木都是奴才自己買的。玻璃柱子內陳設。都是有的。總是奴才糊塗該死。又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蘭察李侍堯給的。珠帽頂一個。也是海蘭察給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餘串之多。其饋送之人。一時記不清楚。寶石頂子。奴才將小些的給了豐紳殷德幾個。（豐紳殷德爲和珅子即尙和孝公主者）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給的。至大珠頂。是奴才用四千餘兩銀子。給佛寧額爾登布代買的。亦有福康安海蘭察給的。鑲珠帶頭。是穆騰額給的。藍寶石帶頭。係富綱給的。又家中銀子。有吏部郎中和精額。於奴才女人死時。送過五百兩。此外寅著伊齡阿都送過。不記數目。其餘送銀的人甚多。自數百兩至千餘兩不等。實在一時不能記憶。再肅親王永錫襲爵時。彼時緼住原有承重孫。永錫係緼住之姪。恐不能襲王。曾給過奴才前門外鋪面房兩所。彼時外間不平之人。紛紛議論。此事奴才也知道。以上俱是有的。

又一紙亦係供詞。而問詞已失之。凡十四條。大行太上皇帝龍馭賓天。安置壽皇殿。是奴才年輕不懂事。未能想到從前聖祖升遐時。壽皇殿未曾供奉御容。現在殿內已供御容。自然不應在此安置。這是奴才糊塗該死。又六十年九月初二日。太上皇帝册封皇太子的時節。奴才先遞如意。洩漏旨意。亦是有的。又太上皇帝病重時。奴才將宮中秘事。向外廷人員敍說。談笑自若。也是有的。又太上皇帝所批諭旨。奴才因字跡不甚認識。將摺尾裁下。另擬進呈。也是有的。又因出宮女子愛喜貌美。納取作妾。也是有的。又去年正月十四日。太上皇帝召見時。奴才因一時急迫。騎馬進左門。至壽山口。誠如聖諭。無父無君。莫此爲甚。奴才罪該萬死。又奴才家貲金銀房產。現奉查抄。可以查得來的。至銀子約有數十萬。一時記不清數目。實無千兩一錠的元寶。亦無筆一枝墨一匣的暗號。又蒙古王公。原奉諭旨。是未出痘的。不叫來京。奴才無論已未出痘。都不叫來。未能仰體皇上聖意。太上皇帝六十年來。撫綏外藩。深仁厚澤。外藩蒙古原該來的。總是奴才糊塗該死。又因骽痛。有時坐了椅轎。擡入大內。是有的。又坐

了大轎。擡入神武門。也是有的。又軍報到時。遲延不卽呈遞。也是有的。又蘇淩阿年逾八旬。兩耳重聽。數年之間。由倉場侍郎用至大學士。兼理刑部尚書。伊係和琳（珅弟也）兒女姻親。這是奴才糊塗。又鐵保是阿桂保的。不與奴才相干。至伊犁將軍保寧升授協辦大學士時。奴才因係邊疆重地。是以奏明不叫來京。朱珪前在兩廣總督任內。因魁倫參奏洋盜案內。奉旨降調。奴才實不敢阻抑。又前年管理刑部時。奉勅旨仍管戶部。原叫管理戶部緊要大事。後來奴才一人把持。實在糊塗該死。至福長安求補山東司書吏。奴才實不記得。又胡季堂放外任。實係出自太上皇帝的旨意。至奴才管理刑部。於秋審情實緩決。每案都有批語。至九卿上班時。奴才在圍上。並未上班。又吳省蘭李潢李光雲。都係奴才家的師傅。奴才還有何辦呢。至吳省蘭聲名狼籍。奴才實不知道。只求問他就是了。又天津運同武鴻。原係卓異交軍機處記名。奴才因伊係捐納出身。不行開列。也是有的。又清單一紙。開列正珠小朝珠三十二盤。正珠念珠十七盤。正珠手串七串。紅寶石四百五十六塊。共重二百二十七兩七分七釐。藍寶

石一百十三塊。共重九十六兩四錢六分八釐。金錠金葉二兩。平共重二萬六千八百八十二兩。金銀庫所貯六千餘兩。

吳中杖責諸生案

嘉慶己未夏。吳中有杖責諸生之獄。其詳見王述菴少司寇與平恕書。書云。違晤經時。伏諗執事與居安豫。弟以鼎湖大故。匍匐入都。前日始回南下。備知諸生獲罪。深爲駭異。諸生寒士居多。求貸於富戶。乃事理之常。伊等或以教課爲業。或以筆墨爲生。無力償還。亦其常分。賴有父母師保之責者。正宜加之憐惜。或代爲寬解。或再爲分限。俾得從容措繳。卽使伊言粗率。亦何至不能稍貸。乃至扑責寒士。以媚富戶。實無情理。此非該令平日與富戶交結往來。受其餽賄。卽係意存庇奸。爲事後得錢之計。情事顯然。不待推求而可見。諸生之不平則鳴。有何足怪。惟是時承審之員。非該令平日結納之上司。卽係狼狽爲奸之寅好。臬司將赴湖南。不顧其後。而巡撫初蒞新任。以至四出查拿。牽連數十。掌嘴銷項。凌辱不堪。成何政體。當今律令內。從未有生員貸債不還。遂致責革之條。

若以聚衆爲名。亦當視其應聚與否耳。漢時太學生舉幡闕下。見於漢書不一。唐之太學生爲陽城而聚衆。宋之太學生爲李綱而聚衆。至周朝瑞等爲趙汝愚而聚衆。史册載之不一而足。以爲美談。蓋凡事必先定其是非。如諸生理屈詞窮。糾衆以挾制縣令。從重懲之宜也。若縣令先以挾私違制。則人人有同心。豈能默爾。一呼百應。籲告上臺。以求判斷。自無不可。斯時卽宜告承審各員研究富戶平日與該令有無結交。何以討好如此。果無他故。然後科以性情兇暴違制擅責之咎。仍另爲該生起限寬緩清還。諸生自必欣然而散。何至成此大獄。使士民重足而立也。往在京口。那繹堂司空言宜撫軍爲人仁厚。劉竹軒倉場亦言其老成精細。昨過蘇相見。謙和恭敬。抑然自下。實有古賢臣風範。特其時兩司未到。獄案已定。而執事又無一言救正。縱地方官之所欲。恣其蹂躪。此必非撫軍之本意也。今者荷蒙皇上垂照如神。洞燭其違制擅責之由。降旨再飭制軍研審。制軍居心公正。未必謂然。然成事不說。是否覆盆能白。尚未可知。儻執事以繫鈴者解鈴。則日月之更。民皆仰之矣。弟此次進京。仰見皇上典學

右文。而王韓城劉諸城二相國。以及石君冢宰繹堂司空。贊翊熙朝。愛才好士。力持大體。恐承旨之下。於此亦不慊然。弟見數十年來。小省學政。職分本微。奉督撫如上司。與州縣相結納。甚至幸其嘑爾蹴爾之助。媕婀唯諾。殊爲可恥。若江浙學差。皆三品以上大員出膺任使。地分既高。卓然自立。故遇有諸生品行不端者斥之。學業不進詞章不上者。令廣文夏楚之。其餘則是曰是非曰非。所以重人材而勵廉恥。今執事久以詞林雅望。洊受上知。冀旦夕入贊綸扉。惟是扶持士類。主張名敎。庶可與石君諸公相見耳。至近年州縣所以魚肉諸生。其意蓋在立威。威立而諸生箝口結舌。則庶民何敢出而爭控。是以獄訟之顚倒。徵收之加耗。無所不至。比者言路大開。江南漕政。橫徵重斂。已一一仰叨聖鑒。故制府亦力爲振作。今冬定作清漕之局。但州縣或有陽奉陰違。倍收多取。恐生監連名訐告。而州縣指爲鬨堂鬧事者甚多。未知執事可能究其事否。俟案定而後量加董戒。抑或如此案不科州縣之失。而卽科諸生之罪。若仍助其燄而長其氣。則吏治之壞。不知伊於何底也。弟陳臬三司。且於大理署都察院刑

部三法司。均爲堂上官。所見生監控告之案。不勝枚舉。然未見有人因其抗令而右袒之至於此者。弟與緣事諸生。並無門生故舊之雅誼。一至蘇州。即知此案已上聞。並荷聖明指摘。所以不辭饒舌者。實以此案追債事輕。關於士氣者大。而關於將來漕弊者尤大。且爲執事風節所關。夙叨世好。度無肯效忠告之誼者。故忘其愚戇。用布區區。如或以規爲傎。則韓文公之諍臣論歐陽公之與高若訥及與杜祁公論石介書。取而研之可也。

李毓昌被鴆案

嘉慶戊辰。淮陽水災。振務既已。委江寧候補縣即墨李毓昌往查山陽。李攜其僕李祥顧祥馬連陞三人以從。既至。寓善緣庵。歷各鄉。知浮開振戶無數。筆記之。將爲稟揭地也。

李祥最狡黠。得筆記。潛告其友包祥。包爲山陽令王伸漢之僕。遂告伸漢。伸漢懼。因李祥以賄毓昌。絕之。伸漢益懼。召李祥。授以謀。使鴆之。事竣。毓昌將行。十一月初七日。伸漢置酒爲餞。及醉歸。渴而索茗。李祥進一甌。嗅之。知有異。不飲。

乃強灌之。遂仆地。少選。七竅流血。死矣。李祥乃與顧祥馬連陞同舉其尸懸之於梁。以主人自縊奔至縣請驗。伸漢至。贈棺殮之。

越十二日。毓昌之叔泰清至自卽墨。知毓昌已死。謁伸漢。問狀。曰。自縊也。問其僕。曰散矣。泰清謀歸其喪。伸漢饋百金。曰歸宜卽營葬。泰清持喪歸。夫人林氏、夜夢毓昌訴冤。異之。一日。偶檢遺篋。見藍表羊裘多皺痕。一若倉卒所置者。出之。見襟袖有異色。濯以水。水赤。嗅之。臭而腥。審爲血。大駭。奔告泰清曰。夫其冤也。泰清審之。確。啓棺驗之。尸未腐。面塗石灰。胸置小銅鏡。及符籙。心腹指尖皆作青黑色。以水濯之。石灰去。面色亦然。雙拳握焉。

至是。泰清乃以雪冤自任。入都。控之都察院。事聞。得旨由山東巡撫吉綸提李毓昌屍棺。詳檢具奏。原告李泰清帶往備質。伸漢聞之。遍賂上下。驗之日。巡撫以次咸集。以水銀洗刷。遍體青黑。毒傷顯然。復蒸檢之。剔其骨。則兩脅兩鎖子黑如墨。藩司某謂實被毒身死也。綸復奏。奉旨提各犯入京。交刑部訊問。冤始大雪。李祥顧祥馬連陞均凌遲處死。並派刑部司官押解李祥至山東。於李毓

昌墓前先刑夾而再處死。並摘心致祭焉。包祥馬連陞王伸漢均斬決。淮安守王轂絞決。江督鐵保同知林永升均革職。戍烏魯木齊。蘇撫汪日章革職。寧藩司楊護蘇臬司胡克家均革職。留河工效力。其餘佐貳雜職。獲徒流杖責者八人。惟敎諭章家璘查無受賄分贓。亦無浮冒。得旨。送部引見。以知縣用。案既定。復特旨贈毓昌知府。賜其嗣子李希佐舉人。一體會試。泰清。本武庠生。亦賜武舉人。仁宗且御製憫忠詩三十韻。勒石墓表以旌之。

仁宗平某婦寃獄

嘉慶丙子。畿輔某邑有某甲者。以窩賭爲生。爲暴於一邑。某乙亦博徒也。素畏甲。一日。甲乙偶語。忽一少婦過其旁。甲睨而豔之。問乙曰。此誰家婦。乙曰。吾妻也。適自母家回耳。甲因戲語之曰。爾乃有此婦耶。老子今夕當往汝家一宿。即以錢二千授之。乙受錢。有難色。附甲耳語曰。妻性剛。恐不易服。當先歸。與婉商之。甲笑諾。乙歸家。未及言。妻即怒叱曰。爾不事正業。而日與強暴爲伍。今之眈眈視我者。豈人類耶。不速絕之。禍無日矣。乙氣懾。竟不敢言。奔告甲。請姑緩。甲

不可。曰。老子豈施錢賑貧者耶。更與錢二千。促之歸。曰。不得當。毋相見也。乙私慶得錢可從博。攜以歸。告妻曰。今日博勝矣。妻以乙每博未嘗不負。今安得有此。苦詰乙錢所自來。乙不承。而詞色慙沮不自勝。妻益疑。度其必自甲得來。憶日間眈視事。則大恐。乃陰懷匕首自衞。衵衣上下。皆以針線縫紉。甚固。事訖。乃閉門假寐。以觀其變。

夜將半。忽聞叩門聲。乙故語妻。謂將起溲。遂起。出門去。妻急起。尾其後。乙啓戶。見甲小語曰。床上臥者是也。爾第僞爲吾者。事畢即出。愼勿與言。方二人小語時。妻已伏戶後。備聞之。即出匕首以俟。乙手牽甲袂入戶。妻以爲前行者必甲也。以匕首力刺之。乙大呼倒地。甲急遁去。婦知其誤也。乃大哭。比隣驚起。見乙死於地。而婦挾利刃。疑爲有奸。鳴之官。官詰婦。婦以實告。乃捕甲至。則曰。戲語誠有之。然譃耳。未嘗往其家也。甲故與吏役交結。多爲之道地者。官信之。竟釋甲而施婦以嚴刑。婦備受毒楚。然終矢口不移。官竟以因奸謀殺定案。奸夫獲日另結。而置婦極刑。

事聞於朝。決有日矣。仁宗慨然歎曰。好人誠難做乎。刑部堂官不解。請其故。仁宗曰。是烈婦也。奈何刑之。甲欲強姦。乙殆賣姦。甲不強。則乙不賣。乙不賣。則婦不殺。婦之殺甲。非殺乙也。乙之死。雖婦殺之。實甲殺之。不誅甲而誅乙之婦。可謂平乎。且未得奸夫主名。而卽坐人以極刑。何以風示天下。使婦女知保全名節之可貴耶。宜以刑婦者刑甲。而旌婦以彰其烈。庶足蔽甲之辜。而服乙之心。尙書侍郎皆駭汗伏地。不敢仰視者久之。遂遵旨改讞。

彭兩峯審石

長沙彭兩峯農部永思署雲南嵩明州。至省。適某官解餉失銀二百。得一石。繫驘卒屬治之。彭察石有蟲窩紋。問卒曰。驘曾騎否。曰。某日出某店。卽騎。因載石輿中。途遇石類者取之。至某店屋後。得石。絕類。置袖中。呼店主與某官從者云。看我審石。取十數石令比較。皆曰。不類。出袖中石示之。則曰。類。曰。此石何以出爾屋後。乃頓服。

劉世瀾佐治灌陽獄

嘉慶時。劉世瀾挾法家言游粵西。以贊治灌陽獄。有聲。時令灌陽者爲杜某。灌陽多山。旁縣民相率至。即灌陽墾山爲生。王乙者。孑身來某山廬焉。乙有族子曰大者。歲或再三至。至則留乙所數日。乃去。近山居人多識之。久之。或怪乙數日不出。即山視之。入其廬。尸赫然在牀。而無首。居人集視。曰。禍矣。一人曰。不如瘞之。乃醵錢而瘞之。久之。大至山。居人告曰。若叔病以某日死。吾儕葬之矣。大求其所哭之。去。數日復至。爲居人設食。居人或不欲往。固邀之。徧觴居人。極道居人德。食已。延至瘞所。曰。將以叔歸葬。居人愕曰。既葬。何必歸。大不可。出棺。曰。叔貧。不知何以斂也。將啓視。居人益窘。然未有以止之。既啓棺。大曰。首安在。居人不得已。實告之。大哭。曰。是不得不累諸君矣。居人大懼。謀賄大。寢其事。使人私焉。強而後可。顧所欲奢。居人不能給。事聞於縣。令悉逮居人訊之。無迹。久之。居人或不勝搒掠。自誣殺乙。求其首不能得。於是瘐死者二人。獄卒不具。越數月。而杜宰灌陽。劉入杜幕。閱獄詞。反覆之。謂杜曰。獄有疑。杜曰。何也。劉曰。居人之死者二。是不當從居人求之矣。杜曰。奈何。劉曰。視大。非能以叔歸葬者。

然且固出之。固啓之。是知其無首也。庸知非大殺之乎。又有疑者。人死不見首。何以必知爲乙。居人之以爲乙而瘞之也。有驗乎。杜乃集居人訊之。曰。若始何以知死者乙也。嘗檢其體。辨之乎。皆曰。倉卒不知出此。雖然。視其衣則乙也。杜告劉曰。居人曰衣固乙也。劉曰。他有驗乎。曰無。劉曰。是未可知。雖然。大知死者無首也。可以此求之。明日。劉與杜謀。悉召隸。誡之。杜出坐堂皇。隸數十人侍。召大。踞於左。居人踞於右。杜曰。是獄也。今知之矣。今日不承者。必斃之木下。顧隸取大刑具。堂上下大聲應之。大刑具至。以告。堂上下又應之。居人股栗。大亦失色。杜乃謂居人曰。乙首安在。皆號曰。不知。杜曰。若曹固不知也。乃謂大曰。而知之。大瞠目。杜厲聲訶之曰。而殺之。而不知耶。大俛首曰。無。杜曰。而貧不能以叔歸葬。而知棺無首也。固啓之。何也。大不能答。杜顧隸曰。刑之。是固殺其叔者也。大戰慄。頓首曰。叔固在也。杜愕。因曰。固知而叔在也。今安在。大曰。在小人家。杜曰。而家幾何人。去此幾何。大曰。家某縣某鄉。百里而近。有妻一子幼。遂以大付獄。謂居人曰。苦若曹矣。皆感泣。叩首不已。杜曰。雖然。乙不獲。獄不白。誰識乙者。

逮捕之。卽選隸四人偕居人往。別遣牒某縣。居人與隸卽夜抵大家。遲明。叩其門。門啟。乙出。見居人不能隱。遂擁之行。至縣。隨而觀者數千人。讙言王乙在也。一訊。皆具服。

先是有男子不知何許人。獨行。避雨於乙廬。會暮。求止焉。大適在。窺客囊有金。與乙謀。殺之。被以乙衣。匿其首。遂以其囊遁。久之。微聞居人以爲乙而瘞之也。將以此求賄於居人。至是。訊得首。合之。是獄具。粵人籍籍稱杜神明。旣而聞之。曰。劉之謀也。

童槐清理積案

嘉慶己卯庚辰間。鄞縣童槐方以勤愼受天子知遇。仁宗念山東積牘如山。清釐不易。以童任東臬。每案。輒奉特旨專交審訊。定議後。卽單銜奏結。在任一載。凡二十餘年之積案千餘起。悉以結釋。獄囚無罪者一千三百餘人。並審結本任內案一千八百起。自此中外忌嫉。仁宗賓天。卽調任湖北。旋授通政司副使。明年。被舊屬誣訐。經吏議。遂降四級調用。

瞽者拐婦案

楊稷宰甘肅之會甯。嘗行涇固間。見瞽者挈一少婦。行山谷中。婦容甚戚。而瞽者貌獰惡。疑之。默察其舉動。又似目能視者。審非善類。執而訊之。一詰卽服。蓋婦家靖遠。從父就食他邑。適與瞽偕行。瞽故能視物。其瞽者僞也。至中途。殺女父於古廟。而迫婦使爲妾。於是置瞽者於法。返婦靖遠。楊以此獄。例得進一官。時邑宰某方罣部議。將降調。楊以獄讓之。某得以無事。稷字事可。武進人。

渭南朱某寃死案

嘉慶庚辰。陝西渭南縣富民栁全璧以索債事。毆死傭人朱某。乃重賄縣令徐潤。誣爲朱某自跌傷。已完案矣。朱之妻子上控。撫院改委他縣令姚洽另審。栁復廣通賄。巡撫朱勳布政使鄧廷楨皆有所染。洽承意指。朱妻方臨蓐。命差役凌逼赴審。致傷風死。其戚馬某屢控。洽加以嚴刑致斃。朱某有姪。已受賄私和矣。村民不甘。羣聚詬之。曰。汝不上控。吾儕卽分汝尸。朱姪不得已。入京上控。御史王松年密劾之。仁宗命那繹堂制府成馳驛往訊。盡得其實。全璧抵死。洽潤

等論戍勳廷楨降革有差。

朱毛裏案

嘉慶時。浙中懸重賞以購朱毛裏。會學使者校士杭州。有童生某倩人頂替入場。獲售。名列第一。已而爲人告發。學使怒。除其名。將治罪。某逸。命仁和錢塘兩令捕之。而某有友數人。在西湖讀書。某投之。其友恐外室有人往來。匿之庵。以爲如是而邏者無可蹤跡矣。不意鄰屋數椽。有錢塘幕友方僦居以安頓其細小。一日。其僕婢輩開窗遙望。忽見一衣冠中人。下與供刀匕者爲伍。疑爲朱。以告幕友。覘之信。告令。令以關係重大。遲或遠颺。遂請兵乘夜出城。圍其室。縛之以歸。而某不之知。初猶支吾掩飾。繼而忽聞欲其承爲朱。乃大駭。吐實。而頂替之案遂結。

湖州北門外有一庵。破屋數椽。僅蔽風雨。一僧居之。耕田自給。一日。來一行脚僧。云數年前與之同受戒於杭州某和尙者。留十餘日而去。不一月。忽杭州委員挈是僧來湖。云是僧在杭州首告朱。現匿湖州北門外某庵。大吏命湖州守

會營率兵捕之。比至。窮搜無所得。嚴鞫庵僧。則幷不知朱爲何許人。轉詰行脚僧以此語所自來。則云。吾亦何嘗知有朱。特前至杭州。於城門見其圖形。比入城。衝錢塘令節。懼遭鞭箠。故造爲此語。以冀免一時之責耳。遂幷解二僧於杭。後一以誣告獲罪。一以無辜釋回。然湖州僧事雖得白。而庵中所有已爲兵役席卷一空矣。

杭州城門駐防將軍主之。非有大事夜不輕開也。捕朱之年。突有一紹興人夜半叩城門。云得朱消息。特來報知。守城者不敢懈。奔告將軍。令放之入。詰以朱所在。則云在紹興某村某家。乃卽知會撫軍。悉發撫標兵。連夜渡江至某村。圍其家。無少長男女。悉縛以歸。哀號之聲。徹於道路。而當事者不顧也。鞫治久之。乃知其人爲村中富家。來告者。卽其家之傭工。數日前搆有小忿。思欲借此以傾陷之。而非眞有所謂朱也。遂置來告者以法。而其人得扶老攜幼生出獄門。然歸家。則故居半成瓦礫。田園悉就荒蕪矣。

劉第五案

劉第五。敎匪林清黨也。林事平。劉逸。奉旨各省協擒。懸重賞。葉縣廖思芳欲以奇功自見。日宿旅店。有口操齊音之偉男子。腰懸利刃二。胸間刀箭瘢歷落。廖急出呼騎士兜擒之。問其名。曰劉第五。亟送之縣。既定讞。解刑部。而曲阜孔氏上言。廖所獲者。孔氏佃農之劉第五。非敎匪逸酋之劉第五也。仁宗怒。集廷臣鞫問。如孔言。乃釋劉而繫廖。後瘐死於獄。

新郎被殺案

嘉慶時。浙江某縣鄉人有娶妻者。合巹夕。新郎自洞房出。如廁。至夜半。家人皆倦臥。始聞新郎入房。黎明。家人起。見洞房已開。詢知新郎早出門矣。亦未以爲異也。既而數日不歸。咸詫之。跡至廁。忽於積薪下見一尸。則新郎也。大駭。詰新婦。云花燭之夜。新郎入房。片時。卽入廁。夜半。始入房就寢。天將明。詳問我金銀首飾共若干。藏何所。我一一告之。彼云。性喜早起。囑我且睡。少頃。則聞其已出。今檢視首飾。皆無有矣。家人問其狀貌若何。答云。夜半燈影朦朧。未能諦視。但見右手六指。蓋新郎方如廁時。適有賊藏廁中。欲俟夜深行竊。既見新郎。恐其

號而執之也。遽前搤其項。殺之。因假其衣。以入洞房。次晨席卷而去。時村中有一六指人。素爲衆所不齒。家人聞新婦言。以爲必此人矣。遂鳴之官。捕六指人。加以刑訊。遂自誣服。獄旣具。論如律。新婦以新郎旣死。復遭汙辱。遂自縊。新郎之母惟一子。兒子婦俱亡。亦自縊。

越數年。郡人有商於閩者。遇一人於逆旅。詢之。同鄉也。其人忽問曰。吾鄉有一新郎被殺之案。其賊已得否。郡人曰。獄早定矣。賊且伏誅矣。其人面有喜色。方盥沐。不覺自匿其右手。驟視之六指也。郡人覺有異。因窮詰之。且告以有人抵死。今雖告我。何害。賊具吐其實。蓋賊與新郎。相隔一村。自殺新郎後。遠適閩。旣遇鄉人。乃欲探知確耗也。郡人許以不洩。而陰遣人報本地有司。執賊。一訊卽伏。閩省督撫爲之具奏。移案至浙江核辦。論賊如律。於是知縣以失入抵罪。自巡撫至知府。皆照例議處。

宋靄若賦詩問案

嘉慶朝。宋靄若任四川簡州牧。有積案猾賊。不畏嚴刑。以不能得其實。乃於公

案取錦箋十幅。詩韻一部。前列四役。旁侍一童。以訊賊。賊無言。先作絕句二首。再訊之。賊無言。繼作五七律各一首。又訊之。賊無言。乃作短古一首。賊竟無言。更作長七古一首。朗誦不已。遂不復訊。時漏已三轉。旁侍之胥役皆倦。而賊不覺泣下。自言不畏嚴而畏清也。乃具言其事。

劉衡以達情鑼聽訟

庸吏庸言蜀僚問答讀律心得諸書。爲嘉道間南豐劉觀察衡任四川牧令時所作。觀察政聲茂著。言行相符。其在官時。輒於大堂旁懸鑼一面。號達情鑼。令有寃抑者擊之。卽出坐堂皇。立爲聽之。

蔡某匿產案

鳳陽富人秦某病革時。子尚幼。託其貲於子之婦翁蔡某。秦卒。子遂依蔡而居。及長而成婚。蔡尚無返璧意。且御秦子極苛。其女以爲言。蔡怒。逐壻及女。秦子訟之官。官以蔡受秦貲無左證。斥弗理。時鄰邑宰晉陽許某折獄如神。秦子往訴焉。許嫌越俎。還其牘。秦子涕泣。伏公庭。呵之。秦終不去。許憐之。謂曰。余姑爲

爾緩圖之。牘則非例所當受也。

會捕得某案從盜罪不至死者。許於密室中鞫之。囑盜指蔡爲主藏。當減其罪。盜欣然從命。許遂移牒鳳陽。拘蔡至。則頓首呼冤。許曰。吾觀爾之爲人。亦非作姦犯科者。盜言妄也。行將釋汝。因從容詢蔡生平。蔡以身旣免罪。官又假以辭色。則大喜過望。自道其行事。惟恐弗詳。但不及壻家託貲事。許忽拍案怒問曰。爾自言初爲窶人子。繼作小負販。謀升斗利。免凍餒而已。安能驟致鉅富。不爲盜主藏。亦必多行不義。趣就三木。蔡大懼。痛哭於地。具言秦某託貲始末。許曰。汝言烏足憑。取書狀吾牒鳳陽縣祭之。蔡書訖。許閱狀。曰。果爾。汝壻已成立。胡不返其貲。曰。固將授之。渠蓋爲買未歸也。許曰。汝壻若歸。卽授之乎。曰。然。許笑曰。爾壻待爾久矣。時秦子實在旁聽鞫。乃喚至前。蔡見壻。大駭。秦子尙欲有言。止之曰。若翁允歸汝貲。勿再絮絮。使若翁無顏。且若翁撫汝十數年。汝亦當有以報之。命秦子以其貲五分之一贈蔡。卽令書券交換訖。釋蔡令歸。蔡始悟爲令所給。然亦感令義。下堂。卽挈其壻及女歸。和好如初焉。

高家埝河決案

道光甲申十一月大風霾。高家埝十三堡潰決。洪澤湖水氾濫。淮揚二郡幾成澤國。宣宗震怒。命大學士汪文端公廷珍馳往江南查辦。乙酉正月。抵清江浦北岸之萬柳園。江督漕督河督及文武各員畢集轅門外。少頃。一騎馳至。高呼曰。中堂請漕督魏大人請聖安。而不及其他。於是江督河督皆自知褫職矣。及文端入行館。漕督魏元煜入請聖安畢。暫退。復呼三人聽宣諭旨。有四人自中門出。捧硃諭。肅立香案前。三督皆跪。宣旨者讀至孫玉庭辜恩溺職。罪無可逭。皇上問孫玉庭知罪否。孫免冠連叩曰。孫玉庭昏憒糊塗。辜負天恩。惟求從重治罪。語訖。又連叩崩角。始傳諭着革去大學士兩江總督。再候諭旨。兩江總督着魏元煜署理。魏九頓謝恩。再傳諭張文浩剛愎自用。不聽人言。誤國殃民。厥咎尤重。皇上問張文浩知罪否。時張已易冠服。乃伏地痛哭。自稱罪應萬死求皇上立正典刑。續又宣曰。上諭張文浩着革職。先行枷號兩個月。聽候嚴訊。遂命清河令取枷至。枷乃薄板所製。方廣尺餘。裹以黃綢。荷於張頸。擁而去。復

傳道廳營各官羅跪庭中。傳旨後。又云。欽差臨行。面奉聖諭。自古刑不上大夫。張文浩官至河督。而特令枷號河干者。實因民命至重。設官本以衞民。今乃蕩析離居。實爲朝廷之辱。是以特予嚴譴。乃爲愼重民命起見。凡淮陽士民。其皆仰悉上意云云。迨汪文復命。諭令張文浩發往伊犂。

道光丁酉順天科場案

道光丁酉順天鄉試。二場春秋題爲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魯僖公四年某中式卷。文中牽涉魯事。與題蹊盭。磨勘官以文理荒謬籤出。部議。總裁降級留任。同考官革職。舉人褫革。時當國者爲穆鶴舫相國彰阿。有同考某者。官部曹。謁其座師某。極言簿領清寒。積貲匪易。一旦罷廢。殆將無以爲生。某殊憫念之。謂之曰。子姑少安。試代求之穆相耳。磨勘官某。穆之門生也。越日。穆入直。爲言於祁文端公嶲藻湯文端公金釗。皆云茲事可從寬典。第部議已定。恐難挽回耳。穆退直。商之於某太史。太史稍躊躇。對曰。某卷云云。固有所本。蓋唐人啖助之說也。穆曰。得之矣。明日入對。玉音及磨勘事。卽以是說陳奏。得加恩改爲總裁

同考皆罰俸。舉人某罰停三科。其實啖氏所著書。今日絕無存者。顧安得有是說。穆之相業無得而稱。獨茲事能保全士類。蓋猶有愛才恤士之雅也。

庫丁盜庫銀案

戶部有三庫。歲有御史奉命稽查。庫丁恐其糾摘積弊。餽贈甚豐。相沿既久。即有清介者不受其賄。亦無能發其覆也。道光癸卯。庫丁張誠保盜庫銀事發。遂成巨案。誠保。大興人。兄亨智。開萬泰銀肆於正陽門外。爲其子利鴻捐納知州。又爲數友報捐。備銀萬千餘兩。屬戚族周二張五運至部。二在庫門外守銀。令五陸續攜銀進庫。時捐銀皆誠保上秤報數。乘捐生擁擠時。詭報二平爲三平。七平爲十平。共盜銀四千兩。適有未及交捐者之銀。均從庫門外運回。因即隨盜而出。肆夥張益生知其故。索分之。誠保不允。遂偕其侶數人。控之官。誠保棄市。亨智遣戍。家產均入官。二等問罪有差。庫官皆褫職。乃命侍郎維勒查庫。計少銀九百二十五萬二千零。歷任銀庫司員查庫御史凡三百餘人。皆被譴追賠。自是稽查三庫御史之缺遂裁撤。而以實缺侍郎兼充管理三庫大臣矣。

商務印書館

第九册 獄訟(下)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鄧嶰筠破疑案

鄧嶰筠制軍廷楨嘗守西安。有漢中營卒鄭魁坐置砒餹中殺人罪。論死。賣砒者賣餹者及鄰婦之爲左驗者皆具。獄成。鄧疑之。密呼賣餹者前。曰汝賣餹日幾何枚。曰。數百枚。一人約買幾何。曰三四枚。然則汝日閱百餘人矣。曰。然。百餘人形狀名姓日月。皆識之耶。曰。不能。然則汝何以獨識鄭魁以某日買汝餹耶。其人愕然。因問之。曰。我不知也。縣役來告。曰。官訊殺人者已服矣。惟少一賣餹者。爾盍爲之證。訊鄰婦。言爲役所使。如前言。惟賣砒者爲眞。蓋死者嘗與鄭有違言。爲瘈犬嚙死。其脣青。而鄭之買砒。實以毒鼠也。

同州嫠者。以事出其繼子。子無所歸。訟至省。鄧佯怒曰。此逆子也。當杖死。繫柱礎下。故久治他事。而潛令人以茶餅給其子。子奉母。母怒不食。奉其叔。叔食之。至日暮。鄧度其母見子傫然繫庭中。時時顧日影待斃也。意且悔。乃密呼其叔曰。汝嫂癡人耳。試以我意語之。汝撫六歲兒至娶婦。婦死。更娶。勞苦甚矣。顧信族人言。有好兒子將爲汝嗣。汝幼而撫者不能子。顧能子長兒乎。彼利汝財而

嗣汝。顧能孝養汝乎。汝死。財與子皆族人有也。即汝何利。必欲出子者。明日官爲汝杖決。無難也。叔叩頭出。次日。母子來泣謝。不復言出子事。

張翰風治獄得民心

道光時。張翰風嘗權章邱縣。章邱民好訟。月收訟牒至二千餘紙。院司道府五署之胥吏。皆章邱人。多走書請託。掎摭短長無虛日。翰風蒞任歲餘。五署無一紙至。而結新舊案二千有奇。亦無一案翻異。上控五署者。民失物。誤訟於長山縣。輒歸獄於章邱。翰風曰。汝失物地。大樹北。抑樹南也。曰大樹北。翰風曰。若是。則吾界也。民愕然曰。誠鄒平耶。即不欲以數匹布煩父母官。持牒竟去。忽鄒平民亦來赴愬。翰風謝遣之。則號咷曰。自父母去鄒平。民受屈者多矣。知父母不能越境理事也。私念此情得白諸父母前。即不啻伸雪耳。聞者皆泣下。翰風。名琦。陽湖人。惠言之同懷弟也。

謀殺親夫案

道光時。某縣有謀殺親夫案。甚奇。某以腎囊剪斷致死。其婦嘗自承與表兄某

通。自縣解省覆勘時。撫幕程某閱尸格告之撫曰。某在室受婦剪。狂奔。及戶而仆。首必在外。足必在內。今乃適相反。若將自外入室者。恐必有冤。撫曰。腎囊何物。誰得而加以剪。何所疑。婦及其表兄遂置大辟。程以是內疚。辭館歸。

會程子續娶再醮婦。爲浙江某郡守之女。頗相得。一日戲以己之生殖器示之曰。亦嘗見此乎。婦以吾固藏有油漬者對。大驚。窮詰之。婦乃啓篋出眎。則有腎囊盛於甌。以油漬之。曰。有表弟某本與吾訂婚而他娶。吾惡之。故剪某腎囊。且吾固未嘗嫁。徒以曾爲表弟所亂。乃託辭再醮耳。程子以告父。程因密告冤婦之父。使入都控之。得直。婦處大辟。巡撫以下各官降革遣戍有差。

某守典郡時。某以中表故。往依之。時婦固在室也。甲出入閨闥。與有私。及守挂冠。某亦歸。其父爲娶富室女。吉期。守之妻挈婦詣賀。留不歸。越翼日。某忽潛就婦榻。冀有以慰之。婦詬之。某方褫下衣欲求歡。亟取剪斷其腎囊。某負創而奔新婦室。未越戶而仆。遂死。

朱潮遠治忤逆案

朱潮遠官漳泉時。軍民不辨官話。每堂審。必令役譯鄉語。一日。有老人控子忤逆者。詢其父有妻乎。子乃其所生乎。曰否。妻。其繼母也。又詢其母與父年相若乎。曰。少艾。朱曰。此必父暱其妻。妻凌其子。而中證乃其姑夫。叩首稱善。於是命父立其上。用小板連衣輕扑之。又命其子與父叩頭服禮。旋諭其父曰。爾晚年依子。何不念前妻之情耶。復戒其子曰。親年無幾。家庭小隙。乃至此耶。父子均感動。乃抱頭大哭而歸。

星子子亡婦死之奇獄

鄭夢白中丞祖琛嘗宰星子。邑民楊翁者。晚得一子。爲聘童養媳某氏。性亦柔善。後二人皆長大。爲之成婚。是夕共寢。甚相得也。翌晨。二人不起。入視。見新婦裸死於牀。而新郎杳矣。驗婦尸。無傷痕。惟已非處子矣。不解。覓其子。不得。命往報婦家。時方暑。三日後。父始至。則已殮而瘞諸野。翁以恐婦尸腐爛爲言。父大疑。謂翁父子同謀死其女。故匿子而瘞婦以滅迹。徑出。控諸縣。請驗。及開棺。則非女尸。乃六七十老翁也。尸鬚髮皆白。背有斧傷痕數處。鄭益駭。問翁。翁亦茫

然。問其子何在。亦不知也。加以刑訊。卒無辭。鄭無如何。始命瘞棺。而以翁返。楊翁繫月餘。忽報子自投。亟出訊之。自言是夜與婦狎戲。搦其陰戶。笑方劇。而婦忽寂然不動。挑鐙視之。死矣。一時懼罪而逃。昨自旁邑聞父被刑。將抵罪。故不憚自言。以白父寃。蓋其子本業修髮。故能捉搦爲樂。然但知作劇。而未諳解之之法。故逃去。於是繫其子。釋翁歸。顧婦尸何以忽易男尸。且尸有傷痕。懸示相招。無尸親出認。不得已。請更展限再緝。翁歸月餘。偶以事至建昌。道經周溪。遙見有少婦浣衣溪畔。漸近。似其婦。猝呼之。婦舉首見翁。訝曰。吾翁也。何緣來此。遂請泊船過其家。翁是時驚定而疑。乃問曰。汝其鬼耶。其人耶。婦慘然曰。非鬼。姑請至家再述。翁登岸從之去。入一草舍。其狀類農家。詢何以在此。婦方欲言。涕良久。始述其詳。且曰。幸渠今出門。得遇翁。事已白。願相從至溪頭。葬身魚腹足矣。

初。婦死。倉卒被瘞。半夜復醒。天曉。適有建昌寇氏爲木工者。叔姪二人道此。聞號救聲。乃相與撬棺出之。婦本少艾。又時方新婚。服飾華整。其姪乍見心動。將

以偕歸。而叔執不許。詳詢里居。將送之還家。姪爭之不得。乃斧其叔致死。即以尸入棺。掩蓋畢。攜婦還爲夫婦。婦不敢拒。故至此。翁聽畢。撫之而泣。曰。兒不幸遭此強暴。亦復何罪。且兒若不歸。此案終無由白。可速行。稍遲。恐無及也。遂以俱歸。將抵家。忽途中一少年負斧鋸芒芒然來。瞥見婦。大駭。將篡取之。婦罵曰。妾向以弱荏爲汝所劫。今天幸見憐。俾與翁遇。汝死在旦夕。尚敢肆惡乃爾乎。翁於是知其爲某者。忿與爭。村中人咸集。相與執縛詣縣。並攜婦爲證。一鞫而服。乃釋其子於獄。命翁攜還。使復諧伉儷焉。

閿縣拾金案

河南曹懷樸名謹。宰閿縣時。一日出行。途遇二人爭辯。提問之。其一曰。頃拾金。約重五十兩。持歸。白之母。母曰。銀太多。苟爲失者所急需。必有他變。亟應守其地還之。乃至此守候。彼果至。即付以原金。彼反覆審視而曰。尚有半。蓋欲詐欺以取財也。曹詰失銀者曰。所失果百兩乎。曰然。又語拾銀者曰。彼所失爲百兩。與此不符。此必爲他人所失。其人不來。汝姑取之。於是拾銀者遂持銀去。

涿州殺夫案

道光季年。涿州有富家婦謀殺其夫者。實以木器壓其喉。氣閟而殞。乃以組繫項。作自縊狀以聞於官。官馳往驗。謂洗冤錄凡自縊者。血瘢直入髮際。八字不交。今此尸喉間有勒痕。與自縊者殊。疑有別故。既廉得姦夫主名。繫而鞫之。具伏其平日與婦有私及合謀殺夫狀。遂以絞勒定讞。論罪如律。

刑部郎中滿洲耆齡方總理秋審處事。詳閱尸格。謂絞勒者八字必交。今察究傷痕。明與絞死者殊。疑有枉。欲以平反爲能。因自知罪可逭。亦遂抵死不承。重賂宗親長老。連控於都察院。均言此婦行貞潔。力請直其謾。刑部彙覈奏上時宣宗恤庶獄尤劬。又懲治道骩骳。思一掃刮而振勵之。特賞耆齡花翎。記名以道府簡用。天語褒奬。且勉刑部司員。盡當法耆齡。凡初讞是獄者。譴謫有差。并以良家節婦。横遭誣衊。特敕有司建坊旌表。於是耆齡折獄明允之名聞天下。不數年。涿人始共傳言被旌之婦。已與姦夫自配爲夫婦。盡踞富家田宅有之矣。其婢僕亦稍稍出言其舊主死狀。有流涕者。於是知初斷是獄者之不誤矣。

然以案經欽定。卒莫如之何。

合州命案

咸豐時。四川合州七澗橋有鞠姓者。翁姑子婦同居。姑向氏也。一夜睡醒。忽失翁。起視。則大門房門皆啓。急呼子出視。久之。亦不還。大驚。至天明。出視。則於門外數十步。被人殺死道旁。卽報州請緝。久不得凶手。守催甚急。逢三八告期。必投牒催緝。知州榮雨田刺史慶患之。又以緝限將滿。懼干處分。與刑幕謀消弭之策。刑幕亦計無所出。乃曰。刑吏陳老倫頗諳事。或可與謀。因召陳至。計之。且曰。若能設法銷案。則賞五百金。且當有以擢汝也。陳諾之。

先是。向氏以獄事時至州署。就陳計議。因相諗。陳旣承官恉。因至鞠家審視良久。還報官曰。已得要領。然不可促迫。官大喜。先以所許金與之。陳乃潛遣媒媼。託事過合州。因至鞠家少坐。且問近狀。向以近得奇禍告之。媼佯爲關切者。因謂向曰。汝家遘此禍。甚可憐。然一時無卽得賊理。而獄事久則費多。汝家貧。何所出。曷遣嫁汝媳。旣省食指。又可得聘金。向韙其言。遂以媒事託媼。已而媼遂

說向。令婦嫁陳。時向頗聞吏得官賜金。然不知其緣。顧頗以得攀附公門中人爲榮。又冀訟事得道地。欣然許之。

陳既娶婦。遂盡得其家事。而婦自嫁陳後。喜其安逸。不復憶前夫。一日陳自外歸。有憂色。婦問之。陳曰。吾所憂者。皆爲汝前夫家事耳。婦驚問故。陳曰。此事。州官責成於我。必欲了此事。然後已。今實無策。故焦急耳。婦聞言。亦悶悶。陳曰。能使汝姑不催否。婦曰。不可。彼夫及子皆慘死。安肯休。陳默然去。一日。陳色甚慘沮。婦驚問故。陳曰。官限我。如一月內不能辦。則必先斃我。命在旦夕矣。婦初在鞠家。操作甚苦。自適陳。以爲可久相安。忽聞言。心胆碎裂。急問計安出。陳曰。茲事吾已得要領。然礙於汝。不能言。婦問故。陳曰。吾已勘得汝翁及夫死。皆汝姑與姦夫謀殺。汝不知耶。婦力辨姑素淸白無外遇。陳曰。汝何騃。姑與人姦。豈必告汝。且此事。但須汝上堂證姑之姦。我卽得活。他事不關汝。何持之急也。婦素愚懵。以爲苟不死而已得長享安樂。遂諾之。陳因以謀陰報官。且密陳佈置之宜。

翌日。向又投牒催緝。官忽拍案怒曰。此事已究得實。即汝與姦夫所爲。乃尙敢控官耶。因以陳所言詰之。向駭。大呼寃。官叱曰。姦夫已得。何猶狡賴。即命拘姦夫至。與對質。則果見差役引一壯男至。自言與此婦姦通。且歷言謀殺狀。姑堅不承。命刑訊。甚慘酷。猶堅執如故。且曰。有婦嫁某家。可傳詢也。官曰。可。命傳婦至。官問汝姑在家。嘗與人姦通否。婦錯愕。不知前後情節。因曰有之。官詰向曰。汝媳已直供。何狡賴向出不意。而陷於網羅也。且懼嚴刑。遂誣服。

時衙署內外人及民間多知向寃。然無敢發者。向有弟以姊被寃。欲上控。怯不敢。其甥女年僅九歲。因爲訟詞畀之。導使上控。時府道按察相朋黨。歷控皆不得直。黃宗漢督四川。一日出門。女持狀來。攔輿控愬。前騶受州賄。鞭逐之。黃在輿中聞有女子呼寃聲。而顧爲從人所遏。頗疑怪。因呵斥之。命武巡捕收其呈。並賞以錢二緡。發按察鞫之。仍不得直。他日黃出。女復跪道控。黃曰。汝何刁頑。豈復欲得錢耶。女泣訴曰。母受奇寃。故冒死上瀆。非欲得錢也。復以屬按察。令詳勘其事。又召李陽谷大令入署。屛人告以故。使往合州密勘。親給以札。李固

以廉明著稱者也。乃喬裝商人攜二僕去。越數日。黃往候學使何紹基。何以腹疾固辭。再三欲見。不得。黃與何素厚善。不得見。甚怏怏。返輿。過臬署。因念合州獄久不得報。遂往訪之。閽者循例擋駕。黃必欲入。閽者言方督諸委員鞫獄。黃問何獄。曰。合州獄。黃曰。吾正欲究茲事。遂徑入。命勿罷訊。因與按察同上坐。時諸讞局委員列坐於下。欲令此女自認誣告。女不肯。即令隸掌其頰。女屢被刑。頰肉盡落。稍批之。牙肉即露。黃良不忍。曰。此女伶仃可憫。汝曹何專苦之。且人以母冤求雪。縱非實。亦何罪也。遂顧按察。令自鞫。按察意甚欲庇其黨。然不敢恣所爲。又不欲遽窮究。遷延良久。黃曰。汝曹何故僅鞫此女。不一召他人。按察不得已。乃爲傳姦夫至。則色充膚腴。不類囚徒。黃大怒。曰。如此。何不杖之。杖甫下。囚即呼曰。休矣。汝輩前允吾不受刑。今日何故杖我。黃大駭。命窮究。遂盡吐刑吏賄令冒充姦夫狀。按察及諸委員皆失色。黃顧謂諸人曰。君等觀吾折獄手段如何。一承審官曰。大人鞫獄甚當。然凶手究何在。黃曰。若汝言。則冤獄不當雪耶。乃回署。然終不得凶手。

是時川中官場以朋黨蒙蔽之風甚固。無有以嚴劾此獄爲然者。李既奉札。改裝。船至重慶。甫登岸。見二僕持帖前半跪迎曰。李大老爺。道臺大人命小的在此久候。大老爺何來遲也。李驚曰。吾乃賈人。與官場不相識。何以此見稱。僕笑曰。李鬍子（李多鬚故有李鬍子之名）李大老爺。何人不知。今之來。非承制臺命來此訪合州案耶。然此事不忙。大人請先入道署小住。李乃言吾實李某。以收私債來此。故不敢以眞名告人。初不與官事也。二僕強之入署。觀察某接之甚恭。因微詢來意。李仍執前說。且欲行。觀察曰。卽非獄事。少住何妨。李不得已。留居署中數日。李堅欲行。其行之前一夕。官親數輩出謂李曰。君之事。我等早知之。何必諱言。如能相爲掩飾者。當以三千金爲君壽。李仍言實無此事。堅卻不受。卽辭歸省。行數十里。李從僻處登岸。潛剃鬚。復改他服。逕至七里淵。人果無知者。居半月餘。盡得官吏姦狀。始返。惟尙以未得正凶爲憂。

一夕。李宿逆旅。其地去省數百里。偶聞他屋兩人語甚譁。一曰。今之官誠糊塗。某家父子被人殺死。而官乃以謀死親夫結案。何昏昏也。其一曰。然則何人殺

之耶。曰。我是也。一日。我夜過七里洞。適以乏川資。至人家竊得一被。甫出門。一男子追出。欲奪被相持甚急。我嚇之曰。速舍去。否則殺汝。尙相持。我遂舉刀砍之踣。俄又一少年出追。又殺之。吾懼罪遠逃。今已逾年。知案結。乃歸也。李聞之。亟呼僕起擒械至省。報知黃。遂定獄。斷如律。州官及吏當大辟。嫁吏之民家婦凌遲。承審官削職。其妄言者定軍罪。釋向歸而旌其女之孝。復以勤廉補李以縣缺。已而黃內調。將軍某署督篆。復翻前獄。黃適爲刑部尙書。見其奏。乃嚴駁回。始不敢翻。

是獄也。卒脫榮於死罪。陳先已自盡。惟婦論罪如律。時謠云。合州一朶雲。盜案問姦情。如要此案明。須殺陳老倫。

咸豐戊午科場案

咸豐戊午北闈之獄。外簾實先肇端。先是順天府丞蔣達以場中供給草率。擅自出闈赴園奏事。奉旨革職。府尹梁同新亦降調。以吳鼎昌毛昶熙代之。臺長並劄巡視磚門御史分傳各行戶查究草率之由。移咨刑部定案。治中及大宛

二縣令皆鐫級去。比題名錄出。士論譁然。孟傳金遂首發大難矣。

是時科場法弛。視關節爲故常。刑部主事羅鴻禩因中表李鶴齡通房考官浦安。而柏靜齋相國葰之僮靳祥。慧黠知文。柏年老。事多委之。浦乃更以囑靳。既而羅卷擬副榜。靳取他中卷易之。及磨勘。羅卷訛字至三百餘。磨勘官出以語人。事漸播。孟奏之。文宗遣內侍至禮部。取視羅卷。大怒。召羅至南書房更試。文題爲不亦樂乎。詩題爲鸚鵡前頭不敢言。命端華肅順監試。陳孚恩閱卷。文謬劣。因斥羅。並覆勘諸中式卷。下刑部。窮治之。

於是靳自殺。柏浦羅皆論死。驗實。死徙者復十餘人。株連繫獄者數十人。故事。大臣當死。臨刑。衆官爲乞恩。往往得宥。及是衆邀肅俱。肅素惡科目。又與柏有隙。取旨監斬。佯諾。升車去。至菜市。見柏車。迎笑曰。七哥來早。即升座。促刑。柏素寬謹。爲肅所陷。勝保自軍中上疏。至有羅網彌天衣冠掃地之語。然中式卷訛字多至數百。考官不知。是竟不寓目矣。惡得爲無罪乎。

有平齡者。頑兒票中之花旦也。與端肅最狎。是科亦中第七名。當年有花旦名

松林者。其名甚噪。故平齡又號賽松林。獲雋後言官摭其事以聞。查知平出溥善房。故溥亦論棄市。而凡溥房所中者。無論有無關節。一律拘入步軍統領衙門聽審。嚴禁外人探望。諸人不堪其苦。食一燒餅。須費京錢三千。而平既逮治。亦瘐死。

凡考官之通關節者。每藉家人送食物時。黏關節於食物盂下。是科程廷桂爲三主考之一。與柏同入闈。程子代人送關節。亦以此監場御史見而匿之。關節未入。程亦不知也。榜發。有知名士某以不第怨望。有流言。程有友招飮於南下窪之陶然亭。座客有爲知名士代訴不平者。程反唇譏之。聲聞於外。其旁室適有御史宴客。乃摭其事以聞於朝。事下部訊。程議戍邊。其子棄市。

東湖婦逼死姑案

咸同間。東湖有某婦事姑孝。每晨起。灑埽庭除。治中饋。然後適姑寢問安。以盥水一盆雞卵兩枚置於案。如是以爲常。一日。清晨排闥入。見姑牀下有男子履。大駭。亟低聲息氣。爲掩門而出。姑已覺之。羞見其婦。自縊而死。鄉保以婦逼死

其姑。嗚於官。婦恐揚其姑之惡。不復置辯。遽自誣服。已按律定讞矣。新令張某蒞任。過堂。見婦神氣靜雅。謂必非逼死其姑者。疑其有冤。再三研詰。矢口不移。因諭之曰。汝若有冤。我能爲汝直其事。此時不言。不得活矣。婦答曰。負此不孝大罪。何面目復立人世。願速就死。令終疑之。沈思累日。縣有差役某甲者。其妻素以兇悍著。令忽召甲云。有公事須赴某縣一行。俾還家束裝。速來領票。頃之。某甲到署。令忽大怒曰。汝在家逗遛。誤我公事。必爲汝妻所縻也。即發簽拘其妻。鞭之五百。血流浹背。收入獄中。與獲罪婦同繫。某甲之妻終夜詛罵。謂縣令如此昏暴。何以服人。婦聞其絮聒不休。忽言曰。天下何事不冤。即如我任此死罪。尙且隱忍不言。鞭背小事。盍稍默乎。張乃使人潛聽於戶外。聞言來告。張大喜。明旦。提婦與某甲之妻同至堂上。詰以昨夕所聞之言。婦不能隱。張悉心鞫問。盡得其情。平反此獄。而薄犒某甲之妻。慰而遣之。及胡文忠公林翼撫鄂。訪知其事。則張已前卒。文忠竟以後任張建基登之薦牘。而前任張之籍貫名字。湮沒不可考矣。

段光清判斃鷄案

段光清宰鄞縣。以廉明稱。一日偶出。見衆人環立某米肆門首。方譁辯。命二隸往。旋偕二人來。伏輿前。一鄉人。一米肆主也。鄉人供以父病來城延醫道經某米肆。足誤踐其雛雞。致斃。肆主索償九百錢。囊中僅得錢二三百枚。不足以償。因與爭耳。段曰。雛雞値幾何。乃索償九百乎。鄉人曰。肆主言雛雞雖小。厥種特異。飼之數月。重可九斤。以時値論雞一斤者。厥價百文。故索九百。小人無以難也。段顧肆主曰。鄉人言眞乎。肆主曰。眞。段笑曰。索償之數不爲過。汝行路不愼。斃人之雞。復何言。應卽遵賠。鄉人曰。吾非不遵。奈囊資不足耳。段曰。汝可典衣以足之。再不足。本縣爲汝足之可也。時環觀者。嘖嘖詈縣官殊憒憒。以一雛雞斷償九百錢。烏有是理。然不敢詰也。鄉人解衣付典。得錢三百。合囊資。凡得六百。段以三百補之。以付肆主。且笑語曰。汝眞善營業哉。以一雛雞而易錢九百。如此好手段。不慮不致富也。肆主面有喜色。叩首稱謝。攜錢而起。

段忽令肆主回。則鄉人亦隨以至。乃皆跪輿前。段曰。汝之雛雞飼數月而可得

九斤。今則未嘗飼至九斤也。諺有云。斗米斤雞。飼雞一斤者。例須米一斗。今汝雞已斃。不復用飼。豈非省卻米九斗乎。雞斃得償。而又省米事太便宜。汝應以米九斗還鄉人。方爲兩得其平也。肆主語塞。乃遵判以米與鄉人。鄉人負米去。

左文襄執法如山

左文襄佐駱文忠幕時。長沙富人常氏有子殺人。當論抵。以獨子故。徧賄官紳。求寢其事。文襄執不可。常恨且懼。乃輾轉託人。求勿問。文襄曰。此事若問吾者。吾猶謂必殺之。卒論罪如律。

藍某折獄

藍某令潮陽時。陳氏兄弟。以爭父遺田七畝搆訟。謂兄弟本同體。何得爭訟。命役以鐵索縶之。坐臥行止。頃刻不能離。更使人偵其舉動詞色。日來報。初悻悻不相語。背面側坐。至一二日。則漸漸相向。又三四日。則相對太息。俄而相與言矣。未幾。又相與共飯矣。知其有悔心也。問二人有子否。則皆有二子。命拘之來。謂曰。汝父不合生汝二人。是以搆訟。汝等不幸又各生二子。他日爭奪。無有已

時。吾爲汝思患豫防。命各以一子交養濟院與丐頭爲子。兄弟皆叩頭哭曰。今知悔矣願讓田。不復爭矣。曰。汝二人卽有此心。汝二人之妻。未必願也。且歸與計之。三日後定議。翌日。其妻邀其族長來求息。請自今以後。永相和睦。皆不願得此田。乃命以田爲祭產。兄弟輪年收租備祭。子孫世世。永無爭端。由是兄弟妯娌。皆親愛異常。

卞仲純折獄

儀徵卞仲純制軍寶第嘗於文宗朝爲大理寺少卿。以風節聞。肅順有御者之戚某。謀奪人妻。誘之而逃。事覺。見執。人訟之於大理寺。某恃其戚。藐視卞。卞不與較。判而繫諸獄。御者爲訴之肅。肅曰。此何足爲。天子且奈我何。令釋之。可也。明日。將判決矣。御者持肅名刺。至寺。投之。卞笑曰。此處何用肅王。雖然。亦不得不狥其請。乃使御者姑俟之。御者欣然以爲卞果畏肅矣。卞判他事。竟顧謂左右曰。速提大面子犯人某來。至。則語某曰。旣有肅王爲汝關白。直言之。無傷也。於是某言之甚悉。吏人錄其詞爲供狀。卽令某畫押。乃曰。此天子法堂。吾受天

子命。不知有肅王也。遂令左右杖之三百。見血。杖畢。笑謂之曰。汝幸識肅王。否則今日死於杖下矣。

咬舌案

某縣有秀才某。妻美而豔。秀才教讀於外。恆不家。妻獨處。村有一尼庵。婦與尼善。恆相過從。一日。尼從婦家出。婦送之門。同村某武孝廉與尼有染。豔婦色。詣尼。求達意。欲通之。尼曰。是難以言辭相強也。欲遂意。須誘之來庵。醉以酒。君願可償。彼醒。已晚。再以言勸之。可長與往來。保無他虞也。孝廉然之。又一日。尼誘婦至。設酒歡飲。婦醉。尼扶之臥旁室。孝廉出。潛就淫之。醒而尼又勸之。乃勉從。久而秀才知之。歸謂婦曰。聞汝爲尼所誘。致遭某汚。非汝罪也。今晚。我故作赴館狀。匿家中。汝約孝廉來。咬去其舌。我不汝譴。不然。難汝容也。妻從之。夕約孝廉至。婦抱之。以舌入口而相戲。乘不意。驟咬之。孝廉大號。失舌而去。秀才夜持刀逕往庵。殺尼。置舌於尼口。遂歸家。次日。里正報案。官詣驗。覩尼口中舌。使人捉無舌者。而孝廉以失舌故。痛極狂奔。爲人所覺。告之官。官以孝廉抵償。秀才

自此薄其妻。納一妾。妻寵驟衰。

戶部設官銀號案

湘中李篁仙工科舉學。由咸豐辛亥鄉舉。應丙辰殿試。卷在進呈十本中。翰林資也。及朝考。誤點注。乃置三等。用主事。分戶部。以此侘傺。遂嬾散。不樂曹司趨走。然以才名見重於侍郎徐樹銘。因爲本部尚書肅順所激賞。部事輒咨之。

戶部方理財。設官銀號五。官吏因緣虧空。肅治之。設核對處。以篁仙會同郎中王正誼辦理銀號欠款。當繳銀錢。而輦當十錢抵償。主者不欲納。輦者委堂下。徑去。篁仙日趨公。數數見之。漫問曰。此錢胡爲露積庭下。將破壞矣。吏具言繳款不收故。則曰。不收。可令吏將去。吏輒應曰諾。即呼輦者還其故號。及大治虧空。正誼以徇縱。當送獄待訊。尚書趙光思救之。從容曰。下獄太重。李主事亦當下獄耶。意以肅善篁仙。必可寬也。肅驟見抵。因發怒曰。皆奏交刑部。而篁仙遂入獄。案未結。有英法見侵之變。又縱出之。戊午和。復囚之。同治壬戌。不得赦。及誅肅。窮治其黨。大臣坐罪者相望。篁仙乃以爲肅所陷。赦復官。蓋在部五年。而

在獄兩年矣。當時五店皆以宇字爲號議者謂宇內方一統今分爲五迷信者謂爲四夷猾夏之兆也

黃崖誣反案

山東肥城縣有黃崖山。素無居民。咸同間。江浙人以避粵寇之難。流寓其間者甚多。有周太谷弟子張積中字石琴者。江蘇儀徵人。殉難之山東臨淸州知州積功弟也。聚徒講學。嘗告人謂黃崖可避亂。獨先移家往。從之而去者。漸積至八千餘家。築砦購守具。爲久居計。無異志也。徒以依附者衆。又詭祕相習。不知斂戢。至使當道疑爲山賊。同於靈運而遽羅浩刼。遂爲官吏邀功者所利用耳。吁。可慨也。

同治乙丑。濰縣民王小花亦盡室徙崖。濰令靳昱詫之。捕小花。詳上臺。閻文介公敬銘時方爲魯撫。委肥城令鄧馨詣崖。見積中鬚眉皓然。無反迹。事乃寢。丙寅九月。益都冀宗華等謀作亂。事洩。供同黨姓名。以積中爲首。約期陷濟南。再陷青州。兵仗已藏城中。搜之。果有守具。已而次第獲其黨。供俱同。遂報聞。時丁文誠公寶楨方爲布政。檄唐文箴與長淸令陳恩壽入崖。令積中至濟南

自白。蓋念其老。且爲世家子。本無意殺之也。既入崖。告其大弟子吳某。吳以積中遊五峯對。言未已。一人持帖倉皇入。吳覽之。色變。趣文箴速行。文箴等上馬。絕塵而馳。尾追者殺傔從。馨及崖紳方入城。聞砲聲。亦返。而馬豎被殺。時文介在東平。疑之。檄諭積中之子山東候補知縣紹陵。偕文誠所派員弁入崖。奉積中至濟南。而紹陵已先期乞回籍。假實已入崖矣。紹陵至。哭勸積中。積中曰。吾反無據。若往。是實其言也。汝輩若懼。可自往。妻子環跪請之。不許。文介遂繕諭。令吳示之。復出文告十數通。張之砦門外。二十六日。遣道員潘駿文招之。終不出。

越四日。文誠至長清。令吳與候補令林某入崖。被阻。而恩壽已飛稟上聞。於是命參將姚紹修游擊王正起知府王成謙副將王心安諸營並進。駿文率千總王莘騎兵勘入山路徑。相率進勦。且復令吳作書招之。越五日。而積中答書至。答書云。來函責我不肯出山辯白。甚合我心。但近日苦衷。有急欲爲吾弟告者。兄平日淡於榮利。肆志讀書。以世亂未平。隱居求志。無如韜光未久。而處士虛

聲。動人聞聽。相從執贄者不絕於門。其間雖多善良。亦有悍鷙。兄既未能慎之於始。遂欲以德化之。使胥歸於正。此兄實有交不擇人之過也。然來東十載。何敢一事妄爲。乃去歲以濰縣之王小花。橫加牽累。今年以冀宗華。妄被誣攀。然此事之來。若椒園(鄧馨號)伯平(陳恩壽字)以一函見招。必挺身投案。絕無留難。兩君猝以兵來。幸適出游。未遭毒手。不然。已陷我縲絏久矣。伯平雨亭(唐文箴字)復夤夜進兵。示人莫測。以致莊衆格鬭。傷弁兵。兄自知大禍臨門。一身不免。亟欲束身司敗。不望雪我沉寃。奈及門桀驁之士。遂邀不逞之徒。劫我主盟。苟全性命。兄禁之不得。逆之不能。數日以來。躑躅山隅。悶損無似。及大兵臨境。兄欲出而剖白。無如伊等洶洶。不肯束手待斃。禍已至此。無可言說。本欲引劍自決。無如及門在外者甚多。聞予寃死。定不甘心。一旦逞彼之兇頑。則各處生靈。俱遭塗炭。兄亟思乘機解散。但人數衆多。虎豹豺狼之性不少。須寬我日期。請暫將大兵撤出山外。俾得反覆陳詞。婉言解散。若一面進攻。一面招納。則上憲不能示人以信。困獸猶鬭。兄又何辭能勸諭諸同人耶云云。自此五日。無一人出崖。文介怒。

又出示招諭。謂凡居民投首者不誅。縛獻積中者重賞。而卒無一人至。火器與官軍相及。營勇時有傷。忿甚。文介恐玉石俱焚。命緩攻。是日。紹陵出謁。文介許以不死。命造官僚居民册。曛夕。積中書復來。言人心洶洶。造册宜從緩

十月。崖之砦破。積中舉家自焚死。弟子韓芙堂等亦從之而燼焉。居民死者可萬餘。所得逸者。出西門之千餘人。蓋文誠命人植旗西門外。使人以令箭傳呼曰。出西門者免。又有婦孺四百餘人。則恩壽所救也。時登州守豫山至。恩壽欲救之。語以故。致之策。山乃於衆中大呼曰。大人命勿妄淫殺。今奈何違令。長清令何在。恩壽即出。半跪請示。山以令箭予之。使禁兵毋妄動。被難者由是稍得出。即婦孺也。兵卒復出積中尸於灰燼中。梟其首。文介入崖履勘。檄州縣查封逆產。則均於大兵未發之先。九月二十六日同時扃門而遁矣。

文介奏畧有云。積中本無才名。祇以僞託詩書。乃縉紳爲之延譽。愚氓受其欺蒙。來東不過數載。遂能跨郡連鄉。連列市肆。自肥城之孝里鋪濟南會城內外東阿之滑口利津之鐵門關海豐之埕子口安邱濰縣諸處皆列市肆取名泰運通泰來泰祥泰亨也收集亡命之徒。從其教者傾產蕩家。挾資往

赴。生爲傾家。死爲盡命。實不解所操何術。臣從前訪問。率稱爲讀書之士。臣自慚聾聵。實亦人心風俗之大憂也。

汪穰卿曰。是役也。殺人萬餘。而未得謀反實據。文介意亦不自安。嘗責正起成謙心安三人曰。汝輩皆言謀反。是實。今奈何無據。若三日不得。則殺汝。三人急。命搜得戲衣一箱。使營中七縫工稍補治之。卽以爲據。由是諸在事者皆開保如剿匪例。七縫工後亦被殺以滅口。

鄧子久被狀案

江寧鄧子久中丞爾恆。以翰林爲雲南道員。洊擢藩司。咸豐庚申。擢貴州巡撫。未赴任。辛酉春。調陝西巡撫。時徐之銘撫雲南。綱紀廢弛。回寇與營將勾通爲患。之銘庇之。浸遂爲所挾制。副將何有保者。始爲之銘私人。既而黨羽日衆。勢燄縱橫。作惡多端。之銘亦無如之何。凡滇中大小官員。以升調病休出境者。有保輒遣其黨追之境上。盡劫其宦囊以去。無敢與校。皆以得出虎穴爲倖。有保等恃此爲生者數年矣。

中丞之將赴黔也。行李馬馱。中途被劫。中丞聲稱俟到京參奏。適調陝撫。行至曲靖。借居府署。有保聞有參辦之言。密嗾其黨史榮戴玉堂。夜率練衆。擁入署中。戕害之。所攜衣物旅費。搜括無遺。

之銘以中丞久任雲南司道。知其陰事。恐一入都而其劣蹟盡聞於朝也。故密諷有保害之。之銘亦奏中丞被戕之事。大致稱爾恆由滇赴陝。經臣派撥兵練護送。行抵曲靖。在府署偏院居住。署知府唐簡等素知府署不甚嚴密。欲派兵練巡查。爾恆自稱行李無多。不須防衛。僅留兩僕在內伺候。是夜竊賊李寶踰垣而入。爾恆聞院內有賊。親自堵門喊捕。寶素恨爾恆。聞其在內。遂與其夥黨一擁而入。遽將爾恆殺害。該府聞警。傳集兵役。拏獲各犯。卽經就地正法等語。並將曲靖文武原稟鈔呈。文宗諭云。鄧爾恆在曲靖府署居住。知府唐簡等既欲派兵練巡查。何以輒復中止。竊盜拒捕傷人。固屬常有之事。惟鄧爾恆係屬大員。何以輕身堵門。卽謂該犯李寶係因懷恨。故將該撫殺害。然昏夜之中。何以知堵門喊捉之人。卽係該撫。且知李寶之殺該撫。實爲挾仇起見。在場各犯

既已就獲。該府等自應迅速解省。聽候審辦。何以遽將各犯正法。以致無可質對。鄧爾恆既留兩僕在內。則被害情形。均應目擊。何以並未取有供辭。曲靖文武原稟種種情節支離。徐之銘並未駁斥。輒行入奏。以大員被戕之案。並不澈底嚴究。草率了事。實堪詫異。新任總督劉源灝。已諭令趕緊前往雲南。著將鄧爾恆被害情形。密速訪查。據實具奏。務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隱消弭之見。欽此。然源灝竟不敢赴滇。遷延半年。中途乞病歸。臺諫交章論列。前任總督張亮基亦疏劾之銘。奉穆宗諭旨云。鄧爾恆被害之案。日久未予查辦。亦無以彰國憲。著張亮基迅速馳赴雲南督辦軍務。將徐之銘先行撤任。並將鄧爾恆被戕之案。澈底根究。按律懲辦。何有保父子如此跋扈。必須設法翦除。又宜防其設計暗害。欽此。於是復起江寧潘忠毅公鐸於家。命其馳往查辦。

先是。戴玉堂等既害中丞。掠其行裝。有保以其隱匿贓物。執縛玉堂。拷打甚酷。玉堂氣忿潛逃。嗣聞忠毅查辦之信。同治壬戌。閏八月。糾黨夜攻有保。殺之。榮與玉堂皆被忠毅拏獲。研訊各情。供認不諱。即予正法。忠毅據實覆奏。並稱訊

據各犯供稱之銘並無知情徇縱情事。但以疏於防範。請交部議處。有保仍戮尸梟示。以儆兇殘。遂由此結案。然謂之銘並不知情。世多疑之。

應敏齋決獄

咸豐時。蘇有某婦以避粵寇之難。攜其已嫁女至滬。寇退。女不歸。別從一人爲婦。卽俗所謂姘頭也。婦利其貲而不之禁。壻在蘇。不知也。久之。其人貲罄。女出傭於巨室以自給。及歸。則仍相處如故。久之。婦以其人漸貧乏。鄙厭之。揚言壻自蘇來索。將挈女去。乃席捲衣物以登舟。舟未發。婦適以故上岸。其人覓至。因攜女共逃。及歸失女。乃往詐巨室。謂女爲所匿。將訛索焉。無所獲。因服鴉片復往。毒發。遂斃。縣讞。謂婦死。以壻索女故。女因姦致婦自盡。科以死罪。上獄於臬司。時應敏齋方伯寶時任臬司。以全案無壻家一詞。疑之。乃密飭吳縣令提其壻。至則茫然。不知有是事也。應以婦之死爲圖詐。乃僅科女以姦罪完案。

無錫嘗有盜案。贓據鑿確。中有衣。盜已承矣。而屢承屢翻。應心知其冤。親自研訊。則見事主之軀幹修偉而盜爲侏儒也。窮詰之。事主謂衣固在也。應乃取衣

覆視再三。指馬褂以語事主曰。此汝服耶。曰然。令服之。乃甚短小。復以衣盜。則適稱其體。盜曰。今見青天矣。此固我之衣也。蓋是年無錫多盜案。無所獲。捕懼比。因獲此人強之承。復囑事主強之認。以冀自逭其責也。

李申甫清訟繫

李申甫名榕。嘗布政湖南。檄州縣令以訟繫者悉具姓名以聞。有某縣繫囚獨多。榕書絕句於冊首云。虎柙幾曾疏檻禁。蛛絲何必苦膠黏。相期夏籜朝朝解。莫似春潮夜夜添。令慚懼。爲之發落而釋者日數人。半月皆盡。

東流獄

林福祚嘗令皖之東流縣。縣人有王三衙者。與建德黃孔英相友善。黃年視王倍長。王夙兄事之。粵寇亂後。王不知所往。其婦蕭氏尙少艾。失所天。則走建德。依黃以居。黃豔蕭色。欲鬻之而取其貲。則誑蕭曰。王之全家已殲於賊矣。歸亦無所依。盍更嫁乎。蕭不得已。因拜黃爲義父。而改適縣人陳某。然王時已歸東流。初不知其婦在黃家也。會陳以事往東流。蕭囑其訪求母家之人。至則得其

弟於城外破寺。告之故。弟聞狀。卽奔報王。王遂挾陳同赴建德之張家鎭。面詰黃。黃慚懼。無以對。乃令家人治酒食。款王。而己則乘間入室。閉戶飲藥死。黃子憤其父之死也。則遷怒於王。謀所以報之。夜舁尸置山中。誣控爲王毆死。引路旁棄輿爲證。謂王毆其父致死。而以輿載尸。棄諸此也。建德令孫某憚往驗。檄尉代往。尉得賄。徑以毆傷報。孫信之。輒以酷刑迫王。使誣服。獄成。東流民赴郡鳴王寃。郡守周某下其事於林。林以爲王旣殺人。且以輿舁尸入山。必不棄其輿。自召人之蹤跡之也。且輿夫未得。可以一輿定殺人罪耶。乃飭役先緝輿夫。竟得之於鎭。蓋輿夫本王之族兄弟。黃死之翼日。方在鎭觀劇。黃得之。謂卽載尸入山者。林謂輿夫雖未同謀殺人。然爲兇手載尸。卽不能無罪。乃不遠颺避緝。而尙在鎭觀劇。此非人情。輿必非載尸者。研訊之。則王有族父設肆於鎭。適有疾。家人以此輿來迎。輿至而病已痊。不遽歸。輿夫無所事。偶出門觀劇。爲黃子所見。而因以誣之也。獄上。周大怒。駁使更鞫。林不可。乃摭他事。以詳參脅之。林至省。謁大府。力請剖棺驗黃尸。開棺檢驗事大。皖省數十年無行之者。

江督沈文肅公葆楨爲檄召江右某名仵作來。年已八十餘矣。旣開棺。黃尸果現服毒狀。身無毆痕。黃子始服誣告罪。而周孫皆鐫職去。林復任東流。

周東興獄

同治庚午。總兵周東興被誅。咸謂其兵敗失機。左文襄公奏明得旨正法。而不知其中別有故。非失機罪也。蓋東興以軍功擢總兵。發甘肅差遣。時文襄方帥師攻寧夏。久未下。而糧匱。乃檄東興赴中衞設局採之。東興至中衞。按戶派買。給半價。民無出則價令全返。違則置重典。時中衞以孤城守數載。四境孑遺民當此役。苦困不堪。乃相率走平涼。控之制府。文襄檄至對簿。贓亘萬。事聞於朝。奉旨以軍法從事。當大辟。

東興時繫平涼獄。出獄時。談笑如常。文襄盛陳兵衞。高坐帳中。召東興跪墀下。諭以罪當死。東興始號哭。乞戍新疆効力贖罪。文襄曰。旨下矣。何効力贖罪爲。乃命引出。東興攀柱痛哭。堅不行。左右力曳之。擁出壁門。時壁門外北向設香案。監斬官肅立。案西三丈許鋪紅氍毹。劊子橫刀立案右。大衆皆爲壁上觀。東

興咨且不前。數左右顧。冀有親故至者。託身後事也。既出壁門。乃握監斬官手。且泣且語。監斬官促望闕謝恩。逡巡九頓首訖。仍起立。向監斬者泣語不休。監斬者復促之。始徐就氍毹。足方屈。頭落丈餘矣。當此獄起時。雖以中衞民聚控。其主使者實其僚友縣丞劉藹如也。藹如之惡。不遜東興。而主使攻發者。則以分贓不均。而又妬姦爭妓也。及東興伏誅。藹如遂患心病。時作囈語。呼東興不休。不一月。嘔血卒。

張汶祥刺馬案

菏澤馬新貽。字穀山。謚端愍。世奉天方教。以進士郎用知縣。需次安徽。咸豐時。粵捻交訌於皖北一帶。權合肥。以失守褫職。巡撫唐某委辦廬郡各鄉團練。一日與捻戰而敗。爲張汶祥所擒。汶祥久思投誠。因優禮端愍。且引其儕輩曹二虎石錦標。與相結爲異姓兄弟。縱端愍歸。令代請於大府。願納款。端愍言於唐。唐許之。於是端愍奉檄編選降衆爲山字二營。自統之。而汶祥二虎錦標皆爲營哨官。及同治乙丑。喬勤愍公撫皖。端敏已擢布政。兼營務處。裁山字營。汶祥二

虎錦標雖仍在其左右有所事。而汶祥已微窺端愍之意漸薄。會二虎欲迎妻至皖沮之。二虎不聽。其妻至。入居藩署。端愍見而豔之。遂與私。爲汶祥所聞。久之告二虎。二虎大怒。欲殺妻。汶祥止之曰。殺姦須雙。僅殺妻。須抵償。不如因而贈之。二虎乘間言於端愍。端愍內愧。痛斥之出。語汶祥。汶祥曰。禍不遠矣。宜亟去。一日。端愍檄二虎赴壽春鎮總兵徐鷂署領軍火。鷂。字心泉。時方駐壽州南關外。爲勤懿總營務處也。汶祥心疑之。語錦標曰。二虎此行。中途慮不測。吾輩當送之。既至。投文。忽鎮轅中軍官持令箭。弁兵夾侍。命綁通捻者曹二虎。二虎大聲呼冤。鷂曰。爾奉檄啓程。卽有以爾欲以軍火濟捻上告者。已有牘至。令卽處爾以軍法。尙何嘵嘵爲。卽出而斬之。汶祥語錦標曰。如何。然此仇必報。吾二人當任之。錦標不語。汶祥又曰。爾非友。吾當獨任之可也。於是二人收其尸藁葬之。分道去。庚午。山西按察使李慶翱駐河津。統水陸各軍防河。錦標時以參將爲其先鋒官。一日。奉命稽查沿河水師各營。營官方公讌之。忽有慶翱檄文至。命錦標卽歸。蓋以汶祥殺人案。而江督行文逮使對簿也。

時端愍方督兩江。署側有箭道。月課將弁以射。一日。端愍正閱課。甫離座。忽有遞呈呼冤者。汶祥乘間突刺之。中左脅。刀未出。傷口亦無血。惟深入胸中四寸。從者拔出之。刀已刓曲。方喧嚷間。端愍回首見汶祥曰。汝耶。舁回署。遂死。汶祥植立不稍動。時巡捕方命人拷訊呼冤之人。汶祥大呼曰。刺客即我。待罪於此。決不遁。於是布政梅啓照命發上元縣鞫之。直供不少諱。問官瞤眙。啓照曰。須令改供爲浙江海盜。挾仇報復。汶祥堅不允。且云。二虎既被殺。我以精鋼製二匕首。淬以毒藥。輒疊牛皮四五層。以刃貫而洞穿。其撫浙時。曾一遇於吳山。不得間。今始如願耳。啓照乃言於署督將軍魁玉。以海盜入告。朝命鄭敦謹爲查辦大臣。至江寧。提審。汶祥供如前。敦謹無如何。乃仍以海盜挾仇定案。案既定。決汶祥於江寧城北之小營。端愍之第四弟方以縣令待次江寧。即命其監斬。斬時。命劊子以鉤鉤肉而碎割之。剖腹挖心以祭焉。時同治辛未二月十五日也。子一。閹割發黑龍江爲奴。錦標亦革職遣戍。端愍被刺之後數日。有一妾自縊。未棺斂。密埋後園。即二虎妻也。

或曰。汝祥初在粵寇軍中。從李侍賢。江寧破。侍賢竄閩廣。數敗於官軍。汝祥知事不可爲。圖反正。端愍之鄉人徐弁亦在侍賢部下。故與端愍相識。至是遂相結。未幾。皆得脫。時端愍已撫浙。徐往。得留轅下効用。汝祥轉徙至甬。設押店。偶以事至杭。因訪徐。徐曰。巡撫近得新疆回部某叛王僞詔。略云。大兵已定新疆。不日東下。江浙一帶征討事宜。委卿便宜料理。巡撫卽報以手疏。謂東南數省。悉臣一人之責。汝祥大憤而詈之曰。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已而端愍下令禁私開押店。汝祥遂閉肆。益侘傺。欲殺端愍以洩憤矣。未幾。端愍擢江督。汝祥遂至江寧刺之。刺已。被獲。藩臬會鞫之。據地坐。使跽。不肯。問上坐何官。從者告曰。藩臬也。笑曰。將軍來。我始言耳。將軍至。訊以行刺之故。汝祥曰。可先令總督家屬出署。圍以兵役。始可有所白。將軍斥其讕言。則曰。若是。則吾終不言。將軍屏左右。窮詰之。乃吐實。且曰。第搜其秘篋。不得僞詔。反坐不悔。問官大駭。亟磔汝祥。而矯爲獄詞以完案。

或曰。汝祥在寧波。以押當貿利自給。幷與諸海盜通。食其糧者數年。値端愍撫

浙。擒斬海盜頗衆。復禁歇押當。汝祥益貧無賴。乃時思爲海盜報讎。又以妻被人誘之以逃。汝祥追而執之。復以失物訴求追繳。端愍以此小事不宜煩瀆。格其訴。不納。其後汝祥妻又謀逸。迫令自殺。既而怒曰。巡撫不爲我追贓。使吾妻有輕我心。是殺吾妻者。巡撫也。遂懷必報之志。會端愍督兩江。汝祥千里間關。伺之二年。而始遂其志焉。

同治癸酉科場案

同治癸酉順天鄉試。都下盛傳熒惑入文昌。科場有不利。是科中式第十九名徐景春以策內不識公羊爲何書。遂將公羊二字拆開。爲廣東梁伯器僧寶所磨勘。梁初籤出。禮部查則例。景春應罰停會試三科。主考官降二級留任。同考官革職留任。照此辦理。片咨吏部。詎吏部咨行禮部。必欲褫景春。禮部覆稱如革景春。則主試官皆應降調。時潘文勤公祖蔭署吏部右侍郎。一日。文勤入署。司官持稿回堂。文勤怒。投稿於地曰。吾知有人圖全小汀缺耳。蓋其時全文定公慶爲協辦。而寶文靖公鋆官吏尙也。方齟齬間。文靖適至。問司官因何遺稿

在地。司官以文勤語質言之。文靖默然。未幾。景春竟屏革同考陸編修楙宗亦革職。景春出楙宗房。主考爲文定及胡小瀘總憲家玉童侍郞華與文勤。皆降二級調用。適文勤管戶部三庫。三庫印忽失。事覺革職留任。至是又得降調處分。遂無任可留。因而革職。旋奉特旨賞編修。仍在南書房行走。小瀘降調後。又因與江西巡撫劉忠誠公坤一以田賦事互揭。部議忠誠革職。小瀘再降四級調用。遂終鴻臚寺少卿。

景春既因磨勘被褫。內簾各官降革有差。是科各直省試卷磨勘綦嚴。於是江南則革去舉人楊楫。以其春秋題集經爲文語欠聯貫。謂爲文理荒謬。而江西全榜中式墨卷。其第二開。首行之首末行之末。皆各塗改一字。若人之名號拆開者然。若謂是筆誤。何以每卷皆同。以文理論。則又必無誤書此二字之理。情弊顯然。無可徇隱。因請旨暫行斥革。一面行文確查。實則士子與謄錄生爲識別。屬其加意精寫。惟恐目迷五色故也。然此事頗難斡旋。兼値功令森嚴。幾無復保全之策。嗣監臨撫臣覆稱。該省試卷紙質最薄。其紅格兩面一式。而印卷

官關防在卷後幅。士子入闈。匆遽之中。往往反寫。故領卷後。卽各於第二開寫此二字。以別正反。歷屆相沿。亦不自本科始。實屬無關弊竇云云。奏入事乃得解。

李有恆寃獄

李有恆。新化人。以從田興恕治兵。積功至總兵。同治末。在蜀統防營。會東鄉縣民以縣令孫定揚加賦事。有圍城之變。時護川督者爲文格。不知蜀人之圍城與罷市等也。大驚。以爲東鄉民叛矣。遂令有恆率師往平之。檄有督兵痛勦字樣。有恆見檄。乃入謁。則期期以爲不可。格曰。去耳。何喋喋爲。有恆至東鄉。如格言。大肆殺戮。蜀人大憤。遂由御史劾之。旋有欽使出勘。格懼。咎有恆。有恆曰。公之命也。有恆不能獨任其咎。格以檄在有恆手。憂甚。恐爲所持。遂以屬華陽縣知縣田秀栗。使圖之。

秀栗素與有恆善。乃先爲僞文書一通。置之袖。且預約一友後時而往。秀栗晤有恆。慰問畢。詢所以自免之策。有恆曰。吾有札在此。若死。則俱死耳。秀栗曰。文

官多巧。其中有趨避語。宜出示我。當爲汝辨之。有恆不疑有他。遂取出與觀。正指點間。忽外傳有客至。有恆出見客。秀栗匆促中急以僞文書易之。有恆送客出。入內。秀栗卽曰。頃視文書。果如君言。當無他矣。遂匆匆別去。有恆視札。則已易督兵二字。改爲相機矣。始知爲所賣。大悔恨。由是見欽使。無可置詞。格旣得札。三叩首謝秀栗。其後讞定。有恆果論大辟。獨死矣。

獄囚利久繫得金

獄囚之久繫者。率與胥卒表裏爲奸。魚肉諸囚。頗有奇羨。此固所在皆是也。同治時。有山東人張某者。商於京師。以殺人論絞。繫獄垂十年。歲入幾千金。付其妻子。使營子母。光緒乙亥。大赦出獄。稽簿籍。則已贏數千金。旣出而大恨。以諸治生事。皆莫如囚之逸而豐也。

張家居歲餘。鬱鬱不樂。會坊中有夥毆人致死者。案送刑部。張喜得間。急以金賄部吏。使竄己名從犯中。遂復繫獄。所積益不貲。庚寅。德宗大婚。孝欽后歸政。又值大赦。獄故有他囚。欲效其所爲。而資望勢力皆不及。計非去張。不得專利。

乃亦以重金賄吏。於張案獨聲明其久在輦下。恣爲姦利狀。請遞解回籍。以弭後患。堂司官可之。如所請行。張遂攜妻子橐萬金出都門矣。臨出獄門。愀然曰。吾遂不得復居此耶。

歐陽滇藏印帖案

歐陽滇。新野人。世業儒。早歲喪母。父於道光中爲鄰郡廣文。畜一奴。季姓。忠於事。甚重之。奴有子曰黑兒。生十年矣。父察其沉靜無童心。貌亦端正。乃使伴滇讀。無何。父被督學使者薦。以縣令送部引見。而性恬退。不欲爲。遽引疾歸里。課滇及黑兒。家雖不豐。然居宅爲祖產。有池亭花木之盛。惜歲久剝落。滇臨九成宮帖。罔間寒暑。某歲重陽風雨。滇與黑兒游荒園。登培塿。折半開之菊。插缺唇瓶。插旣滿。挈瓶回。忽踣於泥淖。黑兒趨視之。叢莽中拾一物。作濃綠色。方徑寸而螭紐。重可五兩。滇審視之。曰。此印章也。亟納諸懷。越日。爲父所見。父精賞鑒。問何來。具答之。反覆諦視。抉剔泥汚而曰。此我家率更令印。千歲物也。因爲述率更令德望。且指所臨九成宮帖示之。謂物歷千歲。展轉入吾家。吾祖吾父莫

之能有。而汝得之。此中殆有天焉。或異日得追蹤先哲。嘗侍東宮。未可知也。汝其勉之。渙時年十五。聞之大喜。買五色絲繫印。佩於身。益潛心習率更字體。日進不衰。

越二年。渙應童試而冠軍。謁宗師。宗師謂其所作。得南豐曾氏神髓。無俗惡氣犯其筆端。又謂楷法直逼率更。傳示諸生。贊不容口。旋出初搨九成宮眞本以爲賜。渙因出所得率更令印。呈宗師閱之。並縷陳得印狀。宗師益贊歎。且曰。率更果有後身。非偶然也。以八寶印泥鈐印於帖之左方。持帖示守令。謂此本不多覯。今以畀歐陽生。不負此物矣。乃援筆賦詩。命守令亦皆賦。並題於後。鄭重而授之。歸告父。父亦莞爾。以家藏九成宮較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掀髯大笑曰。何物乳臭兒。希世之珍。得一爲幸。而又兼之。將何福以堪此。親知故舊聞其獲古印。受法帖。爭請鑑賞。弁言跋語。積成卷軸。皆以清要爲渙期之矣。

初。渙得印而喜。黑兒方幼。卽不悅。謂一踣幾傷體。此物不祥。渙笑曰。童騃。何多忌諱。及既青一衿。鄉試七戰七北。父旋卒。所娶婦亦相繼殞。兩營喪葬。家徒壁

立。一印一帖之外。殆無長物。黑兒請售於骨董家。冀得金。權子母。不許。卽家授徒以餬口。又二年而禍作。蓋渙有父執某。爲新野令幕客。令考滿入都。賂權貴。求升轉。權貴不受。使人微諷令。欲得初搨九成宮帖眞本率更令印章二物。美官可立致也。令夙聞渙家懷此異寶。意可以購。乃請約期報命。權貴之父。十餘年前嘗守南陽。親見宗師獎賜法帖。且與賦詩之列。知新野令必能得之以獻。既聞令約期之請。亦使人遙示意旨曰。珍物朝至。爾階夕進。令回新野。謀於客。客語渙。許畀重金。不應。許以代謀進身。亦不應。約期過。權貴怒令誑己。嗾臺諫劾豫省吏治窳敗。牽連及令。令摘印去。

新令下車之始。卽出金爲闔邑生童膏火之資。月集縣署。試時藝及詩古文辭。渙頗有所獲。爲令所器重。令或過渙舍。謂園林荒落。命匠爲小修之。就其園爲會文之所。又時餽蒸豚醇酒。公暇。輒就而小飲。如是幾一年。一日。從容語渙曰。君家有率更印及九成宮帖眞本。舊令尹之所以去官也。其爲寶也果何如。能使我一擴眼界否。渙囁嚅良久。令笑曰。我爲一邑長。又與君善。寧能攫君之

所愛耶。一觀耳。庸何傷。渙不得已。出示之。令摩抄題詠。呼酒浮白。薄暮始去。又一日。以書來。謂有大賞鑑家能爲君辨印章之眞贋。願假一觀。渙難之。黑兒曰。寧售之。毋受奸人欺。渙適中酒。大恚。援筆作覆書。黑兒之父在側。取視。急就燭焚之。黑兒大驚。父曰。第白主人。但道老奴以爲不可。渙亦知書語太戇。乃婉辭以覆。而令之周旋往還。餽遺酬酢也。乃一如平時。

是歲十月之望。令訪渙。論文燈下。忽報積薪上炎。頃刻穿墉。令督役撲滅。倏忽間。燬五楹。渙大呼曰。休矣。又探囊而頓足。面色灰敗。令問之。對曰。公所不能忘情之法帖。今爲祝融氏攜去。不足。又益以印章。令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印懸肘後。固當無恙。渙曰。倒屣迎公。適在更衣之後。置印床頭。同歸於盡矣。令不之信。且疑其故縱火以絕望。微哂曰。帖之存亡。固未可保。金石之堅。歷劫不毀。會當復出泥中。尋君幼年之盟。可毋恫也。渙頓悟。待令去。使人持鋤耰。物色瓦礫中。不可得。呼黑兒。不知所之。渙疑宵小或胠篋獻於令。益恨。而黑兒竟不歸。其父念黑兒。又臥病。偃蹇遂死。

其明年。權貴以卿貳持節出鎭中州。前令因嬖倖進言。謝失約罪。且白渙倨傲狀。適渙之中表不愼於言。以非罪陷縲絏。渙爲具詞伸訴。令受前令囑。因事羅織之。又以往日之火。疑非天災。乃當以干預訟事罪。申大府。請革衣頂。權貴檄令械繫之。將按訟棍律擬罪。遷延囹圄中三載。而令去任。後來者慮囚至渙。亟出之。署渙無罪。中表事亦昭雪。而舊宅已易主。零丁孤苦。乃依中表以居。中表故業商。念渙爲己受折磨。挈之以出販。小有餘。輒分惠之。遂賴以存活。

某年歲暮。渙隨中表歸。門前有一丐。寒戰瑟縮。望渙而拜。哭且失聲。渙驚呼曰。此黑兒也。胡爲乎來哉。急取衣衣之。和薑桂以飲之。乃徐徐問比年蹤跡。及當日出亡之故。黑兒泫然曰。奴負主矣。主以印章法帖爲至寶。奴不以爲寶。奴固以主人爲寶也。當日之火。奴以爲天佑主人。輒敢因火懷印與帖。避地而居。知主必以此二物賈禍。禍發。恐不可救。將以此二物爲主人脫禍也。既而禍果作。奴不幸言而中。貨衣物。間關走京師。投某侍御家爲奴。獻二物。請救主人。侍御之季父。主人之恩師也。覩物驚駭。幸馳函抵中丞。而前中丞與主有隙者幸已

去。遂得檄邑令。出主人於獄。侍御聞報以告奴。又許奴爲忠義。賚百金並原璧。使仍歸主人。令速以善價售之。勿重物而輕人物。則猶是也。而主人免於禍。奴以爲幸無罪矣。乃天禍未已。中途遇暴客。刼掠而去。無資裝。寸步不可行。乞於市。酒家翁哀之。使爲傭。積微資。辭酒家歸。又不幸病於逆旅。喪其資。仍行乞。偃蹇數月。今始得見主人。而主人之寶終歸烏有。奴負主矣。渙慘然。持之而泣。

黑兒後隨渙偕中表至泰安旅舍。遇一人。自言隸旗籍。將赴南中。補江寧府遺缺。病不能前。渙使黑兒佐其諸僕伺應之。未幾。疾勢不可爲。其僕皆散。渙使中表先首途。獨與黑兒留。守護旬日。客竟愈。感其厚誼。勸毋貨殖。挈與俱南。既而客守彭城。渙爲上客。黑兒亦得寵。一日。與諸奴沽飲於市。乘薄醉。過鼓樓。游覽列肆。見九成宮帖題識宛然。北風披拂。末頁已稍剝蝕矣。黑兒愕然。急問價。曰錢二千。大喜。購之歸。還於渙。喜出望外。走告居停。歷敍坎坷之狀。慨然曰。墨寶幸而存。印章不可復得矣。居停曰。子毋然。曩者出都。有人以古銅章二求售。云得之拾遺者。僅索三金去。姑與子辨之。及出印審視。渙撟舌不下。黑兒亦瞠目

稱怪事。其一爲步兵校尉之章。其一則斑爛如舊。繫絲五色。不絕如縷。固太子率更令印也。

張某立寨被誣案

廣西自咸同軍興以後。土著絕少。以十分計之。廣東居其三。湖南居其二。江西居其一焉。地本瘠薄。人尤游惰。客民開山墾地。勢頗強橫。游手無賴。因之日多。其流入越南爲匪者。大率由此。人各習兵。家各置械。往往以口角細故。彼此爭鬭。儼同戰陣。浸假而官事不平。亦往往聚衆與抗。或有圍城交鋒之舉。其官吏率皆久居桂林者。或由幕席。或由佐職。夤緣保擢。視以爲常。額兵而外。又設防營。文武將吏。結合爲姦。動稱某處搆逆。某處圍堡。羽檄飛馳。便宜行事。然未及旬月。報肅清。請保獎矣。光緒初。有張某立寨自保。爲仇家誣扳逆謀。至發重兵。寨首聞之。繞道赴省投首鳴寃。而兵已破寨。殺五百餘人。院司乃專案請獎。勢難平反。寨首投轅。亦遂斬決結案。

龐鍾煥控金菊如案

光緒初。鄞縣陳康祺令昭文。邑紳龐鍾煥有家塾。塾師爲金菊如。一日。歸而病。龐久待不至。疑與其姬人銀荷有染。畏罪而逃也。控之於縣署。陳訊得眞情。判曰。龐鍾煥控金菊如一案。研訊數堂。迄無確供。中冓不可言。何況事無實據。縲絏非其罪。肯教士也含寃。本縣觀金菊如章句書生。鄉村學究。適子之館。未及半年。招我由房。難通一面。縱使國風好色。豈忘君子懷刑。龐周氏貌尙端莊。年非韶綺。久已與龐公而偕伉。何至見金夫不有躬。龐鍾煥生長閥閱。身受崇封。到堂數言。亦知大體。決不因主賓失好。自汚二人。大約別嫌明微者。名門之家範。爭姸妒寵者。婦女之恆情。周氏附中婦大婦之班。久抱衾稠而怨命。金生少經師人師之化。惟憑夏楚以伸威。此豸娟娟。或偶具先生之饌。羣雌粥粥。遂疑踰東家之牆。偏聽人言。恐疏閫範。嫌疑原當自白。防閑不厭過嚴。投牒公堂。初非好訟。衆口雷同。兩心冰釋。炎涼異性。荷菊非並蒂之花。貴賤殊形。金銀豈一爐之汞。賓東未洽。別聘名師。婢妾無辜。仍還舊主。倘該封職專房有屬。無調象馴獅之術。何妨開閤放姬。爾童生就館不終。遇瓜田李下之嫌。益宜守身如玉。

孫振齋控媳案

孫振齋。訟棍也。刀筆所獲。頗不貲。晚年輟業。一日。忽與寡媳啓釁。訴之縣。孫以爲女子易與。且分屬尊長。必不失敗。堂訊時。孫乃詳述媳之過失。媳不辯。惟嚶嚶啜泣。官異而詰之。則曰。墻茨之醜。何能宣言於大庭廣衆乎。彼見我文君獨處耳。官大怒。責孫無恥。斥之退。孫指其媳駡曰。惡婦。我不料一世英名。乃敗於汝。媳笑曰。汝子已死。我傳汝衣鉢耳。何駡爲。孫憤憤而出。

湯圓案

鄭裕國令歸安。人稱之爲鄭青天。一日。鄉人某以女將遣嫁。入城購奩物。過一點心肆。食湯圓。而囊無銅錢。告店主曰。我因事入城。僅有銀耳。爾且記賬。稍緩卽來償。店主曰。我店資本甚小。且向不識爾。乃圖餔啜耶。鄉人不得已。以銀幣一圓爲質而去。事竣。則持銅錢以贖銀幣。店主不認。曰。湯圓值數十文耳。焉用銀。鄉人忿甚。商於訟師趙某。趙曰。此地爲烏程所轄。訟必屈。若逢鄭青天。事乃濟。

鄉人哀求不已。趙曰。爾願受笞數十乎。語其故。鄉人大喜。靜候於歸安署前。將伺鄭出而控之。俄鄭自府署歸。鄉人直衝其儀衞。鄭喝問。大呼曰。小人籍烏程。官爲歸安令也。當送烏程。不當責我。鄭曰。天下官管天下百姓。事犯在我。不能免。杖畢。鄉人乃以牘進。鄭曰。此爲烏程界。汝應往該管衙門呈控。不得歧瀆。鄉人曰。天下官管天下百姓。官之言也。鄭笑而言曰。姑爲爾訊之。卽簽傳店主。堅不承。乃潛使役向店主婦取贓。給之曰。爾夫已供認矣。速繳。可免責。婦曰。我原勸其不可昧良。今何如。遂以原銀幣給役持歸。

鄭獲贓。謂鄉人曰。汝銀當於他處遺失。彼不承。我不能濫刑狥私。不如我償汝。免枉屈良民。鄉人不受。鄭佯怒曰。償汝不領。欲何爲耶。擲銀二餅。中雜以原物一。聽自擇。鄉人見而訝之。指其一曰。此爲小人故物。何得在此。鄭問何所記。曰。此銀乃小女聘金。上有雙喜硃字。故知爲原物也。以示店主。店主不語。乃俯首伏罪。薄責而釋之。鄉人頓首致謝去。

曹桂山以大言寃死

光緒初。龐際雲護湘撫。署藩司爲孫某。禁城隍會。湘民忿之。而新任卞寶第至。龐移撫黔。暫僦宅居。湘民忽聚衆鬨藩司署。毀大門。又毀龐之宅。有積痞曹桂山者。次日始入城。恥不與其役。至一木匠店。大聲言曰。我手甚痠痛。木匠問故。曹曰。昨與衆攻藩署大門甚堅。衆不能攻。獨我攻破。故至今尙作痛也。時官捕滋事人甚急。諸無賴多避匿。或聞曹言。亟執送官。遽以首犯論斬。

沙河堡謀殺案

光緒初。京師有布客甲乙二人。攜貲歸。途遇一賣花者與同行。至沙河堡。夜矣。舍於逆旅之西偏屋中。賣花者僅一擔荷兩箱而已。而東偏屋中。則先有販沙壺客與一瞽者同宿。夜半。瞽者聞西屋斧聲。而呻吟聲窸窣聲繼之。大疑。潛呼販壺客醒。語之曰。我姑碎君一壺。君卽起而與我爭。佯爲喧擾者以觀其變。於是西屋中有三人出而勸其息爭。店主亦往勸。請搜販壺客之橐。無所得。瞽者大哭曰。我以赤貧賣卜。積得兩緡。大不易。今失之。安知非汝等所爲。凡居此者當悉搜其篋。不然。誓不出此門矣。西屋三人曰。吾儕以相勸至此。乃誣我耶。瞽

者曰。汝不至吾安得誣汝。今既入吾室。自必搜檢矣。店主閔其無告。又慮有意外事。乃婉勸三人啓箱以釋其惑。三人固不可。衆益疑。謂錢必彼竊。羣起迫之。搜其篋。則有血漬殷然之油紙包各一。啓之。支解之二尸在其中。乃縛之送官。一訊而服。賞替者。置三人於法。

王樹汶爲項兇案

王樹汶。鄧州人。幼以被掠爲鎭平盜魁胡體安執爨役。體安。鎭平胥也。河南多盜。州縣故廣置胥役以捕盜。有多至數千人者。實則大盜即窟穴其中。時遣其徒黨出劫。捕之急。即賄買貧民爲項凶以銷案。體安尤凶猾。一日。使其徒劫某邑巨室。巨室廉知體安所爲。乃上控。時涂制軍宗瀛方撫汴。檄所司名捕之。鎭平令捕體安急。則賄役以樹汶僞爲之。俾役執之去。樹汶初不承。役以非刑酷之。且謂即定案。必不死。始諾。樹汶年十五。尫羸弱小。人固知其非眞盜也。縣令馬翥聞體安就獲。狂喜。不暇審眞僞。遽稟大府。草草定案。既定讞。當樹汶大辟。時體安已更姓名。充他邑總胥矣。樹汶未知也。刑之日。樹

汶始知之。呼曰。我鄧州王樹汶。非胡體安。若輩許我不死。今乃戮我乎。監斬官白宗瀛。大駭。命停刑。下所司覆鞫。卒未得要領。樹汶自言父名季福。居鄧州。業農。乃檄鄧州牧朱杏簪刺史光第逮季福爲驗。未至而宗瀛督兩湖去。繼任者爲河督李鶴年。開歸陳許道任愷者。先守南陽。嘗讞是獄。又與鶴年有連。於是飛羽書。阻光第。令毋逮季福。且百端誘怵之。光第不爲動。慨然曰。民命至重。吾安能顧惜此官以陷無辜耶。竟以季福上。則樹汶果其子。愷乃大慼。鶴年以袒愷故。持初讞益堅。豫人之官科道者。遂交章論是獄。

鶴年恚言路之持之急也。遂力反宗瀛前議。而益傅會律文。謂樹汶雖非體安。亦從盜。在律。盜不分首從。皆立斬。原讞者無罪。然樹汶初止爲體安司炊。亦有謂其爲變童者。而實非盜。讞者必欲坐以把風接贓之律。樹汶至是遂爲正兇。而官吏之誤捕體安之在逃。悉置不問。諫臣益大譁。劾鶴年庇愷。於是朝廷有派河督梅啓照覆訊之命。河工諸僚佐。率鶴年故吏。不敢違鶴年指。啓照亦不欲顯樹同異。竟以樹汶爲從盜。當立斬。獄成。言者爭益力。

刑幕某。與肆主同爲紹興人。承錫彤子意。婉商於肆主曰。僅待子一言。卽可結案。何固執爲。遂授肆主以辭意。乃供稱某日乃武至。言將以砒置食物中以殺鼠。故來購。乃武。邑紳也。信而售之。不意其非殺鼠而竟殺人。錫彤錄其辭。詳大吏。府司復審。以證確。故無異議。定爲謀殺親夫案。畢當淩遲。乃武當論斬。乃武婦某氏知乃武冤。具詞入都。訴之於都察院。而給事中王書瑞亦據以上聞。光緒乙亥四月。奉旨命浙學胡侍郎瑞瀾提集全案人證卷宗。秉公嚴訊。胡檄寧波守邊葆誠鞫之。訊數次。卒照原議覆奏。謂乃武因姦起意。令畢將品連毒斃。供證僉同。案遂定。然乃武所畫親供之押。實爲屈打成招四字也。

至是。而乃武與畢均延頸待決矣。時上海已有申報。載之甚詳。既定案。報端復綴一聯云。乃武歸天。斯文掃地。爲其同年友所見。大憤。謂乃武雖武斷鄉曲。品連實非所害。思有以平反之。會春試。咸計偕入都。謁鄉人刑部侍郎夏子松少寇同善。訴乃武冤。謂品連實病死。非毒死。同善問冤證。衆言品連死日。乃武方在外舅家處理析產事。代書分單。其外舅居鄉。距城數十里。一日之中。不能在

鄉理事。而復在城殺人。此寃證也。同善曰。案乃若此。君等可控之都察院。僕備官秋曹。當相助也。旋經汪樹屏等遣抱控之於都察院。十二月。奉旨提交刑部審訊。案遂復活。全案人證由刑部提京復審。部牘至浙。錫彤自解品蓮尸棺入。及驗。則指無青色。檢驗者謂南方氣較熱。初驗時。死者指甲青色。當係發變。非服毒之證。實爲因病身死。繼訊某肆主。肆主直供刑幕敎唆語。不稍諱。初。瑞瀾傳集人證之至省復審也。肆主不欲往。錫彤子給以資。始就道。然肆務因以衰敗。及牽連至京。肆遂閉。恨錫彤子及刑幕刺骨。故直言以發其覆。證人證物。旣皆子虛。案遂平反。丁丑二月。奉嚴旨申飭。於是原審復審官。自浙撫楊石泉制府昌濬及瑞瀾以下。皆降革有差。錫彤發往黑龍江効力贖罪。不准收贖。錫彤子投海死。乃武雖釋。而足骨以受極刑故。遂不良於行。家計亦困。乃至滬。賣文以自給。畢則披剃爲尼。宣統辛亥尚存。

或曰。翻案之原動力。乃某公使偶在總理衙門座次告王大臣曰。貴國人斷案。大率如楊乃武之獄。當道聞之。至跼蹐不安。遂翻案也。

閩中發塚開棺案

丁文誠公寶楨撫閩時。某縣有發塚開棺剝取尸身衣飾一案。縣幕故狡詐。以欲爲令規避處分。必欲避去發塚開棺字樣。其詳文有云。勘得某處有厝棺一具。棺材後壁。鑿有一孔。圍圓一寸三分。據尸親某某供稱。尸身頭上。失少金簪一支。顯係該賊由穴孔伸手入內。拔取金簪。得贓逃逸。除懸賞購緝外。理合勘明詳報云云。文誠於牘尾批云。以圍圓一寸三分之穴孔。竟能伸手入內。天下無此小手。棺後伸手。拔取尸身頭上金簪。天下無此長手。該令太不曉事。應卽撤任。候飭司遴員接署。另行勘詳。

泉州林紳失女案

閩之漳泉。其民慓悍尙氣。往往以細故釀巨禍。仁和章某宰龍溪。有以失女案越境來控者。原告泉郡林紳。被告爲本邑王某。亦巨室也。閱其狀。則林女以三歲時。養於乳母。一日。挾之出遊。遂不返。失蹤十四年矣。林失女。卽以人探乳母家。尙未歸。後時時偵之。十四年無迹。某歲社日。乳母雜衆中入廟祝神。舊僕林

二識之。擒以歸。問女。言已賣。以郡施氏贅壻。購爲婢。隨嫁適王矣。章卽坐堂皇。喚乳母入。則年四十餘。蠢然一村婦也。問拐女事。亦自承。章以乳母已招認。無別情。命羈之。問林曰。爾女旣媵於王。欲令歸乎。抑聽留王氏。但治乳母罪也。林忿然曰。吾縉紳裔。安能爲賤於人。非欲令歸者。吾泉郡官。豈不能治以拐帶之罪。而必遠訴至此。章頷之。允集訊。

林退。明日遣四役至王家。命傳施壻及林女來。役往半日。返復命。不得一人。章怒。各笞四十。命復往。漳泉俗。凡富室嫁女。媵以婢。名雖從嫁。實如妾。林女隨施嫁六月。二人情甚密。若姊妹。王尤愛之。與施同孕。至是已三月。役至家。王甚惑。及閱牒。知爲林女事。笑曰。婦翁以此婢贈吾。吾憐其慧。已納爲妾。若有誘拐事。則賣者旣獲。買者亦有人。可問。施吾生平不入公門。不能與林對簿也。役見其貴倨。婉勸曰。邑主傳君。非究君誘拐事。惟林女在此。或遣或留。必得君一言。案乃可定。今旣納爲妾。竊意君必留。尤須與林言明。使林女事君。無異辭也。王大笑曰。吾妻之婢。吾納爲妾。妻旣無言。誰能饒舌。還其牒。立麾之出。

役去。王入告施。林女亦在。施笑謂王曰。吾妹方以未識生身人日夕抱憾。林家人至此。妹果所生。當往迎。令骨肉重逢。勿失戚誼也。王曰。彼果認女。當徑來吾家。今投縣。以牒來傳。其意不善。安可令見。二人談久。林女獨默默無言。忽閽人入言縣役復來。王大怒。厲色出斥之曰。可告爾長官。吾王氏。名門也。吾妾方青年。不能涉足公堂。受萬人指摘。爾勿復來。不則吾卽欲饒爾。此拳不爾饒也。言畢。以拳擬役面。作欲擊狀。役急退。王怒少解。命閽人入取數金與之。疾驅出。役復返。章以王累傳不至。林呈催急。知役雖再行。非作具文。卽得王氏金。不敢催。王與林女雖案中要人。然不能拘。非嚴比傳集無日時。尚未退堂。卽命布練於地。令二役跪其上。二役往傳。限二小時。返不得人。則已跪者往。返者復跪。如是二日。役大窘。至王家。誓死不敢歸。捽之行。臥地不起。王見役膝盡腫。施亦勸令林女見林。一敍父女親。後相往來。聯戚誼。王患役擾。遂命施告林女。以常妝。偕己入縣。且慰以此行得見父。少出卽歸。行無傷。輿至。林女色甚戚。怏怏出。至縣。觀者如墻。女見父。似甚歡慰。林言失女後。其妻日涕泣。逾年遂亡。吾跋涉

追尋。十四年如一日。今見女已成人。追念往時。能無悲戚。言已。泣。女亦泣。拜伏於地。王以晚輩見林。林急走避。少頃。章出。傳呼兩造。衆同上。章周視已。謂林女曰。爾幼被拐。爾父日搜覓。十餘年不少休。今旣相逢。當體爾父愛女心。卽與同返。女不應。章謂王曰。此女在爾家。僅供役使。與林爲父女親。爾當勸歸。吾使林購婢以償。勿使失天倫義也。王亦未答。章促之。林女忽趨近案前。毅然曰。君官此地。寧不知此地之俗。女雖爲婢。身已屬王。且有孕在身。歸將復嫁乎。父如念我。後此可往來。必令歸。惟有死耳。章不能屈。温語勸之。亦不聽。乃諭林曰。爾女身已屬王。義無再返。況卽歸。其年已長。行當嫁人。亦難長聚。爾以愛女故。輾轉尋覓。得相逢。復違其願。強使還。果有不虞。則因愛傷生。必後悔。林聞女言。意已忤。又聞章諭。心大怫。憤憤答曰。必令歸。他無可言。女果死者。吾亦無惜。章知不能下。欲以人調停。合兩姓好。命且退。章亦入。

有李貴者。章之幹僕也。司稿案。素能言。急呼至。命留兩姓。善勸之。李出。留林他所。挽王入己室。告之曰。君欲留女。當備財禮。令暫歸。後迎娶之。吾奉主人命以

林惡女爲賤。故不肯留。若稍尊之。使彼有榮施。君所愛亦可保無爲梗矣。王諾。李肅之出。挽林入曰。君世家。必無再婚女。女歸不遣嫁。顯背人道。遣嫁而女戀王家。終必至死。且君之不聽爲媵者。爲其賤耳。今官意令王以納室禮重結婚。君女與施氏並尊。王世裔。亦不爲君辱。如是則旣遂兒女私情。且無他變。不甚美乎。林怫然曰。吾此來。爲歸女耳。吾族之人。於吾行。皆以必得爲賀。今留嫁於此。此中隱情。久必彰露。女果戀王。生死聽自便。吾保吾譽。不能爲女恤也。李力勸之。卒不聽。

李亟入復命。章復升座。命兩姓入。謂林女曰。爾父不聽留。爾欲不負王氏者。可自求爾父。林女聞言。趨林前。痛哭而拜。力懇之。林不允。章命王亦拜。林益怒。大呼曰。吾女被誘拐。非自賣也。因拐至此。與王私。君必遂其情。吾生身父。蹤跡十四年。旣得女。反不獲請。此憒憒判斷。不獨使女子喪守者。無羞惡心。彼不法拐徒。陷人失節。反生效力矣。君必相逼。非死吾身。卽上至叩閽。必得女也。章亦怒。痛罵其無良。判還之。林女見讞定。立收淚。趨與王爲別。剌剌語甚久。亦不復哭。

言已。蹷王返。王拭淚出。明日。林女隨父歸泉州。至晏海渡。旣登舟。乘林不備。遽投水死。尸漂沒無存。聞者惜之。

沈文肅縱琉球獄囚

光緒己卯。日本滅琉球。改沖繩縣。沈文肅公寶楨方任江督。有琉球國事犯三人。潛竄至江寧。廷旨以日有盟約。命執三人歸之於日本。繫獄矣。忽逸其二。上元令惶恐無措。遂求江寧守挈以謁沈。白其故。慮罪且不測。沈默然良久。語守曰。囚三人耶。已逸其二。餘可悉縱之。守令均疑沈怒。莫知所對。沈復慰之曰。汝但縱囚。有事。我自任之。汝無罪。令乃出。沈退食。語幕賓梁某曰。吾日日思歸鄉里。皆不得請。今其時矣。遂上疏。以逸囚自劾。大意謂琉球吾藩屬。今被日本夷爲郡縣。逃人來依。我不能庇。復執而歸之於其敵。誼有不忍。今囚諸獄而逸去。此有司之責。請治臣以罪。貸其他。時恭親王當國。夙器沈。疏上。事遂寢。

劉泖生欲解疑獄而死

江山劉履芬。字彥清。以生於雲間。因號泖生。以同知直隸州充蘇州書局提調。

光緒己卯江南鄉試。嘉定知縣程其珏調分校。往代之。受事之日。民先有逼嫁致死。督部檄一幹下縣決殺者。劉不懌此幹笑侮之。因迹求民間數事。密聞諸臺。勾捕盡得。劉性慈恕。不忍文致。親送囚至行省。且陳其疑。此幹請必盡殺。迺止。劉痛悔失圖。若懵危。遽不自勝。反嘉定。疾作。滿有日矣。或詐告殺人。需詣驗。劉神明已傷。仰天言吾德薄。災殃及民。不如死也。其日不食。夜分不寢。遲明從者叩扃無聲。翹而入。僵於地。喉骨斷裂。血汚被膺。右手有短翦。握固未脫。几燭將跋。洗寃錄端展宛然。事上。撫部因始吳某重其所以死也。厚邮之。

獄囚囚縣令

郡縣獄中重囚。例皆鐐足桎手。鉗口鎖頸。其後獄規不肅。每一囚入獄。獄卒皆有例定規費。僅於州縣典史巡獄時。爲之上刑具。官去。卽弛之。官亦知之。不深究也。廣東有某縣令。欲察獄弊。一日。屛去儀從。突入獄。獄卒未知也。囚百餘人見之。曰。汝來甚善。羣起縛令。宣言曰。官今欲出獄。須縱我輩百餘人與同出。如門外人有來前者。我輩先扼殺縣官以待死。均之一死耳。與其束手而死。不如

與官同死。復連縛獄卒數人。有餉令飲食者。囚數人傳遞而入。囚口糧或不時給。則亦絕官餔餟以相抵。縣中幕吏皆無如之何。典史至門外遙呼獄囚。始而婉諭。繼而哀祈。囚皆不應。不得已。稟達郡守。郡守乃自赴縣。至獄外。諭囚曰。縣令自到任後。曾未苛待若輩。若輩入獄。皆在前令手中。今如致令於死。則若輩罪名益重。豈得倖全。不如速釋令。有冤抑者。必爲伸理。其犯重辟者。亦當設法超拔。決不汝欺也。囚皆曰。今日我輩與縣官出則同出。死則同死。不必多言。郡守徘徊莫措。相持及旬日。恐令死於獄。不得已。密稟大府。請發兵二營到縣。許赦囚罪。盡縱出獄。囚復言當攜官同行五十里。至某山。方能釋官。亦許之。獄門啓。羣囚擁令驩呼疾走。官吏尾之而行。行五十里。至某山頭。囚乃釋令。欲遂分道颺去。官兵伏險以待。四面兜圍。百餘人皆就擒。惟逸三人而已。郡守縣令攜囚回城。盡法懲治。加以酷刑。死於杖下者。二十餘人。餘皆從重擬罪。剋期處決。此光緒庚辰事也。

陳福來陳福得被殺案

江西鄱陽縣民葉佐恩娶同縣徐姓寡婦陳氏爲妻。生一子曰福來。佐恩死。遺腹又生一子。曰福得。陳不能守。贅同縣嚴磨生爲壻。磨生乃與陳同居葉氏者。五年。始偕妻挈其前夫之二子以歸。佐恩所遺田二畝。歸磨生耕種。以養其二子。屢荒於水。衣食不贍。而福來亦已九歲矣。乃送至坑下村徐茂拐子家。使習裁縫。歲與錢三千四百。未幾。又送福得至坑下劉光裕家。爲之牧牛。其地距嚴氏所居曰車門湖者四十里。光緒丁丑十二月二十五日。磨生至坑下村接福來福得回家度歲。二十六日晨起。蓐食而行。福來負藍布袋。內盛銀幣一。銅錢千。福得負白布袋。盛米數升。行至墈上亭。遇雨。而磨生又發痰病。乃於亭中少息。適有雷細毛者擔兩籮而至。細毛亦坑下劉氏之傭。自劉氏歸其家。其所居。與嚴相近也。磨生曰。我病。不能與。當使二子從君先行。我小愈。卽至。乃以錢米並置細毛之籮。細毛與二子俱行。至鴛鴦埒語二子曰。我與若至此分路。若可坐此。待爾翁偕歸。我去矣。反其錢米於二子而歸。而磨生猶臥亭中。久之。病愈。雨止。天亦薄暮。乃走間道。徑歸其家。已逮乙夜矣。問其妻。知二子未至。次日。使

嚴復仂走問細毛。知在鴛鴦坽相失。求之鴛鴦坽左右。無有也。上灣林有歐陽六毛者。言於二十七日遇二稚子問途。約略指示之。然問途之後。亦不知所之。又有汪同興者。設布肆於路旁。言二十七日有二稚子以饑餓。索食於同興。飯之而去。問飯畢焉往。不知也。問有見者無。曰。有歐陽發仂者。適在肆。二子出。亦出。或當見之。二十八日。乃始得二子之尸於陳公坂。福來傷於顋。傷於耳。傷於咽喉。福得並傷於腎。錢米俱在。無所失。陳公坂距車門湖二里而近。莫知爲誰所殺。或曰。發仂也。或又曰。歐陽六毛也。於是磨生乃以發仂六毛殺其二子控於官。而葉氏之族。則曰。是磨生利其故父所遺之田。而自殺之也。亦控於官。訟久不決。光緒戊寅。彭剛直公玉麟巡江至饒。嚴葉皆具諜訴於行轅。發饒州府訊之。庚辰夏。剛直至江西省垣。中丞以下咸迎候於滕王閣。而磨生之妻陳氏。又以前事訴。前馬者斥之。則自投於江。剛直亟命拯之起。受其牘。言於中丞。而豫章諸大吏久知其事。咸疑磨生實殺二子。謂二子年幼。必無讐殺者。若利其有。則何以錢米俱在。是其繼父殺之無疑也。故當剛直未至之先。已命移其獄

至省中治之。而鄱陽令汪以誠字若卿者。賢令也。初下車。歎曰。境有此獄。而卒不得殺人者主名。上爲大府憂。焉用縣令爲。時案中人證咸羈管縣中。若卿密使偵者於諸人一舉一動一話一言。隨時伺察。至是年五月。民間傳言彭大人巡江且至。將親臨郡城審斷寃獄。而發仂聞之。卽自疑。屢向丁役探消息。是月十六日。剛直至。

先是有浮梁洸可發者。私刻木印造執照。自稱曾在剛直營中。剛直提審得實。卽以軍法斬之。而發仂愈懼。其夜夢中囈語。連稱不好者再。若卿得其狀。知殺人者必發仂矣。乃於密室供城隍神之位而禱焉。夜夢至一處。聞尸臭而不見尸。有一人。以身覆之。視之。發仂也。及旦。躬率諸囚詣神廟而訊之。謂發仂曰。爾實殺人。神已告我矣。發仂雖不卽承。而神色大變。越日。又訊於城隍廟。諸囚皆號哭。求神明昭雪。發仂無一言。夜將半。則大呼曰。吾不敢欺神明。請吐實。蓋鴛鴦坽距車門湖尙三十餘里。二十六日之夜。二子宿於鴛鴦坽之社廟。明日前行。遇歐陽六毛而問途焉。又前行。飯於同興布肆。發仂見其幼稚可欺。欲誘至

他處而賣之。乃追及之而與其同行。且請爲導。導之己家。宿之牆外土室中。雖其家人無知者。二十八日平明。復招之偕行。行至陳公坂。則離車門湖近矣。福來已識之。登山而望。見其村。不欲與發仂偕。發仂強挽之。則大罵。乃痛毆其頭面。又扼其吭而死。福得走且呼曰。殺吾兄矣。蹴以足。傷其腎。亦殺之。發青白二布袋。見錢與米。棄之地。不取。蓋恐以此爲人所蹤跡也。若卿鞫得實。卽馳白剛直。剛直時在鎭江焦山自然庵。讀之。狂喜。手批其牘。有云。數年鬱結。爲之頓釋。望空遙拜。爲兩寃魂叩謝賢令君。天下多覆盆。而有司安得如此盡心歟。又不禁感慨係之。

王祥雲殺徐二案

王氏者。葉成萬妻。祥雲姊也。世居吉林省北之四臺子。光緒壬午。大疫。父母兄嫂染疫死。王年十七。先已字成萬。成萬居大孤家子。至是。倉卒迎娶。時祥雲方十二歲。隨姊依壻家。已遂鬻田宅。託葉權子母。越數載。祥雲漸長。以成萬薦傭李高屯趙鵬家。又爲聘花氏。花氏在春女也。在春經年出外貿易。其妻已前歿。屢以

婚促。成萬不得已。治左廂。爲之涓吉成禮。花女少艾。以與姊同居。恆戚戚。漸慫夫離析。久之。祥雲商諸姊。姊諾之。適西鄰有室三楹。中隔一巷。欲出典。成萬乃以平價得之。併力助王徙。既徙居。旦晚過從。亦相安無猜。仍傭工如平時。

是年四月初。祥雲自傭所歸。村口古刹旁。兒童六七。方席地嬉。遙見之。大呼曰。烏龜來矣。比近。祥雲方注視誰某。毛氏子福兒遽詢曰。烏龜。汝歸乎。祥雲乃箕踞而問曰。子呼我烏龜。何意。兒曰。汝妻與徐二共枕衾。子安得非烏龜。祥雲曰。汝言確乎。福兒曰。村人皆知。安得弗確。祥雲不語。徑赴姊所。曰。姊知我爲烏龜否。姊曰。是何言。祥雲曰。弟婦與徐二共枕衾。村人皆知。吾安得非烏龜。姊問此言何來。曰。福兒言之也。姊曰。子癡耶。頑童毒舌。謾罵何所不有。勿多疑。祥雲俯首。踉蹌歸舍。凝想憂懼。坐起不寧。迨月西下。復貿貿然往。謂姊曰。姊乎。我眞烏龜矣。姊急究顚末。始得其瞷伺狀。蓋祥雲前此垂首無言時。展轉籌畫。已決定辦法也。

祥雲抵家後。花笑迎曰。郎歸乎。憊乎。曰。倦甚。既坐。長歎。花叩其故。祥雲曰。王屯

李五。負東主巨債。責償屢不應。今遺我坐索。事不諧不歸。幸勿爲周老耀第二。足矣。（周老耀者會同當之外櫃因索舖債爲欠債人朱萬倉所烹爲吉林寃獄之一）花曰。老耀之案。絕無僅有。郎勿爲此不祥語。祥雲曰。王屯距此十餘里。遲早以今日至。吾方憊甚。欲少睡。爲我具晚餐。炊成。可呼我。言畢。就寢。及醒。進食。且啖且語曰。吾此行無事。固佳。今且與卿約。以半月爲率。設逾期不返。記取李五姓名。在王屯東首第幾門。爲我偵察之。復仇與否。是在卿耳。花隕涕曰。妾雖命薄。當不至是。設有萬一。誓步鮑齊氏後塵。（鮑齊氏吉林人爲夫復仇在東三省膾炙人口）祥雲曰。吾無母。卿苦不知書。縱效齊氏。亦難得結果。且予亦不作此想。但得保全骸骨。歸瘞祖墓。足矣。言次。已薄暮。投箸便行。花握手丁寧。涕淚俱下。祥雲已絕裾馳去。數十步外。偶一回首。花猶倚門目送也。然祥雲實無所往。第斜行入密林。倚樹假寐。黃昏人靜。始迤邐歸屯。躡足牆外。屏息翹跂。（吉林仕宦家始有甎牆餘皆黃土三板牆爲多故得以自外窺伺）遙見一人彳亍至。諦視。果徐二也。踰垣入。自屋背以指叩櫺。花啓後戶納之。祥雲乃亟告之姊。姊曰。將奈何。曰。殺之耳。曰。子知殺姦法乎。曰。知之。先殺男。姊曰。誠是。但恐殺一人而腕力已乏。婦

又涕泣哀懇。欲殺不能耳。祥雲曰。無慮。弟懦不至此。乃覓刀欲行。姊曰。此時睡尚未熟。子隻身無助。脫有二人者。協力以拒。殆矣。少焉。又欲往。姊復遏之。三捺三起。竟奪門出。姊隨之。祥雲小語曰。姊在外瞭望。如我陷其計中。必大呼以爲信。姊力亦不敵。請速返。明日爲我雪仇。彼若有聲息。勿驚也。

祥雲乃攀垣下。推窗撥了鳥。（了鳥即窗閂紐鏈見李義山詩）探身蛇行入。（東三省皆上搘下摘之窗必撥莞鏈乃得入）側耳靜聽。惟聞鼾聲。循牀捫搎。忽得髮辮。急纏於左手。刃其項。其人夢中負痛欲起。以髮辮被掣。不得動。奮力劘之。頸斷。置頭枕間。疾取花。花杳。復啟窗出。隔垣詢姊曰。姊曾離此否。答曰。未。見有人出否。亦曰。未。詫曰。何往乎。吾已殺其一。姊曰。子殆誤矣。恐某本未來。子眼光迷離。今誤殺花也。祥雲曰。吾捉其髮辮而殺之。烏得誤。姊曰。子姑立此。乃歸家取火至。復持以入。先燭尸。確爲徐二。察視戶牖。扃閉宛然。花之衣履亦具在。搜覓數四。復出而謀諸姊。姊曰。大奇。我亦無法。無已。則走爲上策耳。子將刀拋擲煙筒中。（即竈突也土俗於炕外砌一空埒名曰煙筒脖子上端築土爲方筒大可合抱高與簷齊可階而升）祥雲乃猱升棄刀。同返姊家。姊以成萬衣易之。令盥手去血

潰。薄贈路費。卽時出亡。姊弟揮淚而別。姊亦闔門徑睡矣。詰朝。姊急出外覘之。祥雲家門啓矣。試入之。花凝妝執炊。望見姊。遽起相迎。室中一切如舊。整潔逾平時。徧視。惟炕沿稍溼。似新拭者。乃詢婦曰。吾弟昨歸。今已行乎。花曰。渠昨歸。以東主遣往王屯索債。過家時憊甚。囑具餐。便睡。醒時已晏。食畢疾行。故未遑謁姊。姊何由知之。姊曰。吾兒在門外望見之。歸以語我。適欲託其略購什物耳。俟歸時過我。不急也。言次。遂行。花挽之曰。姊勿遽歸。吾方製小荳腐。可共食之。姊曰。吾不歸。幼兒啼腸斷矣。乃聯步以出。至院中四顧。纖悉無他異。歸言於成萬。而互疑之。嗣聞徐大覓弟不得。始確信爲祥雲所殺。益大惑。相戒祕之而已。

逾十數日。花忽泣詣姊處。述祥雲留囑言語。並李五地址。乞成萬往探消息。成萬返。謂遍詢王屯。無李五其人者。東首第幾門。亦非李姓。花復懇成萬轉詢鵬。未行。鵬適至。遇於成萬所。花以王屯索債事驟相質。鵬瞠目莫解。嗣知祥雲失蹤。乃稱祥雲曠役已久。下年以來。曾未上工。意以規避牽累。口角齟齬。兩不相

下。鵬既去。花策衞獨行。徑赴楡樹縣。以夫祥雲於正月某日。由家回李高屯趙鵬家上工。今數月未歸。詎鵬以年假回家久不到工之言。轉相詰問。恐係被伊謀害。請提究伸雪等語。覓代書砌詞具呈。詣巡檢控告。巡檢拘鵬質訊。不得要領。暫繫候查。經村人聯名保釋。遂成懸案。

是年冬末。成萬之族叔榮春。以賣花至阿什河。偶與祥雲遇。訝曰。君今在何所。祥雲邀至僻處。問之曰。吾姊夫姊姊安否。榮春曰。無恙。祥雲曰。甥男甥女壯旺否。榮春曰。俱佳。祥雲曰。吾妻安穩度日否。榮春曰。近頗健矣。祥雲曰。病乎。榮春曰。自爾日夜問事。祥雲聆至此。忐忑久之。期期問曰。夜何事。榮春曰。子未之前聞耶。祥雲強顏答曰。未。榮春以事不雅馴。驟難出口。乃先謂之曰。必爲村中惡少所爲無疑。事屬橫逆。冬夜苦寒。烏得不病。但來時吾曾見之。漸已復元矣。祥雲以其言不類。亟叩其詳。蓋花自徐二被殺後。斂迹守範。村中無賴託故調笑。皆峻拒。無賴輩銜之。十月以硃墨塗面者二人。踰垣撬窗入。裸捉花至院中。按地絮塞口。加梯於背。拗捩手足。附梯反縛之。乃舁而榜諸門外。復入。搜斂釧數

事而去。村人蚤起見之。奄奄垂斃。馳告王氏。呼鄰婦數人。共解之。置榻覆衾。灌以薑湯。半日方蘇。因患痁瘧。兼旬始愈。榮春爲叙述一過。祥雲曰。無他事乎。榮春曰。此本無可究。尊閫既不加根問。尙有何事。祥雲始知言出兩歧。徐二案固未發覺。亦不解徐二尸何以消滅。花何由出現也。大怪之。語榮春曰。予有友呂某。向在金廠司簿記。今春由家旋廠。路遇余叟。與偕行。謂可暴富。匆匆未及語家人。詎呂友至此忽病。病而卒。予爲料理訖。而資斧已罄。落拓不得歸。今在四平街全順棧服役餬口。予苦不知書。故將近一稔。曾未函告吾姊。君歸。煩傳語報平安也。榮春諾之。適以索債艱澀。未卽行而吉有匪亂。官軍馳剿。千里驛騷。祥雲成萬之居。當兵匪之衝。隨衆倉皇奔避。榮春亦道梗不得歸。癸未二月。匪氛既息。居民始各歸其家。榮春亦自阿還。晤王。致祥雲言。王曰。叔何時再往。渠家兵燹之後。什物盡毁。能爲我寄語。囑渠一歸來否。榮春曰。我往例以冬季。今非其時。且晚。我赴寬城子。彼處多赴阿者。予當代作書也。

是夏。祥雲得書。知已無事。遂辭役歸。先詣姊家。叩以故。姊曰。予焉知。方將問汝。

乃問我乎。然汝婦可謂善補過者。因具道花年來改行狀。祥雲乃歸家。花款曲逾恆。祥雲意亦解。入夜闔戶。始小語問曰。西鄰徐二是否被吾殺卻。婦笑曰。非子而誰。祥雲曰。時卿焉往。花曰。郎意妾當安坐引頸。候作刀頭鬼乎。王笑曰。究焉往。花指室隅曰。君憶否。此地豎立一木。妾知郎持刀來。無善意。即攀木而上。欲由山花外遁。自橫梁以上俗名山花子內地屋壁各有界限關外地方寬敞最不喜左右廂數家同院亦絕少故建屋爲一字式或緜延數十間隔以土壁而空其上方燈光人語彼此可以見聞習俗相沿恬不爲怪亦從無踰山花竊盜之事故花鋌而走險爲王所不及料方縋下。而足已及地。蓋鄰家之承塵板也。妾便箕踞其上。屏息以聽。聞郎殺渠後。覓妾不得。乃揭窗而去。少頃。秉火復來。窮搜苦覓。移時始啓窗出。妾知君不返。心稍寧帖。迨拋刀煙筒後。偕姊歸去。妾思尸在衾中。是眞禍胎。恐君來窺。未敢舉火。正伏窗竊聽。惴惴計窮時。聞姊送郎出。歸室闔戶聲。始急秉燭。思非以很毒出之。別無良策。乃支解之。貯釜中。爇以烈柴。須臾爛熟。剔其骨。盛以箕。瘞諸東沙灘。又撮稗數升。和肉爲糜。以飼豕。幸蓄有浸豆堆水磨上。疾研之。研訖。入室料理。匿血衾於篋。揩炕沿以水。迹既滅。即梳妝。妝竟。啓街門。更爇火爲早爨。而姊始

至。心知其特來檢查。奈無迹可尋。亦即無詞可置。諒姊亦至今悶悶也。祥雲曰。卿言知予持刀來。奚所據。花曰。郎撥鍵。先置刀窗穴間。鏗然有聲。郎自不察。幸妾早知之。不然。此頭斷已週年矣。祥雲曰。黠哉卿乎。然忍心亦至極矣。花曰。郎亦思誰先忍者。語罷而寢。

北鄰有史大者。名鳳書。亦村中無賴之尤。一年前徙居於此。與祥雲僅隔一牆。曾託故調笑。受花擯斥者。匪亂時。牆崩數尺。編薪為籬以補之。祥雲屋之窗在籬南。鳳書之廁在籬北。夜深人靜。聲息相聞。聽之了無隔閡。是夕鳳書適登廁。故悉聞之。大喜曰。淫婦搆此大罪。猶拒我輩。欲以媚夫乎。遲明。急踵徐秉信門。（秉信即徐大亦無賴而入匪黨者後三年始就戮當時尚無恙）問之曰。兄亦知君家仲氏焉往乎。秉信曰。予尋訪殆遍。迄無蹤跡。烏知其流落何所。鳳書曰。遠矣。吾知其永不還矣。秉信曰。君既知之。盍以告。鳳書曰。被祥雲之妻飼豬矣。曰。人可飼豬乎。曰。渠既飼之。奚論可不可。祥雲昨已歸。夜詢其妻。吾適起如廁。故聞之。因縷述一過。秉信奮起曰。君與吾弟素莫逆。彼遭此奇慘。君斷不至袖手。予即往起訴。煩君為證。鳳書

慨然自任。獄遂成。

越日。祥雲夫婦正安居。而拘牒已至。役入室。即械繫祥雲。花驚問犯何案。役怒目曰。汝等自作孽。佯爲不知乎。花乃溫語以請曰。君等來此。大不易。請容我具餐。飽食以行。可乎。役曰。可。花即詣村中貰貸。先設酒饌。復綏捏水角子。(俗稱餃子又曰扁食)乃絜絜道溫涼。花因問此案誰所發。役曰。寧非徐秉信乎。問必有證人。役曰。票上有史鳳書名。殆其人歟。問票上有我否。役曰。無。蓋巡檢爲扎拉芬。初任之鹵莽少年也。故牒未及花。花曰。我同往。可否。役曰。大佳。新官糊塗。此其漏筆。汝能偕往。免我輩再來矣。花乃隅座共食。慇懃款曲。漸益譎熟。食畢。過姊家。託理門戶。遂與祥雲偕役行。中途。牽祥雲耳語。役亦不禁。

比抵署。繫祥雲。花未在牒。役姑寄之穩婆家。至晚。扎坐堂皇。訊祥雲以何故殺徐二。祥雲曰。小人不敢殺人。扎曰。汝不殺。誰殺者。祥雲曰。徐二何時被殺。扎閱秉信呈。謂在四月某日。祥雲曰。小人於去年正月赴阿什河。距家可千里。豈能於四月回家殺人。扎曰。爾明係狡展。呼役用刑。祥雲曰。小人妻花氏今在堂下。

可提訊。如有謬。用刑未遲。扎視牒。爽然若失。問汝妻來乎。曰來矣。乃命押祥雲別院。呼花。訊曰。爾夫何故殺徐二。花曰。夫以去年正月赴阿什河。徐二非渠殺也。扎曰。汝兩人殆串供矣。花曰。非也。吾夫向在趙鵬家傭工。前歲歲杪。請假數日。去年正月回李高屯。途遇呂某曳赴金廠。夫貪獲大利。未與氏言。卽時登程。四月望後。趙來問訊。言吾夫下年以來。曾未上工。氏因其語言支離。恐被謀害。一時痛夫情急。曾在案下呈控。氏夫前夕歸來。驚喜詳詢。始知顚末。正擬日內呈請銷案。不料遽被逮捕。可請調查前卷也。扎以前案非己任內。立飭吊閱。情節屬實。默思鵬供下年數月。曾未上工。彼既爲人傭役。數載無異。似屬安分一流。卽因事殺人。亦無半年前預匿之理。且以秉信呈時日印證。甫在其弟被殺之後。婦卽來案控追。如謂巧設機牙爲異日發覺之地。鄉村婦女。無此深心妙想。況動機又先發自鵬。於花氏無可致疑。展牘躊躇。已有認花所供有效之意。因曰。汝言誠辯。奈徐二失蹤何。汝亦知徐二果被殺否乎。曰殺矣。問誰殺之。曰鳳書也。扎訝而覆究。婦曰。事至今日。豈復能恤廉恥。請吐其實。氏未嫁時。吾父

恆不在家。先與鳳書有染。嫁後路遠。蹤跡頓疏。既而吾夫傭工出外。西鄰徐二財誘勢脅。遂與成姦。前歲。鳳書復移家來。近在比鄰。往還續舊。渠二人本同遊交好。惟以氏而妬。氏每悚惕。自吾夫走失後。二人足迹忽日益密。氏夙慮其相遇。某夕。鳳書適在室。徐二驟入。鳳書一見。卽變色。互誶數語。鳳書入廚取刀。出不意斫徐二。踣於外室。復剁之。轉瞬遂斃。氏慴伏座隅。肉顫齒擊。鳳書曰。是非支解焚化。不足以滅迹。強我爲之舉火。氏聞言。益駭。步不能咫。揭簾覻尸。復仰而顛。鳳書曳我曰。汝不速起。卽棄屍於此。吾去矣。急諾之。奈兩足酥輭。行則振掉。（卽腿輭兩膝相撞也四字出素問）捉我置竈下。復抱薪注水。氏不得已。觳觫執炊。彼析骸震響。氏俯首瑟縮不敢睨。但聞其每析一塊。卽砰然擲釜中。少頃。剔其骨。以簸箕送之扎。問送何所。花曰。彼時恐怖欲死。何敢詰。彼還。視氏戰慄。猶揶揄曰。汝何膽小如鼠。彼烏知婦女心腸。豈能如彼之豺狼肺肝耶。旋又撮稗滿釜。和肉爲糜以飼豕。復洗滌地上血污。形跡都滅。更搜氏所蓄雞卵。煮食果腹。始挾氏登榻。偎傍得意。氏惟覺魂失膽裂。此身非我所有。幸彼夜夜伴我。未至驚嚇成

病。而當時之慘劇。至今言之猶悸也。

扎得供。覺情節近理。形景逼肖。卽呼鳳書對質。花神色悽變。滔滔汨汨。歷敍與其姦好年月及是日因妬殺徐二之始末。口講指畫。情景如繪。又曰。子前夜語我。近聞吾夫有耗。彼若歸來。當用前法死之。與我爲長久夫妻。我不允。子忿恚反目。立逼我還汝衣飾。此又誣汝耶。鳳書雖狡獪。不意花爲此言。急匍匐呼冤。卽又爲花辭鋒所折。且花言圓轉銳利。具有本末。辨駁一二語。仍無以自明。心亂氣涌。體戰汗流。扎見其形神喪沮。立用刑訊。不承。逾日。乃刑鞫花。花無言。惟哀號宛轉。弛刑訊之。則曰。頭可斷。骨可粉。夫終不可誣。扎疑其情實。仍提鳳書刑求。至再三。鳳書不堪其虐。竟誣伏。問兇刀安在。曰。王姓煙筒中。遣役毀筒。果得刀。蓋登廁所聞也。復究徐二之骨。曰。昏夜所爲。那復記憶。乃書招定案。及解省翻異。駁回覆訊。一鞫之後。認囘原供。項詳核准。遂成信讞。釋祥雲。花雖未同謀。因姦釀命。判決官賣。祥雲乃措京錢六十千。倩成萬覓人展轉贖之以歸。鳳書臨刑。語人曰。吾不料狸貓被鼠噬死也。

案既結。祥雲與花仍爲夫婦如初。姊以其晚蓋而忠事其弟。甘赴急難。益愛憐之。然心不能不怖其陰騭。後一年。花疽發股間。潰爛宛轉。喃喃與鬼語。忽大呼曰。鳳書來矣。乃自捋其肉置窗間。曰。我祀汝。少頃。又曰。渠甫去。汝又來耶。更捋其肉曰。吾亦祀汝。如是數日。肉盡脫。遂死。

凡人將死。則平日所爲事無遠近。皆湧現眼前。如溫理舊書然。此見於中西記載者不一而足。故曾子言將死言善耶敎於彌留時。則牧師爲之懺悔。花垂死見鬼。宜也。

江寧三牌樓枉殺二命案

光緒辛巳。沈文肅公葆楨督兩江。江寧有三牌樓（在儀鳳門內）命案。輕率定讞。枉殺無辜。世多寃之。時陳伯潛閣學寶琛方爲翰林院侍講學士。以參將胡金傳承緝謀殺朱彪之命盜妄拿教供。刑逼定案。業將曲學如僧紹宗處決。雖已由繼任總督劉忠誠公坤一另獲凶犯周步畛沈鮑洪供認殺彪。並訊出金傳嚇賄眼線教串各節。旋奉旨令忠誠嚴行刑訊。以成信讞。而疑竇孔多。猶待澈究。遂

具疏以上聞

此案眞相。實爲步畛挾仇起意殺彪。商同鮑洪潛攜篾刀遇彪。以糾邀行竊爲名。至三牌樓竹園旁。將彪砍斃。二人同逃。固未移尸。嗣經地保報縣驗詳。文肅遂飭會辦營務處洪汝奎懸賞購線。並派金傳密訪。蓋金傳時爲緝捕委員也。先後拿獲學如紹宗及張克友三人。並賄教方小庚作證。金傳與問官候補縣嚴堃同訊。喝令用刑。威逼成招。初供殺死謝某。旋供爲薛泳淦。繼復稱爲薛春芳。金傳輾轉誘令改供。汝奎於覆審後。以案情重大。稟請派員覆訊。文肅以爲此乃會匪之自相殘殺也。卽批飭將學如紹宗正法。及辛巳。拿獲竊犯李大瀜供出步畛鮑洪殺彪。與辦結前案地方時日相符。當將步畛鮑洪訊供。不稍諱。壬午。德宗以寶琛具疏上聞。遂派麟相國書薛尙書允升前往查辦。時麟爲刑部尙書。薛爲刑部侍郎也。旣至江寧。反覆推鞫。步畛鮑洪均各供認商同殺彪不諱。金傳亦以刑訊教供各情。據實供吐。小庚克友等供俱各脗合。於是步畛金傳皆論斬。鮑洪論絞。汝奎堃均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文肅以已薨免議。

季氏姑太太被殺案

季廣文。江寧縣訓導也。有妹遠嫁。一日來訪。廣文居以別室。家人呼之曰姑太太。越三日。時近卓午。姑太太猶未起。命傭婦往請。至則房門洞開。姑太太臥血泊中。已被人刺死矣。箱篋均被竊。臂上金鐲亦不見。傭婦駭甚。奔告廣文。廣文令將署門緊閉。毋許闔署人出入。乃向各處搜查。及索至廚房。覩膳夫衣有血跡。遂誤認膳夫爲凶手。不知膳夫近因姑太太在署。恆購鷄鴨殺之。以供朝夕餐也。廣文漫不察。卽將膳夫私行拷問。復送至上元縣署究治。上元縣某大令故與廣文有隙。審訊之際。默示意於膳夫。令其藉事傾陷。膳夫喻其旨。且自分終無生理。不如同歸於盡。於是直向大令供曰。姑太太被刺。小人作幫凶。是實主其謀者爲公子三人。因貪姑太太財。命小人爲之。小人曾分得一股。大令得供。僞作怒形。拍案罵曰。胡說。將用刑。膳夫曰。小人之言。確係實情。求恩鑒。大令乃命膳夫具結。

大令旋率幹役親詣廣文署。面謁廣文。言次。故詢廣文有幾子。廣文答以三子。

大令曰。盍命同來一見。廣文咸呼之出。至則大令告退。向廣文曰。請少君同往儆署。與膳夫質對。廣文方欲置辯。而大令已揮幹役執之以行。俄傳與膳夫同下獄矣。時廣文年八十餘。既傷妹之死於非命。復痛三子之入獄。遂自縊於署。而大令仍以酷刑取供。申詳論抵有差。越數年。有持贓至皖省出售者。詢之。知其人爲姑太太之族姪。以借錢不遂。乃行此下策也。

冀州盜墓案

李鑑堂制軍秉衡由直隸州縣起家。牧冀州時。馮家莊出盜墓案。李詣勘。觀者如堵。勘畢。忽於人叢中指一人。命拘至。笑問曰。汝何故盜發人墓。其人力辯。李作色曰。盜墓罪當死。汝若實供。即作自首論。可減等。否則不汝貸。遂吐實服罪。蓋其人綽號六大辮子。素有陰謀。墓實彼所盜。聞官詣勘。故從衆往觀。使人不疑。而不料李即識破其奸也。

方某讞獄

光緒時。直隸棗強縣有孀。艾而美。夫弟瞰其有千金遺產也。迫其再醮。拒之。乃

訟之於令。謂其不貞。令爲桐城方某。孀至。語之曰。爾夫弟控爾不貞。誠謬。然與之同居。亦非計也。令又年少無子女。可再醮。孀曰。醮則如產何。方曰。毋慮。彼不得奪爾產也。孀稱謝。方卽傳一縫工至。命面孀。而告之曰。爾二人可相配。皆首肯。因令當堂成禮。二人叩頭去。方卽遣隸取孀奩物至署。千金之契亦在焉。則飾辭言宜入官也。

又有富室某獲偸兒。送縣乞懲治。方語某曰。彼迫於饑寒。始爲此。爾可攜之去。飲食敎誨。俟其成人。予將以旬日驗其能感格否。某唯唯。偸兒至某家。頓以上客自居。富室無如何。懼官來驗也。又不敢縱使去。乃輾轉賄以重金。始不問。然橐人自是無敢以竊案報縣者。

李虎娃殺彭某案

恩施樊雲門方伯增祥。初爲縣令於陝。判治各獄。發奸摘伏。有神明之稱。渭南縣李氏佃工彭某被殺身死。兇手爲佃主之姪虎娃。到縣。侃侃自承。謂向與彭同炕宿。肇釁之夕。彭欲圖鷄姦。憤不可遏。故以刃斃之。願論抵。言時。伉爽若無

所飾。樊詳察獄情。以虎娃年僅十八。姦汚未成。何致下此毒手。且狂斫多傷。從容移尸。亦斷非一人所爲。因屏人密詰。反復開導。虎娃始涕泣吐實。

先是。虎娃之父年老久病。其母李楊氏夙與彭通。虎娃微知之。未目擊也。一夕。虎娃父忽思食紅糖。工人多他去。彭亦飼畜無暇。虎娃母乃命虎娃赴市購之。時已暮夜。並令攜刀自衞。及虎娃歸。重門多洞開。母房燈燦然。虎娃自外窺之。則大駭恚。蓋彭方赤身與其母行姦也。彭粗碩如牛。筋肉墳起。面內嚮。虎娃即舉刀連斫之。彭亟轉身。爲虎娃母所持。乃不得反搏虎娃。虎娃刀又下。彭用掌夾其刀。刀往外掣。掌幾中斷。是時彭狂吼。虎娃怯而外奔。彭爭脫虎娃母力追虎娃。及院。彭爲糞堆所絆。仆地。虎娃即反身。亂下其刀。多中要害。彭遂斃。前之飾詞圖鷄姦者。懼傷母名也。樊乃爲平反上達。免虎娃於罪。其詳文中有警句云。李虎娃弱齡殺姦。挺身認罪。其始激於義憤。不愧丈夫。其後曲全母名。可稱孝子。

霍邱殺壻案

高某以久充刑部書吏。循資選皖省某府通判。初至。謁撫軍。撫軍熟視之。曰。子亦來作通判乎。高莫測意旨。唯唯而已。既出。大惑。亟謁首府探意旨。首府藉稟白他事之便。詢新選通判高某卽令就任否。撫軍曰。高某非佐貳才。可留省。未幾。派充發審局委員。各縣申冤案。高能於幾微處辨之。爲之平反。一時稱神明焉。

光緒某年春。霍邱縣有謀殺親夫案。申臬司。爲高所復訊。詗其冤。先是。霍邱東鄉某村嫗老而無子。僅一女。鍾愛特甚。因贅壻於家。壻性剛。與女不洽。時詬誶。嫗大不樂。乃繼族姪爲子。會新歲。壻女復以微事相勃谿。繼子力爲排解。邀壻至鄰村觀燈以娛之。既至。則男女雜沓中。忽失壻所在。初不爲異。燈既闌。子獨歸。待壻。至明日而猶不至。遍跡之。無耗。鄰人以壻女時齟齬。疑有生死不明事。竊竊相告語。壻父聞之。遽訟於縣。謂女與繼子通奸。慮壻發其隱。因共謀殺之。時邑令入省賀新歲。縣丞某代理其事。意爲確。收嫗及子女。嚴鞫之。不承。遽以三木從事。嫗老女弱。不勝苦。因誣服焉。子獨自伸辯。嫗泣。謂子曰。此前世冤。不

承亦無生理。勿徒自苦也。子遂承。未幾。令歸。就原供研訊之。無異辭。惟詢壻尸所在。咸枝梧莫應。令疑其狡。復刑之。卽供各異辭。案久不定。嫗及子女已以受刑傷欲死矣。因私議以殺壻煮爛飼豬狗爲辭。再訊。供辭乃出於一。令遂疊案申上臺。

臬司乃屬高及令會審。己則於屏後竊聽之。審既畢。僉供無異辭。臬司曰。此案有疑竇否。令謂供辭如一。確無可疑。高默不語。臬司疑之。屏從人密詢。高曰。此案出入殊巨。未可卽定也。臬司請其說。高曰。供辭如一。宜若可信矣。然可疑者正在此。且據供夜至鄰村觀燈。後始合謀殺壻。鄰村往返若干里。燈場游觀若干時。度其行凶時。最早。亦逾夜三鼓矣。煑尸熟爛飼豬狗畢。豈是夜所能藏事哉。矧豬狗非虎狼比。以一壯男子之筋肉骨骼。殆有百斤。豬狗有幾。能旦夕啖盡。絕無遺骸可尋乎。均非事實也。且殺人非鄉人所素習。縱因憤恨而爲之。當時必有驚駭亡魂。如入迷境者。今三人供辭均歷歷如繪。而絲毫無差異。豈果情之眞歟。故不能無疑。設不審愼從事。一旦壻復出者。殆矣。臬司深韙其言。復

命高專訊。高乃分置三人。一一訊之。無他辭。惟曰。尸既飼豬狗。其頭是否切下。曾否置他處。至是。三人所供無一同。因白於臬司曰。案情非實。已見端倪矣。臬司因白撫軍。暫繫三人於獄。而懸重賞以求壻。

霍邱與河南接壤。有貨郎某在霍邱。閱賞格。初不置意。行賈至河南。息於道左。與土人語。甚歡。既而曰。欲作富家翁。亦大易事。前見某縣懸賞格。訪一鄉人。知而羅致之。巨金可立致也。衆問爲誰。貨郎言年貌名籍甚晰。一老農瞿然曰。某村今春有新至之傭。自言爲霍邱人。惟姓名不及憶。殆是也。貨郎就詢之。良是。因告以各情。壻大驚。急偕貨郎返里。自投縣。縣不敢隱。解至省。庭訊之日。嫗及子女見壻忽至。各異其狀。嫗曰。爾人耶。鬼耶。子傻笑不已。曰。不圖姊夫乃有相見之日也。女則大啼不能成語。高詢壻出奔之故。壻曰。曩爲妻所鄙。方擬力田積多金。以塞譏笑者之口。因潛詣河南工作。不圖家中人乃蒙冤至此也。

案既白。霍邱令謫戍遼陽。高被密薦。擢蘇州府知府。會歲闌。省垣官吏悉詣撫署辭歲。蓋循例虛文。撫軍向不接見也。是歲。撫軍獨置酒。大會賓客。飲既酣。指

高謂衆曰。非此君在省者。吾儕將於風雪中就窮邊荒塞。聽戍笳矣。尙能在此安然度歲耶。今日之樂。不可忘也。其各誌之。

徐次舟治獄

光緒初。烏程徐次舟觀察賡陛爲粵東陸豐縣。以折獄稱。有嫗來告其子媳忤逆者。訊之。嫗備言媳之不孝。今値我生日。故以惡草具進。而自於房中噉酒肉。我不能復忍矣。訊媳。則涕泣不作一語。徐疑之。語嫗曰。媳不孝可惡。本縣爲民父母。而不能敎之。殊自恧。今爲汝上壽。和爾姑媳。何如。嫗叩謝。徐乃令人設長案於堂。使姑媳就坐。各予麪一碗。麪中有他物也。食畢。徐故問他案。不卽發落。俄而姑媳皆大吐。衆視之。則嫗所吐皆魚肉。媳所吐爲青菜也。徐乃責嫗曰。今何如。汝敢於公庭爲讕言。則平日可知。姑念今爲汝生日。且控媳無反坐理。姑去。幸勿謂本官易欺也。嫗大慚而退。

次舟移南海。有店夥某索欠。得銀幣二百圓。歸途大風雨。天又昏黑。倉皇觸石而踣。昏不知人。醒則銀失。亟訴縣。徐以其無證人。且無劫者之姓名。斥不理。某

涕泣以求。徐乃詢其石之所在。令歸。明日。某詣署聽審。則中途已聞人言將審石。於是觀審者甚多。少選。徐出坐堂皇。指石而責之曰。汝橫臥於通衢大道。有礙行人。罪一。風雨昏黑。行人易失足。而不知避讓。罪二。人旣傾跌。爾又不知照顧。致令所持之銀。爲人所竊。罪三。責畢。卽喝杖八十。觀者大笑。聲振堂宇。徐忽拍案呵斥曰。汝輩喧笑於法堂。於律爲有罪。今願受責乎。受罰乎。衆曰。願罰。徐乃硃書人罰銀一元。其現有者卽時繳堂。未有者記其姓名居址。亦限卽日交到。計所得。乃適如某店夥所失數。遂以畀之。

次舟官某縣時。頗著政聲。一日。詣寺拈香。有士人攔輿上牘控一僧。徐閱狀訖。納之袖。慰以溫語。且囑其姑歸俟命。祀事畢。投刺謁方丈。僧出迓。徐遽握其手。僧以病疽謝。徐笑曰。余有奇藥。藏之久矣。立遣侍者歸取之。臨行。諄言在某處者是。勿誤。僧感謝。少頃。侍者返。以不獲報。佯怒斥侍者顢頇。邀僧就診。僧力辭不獲。徐遂屏輿從。與僧徒步歸。甫抵署。卽坐堂皇。命拘僧伏階下。擲狀於地。僧知有異。面如土。叩頭無語。徐令活埋之。事後。以擅殺自劾焉。蓋士人妻少艾。入

寺進香。僧誘於密室。將加非禮。妻大忿。咬僧指。將斷。僧負痛奪門出。始得免焉。
徐既得其情。復證僧手。知無枉。又慮稍縱即逝。故悍然出此也。

蔣少由有斷獄才

上元蔣師轍。字少由。性廉介。尤有斷獄才。光緒時。以知縣分皖。歷知皖北諸縣事。俱有聲。有某貢生素倚天主教。逞其惡。鄉人憚之。蔣下車。某怙勢如故。未幾。以豪奪民產爲鄉民所訟。蔣亟簽傳某。某盛衣冠詣公庭。見蔣。長揖而已。蔣陰惡之。詰其故。某抗言曰。某固教民也。知天主而已。他非所聞。蔣察其狀。愈惡之。惟故和其色。佯若不知所謂天主者。遂舉筆書天主字於手掌以質之。曰是即若所尊奉者耶。某曰。唯。蔣於是以手附耳。狀類與天主接談者。既而微頷其首。呼某語曰。天主謂汝既奉教。不宜服中國之制服。命汝速免冠。某即免冠。頃之。蔣作前狀。語某曰。天主又謂汝籍隸中國。不得違中國之禮法。命汝速跪。某即跪。又頃之。蔣如前狀畢。忽色然驚異曰。天主勃然怒矣。謂汝行爲橫暴。違悖教旨。律應笞責。特念汝稍讀孔孟書。且知奉天主之命唯謹。姑減等。責汝掌以示

儆。某是時面紅耳赤。知難免於法。益惶懼失措。欲強詞以辨。而蔣已叱皁役執行矣。凡責四十下。

力矯命案羅織

粵東命案。無不藉命居奇。任意羅織。所控正幫各兇。有十數人或數十人者。其首二三名。必家有巨貲者。正兇轉列於後。某佐幕核稿時。必將首二三名勾去。以免差役騷擾。兩造控案。無理取鬧者。決不批准。卽有批准差傳。亦將無干之人刪去。以省拖累。俟兩造集訊後。必需其人到堂者。始再添傳。

松年平反疑獄

光緒中葉。李秉衡巡撫山左時。有候補知縣松年者。明於事理。有疑獄。思平反。李堅持己見。漠然不動。松再三譬喻。李終不懌。後以莫須有劾之去。

徐福孫殺嬸案

光緒中葉。常熟徐福孫殺嬸案。盛傳一時。獄久不決。福孫不勝榜掠。遂死。福孫本書生。不幸以殺嬸案被逮。縣令朱文川。酷吏也。謂證據確鑿。當以逆倫論抵。

不承。則遽施三木。福孫不得已。姑如縣令指。妄供焉。既供。解省覆訊。福孫輒呼寃不置。故事。罪犯翻供。當發交原審官再訊。文川怒福孫之狡黠也。乃益施酷刑。福孫又誣服。比解省。則又翻供如初。省又卻還縣。縣又鍛錬成供。旋供旋翻。如是者三年。而福孫死獄中矣。瀕死時。涕泣語人曰。供固死也。即不供亦不得生。顧供而死。死且蒙殺嬸名。吾初未殺嬸。且被殺者果吾嬸乎哉。吾曷爲有此嬸也。聞者悲之。顧欲有以明福孫之寃。不可得也。

福孫居常熟之某村。村故僻。居民僅十數家。泰半操農業。而福孫獨靑一衿。家又殷實。合村首屈一指。顧村人咸弗悅福孫。謂若人眼高於頂。遇人不肯平面視。且性吝嗇。覰鵝眼錢如輪軸然。鄰有緩急。未嘗拔一毛。直守財虜耳。

福孫有叔某。夙操懋遷業。粵寇之變。爲所掠。累年不得耗。迨官軍收復蘇郡。某忽挈一少婦。自寇中脫歸。蓋少婦者。酋妻也。與某有情愫。乘間偕遁。遂得返里。某有婦已前歿。乃以少婦爲之妻。而福孫心焉鄙之。語人曰。叔固吾叔。嬸非吾嬸也。吾淸白丈夫。誓不與寇婦交一語。某亦微聞之。因與福孫同居而異爨。分

一宅爲二。中隔以牆。各闢門戶。分界如鴻溝。相安無事者二十餘年。一日。某緣事宿於外。慮婦岑寂。則立召其女巧珠歸以伴之。巧珠者。前妻所出。嫁前村田舍子有年矣。瀕行。某絮絮語妻女。以謹門戶愼炊爨爲屬。詰朝。某歸。日高春矣而門猶未闢。力撾之。迄無應者。破扉入。則婦折項死於牀。血淋漓枕席間。覓巧珠。倉卒不可得。聞室後隱隱有呻痛聲。趨視之。巧珠也。肩受刃。創盈寸。血溢沸止。詢之。則云。昨夕睡夢中。忽庭間墮瓦作響。驚而寤。訶曰。誰也。語甫出口。而白刃已壓肩而下。痛極。遂暈。比甦。恍惚聞母呼曰。吾何負於汝。汝乃殺我。旋牀上格拒聲甚劇。久之。乃寂。知母遇害矣。顧創甚。不能起視。迄不知殺人者誰也。某聞女言。已稍稍疑其姪。比勘蹤跡。則篋中失銀二百。衣飾若干件。室隅遺血刃一。爲皮匠劃皮之刀。而是夕。福孫適雇皮匠製履。則凶器固確有其主。牆下有碎瓦數片。知賊必踰牆而入。牆外卽福孫院落。附牆之梯猶未撤。則行凶者必非外賊。且婦有何負於汝一語。脫非素識者。婦必不作此言。而福孫家傭婦又言。今晨爲其主洗衣。斑斑者皆血痕也。有此四證。某遂堅指福孫殺人。遽控

諸縣令。捕福孫至。則自陳無罪。語侃侃不少挫。復捕皮匠至。匠云。是夕確爲福孫製履。匆促間遺刃其家。擲血刃視之。則立認爲己物。令不容福孫置辨。刑逼成供。惟原贓迄不可得。

時撫吳者爲趙展如尙書舒翹。福孫既屢屢翻供。舒翹之幕僚某疑之。謂福孫與其嬸初未有大隙。數十年相安無事。一旦遽加刃。於情理殊不合。福孫家本殷實。必不覬覦數百金。且不得原贓。終不可以入福孫罪。因力勸平反此獄。舒翹意不謂然。曰。福孫能熬刑至二三年之久。謂非大奸慝。誰其信之。而於是福孫竟死。死之日。脛折腕絕。徧體無完膚也。

後二年。某及巧珠相繼歿。村之人雖與福孫不相睦。顧皆知其寃死。特畏株累。不敢挺身作證耳。村人之言曰。婦死數年前。有一操粵音之男子。瞷某外出。輒來覓婦。婦出囊金與之。乃去。去不半載。輒復來。婦輒贈金如前狀。往來既數。婦厭之。則加以詬誶。其人亦反唇相稽。悻悻而去。惟晤時。彼此都作粵語。故村人弗識其用意。以意度之。其人爲婦之前夫無疑也。婦死之夕。村人見徐氏牆下。

蜷伏一黑影。逼視之。遽逸去。疾如飛隼。有銳於目力者。猶識爲索金之男子也。而翌晨婦以被殺聞。村人相戒弗饒舌。不則捉將官裏去。勢必無幸。矧四證鑿鑿。卽有好事者爲福孫訟寃。訟亦弗直。而粵音之男子。咸不識其姓氏居址。鴻飛冥冥。於何索之。則莫如弗言便。或詢村人曰。福孫果寃死。曷爲有此鑿鑿之四證。村人曰。是不難辨。賊初意在攫財。未萌殺人念。黑夜踰垣時。度必誤入福孫之院。見地有遺刃。姑拾之。藉以示威。又借附牆之梯。踰垣入隔舍。不幸墮瓦庭中。爲巧珠所呵。乃殺之以滅口。賊爲婦前夫。又屢受婦金。婦臨死而曰何負於汝。爲前夫言。非爲福孫言也。或曰。然則淸晨濯血衣。將何辭以解。曰。是更不足爲證。福孫夙有鼻衄疾。發則淋漓衣袂間。吾儕固習見之。方對簿時。福孫固言鼻衄所致。而官乃不之信也。

大同府亞三殺人案

大同府西城外有道士夜行。就一村。求宿焉。主人弗納。道士求暫宿於門外車棚中。許之。次日。主人家失一婦及珠寶。大駭。急覓道士。不見。遍搜之。乃於數里

外得一眢井。井有血跡。使人探之。得道士於穴中。所失之婦死道士側。身首駢斷。捕道士。鳴之官。不堪掠。遂自承。獄成。意謂無疑義矣。會邑宰新易。以贓物弗獲。疑非道士。詰問再四。道士但言前生負彼命。無可言者。固問之。乃以實對。謂曩日就宿後。寂坐不成寐。見主人牆角出一長漢。左手攜婦人。並囊括珍寶。就大道而出。頗疑畏。念不爲主人所留。而陰求宿。明日事發。必人疑我所爲。不如逃去。乃趁夜行叢草中。不辨路。墮入眢井。而已有人在內。察之則前踰牆人。婦已爲人所殺。不幸乃爲主人詰得命也。夫何言。有死而已。

邑令乃遣幹吏訪賊於村店。有嫗聞其自城中來。不知其爲吏也。問曰。道士獄如何。吏給之曰。昨已笞死於市矣。嫗失聲歎曰。冤哉。吏知有隱。乃詰嫗。嫗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官已讞決。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妨。彼婦人乃某兒亞三所殺也。吏得其情。乃捕嫗兒。並獲贓物。案白。釋道士。

遊僧利金殺婦案

儀徵某氏婦美。商人子見而悅之。使嫗導之往。婦許諾。期以某夜。報之金。曰。爲

我具酒食。及期。夫避焉。婦啟扉。明燭而俟。不至。憩於牀。贏金置燭旁。裹破。金遂顯。有僧夜擊鐸於路者而過之。怪扉之啓也。入望。見金。心動。窺其廚。無人焉。蔬果殽酒皆具。入廚獲刀。遂拾之。殺婦於牀。撲燭攫金。提其元以出。商人子繼至。登牀而撫之。血淋淋然。及肩。乃大駭。趨歸。門闔矣。再三叩。始入。

先是。商人以勾稽督其子。夜分不獲罷。以故遲婦約。翌晨。其夫歸。大愕。曰。悅之而得。何又殺之。盡訊旃。遂往。門未關。見門有血掌焉。號曰。殺吾婦者。商人子也。鳴諸官。官拘而繫之獄。商人愛憐其子。密問之。子以實告。商人曰。是獨不獲婦人元耳。獲則汝釋矣。偏訪捕役。賄之厚。懸賞格。募得賊者。居久之。漁人獻元。元鮮。其妹也。漁人殺妹以應募。官廉得其情。立杖殺之。有間。或告商曰。賊得矣。某寺僧殺人。投其元眢井中。余知其處。即擒僧至。於眢井縋健者下索之。得男婦首凡五六。召某氏視曰。不類。官聞之。抵僧法死。商人子繫自若也。

鄉有僧。新徙。莫知所自來。與鄉中人相狎也。其人自城歸。爲言某僧事。僧失色。既而唏曰。若多殺人。天不若宥。余平生所殺。一人耳。其人詰之。曰。婦人也。吾利

其金。殺之。而投其元於習井。鄉人告商。商擒僧至。於習井去某氏居僅尋丈之地。一索獲元。刀在側。並獲之。某氏熟視而啼曰。是矣。辜僧過市。送諸官。市人猶識之。皆曰。此曩時苦行募緣僧也。冏每夜擊鐸徇於路而寒暑不輟者。官具論如例。斬僧。釋商人子。

龍南吳小姑被殺案

江西之龍南縣。隸贛州府。距城三里許。有市集。集中何氏族較繁。與城中吳氏世爲姻婭。吳有女。襁褓中締姻何氏子。江都高氏女者。隨吳女傭於何。何翁有田數十畝。兼作小經紀。家稱小康。生二子一女。長子不慧。不能治生人產。次子。即吳之壻。薄乃翁貨殖。而醉心科舉。翁乃歲糜十金。令附村學究讀。年十七就傅至二十七。猶未畢四子書。父迫令改業。從已出門販葛布宜黃黃載間。於是父子皆服賈。酌盈劑虛。歲有所獲。家計日益裕。吳女及笄。諏吉入門成婚禮。婚逾年。夫婦靜好。姑婦亦相安。小姑年十八。已字而未嫁。與嫂敍中表誼。相得甚歡。又一年。小姑嫁有日矣。何氏子從父運奩具歸自城。其明日昧爽。翁方披衣

起。忽女舍有聲。洶洶如鼎沸。妻踉蹌慟哭。子亦狂呼至。蓋女已不知何時被戕僵於榻矣。急走視。則嫂方披髮枕尸。淚湧氣咽。須臾里正造門。壻翁閧於室。隣人扶老攜幼。嘖嘖稱怪事。何子疾聲呼衆。謂勿移動室中物。待官檢驗。壻之翁則語里正。雖父母兄弟之室。下至庖湢。及傭工所居室。一切雜物。皆不得動。何子曰。事在吾妹室。父母兄弟豈相害者。何顧慮。曰。不然。嫂獨非外人乎。傭工亦骨肉乎。

方搶攘間。邑令趙某至。驗尸。尸身和衣面仰。半掩衾。刃傷一處。在喉。氣食管俱斷。委係被戕身死。驗畢。檢視室中及門戶屋頂井竈諸處。既無嫌疑之物證。亦不得匪人出入蹤迹。又入嫂室中冥搜。亦無他。從壻翁請也。復及僕人。竟於高婢褥得一函。上署昭姐。下署一于字而無名。略言耳目太衆。存姑之言宜緩須臾。姐早晚留神。他日我與存姑當不負姐。小小前尤勿輕洩。存姑者。吳女小字。昭爲高名。小小卽小姑也。小姑生而纖小。故名。官得函。以示衆。衆失色。高雖驚異。以不識字。不知函中云何。第稱函來。不知何途之從。而在我室。官以函中語

意剖析指示。因問于何人。存姑何言。高大駭。不知所對。然此函實於己之枕邊出。極口呼冤。他無一語。吳女亦昏暈倒地。良久乃甦。壻翁攘臂直前曰。是案已明。嫂有姦人。惡小姑密邇。多障礙。囑奸人致小姑於死地耳。何子謂婦素貞靜。不宜有此。官呵之。責其庇婦忘仇。以刑擬吳女及高。皆呼冤。願死杖下。官塡格。命殮尸。粘函於卷。拘吳女及高去。

吳女之父聞獄起。念女雖蒙冤。高婢竟受于私函。于不出。則覆盆永戴矣。偵騎乃四出。訪于。卒不得。而趙已具詞通詳。坐吳女以戀姦謀斃小姑滅口罪。論死。高知情同謀。減一等。擬爲從犯。吳父大號慟。乞刀筆吏具詞。將上控。江西按察某善折獄。得獄詞。大怒。多所駁斥。謂其草菅人命。撤趙任。遴員受代。命重理是獄。勒令留趙聽審。所斥之點。其要者。爲既有姦夫。何以不勒緝到案。又通信人既認爲姦夫。姦夫逍遙法外。而婦獨繯首。非法。且據小姑之翁供稱。嫁已有日。有何急迫。不能耐此數日。而必殺之以滅口。駁牘既下。吳氏一門。高氏母女。皆額手頌按察爲生佛。而孰知疑幕重重。直至再易令。閱兩年而罪人斯得之。

先是。新令捧檄至。承按察意指。簽差勒限。緝于姓。果得之。一鞫而伏。于。名有成。乃何氏子幼時塾師之子也。平日往來何氏。見高修潔。時時瞰何氏子不在。託傳語。與高相周旋。何氏子曾一遇之。知其於高有遐想。及逮案。乃出函指證。喝令供殺人狀。于本心虛。且受威逼。倉皇失措。不能置辭。何氏子傳案備質。亦稱果斯人也。向祇知挑我侍婢。今乃知包藏禍心。謀我妻。戕我手足。皆爾所爲。于大呼曰。殺人罪。我已承之。當無變更。惟信函是爾命我致高者。何可遂忘。官怒其狡。置不理。笞臀千。鞭背三百。遂供受吳女叮囑。謀斃小姑。以小姑嫁有日。欲緩須臾。故以函相鬨。惟高實不知情。函亦非面授。惟平時與吳女約。有函。當潛塞高之枕邊也。讞再定。高脫知情罪。而死囚則又增一于某矣。

獄上。舊按察已擢閩藩去。新按察以函在高之枕邊褥下。高必知情。飭再審。案遂遷延。會邑令奉母諱。代者蒞任。二十日。以疾卒。某大令。名進士也。以郎用知縣。攝龍南。下車慮囚。至此案。察于不類殺人者。授以筆。令依前函式書一過。驚曰。筆跡不同。至此乎。傳何氏子質訊。使亦如式書一過。何氏子色驟變。謂此函

明明爲于姓書。奈何使我臨摹。我豈自汚妻室名耶。令曰。于曾供函由爾所授。爾一臨摹。即可折服于之心矣。不得已。如式繕寫。雖故意矯飾。筆鋒自不可掩。令笑曰。函爲爾筆跡。尙何言。復呼于。使直供何氏子授函狀。對曰。何自結褵後。常與我言。新婦木訥非嘉耦。一日。授函於我。云將隨父出門。爲妹備奩具。囑乘無人時。致高。我視之。語皆嫁禍。堅不從。渠謂本無他意。第欲借以爲休妻之證耳。必不累我。我度之巾箱中。計日。何將返。乃走何家。高適在吳女處。急藏函於高之褥底。疾趨而出。將待何歸告之。俾自檢得。不圖歸一宿而何之妹被戕。寃遂莫白。如不信。何家一老嫗執炊爨者。親見我入高室。塞函枕底。可覆問也。令傳嫗研訊。果然。再質何氏子。亦無辭。顧殺小姑者爲誰。終莫明。何氏子與妻繫外監。高與于繫內監。案仍不結。

小姑之翁姑。別爲子締姻某氏。親迎之日。綵輿至庭。喜嬪啓帘扶掖。已僵死輿中。舉家大譁。幸母有兩弟隨以來。不能問罪於壻鄉。而壻翁轉使人監守兩弟。訴之官。官驗係中毒死。問兩弟。兩弟不知。問父母。父母不能答。力求昭雪而已。

因傳新婦家所有人。問是日登輿前曾否進食飲。父母忽駭然曰。女有一義姊賀氏。是日來。與女絮絮語。不知有無他故。一傭人曰。是矣。是曾進棗糕於新人。強而後食者。賀居不遠。立拘之。謂汝東窗事發矣。汝奈何殺人。賀倉猝間遽對曰。彼自被家中戕死。於我何有。官詫其語不倫。故紿之曰。我已盡悉。不速言。將加慘酷之刑。乃一一盡吐其實。蓋小姑之壻與賀有囓臂盟。雅不欲別娶婦。賀聞情人合巹有日。亦袖鴆至。期共死。壻曰。何癡也。移鴆鴆新婦。一舉兩得。何必自填恨海。賀然之。懷鴆至何氏。不得便。以賀僅以售絲帶一至。無因進何女飲食。吉期已迫。走壻家告不能。且迫壻偕赴水死。壻被酒。約明日。乃乘酒夤夜入岳家。戕未婚妻而出。官既問一而得二。怒曰。一之爲甚。而又再乎。賀曰。既戕一人。而欲終不得遂。豈能坐視薄倖人又燃花燭耶。彼既喪妻而復聘。我亦不再強以死。故蓄謀與其續聘妻結苔岑誼。待其臨嫁而鴆之也。於是兩案皆破。高得釋。高嘗曰。夫婦之道至此。不已苦乎。因誓不字人。以處子終。

珠環入絮案

海寧硤石有富紳許氏。召老尼至家翻絮。以絲綿裝衣而俗訛綿爲棉故曰絮其女助之。翻畢。尼歸。女忽失珠環。羣疑爲尼所竊。紳乃送尼至州鞫之。尼不承。而女所蓄之鸚鵡。忽飛入州廨。鳴於公案。宛然人語也。州牧諦聽之。乃小姐小姐珠環入絮勿寃老尼十二字。捕之。則翔而復集者再。乃令以翻絮之衣被送署。並召紳至。拆而驗之。環果在被中。尼寃始雪。

上海三姓娶女案

光緒時。陸春江中丞元鼎。嘗知上海縣事。鄉民杜某有女及笄。許字趙子矣。有某者。慣作冰人。未知其已許於人也。請於杜妻。爲之作伐。杜妻固悍婦。惡其夫以女女人而不謀也。又許之。女之舅氏不知其事。又復以女許婚某姓子焉。無何。三姓之子。婚各有日矣。月老相將持聘禮至。杜爭持之。久不決。相與訴於縣。陸悉召三姓之子若父與杜夫婦而聚訊焉。迺質女以所願。女泣曰。從其一。則負其二矣。吾寧死也。陸故迫之曰。願乎。曰。願也。曰。死則不能復生。爾無悔。女曰。死則死耳。不悔也。言次。令胥吏取鴉片至。令飲。女無言。立取仰之。須臾殭矣。杜

夫婦覩狀。大慟。而三姓之子。亦慘沮不聲。陸言曰。有欲收其尸者乎。趙氏子挺身曰。願。遂以尸歸趙氏。且以兩姓之聘儀爲賻。而囑其厚葬焉。既而女復活。衆始悟所飲非鴉片。乃陸之所以委曲成全之也。

忠若虛判案

忠若虛大令滿。爲英果敏公翰之猶子。治餘姚。有政聲。一日坐堂。有互扭而來控者。則米店人控麵店人吞沒其笆斗也。麵店人曰。是固我物。彼強來誣我者。米店人曰。彼初來借用。詎久假不歸。意圖吞沒耳。忠笑曰。是笆斗之罪也。命覆笆斗階下。呼役扑之。躬自離座監視。扑至數百。忽升座。叱麵店人曰。是米店物。若何得吞沒之。麵店人呼冤。則指覆斗處。令自視。曰。初扑之。取出者麵麩。麩至再三。則糠粃見矣。是非初爲米店物。而爲汝借用者乎。復爲乎賴。兩造皆服。遵斷去。

又一日。有父控其子不孝。粱肉自肥。而不以甘旨相奉者。問其子。飲泣而已。若虛乃曰。然則汝等已午膳乎。曰膳矣。忠曰。吾此時無暇。汝等可坐此候判。然老

年人飲食不甘。良苦。吾將賜汝一餐也。遂書一紙。令侍者去。有頃。持數盞至。令子亦與食。已判他事。食未畢。均大嘔。父所吐者粱肉。而子則非也。忠向老人微笑。復謂子曰。汝當益盡其孝。

鳴聲九爲樵者釋訟

滿州鳴泰。字聲九。以翰林散館。分發雲南。權昆明縣。聽斷明敏。一日。據案理事。有孝廉扭一樵者至。控其誤碎眼鏡。索賠八金。蓋樵者值孝廉於途。市人擁擠。猝不及避。柴枝拂眼鏡而墜地。片片摔碎。索償而樵不允。故來控也。鳴曉之曰。一樵夫耳。能出多金相償乎。孝廉堅不允。鳴怒。飭杖樵者三十板。標數字於其掌。諭之曰。可以此爲憑。速至某錢肆取錢十千來。代若償之。並緊握若拳。到時始准開視。樵者如言而去。至錢肆。默視之。則掌中硃書四字。乃火速走避也。樵者大喜。飛奔而逸。日昃。鳴慰孝廉曰。子姑待。想當來矣。與談書史。娓娓不倦。及候至二鼓。終不至。飭役往尋。回言樵已遁去。鳴笑曰。村夫狡黠如是。子姑回。俟緝獲後。當重懲之。孝廉無如何。悻悻去。

倪子和妻虐婢案

四川候補知縣倪子和以續娶李有恆妾某氏。藉其貲。加捐大花樣。得補缺。後以事罣吏議。去職。遂流寓成都。時劉幼丹太守心源自夔州調首郡。聞蜀中官吏虐待妾婢。時有以私刑至死者。乃出示嚴禁。且懸賞招告焉。時倪家有一婢。爲某氏所淩虐。光緒戊戌正月間。竟被榜掠致命。其家屬因往訴於劉。劉飭人訪之。知其瘞棺所在。乃遣役發之。及起驗。則徧體傷痕凡十七。而前陰有烙痕。乃火箸插入所致。皆某氏所爲也。惟靴尖一傷。爲倪之帮凶。劉稟之藩司。拘之至。並傳某氏。某氏方產。未到案。劉乃發倪於發審局。勒令交某氏。且曰。俟其至。當以其殺婢之法治之。倪懼妻到案。蒙大辱。力認爲己所殺。未幾。而某氏投入天主教。挽敎士出函抵劉。劉置不究。而倪亦被釋矣。或曰。氏既免身。劉坐堂皇。訊之。摑二十。令倪領歸管束。

戊戌六君子寃獄

光緒戊戌八月初八日。康廣仁等六人奉旨被逮時。由步軍統領衙門兵役。牽

挽髮辮以行。譚嗣同曰。我輩皆文人。且有官職。逃將焉往。兵役曰。提督衙門拿人。向例如此。次日。解刑部。十三日。有派御前大臣會審之說。刑部大堂增設公案。部署一切。而剛毅忽至。揮手囑從緩。且聽後命。旨下。將六人上堂點名。即令登車。劉光第詢承審官爲誰。謂我至今未識康有爲。尙可容伸辨否。衆曰。不必言矣。乃逕解赴菜市口。由提督衙門兵役二百人護行。六人被殺之次第。先康廣仁。次譚嗣同。次林旭。次楊深秀。次楊銳。次劉光第。正法訖。薄暮矣。林著補服未掛珠。餘均便衣。死後。均由林聯生太守爲之成殮。

深秀以喪兄故。早欲出都。以其子得拔貢。俟朝考。留京。遽罹於難。光第既死。妻女欲以身殉。遇救。得不死。菜市口距廣東會館最近。廣仁死後。粵人竟莫敢過問。嗣同死未瞑目。李鐵船京卿徵庸慰之曰。復生。頭上有天耳。始瞑目。十四日早。降諭。暴其罪狀。

沈北山冤獄

常熟沈北山太史鵬幼孤。賴其嫂撫養成立。既舉孝廉。入都。名動公卿。朝貴爭

欲壻之。袁忠節公昶方遣使爲媒介矣。而武進費屺懷太史念慈亦欲妻以女。北山知費女才美。又以翁叔平相國之慫恿。遂聘焉。費婦爲嘉定徐頌閣相國鄙女。悍而驕。聞北山貧窘。已心惡之。及成進士。入翰林。始乞假歸娶。拮据成婚。終爲外姑所鄙。既結褵。伉儷亦不相得。北山乃怫然入都。會李蓮英榮祿剛毅方以黷貨聞於時。大憤。一日。忽草一疏。斥其爲三凶。將請董治其罪。疏成。懷之以謁掌院徐相國桐。乞代遞。徐大怒。詈爲喪心病狂。逐之出。乃謁翁。翁閱其疏。亦撟舌。謂勿以鹵莽賈禍。北山伏地痛哭。翁之孫弢夫觀察強掖之登車。且迫其南旋。而所謂三凶者。已知其事。授意院長。摭他事。褫其職。復咨蘇撫拘之。蘇撫遂檄常熟令提解至省。既至。發按察司獄。獄官朱雲龍令與衆囚伍。居穢溼之地。蘇紳知之。白署臬司朱之榛。乃稍稍安適。詣獄慰問且餽物者。日必數起。費氏則從無往探者。僅贈銀幣二枚。使爲買瓜之需。光緒庚子。拳亂起。美人李佳白李提摩太爲言於孝欽后。始釋歸。

庚子五忠冤獄

光緒庚子有拳禍。被難諸臣之邂逅而及於難者。爲海鹽徐用儀。用儀由戶部小京官考取軍機章京。洊至正卿。官京師四十餘年。一生謹愼。竟遘奇禍。蓋爲徐桐所深惡。必欲殺之而後快也。甲午之役。用儀以少宰爲軍機大臣。而桐以大學士管吏部。一日。忽入內。出至吏部。用儀迎謂曰。今日有封事乎。桐拈髯微笑曰。竊附春秋之義。責備賢者耳。蓋卽劾孫毓汶及用儀也。用儀出軍機。此疏有力焉。用儀。字小雲。死時。年逾七十矣。

侍郎許景澄下獄之日。日晡飯罷。將赴總署。令從者駕車。閽人忽持一名刺入。景澄審其名。非素識。令辭以卽赴總署。閽出。須臾入。謂其人自稱爲總署某弁。奉慶王命。以有要公待商。請大人卽入署。其實來者爲步軍統領衙門之弁也。景澄驅車出胡同口。則番役數人從某弁指揮。遽擁景澄車而北駛。俄至步軍統領衙門。弁斥從者。使還。引至一小室。卽反扃其門而去。旁室有叱咤聲。卽太常寺卿袁昶也。時亦被收。夜。皆送刑部。翌晨。斬於市。監刑者爲侍郎徐承煜。桐之子也。景澄。字竹篔。秀水人。昶。字爽秋。桐廬人。

學士聯元時將上封事請停攻使館。出遇崇綺。崇曰。何今日未明入直耶。元告以故。崇勃然曰。君自忘爲旗人乎。乃效彼漢奸所爲。元拂衣出。綺怒。未數日。赴菜市矣。元。字荇仙。漢軍人。

尙書立山之赴西市也。大師兄實送之。大師兄紅衣冠。騎而馳。馬蹄繫一人。縛手足。面目毀敗。不可復辨。卽山也。山。字豫甫。漢軍人。或曰。朝廷信任拳匪。圍攻使館。山力阻之。致觸端王載漪剛毅之怒。與景澄昶同時被戮。先是。山嘗爲內務府總管。數年。積貲無算。號鉅富。漪毅等素涎之。禍將作。漪以其爲旗人也。猶欲稍從寬假。毅密謂漪曰。殺彼。璧將焉往。此機不可失也。漪大悟。意乃決。遂誣山於家中戲檯下掘地道。與使館通。密將政府內情。洩於各使。目爲漢奸。寘於極刑。而沒收其貲產。元山既死。漪毅諸人。將以次盡殺異議諸臣。而尙書廖壽恆爲之首。蓋壽恆以翁同龢引入樞垣。尤爲漪毅所惡故也。壽恆時寓東華門外一小寺。聞耗。大懼。屬其戚某哀於榮祿。翌日。祿答之曰。今日入對。百計爲仲山壽恆字乞恩。而慈意不可回。奈何。可令及早自裁矣。會先期一日八國聯軍入

城。乃得脫。

五忠既正法。載瀾疏言攻使館事。而附片奏稱諸臣通敵者。已盡寘典刑。獨王文韶在耳。請並誅之。疏至。祿先閱。閱畢。急納附片於袖。以摺授文韶。文韶閱竟。詢左右曰。尙有一附片安在耶。祿徐應曰。想留中未下耳。有頃同入見奏事畢。祿出瀾片。曰載瀾此奏。荒謬絕倫。請太后傳旨申斥。孝欽后厲色曰。汝能保無異志乎。祿曰。朝臣卽盡有異志。此人決不爾。敢以百口保之。孝欽沉吟久之。始曰。果爾。卽以此人交汝。倘有變。汝當與同罪。祿乃頓首謝恩出。文韶耳故重聽。又所跽處去御座較遠。竟未知孝欽與祿所言爲何事也。

姦殺贅壻案

粵東某生聘某氏女。國色也。偶出。爲里豪所見。重賄其母。私與往來。甚密。豪甚富。恐被人掩執。乃於女牀下穿一地道。通後院密室。慮有惡耗爲潛避之地也。未幾。某入泮。遣人訂婚期。豪與母女謀。使入贅而斃之。母女諾。謂媒曰。吾無子。壻亦失怙恃。倘入贅。兩得其便。否則緩。

媒復壻。壻諾。及婚期。親朋俱集。無不嘖嘖稱新婦美。合巹時。某暢飲。婦執爵勸之。盡醉。俄而外客聞內有慘呼聲。方疑駭。則見新郎衣履如故。散髮覆面。狂躍而出。羣欲詢之。已疾奔出。從之行里許。遇大河。郎躍入而沒。呼舟人撈救。不得尸之所在。客歎而返。女及母皆惶急。候於堂。客告以故。婦曰。方筵宴時。忽狂呼。衝門出。知外室必有人阻之使返。何任其投河而沒。是客戕壻也。遂執客送之官。客皆曰。吾等豈有見死不救者。實猝不及防耳。訊母女。則哀求還尸。

未幾。令他調。代之者有明察聲。見前案。反復推求。大悟曰。壻投河。反誣客。實欲客證壻之死以實之耳。乃變服爲星相。訪其鄰。鄰曰。有某富豪與某女往來甚密。吾儕亦疑有故。然新郎投河。衆所共見。令曰。汝見新郎作何狀。曰。髮覆不及見。令曰。然則富豪安在。曰。今日猶見其入婦家。令急返。易服。率健役百餘圍搜之。不得。將入女房。婦橫阻。不得前。令見陳設無可疑者。瞥見牀下有男子履。婦失色。命移牀。則地板有新者。舉之。露地道。乃挈役入密室。有鮮衣少年伏焉。富豪也。推門至他院。見地新挖狀。啓之。尸在。經年不變。喉間扼痕顯然。出聚案中

人證之。一訊伏辜。蓋投水者。乃富豪以重價購善泅者爲之也。

黃某以勸學編得釋獄

光緒庚子七月。唐才常之獄。湖北學生拘繫者十餘人。有黃某者與焉。黃入獄日。手勸學編而讀之。勸學編者。張文襄所自製也。初。文襄疏薦康有爲梁啓超。及戊戌政變。文襄欲自別之。乃以是進呈於朝。故當時大臣多得罪去者。而文襄以是竟無恙。黃知其然。故讀之。冀其聞之而釋己也。適當道有爲諸生緩頰者。文襄果使人入獄覘諸生。使者以黃所爲告。遂得釋。

沈克誠冤獄

湘人沈克誠踔厲饒幹略。以小吏需次湖北。譚嗣同特愛重之。言於其父繼洵。時繼洵方撫鄂也。使任撫轅文巡捕。光緒戊戌。嗣同狥國死。克誠與唐才常計畫復仇。漢口難作。才常死。克誠脫走。庚子拳亂。來往京津間。任日本大坂朝日新聞訪事。時鬨傳中俄結密約。苦不得眞相。克誠探得密約草稿。寄朝日新聞披露焉。密約條文既披露。中日人士大譁。日俄戰機愈緊。俄使大恨。言於孝欽

后。必殺克誠。內務府郎中慶寬革職檢討吳式釗賺克誠。縛交刑部。杖殺之。時兩宮甫回鑾。忽有此不經廷訊杖斃士人之舉。輿論大激昂矣。

汪氏媳誣翁姦案

蘇鄉木瀆鎭多富室。鎭西陸翁者。其一也。翁設醬園。掌園務者爲其子。子年不及三十而死。乃以園務委之媳。媳汪氏。亦鎭人也。粗解書算。理園務。亦能稱。顧年少守寡。私於鄰生。夜或至。匿之於室中。久而姑漸知之。然不知其所私者。果爲誰也。欲乘間襲獲之。而以愛之之故。不欲彰其惡。乃微詞諷之。使自絕。汪夙以貞潔自詡者也。聞其言。慚甚。乃誣翁與之通。蓋翁年雖老。而好狎邪遊。無日不涉足於娼家。家人盡知之也。姑聞汪言。頗信之。因詈曰。老蠢汙我賢媳。敗家聲。辱祖先。何以爲人。余誓必使之無地而後已。是夜。翁歸。姑大聲斥之。翁力辨其誣。曰。余雖好色。何能敗倫常。姑終不之信。翁恚甚。無以自白。欲獲得奸人以自解也。遂日夜守之。而汪逆知事將敗。預爲防範。翁不能得。積半年。事漸寢矣。而汪腹有孕。百計求墮之。不得。期年而產。姑大驚。堅叩之。汪泣而言曰。翁

累我也。姑忿甚。喚翁前。大罵之。翁力辨。而汪言之益堅。不數日。聲播全鎮。自好者咸不齒翁。或更譏笑之。翁大憤。遂作書記其顚末。自經死。越日。家人始知之。救之不及。檢其衣。得書。始知其自死之由也。姑亦知爲汪愚。搜汪室中。得男子小影。視之。鄰生也。使人往執之。而生適以事他去。遂縛婦而報之官。官捕生不可得。定讞。汪論絞。

庫倫監獄

庫倫之監獄。誠爲黑暗世界。基址狹小。內有獄舍五六所。四周環以鐵柵。有內地數人。政治犯也。科終身禁錮罪。居於形似棺之籠。外加鐵鎖。不能直立。亦不能平臥。其得稍見日光者。則每日二十四小時中。遞食二次之數分時而已。囚徒反以就死爲樂。將赴刑場。前導有馬隊。執最新來福槍。而囚徒則載以牛車。押赴距庫倫五六里之行刑場。蓋蒙古有神人居巴克圖諾爾山。山在庫倫南面。以圖拉河界之。與人境隔絕。其行刑場之設於遠處者。亦以防犯觸神怒耳。蒙古人視死刑甚輕。有射擊巴克圖諾爾山之鳥獸者。卽死。至終身禁錮。則其

罪至重。特以處外籍人之違犯法律者耳。

開化訟事

開化民情強悍。殺人案件。層見疊出。苦主輒向兇手索費。自四五六百金以至千金。兇手破產不能償。則其族黨親戚。必多方爲之彌補。恆有因之傾家者。蓋其時雖已有新刑律。而若輩尚不知新律無連坐之條文也。議償不洽。乃控於官。官蒞止檢驗。則主於兇手之家。而兇手及家屬悉已遠颺。由其鄰里戚黨出爲招待。有某令下鄉驗尸時。曾於途中接有桂圓湯一碗。既抵其家。則人參燕窩等湯。數見不鮮。而苦主是時。亦必率其族黨親戚就食於兇手家。膳宿之費。日非數十金不辦。苦主爲報復計。乃以此困兇手。官既來。則亦相持不驗。常有滯留四五日而始回署者。

黟縣誤殺男女案

黟縣某既娶婦。父母俱亡。弟幼。兄嫂育之。兄營商於外。及弟年長。兄自外歸。嫂爲置酒呼叔共飲。席間先敬叔。後敬其夫。兄惑焉。次日。淩晨即起。語妻曰。我貯

貨他處。須往發。必半月始歸。言已而去。嫂謂叔曰。爾兄向日還。温言絮語。家人契闊。固應爾爾。昨歸而神氣索然。至可疑。今我還家。視我父母。必爾兄歸而後歸也。箱篋皆封鍵。叔爲我謹守房戶。可矣。叔諾之。至夜而臥。聞叩門聲急。啓門。則裸婦也。急欲閉戶。而婦涕泣跪檻前。曰。有急難。非君嫂莫救。曰。嫂已歸寧。家僅我一男子。不可留也。婦緊持戶。乞憐不已。無奈。解衣擲之。令衣而入。宿於嫂房。已乃喟然曰。我一男子。而深夜納婦人。何以自解。且渠無衣。天明。又將何以遣之。於是反闔門而出。嫂之母家不遠。夤夜往告之。使歸與之衣而遣之。嫂曰。夜已半。我不可歸。時嫂之父在堂。曰。若然。叔亦暫留吾家。晨當同歸。善遣之。叔遂歸鑰於嫂。而自寢別室。

嫂之弟聞而生心焉。遂竊其鑰而往。張皇入戶。不及鍵。與共臥。適兄夜歸。推門。已啓。側身潛進。歷重門。伏房外。聞男女共語聲。怒甚。操刀而入。盡殺之。而奔告妻家。曰。爾女與叔通。我皆殺之矣。其外舅曰。爾何言。女與叔咸在是。悉呼至。兄愕然。曰。然則婦何人。嫂與叔同述夜間事。兄憬然。曰。誤矣。然則男何人。嫂環顧

一家。不見弟。急索鑰。不可得。曰。是必弟不肖。已爲刀下鬼矣。於是羣往驗之。果然。而不知婦所從來。無何。有殺姦而逸其妻者。喧傳徧索。導之使驗。曰。嘻。是也。幸代殲之矣。乃共聞於官。令各掩埋而釋之。

楊東村鞫府署竊案

楊東村名景濂。陝西人。令福建南平時。府署失竊。報到往勘。外無迹。太守出。其臥室爲人砍破窗戶。失千餘金。命詳勘之。見刀痕有油葷。嗅之味膩。知爲廚下人所竊。而未明言也。但云廚下幾人。須由我帶去。衆亦莫解其故。回署。卽坐堂皇。問汝等皆宿廚下否。曰。宿廚下。問汝等於夜間有起者否。曰。無。問別有聲響否。曰。無。問曾有他人行動否。曰。管廚者某爺夜曾取刀。問何用。曰。砍竹。問某爺者舊用乎。新來乎。曰。主人自都攜以至。所親信者。問平日作何舉動。曰。其人嗜賭。新負數百金。

令至。是乃命將衆人嚴押。帶健役。復詣府署。專索某爺。其人出。衣履華潔。令知爲太守所寵者。不可威嚇。但云有供牽涉汝。可往質。其人猶崛強。衆僕且爲之

緩頰。令命健役押之行。入內衙。婉言喩之。不承。令怒。褫之。小衣皆綢。曰。荒淫可知矣。拍案曰。汝夜取刀砍竹。竹何在。猶不承。令押衆人至。面質。其人語塞。加以刑。始吐實言。銀爲昨夜所盜。用未罄。問餘銀在何處。曰。在臥室油缸下。餘藏廁中。時已五鼓。令命嚴禁之。天明。敂府署門。直入廚下。至其人臥室中。果有油缸。移開。下有甎。去甎而銀在焉。如言復至廁。餘銀亦得之矣。

大庾毒翁案

長沙周克開官江西吉南贛寧道時。大庾陳氏婦與其姑之前夫子同居。前夫子謀陷婦而逐其夫。爲吞產計。乘翁死。以毒誣之。婦不能自明。獄成矣。轉至道。周審其寃。視所餘藥。色黑。而質則雄黃也。又取相驗時銀針拭之。垢隨手去。因窮治。得其實。婦寃始雪。

滑稽判案

易州有富室子私某孀婦。其夫弟訟之官。官訊之。則對曰。吾與其兄相友善。兄既死。彼不能養其嫂。吾時時賙卹之。彼因愧生忿。且與吾有夙嫌。故以是相誣

耳。官乃叱訟者曰。汝以小嫌誣及汝嫂。俾爾兄蒙羞地下。誠莠民也。其歸善視爾嫂。敢再訟者當重笞。訟者懼而退。乃顧謂富室子曰。汝誠善人也。且跪案側。視我折他獄。

官至是。令吏以他案進。則有以欠債訟者。訊其數。對曰。渠欠我錢六十千。三年矣。子母猶未償。吾今亦苦貧。故不得已而訟之。訊被告者。則頓首曰。吾非不欲償。奈力不足何。官沈吟曰。一欲緩償而不能待。一欲速償而無所出。將何以處此耶。旣而輾然曰。是無足慮。有善人在。乃顧謂富室子曰。彼兩人如此艱窘。亦爲善者之所哀憐也。爲代償此債。可乎。某不敢辭。亟應曰。諾。欲起。則止之曰。且少留。尙有一案未審。曷盡此。然後歸。又提第二案至。乃一被控其子忤逆者。問子安在。則先逃矣。官徐慰之曰。爾子不孝若此。當爲爾責懲。以期改行。顧已逃去。安從覓之。老年人氣憤無所洩。將鬱而生疾。可若何。有頃曰。得之矣。又顧謂富室子曰。汝旣力行善事。今代彼子受笞。如何。某頓首曰。此事烏可代者。曰。何不可。此亦善舉也。遂笞之三十。笞已。笑問曰。尙欲行善否。吾案牘山積。盡一一

爲吾了之。則泥首謝曰。不敢矣。乃釋之去。

高嘯桐讞訟

長樂高嘯桐都轉鳳岐嘗權梧州守。州之舉人某武斷鄉曲。爲人所控。臨質。抗辯不屈。高語之曰。幸與君同登賢書。今吾坐堂皇。使君對簿。君辱。亦吾恥矣。因開陳以義利。至再三。某感服。訟遂息。

伍子衡寃獄

遵義伍子衡家貧。授徒爲活。父瞽。母又衰老。乃娶鄉之孤女以主中饋。女性慈善。克守婦道。勤紡織。里稱賢婦焉。

伍有同學某。隨宦掌書札。知伍困。作書招之。去後數年無耗。家益窘。而女奉翁姑。一如疇昔。恃紡織以供養。日不足。繼之以夜。數年不少怠。某歲大疫。翁染之而死。姑繼之。女家無宿糧。伍親族多窮困。惟叔某略有貲而嗇甚。不可通緩急。女百思不得計。守尸痛哭。鄰人某生知其故。乃集四鄰而詢之。女泣曰。二老骨未入土。余心何安。不然。早隨二老於地下。鄰生知其有叔也。勸往貸。女曰。叔素

吝。徒費唇舌耳。鄰人僉曰。豈有一家人而坐視其斃。不一爲援手耶。女請與俱往。俾可代訴也。鄰生從之。及見叔。略不顧。鄰生爲之陳說。責以大義。叔怒詈。言多褻。鄰生大怒。與之爭。衆力勸而息。乃俱退。及女家。鄰生謂衆曰。君等慷慨好義。能不急人之急耶。我當爲首倡。醵資以殮之。衆諾。乃成殮。其叔聞之。大怒。誣女與鄰生通。不然。何出資殮二尸。登女門辱之。衆皆不平。羣起將毆之。叔狼狽去。又數年。伍歸。及家。女告以父母之喪。且白鄰人之義。伍甚感。自詣四鄰而謝之。鄰生見伍。具言其叔之無禮。伍慰謝之。旋遇其叔。叔言女不貞。伍知其故。唯唯而已。越數日。有偸兒入伍家。伍覺而追之。爲所殺。女號呼。衆鄰咸集。乃爲之鳴於官。緝兇。其叔亦呈訴於官。謂伍爲鄰生以姦殺。並舉前事爲證。官爲所惑。捕女及鄰生。訊之。不服。刑逼之。不勝其苦。遂鍛鍊成獄。論大辟。及女與鄰生死之期年。忽有得伍所常佩之玉扇墜於張某家者。大疑之。檢其室。得贓物甚多。問有伍物。遂大譁。聚衆赴縣署。訊之。固殺伍者也。事上聞。旨下。磔其叔與張。

鄭州蜥蜴斃人案

鄭州民某娶婦數年。伉儷頗篤。婦以母喪寧家。三月不歸。屢遣人促之。而婦之弟終以故辭。又月餘。自往速之。不得已。遂偕行焉。臨行。婦與弟切切私語。若甚依戀者。大疑。既抵家。以婦與其弟私語事告家人。逾時。而其弟遣人饋羹來。某啜之。越日而斃。家人大愕。疑婦私於其弟而殺之也。鳴之官。拘婦及其弟問之。堅不承。迫以刑。乃服。論斬。

刑有日矣。會官瓜代。新牧覩此案。以無據。復鞫之。叩婦曰。汝家有他異乎。曰。無。又問羹來即食乎。抑移置他處而後食乎。則曰。羹嘗一置廚下。又問廚下有毒物乎。婦頓悟。乃涕泣而言曰。廚下固多蜥蜴也。夫中其毒矣。官遂臨其家勘視。復開棺驗尸。則二小蜥蜴在其腹。因上聞。得釋。

紹興張世昌妻案

紹興昌安門外。有販舊衣爲業之張世昌。每出必數月。家惟母妻二人。某年春出。至夏而未歸。一日。姑病。思食鷄。婦念姑年老齒落。其鷄未知煮爛與否。因取

一臠嘗之。適姑於房中喚媳。婦欲應。而鷄方入喉。不能出聲。氣塞而蹶。姑屢喚不應。匍匐出視之。則已死矣。以母家相隔百餘里。若俟告而殮。恐天炎尸潰。以桐棺殮而厝之。薄暮。婦甦。力破棺蓋出。坐棺側而泣。

時有遠村菩提菴僧獨修與其傭馬四回子提燈歸。聞啜泣聲。問之。婦以實告。獨修舉燈照之。見婦少艾。欲攜歸。以隱語商之馬。馬以爲然。遂告婦曰。吾引汝歸乎。婦喜諾。同行里許。至一村。則馬之兄曰二回子者之家在焉。時已夜半。二之眷。以視壽盡室偕行。門方扃。去其鎖而入。四囑獨修先於竈下燒薪。入內取米淘之。米入鍋。遽拾斧擊獨修之頭。連斫之而斃。乃持斧低語婦曰。汝從我乎。否則亦請試斧。婦懼而從之。飯畢。席捲二之所有。挾婦遁。

翌晨。鄰人見二之外門落於地。喚之。無應者。疑被竊。與衆同入察之。見一僧被殺於竈下。入內。則衣服皆空。亟往二之妻家以告。邀之報官。官旣驗尸。訊鄰右及二之妻家。僉言是夜二實全家未歸。獨修之徒知師被殺。四不返。疑四圖財害命。亦控之官。官緝四。不獲。

世昌之外舅魏某聞女死馳至。赴厝所哭之。棺空矣。聞於官。官細察之。則薄棺薄殮。似非有人盜墳者。而尸又不見。遂成疑案。惟飭差緝訪而已。未幾。世昌歸。見妻死而無尸。再四尋求。終無影響。至秋。其夥伴李茂元復來。邀與同出。世昌以母老身單。不能他往辭之。至翌年春。茂元獨自賣衣至寧海城外。見一家。門傍河干。有婦方淅米。提籃而入。酷類世昌妻。茂元疑之。次日。潛身僻處以覘之。確也。詢之人。曰。此本縣捕役許保賢家也。茂元歸。告之世昌。世昌赴縣。求一自緝牌。偕茂元及外舅往。伺其妻出。遽擁至縣。控之。並呈緝牌爲據。官訊婦。婦直言上年夏間事。並爲四所脅逃至天台。投親不遇。轉至寧海而貲盡。皆投身於捕快許家爲傭。保賢屢欲私婦。婦不從。一日。四從保賢出緝賊。數日。保賢獨歸。謂婦曰。四死於水。我已殮之。婦心疑而不敢詰也。是年。縛婦強姦。謂否則殺。懼而從之。數月矣。訊之保賢。供亦同。及問四死狀。初猶不承。嚴刑鞫之。實供四爲異鄉之人。知無親人根究。誘與外出。乘間。擊以斧。又倒斫斃之。而佔其婦。官往驗。四尸傷痕宛然。遂問保賢以大辟。以婦旣不知情。屢遭逼脅。情殊可憫。乃贖

杖解回。

上海蘇報案

自光緒戊戌政變以後。監謗益嚴。國中志士知非從根本改革。不可救國。於是有昌言革命者。而蘇報實爲之先聲。時主筆政者。爲山陰蔡元培武進吳敬恆陽湖汪文溥衡山陳蘷範而華陽鄒容餘杭章炳麟方著革命軍及訄書載之蘇報。以鼓吹之。一日。報之論說有載湉小醜四字。大吏遂商之上海領事。列名逮捕。仁和葉瀚知其事。告之四人。蔡吳汪陳遂皆逸。章不行。乃被捕。既而以書誘鄒至。同受審訊。侃侃自承。不稍諱。外人以鄒章爲國事犯。地方官雖索之急。不與。以妨礙租界治安律。判禁西獄三年。鄒體羸。瘐死。章談笑如平時。期滿得釋。汪既脫於難。旋爲湖南醴陵知縣。會醴陵黨獄起。爭之急。多賴以保全。事後。被告密。謂汪故蘇報案中人。遂去職。

睢寧張氏殺夫案

睢寧有王二者。設車廠。年六十餘。娶水寨張氏女。年二十餘。頗具姿色。以是不

安於室。王有弟曰三。素無賴。喜漁色。與張氏通。旣而廠業敗。餘利又爲弟所據。邑胥某詗知之。一日。將掩執之。三奮與鬬。破其額。張得乘間逸去。自是無復敢訛索者。

王偶病痢。張與三謀。俟其睡。灑汾酒於衣被而焚之。尋呼鄰人灌救。灰塵中僅得其鞋。隣人素稔三淫惡。不平。訴之官。訊無端倪。官疑鄰人涎其富。受嗾攀誣。將用刑訊。忽胥扶王至。備述原委。舉衣呈案。則衣袖間猶帶酒氣也。三乃俯服科罪。蓋胥自被擊後。日伺之。聞王病。伺益急。當張在外縱火時。胥自屋頂躍下。負王至家。王固未死也。及家。始投案。

睢寧弑父案

張小三者。睢寧糧差。性悍逆。好食人肉。嘗遣人拾野外棄兒。蒸之和醋以食。或買乞丐以充庖。父牽車爲業。伺小三如奴。偶不稱意。便叱詈鞭撻隨之。一日。小三赴鄉催科。父御以往。歸至中途。父以飢乏力。車緩行。小三叱使速行。不應。則已倒臥路側。大怒。舉棍力擊其胸。立斃。置車上。覆以席。推之歸。道南關。有路捕

某。見而疑之。問車上何物。小三坦然曰。是野豕。將載歸以佐肴耳。捕益疑。戲言可分嘗一臠否。小三拒之。捕揭席。則尸也。扭至署。一訊而服。後瘐死獄中。

訟師有三不管

訟師之性質。與律師略同。然在專制時代。大干例禁。故業是者十九失敗。光緒時。某邑有宿守仁者。訟師也。善刀筆。一生無蹎蹶。嘗語人曰。刀筆可爲。但須有三不管耳。一。無理不管。理者。訟之元氣。理不勝而訟終吉者。未之前聞。二。命案不管。命案之理由。多隱祕繁賾。恆在常情推測之外。死者果寃。理無不報。死者不屈。而我使生者抵償。此結怨之道也。三。積年健訟者爲訟油子。訟油子不管。彼既久稱健訟。不得直而乞援於我。其無理可知。我貪得而助無理。是自取敗也。

訟師伎倆

光緒乙亥。江右有所謂破鞋黨者。訟師咸師事之。壞法亂紀。此其極也。有父送其子忤逆者。子大恐。持重金投訟師。師曰。子無訴父理。奚以救爲。子出金跽請。

師曰。汝有妻乎。子曰。甚少艾。師曰。能書乎。子曰。予曾應童子試。亦能書。師受其金。曰。得之矣。汝試作數字。子書以示之。師熟視之曰。汝轉背反手。向予試書符。汝手握之。見官則無患矣。第不得私視。否則符洩不靈。且致大患。愼之愼之。子諾。聽其書畢。亟握而去。自投公堂。官果詰問。子痛哭不對。官怒呼杖。子如師教。膝行而前。舒掌向官。官視其左手曰。妻有刁蟬之貌。其右手曰。父生董卓之心。官擲筆與之。曰。書來。子書以獻。官對其掌字跡同。遂叱其父曰。老而無恥。何訟子爲。其速退。勿干責也。

湖南廖某者。著名訟棍也。每爲人起訴或辯護。罔弗勝。某孀婦。年少欲再醮。慮夫弟之措阻也。商之廖。廖要以多金。諾之。廖爲之撰訴詞。略云。爲守節失節改節全節事。翁無姑。年不老。叔無妻。年不小。縣官受詞。聽之。又有某姓子者。素以不孝聞里中。一日毆父。落父齒。父訴之官。官將懲之。子乃使廖爲之設法。廖云。爾今晚來此。以手伸入吾之窗洞而接呈詞。不然。訟將不勝。應之。及晚。果如所言。以手伸入窗洞。廖猛噬其一指。出而告之曰。訊時。爾言爾父噬爾指。爾因自

衙。欲出指。故父齒爲之落。如是。無有弗勝者。及訊。官果不究。

蘇州有訟師曰陳社甫。其鄉人王某富而懦。嘗以金貸一孀。久不償。遣人召孀至。薄責之。孀愧憤。夜半。縊於王門。時適大雷雨。故不聞聲。比曉。始覺。懼而謀諸陳。陳曰。是須酬五百金。乃可爲若謀。王曰。諾。陳曰。速爲之易履。王謹受教。陳振筆作狀。頃刻千餘言。中有警句云。八尺門高。一女焉能獨縊。三更雨甚。兩足何以無泥。官爲所動。以移尸圖害論。判王具棺了案。

楊某。逸其名。崇明人也。而居於吳門。陰險而多謀。凡訟事。他人所不能勝者。必出奇以勝之。吳人某吝而多財。微時。曾貸某孀婦金。後某富而婦轉貧。屢挾劵索償。某不與。婦窘甚。乘暮。縊於其門。某知之。急遣人邀楊。楊至。則與其僕從作摴蒱戲。意殊閒暇。某固求計。楊曰。若畏之乎。盍解之下。某如其言。久之。楊逸興遄飛。若無事者。某又促之。楊曰。若果膽怯。無寧仍懸之。某復從之。楊囑其閉門。勿復啓。強某與共戲。且曰。事易爲耳。毋以忐忑敗淸興。天明。里正過其門。見之。大駭。叩扉而入。詢某以故。某如楊所教。答以不知。即偕里正往。首於官。未幾。吏

役至。而婦之家人亦來。以索逋不償寃憤屈死求昭雪。官驗婦頸有兩縊痕疑爲移尸謀陷。遂釋某而反坐。蓋皆楊有以致之也。楊旣業是致富。飽食暖衣。逸居無事者久。乃返里作終老計。隣村某甲。鄉農也。妻某氏。有外遇。甲亦聽之。一日甲他出。所歡復來。値甲醉歸。與之遇。忿甚。操刃將殺之。少年驚逸。甲怒猶未已。遂殺其妻。醒而悔之。曰。我未獲登徒子。殺妻無證。不將按律以償命乎。懊恨無及。求援於楊。楊曰事已至此。可速歸。今晚勿掩扉。擎孤燈於室中。操刃伺門後。苟有人至。急殺之。李代桃僵。罪可逭也。蓋舊律。凡姦案。男女同時並獲者。本夫可以格殺勿論。甲如所言。返家。靜候之。其地風俗。凡人夜行困乏。途經廬舍。無論其居停是否相識。苟未闔戶而有光。皆可入內休息。二更向盡。果有人攜燈。冉冉而至。入室少憩。甲大喜。乘其坐尙未定。出不意。突自後戕之。天未明。卽叩門往告楊。邀共議事。楊甫至。急視尸。細審之。不禁大慟。蓋所殺者。爲楊之子也。楊子久客經商。與甲素不相識。値省親歸。遂爲甲所誤殺矣。楊僅此一子。哀號而絕。甲不得已。詣縣自陳。縣宰廉其情。知楊咎由自取。乃更逮某少年。科以

罪笞甲而釋之。令為楊子厚葬焉。

某生者。與同村之富室某中表也。為之司會計。某夭亡。僅遺少婦而無子。族人意其必不安於室。將乘隙圖之。未幾。婦果與生通。始猶朝至暮歸。繼則與同寢處。族人得確耗。約僕婢啓關。羣鬨入寢室。生與婦皆裸臥。不及遁。連臥具卷而縛之。送城。生妻聞之。大恐。亟叩周訟師門而求救焉。則曰。姦已雙獲。從何置辯。能從我計。尚可為也。妻曰。生死惟命。乃囑其披髮毀妝。喚健婦扶而去之。其時漏三下。晚衙已閉。巡役見執姦者至。令姑置班館。俟明日早衙呈報。於是安置生妻於密室。而羣坐外室以待旦。訟師偕生妻飲泣而來。役識之。僉曰。先生何為暮夜至此。訟師指生妻曰。是為予外妹。所執之男子。其夫也。妹誤為殺姦。其夫已死。痛不欲生。予曰。執者為族人。焉敢殺。妹不信。必欲一睹夫面。予故偕之來。語次。以金授役。役笑曰。既為先生妹。請至密室觀之。無恙也。健婦扶生妻入。未幾。天曙。傳呼放衙。訟師亟喚之出。仍披髮掩面。喚輿送歸。無何。官升座。訟者入告。命役將生與婦人幃而給衣。生出。詰之曰。儒者作姦犯科。可乎。生曰。夫妻

居室。人之大倫。何爲不可。官曰。被執者爲汝妻乎。生曰。然。官曰。烏得同宿某家。生曰。戚某死。其婦少寡。生欲別嫌。是以偕婦同往。不意爲族人所誤執也。遂喚生妻出。衆見非婦。氣餒。不敢辯。官杖族人而釋生。夫婦二人歸。厚酬訟師。

王振齋與李子仙善。旬日必相見。振齋好武藝。善舞刃。子仙欲就學之。一日。訪振齋。留飯。餐畢。振齋出新購倭刀與觀。刃犀利。蓋新出於硎者。相與摩挲玩賞。振齋樂甚。持而舞之。旋轉如意。寒芒逼人。子仙欣羨不已。自其手奪之而效颦焉。用力過猛。偶不愼。及振齋之頸。殊焉。振齋之家屬以子仙用刀殺人控於官。將論抵。子仙知之。謀於訟師。訟師爲改用爲甩。獄上。遂減等免死。蓋用刀爲有心故殺。甩刀爲無心誤殺也。甩者。手不經意而滑。以致傷人也。

袁寶光者。訟師也。一日。爲某家作訟詞。事畢。夜已闌。急返家。半途。適州牧巡夜。至。喝止之。問爲誰。袁答曰。監生袁寶光。問深夜何往。曰。作文會方回。牧久耳其善訟之名。追問曰。何題。曰。君子以文會友。曰。稿何在。曰。在此。乃將訟詞稿呈上。牧遂令卒提燈照閱。袁覘其方展開時。直前攫之。團於口中。曰。監生文章不通。

閱之可笑。牧無如何。釋之去。

一日。袁往富家弔喪。欲詐其財。乃將禮帽之項繩不繫於頸。面靈禮拜。帽無繩。俯首而墜地。孝子竊笑。袁見之。怒曰。汝身居血喪。竟敢竊笑。其罪一。吾來弔喪。汝笑非敬客之道。其罪二。有此二罪。我必訟之。以正澆風。富家懼其善訟。出數百金謝之。又有富家子好獵色。一夕。爲人所獲。詐其財。富家子謂須取之家。捕之者不信。遂剪其辮之半以爲誌。富家子歸。懼詐之者有所挾。要求不已。乃商之於袁。袁以爲難。富家子乃賂以多金。袁告之曰。明日西門外演劇。汝可挾剪往。於人叢中多剪數人之辮。與汝同者。既剪後。將剪及髮棄遠。復擁入人叢中。僞作摸索者。呼曰。辮爲人所剪。則人皆摸辮。被汝剪者必同。汝尋入某家。不敢以汝無辮詐汝矣。富家子如其言。果無事。

皖南何某以善訟名於時。時皖北大旱。蕪關道禁止皖南米穀出口。有米商私運米數千石。爲關吏所拘。將議重罰。商賂何。求計。何爲撰稟。中有句云。昔惠王乃小國之諸侯。猶能移河內之民。以就河東之粟。今皇上爲天下之共主。豈忍

閉皖南之糶。以乘皖北之饑。道見之。以所持甚正。因免其罰。

知縣某需次浙江。受知於巡撫。而積忤於將軍。將軍思以中傷之。則非其屬。屢諷於巡撫。輒左袒。某年元旦。行朝賀禮。歸。將軍卽具章劾知縣朝賀失儀。當大不敬。以爲巡撫且負失察之咎。不敢迴護矣。事聞。朝旨果以讓巡撫。巡撫憤懣而無可奈何。其從者偶語於酒肆中。爲某訟師所聞。卽大言曰。了此。八字足矣。從者驚詢之。則曰。何易言耶。予我三千金。我卽傳汝。從者陰以白巡撫。巡撫喜。諾之。訟師曰。試於奏牘中加參列前班。不遑後顧八字。則巡撫無事矣。巡撫思之良然。遂入奏牘。而朝旨果又轉詰將軍。蓋巡撫將軍朝賀皆前列。不能顧及末吏。若將軍親見此令失儀。則將軍亦自失儀矣。將軍遂以此失職。而巡撫與知縣皆無事。

訟師龔某多譎計。有以醉誤殺其妻者。蓋酒後持刀切肉。妻來。與之戲。戲擬其脰。殊矣。大驚。問計於龔。龔曰。汝鄰人王大奎者。狂且也。可誘之至家。刃之。與若妻尸同置於地。提二人之頭顱。而詣官自首。則以殺姦而斃妻。無大罪也。

周某唆趙某訴訟

周屠。初非屠也。少時爲貴公子。後敗。於是爲屠。其父嘗爲某省太守。恃其戚某爲京都權要。因恣爲不法。民不堪命。訟之省者屢矣。大吏不能庇。以告周。諷令辭職。既歸。則包攬詞訟。武斷鄉曲。所入與作吏時略等。周喜曰。吾今而後知紳之足以致富也。何必官。

先是。鄉人趙某者以小康聞。有田與周接壤。經界不淸。恆起糾葛。周怒。糾衆拔界而據之。召人佃焉。趙本愿。又懼周勢。弗敢抗。則以券歸周。曰。吾弗欲結怨。且田已歸彼。不如因而結之。周以爲諂己。且以趙長厚可欺。亦佯與交歡。

趙之鄰沈某素無賴。嘗醉忤趙。趙避之。沈追抶趙。趙子亦虎而冠者。見而怒。推沈墮之河。趙急救。得不死。以是相忤。里有文昌會。每歲首。輒羣聚而飲宴。會中人按年輪值。有田十頃。爲會產。趙沈皆與焉。於是值趙爲主。以產事與沈有違言。沈以宿忿。復毆辱趙。周聞之。大喜。謂沈弗讓。而唆趙訟之官。曰。吾爲子助。趙信之。因訟焉。頃之。周語趙。事大棘手。官索酬重。必與之。趙計酬。與所損略相等。

欲弗訟。周曰。不可。官事非兒戲。訟之作輟。寧由爾邪。又故激之。趙不得已。忍痛與如數。未幾。周又曰。事難矣。官已准爾。而沈訟之省。卽官亦弗能庇。奈何。趙大懼。屬周爲之謀。周曰。省中大吏皆余舊友。救爾不難。顧非千金不可。趙曰。吾安所得此。周沈吟曰。今官中非賄不行。非可以一紙訟詞爭曲直者。且吾聞某要人爲沈借箸。不速了。子必無幸。無已。子以劵來。吾貸爾。可耳。趙懾其言。又不解官事。以爲事良危。則勉措半數而貸其半於周。署劵約償。已而聞沈實未訟。皆周爲之。則怒不可遏。往與拚。周則縛而送之官。以訛詐罪之。趙老。又憤怒苦痛。死於獄。趙子商於外。聞之。則亟歸。糾諸無賴。夜塗面。持火炬利刃。破周戶入。擒周。縛之柱。徧淫其婦女。迺盡殺之。復以火燒殺周。刼其財。縱火焚屋而遁。是役也。周氏殲焉。

周子有妾王氏。方在母家。以故得免。有子卽屠。時年十三。英慧有志氣。助母訟。而官以周冒己名得賄。己實無分。故大怒周。又以周死莫爲毒。乃爲廣捕延案。久之未得犯。王又改嫁去。屠流爲丐。走京師。訪其戚某者。則同時犯案謫戍新

疆。流蕩數年。輾轉至江漢。乞於市。趙之鄰人沈某者。時亦爲乞。遇之。沈言一月前見趙子在此甚豪。尾之下江輪去。屠約沈共往覓之。沈不可。屠曰。彼產悉余家所刼。苟璧返。必與爾分。沈喜。從之。往來蘇皖間。卒不得。沈意漸怠。而屠志益堅。一日。至蕪湖某廟。天雨。有數人避入廟。操鄉音。出見。則趙子也。大喜。告沈。沈曰。不可。彼死。吾弗知其居。產何可得也。不如尾之。屠從之。雨霽。趙子出。二人尾至一處。趙子匆匆入。誌其里居。返而謀之。議定。夜半。撬門入。聞鼾聲起。沈往叩門。趙子起啓戶。叱問誰何。屠舉刃劈其首。裂爲二。有婦人出。大呼。亦殺之。因聚火焚屋。二人佯爲救火者。盡掠所有返。分訖。屠乃歸里。購小屋居之。未幾。所得貲漸罄。大懼。有屠某見而收爲徒。屠死。無子。肆屬周屠。周屠善營生。鄉之市肉者。必之周屠。屠後又富矣。然較其父產。弗逮千之一耳。

上海教民占田廬案

李超瓊。字紫璈。四川人。光緒時。以名翰林出官江蘇。機變有吏才。其折獄也。不規規於繩尺。常奇妙出人意表。令上海時。天主教民橫甚。前令卽以教案去者

也。李至。卽與神甫法人某極意交歡。抵任一月。案無留牘。獨教案悉置不問。邑人爭怪之。一日。有鄉民投狀。稱田廬爲教民某甲所佔。李諦甲惡。立擒而嚴鞫之。甫坐堂皇。一人投書公座。李受書。拍案大怒曰。我何人。此何地。強佔人田廬何事。敢以書來關說耶。取書。碎裂之。令役以亂棍逐投書人出。置甲於獄。不復問。

少選。神甫至。李執禮甚恭。而神甫殊負氣。卒然問李曰。我二人交情何如。李曰。善也。曰。然則何爲見辱。曰。不敢。曰。君自辱我。何復掩飾。李佯爲惶恐狀。曰。實未開罪。小人之讒。君毋疑焉。神甫作色曰。誑言。大罪惡也。君奈何故蹈之。君更不承者。余二人之交且絕。李曰。不知君意旨所在。明以告我。何如。曰。頃君擒甲將治以罪。有諸。曰。然。曰。甲非作奸犯科者。余有書請釋。君見之否。曰。書固見之。人亦將釋矣。曰。然則何爲辱余使。李訝曰。乃有此謠諑耶。君殊誤信。神甫大忿曰。君猶欲欺人耶。余書且爲君所碎。玆事安可假。李瞿然。探袖出原書曰。幸有此語。書固完好。謠諑可明矣。蓋李知神甫必有請托。平日往來之函。悉同式。故預

置一枚於公座。所碎者。非原書也。至是。神甫默然無語。李揶揄之曰。君不云乎。誑言。大罪惡也。尊使敢欺君。敎中亦有罰條否。神甫恧然曰。余爲此輩所紿。今歸。當盡除其名。甲聽君辦。不復乞情矣。李曰。謹如命。神甫既去。李復升座。提某甲出。笞一千。荷校一月。田廬悉判歸原主。更檢前此所延擱關涉教民之案。按名擒治之。神甫亦終不過問焉。

京師中興旅館案

京師正陽門外西河沿有中興旅館者。地當繁會。密邇東西兩車站。蓋從政者流謁選朝覲之所萃也。光緒乙巳春。一日有客至。操近畿音。而資裝殊少。館人以常客遇之。客居二十四號房。寡來往。日無所營。惟寂處。踰數月。未言去。旅館通例。客戒行。則給茶酒之資於侍者。常住者苟非聚博或他遊戲事。則侍者無所得。故侍者每喜新客。客居久則厭之。呼茶呼飯不時至。其慣習也。某日晨。二十四號之房門不啓。侍者問掌櫃。則門鑰未交。掌櫃以其積欠房膳金也。疑其遁。穴窗窺之。見衾簷未動。人横於地。時流行疫方盛。意必猝病致斃。

然何又自鎖其門。顧已見死人。則羣駭而呼。俄頃間。旅客亦麕至。有詢者。有詰者。有疑掌櫃挾嫌者。有責侍者不謹者。咸張口眵目。環集室外。百聲雜吪。喧囂不可止。

於時掌櫃排衆發言。謂寃有頭。債有主。人死於店。爲店主之責。無多言。決不爲諸公累。但客何以死。何以鎖門而死。事非驗不明。以吾之意。其開門。乞諸公爲之證。如可者。則令侍者開門。客相視無言。顧亦無他策。則羣從掌櫃呼侍者。伐鎖而啓門。

門啓。羣鬨而入。見赫然陳於地者。其旁有血跡。則又羣駭而呼。掌櫃曰。毋躁。姑視之。則羣卻立以觀。時則値此號之侍者。膽頗豪。且知無所逃其責。從掌櫃之指。迫而觀之。矍然曰。非客也。此德恆玉器鋪夥也。掌櫃從而察之。曰。噫。是矣。客何往。此德恆玉器鋪夥也。胡爲死於此。且有傷。客言事至此。宜鳴官。非然者。余輩且不敢居此。掌櫃亦曰。事至此。宜鳴官。乃令侍者守其室。至外城巡警總廳報之。

京城地面刑名事。向屬城坊。是年九月裁城坊。初置巡警部。設內外城巡警廳丞僉事各官。粗舉大綱。調用人員。半年少氣盛。常喜事。有案報。則隨往。時勘案者為行走僉事某。先行正式之勘驗。當據勘驗得中興旅館房屋一所。坐落外城右一區西河沿中間路北地方。計共平屋四層。西跨院平屋兩層。二十四號房。在中間第二層正房東首。隔牆小院。北屋一間。向東向南均不通別處。南窗兩扇。窗紙有穿孔。窗西邊朝南房門。門上布帘。門屈戌已毀。房內靠窗土炕。枕席未動。西牆方桌一張。上置茶壺煙袋零件。東牆櫈閣軟包筐子零件。房內單靠二方杌一。尸臥炕前桌旁。仰面右側。頭西足東。左足微曲。地有血跡。旁遺小刀一柄。又命移尸向光處。檢驗尸體。當據檢驗得死者李玉昌。年一十七歲。身穿藍夏布長衫。白布坎肩褲鞋襪全。尸身量長四尺三寸五分。仰面。面色白。致命左乳下尖刀傷一處。斜長七分。寬三分。深入內合面。穀道汚穢。餘無故。委係生前受傷身死。兇器小尖刀一柄。比較傷痕相符。

僉事勘驗畢。命將尸身掩蓋。行就地之研訊。於是傳訊店主。問姓。答周。問名。答

祥美。問何處人。答山東登州府福山縣。問年。答四十八歲。問此店爾親開否。答是。問若干年。答二十餘年。問店事何人經理。答掌櫃王小侯經理。小人往來店中。問家住何處。答順治門外廣積寺後身。問今晨出事時爾是否在店。答不在。聞報前來。問二十四號住客何名。是否認識。答住客陳興法素不認識。住店後曾經見過。問死者何人。曾否認識。答死者李玉昌門框胡同德恆玉器鋪夥計。常攜玉器包到店。認識。問與住客從前有無買賣口角等事。答小人不常在店。不知細情。要問掌櫃。問爾店敢有窩藏匪徒及容留來歷不明之人。答不敢。又傳訊掌櫃。問汝是王小侯。答是。問年幾歲。答四十五歲。問掌櫃幾年。答前年到店。今三年了。問何處人。答寶坻。問與店主如何相識。答買賣相識。問前作何買賣。答天興樓南菜館管賬。問因何到此店掌櫃。答在菜館時與此間店主常有來往。後因天興樓菜館歇業。本店需人襄理。遂由舊東保薦到店。問有無家屬在京。答小人家住寶坻原籍。問在城在鄉。答城東小池後。問時回家否。答到店後尚未回家。問二十四號住客果相識否。答小人認得。問何處人。答京東。問到

京何幹。答據說謀作洋貨鋪買賣。問何時來店。答今年正月二十四日。問住店是否半年。答五個多月了。問平日何人來往。答客甚寒。且土。有前門東義興成洋貨鋪夥計張姓。大柵欄豫祥南貨鋪夥計不知姓等。與他認識。問時常來往。答不常來往。問平日如何情形。答長日寂處時多。問向來出門。鑰匙有無交櫃。答向來出門。鑰匙一定交櫃。問與店中夥計相處如何。答買賣生意一樣招呼。惟久住不去。謀事無成。房膳錢並且短少。夥計們不甚瞧得起。有之。問有無口角情事。答飯店生理。來往卸載接送招呼。小店客人不少。夥計們知道規矩。不敢有口角情事。問李玉昌攜包串店。櫃上自然相熟。答櫃上夥計們人人認得。問與此陳客人有無買賣交易。答未有。問向不大叫進否。答有時叫進。夥計們知道。問何時犯事。爾是否在店。答櫃上鄭重向不離店。但二十四號房是個死院子。小人前後招呼。不能時常到彼。有時招料不周。今日早飯時。夥計們來問鑰匙。大家去看。方纔知得。問欠房飯錢多少。答三月有餘。約六百多串。問然則欠店太多。必然迫脅索取。答長年買賣。不在幾百串錢。夥計們不敢。又傳訊侍

者。問爾何名。答小人叫老王。問在店幾年。答兩年多了。問二十四號房。爾所值否。答小人與李三朱五同值第二層房。小人值東邊一帶。朱五值西邊一帶。李三承接往來。問出事時。爾定知悉。答小人當時不知。今早開飯。房門不開。始報掌櫃。一同入看。問爾既專值此房。豈有住客房內出此大事。爾竟聲息不聞之理。定係知情畏罪圖賴胡說。答小人不敢。小人疏忽是實。問有此理乎。答小人委實不知。問爾偕掌櫃入。是今晨何時事。答約晌午。店中開飯之時。問今晨尚聞此號住客聲喚否。答不曾聽得。小人只當他睡眠。問昨日何時之後。汝不曾到此號房。答昨晚飯後。小人到房拾掇家伙。泡茶掌燈。客人尚是好的。問此後便不聞聲息。答八點鐘時候。有山東孟老爺下店。官客堂客五位。僕從行李不少。正住二層正房。小人偕同李三朱五幫同照料。人聲嘈雜。是不曾留心得。問然則死者李玉昌。是爾認識。答小人與彼極熟。問昨日何時到店。答昨日來店。不止一次。小人們晚飯時。他尚看喫談笑。問此後如何。答此後小人有事。便顧不得了。又傳訊玉器店主。問德恆玉器鋪。爾所開否。答是小人親開。問姓。答張。

問名。答冠成。問幾歲。答六十二歲。問何處人。答保定。問在京開店幾年。答三十來年。問家住何處。答取燈兒胡同。問店中夥計若干。答小人親自照料。並無夥計。僅有學徒三人。問如此。死者是學徒否。答是。問到店幾年。答十四歲到店。今年十七。有三年了。問此人平素如何。答老成小心。在店甚是得力。問可惜了。昨日何時離店。答是。甚是可惜。昨日是早晨離店。問有無攜帶貨包。答攜帶貨包。問內有何物。爾自當有賬。答是。小人親手交與。小人記得。當呈貨單一紙。內計漢玉鐲三隻。翡翠玉鐲二對。漢玉搬指一隻。翡翠搬指三隻。白玉皮翎管二個。白玉翎管一個。翡翠煙嘴五個。翡翠朝珠全串。珊瑚紀念四副。翡翠佛頭二副。碧霞佛頭一副。翡翠押髮三根。翡翠如意簪一根。白玉匾簪一根。玉皮大簪一根。各項煙壺四個。各項手串五副。翡翠耳挖簪籤零件十六件。白玉帶頭一個。翡翠帶頭二個。白玉皮帶頭一個。各項戒指等零件十九件。蜜蠟朝珠全副。金珀朝珠全副。桃核朝珠全副。以上約估值銀一千二百兩。僉事閱畢。問有無銷售。答此是早晨攜出之物。在外一日。不知有無銷售。問向來店中何時檢貨。答

晚歸報賬檢貨問如此。攜貨出店。當晚必需回店歸賬。答有時亦不一定。緣李玉昌家住西河沿西頭。尚有孀母。只此一男。有時便住家中。到次日。一併歸算。問何以昨晚不歸。爾不曾查問。答小人過十點鐘。回家過夜。當時未曾查問得。今晨到店。以爲是彼住在家中。亦未詫異。晌午。此間店夥報信。小人趕忙前來。得知店主已經報案請驗了。留此聽傳。

尸母李張氏喊訴孤苦。求伸雪。傳令候諭。因諭店主曰。事出汝店。店主莫可辭責。著先繳銀八兩。給尸母領尸自行棺殮。店夥老王帶廳聽候緝兇質訊。餘人保釋。諭畢。僉事歸署中。人已散値矣。

檢察某者。以巡警部衛生司主事兼巡警檢察事。値夜班。留廳署。僉事與談。告以適所檢驗事。相與研究之。檢察曰。從來江湖無善士。店家窩匪爲匪事常有。不可信。死者之爲玉器夥。無確證。貨包已失。可揑造住客爲誰。我輩未之見。使我爲政。今日必帶店主掌櫃歸。僉事曰。不然。店客固不一。此號客。曾有見之者。有與往來談笑者。玉器夥。更有曾與交易者。店主縱爲惡。不能盡掩諸客口。以

我所見此號客不獲。終難水落石出也。檢察曰。不然。君之意。以爲房屬此客住。有死者。縱非手所殺。必有關涉事。以我見。如所語。此號住客。在店已半載。欲爲姦亂。何不早措手。且欠房膳金。境蓋迫。彼能殺人。何若是之窘。僉事曰。不然。客殺人。非我所敢臆。特與此案不能無所涉。使非然者。胡爲事起而人逸。以我見。參子語店事誠不敢盡信。或知其隱而故縱。所謂房膳金者。乃以自卸責。以明客之遁。於店爲無益。斯可以免詰。我今悔不帶店主或掌櫃。得與君共訊之。檢察曰。是亦毋須。如君語。此客必有其人。得其人。案自了。我輩今且思之。客之遁。出何道乎。將走漢。將走津。僉事曰。不能。客無篋。檢察曰。將匿於他店乎。僉事曰。不能。貨包所到。必有識之者。檢察曰。妓寮乎。僉事曰。亦不能。宵尙可。不易爲終日計。檢察曰。其荒野乎。小窪之南乎。天壇之間乎。或有之。寺刹之中。貧民之家。殆不易有消息也。檢察則轉念曰。是亦不能。彼攜玉器。適荒野。誰用之者。僉事曰。迂哉。彼攜玉器而必如常法以求售者。今日一日。我輩早獲之矣。語次鐘十鳴。檢察曰。吾今且巡班。無暇與子參悶謎。行矣。明日談。則易其制衣革韡橐橐

而自去。

僉事者。家於晉。子身留京。宿逆旅。時旣晚。則亦無歸意。躑躅室中。輾轉所檢事。倦而坐。復起行。旋又倚榻而假寐。自語曰。遁乎。必遁。無留京理。何往乎。近畿一帶。騾車乎。步行乎。不能。是將遁。必謀速。何物最速。汽車乎。南走漢。東走津。則離京矣。吾何從而弋之者。屈指計之。其離店已一日矣。遁津乎。匪特津也。登舟矣。遁漢乎。宿彰德矣。吾何從而弋之者。瞿然曰。此予至部第一件承辦案也。萬不可使遁。萬不可使遁。雖然。遁矣。遁矣。轉念曰。速乎。或猶留京。徐一日以定所向乎。自解曰。亦不然。玉器一包。縱如單所開。不足以供大策畫。仍易錢耳。賣之乎。果客也。彼無售處。質之乎。於理爲近。雖然。所攜又太多。將啟質庫疑。非也。非也。躍然起。坐於榻。曰。我愚矣。彼離京而售。誰識之。憮然曰。漢口乎。大商場也。雖然。太遠。亦不然。沿鐵道而數。隨處皆可售也。彰德乎。果南走。今日必售之。彰德。今吾何術以遮之者。聽之而已。或東走乎。得之矣。有電話在。雖不在津。盍一訊。急起行。向牆而立。傳電話至津。

僉事方傳電話。檢察躍而入曰。事乃大快。僉事曰。何如。檢察曰。適所言者。吾已得之矣。僉事曰。何如。檢察曰。適出門。吾順道南轉。過天壇。則有至可疑之跡。發於道旁茶棚。僉事曰。何如。檢察曰。夜深矣。乃有坐而啜茗者。審視之。則其人所攜者。玉器包也。吾乃執以俱來。僉事曰。有是乎。人何在。待吾訊之。

僉事出訊所獲者。供爲琉璃廠大升玉器鋪夥京東人楊立三。晨攜包出店。在果子巷口。値其戚永定門外王某。告以要事待商。因偕至其家。則以新生子三朝作湯餅。堅留晚酌。及歸。已日暮。路長行倦。在天壇旁茶棚啜茗。突蒙巡班老爺拏案。僉事方遲疑。欲提旅館侍者質訊。檢所攜玉器包。見所攜玉器。有與德恆號開單相符者。反覆閲。忽覯包裹角上有戳記。審之。則大升玉器鋪也。乃責之曰。巡警新章。十鐘後。店鋪均掩門。不得有串客人等。攜包出外行走。汝爲店夥。豈不知。乃猶攜包啜茗乎。是宜懲。不汝貸。於是値役執黑索。擁立三以去。

僉事退。面檢察。檢察愕然。曰。君何不一訊之。僉事曰。訊之矣。檢察曰。否。予所謂者。旅館事也。僉事曰。此非德恆鋪貨包。攜貨包者。遍內外城皆是。何能一一訊

以旅館事。檢察曰。拙哉。君之承審也。罪人肯持明證以示君乎。有店夥在。胡不質之。僉事曰。然。罪人斷無持明證以示吾者。君盍思攜貨包者。遍城內外所攜貨包。決不假他人手。人殺德恆店夥。何處得大升店包。縱已彌縫。曷不取他袱易之。尙留此玉器之包。藏其殊別之點以示君。而待予之反覆詳審也。檢察曰。雖然。人情鬼蜮。安知不與旅館通。竊人袱以爲嫁禍計乎。僉事曰。然。如君言。人皆莫我拙。我作旅館侍者。將證我店主與殺人賊謀耳。檢察曰。審判事毋寧信人爲惡。僉事曰。人猶在所。明日任君爲之。何如。

明日。僉事奉堂官命赴天津。查此事。既登車。則見別一車之裏門角。坐一人。左手貫翠玉鐲。色燦然。攜黃布包。面左向。不可覩。至津。方下車。則遇天津警長。僉事握其手而勞之曰。在此不可談。試觀彼。警長順其指。急釋僉事手。奔而前。突阻一客之路。客何人。卽僉事車中所遇之人也。

客惶然顧。曰。胡爲者。警長曰。無他。談話耳。汝不觀我衣警服乎。汝何爲者。自何來。客期期曰。通州。警長曰。通州乎。然則客昨宿京矣。亦聞京城有事乎。客曰。未

聞。我未宿京。徑來耳。警長曰。徑來乎。則吾將問汝。汝何時登汽車。客曰。今晨。警長曰。經何處。客曰。不經何處。警長曰。至津始下車乎。客曰。然。警長曰。來津何事。客曰。將訪戚友。警長曰。何人。客曰。姓王。警長曰。止。通州抵京有鐵道。通州抵津無鐵道。此爲京城東來第一次車。在京七時三十分開行。京通車尙未到。汝由通州來。安得今晨上車。安得不宿京。客曰。否否。我固宿京。適語訛耳。警長曰。然。汝亦宿京矣。吾問汝。汝何處人。客曰。異哉。我不云通州乎。警長曰。通州矣。然則鄉乎。城乎。客曰。我耕者耳。惡得在城。警長則疾指其腕曰。汝耕者乎。是胡爲者。客立變色。曰。是。是固非我有。警長曰。非汝有乎。顧是物乃至有關係。吾料必有二。汝無恐。吾將搜汝衣。客曰。不能。警長曰。不能乎。試觀吾身。吾今以警權禁汝。不容汝不能。少選。巡警麕至。觀者如堵牆。巡警驅人。人略退。圍立成環形。各引其領。張其目。巡警褫客衣。於懷中得同式之鐲三。若手串。若煙壺。凡玉之類若干具。警長則攫其黃色之包以授僉事。乃以所搜得布之地。指以問客。曰。鐲有三。胡爲貫其一。凡此零星物。汝之耕。豈種玉者。客顫其聲曰。寃哉。是吾舅氏屬

我攜津者。我惡得有是。警長曰。汝舅何業乎。客曰。玉耳。警長曰。設肆於何處。客曰。通州西門大街萬利。紛擾間。僉事已展包。尋其角。則固門框胡同德恆字號也。乃止。警長曰。得之矣。字號已符。復何遁。且舉包以示客曰。京城門框胡同德恆玉器舖夥計李玉昌爲人所殺。失其玉器包。吾方奉文捕汝。汝不信。盍觀此。則啓其襟。出文書。露一角。曰。汝萬利。今不利矣。顧警長曰。請子令且寄所。於是巡警四人趨而前。執其人。挈其贓。而羈之於車站巡警派出所。

警長語僉事曰。君爲此來耶。僉事曰。子車何在。能同乘否。警長曰。可。出站。則有馬車在。二人同升。御者請所之。僉事謂警長曰。今且詣貴署。御者諾而行。僉事乃出所懷之文書展以示之。曰。是固非爲彼也。警長取閱。靦然曰。乃爲此耶。此早具而待。俄頃。車及門。相將下入辦事室。少頃。進午餐。餐已。僉事別警長登車。警長則派巡警二人挈人與贓從之。

閱三時。僉事乘車至京師前門矣。天津巡警二。車站巡警四。或挈黃布包。或持翡翠鐲。縶一人。從車後。經大街。折而西。以至於外城總廳之公署。

入門。則聞詰責聲。蓋方訊事也。僉事問同署中人曰。有案耶。則答曰。昨事耳。君不知耶。檢察公以子爲懦不任事。昨夜已詣宅。特遣君至津。今日彼爲政矣。曰。咄。彼傖父。乃以我爲懦。試觀懦者之所爲。語未畢。檢察已退。突見僉事。道勞苦。僉事曰。有少事。幸恕我。容後談。則出訊所獲。提店夥老王質之。一鞫而伏。疊供。立詣部。回堂。堂官曰。君曾詣津乎。僉事曰。歸矣。堂官曰。何速。僉事曰。今晨接知會。卽乘早車往。不敢遲。堂官曰。昨午一區案。須速訊。僉事曰。已破獲。堂官曰。某所訊耶。吾固遣助子。僉事曰。否。僉事昨勘歸。已略得端緒。卽傳電話問津局。屬在車站留意。今晨出。乃適與逋犯同車。當會津警執之歸。頃已取供。謹呈閱。

堂官受而讀之。其詞曰。外城巡警總廳呈。所有右一區呈報中興旅館住客殺人刦物兇犯脫逃案一件。相應據敘勘訊情形。摘錄供詞。開具清單。呈部核明奏咨辦理可也。謹呈。至其清單之所開具者。則曰中興旅館住客陳興法殺死德恆玉器鋪夥李玉昌刦去貨包乘間脫逃一案。僉事上行走分省知縣某某

據勘得。空中解廳研訊。據兇犯陳興法供。年四十七歲。通州人。父母雙亡。兄弟俱無。妻子已故。向在通州西門大街德成洋貨店生理。去年臘底該店折本閉歇。在通無處謀生。今春正月。由通來京。住居西河沿中興旅館二十四號房內。這幾個月來。旅費告竭。在京尋人不著。告貸無門。正在進退爲難。這死者李玉昌。與小人素無仇隙。禍緣當日店中到有大批客人。聲勢煊赫。行李衆多。店中招呼不開。這李玉昌在院中站不住。便到小人房內閒談。取笑小人鄉下人沒中用的材料。小人羞憤成怒。不合與之口角。順手取切白肉小刀。作勢威嚇。一時失手。刺中左胸。登時倒地斃命。小人見勢不佳。見財起意。取得這李玉昌所攜玉器貨包。思量逃走。恐怕被人看破。將房門仍舊鎖上。溜出店門。店中人雜。無人留意。小人出店後。冒充賣貨。在小李紗帽胡同喜順下處混過一夜。次早明知有人查問。不敢露面。卽至南小窪龍泉寺一帶藏身。第二夜聞得廳上已經獲人。希圖脫走。當到東車站搭通州車。情急慌忙。誤購天津車票上車。意圖到津再走。後見有人上車。認是廳上老爺。情知不妙。車到楊村。等候交車。心想走

下。適車門被老爺攔阻。不敢闖過。到津後。即蒙盤詰獲住的。茲蒙提訊。小人不敢虛捏。總求恩典就是所供是實。堂官閱畢。交僉事。曰。辦事殊迅速。昨者某某言。方以子爲懦。僉事曰。使大人訓誨。幸獲耳。堂官曰。是宜補店主諸人供。僉事曰。是特先請示。尙容敍稿。堂官頷首。僉事出。乃面檢察曰。何如。檢察拱手曰。讓君一籌。幸恕唐突。僉事曰。豈敢。是亦幸耳。雖然。奇情異想。余終讓子。特天下奇事少而常事多。客則客耳。殺人則殺人耳。必求特異之情。非常之謀。以推其事之眞相。而眞相乃愈遠。如斯案者。吾不敢謂不得力於余之拙也。檢察唯唯謝過。於是備文呈部。如例辦結。

懷寧甃倪玉貞案

安徽懷寧縣之五道街王某。官京師。物故久矣。有子曰樹屏。未受室。坐擁貲產。姊曰麗芙。長樹屏一齡。樹屏幼讀書。麗芙隨母習女紅。母年邁多病。因吸鴉片。麗芙司其事。久之。而麗芙亦隸名於黑籍。樹屏體素弱。不能多讀。師恆放任之。暇輒隨姊吸煙以爲樂。麗芙時年十九。情竇漸闢。而曖昧之事。遂鬨傳於外。所

憒憒者。其母而已。

麗芙夫家梁姓。亦宦族。梁氏子就學於某校。麗芙既嫁。樹屏日益憔悴。母不察。急思爲之擇婦。有舊戚倪氏者。世業鹺。家亦富厚。女曰玉貞。年與樹屏相若。遂論婚焉。問名納采諸禮咸備。母乃使人迓麗芙返皖。襄內政。壻以就學。不能偕來。麗芙歸。往樹屏室。責之曰。今而後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茲與汝約。苟與新婦諧伉儷者。吾將以白綾繫頸。畢命汝前。吾魂必蜿蜒於汝夫婦之床笫。樹屏聞之。俯首不語。

花燭之夕。麗芙引樹屏至祕室。誡以勿與玉貞綢繆。樹屏曰。我可從命。然亦安足使姊之不疑。曰。我自有術。於是出紅線數縷。爲樹屏縫其私。作小結束。曰。汝自去休。晨來。我將驗汝。樹屏不得已。謹如約。天明。樹屏急往就麗芙。袒衣使驗之。麗芙大樂。自是麗芙實代玉貞之職。久之。玉貞察樹屏舉動而大悟。言語間。遂不能不謗及麗芙。而殺機於是伏矣。

光緒丙戌五月六日。凡爲父母者。例接其既嫁女以歸寧。及暮。玉貞歸。微有酒

意。樹屛忽與麗芙計議。將死玉貞。麗芙曰。計安出。樹屛曰。彼嗜飲。若再以酒促之。俟其大醉。我扼其吭。姊以羅帶縊殺之。以暴疾告其家。大事畢矣。麗芙允之。樹屛乃含笑入玉貞房。備極親暱。復命婢令庖人進饌備酒。未幾。夫婦相對。觥盞交錯。樹屛累以大杯相勸。玉貞連進數觥。而玉山頹矣。樹屛令婢去。曰將就寢。少頃。麗芙來。樹屛急起相迓。詢之曰。擕繩未。麗芙曰。否。言未已。覺窗外忽有窸窣聲。麗芙命樹屛出視之。良久。笑語麗芙曰。外有蛇。蜿蜒蕉葉爾。麗芙忽要語樹屛曰。試捉之。樹屛如言。馳入室。麗芙手已握剪。使樹屛以蛇持近玉貞口。已則以剪斷其尾。蛇負痛。奔入玉貞腹。玉貞遂騰撲於床。不三五擲。死矣。時已破曉。樹屛令麗芙遁。呼侍婢。告以暴死狀。訃聞於倪。玉貞母率其媳齊氏來奔喪。察玉貞死狀。憤不能平。鳴之官。懷寧令往勘。時腹已腫。乃盡褫上下衣。反復詳視。無傷痕。口齒亦無毒質。官將訶責倪。其媳注視死者下體。忽大呼曰。結褵近一年。而小姑身猶處子。何也。時樹屛色頓變。一訊而服。乃械之回署。繫於獄。樹屛百計請託。有爲之致書於令者。樹屛又重賄倪。倪以案無佐證。亦不苛求。

而樹屏遂出獄。與麗芙相狎如初矣。

秋瑾寃死案

山陰秋女士瑾之死。爲紹興守貴福所殺也。桐城吳芝瑛女士經紀其喪。芝瑛確訪其事而知爲寃。蓋秋自被逮後。卽入山陰獄。次日夜深。正商明禁婆。爲解刑具。具紙筆作書。忽聞叩門聲急。禁婆隔門與語。答以覆審之事。趣禁婆速啓門。門闢。燈光燭天。兵士列隊。如臨大敵。禁婆入見秋。戰慄不能出一言。秋曰。汝勿怖。待我出門往觀。及獄門。知有變。語兵士曰。汝暫息燈。容我凝神片刻。有語問縣官。及見令。詢以予犯何罪至此。欲一見貴福。死無憾。令曰。吾極知汝寃。無回天力。奈何。且事已至此。見貴福。胡爲者。秋迺與令約三事。一請作書別親友。一臨刑不能脫衣帶。一不得梟首示衆。令許以後二事。秋謝之。卽有兵士前後掖之行。秋斥曰。吾固能行。何掖爲。及至軒亭口。秋從容語刑人曰。且住。容我一望。有無親友來別我。乃張目四顧。復閉目曰。可矣。遂就義。時光緒丁未六月下旬也。秋爲貴之義女。嫁湘人某。

色旺落爾布桑保被殺案

光緒時。蒙古科爾沁圖什業圖親王色旺落爾布桑保者。爲哲里木盟盟長。奢淫貪虐。役使蒙民。土木繁興。備極壯麗。廣購珍玩服御花木奇石。遠者求之閩粤。近亦輦自京師。蒙民皆自備資斧以供役。偶損失。必責賠。或處死刑。嘗以小過笞人至死。需索不遂。縛其人置闇室。令瘐斃以爲快。好漁色。多內寵。其嫡福晉拉什曼都克久失寵。三福晉擅專房。多預外事。拉什曼都克以是尤怨色旺落爾布桑保矣。

光緒庚子八月。扎薩克圖旗就撫匪首王洛虎剛保森保等復叛。殺掠各盟旗。色旺落爾布桑保大懼。急募壯丁自衞。辛丑三月。以欠餉久不給。衞兵譁變。台吉額力登烏卓勒等久蓄異志。至是遂招集散兵作亂於貝勒海畢。色旺落爾布桑保與近侍夜走鄂遜鄂爾圖廟。亂黨追及之。色旺落爾布桑保不得已。誓改過自新。書手諭令近侍西郎阿持示亂黨。亂黨裂其書。大呼曰。此時悔過。無及矣。宜速自決。色旺落爾布桑保遂引帶自決。護印協理台吉以色旺落爾布

桑保暴虣告幇辦盟務札賚特王。且上盟長印信。五月。札賚特王呈理藩部代奏。得旨權補盟長。而色旺落爾布桑保無後。以喇嘛業西巴丹承繼。議定。尙未行也。時已革副盟長扎薩克圖王烏泰方避亂黑龍江省城。聞變。思復得盟長。且嫉札賚特王之倉卒出己上也。卽疏陳亂狀。並擅以己意推舉盟長奏事之權。疏入。德宗始知色旺落爾布桑保非考終。十二月。派兵部尙書裕德馳驛前往查辦。哲盟盟長由達爾漢王暫署。

壬寅二月。裕德至奉天。以亂黨花里亞蓀等實逼其自縊。罪有主名。分條具奏。事下刑部理藩部速議。磔花里亞蓀。斬花連托克托呼約木加卜三人。從犯論罪有差。福晉協理台吉及扎賚特王均原情免議。十二月。奉天將軍復奏。以業喜海順承襲王爵圖旗。事略定。未幾。而丹賚尼瑪爭襲之案又起。丹賚尼瑪爲色旺落爾布桑保之從父。業喜海順雖於色旺落爾布桑保爲從子。而服屬已疏。徒以詔事福晉。得越次承襲。丹賚尼瑪心弗平。欲以其子代之。獄事結後之三年。爲乙巳。丹賚尼瑪以協理台吉等實主持弒逆。蒙蔽內外。愬

於肅親王隆懃。時隆懃方奉命赴蒙古查辦事件也。初花里亞蓀等之誅也。伏法者僅四人。諸從逆者多逍遙法外。或且迎福晉意旨。擢顯秩。握重權。蒙民益不平。隆懃以案已奏結。不容更有變。而蒙民勢衆。又不可容其紛擾。乃屬其事於盟長札賚特王。札賚特王以強力制之。衆愈怨。協理台吉又嗾使福晉攜業海喜順至京。訴於理藩院。復籍沒與丹贊尼瑪連名呈控者數人之家。民怒愈甚。遂糾衆醵財。資丹贊尼瑪入都控告。丙午十二月。奉天將軍奏革丹贊尼瑪台吉。丁未正月。丹贊尼瑪與其台吉十人皆爲步軍統領捕獲。奏交理藩部審訊。而丹贊尼瑪之子婦噶吉瑪復爲其翁訟寃。同時復有人奏參丹贊尼瑪威逼親藩。遂奉旨一併交奉天將軍訊辦。丹贊尼瑪既被捕。其家屬遂與俄人多必索夫訂借款項。爲訟費。訂明攤派牲畜一千匹以償。然牲畜籍沒者既不可得。其未籍沒者亦被禁不得出境。乃謀聚衆強取。怨毒相尋。傚擾日甚。協理台吉等既聲稱丹贊尼瑪連結俄人謀寇蒙境。俄人復照會官府追索牲畜。於是盜賊交涉逆案爭繼。乃混合而爲一。俄人至奉天防營。拿獲丹贊尼瑪長子必

利圖及從人七。搜其身。僅土槍七支。鉛彈三十六粒。而翼長某銜部下邀功之請。遽指爲逆匪。請予駢誅。東三省總督以爲此皆奉旨飭拏之犯。不應含混就地正法。批交奉天府訊辦。久之。始訊明丹贊尼瑪爭襲妄控及強取牲畜擅縛蒙員情事。惟謀叛事實無佐證。判決丹贊尼瑪與必利圖均監禁十五年。其俄人交涉。別由交涉司議結。奏聞如議。

鹿文端查辦貽穀案

光緒丁未戊申間。領軍機者慶王奕劻張之洞袁世凱外。尚有鹿傳霖。鹿謹厚而性崛強。雖委蛇樞府。無所建白。查辦貽穀案。頗見頭角。貽爲理藩院尚書銜綏遠城將軍兼墾務大臣。嘗責令蒙旗報効地畝。又設公司。以賤値購買及出售。則往往得善價。家本饒裕。至是益富。尋與副都統文哲琿不協。文遽以婪贓劾貽。孝欽后命鹿查辦。貳之者爲紹英。鹿乃奏調故吏樊增祥隨行。樊參謀帷幄。其一切查辦狀況。具見奏摺。然貽獨能再接再厲。終得脫身。蓋金錢之魔力爲之也。鹿諡文端。直隸定興人。

寧德甃羽士案

楊紹煊。寧德人。家殷實。所居。去縣數十里。宅後有園。極曠奥。紹煊性恬穆。吟嘯其間。儵然也。園之左有塘。人以楊氏塘呼之。

某歲夏。有一羽士丐於其門。索無厭。紹煊叱之出。羽士詬之。家人忿。鞭焉。羽士遂佯死。臥隴畔。久之。踉蹌去。翌日。塘中得一尸。服羽士裝。郡人莫能隱白之里正。里正固嘗與紹煊涉訟不敵。欲報之者屢矣。且微聞其鞭羽士事。遂報之縣。謂紹煊甃羽士於塘。縣宰得牒。逮紹煊。責楚無虛日。爲之訟冤者並治之。紹煊不勝苦。將誣服矣。

定讞之日。適羽士復來寧德。里正悉之。懼事且敗。乃賄以金。趣之去。人固莫之知也。無何。縣聞之郡。郡守鄭某以清介聞。見而疑焉。發尸重勘之。背現傷痕。大如盆蓋。椎擊者。時里正亦在。見狀色陡變。且強辯不已。蓋紹煊鞭羽士固不得有椎痕也。守知有別情。且疑里正所爲。詰之不少承。掠之不承如故。鄭乃使人夜抵其家。作鬼語。里正素神鬼神者。遂吐實。蓋死者爲其友。里正嘗貸其家。至

是索償里正無以應。乃以稚甕之。且爲之服羽士服而墮於塘中也。乃釋紹煊。置里正於典。縣宰及詭爲證者咸論罪。而羽士亦渺矣。

鄭贊園審私種鶯粟案

鄭贊園令連江時。以清靜爲政。務與民休息。摘奸無遺。尤具折獄才。一日。有呼於堂者曰。吾罪人也。以無子故。誤繼族姪。有飯不得食。有衣不得衣。訟四官。不能直。今且以違禁訐吾於禁煙長官。將豬（字出禮記謂毀壞也）吾廬矣。視其人。則白髮皤然。鄉中一老叟也。問姓名居里。則王姓義名。世居琯江。其地爲由福州入連之往來孔道也。

時煙禁嚴。私種鶯粟者。多下種暗陬。有密報者。驗得實。沒其田入官。即徵價於鄉之富室。以十分之二賞報者。種戶逃避。則撤其廬焚之。以餘椽斷瓦列道旁。爲故犯之戒。鄭與道委禁煙員林某方出巡。以要公先歸。林取道琯江。將巡視諸鄉。清近城毒卉。聞老人言。知王義所居地。即林所巡處也。急命輿出。命義後隨。沿途問其姪何名。以質對。且行且語。不二時至矣。鄉中聚父老甚眾。見先驅

至。皆譁曰。縣官來矣。今日不死質。吾屬不得安枕也。鄭輿行近王氏祠。見鄉民集者愈衆。圍繞祠門。輿擠不得前。隨行者喝讓道。鄭急止之。步行入。見林與質俱在。林色甚怒。坐定。告鄭曰。質報其叔私種。吾欲往視。鄉民擁塞祠門。不聽出。非嚴治其首。後此諸鄉。皆不得往矣。言畢欲起。鄭笑止之。謂質曰。爾叔在是。爾何不將其私種地及種畝若干。明證吾前。有吾在。爾叔不敢仇。吾且厚賞爾。使得貲返。質曰。吾叔剛愎。吾累諫不從。今懼累來言。非爲賞也。鄭曰。爾能導吾往視乎。質曰。吾叔黨盛。門外皆助叔者。吾出。必爲所困。鄭乃謂義曰。爾無犯禁。何以衆阻官不令散歸。吾先以違抗治爾矣。質聞言。大悅。義快快出。鄭命警兵隨之。使私慰義。義至門外。呼曰。諸鄉鄰且歸。聽縣官出。縣官明察。且爲吾昭雪也。衆未信。義乃就其中年長者耳語良久。年長者復告衆。衆乃散。

方義出時。鄭復問質曰。爾叔富乎。曰。富。爾繼爲子幾年矣。曰。九年。曰。相待如何。曰。始甚佳。後復娶妻。欲自生子。乃置我不問。曰。今尙同居乎。曰。雖同居而緩急

不相通。我自爲計。叔不加恤也。鄭頷之。適義入。問曰。衆散乎。義曰。散矣。乃顧曰。爾二人可與我同行。

既至。見田在大道旁。以新秧未布。舊歲遺藁。尙寸寸留地上。質指田之後塍。有小畦二。土纍纍然。遠視。無所見。近察之。果有煙種。義欲有言。鄭禁之。適林至。鄭與之指點村莊。言他事。良久。忽指一巨室。問義曰。此爲爾居乎。義曰。是。鄭曰。吾適行疲。爾所居較祠近。吾欲小憩。爾可爲導。義諾。鄭命質同行。時鄉民觀者甚衆。見鄭欲至義家。皆從之。

至門。見閈閎甚峻。入其庭。兩旁皆積粟倉。倉側小屋數椽。廳事雕漆甚麗。惟無陳設。坐定。四顧甚久。忽問質曰。爾屋何在。質色變。不卽言。大聲促之。乃指倉旁小屋。鄭立起。招林同入。見一婦色倉皇。方以手探竈下。逼視之。則鶯粟種一束。有未破者。有已破取其子。但存外殼枯榦者。牀下煙盤一。煙膏及煙具皆備。鄭命人持出。質見事敗。色甚慘沮。然尙欲狡辯。鄭復命搜其身。得一小包。尙餘鶯粟子無數。乃指質笑曰。爾尙何言。爾言叔富。彼非窮無復之。豈肯鋌而走險。且

私種者多在荒僻。孰肯於官道旁。明知必沒收。以廣沃良田。輕擲爲此者。況他處苗已徑寸。彼所種者獨未發芽。當此春雨纏綿。豈有歷時既多。而煙畦土尚塊塊鋤痕。久不溶解者。爾煙容滿面。蕩產破家。爾叔難滿所求。積嫌已久。聞禁煙員蒞臨。故臨時爲之。欲以是爲邀賞資。且陷爾叔。今奸謀盡露。罪無可逭。爾縱欲不承。能爲爾恕乎。質面色慘白。不敢復言。乃命護勇縶之。先押歸。少頃。亦至署。檢舊案。則義告質吸煙蕩產事。卷盈尺。明日。瑄江人聞質被收。來訴其盜牛偸菜者。又數十家。提質出。判如律。置之於獄。命義別擇賢嗣。案既結。一邑稱神明焉。

霍三明四串騙案

霍三者。正紅旗漢軍副都統霍倫泰。明四者。法部主事明安太也。宣統己酉。冀州有寇李氏者。以其夫恆禮病瘋。爲族人合謀霸產。曾起訴於冀州保定各審判廳。案雖結。李不甘也。乃入京謀上訴。爲傭婦王張氏所知。告以倫泰安太至有權力。若相助。事必濟。李乃乞爲介紹。先後與倫泰安太相見。二人利其多金。

乃串騙之。未幾而李悟。倫泰之姪錫恆謂若發覺。禍且連及。因嗾恆禮誣告李有戀姦圖害情事。倫泰又謀刼李。鬨於大理院門前。爲院所知。乃將倫泰安太奏革歸案。前後所騙凡八次。贓銀萬餘金。乃判決倫泰安太各除本身旗檔。發巴塘効力贖罪。餘定爲二年半徒刑。

林王祖塋案

浙東有林王二姓者。聚族而居。林族大而貧。王丁少而富。其祖塋皆在村北。阡陌相連。每春秋佳日。則二姓男女羣聚致祭焉。忽村中來一堪輿家。自言能相陰陽二宅。爲人決禍福。林族有神其說者。告衆。令至祖塋視之。相其前。嘖嘖贊不絕。登其隴。忽大驚。環顧久之。指其後一塋曰。此誰氏墳也。衆以王對。點首至再。曰。且歸言之。既至村。衆爭請其說。堪輿家曰。貴塋吉穴也。主十世大富貴。惟壓於王氏。故族雖盛而無大貴顯。十年之後。王將衰。能以此時夷之。貴族其興乎。林族厚謝之。遂與王族漸不相能。有佃王氏田者。相戒不納租穀。祭之日。王

後至。則林氏男女據其墳先至。則撤其祭品擲之。王亦憤不相避。於是每祭必鬬。每鬬必訟。然林貧。訟不得直。王丁薄。鬬則每敗。肇釁非一日矣。宣統辛亥。秋祭。有田翁者。欲聯二氏之好。令各異時日而祭以息釁。王許之。而林欲佔先。且命王於致祭之前。必告林。代定時日。田返。傳述。王之衆大憤。與議者皆曰。是欲滅吾族也。彼得先祭。吾已示弱於人。復聽定時日。彼故擇凶辰。吾族必受其害。畏敵自禍。祖宗將不血食矣。議久之。卒相持不下。王之族衆。告於先靈。誓以死抗。乃謝田。仍期以同日致祭焉。至期各戒備。以壯丁上墳。老弱皆不與。林衆至盛。男子皆嚴裝執械。如臨大敵。王氏怯不敢前。欲待其旣祭。後至以示退讓。忽見林衆大集。聚議久之。草草致祭。令撤具者先回。餘衆揚械直前。徑突王村。王衆大驚。王村夙以防盜故。徧樹木柵。乃急令壯丁居前。閉柵守之。林衆至。不得入。縱火焚其柵。柵燼。林衆大呼。潮湧而入。王氏不支。守者皆奔。林衆復焚其廬。追亡逐北。男子死者十餘人。乘勢姦淫。掠牲畜財物無算。滿載而返。行經村北。鋤王氏之墓。立平之。王村火猶未熄。會鄰人奔救。力滅之。

王氏奔逃者亦稍集。乘夜告於邑。邑令大駭。檄召營兵。肅伍往。王氏檢男女死二十六人。廬舍焚三十家。財物牲畜被掠。値十餘萬。令報省。撫命窮治。以林氏族衆。恐譁變。議以大兵駐其村。令未下。有先告林者。林大恐。闔族聚謀。欲縛獻首事十餘人。繳還所奪。求免深究。請於令。令將許之。召王氏族長告焉。族長大哭曰。吾族被此慘禍。其釁實肇於祖塋。今祖宗骸骨無存。縱死者得償。生者復業。於事何補。令再三勸諭。令姑商於族衆。族長出。復入。堅執前說。王氏男女數百人環跪前門。哭聲震天。請爲先靈昭雪。令慰遣之。密報撫。以兩姓村居密邇。恐嚴治之。仇益結。且詳敍林氏所請。求暫緩兵。復密諭林族。檢拾王塋殘骸。備修築用。然骸旣無存。首事者十餘人聞縛獻之說。皆乘夜遁。令大窘。撫以巨案久懸。下檄嚴催。繼知首犯盡逃。以辦理不善。褫令職。復委專員以兵往。追繳所刼贓物。王氏宅有被焚者。令照數賠築。復於鄰邑獲首事十餘人。立斬之。案旣定。諭兩姓勿再修怨焉。

商務印書館

第十冊

吏治

爵秩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稗類鈔

吏治類目錄

	頁
朱之錫督河	一
李贊元捕段世昌	一
李敏達治盜	一
鮑鈔賦詩不廢吏事	二
楊雍建高要治績	二
王國安摘伏如神	三
于清端問民疾苦	三
于清端捕盜	四
于襄勤善政皆實	四
吳興祚歷官治績	五
李文襄活民一百二十餘萬	六
陸清獻待完糧之民	七
葉燮寶應治績	七
繆燧宰定海二十二年	七
董訥做好官	八
王澐扁舟出巡	八
沈端恪籌臺	八
張連登捕王爾錄	九
徐文敬撫汴治績	一一
施世綸所至民懷	一一
楊鬱爲固安一好官	一二
陸琦深得士心	一三
趙恭毅問政得失	一三
陳汝咸爲好官	一四
鄂文端治盜	一五
郭廷翥爲青天	一五
乾隆初旗籍督撫得人	一五
簡儀親王重民事	一六
陳文勤爲百姓哭	一七
楊蓉裳治饑民	一七
伊勒圖以至誠撫番	一七
阿里袞不苟求細故	一八
陳文恭化民鞫吏	一八

沈廷芳禮賢愛民　一九
尹文端辦賑條告　一九
莊亭陽巡沭陽　二〇
周有聲以理諭吏民　二〇
徐士林歷官治績　二一
王巘園政聲卓著　二三
景福陳饑民疾苦　二三
李夢登得民心　二三
吳嗣爵治老壩工　二四
鄭板橋居官治績　二六
吳崧圃饒經濟　二七
楊景素精敏　二七
吳達善治盜　二七
唐鏡海感化猺民　二八
蔣礪堂整理運銅事　二八
嘉慶初督撫得人　二九
姚祖同約束奴僕　三一
岳保約束侍從　三一
吳熊光對仁宗語　三二
李申耆治盜　三二
伊里布不戮無辜　三五
康基田治河　三六
徐端治河　三七
劉慕陔築城保民　三七
鄂山治劉松黨　三七
吳堦行保甲法　三八
長麟訪察民隱　三八
阮文達使猓猓屯種　三九
汪如淵保國　三九
羅含章愛民　四〇
黎襄勤治河　四〇
張茂蘭爲政簡易　四〇
戴羨門捕亡命　四二
裕泰鋤強去暴　四二
吳文節革淫祀　四二
栗恭勤治河　四三

林文忠治河 四三
林文忠許貧民挑賣官鹽 四三
林文忠曾文正重視牧令 四三
吳和甫視學政績 四四
江忠烈賑飢 四六
鄭洛書驗尸 四七
張九鉞賑災 四七
羅壯節著名績 四七
夏廷松稱職 四八
駱文忠設銗筩 四八
張兆棟用人 四八
張凱嵩馭使屬吏 四九
張勤果使民避水患 五〇
鹿文端歷官治績 五〇
夏獻雲訓農 五〇
善子居爲令政績 五一
張文襄從政有宗旨 五二
張文襄整飭鹽綱 五二
王步雲有循聲 五三
增子固治浙海塘 五三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吏治類

朱之錫督河

朱之錫。字梅麓。順治中。督河道時。運河夏淺。而黃河秋決。馳視南北。自爲短歌。俾道人循行諭之。無不踴躍趨事。卒於官。瀕河多立廟祀之。

李贊元捕段世昌

順治中。鄂有大猾段世昌。稔惡萬端。會李贊元以兵部侍郎。出按楚。佯置不問。一日。餞客江干。已微醉。從一尉一僮。夜往叩門。世昌倉皇趨出。徑前手縶之。命尉牽其頸。踏月還署。即置之獄。遠近顯要。爲之求解。李立杖殺之。當世昌入獄時。語其家人曰。曾見一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即祿盡時也。李初名立。字望石。山東海陽人。

李敏達治盜

李敏達公衞長於治盜。所轄地方。不逐娼妓。不禁樗蒱。不擾茶坊酒肆。曰。此盜綫也。絕之則盜難蹤迹矣。

鮑鈖賦詩不廢吏事

鮑鈖知長興。癖好詩。總督李敏達公衞嘗謂湖州守曰。長興令日賦詩。吾將劾之。後徐察其不廢吏事。百務修舉。部民頌之。乃喜。

楊雍建高要治績

楊少司馬雍建。以高要令行取入臺。作令一載。即就徵。蓋治行尤異也。高要當廣右之衝。制府駐節焉。於是師行絡驛。供億甚煩。每羽書至。徵民夫累百。縶若犬羊。置隙地。時下車未久。值歲除。飲椒酒。忽起立曰。民夫亦人子。何忍使之露宿。命徙廊廡。徹酒食。給之。夫泥首謝。有泣下者。平南靖南二藩同鎭南海。鹽穀絲麻。輸官價百倍。而縣境羚羊峽產硯。遣其掾采石。日役夫匠無算。篝火入巖穴。多失氣死。楊力減浮費。掾以硯奉。力卻不受。軍中索榕樹條爲緡繩。以燃礮火。風雨不熄。有百夫長持兵符下縣徵解。語不遜。坐而撻之。泣告其帥。

帥怒之制府王國光。王曰。書生彊直。廉吏方剛。是不可犯。乃杖百夫長而薦楊於朝。

王國安摘伏如神

漢軍王侍郎國安。康熙初。撫浙。勤敏彊記。所部吏民賢不肖及姦宄姓名。各有記籍。摘伏如神。嘗晨坐聽事。屬吏以次晉謁。復延見鄉里耆老。問疾苦甫闔扉。遽微服行闤闠間。或單騎出入山谷。訪諸不逞者。立擒之。遠近駭服。浙人稱爲王閻羅。

于淸端問民疾苦

于淸端公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人。順治丙申。以副貢知羅城縣。年四十有五矣。臨行。與友書曰。此行絕不以溫飽爲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羅城煙瘴地。官廨在叢篁間。插棘爲門。虎白晝行庭中。于累土爲几。案旁置爨釜一。盂一。召百姓。從容問疾苦。皆感其至誠。益樂就之。

初。鄰猺歲率三四至。殺掠人畜。乃嚴保伍。勤鄉兵。將搗其巢。猺懼。自投。不敢復

犯界。數遣子女問安。春時。命兩猺舁竹輿。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率婦子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獎勸扶惰。民大勸。

于清端捕盜

于清端知黃州時。聞盜魁張某所居之屋。崇閎高垣。捕役多取食焉。慮少遲緩。奸不得。乃半途微服。傭於其家。詭名楊二。司洒掃。惟謹。張愛之。使爲羣盜先。居無幾何。盡悉盜之伴侶窩藏。暨機密綽號。乃遁去。鳴鉦到官。一日。集健步約曰。從吾禽盜。具儀仗兵械。稱娖前行。至張所。排衙於庭。大呼盜出。張錯愕迎拜。猶抵攔。于曰。勿承。可仰面視。我楊二也。張驚。伏地請死。于袖出大案數十擲與之。曰。爲辦此。足以贖矣。張唯唯。留健役助之。不數日。羣盜盡獲。

于襄勤善政皆實

于襄勤公與清端同名。宦蹟亦與清端相追逐。人稱清端爲老于成龍。襄勤爲小于成龍。襄勤初以樂亭令權知灤州。緣罪囚脫逃。應降調。樂亭民列其善政。叩閽籲留。部議以保留違禁。械爲首者。繫於獄。逾年。縣民再叩閽。巡撫金世德

察奏所列善政皆實。始復襄勤官。嗣淸端撫直。識其賢。淸端遷兩江總督。疏薦其可大用。尋以江寧府闕員。請敕廷推淸操久著與于成龍相類者。上果以襄勤任之。

吳興祚歷官治蹟

山陰吳留村。名興祚。中順治戊子進士。時年十七。明年。選江西萍鄉縣知縣。改山西大寧縣知縣。陞山東沂州府知府。以事鐫級。左補江南無錫縣知縣。時忽有奸人持制府札。立取庫金三千兩。吳疑之。詰數語。其人伏罪。乃告之曰。爾等是極聰明人。故能作此伎倆。若落他人手。立斬矣。雖然看汝狀貌。尚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縱之去。後數年。閩寇日熾。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中途忽逢盜刼。已而盡還之。盜過船。叩頭謝罪。曰。公大恩人也。詢之。卽向所持札取庫金者。由是。其人獻密計爲內應。將以報之。時閩浙總督爲姚啓聖。與吳同鄉也。商所以滅寇之法。康熙丙辰冬。八閩既復。姚以吳功績上聞。特擢福建按察使。旋擢兩廣總督。

吳在無錫時。前官虧帑金罷不得歸者三人。役之在獄者三十餘人。吳慨然。力為補苴。請豁官得歸。役得出獄。僉曰吳公生我。縣田久不清丈。飛詭隱匿。弊百出。輸役者至破家。吳以入官田千餘畝。賣為役費。民害遂除。康熙己酉庚戌。水旱洊臻。為分鄉賑粥之法。全活無算。蘇州駐防兵回旗。吳請令箭於都統。單騎彈壓。有取民一雞者。立笞之。以故兵過而民不知。既膺殊遇。夙駕將行。錫之父老士庶被澤蒙庥者。自縣治以至河干。直達於省城之金閶門。八九十里。號泣攀留。不下數萬人。其搢紳及受知之士。則操舟祖道。肆筵設席。鼓吹喧闐。或有執卮酒以獻於道路者。亦連檣數十里。依依不舍。

李文襄活民一百二十餘萬

武定李文襄公之芳為言官。侃侃謇謇。聖祖呼為眞御史。出任封疆。勳績尤著。當康親王統師入閩時。方督閩浙。移鎮衢州。遣師平江西諸賊。民有陷賊來歸者。為茅屋二千餘間。別男女居之。給其食。有田者予以耕具。又命屬官於入閩通衢。設粥廠。食饑民。凡五年。活民至一百二十餘萬。

陸清獻待完糧之民

平湖陸清獻公隴其宰嘉定時。民有逋糧者。將責之哀祈俟下限。及期。果盡完。清獻怒曰。若必作賊矣。向累比不應。知汝窮。無親戚援也。今何以得此。民大慟。曰。公爲宰。焉敢盜。某恐累公考成。賣女與鄰家以完公事耳。呼鄰父子詢之確。并令民女偕來。視女相莊雅。鄰子粗識文字。卽令女拜清獻爲父。夫人授以簪珥。鼓吹合巹焉。

葉燮寶應治績

嘉善葉燮知寶應縣。修決隄。出誣服殺人者。政聲大起。而不容於上官。不二年。落職。欣然曰。吾與廉吏並登白簡。榮於遷除矣。時嘉定令陸清獻公亦被劾也。

繆燧宰定海二十二年

定海北門外普慈寺旁有繆燧衣冠墓。燧江陰人。康熙乙亥至定海。實國朝第一任之知縣也。宰定二十二年。惠政不勝枚舉。時値兵燹之後。瘡痍滿目。繆拊循綏集。俾遺民得漸謀生聚。沒後。居民爭留骸骨。至與繆子弟涉訟經年。不勝。

乃留葬衣冠。歲時祭掃不絕。

董訥做好官

平原董近堂總督訥督兩江。惠政及民。以事去官。康熙己卯。聖祖南巡。父老迎駕者千萬人。咸籲懇還總督任。上許之。謂董曰。汝做好官。江南人爲汝建一小廟矣。

王濡扁舟出巡

睢州王脊夫廉訪濡。爲江南糧儲道。扁舟出巡。宜興僻處萬山中。一夕忽至。百姓訝曰。吾儕不見糧道久矣。今乃飛至耶。因號曰飛糧道。聖祖南巡。力疾迎覲。上顧蘇撫宋犖曰。朕聞王濡督糧儲時。甚好。

沈端恪籌臺

仁和沈端恪公近思作遠慮論四篇。皆爲臺灣作。一謂臺地宜分爲八縣。地方官易於約束人民。二謂宜收桀驁之徒爲兵。三謂宜令渡臺之民。搬取家屬。團圞保聚。四謂宜各設義學於鄉村。以化強暴之風。

張連登捕王爾銀

張中丞連登。咸陽人。康熙庚寅。授湖北按察使。四月初三日爲誕辰。先四日。觴客於署。日昳。酒三巡。門者入耳語移時。張無言。起如廁。俄而侍者傳言張腹痛。命七郎主席少選。又傳言疾稍可。行卽出。請坐客盡歡。毋遽散。旋命閉門犒從者。良久。復白曰。疾良已。方理文書。竣畢。當出與諸公痛飲耳。客如命待之。忽聞鼓聲。則已坐堂皇矣。驚問侍者。乃曰。曩疾。僞也。適有僧自卓刀泉來上變。屏人問之。有陶工王爾銀者。潛居漢口。庀器械。私署文武。將以其生日爲變。以僧有能力。遣其徒李五等十六人入寺。脅之曰。從我。當貴。不然。死刃下。僧陽喜。飲之酒。餂得其實。卽來報。云今皆醉臥。速往。可擒也。張頷之。密遣員渡江。跡至寺中。羣賊方酣醉。命衆卒圍寺外。大呼而入。羣賊驚起。曰。呀。水發矣。水發者。賊中廋詞。謂消息漏洩也。遂械以歸。靡得脫者。今至矣。客始錯愕罷酒。張驗問諸囚反狀。下之獄。旋出示曰。反者某某。於衆人無與。所得誓書。愚民罣名其間。皆由逼脅。非本心。已焚之矣。其各安業。毋惑浮言。反側者轉相告語。

一夕盡散。

時總督額倫特適赴湘。清丈田畝。巡撫劉殿衡以萬壽節。方祝釐於武當山。先後聞警報。額曰。張臬司自能辦此。旬餘。額劉旋省勞之曰。君不動聲色。了此大事。入告後。行得綝賞矣。張曰。不可。此案上聞。必下廷議。往返咨報。動經旬月。且吏必嚴治脅從。反側者無以自安。慮復有變。本司昔官青州。饑民攻城掠食。惟擒一二元兇。置之法。餘悉不問。後卒無事。况公等重臣。得專制閫外乎。不如勿上聞。令反側自安。倘遭吏議。某不愛一官以紓楚難。敢過望耶。額劉皆歎服曰。此眞人所難能。君非惟有定變才。德量亦過人遠矣。然此中有姚道人者。故大兇也。未獲。奈何。張曰。已名捕矣。度七日可獲。曰。何速也。曰。茲訊諸囚。知其人肥而多鬚。黑子著面成塊。可寸許。毛叢生。年五十餘。景陵西鄉。其舊游處。已檄縣令繪圖往捕。計日可至。已而果然。

獄既成。止杖殺首亂者七人於黃龍山下閱馬廠。餘區別處分。或直遣歸其鄉。蓋中多贛皖人也。後卒以此變獲上知。超授刑部侍郎。旋出撫湖北。

徐文敬撫汴治績

錢塘徐文敬公潮嘗於康熙庚辰。以刑部侍郎出撫河南。潔己奉公。前此通省火耗。州縣官意爲輕重。文敬下令無過一分。南陽黑鉛。衞輝漕米。向皆假手胥吏。恣爲侵漁。文敬洞悉情弊。責成州縣官自辦。吏遂不敢舞弊。並汰庶人之隷名於官者。以均徭賦。教民開溝洫。開封五府洊饑。疏請漕糧暫徵改折。出常平義倉米。以平市價。復作糜粥以食饑者。

施世綸所至民懷

施世綸居官。廉強恤下。初知江蘇泰州。値淮安下河被水。詔遣兩大臣蒞州督隄工。從者驛騷閭里。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廣兵變。援勦官兵過境。沿途攘奪。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梃。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斂手去。守揚州江寧。所至民懷。以父靖海侯琅憂去。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錢一文。建雙亭於府署前。名一文亭。累遷。督漕運。奉命勘陝西災。全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爲甚。將具疏。總督鄂海以施子知會寧也。微詞要挾。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顧。何

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罷官。

楊谧爲固安一好官

光祿寺少卿楊谧靜山。康熙時知固安。預修永定河。時永定河道黃某賦役錢不均。遲延及冬。朝涉者股戰。楊憐之。許日出後下鑊。黃巡工。遲民之來。欲笞之。楊力爭不得。乃直前牽馬至凍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春。公重裘。尙瑟縮。乃責此赤脛者戴星來耶。黃大恚。將繕牒劾之。會巡撫李文貞過柳家口。聞其事。召謂曰。汝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勞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釋。及調宛平。聖祖巡畿南。固安老幼爭乞留之。聖祖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對曰。何不別以一好官與宛平耶。聖祖大笑。以爲誠。許食知州俸。仍令固安。

尋遷雲南麗江府。麗江故苗地。新歸版籍。乃召土官爲典史。諸里魁以頭目充。令人樹楡一本。畝蓄水一溝。建文廟。定婚喪之制。期年歲熟。俗爲一變。民飾廟以祀。號第一太守祠。

陸琦深得士心

康熙間。嘉興陸太常琦任廣西學政。深得士心。謝侍御濟世有祭陸太常文。略曰。先生之督學吾粵也。問何餬口。曰有學租。朝粥暮飯。人曰窮宗師。其閱卷也。手定甲乙。廢寢食。人曰勞宗師。征鞍初卸。請業請益。紛來前。人曰老教書宗師。及其去也。十二郡士子。無不黯然悲者。

太常有遺言一紙。述其先人儒素固窮。以及生平遭際。辭氣間皆抑然自下。末乃道其所得力處。以示子孫。曰不妄交一人。不妄爲一事。不妄取一錢。

趙恭毅問政得失

趙恭毅公申喬撫楚時。嘗微服偕藩臬之市肆中。問政得失。市人盛稱趙而詆兩人。兩人愧汗不敢出一語。乃偕藩臬去。頃復還。呼其人。謂之曰。若言兩司過。兩司必怒。若然有我在。無恐。因以所攜扇貽之。曰持此謁藩司。則無事矣。明日。藩司以扇還趙。趙徐語曰。人言可畏也。其後藩臬亦奉法。屬縣水災。與一僕操小舟抵城下。晨興。坐縣堂。令驚起伏謁。惟索米飲一甌。啜已。卽去。

陳汝咸爲好官

鄞陳莘學名汝咸。隨父講學證人社中。專力於愼獨之旨。康熙辛未成進士。散館。改知縣。宰漳浦十三年。循績惠政。不可殫紀。調南靖。浦人相率赴會城籲留。不可。歸收田器。塞縣門。晝夜環守。去之日。民扶老攜幼。環跪街巷。泣曰。公毋去。活我百姓。擁肩輿不得行。陳下輿。步入李太學家。夜半。假城守二騎。作巡邏者。間道從北門逸去。民追思不已。卽於北門構月湖書院。塑像瞻拜。世稱月湖先生。在南靖。善治盜。頌聲大作。

內召。由主事擢御史。疏言閩海掛號之弊。聖祖嘉納。賞賚食物。時海賊陳尙義乞降。自請入海撫之。陛辭。溫諭曰。汝乃近御之臣。風濤不測。不必親下海。後隨行之千總果遇颶風。事竣。復命。聖祖又諭曰。汝若同入海。不受驚耶。癸巳。奉使至湖廣。祭告諸陵。兼賚駐防士卒。出入紅苗界。默籌久遠之策。猺洞長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乃爲竹枝詞。宣布太平威德之盛。使習之。明年。甘肅報荒。復奉使出撫。臨行。聖祖諭曰。窮邊恐不得食。彼所出肉蓯容土蕿。朕亦嘗之。頗美。可

啖也。頓首謝。入境。見野有餓莩。卽不復御酒肉。撫慰饑民。嘗步行一日踰九嶺。至平涼。發貯穀。幷移鎭原倉米賑之。以勞卒於固原。有司檢視其囊。僅衣一襲。錢一緡而已。訃聞。聖祖憫悼。稱好官可惜者再。

鄂文端治盜

鄂文端公爾泰自浙撫遷桂撫時。道出湘江。將入零陵。有中使馳令受詔。時世宗尙東濕之治。中外受命者莫不震懼。文端奉詔欲啓。中使曰。上旨令公抵任後發。文端如命。及至桂。發詔。乃命捕某劇盜。限三日解入都也。文端爲之悚息。密召幹吏授以方略。果卽就獲。如命解都。

郭廷翥爲郭青天

郭廷翥。卽墨人。總督琇子。以舉人入官。乾隆丁巳。知嘉興府。涖任日。挈二子以隨。日惟布衣蔬食。見之者不知其爲太守也。明於斷獄。多善政。嘉善奸民富大等以採生折割爲事。嘗誘孩提殘損之。密訪寘之法。人稱之曰郭靑天。

乾隆初旗籍督撫得人

高宗初政。擢用旗籍諸臣爲疆吏。若簡儀親王德沛尹文端公黃文襄公是也。他如那蘇圖以武臣起家。歷任七省制軍。薨日。家無擔石。其撫苗一疏。豫知紅苗之亂。尤有卓見。吳春麓侍御讀其疏。嘗曰。那公初無赫赫名。乃能深慮至此。勝黔督名將多矣。時黔督爲張廣泗。固以知兵著稱於時也。馬爾泰爲費直義後裔。任兩江閩浙諸省總督。亦以廉謹稱職。策楞爲果毅公裔。性剛毅。爲僚屬所怨。而識見明敏。卒爲世重。雅爾圖明醫理。嘗侍孝聖后醫藥。爲上所倚重。撫河南時。亦以廉潔著。請罷田文鏡一疏。世多稱之。傅德淸貞剛介。講程朱之學。爲徐文定楊文定所賞。任豫撫時。前撫王士俊以苛酷爲民所怨。甫下車。立更其制。歡聲徧野。有三月魯治之稱。

簡儀親王重民事

甘肅地瘠。歲常歉。有司視爲固然。無報災成例。簡儀親王外任之始。即出撫甘肅。會兩月不雨。旱甚。立馳奏賑之。高宗即位。遷湖廣總督。調閩浙。再移江南。所至。黜陟至公。尤重民事。乾隆壬戌。淮揚大水。王慮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實麥餅

千艘。蔽運河兩岸。復命府縣官放米開倉以賑。是役也。動用地丁關稅鹽課銀一千萬兩。奏銷時。屬吏皆以爲危。高宗弗問。蓋信之有素矣。

陳文勤爲百姓哭

陳文勤公世倌。相高宗十七年。每敷奏。及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上輒霽顏聽之。曰。汝又來爲百姓哭矣。

楊蓉裳治饑民

楊蓉裳員外芳燦。初令甘肅。屢膺煩劇。知靈州時。嘗單騎諭散奪米饑民。請借口糧設粥廠以安衆。平日坐堂皇判事。罷。卽手一編就几讀。人以爲書癡。而臨變敏決若是。故阿文成諸人極器之。嗣入貲爲戶部郞。旋丁內艱。貧不能治喪。鬻書辦裝以歸。遂不復出。

伊勒圖以至誠撫番

將軍伊勒圖少貧窶。不能舉餐。官侍衛。代人持豹尾槍以食。人咸賤之。從征西域。有功。阿文成公嘗與論伊犁疆域。所言悉中險要。文成異之。歸卽薦伊代其

任。伊撫絕域二十餘年。駕馭得宜。撫番夷以至誠。番夷感激用命。如安集延哈薩克等皆畏威懷德。至呼為父。性廉潔。饋羊至十。卽不納。而賞賚優渥。又定開屯田練士卒犒夷衆諸制。高宗喜其守邊安謐。嘗賜詩。比之趙充國班定遠。卒於任。番夷悲慟。至有以此務面文身者。上悼惜。封其子為一等伯。

阿里袞不苛求細故

襄壯公阿里袞管理步軍統領時。番役報單。無不收閱。然隨卽廢匿。從不示人。旣諗知法和尚之奸。擒斃杖下。此外細故。絕不苛求。京城帖然。

陳文恭化民鞫吏

乾隆間。陳文恭公開府吳中。郡有北禪寺僧。為壇九成。置佛於顚。號於衆曰。佛升天。衆施金錢亡算。積薪將焚之。陳聞之。微服詣壇視佛。乃陰敕有司收寺僧。而自語吳民曰。吾欲奉養佛。以巳輿輿歸。數日始能言。則吳江人為僧所閉絕其飲食。豢以豨膏。使不能言。而狀貌肥白瑰異。如佛像然也。論僧極刑。火其居。石將軍者。吳人以鎭不祥。云古人石敢當也。人禱焉。或應。士女坌集。奸盜竝作。

陳至。謂吳民曰。吾聞石之靈者。入水不沈。果爾。吾當爲立廟。盡從我試之乎。衆忻然從之。乃命武夫乘高投諸淵。弗起也。陳曰。嘻。是弗靈也已。衆乃爽然散。撫吳日。每鞫吏之舞文者。得其實。則集羣吏於庭曰。是不獨一人一事矣。某月日某人舞某弊。吾以事小。且不忍發也。今發矣。後有若此者。誅無赦。由是吏人屏息。其於民之作奸犯科者。亦然。

沈廷芳禮賢愛民

仁和沈廷芳。乾隆鴻博科人物也。拜登萊青道之命。以萊州老儒高鳳起法坤厚毛贄晦名樂道。有加禮焉。暇則屏騶從。入村舍。巡視稼穡。問民疾苦。人識其所乘白馬。見其馬來。曰。我使君也。遷河南按察使。入覲。奏言母年九十。乞歸養。高宗俞其請。賜御書旌之。服除。陳臬山東。仍乞歸老。其歸也。數千人送至崮山驛。皆曰。使君前者去。不數歲復來。今當以何時至邪。慰之曰。父老意良厚。其各訓子弟。勉爲善良。毋爲繫念矣。流涕別去。

尹文端辦賑條告

尹文端公繼善督兩江時。撰辦賑條告。有云。倘不肖有司尅賑肥家。一有見聞。斷不能倖逃法網。卽本部堂稽察有所不到。吾知天理難容。子孫將求爲餓殍而不可得。

莊亨陽巡沭陽

錢唐袁枚令沭陽。淮徐海道莊亨陽來巡。適館。餽殺烝受之。止袁共飮。問沭水原委簿領利病甚悉。旁及山經地志星象樂律。甚辨。翼日。會諸生於學。講中庸卒章。款款盡意。聞者色動。翼日。校丁壯發矢。矢旁決爇火器。器閉。諸丁伏地請罪。袁亦起謝。亨陽乃弛外衣。手弓而前。敎如法。矢發。十八人無不當鵠者。火器亦如之。畢。就坐。笑謂袁曰。而奚慊慊耶。專心治民。吾職在巡。年年來爲子敎之可也。從蒼頭二人。僮一人。皆自飮其馬。臨去。犒以金。堅不受。後卒於官。民爲罷市。號哭。賻以錢。一日至六千緡。

周有聲以理諭吏民

長沙周有聲。字希甫。號雲樵。乾隆中。以揀發赴黔。借補淸江通判。黃平州吏聽

訟失民心。羣情洶洶。將爲亂。上官檄往攝。命以兵從。周曰。吏民交惡。當以理諭。不可以兵激之。兼程至州。置爲首者於法。笞其附和者。人情帖然。

思南俗。往往以病死親屬移尸戶外。指爲謀斃。得賂乃請和。至有戕其子弟以爲利者。周廉得其情。置重枷於門。有誣人者枷之。朱書其誣狀。驅赴場肆貿易處以辱之。藉儆其餘。半年後。惡俗胥革。

徐士林歷官治績

徐中丞士林。山東文登人。嘗官福建汀漳道。俗械鬬。殺人。捕之。輒糾衆據山。或請用兵。曰。無庸。命壯士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盡。遣人入。誘以好語。曰。出山者免。果逐隊出。乃伏其仇於旁。仇呼曰。爲首者某也。立擒以徇。衆驚散。自是捕犯。無據山者。擢江蘇布政使。丁父憂。詔奪情。不起。服闋。入都。高宗問山東直隸麥何如。奏曰。旱且萎。問得雨如何。曰。雖雨無益。問何以用人。曰。工獻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實蠹。上深然之。

徐擢江蘇巡撫。守令來謁。輒命判試其才。教之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夫

律例。猶醫書本草也。不善用者輒殺人。

王峨園政聲卓著

王峨園。名師。山西太原人。爲匿災冒賑正法之甘撫亶望之父。其外家爲蘇州顧氏。故生於蘇。乾隆丁卯。爲蘇藩。政聲卓著。而撫軍安某劾之去。庚午。撫吳。至則禁止加派夫船。按籍給値。胥吏不得需索。辛未夏。少雨。步禱赤日中。日行數里。復以米價騰貴。積憂成病。遂不起。彌留時笑曰。生於蘇。死於蘇。命也。

景福陳饑民疾苦

乾隆戊子秋。江陰旱。鄉民相率鬨縣堂。江蘇學使景福方受曹秀先之代。甫下車。出而撫慰。衆卽解散。越日。巡撫彰保統兵至。欲痛勦之。景與議不合。歸卽草疏。陳饑民疾苦。懸賞募急足。約七日至京師。彰摺至。則以民亂聞。上不直其言。召秀先問故。秀先具述災狀。蓋旱時亦曾率屬禱雨者也。遂奉特旨。置起事鬨堂者一二人於法。餘皆罔治。

李夢登得民心

李夢登。福建人。乾隆庚寅。除孝豐知縣。不攜家室。與同志三數人。惘惘到縣。始謁巡撫。門者索金不應。因持刺不許入。夢登則繩牀坐軍門。竟日不去。曰。予以吏事見。非有私謁。俟公他出。卽輿前白事。奚以門者爲。門者勉爲通謁。巡撫察其狀。戒之曰。君悃愊無華飾。甚善。然未嫺吏事。宜亟求通律令能治文書者。致幕下。庶幾佐君不逮。夢登前曰。孝豐俸入歲不過三十金。不能供幕客食。且夢登與偕來者三數孝廉。皆讀書服古。朝夕講求。宜若可恃。巡撫哂之。無何。卒用公式劾免。歷官纔三閱月也。

夢登居官。出無儀衞。門不設監奴。有質訟者。直詣廳事。夢登便爲剖析。因而勸諭之。兩造皆歡然以解。比出縣門。終不見一胥吏。胥吏或請事。則曰。安有子女白事父母。轉用奴隸勾檢者。若輩必欲謀食。盍罷爲農。否則請俟我去耳。縣庭無事。輒獨行阡陌間。與父老商搉利病。或遇俊秀子弟。執手論文。娓娓竟日。縣人安之。間或以公事道出鄰縣。遇鬨鬭者。輒爲停輿。言訟庭毋詣。一朝之忿。他日終悔之。徒飽胥吏橐。甚無謂。鬭者非部民。往往投拜輿下。卽時散去。

夢登之罷官也。代者至門。交印訖。長揖而去。問庫廩官物。猶前官封識也。稽文案簿籍。曰自有主者。察獄訟。曰悉勸平之。後官或訪焉。則綈袍把故書。見人吶吶無他語。終竟亦不報訪也。然不自省得譴所由。以書徧抵同官曰。夢登爲縣僅三月。未嘗得罪百姓。有事未嘗不盡心。然竟坐免。何故。因乞爲偵狀。蓋終不知獄詞之非格也。聞者憫焉。

夢登罷官。窶甚。不能歸。百姓爭食之。負販小民。侵曉。各以所羨果蔬粟米。雜沓投門外。比門啓。取給饔飧。亦不辨所從來。無則閉關槁臥。然閒居周一歲。未嘗有大匱乏。最後。縣人醵金爲治歸計。并製青蓋爲贈。題名至萬人。榮其行。

初。夢登在官。獨行邨落間。聞老婦哭而哀。詢之。云夫死子貧。不能養。夢登惻然。召其子。賜錢二緡。俾市易。逐什一。其子後稍裕。至是。糾嘗受惠於夢登者。凡數輩。徒步負擔。送夢登。抵其家。

吳嗣爵治老壩工

嘉謨任總漕時。延郭大昌爲上客。淮陽道以河方多故。就嘉乞郭以襄事。郭旣

客河道署。忤南河總督吳嗣爵。遂賃居淸江浦之五聖廟。時乾隆甲午七月也。是年八月望後。消溜切。灘南趴決。老壩口一夕塌寬至百二十五丈。跌塘深五丈。全黃入運。版閘關署被衝。濱運之淮陽高寶四城。官民皆乘屋。而山東逆匪王倫方滋事。相距才數百里。吳恇懼無所措。昧爽至五聖廟。排闥敦延。且再三謝罪。郭詢所以維持之策。吳曰。嗣爵有成見。卽不煩先生。然嗣爵意此役必速舉錢糧五十萬。限期五十日。何如。郭曰。如此。則公自爲之。大昌不敢聞命。吳曰。決口雖鉅。然五十萬不爲少。五十日不爲速。過此。恐干聖怒。罪且不測。郭曰。山東匪勢狓猖。與江南接壤。塞決稍遲。恐災民惶惑。生他變。且聖上見兵水交至。未審虛實。必發重使。公固欲以堵合事煩使者耶。必欲大昌任此役者。期不得過廿日。帑不得過十萬。吳再拜。請受事。郭曰。有一言不能從。不敢任也。調文武汛官各一。使得以冠蓋刑杖在工彈壓。此外如有員弁到工者。大昌卽辭事。且蕩料皆在淇福莊。距工咫尺。宜聽調取。倉猝辦文稿不可得。公出圖章一。付大昌。飭庫道見片紙卽發帑。吳皆如約。至期。遂合龍。其用料土作支。并現帑。合計

十萬二千兩有奇。吳繕摺入告。又三日。欽使乃至浦。郭故善河事。至是益知名。然終以省工費拙言語觸衆怒。

嘉慶初。舉豐工。工員欲請帑百二十萬。河督議減其半。商於郭。郭曰。再半之。足矣。河督有難色。郭曰。以十五萬辦工。十五萬與衆工員共之。尙以爲少耶。河督怫然。郭自此遂絕意不復與南河事。

鄭板橋居官治績

興化鄭板橋名爕。乾隆間。知山東濰縣。值歲連歉。斗粟直錢千。板橋乃大興工役。招遠近饑民。修城鑿池。以工代賑。復勸邑中大戶。開廠煮粥。輪飼之。盡封積粟之家。責其平糶。訟事。則右窶子而左富商。監生以事上謁。輒坐大堂。召之入。瞋目大罵曰。駝錢驟有何陳乞。或命皂卒脫其帽。足踏之。或捽頭黥面。逐之出。一時豪富咸嚴憚之。而貧民賴以存活者。則無算。

其宰范時。有富家欲逐一貧壻。以千金爲壽。板橋收其女爲義女。復潛畜其壻在署中。及女入拜見。因出金合巹。令其挽車同歸。時稱盛德。後以報災事忤大

吏。罷歸鄉里。

吳菘圃饒經濟

吳菘圃協揆璥。以奏賦受知高宗。由編修超擢學士。屢持衡尺。朝士多推重其文章。阿文成公獨薦吳某饒經濟。可大任。奉旨分巡河南兼理河務。遂以精練水事稱。前後任東南河督。歲奏安瀾。未嘗有失。而它處潰防奉命塞決者。罔不如期底績。

楊景素精敏

乾隆朝。揚州楊景素。起家縣丞。洊躋開府。總督兩廣浙閩直隸。初投効直隸河工。以精敏爲河道忌嫉。將笞之。躍馬馳去。投河帥。河帥愬曰。景素爲功臣敏壯公提後。有罪宜殺。不可辱。且陳河渠利病。帥奇之。遂洊保至大用。

吳達善治盜

巡臺灣時。値漢民與熟番搆釁。生番亦乘間焚殺漢民。乃案界掘深溝。築土牛。以爲之限。請令熟番薙髮留辮。以別於生番。永杜假冒。

吳制府達善歷任陝甘兩湖雲貴總督。其督陝甘時。繼黃文襄公辦理軍需。率循舊章。累邀高宗聖眷。及督楚。繼愛必達寬縱之後。吏治玩弊。盜賊充斥。乃嚴加整飭。命營員搆線。擒獲江湖大盜數百名。立加誅戮。懸首江干。纍纍相望。一時盜賊戢跡。商賈便之。

唐鏡海感化猺民

唐鏡海方伯守平樂時。值楚猺不靖。奉檄防守富川。富川十三源之猺。以耕作世其業。且有隸民籍入庠序者。而宋塘三輩龍窩平市倒水五源。稍麄獷。不改蠻夷故習。方伯授以團練之方。教以坐作進退長幼尊卑之禮。咸欣欣然。於是五源各建義學。擇其子弟之秀者。予以四子書。村設蒙師而教授之。方伯一至。猺童輒繞膝而嬉。捧書而誦。如子弟焉。

蔣礪堂整理運銅事

乾末嘉初。滇省運銅爲最苦之差。全滇屬員。有虧短公帑者。有才具短絀者。有年邁者。本管道府卽具報。委令運銅。於承領運脚時。將所短各數扣留藩庫。以

至委員赤手動身。止有賣銅一法。所短過多。或報沈失。或交不足數。至參革而止。此數十年弊政也。及蔣礪堂相國攸銛任滇藩。查知銅廠有提拉水洩一項。每年應發銀二十萬兩。八成給發。扣存二成。得四萬兩。於四正運每船津貼銀八千兩。副運減半。於起運時給發一半。船至湖北。全給之。保舉運員須本管府道加考。以並無虧空年力正強爲合格。此法行至道光年。尚無更變。人不以爲畏途矣。

嘉慶初督撫得人

仁宗親政之始。政治一新。督撫如岳中丞輩。罔非正人。長麟撫吳。嘗私行街市。察下吏賢否。首清漕政。屬吏抗之。乃斥其最貪者。餘皆服。仁宗召入。命爲陝甘總督。陳大文撫魯。至日。清釐漕務。首劾貪吏三十餘員。性深嚴。見下屬。皆溫顏以對。談論良久。然後正色中之曰。汝某事貪賄若干。余皆悉知。若不速改。彈章已定草矣。故下屬咸畏之。覺羅吉慶撫齊越諸邦。無所施爲。去後。民輒思之。每於署中構屋三間。不采不琢。僅避風雨。室設長几一。椅十。宋儒書數册。判事見

客起居飲食皆在焉。他屋皆封鎖。書麟撫皖。有善政。及督雲貴。劾罷前督富綱。汪志伊起家縣令。累任至福建巡撫。嘗陛見熱河。惟乘一敝車。束襆被其中。後隨三奚奴而已。往來都邑數十處。皆不知其爲封疆大吏也。請客惟二簋。疾世人廢宋學。刊幼學儀節之書。以某制府性情不適。引疾去。台布初任戶部銀庫郎中。時和珅專權。補者皆以貲進。故任意貪縱。侵盜官項。又勒索運餉外吏。經年累月。不時兌納。台至。卽與員外郎和德盟諸庫神。積弊一清。後任廣西巡撫。粵西儲糧虧缺甚多。台調任數年。倉庾充牣。初彭齡撫滇。嘗劾罷前撫江蘭。踰年。以親老陳情改補京職。後任爲伊桑阿。任黔撫時。卽以貪著。又冒銅仁苗洞功。入境後。勒索沿路供用。滋擾下屬。初已去任。聞之歎曰。均爲天子大臣。豈可以去官故。目覩下民受害而不顧。又露章劾之。上震怒。以手書奬慰。賜伊自盡。滇民大悅。吳熊光初任軍機章京。以才能著。特擢卿貳。仁宗親政。首擢河南巡撫。時豫省遭景安倭什布之虐。盜賊遍野。民不聊生。吳至。定保甲。聚鄉勇。堵禦盧氏東境。不容一賊犯邊。數載。豫省安堵。後遷兩湖總督。王秉韜初守潁州。嘉

慶丁巳春。教匪突至光州。去潁州甚近。大吏皆畏葸閉關。任寇飽颺去。吳慨然曰。均爲天子守臣。豈可以疆圉故。致遺害與提督定柱團結鄉勇數千。戰於境上。定故知兵。吳復勵以忠義。助以糧餉。破賊壘。賊踉蹌去。豫省以安。朱石臣司農時撫皖。甚器之。仁宗親政。首薦爲奉天府尹。後任南河河道總督。性方正。不好名。荆道乾初爲縣令時。嘗著敝衣步行衙參。敗絮應手。人笑之。不顧也。以朱石君薦。代爲安徽巡撫。無所更張。而下屬畏之。不敢干以非道。請客惟五簋。飯脫粟而已。後以疾去官。阮元撫浙江。爲政廉平。温台盜賊充斥。與提督李長庚設法捕之。風稍戢。性和藹。守正不阿。上待之甚厚。每批其摺。嘗卿之而不名。

姚祖同約束奴僕

姚中丞祖同。錢塘人。貌岐嶷。多智略。嘉慶中直樞庭。草諭旨。輒萬言。皆當上意。任直隸藩司。愼筦庫。工會計。不多蓄奴僕。約束甚嚴。曰。滋弊者。盡若輩也。籤押皆親視鈐印。

岳保約束侍從

嘉慶朝。岳保爲江蘇巡撫。署中僅用數僕。雖馭下甚寬。而不假以事權。嘗與客會話。指其侍從曰。若輩祇可供洒埽趨走而已。政事乃天子付我輩者。安可使之與聞。向來大臣之不令終。皆坐倚若輩爲心腹耳。

吳熊光對仁宗語

吳槐江督部熊光由楚督調粵督。引對時。仁宗曰。教匪淨盡。天下自此太平矣。吳奏曰。督撫率郡縣加意撫循。提鎮率將弁加意訓練。使百姓有恩可懷。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難致。若稍形鬆懈。則戎伏於莽。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國也。仁宗大韙之。

李申耆治盜

武進李兆洛。字申耆。嘗官安徽鳳臺縣。鳳臺稱難治。其地貧瘠而俗悍。以故民多流爲盜。橫刀拍張。出入淮泗間。豪桀者。鄉居而攘其利。官吏捕之急。即走匿其家。事稍解。則又聚合無賴。殺人越貨。官其地者。往往以捕盜不力得罪去。李既至。於民之良懦者撫輯之。治已大行。乃時策騎挾健役。周視鄉墟。以察田稼。

廉知豪桀有不法者。至其家。縛其魁以去。審其有材能者。貸其罰。署爲縣役。責以捕賊。於是鳳臺之盜漸戢。

時百齡督兩江。治盜極嚴。會儀徵有巨紳被盜。且戕其全家以逸。百震怒。檄下所屬。一月不得盜。皆劾罷之。緹騎四出。盜杳然。各州縣知盜不能獲。必褫職也。李偵知盜爲蒙城人。既刦。實伏匿於鳳。又知翼蔽此盜者有巨猾。若名捕。或計誘之。必不得。乃夜密招前所撫用之健役。置酒於署中內室。而命之飲。酒數行。李曰。吾不日去官矣。今置酒與若輩別耳。羣役驚相顧。有泣下者。李復徐曰。儀徵之盜案。若曹所知也。一月不獲。則吾必同被劾。然盜匿吾境。吾夙知之。他人亦有知之者。吾去官。繼來者或得盜。則吾獲罪尤重矣。吾本欲遣若曹縛此盜。慮有不能。則不如吾一人任其咎。語竟。羣役進曰。公。好官也。甘自得罪去官。不以難事屬役輩。公。好官也。役輩之有今日。惟公生之。今請以死相報。請公收役妻子下於獄。而以捕盜事責役。如往三日不歸。則役死矣。役輩妻子。惟公相哀。李慨歎。亦泣下。拊其背。許而遣之。

盜所匿巨猾家。去縣城四十餘里。役輩乃以夜往。至時。巨猾方宴盜。室中燃巨燭。如椽大。酣呼之聲達戶外。役突入至其庭曰。故人別來相念否。今敢爲不速之客。巨猾睨役輩而笑曰。君輩久已在官中。此來豈以儀徵一案耶。役乃言李以此案將去官。且告其妻子已下獄事。巨猾指上座一客曰。此卽某也。君以李公命來。吾不忍相負。否則君不生還矣。至某之詣獄與否。君自商之。盜某大聲曰。去去。我從汝行。李公固好官。雖罪我。當也。我豈忍以自全軀命。累李公及汝輩。遂相將入城。巨猾送至半道而反。

李知役去必得盜。預置檻車。並集壯丁百餘人以待。及役偕盜至。卽略詰獄情。盜亦直供不諱。卽檻送蒙城而親督其行。鳳臺距蒙城八十里。中有巨鎭。爲鳳蒙交界地。亦往來所必經之要道也。李至鎭。命舁檻車入旅店。自踞坐胡牀於店門外。鎭人聞獲巨盜。觀者環集。李笑謂衆曰。此盜武技高。非我不能捕治。口講指畫。如演故事。久之。復顧衆曰。我今立此大功。不日將擢職。來觀者應爲我賀。遂命酒。自引巨觥。且以飮觀者。踰數時。登輿去。

方初發鳳臺時。知巨猾已約期於此鎭來刦盜。既至鎭。即踞坐店外。與觀者語刺刺不休。而潛使壯丁在店中飽食後。即隨檻車破後牆先行。疾馳至蒙行時。巨猾率徒追於後。然已後檻車十餘里矣。追刦既不得。始散去。李既械盜入蒙城獄。一日夜。具獄詞以上。云儀徵盜已獲。今由鳳臺解蒙城。不日可歸案。百得牒。大喜。明日。又得蒙城縣文書。則解盜至中途。終以宵遁。百亦無如之何。但治失盜者以逸犯之罪而已。

伊里布不戮無辜

覺羅伊里布。顯祖第五子。其五世祖拜音圖。以附睿忠王故。黜宗室。改隸旗籍。中乾隆辛酉進士。就國子監典簿。選雲南通判。順寧之役。逆首高羅衣既就擒。武弁貪功。多所株連。伯玉亭相國麟命伊訊之。皆釋其囚。武弁譖之伯。大怒。召伊曰。老夫竭力擒捕巨盜。乃皆縱之。使老夫以何面目對衆。伊艴然曰。某官雖卑。爲天子宗人。豈肯戮無辜以媚上司。如所縱再有叛者。某甘以命殉之。職之遷黜。惟命是視。若殺人以遷官。雖立擢制府。吾不願也。伯悚然歎曰。奇男子也。

立擢騰越同知。入朝。復薦於上。不四載。遷至雲南巡撫。伊任浙江藩司。嘉興有水手鬧漕者。道員李宗傳馳稟請兵彈壓。巡撫黃鳴傑曰。今河道壅滯。皇上盼漕甚殷。豈可阻其行期。以干重譴。伊進曰。今調兵鎮撫。卽可無事。縱激變之所誤不過嘉興一幫。其他故無害。否則縱兇殃民。所關甚大。黃不聽。反令護送之。致有刼囚殺官事。黃因之罷職。

康基田治河

康基田。山西興縣人。久官江南。由縣令至方伯。未出本省。於河道最熟。任河道時。督率將卒守堤。動以軍法從事。稽時日者。立枷杖。故人皆嗟怨。然河汛賴以無虞。睢宿河潰。康立埽上。指揮士卒。狂瀾大作。埽爲之欹。衆咸畏。而康聲色愈厲。漫口因之堵塞。李香林河督告人曰。康君眞天人也。著有河防籌略。洞悉歷代水利。如指掌。嘉慶己未。總南河。積弊山積。官吏恐爲所揭。陰縱火焚積科以掩其跡。康因之罷官。後上復賜太僕寺卿銜督辦河務。而爲要路掣肘。不能有所設施。因告病歸。素服海參丸。故老年體輕健。步履如飛。年九十餘。始卒。

徐端治河

乾隆中。和珅秉政。河防日懈。任河督者皆出其門。先納賄。然後許之任。故皆利水患。藉蝕國帑。如嘉慶戊辰己巳。開濬海口。改易河道。糜帑金至八百萬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樓諸決口。患尤倍於昔。良可歎也。河督徐端。起家河工微員。以廉能著。受仁宗特知。擢河東副總河。尋即眞。久於河防。習知其弊。嘗以國家有用貲財濫爲糜費。每欲見上瀝陳。同事者恐積弊揭出。株連者衆。故尼其行。致抑鬱而死。貧無以殮。所積賠項至十餘萬。妻子且無以存活焉。

劉慕陔築城保民

綿州爲蜀省衝要地。嘉慶庚申。白蓮教匪劉之協叛亂。潛渡嘉陵江。漸逼潼綿。毘陵劉慕陔適牧是州。特捐米五百石。錢千緡爲士民倡。民亦踴躍樂捐。不數日得白金六萬兩。鳩工庀材。未匝月工成。屹城崇墉。士民扶老攜幼入城。皆得庇。無一被戕者。

鄂山治劉松黨

鄂山官甘肅某縣令。爲邪匪劉松起逆地。前令莫敢詰。鄂訪知之。命捕役暗錄諸姓名。榜諸城門。然後登堂召耆黎告之曰。某某等皆王法所必誅。然予初涖任。應施寬法。暫弛其死。今與衆約。如有再干禁例者。必殺無赦。莫謂言之不豫也。其黨魁漫曰。藐書生能若是強耶。故犯其禁。鄂立斃五人於杖下。遂皆懼。邑大治。擢鄜州牧。盧中丞坤見而悅之。薦於朝。仁宗召見曰。奇才也。累遷至陝西巡撫。去鄜州甫四載耳。

吳堦行保甲法

嘉慶癸酉。吳堦令山東之金鄉。行保甲法。令十戶編爲一牌。各書姓名。互相糾察。彙造煙戶總册。莊長按戶詳紀姓氏。各戶皆有門牌。牌書男女姓氏。以木板懸門。十牌爲一甲。甲有長。十甲爲一保。保有正。其有不法者。牌長告之甲長。甲長告之保正。保正以聞於官。又招募官丁。訓練義勇。開操演技。一日拳脚。二日長槍。三日雜技。卽鳥槍刀棍之類也。

長麟訪察民隱

牧菴相公長麟。性廉明。撫蘇時。擒獲強暴。禁止奢侈。嘗私行市井間。訪察民隱。每就食於麪館。或語以大員出行。爲小民所識。恐無濟於事。長曰。吳俗多詐。欲其知吾私行以警之也。

阮文達使猓猓屯種

阮文達公元總督滇黔時。騰越邊境有野人。時入內地刦掠爲患。而保山等處。又別有邊夷。曰猓猓。本土司所轄。以墾田射獵爲生。精於桑弩毒矢。野人畏之。文達乃籌邊費萬金。招猓猓三百餘戶。駐騰越邊界。給地屯種。以禦野人。

汪如淵報國

秀水汪如淵官順天府尹時。方在林清變後。事如蝟集。不延幕客。危坐堂上。燃燭觀文書。四鼓乃寢。暇獨處陋室。足不踰閾。尙書劉鐶之過訪。歎曰。此去枯寂禪師有幾。爲官如此。有何樂境。笑曰。此汪某報國之始念也。劉笑謝之。京兆爲之大治。宣宗卽位。簡廣東布政。淸惠如昔。與制府某不合。遇事裁抑。憤鬱抱疾終。抵任未兩月也。貧無以葬。粵人助賻襚焉。

羅含章愛民

羅含章。雲南景東廳人。官廣東縣令。以廉直稱。道光初。膺首薦。升肇羅道。調山東兗沂曹道。未期年。擢粵撫。愛民潔己。蒞官時。召父老至。諄諄教誨。至涕下沾膺。故百姓感之如父母。號爲羅青天。

黎襄勤治河

黎襄勤公世序。河南羅城人。以進士起家縣令。洊至鎮江太守。百菊溪制府齡知其才。薦於朝。會河督陳鳳翔失事。仁宗即命黎代之。其去太守未朞歲也。黎建議。用碎石護禦河隄。巨河洶涌。不能沖決。南河賴以安瀾者十有二載。仁宗屢寵譽之。道光癸未春。以勞瘵薨於位。宣宗震悼。至有抆淚批覽之諭。命入賢良祠。廕贈有差。卒未數月。南河即以阻漕圮堰見告。故黎之功益彰。世以爲靳文襄後所僅見也。

張茂蘭爲政簡易

張茂蘭。字德馨。章邱人。令鉅鹿。爲政簡易。服闋。起知任邱。時兵荒洊臻。乃上救

荒四事。多見施行。官柳爲饑民翦伐。或以爲言。張曰。孟氏有言。先仁民而後愛物。歲饑。窮民無所得食。不得已。析木作薪。採葉充食。以緩須臾之死。乃厲禁乎。又多市書籍。以勸學者。兵荒之餘。人不廢業。

羅玘過縣。張慕其文行。北面稱弟子。御史以紀功至。張不出迎。被詰。張仰視曰。公此來。何爲者耶。御史怒曰。勦賊紀功。獨不聞乎。曰。賊去此幾何。御史曰。八百里。曰。公以紀功爲名。今相距八百里。脫有冒功者。何從知之。不責己去賊之遠。而責令奉迎之遲。誠所未喻。御史怒。亟驅車去。亡何。御史以事就逮。張迎數十里外。稟餼甚腆。方嚴冬。製衣裘以進。御史歎曰。令古人也。煖不增衣。寒不減葉。吾見其人矣。

張雨爲令。衣布飯脫粟。不名一錢。不以妻孥自隨。棄官。卜築長山之陰。老焉。每天雨。農夫樵牧。簑笠耰鋤。滿舍中。張與雜坐。談農事。竟日無忤色。山中人亦忘其嘗爲大夫也。生平邃於經傳。授徒山中。經其指授者。率有所成就。如袁軒冕陳德安輩。皆是也。道光乙未十月初三日病。亟起坐。命酒。索陶詩周子通書。置

袖中而瞑。鄉人稱曰東谷先生。

戴羨門捕亡命

丹徒戴羨門尙書以知縣起家。其知印州時。州民黃子賢等嘯聚亡命。約以州試日爲亂。偵之確。屆期試士如平時。而密遣民壯潛赴聚謀處捕獲。無漏網者。人咸服其鎭靜之度焉。

裕泰鋤強去暴

道光間。裕泰久任督撫。敭歷大圻六七行省。鋤強去暴。匪醜必禽。所捕邪徒梟販姦宄重囚歲以數百計。崇陽鍾人杰。新寧李沅發。卽督湖廣時所勦平者也。

吳文節革淫祀

楚人好鬼。越人好禨。自古而然。雲貴僻處天西。其崇信鬼神。乃復不亞中土。省城舊有華光寺。城內外與之同名者。凡數十處。俗稱某天子廟。又曰某天壇。某天臺。住持僧道。剏設無稽神像。詐言禍福。惑民漁利。道光間。督部吳文節公文鎔深惡之。檄屬親督兵役。將各州縣所供奉不經之土木偶像。投之濁流。並將

廟宇分別毀拆。或改爲善堂義塾。或改祀正神。淫祀遂革。

栗恭勤治河

河工之築壩護隄。以塼代石。自栗恭勤公毓美始。自後每有大役。碎石稭埽工用大減。數年省官銀百三四十萬兩。而工益堅。自奏爲定例。省費更不可訾算矣。

林文忠治河

道光辛卯。林文忠公則徐擢東河總督。奏言稭料乃河工第一弊端。其門垛灘垛併垛諸名目。非抽拔拆視。難知底裏。遂將南北十五廳各垛逐查。有弊者察治。所屬懍然。歲省度支無算。得旨。謂向來河臣從未有如此精核者。

林文忠許貧民挑賣官鹽

林文忠公督兩湖日。整飭淮綱。許挑賣私鹽之窮民。改悔充肩販。由各處官鹽子店給票。挑赴四鄉。賣完繳價。

林文忠曾文正重視牧令

林文忠公撫蘇日。嘗謂僚屬曰。吾恨不從牧令出身。事事由實踐。曾文正督兩江日。亦嘗曰。作官當從州縣作起。纔立得脚住。

吳和甫視學政績

吳和甫。名存義。官至吏部侍郎。公正廉明。愛才如命。督學滇南。前後八年。士民愛戴。當回匪逆命時。滇省大小官署及縉紳巨室。悉罹屠毒淫掠。甚慘。獨相戒不犯學使署。時鹽巡道署中貨財衣物。攘刼一空。並將插架書籍。以刀截爲兩段。案有吳之詩集四本。一賊方加刃。一賊急止之。曰。此吳學使詩也。愼勿損壞。所藏書數萬卷。惟吳集獨存。嘗按臨永昌。試竣出城。甫數里。回視城內火光燭天。沿途回匪白布纏頭。戈甲森列。見吳至。皆跪拜道左。乃式輿訓之曰。汝曹皆天朝好百姓。幸各自愛。衆唯唯嗷應。稽顙有聲。蓋漢回讐不兩立。必俟吳出城。乃敢互相格鬭。居民多詭稱爲吳傔從。幸免於難。及按臨迤西。舉人李某訴稱麗江縣屬鹽井有橫天都御史者謀叛。聚衆數十萬。尅日舉事。吳以事關重大。密檄麗江太守偵之。復自易服潛訪。乃知李前曾以首告謀逆。得賜舉人。茲欲

襲故智。所臚列爲首者。皆本地富家巨族。所稱聚衆。卽井旁燒鹽竈丁。所謂橫天都御史。則彼處供奉之神。時降巫者之身。鄉民遂稱巫爲橫天都御史。遂據實咨督撫。惟懲巫。斥革李某。士民感頌。皆稱之曰吳青天。

其督學浙江也。按臨嘉興時。海鹽某生以非罪繫獄。受刑甚酷。廉知其誣。點名至生。問提調官。某生何在。提調官以繫獄對。吳叱曰。秀才有罪。應詳準學使褫革。今未詳革而擅下於獄。何例也。某生不來。老夫當停試奏辦。提調大恐。亟諭邑令出生於獄。比生至。髮蓬面垢。形同重犯。吳太息。撫慰之曰。汝髮如此種種。皆老夫教令不行所致也。提調邑令相視忸怩。噤不敢語。及榜發。某生以優等食餼焉。又試杭州。有商籍童生陳某卷甚佳。越日面試二題。頃刻而成。斐然可誦。益疑非童生所能辦。密使人訪之。果新昌秀才俞某頂冒捉刀。後試新昌。點名至俞。乃訓之曰。凡爲秀才者。有學尤貴有品。汝前次爲陳某捉刀。吾憐汝才而姑貸之。若遇他人。則汝殆矣。是所得者少。而失者甚鉅。智者不爲也。汝其戒之。榜發。俞以優等食餼。自是改行。不敢再蹈前轍矣。

吳性儉約。官至卿貳。在京蓄二僕。典學時倍之。嚴戒僕夫。毋許悉索供億。自廉俸外。一切陋規。絲毫不取。

江忠烈賑饑

道光己酉。江忠烈公忠源令秀水。維時米價騰貴。饑民搶掠。江甫履任。卽有控搶二十餘案。弋犯不下百餘名。訪有某甲者。平日最爲地方害。以站籠暴烈日中。斃之。餘悉置之囹圄。不問。旋至賑局。邀衆紳。謁城隍神。袖中出誓神文。問諸君肯自署名否。衆唯唯。因爇香。鳴鐘鼓。同跪神前。朗聲誦誓文一遍。製兩匾書捐數。卽賚花紅鼓吹。以樂善好施四字褒之。否則大書爲富不仁某某額於門首。責令地保巡視。毋使藏匿。惟不許敲詐虐待。違則反坐。一時歡聲雷動。於多捐者。給予禁搶告示一紙。犯者。照某甲一律處死。數日之間。捐銀十餘萬兩。蓋均欲得此告示作護符耳。江乃乘船親查饑民戶口人數。分段彙册。交出捐之人。自行按給。五日一報縣查核。並不繳官繳局。內而丁役。外而紳董。遂無乾沒之弊。

鄭洛書驗尸

鄭洛書爲上海縣知縣。值歲初。謁郡守歸。舟泊海口。有沉屍。壓以石磨。歎曰。此殆客死。故莫余告。遣人偵近村民家。有石磨失其牡。輦以來。果相脗合。一訊卽服。乃江西賣卜人。歲暮將歸。房主利其財而殺之也。

張九鉞賑災

張九鉞。字度西。宰南豐時。歲歉。請平糶。部例。大縣存七糶三。張驟半之。上官嚴檄切責。幕僚以爲病。張曰。積貯民命也。吾能墨守舊制。坐視民餓死耶。倉米絀。則勸邑紳捐助。牒買鄰境。米麕至。全活者多。南昌西北濱彭蠡湖。秋潦爲災。力請賑。親履勘散給。晝夜駐墟上。凡六閱月。動帑十二萬有奇。

羅壯節著名績

羅壯節公遵殿由牧令擢封圻。所至大著名績。官湖北時。佐胡文忠公整飭吏治。籌畫儲胥。文忠倚爲心腹。外任三十年。身後止薄田四十畝。土屋十餘間而已。

夏廷松稱職

新建夏廷松。字蔭堂。以縣尉仕江左。制府陶文毅公澍深器之。平日矜恤獄囚。禁獄卒凌虐。夏施藥。冬給棉。十餘年如一日。而治盜賊不少寬。閭閻安堵。嘗曰。官無大小。期稱職耳。吾不以卑官自卑也。

駱文忠設匭筩

咸同間。駱文忠公秉章任封疆。當寒暑冗忙時。每便衣見客。設匭筩。收匿名揭帖。貼四柱清册於照牆。欲不蔽耳目也。

張兆棟用人

歷城中丞張兆棟性嚴毅。風度端凝。所至無赫赫功。而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以義制事。屹然若泰山之不可動。同治己巳庚午間。開藩吳下。一意以澄清吏治爲務。時丁日昌方撫吳。爲政苛細。舉止輕率。用人尤喜怒不常。純任意氣。加膝墜淵。變幻生於俄頃。張以鎭定處之。多所補救。且以朝廷既開捐例。勢不能拒使不來。而旅進旅退之中。又不暇一一考覈。辨其優劣。乃核其需次之先後。別

其入仕之資格。分班輪轉。以次任用。需次以後。有績可敍者。別爲一班。予以特拔。而特拔之中又論敍績之先後。無倖無濫。布置井井。丁好以己意進退人。每遇缺員輒欲亂次委任。張不爲動。丁或謂其人恐無才。不能勝此任。則對曰。明試之謂何。果用之而不堪。今日能予明日詎不能奪。若先事示疑。人將有詞。亦非政體。丁亦無如之何。及所用果誤。亦彈治不護短。故屬吏服其公而憚其嚴。

張凱嵩馭屬吏

江夏張中丞凱嵩以郎用知縣洊至巡撫。未嘗一日離廣西也。有政聲。於屬吏善駕使胥樂爲用。道員李鈞由供事揀發至省。知其才與籌軍需極得其力。廣西釐務。條目鉅細。皆李裁定。桂人言三倉積穀。李所創辦。其推陳出新立法最善。値春末。招商人碾米運東。議價較市爲減。及秋成。由原商買米交倉。議價較市爲昂。由是倉穀論石則日盈論色則日新。轉運無迹。公私皆便。商人亦深感信。無欺隱侵蝕等弊。

廣西積苦於兵。張始終其間。浸至全境肅淸。雖出湘中援軍之力。而收集流氓。

次第興復。亦未易才也。

張勤果使民避水患

黃河多水患。張勤果公曜撫山東。甫下車。卽於沿河一帶。列置多船。船備大囊。實以熟麪。殆足月餘之食。河決時。則令河丁鳴鑼。促民登船。水至舟浮。任其所之。至水落。不致飢莩。全活者甚衆。旋薨於位。闔柩哀弔者以千萬計也。

鹿文端歷官治績

鹿文端公傳霖起家州縣。荐陟封疆。尋擢卿貳。入樞垣而膺大拜。以勤能廉潔著稱於世。其尤嘖嘖人口者。一爲督蜀時。創處置瞻對改土歸流之議。惜爲將軍所尼。事不果行。一爲在兩江劾治海州分司徐某。一爲任戶部尚書時。大內將興某項工程。獨上疏抗議。以國用不足不能供給爲對。孝欽后納其言。卒發內帑修之。一爲查辦綏遠城將軍貽穀案。主者初欲寬縱。以其堅持久。未定議。

夏獻雲訓農

新建夏獻雲字芝岑。其祖家瑜嘗守寶慶。以卻富民石再書十萬金事。著稱於

世者也。嘗官湖南糧道。著訓農八則。曰崇本務。曰守恆業。曰惜耕牛。曰勿爭水利。曰勿私溝渠。曰毋遏糴。曰毋好訟。曰亟正供。皆曲中地方情弊。光緒乙酉。湘城大水。既退。民欲賽神以禳之。方伯某臨期示禁。且持之甚力。於是羣情洶洶。刁民聚衆數千。火焚藩署。幾成大變。夏出曉以利害。謂首禍者法必懲。解散脅從。民心以定。自是湘人有大畏民志功。秉明弼之頌。子敬觀。字劍丞。嘗以道員需次江左。權江寧提學使。儒吏也。工詩詞。

善廣爲令政績

光緒丙戌。知西安縣事者。爲蒙古善子居明府廣。有博徒設花會於山中。聚衆數千。歷任邑宰不敢捕。以其備有槍械爲衞也。亦惟以文告申禁而已。善下車。卽令隸人先入其會以偵之。旋協同防營武弁。以深夜率兵役往圍其山。戒勿開槍。慮聞聲而逸也。天辨色。先遣兵役之半。叩關入。博徒發槍以禦。其魁破後垣遁。兵役之伏垣外者。遽前擒之。遂就縛。乃撫慰其衆。諭以利害而驅之出。火其廬。自是花會之害遂除。是年夏秋之交。霪雨爲災。民詣縣求貸公款以資種

植者。將萬人。允之。及冬。移浦江。浦江向無積穀。歲饑。輒仰給於鄰邑。善憂之。乃捐廉倡辦。並令紳耆量爲捐助。紳百計沮撓。蓋誤以爲善將藉此染指也。善反覆開導。賫大集。穀倉遂成。某年六月旱。邑大饑。遂出穀振之。善勤政愛民。不畏強禦。顧以性戇直。爲金衢嚴道聯綬所忌。而中傷之。遂移浦江。其在西安。固未及期也。子二。長桂森。官江西。次桂榮。官浙江。

張文襄從政有宗旨

張文襄嘗語黃紹箕云。我從政有一定之宗旨。卽啟沃君心。恪守臣節。力行新政。不背舊章十六字。終身持之。無敢差異也。

張文襄整飭鹽綱

光緒壬寅年。張文襄署江督。整飭鹽綱。奏派蒯光典總辦儀棧。賫以兵輪。實力緝私。親赴十二圩。相度形勢。自集一聯。懸之。以配曾文正聯。先得上聯。命蒯及黃紹箕對之。文爲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張融海賦語。蒯退。以屬某。某對以郭璞江賦之總括漢泗。兼包淮湘。蒯稱善。言於張。張自以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易

之。

王步雲有循聲

光緒癸卯。王步雲以揀選知縣至廣西。歷宰劇邑。有循聲。其在永淳時。每躬自出巡。訪問閭閻疾苦。嘗以兼旬周歷十四村。由化龍而甘棠而古拉而鹿盧而零竹。且紆道古城平木六吉長運梧李黃平路韋等處。遇有崎嶇山嶺。亦不辭勞瘁。徒步登陟。所至。輒殷殷垂詢。爲之計畫一切。又以永淳幅員遼闊。山林叢雜。上接宣靈。下連賓橫。實爲羣盜出沒之所。因出示勸諭各村。行聯團互衛之策。並建築閘闌以禦盜。於是闔境肅然。咸得安枕。宣統辛亥。補富川。所屬龍窩村人。與接壤湖南江華之甕水村人。以山界糾葛之世仇。肇釁械鬭。致傷多命。步雲乃請於兩省上官。由富江兩邑價購山地。作爲甌脫。永禁兩造樵牧耕葬。以杜後患。民皆德之。步雲名甲榮。浙江嘉興人。久於幕。善屬文。其子銘遠中翰邁常能世其學。

增子固治浙海塘

浙之海塘。關係七郡民命。康乾時。嘗兩届大修。特頒內帑。欽派專使駐工督辦。聖祖高宗南巡。親臨指示。其後歲撥經費。動逾百萬。編設管塘同知暨營汛專缺。畫分東西中三防。專司搶護。直轄於杭嘉湖道。而受成於巡撫。每遇伏秋兩汛。例有出巡之舉。分投勘察。詳明奏報。奉爲考成。罔敢欺蔽。同光以後。虛應故事。久之。則上下相蒙。所定歲費。亦皆移作別用。自此年短一年。而工程益不可問。迨宣統己酉。官紳昌言變法。時撫浙者爲滿洲增子固中丞韞。本主改革。討論結果。乃將原有文武員缺一律裁免。特設塘工總局。遴委道員主之。嚴定處分。優與事權。其下並設塘工諮議會。分舉士紳爲諮議員。逐案建議。以多數取決之。執行意思兩大機關。亦於是時組織成立。

清稗類鈔

爵秩類目錄

	頁
爵秩全凾	一
同姓封爵及世職	一
宗室爵十四等	二
復還親王始封爵號	四
異姓封爵及世職	四
世祿品級祿米	五
異姓王	六
衍聖公	六
聖祖賜鄭克塽公銜	六
高宗諭文臣爵不承襲	七
滿爵之世襲罔替	七
漢文臣得爵	七
世職可併爵	九
世職可併爲一	九
漢人世職始於雍正	九
漢臣世職與滿臣同	一〇九
奏給白英子孫世職	一一〇
外藩封爵	一一〇
劃一文武階級	一一〇
國初文武同官不迴避	一一一
文武旗官前後異名	一一一
成都將軍轄文武	一一二
熱河都統轄文武	一一二
文武互改	一一二
徐湛恩以武改文	一一三
田興恕以武兼文	一一四
張勳果敢歷文武	一一四
楊愷出入文武	一一五
總督封將軍	一一六
尹文端歷兼文武九印	一一六
文武官員不准挈眷赴任	一一六
漢尚書任步軍統領	一一六
文升武降	一一七

湘淮軍人爲督撫提鎮　一七
齊蘇勒任官不拘資格　一七
石其儲遷轉之奇　一八
梁文莊兼領清要　一八
數年躋京官顯秩　一八
朱朶山終於六品京官　一九
生前加太傅　一九
議政王大臣　一九
議政王　二〇
監國攝政王　二〇
軍機處　二一
軍機處員名任期　二三
軍機處行走　二五
軍機處有科道稽察　二五
軍機處寄信　二六
軍機章奏　二六
李文正守孝百日仍赴弘德殿及軍機處行走　二七
軍機章京　二七
軍機達拉密　二八
大臣子弟充軍機章京　二九
翰林充軍機章京　二九
軍機章京回直　二九
吳熊光以軍機章京召見　二九
三院改內閣　三〇
內閣規制　三〇
徐文穆十六年入閣　三三
大學士出爲巡撫　三三
大學士非翰林出身　三三
彭蘊章爲門外漢　三四
設立內閣總理　三四
孔繼汾特授內閣中書　三五
汪孟鋗到內閣口號　三五
端木國瑚兩得中書　三六
中書至軍機處領事　三八
翰詹兩衙門　三八

翰林院　三八
翰林掌院　三九
翰林院辦事　三九
庶常支廩餼　四〇
翰林須留心詔敕　四〇
洗馬得與講讀一體較俸　四一
姜西溟得編修之遲　四一
翰林部曹之出入　四一
聖祖休致乞假詞臣　四二
吳自高以布衣授翰林院待詔　四二
王白田以教授入上書房　四二
科道行走上書房　四三
程氏父子入上書房　四三
周系英直上書房之特簡　四三
南書房供奉　四四
方望溪以白衣入南書房　四五
南書房翰林編書　四六
編修供奉內廷　四六
上諭館職掌　四六
批本處　四七
奏事人員　四七
奏蒙古事侍衛　四七
國史館職掌　四八
提學道改用翰林　四八
國初學政不差翰林　四九
陸清獻歿後放江南學政　四九
部曹視學　五〇
學政不得監臨鄉試　五〇
考官不皆甲科出身　五〇
廷推考官　五一
前科狀元充順天鄉試正考官　五一
詞臣不願作考官　五二
直隸人不充順天鄉試考官　五二
屢主文衡　五二
五典禮部試　五三
進士舉人充鄉試同考　五三

鄉會同考無定額　五三
廉官　五四
部院值日　五八
各部京察　五八
六部　五九
盛京五部　六〇
承政參政　六〇
一尚兩侍之新官制　六〇
各部堂司官瑣事　六二
外務部前之總理衙門　六五
外務部　六五
軍諮府　六六
海軍衙門之創設　六六
尚書協辦大學士　六七
各部尚書班次　六七
朝鮮人官侍郎　六八
沈端恪以郎中擢侍郎　六八
吳郁生爲一日侍郎　六八
各部丞參　六九
郎中前之啟心郎　七〇
司員回原衙門行走　七〇
留學生居各部要津　七一
嘉道以前部曹重於翰林　七一
郎員品級　七二
員外郎九轉四品　七二
主事分三等引見　七二
錄事正字　七三
九卿　七三
弼德院　七四
都察院　七四
理藩院　七四
翁文端兩爲祭酒　七六
黃壽廷授司業　七七
欽賜司業　七七
世祖以湯若望掌欽天監　七七
樂部　七八

罷十三衙門　七九
內務府　七九
內府人員不任部院　八七
漢臣總理內務府工程處　八七
鑾儀衛　八七
宗室任職官　八八
滿缺任漢人　八九
漢軍用滿缺　八九
筆帖式　八九
內院筆帖式　九〇
爵邸員額　九〇
京城管理地面之官　九一
順天府府尹　九二
議遣重臣監察督撫　九三
朝鮮採詩使　九三
浙江觀風整俗使　九三
外臣加宮銜　九三
編訂各省官制　九四
世宗破除文官迴避本省之見　九四
銀鐵二匠以保舉而貴顯　九五
吳湛山一歲九遷　九五
阮文達佩六印　九六
宣宗重科舉出身　九六
滿漢督撫　九六
世宗增設四川總督　九七
方恪敏父子叔姪總督　九七
尹文端久督兩江　九七
李文忠久督直隸　九八
黃崑圃撫浙之早　九八
任道鎔累遷至督撫　九九
鄂文恭由筆帖式至巡撫僅六年　九九
徐文穆以皖撫查辦浙江事件　九九
巡撫加提督銜　一〇一
伊里布擢巡撫之速　一〇二
琦善三十歲任巡撫　一〇四
江淮巡撫設而即裁　一〇四

巡撫加尚書銜　一〇四
巡撫銜　一〇五
李如蘭由訓導至藩司　一〇五
江蘇有兩布政司　一〇五
潘士成為本省運使　一〇六
守道巡道　一〇六
各省道員准奏事　一〇六
臺灣鎮道奏事　一〇七
新進士即用道府　一〇七
左必蕃仍管揚州府知府事　一〇七
藍鼎元以知縣被劾授知府　一〇八
知府兼御史銜　一〇八
改知府為從四品　一〇九
和尚為知府　一〇九
訓導授知州　一一〇
知州體制　一一〇
丞倅鹽官　一一〇
劉元燮辭道就佐貳　一一〇
大挑知縣　一一〇
揀選知縣　一一一
孝廉方正知縣　一一一
有瘴知縣　一一一
招民知縣　一一二
知縣行取　一一二
月選知縣條陳時事　一一二
改孔氏族人宰曲阜縣之例　一一三
米喬林保八品而得七品　一一三
弟終兄及之知縣　一一四
高宗加崇學官品級　一一七
以考試勞績捐納三途而仍為八品官　一一七
李震為本縣縣丞　一一七
江北河工之官　一一八
供事藍某特授河泊所所官　一一八
捐例花樣　一一九
五人公捐知縣　一一九
粵寇為其徒捐道府　一二一

捐生以武陽山會爲最多 一二二
各省候補情形 一二二
文官各階之名稱 一二二
將之名稱 一二三
武官乘轎 一二四
伊犂設官 一二四
漢人任都統副都統 一二六
御前大臣 一二六
領侍衛內大臣 一二六
楊芳授國什哈 一二八
御前各職 一二九
十五善射 一二九
五旗爲王府僚屬 一二九
綠營虛銜 一三〇
綠營功加 一三〇
武職借缺補署 一三〇
特設江北提督 一三一
掛印總兵 一三二
陳春萬意外得總兵 一三二
千把品級 一三三
武官各階之名稱 一三三
加級紀錄 一三四
官員呈遞履歷 一三四
西藏設官 一三五
西康番官 一三八
二氏官職 一三九
喇嘛官職 一四〇
青海僧官 一四一
土司官職 一四二
太平府土司 一四二
土州 一四三
土司改流 一四四
女官名數品級 一四四
薩滿 一四五
奉聖夫人 一四五
官員之妻有封典 一四五

粵寇設官分爵　一四六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爵秩類

爵秩全函

京外大小文武百官之職掌姓名出身籍貫字號。有記載之專書。曰爵秩全函。一曰搢紳全函。又曰搢紳錄。略同於明之同官錄。日本之職員錄。蓋京師琉璃廠南紙鋪中人就吏兵二部之胥吏。詳查檔冊。彙而成編者也。有爵者亦記之。別有專載武職之單行本。曰中樞備覽。歲出四版。分春夏秋冬四季。其書以紅紙爲面。黃紙爲籤。綈錦爲帙。官吏之入都也。輒買之歸以遺戚友。此書版權。初爲吏部書吏某所專有。蓋在乾隆末造利珅當國時。某以數千金賄珅。始禁止他人發行。久之而爲各南紙鋪所效尤。其最初者爲榮祿齋。旋以榮祿二字嫌於僭。乃改祿爲錄。

同姓封爵及世職

太祖肇基。以滿語定爵號。最尊者曰貝勒。太宗崇德改元。始定王公等爵。以封顯祖子孫。及定鼎燕京。列爵十等。至於六祖子孫。有德善勳勞者。量其等而錫之爵。王貝勒僅屬追封。其及身受爵者。在國初則授昂邦章京。梅勒章京。繼改精奇尼哈番。阿思哈尼哈番。

公侯伯之下。別有五等世職。蓋八等也。乾隆丙辰。從舒文襄公赫德議。始改漢銜。視其品秩以定之。定一二三等精奇尼哈番（舊世職為昂邦章京）為一二三等子。一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舊世職為梅勒章京）為一二三等男。一二三等阿達哈哈番（舊甲喇）為一二三等輕車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舊為牛彔）為騎都尉。他沙勒哈番（舊為半箇前程）為雲騎尉。

宗室爵十四等

宗室爵凡十四等。一和碩親王。二世子。（卽親王之長子）三多羅郡王。（卽郡王之長子）四長子。五多羅貝勒。六固山貝子。七鎮國公。八輔國公。九不入八分鎮國公。十不入八分輔國公。十一鎮國將軍。秩視一品。十二輔國將軍。秩視二品。十三奉國將軍。秩

視三品。十四。奉恩將軍。秩視四品。其下爲閒散宗室。亦視四品。得服四開衩袍。束黃色腰帶。俗稱黃帶子。

崇德丙子。定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鎭國輔國二公。皆冠寶石頂。以補服翎眼爲差次。統名曰入八分王公。蓋卽九錫意也。或曰天命間立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各置官屬朝會燕饗皆異其禮是爲八分其不入八分公以及鎭國輔國將軍。皆冠珊瑚頂。奉國將軍視武正三品。奉恩將軍視武正四品。秩皆與品官同。舊例。親王嫡子封郡王。後襲親王。或曰先封世子郡王以下嫡子。皆遞降一等受封。親王衆子封輔國公。親王庶子封輔國將軍。郡王以下遞降同。故安王諸子皆封僖勤諸郡王也。康熙時。以俸糈繁費。改定親王無論嫡子衆子。皆封不入八分輔國公。郡王以下遞爲減等而考試之。繙譯馬步射三藝皆優者。然後授以本職。否則遞相降等授爵。其親郡王皆世襲罔替。貝勒以下皆降襲至輔國公。然後世襲。而輔國公又無復降襲之例。其不入八分輔國公以下。皆降至奉恩將軍世襲罔替。無論軍功恩封皆一例。故杜度彰泰諸貝勒有開創大功者。亦皆一體降襲。高宗

篤念宗親。乃特定軍功恩封之例。其有勳勞者。無論王貝勒。皆世襲罔替。其恩封者。親王遞降至鎮國公。郡王遞降至輔國公。貝勒遞降至不入八分鎮國公。貝子遞降至不入八分輔國公。鎮國公遞降至鎮國將軍。輔國公遞降至輔國將軍。皆世襲罔替。

復還親王始封爵號

睿親王多爾袞以元勳懿戚。橫被流言。乾隆朝。始特旨昭雪。復爵予諡。並以禮烈親王後人改封巽親王。又改封康親王。鄭獻親王後人改封簡親王。豫通親王後人改封信郡王。肅裕親王後人改封顯親王。克勤郡王後人改封衍禧郡王。又改封平郡王。均非初封之名。不足昭示後世。悉命復還始封爵號。

異姓封爵及世職

異姓爵凡二十五等。一。一等公。襲二十六次二。二等公。襲二十五次三。三等公。襲二十四次四。一等侯兼一雲騎尉。襲二十三次五。一等侯。襲二十二次六。二等侯。襲二十一次七。三等侯。襲二十次八。一等伯兼一雲騎尉。襲十九次九。一等伯。襲十八次十。二等伯。襲十七次十一。三等伯。襲十

六次）十二。一等子兼一雲騎尉。（襲十五次）十三。一等子。（襲十四次）十四。二等子。（襲十三次）十五。三等子。（襲十二次）十六。一等男兼一雲騎尉。（襲十一次）十七。一等男。（襲十次）十八。二等男。（襲九次）十九。三等男。（襲八次）二十。一等輕車都尉。二十一。二等輕車都尉。二十二。三等輕車都尉。二十三。騎都尉。二十四。雲騎尉。（自一等輕車都尉至雲騎尉各襲三次襲次完時以恩騎尉世襲罔替）二十五。恩騎尉。

異姓者自皇族外。統滿洲蒙古漢軍漢人而言之也。國初以從龍英傑。皆爲開國元臣。故凡拜勳爵受勳職者。咸得世襲罔替。若錫封於順治壬辰以後。則卽以次爲沿革。間有特命視開國元臣世襲罔替者。蓋異數也。乾隆時。高宗追念陣歿殉難諸臣。賜後裔官一人曰恩騎尉。視正七品。世襲罔替。

世祿品級祿米

公之位視三公。冠珊瑚。服斗牛。祿米六百石。侯伯服與公同。祿米四百石。子位視正一品。服麒麟。祿米三百石。男位視子。祿米一百五十石。輕車都尉正三品。祿米一百石。騎都尉正四品。祿米六十四石五斗。雲騎尉正五品。祿米四十石

五斗。

異姓王

故事。罕有異姓封王者。國初孔有德尙可喜耿仲明以泛海來歸。封孔爲定南王。耿爲靖南王。尙爲平南王。吳三桂以請兵功封平西王。揚古利以世臣追贈武勳王。孫可望以來歸封義王。黃芳度以殉節封忠勇王。惟福康安以征苗薨於軍。贈嘉勇郡王。子德麟襲貝勒。蓋曠典也。

衍聖公

自宋仁宗改孔子後裔文宣公封爵爲衍聖公。歷元明不替。國朝亦因之。有采田。世居曲阜。歲時入朝。建邸於京師。

聖祖賜鄭克塽公銜

康熙癸亥。閩海平。王師由澎湖入鹿耳。直抵臺灣。鄭克塽黨羽攜貳。險要盡失。始率屬薙髮迎降。聖祖特降明詔。授克塽公銜。其大將劉國軒馮錫范伯銜。俱隸上三旗。

高宗諭文臣爵不承襲

乾隆壬戌十二月。高宗諭我朝文臣無封公侯伯之例。大學士張廷玉伯爵。係格外加恩。其奏請與其子張若靄承襲之處。不合。今著帶於本身。伊子張若靄不必承襲。

漢爵之世襲罔替

海澄公黃梧。本鄭成功將。順治丙申歸順。其子芳度。康熙初。拒耿精忠之招。困守漳州。城陷殉難。事聞。贈王爵諡忠勇。陝西提督王進寶以平吳三桂功。授三等子。賜彤弓駿馬。卒諡忠勇。至乾隆丁亥。詔以黃芳度子孫於襲次完時。照八旗例給恩騎尉世襲罔替。王進寶以三等子爵世襲罔替。趙良棟授一等子爵。卒諡襄忠。詔以一等子爵世襲罔替。同時如將軍張勇提督孫思克陳福豆斌總兵高天喜等。皆緣此推恩。又殉節陣亡之張國彥等十七員。軍功較著之惠應詔等十四員。亦一體加恩。自是漢人始有世襲罔替之例。

漢文臣得爵

漢文臣得五等勳爵者。康熙朝。桐城張廷玉三等勤宣伯。乾隆朝。錢塘孫士毅一等伯。道光朝。河南徐廣縉一等子。漢陽葉名琛一等男。而廷玉之得配享太廟。尤異數。粵寇之據金陵也。文宗顧命。深引為憾。謂有能克復金陵者。可封郡王。及曾國藩克金陵。廷議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驟。且舊制所無。因析而為四。封侯伯子男各一。於是國藩封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其弟國荃封一等威毅伯。提督李臣典封一等子。提督蕭孚泗封一等男。左宗棠之肅清新疆也。廷議援長齡平張格爾封公之例。擬封一等公爵。孝貞后孝欽后謂前曾國藩克復金陵。僅獲封侯。左宗棠係曾國藩所薦。其所用得力之老湘營。亦係曾所遺將領劉松山等。又曾所舉也。若左宗棠封公。則前賞曾國藩為太薄矣。乃議左以一等恪靖伯晉二等恪靖侯。所以不獲一等者。稍遜於曾也。其他則有陝甘總督楊遇春封一等昭陽侯。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封一等肅毅伯。薨後晉封一等侯。新疆巡撫劉錦棠封一等男。臺灣巡撫劉銘傳封一等男。兩江總督劉坤一薨後封三等男。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封一等侯。未受。

世職可併爵

得兩世職之較大者。可併爲一爵。如一等輕車都尉兼一雲騎尉是也。惟及身而止。不再襲。

世職可併爲一

得兩世職之較小者。可併爲一大世職。如騎都尉兼一雲騎尉。可併爲三等輕車都尉是也。亦及身而止。不再襲。

漢人世職始於雍正

漢文臣無世職。雍正間。以大學士朱軾張廷玉蔣廷錫勤勞輔弼。特擴成例。給予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襲。卽輕車都尉也。漢世職蓋自此始。又八旗世職襲次完時。有賞恩騎尉承襲罔替之例。漢世職則否。然其後亦准世襲。與八旗同。

漢臣世職與滿臣同

國初。八旗官員陣亡。賜雲騎尉世襲。綠營則仍沿明制。例與難蔭。非特旨者不予焉。乾隆甲辰。上諭兵部云。國家滿漢視爲一體。同爲殉節之士。豈可功賞之

間。有所異也。乃命文臣自大學士至典史。武臣自提督至把總。皆以次賞給世襲。與滿臣同。

奏給白英子孫世職

汶上老人白英。明之有功黃河者也。立祠於戴村。子孫蔭襲頂帶。自入國朝。未奉明旨。康熙間。河東河道總督漢軍李宏奏請仍給八品世職。奉旨允行。

外藩封爵

外藩爵凡七等。一。汗。二。和碩親王。（長子先賞給公品級）三。多羅郡王。四。多羅貝勒。（郡王貝勒之長子先賞給頭等台吉）五。固山貝子。六。鎭國公。七。輔國公。（貝子公之長子先賞給二等台吉）將來長子各襲封原爵。亦間有減一等承襲者。

劃一文武階級

乾隆丙子七月。高宗諭三通館進呈皇朝通志職官略一門。文職自正一品至從九品。共十八階。武職自從一品至正七品。祇十二階。宜改爲劃一。又文官降一級者。俱以正從計算。止於正降爲從。武則降一級卽降一品。未免偏枯。此後

武職處分。亦宜照文員之例。

國初文武同官不迴避

雍正甲寅。福建巡撫趙國麟與藩司劉藩長聯姻。係先具奏允行。又魏經國爲湖廣提督。特旨以其子瓚爲提標中軍守備。及爲松江提督。以其次子琨補泰州營遊擊。其時同官固不拘迴避之說也。洎乾隆時。立法始密。部例日繁。同官皆須迴避。咸同以來。復有捐免迴避之例。

文武旗官前後異名

八旗文武職官。前後異稱。滿語稱札爾固齊者。後改佐理五大臣。滿語稱某部承政者。後改尙書。滿語稱某部參政者。後改侍郎。滿語稱左右承政者。後改左右都御史。滿語稱左右參政者。後改左右副都御史。滿語稱噶喇昂邦者。後改左右翼前鋒統領。滿語稱固山額眞固山昂邦者。後改都統。滿語稱梅勒額眞梅勒章京者。後改副都統。滿語稱纛章京者。後改護軍統領。滿語稱甲喇額眞甲喇章京者。後改參領。滿語稱牛彔額眞牛彔章京者。後改佐領。滿語稱盛京

八門總管昂邦者。後改盛京將軍。滿語稱駐防昂邦者。後改駐防將軍。滿語稱墨爾根蝦者。後改蒙古侍衞。

成都將軍轄文武

各省將軍專轄旗兵。惟成都將軍一缺。管轄松建文武。建昌道各屬遇有特別事件。須分稟將軍請示。通省牧令之奉委赴任者。皆須赴軍院稟辭。門敬小費等等。視缺之高下爲斷。約數十金或百餘金不等。接見與否。弗論也。其有吝惜小費不辭而別者。輒遭嚴譴。某歲將軍缺出。暫由某督兼署。督吏治素著。頗不以將軍分權爲然。奏請將成都將軍管轄松建文武舊制取消。奉旨允准。

熱河都統轄文武

駐防在外之都統。專轄軍隊。惟熱河都統則兼管吏治。地方現任文武及需次者皆屬之。

文武互改

漢臣文武不相移易。然亦有以文改武以武改文者。如徐湛恩以侍衞改郎中。

姚儀以知府改總兵。朱衣客以道員改總兵。劉清以鹽運使改總兵。黃廷桂及楊忠武公遇春以提督改總督。劉襄勤公錦棠劉壯肅公銘傳皆以提督改巡撫。又如彭剛直公玉麟蔣果敏公益澧之始爲武員。張勤果公曜之始爲文員。而仍以武改文。至楊勇愨公岳斌由湘鄉把總起家。官至陝甘總督。且適與嘉慶間楊忠武同姓同起行伍同任兼圻同督陝甘。先後若出一轍。則爲咸同軍興後一人而已。其後又有光緒末葉之劉永慶田文烈言效源三人。劉字延年。汴人。初至朝鮮。以直隸州知州充領事。洊至道員。尋被簡爲江北提督。加侍郎銜。田字煥庭。鄂人。初以廣濟縣訓導投新建陸軍。積功保至道員。曾任宣化鎮總兵。言字仲遠。蘇人。初以道員需次直隸。署大名鎮總兵。未幾。而改任直隸巡警道。

徐湛恩以武改文

武臣鮮以詞賦受知者。徐侍郎湛恩。明功臣中山王達後也。明季以關外都指揮家遼陽。入國朝。隸正藍旗漢軍。由貢生應武科。中康熙乙酉武進士。授侍衛。

執戟殿下。賦詩稱旨。特改兵部郎中。後官至閣學。兩出治河。以廉幹稱。

田興恕以武兼文

田興恕於咸同諸將中年最少。咸豐乙卯。從王葆生軍。充領哨。勦粵寇。破之於郴州。時年裁十六耳。葆生奇其勇。命獨將五百人。名虎威軍。及援黔。增募至二萬。選敢死士五百。號曰死勇。後改名長勝軍。己未。以副將擢貴州提督。授督師。辛酉。兼巡撫。年甫二十四也。援黔軍之餉。夙仰給於湘。同治壬戌。田督餉湖南。以事忤湖南巡撫毛鴻賓。毛怒。奏停其餉。又以其起家勇目。年少佩大臣關防。陰劾之。遂繳大臣關防。解巡撫印。仍以提督領軍事。興恕。字忠普。湖南鎮筸廳人。

張勤果歇歷文武

張勤果爲咸同中興之名將。其祖嘗爲知州。家貧。識字不多。嘗爲米肆司會計。後游河南。依其姑夫蒯士薌廉訪於固始縣任所。時捻寇起。民多結團自保。蒯檄爲團長。及捻圍固始。迺以壯士三百伏城外。夜三鼓。突起。潛襲捻營。城上鳴

鼓角應之。呼聲震天地。捻大驚潰。終夜洶洶不絕。時忠親王僧格林沁方帥大軍來援。未至數里。遙見火光中有人往來搏戰甚力。驚曰。是何壯士。及至。勞問。乃勤果也。大歎異之。因立畀以五品翎頂。奏署縣事。尋娶婦。即士貓之女公子也。

其後。勤果洊擢布政使。開藩河南。御史劉毓楠劾其目不識丁。奉旨改南陽鎮總兵。憤甚。乃就夫人學。自是遂通知文史。然自改官後。數偃蹇朝命。左文襄公督師勦回。奏請勤果領兵。不應。時降旨趣之。夫人乃曰。君以功自負。數逆上命。將謂朝廷不能殺君耶。勤果聞言。咋曰。夫人言可畏。夫人言可畏。即往從文襄。文襄復奏。復改文職。未幾。巡撫山東。輒與屬吏言其夫人之能。且曰。君等畏妻否。或答以不畏者。則正色曰。汝好大膽。妻乃不畏耶。

楊愷出入文武

康熙朝。儀徵武進士楊愷受知聖祖。召入南書房。與何義門蔣南沙等同校書史。後提督兩湖。頗著勳績。

總督封將軍

康熙己未。雲貴總督蔡毓榮。封綏遠將軍。賜以勅。總統綠旗兵。異數也。毓榮爲漢軍旗人。

尹文端歷兼文武九印

尹文端公繼善久督兩江。境內將軍提督巡撫河督漕督鹽政上下兩江學政九職。皆嘗兼攝之。

文武官員不准挈眷赴任

臺灣初爲荷蘭人所據。鄭成功逐荷人而有之。垂三世。及康熙癸亥。施琅破臺灣。始入版圖。時聖祖慮漢官至其地。結鄭氏餘孽爲亂。故不許挈眷前往。乾隆丙申。高宗諭云。文武官員知縣以上年過四十。其無子者。方准挈眷前往。此例未知始自何時。殊不可必。王道本乎人情。舊例未爲允洽。嗣後俱准其攜帶。自是文武官員。無論大小。遂無不攜眷矣。

漢尚書任步軍統領

漢人例不任步軍統領。惟嘉慶朝常德楊超曾曾兼領。時楊本任吏部尚書也。

文升武降

嘉慶戊辰庶吉士散館。崇綬改三等侍衞。同時有步軍統領文寧者。忽爲侍郎廣興所劾降翰林院編修。都人有一聯云。翰林充侍衞提督作編修。時謂之文升武降。蓋庶吉士從七品。三等侍衞正五品。步軍統領從一品。編修正七品也。

湘淮軍人爲督撫提鎭

自定鼎以來。至咸豐初。滿人爲督撫者十之六七。粵寇倡亂。滿督撫有殉節者。然無敢與抗。文宗崩。孝貞孝欽二后垂簾。恭親王輔政。乃汰滿用漢。同治初官文恭公文總督湖廣。自官罷。而滿人絕迹者三年。僅英翰擢至安徽巡撫耳。當同治己巳庚午間。各省督撫提鎭。爲湘淮軍功臣占其大半。及恭王去位。滿人勢復盛。光緒甲午後。滿督撫又遍各省。遂迄於宣統遜位。

齊蘇勒任官不拘資格

勤恪公齊蘇勒初以內府主事出任永定河分司。既遷翰林院侍講國子監祭

酒。仍管永定河分司事。時康熙壬午以後也。

鄭其儲遷轉之奇

石首鄭太常其儲以康熙壬辰通籍。癸巳。授檢討。世宗初元。改授戶部山東司郎中。乙巳。擢工科給事中。庚戌。授四川松茂道參議。乾隆戊午。擢太常寺少卿。遷左僉都御史。己未。改順天府府丞。丁卯。又轉常少。蓋以檢討改郎中以郎中不階御史。遷擢給諫。既外任參議矣。忽擢常少。既由少卿遷僉都。再轉而仍居故官。其間迴翔遷轉。皆不甚循尋常階級。又非有被議降謫之事。實罕有也。

梁文莊兼領清要

內閣吏部翰林院。皆京僚極清要地。梁文莊公詩正嘗兼領數年。王尙書際華戲謂之曰。公可謂三清居士矣。裘文達公曰修聞之笑曰。若兼以上書房南書房。則五清也。

數年躋京官顯秩

仕宦之速。如阮文達公元中式後。未三年。卽擢少詹事。桂香東侍郎芳中式五

年。擢內閣學士。董鄂少司馬恩寧中式七年至亞卿。盧少司農蔭溥居郎官最久。其擢鴻臚寺少卿至兵部侍郎。未期年。蓋皆宦途之最速者也。

朱朶山終於六品京官

海鹽朱朶山殿撰昌頤平生六易官階。終於六品。初以選拔充小京官。升用主事。一也。道光丙戌。成進士。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二也。嗣升贊善。三也。緣事降謫。適得光祿寺署正。四也。由署正捐主事。五也。升員外得御史矣。復干吏議鐫級。歸。咸豐朝起廢員。仍賞主事。命來京。六也。

生前加太傅

大臣生前加太傅者。自金文通洪文襄范文肅鄂文端曹文正長文襄阮文達外。惟潘文恭公世恩而已。

議政王大臣

國初定制。設議政王大臣數員。皆以滿人充之。軍國重務。不由內閣票發者。皆交議政大臣。每朝期。坐中左門外會議。如坐朝。雍正中。設立軍機處。議政之權

遂微。然猶存其名。爲滿大臣兼銜。乾隆壬子。高宗特諭裁之。

議政王

定制。親王皇子等不得干預政事。咸豐辛亥。文宗崩。穆宗冲齡。國內不靖。孝貞后謙謹。不敢負重任。孝欽后位卑。恐不孚人望。思得一重望之親貴佐理之。於是廷議推恭忠親王奕訢爲議政王。總理軍機大臣。此本爲權宜之計。非永遠定制也。同治乙丑。詔罷恭之軍機處議政權。並撤去一切差使。然自此以後。屢有親貴執政矣。

至親王秉政時之稱謂。向例。親王皇子與大學士相見。行半跪禮。稱老先生。如兼師傅者。或稱老師。自稱或門生或晚生。恭既議政。於是向之以老先生老師稱大學士者。遂一變而爲官稱。如稱李文忠爲李中堂。左文襄爲左中堂。而大學士之對於議政王。則自稱晚生矣。及光緒時。醇親王載灃又呼李文忠曰少荃。是尤非尊重大臣之意矣。

監國攝政王

監國攝政王有二。一在順治朝。卽睿忠親王多爾袞也。一在宣統朝。卽醇親王載灃也。

軍機處

國初自內三院外。其軍國政事。皆交議政王大臣。其人皆貴胄世爵。不諳世務。雍正己酉。青海用兵。世宗以內閣在太和門外。傔直者多。慮泄漏事機。議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爲承旨出政之總匯。庚戌。改名軍機處。擇內閣大學士兼任之。鄂爾泰張廷玉是也。曰軍機大臣。職在擬旨。內外臣工所奏。皆面取進止。明發上諭。其有旨勅議者。定可否以聞。明發諭旨先下內閣。以次及於部院。若指示兵略。告誡臣工。及查核刑政之失當者。爲廷寄。密封交兵部馳遞。內而部院九卿步軍統領內務府。外而各省督撫將軍學政提督總兵鹽政榷使各參贊辦事大臣。迄四裔各屬國。無事不綜核。逐日召對。巡幸必從。四方章奏。皆改題爲奏。以摺代本。逕達軍機處。內閣本章。則依例題達而已。甚而內閣翰林院。撰擬不當。亦下軍機處。故軍機大臣之任。至爲煩重。旋以軍務煩勞。擇閣臣及六

部卿貳。熟諳政體者。兼攝其事。並選部曹內閣侍讀中書等為僚屬。曰軍機章京。每日寅初。在奏事處上摺匣。帝秉燭批覽。既畢。發軍機處錄入檔冊。所掌銀印龜紐。初藏內府。有應用印者。皆立時請印出。大臣監視用畢。隨即繳還。其僕役皆選內務府童子。司灑掃。舊例至二十歲。卽更出。後因循日久。有久供役。而大臣喜其熟練者。非立法本意也。

乾隆丙辰。改軍機處為總理處。旋又復舊。時張廷玉欲樹黨。以汪由敦長於文學。薦入代勞。丁卯。金川用兵。所下廷諭。均汪所撰。初惟滿大學士訥親一人承旨。既出。令汪在直廬撰擬。訥惟恐不合上意。輒令更易。有屢易而仍初稿者。一稿甫創。又傳一稿。改易亦如之。汪頗以為苦。然不敢較也。己巳。金川平。汪自陳不能多記。恐有遺忘。乞令軍機大臣同進見。遂沿為例。然秉筆之任。率推汪。其後滿司員欲借為見才地。大學士傅恆稍假借之。令代擬。汪見滿司員如此。而漢文猶必己出。近於攬權。乃亦聽司員代擬。日久遂成為章京專職。

嘉慶己未。御史何元烺奏請酌改軍機處名目一摺。內稱軍機處承辦一切事

務。與兵部之司戎政者不同。現在軍務久經告蕆。似應更改名目以見偃武之隆。奉旨軍機處名目。自雍正年間創設以來。沿用已久。一切承旨書諭及辦理各件。皆關機要。此與前代所稱平章軍國重事相仿。並非專指運籌決勝而言。目今三省邪匪。久已肅清。大功告蕆。薄海內外。共慶昇平。不必改易軍機二字。始爲偃武。何元烺摺着擲還。

宣統辛亥四月。改軍機處稱內閣。然與昔之內閣異。設總理大臣一。協理大臣二。九月。純采外國制。置總理大臣一。廢協理大臣。自四月改稱內閣至十二月。而宣統帝遜位。其間僅九閱月耳。

軍機處員名任期

自雍正至宣統二百餘年。出政皆於軍機處。自雍正庚戌至光緒丙午。軍機大臣非實職也。是年改官制。始專設軍機大臣。其原官各部者。命專管部務。開去軍機大臣差。軍機大臣員數。最少時二人。最多時八人。乾隆間。恆七人或五六人。嘉道間。恆四五六人。後恆四五人。光緒時。恆六人。要之。乾隆以後。蓋無有至

七人者矣。在職時之最久者。爲董誥。凡三十八年。在職時之最短者。爲哈元生。僅一月。全體更易者。光緒甲申。以法越之戰。恭親王奕訢寶鋆李鴻藻景廉翁同龢五人同時罷黜。而代以額勒和布閻敬銘張之萬許庚身孫毓汶五人增左宗棠一人是也。以親郡王入直者。始於嘉慶己未之成親王永瑆。自是而有咸豐癸丑之恭親王奕訢。光緒甲申之禮親王世鐸。庚子之端郡王載漪。癸卯之慶親王奕劻。癸卯之醇親王載灃。以貝勒入直者。爲宣統間之毓朗。以武官入直者。爲貴州提督哈元生。以軍機大臣降軍機章京再充軍機大臣者。爲乾隆間之索琳。兄弟同時入直者。爲乾隆壬辰之福隆安福康安。乾隆庚子辛丑壬寅之福隆安福長安。乾隆癸卯甲辰之福隆安福康安福長安。以軍機大臣外放藩司者。爲嘉慶丁巳之吳熊光。蓋以通政司參議爲章京。擢大臣。旋授直隸布政使也。以京堂入直者。爲嘉慶辛未之光祿寺少卿盧蔭溥。爲道光庚子之大理寺少卿何汝霖。爲咸豐辛亥之候補五品京堂穆蔭。爲咸豐辛酉之鴻臚寺少卿曹毓瑛。無罷免明文者。爲光緒庚子之禮親王世鐸。以未隨扈兩宮

至西安行在。別建政府也。至乾隆時之和珅。道光時之穆彰阿。則皆以權相赫然於時。然視明之權相。若嚴嵩。若張居正。則遠遜矣。

軍機處行走

乾隆朝。大臣之入軍機者。曰軍機處行走。後則章京曰軍機處行走。大臣曰軍機大臣上行走。其初入者。加學習二字。乾隆癸亥。傅文忠公恆由戶部侍郎入樞垣。當時詔旨。尙曰軍機處行走也。

乾隆以前。別有議政處行走。文忠於丁卯擢戶部尙書。在議政處行走。嘉慶辛未。盧文肅公蔭溥時爲光祿寺少卿。特旨令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以五品卿超拜大樞。前此未有也。

軍機處有科道稽察

嘉慶初。以軍機辦理樞務之地。宜嚴密。時部員多以回事（稟達公事曰回事）畫稿（堂官例於牘稿之尾書一行字曰畫稿）爲名。擁擠窗外探聽。乃派科道一人。輪至隆宗門內北首內務府值房監視。軍機大臣散後。方得退直。王貝勒子公文武滿漢大臣。俱不得至

軍機處。與軍機大臣有所談論軍機之有科道稽察。自庚申十一月十八日始也。庚辰十月初十日裁之。

軍機處寄信

軍機處寄信各省將軍督撫。向例於恭錄諭旨前一行。用滿漢居首大臣掛銜。嘉慶丁巳。阿文成公桂薨九月。太上皇召見樞臣於萬壽山。諭和珅曰。阿桂宣力年久。且有功。汝隨同列銜。事尚可行。今阿桂身故。僅掛汝銜。外省無知。必疑事皆由汝。甚至稱汝爲師相。汝自揣稱否。詞色甚厲。嗣後遂止寫軍機大臣字寄。不列姓名。著爲例。每月。兵部將所寄信之封數。及寄外任何人姓名。彙奏一次。亦杜大臣徇私請託之弊也。

軍機章奏

軍機章奏。於人名地名數目字。均不得迴行寫。然多用水筆。墨亦不精良。取其速而不求工也。繕寫偶誤。輒以紙貼之。雖經御覽。未嘗以草率見責。

李文正守孝百日仍赴弘德殿及軍機處行走

高陽李文正公鴻藻咸豐朝。以編修視學河南。按試未周。奉特旨召還。授穆宗讀。穆宗登極後。弘德殿師傅之任。雖廣延耆宿。而以文正爲甘盤舊學。兩宮毗倚尤專。並已令參機務矣。同治丙寅。丁太夫人艱。懿旨開戶部侍郎缺。守孝百日。仍赴弘德殿及軍機處行走。文正累疏陳情。乞歸終制。吏部尙書文文忠公慶爲之代奏。同時授讀諸臣大學士倭文端公仁徐桐翁同龢亦代爲乞恩。卒邀兪允。

軍機章京

軍機章京。初無定額。和珅在朝時。其挑補俱由軍機大臣自主之。不帶領引見。嘉慶己未正月。定爲滿漢章京各十六缺。由內閣六部理藩院堂官於司員中書筆帖式內。選擇品方年富字畫端楷者。送軍機帶領引見。二月三十日。軍機以保送人員引見。長齡等十五人。充章京。富綿等二十人記名。按次補用。其奉旨記名按次挨補。卽自是年始。

軍機挑取章京。舊時內閣保送中書。繼而有六部之司員。工部雖保送。而司員邀用者獨少。蓋以衙門次序在後故也。丙寅。始奏請考試。挑取若干員。帶領引見。奉旨用者挨補。若帶領十人。用者不過六七也。至道光辛巳。願送者日多。各堂官無如何。始有本衙門自試之例。試取者。方得送內閣。及是日試時。更限以三刻交卷。字須三百。遲者不閱。而例愈嚴矣。

軍機章京分滿漢。滿章京不擬旨。惟司繙繹滿文。乾隆以前。廷寄之字。以滿文爲多。故滿章京事繁。自改用漢文。而滿章京成閒曹矣。

軍機大臣皆兼方略館總裁。章京皆兼纂修。每日散值後。輪派章京一人在館住班。是日章奏。亦歸方略館收庋。擇要入方略。

軍機達拉密

軍機章京有定額。滿漢分班。非若軍機大臣之不限滿漢也。每班八人。額外者不計。滿漢各有頭二班。其領班者曰達拉密。卽領袖也。有所白於大臣。例由達拉密發言。領班之外。有幫領班。且間有在領班章京上行走者。

大臣子弟充軍機章京

軍機章京。大臣子弟本須迴避。嘉慶庚辰十月二十八日。始有一體保送之例。

翰林充軍機章京

翰林無充軍機章京者。若由舉人中書充章京。一改庶常。卽出軍機。戴文端公衢亨以舉人應天津召試。由中書充章京。及改修撰。出典湖北試。奉高宗特旨仍留章京。至侍講學士時。始特賞三品卿。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翰林之充軍機章京者。乾隆以前。惟文端一人而已。

軍機章京回直

軍機章京外放後。無入都仍充章京者。乾隆朝。新建裘恭勤公行簡初以舉人中書入直。守寧武平陽數年。以母老。請內用。補戶部員外郎。仍直軍機。

吳熊光以軍機章京召見

高宗訓政時。三省教匪方熾。每日視朝。較平時恆早數時。一日召樞臣。俱未至。獨章京吳熊光入直。遂蒙召對。是日。卽降旨以熊光爲軍機大臣。嗣後無召見

章京者。

三院改內閣

內閣之制。唐之中書省也。明代不設宰相。遂不設中書省。改爲內閣。以翰林學士贊襄庶政。至中葉。乃有大學士之名。其權固猶宰相也。太宗踐祚之初。改內閣爲三院。曰弘文院。曰祕書院。曰內院。皆置大學士學士等官。蓋仿宋昭文集賢之制。入關後。仍沿其制。至順治戊戌。復從明制。改設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大學士。乾隆戊辰。裁中和殿大學士。增設體仁閣。以配三殿三閣之名。又有以大學士節制行省及欽差至各省專辦重務者。保和殿大學士不常置。惟張文和傅文忠拜焉。體仁閣大學士。楊廷璋楊應琚先後充之。皆然不終位。劉墉曹振鏞遞任之。

內閣規制

內閣在午門內東南隅。門西向。滿語名多爾吉衙門。入門。西爲滿本堂。掌校寫滿字本視板印篆及皇史宬大庫之收藏。東爲漢本堂。掌繙譯清文。收發通本。

各省督撫提鎮學院之題本由通政司達於閣曰通本兩堂之間北有一門。入門。有堂三間。爲大學士直舍。堂上懸調和元氣四字額。乃乾隆甲子十月初一日高宗御書以賜內閣者。楣懸癸酉六月初六日及嘉慶庚申十一月十八日道光壬寅三月十二日庚戌十二月十二日仁宗宣宗上諭凡四道。又嘉慶癸酉七月仁宗御製勤政殿記墨刻。乙亥四月二十七日仁宗御製內閣箴。滿漢書。堂外懸扁。其上揭機密重地一應官員不許擅入違者治罪不饒字樣。亦滿漢書。刻金字。乃順治甲午五月二十四日世祖所頒之旨也。其屋皆覆黃瓦。

堂垣之東西向者。爲漢票籤處。校閱各部院本票擬繕寫籤記絲綸簿擬撰進奉文字收存軍機處發交事件。後南向者爲滿票籤處。又後小屋爲滿檔房。校閱滿字本繕寫滿字籤與其檔案。傳知各衙門鈔錄事件。事件自軍機處領出。有奏摺奉旨者。漢中書司之奏摺未發交或特降旨者。滿中書司之。值園班者同。園班者。滿中書每值五日。漢中書每值二日。以次遞換也。滿票籤處西垣外曰稽察房。員無定額。凡諭旨既由票籤處傳鈔。按日記檔。月終彙奏。票籤處每

日進本簽經欽定旨下。滿漢學士照簽批紅本面。假稽察房爲批本之地。大學士標示諭。僅用墨筆。所以避尊也。又北東向之屋曰飯銀庫。南向之屋曰典籍廳。定例。部院及各職司皆有鑄印。大學士無印。惟廳有關防。掌文移。統屬吏役。有大典禮。請用御寶。滿侍讀兼攝其事。廳分南北爲二廳之北。覆黃瓦者。曰蒙古堂。繙譯外藩諸部文字。並課俄羅斯學生。此閣以內之規制與其職掌也。由滿票簽處而北。爲閣之後門。後門之東。紅牆迤邐。爲大庫門二。典籍廳滿本堂分掌其鎖鑰。存貯歷聖實錄批紅副本歷代帝王功臣畫像書籍。誥勅房在午門內之東廊。管理者無定員。滿漢本堂侍讀二人充提調官。初。各官請封典。漢中書撰文擬進寫軸頒發。乾隆時。彭元瑞奏請撰定滿漢京外文武各官誥勅文。不必隨時具草。後遂爲例。

內閣衙門。大學士總之。侍讀以下常見列揆。惟長揖。無堂屬禮。乾隆朝。和珅當國。勢張甚。欲令閣曹長跪白事。一如部曹。諸人執故事不從。和恚恨

內閣大堂。以有諭旨。故不設正座。六堂分左右六位。若遇大挑之年。則欽派王

大臣。皆面北而坐。應挑者皆南面跪。

徐文穆十六年入閣

錢塘徐文穆公本爲珂之高高伯祖。康熙戊戌。入翰林。以桐城張文端公英薦。督黔學。以鄂文端公爾泰薦。授黔臬。由是而擢楚藩。簡皖撫。內遷總憲。晉大司空。乾隆丙辰入閣。距康熙辛丑散館授職。僅十六年耳。自康熙至道光。翰詹諸臣。素流平進。大率遠者三四十年。近亦二十餘年。始得入政事堂。蓋以漢人言。固未有若文穆之速者也。文穆父卽文敬公潮。仕至吏部尙書。

大學士出爲巡撫

以大學士出爲總督者。頗多。世稱爲使相者是也。然無爲巡撫者。乾嘉間。嵇文恭公撫浙江。朱文正公撫安徽。其時皆已入相矣。

大學士非翰林出身

滿蒙漢軍大學士。不必盡由翰林出身。國初。漢大學士亦皆特簡。嗣由吏部進本。惟翰林出身者始開列。亦有以貲勞入閣不由翰林者。如趙國麟爲康熙已

丑進士。乾隆己未。授文華殿大學士。孫文靖公士毅爲乾隆辛巳進士。壬子。授文淵閣大學士。費文恪公淳爲乾隆癸未進士。嘉慶壬辰。授體仁閣大學士。章文簡公煦爲乾隆壬辰進士。嘉慶壬寅。授文淵閣大學士。彭蘊章爲道光乙未進士。咸豐丙辰亦授大學士。皆不由翰林出身。光緒初。左文襄公宗棠以舉人起家。官至秉圻而入贊黃閣。海內驚爲異數。實則亦非破格也。

彭蘊章爲門外漢

彭詠莪相國蘊章未由館選。初被協揆命。謝恩摺云。登揆席而未經詞館。計本朝不過數人。由部曹而洊陟綸扉。在微臣甫逾廿載。舊制。大學士蒞任。皆詣翰林院署。入登瀛門。降輿。諸後輩長揖迎之。先是有某者亦未經館選。而大拜。將至院署。諸太史序立門內以待。而某於門外降輿拱手。自稱曰門外漢。彭與之同。

設立內閣總理

宣統辛亥冬。釐訂官制。設立內閣。凡各部之尙書侍郎左右丞參各缺。均卽裁

撤。改設大臣副大臣各一員。而受轄於內閣總理大臣。與昔者內閣之組織不同。

孔繼汾特授內閣中書

乾隆壬午。高宗東巡釋菜於孔林。諭引駕官孔繼汾。朕看其人。尚可造就。著加恩以內閣中書用。

汪孟鋗到內閣口號

汪厚石吏部孟鋗為乾隆丙戌進士。先以壬午獻龍井聞見錄。召試。賜中書。後擢典籍。其初到內閣口號云。陳人久歎積薪餘。乍許清班學士趨。獵獵西風敝裘帽。東華門外喚車驅。靜聽閣老馬蹄聲。侍讀諸公白事迎。我自田間來幾日。慎教輕易上階行。六科書吏立如麻。齊下三單卅點加。埽筆紛紛忙注本。日輪眼急下東華。（遇啓鑾封印日則三日本齊下）乾清門側檔初交。匣硯看人喚打包。枯坐今朝挤守晚。領歸諭摺件傳抄。（領上諭奏摺日直中例派一人候夜直交代為守晚）御門聞道特除官。硃筆題名敬奉觀。別有改簽更式樣。傳宣票擬細尋端。（御筆親書為硃簽特旨改標為改簽）輪班辰入退過

申。來是空言兩隸人、莫怪此間無灑掃。禁城清絕不生塵。又典籍廳任事八首云。六年歷俸八年貲。又向西廳坐褥移。一轉成仙人共笑。邅迴不去待何時。寂寞茶房淡泊廚。喧然吏役日高初。各堂上任誇誰似。一飽豬羊祭庫餘。典籍到任例以豬羊祭庫　晝行事細粗能曉。點卯人多猝未詳。夜直若非連兩夜。軍機須去面中堂。供事皁隸紙匠蘇拉朔望日赴廳唱名漢典籍無園直冬直連兩日　印單印簿縫鈐存。啟鑰開箱晝繼昏。始識相公多攝事。十纔一二本衙門。中堂有兼管上諭處國史館三通館俄羅斯館行部院衙門文俱用廳印以印單爲憑　掌印幫班等樣官。平湖滿漢一廳攢。考勤簿子親書押。要送兼廳侍讀看。滿漢典籍各二缺餘皆別堂來兼理者滿侍讀學士侍讀兼廳則爲廳官之長　北廳章奏南廳案。大庫文書小庫銀。承發散班齊了事。瓣香酹酒祭科神。廳供事南北各十四人五月十三日醵錢祀科神云是蕭曹也　寶箱例引赴乾清。肅駕年年典據徵。接送預行交泰殿。奉盈一念警胥輿。旃檀香寶交泰殿二十五寶之一駕出內閣學士典籍各一員赴乾清宮請寶駕旋送寶亦如之　辦事銜名不自由。背推踵接此勾留。莫將五日輕京兆。尙許笞人喚皁頭。吏部選例中書帶辦事銜者題管典籍撰文則否

端木國瑚兩得中書

處州之青田故有鶴。而山以鶴名。端木舍人國瑚產是邑。生而神貌肖之。其大父取易乾中孚兩九二之義。字之曰鶴田。及晚歲。乃自號太鶴山人。海內外知者多稱之曰太鶴先生。當阮文達督學兩浙時。得舍人。以誇示同朝曰。吾得靑田一鶴矣。由是聲聞天下。

嘉慶戊午。舍人登賢書。明年。文達佐朱文正典會試。闈中相期以得鶴爲至幸。鶴竟不翔。後三十餘年。舍人已官於朝。文達適自滇黔覲京師。遇於郊外。與之酹酒文正墓。猶言噫昔闈後。文正以失鶴爲嗛。惘惘者至數月也。癸巳三月。文達方陛辭。宣宗留之。入會闈。錄異才三數人。舍人始在選。朝士驚咤曰。襧襪老鶴。尙能高飛耶。

道光庚寅。宣宗改卜萬年壽陵。那彥成禧恩得舍人所著地理元文注以獻。上問近臣知此人乎。曹振鏞對曰。此浙江名士。臣久聞其名。遂詔浙江巡撫劉彬士召之。時舍人方倚隱囊。注周易。聞命。顚出坐。後左右扶之起。乃曰。吾竟以方技名乎。壽陵既定。將以知縣用。原薦者爲奏曰。國瑚大挑一等。不願爲縣令。故

改授教官。上乃特授內閣中書。加六品頂帶。人以是益高之。癸巳成進士。仍以知縣請改歸中書。

中書至軍機處領事

軍機直房門簾。非軍機處人員。擅揭者罪。內閣早班中書。每日至軍機處領事。行抵簾次。必先聲明職務。乃始揭簾而入。直日章京起立。彼此一揖。章京出黃綾匣。當面啓封。諭旨共若干件。一一點交。旋出簿册。俾領事中書。簽名畫押畢。然後捧持而出。（中書與章京雖同鄉戚友在軍機直房亦不得交談）回內閣直房。上軍機檔。少遲。六科筆帖式至內閣領事。亦有簿册。簽名畫押。

翰詹兩衙門

國初。設文館。置榜式。（官名一作巴克什）旋改翰林院。自掌院以迄庶吉士。有大小教習。而不分堂屬。詹事向爲東宮官屬。本朝不建儲。第留以備詞臣遷轉之階。且國子監祭酒司業。亦由翰詹兩衙門升轉。

翰林院

翰林院爲儲才地。大學士尙書侍郞出焉。督撫藩臬出焉。大臣非翰林不得謚文。蓋重視之也。嘉道以前。名臣多出於翰林。咸同中興之手定大難者。胡文忠公林翼駱文忠公秉章曾文正公國藩李文忠公鴻章。皆翰林也。然以大位可坐致。翰林習懦惡而安固陋。求通博宏重之選。又極罕覯。光緒末葉。翰林院亦廢矣。

翰林掌院

翰林掌院。舊皆以學士兼禮部侍郞。滿漢皆然。自崑山徐立齋相國元文以文華殿大學士兼掌。桐城張文和公廷玉以禮部尙書兼掌。與往例不同。凡啓奏講書等事。滿前漢後。不論所居之本官也。長洲韓文懿公菼以禮部尙書兼掌院時亦然。

翰林院辦事

翰林院例於編檢中奏派四人。辦理院事。修撰亦與其選謂之辦事翰林。遇京察。皆保列一等。此簡放道府之基礎也。每議派既定。掌院使人以名柬延請。使者曰。請

赴清祕堂。不以公牘尊而重之也。清祕堂辦事處有高尚其志不屑外任者。則先事辭之。

道咸以前。翰林傳補御史。亦薄爲小就。其志趣高邁者。雖掌院保送。往往考試屆期。謁假弗與。

庶常支廩餼

各省儒學廩膳生員。歲支廩餼。翰林院庶常館。月之所支。亦曰廩餼。雍正壬子。張文和公議奏庶吉士廩餼銀。每人每月四兩五錢。蓋庶常未經散館。官未眞除。其隸翰林院。亦猶夫肄業生也。

翰林須留心詔敕

乾隆初。高宗諭古來制誥多出詞臣之手。必學問淹雅。識見明通。始稱華國之選。有裨於政事。今翰詹官員甚多。於詩賦外當留心詔敕。掌院學士以下。編檢以上。可各以己意擬寫上諭一道。陸續封呈朕覽。儻有切於吏治民生者。朕亦卽頒發。見諸施行。則詞曹非徒章句之虛文。而國家亦收文章之實用矣。庶吉

士散館後。即照此例行。

洗馬得與講讀一體較俸

坊局官僚升轉定例。洗馬之名。次講讀後。長沙劉文恪公權之官洗馬。十六年而後遷。時稱老馬。嘉慶初。戴尙書聯奎擢此官。召對。垂問資俸。戴以實告。始奉與講讀諸臣一體較俸之諭。由是洗馬無久淹者。

姜西溟得編修之遲

慈谿姜西溟。名宸英。年七十。以康熙丁丑一甲第三授編修。詞臣珥筆。殆無遲於此者。

翰林部曹之出入

庶常改部曹。滿員或有重入翰林者。漢員則回首玉堂。居然天上矣。雍正朝。新淦王太守泰甡捷甲辰會試。讀書中祕。用才能轉戶曹。旣躋正郎。復歸庶常。散館列一等。授職編修。其由庶常改戶部詩云。豈解度支籌國賦。但能淸儉懍官常。授編修詩云。三載戶曹居下考。一時翰苑忝頭班。

聖祖休致乞假詞臣

康熙癸巳。凡詞臣乞假者。部彙疏上。特旨概予休致。時聖祖聞翰林不共官次干謁滋擾者甚多。故有此嚴譴也。比世宗嗣位。始悉予起用。

吳自高以布衣授翰林院待詔

桐城吳自高若山少嬰足疾。鍵戶博通。其鄉袁張文和公在官。以章奏繁劇。不能手自繕寫。延若山入都。悉以任之。世宗嘗垂問姓名。高宗在青宮時。因亦諗悉其才品。洎登大寶。遂蒙溫旨。謂吳自高爲人愼密。可授翰林院待詔。異數也。若山益感激自奮。仍爲文和效筆墨之役。稍暇。卽丹黃點竄。手不停批。善卷堂四六注。其一也。

王白田以教授入上書房

寶應王白田年五十。始通籍。上書乞教職。雍正癸卯。由安慶教授薦入京師。特旨直上書房。改編修。同直者大學士福敏尙書徐元夢朱軾侍郎蔡世遠。皆公卿大臣也。

科道行走上書房

上書房南書房無以科道行走者。雍正朝鄞縣邵學阯中丞。嘗以給事中直上書房。

程氏父子入上書房

程春海侍郎爲蘭翹學士昌期晚年愛子。乾隆朝。學士嘗値上書房。比道光辛巳。侍郎亦以編修奉命在南書房行走。召見諭之曰。汝父蘭翹先生品學。朕昔年最敬。汝之聲名。朕亦皆知。宜更守素行。侍郞後於壬辰十二月。復被命入上書房。課惠親王學。蓋父子相繼入上齋也。

周系英直上書房之特簡

嘉慶戊辰。湘潭周侍郎系英以侍讀學士奉命直南書房。保薦時。仁宗諭掌院曰。朕意中止一周系英。可將其名列入薦牘。未幾。上書房出缺。例由掌院擬正陪。而入侍南齋者不列。侍郎復膺特簡。且命之曰。不但授讀作詩文。須敎阿哥爲人居心以忠厚爲要。因奏書房例課八韻詩。臣愚以爲宜令阿哥加讀資治

通鑑。以知今古治亂興衰之故。悉民間之疾苦。上是之。

南書房供奉

聖祖舊御讀書處曰南書房。在乾清宮南廊下之西。最爲清要之地。凡供奉諸員之飲食。皆給於大官。而紙筆之屬出自御府。珍果之屬撤自御饌者。亦日數至焉。旣御乾清門聽政。卽召諸翰林至懋勤殿。辰巳前講經書。午後講史。或代擬諭旨。或咨詢庶政。或訪問民隱。或講求學業。或賞花釣魚。剖析經義。雖爲君臣。無異師友。如張文和蔣文肅厲廷儀魏廷珍等。皆出其間。此南書房供奉之始也。

南書房之始設也。實在康熙丁巳。供奉諸人。不論官職崇卑。皆稱南書房翰林。內廷供奉。惟南書房翰林稱之。上書房行走者。不得有此稱也。

供奉諸員亦非專以翰林充之。查初白李復堂則以舉人入。梅文穆高江村何屺瞻則以諸生入。方苞以白衣入。其優禮亦非他臣所敢望。賜賚與王公軍機大臣同。若上書房。雖亦在內廷。而禮不逮矣。

方望溪以白衣入南書房

桐城方望溪侍郎苞以南山集事繫獄。在獄日著禮記析疑及喪禮或問。金壇王編修澍間入獄視之。至則解衣礴礡。諮經諏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諷曰。君縱忘此地爲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姍笑何。爰書上。同繫者皆恟懼。方閱禮經自若。或厭之。投其書於地。曰。命在須臾矣。方曰。朝聞道。夕死可也。獄詞五上。李文貞公光地力救。聖祖遂宥之。

康熙癸巳。方出獄。隸漢軍。聖祖硃諭武英殿總管曰。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可召入南書房。遂命撰湖南峒苗歸化碑文。越日。命作黃鍾爲萬事根本論及賦一。每奏御。輒嘉賞曰。此卽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尋移蒙養齋。編校樂律歷算書。乃與徐文定公元夢承修樂律。上命與諸皇子遊。自誠親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時誠親王爲監修官。性嚴。承事者多被譙呵。方遇事持正。王敬之。延爲王子師。則南面坐。移王子坐東嚮。始就講。

南書房翰林編書

乾清宮之東廊爲端凝殿。西廊爲懋勤殿。天府圖書皆庋于此。乾嘉兩代。命翰林編錄爲石渠寶笈天祿琳琅閟殿珠林西淸古鑑等書。入値者。皆南書房翰林也。

編修供奉內廷

康熙癸丑春。聖祖御講筵。從容謂學士曰。朕欲得文學之臣。朝夕置左右。惟職經史講誦。給內廬以居之。不令與外事。其愼擇醇謹通達者以聞。時舉編修桐城張英。召入對。上心識之。自是再四咨詢。對者無異辭。遂有內廷供奉之命。賜邸舍於瀛臺之西。及辰而入。終戌而退。

上諭館職掌

列聖家法相承。諭旨須自樞府。或每諭萬言。或日頒數旨。積累繁富。恐有遺漏。乃特立上諭館。設主事二人。筆帖式若干人。專司恭錄滿漢諭旨。每數月後彙奏一次。交起居注收藏。特簡閣臣二人。綜理其事。

批本處

國初。鑑明季秉筆太監之弊。特簡滿翰林官一員。滿內閣侍讀一員。滿中書六員。在內廷行走。專司批發。凡本章。大學士票擬以上。經御覽畢。卽交該處用滿字批示。然後交付內閣學士。恭錄聖旨發鈔。故機宜愼密。無敢遲滯。俗謂之紅本。其行走人員。皆許挂珠。用紅雨襜帽。每遇歲時。內廷賞賜。咸預其列。以示榮寵。

奏事人員

自明太祖立通政司。凡內外章奏。皆於司掛號始入。故權相多以私人主之。上言者。非壅則泄。雍正朝。世宗命諸臣有緊密事。改用摺奏。專設奏事人員。以通喉舌。自是無不立達御前。通政司惟掌文書而已。

奏蒙古事侍衞

舊制。選六班蒙古侍衞中之熟諳蒙古語者。與奏事官同事。凡外藩王公呈奏事件到京。爲之呈遞。滿語謂之卓親轄。以其語言氣習與之相近。易通曉其意

指也。

國史館職掌

國初沿明制。惟修列聖實錄。附載諸臣勳績履歷官階。康熙朝。聖祖欽定功臣傳一百六十餘人。名曰三朝功臣傳。藏於內府。雍正朝。修八旗通志。諸王公大臣傳始備。然惟載豐沛世家。其他中州士族勳業懋著者。仍缺如也。所取皆本家乘。秉筆詞臣。又復視其好惡。任意褒貶。如開國名臣何溫順公和理費直義公英東等諸傳。寥寥數則。而蔡綏遠毓榮蘇侍郎拜幾至萬言。皆剽竊碑版中語。高宗知其弊。乾隆庚辰。特命開國史館於東華門內。簡儒臣之通掌故者司之。將舊傳悉行删薙。惟遵實錄檔册所載。詳錄其生平功罪。案而不斷。以待千古公論。後又重修王公功績表傳恩封王公表傳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等書。一如其例。嘉慶庚申。仁宗復命補修列聖本紀及天文地理諸志。乘儒林烈女等傳附之。其續錄者。以十年爲則。陸續修之。

提學道改用翰林

國初提學道。多以郎中任之。康熙朝。江浙兩省始改用翰林官。以吉水李振裕視學江南。太倉王掞視學浙江。王時爲贊善。取士公明。浙人有窮通翁之謠。謂所獎拔。皆寒士之宿學而能文者也。

國初學政不差翰林

康熙庚辰七月。內閣奉上諭。各省學道。原不差遣翰林官員。嗣後各省學道。宜將翰林官員一併差遣。爾等與翰林院會議具奏。時長洲韓文懿公菼方掌院事。議上。略云。翰林官朝夕講習文章。樹立品誼。猶不足以補報萬一。今奉學道一併差遣之旨。此固不次之鴻恩。然諸臣中有志有守者。固不乏人。儻有一之未稱。不特一己之面目所關。深恐負我皇上格外擢用之意。臣愚。不敢輕議差遣。

陸清獻歿後放江南學政

陸清獻公以康熙壬申十月歸道山。癸酉冬。會推直隸江南學使。廷臣咸擬翰詹大僚。聖祖皆不允。特旨直隸著李光地去。江南著陸隴其去。相國王文靖公

熙奏稱陸某已身故。上曰。何不啓奏。對曰。七品官在籍身故。無啟奏例。上嗟歎久之。曰。本朝如此人者。不可多得矣。

部曹視學

同光兩朝。部曹無得學政者。乾嘉以前之以部郎視學者。不可指數。風氣變遷。未解何繇。

學政不得監臨鄉試

嘉慶戊辰恩科。浙江學政劉鳳誥代辦鄉試監臨。闈後。人言藉藉。有監臨打監軍。小題大作。文宗代文字。矮屋長鎗之對語。密旨查詢。經巡撫阮文達公元以對語達天聽。仁宗復遣侍郎託津等三人赴浙按問。劉獲重譴。阮亦以徇庇奪官。諭旨中有云。鄉試士子。係由學政錄送入闈。劉鳳誥本當避嫌。何以輒將監臨之事。交伊代辦。然以學政代監臨。必在巡撫適有要公之時。終科舉時代。未嘗改其例也。

考官不皆甲科出身

國初掌文衡者。間用舉人出身人員。不必皆甲科也。康熙癸卯。兵部主事蔡騊充雲南鄉試正主考。丙午。戶部主事曹首望充廣西鄉試正主考。皆以拔貢典試。首望之兄鼎望。是科以刑部員外郎典試湖廣。

廷推考官

查查浦翰林嗣瑮奉命典試粵東。有午門宣旨恭紀詩。詩云。敢謂九重親試用。尙煩諸老更廷推。蓋是日命下。復令九卿公核賢否。此康熙朝之故制也。

前科狀元充順天鄉試正考官

國朝承明例。順天鄉試正考官。多以前一科一甲一名充之。康熙初年。幾若定制。如壬子則以庚戌狀元蔡啓僔主考。乙卯則以癸丑狀元韓菼主考。丁巳則以丙辰狀元彭定求主考。辛酉則以己未狀元歸允肅主考。一時奔走聲氣者。遂先期輻輳於其門。場屋中多倖進者。及歸入闈。關節不通。且撰文以自誓。榜發。下第者譁然。蜚興大獄。時魏敏果公象樞爲大司寇。以朝端碩望。步行隨一僕。攜紅褐墊。至歸所居宅門外。行四拜禮。曰。我爲國家慶得人也。復賦詩紀事。

徧示朝列。外議始息。朱竹垞檢討典江南試回。敬果亦朝服造門再拜。謂檢討曰。非拜君也。慶朝使之得人也。然此後北闈試事。遂不復令新殿撰持衡矣。

詞臣不願作考官

康熙乙酉五月。聖祖駕幸西苑時。開列試差各員。適赴行在候御試。直廬諸詞臣同奏。臣等蒙恩點派扈從。不願作主考官。求免試。得旨。汝等所見極是。向來主考難得好聲名。汝等既不願出差。今年各省鄉試。俱不必開列。傳與掌院知道。

直隸人不充順天鄉試考官

順天鄉試考官。凡籍隸畿輔者。例不開列。乾隆癸卯。翁覃谿閣學方綱以洗馬奉命充副考官。尤爲異數。洗馬亦例不充順天主考嗣後紀文達公昀亦曾主京兆闈。

屢主文衡

鄉試主考。會試總裁。皆硃筆親除。硃簽款式如請簡江南主考閣臣票擬云江南正考官著某去副考官著某去兩去字上各留空白三字許備硃筆填寫乾隆末。有滿洲京卿名八十者。每科必膺簡命。時高宗耄期倦

勤。取其名僅四書。便於宸翰也。

五典禮部試

五典禮部試者。孝感熊文端公賜履。長白德文莊公保。韓城王文端公杰。歙縣曹文正公振鏞。此外又有穆彰阿。

進士舉人充鄉試同考

雍正丁未。世宗諭將本省知縣入簾之例。概行停止。議將鄰省在籍候選之進士舉人。確訪文行素優者。縣府保送督撫。親加驗看。俟鄰省調用。仍每人給路費銀三十兩。己酉壬子兩科皆然。

鄉會同考無定額

國初。鄉會試房考無定額。順治己亥會試。庶吉士爲同考者九人。皆戊戌進士也。辛丑會試。庶吉士爲同考者十六人。內丙戌進士五人。己亥進士十一人。雍正癸卯順天鄉試。庶吉士爲同考者八人。乾隆甲子順天鄉試。庶吉士爲同考者十人。皆後所無也。其同考人數最多者。則康熙乙未會試至三十二人。內翰

林二十一人。部曹十一人。戊戌辛丑二科亦三十二人。丁酉鄉試。同考至三十六人。內翰林三十一人。給事中二人。部曹三人。而最所鮮遇者。惟乾隆甲午順天鄉試十八房中。彼此官階。迥相懸絕。如宗丞竇光鼐。太常吳玉綸。光祿吳綬詔。理少周於理。僕少曹學閔。通參趙佑。皆九列也。中允童鳳三。編修管幹禎。則翰詹也。司業朱棻元。則國子監也。御史戈源。則都察院也。戶部許寶善。善聽。禮部施學濂。鄭源璹。則部屬也。而此外又有助教吳省蘭。學正徐立綱。汪如藻。皆舉人。大理丞朱衣點。貢生。此四人皆例所不預開列者。是蓋採選清望。不限階資也。

簾官

州縣官之充鄉試同考官者。曰簾官。以貢院中分內簾外簾。同考官在內簾也。歲八月初二日考簾官。集於官廳。巡捕官延入別院。巡撫款曲數言而入。從者設筆硯。進茗碗。從容就坐。巡捕官揭題紙於楹。須臾午膳。午後完卷。俟同試者偕出。

初六日。赴藩署賓興宴。宴畢。進貢院。入龍門。少頃。巡撫至。吏唱內簾官名。曰某某縣某而不名。唱畢。入內簾門。則至公堂在焉。堂五楹。正面設兩主試座。簷前設內監試內收掌座。兩旁設各同考官座。正副兩主試登堂。傳同考官見。見則三揖。無跪拜禮。其時次序未分。任意而坐。正主試於箭內拈一籤。吏曰第幾房。副主試於箭內拈一籤。吏曰某縣。則是縣歸其座。而坐其座者。坐其所離之座。唱畢。各房坐次皆定。起而對兩主試三揖。各散。

初八日。刊題紙。四簾官監之。內監試主政。四隅封鎖嚴密。乃請主試官命題。飭匠人刊刷。聞礮聲。卽開場也。每一礮。一府點畢也。俄而又聞之。則封門也。

十一日。兩主試傳同考官登堂閱卷。三揖如初。卷分若干束。內收掌主政。兩主試拈籤。左吏曰第幾束。右吏曰第幾房。則將兩籤並約於東中。由內監試加蓋第幾房戳。送其房官展閱。分派之卷。總視外收掌所進之數。而內收掌分之。各於堂上閱卷。寂不聞聲。見有佳者。卽時呈薦。薦則由內監試加蓋某房官閱薦戳。進於主試。兩主試亦各於座上閱卷。其取中者。黜落者。僅在此俄頃間耳。而

場中士子。此時方進二場。猶逢人道其得意文字。不知已落孫山外也。明日又然。始時進卷少。各分四五十本。終日而畢。至十三四日以後。各分一二百本。則堂上所未閱者。攜歸夜閱之。約十八九日。卷皆閱定。至二十日前後。則二三場卷。各按頭場紅號分派。各房官第取已薦者品評之。餘則點注而已。果二三場有佳者。補薦頭場。然亦僅矣。

向例。鄉試簾官。以甲乙科第中人選充。然老州縣強有力者。皆不樂就。有持京信求免者。有預爲關說。藉口地方重要。不能檄調者。蓋州縣入闈。必須暫行離任。而後任庖代之員。誅求無厭。既索包費。又事事掣肘。所用家人幕友。恆思於此數月間。多方婪索。舊令尹之政。有必敗於新令尹之手中者。

故事。外州縣官入闈。必攜幕友同入。請其閱卷。幕友須飾爲家丁。蓋簾官一人。僅許挈二僕人。一庖人也。

當初八日入闈時。主考坐顯轎。簾官坐四人轎。轎前加以監臨封條二紙。如十字架之式。又封之。入闈後封門。監臨端坐於至公堂。先點內簾十二人。十二日。

方開始閱卷。每閱卷。必須先薦雙數。或二本。或四本。作一次薦。蓋以備分呈兩主試也。

房官初入闈。例用手版。以謁兩主司內監試。手版以藍字寫之。不錄官銜。其自稱曰房官。不稱卑職。然見主試。亦稱以大人。與監臨例不相見。無所謂堂屬也。每晨傳點。鏜鏜聲盈耳。則進菜盤。菜盤上有黃紙條。標以第幾房字樣。公膳日雙鷄。爲外供給易之以鵞。每索竹紙一刀。作評語用者。則以半刀進。索洋燭一封。則以燭三支進。其他類此。闈中有藥肆。如有病。可任意開藥方。取藥。雖有官醫。而醫皆傖楚。不能活人也。故又謂之曰房中藥。在闈時。如忽聞大礮開門。則有廷寄到也。有電旨上諭至也。迨九月初。則房官卷已薦畢。放榜日。黎明起。衣冠至大堂。蓋監臨入謁主試。房官例須站班。主試偕監臨升堂。在事百執司文武官俱集。監臨亦自外入。自第六名拆彌封。以至榜末。每拆一卷。先送本房官。房官照舉子卷面姓名。以藍筆書兩長條。交監試主試閱過。始發省事吏。省事吏交寫榜吏書之。自朝至夕畢。別自第五名倒寫至解元。每寫一名。易滿堂燈

燭一次。至是時而人聲嘈雜。如鼎沸。如火警。如亂兵之入城。如夕鴉之歸林。踉蹌擾亂。不可嚮邇。監臨與主試皆出貢院矣。

部院值日

部院值日。八日一周。咸有定序。從省文呼之。曰吏翰。吏部翰林院也。曰戶通詹。戶部通政司詹事府也。曰禮宗欽。禮部宗人府欽天監也。曰兵常僕。兵部太常寺太僕寺也。曰刑都大。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也。曰工鴻。工部鴻臚寺也。曰理鑾光。理藩院鑾儀衞光祿寺也。曰內國。內務府國子監也。其後增設外務部郵傳部民政部農工商部。定序改矣。

各部京察

各部京察。率由尚書或筦部大學士主政。侍郎參與末議而已。非尚書筦部意所屬。侍郎不能爭也。先內定。然後堂議。堂議之日。七堂或六堂皆南面坐。郎中以下皆堂外立。部胥持吏册。一一呼名入。一見卽退出。謂之過堂。過堂既畢。尚書或筦部執筆。故躊躕良久。顧諸堂曰。一等與某某何如。皆贊曰善。則標名晝

諾。付部胥繕奏相揖而散。

六部

六部官仍明之舊。添滿缺而用漢名。司官初名理事官。後改郎中員外郎。惟宗人府未改。六部實缺官有尙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司務。此滿漢所同者也。至堂主事七八九品筆帖式。惟宗室滿蒙漢八旗有之。此皆額設之員也。每部分若干司。司有掌印。有主稿。有幫掌印。有幫主稿。又或有掌印上行走。幫掌印上行走。主稿上行走。幫主稿上行走。然任事者。掌印主稿而已。吏刑部有漢掌印。餘皆滿員。且不限郎中員外郎主事。惟堂官所任。主稿亦然。不限定司缺。亦有此司候補人員。掌他司印鑰者。全以堂官意指爲之。此下有管股司員有當月司員。則初到部者爲之。

部有檔房。一部之關鍵也。以司員爲總辦。幫辦有堂主事。有筆帖式。筆帖式之分。曰委署主事。曰掌稿。曰繕摺。曰牌子。所以供筆札司收掌。任奔走。而實則學習部務。以備司員之選。分吏胥之權也。故列一等者。不三年。洊至員外郎中而

掌印矣。乃法久弊生。堂官視爲徽員。不任以公事。筆帖式亦自甘廢棄。不復問公事。而公事之權。乃仍在吏胥矣。

盛京五部

世祖初定北京。盛京設昂邦章京一員。及駐防官員兵丁若干。以爲陪京保障。時未設文員也。康熙初。丁口漸盛。其賦稅刑名等事亦漸增。因仿明南京之制。設戶部侍郎一員。並以次設禮兵刑工等部侍郎各一員。陪京之制始備。其官由京銓選。故不設吏部。後王侍郎原祁請增設漢員。以備體制。部議駁之。

承政參政

國初。滿漢大臣多有稱某部承政某部參政者。承政卽尙書。參政卽侍郎。左右承政卽左右都御史。左右參政卽左右副都御史。

一尙兩侍之新官制

光緒丙午九月。改定新官制。始以一尙書二侍郎爲一部之長官。不分滿漢。非若前此之尙書滿漢各一。侍郎滿漢各二也。

至改官制之動機。則本於五大臣之出洋考察憲政。其事在乙巳。實發議於袁世凱。張伯熙等贊助之。初派載澤徐世昌紹英端方戴鴻慈五人。既因吳樾炸之於天津東站。世昌紹英止不行。得旨改派尙其亨李盛鐸。分赴歐美。自炸彈案發。廷議乃汲汲於警政。特設巡警部。以徐世昌任尙書。趙秉鈞任侍郎。又命王治馨率巡防八百人入京。籌保安。詰姦暴。數日之間。車不方軌。人異道行。街市溲便者處罰。蓋猝然改觀焉。樾匆促擲彈。彈遽發。自腰以下燔焉。當時知爲吳樾者。不過數人。又不敢言。警部立。任史伯龍爲偵探。乃於桐城會館偵得之。不逮捕家屬。不株連館人。蓋與雍乾時之展轉荼毒稍異矣。

丙午夏。五大臣陸續還朝。始議立憲。先以改革官制爲入手辦法。孝欽后頗猶豫。周樹模慫載澤具摺。再三請。謂必立憲始可救亡。始可保全皇室及滿族。孝欽乃召直督袁世凱入京與議。當是時。鐵良在軍機。恐新制行。不能兼領。失權利。奮力與袁抗。每會議。惟具奏請旨。孝欽惑於鐵。輒留中。會百熙入對。孝欽詢以立憲利弊。輒侃侃陳之。孝欽傾聽動容。始決議改定官制。奏上。數軍機皆以

兼部出樞廷。部臣皆恨新制行。不得兼差。指爲多事。雖奉明諭改制。不過具文耳。

當會議官制時。端方力持改革議。鐵陰請孝欽簡端督兩江。且擬旨。江南地方重要。令卽赴任。袁知鐵意。自請入對。面奏孝欽。請暫留端議官制。謂彼初自海外歸。應留備諮詢。鐵謂江南事急。竟促之赴任。

各部堂司官瑣事

管部及尙書侍郞。皆各部之堂官也。往例。堂官至。則衙役呵殿而入。惟工部。則司官均趨門外站班。若外官之於上司焉。他部皆否。但有呵殿耳。光緒丙午後所設之新部。則無之。

堂官至。則掌印主稿率全司司官魚貫而出。至堂檐下。書吏捧稿。每人而授之。使呈堂焉。受之者。莫知內容。亦勿庸知也。至堂上。則堂官整冠迎之。立而畫行。司官雁行立。畫畢。敬還司官。不敢久閱以煩司官也。有問。則掌印主稿肅以對。對畢。率其曹出。有隨班上堂數年。不得與堂官交一語者。

凡指麾一切者。謂之當家。部事向皆滿尙書當家。漢尙書伴食而已。四侍郎則更不事事。有半月不入署者。若管部爲滿大學士或漢人而兼軍機。則實權在管部。若漢大學士管部。尙書則滿人而兼軍機。則管部絕不過問。蓋視乎地位勢力而有異同也。

然亦有以侍郎當家者。趙舒翹沈家本之在刑部。皆以深明舊律。爲尙書所不及。實權乃漸集於侍郎。蓋因其人而生權力也。

非當家之堂官。値司官來請畫稿。不敢細閱。謂之畫黑稿。故有任堂官數年而不知部事爲何物者。

掌印。佩司印之鑰也。其事爲至榮。皆旗人。恆以繡荷包佩腰間以自表異。雖尙有幫掌印。掌印未至。印不得啓。漢人終身無佩印鑰者。有之則在丙午後矣。

主稿率以漢人充之。進士以主事分部。恆十餘年或二十年始補缺。若捐納出身。則白首不得補。戊戌變法後。限闕始破。

滿漢不分缺。自外務部始。丙午改官制。滿漢之界乃破。獨都察院仍存此制。部曹俸給至微。外務部始定津貼。其他新部效之。丙午後。各部亦踵起矣。然未畫一也。

凡分部之司官。先日。由本司書吏具牒。請上任期。至日。司堂設公案。兩吏夾案立。捧硃筆。請標某日。高揭上任大吉。羣吏賀焉。諸役齊聲叩喜。吏道拜各司。至門不入。對門一揖而去。丙午改官制後。此例遂廢。

掌印主稿。列坐堂皇。書吏持稿至。印稿取其數目字或案名筆點之。書吏肅退。則公事畢矣。新入署之司官至。則隅坐無過問者。故鮮入署。如必欲習部務。則日往而隅坐。久之。印稿見其人面善。偶一垂盼。乃試以小事。無誤。則漸引而上之。舍此。則末由自進也。

舊制。冠帶入署。終歲趨公者。自晨迄暮。無不冠帶也。自唐紹儀爲外務部侍郎。便衣入署。始屬司官用便衣。學部郵傳部效之。及張文襄公之洞筦學部。命仍冠官帽。逮文襄薨。乃始不冠。

外務部前之總理衙門

自與各國通商。交涉之事日繁。咸豐辛酉。乃設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以主其事。世稱總理衙門。簡稱曰總署或譯署者是也。其初定名則曰撫局。蓋猶視如夷狄之就撫耳。署在京師東堂子胡同。大學士賽尚阿第也。總以親王。副以尚侍。章京分數股。有英股法股俄股美股之別。皆以司員充之。不分滿漢。兼此者。本署可不復顧。而升轉如常。二年保奏一次。不數年。外放海關道。故京官趨之若鶩。視為終南捷徑焉。

外務部

光緒庚子。德宗奉孝欽后西狩。即於行在諭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從外人請也。於是瞿鴻禨遂為外務部尚書。外部沿總署之舊。故有督辦大臣會辦大臣尚書兼會辦大臣之三缺。至壬寅。那桐忽以戶部侍郎授外務部尚書。列鴻禨上。那桐旋授大學士。仍為會辦大臣。當時驟增一尚書。旋驟減一尚書。而皆不

見明詔也。

軍諮府

軍諮府設軍諮大臣二。軍諮使二。總務廳副官二。另設廳五。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廳各設廳長一。副官一。廳之屬各四科。科各設科長一。科員四。及錄事。

海軍衙門之創設

光緒癸未甲申間。法越戰事起。侍講學士張佩綸上疏。請大興海軍。朝議韙之。未遑行也。乙酉春。中法和議成。始決議興辦。於是建海軍署於京師。以醇賢親王督其事。貝勒奕劻（時奕劻尚未封王）李文忠公鴻章副之。而曾忠襄公國荃劉壯肅公銘傳曾惠敏公紀澤及容貴皆會辦。醇固不知軍。文忠總其成。然小事則不暇過問。且京津路隔。亦無由遙制。忠襄壯肅皆疆臣。不過與議而已。故署中事。悉決於惠敏一人。規畫精密。世稱道之。

署中各科司員。皆滿人。十九紈袴子。非特不知海軍。亦且未諳陸軍。第以車馬

衣服酒食相徵逐。惠敏病之。謀所以參用漢員者。孝欽后疑焉。密勅容貴爲之備。容本市井無賴。徒以出身勛閥。得挑乾清門侍衞。因緣媚宮闈。不數年。洊至都統。孝欽特用之會辦海軍。第以鈐制諸漢大臣而已。容至署。旣盡用所親爲司員。又欲以滿人充海軍將校。惠敏不可。容乃大恨。所以齮齕之者甚至。惠敏憤。遂病。容更薦一歐醫。使以藥鴆之。惠敏旣卒。海軍署遂無漢人蹤跡。都人士目爲新內務府。後某國以汽舟進。乃置輪船公所。某國又進電燈。復置電燈公所。兩所皆直隸海軍衙門。調用旗員至數十人。月領巨薪。每二年開保一次。悉照軍功異常勞績。勅吏兵部不得駁議。

尚書協辦大學士

定制。凡以尚書協辦大學士者。不開尚書缺。旣大拜。或仍預部務。則曰管理某部。不繫尚書原銜。亦有以大學士尚書管理順天府者。則曰兼尹。

各部尚書班次

滿漢大臣班次。各部滿尚書在漢尚書之前。以大學士管部。雖漢人。亦列滿尚

書之前。若滿漢皆以大學士管部。則仍滿先漢後。雍正戊申。公爵富爾丹管部務。張文和公廷玉方兼吏戶部。遜讓再四。上命文和居前。至朝會班次。大學士例在領侍衞內大臣下。上亦特命張列王之下。公侯領侍衞內大臣之上。

朝鮮人官侍郎

康熙間。朝鮮人金簡以內務府旗籍入國子監肄業。得官。仕至工部侍郎。

沈端恪以郎中擢侍郎

錢塘沈端恪公近思於康熙朝通籍。官河南臨潁縣知縣。膺卓薦。遷廣西同知。旋以病歸。經浙江巡撫奏乞破格擢用。雍正癸卯。特用吏部文選司郎中。恩加二級。賜第一區。帑金四百兩。甲辰。即擢吏部右侍郎。賜詩。有操比寒潭潔心同皎月明之句。

吳郁生爲一日侍郎

宣統庚戌春二月。吳郁生方以內閣學士入軍機。適吏部侍郎唐景崇擢尙書。入學部。遂以缺授吳。然新例。入軍機。又不許帶底缺。故翌日。復詔吳出吏部。入

軍機。而吳輾轉於軍機吏部間。實止一日。故時人稱之爲一日侍郞。吳。字蔚若。

各部丞參

各部之有左右丞左右參議。自光緒庚子設外務部始也。當總理衙門時。大臣之下有總辦。顧肇新時方以郞中充總辦。自揣必不能得侍郞。乃建增設丞參之議。長官納之。時王文勤公文韶在樞府。甚不謂然。謂京官與外官不同。本無隔閡。以丞參橫亙其間。徒生障礙。若仍重司官。則何必多此贅疣。其後。卒從肇新議。設丞參。肇新乃得左丞矣。

於是商部繼之。學部又繼之。學部初立。喬樹枏本爲學務處總辦。如肇新之在譯署也。樹枏倡一丞兩參之說。以當一尙書兩侍郞。張仁黼爲右侍郞。告樹枏曰。他部皆兩丞兩參。吾部乃擬一丞。一丞必屬足下。人將謂足下以升轉侍郞爲一丞所獨專。毋乃不可乎。樹枏大恚。後卒用兩丞兩參之制。

丙午。改新官制。各部並設丞參。初皆由各部指名請簡。以郵傳部競爭爲最烈。御史趙炳麟乃上奏。謂以二品之侍郞。指名請補三四品卿。褻朝廷之爵。請先

准列保。臨時開單請簡從之。此後乃先由長官列保。及簡任時。又須奔走樞要矣。

各部丞參情狀各殊。外務部丞參。由本部司員轉授。故事堂官謹。商部以貝子載振不習公事。有藉於丞參。唐文治爲載振師。手創商部者也。載振乃延丞參列坐大堂。若小堂官焉。法部選自秋審處。度支部選自北檔房。皆熟習部務。視他部較勝者也。堂官如傳舍耳。故事權集於丞參。陸軍部丞參皆自外入。對司長極恭。司員皆直接堂官。已行之公事。命錄事送丞參補押而已。故陸軍部丞參權弱。郵傳部當陳璧爲尚書時。視丞參若無物。無過而問者。徐世昌至。以部務屬丞參。乃皆驟驕倨。盛宣懷來。仍陳璧之舊。又極閒廢矣。

郎中前之啟心郎

國初。滿人不解漢語。部置啟心郎一員。以通曉滿語之漢員爲之。職正三品。每議事。坐其中。後多緣以爲奸。乃汰之。

司員回原衙門行走

京官三載考績。曰京察。各部司員遇京察截取年分。例得保送道府。或考授御史。然嘗有引見時。察其才具不勝或御史條陳不合者。輒令回原衙門行走。此似以各部爲容納閑冗徒使伴食之地矣。

留學生居各部要津

部曹最淸苦。自晚近舉行新政。設立新部。如外務民政郵傳農工。其組織皆采新法。經費裕。人才多。都人士所嘖嘖稱羨者也。其得上峯賞拔居要津者。大抵皆東西洋留學生。惟陳璧任郵傳部尙書時。烏布最紅。升遷最速者。爲龍建章葉恭綽。或一官兼數差。或一歲至九遷。則皆本國京師大學堂學生也。

嘉道以前部曹重於翰林

尹文端公繼善官翰林院侍講時。怡賢親王延之爲記室。尋奏補刑部郎中。陳文恭公宏謀由編修擢吏部郎中。張船山太守問陶且由翰林充御史。由御史選補吏部郎中。嘉道以前。似此者不可枚舉。其後新列詞垣者。幾視部郎爲噲等。蓋由捐例既開。六部司員。皆可入貲行走。而柏臺芸館。必由科目進身。郎署

黯然。職是之故。其實郎中非屢考不能得。編檢則宂雜無定員。同一進士出身。皆可內升卿班。外放道府也。

郎員品級

郎中員外郎二職之品級。在國初。滿洲郎中三品。員外郎四品。漢郎中五品。員外郎從五品。順治戊戌。始將滿漢品級畫一。

員外郎九轉四品

員外郎內用九階。方得四品。故有九轉丹成之號。謂員外郎中御史掌道給事中掌科鴻少光少通參也。

主事分三等引見

國初。每科進士。選充庶吉士外。分派各部。以主事學習行走。三年期滿。始以部屬知縣分別錄用。乾隆丙辰。經侍郎勵宗萬奏請嗣後學習期滿人員。令該堂官出具考語。分三等引見。一等補主事。二等卽用知縣。三等補國子監助教監丞。及司經局正字等缺。又前因禮部事簡。停止分派學習主事。至是。宗萬請仍

照舊例。與五部一體籤派。下部議行。

錄事正字

國初有錄事正字。併入中書行人司正副。未久俱裁。其官此者。與府部寺院各司員及小京官筆帖式相埒。又順天府治中通判。與各衙門司員。統歸京察。不視爲外官也。

各部之錄事。自光緒朝設立新部始。原有各部亦效之。有一等二等三等之別。其職務與供事同。

九卿

漢制。以太常光祿衞尉廷尉太僕大鴻臚正大司農少府爲九卿。明以都察院與六部稱七卿。國初則嘗益以理藩院而稱八卿。咸豐戊午。因會訊故相耆英一案。命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樞臣徧檢檔册。並未指定何項衙門爲九卿。時軍機章京焦佑瀛倡議。以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順天府尹宗人府丞理藩院九項當之。於是九卿之名始定。

弼德院

宣統時。弼德院成立。設院長一。副院長一。顧問大臣不限名額。其下有參議祕書兩廳。

都察院

六科給事中。國初自爲一署。有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後省。並改隸都察院。視各道御史。國初有巡按。後停。又有巡視五城巡倉巡漕巡鹽巡察臺灣者。

理藩院

理藩院。古典屬國也。國初置蒙古尙書一人。侍郎二人。秩視六部。漢院判一人。秩三品。蒙古郎中員外郎主事若干人。漢知事四人。主事二人。經歷二人。康熙時。裁漢員。惟滿員獨存。司蒙古內外部落諸務。分司六。曰旗籍。曰理刑。曰柔遠。曰王會。曰典屬。曰徠遠。

旗籍司。掌內四十八部落疆域襲封譜族旗制諸典。故各析部族畛域。勿使侵佔。其台吉有分析者。則加其賦。人丁滋蕃滿百。許改官屬以督之。其孳畜牛羊

諸物。視其土之寒暖可種植者。許其自率蒙古人丁以耕。容留漢人及以貨易土者戒之。諸王公有襲封者。先辨其嫡庶。考其德行。然後授以印綬。其弱小者。擇族人之忠正者護其印。既冠而後納之。三歲。修其譜牒。辨其貴賤。每旗設都統一人。秩二品。副軍二人。秩三品。命諸王公自選其宰之良者授之。而部臣歲課其政令。有不職者易之。暴戾者罪之。並飭其王公焉。

王會司。掌朝貢會盟聘享武備諸政。藩王充補近侍者。歲一朝。餘則三歲一朝。各於歲終分班入覲。辨其名位。給以廩餼。凡朝。郎官領入大內。按照爵秩。列於宗室王公下。朝見如儀。元旦上元亦如之。歲朝。上宴諸藩於紫光閣。貢則視其土之所宜。禾黍皮帛以及牛羊諸物。部臣受貢。翌日。寓其使於署中。俸幣則視宗室王公之半。有勳業者加之。部落有荒饉者。部長捐金以救。乏則請賑於朝。使入許以驛傳。視其途而賚之。國有大喪。則集諸藩王奔訃入次。舉哀如儀。

典屬司。掌外汗四部落。各分視其畛域。奠其土宇。敎以德化。理其政績。旗制會盟。咸如內藩。屯戍將帥士卒。食其屯。乏則濟以餉。每歲閱武。本司員二人往

視之。其技良者賚其部長以兵仗。弱者罰。

柔遠司。掌外盟諸部朝覲宴享聘納諸儀。汗諸長四歲一朝。薄海諸長三歲一朝。杜爾伯特西藏諸部長不限以年。五歲。請命於朝。許之。則覲貢期。汗三歲一貢。西藏間歲一貢。各視其土之所宜。汗貢馬駝羊羯諸物。西藏青海貢藏香氆氇馬駝。享使頒賞如內藩。

徠遠司。掌回部疆土分封朝會聘享諸政。嘉峪關外之回部。若吐魯番。闢展。英吉沙爾。庫車。巴顏岱。巴里坤。烏什。阿克蘇。葉爾羌。和闐等。悉屬之。其舊疆建諸王二。咸如蒙古諸藩。餘則置伯克司之。伯克者。回部長吏也。三載更之。外藩如布魯特哈薩克安集延愛烏汗諸屬國。皆置譯使。以通其語。朝聘宴享。悉如朝鮮琉球。

理刑司。掌蒙古諸刑名。自斬絞外。罪止鞭扑。不及徒流。而以牛馬作贖罰。數惟九。牛三馬六。遞以加之。窮者貰之。富者倍之。

翁文端兩爲祭酒

翁文端公心存以大理寺少卿丁艱。服闋還京補國子監祭酒。祭酒秩從四品。理少秩正四品。不得降補。時宣宗亟欲擢用。故有是命。於是文端兩爲祭酒矣。

黃壽廷授司業

香山黃壽廷生於乾隆庚午。至道光庚戌。錢塘許信臣祭酒督學粵東。始補博士弟子員。咸豐辛亥。欽賜舉人。壬子。授國子監司業。時已百有三歲矣。某贈以聯云。四朝身歷昇平日百歲人呼矍鑠翁。

欽賜司業

世人視翰林至重。一若人而翰林。則無論德行節操學問事功。無一不登峯造極者。持此見解。深入肺肝。根深蒂固。牢不可拔。雖通儒鉅子不免。光緒甲午恩科會試。有欽賜進士湘人某年一百十四歲。殿試後。欽賜國子監司業。蓋寵異之也。某意殊不慊。謂某某年僅百齡。某某且未逮百齡。皆蒙欽賜翰林。何獨於吾靳弗予也。

世祖以湯若望掌欽天監

順治甲申十一月。以湯若望掌欽天監事。時若望疏言臣等按新法推測月食時刻分秒。復定每年進呈書目重複者删去。以免混淆。得旨。欽天監印信。著湯若望掌管。所屬官員。嗣後一切占候選擇。悉聽舉行。

樂部

樂部在京師西安門內。國初沿明制。設教坊司。有奉鑾。其屬。左右韶舞司樂四人。協同官十人。俳長無定員。或云用領樂官妻四名領女樂二十四名由各省樂戶挑選入京充補　凡東朝行禮筵宴。隨鐘鼓司進。入宮作樂。順治辛卯。改女樂。乙未。復之。己亥。又改用太監。遂爲定制。雍正己酉。改爲和聲署。禮部內務府太常寺鴻臚寺皆領之。乾隆壬戌。始命王大臣總理樂部事。王一人。侍郎一人。皆兼職也。

凡郊廟祠祭之樂。神樂署司之。仍隸於太常。和聲署則隸內務府。以掌殿廷朝會宴饗之樂。俗呼爲南府。宮中慶賀宴饗之樂。掌儀司司之。鐃歌鼓吹前部大樂。鑾儀衞司之。其優伶皆內監也。亦卽古教坊司。又有蒙古樂舞回人樂舞緬甸樂舞等。至大燕。則用之。以示徠遠之意。

罷十三衙門

世祖開國。鑒明代宦官干政之失。始設內務府。罷太監不用。順治癸巳。設乾清宮執事官及直殿局。甲午。裁內務府置十三衙門。凡八監。曰司禮。曰御用。曰御馬。曰內官。曰尙衣。曰尙膳。曰司設。曰尙寶。有三司。曰尙方。曰鐘鼓。曰惜薪。有二局。曰兵仗。曰織染。嗣改鐘鼓司爲禮儀監。尙寶監爲尙寶司。織染局爲經局。後又改尙方司爲尙方院。庚子。又改內官監曰宣徽院。禮儀院設郞中以下官。辛丑二月。世祖以遺詔罷之。並治滿洲佟義內官吳良輔變易舊制之罪。吳良輔論斬。以佟義已死。削其世職。其黨大學士劉正宗以年老免死。於是革去十三衙門。後設內務府。以御用監之職立廣儲司。以尙膳監之職改採捕衙門。以惜薪司之職改內工部。又改御馬監曰阿敦衙門。兵仗局曰武備院。

內務府

自古宮禁服御飮食。必有專司。惟周禮分設各官。統於冢宰。後世皆以宦寺掌之。國朝剏立內務府。以舊僕司其事。入關後。復以明三十二衙人附之。凡內廷

之會計服御物飾。皆屬焉。

廣儲司。掌庫六。曰銀庫。曰緞庫。曰衣庫。曰茶庫。曰皮庫。曰瓷庫。茶庫兼收人蔘。初名御用監。順治辛丑改。其初進項不敷。檄取戶部庫銀接濟。乾隆時。高宗親爲裁定。汰宂費歲支六十餘萬兩。後盈積。轉充外府之用。

會計司。掌領皇莊田畝事。田各有等。盛京莊八十有四。一等莊三十五。二等莊十。三等莊八。四等莊三十四。山海關外莊二百十一。一等莊六十六。二等莊四。三等莊二十。四等莊百二十一。喜峯口古北口外莊百三十八。均一等。歸化城莊十有三。畿輔莊三百二十二。一等五十七。二等十六。三等三十八。四等二百十一。半莊七十一。每莊設莊長一人。瓜田菜圃置長。亦如之。各莊共地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有奇。賦糧九萬三千四百四十石。菽二千二百二十五石。芻八萬一千九百四十束有奇。編比壯丁。三年一次。盛京及關外口外各莊由總管將軍都統等。畿輔由內府委官。各具册至府。由府彙册奏聞。皇子分封。各按爵秩。給以莊地人丁。公主郡主贈嫁。亦如之。宮女選內府三旗佐領管

領下女子年十三以上者。造册送府。奏交宮殿監督領侍等引見。入選者。留宮。餘令父母擇配。留宮之女。至二十五歲。遣還擇配。收錄內監。由禮部册列姓名籍貫。移府。總管太監察其來由無異。委年老內監一人驗實具奏。候旨分撥。年老者聽其回籍爲民。支領內監月費。執事人匠役餼廩皆隸之。

掌儀司。掌奉先殿（大內景運門東）朔望瞻拜歲時薦新誕忌祭享出入啓告之禮。前殿後殿均九間。中爲穿堂。繚以周垣。供奉列聖列后神牌。遇朔望萬壽聖節元正冬日。及國有大慶。恭奉列聖神牌。前殿祭饗禮成。還御後殿寢室。禮儀祭器。一如太廟制。惟不設牲俎。不行飲福受胙禮。王公不陪祭。其樂有貽平敉平敷平紹平光平義平諸名。亦異太廟之奏。遣官行禮。與太廟儀同。遇列聖列后聖誕忌辰。及元宵清明中元霜降歲除等日。於後殿行禮。神位前設鐙酒脯果實。壽皇殿尊奉聖祖世宗高宗聖容。遇聖誕及忌辰。上躬率諸皇子及近支王展謁行禮。歲時奠獻。一如事生儀。外藩蒙古。歲除及正月十五日。賜宴。奏請命進酒大臣內管領備筵九十席。宴於保和殿及正大光明殿。屆時。鴻臚寺理藩院引

蒙古王公台吉入。領侍衛內大臣序王公班次。八旗一二品武職亦預焉。上陞殿。奏隆平之章。蒙古王公武大臣各就席。行一叩禮。坐。丹陛清樂作。奏海宇昇平之章。尙茶正率侍衛等舉茶案。由中道進至檐下。正中北嚮。跪注茶於碗。進茶大臣奉茶入中門。羣臣皆就本位跪。進茶大臣由中陛升至御前。進茶。退西立。上飲茶。與宴臣僚咸行一叩禮。進茶大臣跪受茶碗。由右陛降。出中門。衆皆坐。侍衛等分授與宴臣僚茶。皆於本位一叩。飲畢。復行一叩禮。尙茶正徹茶案退。樂止。展席羃。乃進酒。如進茶儀。進酒大臣出。尙膳正率所屬進膳。殿廷清樂。奏萬象清寧之章。尙膳正奉旨分賜食品。各席遍。樂止。奏慶隆舞揚烈舞。以次畢。殿內奏喜起舞。畢。上召王公大臣及朝鮮等國使臣。賜酒。羣臣咸跪受。一叩。卒飲。朝鮮國俳進。百伎並作。退。尙膳正升徹御筵。與宴之王公大臣等咸謝宴。行一跪三叩禮。丹陛大樂作。奏治平之章。上還宮。鴻臚寺理藩院引外藩及百官。以次退。皇子成婚。公主下嫁。設宴其邸。與內廷宴同。皇子成婚。欽天監先期諏吉以聞。乃命夫婦偕老之大臣傳旨。曰。以某官女某氏作配皇幾子爲福晉。

福晉父率闔族謝恩。行三跪九叩禮。擇吉。簡內臣侍衞隨皇子詣福晉家。行文定禮。福晉父率闔族綵服迎於大門外。延皇子入。至正寢。西向。行三叩禮畢。皇子回宮。福晉父率族人送大門外。諏吉。行納采禮。以內務府大臣宮殿監督領侍充。使及門。福晉父迎入中堂謝恩。行三跪九叩禮。與宴大臣陪福晉父及族人在官者。宴於中堂。內務府命婦女官同陪女眷。宴於內室畢。內務府大臣暨宮殿監督領侍回朝復命。成婚先一日。皇子於皇上皇后前行禮。福晉母率諸婦至皇子所居宮中。設牀帳妝奩。工部於宮門及皇子所居宮懸綵。屆吉時。於皇子宮設錦褥二。東西嚮。設酒饌案於前。置兩爵兩巹於案。請皇子西面。福晉東面。相嚮行兩拜禮。各就坐。執事者執金瓶。女官以巹爵酌酒。合和以進。皇子與福晉皆飲。乃進饌。酒饌三行。皇子與福晉起。仍行兩拜禮。徹饌案。次日。皇子偕福晉朝見皇上皇后。女官二人。引皇子居左。稍前。行三跪九叩禮。福晉居右。稍後。行六肅三跪三叩禮。公主下嫁亦如之。王公之女。奉旨授爲和碩公主郡主暨宗女撫養中宮者。其下嫁之禮。各視爵秩以別差等。筵宴會禮部辦理。進

時憲書。進春牛。皆如禮部儀。凡妃嬪大事。皆會禮工二部。按例遵行。

都虞司。掌內府兵衞。訓練內府護軍驍騎。歲以春秋二季。由該管官督率操演。各賞罰有差。宿衞大內。護軍統領宿神武門內。掌順貞門鑰。大內後複道中。皆內務府護軍值宿。其值宿西華門北者。合護軍驍騎步軍及三旗服役人。鑾儀衞校尉別立班次。曰防範兵。專司戒火。皇后內廷主位出入。以內務府總管或散秩大臣一人。司官八人。內府護軍統領一人。護軍參領四人。護軍校十人。率護衞豹尾班執槍者十人。佩儀刀者十人。翊衞護軍百人。導引扈從。皇子福晉出入。遞減騎從。畿輔行宮。京東七處。京西四處。京北六處。口外十三處。各設千總若干人。分隸湯山盤山黃新莊熱河各總管管轄。捕牲烏喇官弁亦隸焉。

愼刑司。掌太監蘇拉等詞訟。審讞內府所屬人犯。罪在杖一百下者。依律議結。一百以上者皆移送刑部定擬。如事干宮禁者。請旨鞫問。內監私逃。按其次數。分別自首被獲。治以枷杖等罪。

營造司。掌匠役。均有定額。內府所屬在官執藝者。於佐領管領下選取。招募民

匠。於工部咨取。又設司匠領催以督率之。缺補惰除。凡修造紫禁城內工程。小修大修建造。皆會同工部。大內繕完由內府匠人自理。禁城牆垣有應修理者。奏交工部。均由欽天監諏吉興工。

慶豐司。掌牧畜。定額設內三圈於西華門外。養騸牛十有二。㸺牛六。牡牛三。青牛一。乳牛無定數。設外三圈於南苑。設羊六圈於豐臺。設牛羊羣牧於張家口外。各牧所牛羊。均由該管官烙印。典牧設廄副若干人。廄丁司菽等夫以次遞減。口外牧羣設總管一人。副管二人。牛羊羣協領牧長牧副牧丁若干人。隸張家口外總管管轄。大淩河牛羣。隸盛京將軍管轄。郊廟祭祀。皆用廄牛。歲以三月十五日後四月初一日前於南苑寬閒豐草之處牧放。停止養菽。以九月二十日後十月初五日前各歸原圈飼養。視牛犢斃損之多寡。以別功過。游牧諸羣。每三牛三年孳生一犢。三羊三年孳生二羔。於定數內缺少者治罪。定數外孳生者。由該總管奏聞。

上駟院。掌圉牧。設內廄於紫禁城。外廄於南苑。牧羣於盛京及張家口外。以畜

馬籍其數而領之。稽查與慶豐司牛羊同。其供直。以內廐御馬四。齊其鞍轡。立院門外。行幸駐蹕。以御馬六。立圈門右。車駕巡幸日。以十馬備上乘御。由內院大臣奏請於御馬內。簡其尤良者。以從。其駕車馬及公馬槖駝之數。附疏奏聞。扈蹕各執事官役內監所乘之馬。由所司行院。如數。以公馬撥給。禑馬歲春秋二祭。禱馬於神。繫帛於御馬鬣尾以爲識。凡三十匹。附養四色馬四十匹。祭堂子。率以十匹。詣神前受釐。繫絲帛亦如之。

奉宸苑。掌御園亭河道南苑西山稻田事。網戶沙河二十六人。霸州四十六人。江南六人。歲給米有差。河道應通濬者。知會工部修理。玉泉山稻田十有五頃。供上方玉食。餘田三十餘頃。皆徵租賦。御河三海諸處。歲有蓮藕之租。均量地薄徵。以供內庭植花卉之用。

武備院。掌上甲冑弓矢兵仗及鞍轡行帳蓋褥。御殿設繡蓋。巡幸鹵簿。設黃羅銷金九龍三檐曲柄華蓋。春冬用黑貂褥。夏秋用黃龍綺。於換季日。更易兵仗。皆由院敬謹修造。御用弓矢。皆選盛京之良楛砮石以造之。採辦物料。歲支崇

文門稅務銀千兩。交各省辦理。

內府人員不任部院

定制。內府人員充本府差使。不許任部院。惟科目出身者。始許與縉紳伍。故國朝內府大員。罕有勳績可稱。惟金恪恭公簡自內府司員進登六卿。以勤愼受高宗知。

漢臣總理內務府工程處

大庾戴文端公衢亨以淸愼愨誠。爲仁宗所知。命爲總理內務府工程處。冀變歷年積習也。而三督工程。皆獲咎譴。初以監修吉地失察工弊。奪一官。襪宮銜花翎。繼以裕陵隆恩殿專金四柱俱丈二圍大木。而十五六年之頃。遽致蠹朽。時方由河督起病。坐是遷副都。及予告歸。適寶華峪地宮滲水。被嚴旨與相國英和同逮。籍家產。才値萬餘緡。宣宗意稍解。除名放還。

鑾儀衛

鑾儀衛沿明錦衣衛制。不司緝探。掌衛者一人。七所隸之。左所掌輦輅。右司。掌

繖蓋儀刀弓矢。中所。掌麾旛幢纛節鉞仗馬。前所。掌扇拂罏盒。後所。掌旗瓜金吾仗。馴象所。掌儀象騎駕鹵簿鐃歌大樂旗手衞。掌金鉦鼓角。其署列刑部之次。校尉輿隸等儀。猶明制。管衞事大臣到任。拜印陞堂。悉如部制。秩雖次領侍衞內大臣。而威儀過之。鐘鼓司。司譙漏。城北鐘鼓樓。每夕委官校尉直更。神武門鐘樓。上駐蹕圓明園。則每夕鳴鐘記更漏。上在宮日。則已。午門鐘鼓。上祀郊廟受朝賀時。鳴以爲則。

鑾儀衞初有漢員。後以滿洲侍衞間之。名曰鑾儀衞侍衞。雍正時。改漢員爲漢軍。滿洲侍衞亦改定冠軍雲麾等名。惟漢武科甲侍衞仍舊名。後許外放綠營武弁。漢軍人員視爲捷徑。掌衞者復受私謁。故事多諉惰。仁宗親政。特簡大臣挑取。弊始革。

宗室任職官

國初宗臣皆王公世廕。無任職官者。聖祖念宗臣無入仕之途。乃欽定侍衞九十人。命宗室挑補。雍正中。裁汰宗人府滿洲司員筆帖式之半。皆命宗室人員

充補。乾隆時。又設宗室御史四員。爲司員升階。嘉慶己未。以特設宗室繙譯鄉會試科目。六部理藩院亦增設宗室司員。

滿缺任漢人

雍正時。滿洲副都御史缺出。世宗命九卿密保。鄂文端公爾泰奏許希孔忠直可任。上曰。彼漢人。礙於資格。文端曰。風憲衙門。爲百僚表率。臣爲朝廷得人計。不暇分滿漢也。上可其言。踰年始調漢缺。

漢軍用滿缺

國初定制。漢軍皆用漢缺。至六部司員。則有專爲漢軍而設者。雍正時悉汰之。併入漢員中。是以漢軍之升轉甚難。乾隆時有破格用滿缺者。范時紀任滿洲戶部侍郎。范宜清任盛京工部侍郎。李侍堯任熱河副都統。孫慶成任滿缺戶部侍郎兼護軍統領。嘉慶時亦有之。范建豐任滿缺吏部侍郎。李毓秀任熱河都統。張百齡任滿缺刑部尚書。復調左都御史。皆曠典也。

筆帖式

筆帖式爲旗人進身之一途。各衙門皆有額設候補者。國初之大學士達海額爾德尼兩文成公領侍衛內大臣一等公文忠公索尼諸人。皆起家武臣。以精通滿文。皆特恩賜號巴克什。巴克什。卽筆帖式也。

且微員中之似無足重輕。而關係極重者。莫如筆帖式。雖堂官不甚重視。司官亦羞與爲伍。彼亦自儕於書吏輿儓之列。然三年大計。保列一等。不數年。題升郎官。掌印鑰矣。又不數年。外任監司太守矣。

內院筆帖式

國初。督撫多用漢人。文移用滿文者皆不識。外省委內院筆帖式數人。代司滿字文書。後內三院改爲內閣翰林院繙書房。而督撫衙門筆帖式。仍未更正。

爵邸員額

定制。親王。長史一員。頭等護衛六員。二等護衛六員。三等護衛八員。四五六品典儀各二員。牧長二員。典膳一員。管領四員。司庫二員。司匠司牧六員。世子。減一二三等護衛各二員。餘如故。郡王。減二等護衛二員。三等護衛三員。四品典儀

二員。牧長一員。典膳一員。餘如故。長子。減頭等護衛三員。餘如故。貝勒。減頭等護衛四員。增司儀長一員。二等護衛二員。減五品典儀一員。司牧司匠皆減。貝子。減二等護衛六員。增三等護衛二員。減六品典儀二員。增七品典儀二員。八品典儀二員。鎮國公減三等護衛二員。其餘如故。至包衣參佐領親軍校護軍校包衣驍騎校等。皆視其佐領親軍馬甲之多寡。以遞設之。惟怡賢親王以贊襄世祖。莊恪親王以輔翊高宗。封雙親王。其護衛皆倍增之。嘉慶初。仁宗諭儀成二王。皆增設頭二三等護衛各二員。定親王慶郡王皆增設頭等護衛一員。二三等護衛各二員。皆曠典也。

京城管理地面之官

京城管理地面之官不一。曰步軍統領。司內城盜賊也。曰外營汛。司外城盜賊也。曰五城巡城御史。司閭閻詞訟也。曰街道廳。平治道途也。曰順天府尹大興宛平兩縣。職在郊坰。城內之事。不負責也。然相沿既久。漸至侵官。偶有違言。任人赴訴。任便拘捕。聽官所爲。蓋其職不相統攝。民亦莫知適從。輦轂之下。肅清

不易。亦大率由此也。

其中惟步軍統領之權爲較重。苟得其人。尙可爲理。向以恩文肅公桂爲稱職。其爲政尙嚴厲。街衢瑣事。無不周知。姦人不得逞其技。至造歌謠以謗之。先是。技勇營人多糧少。用之不能得力。恩爲奏減其額之半。俾人領雙糧而嚴於選。於是番役始可用。又各街堆鋪雖有兵而夜多私宿於家。恩復奏許鋪兵擂脊。於是夜巡始嚴。後則以文錦如總兵秀爲稱職。凡道途小不修。立呼鋪兵鞭責。俟平治畢。始去。救火巡夜。多以兵法部勒之。且淸廉不名一錢。故能孤行己意。蓋京師街巷皆有堆鋪。有官司之。凡水火盜賊及民家細故之須聞於官者。皆可一呼卽應。法至善也。乃日久弊生。始而捕盜。繼而諱盜。終且取貲於盜。或代盜償其直。街市小竊俗號小綹者。倘被其竊。苟鳴之官廳。三日之內。無不返者。返則重酬之。

順天府府尹

順天府府尹。卽古京兆尹之遺。國朝三品官皆用銅印。順天府尹獨以銀。重之

也。雍正癸卯。特簡大臣兼理府事。較之部院堂上官。尤清要也。蔚州魏敏果公象樞尹京兆時。嘗自署一額。書我愧包公四字。自後秦小峴侍郎瀛遂於署之聽事。榜曰知愧堂。

議遣重臣監察督撫

康熙乙巳。停巡按。議遣重臣監察督撫。省各二人。吏部尙書阿思哈等主其議。馮溥徐元文力持不可。議乃寢。

朝鮮採詩使

康熙朝。嘉定布衣孫致彌以都尉耿某薦。特旨賜三品服。充朝鮮採詩使。戊辰。入詞苑。旋罣吏議。後復起用。至翰林院學士。

浙江觀風整俗使

雍正丙午九月。世宗以浙江風俗澆漓。特授光祿寺卿王國棟爲浙江觀風整俗使。並停浙江鄉會試。蓋以文字獲罪之汪景祺查嗣庭。皆浙人也。

外臣加宮銜

太子所居爲青宮。本朝雖不建儲。而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仍設之。以爲大臣特殊榮寵之加銜。謂之宮銜。如加太子少保銜者。曰宮保。加太子太保銜者。曰宮太保。雖列二品。而一品之尙書苟得之。亦至以爲榮。固不以品級論也。其後外臣乃亦有得之者。則以其服務於我國也。宣統辛亥八月。太子少保銜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卒。晉贈太子太保銜。

編訂各省官制

光緒丙午九月。德宗命編訂各省官制。蓋繼釐定京官制而發也。（京官制至是有已釐定者若內閣軍機處外務部吏部學部均如舊巡警部改爲民政部戶部改爲度支部以財政處稅務處併入太常光祿鴻臚三寺併入禮部兵部改爲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併入商部改爲農工商部另設郵傳部理藩院改爲理藩部各部除外務部外均設尙書一員侍郎二員不分滿漢都察院改爲都御史一員副都御史二員大理寺改爲大理院是也）

世宗破除文官迴避本省之見

官員補授之例。迴避本省。而如江蘇之與安徽。湖北之與湖南。陝西之與甘肅。亦稱同省。例應迴避。雍正己酉。江蘇安徽湖北湖南陝西甘肅尙未分省。世宗

以江南之上江下江。湖廣之湖南湖北。陝西之西安甘肅。雖同在一省。而幅員遼闊。各設巡撫司道以統轄之。其情形與隔省無異。且既係同省。則於彼處之人情土俗。較爲熟悉。未必不於地方有裨。嗣後此數處府州縣以下官員。不在本籍巡撫轄下者。不必迴避。

銀鐵二匠以保舉而貴顯

靑浦葉雨臣名夢雷。幼習銀匠。及冠。北遊。至京師。受傭於人。康熙某年端午。同伴皆出游。明珠經其肆。出元寶一。令剪之。葉爲跳剪兩端。不差纍黍。明歎賞。招至邸。令司會計。尋以孀娘女佛氏妻之。並保以官。使入戶部供職。其母初傭於邵氏。雍正時。以病乞歸。自奉奢侈。爲鄉人官臬司者所劾。遂籍沒。高宗登極。始赦回。其族弟有名照二官者。初業鍛鐵。雨臣貴。招之去。亦得官。由知府擢巡道。

吳湛山一歲九遷

固始吳湛山中丞士功起家部曹。自乾隆丁丑暨戊寅。僅一載。由楚臬而護楚撫。升陝藩。護陝撫。旣調直藩。再調陝藩。再護陝撫。旋授閩撫。仍留陝撫。兼管陝

藩。蓋一歲而九遷也。

阮文達佩六印

阮文達官粤時。以兩廣總督兩廣鹽政攝廣東巡撫太平關稅務廣東學政粤海關庶務。共佩六印。時適生孫。因以六印名之。

宣宗重科舉出身

宣宗任用官吏。頗重科舉出身之人。故有由道府兩三年而至督撫。由童生不二年而至二品官者。

滿漢督撫

世祖入關時。初議各省督撫盡用滿人。時柏鄉魏文毅公裔介方爲給事中。獨抗疏力爭。謂國家撫四海大一統。當宏立賢無方之治。不當專用遼左舊人。朝廷亦重違其論議。遂寢。

康熙時。三藩既平。僅議定山西陝西兩撫不用漢人而已。當時漢大臣之爲督撫者。本多於滿人。故議用滿人巡方以監察之。雍正一朝。督撫十七八皆漢軍

硃批諭旨。常有斥漢軍卑鄙下賤之語。大書特書。殆不一見。至乾隆朝。則直省督撫。滿人爲多。漢人仕外官者。能洊至兩司。則已爲極品矣。及季年。各省督撫凡二十有六缺。漢人僅畢沅孫士毅秦承恩三人耳。

世宗增設四川總督

雍正辛亥。大軍征噶爾丹策淩。世宗以川陝地廣。又理軍需。總督一員。難於控制。特旨增設四川總督。卽以四川提督黃廷桂補授。兼管提督印務。乾隆丙辰。西陲軍務告竣。裁川督。廷桂仍爲提督。後於戊辰年。復設總督。始爲定員。

方恪敏父子叔姪總督

桐城方恪敏公觀承以布衣賜中書。官至太子太保直隸總督。子勤襄公維甸繼之。而猶子來青宮保。亦官至兼圻。

尹文端久督兩江

尹文端公繼善。字元長。姓章佳氏。世居盛京。父文恪公尹泰時方罷祭酒家居。世宗居藩邸時。奉聖祖命。祭三陵。會雨。宿其家。與文恪語。奇之。問有子仕乎。對

曰。第五子舉京兆。曰令見我。卽文端也。及文端試禮部。將謁於邸。而世宗踐阼。乃止。中雍正癸卯進士。引見。上喜曰。汝泰子耶。果大器也。入翰林。未踰年。授廣東按察使。甫抵任。遷副總河。未半年。遷江蘇巡撫。去釋褐甫六載。後督兩江幾三十年。久之。拜文華殿大學士。仍留江南。次年召還。臨行。吏民環送悲號。文端不勝悽愴。過村橋野寺。流連小住。慰勞送者。其再督江南時。吳民有吉甫再來天有眼之諺。年八十餘。卒於位。

李文忠久督直隸

咸同以還。朝廷簡授直隸總督。輒擇其勛業資望獨出冠時者。故李文忠公鴻章任期爲最久。蓋以直督爲疆臣領袖。凡有大興作大改革。必先咨之。而疆臣遇有要事。亦必先以函電探詢意旨。亦實遙握中央政府之權也。

黃崑圃撫浙之早

康熙朝。宛平黃崑圃。名叔琳。年十九。已官至浙江巡撫。疆臣持節。殆無蚤於此者。

任道鎔累遷至督撫

宜興任筱沅中丞道鎔嘗以拔貢爲奉賢訓導。咸同兵事興。遂從戎。積功。保道員。累遷至浙江巡撫。擢河督。

鄂文恭由筆帖式至巡撫僅六年

滿員升遷。較捷於漢。以缺多而人少也。承平時。循例升官。八旗中以鄂文恭公彌達爲最速。文恭於雍正癸卯。猶一筆帖式也。旋授吏部主事。至庚戌。已擢廣東巡撫。由微員至疆臣。食俸僅六載耳。

徐文穆以皖撫查辦浙江事件

雍正甲寅。徐文穆公本方撫安徽。二月初六日。奉旨。充浙江查辦事件大臣。令由安慶赴浙。會同浙江總督程元章審訊事件。蓋會審接壤江西鉛山之江山縣匪類王盆善一案也。其會同元章復奏之摺有云。據詹子彬供稱。劄付係向文陽王吳士榮領來。是督兵大元帥。徐敏也有劄付。是提調。天下兵馬大元帥。原係希圖騙人財物。揑稱天下將亂。領此劄付。便可保守身家。兼得做官。因照

吳士榮給劄式。刊刻劄板。與祝芳昇合夥。四處煽誘。賣與王益善張齊雲周德黃雄黃邦奇周士興王昌宇周燦周統錫管連陳明章周廷鳳祝芳昇。及已故之吳元德鄢國嵋各劄付一張等語。起出劄付劄板。及提各犯訊無異。嗣於四月初六初七等日。准江西撫臣由江南先解到首犯黃森官等一十五名臣等復加察審。初猶狡供。迨至嚴加夾訊。並將盟布令其自行閱看。始供原因開店折本。無可營生。遂於雍正十年三月內。與傅秀山商量。在江西省城創造齋堂。設立三皇聖祖教。即圓敦大乘教。又白陽會等名目。煽惑愚民。而森官之父黃廷臣。則自稱爲天老爺。又稱黃大師。森官則爲彌勒佛紫薇星。不但入教男婦。皆奉爲教主。即伊胞叔。亦甘心下拜。其後附和者衆。森官則居然以紫薇星自居。遂與黃雨珍熊簪舉周簪鳳結爲生死之交。因而狂悖之語。形於盟布之內。不軌情形。已屬顯然。惟散給劄付之處。堅供止有堂簿。並未造劄。若果有僞造情弊。盟布經書已經搜獲。劄板安能隱藏。再提吳士榮研審。據稱係伊自造劄付。誆騙詹子彬徐敏。恐其不信。故自稱爲文陽王等語。但黃森官父子設立齋

堂。創議起自傅秀山。而各犯又曾供傅秀山爲軍師。是造劄實情。必傅秀山到案質訊。始成信讞。今於四月二十日。准江西撫臣謝明咨報。傅秀山一犯。分差查拏。業在福建地方拏獲。臣等現在咨提。應俟提到傅秀山與各犯質對。至封禁山聚有夥黨之處。夾訊黃森官。雖供並無同夥。復令前在衢州府供有千餘人之祝芳昇質對。則稱得之詹子彬。而詹子彬又稱吳士榮所說。及提吳士榮究訊。復稱庚子年間聞鉛山地方有強盜說過是封禁山。所以借此哄人等語。惟是封禁山地連江閩。周圍遼闊。封禁日久。易致藏姦。臣程元章已經會同江閩督撫。委官前往山內。嚴密搜查。尚未回報。而四月十一日。又據江山縣呈報。准玉山縣關稱。訊據獲犯曹小胡供稱封禁山內有箇齊陽王在裏頭姓齊等語。更非無因。臣等現在提訊。尚未解浙。除現在行提江西應質要犯一十五名。俟解到之日。再加確審。按律定擬。另行奏報云云。文穆籍隸錢塘。以本省之人。查辦本省事件。衣錦還鄉。此爲僅見。

巡撫加提督銜

乾隆庚申。河南布政使黃定疏言豫東二省止有總兵。並無提督。凡隊伍之整弛。弁員之勤惰。及墩臺營房之防守疏密。撫臣不相統屬。難於稽查。若添設提督。未免紛更成例。請照山西例。加撫臣提督銜。得旨允行。

伊里布擢巡撫之速

伊里布。字莘農。以通判起家。至大學士。嘗與客自道其生平。其言曰。人生枯菀升沈。或由福而禍。或由禍而福。皆有定數。不見予年五十。猶於滇省節署堂皇西偏。枯坐胡床。仰屋默數木椽方磚時耶。客請其說。曰。予初選雲南通判。因公罣吏議。去官。窮滯不得歸。欲謁撫軍。求諭寅寀籌賮。閽者斥不與通。懇再三。始領之。令少待。但見大小吏分隊晉謁白事。司閽者次第傳命。意以爲當及己也。日晡。忽聞閽者大聲言曰。撫軍今日接見屬吏一一處分公事。爲時久。憊甚矣。爾且退。期以詰朝相見。予趦趄徒步歸。往返三日。皆如之。惟日於節署堂皇西偏。支胡床。屏息枯坐。始仰屋默數廳事。自西訖東之木椽若干。繼默數所嵌之方甎若干。目諦心識。順算逆覆。周而復始。旣撫軍但語郡守爲道地。僅斂白

金百兩爲贐。而撫軍固終未得見也。

滇去京師萬里。途長貲短。因孑身入都稱貸。不意都中戚友。見予免官。相率避道。無一存問。故事。旗員因公去官。例許請覲。有舊胥謂予曰。君困若此。盍援例請覲。倘邀曠典。未可知。因如其言。得具文上請。時朝廷方厪念滇中苗疆事宜。以予從滇來。特召見。垂問苗情。予據實條陳。奏對稱旨。上嘉悅。敕以原官仍回滇視事。戚友聞予復官。漸有來慶賀者。及陛辭遄發。旋奉命擢郡守。戚友來者愈衆。有推薦紀綱者矣。有餽贈食物者矣。且有不向稱貸而殷殷嘉惠程幣。惟恐拒而不受者矣。予迫於朝命。不敢濡滯。甫出都。卽奉詔簡授監司。並諭兼程馳驛赴任。抵滇。卽日謁撫軍。閽者見予至。亟趨前言笑和悅。比將命入。撫軍卽傳命曰。請見。予著監司冠服。訝曰。君尙不知耶。昨已奉詔。命君陳臬滇中。君尙不知而猶衣此耶。命左右速爲具按察冠服。卽於節署更易。兩年之間。由滇臬轉布政。遷巡撫。受命之日。詣節署堂皇。接印畢。仰見堂皇西偏屋椽方瓴。歷歷在目。因憶昔支胡床。枯坐其下。三日往返。欲求一望見撫軍顏色而不可得。固

不料當日求見不得之撫軍。兩易寒暑。竟及身而代之也。

琦善三十歲任巡撫

道光間。琦靜庵相國善以蔭生官刑部。時未逾冠。爲漢族老輩所侮。心大恨之。以三百金延一部胥在家。事以北面。二年而盡其技。二十五歲擢京堂。特派查辦事件。二十七歲任豫臬。連劾二巡撫去任。三十歲。卽由江寧藩司擢山東巡撫。

江淮巡撫設而卽裁

光緒甲辰十二月。改漕運總督爲江淮巡撫。初。署兩江總督端方代奏翰林院修撰張謇條陳。請於徐州建立行省。御史周樹模亦請裁漕運總督。均下政務處議。至是。議覆。改漕運總督爲巡撫。仍駐淸江。名爲江淮巡撫。江淮揚徐四府暨通海兩直隸州。全歸管轄。仍由兩江總督兼轄。奏入。允行。乙巳三月。裁之。

巡撫加尙書銜

岑制軍毓英巡撫福建時。譚制軍鍾麟巡撫浙江時。皆加兵部尙書銜。巡撫有

頭品頂戴者。移撫他處。皆照例題請。其加尙書銜者。則特典也。若李鶴年撫河南。劉錦棠撫新疆。皆加尙書銜。一則以曾任總督。一則以萬壽盛典賞之。不在此例。至光末宣初。則此類甚多。不悉記矣。

巡撫銜

南城曾侍郎燠由翰林散館。授戶部主事。甫擢員外郎。卽蒙高宗特簡兩淮運使。旣洊陟封圻矣。乞養事畢。仁宗以淮鹺疲憊日甚。特命曾以巡撫銜巡視兩淮鹽政。

光緒朝。劉錦棠以提督改新疆巡撫。劉銘傳以提督改臺灣巡撫。張曜以提督改山東巡撫。皆先賞巡撫銜。

李如蘭由訓導至藩司

楡次李方伯如蘭初官澤州訓導。雍正初年。以例當改主簿。與同輩三十六人入見。奏對獨當上意。徑授高郵州知州。累遷至四川布政司使。

江蘇有兩布政使

乾隆庚辰。高宗以江蘇錢穀殷繁。令增設布政司分理。尹繼善等奏請分江寧淮南揚州徐州通州海州爲一布政使。駐江寧。蘇州松江常州鎭江太倉州爲一布政使。駐蘇州。而以安徽布政使移駐安慶。

潘士成爲本省運使

潘士成字德畬。以粤人授本省運司。一時目爲至榮。尋以方伯因病出缺。兼署藩篆數日。鄉里尤嘖嘖稱羨。以爲不易覯之遭逢。士成雖奢侈。顧嗜詩書。文人學士爭集其門。所輯海山仙館叢書著稱於世。

守道巡道

國初。設布政司左右參政及參議。曰守道。按察司副使僉事兼督學政。曰巡道。以三四五品爲差。康熙時。始議簡放學政。由翰詹科道出任者爲學院。由部曹出任者仍爲學道。至雍正丙午。皆改學院。乾隆癸酉。省參政等兼銜。定爲守巡各道。秩正四品。

各省道員准奏事

道府同知。准封章奏事。雍正時。行之後亦漸止。嘉慶己未。三月初十日。仁宗以監司大員職任巡查。與京中科道相等。除知府同知外。有准各省道員照藩臬兩司例密摺封奏之諭。

臺灣鎭道奏事

臺灣鎭爲挂印總兵。王命在焉。舊例。臺灣鎭道得封章奏事。每決囚。道至鎭署會鞫行刑。奏事列銜。道居鎭後。決囚坐次如之。上元葉撫部世倬爲臺灣道。謂坐次不合。力爭。奏事亦由道主稿。他鎭武人悉聽之。都統音登額兼攝吏治。爲臺灣鎭時。閱道中稿。常有商改。遂爲葉所銜。道光初。葉方大用。陛見。奏音有微詞。宣宗猶念音功。第令改鎭天津而已。

新進士卽用道府

順治己丑。春闈榜發。有新進士卽用道府二十餘人。分發兩廣。止此一科。後不爲例。

左必蕃仍管揚州府知府事

康熙朝。左必蕃以太常寺少卿守揚州。其結銜曰太常寺少卿仍管揚州府知府事。蓋品秩雖埒。而一爲京卿。一爲外官。體制究有不同也。陛辭日。聖祖並賜以世貞堂匾額。

藍鼎元以知縣被劾授知府

漳浦藍鹿洲鼎元。工古文。少與上杭劉鼇石坊友善。以文章經濟相期勖。顧貧甚。嘗著餓鄉記以自慰。爲諸生。受知於張清恪公。旋從其族兄臺澎總兵廷珍平臺灣朱一貴之亂。羽書露布。咸出其手。雍正初。貢入太學。以保舉官廣東普寧令。失上官意。被劾逮繫。久之事白。世宗召見。即授廣州府知府。蒞任甫逾月。卒於官。

知府兼御史銜

外官之加京官銜者。惟總督加右都御史銜。巡撫加右副都御史銜。以便白簡言事。外此無兼臺職者。惟雍正朝陳文恭公宏謀由臺垣出守揚州時。仍帶御史銜。

改知府爲從四品

知府舊爲正四品。道員。則視其所帶布政使司參政參議按察使司副使僉事兼銜爲等差。有三四五品之異。乾隆癸酉。詔以錢穀刑名二司分任。道雖兼銜。事難越俎。且知府爲受轄於道而兼參議僉事銜者。階級反較知府爲卑。不足以示表率。因定守巡各道。皆正四品。停兼銜。而改知府爲從四品。

和尙爲知府

嘉慶朝。有和尙而爲官者。和尙俗姓王。名樹勳。山西人。幼服役於揚州鹽賈王家。僕也。後至京師爲僧。號明心和尙。有口辯。多技能。兼挾異術。一時名動公卿。達官士庶。皆有皈依座下者。一日。言於衆曰。塵劫且至。吾當往遊善地。遂出都。留髮蓄妻。往依所善某中丞。爲之夤緣捐通判。分發湖北。不數年。授襄陽府知府。旋以卓異赴部。御史石承藻廉得其狀。劾之。得旨逮訊。詞連百制府齡。謂百居京師。識明心。在湖北任時。又曾令王樹勳占休咎。仁宗諭詢百。是否卽一人。百覆奏。謂臣止知樹勳爲候補同知。不意其卽明心也。然百實與明心交好。固

知樹勳即明心之化身。後下刑部獄。奏上。仁宗震怒。發黑龍江編管。死於戍所。

訓導授知州

雍正丙午。海陽吳文伯以訓導引見。奏對稱旨。特授河南禹州知州。文伯父隆嘗以奉化丞權縣事。時方養疴奉化。得家書。伏牀北向叩頭謝恩。

知州體制

直隸州知州視守。知州視令。

丞倅鹽官

直隸同知通判。名雖與丞倅同。職掌實與守牧埒。蓋沿元明軍民府之制。至鹽課司提舉鹽場大使。則分治井竈民事。

劉元燮辭道就佐貳

湘潭劉侍御元燮在詞館。有雋望。在諫院。有直聲。授蒼梧道。辭不赴。遂以違旨謫廣西佐貳。泊然束裝而行。

大挑知縣

每屆大挑。欽派王大臣在內閣舉行。每二十人爲一班。旣序立。先唱三人名。蓋用知縣者三人。旣出。繼唱八人名。乃不用者。俗謂之八仙。亦皆出。其餘九人不唱名。皆以敎職用。自出更一班進。

大挑論品貌。以同田貫日身甲氣由八字爲衡。同則面方長。田則面方短。貫則頭大身直長。日則肥瘦長短適中而端直。皆中選。身則體斜不正。甲則頭大身小。氣則單肩高聳。由則頭小身大。皆不中選。

揀選知縣

雍正丁未。命吏部將會試舉人揀選引見。並令九卿各舉所知。舉人內有同鄉素日推服之人。亦著舉人公舉。或數人公舉一人。或十數人公舉一人。俱將姓名註册。務須有猷有爲有守之人。方可推薦。不准冒濫。

孝廉方正知縣

被舉孝廉方正之舉人出身者。以知縣分發各省候補。

有瘴知縣

廣西鄉試題名。每名下注官至某官。順治丁酉科。（是年廣西始行鄉試）第六名鄧開泰注云。湖北有瘴令。蓋當時知縣缺。有有瘴無瘴之分。以粵人耐煙瘴。故專補有瘴缺。

招民知縣

康熙初。凡招民百戶。送至盛京者。優敘知縣。謂之招民知縣。後經王文靖公熙上疏。言恐有不肖奸民。借貲爲市。貽害地方。宜改授散秩。以絕徼倖。從之。

知縣行取

國初。以知縣俸滿行取。即得考選科道。康熙壬午。御史黃秉中疏言。科道官由滿洲漢軍陞補者。大抵積俸二十餘年。漢人一爲知縣。三年即選科道。殊覺太驟。請嗣後行取知縣。先以六部主事用。俟練習有年。始許考選。下九卿議行。

月選知縣條陳時事

令甲。凡月選官吏部給卷。許條陳時政得失。無所指陳者。各攤卷書履歷以上。蓋古懸軺設鐸意也。後選人多踧踖循故事。並履歷亦鮮親書。康熙時。漳浦藍

鼎元授廣東普寧縣時。獨上五千言。奏陳五事。其議多見施行。

改孔氏族人宰曲阜縣之例

山東曲阜縣。向由衍聖公保選孔氏子孫中之諳習治體者。任知縣事。蓋明例。（唐昭宣帝天祐乙丑孔氏之洒掃戶孔末作亂殺先師四十二代孫光嗣而自爲曲阜令是聖裔之世令曲阜自唐已然）而本朝因之者也。乾隆丙子。漢軍白莊恪公鍾山以河東河道總督攝東撫。疏謂曲阜知縣。例用孔氏族人衍聖公保舉。每多瞻顧。且邑中非其尊長。卽係姻婭。牽制狎玩。在所不免。請改爲在外揀選。不必拘用孔氏一家。下部議。如所請。初擬現任曲阜縣知縣赴部。以外省知縣另補。諭曰。我國家尊崇先聖。遠邁前朝。延恩後裔。有加無已。豈於此而有靳焉。但與其循舊例而致瘝官。有乖政體。何如通變宜民。俾吏舉其職。民安其治。於邑中黎庶孔氏族人。均有裨益。但現任世職知縣。既已謝事。若歸部銓選。不過恩及其身而止。於朕心猶有未愜。著加恩授爲世襲六品官。用副重道崇儒至意。

米喬林保八品而得七品

乾隆庚戌。廓爾喀之役。孫文靖公士毅入藏督餉。從行者中書周省廉。通判胡雪方。蜀道崎嶇。過察木多數站。至墨竹工卡。支帳甫就。忽有浙客米喬林請謁。孫喜曰。眞空谷足音也。問之。乃省廉之戚。省廉娶山陰馬氏。寄籍灤陽。米父亦以北籍。來教授。頗周旋。喬林以佻達爲父所逐。其戚有倅於蜀者。依之。流轉至此。獻越釀一小瓶。云居停以革囊攜至。嘗之。如挹天漿。卽留共飯。情話良久。別去。明晨欲行。以烏拉不集。滯留竟日。此弊途中時有之。蓋番人言語不通。理諭勢驅。均屬無用。須檄土司。始辦。方踟躕間。喬林適來。告以故。曰。試籌之。喬林故無賴。昵一蠻妓。譯云坐鵝頭。因與土民浹洽。且通蠻語。乃詔之。俾招烏拉。妓遣父兄招之。薄暮。大集。五更行矣。孫更大喜。復令番民等前站曉諭。後站蟬遞而下。由是無復阻滯。至楊八景駐焉。乃以喬林功上聞。乞以八品用。得旨。與七品。將補劇邑。省廉力阻。告孫曰。米生輕躁。宜且試之。乃借補州判。旋改縣令。不十年。擢刺史。

弟終兄及之知縣

夏宗彝。浙江人。以難廕縣丞。中本省鄉試經魁。旋納粟爲令。指分江蘇。光緒初。補金壇令。諳吏事。有能名。遇命盜重案。手定爰書。不假事權於人。既定讞。罕遭駁詰。以久爲刑幕。學有根柢也。然性苛刻。不理於衆口。鄉人尤惡之。宰金壇數年。僅科報最。調吳縣。吳爲邑繁劇。甲江蘇五屬。而政不難於治民。難在長官之趨承。巨室之周旋。夏肆應咸宜。在任遂歷二載之久。旋以在任候選道選湖北督糧觀察使。蓋以金壇所得。納貲爲道也。卽日卸邑篆。長元吳三令爲賃巨宅於衞前街。朔望行庭參禮。未幾。以家事被控。咨原籍查復。而御史亦露章劾之。遂褫職。

有知其事者。則曰自粵寇亂後。赳赳武夫以軍功廁武秩者。來歷多不可問。空白劄付。李代桃僵者。往往而有。若文官至七品以上。必可稽考。況難廕有奏案。經魁有榜名。是可僞也。孰不可僞也。而孰知夏之官職。乃襲其弟者。亦云奇矣。初。夏以布衣遊幕。名祖彝。宗彝。其同堂弟也。弟承父廕。旋捷於鄉。入貲爲令。而忽以病卒。其母猶在堂。計納粟引見。所費不貲。嘗痛人財之兩失也。夏乃倩人

以頂替說進。謂一轉移間。死者若復生。失者可復得。其孀惑之。允其請。約終身奉養。視弟之母如母。撫弟之子如子。弟婦某氏稍知大義。痛夫之實亡而名存也。抑鬱死。

夏之被控也。初聞有孀挈弟來自故鄉。將正其冒名之罪。同官同鄉。爭來探訪。夏以弟早亡。何得有第三之夏宗彝出現。恃此以不恐。任其揚言。不一顧。孀居學士街斌陞棧。奉其孤孫爲亡子所立神主及宗彝行狀。置乘騮橋上。披髮號呼。將俟官吏出而途訴之。尋控於撫院。並黏具宗圖及誣坐甘結以實之。蘇撫方行文咨查原籍。而平地風波又起矣。

方夏之從師學幕也。師有徒三人。其一爲夏。夏既襲弟職而貴。其同學實知之。聽鼓之初。猶有忌憚。內而叔母。外而同門。贍給之費。未嘗後時。其後叔母約迎養。不從。孤姪需婚娶。不問。同學偶來。亦閉門不納。同學有葭莩親。方在臬署。乃爲其孀主謀。賄屬彈劾。交原籍及服官省分督撫查辦。夏行賄求免。乃以居心刻薄不洽鄉評八字免官。原控則指爲受唆。從寬免究。原參則稍事湔滌。謂爲

有因。其叔母原呈有數語曰。冒死爲生。輕犯國家之憲典。弟終兄及。實乖人道之大防。

高宗加崇學官品級

康熙以前。各省府教授係從九品。學正教諭訓導均係未入流。及高宗登極。一日。念及學校之官。所以訓迪多士。厠居流外。則與雜職無殊。諭吏部議奏賞給品級。遂議教授加爲正七品。學正教諭加爲正八品。訓導加爲從八品。升轉仍依舊例。

以考試勞績捐納三途而仍爲八品官

武進黃仲則景仁。詩才駿發。洪亮吉以李白比之。乾隆丙申。高宗幸山東。以獻詩召試。入武英殿書簽。叙勞授主簿。時畢沅方撫陝。爲入貲得縣丞。僅八品官。歟歷中外。兼考試勞績捐納三途。亦不數覯也。

李震爲本縣縣丞

華亭靑村人李震。爲曾羽王之中表。明末。以營書得武職。順治初。仍充翁家港

汛官。以事爲士人告訐於游擊于登第。責二十板。革職。時適華亭縣丞缺出。以原任青村守備傅介之居間營謀得之。然震無資可籌。介復爲之言於蘇撫土國寶。約到任後償値。土許之。震卽涖任。出入乘四人輿。士紳入謁。其名刺皆自稱治弟。縣令每遇限期追比。發震理之。日扑責數十人。有監生宋俊卿者。家貲數十萬。以此雄於華亭。震落魄時。嘗詣宋。有所求。然不滿所欲。心銜之。震既得勢。乘其納糧時。藉端扑責之。後震解糧歸。適負頗多。以監追。死於獄。

江北河工之官

江北河工廳官有五。閘官有六。歲需庫帑可數十萬。上下游緊要各閘凡六。一曰惠濟。二曰通濟。三曰福興。四曰清江。五曰石𥗽。六曰草埝。此項閘官秩雖卑而職綦重。其升轉。例由道詳請去留。

供事藍某特授河泊所所官

雍正時。內閣有供事藍某。從公頗勤愼。戊申元夕。同事者皆歸家。藍獨留。對月

獨酌。忽來冠服甚麗之偉丈夫。疑爲內廷直宿官。急起迎。奉觴致敬。其人欣然就坐。問何官。曰。非官。供事耳。問何姓名。具以對。問何職掌。曰。收發文牘。問同事若干人。曰。四十餘人。曰。皆安往。曰。皆假歸矣。問何獨留。曰。朝廷公事綦重。若人人自便。萬一事起意外。咎將誰歸。問充供事有好處否。曰。將來差滿。冀選一小官。問小官樂乎。曰。若運好。選廣東河泊所所官。大樂矣。問何以樂。曰。以其近海。舟楫往來多有餽送耳。其人笑頷之。又飲數杯。別去。明日。世宗視朝。召諸大臣問曰。廣東有河泊所所官乎。對曰有。曰。可以內閣供事藍某補授之。諸大臣領旨駭詫。一內監密白昨夜上微行事。乃往內閣宣旨。藍後官至郡守。

捐例花樣

自捐例盛行。迭創大小花樣。或歸部候選。或到省補用。班次甚多。姑略計之。有遇缺先。海防先。海防即。候補先。候補。委用先。委用。捐納先。分缺先。分缺間等花樣。輒按新舊輪計算。文武大小京官外官皆有之。

五人公捐知縣

自捐例開而游手好閒之徒。大率以官爲市。越人爲最多。官之歲入。縣令尤鉅。年得數千金者爲瘠缺矣。然以視他項商業。則獨贏。腴者多至十萬。亦僅就錢糧漕米之平餘計之耳。若不恤人言遇事納賄。則可至數十萬。山陰蔣淵如涎其利久矣。而苦於捐貲之鉅也。乃與其友唐文卿陳栢生王平齋呂少川謀之。醵貲上捐得最新花樣最優班次之候選知縣。於是彼此約定。蔣爲令。唐爲刑幕。陳爲錢幕。王爲錢漕。（司錢糧漕米之家丁曰錢漕）呂爲門稿。（一切公牘先由書吏送家丁乃轉呈官幕職此者曰門稿）以免利之外溢。歲入多金之事。皆醵貲者得之。而職權有高下。收入有多寡。卽按出貲之大小以定之。協商就緒。盟於神。歃血爲誓。無間言。

越數月。得某邑。腴缺也。蓋乘鄭工捐例之第一班而出。貲上兌。故捷足先得焉。唐陳王呂乃從蔣行。舟車輿馬衣飾之貲。亦醵之以集。既抵任。如前約。蔣爲令。高坐堂皇。待唐陳以賓師之禮。而奴視王呂矣。王呂安之。無違言。於是五人者。舞文弄法。狼狽爲奸。蠹部民之金以入邑廨者。歲可二十餘萬。三載考績。蔣以貪褫職。然已與唐陳王呂四人滿載而歸矣。中途遘疫。唐呂殁於逆旅。蔣陳還

鄉之越翼日。陳謁蔣。方對酌。庵人不謹。遺火於積薪屋猝焚。時蔣陳已爛醉。不及逃。皆燼焉。王歸。則詗其婦與人有私。日詬誶。一日。遇所歡於闔。大忿。出刀斫之。婦斃。尋悔。亦自殺。

粵寇爲其徒捐道府

咸同間。捐納之風大開。遂爲寇賊所利用。粵寇楊秀淸於其隊中。挑取端正魁梧者百餘人。令其詭揑姓名籍貫。赴京捐輸。並指捐省分。至省候補。預伏內應。甚有捐至道府者。一時竟無從查察也。

捐生以武陽山會爲最多

自咸同以迄光緒。其間捐例迭開。納粟入官之徒。各縣皆有。多至恆河沙數。而以武進陽湖山陰會稽之捐生（無論官職大小納捐時均稱捐生）爲尤夥。蓋武陽人之以官爲市。甚於他省。呼朋引類。聲應氣求。光緒丙午。戶部奏請停止實官捐輸。於是各省捐生。亟乘未奉明詔（是年七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議）之前。爭先報捐。一時武陽人士輸出之金。殆五十萬。可謂鉅矣。至於山會。則吏部胥吏。爲其世業。諳悉捐例。某班之可

歷某班。某輪之何時輪到。皆預知之。章程未布。儲金以待。故自身及戚友。凡有捐納。無明珠投暗之失。其候選者。輒於第一卯得之。以是二因。各省之佐貳雜職。遂至如微生物之滋蔓。所在皆是矣。

各省候補情形

光宣間。各省官僚。自道員以至未入流。多者可數千人。需次者日多。槁餓以死者。所在皆有。其有勢力善運動者。則兼數差。一日。江西藩署忽貼有聯語云。有甚心兒須向別處去。無大面子。莫到這裏來。蓋不得志者之所爲也。

候補文官之多。莫如江寧。宣統末年。在江寧之候補道。三百餘員。府直隸州。三百餘員。州縣一千四五百員。其他佐貳雜職。約二千餘員。冠蓋薈萃。備極一時之盛。顧此三數千候補人員。與江寧所設差缺數目相較。僅能得三十與一之比例。蓋寧蘇兩屬。僅轄道缺七。府缺八。直隸州三。廳三。縣六十七。若專以江寧而論。合道府廳州縣計之。不滿五十缺也。

文官各階之名稱

文官本身得授之階。五品以上曰大夫。爲誥授。正八品以上曰郎。爲勅授。從八品正從九品曰佐郎。亦勅授。正一品曰光祿大夫。從一品曰榮祿大夫。曾祖祖父均得封。正二品曰資政大夫。從二品曰通奉大夫。祖父均得封。正三品曰通議大夫。從三品曰中議大夫。祖父均得封。正四品曰中憲大夫。從四品曰朝議大夫。父得封。正五品曰奉政大夫。從五品曰奉直大夫。父得封。正六品曰承德郎。從六品曰儒林郎。吏員出身者曰宣德郎。父得封。正七品曰文林郎。吏員出身者曰宣德郎。從七品曰徵仕郎。父得封。正八品曰修職郎。從八品曰修職佐郎。父得貤封。正九品曰登仕郎。從九品曰登仕佐郎。父得貤封。此原則也。自捐例推廣。可照銜給封。可踰品請封矣。未入流無階。

將之名稱

國初有五大臣八大臣十大臣十六大臣。任秉將相。贊決軍國重務。然究以征討立勳爲多。又有特授經略大將軍。副將軍。各路統兵大臣及領侍衞內大臣。內大臣。都統。步軍統領。左右翼總兵。前鋒統領。護軍統領。京旗副都統。散秩大

臣。各省駐防將軍。都統副都統。提督。總兵等職。自提督總兵外。皆八旗專閫之將帥也。

國初。綠營各官帶虛銜者。有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以一二品爲差。與師傅保銜之無職掌員額者同。至乾隆癸酉。裁之。

武官乘轎

舊制。武官一品皆乘轎。高宗以滿洲大員皆宜習勞。將都統將軍提督等乘轎之制。盡行裁革。惟領侍衞內大臣例無明文。向率以諸王大學士兼之。未有單銜者。故皆乘轎。惟英誠公阿克棟阿無兼官。又貧乏不能豢輿夫。獨乘車行。後超勇王拉旺多爾濟以足疾。足跛之七額駙喀爾沁貝勒丹巴多爾濟以擒逆犯成德受重創。皆奉特旨賜轎。繼者亦相率因之。嘉慶丙子冬。仁宗特旨罷斥。仍交部議處。自是。武官無坐轎者矣。

伊犂設官

伊犂乃準噶爾建庭之地。乾隆乙亥。蕩平之。壬午。設伊犂將軍。建惠遠惠寧二

城設將軍一人。參贊大臣一人。領隊大臣五人。分統滿洲蒙古綠營索倫錫伯額魯特回民諸營。以扼邊防之要。其漠南去伊犂三千餘里曰烏魯木齊。設都統一人。副都統一人。提督一人。掌漠南軍務。通北去驛路。實爲新疆門戶重地其北近哈薩克。曰塔爾巴哈臺。設參贊大臣一人。領隊大臣一人。扼外夷要路。其地西連哈薩克。北界俄羅斯。爲二國鄰貢要隘。哈薩克入冬後。則遷幕於卡倫內避寒。暑夏始驅逐之。實北之關鍵也。其山南諸路最要者。曰喀什噶爾。設參贊大臣一人。幫辦大臣一人。與拔達克山接壤。風俗醇良。土地肥沃。所轄皆二和卓木遺氓。其北曰葉爾羌。其西南曰和闐。皆設辦事大臣各二人。惟司回民採辦玉石。以爲貢獻。其地富渥。天時和暖。有類內地。非漠北窮荒比也。其南五百餘里曰烏什。曰庫車。曰阿克蘇。皆設辦事大臣各一人。爲回部心腹之區。綏定保障。尤加慎重。其南曰吐魯番。設領隊大臣一人。其北曰古城。設領隊大臣一人。相傳爲唐李衞公建節之所。乾隆時。迪化城督糧道永餘齋從紀文達公昀議。因建城焉。曰巴里坤哈密。後大學士温福改爲古城營各設辦事大臣

及營汛諸官。轉通糧帑。建牙設堠。咸如內地焉。

漢人任都統副都統

漢人之官副都統者。自康熙時陳昂始。昂。福建同安人。嘗從靖海侯施琅征臺灣。丙午。敘勛授職。洊至廣東副都統。又康熙辛卯。以陝西總兵陝人何天培爲鑲白旗漢軍都統。尋補某處將軍。天培遂隸正白旗。自後温州總兵李華。平陽總兵王應虎。皆漢人。相繼爲福州副都統。平陽總兵後裁。

御前大臣

寺人不許干政。命內務府大臣監之。而內廷事務。特設御前大臣。皆以內廷勳戚諸臣充之。無定員。凡乾清門內之侍衛司員。歸其統轄。每上出宮巡幸。皆櫜鞬扈從。代宣王言。名位優重。仿兩漢大將軍制。而親密過之。初尚命軍機大臣代攝。仁宗親政。特分析之。體制尤正。乾隆時。命喀爾沁固山貝子扎爾豐阿兼之。其後蒙古藩臣有攝其職者。嘉慶初。特命睿恭王及定莊二王兼之。

領侍衛內大臣

國初八旗諸將士。鑲黃正黃正白三旗。爲皇上自將。選其子弟。曰侍衞。曰侍禁廷左右供趨走者。曰御前侍衞。稍次曰乾淸門侍衞。値宿宮門者。統曰三旗侍衞。設領侍衞內大臣六員。內大臣六員。散秩大臣無定員。俱以世廕公侯勳舊大臣並王公子弟充之。其班列尙書下。侍衞躋三階。選其才俊者。充隨印協理事務。班領十二員。每旗四人掌文書政令諸事。凡六班。分奇偶以爲離合。十二日爲一轉。每班。先於圓明園直宿四日。入禁中直宿二日。餘六日爲休沐之暇。更番輪直。行幸駐蹕宿衞。一如禁中制。扈從。則後扈二人。於御前大臣中簡之。前引十人。於內大臣散秩大臣及御前侍衞中簡之。郊廟諸大祭祀。陞殿慶賀。及巡幸殿蹕。迴鑾日引導。常日駕出。則以侍衞二十員充前導隊。豹尾班侍衞。選功臣後裔十人。日派二十人直後左門。乘輿出入以十人執豹尾槍。十人佩儀刀。侍於乾淸門階下左右。駕出。侍衞殿於後。以領侍衞內大臣一人領之。巡幸方岳木蘭行圍。御前大臣侍衞暨乾淸門侍衞。均隨從。輪直。侍衞以二班或三班隨從。日行二十人。前導左右各十人。名曰傍扈。滿語曰鑾延吉豹尾槍殿如常制。次二

班侍衛列隊後行。或內大臣散秩大臣一人。侍衛什長二人。率黃龍大纛行。其餘仍分令稽察踰越喧譁者。駐蹕行營。以內大臣一人散秩大臣二人入直。分宿御營兩廂。御營黃幔城旌門以侍衛二十人四隅分宿網城門內以侍衛什長三人率親軍校等三十人環拱宿衛。御蹕圓明園日。以領侍衛內大臣一人散秩大臣一人於朝房駐宿。禁城。則命內大臣一員代之。朝會班次。歲於十二月將應入座之一品武大臣散秩大臣前鋒護軍統領。暨外省來京之將軍都統。開列職名進呈。恭候欽定。散秩大臣世襲者。缺出。移咨該旗。將應襲人員開送引見補授。其兼攝者。爲上駟院侍衛。每旗七人。鷹鷂房鶻房十五善射善騎射善鵠射善強弓善撲等處。統於三旗。漢侍衛一甲一名者。充頭等侍衛。一甲二名三名。充二等侍衛。二甲則簡選三等侍衛。三甲則簡選藍翎侍衛。

楊芳授國什哈

宿衛之臣。滿人輒除乾清門侍衛。其重以貴戚或異材。乃擢御前侍衛。漢人輒

除大門上侍衞。以領侍衞內大臣轄之。其有材勇。則擢侍乾淸門。而班之崇極矣。惟嘉慶間楊勤勇公芳。特授國什哈。轄漢國什哈。

御前各職

御前行走與御前侍衞。侍衞同官而有別。外藩蒙古王公及貝勒貝子入分公則稱行走。滿洲則稱侍衞。侍衞有額缺。行走無額缺也。

十五善射

國初定制。選王公大臣及滿洲武官中之善射者四十五人。善騎射者三十人。善鵠射者二十人。賞戴花翎。至八旗兵丁。則每旗各選善射者十五人。賞六品頂帶藍翎。凡皇上御射。皆侍側。命射。則隨射之。名十五善射。

五旗爲王府僚屬

皇帝親將之鑲黃正黃正白三旗外。諸王親將之旗有五。曰正紅。曰鑲白。曰鑲紅。曰正藍。曰鑲藍。其五旗戶籍。皆爲王公僚屬。沿左氏人有十等之制。遞爲臣僕。升擢皆由王公掌之。承平日久。諸王習於驕汰。多虐其所屬。世宗憫之。乃命

王府護衛諸官。由本王遷擢。其餘悉隸有司。歲時慶弔趨謁。仍如制。其後護軍營操習。各用王府旗纛。存舊制也。

綠營虛銜

國初沿明制。綠營總兵官有勳勞者。遞加都督僉事都督同知右都督左都督諸名目。蓋即明五軍府官。其最優者始加將軍。如趙良棟勇略將軍潘育龍綏遠將軍楊捷昭武將軍是也。乾隆癸酉。高宗厭其名近僞。皆裁革。官提督爲從一品。不尙虛銜矣。

綠營功加

旗人從軍有功者。視功之優次。與之功牌。分三等級。凱旋日。兵部計敘功。與之世職。綠營則有功加之目。臨陣奮勇者。與功加一次。彙計功加二十四次。始敘一雲騎尉。較之八旗功牌。殊爲屈抑。是以世襲者少。高宗特頒恩旨。於陣亡人員。一體予以世職。然功加尙未有及者。

武職借缺補署

咸同以來。漢族武職以軍功保舉者至多。粵捻既平。位置不能盡。以一二品武職大員事力作自活者。不可勝計。蓋有官無祿。固不僅漢家之薄視邊功也。曾文正督兩江時。省有縫人某日以一肩擔兩筐。擔頭掛一冠。乃紅頂花翎。若求沽者。一日。伺文正出。故招搖過市。衝其前導。從者訶之。文正知其欲有訴也。止從者。與之言。則曾以平粵寇功而累官提督者。文正念名器不可褻。而此輩又不可恝置也。乃謂之曰。國家不能爲君等增官。又不能使君等降品。故除拜有不及。非恩薄也。君以崇階執賤役。辱國而不足爲己榮。自玷焉爾。今爲君救困計。請以百金易翎頂。可乎。某不得已。允之。欷歔取金去。翌日。上奏。遂請爲借缺補署例。朝旨可之。故光緒初葉。江南有以提鎭而權千把者。蓋由此也。

特設江北提督

光緒乙巳三月。裁撤江淮巡撫。改淮揚鎭總兵爲江北提督。蓋江淮分省。江蘇京官爭言其治理不便。事下政務處。至是。奏請裁撤江淮巡撫。設江北提督。允之。乃以汴人劉永慶爲江北提督。並加侍郎銜。江北文官亦爲其屬。得轄治之。

掛印總兵

明以公侯伯都督掛印。充各處總兵官。國朝仍明之舊而損益之。掛印總兵官凡九缺。宣化大同延綏陝安涼州寧夏西寧肅州臺灣皖南凡十鎭。然有掛印之名。無將軍之號也。

陳春萬意外得總兵

咸同間。湘淮軍興。削平粵捻回諸大亂。所保記名提督。近八千人。總兵二萬人。副將以下尤不可勝數。提鎭欲得實缺。非督撫密保不可。桐城陳春萬農也。多力而有膽。同治初。投身湘軍。從戰至關隴。亦保至記名提督巴圖魯黃馬褂矣。左文襄喜其勇。然亦僅派充營官而已。文襄出關。陳營又裁。及文襄班師回。陳往見之。文襄向之賀。陳方驚異。文襄曰。爾不知耶。爾之印。視我印。大且倍也。陳愈不解。文襄乃命設香案。命陳跪聽宣旨。始知已特簡肅州鎭掛印總兵。掛印總兵者。例得專摺奏事。不受總督節制。時廷寄到已數日。正覓其人不得也。時文襄頗疑陳密求李文忠而得之。蓋因肅州鎭出缺時。例由

文襄奏報。卽隨摺保二人以進。而皆未用也。後始知是日軍機開單呈請簡放時。德宗御筆蘸硃太多。硃點誤滴於陳名之上。上曰。卽此可也。時人謂之曰。意外總兵。

千把品級

順治辛丑十二月。世祖始命給與千總把總品級。千總爲六品。把總爲七品。

武官各階之名稱

武官本身得授之階。正從一品以上曰將軍。正從四品以上曰都尉。正從五品以上曰騎尉。均爲誥授。正從七品以上亦曰騎尉。爲敕授。正從九品以上曰校尉。爲敕授。正一品曰建威將軍。從一品曰振威將軍。正二品曰武顯將軍。從二品曰武功將軍。正三品曰武義都尉。從三品曰武翼都尉。正四品曰昭武都尉。從四品曰宣武都尉。正五品曰武德騎尉。從五品曰武德佐騎尉。正六品曰武略騎尉。從六品曰武略佐騎尉。正七品曰武信騎尉。從七品曰武信佐騎尉。正八品曰奮武校尉。從八品曰奮武佐校尉。正九品曰修武校尉。從九品曰修武

佐校尉。

加級紀錄

凡京外文武陞任之官。前任所得。及恭遇恩詔。京察加級。不准其隨帶。俱改爲紀錄一次。議敍加級題明隨帶者。准其隨帶。未經題明隨帶者。不准隨帶。改爲紀錄一次。惟軍功議敍。加級紀錄。不論曾否題明。悉准帶於新任。至議敍加級改爲紀錄之後。又經陞任抵銷餘剩紀錄。若係隨帶之級所改者。仍准隨帶。若非隨帶之級所改。在任時抵銷過一次二次三次者。陞任概行註銷。若在任時所改。紀錄並未抵銷。祇准將紀錄一次。帶於新任。至特恩賞加之級。及捐納加級。不准改爲紀錄四次。此原則也。自捐例廣開。皆可輸貲得之矣。

官員呈遞履歷

文武官員參謁上司。例須呈遞履歷。以本身言。實缺之到任。需次之到省者均然。於上司之初至。亦如之。其所記載。大抵爲姓名省府縣出身官階翎銜及曾任現任之缺或曾充現充之差。並加級紀錄等。發端用今開二字。結尾用須至

履歷者五字。

以文職言。布政司於督撫。卽須呈遞履歷。若武職之非有缺者。雖提鎭於督撫。於執掌兵權之文職。受其管轄者。不論其品秩相當與否。皆備履歷呈遞。

西藏設官

西藏額設駐藏大臣二員。一正一副。均欽派。鎭守邊疆。袤延七千餘里。每年春秋兩操。七月啓行。至後藏。定日巡閱一次。九月回藏。二大臣輪值。一年報銷銀二千六百五十兩。月費各銀二百零六兩四錢。零粮務一員。專管支放粮餉。兼錢法事。轄本藏漢民。藏江以東卽拉里。粮員月費銀一百五十四兩五錢。因兼管鼓鑄。是以較多。自餘五台粮員月僅支一百十六兩。夷情一員。爲理藩院司員所派。管蒙古達木及三十九族。蒙古凡有土官缺出。聽夷情先行考送駐藏大臣衙門定奪。歲十月。各夷族應上貢馬銀兩。俱於夷情衙門完納。番目爲辦事之噶倫卜噶布倫管兵之戴琫等。由達賴班禪選定。咨由駐藏大臣具奏。餘由藏中自署。乾隆甲寅乃定官制。自三品至七品。給與頂戴。前藏官

出缺。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選補。後藏官出缺。會同班禪額爾德尼選補。噶倫卜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皆爲駐藏大臣屬員。於是西藏官制定。而駐藏大臣之權亦愈重矣。

噶倫卜者。代達賴喇嘛理事者也。達賴喇嘛恆坐禪入定。事悉委之噶倫卜。或達賴年幼未滿十八歲。則噶倫卜代掌宗教政治權。及達賴成年。當喇嘛大臣頭領及貴顯等前。奉還宗教及政治之玉璽。

凡新立噶倫卜。須經噶布倫大臣詳議。得布達拉宮神之託宣。乃由駐藏大臣奏准行戴冠禮。

噶倫卜所屬。有書記官曰茶篩財務官曰鍵持者二缺。茶篩管理玉璽。凡加士（書記之長）所繕文牘。既呈達賴。達賴發交茶篩。即令用璽。苟不協。茶篩得拒卻之。仍交加士別擬。

噶布倫（一作噶隆）有四。統理兵馬刑名。中一爲喇嘛。喇嘛坐首席。爲寺院代表。

噶布倫爲終身之職。雖達賴。亦不得左右之。遇出缺時。由噶倫卜選戴琫仔琫

商卓特巴三人之名。送布達拉宮。就神前卜之。其官爲三品。衣黃色。甚長曰沙古希。冠蒙古帽。

密琫。掌戶口册。戴琫。主兵。皆五品。次曰加琫。次曰甲琫。次曰定琫。

仔琫有三商卓特巴有二皆四品。總理金銀緞疋珍寶內庫之出納及鑄幣事。遇出缺。以業爾倉巴。協爾幫。大中譯。等官陞補。或以濟仲喇嘛陞補。商卓特巴本郎倉儲巴。以諸處皆有之。故特異其名。

業爾倉巴有二。五品官也。掌徵收錢糧。出缺。以喇嘛補之。

朗仔轄有二。五品官也。管理拉薩市政。

噶廈。協爾幫。各有二。五品官也。任司法。

達琫有二。爲六品官。掌馬廠事。

大中譯有二。六品。卓尼爾有三。達賴之傳事者也。小中譯有三。七品。屬於噶布倫。分掌文牘庶務。第巴以下。管達賴之雜事。

歳琫。爲達賴喇嘛起居之內侍。其次曰森琫。曰曲琫。司經卷。曰濟仲。司熬茶。諸

人並佐班禪額爾德尼分掌後藏大小政務。碩第巴爲五品官。管理札什倫布市政。堪布。僧官之總稱也。前後藏皆同。管理寺院。講習經典。有總堪布通巴堪布達爾罕堪布之別。其品級自三品至八九品不等。惟以寺院之大小。喇嘛之多寡爲差。

札薩克三人。乃濟隆第穆兩呼圖克圖及那門汗（一作諾門汗。位在呼圖克圖之次。）理事之大僧官也。傳譯語者曰羅藏娃。又有邊缺大營官小營官。皆主地方及兵事。外有管門管草管粑糌帳房牛羊廠諸職事。此西藏官吏之制也。

西康番官

西康呼圖克圖之官。乃漢人所稱番官之名也。土司雖有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之分。番人均不知。統稱之曰人不齊。乃尊大無比之意也。而土司亦有屬官焉。爲總理者曰襄賨。言贊襄土司也。此外有名鼓抄者。有名業巴者。各四人。皆土司之內官。分管粮稅詞訟等事。其管理地方之外官。或名協廠。或名

惡巴。或名黑巴。或名學巴。所在不同。漢人統稱之曰頭人。番人則稱之曰本。本。郎官也。番人稱漢官。亦曰剖本。至呼圖克圖番人稱之曰佛都督。亦曰人不齊。呼圖克圖所屬之官。爲總理者曰倉儲巴。其餘之官。與土司所屬者大同小異。又有呼圖克圖臨事時派往他處辦事之官。與以全權者曰替身。其各官職。在番人自有尊卑大小之別。而番官之名亦尙不止此。自邊務大臣趙爾豐奏將土司改漢官。頭人名稱。皆改爲保正村長矣。

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之職。歷代以之隸兵部。承襲時。由兵部發給劄付。土司有不職。督撫得題參之。後改漢官。土千總改千總職。土把總改把總職。以此推之。則宣慰司秩視副將矣。

番官之妻。稱曰子莫姑學。頭人之妻稱曰姜姑學。亦有以姑學名土司者。惟姑學上加稱之字不同耳。

二氏官職

二氏者。釋道也。凡民有出家爲僧道者。置首領以約束之。在京師者。曰僧錄司。

左右善世二人。正六品。闡教二人。從六品。講經二人。正八品。覺義二人。從八品。曰道錄司。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演法二人。從六品。至靈二人。正八品。至義二人。從八品。由禮部選擇。移吏部補授。在各省者。府曰僧綱道紀。州曰僧正道正。縣曰僧會道會。均未入流。府二人。州縣各一人。由各省咨部給劄。擇其樸謹者充之。惟仍服方外衣冠。異於行政司法之職官。且與喇嘛有別。不必竟視爲朝廷之命官也。

府州縣道敎之首領。旣有道紀司道正道會。以約束道士。而道士又服從於張天師。張世居江西貴溪縣之龍虎山。其邸曰大眞人府。亦復侈作威福。設官分職。各處道士。且亦有入貲得官者。於潛趙伯英廣文逢年言其邑有道會司。設銜牌五副於廳事。一爲道會司正堂。則朝廷所授之職也。二爲大眞人府知事廳。三爲大眞人府贊敎廳。四爲大眞人府仁靜觀提舉廳。五爲大眞人府消遙觀提舉廳。凡此四職。皆天師所授也。

喇嘛官職

喇嘛之職十數等。最尊者曰國師。曰禪師。其次曰札薩克大喇嘛。曰副札薩克大喇嘛。曰札薩克喇嘛。以上皆給印。餘給劄付。又其次曰大喇嘛。曰副喇嘛。曰閒散喇嘛。札薩克喇嘛之徒。有德木齊格思規格隆。班第等。

其在蒙古者。有上柱特巴喇嘛。掌印。多呢喇嘛爲活佛之近侍。傳達活佛號令。達喇嘛總理廟務。袋德喇嘛爲王公世子。品最尊貴。位置無定。德木齊喇嘛專司經卷。戈什貴喇嘛專司清規。蚊子喇嘛爲誦經喇嘛之領袖。誦經時。彼先倡。徒衆和之。喇嘛爲司誦經卷之徒衆也。無專名稱。達喀爾齊喇嘛管理佛堂。漢波喇嘛。以喇嘛之齒尊者充之。有虛名。無實權。高妞喇嘛司門戶。此外又有呢式把。爲活佛之侍僕。如王公府之包衣然。大廟喇嘛六七百。小廟百餘。每旗之喇嘛。至少亦千人。

青海僧官

青海寺院所設僧官。視西藏制爲略簡。無堪布名號。各因其僧額之多寡事務之繁簡田產之肥瘠而設之焉。惟森琫曲琫孜仲商卓特巴羅藏娃等職司。則

無寺無之。森琫。漢名僧綱。曲琫。漢名法台。孜仲。漢名法司。商卓特巴。漢名管家。番語又名香錯。蓋卽商卓二字之譌音也。其羅藏娃以下。亦不辨其品級大小。概以僧官名之而已。職司之繁者。以香錯爲最。蓋常以一職而兼數差。事務叢脞。日不暇給也。

土司官職

滇黔蜀桂有土司。官皆世襲。大率沿明之舊。官名爲宣撫司。副宣撫司。安撫司。正長官司。副長官司。長官司。正左司。正右司。土知州。土知縣。土州同。土縣丞。土守備。土千總。土把總。土外委。土舍。土目。其初授官時。漢人爲多。間有以土人充之者。遇有典禮。無論品秩崇卑。取春秋王人雖微序諸侯上之義。分列僚佐之末。

太平府土司

太平府屬有土司一十九處。其先世皆隨宋狄武襄來者。故籍隸山東者爲多。歲必採辦山羊血石羊膽。解府彙齊。貢之上方。

土州

廣西土州。吏目治漢人。土司治土人。漢知州不事事。相去數十里。有官署。歲收所輸官稅。遇應襲報名。官死襲職。或仇殺用兵。土司移文相告。爲之轉達。平居給膳度日。年滿候陞而已。土司知州乃世襲。類似古蠻夷小國。自擅生殺。其官屬。首老二人最尊。次首大四人。次曰都老。曰耆老。曰權戶。曰權工。無禮兵刑。蓋兵刑自有主者。禮弗尙也。州之峒甚多。每峒有峒官。有頭目。有小目。主兵之官曰內兵。與首老敵體者一人。中軍一人。先鋒二三四人。有七總。總旗總槍總礮總甲總錨總刀是也。兵無弓矢。又有八把。有馬房。馬房之官曰甲槽。曰馬排。首老以下。文職也。內兵以下。武職也。峒官則縣令巡司也。各得專刑殺首老子弟。送名於知州。補頭目等職。次第遷轉。送名注籍。餽獻甚厚。每州輸官稅。歲三十六金。爲重額。遞輕至二十金而止。所取於其民者。蓋萬數而羸。

內地士人之往客遊者。禮敬備至。土官必延內地人爲師。教其子弟。重價買內地人女爲姬妾。寵則薄其妻。妻怒。或以蠱毒殺夫。而利使子襲。子幼。母得肆志

與所延士人爲偶。亦不畏人知也。土官之考終者。亦鮮克中壽。則由少時縱欲使然。然自南寧泗城以下。與安南鄰接。境域遼廣。珍異儲積。匿亡命。前代逸民。頗遯迹其中。其藏書有中土所未覯者。

土司改流

宣統庚戌以前。湖北湖南土司。悉已改爲流官。而廣西之土州縣。貴州之長官司。尙仍舊貫。四川則未改流者十之六七。雲南土司多接外服。甘肅土司從未變革。曾經民政部於宣統辛亥春。奏請飭該督撫暨邊務大臣酌擬改流辦法。

女官名數品級

順治戊戌十一月。禮部等衙門議定宮闈女官名數品級及供事宮女名數。乾淸宮有夫人一員。秩一品。淑儀一員。秩二品。婉侍六員。秩三品。柔婉二十員。芳婉三十員。秩俱四品。尙宮局有尙宮司紀司言司簿各二員。司闈四員。女史六員。尙儀局有尙儀一員。司樂二員。司籍司賓司贊各四員。女史三員。尙服局有尙服一員。司仗四員。司寶司衣司飾女史各二員。尙食局有尙食一員。司饌四

員。司醞司藥司供女史各二員。尙寢局有尙寢一員。司設司鐙各四員。司輿司苑女史各二員。尙績局有尙績一員。司製四員。司珍司彩司計女史各二員。宮正司有宮正女史各二員。秩俱六品。慈寧宮有貞容一員。秩二品。愼容一員。秩三品。勤侍無品級。

薩滿

坤寧宮供奉神位。皆依盛京淸寧宮舊制。應由皇后每日行禮。設一女官代之。食三品俸。名曰薩滿。俗譌稱撒嘛太太。舊會典謂之贊祀女官。淸晨入神武門至宮禮神。薩滿身故。傳媳不傳女。以所誦經咒不輕授人也。

奉聖夫人

康熙丁巳。聖祖特頒恩詔。封世祖之乳母朴氏爲奉聖夫人。蓋與明客氏所得之封號同。

官員之妻有封典

文武官員之妻有封典。五品以上曰誥封。七品以上曰敕封。正從同。一品曰一

品夫人。曾祖母祖母母亦均得封。二品曰夫人。祖母母均得封。三品曰淑人。祖母母均得封。四品曰恭人。母得封。五品曰宜人。母得封。六品曰安人。母得封。七品曰孺人。母得封。八品九品文武之妻無封。文之母得貤封。曰孺人。武之母無貤封。然此爲原則。自捐例推廣而後。亦有照銜給封蹾品請封之事矣。

粵寇設官分爵

粵寇所置官吏。以天地春夏秋冬別之。均有正有副。又有丞相檢點指揮侍衛揮禦總糧將軍坐關將軍巡狩將軍。及女丞相女掌教女掌簿女指揮女百長各職。其王爵頗多。侯爵以下。有捐米五百石者。卽加一等。又有金木水火土五將軍。掘地道築土牆。爲土將軍之事。渡河掘溝。爲水將軍之事。點放鎗礮。爲火將軍之事。製造軍器。爲金將軍之事。列木柵造木城。修理營帳。則爲木將軍之事也。

商務印書館